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主编

[丹麦]基尔克果 Kierkegaard◉著

(上部) 或此或彼

(Part I) Either / Or

阎 嘉◉译

華夏出版社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解释学（Hermeneutic）一词便来自赫耳墨斯（Hermes）之名。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主编

（上部）或此或彼

(Part I) Either / Or

[丹麦]基尔克果 Kierkegaard | 著
阎 嘉 | 译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或此或彼 .(上下部)/〔丹麦〕基尔克果著;阎嘉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1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刘小枫主编)
ISBN 978-7-5080-4058-5

Ⅰ.或… Ⅱ.①基… ②阎… Ⅲ.哲学理论-丹麦-近代
Ⅳ.B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4379 号

或此或彼(上下部)
〔丹麦〕基尔克果 著
阎 嘉 译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世界知识印刷厂
版　　次:2007年1月北京第1版
200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开
印　　张:36.5
字　　数:916千字
定　　价:69.00元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迻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疏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渐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迻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

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赓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目　录

中译本说明 ………………………………… 刘小枫（1）
《或此或彼》的成书经过 ………………………… 亨　格（1）

上部：生活的一个片断

（包括 A 的论文）

序言 ……………………………………………………………（3）
诗篇……………………………………………………………（19）
直觉情欲的诸阶段或情欲音乐喜剧的诸阶段…………………（57）
现代戏剧的悲剧因素中反映出来的古代戏剧的悲剧因素 …（153）
剪影 …………………………………………………………（188）
最不幸的一个 ………………………………………………（240）
初恋 …………………………………………………………（256）
轮作制 ………………………………………………………（308）

勾引家日记 …………………………………………………………… (331)
增补 …………………………………………………………………… (490)

下部：威廉法官的信

(B 的论文 · 给 A 的书)

婚姻的审美效力 ……………………………………………………… (654)
人格发展中的美学与伦理学的平衡 ………………………………… (812)
最后的话 ……………………………………………………………… (999)
那存在于与上帝有关的思想中的基础：
我们总是处于错误之中………………………………………… (1002)
增补……………………………………………………………………… (1017)

中译本说明

二十多年前，当我从基尔克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那里得知，虚无主义就是由康德、黑格尔哲学一手造成的，真有如晴天霹雳——但把康德形而上学为何会引出虚无主义这一点想明白，却花费了不少时日；与自己过去对康德的盲目迷拜决裂，则又花费了好些时光；接下来再想如何切掉德国古典哲学的虚无主义瓜藤，又流逝了不少生命的岁月。

在这段思想史的摸索过程中，基尔克果（Søren Kierkegaard）始终伴随着我。这位思想家一生下来身体就不怎么好，经历世上的时光不长（1813生—1855初冬病逝），却留下了不少卓见高超、才思精微的著作：《佯谬的概念》（1841，博士论文），《或此或彼》（1843），《反复》（1843），《恐惧与颤栗》（1843），《哲学片段》（1844），《不安的概念》（1844），《人生道路的诸阶段》（1845），《<哲学片断>最后的非学术性附言》（1846），《致死的痼疾》（1849），《基督徒的历练》（1850），且大多写成于三十至四十岁之间。在这些著作中，最令我入迷也最让我费解的，便是这部《或此或彼》（上下，我当时用的德文版亦分为两卷）。首先让我惊讶的是：哲学书也可以这样子来写——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其实，西方的好些哲学大书本来就是这样子写的。就文体和形式而言，《或此或彼》与从色诺芬的《居鲁士劝学录》到卢梭的《爱弥儿》的写作传统俎豆相承，德意志浪漫派的"精神领袖"小施勒格尔的《卢琴德》（*Lucinde*，1799）大概要算是距离基尔克果最

近的这类作品，而且很有可能是在与它较劲（基尔克果是最早站在德国古典哲学视野之外来反驳德意志浪漫派的大哲人）。

基尔克果也写过比较“学术化”的著作，这方面的最高成就便是他作为绝笔书来写的《<哲学片断>最后的非学术性附言》（通常简称《最后的非学术性附言》，阎嘉中译本将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如果《或此或彼》和《最后的非学术性附言》可以算作基尔克果短暂的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那么，我们不禁想问：基尔克果为什么一手写《或此或彼》一类小说似的甚至可以说是杂乱无章的东西，一手写《最后的非学术性附言》（以及《哲学片段》《不安的概念》）一类学究化的东西呢？他写的东西，从今天的学科划分来看，怎么老是变来变去？不消说，要是基尔克果生活在当今，如此搞学问肯定连副教授职称都评不上（遑论教授、博导）。

一旦深入阅读西方的古典传统便可以发现，这种“两面派”甚至“三股叉”式的写作方式（基尔克果的作品中还有宗教祷文一类），同样是一种“传统”——尤其某个柏拉图派的传统。奥古斯丁有个同乡和前辈名叫阿普勒伊乌斯（Apuleius，约公元120－?），他自称是个 philosophus platonicus [柏拉图派哲人]（确实在雅典的柏拉图学园留过学），在文学史上以万花筒式结构（或者说结构乱七八糟）的小说 *Metamorphoses*（《变形记》，又译《金驴记》或《驴皮记》）留名。但学过古典学的人士都知道，他还有 *De deo Socratis*（《论苏格拉底的神》）和 *De Platone et eius dogmate*（《论柏拉图及其教诲》）一类的东西传世——可惜还有好些哲学对话、音乐论、宗教祷歌失传了。基尔克果对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很熟悉，从博士论文《佯谬的概念》中可以看出，他的古典语文学功夫肯定相当棒。

对于我自己来说，理解基尔克果始终非常困难，可以说是长期以来积疑未明。西方写哲学史教科书的教授们向来从所谓“存在主义哲学”角度来解释基尔克果，但这种解释角度明显有问题：

基尔克果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出场的存在主义哲学，却不等于基尔克果就是个“存在主义哲学家”。洛维特从克服德国虚无主义的角度深入思考基尔克果，而且常拿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克服来作比较，这样的理解尝试恐怕算得上恰切的进路——可是，施特劳斯在写给洛维特的信中却责备他“冤枉了基尔克果”（参见施特劳斯等，《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朱雁冰、何鸿藻译，北京：华夏版，2006，页107-109，亦参页125）。

在这封1933年写给洛维特的信中，施特劳斯剖析了洛维特对基尔克果和尼采克服虚无主义的尝试所作的比较。细细读来，施特劳斯的意思似乎是：洛维特既没有真正理解基尔克果也没有恰切地理解尼采——难怪他会在同时给克莱因的信中说，他对洛维特的分析提出了“［语气温和］但却是毁灭性的批评”（施特劳斯等，《回归古典政治哲学》，前揭，页114）。

施特劳斯后来在某个地方说过：基尔克果在哲学上和神学上都非常好——按照施特劳斯对哲学与神学相互关系的看法，这话的意思起码意味着，基尔克果从来不去搞什么“哲学的神学”或“神学的哲学”，而是各搞各的。

施特劳斯欣赏基尔克果，不等于他赞同基尔克果克服虚无主义的方式。

为什么不赞同？

海德格尔起初也欣赏基尔克果克服虚无主义的方式，但他后来（用施特劳斯的话来说）“从基尔克果向尼采急转弯”——施特劳斯觉得，这种“转弯”倒是对自己的路子（参见施特劳斯等，《回归古典政治哲学》，前揭，页349），但他却并没有跟着海德格尔的路向跑。

为什么？换言之，拒绝海德格尔的思想路向出于什么思想上的理由？

我以为，施特劳斯自己的著作已经把这一理由讲得很透彻了。

我相信，施特劳斯欣赏基尔克果，还因为他的小说似的写作方式。施特劳斯在好些地方一再说到过，以写小说或戏剧（对话是其变体）的方式来表达哲学是古典哲人的一种传统，如此写作方式绝非搞着好玩儿，而是自有其古义弘深的理由。不幸的是，在康德哲学影响下，这种写作方式几乎被遗忘了——换言之，古典哲学中的那个与哲人性命攸关的理由被遗弃了。

就此而言，《或此或彼》这部作品的思想史意义实在不可小觑——仅仅谋篇布局、作者身位以及文体的移步换影，就已经让我们伤透脑筋。毫无疑问，如果这部作品有后人踏实的笺注，我们读起来会比较有所收获；否则只会一头雾水，再不然就是截取其中的片断搞"曾经男人的三少女"一类来破碎大道。可是，话说回来，要给这样的作品做笺注，谈何容易！亨格夫妇（Howard V. Hong / Edna H. Hong）看来是一对基尔克果迷，他们合作搞的英译本竭尽全力做了不少注释（Princeton Uni. Press, 1987），实在难能可贵——阎嘉教授的这个中译本悉数采纳了这些注释，一些地方还加了译者自己的说明性译注，使得我们不至于像读光溜溜的译本那样，无从略窥户牖。

与丹麦的学人一谈起基尔克果，他多半会对你说：这个名字的原文是教堂（kierke）与墓地（gaard）的复合词（哥本哈根大学汉学系的一位教授还对我说："基尔克果"这个中文译名更切合丹麦原文的发音）。于是乎，基尔克果这个人的在世命运与基督教的历史运程维系在一起。无论就个人还是时代的处境而言，思想者持有何种个人信念是一回事情，思想史难题的解决是另一回事情——施特劳斯一生多次私下和公开称赞高举启示神学大旗的卡尔·巴特，在私信中还拿他来贬抑海德格尔其人（参见施特劳斯等，《回归古典政治哲学》，前揭，页123）。如果说基尔克果的名字喻指kierke与gaard的某种关联，那么，他的问题恐怕恰恰在于未将基督教与前基督教的古代划分开来，从而使得古今之争蔽而未明。倘若如此，我们又当如何理解他从一开始就对"苏格拉底问题"（参见《佯谬的概

念》和《哲学片断》）的关注呢？

说到底，要真正把《或此或彼》读透彻，看来还得拿他的另一部大著《最后的非学术性附言》来对勘。

刘小枫

2006 年 10 月于中山大学哲学系

《或此或彼》的成书经过

格

基尔克果在1846年的一则日记中称，《或此或彼》是在“封闭的、枷锁般的、桶箍似的11个月里”写成的。

> 在那时之前至多只写了一页（《诗篇》）。就其本身而言，我在后来所有的著作上则花了较多的时间。《或此或彼》的大部分内容只写过两遍（当然，除了我在散步时想出了结果的内容之外，但实情总是如此）；如今，我通常要写三遍。①

这部作品的萌芽和形成大概始于基尔克果1841年10月25日赴柏林之前的几个月——在多变故的9月至10月期间，他解除了与奥尔森（Regine Olsen）的婚约，② 发表了他的学位论文《佯谬的概念》并进行了答辩。③ 在1841年10月31日发自柏林的第一封信中，基尔克果对他的老朋友波埃森（Emil Boesen）写道：

> 我有很多事情要考虑，我在受到巨大的创造力的妨碍。到目前为止，我毫无机会让它持续不断的压力消失……④

---

① 《日记与论文》卷5（《论文》卷7-A92），页5931。

② 时间为1841年10月11日。

③ 论文发表于1841年9月16日，答辩于同年9月29日进行。

④ 《基尔克果：书信与文献》(*Kierkegaard: Letters and Documents*，以下简称《书信》)，第99封信，《文集》卷25，页89-90。

然而，他在1842年1月6日向波埃森报告说：

> 我正在努力工作。这样，你会看见我依然如故，我将告诉你，我又写下了《或此或彼》的一个主要段落。工作进展不快，但这是由于它并非一部解说性的作品，而是一种纯粹的创造，它以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要求人进入那种心境。①

1842年11月，②《或此或彼》的编者序言完成了，这部两卷本的著作于1843年2月20日出版。

在赴柏林之前，基尔克果已经写下了威廉法官（Judge William）的《婚姻的审美效力》的草稿，随后在柏林和哥本哈根写下了第一卷的大部分内容。③

他在1842年2月写信给波埃森说：

> 我在今年春天返回哥本哈根是绝对必需的。因为我要么是到春天时完成《或此或彼》，否则就再也完不成。书名近似于你所知道的。我希望你在我们之间保守住这一点。对我而言，匿名是极其重要的……
>
> 《或此或彼》确乎是个很不错的书名。它活泼有趣，同时又具有一种思辨的意味。但由于我自己的缘故，我不会过早地剥夺你的乐趣。
>
> 今年冬天在柏林对我具有极大的意义。我已做了很多工作。当你考虑到我每天要听3，4个小时的讲演，有

---

① 《书信》，第62封信，《文集》卷25，页123。

② 参见《日记与论文》卷5，页5568（《论文》卷3－B189）。

③ 参见《对我的著述事业的看法》，《文集》卷22；《书信》，第54封信，《文集》卷25，页104。

一堂日常语言课，还有那么多东西要写（并不顾在开头时不得不花大量时间记下谢林的讲演,① 并抄写清晰)，要读大量书籍，我无法抱怨。还有我遭受的一切痛苦，我的全部独白！我强烈感到无法长此以往；我从不期望如此；但我可以短暂地、更加集中地如此。②

谢林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都说了些没完没了的废话。我将离开柏林赶回哥本哈根，但你能理解，并非受到一种新的束缚，哦，不是，因为我现在比以往更加强烈地感到需要自由。一个拥有我这种怪癖的人应当拥有自由，知道他在生活中遇上一种本身能约束他的力量。我将到哥本哈根去完成《或此或彼》。它是我所钟爱的打算，而且我生存于其中。你将看到这一打算不会被轻视。我的生命决不可能被认为完结了。我感到身上仍然还有着巨大的才智。

我的确欠谢林一些东西。因为我已知道我喜欢旅游，纵然不是因为研究的缘故。一旦完成了《或此或彼》，我又将像一只幸福的鸟儿一样飞走。我必须旅行。以前我对此从不爱好，但我先得完成《或此或彼》，只有在哥本哈根才能完成它。③

尽管早期写下的日记只有几则用在了《或此或彼》的《诗

① 1841年，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1775－1854）从慕尼黑应邀任柏林大学哲学教授。他关于启示中的哲学的讲演是基尔克果赴柏林的主要原因。讲演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听众，包括布克哈特（Jakob Burkhardt）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② 《书信》，第68封信，《文集》卷25，页137－138。

③ 《书信》，第69封信，页139。

篇》中,[1] 但早期的内容在语气和主旨方面仍然是现在时。A 先生（Mr. A）的讥讽，尤其是在《诗篇》和《轮制作》中，反映了一种“浮士德式的怀疑”语气,[2] 同《佯谬的概念》中把讽刺称为“一种受到控制的要素。讽刺的真理”相比照，体现了绝望的唯美主义的讽刺。[3] 在另一方面，《勾引家日记》[4] 是《讽刺》中所讨论的浪漫的个人主义的一个明确范例,[5] 是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所称的生活是“一件艺术品”、是一种“轻盈活泼之舞”的详尽描述。[6] 基尔克果首次使用的标题《或此或彼》也可在《讽刺》中发现其拉丁文形式“*aut/aut*”。[7] 后来，丹麦文的表述形式在哥本哈根街头流传开来。正如基尔克果评论的：

---

① “倘若在《或此或彼》出版时我还没有决定不采用任何旧材料的话，那么我在仔细检查自己的文章时就会发现一些本可以运用得非常好的警句。今天我发现了以下一小段写上去的文字：‘我是那么疲乏，以至觉得需要一种永恒的歇息，是那么忧虑，以至觉得需要永远忘却自己的悲哀；我但愿能长眠，以至将唤醒一位老者，然后又可躺下长眠不醒’”（《日记与论文》卷5，页5631）。

② 这是希尔施（Emanuel Hirsch）的描述。参见《增补》，页453和注释1。

③ 《文集》卷2。

④ “在 Forposten（1843年3月26日）的一篇评论中，我见到它相当贴切地指出这种记叙体不叫勾引家日记，而叫那勾引家的日记，使人想到它是真正最重要的方法，而非约翰尼斯（Johannes）或柯德丽娅（Cordelia）的描绘”（《日记与论文》卷5，页5633［《论文》卷4A231］）。

⑤ 参见《讽刺》，《文集》卷2。

⑥ 施莱格尔，*Lucinde*（Berlin：1799），页206，299。

⑦ 参见《讽刺》，《文集》卷2。哲学教授西伯恩（Frederik Christian Sibbern）在对海伯格（Johan Ludvig Heiberg）的《思辨观念日记》（*Journal for den speculative Idee*）的长篇评论里一个论矛盾原理的段落中使用了拉丁文形式。明斯特主教（Bishop Jacob Peter Mynster）在反对黑格尔、博恩曼（Johan Alfred Bornemann）和海伯格、讨论矛盾原理的《理性主义、超自然主义》（*Rationalisme*, *Supernaturalisme*）中也使用了这一词组。参见《关于<哲学片论>的非科学最后附言》，《文集》卷12。

> 我毫无权威，只是个诗人——但十分奇怪，这里到处，甚至在街头，我都遇到“或此或彼”这名称。①

尽管有《或此或彼》这一标题和两卷本的出版物所表明的那种张力，但基尔克果却把这部著作看作是具有“一个从头一个词到最后一个词的计划”，② 有一种极难为他的同代人所具备的观点。经过辩证平衡的两卷本的结合在那时被忽略了，并不奇怪的是，后来的读者一般都未能将《或此或彼》与其他使用假名的和标有基尔克果所作的著作联系起来。他本人坚持认为，《或此或彼》具有一种构成整体所必需的完整性，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组成部分：

> 我的同代人无法把握住我的写作构想。《或此或彼》被分成四部分或六部分，在6年中分别出版，这并不错。但是，《或此或彼》中的每篇文章都只不过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整个《或此或彼》又是另一个整体的一部分：毕竟，一想到我那些平庸的同代人们，就足以使人犯傻。③

三年之后，以及再过几年之后，基尔克果再次肯定了始于《或此或彼》的一系列复杂作品的完整性，并界定了这一整体的

---

① 《日记与论文》卷6，页6947（《论文》卷11－B57）。

② 《日记与论文》卷5，页5627。海伯格在1843年3月1日的“Vintersœd”，Inteligenshlade 里写道：“作者非同寻常的华彩、学识和风格上的熟练未能与一种有机的能力结合起来……”。也可参见《或此或彼》（下部），《文集》卷4，页411（《论文》卷4－A216）。

③ 《日记与论文》卷5，页5905（《论文》卷7－A118，1846）。

性质。

> 一项始于《或此或彼》、一步步前进的著述活动在此寻找它在圣坛脚下尽善尽美的栖息之地，作者在那里深深意识到了他自身的缺憾和罪过，肯定不会称他自己是真理的见证人，而仅仅是个独一无二的诗人和思想者，他“毫无权威性”，没有什么新东西要带来，却“想要再次以一种有可能更加内向的方式阅遍个人生存关系的原初文本，以及父辈们传下来的、古老的、熟悉的文本”（参见我的《最后的附言》的附言）。①
>
> 我所理解的著述任务业已完成。它是一个观念，从《或此或彼》到“反克里马库斯”（Anti-Climacus）的这种连续性，反思中的宗教观念。②

基尔克果论文中的最后几篇之一（1854）重申了这一思想，并超越了“反克里马库斯”。计划中的概括作品的扉页上简短而又显豁地写道：

> 我的计划：《或此或彼》，S. 基尔克果作。③

根据基尔克果的看法，《或此或彼》作为囊括了用假名写作的作品整体的一部分，缺少一个要素：一个以体验方式叙述的段

---

① 《在耶稣受难日圣餐时的两篇讲演·序言》（1851），《文集》卷18。参见的“附言”是《最初和最后的解释·附言》，《文集》卷12。

② 《日记与论文》卷6，页6770（《论文》卷10－B4：3），据《反省》（1851）的一篇未采用的序言草稿。

③ 《日记与论文》卷6，页6944（《论文》卷11－B54）。

落，或者是一个想象性的结构。[1] 在一本《或此或彼》的衬页上，我，即基尔克果写道：

> 有人认为《或此或彼》是我放在书桌里的松散论文的一本合集。妙极啦！——事实上却相反。这部著作唯一缺乏的东西便是叙事，我确乎开始了叙事，但却省略了，正如阿拉丁（Aladdin）[2] 留下了一扇未完成的窗户一样。它将被称为“不幸的爱恋”。它将与那勾引家形成反差。故事的主角与那勾引家的行为恰恰一模一样，但在背后却意气消沉。他并非不幸，因为他无法得到他所爱的女孩儿。这样的主角有失我的身份。他拥有的能力比得上那勾引家；他有把握俘获她。他赢得了她。只要那场斗争持续下去，他就什么都觉察不到；然后她投降了，他得到了一位年轻女孩儿所拥有的全部热情的爱——接着他变得不幸，变得意气消沉，退却了；他可以同整个世界搏斗，却无法与他自己搏斗。他的爱在那时使他难以言表地幸福；他一旦想到了时间，也就绝望了。[3]

在《人生道路的诸阶段》里出现了经过沉思的叙事（并有适当的修饰）之后，基尔克果含糊地解释了早期著作中的疏忽。

---

① 参见《重复》副标题注释，《文集》卷6，页357－362。

② 【译按】阿拉伯神话《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

③ 《日记与论文》卷5，页5628（《论文》卷4－A215）。“《勾引家日记》的后果”也经过了考虑，是某种“必定处于妙趣横生的情绪中的”东西，“他与一个年轻的已婚女人的关系”（《日记与论文》卷5，页5677；《论文》卷4－A129）。亦可参见《或此或彼》（下部），《文集》卷4，页409－410（《论文》卷4－A181）。

> 不过，想象性的结构正是《或此或彼》中所缺少的（参见我自己那本书里的一条注释）；但是，在它得以做得绝对正确之前，却不得不绕大量弯子。①

在《非科学的最后附言》的一则附录中，② 克里马库斯（Johannes Climacus）较为详细地讨论了《或此或彼》与其他以假名撰写的著作在实质上的联系："我提及这些书，"克里马库斯有所节制地写道，"仅仅是就它们构成了实现我所具有的观念的要素，但却是以一种我未能实现的讽刺方式而言的"。③ 这一观念，即"存在之本质的观念"，④牵涉到《或此或彼》的诸种"要素"：审美的与道德的，直接的与反思的，个人的与整个人类的，时代的与永恒的，特定历史的与个人从历史中获得的，片刻的与每时每刻的，存在的辩证，自由的运用，性爱与道德之爱，诗意地生存与负责地生存，绝望与希望，可能性与现实性，选择固有与超越，内在与外在，藏匿与开放，想象与实际，思想与现实，认识与行为。

除了《或此或彼》与其他以假名撰写的作品的关系之外，还有与并行的一系列署名作品的另一种关系，这些作品从《布道词两篇》开始，在《或此或彼》出现之后3个月出版（1843年5月16日）。⑤ 在《看法》中，基尔克果把自己描述为一位具有宗教

---

① 《日记与论文》卷5，页5866（《论文》卷7-B84）。也可参见《或此或彼》（下部），《文集》卷4，页429-430（《论文》卷7-B83，84）。

② 《当代丹麦文学努力一瞥》，《文集》卷12。

③④ 同本页注②。

⑤ 紧接这本小书的是《布道词三篇》和《布道词四篇》（1843年10月13日和12月6日），《布道词两篇》、《布道词三篇》和《布道词四篇》（1844年3月5日、6月8日和8月31日），与它们并行出版的是《恐惧与颤栗》和《重复》（1843年10月7日），《哲学片论》（1844年6月13日），以及《畏的概念》（1844年6月17日）。

倾向的诗人。《或此或彼》是诗人之作，而《布道词》则是他自己所作。[①] 这一自我描述不仅说明了两个著作系列有意识的、故意的二重性（被区分开的平行对应），而且也说明了整个著述活动的线性发展和动态的一致性。因此，他才可能在1848年的一则日记中写道：

> 是的，发表那篇短文是件好事。我从《或此或彼》和两篇布道词开始；现在它结束了，在全部布道词系列之后——有一篇美学短文。[②] 它所表达的是：它是建设性的、宗教的，它将前进，现在美学已被越过；它们相反相成，或者说它是某种相反的对抗，以表明作者不是一位美学方面的作者，他在时间的历程中已经变老了，并且正因为这个原因变得信教了。[③]

用假名写作的作品系列辩证的复杂性，与两个区别开来平等系列的二重性，是基尔克果将一个系列中苏格拉底“辩证方法”[maieutic][④] 的迂回，与另一个系列中的直接探讨结合起来的方式。在《对我的著述事业的看法》的“说明”中，基尔克果解释了他使用简明写作方法的原因：

> 辩证方法存在于作为开端的审美创造力和作为τέλος

① 《文集》卷22。

② 《危机和一位女演员生活中的危机》（1848），《文集》卷17。在《或此或彼》与《危机》之间，基尔克果还写了一篇有关《或此或彼》的回忆，标题是《有关<唐·乔万尼>的一个细节的粗略考察》，《〈海盗报〉事件》，《文集》卷13，页28－37。

③ 《日记与论文》卷6，页6238。也可参见前注。

④ 【译按】原文意为“属于或关于苏格拉底为了引出并澄清对方的思想所应用的辩证方法”。

> [目标]的宗教之间的联系之中。它从审美开始，大多数在其中很可能具有自己的生命，而接着如此之快地引入了宗教，以至于那些为审美所动的人决定跟随前行，他们突然间正处于实质上的基督教徒的决定性限制当中，被激励得至少意识到了。①

基尔克果竭尽全力保护《或此或彼》使用假名。不但最终的抄本以各种字迹写成,② 以免其秘密在印刷厂被某人探知并被泄露，而且他还为他平时在哥本哈根街头的散步和交谈活动添加了一个成分。③

> 倘若我要谈论它，那么可以就我在自己的生存模式中如何机智地愚弄人们写上一整本书。
>
> 在阅读《或此或彼》的校样和写作《布道词》期间，我几乎没有时间去街上散步。后来我使用了另一种方法。每天晚上当我精疲力竭地离开家在米尼餐馆吃饭时，我都要在剧院呆上10分钟——1分钟也不多。由于很熟，我指望着在剧院有几个爱说闲话的人这时会说：每个夜晚他都去剧院；他没有别的事可做。哦，你们这些亲爱的爱说闲话的人，谢谢你们——倘若没有你们，我绝不可能获得我所要的东西。④

---

① 《文集》卷22。也可参见《观点》,《文集》卷22。

② 例如，基尔克果提到了当抄写员的克里斯滕森（Peter Vilhelm Christensen, 1819 - 1863）。参见《书信》，第188封信,《文集》卷25，页268。

③ 参见Andrew Hamilton,《在丹麦诸岛的16个月》（*Sixteen Months in the Danish Isles*, *London*: 1852）卷1 - 2，卷2，页269：“实际上，他整天围着城走，一般是在某人的公司里……散步时他非常爱说话。”也可参见《观点》,《文集》卷22。

④ 《日记与论文》卷6，页6332。也可参见《日记与论文》卷5，页5614（《论文》卷4 - A45）。

《或此或彼》使用假名得到了一篇署名的否认文章《公开忏悔》的支持，基尔克果在文中拒绝了被认为是“在各种报纸上许多内容充实、资料丰富、才情横溢的文章的作者”的“不应得到的荣誉”，请求“对我表现了兴趣的善良的人们绝不要认为我是那些负担不了我的名字的文章的作者”。[①]《或此或彼》出版一个星期之后（1843 年 2 月 27 日），《谁是 <或此或彼> 的作者》一文以大写字母 A. F. …为名出现在 Fœdrelandet 之上。[②] 一星期之后，同样是这份报纸登载了埃雷米塔（Victor Eremita）的文章《致海伯格教授的谢辞》,[③] 回答了海伯格在他的《智慧之剑》中对《或此或彼》的评论。[④] 几个星期后，出现了署名基尔克果的《一点解释》一文,[⑤] 对“盛传的、不断的流言”作答称，他是《或此或彼》（下部）结尾的布道词的作者，因为他曾经发表过一篇布道词，因而是《或此或彼》的作者。首次公开把《或此或彼》和《诸阶段》归于基尔克果之后，在《再作一点解释》[⑥]中，他宣称：

> 如果我不是这本书的作者的话，那么流言便是谬误。不过，如果我是作者，那么我正是唯一被允许说我是作

---

① Fœdrelandet，1842 年 6 月 12 日；《〈海盗报〉事件》，《文集》卷 13，页 3，5。

② Fœdrelandet，1842 年 6 月 12 日；《〈海盗报〉事件》，《文集》卷 13，页 13 – 6。

③ Fœdrelandet，1842 年 6 月 12 日；《〈海盗报〉事件》，《文集》卷 13，页 17 – 21。

④ 《智慧之剑》，1843 年 3 月 1 日，页 288 – 292。

⑤ Fœdrelandet，1843 年 5 月 16 日；《〈海盗报〉事件》，《文集》卷 13，页 22 – 23。

⑥ Berlingske Tidende，1845 年 5 月 6 日。在基尔克果与埃雷米塔之间有一种从未公开的互换关系，参见《或此或彼》（下部），《文集》卷 4，页 388 – 392（《论文》卷 4 – B19 – 20）。

者的人。①

他运用了10个月后（1846年2月27日）出版的《非科学的最后附言》结尾处《最初和最后的解释》未编页码的书页中的根据。《或此或彼》使用假名的另一个原因决定了A. F. …写的文章：

大多数人，包括本篇文章的作者，都认为不值得费神去关心那作者是谁。他们不知道他的身份是很愉快的，因为那时他们只用与那本书打交道，不会受到他的存在的烦扰或分心。②

不过，有一位读者，奥尔森，基尔克果却想让她识别出那假名背后的他来，尤其是识别出以假名撰写的日记背后的作者来，因为他的计划的一部分是使她比较容易与他分手。

当我离开“她”时，我向上帝祈求一件事，即我会在写作和完成《或此或彼》中取得成功（这也是为了她，因为《勾引家日记》实际上意在拒绝，或者如《恐惧与颤栗》③ 中所说：“当要给孩子断奶时，母亲便把自

① Fœdrelandet，1845年5月9日；《〈海盗报〉事件》，《文集》卷13，页24。

② 《谁是<或此或彼>的作者》，《〈海盗报〉事件》，《文集》卷13，页16。这是基尔克果使用假名的主要原因，在《或此或彼》中有5个假名：（1）维克多·埃雷米塔，编者；（2）A. 先生，上部的作者；（3）约翰尼斯，《勾引家日记》的作者，虽然编者认为A. 先生很可能是作者；（4）威廉法官，下部大部分的作者；（5）下部结尾处“最后的话”的作者，威廉的朋友。

③ 《恐惧与颤栗》，《文集》卷6，页11。

己的乳房涂黑”）……①

但是，《或此或彼》确实拥有不止一个读者。它作为一本出版物是一个“巨大的成功”。② 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莫尔贝希(Christian Molbech) 给基尔克果写信说，《或此或彼》售罄是“一种需要研究的现象”。③ 这本书是在基尔克果有生之年再版的少数几部著作中的第一部。④

为了保持两个著作系列的二重性，并为了“表明用左手提供的东西与用右手提供的东西之间的区别”，⑤《野地里的百合花和天上的飞鸟》在《或此或彼》再版的同一天（1849 年 5 月 14 日）出版。为了强化这种区别，以及两个系列之间的联系，基尔克果在不同时间为《或此或彼》构思了两篇附言。一篇以埃雷米塔的名义写成，⑥ 而另一篇则以他自己的名义写成：

如果我要在《或此或彼》第二版的背面写的话，写

---

① 《日记与论文》卷 6，页 6843。也可参见《或此或彼》（下部），《文集》卷 4，页 443 - 444（《论文》卷 10 - A153）。

② 《日记与论文》卷 6，页 6853。也可参见《附言》，《文集》卷 12。

③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997（《论文》卷 8 - A84）。

④ 参见《书信》，第 152 - 157 封信，《文集》卷 25。初版 525 册在三年内售完。第二版有 750 册。在 36 部书中再版的其他 8 部是：《爱之作品》(1852)，《反省》(1852)，《在耶酥受难日圣餐时的两篇演讲》(1852)，《野地里的百合花与天上的飞鸟》(1854)，《基督教教义的实行》(1855)，《既然非说不可，那么现在就说》(1855)，《瞬间》(1855)，《畏的概念》(1855)。1845 年，作于 1843 - 1844 年的 18 篇布道词被廉价出售给菲利浦森(Philip G. Philipsen)。1847 年，当时在印刷中的另外 8 本书（《附言》除外）被廉价出售给了莱泽尔（Carl A. Reitzel)。

⑤ 《日记与论文》卷 6，页 6407（《论文》卷 10 - A351）。

⑥ 参见《或此或彼》（下部），《文集》卷 4，页 414 - 429（《论文》卷 4 - B59）。

什么呢：

附　言

我特此收回本书。如果可能的话，为了骗人们信仰宗教，它倒是一种必要的骗术，这始终是我的任务。辩证方法肯定具有它的影响。然而，我却不需要收回它，因为我从未宣称是它的作者。①

在《或此或彼》出版的那一年里，这本著作得到了八家丹麦报纸和杂志的评论。这些评论中有一篇是戈德施密特（Meïer Goldschmidt）发表在《海盗报》②上的，它以傲慢的方式表示了赞扬，并主要对批评家们，尤其是对当时最主要的批评家海伯格进行了批评。海伯格在他的《智慧之剑》中声称：

就像晴天霹雳一样，一本怪物似的书突然间冲进了我们的读者大众之中；我是指两大本厚厚的《或此或彼》，作者是埃雷米塔，它由整整54个印得密密麻麻的印张（864页）构成……这本书也许可称为是个怪物，因为它那巨大的部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③

他概括说：

人们合上那本书说，“够了（讨厌）！我有或此就足矣；我才不要什么或彼呢”。……我所描述的对这本书的态度的读者是“一类”……不过，有些人则非常想知道作者与这样一个或此相对比的是怎样一种或彼，他们至

---

① 《日记与论文》卷6，页6374（《论文》卷10－A192）。

② 1843年3月10日（129）。

③ 1843年3月10日（129），页291。

少将开始翻遍第二卷（同上）。

维克多·埃雷米塔的公开答复出现在《致海伯格教授的谢辞》上，[①] 而未发表的日记草稿反映了基尔克果对于海伯格的阅读和评价匪夷所思的浅薄感到不快。[②] 由海根（Johan F. Hagen）和科福德－汉森（Hans P. Koefoed-Hansen）所撰写的更多有价值和有思考的评论，出现在 Fœdrelandet[③] 和 For Literatur og Kritik 之上。[④]

基尔克果在《或此或彼》出版前后的两则日记中对它作了自己的评价：

我对《或此或彼》的看法

有个年轻人像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⑤] 一样具有令人称赞的勇气。他在这世上迷了路。他出于需要而四处寻找一位苏格拉底，但在他的同代人当中却一个也找不到。然后他请求诸神把他变成一个苏格拉底。可是现在——对做一位阿尔喀比亚德曾感到如此骄傲的他，

---

① Fœdrelandet，1843 年 3 月 5 日；《<海盗报>事件》，《文集》卷 13，页 17－21。

② 参见《或此或彼》（下部），《文集》卷 4，页 397－407（《论文》卷 4－B27－30，32－33，36－39，41－46，48－56；A162）。基尔克果对罗森霍夫（Claud Rosenhoff）发表在 1843 年 2 月 23 日 Den Frisindede 上的评论的答复未发表，参见《或此或彼》（下部），《文集》卷 4，页 392－397。

③ 1843 年 5 月 7，14，21 日，第 1227－1228，1234，1241 期。参见《或此或彼》（下部），《文集》卷 4，页 426－429（《论文》卷 4－B59，页 223－225）。

④ 1843 年（1），页 377－405。

⑤ 【译按】阿尔喀比亚德（约前 450－前 404），雅典政治家。他仪表堂堂，机敏过人，但却自私自利，缺乏责任感。他非常钦佩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也很喜欢他，在修昔底德、柏拉图作品中均出现过。

却因诸神的偏爱而如此羞辱和谦卑，以致正当他得到了可以引为骄傲的东西之时，却感到了处在一切之下。①

纵然我以写作《或此或彼》没有证明什么，但却证明了在丹麦文学中有一人能够写一本书，有一人能写作，无需同情的温暖外套，② 无需期望的激励，有一人即使潮流反对他也能够写作，有一人可以努力写作而非表面上的，有一人可以不为人知地全神贯注，而实际上每个笨拙的学生都敢于把他看成是个游手好闲者。纵然这本书本身没有意义，但它的写成依然是最精辟的警句，它是我就我生活于其中的唠唠叨叨的哲学时代写下的。③

英文版编者

---

① 《日记与论文》卷5，页5613（《论文》卷4－A43）。

② 在《一位健在者的论文》(《文集》卷1）里，基尔克果批评了安德森(Hans Christian Andersen)《唯一一位胡弹乱拨者》中提出的观点："天才是一只蛋，它需要温暖为好运受精；要不然它就成了一只未受精的蛋。" 1849年，基尔克果送给安德森一本再版的《或此或彼》，并收到了如下的回信(《书信》，《文集》卷25)：

亲爱的基尔克果先生，

您送给我的《或此或彼》的确给我以巨大的快乐。正如您能完全理解的，我相当惊异；我简直不知道您对我怀着友好的想法，而我现在才发现事情是如此。为此，愿上帝保佑您！谢谢您，谢谢您！

您衷心的、诚挚的，

安德森

1849年5月15日

于哥本哈根

③ 《日记与论文》卷5，页5614（《论文》卷4－A45)。

生活的一个片段

（包括 A 的论文）

埃雷米塔　编

那么，理性本身被施过洗礼，
激情都是异教徒吗？
——荣格①

① 荣格（Edward Young）《对生存、死亡和不朽的抱怨或夜思》（*The Complaint or Night-Thoughts on Life, Death, and Immortality*, 1742 - 1744），卷 4，页 629：

那么，激情是灵魂的异教徒？惟有理性经过了洗礼？

基尔克果著有《荣格博士的几部著作》，在当时有丹麦文译本。《或此或彼》中的丹麦译文与其他译本有所不同。

序　言①

【3】* 亲爱的读者，你也许经常会想到怀疑那些外在的是内在的、内在的是外在的一类熟悉的哲学命题的准确性。② 也许你自己隐瞒了一个秘密：你在其欢乐或痛苦中感到太熟悉亲切，以至不与他人分享。也许你的生活使你同周围的人们接触，而你却怀疑他们天性中的某些东西是否真实，虽然你既不是被迫也不是被骗就能够揭示出那些被隐瞒了的东西。也许这些情形不适合于

① 参见《增补》，页 496 – 499（《论文》卷 3 – B185：1 – 3，187：1 – 2）。

* 【】内的数字为原书页码，全书同（编者加）。

② 例如，可参见黑格尔《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卷 1。Philipp Marheineke 等编，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s Werke，Ⅰ – XⅧ，Berlin：1832 – 1845）。Hermann Glockner，ed.《全集·纪念版》［J. A.］，Ⅰ – XXⅥ，Stuttgart：1927 – 1940，Ⅳ，页 656；《黑格尔的逻辑学》（*Hegel's Science of Logic*，W. L. Lasson ed. tr.，1923；基尔克果有第二卷，1833 – 1834），A. V. 米勒译（New York：1969），页 524：

> 相对于外在是存在的形式，内在则是被决定了的被反映的直接性或本质的形式，但是两者都只是一种同一性。这种同一性作为一种孕育内容或者绝对事实的基质，是二者最初的、实质的结合，在其中，两种决定性是无关紧要的、外在的要素。凭借这种长处，它成了一种内容，而成为内在的整体同样也成了外在的，但在这方面，外在性并非成为或者转变的结果，而就是同样性本身。根据这种决定性，外在不仅在内容方面与内在具有同一性，而且两者都只是一个事实。

参见《恐惧与颤栗》，《文集》卷 6，页 69；《论文》卷 3 – B28。

你和你的生活，然而你并非不了解这种怀疑；它像一个转瞬即逝的灵魂，不时飘过你的脑海。像这样的怀疑来了又去了，没有人知道它来自哪里或去往何处。[1] 我自己始终从持异端邪说的角度留心着这个哲学问题，因而在我的生活中早就养成了尽可能进行观察和研究的习惯。为了寻求指导，我请教了那些在这方面与我具有相同看法的作者——简言之，我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以弥补哲学著作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后来，耳闻逐渐成了我最钟爱的感觉，因为恰如声音所泄露的内在性是外在性不可以比拟的一样，所以耳朵是领悟这种内在的器官，听得见充盈于耳的意义。结果，我每次都发现了我所见和我所闻之间的矛盾，我的怀疑已根深蒂固，我对观察的热情大增。一位听见忏悔的神父因隔栏而与那进行忏悔的人分离；他看不见他，他仅仅在听。在他倾听时，逐渐形成了一幅与他听见的相吻合的另一人外表的图像；因而他没有发现任何矛盾。不过，当人看见和听见同时进行，看见的却是他自己与说话人之间的一道隔栏时，情形就不同了。我顺着这条路线进行观察的努力【4】就所涉及的结果而言变化相当多。我有时有运气，有时没有，而且为了沿着这些道路返回，人需要运气。但是，我从未丧失继续研究的渴望。有时我似乎要为自己的固执而懊悔，所以我的努力有时也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好运的回报。正是这样一些意想不到的好运，以一种最难于理解的方式使我拥有了这些论文，我特此拥有了将它们呈献给读者大众的荣誉。在这些论文中，我有机会去考察两种人的生活，这使我对外在而非内在的怀疑进一步坚定了。这对他们之中的一类人而言尤其真实。他的外在与他的内心有一种彻底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这对另一类人来说也是真实的，因为他已将一种较有意义的内心隐藏在了一种相当没有意义的外表之下。

为了有条理起见，很可能最好是先谈谈我如何碰巧有了这些

① 参见《新约·约翰福音》3:8。

论文。从我置身于这座城市中一家旧货商店里立刻引起我注意的写字台旁边以来，到现在大约有七年了。它并非是一件时髦的工艺品，已用得相当旧，然而却把我迷住了。要我解释这种印象的依据是不可能的，而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大概有过相似的体验。我日常所走的路线带我经过这位旧货商和他的写字台，而在经过时我没有哪天不用两眼凝视着它。渐渐地，那写字台对我来说便呈现了一段历史；看见它已成了我的一种必需，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才有为此绕道的必要，我并不犹豫含糊。在我随时看着它时，想拥有它的欲望都会在我身上唤起。肯定地，我已感到这是一种奇怪的欲望，因为我拿这件旧家什毫无用处，而且要我掏钱买它将是一种浪费。但是，如所周知，欲望是十分复杂微妙的。我找到一个进入那家旧货商店的借口，问些别的事情，在我快要离开时，我偶然就那写字台出了一个非常低的价钱。我认为老板可能会接受。假如那样的话，它倒是一个对我有利的巧合。【5】我照这样子行事肯定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我的良心。这一招没有奏效；老板格外严厉。有一度，我又每天走过，用恋慕的目光盯住那写字台。我想，你一定得下决心。假如它被卖掉，那就太迟了，即使你得以再把它弄到手，你还是绝不会对它有相同的印象。我走进那店铺时心脏在剧跳。我买下了它，并付了款。我想，这是你最后一次如此毫不吝惜。事实上，你真的买了它确实很幸运，因为每次看着它时，都将想起你曾经有多么慷慨；这张写字台开始了你生活中的一个新时期。啊，欲望非常有说服力，而良好的意图总是在握。

那写字台安放在我的房间里，正如我在迷恋的最初阶段从街上凝视着它感到愉快一样，现在我在家中走过它也感到愉快。我渐渐学会了了解它的众多特点、它的很多抽屉和分隔空间，我在每个方面都对我的写字台感到愉快。但是，要保持这种样子是不行的。1836 年夏天，我的职务使我得以到乡间去作一次为期一周的小小旅行。马车夫为早晨 5 点钟动身作好了各种安排。我需要

随身携带的衣物头天晚上已包好；一切都妥当了。我早在4点钟就醒了，但我将去观赏的美丽的乡间景色的图画，对于我具有一种如此令人陶醉的影响，以至我又睡着了，或者说进入了梦乡。大概是我的仆人想让我尽可能多睡一会儿，因为他到6点半还没有叫我。马车夫已在吹号角，虽然我平常不愿遵从别人的命令，但我总是把马车夫和他那富有诗意的动机当成一个例外。我赶快穿好衣服，到了门口时有一个念头掠过心里：你的皮夹子中有足够的钱吗？并不多。我打开写字台想拉出装钱的抽屉，随手拿一些。可那抽屉却一动不动。各种办法都没有效。这是一种最不幸的境况！【6】血液冲上我的头脑，我大发雷霆。正像薛西斯（Xerxes）搅动大海一样,[①] 我决心进行可怕的报复。拿来了一把短柄小斧。我用斧头给了那写字台可怕的一击。不知我在盛怒中

---

① 参见 Herodotus,《历史》（*History*）卷7，页34－35；《希罗多德的历史》（*Die Geschichten des Herodotos*, Ⅰ－Ⅱ, tr. Friedrich Lange, Berlin: 1811），卷2，页159－160；《希罗多德》（*Herodotus*, Ⅰ－Ⅳ, tr. A. D. Godley, Loeb, New York: 1921－1924），卷3，页347－349：

> 然后他们从阿比多斯（Abydos，按：古埃及名城）开始，他们的事情是建造通过那个海峡的桥梁，一座是腓尼基人的亚麻缆绳桥，一座是埃及人的纸莎草绳桥。从阿比多斯到对岸的距离有7弗隆（按：长度单位，1弗隆等于201.167米）。但是，海峡的桥一架通，一阵巨大的风暴就袭来，破坏并打散了所有桥梁。
>
> 当薛西斯听说了情况时十分愤怒，下令以300鞭子惩罚赫勒斯蓬特海峡（the Hellespont），并把一对脚镣扔进海里；不仅如此，我在此之前已听说他派了打烙印的人和其他人去给那海峡打烙印，这是确切的，他责令他们在进行惩罚时说出了一些稀奇古怪和冒昧放肆的话："你这狂乱的水，"他说，"我们的主人就要惩罚你，因为你使他出错，尽管他没有对你怎样。是的，薛西斯国王将忽略你，无论你是否愿意；没有人给你提供牺牲品完全是正当的，因为你是一条污浊的、很咸的河。"于是他下令要惩罚那大海，并下令那些曾任赫勒斯蓬特海峡造桥监工的人，都应被斩首。

是对错了目标，还是那抽屉完全像我一样顽固，结果却出乎意外。抽屉被关上了，一直关着。但是还发生了一些事。无论我的打击恰好打在这个点上，还是整个写字台的结构在摇摆是其原因，我都不知道，但这是我知道的——在我突然弄开之前，我从未注意到有一扇秘密的门。这道门隔开了一个我显然没有发现的分隔空间。使我大吃一惊的是，我在这里发现了一堆论文，那些论文构成了现在这本出版物的内容。我的决定仍然没有改变。在第一个驿站，我将借一些钱。在一阵匆忙草率之中，一个通常用来装一对手枪的桃花心木盒子被掏空了，那些论文存放在里面。欢乐是胜利式的，并且获得了意外的扩充。我在内心恳求写字台原谅那粗暴的对待，而我的想法增加了怀疑的力量——外在肯定不是内在——我体验的主题更加坚定了：凭着运气去做出这样的发现。

在上午当中，我到达了利勒罗德，[1] 清理了我的资金，并对那令人愉快的地区获得一个全面的印象。第二天上午，我立刻开始了短途旅行，它现在具有了另一种特点，而不是我当初所打算的。我的仆人带着那桃花心木盒子陪着我。我在森林中寻找一个有浪漫色彩的所在，我在那儿将尽可能安全地避开一切出其不意之事，并取出了那些文献。那个小旅馆的老板留心过那些经常在桃花心木盒子公司闲逛的人，自愿提出我也许要用自己的手枪练习一下射击。我感谢了他的这个说法，并让他继续保持那种印象。

迅速看看发现的那些论文，它们很快向我表明它们有两组，还具有一种显著的表面差别。【7】一组写在羔皮纸信笺上，四开本，有一道相当宽的边。字迹清楚易懂，有时甚至有点过分细致，有一个地方不整洁。另一组在蜂房纸[2]上写得满满的，有一些画着直线的栏目，写着法律文件一类的东西。字迹独特，有点拉长了，均匀平滑；那似乎是个商人的字迹。内容也马上显出了差别：

---

① 哥本哈根西北大约20英里的一个小城。

② 荷兰制造的有蜂房水印的纸。

一组包含了长度不等的美学论文；另一组由两篇长的和一篇较短的论文组成，全是道德方面的内容，它似乎用的是书信形式。仔细观察，这种差别完全得到了证实。后一组确实是由写给第一组作者的信件组成的。

然而，有必要找到一种更加简明的表述法来刻画出两位作者的性格。我心里怀着这一念头非常认真地研究了那些论文，却什么都未找到。就第一位作者而言，有关那位美学家，完全没有关于他的任何信息。就另一位作者而言，有关那位书信作者，我们得知他名叫威廉，是位法官，但是没有规定的法院。如果我要严格认真地信守历史，叫他威廉，那么我就将缺少对第一位作者的相应称呼；我有责任赋予他一个任意的名称。出于这个理由，我宁可叫第一位作者为 A，叫第二位为 B。

除了较长的论文外，发现了许多论文片断中写有格言警句、抒情言辞和沉思。字迹本身表明它们属于 A，内容也证实了这一点。

然后我试图用最佳方式把那些论文组织起来。对 B 的论文这样做相当容易。一封信以另一封信为先决条件。在第二封信中，我们找到了从第一封信里引来的一句话；第三封信则包含了前两封信。

组织 A 的论文不那么容易。因此，我听凭偶然来确定顺序——我让它们一仍我发现它们时的顺序，当然，毫无可能确定这个顺序是具有年代学的价值，还是具有理念的意义。论文的片断松散地放在分隔间里，【8】因而我不得不为它们分派一个地方。我把它们放在第一组里，因为在我看来最好把它们看作是对于那些较长的论文更加连贯地发展的初步一瞥。我把它们称为*Διαφάλματα*[①]扩充成一

① 基尔克果所使用的术语，他根据翻译《圣经·诗篇》所用的希腊语单数构造了复数形式，《诗篇》中的希伯来语 Selah［细拉］很可能表示礼拜仪式或音乐中的停顿，意思是在大量迭句的范围内格言式的、抒情的沉思。参见《增补》，页 504－505（《论文》卷 3－B175）、176，178；卷 4－A216）。

种箴言：ad se ipsum［给他自己］。[①]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标题和箴言是由于我，却又不是由于我。在它们被用于整个论文集的范围内，它们是由于我，但它们属于 A 本人，因为 Διαφάλματα 这个词写在一则论文片断上，在两则片断上出现了 ad se ipsum 几个词。为了与 A 本人经常所做的保持一致，我也在标题页的内侧印上了那些格言之一中找到的一首短小的法文诗。由于这些格言大多数采用了一种抒情诗的形式，所以我认为适宜于使用 Διαφάλματα 这个词作为总标题。倘若读者认为这是一个不幸的选择的话，那么我把它归功于真实地承认这是我自己的主意，这个词肯定被 A 本人为了区别而用于那些被发现的所有格言。个别格言的顺序安排我任其自然。[②] 特殊的表达法经常相互抵触，我发现这是完全恰当的，因为这在实质上确实属于心境问题；我看出劳神安排如此矛盾的格言毫无必要，没有价值。我顺其自然，而且这也属偶然：它使我注意到第一和最后一段格言在一种尖刻感方面有点相互补充，可以说，是当一位诗人的痛苦，一方在老是嘲笑另一方时津津有味地欣赏着满足的快乐。

就 A 的美学论文所涉及的而言，我对它们没有什么要强调的。它们全都为付梓准备好了，倘若它们含有什么难点的话，那么我必须让它们为自己辩护。从我的角度看，也许我可以指出，对于文中各处出现的希腊文引文，我增加了采自较好的德语译本之一的译文。

---

① 据安托尼努斯皇帝（Emperor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所作的《沉思录》（*Meditations*）中的拉丁文标题。基尔克果藏书的拍卖目录有 M. A. Antoninus Commentarii XⅢ, ed. Johann M. Schulz, Leipzig: 1829，以及 M. A. Antonin's Unterhaltungen mit sich selbst, tr. Johann M. Schulz, Schleswig: 1799。这个词组出现在基尔克果日记本（1839 年 2 月 1 日）的开头。参见《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365（《论文》卷 2 - A340）。

② 有关以上一句，参见《增补》，页 504（《论文》卷 3 - B176）。

A 的论文最后一篇是题为《勾引家日记》的记叙体。[①] 我们在这里遇到了新的困难，因为 A 没有宣称他本人是作者，而仅仅是编者。这是【9】一种我并不那么反对的古老的文学方法，它似乎没有进一步使我自己的处境变复杂，因为一位作者被封闭在了他人之中，就像中国玩具[②]中的匣子一样。这儿不是较为详尽地解释我的哪些看法得到了证实的地方；我仅仅要指出，A 的序言中主要的基调以某种方式表明了那位诗人。

看来 A 本人似乎的确对他的虚构感到了害怕，[③] 它像一个令人不安的梦，一直使他感到心神不安，这也表现在说明之中。如果它是他已悄然认识到了的一种实际经历的话，那么我发觉奇怪的是序言没有包含 A 对于看见他经常模糊怀有的观念实现后的欢乐的任何迹象。那勾引家的观念使人想起文章中直接的情欲以及《剪影》中的内容——即作为唐·乔万尼（Don Giovanni）的对应物，必须是一个在有趣范围内的爱沉思的勾引家，[④] 因此那儿的问题不是他勾引了多少人，而是如何勾引。我在序言中找不到这种欢乐的任何踪迹，正如前面提到过的。确乎是一种惊惶，是某种颤栗，它大概在他与这一观念的富有诗意的关系中便具有了基础。A 的反应并不使我惊异，因为我也完全与这一记述没有关系——确实，与最初的作者隔了两层——我有时也在夜深人静忙于

---

① 有关以下两段，参见《增补》，页 500 – 502（《论文》卷 3 – B188：1，188：2）。

② 【译按】中国玩具（A Chinese puzzle），喻复杂难懂的事物。

③ 有关本句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 502（《论文》卷 3 – B188：3）。

④ 在一次对希腊悲剧的讨论中（在评论奥伦施莱格尔［Adam Gottlob Oehlenschläger］的《智慧之剑》卷 2，页 16 – 17 时，1842 年 11 月 15 日第 2 期，页 80），海伯格写道："兴趣"这个词是个"现代概念，古代语言没有它的相同的表达法"。参见海伯格 Prosaiske Skrifter，Ⅰ – Ⅲ（Copenhagen：1841 – 1843），卷 3，页 371。对"兴趣"的解释，参见《恐惧与颤栗》，《文集》卷 6，页 82 – 83。

这些论文时感到相当不可思议地不安。在我看来，那勾引家本人似乎像个幽灵一样在我的地板上走动，他似乎看了一下那些论文，他似乎用他那有魔力的两眼紧盯住我，并说："好吧，好啊，你竟想出版我的论文！你要知道这是你不负责任；你真的将在那些亲爱的女孩儿们身上唤起焦虑。可是，你当然也会使我和我无害的善意得到报偿。你在这儿弄错了，因为我只是改变了方法，所以我的处境更加有利。当年轻的女孩儿们听到那富有魅力的名称——勾引家——时，她们将怎样成群结队地直接投入一个男人的怀抱啊！给我半年时间，我将创作一个故事，它将比我迄今为止所体验过的一切要更加有趣得多。我为自己描绘了一个年轻、精力旺盛、很有才华的女孩儿，她拥有想以她的性欲向我报仇的非凡想法。她认为她能够胁迫我，使我尝不到爱情痛苦的滋味儿。你瞧，这就是一个适合于我的女孩儿。如果她【10】自己没有足够深刻地想到这一点，那么我将帮助她。我将像莫尔博斯的鳝鱼[the Molbos' eel]① 那样扭动。当我把她带到我想要去的地点时，她就属于我了。"

然而，我也许早已误用了我作为编者的职责，以我的意见加重了读者的负担。处境肯定是我辩解的理由；由于 A 把他自己叫做编者而非这一记事体的作者，因而我的职务的不确定性便使我失去了自制。

我就这一记事体进而要做的其他一切，就是只能按我作为编者的角色去做。那就是，我相信在这一记事体中存在着一个时间

① 愚蠢的愚人村中的聪明人把一条鳝鱼放进水里以淹死它，并把鳝鱼的运动看作是垂死挣扎的征兆。在丹麦，这类故事与莫尔斯（Mols）的居民莫尔博人（Molboer）相联系。莫尔斯是日德兰半岛（Jutland）奥胡斯（Aarhus）东北部的一个地区。【译按】"愚人村中的聪明人"是英国诺丁汉郡愚人村中的聪明村民。传说他们因害怕约翰王巡幸，决定装疯卖傻以逃避行宫开支的负担。王家使者发现他们正在干着如何要淹死鳝鱼、大家手拉手围着荆丛捉住布谷鸟等蠢事后，国王遂决定驻跸他处。

说明的问题。日记中各处都标明了日期，但是缺少年份。因此，我似乎无法更进一步，但我相信，凭借较认真地仔细查阅日期，我已经找到了一种提示。人们公认，每一年都有一个4月7日、7月3日、8月2日等等，而绝不会接着出现每年的4月7日都是星期一的情况。我已做了一些检查，并已找出了这个说明与1834年相吻合。A是否想到过这一点，我无法确定，但我几乎没有这么想，因为他在那种情况下很可能没有像他在其他情况下那样采取那么多预防措施。日记也没有说：星期一，4月7日等等。它只是说：4月7日。事实上，日记是这样开始的：因此，在星期一——而注意力因此被转移了，然而经过通读这一日期下的日记内容，人们看出它准是一个星期一。于是，我有了这一记事体被说明了的时间，可是迄今为止我用它去确定其他论文的时间的每次努力都失败了。我可能只是确定了它的位置是第三，但如我前面所说，我宁可让机遇占上风，一切都仍按我发现时的顺序。

就B的论文而言，它们本身很容易和自然地整理好了。但我的确在它们中作了一项更动：我允许自己赋予它们标题，因为书信形式使得作者很难给这些探究以一个标题。所以，如果读者在使自己熟悉了内容之后，就会发现各个标题并非选择得很恰当，我始终愿意忍受一个人想把事情做好却【11】做错了所固有的痛苦。

很偶然地，在页边的空白处有一条评论，我把它变成了一条脚注，以免使人分心地侵占原文。

就B的原稿而言，我不允许自己作任何改动，而是严肃认真地把它看作一种文献。也许，我可以很容易地删除一个偶然的疏忽之处，在人们认为他只不过是个书信作者时，这样做相当容易理解。我却并不希望这么做，因为我害怕走得过远。当B料想世上误入歧途的100个人当中有99人是被女人们拯救的，只有一人是被神的恩典拯救的时候，① 很容易看出他在数学方面并不怎么

① 参见《或此或彼》(下部)，《文集》卷4，页207。

样，因为他没有给那些实际上失败了的人留下位置。我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数字方面作点小小的改动，但对我来说，在 B 的误算中有某种非常漂亮的东西。在另一处里，B 提到一位名叫迈松（Myson）的希腊智者，讲述了他在可数的七个贤人中享有难得的好运，而那时他们的数目是十四位。① 有一会儿，我对 B 的智慧来源很困惑，也对他所能援引的希腊作者很困惑。我马上怀疑那是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② 通过查阅约切尔（Jøcher）③ 和莫雷里（Morèri）的著作，④ 我确实找到了有关他的参考材料。B 的算法也许非常需要纠正，因为事情并不像他所讲述的那样，即使在古人当中，对那七位哲人的命名也有某种不确定性，但我还是认为不值得去麻烦；在我看来，他的评论即使在历史方面不确切，但的确具有另一种价值。

早在五年前我就已达到了我现在所达到的程度；我照那些论文现在的样子进行安排，已决定将它们出版，但却感到最好是等一段时间。我认为五年是一个合适的间歇。五年过去了，而我从停下的地方开始。大概我不需要再向读者保证我没有剩下未曾尝试过的追寻作者的手段。那位旧货商人没有保存记录，如所周知，【12】旧货商们很少这样做；他不知道他从谁那里购得了那件家

---

① 参见《或此或彼》（下部），《文集》卷 4，页 320。

② 参见 Diogenes Laertius，《哲人传》（*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Ⅰ，页 13，106 - 108；Diogenis Laertii de vitis philosophorum，Ⅰ - Ⅱ，Leipzig：1833，卷 1，页 6，51 - 53；Diogen Laërtses filosofiske Historie，tr. Børge Riisbrigh，Copenhagen：1812，卷 1，页 5，48 - 50；*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Ⅰ - Ⅱ，tr. R. D. Hicks，New York：1925，卷 1，页 15，111 - 113。

③ Christian Gottlieb Jöcher ed.，《普通学者辞典》（*Allgemeines Gelehrten-Lexicon*，Ⅰ - Ⅳ，Leipzig：1750 - 1751；Johann Christoph Adelung ed.，Fortsetzung und Ergänzungen，Leipzig：1784 - 1787。

④ Louis Morèri ed.，《历史大辞典》（*Le Grand Dictionnaire historique*，Ⅰ - Ⅵ，Basel：1731 - 1732）。

什。他记得好像是在一次混合拍卖中买下的。我不敢告诉读者众多枉费心机的企图已耗费了我那么多的时间，更不必说由于回忆它们对我来说毫无乐趣可言。我可以与读者一道非常短暂地分享结果，因为结果完全是一无所有。

由于要实现出版这些论文的决定，我便有了一种特别的担忧。读者也许会允许我相当坦白地讲出来。我所想到的问题是，我是否对于那位未知的作者有一种轻率的罪过。但是，我越熟悉那些论文，那种担忧就越少。任凭我全力认真细读，那些论文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它们产生不了任何信息。读者可能很少找得到什么东西，因为我确实设想过站在任何读者同等的地位，不仅去体验、同情、领悟，而且肯定也很努力、不屈不挠。因此，如果那些未知的作者还活着，他们就住在这座城市里，他们意外地认出了自己的论文——然而，出版社没有带来任何结果，证明了作者们本身仍然默默无闻，因为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如同所有的印刷品通常的情形一样，这些论文是悄无声息的。

我所具有的另一个担忧本身不那么重要，十分容易消除，而且已经消除得比我意料的还要容易。即，我想到这些论文可能会成为一种经济上的补偿。我认为，为了我当编者的辛苦而接受一些酬金对我来说相当合适，但我必须把作者的酬金看成是相当多的。正像《白衣夫人》[①] 中诚实的苏格兰农民们决定买下土地进行耕种，然后把土地给埃文内尔（Evenel）的伯爵们，似乎他们还会回来一样，所以我决定代表未知的作者们投入，似乎他们总

① 布瓦埃尔迪厄（Francois Boieldieu）的歌剧《白衣夫人》（*La Dame blanche*），斯克里布（Eugene Scribe，【译按】1791 - 1861，法国戏剧家）据斯科特（Walter Scott）的《修道院》(*The Monastery*）改编，tr. Thomas Overskou，Copenhagen：1826，页 12。参见《基尔克果：书信与文献》，第 62，239 封信，《文集》卷 25，页 126，336。【译按】弗朗索瓦·布瓦埃尔迪厄（1775 - 1834），法国作曲家，曾把法国滑稽喜歌剧发展成比较严肃的浪漫主义歌剧。《白衣夫人》（1825）是他最成功的代表作。

会响应，以便能把酬金连同利息和利息的利息悉数给他们。如果读者还没有【13】判定我全然尴尬的基础——我既非作者，亦非把编辑当成职业的文人，那么这个推论的幼稚天真肯定将消除一切怀疑。于是，这个担忧的消除就远为容易了，因为丹麦作者的酬金不是地产，而那些未知的作者在得到自己的酬金之前还要等很久，甚至利息与利息的利息都会成为一种经济补偿。

余下的一切就只是给这些论文取个标题了。我可以把它们称为“论文集”、“著者身后的论文”、“被发现的论文”、“丢失的论文”等等。当然，还有多种多样的叫法，但这些标题没有哪个让我满意。在确定标题时，我允许自己有一些自由，有一种为了我试图给出理由的骗术。在持续地对这些论文全神贯注之时，我开始明白，它们也许可以采取一种新面貌，似乎它们被认为属于一个人。我非常了解有可能就这一观点提出的一切反对意见——说它不符合历史事实，说它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一个人能成为两部分的作者于理不合，尽管读者很容易受到一个人说是 A、也必须说是 B 这一双关语的引诱。① 然而，我无法放弃这个念头。于是，有一个人，他在自己的一生中曾体验过两种活动，或者说曾反思过两种活动。A 的论文包含对一种审美的生存观的多方面探讨。A 几乎不能把审美的生存观表达得条理分明。B 的论文包含一种道德的生存观。由于我让自己的心灵受到这个想法的影响，我已经明白我可以让它在确认标题时引导我。我已经选定的标题恰好表达了这一点。读者不会因为这个标题而失去得太多，因为他们在阅读时会完全忘却标题。这样，在他们阅读本书时，可能会想起标题。这将他们从每个最终的问题中解放出来——无论是 A 实际上相信和悔悟的问题，还是 B 获胜的问题，抑或是 B 也许最终又返回到了 A 的想法上。【14】在这方面，这些论文最后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倘若有人发现这不恰当，那他还是没有证明把它叫做

---

① 有关本句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 502（《论文》卷 3 - B187:3）。

欠缺道理，而应当把它称为一种不幸。就我而言，我把它看作是一段好运气。我们有时会偶然发现一些小说，其中的特定人物表现了相反的生存观。他们通常的结局是一个人说服另一个。观点应当为自身辩护，而不是为读者提供他人所相信的历史结论。我认为这些论文在这方面没有提供任何启示是幸运的。无论是A在收到B的信件后所写的美学论文，无论是他的心灵持续不断地围绕着它那狂热地失去控制而挣扎，还是它平静下来——我都没有发现自己能够对此提供最微小的启示，因为这些论文什么启示都没有包含。它们也没有包含任何暗示，如怎样与B保持同一看法，他是否能牢牢坚守住自己的观点。因此，在阅读本书时，A和B被忘却了；惟有观点彼此相对，别指望对特殊的人的存在有任何最后结论。

除了想到那些尊敬的作者外，我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他们似乎意识到了我的任务，也许希望就他们的论文为读者补充一句话。因此我以一种引导的笔法接着再写几句。假设作者可能对出版这些论文没有反对意见，① 他很可能会对读者大声说："读或不读，你在两种情况下都将后悔。"② B要说的话更难于确定。他也许会因不知什么事而责备我，尤其是关于出版A的论文；他将使我感到他在其中没有份儿，感到他将洗手不干了。那样做了之后，他也许会把这些话写在书上："那么走出去到世上去；如果有可能的话，避开批评家的注意；在一个有利的随意时刻去拜访一位读者，倘若你碰上了一位女性读者的话，那么我会说：我可爱的读者，你在本书中将会发现某些你或许不该知道的东西，也有某些你大概知道了会【15】从中获益的东西。那就用这样一种方式去读某些内容吧，读了它们，你可能像一个没有读过的人一样；③ 用这

---

① 参见【14】注21，即本书页15注①（编者加，下同）。

② 有关以下4句，参见《增补》，页502－503（《论文》卷3－B187:5）。

③ 参见《新约·哥林多前书》7:29－31。

样一种方式去读另一些内容，读了它们，你可能像一个已把读过的内容忘掉了的人一样。”作为编者，我将再说一句，惟愿本书在一个有利的随意时刻遇上读者，愿可爱的读者成功地严格认真遵循B的善意忠告。①

编者

1842年11月

① 参见《增补》，页503（《论文》卷3－B169，171）。

诗　篇①

——给他自己②

伟大，知识，名望
友谊，快乐与财富，
都不过是风，是烟；
最好是说，全都是虚无。③

---

① 参见《增补》，页 504（《论文》卷 3 - B178）。

② 参见《增补》，页 504（《论文》卷 2 - A340，卷 3 - B175）。

③ 佩利松（Paul Pelisson，1624 - 1693）作，可能是基尔克果在莱辛（Lessing）的《讽刺诗散论》（*Zerstreute Anmerkungen über das Epigramm*）中找到的。参见《莱辛文集》（*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s sämmtliche Schriften*，Ⅰ-XXXⅡ，Berlin：1825 - 1828），卷 17，页 82。

•• 【19】诗人是什么?①一个不幸的人,他把极度深刻的痛苦隐藏在自己心里,他双唇的构成竟然使经过它们的叹息和哭泣听起来像美妙的音乐。与他在一起就如与法拉里斯(Phalaris)的铜牛②中可怜不幸的人在一起,他们在文火上慢慢受着酷刑;他们的尖叫声到达不了恐吓他们的暴君的耳中;他们的声音在那暴君听来像是甜蜜的音乐。③

---

① 有关以下一段,参见《增补》,页 504(《论文》卷 3 - B179:2,187:4)。

② 【译按】法拉里斯(? -约前 554),西西里的阿克拉加斯的暴君,以凶狠毒辣而臭名昭著。传说他曾把活人放在铜牛里烧死,把人们的惨叫当作牛的吼声来听。铜牛的设计者佩里劳斯是第一个被烧死的人。

③ 参见 Lucian《法拉里斯一世》(*Phalaris* Ⅰ,页 11 - 12;Luciani Samosatensis opera, Ⅰ - Ⅳ, Leipzig:1829,卷 2,页 256 - 257;Lucian, tr. A. M. Harmon, Loeb, New York:1913),卷 1,页 17 - 19:

> 至于我的礼物,正是在你听说我从何处以及怎样弄到这头牛之时。我本人并未命令它的雕塑家——我希望我绝不要如此疯狂地要这样的东西!——可是我们城中有个叫佩里劳斯的人,一位很好的金属匠,但却是个坏人。这个家伙完全没有领会我的观点,想靠发明一种新的刑罚来给我帮忙,想象我想以各种方法惩罚人们。因此他造了这头牛,把它带到我这里来,一件看上去非常漂亮的东西,一件非常接近自然的摹本;它所需的一切是使它的运动和声音显得像真的活着。我一看见它就马上叫了出来:"这东西好得足以献给阿波罗;我们必须把这牛献给神祇!"可是佩里劳斯却在我近旁说:"您是否知道它的窍门和它用于什么目的?"他随着打开牛的后背说:"假如你希望惩罚什么人的话,就让他进入这个装置,并把他锁上;然后把这些长笛缚在牛鼻子上,在下边点燃火。那人在持续不断的剧痛中将呻吟和尖叫,而且他的声音将通过长笛为您奏出最甜蜜的音乐,悲凉地吹奏着,可怜地哞哞叫着;这样在他遭受惩罚时,您却让长笛为您吹奏得到娱乐。"听到这话时,我厌恶那家伙刻毒的独出心裁,憎恨这个发明念头,所以我给了他一个适合于他的罪过的惩罚。"现在来吧,佩里劳斯,"我说,"如果这不只是空洞

人们簇拥着诗人并说“快点再唱”——换句话说，新的受难会折磨你的灵魂，你的双唇仍会像从前那么构成，因为你的喊叫声只会警醒我们，而那音乐却是迷人的。评论者们则走上来说：“这很好，这样它必须遵循审美的法则。”这时评论者当然毫发不差地像一位诗人，只是他心里没有那极度的痛苦，唇间也没有音乐。因此，我宁可在阿马格尔（Amager）[①]之外做一名猪倌，宁可被猪理解，也不被一位诗人所理解，不被人们所误解。[②]

这属常识：给一个孩子最初的、最简明的教诲中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宝宝想要什么？回答是：达－达。[③]生活就是从这样的观察开始的，然而我们却否认遗传而来的原罪。[④]而孩子为自己最初所受的鞭打必须责怪的人，是别的人而不是他父母。

的夸口的话，就让我们看看这发明的真正底细，你自个儿进去，模仿人们的叫声，这样我们就会知道你所说的音乐是否真能由长笛奏出来。”佩里劳斯照办了，当他在里面时，我把他锁上，并在下面点燃火说：“接受你为这奇妙发明应得的回报吧，你是我们的音乐大师，你自己演奏第一支曲子吧！”于是，他真的欣赏了他自己的独出心裁，得到了应有的报答。但是，那家伙还活着呼吸时我就把他弄了出来，他死在里面会玷污那作品；然后我把他扔下悬崖暴尸，把那铜牛弄干净后，送给你去敬神。我还把整个故事镌刻在上面——我的名字是给予者；佩里劳斯的名字，那位制造者；他的想法；我的公正的判决；恰当的惩罚；那聪明金属匠的歌和第一次音乐试验。

参见《基督教义的实行》，《文集》卷20。

① 哥本哈根市区以外海峡对面的一个岛屿。在基尔克果的时代，阿马格尔的蔬菜农场和小型农场为哥本哈根生产了大量食品。

② 参见《增补》，页505（《论文》卷4－A216）。

③ 在丹麦语中，婴儿咿哑学语所发出的“达－达”声，也有“很好的”、“第一流的”意思。

④ 参见《增补》，页460－467（《论文》卷1－A331，页145－146）。

我宁可与孩子们谈话，因为人还是敢于希望他们会成为理性的存在；但是那些人已经变成了那样——老天爷！①

人们是多么没有理智啊！他们从未运用他们所拥有的自由，却要求那些他们并不拥有的；他们有思想的自由——却要求言论的自由。

【20】我感觉不到像在做什么事。② 我感觉不到像在骑马——运动过于强有力；我感觉不到像在走路——它使人过度疲劳；我感觉不到像躺下，因为我要么不得不停住，而我感觉不到像那样做，我要么又不得不起来，我也感觉不到像那样做。Summa Summarum：③ 我感觉不到像在做任何事情。

•• 人们知道，有一种昆虫死于授精之时。这样，它拥有了全部的欢乐：生命的极致，最为辉煌的欢乐时刻伴随着死亡。④

经过验定的对作者的忠告⑤

一个人漫不经心地写下自己个人的观察，将它们印出来，各种证据表明他最终将获得一些好主意。因此，鼓起勇气，你们这

---

① 参见《增补》，页 472，505 - 507（《论文》卷 1 - A339；卷 3 - B191：4）。

② 有关以下一节，参见《增补》，页 507 - 508（《论文》卷 2 - A637）。

③ 【译按】拉丁语“简要总结”之意。

④ 参见《日记与论文》卷 1，页 805；《重复》，《文集》卷 6，页 173。

⑤ 参见 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穆尔的生命观·霍夫曼文选》（Lebens-Ansichten des Katers Murr, E. T. A. Hoffmann’s ausgewählte Schriften, Ⅰ - Ⅹ, Berlin：1827 - 1828），卷 8，页 5 - 6，8。参见《增补》，页 508 页（《论文》卷 3 - A111）。

些还不敢把某些东西印出来的人。不要鄙视印刷上的差错,[①] 靠印刷差错变得聪明起来也许可被认为是变聪明的一种合理途径。

•• 一般说来，人类一切事情中的不完美在于：人类的抱负只有通过其对立面才会实现。[②] 我将不讨论各种构成的变化，这可以给心理学家很多事情做（忧郁具有最好的喜剧意义，最富饶往往具有最佳的庄稼人的意义，放荡经常具有最佳的道德意义，不信教的人往往具有最佳的宗教意义），但是仅仅凭借智力便可知：正是通过原罪，人才获得了对于拯救的最初一瞥。

除了我对别的大量的了解之外,[③] 我有一种更加内在的知己——我的抑郁症。在我的欢乐当中，在我的工作当中，他[④]召唤我，把我叫到一边，即使我在身体上仍然处于良好状态。我的抑郁症是我所知的最忠实可靠的情人——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我获得了爱情。

【21】有一种杂乱无章的过于健谈,[⑤] 在其冗长不堪中，结果与一大串数不清的埃及国王同历史后果之间的关系一模一样。

年老时会实现青年时代的梦想。人们从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他在青年时代建立了一座精神病院；到年老时他本人却进去了。[⑥]

---

① 参见《致死的痼疾》,《文集》卷 19，页 74。

② 有关以下一节，参见《增补》，页 508（《论文》卷 3 - A112）。

③ 有关以下一节，参见《增补》，页 509（《论文》卷 3 - A114）。

④ 丹麦文本有阳性代词；相似的日记则有阴性代词。参见《增补》，页 509（《论文》卷 3 - A114）。

⑤ 参见《两个时代》,《文集》卷 14，页 97 - 99，103 以及注释 69 和 72。

⑥ 斯威夫特（1667 - 1745），英国圣公会教长，作家，《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的作者。他把自己的财产用于创建都柏林的一所精神病

警觉的原因在于注意到上一代英国人所具有的深度疑病症已为笑声奠定了模棱两可的基础。[①]因此，哈特利博士（Dr. David Hartley）[②]已观察到了：当笑声在儿童身上初次出现时，它是一种由疼痛、或者在非常短暂的间歇重复出现的痛感突然引起的初生的啼哭（参见弗洛格尔（Flögel）《喜剧文学史》[③]第一卷，第50页）。即使这世上的一切都是一种误解也无妨；即使笑声真的是哭泣又有何妨！

•• 有一些特殊的场合，在看见一个人绝对孤独地处在世上时，会使人最痛苦地被感动。[④]几天前，我看见一位贫穷可怜的女孩儿绝对孤独地走向教堂去受坚信礼。

内波斯（Cornelius Nepos）讲到过一位将军，他与一个很大的骑兵团一起一直被禁闭在一个要塞里；[⑤]为了使马匹不致因过分不活动而受伤害，他便每天鞭打马匹[⑥]——我以相似的方式生活于这个时代，像个受困的人，但唯恐受到静坐过久的伤害，我大声

医院，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期间，他的神经严重衰弱。参见斯威夫特《色情的和严禁的作品》（*Satyrische und ernsthafte Schriften*, Ⅰ－Ⅷ, Zurich: 1756－1766）“序言”，卷1，页37－38；Carl Friedrich Flögel，《喜剧文学史》（*Geschichte der komischen Litteratur*, Ⅰ－Ⅳ, Liegnitz, Leipzig: 1784－1787），卷2，页395。

① 有关以下一节，参见《增补》，页509（《论文》卷2－A373）。

② 哈特利（1705－1757），英国哲学家、医生。

③ 参见《增补》，页509（《论文》卷2－A373）。

④ 有关以下一节，参见《增补》，页509－510（《论文》卷2－A400，401）。

⑤ 有关以下一节，参见《增补》，页510（《论文》卷2－A414）。

⑥ 内波斯（公元前1世纪），罗马历史学家。参见他的《复仇女神》（*Eumenes*），卷5，页4－5；The Book of Cornelius Nepos on the Great Generals of Foreign Nations, XⅧ; Cornelii Nepotis vitae excellentium imperatorum, Paris，页99；Cornelius Nepos，以及 Lucius Florus, tr. John C. Rolfe, Loeb, New York: 1929，页583。

说我累了。

••我说到自己的悲哀正如英国人说起自己的家:[①] 我的悲哀是我的城堡。[②] 很多人都把有悲哀看成是生存的便利之一。

【22】我觉得作为一名象棋手，当对手说这话时一定会有所感觉:[③] 那枚棋子不可能被移动。

《阿拉丁》[④] 那么使人耳目一新，因为这部作品具有孩子的大胆和怀着最狂野希望之天才的鲁莽。确实，在我们时代，有多少真正敢于希望、敢于欲求、敢于讲出本质的人，既不是以有礼貌的孩子的请吧、请吧，也不是以人所指责的暴跳如雷的方式；有多少人——受到我们时代谈论得如此之多的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这一说法的激励——具有权威性的统领之声。或者说，我们全都不能忍受诺雷丁（Noureddin）那样的人，点头同意和争吵，担心问得太多或者少；或者每个高尚的要求都没有被削弱成对那个我的可怕的反思，从坚持认为到告发，我们的确被培养和训练去那么做。[⑤]

---

① 有关以下一节，参见《增补》，页 510（《论文》卷 2 - A421）。

② 这几个加点的词在丹麦文本中是加点的英语。

③ 有关以上一节，参见《增补》，页 510（《论文》卷 2 - A435）。

④ Adam Gottlob Oehlenschläger，《阿拉丁或神灯》（*Aladdin, eller Den forunderlige Lampe*, Poetiske Skrifter, I - II, Copenhagen: 1805），卷 2；Aladdin or the Wonderful Lamp, tr. Henry Meyer, Copenhagen: Gyldendal, 1968）。参见《日记与论文》卷 1，页 973；卷 4，页 4928（《论文》卷 10 - A393；卷 2 - A451）。1839 年，从 4 月17 日开始，《阿拉丁》一连 5 个星期在哥本哈根演出了 11 场。这一节后面提到的诺雷丁是剧中的一名巫师。

⑤ 有关以下一节，参见《增补》，页 510（《论文》卷 2 - A451）。

我像一个 sheva[①] 一样胆小畏怯，像一个 daghesch lene[②] 一样软弱无语；我觉得像一个在字行间被印倒了的字母，然而也像一个有三条马尾巴的帕夏（pasha）[③] 一样不可管束，像银行为其钞票担心一样为我自己和我的思想担心，真的，像任何反身代词一样反省到我自己身上。是的，倘若不幸和悲哀如同自觉的善举一样真实——做出那些善行的人们失去了自己的回报——那么我将成为最幸福的人，因为我预先倾注了我的全部注意，而他们全都还在后面。[④]

在有些方面，在其对于欲望的力量方面，民间文学惊人的富有诗意的力量非常明显。比较而言，我们时代的欲望既是邪恶的，也是令人厌烦的，因为它渴望属于邻人的东西。民间文学中的欲望充分意识到了邻人并不拥有他追求的自己以外的东西。如果他有邪恶的欲求，那么就会极其臭名昭著，人们必定会受到震惊。他不会让自己被路人所理解的老谋深算的冷酷可能性打倒。唐璜（Don Juan）还带着他的 1003 位情妇大步跨过舞台。出于对历史悠久的传统的崇敬，没有一个人敢于【23】笑。假如我们时代的一位诗人敢于这么做，那么他将成为嘲笑奚落的对象。

看见一位贫穷可怜的人穿着一件有黄色斑点、有点儿旧的淡绿色衣服拖着脚步穿过街道，一阵十分奇怪、悲哀的情结攫住了我。[⑤] 我为他而感到悲哀，然而最使我感动的却是那衣服的色彩

---

① 在希伯来语中，一个要与示意元音一同发音的辅音的记号。

② 在希伯来语中，一个辅音记号，表示发音要比磨擦音多一个停顿。

③ 奥托曼帝国某些具有较高职位的人，由一面带有三条马尾巴的旗帜为先导。

④ 有关以下一节，参见《增补》，页 511（《论文》卷 2 - A540）。

⑤ 参见《重复》，《文集》卷 6，页 170。

那么生动地使我想起了自己童年时的第一件高雅绘画艺术的作品。这种特殊的色彩是我所偏爱的色彩之一。悲哀的并不是这些色彩的组合，我仍然怀着极大的快乐想到它们，在生活中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它们；整个世界却发现它们粗野、俗不可耐、只适合于纽伦堡的图片。[①] 倘若偶然碰上它们，那么相遇总是不幸的，正如这次一样。总是一个低能儿或者一个乞丐——简言之，总是某个在生活中感到被疏远、世界并不承认他的人。而我，总是以这种永远令人难忘的黄绿色色调去描绘我的主角们的衣服！这种情形不会在童年时的所有色彩组合中发生吗？对于我们迟钝的两眼来说，生活在那时所具有的闪光已渐渐变得太强烈、太粗糙。

哎呀！幸运之门没有朝内开，于是可以靠冲撞推开它；但它却朝外开，因此可能对它毫无办法。[②]

我相信，我有勇气怀疑一切；我相信，我有勇气同一切战斗；但我却没有勇气承认任何东西，没有勇气拥有、顺从任何东西。大多数人都抱怨世界是如此没有诗意，以至生活中的事情不如在小说中那么忍受得了，在小说中机遇始终是那么有利。我则抱怨在生活中与在小说中不一样，一个人在生活中拥有要与之战斗的冷酷的父亲、饭桶和巨人，要解救被迷惑的公主。所有这些敌手加在一起，比得上我与之搏斗的、我自己赋予其生命和存在的、苍白、没有血色、生命力顽强的夜间活动形式。[③]

【24】我的灵魂和我的思想是多么贫瘠啊，然而却长久不断地

---

① 德国流行的印刷图画和画片。参见《重复》，《文集》卷 6，页 158；《致死的痼疾》，《文集》卷 19，页 79。

② 有关以上一句，参见《增补》，页 511（《论文》卷 3 - B179：3）。

③ 有关以上一句，参见《增补》，页 512（《论文》卷 3 - A218）。

受到空虚地贪图酒色和难以忍受的劳动的痛苦折磨![1] 我精神之舌的韧带从不会被放松;我将始终急促而含混地说话吗?[2] 我所需要的是一种像林叩斯（Lynceus）的目光[3]一样敏锐而有穿透力的声音，一种像巨人的呻吟[4]一样使人恐怖的声音，一种像自然之声[5]一样恒久不变的声音，一种像一阵寒风一样嘲弄的声音，一种像回声的无情嘲笑一样恶毒的声音，在从最深沉的低音到最温柔的高音范围内扩展，从庄严沉静的低语变调为狂暴的能量。为了呼吸，为了赋予声音以我心中所思，为了让愤怒和同情震撼肺腑，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但是，我的声音仅仅像一个笨人的叫喊一样嘶哑，或如哑巴嘴上的祷告一样奄奄一息。

将会发生什么?未来将带来什么?我不知道，我毫无预感。[6] 当一只蜘蛛把自己从一个固定的点往下抛进自己结的网中时，它看见自己面前是一个空荡荡的空间，它在其中找不到任何立足点，而它却劳累过度。我的情形也与它一样;我面前仍是一片空荡荡的虚空，我却被自己身后的一个结果推动着。这种生活周而复始，令人惊骇，不可忍受。

最美的时刻是初恋时期，那时，从每次相遇、第一瞥中，拿一些使人欢欣的新东西回家。[7]

---

① 参见《日记与论文》卷5，页5372（《论文》卷2-A382)。

② 有关以下两句，参见《书信》，第8封信，《文集》卷25。

③ 在希腊神话中，墨西纳（Messina）的林叩斯是阿尔戈船上的英雄之一，在寻找金羊毛的过程中他跟随着伊阿宋（Jason)，以目光敏锐著称。

④ 在希腊神话中，巨人们被诸神打败，被囚禁在火山里，成了火山喷发和噪音的原因。

⑤ 参见《讽刺的概念，继续与苏格拉底有关》，《文集》卷2。

⑥ 有关本节的其余部分，参见《书信》，第11封信，《文集》卷25。

⑦ 有关以上一节，参见《增补》，页512（《论文》卷2-A273)。

我对生活的观察完全没有意义。我料想一个邪恶的幽灵把一副眼镜放在了我鼻子上，一只镜片放得非常大，而另一只镜片却缩得非常小。①

怀疑者是Μεμαστιγομένος［被鞭打者］；② 他似一个旋转的陀螺，按照鞭打时间的长短，保持在某个点上；他不再能保持在那陀螺所在的点上。③

【25】在我看来，所有荒谬可笑的事情中最荒谬可笑的，是在这世上奔忙，是做一个对自己的膳食和活儿感到兴奋的人。因此，当我看见一只苍蝇在一个关键时刻停在这样一个忙于俗务的人的鼻子上时，④ 或者看见一辆急匆匆驶过的马车溅了他一身泥浆，或看见克尼佩尔斯布罗吊桥⑤倾斜，或看见一块屋顶的瓦片掉下来砸死了他，⑥ 我会发自心底地笑起来。谁能抑制住笑？那些忙碌的忙乱者到底获得了什么？他们不正像一位因家中失火而慌慌张张去抢救火钳的妇人吗？他们从生活的巨大火灾中到底抢救了些什么呢？

总的看来，我缺乏活下去的耐心。我无法看见草儿生长，倘若无法看见，我就完全不关心要去看它。我的意图是作一个 fahr-

① 有关以上一节，参见《增补》，页 512－513（《论文》卷 2－A203；卷 3－A49）。

② 《旧约·约伯记》15：11 的希腊译文中所用的一个术语，意为惩戒。

③ 参见《书信》，第 72 封信，《文集》卷 25。

④ 参见《增补》，页 513（《论文》卷 2－A112）。

⑤ 跨越哥本哈根与阿马格尔之间的海峡的一座吊桥。参见《书信》，第 17 封信，《文集》卷 25。

⑥ 参见《增补》，页 513（《论文》卷 1－A158）。

ender scholastiker［游学者］① 走马观花般地观察，最匆忙地在生活中冲过。据说咱们的上帝对眼前的胃口感到心满意足。这并非我的发现：我的两眼沉湎于一切事物，探寻一切事物，然而我却饿了。②

问我你期望什么，只是别问我理由。一位年轻女孩儿由于无法说明理由而被原谅；据说，她生活于情感中。在我却有所不同。我平素有如此之多、最经常是如此相互矛盾的理由，以至出于这个原因，对我来说要说明理由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恰当地结合在一起。有时，大量 gewaltige［有力的］原因却产生了非常 klein［微小］和没有什么意义的结果，有时则完全没有结果；有时一个并不怎么巧妙的原因却会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结果。③

现在是生活单纯的愉悦。必须承认它们只有一个瑕疵——即它们是如此单纯。而且，它们要有节制地被享受。我的医生为我规定了饮食，其中有着某种原因；我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避开某些特定的食物。但是，为了在饮食中保持营养——那才是真正要多问问的。④

【26】生存对于我已变成了一杯苦酒，然而却必须一口一口地、慢慢地、计算着喝下去。

---

① 在中世纪期间，有些学生在各大学间游学。参见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浮士德》（*Faust*）卷 1，页 968，舞台脚本，Goethe' s Werke. Vollständige Ausgabe letzter Hand，I - LX，Stuttgart，Tübingen：1828 - 1842，卷 12，页 69；Faust，tr. Bayard Taylor，New York：Random House，1950，页 45。

② 有关以上一节，参见《增补》，页 513 - 514（《论文》卷 3 - B179：8）。

③ 有关以上一节，参见《增补》，页 514（《论文》卷 3 - B179：9）。

④ 参见【25】注 55，即本页注③

无人能死而复生；无人来到世上不哭泣。无人询问何时想进来；无人询问何时想出去。

时光流逝，生活是条河流，人们如是说。这并非我的发现：时光伫立不动，我亦如此。我所想出的一切计划直对着我飞回来；在我想吐唾沫时，却吐到了自己的脸上。

早晨起床时，我又直接回到了床上。夜晚我熄了灯、拉起羽绒褥垫盖着头时，感觉最好。我又坐起来，怀着难以言表的满足在房间里四处看，然后晚安，躺在羽绒褥垫下面。①

我对什么有用？对什么都没用，或者对什么都有用。这是一种罕见的才能；我不知道它在生存中是否会得到赏识？上帝知道女孩儿们为寻找当普通奴仆的工作、或寻求想要的无论何物是否找到了地方。

一个人不仅应当对他人成为一个谜，而且也应对自我成为一个谜。我检视自我；当我对此疲乏了时，抽支烟消遣一下并想一想：上帝知道我们的主实际上对我有何打算，或者他想怎样对待我。②

怀孕分娩的女人所拥有的希望，没有哪个比我所拥有的希望更奇怪、更让人无法忍受。③ 有时这些希望牵涉到最没有意义的事物，有时却牵涉到最崇高之物，但它们在心灵瞬间的激情中都

① 有关以上一节，参见《增补》，页 514（《论文》卷 2 - A415）。

② 有关以上一节，参见《增补》，页 515（《论文》卷 3 - B179：13）。

③ 参见【26】注 58，即本页注②。

具有同等的高度。在这个时刻，我希望来一碗荞麦片。我回想起上学的那些日子，我们总是在星期三吃荞麦片。我想起我们吃的麦片多么匀滑、多么洁白啊，想起黄油对着我微笑的样子，麦片看上去多么温馨。我多么饥饿，多么难耐地盼望得到允许开始吃啊！这样的一碗【27】荞麦片啊！我将给予它的不只是生而具有的权利。①

巫师维吉尔（Virgilius，原文如此）② 让自己被劈成碎片，放进一口大锅里煮上八天，以便通过这一过程返老还童。他派了一个人去监视，不让干涉他人事务者窥视那口锅。然而，监视者未能抵挡住诱惑；还是婴孩的维吉尔很快就随着一声尖叫消失了。我敢说，我也很快窥视了那口锅，窥视了那生命之锅和历史性过程，最有可能绝不会再超过一个孩童。③

"绝不要丧失勇气！当困扰最令人震惊地聚集在你周围时，你将在云层间看见一只救助之手"——尊敬的莫顿（Jesper Morten）阁下④最近在晚祷时如是说。唉，我习惯于在户外大量散步，但我从未注意过这等事情。几天前在散步途中，我已意识到了这样一种现象。那真的不是一只手，倒更像一条胳膊，从云端伸了出来。我陷入了沉思，并想到：只要莫顿在这儿，那么他就能确

---

① 参见《旧约·创世记》25：20－34。

② 在中世纪，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前 70－前 19）被认为是一名巫师。参见《增补》，页 515－516（《论文》卷 2－A152；卷 3－B41：7，179：15）。

③ 有关以上一节，参见《增补》，页 515－516（《论文》卷 2－A152；卷 3－B179：15）。基尔克果在这里和其他地方把这个名字拼写成了 Vergilius 或 Virgilius。

④ 参见 Jens Immanuel Baggesen，Jeppe，et sjaellandsk Eventyr，Jens Baggesens danske Vaerkr，Ⅰ－Ⅻ，Copenhagen：1827－1832，卷 1，页 201。

定这是否是他所指的现象。我站在那儿陷入这些思绪时，一位路人对我讲起话来，他朝上指着云层说："你看见了那块漏斗形云块吗？在这些地区难得见到这样的事情。有时它挟带着整幢的房屋随它而去。"我想，天哪！那是一块漏斗形的云——我尽可能快地逃之夭夭了。我不知道，尊敬的莫顿阁下处在我的地位会怎么做？

•• 让别人去抱怨说时代是恶魔吧。我却抱怨说它们很讨厌，因为它们毫无激情。人们的想法像花边一样薄而脆，他们自己则跟做花边的女孩儿们一样可怜。他们内心的想法讨厌得并不邪恶。也许可以认为养育这些想法的蛆虫是邪恶的，并非人是邪恶的，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他们的欲求【28】稳固而单调，他们的激情昏昏欲睡。他们履行自己的职责，这些唯利是图的生灵，但正像犹太人一样，他们沉迷于骗取几个硬币；他们认为，①即使我们的主在账簿上记账记得如此有条有理，他们还是能够骗他一下。去他们的吧！这正是我的心灵总要返回到《旧约》和莎士比亚（Shakespeare）之上的原因。在那儿仍能感到那些说话的是人类；在那儿他们恨，他们爱，他们杀敌人，诅咒自己所有的子孙后代——在那儿他们有罪。

我把时间作如下划分：一半时间睡觉，另一半时间做梦。我睡觉时从不做梦；这或许是一种羞耻，因为睡觉是天才的绝顶。②

做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确乎是最高尚的。现在我吃五谷杂粮——这正是总要一些帮助的原因。

---

① 有关本节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516（《论文》卷3－B179：17）。

② 有关以上一节，参见《增补》，页517（《论文》卷3－B179：18）。

我生命的成就完全等于一无所有，一种心境，单一的色彩。我的成就类似那位艺术家所作的画，他应当描绘红海的以色列人的十字架，到最后把整个那堵墙都涂成红色，并解释说那是以色列人曾经走过的、埃及人被溺死的地方。

人类的尊严甚至在自然中也得到了承认，因为当我们要让鸟儿不飞到树木上时，就竖起某种被认为像人一样的东西，甚至与人相差甚远的一个稻草人，也足以激起敬重。

倘若情欲之爱［Elskov］要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在它诞生之时就必须有月光照耀，正像阿匹斯（Apis）[①] 一样，为了成为真正的阿匹斯，必须受到月光的照耀。生下阿匹斯的那头牛据说在怀孕时要受月光的照耀。[②]

对生存［Tivœrelse］之不幸最好的展示，在于它要通过对其荣耀的思考而获得。

【29】大多数人如此紧紧追逐快乐，以至正好越过了它。他们就像在城堡中守卫着被绑架的公主的小矮人一样。有一天，他在睡午觉。等他一小时后醒来，她已不见了。他赶紧穿上一步跨七里格的靴子；[③] 他跨了一步就远远超过了她。

---

① 【译按】阿匹斯是古代埃及的神牛，希腊人称为厄帕福斯。

② 参见 Paul Friedrich A. Nitsch，《新神话词典》（*neues mythologisches Wörterbuch*，Ⅰ－Ⅱ，rev. Friedrich Gotthilf Klopfer，Leipzig，Sorau：1821），卷 1，页 238。

③ 【译按】出自北欧童话。一里格的长度约为三英里；七里格为 21 英里，约合 33 公里。

我的灵魂如此沉重，以至再也没有思想能够支撑它了，再也没有翅膀的拍击可以把它托举上苍天。如果它被移动，也只是沿地面擦过，正像鸟儿在雷暴雨袭来时低飞一样。在我的内在之上笼罩着一层重压，一层焦虑，这预示着一场地震。①

生活是多么空虚、多么没有意义啊。——我们埋葬了一个人；我们陪伴着他走向坟墓，在他身上撒上三铲土；我们乘坐一辆马车出去，乘坐一辆马车回家；我们在这一想法中寻求安慰：我们前面有很长一段生活。但是，有十年的七倍那么长吗？为什么不马上把它全算出来，为什么不在那儿呆到结束，一直走下去到坟墓，吸引众人注意那些把最后三铲土撒到刚死者身上的人，最后活着的不幸将降临到他们身上？

女孩儿们对我没有吸引力。她们的美转眼即逝，像一场逝去的梦，像已过去的昨天。② 她们的忠诚——是的，她们的忠诚！她们或者不忠诚——这不再使我关心——她们或者忠诚。倘若我发现了这样一个人，那么从她作为一个稀罕者的观点看，她对我有吸引力；但从长期的观点看，她对我却没有吸引力，这既是由于她将继续保持忠诚，而那时我将成为自己对体验的渴望的牺牲品，因为我不得不容忍她，这也是由于她的背离之时将来临，而那时我所拥有的却是同样的老故事。③

不幸的命运啊！你徒劳地把你那张像老娼妇一样满是皱纹的脸打扮得漂亮，你徒劳地敲响你那愚人的钟声。你使我厌烦；它也还是一样，an idem per idem［同样复同样］。【30】毫无变化，

---

① 有关以上一节，参见《增补》，页 517（《论文》卷 3 – B179：24）。

② 参见《旧约·诗篇》90：4。

③ 有关以上一节，参见《增补》，页 517（《论文》卷 3 – B179：26）。

总是改头换面地重复。得啦，睡觉，死去；你没有许诺什么，你掌握着一切。①

那两首熟悉的小提琴曲！那两首熟悉的小提琴曲此刻正从那街上传出来。我似乎丧失了理智。出于对莫扎特（Mozart）音乐的热爱，我的两耳已失聪了吗？这是诸神给予不幸的我的回报吗？我像个乞丐一样坐在寺庙门口，② 倾听两耳自己演奏它们所听的吗？只有这两首小提琴曲，因为此刻我再也听不见什么。正像在那不朽的“序曲”③ 中一样，它们从赞美诗的调子中突然爆发出来，因此它们在这里以全部令人惊异的展示将自身与街头的噪音和喧哗区分开来。——它一定就在附近，因为现在我听见了轻轻的舞曲。——于是我把这种欢乐归功于你们，你们两位不幸的艺术家。——其中的一位大概十七岁，穿一件缀有骨质大纽扣的卡尔梅克外套。他将小提琴紧紧夹在下腭之下；帽子往下拉到了眼部。他的一只手藏在一只无指手套中，指头被冻得紫红。另一位年长一些，穿一件绳绒线外套。两人都是盲人。一个小女孩儿站在他们前面，大概是为他们领路的，双手插进围巾里。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聚拢来，几个崇拜这些美妙音乐的人——一个带着邮包的邮递员，一个小男孩，一个女仆，两个码头工人。上等马车发出噪音驶过；两轮运货马车和四轮运货马车的噪音压过了乐曲，乐曲零散地出现了一会儿。他们两位不幸的艺术家，你们知道这些曲子将整个世界的辉煌荣耀隐藏在了它们自身之中吗？它并不像一个聚会的所在吗？④

---

① 有关以上一节，参见《增补》，页518（《论文》卷3-B179：30，32）。

② 参见《新约·使徒行传》3：2。

③ 参见本书页125-128。

④ 有关以上一节，参见《增补》，页518-519（《论文》卷3-B179：34）。

•• 在一家剧院，碰巧后台起火了。小丑出来对观众讲话。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笑话，并鼓起掌来。他又告诉他们，他们依然欢闹不止。我想，这是世界将被毁灭的方式——在才子们和小丑们普遍的欢闹声之中，谁相信这全然是个玩笑。

【31】如果稍有区别的话，这种生活的意义何在？如果人们被划分成两大等，那么也许可以说一等为了活着而劳作，另一等则没有这种需求。但为了活着而劳作肯定不可能是生活的意义所在，因为它的确是一个矛盾：条件的不断产生应当成为这一意义问题的答案，即条件取决于它们的产生。其余人的生活除了消耗条件外，一般而言也是毫无意义的。说生活的意义是要死亡，看来也会成为一个矛盾。

•• 真正的享乐并不存在于所享乐的东西之中，而存在于观念之中。如果在我的侍役中有一位恭顺的神灵，在我要一杯水时，他会给我拿来世上最昂贵的葡萄酒，经过了美妙的调和，盛在一只酒杯中，那么我将把他打发走，直到他懂得享乐并不存在于我所享乐的东西里，而在于以我自己的方式获得享乐。

因此，我不是我生活的主人。我是一根线，要被编织进生活的白布中！好吧，即使我不能纺织，我还是能掐断那条线。

一切都将在宁静中获得，在缄默中变得神圣。这不仅对于普赛克（Psyche）[①] 怀着的孩子而言是千真万确的——那孩子的未来取决于她的缄默。

---

① 【译按】普赛克是希腊神话中以少女形象出现的人类灵魂的化身，通常被描绘为蝴蝶或有蝴蝶翅膀的少女形象。

如果你沉默不语，便有了神圣之子——
如果你泄露了秘密，就成为人。[①]

我似乎注定得遍历[②]各种可能的情绪的痛苦，被要求具备各种痛苦的体验。我每次处在大海之外时，就像一个应当学习游泳的孩子。我尖叫着（我从希腊人那里，从可以学习的纯洁的人那里学会了这样做）。大家公认，我腰间要系上游泳带，【32】但我看不出那应当把我托起的支撑。这是获得体验的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③]

相当引人注目的是，两个最令人震惊的反差提供了一种永恒的概念。如果我描绘那个不幸的记账人，他因为在账本上写下七加六等于十四而毁了一家商号，他在绝望中发疯了——如果我描绘他，不在乎别的一切，每天向他重复说，“七加六等于十四”，那么我便有了一个永恒的象征。如果我想象一位肉感的后宫美人，以她的全部魅力倚在床上，对世上的一切事情漠不关心，那么我就又有了一种永恒的象征。

哲学家们就现实性［Virkelighed］所说的话，经常就像在一

---

① Apuleius，《爱与心灵》（*Amor und Psyche*，tr. Joseph Kehrein，Giessen：1834），页 40；Amor and Psyche，tr. Ralph Mannheim，New York：Pantheon，1956），页 18：“我们将很快有子嗣，即使现在你的子宫还跟一个孩子的似的，也会怀上一个像你一样的孩子。如果你保守住秘密，那他将成为神；如果你泄露了秘密，他将成为凡人。”

② 丹麦文 gennemlide。权威的丹麦语词典 Ordbog over det danske Sprog，卷 6，页 841 说明，这个词是基尔克果杜撰的。

③ 有关以上一节，参见《增补》，页 519（《论文》卷 3 - B128）。

家旧货商店里的一块招牌上写着的“此处紧急处理”一样令人失望。① 如果一个人要带着他的衣物去熨烫平整，那么他会受骗，因为那招牌只是表明待售。②

对我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比回忆［erindre］③ 危险的了。只要我一回忆一种生存关系，那种关系就已不存在了。据说不再使心灵变得更加多情。这是非常真实的，但却是以一种纯粹富有诗意的方式变得更加多情的。在回忆中生活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完美的生活；回忆比一切现实都更加充分地使人心满意足，而且它具有任何现实都没有的一种安全可靠性。一种回忆中的生存关系早已变成了永恒，此刻没有任何暂存的影响。④

如果有人应该记日记，那么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为的是使自己的记忆力［Hukommelse］⑤ 有所恢复。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已完全忘记了使我朝这走或者朝那走的原因，这不仅考虑到了琐碎平凡的事，而且也与最关键的进程有关。如果我想起了原因，有时它可能会十分奇怪，以至我甚至无法相信它就是原因。这种怀疑在我拥有写下的可供参考的东西时将会消除。总的看来，原因是个难以理解的东西。如果我以自己的全部激情来对待它，那么它就演变【33】成了一种巨大的必要性，可以调动天和地；如果我缺乏激情，那么我就幼稚可笑地看不起

① 例如，可参见《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535（《论文》卷 3 - A179）；《书信》，第62，68，69 封信，《文集》卷 25，页 125，136，139，这是基尔克果在柏林听谢林的讲演时写下的。

② 有关以上一节，参见《增补》，页 552（《论文》卷 3 - B122：20）。

③ 关于回忆（以及回忆与记忆之间的区别），参见《人生道路的诸阶段》，《文集》卷 11。

④ 有关以上一节，参见《增补》，页 520（《论文》卷 3 - B179：46）。

⑤ 参见【32】注 81，即本页注①。

它。——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思索促使我放弃老师不当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现在想到它时，在我看来这样一个职位正是适合于我的。今天我渐渐明白了，原因恰恰在这里——我不得不认为自己完全有资格担任这个职位。如果一直干这份工作，那么我会失去一切，什么都得不到。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最好辞掉那个职位，到一家旅行剧团去谋职，因为我没有任何才能，结果也会获得一切。①

要费很多幼稚的天真才会相信在世界上呼喊尖叫很有帮助，似乎人的命运由此将会改变。接受来者，避开一切麻烦纠纷。在我的早年，当我去一家饭馆时，我会对侍者说：切块好肉，非常好的肉，牛腰肉，不要太肥。也许侍者很难听懂我说的话。也许他甚至不太可能留意我的话，我的声音更不太可能传到厨房去，影响到厨师——即便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也许在整块烤肉上也没有一点好肉。现在我再也不喊叫了。

社会努力和有关的美好的同情变得越来越普遍。在莱比锡，被人们决定要吃掉的一些老马不幸的命运引起了同情，由此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我只有一个朋友，那就是回音。为什么它是我的朋友？因为我爱自己的悲哀，回音不会把它从我这里夺走。我只有一个知己，那就是黑夜的宁静。为什么它是我的知己？因为它保持着沉默。②

根据传说，发生在巴门尼斯库斯（Parmeniscus）身上的事情，同样也在我身上发生了，他在特诺丰尼洞穴（Trophonean cave）

① 有关以上一节，参见《增补》，页520-521（《论文》卷3-B179:47）。

② 有关以上一节，参见《增补》，页521（《论文》卷3-B186）。

中丧失了笑的能力，却在提诺（Delos）岛上因【34】看见据说是勒托（Leto）女神形象的无形障碍又获得了笑的能力。[1] 在非常年轻时，我在特诺丰尼洞穴中忘记了如何笑；在成年后，当我睁眼看见现实时，然后开始了笑，而且从那时以来从未停止过笑。我发现生命的意义就是谋生度日，它的目标是一个评议员，爱情的丰富多彩的快乐是要得到一个富有的女孩儿，友谊的神圣是要在经济困难中相互帮助，智慧就是大多数人设想应当是的无论什么东西，热情就是要发表讲演，勇气就是要冒被处十元罚金的风险，热诚亲切的话语就是要在饭后说“这对你有好处哩”,[2] 虔诚就是要每年去一次圣餐会。[3] 我明白了这些，于是笑了。[4]

是什么使我受到约束?[5] 构成对芬里尔狼（the Fenris wolf）[6] 的约束的链条来自哪里？它是由在地上行走的猫爪子的噪音、女人们的胡须、峭壁的根基、熊的草地、鱼的呼吸和鸟儿的唾沫造成的。我也以相同的方式受到由忧郁的幻想、使人惊恐的梦魇、不安的思绪、恐怖的预感、莫名其妙的焦虑所形成的链条的束缚。

---

① 特诺丰尼是传说中的德尔斐（Delphi）第一座神庙的希腊建筑师；勒布拉迪亚（Lebradea）神谕的遗址，就是特诺丰尼洞穴。巴门尼斯库斯的故事是由希腊文物工作者阿特纳伊乌斯（Athenaeus）在《智者们》（*The Deipnosophists*）卷14，页614中讲述的；Athenaeus，Ⅰ－Ⅶ，tr. Charles Burton Gulick，Loeb，New York：Putnam，1927－1951，卷6，页307－309。

② 丹麦语 Velbekomme，字面意思为“这对你有好处哩”，习惯上是女主人用来回答对款待表示谢意的用语。

③ 参见【295】。

④ 有关以上一节，参见《增补》，页521（《论文》卷3－B179：51）。

⑤ 有关以下一节，参见《增补》，页521－523（《论文》卷2－A36；卷3－B179：52）。

⑥ 在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芬里尔是一头巨狼，洛基（Loki）之子，被缚住直到世界末日（世界在诸神埃西尔（Aesir）和洛基领导下的赫尔（Hel）的势力之间的冲突中最终毁灭），这时它吞没了诸神之首奥丁（Odin）。

这根链条“柔韧如丝，产生出最强有力的张力，不可能被拉断”。①

足够奇怪的是，在人生的所有时期中吸引住一个人的老是相同的东西，他总是走这么远，或者相反，向后倒退。在文法学校里，十五岁时，我写了非常文雅的文章来论证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朽，论证信仰的概念和奇迹的意义。为了我的 examen artium [学业考试],② 我写了一篇论灵魂不朽的文章，为此我得到了 prœ ceteris [杰出或特优]③ 的评语；后来我因一篇论这个问题的文章而得了奖金。谁会相信在我二十五岁时，经过这样一个坚实的、非常有前途的开端之后，竟然会达到无法就灵魂不朽的问题提出单独论证的地步。【35】从上学之日起，我特地回忆了我的一篇论灵魂不朽的文章，由于语言和内容的出色，受到了很高的奖励，并由教师大声朗读。哎呀，哎呀，哎呀！我把那篇文章扔掉很久了。多么不幸啊！我那怀疑的灵魂也许会被它俘虏，会被语言和内容所俘虏。因此，这是我对父母们、长者们和老师们的忠告——他们要负责地力促孩子们保存写于十五岁时的丹麦语作文。给予这一忠告，是我为了有益于人类所能做的唯一事情。

---

① 引文出自 Jacob Baerent Møinichen, Nordiske Folks Overtroe, Guder, Fabler og Helte, Copenhagen：1800，页 101。前面一系列用来造成链条的东西一部分根据 Møinichen，一部分根据 Nicolai Frederik Severin Grundtvig, Nordens Mythologi, Copenhagen：1832），页 518－519。基尔克果没有用 Møinichen 的“女人的哭泣”和“熊的体力”的说法，而用了“女人的胡须”和“熊的草地”的说法。Grundtvig 说他的异文 Seener as sina（Graes）或 Senegraes（quitch grass）符合罗列出“全部未知之物”的要求。

② 大学预科或高中课程结束时的学业总考或毕业考试，是进入大学的必要条件。

③ 参见《书信与文献》卷 7（基尔克果的 examen artium 的抄本），《文集》卷 25。

我也许终于达到了对真理的认识。对于拯救，肯定没有认识到。[①] 怎么办呢？人们说，在世上活着。那么，我应把自己的悲哀与世界交流，为证明一切都是那么可怜和不幸而做出更多的贡献，或许在人类生活中发现一个新的、迄今未被发现的污点[Plet]？然后我可以得到出名的难得报偿，恰如在木星上发现黑点［Pletter］的那个人一样。[②] 我还是宁可保持沉默。[③]

人类的天性是多么相同啊！一个具有天赋的小孩子经常可以向我们展示一幅生动的较大尺幅的绘画。今天小路德维格（Ludvig）确实让我感到有趣。他坐在小椅子上，怀着显而易见的快乐到处张望。后来保姆玛伦（Maren）从房间里走过。“玛伦！”他喊道。“是的，小路德维格，”她以惯常的友好态度回答说，朝他走过去。他把大脑袋略微歪向一边，用他那双大眼睛有点淘气地盯住她，接着相当冷淡地说，“不是这个玛伦，是另一个玛伦。”我们成年人怎么办呢？我们对着全世界大叫，当它以一种友好的方式接近我们时，我们却说：“不是这个玛伦。”[④]

我的生命就如永恒的黑夜。当我死去时，我能同阿喀琉斯（Achilles）说：

---

① 参见《新约·提摩太前书》2：4；本节可能暗指 J. G. Fichte，《对幸福生活或神学的说明》（*Die Anweisung zum seligen Leben*, oder auch die Religionslehre, Johann Gottlieb Fichte's sämmtliche Werke, I－XI, Berlin, Bonn：1834－1846），例如，卷5，页410－412。

② 指卡西尼（Giovanni Domenico Cassini，1625－1712），意大利天文学家，巴黎天文台的第一位天文学家。

③ 有关以上一节，参见《增补》，页523（《论文》卷3－B179：53）。

④ 有关以上一节，参见《增补》，页523－524（《论文》卷3－B179：55）。

【36】你守完了我的生命之夜。[1]

我的生活绝对毫无意义。在我细想它的各个不同时期之时，我的生活就像词典里 Schnur 这个词一样，它首先意味着一根线，其次意味着一个媳妇。它所缺乏的一切在于，Schnur 这个词第三意味着一头骆驼，第四意味着一把小笤帚。

我正像那头吕讷堡（Lüneburger）的猪一样。我的思想是一股激情。我擅长用鼻子为他人拱出地下的块菌；我自己在它们身上找不到任何乐趣。我用自己的鼻子去对付难题，我对它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把它们抛到我脑后去。[2]

我徒劳地抵抗。[3] 我的脚滑动了。我的生命却依然是一种诗意的存在。能想象出什么更糟糕的事情吗？我命中已被注定；当命运突然间向我展示我为了抵抗所做的了这样一种存在中的一个因素时，它在嘲笑我。我可以如此生动地描述希望，以至于每个怀着希望的人都将把我的描述看成是他自己的；然而它却是伪造的，因为即便在我进行描述时，我都在想着往事［Erindring］。[4]

可是，还有另一种迄今为止被忽略了的有关上帝存在的证明。它是由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骑士》32－35 行（狄摩

---

① 罗德（Hans Peter Rohde）在 Gaadefulde Stadier paa Kierkegaards Vej, Copenhagen：1974，页 85 中已经识别出这句难以理解的话是《埃斯库罗斯作品》（*Aeschylos' Werke*）中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一句话，tr. Johann Gustav Droysen，Berlin：1842，页 498。

② 有关以上一节，参见《增补》，页 524（《论文》卷 3－B123）。

③ 有关本节，参见《增补》，页 524（《论文》卷 3－B179：56；卷 4－A217）。

④ 参见《重复》，《文集》卷 6，页 131－133。

西尼［Demosthenes］和尼西亚斯［Nicias］的交谈）中一位奴隶所介绍的：[1]

> 【37】狄：它是 stat-at-ues 吗？你真的认为诸神存在，是不是？
>
> 尼：我知道它。
>
> 狄：知道它！怎么知道？
>
> 尼：我就是这样一个神所憎恶的可怜家伙。
>
> 狄：真得好好激励一下。[2]

厌烦是多么可怕——多么可怕的厌烦。我不知道什么更有力的表达法，不知道什么更真实的表达法，因为相同的东西只有依靠相同的东西来识别。倘若有一种更玄虚、更有力的表达法的话，那是因为还存在一种运动变化。我平躺着，一动不动。我看见的唯一事物是空虚，我赖以为生的唯一东西是空虚，我周旋于其中的唯一东西是空虚。我甚至忍受不了痛苦。秃鹫持续不断地啄食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的肝脏；[3] 毒汁持续不断地滴到洛基（Loki）身上；[4] 它至少是一种打扰，纵然是一成不变的打扰。痛

---

① 有关以上一节，参见《增补》，页 525（《论文》卷 4 - A218）。

② 《阿里斯托芬喜剧》（*Aristophanis Comoediae*，Ⅰ-Ⅱ，ed. Wilhelm Guilielm Dindorf，Leipzig：1830），卷 1，页 69 - 70；Aristophanes，Ⅰ-Ⅲ，tr. Benjamin Bickley Rogers，Loeb，New York：Putnam，卷 1，页 127 - 129。有关 J. G. Droysen 的阿里斯托芬的德语译本，参见《论文》卷 3 - B179：57。

③ 在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由于违反了把天火给人类的禁令，被缚在一块岩石上。一只秃鹫或鹰一天天啄食他的肝脏，他的肝脏又在夜间长好。

④ 在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洛基是恶魔的化身。他因光明之神巴尔德尔（Balder）之死而受罚，被缚在一个峭壁上。他头上悬着一条大毒蛇，蛇的毒液滴到洛基的脸上。他的妻子西格涅（Signe）在他头上举着一只碗，但当她把碗倒空了时，毒液便滴到他身上。这样一直到世界末日。

苦本身对我来说已丧失了它的新鲜感。如果把全世界的所有光荣或所有折磨都给我，那么一点也不比别的能触动我；我不会转向是获得还是回避的另一边。我正濒临死亡。[①] 什么可以使我转向呢？好吧，只要我能看见一种经受住每一严峻考验［Prøvelse］的信仰，一种忍受一切的热情，一种撼动群山的信念；[②] 只要我能意识到一种把有限和无限结合起来的观念。但是，我的灵魂恶意的怀疑毁灭了一切。我的灵魂就像死海，没有任何鸟儿能在其上飞翔；当它已到中途时，便精疲力竭地沉向死亡和毁灭。[③]

多么奇怪啊！人们对于失去和保存怀着那么模棱两可的焦虑，却紧紧抓住此生。我不时想到走出决定性的一步，这是与先前所有那些仅仅是儿童游戏的步伐相比较而言，去开始那伟大的发现航行。正像轮船启航时以鸣炮表示致敬一样，因此我也将向自己鸣炮致敬。然而。是我缺乏勇气吗？如果一块石头掉下来砸死我，那倒还是一条出路。[④]

【38】同义反复是并且依然是最高原则，思想的最高准则。[⑤]

---

① 参见《致死的痼疾》，《文集》卷 19，页 18。

② 参见《新约·马可福音》11：23。

③ 有关以上一节，参见《增补》，页 525（《论文》卷 3 - B179：58）。

④ 有关以下一节，参见《增补》，页 525 - 526（《论文》卷 3 - B179：59）。

⑤ 斯多葛派（the Stoic）的芝诺（Zeno）的老师墨伽拉的斯提尔波［Stilpo of Megara］坚持认为，普遍性概念没有任何对象，结果只有完全相同的或同义反复的命题。每个概念都只有一个特殊对象，没有任何可以运用的普遍本质。参见《增补》，页 527（《论文》卷 4 - A219）。还可参见黑格尔《逻辑学》，前揭，页 411，413，414：

A. 同一性

1. 本质是被扬弃的直接性的单一直接性。它的否定就是它的存在；它在其绝对否定之中等同于自我，另一物和相关的他物通过否

因此，难怪大多数人都运用它。它还是那么贫乏枯竭，可以很好地填满整个生活。它具有一种爱开玩笑的、机智的、有趣的形式；这是（那一类）无限的判断。[①]这种同义反复是悖论性的和先验性的。它具有严肃的、科学的、启发性的形式。公式如下：当两个

定在它本身的自我之中化为纯粹与自我的同等性。因此，本质是自我的单一同一性。

2. 这种与自我的同一性是反思的直接性。它并非那种存在或无的与自我的同一性，而是那种把自我带进整体的与自我的同一性，不是来自一个另一物的自我的回归，而是来自并就在其本身之中的纯粹的起源，即本质的同一性。

评注 2：思想的最初法则

在这条评注中，我将较详细地考察作为同一性的同一性，它通常被引证为思想的最初法则。

最初，这一以其明确的 A = A 表达出来的命题，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同义反复的表达法。因此它被正确地评论道：这一思想的法则毫无内容，毫无前途。

现在关于对同一性法则的绝对真理的另一确证，这是以经验为基础的，这一经验是就每种意识的经验而提出的要求；因为对任何人提出 A = A、树就是树这一命题，他马上就会接受，并对这个当下自证、不要求进一步确证或证明的命题感到满意。

① 参见 Niels Treschow, Almindelig Logik, Copenhagen: 1813, 页 157 – 159; 黑格尔《逻辑学》卷 2，前揭，页 641 – 643:

(C) 无限判断……

无限判断的实证要素，否定之否定的实证要素，是对其自身之中的个性的反映，凭此它头一次被断定为一种限定的限定。根据这种看法，判断的表达法是：个性就是个性。在对存在的判断中，主体显现为直接的个体，结果却只是某种一般性的东西。正是通过否定的和无限的判断的调解，它才初次被推断为个体。

个体以此被推断为在其属性中延续自身，这也与它是同一的，普遍性不再显现为直接的，而是确定的名词的包含力。实证的无限判断同样提出：普遍性是普遍的，照此同样被推断为返回到它本身。

量在大小上与一个量相等，与第三个量相同，那么它们的大小全都相等。[①] 这是一个量的结论。这种同义反复在乐队指挥台上和布道坛上尤其有用，人在那上面必须说很多话。[②]

我的身体不合比例在于我的两条前腿太短。就像来自新荷兰(New Holland) 的野兔[③]一样，我有非常短的前腿，却有非常长的后腿。通常，我十分平静地坐着；如果我要开始行动，那就是惊人的跳跃，使敏感的亲属和友谊关系将我系之于的所有那些人感到恐怖。[④]

或此或彼[⑤]
一场欣喜若狂的讲演

结婚，你将为之后悔。不结婚，你也将为之后悔。结婚或不

---

① 参见黑格尔《逻辑学》卷2，前揭，页679：

> 作为这种直率抽象的直接结果，我们当然获得了三段论式的一个第四格，即无关的三段论式 u-u-u 的第四格，它是从名词的性质差异中抽象出来的，结果由于它的限定只具有表面的统一，即它们的等同。
>
> (d) 第四格：u-u-u，或数学三段式
>
> 数学三段式提出：如果两个东西或既定与第三个相等，那么它们就彼此相等。在这里，内在的关系或者名词的小前提被取消了。

② 有关以下一节，参见《增补》，页526－527(《论文》卷4－A219)。

③ 澳大利亚的大袋鼠。

④ 有关以下一节，参见《增补》，页527(《论文》卷2－A510)。

⑤ 有关书名和以下一节，参见《增补》，页527－529(《论文》卷3－B179：27，62，63，A117；卷4A220)。

结婚，你还是将为之后悔。① 无论你结婚还是不结婚，你都将为之后悔。嘲笑世界的愚蠢行为，你将为之后悔；为它们而悲叹，你也将为之后悔。嘲笑世界的愚蠢行为或为之悲叹，你都将为之后悔。无论你嘲笑世界的愚蠢行为还是为之悲叹，你都将为之后悔。信任一位女孩儿，你将为之后悔。不信任她，你也将为之后悔。信任一位女孩儿或者不信任她，你都将为之后悔。自己上吊，你将为之后悔。不让自己上吊，你也将为之后悔。自己上吊或不让自己上吊，你都将为之后悔。无论你自己上吊还是不让自己上吊，你【39】都将为之后悔。

先生们，这是全部生活智慧的精髓所在。正如斯宾诺莎（Spinoza）所说，这不只是我 aeterno modo [怀着不朽的心情] 去考虑一切的孤立的时刻，②而是我不断地 aeterno modo。很多人在

---

① 参见 Diogenes Laertius，《哲人传》，前揭，页 163：“有人问他（苏格拉底）是否要结婚，得到的回答是：‘无论怎样做，你都将后悔。’”参见《增补》，页 529（《论文》卷 3 - A113；卷 4 - A220）；《诸阶段》，《文集》卷 11。

② 参见 Benedict (Baruch) Spinoza，《伦理学》(*Ethics*) 卷 5，命题 36，40；ed. August Gfroerer, Opera philosophica omnia, Stuttgart: 1830，页 427，429；The Chief Works of Benedict de Spinoza，Ⅰ－Ⅱ，tr. R. H. M. Elwes，London: Bell，1912，卷 2，页 264－265，268：

> 命题 36。心灵对上帝的理智的爱在于：这种对上帝的爱靠了上帝爱他自己，并非就他是无限的而言，而是就可以通过与永恒形式有关的人类心灵的本质来解释他而言的；换言之，心灵对上帝的理智的爱，是上帝用以爱他自己的无限的爱的一部分。
>
> 命题 40。按每样事物所具有的较完美程度而有所不同，因而它较为主动，较少被动；反过来，按它所具有的较主动的程序，因而它更完美。
>
> 证明——在每一事物较完美的情况下，它拥有更多现实性，而且，在结果上，它达到了较主动、较少被动的程序。这个证明可以

做了一件或另一件他们把这些对立方面结合起来或进行调和的事之后，也相信这一点。但是，这是一种误解，因为真正的永恒并不在或此或彼的背后，而在它前面。因而它们的永恒也将是一种痛苦的暂时结果，因为它们将具有一种靠其生存的双重悔恨。我的智慧很容易把握，因为我只有一个准则，甚至这对我来说也不是出发点。必须区分这里所提到的或此或彼中后起的辩证法和永恒的辩证法。

因此，当我说我的准则对我来说并非出发点时，这并不含有相反的出发点，而只是对我的准则的否定性表述，即通过它，准则在与成为出发点或不成为出发点的对比中领悟了它自身。我的准则对我来说不是出发点，因为如果我把它作为出发点的话，我会为此后悔，而如果我不把它作为出发点的话，我也会为之后悔。如果我的这个或那个可敬的听众认为我所说的是指任何事物的话，那么他只是证明了他毫无哲学头脑。如果他认为在所说的话中有什么动机的话，这也表明了相同的情况。

然而，就那些能够领会我的意思的听众而言，虽然我并未动摇，但我现在将阐明那永恒的真理，这种哲学凭借它而成为自我

反过来，因而证明，在一个事物较为主动的情况下，它因此更完美。

推论——因此接下来，具有持久性的那部分思想，或大或小，都比其他思想更完美。因为永恒的那部分思想是可以理解的，据说我们只有通过它才会有行动；我们已表明了要消亡的那部分是想象，据说我们通过它只会变消极；所以，前者，或大或小，比后者较完美。

注释——这样一些学说是我打算就思想所进行的阐述，并未考虑到与身体的关系；由此，也像在第一处和其他地方一样，很明显的是，我们的思想，就其可理解的而言，是思维的一种永恒的样式，它是由思维的另一种永恒的样式决定的，这另一种又是由第三种决定的，如此直到无限；这样，全部合在一起，马上就构成了上帝永恒的、无限的智慧。

包容的，不承认任何更高的东西。那就是，如果我让自己的准则成为出发点的话，那么我就无法停下来，因为我不停下来的话，我将为之后悔，而如果我停下来的话，我也将为之后悔等等。但是，如果我从不开始，那么我可能老是停着，因为我的永恒的开端就是我的永恒的停止。经验表明，对哲学来说，开始完全不难。完全不难。事实上，它从无开始，① 因而可能总在开始。然而，

---

① 参见黑格尔《逻辑学》卷1，前揭，页67，70，72，73：

科学必须从哪里开始？

只有到了近代，思想家们才意识到了在哲学中寻找一个起点的困难，人们对这个困难的原因和解决的可能性已作了大量讨论。哲学所由开始的，一定或是间接的，或是直接的，而且很容易表明它可能既不是这一个，又不是那一个。因此，两种开始的方式都遭到了反驳。

但是，如果不造成任何先决条件，开端本身被直接接受，那么它唯一的确定性就在于它将照此成为逻辑的开端，思想的开端。这里所提出的一切完全成了解答，它也可以被看作是任意的，我们打算照此来考虑思想。因此，开端必须是**绝对的**，或者在这里是同义的，是**抽象的开端**；**所以不会以什么为先决条件**，不必以什么来调解，也不必有一个基础；相反，它要成为它本身即是整个科学的基础。结果，它必须是一种纯粹、单一的直接性，或者确切地说，只是直接性本身。

如果它不是这种纯粹的不确定性，如果它是确定的，那么它就会被当成某种间接的东西，某种已经向前推进了一个阶段的东西：确定性的东西暗示了相对于第一的另一个。因此，它存在于开端的真正性质之中，那开端一定是存在，而不是别的什么。因此，要进入到哲学中，不需要任何别的准备工作，不需要进一步的反思或联结点。

但是，迄今为止被当作开端的*存在*的确定性，也可能被忽略，这样，唯一的要求将是造成一个纯粹的开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有**开端本身**，它仍然要被看成是实际存在的样子……

哲学和哲学家要停下来始终都很难。我也要避免这样的困难，因为如果有人认为现在处于停止状态的我实际上停止了，那么他就证明他不具有思辨的理解。问题是我现在没有停止，【40】但当我开始时我就停止了。所以，我的哲学具有简洁、无可辩驳的有利特点，因为要是有人向我提出质疑，那么我敢说我有权宣布他疯了。于是，那哲学家仍然是 aeterno modo，如同神圣的辛提尼斯（Sintenis）一样，没有为永恒而活着的理想的特殊时光。①

我为什么没有生在尼波德尔（Nyboder），②我为什么没有在婴儿时夭折？然后，我父亲会亲自把我放进一口小小的棺材里，在一个星期天早晨把我夹在他的胳膊下，带到坟墓去，亲自把泥土撒到棺材上，用低沉的嗓音说了几句只有他才能懂得的话。③惟有在幸福的昔日，人们才可能有婴儿们在天堂里哭泣的观念，因为他们那么早就夭折了。④

到目前为止，什么都没有，有的是要成为某种东西。开端不是纯粹的无，而是一个要从其开始的无；因此，存在也包含在了开端中。因此，开端包含了存在和无两者，是存在和无的统一；或者说，同时是存在的不存在，同时是不存在的存在。

① 参见 Chrirtian F. Sintenis，《永恒的时刻》（*Stunden für die Ewigkeit gelebt*，Berlin：1791－1792）；Timer levede for Evigkeden，Copenhagen：1795。

② 18世纪早期克里斯蒂安四世（Christian Ⅳ，译按：挪威和丹麦的国王）修建的一系列成排的房屋，当作在皇家海军中服役者家属的住宅。1817年，该地的一所孤儿院被大火焚毁。

③ 有关以下一节，参见《增补》，页529（《论文》卷3－B179：64）。

④ 参见 Virgil，《埃涅阿斯纪》（*Aeneid*，卷6，页424－429；《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Virgils AEneide*，Ⅰ－Ⅱ，tr. Johan H. Schønheyder，Copenhagen：1812，卷1，页274；《维吉尔》（*Virgil*，Ⅰ－Ⅱ，tr. H. Rushton Fairclough，Loeb，New York：1918－1920），卷1，页535－537："看门人睡死了，埃涅阿斯到了入口，迅速离开没有人从那里返回的那条河的河岸。

我从未有过欢乐，然而看来欢乐似乎始终是我永恒的同伴，欢乐轻快活泼的神灵似乎在我四周起舞，其他人看不见，我却能看见，它们的两眼放射出快乐的光芒。[①]然后，当我走过人们时，像一个神那样逍遥自在，他们为我的好运而妒忌我，我笑了，因为我藐视人们，我在进行报复。我从不希望使任何人受屈，但我总是显得使人受屈，似乎接近我的人都是有错的和有害的。后来，当我听说其他人因为诚信和正直而受褒奖时，我笑了，因为我鄙视人们，我在进行报复。我的心灵从未对任何人变得无动于衷，但我总是显得无动于衷，尤其是我被最深深地触动时，我的心灵似乎就封闭了，与每一种情感不相容。后来，当我听见其他人因为他们的好心肠而受称赞时，看见他们因深沉丰富的感情而被爱戴时，我笑了，因为我看不起人们，我在进行报复。当我看见自己因为冷漠和无情而被诅咒、被厌恶、被憎恨时，我笑了，这时我的怒火得到了满足。问题在于，善良的人们似乎真的要冤枉我，真的要使我受屈——是的，那么我将失败。

【41】我的不幸是这样的：一个死亡天使始终都在我身旁走着，那不是我所选择的、撒下血标记他要经过的那些门[②]——不，那恰恰是他所进入的他们的门——因为惟有回忆的爱是幸福的。[③]

酒再也不能使我的心快慰；一点儿酒就使我悲哀——相当悲哀，沮丧。我的灵魂呆滞懒散。我徒劳地用欲望的马刺猛刺进它的一侧，它精疲力竭，再也无法让它自己在高贵的跳跃中腾起。

马上听见了声音和哭诉的伤心事——婴儿们的灵魂在哭泣，在可爱生灵的门槛处，他们沾不上边，从乳房上被夺走，黑暗的日子把他们扫除了，投入到悲痛的死亡之中。”

① 有关本节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530（《论文》卷2-A649；卷3-B179：66）。

② 参见《旧约·出埃及记》12：22-23。

③ 有关以上一节，参见《增补》，页530（《论文》卷3-B179：67）。

我已丧失了全部幻觉。我徒劳地寻求在欢乐的无限中放纵自己。它无法使我振作，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无法使我自己振作。从前，当它只是召唤时，我就振奋、焕发、精神饱满、高兴。当我骑马慢慢穿过森林时，似乎就像在飞。现在，当这匹马浑身是汗、几乎就要倒下时，在我看来无法从那个地点挪动。我孤零零的，因为我始终——不是被人所抛弃，如果那样的话倒不使我痛苦，而是被幸福的欢乐神灵所抛弃，他们大批地聚集在我周围，他们到处都遇上相识的人，到处都向我表明机会。正像一个醉了的人在他周围聚集起一群嬉闹的年轻人一样。因而他们聚集在我周围，欢乐的小精灵们，我的微笑是为他们准备的。我的灵魂丧失了可能性。

如果我要指望什么的话，不会指望财富或权力，而会指望激情的可能性；指望眼睛，永远年轻，永远热情，它到处都看见可能性。愉快令人失望；可能性不会使人失望。有什么酒如此活泼、如此芳香、如此令人陶醉！

太阳光到达不了的地方，音乐仍能到达。我的住所黑暗阴郁，一道高墙实际上把白天的光线挡在了外面。一定是在隔壁院子里，非常有可能是个流浪音乐家。那是什么乐器？是一支芦笛吗？……我听见了什么——《唐·乔万尼》中的小步舞曲。那么，带我走吧，你这丰富有力的乐曲，去那女孩儿们的圈子中，去那舞蹈的快乐之处。——药剂师捣碎了研钵，女仆擦净水壶，马夫梳刷马儿，在大鹅卵石上敲打马梳。① 【42】这些乐曲只是给我的，它们仅仅是在召唤我。哦，谢谢你，无论你是何人！谢谢你！我的灵魂因为快乐而如此丰富，如此亲切，如此沉醉！

大马哈鱼本身是非常美味可口的食物，但是对健康却非常有害，因为它难于消化。由于这个原因，一旦在大量捕捞大马哈鱼时，汉堡警方就会命令每个家庭的主人至多每个星期给其

---

① 参见《增补》，页 530 – 531（《论文》卷 1 – A169）。

仆人们一次大马哈鱼。大概对于多愁善感也应当有一个相似的警方通告。

我的悲哀是我的豪华城堡，它像一个鹰巢一样位于云端中的高高的山巅之上。没有任何人能借风暴夺取它。我从那里向现实突击，攫取我的战利品，但我却不在那儿驻守。我把自己的战利品带回家，这件战利品是一幅画，我把它织进了城堡里的那块挂毯。然后我像个早已死去的人一样活着。我所体验过的一切，是我沉浸在忘却的洗礼中，直到回忆永恒。一切短暂的、偶然的东西被忘却、被抹掉。我坐着，像个头发灰白的老人，沉思着，用柔和的声音解释那些画，声音近乎耳语，我身旁坐着个孩子，聆听着，虽然在我讲述之前他便想起了一切。①

阳光正明媚而美丽地照进我的房间。隔壁房间的窗户开着。外边街上一切都静悄悄的。时间是星期天下午。我清晰地听见一只云雀在隔壁一个院子里的窗户外边鸣啭，那窗户外面住着一位漂亮的女孩儿。在一条很远的街上，我听见一个男子在叫着“卖虾啊”。空气是那么暖和，然而整个城市就像被遗弃了一样。——接着，我想起了我的青年时代和我的初恋——那时我心里充满了渴望；现在我只渴望最初的渴望。青春是什么？一场梦。爱情是什么？那场梦的内容。

某种奇迹般的东西在我身上出现了。我被放逐到了七重天上。诸神齐聚端坐在那儿。【43】由于一项特许，我被恩准可以许一个愿。“你想要什么？”墨丘利（Mercury）② 问道，“你要青春、美丽、权力、长寿、最美的女孩儿，还是要我们的财宝箱中的一件珍宝？挑选吧——但只能选一件。”我为难了一会儿；后来我向诸神宣布说：我尊敬的同代人，我选择一样东西——即我要让笑声始终在我一边。没有哪个神说一句话，相反，他们全部开始大笑。

---

① 有关以上一节，参见《增补》，页 531（《论文》卷 3 - B179：70）。

② 【译按】墨丘利，罗马神话中为众神传信并掌管商业、道路等的神。

我据此断定，我的愿望得到了允许，并看出了诸神懂得如何以高雅的趣味来表现自己，因为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同意你的愿望”，确实是很不恰当的。①

① 参见《增补》，页505（《论文》卷4-A216）。

直觉情欲的诸阶段
或情欲音乐喜剧的诸阶段[1]

① 参见《增补》，页 531 - 532（《论文》卷 4 - A222，223）。

无意义的引言

【47】从我的灵魂最初被莫扎特的音乐所震撼并在赞美中俯首帖耳之时起，对我来说，思考希腊的世界观，把世界称为 xбσμoξ［宇宙］的方式，已成了我所偏爱和喜欢的工作；因为世界本身显现为一个组织得很好的整体，一个精神作用于它并通过它起作用的第一流的、明朗的装饰品，思考快乐观让其本身在事物的更高秩序中、在理想世界中重复的方式，思考普遍智慧极为奇妙地把阿克塞尔（Axel）与瓦尔博格（Valborg）、① 荷马（Homer）与特洛伊战争、拉斐尔（Raphael）与天主教、莫扎特与唐璜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有一种无足轻重的怀疑，它似乎包含了引人注目的治愈力。② 它认为，这样一种联系是偶然的，从中见不到别的东西，只有生活游戏中各种力量的非常侥幸的结合。它认为，恋人们彼此相遇是偶然的，他们彼此相爱是偶然的。正像他有可能与上百个别的女孩儿在一起快乐一样，他也有可能爱上上百个女孩儿。它认为，许多生活过的诗人都有可能像荷马一样流芳百世，只要那辉煌的题材不是被他接了过去；只要机会出现，许多作曲家都有可能像莫扎特一样不朽。这一智慧包含了许多对于一切平庸之辈的慰藉和安慰之物，他们因此在一种自欺的立场上来看自己，来看志趣相投的人们，以为他们并非像优越之人一样变优越，因为就命运而言，这是一种误证，就世界而言是个错误。这导致了一种非常实用的乐观主义。但是，它当然与每个【48】品格高尚的人、每个贵族不一致，对他们来说，用这样一种可鄙的方式来拯救自己，与通过对伟大的沉思而使自己专注，并不同样重要；

---

① 参见 Adam Gottlob Oehlenschläger, Axelog Valborg (1808), Oehlenschlägers Tragφdier, Ⅰ－Ⅹ, Copenhagen: 1841－1844, 卷 5, 页 3－111。

② 有关本句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 532（《论文》卷 3－B172：1）。

但看见把它们联结成一体，却使他的灵魂欣悦，有一种神圣的欢乐。这是运气好，不是偶然的意义，因而要以两个因素为先决条件，而偶然在于命运未连接起来的介入。这是历史中的好运气，是历史力量非凡的相互影响，是历史时代的欢乐时期。偶然只有一个因素：在特洛伊战争史上，荷马获得了可以想象到的最非凡的史诗题材，这是偶然。好运气有两个因素：这种最非凡的史诗题材到了荷马手中，这是运气。在这里，重点在荷马身上和在题材之上是一样的。在这里，我们把充满于每一作品中的深刻和谐称为经典。对于莫扎特也是如此：庄严的音乐主题（在较深刻意义上）被赋予——莫扎特，也许是运气。

就他的《唐·乔万尼》① 而言，莫扎特把不那么不朽的两组人，把他们的姓名和他们的作品结合起来，而时间没有忘却，因为永恒回想起了它们。虽然那没有关系，曾经是一体，无论是最高等的，还是最低等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同等的——因为所有人在等级的划分上是无限的，虽然在这里争论第一流和最末等与争论坚信日在教堂中分派的位置一样是很孩子气的，但我还是太孩子气，或者更正确地说，我像个年轻女孩儿一样迷恋莫扎特，我必须把他划入第一等之中，无论这要付出什么代价。我将去教堂执事、牧师、教长、主教和全体教会人员那里，我将恳求和哀求他们同意我的请求，我将在同一件事上向全体会众挑战，如果我的请求不被听取，我的孩子气的希望没有实现，那么我就将退出教会，那么我将使自己脱离它的思维方式，那么我将

① 唐·璜·特诺里奥（Don Juan Tenorio）是14世纪西班牙的浪子，在莫利纳（Molina）、莫里哀（Molière）、高乃依（Corneille）和哥尔多尼（Goldoni）的戏剧中，在格吕克（Glück）的芭蕾舞中，在莫扎特的歌剧中，他成了一个传奇人物和领袖人物。意大利语的“唐·乔万尼”这一名称在莫扎特的歌剧中被用作剧名和主角名。歌剧文学脚本的丹麦文译本（据莫里哀的本子）由克鲁塞（Laurids Kruse）译（哥本哈根：1807），使用的标题是《唐璜》。

建立一个宗派，它不仅把莫扎特放在第一等中，而且只有莫扎特而没有别的人。我将恳求莫扎特原谅我：他的音乐没有激励我去完成伟业，却使我成了个傻瓜，由于他，【49】我丧失了我所拥有的小孩意识，现在在宁静之中，悲哀常常穿越时间哼哼着一些我不明白的东西，像个幽灵日夜在我无法进入的某个东西周围徘徊。① 不朽的莫扎特！我把一切都归之于你——把我丧失了思想、我的灵魂受到震撼、我存在的核心受到恐吓都归之于你——我把要是没有遇上某种可以震撼我的东西就不能经历生活归之于你。我感谢你，因为如果没有爱过，即使我的爱情是不幸的，我也不会死去。因而，不足为怪的是，我对于颂扬他比对于我自己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要有热情得多，对于他的不朽比对我自己的存在[Tilvær] 要热情得多。真的，倘若他被夺走，倘若他的名字被抹掉，那么这将毁掉一根支柱，这支柱到现在对我来说尚未使一切化为无边的混乱，尚未使一切化为可怕的虚无。

然而，我肯定不必惧怕哪个时代会否认他在诸神的王国中拥有一席之地，但对于人们发现我坚持认为他拥有第一流的地位很孩子气这一点，我却必须有所准备。虽然我绝不打算对我的孩子气感到羞愧，虽然对我来说那始终比任何详尽无遗的考虑更有意义和价值，这恰恰是因为它不详尽，但我仍将尽力通过思考的方式来展示他的合法权利。

在一部经典作品中，好运气——它使作品成为经典和不朽——是两种力量的绝对联系物。这种联系是如此绝对，以至后来反思的时代将无法把它分离开——哪怕是在思想之中，因为它的结合是非常内在的，没有冒着引起误解或促成误解的危险。例如，如果说正是由于荷马的好运气才使他获得了最独特的史诗题材的话，那么这就可能使人忘却我们总是通过荷马的概念才拥有了这种史诗题材，而事实上这种显得最完美的史诗题材只有在因荷马

① 有关以下一句，参见《增补》，页532（《论文》卷4－A224）。

而变质，并通过变质后，才使我们明白。不过，如果渗透在这题材中的荷马的诗作被突出出来的话，那么人们就会冒险忘却决不会变成【50】那种样子——只要荷马渗透到其中的观念不是它自身的观念，只要形式不是题材本身的形式。诗人对他的题材有所希望，但如他们所说，希望并非艺术；这是完全正确的，完全适用于毫无力量的诗人之希望的主人。不过，恰当地希望却是一种伟大的艺术，或者更正确地说，它是一种才能。这种才能是不可说明的和神秘的，正如魔杖［Φnskeqvist］一样，它从来没有希望［φnske］的意图，只为了它所希望的东西而存在。因此，希望具有比它通常所具有的远为深刻得多的意义；真的，对于抽象的理性来说，它显得荒谬可笑，因为它在与不在之物的联系中来思考希望，而不是在与在之物的联系中来思考希望。

有个美学家的派别，由于强调形式的意义，对于引起正好相反的理解并非没有过错。① 我经常得到的印象是：这些美学家像是理所当然地依附黑格尔（Hegel）哲学一样，因为对黑格尔的一般认识和他的专门美学知识保证了他极其强调题材的重要性——尤其是与审美有关的题材。② 不过，这两方面在本质上属于一体，

---

① 例如 Christian H. Weisse 的《美的观念中的美学体系》（*Systen der Aesthetik von der Idee der Schönteit*，Ⅰ－Ⅱ，，teitn der Aesthetik von der Idee der SchLeipzig：1830）。

② 参见黑格尔《美学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Aesthetik*，Ⅰ），前揭，《艺术哲学》（*The Philosophy of Fine Art*，Ⅰ－Ⅳ，tr. V. A. 第一版，1835－1838；基尔克果有这个版本），tr. F. P. B. Osmaston，London：Bell，1920，卷1，页103－105：

（a）首先，理念本身仍然涉及不完美的定义和模糊性，或有错误的、不真实的确定性，当它具备了艺术的形式时，艺术创造便起源于理念。它并不如理念要求它自身所拥有的那种个别性那么不确定。它的抽象性和片面性使它的客观呈现仍然是不完美的和偶然的。结果，艺术的这第一种类型只是对造型的追求，而不是对真正

单独观察就足以表明这一点，因为不这样的话这种现象就无法解释。一般来说，它是一件或一组标明古典诗人、艺术家等人特殊个性的艺术品。相同的个性也许会创造许多不同的东西，但却无法与之相比。例如，荷马也写过 Batrachom yomachia,[①]但并未因此而成为一位经典作家，也未因此而不朽。说这是由于主题不重要，是愚蠢的，因为经典在于布局和比例的协调。如果说不管是什么造成了一部经典作品，经典都只在于创造性的个性的话，那么他所创造的一切都必定是经典，在道理上有点类似蜜蜂总是要建造某种蜂房一样，尽管前者的层次更高。回答说那是由于他在这一个上比在那一个上更幸运，确实是什么都没有说。首先，这只不过是生活中极其常见的、享有被认为是一种答案的荣誉的、极好的【51】同义反复；其次，作为一种答案，它从属于一种相对性，

的表现力的追求。理念在它本身之中尚未找到造型的原则，因而依然还是纯粹地寻找它的努力。我们可以用一般的术语把这种形式描述为艺术的象征类型……

(b) 在艺术的第二种类型中，我们建议把它叫做“古典的”，象征艺术的双重缺点被消除了。这时，象征的造型是不完美的，因为，第一，理念在这里仅仅以抽象的确定性或不确定性进入到意识之中；其次，意义与具体化的结合事实上始终都只可能是有缺陷的，因而在整体上也是抽象的。古典的艺术类型解决了这两种困难。实际上，它是理念在外形上的自由的、充分的具体化，按照外形的纯理论的概念，它特别适合于理念本身。结果理念能在与之自由、完全的协调之中结合起来。由于这个原因，古典型艺术首先呈现给我们的是整个理念的创造和显现，是确立与已实现了的事实相同的东西。

① 《蛙鼠之战》(*The Battle of the Frogs and the Mice*)，一部被认为是荷马所作的伪史诗。基尔克果大概是通过与莫勒（Poul Martin Møller）的谈话知道这部作品的，莫勒是他所喜欢的大学教授，曾把该作品译成丹麦文。参见 Efteladte Skrifter，Ⅰ－Ⅵ，2ed.，Copenhagen：1848，卷 1，页 254－264。第一版中没有这一节（哥本哈根：1839－1843）。

而与问题无关。它无助于对题材和形式间关系的理解，充其量只能考虑问题是否只与构成活动有关。

莫扎特的情况也一样，他的作品中只有一部使他成为经典作曲家，使他绝对不朽。这部作品就是《唐·乔万尼》。他所创作的其他作品可能讨人喜欢，使人高兴，能引起我们赞美，使心灵丰富，使耳朵满足，使内心高兴；但把一切匆匆拼凑起来，使它们全都变得同样伟大，对他和他的不朽毫无帮助。《唐·乔万尼》是他的接纳作。① 他以《唐·乔万尼》进入了那种并非外在于时间、而是在时间之内的永恒，这种永恒并未以任何帷幕遮住人们的眼睛，进入它之中并非一劳永逸地接受了不朽，而是持续不断地接受，因此一代人过去了，把他们凝视的目光对准不朽，在注视不朽中感到幸福，走向坟墓，而下一代人接着经过，在注视它们中使之理想化。莫扎特以他的《唐·乔万尼》进入了那些不朽者的行列，进入了那些明显被理想化了的人的行列，没有任何阴云能把他从人们眼中夺走；② 他以《唐·乔万尼》卓立于他们之中。如我以上所说，我将力图证实这一最新的断言。

如前面提及过的，一切经典作品处在同等高的地位，因为每件作品都位于无限高处。结果，倘若有人还是想把某种秩序引进这个系列中去的话，那么就有理由坚持认为这是不可能以任何实质性东西为基础的，因为这将意味着存在一种实质性差别，并接着意味着“经典”这个词是对它们全体的错误的指称。如果以题材不同的性质作为分级的基础的话，那么人们马上就会陷入一种误解之中，这将在更大范围内以取消整个经典的概念而告终。题材是一种实质性要素，因而它是一个因素，但它不是绝对，因为它仅仅是一个要素。可以指出，【52】从某种意义上说，某些经典

① 这是一个用来表明一位画家具备为艺术学会接收为其成员的素质的绘画作品的术语。

② 参见《新约·使徒行传》1：9。

作品没有题材，不过，在有些经典作品中，题材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前者是在建筑、雕塑、音乐、绘画——尤其是前三类，甚至也在绘画中被我们赞美为经典作品的情形，就存在题材问题而言，它几乎只是偶尔才具有重要性。第二种是诗的真实，这个词要在其最宽泛的意义上去理解，即表示一切以语言和历史意识为基础的艺术作品。这个说法就其本身而言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根据把缺乏题材或有题材看作是有利于或有损于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而作的分类而言，它却是错误的。如果从严格的意义上来理解，那么结果就将证明正好与真实意图相反的方面，正如在辩证的限制条件中作抽象运动时常见的情况一样，这里的情况是不仅言在此而意在彼，而且也言在彼；在说的并不是想要说的，而是其反面。这样，题材被当成了划分的原则。也就是说，谈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即构成活动。

然而，如果从构成活动开始并且只强调它，那么情况也一样。构成活动一方面强调差异，在某些方面强调它在创造题材过程中对于级别的创造性，而在另一些方面它又承认题材，尽管人们认为在谈的是构成活动，但人们在这里再次在实际上谈的却是题材，是在把等级当作划分题材的基础。

在这样一种分等中，构成活动和题材同样成了分界点。结果，单个方面不能被用作一个等级的基础，因为它仍然必然得无法充分地成为偶然，偶然得无法成为一个必然等级的基础。但是，这种彻底的相互渗透——它被证明了是个有理的说法，如果人们希望说得更清楚的话，那就是题材渗透在形式中，形式也渗透在【53】题材中——这种相互渗透，在经典的不朽友谊中的这种以牙还牙的关系，可以用来从一个新的方面阐明经典，以这样一种方式来限定它，使它不致变得太冗长。事实上，片面强调诗意活动的美学家们已把这一概念作了过多的限制，以至这座万神殿成了装饰，的确是过分的装饰，随着几个特别伟大的人物的彻底消失，便用一些古典的小玩意儿和小摆设来点缀一座并不复杂的冷宫，

万神殿成了一个楼顶储藏室。根据这种美学观，每一种在艺术上精致的小玩意儿都成了一件经典作品，它保证了绝对的不朽；确实，在这种戏法中，这些琐屑之物首先得到了承认。虽然其他方面的悖谬令人厌恶，但实际上最不艺术的悖谬却并不令人惊愕。不真实在于片面强调形式的活动。因此，这样一种美学观只可能延续一时，只要没有认识到时间嘲弄了它和它的经典作品。在美学领域中，这种观点是激进主义的一种形式，它已在如此众多的方面相似地将自己表现了出来；它是放纵的创造性的艺术家在同样缺乏实质的情形下放纵的表现。

不过，与其他很多努力一样，这种努力在黑格尔那里遇上了它的克星。有关黑格尔哲学的一个糟糕的事实在于，它在整体上绝没有取得重要性，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过去它似乎没有忙于把人们吓坏，却在使它适合于它本身时有了一点镇定自若，现在的时代似乎如此坚持不懈地积极驱使人们超越它。① 黑格尔恢复了题材、观念的权利，从而把那些短暂的经典作品、那些浮浅之物、那些黄昏时的蛾子撵出了古典主义拱顶的穹隆。我们的意图绝不是要否认这些作品应有的价值，而是意在警惕，以免像在其他很多方面那样，语言变得混乱，概念被削弱。可以很容易把某种永恒性归于它们，这是它们的长处，但这种永恒性实际上仍然【54】只是一切真正的艺术作品都具有的不朽要素，而不是在时代变迁之中充分的永恒性。这些作品所缺乏的是观念，而且它们在形式上越是完美，就越快地将它们自己烧尽。随着技巧越来越向最为精湛的层次发展，这种精湛性就越变得短暂，它就越缺乏抵抗时代趣味的精神、力量或平衡力，而越是得到赞扬，它就不断地提出要求为最精粹的精神的更大要求。唯有观念在一种有限的形式中成为支撑并具有透彻性时，才可能存在经典作品的问题，但这时它也能抵挡住时代。每一件经典作品都具有这种相互

① 参见《增补》，页 532（《论文》卷 2 – A260）。

之间的统一性，具有这种相互间的密切性，因而很容易看出在一类各种各样的经典作品上所作的各种努力，作为分界点，题材与形式的分离，或观念与形式的分离在这时是一个失败。

也许可以提出另一种方法。可以把使观念成为可见之物的媒介当作考虑对象。倘若注意到一种媒介较丰富而另一种媒介不那么丰富，那么就可以通过在不同的丰富性或媒介的贫乏性中找出一种促进因素或一种障碍物，把分离作为差异的基础。但是，经过几番思考之后，要使一种以媒介作为基础的分离不致卷入到上面提及的困难之中，媒介与整个作品之间的关系就极其必要。

不过，我相信以下意见将会拓展一种明确具有效力的差异的前景，因为它完全是附带的。观念越抽象并因此越贫乏，那么媒介也越抽象并因此越贫乏；从而，能想象到的毫不重复的可能性就越大，观念得到彻底表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另一方面，观念以及媒介越具体并因而越丰富，重复的可能性就越大。现在我把各种经典作品放在一起，不希望将它们分等，并惊异于它们全都处在【55】同样的高度时，显而易见的却是一部分拥有的作品多于另一部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则是一部分拥有可能性，而另一部分的可能性却不那么显而易见。

我愿意更加详细一点发挥这一观点。观念越抽象，可能性就越小。但是，观念怎么变得具体呢？通过历史地渗透。观念越具体，可能性就越大。媒介越抽象，可能性就越小；媒介越具体，可能性就越大。然而，媒介的具体性的含义不包括语言，也不包括近似于语言的东西，因为语言是一切媒介中最具体的。因此，雕塑中所透露出来的观念在总体上是抽象的，与历史毫无联系；通过它而显现出来的媒介同样也是抽象的。结果，很有可能的是，构成雕塑的经典作品的片断所包含的仅有几个。时间的证明和体验的一致向我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倘若我接受一种具体的观念和一种具体的媒介，情形就不一样了。荷马肯定是一位古典的史诗诗人，但恰恰因为史诗中显现出来的观念是一种具体的观念，

因为媒介是语言，所以可以想象到，包括史诗在内的古典作品的片断有很多，它们全都同样是古典的，因为历史不断地提供新的史诗题材。在这里，历史的证明和经验的一致也向我做了证明。

如果我现在以完全的偶然性作为划分的基础，那么的确不可否认的是：它是偶然的。不过，如果为此而受责难，那我就回答说责难是一种错误，因为它应当是那样。一个部分比另一个部分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作品更多，这是偶然的。但既然这是偶然的，那就很容易看出，拥有或可能拥有最多作品的那一类，非常有可能被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坚持以前说过的话，冷静地回答说这将是完全合理的，但我应当更加为了自己的观点的一致性而受褒奖，因为我完全是偶然地把相反的部分置于最重要的地位。但我不会那么做。在【56】另一方面，我将求助于一种说起来对我有利的情况——即包括具体观念的各个部分在这方面没有被封闭和不可能被封闭的情况。因而，更自然的是把其他一些放在第一。至于后一组，则始终保持开放双重的门。然而，倘若有人说这是一种缺陷，是第一类中的一个缺点的话，那他就将偏离我的思路，而我不可能去注意他说的话，哪怕他的话详尽无遗，因为从实质上看，他的话确实坚持认为一切都是同样完美的。

可是，到底哪种观念是最抽象的呢？当然，这里的问题涉及一种可以成为艺术处理的主题的观念，而不是适合于学究式的科学表述的观念。哪种媒介最抽象？我将首先回答这个问题。它是那种与语言相距最远的媒介。

不过，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起了与最终解决这问题有关的一种情况。那就是，最抽象的媒介并不总是像其主题一样具有最抽象的观念。因而，建筑所使用的媒介无疑是最抽象的，然而建筑中所显现出来的观念不完全是最抽象的。例如，建筑与历史的关系比雕塑与历史的关系要近得多。这里再次出现了一种新的选择的可能性。就次序上的优先而言，我或者可以选择具有最

抽象的媒介的作品，或者可以选择具有最抽象的观念的作品。在这个方面，我宁可选择观念，而不是媒介。

雕塑、绘画和音乐同建筑一样拥有抽象的媒介，但这并非能进一步进入探究的领域。可想到的最抽象的观念在根本上源于给人以感官享受。但是，媒介通过它能得到表现吗？唯有通过音乐。在雕塑中它无法得到表现，因为它具有一种实质性的限制条件；不可能将它画出来，因为无法用明确的轮廓线来把握它。在其抒情性方面，它是一种力，一阵风，是急切、激情等等，然而，它并不是在一瞬间而是在一连串瞬间中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因为倘若它存在于一瞬间，那么就【57】可以描述或描绘它。它存在于一连串瞬间中这一点表现了它的叙事诗般的特点，但在较严格的意义上它还不是叙事诗，因为它尚未具备词语的特征；它仍然在直接性内运动。在结果上，它也不能在诗中得到表现。唯一可以表现它的媒介是音乐。音乐本身具有一种时间要素，但除了在隐喻意义上外，音乐仍然不是在时间中产生的。它无法在时间之内表现历史。

在莫扎特的《唐·乔万尼》中，我们获得了这种观念与其相应的形式的完美统一。但正因为观念是如此地抽象，因为媒介也是抽象的，所以莫扎特拥有竞争对手的可能性并不存在。莫扎特的好运在于他找到了一种与音乐有着内在联系的题材，倘若别的作曲家要与莫扎特竞争的话，那他除了将《唐·乔万尼》全部重写一遍外将无事可做。荷马找到了一种完美的史诗题材，但由于历史提供了更具有史诗性的题材，可以想象到的史诗性的诗就很多。《唐·乔万尼》的情况不是这样。如果我表明了与一种有关的观念的差别的话，那么我的真正的意思也许就十分清楚了。歌德的《浮士德》的确是一部经典作品，但它是一种历史的观念，因而历史上的每个非常时刻都拥有它的《浮士德》。《浮士德》以语言为媒介，这是一种具体得多的媒介，由于这一缘故，可以想象到很多相同类型的作品。但在同样是经典作品的希腊雕塑的意

义上，《唐·乔万尼》是并仍然是这一类型中的佼佼者。不过，既然《唐·乔万尼》的观念比构成雕塑基础的观念要抽象得多，那就很容易看出，雕塑中的作品很多，而音乐中的作品只有一部。可以肯定，可以想象音乐中有很多经典作品，但其中还是只有一部作品可以说其观念在这样一个方面完全是音乐性的，音乐并不是当作一种伴随物，而是在表露出观念时也表露出它自身最内在的本质。因而，莫扎特因其《唐·乔万尼》而跻身于那些不朽者之列的颠顶。

然而，我将放弃这整个探究。它只是【58】为那些恋爱中的人而写的。正如它不那么意在使儿童们快乐一样，因而如所周知，令人神魂颠倒的爱情经常对非常奇特的事情感到高兴。它就像一对热恋中的人儿无事争吵一样，然而对恋人们来说，它却是有价值的。

虽然前面的讨论为了使莫扎特的《唐·乔万尼》被公认为一切经典作品中最重要的而尝试了各种可想象或不可想象的方法，但却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证实这部作品实际上是经典的，因为在这里发现的很少几个分散的暗示，仅仅是显现出来的暗示，完全表明了目的不是要证实，而是偶然地说明。这种态度似乎不只是奇怪。证实《唐·乔万尼》是一部最严格意义上的经典作品，这是一项反思的任务，但别的努力与适当的反思范围完全无关。思维的运动因认识到它是一部经典作品和认识到每一部经典作品都是同样完美的而平静下来；对思考来说，再想做什么都是可怀疑的。

在这种程度上，整个前面的部分都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并且很容易分化为无。但是，这是相当恰当的，这样一种自相矛盾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的天性之中。赞美、同情，以及我身上的崇拜、我身上的孩子气、我身上的女人气，它们的要求超过了思想所能提供的东西。思想在其认识之中是平静的，保持着快乐；然后我走向它，乞求它再次激发起来，大胆走向终点。它十分明白这是

毫无用处的，但由于我通常与它关系友好，所以它没有拒绝我。它徒劳地努力；在我的怂恿之下，它一直前进到超越自身，接着再倒回到它自身。它一直在寻找立足点，却没有找到，它一直试图找到尽头，却既不会游泳，又不会涉水。因而我在这两方面都做了，很高兴它没有拒绝我的效劳。尽管现在我十分清楚这毫无用处，但我还是很想请思想再玩一次游戏，对我来说，这是欢乐的无尽源泉。当然，每个觉得这场游戏令人厌烦的读者与我不属于同类；对他而言游戏毫无意义，【59】在这儿与在每个地方一样，同类的孩子们在一块儿尽情游戏。对他而言，整个前面部分都是多余的；然而对我而言，它却极为重要，借贺拉斯（Horace）的话说：

> 贫穷是无所剩余之宅。①

对他来说那是愚蠢，对我而言却是智慧；对他而言令人厌烦，对我而言则是欢乐与愉快的源泉。

这类读者因而无法欣赏我对抒情诗的看法，它是如此令人入迷，以至超越了思想。但是，他也许会十分友好地说："我们别为此争吵，我把那部分略过。现在看来你似乎以为重要得多的事情是证实《唐·乔万尼》是一部经典作品，因为我承认这对专门探究来说的确是一种恰当的介绍。"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恰当的介绍，对此我将搁置不论。而我在这里遇到的麻烦在于，我无法反过来感激他，因为无论我要证实那一点有多么轻而易举，我还是绝不会想到要证实它。然而，尽管我总是假设事情解决了，但接着还将多次、以多种方式②在这方面阐明《唐·乔万尼》，正如前面的

---

① 贺拉斯《书信集》(*Epistles*, Ⅰ, 页 6, 45; Q. Horatii Flacci opera, Leipzig: 1828, 页 563; Horace Satires, Epistles and Ars Poetica, tr. H. Rushton Fairclough, Loeb, New York: Putnam, 1929, 页 289。

② 参见《新约·希伯来书》1: 1。

讨论早已包含了一些暗示一样。

这种探究眼下的任务是要揭示情欲音乐喜剧的意义，并接着最终表明各种阶段，由于它们全都具备了直觉情欲的特征，在这一点上也协调一致，所以它们本质上全都是音乐喜剧。对此我不得不说的话，只能归之于莫扎特。因此，倘若有人十分谦恭地承认我意在阐明的东西是对的，但对它是否是莫扎特音乐中所具有的、是否是我把它放进音乐中去的还存有疑虑的话，那么我可以向他保证，我能够阐明的那一点点东西不仅存在于莫扎特的音乐之中，而且要多得多。是的，我可以向他保证，正是这种想法给我以勇气，大胆尝试解释【60】莫扎特音乐中的一些东西。那是一个人在青春萌动时所爱的东西，一个人以青春热情所赞赏的东西，他已将它当作秘密保存起来，灵魂深处谜一般的伴侣，他已将它藏在心中——当他知道目的是要理解它时，他总会怀着某种羞怯、怀着复杂的感情来对待这事。那是一个人终于一点一点懂得了的东西，恰如鸟儿为自己拾起的每一根小小的稻草，他对每个小小的进展感到的愉快超过了对整个世界的感受；那是一只可爱的耳朵所专注的东西，在独处时被留心到，而在大庭广众之中则会忽略其隐秘藏匿之处；那是贪婪的耳朵所听到的、绝不会满足的东西，贪得无厌的耳朵所听到的、绝没有把握的东西，不会是那些从不会令警觉敏锐的耳朵失望的最微弱的回声；那是一个人日夜体验再体验的东西，驱走睡眠并使人睡不安宁的东西，一个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他为梦想而辗转反侧的东西，为此他由于害怕忘掉而会中夜翻身起床；那是在一个人最富于灵感的时刻显现出来的东西，像女人的针线活儿一样老是在一个人手上的东西，在月色皎皎之夜、在湖畔孤零零的树林中、在阴暗的街道上、在深更半夜、在破晓之时伴随着人的东西；那是骑在马上、坐在马车里伴随着人的东西；是弥漫于家里的东西，是一个人的房间经历过的东西，是在耳畔回响的东西，是在灵魂中回荡的东西，是将灵魂组成最优美的结构的东西——现在这一点已向思想表明了

它自身。正像古老传说中那些挂满海草、从海底冒出来的谜一般的造物一样，这也是从追忆的海洋中冒出来的，与回忆纠缠在一起。灵魂变得悲哀，心灵成熟起来，因为这就像是一个人在向它告别，似乎此去将永无时间再见。让人觉得一个人不忠实，背叛了自己的盟约；让人觉得一个人再也不同了，不像年轻人，不像小孩；让人为自己担心，担心失去使人快乐、幸福和富裕之物；让人为所爱担心，担心它在这种变化中受难，【61】担心它也许会显得不那么完美，担心它很可能无法解答众多问题，哎呀，然后失去一切，魔法消失，再也不可能被唤起。就莫扎特的音乐而言，我的灵魂不知道什么恐惧，我的信心没有任何限制。首先，迄今为止我所理解的还非常之少，始终不会满足，它们隐藏在预感的阴影中；再者，我确信，如果莫扎特对于我来说变得完全可以理解了的话，那么他就将对我来说变得完全不可理解。

要求基督教把好色淫荡带给世界显得是胆大妄为。但如他们所说：胆大妄为就成功了一半，在这里也是如此；显然要取决于在对某物进行推论中的反思，被排除在外的另一方是间接推论出来的。既然好色淫荡一般要遭到否定，那它就真的要暴露出来，真的要靠断定，首先是凭行动，这行动通过推断反面而将它排除在外。好色淫荡先被基督教断定为一种本性、一种力量、一个独立的系统，在这种意义上，基督教将好色淫荡带给了世界。但是，如果要恰当地理解基督教将好色淫荡带给了世界这一命题的话，那就同样必须把它理解为它的反面，那就是，基督教才将好色淫荡逐出了世界，它把好色淫荡排除在了世界之外。好色淫荡被基督教先断定为一种本性、一种力量、一个独立的系统。我可以再加上一个限定条件，这也许能最有力地表明我的意思：好色淫荡先被基督教置于精神品质之下。这是相当自然的，因为基督教是精神，而精神是基督教带给世界的无可怀疑的原则。然而，在精神品质之下来看好色淫荡之时，它的意义被看成是它要被排除，但恰恰由于它要被排除，它才被确定为一种本性、一种力量，为

此，那种应当排除的精神，它本身是一种本性，必须是某种自身显现为一种本性的东西，即使在它被排除时它自身还没有显现为一种本性。当然，要反对我关于好色淫荡先于基督教存在于世上的命题，将是【62】相当愚蠢的，因为这一命题以另一种方式来理解，不说无论什么要被排除的东西总是先于要排除它的东西而存在也行，纵然只有当它被排除时它才存在［bliver til］。也可以反过来想这一点，因为它在另一种意义上存在，而这正是我果断地说胆大妄为只是成功的一半的原因。

结果，耽于声色之乐肯定先前就存在于世上，但它并不具备精神性的品格。那么，它是如何存在的呢？它具备心理的特质。这是它在异教中的性质，倘若希望找到它的最完美的表现的话，它就在希腊。但是，具备心理特质的耽于声色并无悬殊差别或排他性，而是和谐与一致。然而，恰恰由于耽于声色被断定为具有和谐的品质，所以它才没有被断定为一种本性，而是一致。

在阐明世界意识发展的各个阶段中情欲所采取的各种形式时，这一观点很重要，并进而把我们引向与情欲音乐喜剧同等的直觉情欲的范畴。在希腊文化中，感官享受被控制在美的个体之内，[1]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不受控制的，因为它并非要被征服的敌人，并非要加以制止的危险的反抗者；它自由地在美的个体之中生活、欢乐。因此，感官享受不被断定为一种本性。构成美的个体的心理方面如果没有感官享受是不可设想的；由于这个原因，以感官享受为基础的情欲也不被断定为一种本性。情欲之爱［Elskov］作为一种要素到处存在，并作为美的个体的一种要素而存在。诸神对其力量的了解不亚于众人；诸神对幸福和不幸的风流韵事的了解不逊于众人。但在他们之中的任何人身上，情欲之爱都不是作为一种本性而存在；就情欲之爱在他们身上、在单个人身上而言，存在着一种情欲之爱的普遍力量的要素。不过，它在别的任

① 参见《讽刺》，《文集》卷2。

何地方都不存在，因而也不存在于希腊的观念或希腊的意识之中。

可能有人反对说，厄洛斯（Eros）① 的确是情欲之爱之神，【63】因此必须把表现在他身上的情欲之爱看成是一种本性。但是，除了这儿说的情欲之爱不是以只基于感官享受这样一种方式而基于情欲、却是基于心理之外，也要注意到另外一种情况，现在我将稍为详细一点强调这一情况。厄洛斯是情欲之爱之神，但在恋爱中并非他本人。就其他的神或凡人在自己身上觉察到的情欲之爱的力量而言，他们把这力量归之于厄洛斯，把这力量追溯到他身上，但厄洛斯本身并没有恋爱，倘若他也曾恋爱过的话，② 则是一个例外。他虽然是情欲之爱之神，但他在自己恋爱的次数上远在其他神祇之后，远在众凡人之后。说他恋爱等于说他也屈从于情欲之爱的普遍力量，因而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外在于他本身的力量，被他摒弃的力量现在完全无处可寻。他的情欲之爱不是基于感官享受，而是基于心理原因。真正的希腊观念认为，情欲之爱之神在恋爱中不是他自身，而其他一切人都为自己的恋爱而感激他。如果我要想象出一位渴望之神或女神，那么它将是名副其实的希腊的，而每一个懂得渴望的极度不安或痛苦的人都将把渴望归之于这位神祇，这位神祇本身对渴望则一无所知。

我不再知道指出这种关系中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的准确方法，却知道说它是代表性关系的反面。在代表性关系中，总体的力量被集中在单个人身上，而特殊的个人参与其中到了参与那一类特殊运动的地步。我也可以说，这种关系是一种潜在的化身的反面。在化身中，生命的充实体现在单个人身上，只有在成为化身的个体身上看见它时，这才是为了他人的。

因此，在希腊的关系中，它是反面。它是神祇的力量，这并

---

① 【译按】厄洛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被认为是自然力创造本原的化身和爱情的化身，据说他那百发百中的金箭能唤起人与神心中的爱情。

② 厄洛斯与普赛克，参见【31】注 73，即本书页 38 注①。

不是说在神祇身上，而是在其他一切个体身上，他们把它归因于神；神本身几乎是毫无力量的、软弱无能的，因为他把自己的力量传给了世上的一切人。【64】可以说，成为化身的个体从其他一切人身上吸取力量，于是那个个体就完满了，而其他人仅仅是在这个个体身上看见完满。它对后来很重要，正如在它本身之中和通过它本身，它对于在各个时代所运用的各类世界意识来说是有意义的。从此之后，我们在希腊文化中找不到作为一种本性的感官享乐；我们也找不到以感官享乐的本性为基础的、作为一种本性的情欲。即使我们找到了，我们还是看出——在这种探究中某种极端重要的东西——希腊意识不具有力量把它的一切集中在单个个体身上，而是从一个不具有它的角度，以一种方式把它传播给其他一切人，这种方式使这个设定点几乎可以由那唯一的一个辨认出来，那唯一一个不具有赋予一切他人的意识。

所以，正是基督教把好色淫荡断定为一种本性，正如它把感官享乐引起的情欲断定为一种本性一样。代表的观念被基督教引入了世界。如果我现在把感官享乐引起的情欲想象为一种本性、一种力量、一个范畴，联系到精神来界定——即以精神排斥它这样一种方式来界定——如果我想象这种本性集中在单个个体身上，那么我就拥有了基本创造力［Genialitet］意义上的由感官享乐引起的情欲的概念。这是一种希腊文化所不具有的观念，而是基督教首先引入世界的，尽管只是间接引入的。

如果由感官享乐引起的情欲的基本创造力以其全部的直接性坚持要表现出来，那么由此引起的有关何种媒介的问题就最适合于此。这里必须特别记住的问题在于：它坚持要被表现出来，坚持以其直接性表现出来。以它本身为媒介和以另一种媒介反映出来，它就进入到语言中，并进入到道德范畴中。以其直接性，它就只可能在音乐中得到表现。在这种关系中，我必须请读者回想一下在这篇无意义的引论里就此所说的某些话。音乐的意义从而以其充分的有效性显示出来，而且在一种较严格的意义上它显现

为一种基督教艺术，或者更正确地说，显现为基督教在把它从自身排斥出去时所断定的那种艺术，显现为基督教将其【65】从自身排斥出去并从而断定的那种媒介。换言之，音乐是超凡的。在基本的由感官享乐引起情欲的创造力方面，音乐拥有它的纯粹主题。这当然不是指音乐不可能表现别的东西，但这仍然是它的恰当的主题。相似地，雕塑可以雕出人体美之外的其他东西，然而人体美才是它的纯粹主题。绘画可以描绘天仙般理想化之美以外的某种东西，然而这种美才是它的纯粹主题。在这种考虑中，问题是要在各门艺术中看出基本的概念，而不要被它能做别的什么迷惑住。人的基本概念是精神，不应当被人也能用双脚行走这一事实所迷惑。语言的基本概念是思想，不应当被一些容易激动的人认为语言最重要的是创造无言之声的看法所迷惑。

在这个问题上，请允许我作一些无意义的穿插。[①] “此外我的看法是，”[②] 莫扎特是所有经典作者中最伟大的，他的《唐·乔万尼》在所有经典作品之中当享有最高的地位。

当然，关于把音乐看成是一种媒介，这始终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能否就此谈些适当的看法是另一回事。我很清楚我不懂音乐，我欣然承认我是个门外汉。我并不隐瞒这一事实：我不属于音乐专家的精英群体，我至多站在门口，像个受一种奇怪的、不可抗拒的冲动驱使从远方来皈依此地的异教徒——却再也前进不了。然而有可能的是，虽然我不得不说的话很少，只要以仁慈恩惠之心来倾听，也许会发现某个评论中还包含着某种真实的东西，哪怕它被隐藏在一件农民的外套之下。我站在音乐之外，从这个位置来评说它。我乐于承认，这个位置很不完美。同那些站

---

① 参见《片断》，《文集》卷7，页72。

② 大加图（the elder Cato，前234－前149，【译按】罗马政治家、演说家、散文作家）在罗马元老院所作的演说惯于以这样的话作为结束：“此外我的看法是，必须消灭迦太基”（【译按】原文为拉丁文）。

在里面的幸运者相比，我不否认，我无法看出太多东西。但我一直希望从自己的位置也能够传达出一个有启发性的细节，尽管初入门者可能会做得更好——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我所说的甚至比我所做的更好理解。

【66】倘若我想象出两个互相毗邻的王国，我对其中一个相当熟悉，对另一个却一无所知。倘若不管我多么渴望，都得不到允许进入那个未知的王国，那么我还是能够形成关于它的某种看法。我会到我所了解的那个王国的边界去，一直沿着边界走。在这么做时我会凭借自己的走动描绘出那块未知土地的轮廓，于是就拥有了一种关于它的总体概念，虽然我未曾涉足于它。如果这是一种使我淘神费力的劳动，如果我不懈地一丝不苟，那么有时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当我心怀悲哀地伫立在自己王国的边界上，满怀渴望地盯着那个如此之近又如此之远的未知国度时，我将会得到一点偶然透露出来的情况。纵然我感到音乐是一门艺术，如果真的要对它发表看法，就要求具备相当多的体验，但我又经常面临这样的悖论而使自己得到安慰。在预感和无知之中可以具有一种体验。对我成为一种慰藉的是，自己并不生育的狄安娜（Diana）[1] 在劳作中终于得到了妇女们的帮助——真的，她从婴儿期起就具备了这种作为与生俱来的馈赠的能力，这样，在她出生时，她就忍着劳作的痛苦帮助拉托娜（Latona）。[2]

我所熟知的王国，我将到它最外边的界域去考察音乐的王国，是语言。如果按照特定的发展过程来安排各种媒介的话，语言和

---

① 【译按】狄安娜是罗马神话中的月神、狩猎女神、分娩女神和庇护野生动物的女神。在希腊神话中称为阿耳忒弥斯（Artemis），为古希腊最重要的神祇之一。

② 参见 Paul Friedrich A. Nitsch，《新神话词典》，前揭，卷 2，页 143。基尔克果把狄安娜的降生扩展成了在她的孪生兄弟阿波罗（Apollo）降生时帮助她母亲拉托娜（【译按】亦称勒托［Leto］，宙斯之妻，阿波罗和狄安娜的母亲）。

音乐就必须置于彼此挨得最近，这也是人们说音乐是一种语言的原因，它不只是一种巧妙的说法。倘若有人一心迷恋巧妙的话，他就可能说雕塑和绘画各自也是一种语言，因为一种观念的各种表现总是一种语言，因为观念的实质是语言。聪明的人们因而谈到了自然的语言，自己没有判断能力的牧师偶然为我们打开自然之书，读到一些他们和他们的听众都不懂的东西。如果音乐是一种语言这个说法不等于它之外的其他说法的话，那我就不会找它的麻烦，不会让它受到挑战，就当它是那样。但情况并非如此。直到精神被断定，语言才具有了它的资格，但在精神被断定时，【67】一切并非精神的东西就被排除了。然而，这种排他性是精神的一个限定条件，结果，就被排除的东西要证实它本身而言，它要求有一种与精神有关、受到限定的媒介，而这种媒介就是音乐。但是，一种与精神有关、受到限定的媒介在实质上是语言。那么，既然音乐与精神有关、受到限定，所以它就被合理地称为一种语言。

被当作媒介的语言，是受到精神绝对限定的媒介，因而它是观念的真正媒介。更加彻底地详尽阐述这一点，既非我力所能及，亦不合这种小小探究的兴趣。只有一种特殊的评论，它又把我引向音乐之中，才会在这里找到场所。在语言中，作为媒介的感官享乐被减少到了只是一种工具，并一直受到否定。其他媒介的情况不是这样。感官享乐在雕塑和绘画中都不只是一种工具，它倒是一个组成部分。它也不会一直受到否定，因为它一直被联系起来看。如果我要以忍受痛苦从一尊雕塑或一幅画中单独看出感官享乐的方式来看它的话，那么这将是一种奇怪的落后看法，由此我会完全略去它的美。在雕塑、建筑、绘画中，观念对于媒介来说是构成整体所必需的，但观念没有把媒介削弱成只是一种工具，没有不断否定媒介这一事实，表现出这种媒介无法言说。就自然而言也是一样。因而，说自然是无言的很合适，还有建筑、雕塑与绘画。说尽管一切灵敏的耳朵能听见它们言说，但它们仍是无

言的，这是恰如其分的。因而，说自然是一种语言很蠢，其愚蠢肯定与说哑巴会说话一样，因为就语言作为符号而言，它甚至不是一种语言。但是，语言的情况并非如此。感官享乐被减弱成只是一种工具，因而被取消了。倘若一个人以我们听见他的舌头弹动的方式说话，那么他就说得很糟；如果他以听空气而不是言词颤动的方式去听，那么他会听得很糟；如果他以不断看见一个个字母的方式读一本书，那么他会读得很糟。【68】当语言中的一切感官享乐的东西被否定时，它正是一种完美的媒介。音乐的情况也是如此。真正应当被听见的是它本身不断地从感官享乐中摆脱出来。人们早已指出，作为一种媒介的音乐，其地位与语言不一样高，从某个方面来理解，这正是我说音乐是一种语言的原因。

语言向耳朵讲述它自身，别的媒介不是这样。反过来，耳朵是最具有精神特质的感官。我相信，大多数人在这个问题上都会同意我的看法。如果有人希望更多了解这方面情况的话，我建议他参阅斯蒂芬斯（Steffens）《圣徒讽刺画》[1] 的序言。除开序言，音乐是唯一对耳朵说话的媒介。在这里，又有一种在音乐是一种语言的意义上的类比和陈述。对耳朵说的话实际上很多，但对耳朵产生影响的是完全可以感知的。因而自然是无语的，一个人因为听见一头牛叫而听见了什么，或者因为听见也许是更加做作的声音；一只夜莺的鸣啭而听见了什么，这是一种荒谬可笑的幻想。一个人听见什么是一种幻想，这一个比那一个更有价值是一种幻想，因为这都是半斤八两差不多。

语言具有其时间要素，其他一切媒介有空间作为它们的要素。惟有音乐也出现在时间之中。但是它在时间中的出现接着随着各种感官［det Sandselige］而成为对各种情感的否定。其他艺术所创造的东西，由于它们在空间中的连续性，使人想到的恰恰是它

① Henrich Steffens，《圣徒讽刺画》（*Caricaturen des Heiligsten*），Ⅰ－Ⅱ，Leipzig：1819－1821，卷2，页82－120。

们给人的美感。当然，在时间中出现的东西实际上很多。例如，当一条小溪潺潺流动并不停地潺潺流动时，看起来像是一种涉及到那个时刻的时间品格。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如果有人确实坚持认为这里表现出来的肯定是时间特性的话，那么人们一定会说情况肯定是如此，但它具有在空间中发生的特性。音乐除了在演奏中的运动之外是不存在的，因为即使一个人能非常流利地阅读音符，具有十分生动的想象力，但他还是无法否认：在读音乐时，音乐仅仅在一种比喻的意义上才存在。只有在进行演奏时，音乐才实际上存在。同其他艺术相比，【69】这门艺术似乎是不完美的，其他艺术由于在感受上具有连续性，它们的作品才一直存在。但事情并非如此。音乐确实是一种表演，这种表演是一门更高的、更超凡的艺术。

现在，如果我为了测试音乐，从语言开始，凭借语言的运动，就是说，情况看起来有些相似。如果我设想散文是离音乐最遥远的语言形式，那么我早就在演说中，在演说期间的洪亮音调结构中探测到了一种音乐的回声。在各种舞台上的诗歌朗诵中，在韵文结构中，在节奏中，这种回声的出现甚至更加强烈，直到最后音乐的要素已发展得如此强烈，以至于语言停止了，一切都变成了音乐。的确，这是一节最得意的诗作，就是说，诗人们用它来表示诗抛弃了观念，观念为了诗而消失了，一切都以音乐告终。这也许暗示了音乐作为一种媒介甚至比语言更接近于完美。但是，这是那些感情用事的误解之一，其幼芽只存在于空虚的头脑之中。后面将要指出这是一种误解。在这里，我只希望把注意力引向值得注意的情况，即沿着相反方向运动。我再次碰上了音乐，当我从充满了概念的散文转向，直到我遇上感叹词时为止，接着而来的就是音乐，正像小孩子最初的咿呀学语的声音是音乐的一样。这里的问题肯定不可能是音乐作为一种媒介比语言更接近于完美，也不是音乐是一种比语言更丰富的媒介，除非假设说“啊！”比一个完整的思想更有价值。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即我在语言

终止之处发现了音乐。这确实很好地表示出语言在所有方面都与音乐相邻。

由此我们也看出了与音乐应当成为一种比语言更丰富的媒介这一误解相关的联结点。换句话说，当语言终止时，音乐就开始了。就是说，当一切都是音乐的时，就不是前进而是倒退。这就是——专家们在这一点上也许会同意我的看法——我对于那种以为不需要言辞的理想化的音乐从不赞同的原因。【70】一般来说，它认为它本身比言词优越，虽然它很低下。有可能提出的反对意见是：如果语言真的是一种比音乐更丰富的媒介的话，那么就无法理解对音乐作审美分析会遇上这么大的困难，无法理解语言在这里继续将自身表现为一种比音乐更贫乏的媒介。然而，这既非不可理解，亦非不可解释。音乐始终以其直接性表现直觉。这也是音乐最初和最后显现为与语言有关的原因，但这也表明，说音乐作为一种媒介离完美更近是一个误解。反思在语言里是内在的，因而语言不可能表现直觉。反思对直觉来说是致命的，因而表现音乐对语言来说是不可能的，但语言中的这种表面上的贫乏恰恰是它的财富。换句话说，直觉是模糊不定的，因而语言无法把握住它；但直觉的模糊不定不是直觉的优点，倒是它之中的缺陷。我们从很多方面间接了解到这一点。例如，我们说：我们确实无法解释我以这样一种方式——我凭耳朵来表演它——做这做那的原因。由于某种与音乐毫无联系的东西，我们经常运用从音乐中取出的一个段落，却由此表示含糊、不可解释、直觉。

这时，如果这是直觉，具备精神的品质，它在音乐中得到了恰当的表现，那么又可能更加尖锐地提出的问题是：哪种直接性在实质上是音乐的主题？具备精神品质的直觉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描述：它或者在精神领域之内，或者在精神领域之外。当受到精神限定的直觉以它进入精神领域之内的方式来描述时，它肯定可以在音乐中得到表现，但这种直接性还是不能成为音乐的绝对主题，因为当用它将进入精神领域的方式来描述它时，这就使人想

到音乐是处在异己的领域内，它构成了一个不断被宣告无效的序曲。然而，如果受到精神限定的直觉以外在于精神领域的方式来描述，那么音乐在这种情况下就拥有其绝对主题。就先前的直接性而言，【71】在音乐中得到表现对它来说不是必不可少的，而对于它要成为精神并最终以语言来表现却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对于后者，在音乐中得到表现是必要的。它只能在音乐中得到表现，不可能以语言来表现，因为它受精神限定的方式是不进入精神领域，从而外在于语言的范围。但是，由此被精神所排斥的直接性是感觉上的直接性，这与基督教有联系。感觉上的直接性在音乐中拥有它的独立媒介，而这也解释了古代世界的音乐没有得到恰当的发展而是同基督教世界相联系的原因。所以，受到精神限定的直接性的媒介，是以外在于精神领域的方式来描述的。当然，音乐可以表现很多别的事物，但这才是它的绝对主题。也很容易看出，音乐是比语言更为感性的媒介，因为着重点显然更应放在音乐的感性声音之上而非语言上。

结果，音乐创造力中的感性方面是音乐的绝对主题。感性在其基本性质上是纯粹抒情的，在音乐中，它以其全部的抒情渴望迸发出来。受到精神限定并因此成为力量的是生命、运动、持续的不安、持续的成功。然而，这种不安，这种成功，并没有丰富它，它一直不变。它没有显露出来，却像一口气不停地向前冲。倘若我要用一种单一的属性来描述这种抒情性的话，那我不得不说：它听上去——到此我又回到了感性的基本创造力上，像是以其直接性和谐悦耳地展现自己。

我知道，在这一点上我甚至可以再说很多话。我敢肯定，专家们很容易用一种全然不同的方法来澄清一切。但是，就我所知，由于没有一个人做出过努力来这么做或者没有在这么做时取得过进展，由于他们只是不断重复说莫扎特的《唐·乔万尼》如果没有照他们所说的那种意思进一步发展的话，就会成为歌剧中的王冠，虽然他们全都说它在某种意义上清楚表明他们由此想说的

【72】某些东西不只是《唐·乔万尼》是最好的歌剧，表明它与其他一切歌剧之间存在着一种质的差别，这一点肯定不可能在别的东西中找到，而只能在观念、形式、题材和媒介之间的纯粹关系中找到——再重说一遍，由于情况就是如此，我已打破了沉默。也许，我太草率了；也许，我说最好再等得久一点就会成功；也许，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我没有为获得谈话的快乐而匆忙；我没有因为害怕某个更专业的人超过我达到它而匆忙——但我的匆忙是因为我担心如果我仍保持沉默，那么石头也会为颂扬莫扎特而开始说话。① 为了贬黜每个人，石头就会被赋予说话的才能。

我设想早已说过的话或多或少足够了，这是就与这种小小的探索有关的而言，因为实质上应该在我们终于在莫扎特身上了解到直觉情欲的诸阶段时为描述它们而开辟道路。不过，在转向这一点之前，我希望提及一个事实，它从另一方面可以把我们的思考引向基本创造力中的感性和音乐之间的纯粹关系。人们熟知，音乐始终是宗教热情多疑的关注对象。它在这一点上是否正确，在这里与我们无关，因为这的确只是宗教的兴趣。不过，要考虑是什么导致了这一点，它并非不重要。如果我以这个问题来追寻宗教热情的话，那么我可以概括地对这种倾向作如下界定：宗教越严格，就越要放弃音乐并强调言词。这种考虑中的不同阶段在世界史中得到了表现。最后的阶段完全排除了音乐，只坚持言词。我可以用多种具体的评论来给这些陈述增添细节，但我忍住了，仅仅引用阿尔尼姆（Achim v. Arnim）② 一篇小说中的一位长老会信徒（Presbyterian）说过的几句话："我们长老会信徒把管风琴看成是魔鬼的风笛，魔鬼用它来哄骗【73】默祷的热情入睡，正如

① 参见《新约·路加福音》19：40。

② 【译按】阿尔尼姆（1781－1831），德国民间传说研究者、戏剧家、诗人和故事作家，代表作有与布伦坦诺合作出版的民间诗集《男童的神奇号角》。

舞蹈使善良的意愿麻木一样。"① 这个说法一定要被看成是一种实在之论。为了只突出语词而排斥音乐有什么理由呢?当语词被误用时,它们差不多和音乐一样会使头脑迷惑,所有的信仰复兴者派别肯定都会承认这一点。那么,它们之间一定存在一种质的差别。但是,宗教热情想要表达的是精神,因而它需要语言,语言是精神的恰当媒介;它抛弃音乐,因为音乐是感性的媒介,因此用音乐做媒介来表现精神时,它总是不完美的。如已说明的一样,宗教热情排斥音乐是否正确是另一个问题,但它对于音乐与语言的关系的看法也许是完全正确的。音乐不必受排斥,但必须在精神的领域内来理解它,这样它就是一种不完备的媒介,结果,在具备直觉的精神特质的精神之中,它不可能拥有自己的纯粹主题。接着绝不意味着必须把音乐看成是魔鬼的作品,哪怕我们的时代提供了很多魔鬼般的力量的证明,表明音乐能以这种力量控制一个人,这个人接着凭情欲的全部挑逗力,以渴望的勾引圈套来激发起众人的兴趣并诱惑他们,尤其是一群女人。接着绝不意味着必须把音乐看成是魔鬼的作品,即使怀着某种隐秘的恐惧心理发现这门艺术比任何别的艺术都更经常地以一种可怕的方式折磨它的爱好者们。十分奇怪的是,这种现象似乎没有引起心理学家和大众的注意,他们只是在某个特殊场合下才因绝望的个体焦虑的尖叫引起警觉。但是,很值得注意的是,在民间传奇中,以及传奇所表现出的民间意识中,音乐喜剧又是具有魔力的。我引述来作为例证的是 1826 年出版的格林(Grimm)的《爱尔兰女妖故事》中的第 25,28,29,30 页。②

---

① 阿尔尼姆《奥温·图多的短篇小说》(*Owen Tudor*, *Novellen*, I – VI, Berlin: 1839 – 1842),卷 2,页 260。

② 《爱尔兰女妖故事》(*Irische Elfenmärchen*, Thomas Crofton Croker;《爱尔兰南部女妖传奇和传说》[*Fairy Legends and Traditions of the South of Ireland*] London: 1825), tr. Grimm Brothers (Leipzig: 1826); Croker,《年轻

至于直觉情欲的诸阶段，我就它们所能说的话全要归之于莫扎特，从整体上说，我要把一切都归于他。但是，由于我【74】在这里将尝试的分类只能通过别人的阐释简洁地归之于他，所以在认真地开始之前我要审视我自己和这种分类，以免我以什么方式破坏自己或读者对值得赞美的莫扎特的不朽作品所获得的快乐。任何希望发现莫扎特真正不朽之伟大的人都必须在与其他一切附属的、不重要的作品的对比中去考虑他的《唐·乔万尼》。但是，如果考虑《唐·乔万尼》的方式是以囊括莫扎特其他歌剧中的特殊之处这样一种观点的话，那么我认为既不会贬低莫扎特，也不会危害考察者本人和他周围的人。有理由感到高兴的是，音乐的内在力量在莫扎特的音乐中被完全耗尽了。

此外，当我如已经用过并将继续使用"阶段"这个词时，不必当成是指各个阶段独立存在和一个阶段外在于另一个阶段。也许我可以更贴切地使用"变形"这个词。各个不同的阶段共同构成了直觉的阶段，由此可以看出各个特殊的阶段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显露出了一种本质。所有的本质都汇入到下一个阶段的丰富性之中，因为这正是那个合适的阶段。其他各阶段并不独立存在，它们仅仅将自己用于表现，而且我们由此也会发现它们在与下一阶段关系中的偶然性。然而，既然它们在莫扎特的音乐中分别得到了表现，所以我将分别讨论它们。不过，重要的是，不能认为它们像人一样由于意识的原因而处于不同的层次上，因为即使是最后阶段也还没有获得意识。无论何时我都只从直觉的整个直接性上来对待它。

当音乐被当作审美思考的对象时始终会出现的困难，在这里当然也不会没有。前述的主要困难在于，鉴于我想以感性的基本创造力是音乐必不可少的主题的思路来进行论证，因而这一点还

的吹风笛者》（*The Young Piper*），《女妖传奇》（*Fairy Legends*，London：1906），页43，46－50。引述部分为《年轻的吹风笛者》，描写一个小风笛演奏者以其演奏来迷惑有生命和无生命之物。

是可以只借音乐来恰当地论证，正如我自己也终于通过音乐认识到了它一样。随后的讨论肯定会与之【75】斗争的困难更加特殊。在这里所讨论的主题，是音乐所表现的，它基本上是适合于音乐的主题，音乐对它的表现比语言所能表现的要好得多，两者并列时这一点就会非常糟糕地显露出来。确实，如果我要讨论意识的不同层面的话，那么优势自然会在我这边和在语言一边，但这里的情况不是这样。结果，在这里将作讨论的东西，只有对那些已经听见和继续在倾听的人来说才有意义。对他来说，它也许包含了可以促使他再去倾听的一种特殊暗示。

第一个阶段①

第一个阶段是由《费加罗的婚礼》中那个侍从提出来的。当然，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要从那侍从身上看出一个单独的个体，不是在想到或在实际上由一个人表现那侍从时那么容易被诱惑去做的某种东西。接着成为困难的是要避免某种偶然性的东西闯入，某种不相干的观念（在剧中它或多或少出现在侍从身上），这样他就变得超过了他被期望成为的样子，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他一变成了一个个体时就马上与之相称了。但是，越是变得多，他就越不相称。他不再是那观念。这就是不可能让他说台词的原因，但音乐仍然是唯一适当的表达方式，因而值得注意的是《费加罗的婚礼》和《唐·乔万尼》最初出自莫扎特之手时属于严肃歌剧。② 那么，如果那侍从照这样被看成是个虚构的人物的话，第一阶段的性格特征就会以音乐来表现。

感性唤醒的不是高兴和欢乐，而是深刻的忧郁；不是动作而

---

① 有关本节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 533 - 536（《论文》卷 1 - C125）。也可参见《日记与论文》卷 1，页 133（《论文》卷 2 - A180）。

② 严肃歌剧，亦称大歌剧，是一种只用唱不用说白的歌剧。

是宁静沉寂。欲望至今没有醒来，它在忧郁中得到暗示。被渴望的一直存在于渴望中，它从它之中升起，出现于一个使人迷惑的黎明。这发生在感性领域中，被置于远处的云层和薄雾中，被云层和薄雾的反射带向近处。欲望拥有将成为其欲求对象之物，但【76】并未欲求便拥有了它，因而没有拥有它，这是使人痛苦的，但也是其甜蜜中销魂夺魄、使人迷醉的矛盾。它带着悲哀，带着忧郁，回荡在这个阶段。它的痛苦不在于太少，却在于太多。那欲望是宁静的欲望，渴求是宁静的渴求，迷恋是宁静的迷恋。在其中目标是激动人心的，离那欲望是如此之近，以至于在它之内。被欲求的漂浮于欲望之上，沉入到其中，不是由于欲望本身的吸引力或者是被欲求。被欲求之物没有消失，没有由于欲望的包围而辗转不安，因为欲望随之确实唤醒了，但如果不被欲求，它便为了欲求而存在，正因为它不可能开始欲求，它便变得抑郁。一旦欲望醒来，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处于唤醒状态并随着它的唤醒，欲望和欲望的对象就被分开了，这时欲望自由而充分地呼吸，而以前由于被欲求之物却无法呼吸。当欲望尚未醒来时，被欲求之物是迷人的、有魅力的——真的，几乎引起了焦虑。欲望一定要有空气，一定找得到逃路。这是在它们被分开时发生的。被欲求之物羞于逃走，像女人一般害羞，分离出现了，被欲求之物消失了［并被看见在高处］,[①] 或者说是无论如何外在于欲望。画家们说天花板画满了人物，一个挨着一个，往下压。一个筋疲力尽的人物轻而易举地、难以理解地抬起了天花板。第一个和后面一个阶段中欲望和被欲求之物间的关系就是如此。

结果，欲望在这个阶段中只存在于对它本身的预感中，没有行动，没有不安，只是被一种不可解释的内在情绪轻轻摇动。正像植物的生命受到土地限制一样，因而它迷失在一种永远存在的

---

① 参见 Virgil,《农事诗》(*Georgics*)，卷 1，页 404；《维吉尔》(*Virgil*, 前揭)，卷 1，页 108－109。

渴望之中，陷入沉思冥想之中，仍然无法脱离它的目标，尤其是因为在一种更加深刻的意义上，不存在任何目标。然而，这种缺乏目标并不是它的目的，因为它接着将马上行动，它接着将被限定，似乎不是以什么别的方式，而是被不幸和痛苦所限定，但不幸和痛苦并不具有【77】忧郁［Melancholi］和沮丧［Tungsindighed］固有的矛盾特征，没有忧郁中的甜蜜的模棱两可。虽然欲望在这个阶段不具有欲望的品质，虽然这种内在的欲望对其目标完全不明确，但它却具有一种特性——它无限深邃。它像索尔（Thor）那样用角吮吸，角尖在大洋之中。[1] 但它无法把自己的目标吸引到自己身上的原因并非那目标是无限的，而是由于这种无限性不可能成为它的一个目标。于是，吮吸［Sugen］不表示同目标的关系，而是与它的叹息［Suk］同一，而这是无限深邃的。

与这里做出的对第一阶段的描述相一致。非常有意义的是侍从这一角色的音乐是为女声安排的。这个阶段的不协调似乎由这种矛盾表现了出来。欲望是如此模糊不清，目标很少同它相分离，以至于被欲求之物在欲望中处于半阴半阳的状态，正像在植物的生命中雌雄两性处于同一朵花中一样。欲望和被欲求之物结合成这种整体，它们双方都是中性［neutrius generis］。

尽管在剧中台词不属于那虚构的侍从而属于那个侍从，即具有诗人特点的凯鲁比诺（Cherubino）；[2] 尽管最终不能以这种联系来考虑他们，因为一方面他们属于莫扎特，另一方面他们表现出某种完全不同于这儿所讨论的内容。然而我却想更详细地强调一句特殊的台词，因为它给了我一个机会在把这个阶段与后一个阶

① 在斯堪的那维亚神话中，索尔受到洛基挑战比试喝水的技巧，洛基安排让索尔用与大洋相连的角喝水。参见 Adam Oehlenschläger, Thors Reise til Jothunheim，前揭，页 86－88。

② 【译按】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公爵的男侍。

段作类比时刻画出这个阶段的特征。苏珊娜（Susanna）[①] 嘲笑凯鲁比诺，因为他也有点迷恋马契丽娜（Marcellina），[②] 而凯鲁比诺没有别的现成答案，却说：她是个女人。[③] 关于剧中的那侍从，必要的是他爱上了伯爵夫人，不必要的是他可以爱上马契丽娜，这只不过是对强烈激情的一种间接的、自相矛盾的表现，他因这激情而被伯爵夫人迷住了。关于那虚构的侍从，同样必要的是他爱上了伯爵夫人和马契丽娜，因为女人气【78】确实是他的目标，而她们两人都共同具有女人气。因此，当我们后来听说到唐·乔万尼：

> 即使老到六十岁也要卖弄风情
> 他很高兴把得分记入账簿，[④]

我们便有了完全相似的对应者，只是欲望的强度和坚定性大大发展了。

现在，如果我要冒险试图用与《费加罗的婚礼》中那个仆人有关的一句话来刻画莫扎特音乐的特征的话，那我会说：它陶醉

---

① 【译按】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新娘，她是伯爵夫人罗西娜的女侍。

② 【译按】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医生巴尔托罗的女管家。

③ Figaros Givfermaal eller den gale Dag. Syngestykke i fire Akter oversat til Musik af Mozart efter den italiensk Omarbeidelse af Beaumarchais' franske Original, tr. Niels Thoroup Bruun, Copenhagen: 1817，第1幕，第5场，页21；《费加罗的婚礼》（*Le Nozze di Figaro*, tr. Ruth and Thomas Martin, New York: G. Schirmer, 1951），第1幕，第5场，页67（缺侍从的台词）。

④ 据列波莱洛（Leporello，【译按】《唐璜》中的仆人）罗列的他主人的情场记录，Don Juan. Operai tvende Akter bearbeidet til Mozarts Musir, tr. Laurids Kruse, Copenhagen: 1807，第1幕，第6场，页23；《唐·乔万尼》（*Don Giovanni*, tr. Ellen H. Bleiler, New York: Dover, 1964），第1幕，第2场，页102。

于情欲之爱。但是，与一切陶醉一样，陶醉于情欲之爱也可以产生两种效果：或者是高度坦率的生命的欢乐，或者是浓烈的阴暗的沮丧。后者正是这里所说的音乐的情形，这确实是合适的。音乐无法表现何以如此的原因，因为这样做超出了它的能力。言词无法表达情绪，因为情绪过于沉重和浓厚，以至于言词不能承受——惟有音乐能表现它。其忧郁的根据在于我们在前面尽力指出的深刻的内在矛盾。

现在我们离开第一阶段，以那虚构的侍从来做概括。我们让他沮丧，继续梦想他拥有的东西；让他忧郁，继续渴望他占有的东西。他从未向前进，他从未离开那个点，因为他的运动是虚幻的，因而完全不存在运动。剧中的侍从是另一回事，我们怀着真诚的友谊对他的未来感兴趣。我们祝他成为一位首领。我们容许他再次吻别苏珊娜。关于他额上的那深刻印记我们不会背叛他，除了那个知道的人外无人能看出来。[①] 但是，只有这一点，我的好凯鲁比诺，否则我们将叫伯爵，然后是“走开！门在那儿！到你的团队去！他毕竟不是孩子，没有谁比我更了解这一点。”

第二个阶段

这个阶段是由《魔笛》[②] 中的巴巴基诺（Papageno）[③] 概括的。[④] 当然，这里的问题又是把本质【79】与偶然分开，唤醒那个虚构的巴巴基诺，忘却剧中真实的人物，尤其是在这里，因为

---

① 参见 Bruun，《费加罗》（*Figaro*），第 3 幕，第 13 场，页 109；Martin，《费加罗》（*Figaro*），第 4 幕，第 21 场，页 351。凯鲁比诺穿得像个女孩，被伯爵夫人吻了前额，因此她知道那“印记”，其他人则看不见。

② 【译按】莫扎特临终前的最后一部四幕狂想歌剧。

③ 【译按】《魔笛》中快乐的捕鸟人。

④ Tryllefløiten. Oversat efter Schickanders Syngespil die Zauberflöte og lagt under Mozarts Musik til samme, tr. Niels Thoroup Bruun, Copenhagen: 1816。

剧中的这个人物已牵涉到各种含糊其辞的胡说八道。在这种联系中，并非没有兴趣全面考察整部歌剧，以表明它的主题作为一部歌剧的主题来说，在其最深刻的层面上是一个失败。也不缺乏机会凭观察从一个新的侧面来说明情欲如何试图把一种更加深刻的伦理观放到其中去，它以这样一种方式尝试各种相当重要的辩证的婚约，这种大胆的冒险已远远超出了音乐的边界，这样，即便是莫扎特也不可能怀着任何更深的兴趣投入其中。这部歌剧中突出的倾向恰恰是非音乐喜剧的，因而，尽管有一些完美和谐的部分和一些深刻动人、充满情感的台词，但它绝不是一部经典的歌剧。然而，所有这些都不可能影响我们此刻进行的小小探究。我们在这里唯一关心的是巴巴基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优势。似乎没有什么别的原因，我们只是由此避开了试图去解释巴巴基诺同塔米诺（Tamino）关系的意义，这种关系的设计显得如此意味深长和富有创见，以至于它在实际上由于考虑得非常周到而变得匪夷所思。

如此对待《魔笛》也许在这个或那个读者看来很武断，因为它过分看重巴巴基诺，过分看轻这部歌剧的其他部分。也许他不能同意我们的处理方法。这是因为他在考虑莫扎特音乐的出发点上不同意我们的看法。照我们看来，这是《唐·乔万尼》，而它也是我们的信念——并不否定把每部歌剧作为专门研究题目的重要性——即只要看看与这部歌剧有关的其他几部歌剧，就显示了对莫扎特最大的尊敬。

欲望醒来了，正如我们总会意识到只有在我们醒来时我们才会做梦一样，在这里也是如此——梦幻结束了。欲望醒来时的这种清醒，这种震惊，把欲望同它的目标分开，赋予欲望一个目标。必须严格保持的一个辩证限制在于：【80】只有目标存在时欲望才存在；只有欲望存在时目标才存在。欲望和目标是孪生子，它们中没有哪个会先于另一个一刹那来到世上。但是，纵然它们是绝对同时来到世上的，纵然它们之间没有时间上的间隔，如同常见

的双胞胎一样，但这种进入存在 [Tilblivelse] 的意义并非它们结为一体，倒是在于它们被分离。然而，这种感性的活动，这种大变动，刹那间将欲望同它的目标无限分开；但正如运动的原理刹那间将它自身显示为分离一样，因而它接着将自身显现为想把分离统一起来。分离的结果是：欲望在它本身中由于它实际的静止而被分裂，其结果是，目标再也不在实体的规范之内，而分化成了很多。

正如植物的生命受到土地限制一样，因而第一个阶段在物质的①渴望中被迷住了。欲望醒来了，目标逃走了，展示出了它的多样性。渴望将自身从土壤中放松出来，去进行漫游。花儿获得了翅膀和振翼，飘浮不定，不知疲倦，到处都是。欲望转向目标，它也被从内部打动了。心儿在跳动，发出声音并且快乐；各种目标迅速出现和消失，但在每次消失之前都有片刻的欢乐，瞬间的接触，短暂却甜蜜。萤火虫的亮光，像蝴蝶的翻飞一样飘动逃走，毫无害处。还有无数的亲吻，但欢乐如此短暂，以至在表面上只是减少了一个用于后面的目标。惟有瞬间才有对于更深的欲望的预感，但这种预感却被忘记了。

在巴巴基诺身上，欲望的目标是发现。这种发现的冲动在其内部脉动，是它的生气所在。它没有找到这种探索的合适对象，但它在寻找要发现的目标过程中发现了多样性。欲望被以这种方式唤醒了，但它没有取得欲望的资格。如果始终记住欲望存在于全部三个阶段中的话，那就可以说它在第一阶段被称为梦想，【81】第二阶段被称为寻找，在第三阶段被称为欲求。这就是说，寻找的欲望还不是欲求的欲望，它仅仅是寻找它可以欲求之物而不是欲求它之物。因此，也许对此最富有启发性的说法是：它发现。如果我们把巴巴基诺同唐·乔万尼进行比较的话，那么他游历世界的旅程就不只是一次发现的旅程；他不仅享受了发现旅程

---

① 参见【129】注 102，即本书页 145 注①。

的奇遇，而且也是一位为了胜利而外出的骑士［veni-vidi-vice］（我明白，我来了，我胜利了）。[①] 发现和胜利在这里是相同的；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胜利中忘却了发现，或者说发现在他的身后，因而他把发现留给了他的仆人和秘书勒波雷洛（Leporello），他完全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作了记录，而不是我想象的巴巴基诺将记的一笔账。巴巴基诺挑选，唐·乔万尼享乐，勒波雷洛考察。

就每个阶段而言，我可以在思考中表达出这个阶段的特征是什么，但总是在这个时候它已不再是那样子了。然而，即使我能十分完整地描述它的特征是什么，说出其中缘由，但始终有某种我无法表达、却想让人听见的东西留下来。它太直接了，无法以言词来包容。巴巴基诺的情况也是如此——那是同一首歌，同样的旋律；他一结束就又重新开始，如此持续下去。有人可能会对我提出反对说：表达某种直觉的东西是完全不可能的。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首先，精神的直接性在语言中有其直接的表达方式。其次，如果通过思考的介入它的内部出现了变化的话，它在实质上仍然是相同的，这完全是因为它是精神的一种限制条件。不过，它在这里是一种感性的直接性，它以此资格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媒介，结果则是媒介之间的不同使不可能性成为绝对的。

如果我要冒险用一个说法刻画出剧中与我们有关的那个部分中莫扎特音乐的特征的话，那么我会说：它是丰富多彩的、兴高采烈得颤抖的、抑制不住的爱。我必须特别强调的是第一段咏叹调和韵律，与帕米娜（Pamina）[②] 和后来与巴巴基娜（Papage-

---

① 恺撒（Julius Caesar）公元前47年在塞拉［Zela］的本都［Pontus］的法拉纳西斯王（King Pharanaces）的战役中的总结辞。

② 【译按】《魔笛》中夜女王的女儿。

na)[①] 的二重唱【82】完全不合于直觉音乐喜剧的限定条件。但是，如果考虑一下第一段咏叹调的话，那么人们可能就会赞成我所使用的说法。如果再加密切注意的话，也有机会看出音乐喜剧显现为对观念的绝对表现有多么重要，以及这一点在结果上是如何成为直觉音乐喜剧的。如所周之，巴巴基诺用一支芦笛为他快乐的生气伴奏。每一只耳朵肯定都已感受到了这伴奏的奇特律动。然而，越是想到它，就越是从巴巴基诺身上看见那虚构的巴巴基诺，它就被证明越有表现力，越有特色。人们不厌其烦地听了一遍又一遍，因为它完全适合于表现巴巴基诺的整个生活，他的整个生活不受激动心情的打扰，不在意激动的心情，不受打扰地远离，处于彻底的闲散之中，而且他幸福并心满意足，因为这是他生活的要义，快乐地劳作，快乐地歌唱。如所周之，这部歌剧是照这样一种方式非常引人注目地设计的：塔米诺和巴巴基诺的芦笛彼此谐和。然而又是多么不同！塔米诺的芦笛（该歌剧以它命名）完全失败了。为什么？因为塔米诺完全不是音乐喜剧人物。这是由于整部歌剧起源于不光彩的结构。带着芦笛的塔米诺变得非常讨厌和多愁善感，如果考虑到他的发展的其他方面，他的意识状态，那么他每次拿出芦笛来吹上一曲时人们就会想到贺拉斯笔下的农民［rusticus exspectat dum defluat amnis］（乡巴佬等待着河水流尽），[②] 只是贺拉斯没有给他的农民一支用于乏味的消遣的芦笛。作为一个戏剧性人物，塔米诺完全超越了音乐喜剧，正像这部剧在总体上想完成的精神方面的发展，完全是非音乐喜剧的观念。塔米诺只走到那么远，以至音乐喜剧停止了，因而他吹奏芦笛只不过是为驱走思想而浪费时间。音乐对于驱走思想来说确实是非常不错的，哪怕是邪恶的念头，例如大卫那样的情况，据

---

① 【译按】《魔笛》中巴巴基诺的如意情人。

② 贺拉斯《书信集》，前揭，第1，2，42封信；《劳作》（*Opera*），页552；Loeb，页265。

说他的表演驱走了扫罗的坏心情。① 但是，这里有一种值得注意的【83】幻觉，因为它只是在它的范围内才把意识引回到直接性之中并在那之中使之平静下来。因此，个体在陶醉的时刻会感到幸福，但却变得更加不幸。在这里请允许我插入一句评论。音乐已被用来治疗精神错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然而这是一种幻觉。当精神错乱具有一种内心基础时，它总是由于在意识中的某个点上的硬化。这种硬化必须被克服，但是为了真正克服它，必须走的道路正好是与通往音乐的路相反。在采用音乐时，路就完全走错了，会使病人变得更加精神错乱，哪怕他显得不是那样。

我就塔米诺的芦笛演奏所说的话，我想可以站住脚，不用担心被误解。我完全无意否认实际上已多次得到承认的东西，那就是当进入一个异质的领域，即语言的领域时，音乐作为一种伴随物具有其重要性。不过，《魔笛》中的缺点在于全部乐曲都倾向于意识，结果乐曲的真正倾向是要取消音乐，然而它被期望成为一部歌剧，这个观念在乐曲中甚至也不明晰。在道德上受到限制的爱情或为了婚姻的爱情被确立为行动的目标，全剧的根本缺点正在这里，因为无论那是什么，无论从教会方面说还是从世俗来说，它不是一种东西，即它不是音乐喜剧——的确，它绝对不是音乐喜剧。

接着，第一咏叹调作为对巴巴基诺整个生活的直觉，音乐喜剧的表现具有它的极大重要性——而历史，只是隐喻意义上的历史，它在音乐所在的相同等级上绝对适合于表现这一点。不过，韵律是对他的行动的音乐喜剧的表现方法，接着，其中的一个音符只有通过音乐获得。它是迷人的，诱人的，使人向往的，正像那个使鱼儿停下来倾听的人的表演一样。②

---

① 参见《旧约·撒母耳记上》16：14－23。

② 很可能是暗指 Johannes Carsten Hauch 的“Bjergpigen”，Lyriske Digte，Copenhagen：1842，页 164。

台词，它们或者是希卡内德（Schikaneder）[1] 的，或者是丹麦文译者的，[2] 在总体上是如此疯狂和愚蠢，以致几乎不能理解莫扎特何以使台词【84】显得跟他所做的一样。为了让巴巴基诺说他自己："我是自然之子。"[3] 然后又在同一时刻让他本人成为一个说谎者，这可以被看成是一个 instar omnium［完全等同］的例证。第一咏叹调歌词中的几句话可能构成了一个例外，即他把他抓住的几个女孩儿投入他的牢房之中。[4] 如果一个人多投入一些到它们中而不是作者本人可能做的一切中，那么它们就正好刻画出了巴巴基诺行为的天真无邪的特征，正如我们在前面已提到的一样。

现在我们离开虚构的巴巴基诺。真实的巴巴基诺的命运无法引起我们关注。我们希望他同他的小巴巴基娜快乐，我们高兴地让他在居住于只有巴巴基诺家的人的原始森林或整个大陆之中寻找到他的欢乐。[5]

第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由《唐·乔万尼》作了集中体现。正如在此之前一

---

① 【译按】希卡内德（1751－1812），奥地利著名演员、歌唱家、剧作家兼剧院经理。《魔笛》由他作词，莫扎特作曲。1791 年首演时他饰演巴巴基诺一角。

② 参见【78】注 34，即本书页 90 注④。大概指第二版（1826），其中没有译者名字，与第一版（1816）的情形一样。

③ Bruun，*Tryllefløiten*，第 2 幕，第 3 场，页 59；《魔笛》（*The Magic Flute*，tr. Judith A. Eckelmeyer，New York：Mellen Press，1979），卷 2，页 30。

④ Bruun，*Tryllefløiten*，第 1 幕，第 2 场，页 9；Eckelmeyer，Magic Flute，卷 2，页 30。

⑤ Bruun，*Tryllefløiten*，第 2 幕，页 107；A. Eckelmeyer，Magic Flute，卷 2，页 55。

样，我在这里并不处在必须分离出一部歌剧特殊部分的境地。这里的问题不是要分离，而是要综合，因为整部歌剧实质上是观念的表现，有几个特殊部分例外，中心基本上在这之中，加上戏剧的必然性像倾向于中心点一样倾向于这一点。在这里又有机会看出，在我把《唐·乔万尼》称为第三阶段时，我用那称呼来称前面阶段的含义。我在前面指出过，它们并非分别存在，由于我的出发点是这个第三阶段，而它实际上是整个阶段，所以它们完全不可能被看成是片面的抽象或初步的期望，倒应看成是对《唐·乔万尼》的暗示。除了始终留下来的“阶段”这个词有点合理的用法之外——即，它们是片面的暗示，它们中的每一个暗示的都只是一个方面。

第一阶段中的矛盾在于欲望没有找到目标的能力，但是，倘若没有欲求，欲望就有了它的目标，因而就不可能开始欲求。在第二阶段，目标以其多样性出现，但【85】由于欲望在这种多样性中寻求自己的目标，所以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它还是没有任何目标，它仍然没被称为欲望。不过，在《唐·乔万尼》中，欲望完全被称为欲望。在深入和广泛性上，它是前两个阶段的直接统一。第一阶段不切实际地渴望一般；第二阶段在多样性的范围内欲求特殊；第三阶段是二者的统一。在特殊之中，欲望有其绝对目标，它绝对欲求特殊。在这之中存在着诱惑，我们在后面将讨论这一点。因此，在这个阶段，欲望绝对是名副其实的，胜利的，成功的，不可抗拒的，有魔力的。因此，当然不必忽视的是，这里的问题不是特殊个体中的欲望，而是作为一种本原的欲望，受到精神的限制，因为精神要排斥它。如前面提到的，这是感性的基本创造力的观念。对这种观念的表现就是唐璜，而接着对唐璜的表现则完全是音乐。尤其是，这两个看法现在将继续从各个方面加以强调，因而这部歌剧的经典意义将间接地得到证实。与此同时，为了使读者易于保持一个总的看法，我将尝试把各分散的看法集中在专门的题目下。

就这种音乐说出某些专业的看法不是我的旨意。我将借助一切志趣相投的人的帮助，不费心去凑合一大堆毫无意义却非常喧闹的说法，也不过度地用语言学去证明语言的软弱无力。而且更由于我不把它看成是语言上的一个缺陷，而看成是一种高度的潜能，但由于这个缘故，我更愿意在音乐的范围之内承认音乐。不过，我想要做的是：尽可能从很多方面来部分地阐明观念和它与语言的关系，由此继续越来越多地包围音乐所熟悉的领地，去诱发它，可以说宣示它本身，倘若我不能说话，当能听见时，更多地倾听。我以为，我由此想尽力做美学所能做的，我是否会成功却是另一回事。惟有在一个地方，一种属性才会【86】像逮捕令一样提供一种对它的描述，但我不会因此忘却或允许我的读者忘却：手中拿着逮捕令的那个人绝不会由此逮捕逮捕令提到的那个人。此外，整部歌剧的构思，它的内在结构，将分别在适当的地方讨论。但我不会又以这样一种方式允许我自己为两者非常响亮地喊道：啊，好啊。迟钝的音符，上帝保佑你出色，而只是不停地向前试探音乐喜剧，并由此想到我要尽力纯粹从美学上去对待音乐喜剧。所以，我将不对音乐作系统的评述，这种评述除了主观的附带事件和特有风格外基本上不能容纳什么东西，只能用于读者中相应的某些东西。甚至像霍托博士（Dr. Hotho）[1] 一样的评论家，在思考方面如此有辨别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在表达方面如此词汇丰富，一方面却避免不了使他的解释堕入冗词赘语（它们被期望构成对于莫扎特洪亮的音调的补偿，或者说听上去像莫扎特丰富、洪亮的华美音乐的一种微弱回声，一个苍白的摹本）；另一方面，经常使唐·乔万尼变得超过了他在歌剧中的那个样子，成了一个沉思的个人，并经常变得更小。当然，后来改变了方向是因为《唐·乔万尼》深刻而纯粹的问题未被霍托注意到。对他

① 参见 Heinrich Gustav Hotho，《生活与艺术的准备阶段》（*Vorstudien für Leben und Kunst*，Stuttgart，Tübingen：1835），页 92－147。

来说，《唐·乔万尼》依然是唯一最好的歌剧，它并非在性质上不同于其他一切歌剧。但是，如果有人没有以思辨眼光普遍存在的必然性看出这一点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就《唐·乔万尼》说出有价值的或者正确的话来。如果有人已经看出了这一点，纵然如此，他就《唐·乔万尼》所说的话比起敢于在这里说的话来要更加惊人和丰富得多，首要的是，要更加真实。

不过，我将继续在观念、情景等等之中来追问音乐喜剧，通过倾听来探究它。当我已把读者带到对音乐的接受能力十分精通的地步以至于他似乎听见了音乐却什么都未听见之时，那么我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然后我将保持沉默，然后我将像对自己说一样对读者说：倾听吧。你们这些保护着一切天真无邪之爱的友好的神灵，我把自己的【87】整个心灵都托付给你们，守卫着我辛劳的思想，使它们能被人发现是有价值的；把我的灵魂构造成一件悦耳动听的乐器，让雄辩的清风通过它吹送，送来清新爽快，使丰饶多产的心境升华！你们正义的神灵，你们守卫着美之王国的疆界的神灵啊，守卫着我吧，以免我以迷乱的热忱和盲目的热情在总体上去看《唐·乔万尼》，使它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贬低它，使它成为它本身之外的某种东西。它是最了不起的！你们这些懂得如何把握住人类心灵的强大的神灵啊，同我站在一起吧，这样我就会引起读者注意，不是以激情之网或雄辩的诡计，而是以确信的永恒真理。

1. 被称为勾引的感性的基本创造力

当唐璜的观念的形成不为人所知时，惟有这一点是相当肯定的——即它与基督教有关，并通过基督教到了中世纪。即使这个观念不能以某种确定性追溯到人类意识中的这个世界历史时期，但各种怀疑立刻会被对这观念的内在性质的考虑消除。在整体上，中世纪是观念的表现，一部分是有意识的，一部分是无意识的；整体被表现在特殊的个体之中，然而在这样一个方面，它仅仅是

被限定为整体的一个特殊方面，这时它在一个特殊的个体中得到了显现，因而个体既超越了个体，而又小于个体。然后，在这一个体旁边站着另一个体，他正好从整体上表现了生活内容的另一个方面，例如，骑士与学究，牧师与俗人。在这里，生活的伟大辩证法在代表性的个体身上有了例证，他们一般都彼此构成相反的一对。生活继续 sub una specie [在一种形式之下] 被看待，伟大的辩证统一的暗示丝毫不存在，sub utraque specie [在两种形式之下][①] 的统一中生活拥有的那种统一。因此，对比一般来说无关紧要，彼此被分离开。中世纪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而，中世纪本身【88】无意识地使表现的观念现实化了，而后来的反思首先从其中看见了观念。

如果中世纪把一个个体作为观念的代表置于它自己的意识面前的话，那么它通常就会把与他有关的另一个体置于他旁边。于是，这种关系在习惯上就成了一种喜剧关系，就是说，一个个体在其中弥补了实际生活中另一个体在重要性上的不相称。例如，国王身旁有傻瓜，浮士德有瓦格纳（Wagner），唐吉诃德（Don Quixote）有潘萨（Sancho Panza），唐璜有勒波雷洛。这种结构在实质上也与中世纪有联系。结果，观念与中世纪相联，但在中世纪，它不是与一个特定的诗人相联——它是那些强有力的、原始的观念之一，那些观念以原创性从民间意识中出现。

中世纪必须在肉体和精神之间制造不和，这是基督教带给世界的它的沉思主题，直至把各种冲突力量人格化。那么，倘若我敢这么说的话，唐璜就是肉体的化身，或者说是由肉体本身的精神激起的肉体的灵感。这个看法在前面的讨论中早已被充分地表示了出来；不过，我在这里想引起注意的是：唐璜应被归入中世纪早期还是晚期。任何人都很容易看出他与中世纪的本质联系。他或者是有争议的、错误的对情欲的期望，这在

---

① 在圣餐中，这两个拉丁语词组在传统上指面包和葡萄酒这两种要素。

骑士身上很明显，或者骑士制度仍只是一种与精神有关的反衬，直到这反衬更加深刻地分裂之前，唐璜才作为在道德上与精神相反的好色淫荡出现。骑士制度时代的情欲与希腊文化中的情欲有某种相似之处，它们都有精神上的限制，但差别在于其精神上的限制存在于一种普遍的精神限制或一种总体上的限制之内。女人气的观念在很多方面继续在运动着，希腊文化中的情况不是这样，在希腊文化中，每个人都是美的个体，却不存在对女人气的暗示。因此，在中世纪的意识中，骑士制度的情欲也【89】处在一种与精神适度调和的关系之中，即使精神以其狂热的严厉坚持它的怀疑。

如果出发点是精神的原则在世上被断定，那么，一方面，应当是最引人注目的反差，最令人反感的分离首先出现，随后逐渐缓和。在这种情况下，唐璜就属于中世纪早期。但是，如果假设这种关系逐渐发展成这种绝对反差的话，它也由于精神为了单独起作用而脱离统一的合作，更加自然地承担起了自己越来越多的份额，由此真正的 σκάνδαλον［过错］显露出来了，那么唐璜就属于中世纪晚期。然而我们终于被引向了中世纪开始向上高飞的起点，接着我们也在那儿遇见了一个相关的观念，即浮士德，除了唐璜必须放到早一点的时代之外。由于精神，仅限于精神，抛弃了这个世界，感到这世界不仅不是它的家园，而且也非它的舞台，便退回到更高的领域，把尘世当作游戏场遗弃在后。因为它所拥有的力量总是处于冲突之中，现在它把那种力量让给了尘世。然后，由于精神使自己摆脱了尘世，所以感性以其全部力量显示了自身，这种变化未有任何障碍。真的，它看出了分离的好处，很高兴教会没有让它们一起继续存在，而是切断了把它们捆在一起的纽带。

这时感性比此前更加强大，以其全部的丰富性，以其全部的狂喜和得意醒来——正如自然中的隐士、无言回声一样，它从不首先对人讲话，或者没得到要求绝不讲话。从骑士的猎号中，从

他的情欲之爱［Elskov］的旋律中，从猎犬的吠声中，从马儿的鼻息声中得到如此之大的快乐，以至于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重复，可以说，到最后非常轻柔地对它本身重复，以便不要忘却。所以，正是整个世界在一切方面成了尘世的感性神灵返回的住所，而精神却已抛弃了尘世。

【90】在中世纪，被人大谈特谈的一座山在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它被称为“维纳斯山”（Mount Venus）。感性在那儿有自己的家园，它在那儿有狂野的快乐，因为它是一个王国，一个城邦。在这个王国之中，语言没有家园，也没有思想的泰然自若，也没有沉思的劳动成果，所听见的只是激情的基音，欲望的游戏，陶醉的粗野噪声。那儿的一切全然是一种令人头晕目眩的快乐。这个王国的长子便是唐璜。但这并非由此说它是罪孽的王国，因为当它出现在审美无关利害之中时，它肯定要受到遏制。只有在沉思进入之时，这个王国本身才显现为罪孽的王国，但这时唐璜已被杀死，这时音乐停了下来，然后人们只看见绝望的反抗，它毫无力量地坚持着，却找不到任何坚实的基础。当感性本身显现为必须被排斥，而精神随之并不希望卷入，但在精神到当时为止已证明了感性有罪或宣判了它有罪时，感性便采取这种形式，即在审美无关利害中具有魔力。这只是一瞬间的事儿，一切都很快改变了，接着音乐也结束了。浮士德和唐璜是中世纪的巨人，他们在自己的伟业方面同古代的伟业没有什么差别，除了在这方面为人公认外，他们处于孤立状态，没有形成一种唯有经过大力合作之后的合力；相反，所有力量都集中在了这一个体身上。

那时唐璜成了被称为感性的魔力的表现；浮士德是被称为超越世俗的魔力的表现，而基督教精神则排斥这种超越世俗。这些观念彼此具有一种实质性联系，并且非常相似，结果可以指望它们也共同具有这一点，即两者都被保存在一部传说之中。

如所周知，浮士德的情况就是这样。有一部民间的书，[①] 即使书本身很少为人所用，但它的书名却相当熟悉。在我们时代当每个人都对浮士德的观念如此全神贯注时，它却特别生疏。情况就是如此。每个想要成为助理教授或教授的人都认为，【91】通过公开通读出版的一本有关浮士德的书就会被承认是在知识上成熟，在其中他如实地复述了其他一切大学毕业生和博学的请受坚信礼者早已说过的话，他认为他敢于忽视这样一本没有意义的小小的民间著作。他从未想到，十分美妙的是真正的伟大对于一切人都是共同的，一位农夫去特里布勒（Tribler）[②] 的窗口或者到哈尔姆托夫（Halmtorv）[③] 的一位民谣歌本零售商那儿去，在歌德正在写一部《浮士德》[④] 的同时，他自个儿将它读出声来，这又是何等美好啊。的确，这部民间著作值得注意。首先，它具有被称赞为值得赞美的喝得兴高采烈的品质，它拥有特殊风格。它是来自中世纪的上等佳酿，当打开它时，如此芳香的、美味的和与众不同的气味扑鼻而来，给人一种十分特殊的感觉。

但这已足够了。我只想指出，有关唐璜还没有这样的传奇故

---

① Den i den ganske Verden bekjendte Ertz-Sort-Kunstner og Trold-Karl Doctor Johan Faust, og Hans med Djevelen oprettede Forbund, Forundringsfulde Levnet og skrœkkelige Endeligt, Copenhagen。参见《增补》，页 537（《论文》卷 1 - C107）；《论文》卷 1 - C107，页 278 - 292；卷 12，页 242 - 260。基尔克果作了圈点的那一本在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的基尔克果档案之中。

② 特里布勒是哥本哈根的书籍装订工，在 1818 年到 1839 年间出版过多部民间著作。参见《增补》，页 537（《论文》卷 1 - C107）。

③ 字面意思为“稻草市场”，在基尔克果的时代，正好在哥本哈根城墙外边的韦斯特港 [Vesterport]。

④ 《浮士德》的第二部最先发表在《歌德作品集》（*Goethe's Werke*, Vollständige Ausgabe letzter Hand, I - L X, Stuttgart, Tübingen: 1828 - 1842）卷 12 上。

事。直到今年还没有出版任何收有他的回忆的民间著作和民谣。[1]然而很有可能存在着一部传奇，但它十之八九都限于仅有的点滴片断，它们也许比毕尔格（Bürger）的《莱诺勒》[2] 以之为基础的很少几节诗还要简短。也许它只包括了一部分，因为，除非我大大弄错了，现存的数字是 1003 个,[3] 这的确属于一部传奇。一部别无所有的传奇似乎有点贫乏，在某种程度上很容易成为它没有被记录下来的原因，但这个数字还有一种优秀的特质，一种抒情诗般的满不在乎，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许是因为他们对于见到它太习以为常了。虽然在民间传奇中这观念尚未找到自己的表现方式，但它已经被以另一种方式保存下来了。如所周知，唐璜作为情节剧[4]很早就存在。真的，这很可能是最初的存在形式。但在这里，观念被表现得很滑稽。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中世纪非常精通为各种理想做准备一样，同样肯定的是它在理想超自然的伟大之中看见了这喜剧。让唐璜成为一个想象自己勾引了所有女孩儿的吹牛说大话的人，让勒波雷洛相信他的谎言，这肯定不是一个全部糟糕的喜剧构想。即使事实不是那样，即使那已不是那观念，但还是不可能避免喜剧的曲解，因为它【92】是主角与他在其中活动的场所之间的矛盾里所固有的。因此，中世纪可以被允许非常有创见地讲述主角们的故事，以至于说他们

---

① 暗指一些民谣和著作略去实际出版日期，代之以“Trykt i deffe Aar”［今年印制］的做法。

② 毕尔格（Gottfried August Bürger，【译按】1747 – 1794，德国浪漫主义歌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莱诺勒》（*Lenore*，【1773】，Bürger Gedichte，Gotha，New York：1828），页 48 – 57。

③ 勒波雷洛记录的主人风流账现在的数字。参见克鲁塞《唐璜》第 1 幕，第 6 场，页 23；布莱勒《唐·乔万尼》第 1 幕，第 2 场，页 102。

④ 【译按】一种不着重刻画人物、一味追求情节奇异、通常都有惩恶扬善结局的戏剧。

的两眼相隔一英尺,① 但如果一个平凡人要走到台前，假装有一双相隔一尺的眼睛的话，那么喜剧就会顺利进行。

以上有关唐璜传奇的评论，只要它们不与这种研究的主题密切相关，只要它们没有帮忙把我们的思想带向早已确立的目标，就不会把它们归入这里。与浮士德比较，这种观念拥有如此贫乏的过去的原因，无疑是由于它之中有某种谜一般的东西，它才那么久没有发现音乐是它的合适的媒介。浮士德是观念，却是一种在本质上也是一个个体的观念。从一个个体之中想象出集中起来的超凡魔力，对于思想来说是很自然的，而从一个个体之中想象出感性却是不可能的。唐璜一直在成为观念——即力量，生命和成为个体之间徘徊。但是，这种徘徊是音乐的颤动。当大海波涛起伏之时，汹涌澎湃的波涛构成类似动物的图画，它显得就像是那些动物掀起了波涛，然而相反的是，形成动物的是汹涌的浪涛。因而，唐璜是一幅不断进入视线的图画，但它并没有获得形式和连贯性，一个个体在不断地被构成，但从未完成，人们不可能懂得它的历史，只能听那波涛的喧闹声。

当以这种方式来领会唐璜时，一切都有了意义和深刻的意味。倘若我想象一个特殊的个体，倘若我看见他或听见他说话，那么他勾引了 1003 个人就成了喜剧。因为他一旦成为一个特殊的个体，重音就落到了完全不同的地方——即着重点在他勾引到的人和如何勾引到之上。传奇的天真朴素和流行的迷信可以成功地陈述这类事情而无需暗示那是喜剧。对反思而言，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当他被用音乐表达出来时，那我就没有了特殊的个体，那我就有了一种自然之力，魔力。它不再厌倦【93】勾引，或者说它靠的是勾引，而不是凭借刮大风，不是借摇晃的海，也不是靠从高处骤降的瀑布。就此而言，被勾引者的数目可能恰恰就像无论什么数目一样，是一个大得多的数目。

① 参见《书信》，第 21 封信，《文集》卷 25，页 68。

在把歌剧脚本译成一部歌剧中，译者经常有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即要翻译得十分准确，以至于它不仅是适合于歌唱的脚本，而且意义也与文本并因此与音乐非常谐和。我所援引的，作为它有时是一桩完全无关紧要之事的例证是《唐·乔万尼》中列举的数字。不过，不要像人们通常那样轻率地对待它，以为没有什么会依靠这样的东西。相反，我怀着极大的审美严肃性来看这事，并因此把它看成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但是，我确实想称赞1003这个数目的一个品质——即，它是奇数，并且是偶然的，这绝非不重要。它给人的印象是这个记录完全不是最后的，倒是表明唐·乔万尼还在行动。我们几乎为勒波雷洛感到遗憾，如他本人所说，他不仅必须坚持在门外监视，此外还必须坚持做如此复杂的记录，以至于他们给了足够多的事让一个富有经验的办公秘书去做。

表现在唐璜身上的感官享乐作为一种原则，以前在世上从未像这样表现出来。由于这个原因，情欲在这里受到另一种属性限制：在这里，情欲就是勾引。足够奇怪的是，勾引家的观念在希腊文化中完全没有。我的意图并不是要为此而以什么方式来赞美希腊文化，因为如每个人都知道的，诸神和人类在风流韵事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我也没有非难基督教，因为它毕竟是只在它本身之外拥有这个观念的。希腊文化缺少这个观念的原因在于它的整个生活被限定为个体。因而，精神是主要的，或者说总是与感官享乐相融洽的。它的爱情因而是精神上的，而非感官的，正是这一点把节制灌注进了全部希腊的爱情。他们同一个女孩儿相爱，为拥有她而感天动地。当他们成功之时，他们也许对她渐生厌倦，【94】并寻求一种新的爱情。在他们的反复无常之中，他们肯定与唐璜有某种相似之处。只需提及一个例子，即赫拉克勒斯（Hercules）① 无疑能提供一个引人注目的单子，只要人们能记在心里。

① 【译按】希腊神话传说中最负盛名的英雄。

他有时对整个家族感兴趣，数出来的少女达50个之多，[①] 作为一个家庭的女婿，据某些记载说，他在一个夜晚就把她们全干掉了。然而，他在实质上不同于一个唐璜：他不是勾引家。当一个人反思希腊的爱情时，它与它的概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完全是由于它是精神的。特定的个体爱上很多人是某种偶然之事。考虑到他所爱的众多的人，他每次爱上一个新的人又是一个偶然。在他爱一个人时，他没有想到下一个。

但是，唐璜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勾引家。他的爱是感性的，不是精神的。根据感性之爱的概念，它不是忠诚，而是整个不忠诚。它爱的不是一个，而是全部——就是说，它勾引所有的人。它的确只是片刻的，但以它的概念来考虑，这种片刻就是诸多片刻的总和，因而我们有了这位勾引家。骑士之爱也是精神上的，因而根据它的概念，在实质上是忠实的。按照它的概念，只有感官享乐才在本质上是不忠实的。但是，它的不忠实本身也以另外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它只是继续成为一种重复。

精神之爱在两个方面包含了辩证法。一方面，在它之中对于它是否会幸福、是否能看见它的欲望实现、是否会被爱存有疑虑和不安。感性之爱没有这种担心。即使是朱庇特（Jupiter）对自己的胜利也没有把握，这不可能是别的什么。真的，他本人不可能指望它是别的什么。唐璜的情况不是这样，他对他的事兴致勃勃，必须始终把它看成是彻底的胜利。这一点可能是他的长处，但它在实际上却是贫乏。再者，精神之爱还有另一种论证法，论证它的差别也可根据成为恋爱对象的各个特殊个体的关系。其中存在着它的丰富性，它的内容的充实性。

唐璜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他没有时间这么做，对他来说，一切都不过是片刻之事。在某种意义上可能说到精神恋爱，即见到

① 在维奥蒂亚的泰斯比亚城的创建者泰斯比乌斯（Thespius）的女儿们。参见 Nitsch，前揭，卷1，页815－816；卷2，页586。

她和爱她是相同的，但这仅仅使人想到是个开端。在与唐璜的关系中，它以一种不同的方式适用。见到她和【95】爱她是相同，这在片刻之内。在同一时刻一切都结束了，而且同样的事情无限地重复自身。如果一个人想象唐璜具有精神上的爱，那么把1003个人放到西班牙去就成了荒谬可笑的，就成了与这观念不符的一种矛盾。它成了具有一种打扰效果的放肆，哪怕想象把他表现得很理想。如果除了语言外没有哪种媒介能描述这种爱情的话，那就陷入了麻烦，因为一旦放弃可能头脑简单地坚持认为在西班牙有1003个人的天真，那就要求有某些更多的东西，即精神上的个体化。审美完全不能满足于像这样把一切都扔掉以及想要对数目的大小感到惊讶。精神之爱恰恰是在个体生命丰富的多样性中运动的，在那里细微差别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而感性之爱却可以把一切都一起扔掉。为此，实质在于完全抽象的女人气，而且至多是更加感性的差别。精神之爱在时间上是连续的；感性之爱在时间中消失，但表现这一点的确实是音乐。

音乐极适合于达到这一点，因为它比语言抽象得多，因而明确表达的不是特殊，而是以其全部的普遍性表达一般，然而它并非以反思的抽象来表达这种普遍性，而是以直接性的具体来表达。为了就我所说的举出一个例子，我将较详细地讨论第二段仆人的咏叹调：那些被勾引者的名单。这个数字会被看成是唐璜真正的史诗。

倘若你怀疑我的话的正确性，那就试一试一种想象性的结构吧。想象一位诗人，生性资质就比先于他的人更幸运。赋予他表现方法的丰富性；赋予他驾驭语言力量的能力和权利；让一切必不可少的东西都服从于他，听从他最轻微的暗示；让一切都等着、准备好，遵从他的命令；让他受到一大群【96】散兵游勇、走路很快的信使包围，那些人在最迅速的思想战斗中已筋疲力尽；让一切都逃不过他，哪怕是最轻微的运动；让他不缺少诀窍，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言喻的——然后给他一项任务，以史诗的风格来赞美唐璜，把被勾引者的名单展现出来。结果将是：他

绝对完成不了。对不起，史诗的失败在于它可以持续所需的那么久。他的主人公，即兴诗人唐璜，要持续多久就可以持续多久。诗人这时将引入多样性，而且多样性中总有使人中意的足够的东西，但是他绝不会达到莫扎特所达到的效果，因为即使他真的最终完成了，[①] 他还是说不到莫扎特以这一部歌剧所表现的一半。

莫扎特并没有陷入多重性之中。被放过的结构有点多，这在媒介本身，即音乐之中有充分的基础，它过于抽象，无法表现差异。因此，音乐史诗相对地有点短，然而它却以一种无可比拟的方式具有史诗的品质，能够持续所需的那么久，因为人们总是可以让它从头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听，这完全是由于表现了普遍性，并且是以直接的具体性表现的。在这里，人们听到的唐·乔万尼不是一个特殊的个体。人们听到的不是他说的话，而是他的声音，感性的声音，而且是通过对女人气的渴望听见的。唐·乔万尼成为史诗只能通过不断结束和不断能完全从头开始，因为他的生活是 repellerende 的片刻［Momenter］[②] 的总和。它们毫无连贯性，而且他的生活作为片刻就是诸多片刻的总和，作为诸多片刻的总和则是片刻。唐·乔万尼存在于这种普遍性之内，存在于在成为个体和成为一种自然力之间的徘徊中。只要他一成为一个个体，那么美学就获得了完全不同的范畴。

这就是剧中出现勾引时相当有秩序并有深刻的内在意蕴的原因，那就是勾引采琳娜（Zerlina）[③] 这个普通的农村女孩儿，伪

---

① 有可能是指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的长诗《唐璜》(*Don Juan*)，他断断续续地将此诗写到 1824 年他去世之时。基尔克果有《拜伦勋爵作品集》(*Lord Byron's sämmtliche Werke*, Nach den Anforderungen unserer Zeit neu übersetzt von Mehreren, I – X, Stuttgart: 1839)。

② Repellerende 是个丹麦文的拉丁词语，意为“不连贯的”、“无联系的”、“分离的”。Momenter 的意思是暂时意义上的“片刻”，以及“成分”。

③ 【译按】采琳娜是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中的人物，是被唐璜遗弃的埃尔薇拉的女仆。

美学家们装作了解诗人们和作曲家们，但他们把一切都归于对他们的误解。而伪美学家们【97】也许会告诉我们说采琳娜是个非同寻常的女孩儿。任何相信这个说法的人都显示出他完全误解了莫扎特，显示出他在使用不正确的范畴。他误解了莫扎特肯定很清楚，因为莫扎特有目的地尽可能使采琳娜显得不重要，霍托(Hotho)① 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不过，他没有看出根本的原因。如果唐·乔万尼的爱情被说成是别的什么而不是感官享乐，如果他曾是个精神智慧意义上的勾引家——我们将在后面考虑这些问题——那么剧中的一个根本性败笔就将是，在剧中戏剧性地吸引我们的勾引场面中让女主角成为一个农村小女孩儿。在这种情况下，美学将要求赋予他一项更加艰难的任务。但是，对唐·乔万尼来说，这些差别并不适用。如果我想象他会以这种方式说到他本人的话，那他或许会说："你弄错了。我并不是需要一个非同寻常的女孩儿来使我快乐的丈夫；每个女孩儿都有使我快乐的东西，因此我全部接受她们。"这就是必须理解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些话的原因：即使老到60岁也要卖弄风情。或者是在另一处提到的：'倘若她只穿一条裙子的话，你就非常了解他所干的事。② 对唐·乔万尼来说，每个女孩儿都是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儿，每件风流韵事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故事。采琳娜年轻美丽，而且她是个女人；她与数百个别的人一起分享了，这是不同寻常的。但是，并非不同寻常的是唐·乔万尼的欲望，而很平常的是她与每个女人一起分享了。假如事实是这样的话，那么唐·乔万尼就不再是纯粹的音乐喜剧。然后美学家要求言词、台词，而现在，由于这种情况，唐·乔万尼就是绝对的音乐喜剧。

---

① 例如，可参见《准备阶段》(*Vorstudien*)，页109-110。

② 出自勒波雷洛的风流账咏叹调。参见克鲁塞《唐璜》，前揭，第1幕，第6场，页23，其中没有与意大利语台词直接对应的台词；布莱勒《唐·乔万尼》，前揭，页102。

我也愿意从另一方面来说明该剧的内在结构。埃尔薇拉（Elvira）对唐·乔万尼来说是个危险的敌人。这是那位丹麦文译者[①]在台词中经常强调的。肯定地说，让台词这么说对唐·乔万尼而言是个错误，但是并不能把这话理解成在它们之中不会有一个好的评论。因而唐·乔万尼害怕埃尔薇拉。某个美学家很有可能会对此做出一个透彻解释，就埃尔薇拉是个非同寻常的女孩儿之类话题提出一大串胡言乱语，这【98】完全没有说到点子上。她对他来说很危险是因为她已被勾引过。以同样的方式，以完全同样的方式，采琳娜在被勾引时对他来说也是危险的。她一被勾引，就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地。她具有一种唐·乔万尼所缺乏的意识，这就是她对他很危险的原因。还有，这不是由于偶然，而是由于一般。

因此，唐·乔万尼是个勾引家，他的好色就是勾引。当这个说法被恰当地理解时，它无疑说出了很多意思，但以某种习惯的含糊其辞来解释的话，它说出的意思就非常少。我们早已看出，关于唐·乔万尼，勾引家的概念在实质上已被修改了，因为他的欲望的目标是感官享乐，而且只是如此。为了以唐·乔万尼来展示音乐喜剧，这就很重要。在古代，感性在默不做声的雕塑的静态中得到了表现；在基督教世界中，感性不得不以其全部急切的激情突然表现出来。虽然因此真的可以说唐·乔万尼是个勾引家，但这个词经常可能轻而易举地使某些美学家虚弱的头脑糊涂，在经常可能就这样一个人做出某些随随便便的评论，随后这些评论又自动地聚集起来转移到唐·乔万尼身上时，这个词常为误解提供机会。有时，他们通常追踪唐·乔万尼的狡诈而把他们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有时他们在解释他的诡计和机灵时却把他们自己的嗓子说哑了。简言之，"勾引家"这个词已促使每个人尽最大努力来对付他，并且为总体上的误解做出一点贡献。

---

① 参见【78】注34，即本书页90注④。

对一个人而言，说出正确的话比说出任何话都更加迫切，为此必须非常谨慎地把“勾引家”这个词用在唐·乔万尼身上。这不是因为唐·乔万尼十分完美，而是因为他完全没有进入道德范畴。因此，我宁可把他叫做骗子，因为在那个词中总有某种模棱两可的东西。做一名勾引家始终要接受某种责难和自觉，一旦这成了现实，就可以恰如其分地说起狡诈、诡计和阴险的奸计。① 唐·乔万尼缺乏这种自觉，因此他没有勾引。他欲求，这种欲望表现出勾引的样子。在这种意义上，他的确在勾引。他对欲望的满足感到高兴。一旦他对此感到高兴，他就寻求一个新的目标，情况就这样无限继续下去。因此，【99】他的确是在欺骗，但还不是以事先作好欺骗打算这种方式。欺骗被勾引者的正是感官享乐本身的力量，它倒是一种复仇女神。② 他在欲求，不断地欲求，不断地享受欲求的满足。他缺乏时间去做勾引家，事前的时间要安排他的计划，事后的时间要了解自己的行为。因此，一名勾引家应该拥有一种唐·乔万尼所不拥有的力量，不过他在别的方面却有充分准备：言词的力量。只要我们一给他言词的力量，他就不再是音乐喜剧了，审美的兴趣就成了另外一种。

阿尔尼姆在某个地方③说起过一个具有完全不同风格的勾引家，一个进入到道德范畴之内的勾引家。阿尔尼姆以真实、大胆和精辟的词语对他作的描述，几乎可以与莫扎特的弓法比美。他宣称，他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同一位女人说话，即如果魔鬼抓住了他，只要他能同他母亲说话，他就会自由无碍地谈起他自己。这是个真正的勾引家。这里的审美兴趣也是某种别的东西，即怎

① 参见《新约·以弗所书》6：11。

② 在希腊神话中，纳美西斯（Nemesis）是复仇女神。

③ 《多萝雷斯伯爵夫人的穷困、财富和忏悔》（*Armuth, Reichthum und Busse der Gräfin Dolores*, Ⅰ-Ⅱ, Berlin: 1810），卷2，页21。参见《增补》，页537（《论文》卷2-A70）。

么样，方法。[1] 因此，在浮士德（他再造了唐璜）只勾引一个女孩儿而唐·乔万尼勾引数百个女孩儿这一事实中有某种非常意味深长的东西（也许大多数人尚未注意到这一点。但在强度方面，这一个女孩儿被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勾引和毁灭，超过了唐·乔万尼所骗的所有那些人——恰恰由于浮士德作为一种复制品具有一种精神智慧的品质。像那样的勾引家的力量是言词，即谎言。几天之前，我听见一名士兵同另一名士兵说到曾欺骗过一位女孩儿的第三名士兵。他没有详细描述那件事，然而他的表达方式很出色：他懂得如何用谎言去做，诸如此类。这样的勾引家完全不同于唐·乔万尼那一类，在本质上与他有别，它在这一点上也能看出来，即他和他的行为简直不是音乐喜剧，【100】在美学上属于兴趣的范畴。[2] 因此，从恰当的美学观来看，他的欲望的目标也是单纯的感官享乐之外的某种东西。

但是，唐·乔万尼用以勾引的力量到底是哪种呢？它是欲望的能量，是感性欲望的力量。他在每个女人身上欲求总体的女人气，在其中就有感官享乐，他以理想化的力量同时提高和征服他的捕猎对象。对这种巨大激情的反应提高和推进了被欲求者，他因那种反应而在被提高了的美之中脸红。正是那热心人的火焰以一种引诱的光彩包围了那些同他有某种关系的、未被卷入的人。因而在一种远为深刻的意义上，他使每个女孩儿改观了，因为他同她的关系是一种实质性关系。这就是与主要问题相比较一切明确的差别都因他而消失了的原因：做一名女人。他使年老的女人恢复活力，变成美丽的中年女人；他几乎马上就使儿童成熟起来；一切属于女人的东西都是他的猎物 [pur chè porti la gonella, voi sapete quel chè fà]。但是，不必把这理解为似乎他的感性是盲目

① 这个说法是页 313－445《勾引家日记》的主要思路。

② 例如，可参见《恐惧与颤栗》，《文集》卷 6，页 82－83；《附言》，《文集》卷 12；《日记与论文》卷 2，页 2105－2109 和页 603；卷 7，页 51。

的。他天生就非常懂得如何制造差别，而且首要的是，他要进行理想化。假如我暂时回想到前一个阶段，回想到那仆人，那么读者也许会回忆起我在把那仆人的一句评论与唐·乔万尼的一句评论作比较时说起过他。我让那虚构的仆人留下来；我让那真实的仆人去当兵。倘若我现在要想象那虚构的仆人解脱了自己并已开始行动，那么我在这里就会想起那仆人对唐·乔万尼的一句评论。当轻盈如鸟的切鲁比诺（Cherubino）大胆地跳出窗户时，此举对苏珊娜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影响，她几乎昏了过去，她苏醒过来时叫道："看他跑的样子——啊，他对付女孩儿们不会成功！"① 这话完全适合苏珊娜说。她昏过去的原因不单是大胆跳跃的表现，还在于他对付她已成功了。事实上，那仆人是可能的唐·乔万尼，虽然不必荒谬地这么看，但似乎那仆人到老了就成了唐·乔万尼。这时唐·乔万尼不仅对付【101】女孩儿们成功了，而且他也使女孩儿们快乐——以及不快——然而十分奇怪的是那就是她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想要的东西，而一个女孩儿为了一度与唐·乔万尼贪欢而不希望不愉快将是很可怜的。

因此，即使我继续把唐·乔万尼叫做勾引家，但我还是不完全认为他狡猾地拟定了自己的计划，不认为他阴险地算计了自己诡计的效果；他借以进行欺骗的是感性的基本创造力，就是说，他是这种创造力的具体化。他身上缺乏精明冷静的头脑；他的生活就像他用来给自己增加酒精的葡萄酒一样冒着泡；他的生活就像伴随着他快乐地宴饮的乐曲一样躁动；他总是兴高采烈的。他不需要准备，不需要计划，不需要时间，因为他始终有准备。那就是，力量始终在他身上，欲望也在他身上，只有他欲求之时，他才处于非常适宜的状态中，他坐下来吃晚餐，挥舞起酒杯来幸福得像个神——他手里拿着餐巾站起来，准备进行攻击。如果勒

---

① 参见 Bruun，《费加罗》，前揭，第 2 幕，第 6 场，页 58；Martin，《费加罗》，前揭，第 2 幕，第 14 场，页 186。

波雷洛在半夜里叫醒了他，他总是醒来就有把握取胜。但是，这种能力，这种力量，却无法用言词来表达，惟有音乐才能给我们有关它的概念，因为沉思和思考是无法表达的。我可以清楚地用言词来表明一个在道德上被确定为勾引家的狡诈，而音乐要完成这项任务却会白白地冒险。就唐·乔万尼而言，音乐是对立物。它是哪样一种力量？没有人能说得出来。即使我在采琳娜去舞会之前向她问起：他凭什么力量把你给迷住了？她会回答说：没有人知道。而我会说：说得好，我的孩子！你说得比聪明的印度人还要聪明；richtig，das weisz man nicht［正确，没有人知道这个］，麻烦在于我也无法解释它。

唐·乔万尼身上的这种能力，这种威力，这种生活，只有音乐才能表现，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词语能描述它：它是精力旺盛的狂欢。因此，当克鲁塞在采琳娜的婚礼中来到台前让唐·乔万尼说："干杯，孩子们！你们的确都穿戴的像来参加婚礼，"①他是在说某种完全合适的话，也超出了他也许在想的东西。真的，他本人【102】带来了狂欢，至于婚礼，并非没有意义的是她们全部穿戴得像来参加婚礼，因为唐·乔万尼不仅对采琳娜来说是新郎，而且他还用游戏和歌曲来庆祝整个教区的年轻女孩儿的婚礼。难怪那些快乐的少女都聚集在他周围。她们没有失望，因为他拥有对大伙儿来说足够的东西：奉承，感叹，大胆的秋波，温柔的握手，悄悄的耳语，危险的亲近，吸引人的距离——然而这些只是不那么神秘的、婚前的礼物。对唐·乔万尼来说很高兴的是俯瞰这样的大丰收；他关心整个教区，然而这花费的他的时间还没有勒波雷洛办公的时间长。

这一切讨论又引向了这一调查的真正主题，即唐·乔万尼是纯粹的音乐喜剧。他在感官享乐上欲求；他以感性的超凡力量进

---

① 参见克鲁塞《唐璜》，前揭，第1幕，第8场，页26；布莱勒《唐·乔万尼》，前揭，第1幕，第3场，页104。

行勾引；他勾引所有的人。言词，台词，对他都不适合，因为那样他就立刻成了一个沉思的个体。他完全不具有那种持续性，而是在一种永恒的消失中奔忙，正如音乐一样，当声音一停止它就结束了，只有当它再次响起时才又存在。

因此，倘若我要提出唐·乔万尼的长相问题，他仪表堂堂？年轻还是衰老？大概有多老？那么在我这一边就只有退步，就此所能说的是，可以期望以一个被宽恕的教派在国家教会中找到一席之地的相同方式，在这里找到一个位置。他仪表堂堂，确实不年轻；如果我要提出他的年龄的话，我会提出是三十三岁，这是一代人的年纪。涉及这种探讨的无把握之处是，人们在细想细节时很容易丧失全体，似乎唐·乔万尼是在用他的仪表堂堂或可以提到的别的什么进行勾引。然后人们看见了他，但再也听不到他，他由此消失了。因此，为了尽我的力帮助读者获得唐·乔万尼的形貌，我就要说：看吧，他站在那儿呢！瞧他的两眼多么明亮；他得意洋洋地微笑着，他对自己的俘获者多么有把握；瞧他那一副王者的表情，自以为那是恺撒(Caesar)的神情；① 【103】瞧他起舞的步伐多么轻快，他伸出手去有多么骄傲，谁是他对其伸出手去的幸运儿？我似乎要说：瞧吧，他在那儿站在树阴下，他正斜靠着一棵树，用一把吉它为自己伴奏；再瞧吧，那边树丛中有位年轻女子消失了，像只受惊吓的野鹿一样惊恐。然而他却不慌不忙，他知道她在寻找他。或者我要说：他在那儿躺在明月之夜的湖畔，那么漂亮，以至于月儿竟伫立不动，重新体验青春期的风流韵事，② 那么漂亮，以至于城里的年轻女子都不顾一切地敢于偷偷过去，利用月儿再次升起在天穹发光前的黑暗亲吻他——倘若我这样做了，

---

① 很可能暗指统治者对新娘拥有初夜权的古老习俗。

② 在希腊传说中，年轻的牧羊人恩底弥翁（Endymion）被塞勒涅(Selene，月神）爱上了。

那么警觉的读者就会说：看看吧，他在那里为自己糟蹋了一切，他自己却忘了唐·乔万尼是看不见的，但听得见。因而我不那么做，却说：倾听唐·乔万尼吧——那就是，如果你通过倾听无法获得有关他的概念，那么你就绝不会了解他。倾听他的生活的开端吧，正如闪电是从雷云的黑暗中放射出来的一样，所以他是从诚挚的深渊中爆发出来的，比闪电还要迅速，比闪电还要变幻莫测，然而像有节奏一样。听听他如何投入到生活的多重性中去，他如何突破生活多重性坚实的堤岸。听听那些轻快的、舞动着的小提琴音符，听听欢乐的暗示，听听那兴高采烈的欢乐，听听节日般欢乐的狂喜，听听他激烈的博斗。他迅速超过他自己，始终很快，从不停顿。听听对激情的放纵渴望，听听情欲之爱的感叹，听听诱惑的耳语，听听勾引的旋涡，听听暂时的静默——听吧，听吧，听莫扎特的唐·乔万尼吧。

2. 被认为与音乐喜剧的表演有关的对唐璜的其他看法

浮士德的观念已成了众多表演的主题，这成了共识，但唐璜的情况绝非如此。这也许显得很奇怪，由于第二种观念与第一个相比在个体生命的发展之中表现出了一个远为普遍得多的时期的特征，便越发如此。但是，【104】对此的现成的表演在于：浮士德式的观念要以一种精神智慧上的成熟为先决条件，它更加自然地会把自己提供给表演。除此之外，如我在前面指出的有关的事实：并不存在那样一种有关唐璜的传奇，人们隐约感到了困难与媒介有关，直到莫扎特发现了媒介和观念。从那一刻起，这观念首先获得了它应有的地位，接着又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来注入个体的生命中。但如此令人满足，以至于把在幻想中体验过的东西理想化地凝聚起来的冲动，并没有变成一种诗歌上的必要性。这一点接着又间接地展示了莫扎特歌剧纯粹经典的地位。理想连同这种思路得到的完美表现早已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它的确很吸引人，但对诗歌的多产却没有吸引力。

莫扎特的音乐肯定有吸引力，因为何处有这样的年轻人：他平生没有一刻会拿出他的王国的一半去做个唐璜，或者也许会拿出全部；他会拿出他一半的寿命去做一年唐璜，或者会拿出他的全部生命。但是，这走得太远了。天资越是深厚，他就会被莫扎特音乐中表达的观念所打动，他会发现一切，甚至是最轻柔的微风；他在其雄伟的激情中发现了对于激发起他自己内心存在的东西的响亮表现，他看出了每种调式都紧系于那音乐，正像小河为了迷失在大海的无限中而奔忙一样。这些性质为莫扎特式的唐璜的文本奠定了基础，也同样为评论奠定了基础，因此当他在它的音乐中前后滑动，并以这种方式享受沉迷的欢乐时，他也获得了赞美的财富。莫扎特式的音乐一点都不过于狭隘；相反，它们本身的调式被扩大了，当它们在莫扎特那里重新发现自己时，便具有了不可思议的重要性。天资越低的人，便得不到对无限的暗示，看不出无限性。笨拙者们会认为自己是唐璜，因为他们拧过农村女孩儿的脸蛋儿，搂过女招待，或者让一个年轻女孩儿脸红过。他们当然既不了解那观念，也不了解莫扎特，【105】不了解自己如何表演唐璜找到了一种表现方法。如前面所说，绝不可能找到，因为这观念要具体得在同类模糊、感情用事的眼中是个真正的唐璜，是一切魅力的集中体现。在这种意义上，浮士德迄今还没有找到一种表现方法，如前面所说，绝不可能找到，因为这观念要具体得多。对浮士德的表演可能应被称为完美，然而后来的一代人会产生一个新的浮士德。而唐璜，由于观念的抽象特征，永远活着，在每个时代活着，希望在莫扎特之后创造一个唐璜，始终就像想写一部 Ilias post Homerum［荷马之后的《伊里亚特》］、其意义甚至比荷马的还要深刻一样。

现在，纵然这里提出的看法是正确的，但绝不能由此接着提出一个特别有天资的人不应尝试以某种别的方式来表演唐璜。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但不是每个人都会注意到供其他一切表演的

模特儿，在实质上是莫里哀（Molière）的《唐璜》;[①] 然而反过来，这个模特儿又比莫扎特的老得多，也是喜剧。与莫扎特的《唐·乔万尼》的关系，就像穆索斯（Musœus）[②] 的表演中的虚构故事与蒂克（Tieck）[③] 的改写本的关系一样。因此，我实际上可以把自己局限在讨论莫里哀的《唐璜》上，像我试图对它做出一种美学评价一样，我将间接地评价其他的表演形式。但是，我把海伯格[④]的《唐璜》当作一个例外。他本人在题目中称它是“部分以莫里哀为模特儿”。这的确是完全真实的，但海伯格的剧本却大大胜过莫里哀的剧本。这无疑是由于海伯格始终用以理解自己任务的稳当的审美眼光，他用以了解如何辨别的趣味，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仍然不可能的是，海伯格教授受到了所见到的莫扎特的表演的间接影响，即，一旦音乐不能进行恰当的表现时，或者一旦把唐璜放进完全不同的美学范畴中时，必须如何表现。豪契（Hauch）教授也写过一部《唐璜》,[⑤] 它接近于落入有趣的范围中。因而，在

---

① 莫里哀（Jean Baptiste Poquelin【1622－1673】的假名）的唐璜的戏剧表现形式《皮埃尔的宴会》（*Le festin de Pierre*）初次上演于1665年。1842年之前，基尔克果有一些丹麦文的莫里哀剧本，包括拉贝克（Knud Lyne Rahbek）译的《唐璜》（*Copenhagen*：1813）。

② 穆索斯（Johann Karl August Musäus，1735－1787），【译按】德国讽刺作家、神话故事作家。基尔克果有他的《德国民间童话》（*Volksmärchen der Deutschen*，Ⅰ－Ⅴ，Vienna：1815）。

③ 蒂克（Johann Ludwig Tieck，1773－1853），【译按】德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批评家。在蒂克的各种著作中，基尔克果有《作品集》（Sämmtliche Werke，Ⅰ－Ⅱ，Paris：1837）。

④ 海伯格（Johann Ludwig Heiberg，1791－1860），丹麦最主要的作家、文学批评家、戏剧家和黑格尔派哲学家。他的《唐璜》首演于1814年，收入7卷本 Skuespil af J. L. Heiberg，Copenhagen：1833－1841。

⑤ 丹麦诗人、美学家、动物学家豪契（Johannes Carsten Hauch，1790－1872）的《唐璜》发表于 Gregorius den Syvende og Don Juan. To Dramaer，Copenhagen：1829。参见《增补》，页537（《论文》卷3－B172：2）。

我接着唐璜的另一组改写本时，我大概不需要向读者指出，这样做不是为了它们本身【106】在目前的小小探讨之中的缘故，而只是比先前的讨论更为充分地说明音乐喜剧表演的意义。

唐璜的表演的转折点在前面早就按这种方式指出来了。一旦让他说台词，一切就改变了。那就是，激发起台词的沉思由于含糊不清而影响了他，他在含糊不清中仅仅在音乐上听得见。情况就是这样，看来大概最好用芭蕾舞来表演唐璜。① 人们的确很了解的是，已经用这种方式将他演过了。然而，这种表演因认识到了它的力量而得到称赞，由于这个原因，它已将它本身限制在了最后的场景上，在那场景中，唐璜身上的激情在舞剧的动作中可以最轻而易举地看见。结果，唐璜在这里又不是以他实质的激情而是按偶然性来表现的，这样一种表演所包含的招贴广告总是多于剧本；那就是，它说它是唐璜，是勾引家唐璜，而芭蕾舞所表现的除了绝望的痛苦之外几乎一无所有，由于它只能是哑剧，因而他与其他许多绝望中的人所分担的是哑剧的表现。唐璜身上实质性的东西无法在芭蕾中得到表现，每个人都很容易感到，看着唐璜以舞步和机灵的姿势使一位女孩儿昏了头是荒唐可笑的。唐璜是一种内在的品性，因而不可能在身体造型和运动中或者在造型的和谐中见到或出现。

即使不给唐璜台词，而用言词为媒介的唐璜的表演也是可以想象到的。实际上有由拜伦创作的这样一种表演。② 拜伦在很多方面为表现唐璜所作的努力肯定很充分，因而人们可以肯定，当它失败了时，原因不在拜伦身上，而在某种远为深刻得多的东西之上。拜伦冒险为我们使唐璜出现在存在中，告诉我们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根据他有限的生活关系塑造了他。但是，唐璜由此成了个沉思默想的人格，他丧失了在传统形象中他所拥有的理想

---

① 芭蕾舞《唐璜》以莫里哀的剧本为脚本，格吕克（Christoph Willibald Glück，1714－1787）作曲，1761年在维也纳首演。

② 参见【96】注55，即本书页109注①。

状态。【107】我将很快在这里解释这观念中发生的变化。当用音乐来表演唐璜时，我在他身上听见的是整个激情的无限，但也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抗拒的它的无限力量；我听见欲望疯狂的渴望，但也是这种欲望的绝对胜利，任何反对它的企图都将无功而返。如果思想一度细想过阻碍的话，那么它就更有可能通过激发激情而不是通过实际上创造对立面而获得重要性；快乐增加了，胜利确定无疑，阻碍仅仅是一种刺激。在唐璜身上，我看见了这样一种没有完全被激发起来的生活，它着了魔似的强有力和不可抗拒。这是他的理想，我可以不受干扰地享受这一点，因为在我看来，音乐不是把他当作个体来表现的，而是当作一种力量来表现。假如把唐璜当作个体来表演，那么他在这时就处在与他周围世界的冲突之中。作为个体，他感到了这些环境的压抑和束缚；作为一个伟大的个体，他会战胜它们，但人们马上就会感到阻碍的困难在这里起了不同的作用。兴趣基本上被它们占据了。但是，唐璜由此被引入到兴趣的成规之下。如果凭借华而不实的言词在这里把他表现为绝对的胜利，人们立刻就会觉得这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并不属于一个本身得胜的个体，而人们需要冲突的危机。

认为那个体必须战斗的反对意见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某种外在的东西，与其说它在注意的对象之中，不如说在周围的环境之中；它可能部分在它本身的目标之中。前者已成了唐璜的几乎所有的表演中的成见，因为它们坚持的基本观念认为，作为一种情欲，他必须是胜利的。在另一方面，如果另一方得到强调，那么我相信只有在这时，对唐璜的有意义的表演的前景，将形成音乐喜剧的唐璜的对应物，而处于它们之间的对唐璜的表演将始终是不完满的。在音乐喜剧的唐璜身上，存在着那个广泛的勾引家；在另一个身上，是其外延。因此，后来的唐璜没有被表现为【108】一下子掌握了自己的目标——他不是马上够格的勾引家；他是沉思的勾引家。[1] 在

① 这是《或此或彼》第一卷最后一部分《勾引家日记》的主题。

这里使我们关注的是狡猾、熟练，他懂得如何凭它们博取一个女孩儿的欢心，他懂得如何去获取对女孩儿内心的支配权，那迷人的、不慌不忙的、渐进的勾引。他已勾引了多少人在这里并不重要；我们关注的是他用以进行勾引的艺术技巧、小心仔细、极度的狡猾。最后，快乐本身变得如此令人沉思，以至于通过比较，它成了完全不同于音乐喜剧的唐璜的快乐。音乐喜剧的唐璜享受着心满意足；沉思的唐璜享受着欺骗，享受着诡计多端。直觉的愉悦已过去，对快乐的沉思更加使人快乐。在这个方面，莫里哀的表现中有一点暗示，除了这一点绝不可能发展演变之外，因为表现中的所有提示都是一种妨碍。唐璜的欲望被唤起，因为他看见一位女孩儿在与她所爱的人的关系中很愉快。他开始妒忌。这是歌剧中完全没有引起我们注意的一种兴趣，这都是因为唐璜不是一个沉思的个体。一旦唐璜被表现为一个沉思的个体，那么只有在事情被转移到心理学领域中时，才可能达到与音乐喜剧的理想相对应的一种理想。接着所达到的是强烈的理想。因而，必须把拜伦的《唐璜》看成是个失败，因为它作了过度的铺陈。直觉的唐璜一定勾引了 1003 个女人；沉思的唐璜只需要勾引一个，他如何勾引是我们的关注所在。沉思的唐璜的勾引是力量的一种巡回表演，每个特殊的小情节在其中都有自己特殊的意义。音乐喜剧的唐璜的勾引是一种技巧的转换，是片刻的问题，做起来比说起来更快。这使我想起了我曾见过的一个场面。一位仪表堂堂的年轻男子，一位真正的太太们的男子。他正在与一些年轻女孩儿玩耍，她们全都处于既非成年人又非小孩子的危险年纪。在另外一些事情中，她们对自己越过一条沟觉得很有趣。他站在沟旁，搂着她们的腰部帮助她们跳过沟，轻轻地把她们举到空中，把她们放在沟的另一边。这是一幅迷人的【109】图画；我对他感到的高兴跟对那些年轻女孩儿感到的高兴一样。然后我想到了唐璜。她们自己跑进了他的怀抱中，那些年轻女孩儿们。然后他抓住她们，正像把她们放到生命之沟的另一边一样迅速，一样敏捷。

音乐喜剧的唐璜彻底胜利了，因此当然也完全掌握了可以导致这一胜利的各种手段，或者更正确地说，他如此彻底地掌握了各种手段，以至于显得他似乎不需要运用它们——即他没有把它们当作手段运用。一旦他成了沉思的个体时，很明显的是有某些被称为手段的东西。倘若诗人现在把它们赋予他，却连同它们一起使反方和阻碍变得十分令人惊恐，以致胜利变得令人怀疑，那么唐璜就落入了兴趣的成规之中，在这个方面，众多对唐璜的表演就可想而知，直到达到我们先前称为广泛的勾引之时。如果诗人否定他的手段，那么表演就落入了喜剧的成规。

一种把他引入兴趣成规的尽善尽美的表演，我还没有见过。不过，仍然真实的是，大多数对唐璜的看法表明，它们都把它看成是喜剧。这一点很容易从它们迷恋莫里哀的情况得到解释，在其表演中，喜剧因素暂停活动。海伯格值得称赞的是，他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没有把他的戏称为提线木偶表演，而喜剧因素却以如此众多的方式向外发出光芒。在描述之中，一旦一种激情被否定是使其满足的手段时，所产生就将是悲剧性的转折，或者是喜剧性的转折。当观众被看成是完全不合理的时候，就不大可能产生悲剧性的转折，因而喜剧性就近在咫尺。假如我描述一个个体满怀激情地打赌，然后给他五个银币去赌光，那么转折就将是喜剧性的。这肯定不适合于莫里哀的《唐璜》，但仍然有一种相似性。假如我让唐璜在经济上陷入拮据，受到债权人的烦扰，那么他马上就失去了在歌剧中所具有的理想，而效果则成了喜剧性的。莫里哀的著名的喜剧场景，[1] 在他的喜剧中作为一种喜剧场景非常不错，而且也非常恰当，它当然【110】绝不应包括

① 参见拉贝克《唐璜》，前揭，第4幕，第3场，页231－237，债权人迪曼切（Dimanche）先生的情节；《唐璜，莫里哀的六部散文喜剧》（*Don Juan*, *Six Prose Comedies of Molière*, tr. George Gravele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页79－83。在克鲁塞的歌剧版本中没有包括这一场景。

在歌剧中，它在其中具有一种总体上扰乱人心的效果。

莫里哀针对喜剧性的看法不仅出现在刚才提及的喜剧场景中，如果它是完全孤立的，它就没有证明什么，但在总体构思上，它具有喜剧性的特征。斯甘奈尔勒最初和最后的台词，整部戏的开头和结尾，不只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斯甘奈尔勒以对于一撮鼻烟的颂辞开始，除了别的以外，人们由此看出他在这种唐璜的仪式中不一定那么太忙。他在结束时抱怨说，他是唯一被弄错了的人。如果人们认为莫里哀也让雕像出场并请来了唐璜，虽然斯甘奈尔勒也是这一可怕事情的证人，莫里哀把那些言词放进他口里，就像他在说那雕像，附带地由于它将自己献身于在世上推行正义和惩罚罪恶，也应当准备付给斯甘奈尔勒薪水，因为他长期效忠于他的主子唐璜，由于他突然离去，却不能找到他自己——如果人们考虑到这一点的话，那他将在莫里哀的《唐璜》中感到喜剧性。[①]（海伯格的版本大大地超过了莫里哀的本子，更加正确，它通过把一种胡乱的知识放进斯甘奈尔勒（Sganarelle）的口中，也在很多方面创造了一种喜剧性效果，这使我们在他身上看出了一个废话连篇的骗子，在尝试过很多东西之后终于成了唐璜的仆人。）这出戏的主角是唐璜，是除主角之外的一切东西；他是个不幸的家伙，很可能通不过考试，现在则选择了另一种职业。的确，我们得知他是一个非常高贵的人的儿子，由于想到自己祖先的伟大名声，他还试图激励自己去行善和干不朽的业绩，[②] 但是鉴于他的其他一切行为，那样做是如此不可能，以至人们倾向于认为唐璜本人已在创造完全是个谎言。他的行为并不十分有骑士气概：我们没见到他带着剑在人生的艰难之中开辟出一条路来；他一会儿给这个人耳朵上一下，一会儿给那个人耳朵上一下——真的，

---

① 参见《增补》，页 538（《论文》卷 1－C109）。

② 参见拉贝克《唐璜》，前揭，第 4 幕，第 6 场，页 237－239；格拉夫利《唐璜》，前揭，页 83－85。

他几乎到了对一位女孩儿的未婚夫发怒的地步。① 所以，如果莫里哀的唐璜真的是位骑士的话，那么那位【111】诗人就非常善于使我们忘却，并因此努力让我们看到一个吵吵闹闹的、普普通通的浪子，他不怕动用自己的拳头。任何有机会看到我们叫做浪子的人们也知道，这一类人特别偏爱大海。他们因此也会发现肯定恰如其分的是，唐璜已看见了两个女人，并立刻从卡勒波斯特兰德（Kallebostrand）② 乘一条小船去追逐她们，一个星期天在海上冒险，包括翻船。唐璜和斯甘奈尔勒差点儿丧命，最后被佩德罗（Pedro）和大个子卢卡斯（Lucas）救起，③ 他俩先就远处到底是人还是石头在打赌，赌注花去了卢卡斯一块银币、8个先令，这对卢卡斯和唐璜来说简直太过分了。如果有人发现这是完全恰当的话，那么在我们得知唐璜也是那个勾引了埃尔薇拉、杀害了司令官等人的家伙时，这种印象就暂时被动摇了，人们会发现某种极不合理的东西，为了造成和谐，这一点就必须反过来被解释成一个谎言。如果斯甘奈尔勒应该给我们一个有关在唐璜身上盛行的激情的概念，那么他的表达方式就会是这样一种滑稽模仿，以至于我不可能忍住不笑出来——例如，当斯甘奈尔勒告诉古斯曼说，唐璜为了得到他想要的那个人，“会很高兴娶她的狗儿或猫儿——是的，甚至更糟，也愿意娶你。”④ 或者说，当他发表评论说，他的主人在爱情上和医学上都是个怀疑者。⑤

---

① 参见拉贝克《唐璜》，前揭，第2幕，第3场，页202－205；格拉夫利《唐璜》，前揭，页55－57。

② 哥本哈根的阿马格尔与吉兰岛（Sjaelland）之间的海峡的开阔部分，现在叫做卡尔夫波德恩（Kalveboderne）。

③ 参见拉贝克《唐璜》，前揭，第2幕，第1场，页190－192；格拉夫利《唐璜》，前揭，页46－47。

④ 参见拉贝克《唐璜》，前揭，第1幕，第1场，页175－176；格拉夫利《唐璜》，前揭，页35。

⑤ 参见拉贝克《唐璜》，前揭，第3幕，第1场，页214；格拉夫利《唐璜》，前揭，页64。

那么，如果莫里哀对唐璜的表现被看成是一个喜剧性的本子，如果这种表现是正确的，那我就不会再进一步讨论它，因为在这种表现中我只探讨理想的表现和为它而作的音乐的意义。然后我会满意地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只有用音乐，才会按唐璜所处的中世纪传统概念上的理想来理想地表现他。语言媒介中所缺乏的一种理想的表现，可以为我的论题的合法性提供一个间接的证据。但我在这里可以多做些，正因为莫里哀是不对的，阻止了他像这样的原因在于，他把某种理想的东西留在了唐璜以及属于传统概念的台词之中。如我所指出的，又很明显的是，【112】这一点实质上只能以音乐来表现，因此我再次返回到了我最初的论题。

在莫里哀的《唐璜》的第一幕中，斯甘奈尔勒有一段非常长的台词，他在其中试图给我们一个有关他主人无节制的激情和他的冒险的多重性的概念。这段台词正好与歌剧中仆人的第二段咏叹调相平行。这段台词产生的只是一种喜剧效果，没有别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海伯格的本子又在喜剧性方面具有比莫里哀的本子较少异质的优点。不过，这［台词］是一种向我们提出对他的力量的暗示的努力，然而它却是无效的；惟有音乐才能达到这种统一，因为它同时以一种对唐璜行为的描述，同时又以那名册向我们展示，使我们听见了勾引的力量。

在莫里哀那里，雕像在最后一幕中出来接唐璜。即使诗人凭借事先的警告，试图为那雕像向前走提供一个动机，但这块石头从戏剧性的观点来看，始终是个绊脚石。如果唐璜被理想化地表现为力量、激情，那么上苍本身一定会干预。要是不干预，那它总对运用这种强有力的手段没有把握。的确，那司令官不需要使他本人感到不便，因为这对于帕阿斯克（Paaske）① 先生要把唐璜投进债务人的牢狱来说更可行得多。这将完全是在现代喜剧的精神之中，它无需如此之大的力量就可以粉碎，全因为原动力本

① 在海伯格的版本中，帕阿斯克先生与莫里哀的迪曼切先生相当。

身并不十分宏大。让唐璜终于知道现实平凡的范围，这是相当现代的。在歌剧中，完全适合让那个推荐人再出来，但是，他的行为毕竟具有理想的真理。音乐马上会使那推荐人不只成为一个特殊的个体；他的声音被扩大成了一种精神的声音。因此，正像歌剧中的唐璜是以审美的认真诚挚来表现的一样，那推荐人也是如此。在莫里哀那里，他是以道德上的庄严和几乎使他滑稽可笑的庄重角色出现的；在歌剧中，他是以美学上的轻松和抽象的真理出现的。在戏剧中没有什么力量，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能强制唐璜；惟有一种精神，一个幽灵，才能做到这一点。正确地理解，【113】这反过来将阐明对唐璜的表演。一种精神，一个幽灵，是复制品；① 这是又将到来的秘密含义。但是，唐璜无所不能，能够经受住一切，除了复制生命之外，正因为他是直觉的、感性

① 在黑格尔的思想中，复制是在直觉、感知、感知的能力之上的一个层次。例如，可参见黑格尔《哲学百科全书》卷 2《自然哲学》，第 353 节（*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Ⅱ，Die Naturphilosophie，para. 353）；《黑格尔的自然哲学》（*Hegel' s Philosophy of Nature*，tr. E. P. W.，ed. Nicolin and Pöggeler，1959；基尔克果有第三版，1841），tr. A. V. Miller，Oxford University，1970，页 358：

> 概念及其本身普遍主观性的单纯同一性，有感觉能力的生物——在精神范围内它是自我——是感觉；如果一个他者同它进行接触，那么它就把这个直接转变成它本身。特殊性，它在感觉中首先只是唯心地被假定，在激动中得到它应得的权益，主体在那儿的活动在于抵抗它与有关的他者。激动也是感知、主观性，但在关系的形式之中。然而，鉴于感觉仅仅是这种与他者的否定关系，所以复制是外在于我的转变成我自身的这种无限的否定性，在自我外在化了。只有这时，普遍性才是真实的，不是抽象的——发达的感觉。复制经过感觉和激动，并同化它们；因而它是派生的、推断的普遍性，不过，如自我产生一样，它同时又是具体的、独特的。正是复制，才是最初的整体——直接与自我统一，在其中，主体同时已进入到了与它自身的关系之中。

的生命，精神则是对它的否定。

因此，斯甘奈尔勒，如莫里哀所表现的，成了无法解释的，一个具有一种极其混乱的性格的人。分裂的要素在这里又一次在于，莫里哀已经保存了一些传统的东西。既然唐璜在整体上是一种力量，那么这一点也在他与勒波雷洛的关系中很明显。后者感到为他所吸引，为他所征服，为他所同化，完全成了他的主人的意志的喉舌。恰恰是这种模糊的、晦涩的一致性，使勒波雷洛成了一名音乐喜剧人物，而且完全恰如其分的是，他无法把自己与唐璜分开。斯甘奈尔勒则是另一回事。在莫里哀那里，唐璜是个特殊的个体，结果斯甘奈尔勒作为一个个体同他发生了联系。这时，如果斯甘奈尔勒感到不可分离地与他相连，那么坚持要求有关如何解释这一点的消息，就不过是一种合理的审美要求。无可救药的是，莫里哀自己宣称，他无法把自己与他分离开，因为读者或观众看不出任何这么做的合理基础，而是否存在一个合理基础恰恰是问题所在，勒波雷洛的反复无常在歌剧中有非常明确的目的，因为在他与唐璜的关系之中，他较为近于是个个体意识，因而唐璜式的生活在他身上反映出来很不一样，尽管他还不能真正识破它。在莫里哀那里，斯甘奈尔勒也是时好时坏，这是与唐璜相比，但无法理解的是，他没有离开他，因为他甚至没有得到自己的薪水。如果有人想象，斯甘奈尔勒与勒波雷洛在歌剧中具有的和谐的音乐喜剧的模糊性相较的一种统一，那么除了承认这是有偏见的愚蠢外，别无选择。这又是一个例子，说明音乐喜剧的特征必须是为了能以唐璜真实的理想来表现他。莫里哀身上的缺点不在于把他表现得很滑稽，而在于他并不正确。

【114】莫里哀的唐璜也是个勾引家，但作品给予我们的只是有关它的一个贫乏的观念。莫里哀剧本中的埃尔薇拉是唐璜的妻子，这一点毫无疑问是考虑到喜剧效果的非常恰如其分的构思。马上很明显的是，人们在与一个利用结婚许诺欺骗一名女孩儿的普通人打交道。埃尔薇拉从而丧失了她在歌剧中所具有的一切姿

态，她除了使人不舒服的女人气质外，没有任何武器来做反抗，而我们在这里却想象她是以她的结婚证书在反抗，唐璜则丧失了作为一个年轻男子和一个有经验的丈夫的勾引的两可性——那就是，经历了所有的婚外冒险。他如何欺骗埃尔薇拉，他以何种手段把她从修道院引诱出来，所有这一切我们大概要从斯甘奈尔勒的几句台词中获悉，但既然剧中出现的勾引场面没有给我们机会去赞赏唐璜的技巧，所以对这些报道的信任自然就被削弱了。由于莫里哀的唐璜是喜剧性，因而这的确没有必要；但既然他本人还是想让我们理解他的唐璜实际上是那个主角唐璜，他迷恋埃尔薇拉，谋害了司令官，所以莫里哀的错误是很容易明白的。不过，后来人们也被迫反思，在没有音乐帮助的情况下，这是否真的不是由于不可能描绘作为勾引家的唐璜的形象，如前面提及过的，除非人们进入心理学的领域，否则它还是不可能轻易获得戏剧的兴趣。再进一步，在莫里哀那里，人们没有听到他迷恋那两个年轻女孩儿，马蒂兰和夏洛特；迷恋发生在幕后。由于莫里哀在这里接着让我们猜测唐璜已给了她们结婚的许诺，人们对于他的才能又只有很平庸的看法。用结婚的许诺来欺骗一个女孩儿，是一种非常低劣的艺术，由于有人低微得足以这么去做，所以肯定无法理解他伟大得足以被称为唐璜。只有一个场景似乎有意要为我们描绘唐璜的魅力，然而几乎没有诱惑力，那便是与夏洛特（Charlotte）在一起的场景。[①] 但是，对一个年轻的农村女孩儿说她很美，说她有一对闪亮的眼睛，请她旋转身体以便人们能看到她的体形，[②] 这并未表现出唐璜身上的突出之处，却表现出了一个像【115】商人盯着一匹马那样盯着年轻女孩儿的好色之徒。人

① 拉贝克《唐璜》，前揭，第2幕，第2场，页197－202；格拉利夫《唐璜》，前揭，页51－55。

② 拉贝克《唐璜》，前揭，第2幕，第2场，页198；格拉利夫《唐璜》，前揭，页52。

们公认这个场景的确具有一种喜剧效果，如果希望只有那个场景的话，我就不在这儿讨论它。但是，既然他的这种声名狼藉的冒险与他必须做的很多事情毫无关系，所以这个场景反过来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表明那喜剧的不完善。莫里哀似乎想把他说得非常重要，似乎想维护他身上的理想，然而他缺乏媒介，因而实际上出现的一切相当没有意义。在总体上可以说，在莫里哀的《唐璜》中，我们终于只是历史地知道了他是一名勾引家；这并没有以戏剧的方式显现出来。他在其中表明他自己最主动的那个场景，是与夏洛特和马蒂兰（Mathurine）在一起的那个场景，[①] 他在其中诱使她们两人不停地说话，继续使各人以为她就是他许诺要娶的那个人。但在这里引起我们兴趣的不是他的勾引技巧，而是一种非常普通的戏剧上的诡计。

在结束时，我或许可以用一句经常听见的评论来阐明一直在这里讨论的问题：莫里哀的《唐璜》比莫扎特的《唐·乔万尼》更加合乎道德。但是，恰当地来理解，恰恰是这一点，才是对歌剧的高度赞扬。在歌剧中，不仅有关于一位勾引家的谈话，而且唐璜也是个勾引家，不可否认的是，在每个细节方面，音乐经常可能有足够的诱惑力。然而，它应当如此，这正是它的伟大之处。因此，说歌剧不合乎道德是愚昧的，这个说法只会出自那些不懂得如何表现整体、为细节所囿的人们。歌剧的最终目标是极其合乎道德的，它所留下的印象完全是慈善的，因为一切都规模宏大，一切都具有真正的、未加渲染的怜悯同情，欲望的激情不亚于诚挚的激情，欢乐的激情不逊于愤怒的激情。

3. 歌剧的内在音乐结构

虽然这一节的标题必须被看作是已能充分地被领悟，但我还

---

① 拉贝克《唐璜》，前揭，第2幕，第4场，页206－211；格拉利夫《唐璜》，前揭，页57－61。

是将预先表明：对作品《唐·乔万尼》【116】做一种美学评价或者追寻剧本的戏剧性结构，很自然地完全不是我的意图所在。人们对于以这种方式分别对待某种问题，始终必须小心谨慎，尤其是它似乎是一部经典作品时。我在这里再次重复在前面的讨论中我经常强调的说法——唐璜只可能以音乐来表现。我自己实际上是通过音乐懂得这一点的，由于这个原因，我应当在每个方面小心，以免显得是音乐在帮倒忙。如果以那样的方式来处理事情的话，那么对于我来说，这部歌剧中的音乐会得到人们所希望的那么高的赞美——它的纯粹意义还没有被人们把握住。不过，很有才华的霍托的评注是另一回事，他没有使自己摆脱这种虚假的抽象，因此不能认为他的评注是令人满意的。他的风格、他的评注和他的再创造是充满生气的、激动人心的；他的范畴是模糊的和朦胧的；他对《唐·乔万尼》的解释没有渗入一种思想，却被分解成了很多。对他来说，唐·乔万尼是个勾引家。但甚至这个范畴也是模糊的，然而，像我试图做的一样，这个范畴必须以他的那种意义来详细说明。就这个勾引家说了很多本身很真实的话；但由于总的概念在这里被允许过分普遍，所以这样一位勾引家很容易变得十分好沉思，以至于他不再是纯粹的音乐喜剧。他一场又一场地经历那作品；他的理由被他的个性使人耳目一新地激活起来，在有几个地方或许有点过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经常就莫扎特如何优美、丰富、充沛地表现所有这一切而不断倾泻出共鸣。但是，对莫扎特的音乐这般抒情诗一样地欣喜若狂并不够，不过这很适合于那个，不过他很懂得如何表达他本人的意思，莫扎特的《唐·乔万尼》的绝对正确并未得到这种解释的承认。这种承认正是我要为之努力的，因为这种承认等同于对构成这一调查的主题的东西的恰当洞见。因此，我的目标是使思考的主题不要变成整个歌剧，而是全体意义上的歌剧，不是分别讨论个别部分，而是尽可能把各个部分结合【117】成整体，以见出它们不是与整体相分离，而是被结合成整体。

在一部戏中，主要兴趣很自然集中在被称为该剧作的主角之上，与他有关的其他人物只具有从属的、相对的重要性。但是，内在的反思越是以其辨别力渗入到戏剧中，如果我敢于这么指出的话，那么次要人物也就越具有一种相对的纯粹性。这完全不是一个缺点，反倒是一个优点，正如在世界的发展中只能看见少数几个杰出人物及其重要性的世界观一样，它意识不到次要人物，肯定会在一种意义上处于较高的等级，但又低于那种包括了同样具有很大正确性的次要者的等级。戏剧家在这方面的成功只能到这种程度：没有留下什么无法比较的东西，戏剧的形成不是出于情绪，那就是，不是以情绪的资格出现的情绪，而是被转变成戏剧圣币①的一切东西：行为和场面。到了这种程度，戏剧家才在这方面成功了，到了同样的程度，他的作品所留下的总体效果就较少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思想、一种观念。一出戏的总体效果越是一种情绪，那么越有可能肯定的是：诗人本身已有一种它是情绪的预感，并且成功地让它由那产生出来，没有以观念来理解它，并让这一点戏剧性地呈现出来。这样的一种戏剧受到了抒情作品一种反常的优势的妨害。在一部戏中，这是一个缺点，但在一部歌剧中它却绝不是个缺点。一部歌剧中的统一性是靠维系整体的主调保存下来的。

在这时就总体戏剧效果所说的看法，也适用于一部戏的各个部分。倘若我要用一句话来刻画出戏剧效果由于这一点而不同于其他文学种类的效果的特征，那么我会说：戏剧通过同时性起作用。在戏剧中，我看见彼此孤立的要素结合在了场面和行动的统一性中。独特的诸要素越是孤立，反思对戏剧场面的渗透就越是深刻，戏剧的统一性就越少是一种情绪，【118】它就越是一种明

---

① 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救济金、贡物和寺庙赋税不是用非犹太教的货币而是犹太教的货币呈献的。例如，可参见《新约·马太福音》21：12；《新约·马可福音》11：15；《新约·约翰福音》2：14－15。

确的思想。但是，正如歌剧的整体不可能被反思以一种在戏剧中恰当的方式渗透一样，音乐喜剧的场面也是这种情况，它被公认是戏剧性的，然而却具有它在情绪方面的统一性。音乐喜剧的场面具有同时性，与每一个戏剧场面一样，但各种力量的效果却是一致、协调、和谐，音乐喜剧场面的效果是由一起听见那一起发出的声音所产生的统一性。戏剧越是被反思所渗透，情绪就越被改变成行动；行动越次要，抒情性要素就越突出。在歌剧中，这是完全恰如其分的。歌剧并不把那么多的性格描绘和行动当作它的内在目标；它没有充分地对此进行反思。在另一方面，非沉思的、充沛的激情在歌剧中得到了表现。音乐喜剧的场面由不连续的多种声音［Stemmefleerhed］中情绪的统一性构成。这正是音乐与众不同的特征——它可以在情绪的统一性中保持声音的多样性。一般而言，当我们使用“多样性”这个词时，我们是指作为最终结果的一种统一性；在音乐中，情况却不是如此。

戏剧的兴趣需要迅速推进，一种激动人心的速度，可以把这称为一个衰退目标内在加速度的法则。戏剧越是充满反思，它就越是持续不断地加速。不过，如果抒情诗的或史诗的要素单方面地占优势的话，那么这就以一种麻木使它本身表现出来，那种麻木让场面静止不动，使戏剧过程和进展呆滞劳累。歌剧在本性上没有这种迫切性；它具有一种延迟的特点，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中自我延伸的特点。这种行动并不具有衰退的速度或方向性，而是较为水平地运动。情绪没有在性格和行动中升华。结果，一部歌剧中的行动只可能是当下的行动。

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一切应用于歌剧《唐·乔万尼》的话，那么我们就有机会看到它真正的经典有效性。唐·乔万尼是该剧中的主角；主要兴趣集中在他身上；不仅如此，而且他也赋予了其他所有人物【119】以兴趣。不过，不能以任何外在的意义来理解这一点，因为这部歌剧的真正秘密正在于它的主角也是其他人物的力量。唐·乔万尼的生活是他们的生活原则。他的激情调动了

其他人的激情。他的激情到处回响，它在推荐人的诚挚中回响，并支撑着推荐人的诚挚、埃尔薇拉的愤慨、安娜（Anna）的仇恨、奥塔维欧（Ottavio）的浮夸、采琳娜的焦虑、马泽托（Mazetto）的义愤、勒波雷洛的倒霉。作为歌剧中的主角，唐·乔万尼是该剧的共同特征；作为为一部作品命名的主角，情形通常是这样，但他更甚——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他是共同的命名者。同他的生活相较，其他一切人的生活仅仅是派生出来的。如果一部歌剧的统一性需要一个主导音调的话，那就很容易看出，对一部歌剧而言，一个比唐璜更为完美的主题是不可思议的。与剧中诸种力量有关的是，主导音调可能是支撑这些的第三种力量。我援引《白衣夫人》作为那种歌剧的一个例证，但与该歌剧有关的是，这样一种统一性是抒情性的一种额外资格。在《唐·乔万尼》中，主导音调不是别的而正是该歌剧本身中的基本力量；这就是唐·乔万尼，但后来——正因为他不是性格而是实质性的生活——他接着成了纯粹的音乐性。歌剧中的其他人物也不是性格，而是基本的激情，那是由唐·乔万尼规定的，[1] 在这种意义上，

---

① 丹麦文 saette 是在费希特和黑格尔所用的 setzen（【译按】“规定”）的意义上使用的：即规定。例如，可参见黑格尔《逻辑学》，前揭，页 584－585：

> 就事实而论，理解一个对象不在于别的什么，而在于使之成为它本身的自我和使之具有它自身形式的自我，那就是，变成那种马上是一种确定性的普遍性，或者说成为马上是普遍性的一种确定性。作为被直观到的概念，甚或平常的概念，对象仍是某种外在的和异己的东西。当它被理解时，它以直觉和形象化的思想所拥有的为了自我的存在就转变成了一种规定；思考着的我渗透了它。但是，这仅仅由于它在思想之中，对象才真正在它本身之中和为了它本身；在直觉或一般概念中，它仅仅是个现象。思想扬弃了直接性，对象最初以它面对我们，因而思想把对象转换成了一种规定；但它的这种规定是它的在它本身之中和为了它本身，或者说是它的客观性。

它接着成了音乐性的。换句话说，正如唐·乔万尼纠缠每个人一样，因此他们全部都纠缠唐·乔万尼；他们都是他的生活本身不断规定的外在结果。正是歌剧中唐·乔万尼音乐生活的这种绝对中心地位，才使它能够运用一种不可比拟的幻想的力量，使人在该剧的生活中被冲昏头脑。由于这种音乐中的音乐喜剧无处不在，人们可以享受到它的单个片断，却又立刻被冲昏了头脑。人们到了演出的中间，立刻就进入了它的心脏，这个心脏就是唐·乔万尼的生活，它无处不在。

同时紧张地使用两种感官并不愉快，这是一种常见的体验，因此，在运用两耳的同时又不得不大量运用两眼，这会经常造成分裂。【120】所以，人们倾向于在倾听音乐时闭上两眼。就一切音乐来说这或多或少是真实的，而且是在《唐·乔万尼》in sensu eminentiori［中的一个突出意义上］。一旦两眼都参与，印象就被破坏了，因为将自身呈现给眼睛的戏剧的统一性完全是次要的，与同时被听见的音乐的统一性相比是有缺陷的。我自己的体验使我相信这一点。我坐得离前边很近；① 我越来越向后移动；我已在剧院中找到了一个很远的角落，为的是能把自己完全隐藏在这种音乐之中。我越能理解它，或者我认为我理解了它，那么我就移动得离它越远——并非出于冷酷，而是出于爱，因为它要在远距离去理解。在我的生活中有关这一点存在着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东西。有很多次我都为了一张票而付出一切；现在为了一张票我甚至不必付出一块银币。我站在走廊外边；我靠着把我同观众席分开的隔板。然后它最强有力地感动了我；它单独地是个世界，与我相分离；我什么都看不见，却尽力靠近倾听，然而竟是如此无限遥远。

既然一部歌剧中的主要人物都不需要像这样被反思所充满，以至于他们都变成了透明人，如前面所强调的，由此也就理解了

---

① 参见基尔克果致波埃森的信，《书信》，第60封信，《文集》卷25。

场面不可能发展得完美无缺或者充分展开，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一种情绪的支撑。一部歌剧中的行动同样如此。严格词义上的行动，以一种目标意识进行的行动，不可能用音乐来表现，但人们称为直接行动的行动则肯定可以。在《唐·乔万尼》中两者都有。行动是直接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要提到我先前对感觉的讨论，在讨论中认为唐·乔万尼是个勾引家。

因为行动是直接行动，所以讽刺在这部作品中如此盛行也是完全合适的，因为讽刺是并且仍然是直接生活的实施惩戒者。[①]只用举一个例子，推荐人的再次出现[②]就有巨大的讽刺性，因为唐·乔万尼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如我们都知道的，而一个魔鬼却无法被杀死。[③] 那场面从头至尾得到了情绪的支撑。在这个【121】问题上，我会回想起唐·乔万尼对于整部歌剧的意义，以及他对于与他有关的同量存在的其他人物的意义。

我将表明我较详细地讨论一个单独场面的意思。我挑选了埃尔薇拉的第一段咏叹调。[④] 乐队演奏了前奏曲；埃尔薇拉[⑤]进来

---

① 参见《讽刺》，《文集》卷2。

② 参见克鲁塞《唐璜》，前揭，第2幕，第20场，页123－126；布莱勒《唐·乔万尼》，前揭，第2幕，第6场，页196－199。

③ 参见巴格森（【译按】1764－1826，丹麦由新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时期的主要文学家） "Kallundborgs Krønike", Jens Bag-gesens danske Værker, Copenhagen: 1827－1832，卷1，页236：

> 没有人，没有任何母亲所生的人，
> 能够彻底杀害一个已死去的人；
> 尽管那窃贼本人定会倒下死去，
> 但所有优势都在他一边。

参见《讽刺》，《文集》卷2。

④ 参见克鲁塞《唐璜》，前揭，第1幕，第10场，页35；布莱勒《唐·乔万尼》，前揭，第1幕，第3场，页111－112。

⑤ 参见《增补》，页538（《论文》卷1－A240）。

了。她胸中狂烈的激情必须发泄出来，她的歌有助于她。但是，严格说来，这太过抒情了，不能成为一个场面。接着她的咏叹调与一出戏中的独白很相似。唯一的差别在于独白最接近个别地表达一般，咏叹调最接近于一般地表达个别。但重复说，那对一个场面来说太少了。因此，事实是另一回事。在背景方面，我们看见唐·乔万尼和勒波雷洛在紧张地期待他们早已在窗口看见的那个女人将站出来。这时，如果这是一场戏的话，场面就不会是由站在突出位置的埃尔薇拉和背景中的唐·乔万尼所构成，而将由不期而遇构成。兴趣将集中在唐·乔万尼从场面中逃走的方式上。在歌剧中，相遇也的其意义，但其意义非常小。相遇要被看见；音乐喜剧场面要被听见。场面中的统一性是埃尔薇拉和唐·乔万尼同时发声的协调一致。因此，对唐·乔万尼而言相当恰当的是尽可能让自己处于背景中，因为他不应被看见，不仅不应被埃尔薇拉看见，而且也不应该被观众看见。

埃尔薇拉的咏叹调开始了。我不知道如何描述她那激情，它不同于爱恋的仇恨，是一种混杂的但却是响亮的、引起共鸣的激情。她内心深处很不安，她已作了发泄。她暂时变得软弱无力，那样子跟每一次激情的爆发使人衰弱一样——音乐出现了暂停。但她内心的激动不安足以表明她的激情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泄，必须更加有力地摇动愤慨的隔板。但是，什么才能唤起这种激动，什么是激怒的原因？它只可能是一样东西：唐·乔万尼的愚弄。因而，莫扎特利用了暂停——假如我是个希腊人的话，那我就会说他【122】把它运用得相当非凡——以猛撞乔万尼的愚弄。这时她的激情更加有力地爆发出来，更加猛烈地在她心中爆发，并以声音发出来。这是又一次重复；然后她的内心在颤抖，然后她的愤慨和痛苦爆发出来，像一条奔涌的熔岩一样，咏叹调以此作为结束。

人们在这里看出了我说唐·乔万尼在埃尔薇拉身上回响的意思，看出了我说有某种短语之外的东西的意思。观众不应看见唐·

乔万尼，在场面的统一性中不应看见他与埃尔薇拉在一起。他应当通过埃尔薇拉而在埃尔薇拉身上听见他，因为在唱歌的确实是唐·乔万尼，但他唱歌的方式却是：观众的听力越发达，就越显得歌声像是来自埃尔薇拉本人。正像爱情一样，愤慨创造了自己的对象。她对唐·乔万尼着了迷。那个暂停和唐·乔万尼的声音使场面很有戏剧性，但埃尔薇拉激情中的统一性，在于唐·乔万尼产生共鸣的那种激情，而她的激情却被唐·乔万尼所规定，它使场面成了音乐喜剧。①

被看成是音乐喜剧的场面的话，那场面就是无双的。但是，如果唐·乔万尼是一种人物，埃尔薇拉也同样如此，那么场面就是一个失败；让埃尔薇拉在前景倾吐她的内心，② 让唐·乔万尼在背景中嘲弄，是错误的。【123】然后需要的是，我一起听见他们，然而没有为此规定手段，虽然他们两个都是角色，但他们不

---

① （基尔克果原注）在我看来，埃尔薇拉的咏叹调和那场面应当作如下解释。唐·乔万尼前所未有的讽刺不应被排除在埃尔薇拉丰富的激情之外，而应隐藏在其中。他们必须一起被人听见。［注］正如观众的眼睛一起看见诸多事物一样，因而听众的耳朵也一起听见诸多事物。我将从纯自然界中举一个例子。当一个站在高处的人眺望一块平地，看见几条互相平行延伸的道路，如果他缺乏直觉的话，那他看见的仅仅是道路，道路之间的平地似乎消失了，或者他看见的只是平地，道路消失了；不过，他有直觉之眼的话就将一起看见它们，将把整个地方看成是划上了条纹的。对于耳朵也是如此。当然，我在这里所说的也适用于音乐喜剧的场面；戏剧场面有附加的要素，即观众知道站在背景中的正是唐·乔万尼，埃尔薇拉在前景。这时，如果我假设观众意识到了他们早先的关系（观众起初不可能知道的某种东西），那么场面就增进了很多，但人们也将发现，如果重点落在这里的话，那么他们分开得如此之久就将是错误的。

［注］有关以下 3 句话，参见《增补》，页 538－539。

② Expectorere，一个外来词，字面意思是“吐出（唾液、血等）”，来自拉丁语 ex ＋ pectus（从 ＋ 心里、胸中）。参见《恐惧与颤栗》，《文集》卷 6，页 27；《重复》，《文集》卷 6，页 157。

可能像那样和谐一致。如果他们是角色的话，那么相遇就是那场面。

在前面已指出，在歌剧中，不需要像在戏剧中那样的戏剧性的仓促，预备跑就加速，场面在这里可以扩大一些。但在同时，这不必退化为一种持续的停顿。举一个真实的中间过程的例子。我可以强调我刚才讨论过的场面，它似乎不是《唐·乔万尼》中唯一的一个或最好的一个——相反，它们全都像这一个，全都很完美——但因为读者已让这一个在心里最清楚了。然而我在这里踏上了可疑之地，因为我承认有两段咏叹调准是被省略了；不管它们本身怎样完美无缺，但它们却具有一种破坏性的和拖延的效果。我正要保守住这个秘密，但却无济于事——真相准会传出来。如果把它们去掉，余下的一切正像完美无缺的一样。一段是奥塔维欧的，另一段是安娜的；它们两者都是比戏剧音乐更为具体的部分，由于奥塔维欧和安娜在总体上拥有的角色过分小，以致不敢使运动停下来。去掉他们，歌剧的其余部分就具有了完美的音乐和戏剧性的步调，完美得无可比拟。

费神一场一场地经历各个特殊场面，不用感叹号去陪同它们，而是显示出它们的意义，显示出它们作为音乐喜剧场面的有效性，将是很有价值的。然而，这却处在了目前小小的探究的边界之外。在这里，尤其重要的是突出唐·乔万尼在整部歌剧中的中心地位。与特殊场面有关的某些相似的东西重新出现了。

考虑到歌剧中与唐·乔万尼有关的其他人物，我想把刚才提到的他的中心地位解释得稍微再清楚些。正如在太阳系中从处于中心的太阳获得亮光的黑暗星体始终只有一半发光一样，那就是说，发光的一面朝着太阳，因而它也具有了太阳本身的特点。只有生活中的那个部分，即朝向唐·乔万尼的那一面，才被照亮了；否则它们【124】就是黑暗的、不发亮的。不能从狭隘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点，仿佛这些人物各自都是些抽象的激情，例如，似乎安娜就是仇恨，采琳娜是不负责任。这样的枯燥乏味完全不属于

这儿。个体身上的激情是具体的，是它们本身的具体，并非个人身上的具体，或者说，为了更特别地表达出我自己的意思，个人的其余部分被这种激情吞没了。这时，这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它是一部我们在讨论的歌剧。这种暗淡模糊，这种部分和谐、部分反感的秘密与唐·乔万尼的共鸣，使它们全成了音乐喜剧，使整个歌剧在唐·乔万尼身上协调一致。当然，剧中似乎构成一个例外的唯一人物是那推荐人，但它因而也被设计得如此一本正经，以至他在某种程度上外在于全剧，或者说限制了全剧。越是把推荐人引向前景，这歌剧就越不是纯粹的音乐喜剧。因此，继续让他处在背景中，尽可能让他模糊不清。推荐人是精力充沛的前置从句和坦率直言的结论从句，处在唐·乔万尼的中间从句之间，但这个中间从句丰富的内容是歌剧的实体。推荐人只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在晚上，是在剧场的背景中，我们看不见他，但我们听见他在唐·乔万尼的轻剑面前跌倒了。正是在开头，他的真诚就因唐·乔万尼漫画似的嘲弄而显得更加明显，莫扎特用音乐极好地表现了某种东西——正是在开头，他的真诚就已过于深刻，以至不合人情；在他死去之前，他是精神。他第二次是作为精神出现的，在他的真诚中，天上的雷声发出了庄严的声音。但是，正像他本人被理想化了一样，所以他的声音也被理想化成了某种超出了人声的东西；他再也不说话了，他宣布了判决。

很明显，剧中仅次于唐·乔万尼的最重要的人物是勒波雷洛。他同他主人的关系正是通过音乐才可理解，如果没有音乐就无法理解。如果唐·乔万尼是个沉思的人的话，那么勒波雷洛几乎成了一个比乔万尼更大的流氓无赖，而且【125】无法理解的是，唐·乔万尼竟能对他行使那么大的权力，唯一留下来的动机是他可以付给他多于其他一切人的钱，这是一个莫里哀似乎都不愿使用的动机，因为他让唐璜陷入了经济拮据中。但是，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唐·乔万尼是直接的生活的话，那就很容易理解，他可以对勒波雷洛发挥决定性的影响，他同化了他，以便他对唐·乔万尼来说几乎

可以成为一个喉舌。在某种意义上，勒波雷洛比起唐·乔万尼来更近于成为一种个人意识。不过，为了成为个人意识，他本人就必须澄清他与唐·乔万尼的关系。但是他不可能那么做，他不可能突破那迷惑力。在这里又是真实的看法是，一旦勒波雷洛说出台词，他对我们来说准会变得透明。此外，在勒波雷洛与唐·乔万尼的关系中存在着某种情欲之物，存在一种即使勒波雷洛违背他的意志也能吸引住他的力量。但在这种模棱两可之中，他是音乐性的，而唐·乔万尼则一直在他身上引起共鸣——我在后面将举例表明这不只是一句话的问题。

除了推荐人之外，所有人物都处在一种与唐·乔万尼的情欲关系之中。他不可能对推荐人行使任何权力，推荐人是意识；其他人则在他的权力范围内。埃尔薇拉爱他，她因此在他的权力范围内；安娜恨他，她因此在他权力的范围内；采琳娜惧怕他，她因此也在他的权力范围内。奥塔维欧和马泽托为了亲属关系一起走了，因为血缘纽带是亲切的。

暂时回顾一下这里所提出的看法，读者也许会发现，唐璜的观念与音乐喜剧的关系如何从很多方面被发展了，这种关系对整个歌剧而言如何是基本的，这一点如何在它的几个部分中被重复。

我本可以就此停住了，但为了更加完整的缘故，我将全面考虑几个特殊部分，以阐明这种关系。选择不是任意武断的。为此我选择了序幕，它肯定最适于紧凑集中地提供歌剧的主调。我下一个选择的是剧中最史诗性和最抒情性的部分，以便【126】表明即使在外部限制中如何把歌剧的完美保存下来，音乐喜剧的戏剧性如何保持不变，唐·乔万尼怎样在音乐方面支撑住该歌剧。

这里不是解释序幕对该歌剧具有的全面重要性的地方；这里只能强调歌剧对序幕的需要充分说明了抒情性很突出，说明打算好的效果是要唤起一种情绪，某种戏剧无法包容的东西，因为剧中的一切都必须是透明的。因此，恰如其分的是，最后创作出了序幕，以便艺术家本人真的能被音乐所浸透。因此，序幕一般都

提供了对于作曲家和他与自己的音乐的精神关系的深刻一瞥。倘若他抓不住中心的东西，倘若他与歌剧的基本情绪没有较为深刻的联系，那么这就将在序幕中清楚明白地背叛它本身。接着，它就成了一种与观念的松散联系交错在一起的跳跃点的集合，而不是像真正应当的那样，成为包含着音乐内容最具有穿透力的解释的整体。那样一种序幕一般也是非常任意专断的，那就是说，它可以随意拉长或缩短，粘合的要素，连续性（因为它不过是诸观念的一种联系），可以被随意延长。因而，对不成熟的作曲家来说，序幕经常是一个危险的诱惑。那就是说，他们很容易被促使剽窃他们自己，从他们自己的口袋里偷窃，这可能具有一种非常有破坏力的效果。虽然很明显的是序幕不应该具有与歌剧相同的内容，但它当然不应把某种全然不同的东西包含在内。的确，它应该具有与歌剧相同的内容，但却是以另一种方式；它应当以某种方式包括它，以中心的全部力量，它就将控制住听众。

在这个方面，一直备受称赞的《唐·乔万尼》的序幕，是并且仍然是一件完美的杰作，所以，如果无法就《唐·乔万尼》的经典品质提出别的任何证据的话，那就足以使这一点成为一个问题，一个拥有中心的人居然没有周界线，这是匪夷所思的。这种序幕是完全没有混合在一起［Mellemhverandre］① 的【127】各个主题；它不是诸观念的迷宫似的交错联系；它简洁，明确，结构紧密有力，首要的是，充满整部歌剧中的精粹。它像一个神的观念一样强有力，像尘世的生活一样骚动不宁，在其真诚中受折磨，在其欲望中颤抖，在其可怕的愤怒中压碎，在其热烈的欢乐中生气勃勃；它在其审判中音调空洞，在其淫欲中尖叫；它在其使人

① 丹麦文 Mellemhverandre 的字面意思是“相互之间”，在 Ordbog over det danske Sprog 中找不到。它极其难得用在 Værker 和 Papirer 之中，而且上下文需要有不同的译法。例如，可参见《讽刺》，《文集》卷 2；《两个时代》，《文集》卷 14，页 39；《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659（《论文》卷 4 - B78）。

敬畏的尊严中冗长沉闷、死板客套；它在其兴奋中是激动人心的，闪亮花哨的，翩翩起舞的。它并不是靠吸歌剧的血而获得这些的；相反，它在与歌剧的关系中倒是一个预言。在序幕中，音乐展开了它的总音域；它以几次强有力的翅膀拍击而在它自身之上翱翔，就是说，漂浮在它将降落的那地方之上。它是一场斗争，却是一场在更高的大气中的斗争。对于已经较为熟悉那歌剧之后来听其序幕的任何人来说，情形似乎是他已渗透进了那隐藏着的作坊，他在那里已学会了凭一种原始的力去识别歌剧运动中的各种力量，那些力量在那里以它们全部的威力互相搏斗。不过，竞争的力量过于悬殊；一种力量在战斗之前就已胜了。它逃跑了，但这场战斗恰恰是它的激情，是在它短暂的生活欢乐中燃烧着的焦虑不安，是在其炽烈热情中不断跳动着的脉搏。它由此驱动另一种力量，使其深深地被自己所吸引。它初看上去是如此不可动摇地坚定，以至显得在实际上不可屈服，现在却必须停止了，很快，运动便十分迅速，以至于看上去像一场真正的冲突一样。

把这一点再向前推进并不可行；这里的问题是要倾听音乐，因为这不是一场语言的冲突，而是一场狂风暴雨。我只须对先前所讨论的东西引起注意，即歌剧的兴趣是唐·乔万尼，不是唐·乔万尼和推荐人——这在序幕中早已十分明显。莫扎特似乎是故意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构思的：在开头宣布离去的那深沉的声音渐渐越来越弱，几乎消失了，就是说，它那威严的姿态，必须匆忙与那逃避它的超凡速度保持同步，然而凭借在顷刻之间将它卷入竞争，它几乎获得了使之丢脸的力量。【128】这逐渐造成了向歌剧本身的过渡。结果，最后一幕必须被看成是与序幕的第一部分密切相关。在最后一幕中，真诚又恢复了，而在序幕的进程中，它显得与它本身无关。现在，与贪欲一起参加赛跑已没有任何问题；真诚返回来了，由此切断了逃去做新的竞赛的每条路。

因此，虽然序幕在一种意义上是独立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却要被看成是走向歌剧的起跑点。我早先试图指出这点时是通过

让读者回想起，随着一种力量逐渐减弱，它就接近了作品的开头。当人们注意到另一种力量时，同样的情况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它在逐渐增强；它在序幕中开始，发展并增强。特别是它的开头得到了很好的表现。我们听见它如此微弱，如此神秘地给人启发。我们听见它，但它结束得如此迅速，以至于显得我们似乎听见了未曾听过的某种东西。它需要一只警觉的耳朵，一只情欲的耳朵，去留心在这种欲望轻轻飘动的序幕中第一次给出的一个暗示，这欲望后来以其全部的丰富性被表现得十分充分。由于我并非音乐专家，所以我不可能谨小慎微地标出这个地方；但我毕竟在写，只为情人们而写，他们大概会理解我的，有些人比我更能理解我自己。但是，我以分配给自己的份额为满足，以这种谜一般的风流韵事为满足，虽然此外我要感谢诸神我成了一个男人而不是女人，[①] 但莫扎特的音乐教导我说，像一个女人恋爱那样去爱是美好的、令人精神振作的、充裕的。

我不是说演说人的朋友；现代文学使我非常厌恶他们。它已经走得太远了，以至我无论何时碰到一位演说人，一种不自觉的恐惧就向我袭来，因为它的真实目的是要把一种含混不清隐藏在思想之中。因此，我不会冒一种不明智或无效的风险试图把序幕生气勃勃的、精辟的简洁翻译成一种冗长的、空洞的比喻语言。我希望强调的只是序幕中的一个问题，并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它；我将利用一个演说人——唯一的手段是我不得不同他建立一种联系。

【129】当然，这个问题不是别的而正是唐·乔万尼最初的出现，他的预感和权力，后来他突破了这一点。序幕以几个深沉、真

① 参见拉尔修（【译按】公元3世纪的希腊作家）《哲人传》，前揭，卷1，页35："赫尔米帕斯（Hermippus）在他的《生平》中提到某些苏格拉底派的人所讲的泰勒斯（Thales）的故事，即他常说他要为3个赐福而感谢命运女神：'第一，我生而为人却非畜牲；第二，我生为男人而非女人；第三，我生为希腊人而非野蛮人。'"

挚、平稳的曲调开始；接着，我们第一次听见一个无限遥远的暗示，然而它立刻被回想起了，它似乎是早熟的，直到后来我们又一再听见，越来越大胆，越来越喧闹，那声音起初难以捉摸，拘谨，然而表面上很焦虑，不经意，却无法挤过去。它本性就是如此，以致人们有时看见地平线阴暗模糊；它沉重得支撑不住自己，它笼罩着大地，把一切都隐藏在它昏暗的夜色中；听见了几声空洞的声音，还没有动起来，却像在对它自己低沉地咕哝一样。接着，在最遥远的苍穹，在很远的地平线上，人们见到一阵闪光；它迅速沿着大地向远方移动，立刻消失了。但它很快又出现了；它聚集起力量；它以自己的亮光顷刻照亮了整个苍穹。地平线接着第二次显得更加阴暗，但它突然更加迅速、更加耀眼地闪亮起来；它显得就像黑暗本身已丧失了自身的沉静，在开始运动。正如眼睛在这第一次闪耀时便有了一场大火的预感一样，所以耳朵在小提琴琴弓渐弱的拉动中也对总体的激情有了一种预感。在那闪光中有一种焦虑；它就像是在那深沉的黑暗中一样在焦灼中诞生——唐·乔万尼的生活正是如此。他身上有一种焦虑，但这种焦虑是他的能量。在他身上，它不是一种主观反思的焦虑；它是一种实体的①焦虑。在序幕中，没有一般

① 在黑格尔那里找得到对主体（being-for-itself）和实体（being-in-itself）所作的区分；例如，可参见《逻辑学》，前揭，页570－580：

> 能动的实体，通过把它自身规定为它自身的反面的行为——这种行为同时是对它预先假定的他者的扬弃，是对消极的实体的扬弃——显现为原因或有创造力的实体性。相反，通过被动，被规定的存在显现为被规定，否定之否定，因为被动的实体是自我关联的否定性，原因在这个他者中完全并只与它本身的自我相遇。接着，通过这种规定，预先假定的或固有的创造力成了它本身的，然而这个存在内在于它本身并为了它本身，只有就这种规定同样是对预先被假定之物的扬弃而言，它才会如此；换言之，绝对实体已返回到它本身，因而成为绝对，只是由于并内在于它的规定性。因此，这种相互作用是再扬弃了它本身的显现，原因在基中显现为原因的因果

被称为——不知道在说的是什么——绝望的东西。唐·乔万尼的生活并不绝望；不过，它是全部感官的力量，那种力量诞生于焦虑中；而唐·乔万尼本身就是这种焦虑，但这种焦虑恰恰是对生活的超凡兴趣。莫扎特以这种方式让唐·乔万尼产生之后，他的生活这时就在小提琴舞曲的旋律之中为我们展开，在其中，他轻盈地、飞快地在地狱之上前进。当人们把一块卵石投入水中让它滑过水表面时，它可以暂时以轻快的跳动在水面上蹦跳，但是【130】它一停止跳动就沉入到水底；他以同样的方式在地狱之上跳舞，在短暂的时间之内欢乐。

然而，正如前面已提到的，如果序幕可以被看成是歌剧的起跑点的话，如果一个人在序幕中从那较高的空中降落的话，那么问题就是：歌剧中的哪个点最适合于着陆，或者说歌剧的开端是怎样达到的？莫扎特在这里看见了要做的唯一正确的事：从勒波雷洛开始。也许是由于这一点并不那么很值得称赞，因为有关唐璜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从斯甘奈尔勒的一段独白开始的，情况就越发如此。但是，存在着一种天壤之别，人们在这里又有了赞赏莫扎特的过人之处的机会。他已把第一段仆人的咏叹调①放进了

> 关系的虚幻存在的显现，是虚幻的存在。对自我的这种无限反思，即存在只是就它被规定而言才内在于并为了本身，是实体的完成。但是，这种完成不再是实体本身，而是某种更高的东西，是概念，是主体。实体性的关系的转变产生于它自身内在的必然性，完全是它本身的显现，即概念是它的真理，而自由是必然性的真理。

也可参见《焦虑》，《文集》卷6，页409。

① 参见克鲁塞《唐璜》，前揭，第1幕，第1场，页3；布莱勒《唐·乔万尼》，前揭，第1幕，第1场，页85－86。在第二版的这句话末尾，插入了一段出自《或此或彼》的草稿的文字："这是某种极难出现的情况；它在这里完全适宜，在序幕结构之上投下了新的亮光。序幕力图暂时退却，以在戏剧的现实中找到一个立足点。我们早已在序幕中听见了推荐人和唐·乔万尼；在他们之后，勒波雷洛是最为重要的人物。不过，他不可能被抬举到在空中的那场战斗中，然而他与别的任何人相比更属于那儿。"

与序幕的直接联系之中。[1] 勒波雷洛的第一段咏叹调相当正确地被看成是属于序幕。勒波雷洛的咏叹调相当于莫里哀笔下斯甘奈尔勒并非未受赞美的独白。我们将更加仔细地考查一下这场面。斯甘奈尔勒的独白远远不是机智，当用海伯格教授轻巧流畅的诗句来读它时，它非常有趣，但场面本身却是有缺陷的。我这么说是特别考虑到了莫里哀，因为在海伯格那里它则是另一回事，我说出它来并非要责难莫里哀，而是要表明莫扎特的长处。一段独白总是或多或少破坏了戏剧性，当诗人试图靠独白的巧妙措辞而不是靠人物来造成一种效果时，他就已破坏了为他立下的标杆，放弃了戏剧性的重要性。在歌剧中不是这样。在这里，场面是纯粹音乐性的。我已指出过戏剧性场面和音乐戏剧场面之间的区别。在戏剧中，喋喋不休是不能容忍的，行动和场面是必需的。在歌剧中，场面里有静止。但是，到底是什么使这种场面变成了音乐喜剧场面？早已强调过，勒波雷洛是个音乐喜剧人物，然而担负场面的人却不是他。如果是他的话，那么他的咏叹调就类似于斯甘奈尔勒的独白，即使它正像某种类似的场面一样在歌剧中而不是在戏剧中更合适。使场面成为音乐喜剧的是唐·乔万尼，他是内在的。中心不在勒波雷洛身上，他靠近中心，中心在唐·乔万尼身上，【131】我们没看见他——但我们听得见他。现在，有人可能会强烈反对说：可是我们没听见唐·乔万尼。我对此的答复是：确实，我们听得见，因为他在勒波雷洛身上共鸣。为了那个目的，我注意到了转折 vuol star dentro colla bella ［你同那漂亮的夫人呆在那边］，[2]在其中，勒波雷洛显然再现了唐·乔万尼。但是，即使事实不是这样，而场面却如此设计，以至于人们也不自觉

---

① 关于本节的其余部分，可参见《增补》，页 539（《论文》卷 3 - B172：3）。

② 参见克鲁赛《唐璜》，前揭，第 1 幕，第 1 场，页 3；布莱勒《唐·乔万尼》，前揭，第 1 幕，第 1 场，页 85。

地听到了唐·乔万尼，由于有唐·乔万尼，他在里面，人们就忘记了勒波雷洛，他正站在外面。在整体上，具有真正天才的莫扎特已经让勒波雷洛再现了唐·乔万尼，并由此获得了两样东西：音乐喜剧的效果，无论何时勒波雷洛一个人时，人们都听得见唐·乔万尼；滑稽的模仿效果，当唐·乔万尼在场时，我们听见勒波雷洛在重复他的话，并由此无意识地、滑稽地模仿他。我举出舞蹈的结尾作为这一点的例子。

倘若有人问歌剧中的哪个部分是最有史诗性的，那么答案是轻而易举和不容置疑的：是勒波雷洛的第二段咏叹调，那名册。[1]把这段咏叹调与莫里哀剧本中相应的独白作比较，先前就已指出了音乐所具有的绝对重要性，那恰恰是通过让我们听见唐·乔万尼，听见他身上的各种变奏，音乐所产生的效果是言词或台词无法产生的。在这里重要的是要强调其中的场面和音乐喜剧。现在，倘若我们四下看看舞台，那么我们会看见由勒波雷洛、埃尔薇拉和那忠实的仆人所组成的舞台总体效果。不过，那不忠的情人不在那儿；他在，如勒波雷洛尖锐地指出的，“不错，他走了。”[2]这是唐·乔万尼所具有的一种精湛技巧：他在——然后他走了——他还是正像耶罗尼穆斯（Jeronimus）[3]及时赶到一样地及时（那就是说，为了他本人）走了。既然现在很明显的是他走了，那么似乎很奇怪的是我提到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把他带进了这场面。更仔细地考查，人们也许会发现这是完全恰如其分的，在这里见到了一个例子，即在字面上如何理解唐·乔万尼在歌剧中

---

① 参见克鲁塞《唐璜》，前揭，第1幕，第6场，页22－23；布莱勒《唐·乔万尼》前揭，第1幕，第3场，页100－102。

② 克鲁塞《唐璜》，前揭，第1幕，第6场，页22；布莱勒《唐·乔万尼》，前揭，第1幕，第3场，页100。参见《有关<唐·乔万尼>中一个细节的粗略考察》，《<海盗报>事件》，《文集》卷13，页30。

③ Ludvig Holberg, Barselstuen, Den Danske Skue-Plads, Ⅰ－Ⅶ, Copenhagen：1788中的一个人物，卷2，例如，可参见第5幕，第6场。

无处不在，因为不指出即便他走了时他也在场，那就很难更加有力地表达出这一点。【132】不过，现在我们将让他离去，因为往后我们将看看他在哪种意义上在场。

但我们将考虑舞台上的三个人物。埃尔薇拉的出现在形成一种场面方面自然是有帮助的，因为让勒波雷洛为他自己的娱乐而展现那名册是不行的，但她的地位有助于使场面变得令人为难。在整体上，不可否认的是，有时埃尔薇拉的爱造成的荒谬几乎是残酷的。例如在第二幕中，在奥塔维欧终于在心里鼓起勇气，从剑鞘中抽出轻剑去杀唐·乔万尼的关键时刻，她亲自猛地挡在他们之间，接着发现那不是唐·乔万尼，而是勒波雷洛——这是莫扎特以一种表现哀怨的咩咩叫声如此强有力地表现出来的区别。在即将到来的场面中，她为了知道在西班牙有1003个人而不得不出现，其中同样有某种令人痛苦的东西，的确，甚至更糟的是，在德文本子里，她被告知她本人是她们中的一个。① 这是德国人的一个改进，它正像德文译本一样愚蠢得不合理，德文译本以一种同样愚蠢的方式显得荒谬地恰当和彻底地不成功。正是为了埃尔薇拉，勒波雷洛才对自己主人的生活作了一种史诗性的调查，而且不可否认的是，相当适宜的是勒波雷洛列举，埃尔薇拉倾听，因为他们两人对它都极其感兴趣。

因此，正当我们继续在整个咏叹调中听见唐·乔万尼时，我们在某些地方听见了埃尔薇拉，可以看见她出现在前台，是个 instar omnium［完全值得的］证人，就她那方面而言不是由于什么偶然的特权，因为方法在实质上还是相同的，而是因为从属于一个从属中于一切的人。如果勒波雷洛是个被沉思所充满了的人物

① 在基尔克果所用的《唐·乔万尼》的德文版本（未找到）中，据丹麦文编者说，咏叹调中有一部分名册：Tausend und zwei-nein, Tausend und drei; Sie sind auch dabei［一千零两个——不对，一千零三个；你也被包括在内］。”

或个性，那么就很难想象这样一段独白；但恰恰因为他是个专注于唐·乔万尼的音乐喜剧人物，所以这段咏叹调才具有如此之大的意义。它是对唐·乔万尼的全部生活的复制。勒波雷洛是个讲述史诗的人。这样一个人肯定不应对他所讲述的东西很冷淡或者不感兴趣，但他还是应当对此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133】勒波雷洛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他完全被他所描述的生活冲昏了头脑；他本人消失在唐·乔万尼之中了。因此我在这里有另一个例子，说明了唐·乔万尼到处引起共鸣的含义。因此，场面不是在勒波雷洛和埃尔薇拉有关唐·乔万尼的谈话之中，而在那种包含了整体的情绪之中，在唐·乔万尼看不见的精神存在之中。为了更详细地扩展这段咏叹调中的转折，它在开头是多么宁静和不那么激动人心，但随着唐·乔万尼的生活在其中越来越引起共鸣，它就变得越来越紧张，勒波雷洛如何越来越被它带着走，如何被这些情欲的熏风吹动，由于存在于唐·乔万尼范围之内的女人气的差异在其中逐渐听得见了，它如何相应地产生了各种细微的变化——这里不是讨论这一切的地方。

如果有人问歌剧中的哪个部分最有抒情性，那么答案也许较不确定，但几乎不能对怀疑公开的是，最有抒情性的部分可能只与唐·乔万尼相一致，如果一个次要人物被允许像那样占据我们的注意力的话，那么它就将妨碍戏剧性的附属成分。莫扎特在这里也照办了。这一点使选择范围缩小了很多，更仔细地考查，竞争者只可能是那宴会，[①] 高潮性结尾的第一部分，或无拘束的香槟咏叹调。[②] 至于宴会的场景，它在一定程度上肯定要被看成是一个抒情性的部分，膳食令人兴奋的爽快，冒着泡沫的酒，远处

---

① 参见克鲁塞《唐璜》，前揭，第 2 幕，第 18 场，页 120；布莱勒《唐·乔万尼》，前揭，第 2 幕，第 6 场，页 189 – 194。

② 参见克鲁塞《唐璜》，前揭，第 1 幕，第 15 场，页 49 – 50；布莱勒《唐·乔万尼》，前揭，第 1 幕，第 3 场，页 123 – 124。

节日音乐的旋律，这一切合起来提高了唐·乔万尼的情绪，正像他自己的乐天派性格为整个欢乐增添了光彩一样，它的效果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勒波雷洛也在这个奢华的时刻被美化了，那是欢乐的最后微笑，令人愉快的告别辞。① 但它更多的还是一个场面，而不是一个纯粹抒情性的部分。当然，这并非由于在前台吃喝，因为就它本身而言，这被看成是一个场面，非常不适当。场面存在于唐·乔万尼被迫力图要达到生活的顶点之中。这个狂欢的唐·乔万尼被整个世界所追赶，【134】现在已没有别的地方可住，只有一间小小的、遥远的房间。正是在生活跳板上的这个最末端，由于没有衷心的同伴，他再次在胸中激发起对于生活的全部兴趣。假如《唐·乔万尼》是一部戏剧的话，那么场面中的这种内在的不安就要求它尽可能简短。但是在歌剧中，为了场面得以持续，以一切可能的丰盛奢华来夸大，则是恰当的，它仅仅是听上去较杂乱，因为对听众来说，在唐·乔万尼盘旋于其上的地狱中回响。

香槟酒咏叹调是不一样的。在我看来，它对于在这里寻找一种戏剧性场面是无效的，但它作为一种抒情性的倾泻则更加有意义。唐璜因众多勾心斗角的阴谋诡计而很累，但并没有累到极点。他的灵魂好像永远都精力充沛；他不需要可爱的伴侣，不需要看见和听见酒冒着泡沫或者用它来使自己恢复元气；他内在的生命力在他身上比以前更加强烈、更加丰富地喷发出来。他依然被莫扎特理想化地表现为生命，表现为力量，但却是面对现实的理想化。可以这么说，他在这里理想化地自我陶醉。如果世界上的所有女孩儿都在这个时刻包围着他的话，那么他对她们来说并不危险，因为他似乎过于强壮，以致不想使她们迷恋自己；即使现实中最五花八门的愉悦，对他来说都小得不能同他在自己身上享受到的欢乐相比拟。

---

① 有关另一场宴会的原因，参见“In Vino Veritas”（按：拉丁文，意为“惧酒论”），《诸阶段》，《文集》卷11。

意在要说的话——即唐·乔万尼的基本性质是音乐——在这里显然很明白。可以说，他为我们而溶解在了音乐中；他展现在了一个音响的世界中。这段咏叹调已被称为香槟咏叹调，无疑地，这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但是，我们尤其必须看到的是，它并没有处在一种与唐·乔万尼的偶然联系中。他的生活就是如此，像香槟酒一样冒着泡沫。正像这种酒中的泡沫一样，当它充满一种内热时，便以它自己的悦耳音调发出声响，翻腾再翻腾，对享乐的贪欲正是如此在沸腾的要素中共鸣，那就是他的生活。因此，这段咏叹调的戏剧性意义并非来自场面，而是来自这一点，即歌剧的主调在这里响起来，并在它本身之中共鸣。

【135】没有意义的尾曲

如果在这里已提出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我就要回到我所偏爱的主题上——即在所有的经典作品之中，莫扎特的《唐·乔万尼》应该占有最高的地位。然后我将再次对莫扎特的幸运［Lykke］感到高兴，这种幸运真是值得羡慕，既是为它本身，又是凭借它本身，因为它会使所有那些对他的幸运有完全适度的理解的人快乐［Lykkelig］。我至少感到自己相隔遥远地去理解莫扎特并有了对他的幸运的一点揭示之后，快乐得难以形容。然后，何况那些完全理解了他的人们，何况他们对这个幸运儿定会感到快乐无比。①

① 关于本章的写作日期，参见《增补》，页539（《论文》卷3－B172：4）。

现代戏剧的悲剧因素中反映出来的古代戏剧的悲剧因素

——局部努力中的冒险

在 Συμπαρανεκρώμενοι

[死者联谊会][①] 面前发表

① 基尔克果创造的一个词，也可以表达为“被埋葬的活人协会”。参见本书页 137；《增补》，页 539（《论文》卷 2 - A690；卷 4 - A225）。

【139】如果有人要说：悲剧因素到底总是悲剧因素，那么我不会非常迫切地走向反面，因为每一种历史的发展始终是在概念的范围之内。以他的话有意义和被两次重复的“悲剧因素”这个词不想围绕虚无构成毫无意义的插曲的设想为根据，那么他的意思就很可能是认为概念的内容并没有废除概念，而是丰富了它。在另一方面，很难逃脱任何观察者注意的是，在古代和现代的悲剧因素之间存在着一种本质差别——根据艺术专家们的解释，有某种公开阅读和看戏认为是它们合法拥有的像它的红利一样的东西。但是，反过来，如果有人要断言差别是绝对的，并以此为基础，先是偷偷摸摸地、然后也许是强有力地把这种差别塞进古代和现代戏剧的悲剧因素之间，那么他的行为的不合理并不亚于第一个人，因为他［忘记了］对他来说如此必不可少的立足点正是悲剧因素本身。这一点反过来又如此远离古代和现代悲剧因素之间的区别，以致它反而将它们结合起来了。的确，美学家们[①]始终要回到由亚里斯多德（Aristotle）[②] 建立的、成了使人筋疲力尽

---

① 例如，参见黑格尔《美学讲演录》，前揭，卷 4，页 275：

> 在史诗剧中可以允许性格的广度和变化，各种外部条件，事变和事件；相反，在戏剧中，相对于特殊的冲突和矛盾，最要坚持其原则的自我集中。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识到了亚里斯多德名言中的真理，即悲剧表演拥有两个来源（αιτια δνο），看法和性格（δτάνοια χαι 6θοξ），但最重要的是结局（τελοξ），为了展现多种多样的性格，个别人物并不表演，但性格与想象性的概念结合起来，相对于前者来说这种结合靠的是演出的趣味。

② 参见亚里斯多德《诗学》（*Poetics*，1449b）；《希腊人亚里斯多德》（*Aristoteles graece*，ed. Immanuel Bekker，Ⅰ－Ⅱ，Berlin：1831），卷 2，页 1449；《亚里斯多德的〈诗学〉》（*Aristoteles Dichtkunst*，tr. Michael Conrad Curtius，Hanover：1753），页 11－12；《亚里斯多德作品集》（*The Works of Aristotle*，Ⅰ－ⅩⅡ，ed. J. A. Smith and W. D. Ross：Oxford University，1908－1952），卷 11：

的概念的、有关悲剧因素的定义和必要条件，每一种这样去区分的片面努力都必须受到警告。这必须成为一个警告，尤其应当如此的是，无论世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每个人都必须受到一定程度的悲哀的支配，因此悲剧因素的观念在实质上依然没有改变，正像流泪对于人类来说仍然还是同样自然的一样。

这对不想作任何分离的人来说，也许显得像最不想要破裂一样地肯定，刚被消除了的同样的困难以另一种而且几乎是更危险的形式出现了。不断返回到【140】亚里斯多德的美学，不单是由于顺从的尊重或古老的习惯，这肯定会得到这样的人的承认：他们对现代美学有些了解，[①] 由此相信要严守由亚里斯德提出的、[②]

六韵步诗和喜剧留待今后考虑，让我们现在继续讨论悲剧；不过，在讨论之前，我们必须概括一下由已说过的话所得出的定义。那么，悲剧是对一个严肃的、由于具有重要性而本身也是完整的行动的模仿；使用具有令人愉快的附带结果的语言，各种行动都分别地在作品的各部分中产生；以戏剧的而非叙事的形式；伴随着唤起的怜悯和恐惧，用以达到它对这样的情感的净化。在这里，我说以"具有令人愉快的附带结果的语言"的意思是，运用附加的韵律与和谐或者歌唱；而我说"各种分别地"的意思是，某些部分只能用诗句来写，反之，有些部分则用歌唱的形式。

① 例如，可参见莱辛（G. E. Lessing）《汉堡剧评》（*Hanburgische Dramaturgie*，1767，页37－39），《戈特霍尔德·伊菲赖姆·莱辛全集》（*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sämmtliche Schriften*，Ⅰ－XXXⅡ，Berlin：1825－1828），卷24，页267－284；《汉堡剧评》（*Hamburg Dramaturgy*，tr. Helen Zimmern，New York：Dover，1962），页105－114。

② 例如，可参见亚里斯多德《诗学》，前揭，1449b－1450a；贝克尔本卷4，页1449－1450；库尔提乌斯本，页12－13页；《作品集》卷11：

在他们表演故事时，结果将是：首先，场面（或诸演员的出场）必须是整体的某个部分；其次是曲调和发音，这两者是他们摹仿的手段。我在这里说的"发音"的意思是指诗句的构成；而"曲调"，它太明白不过，无需解释。但进一步；被表演的主体也是一个行动；而这行动必须包含代理人，他们必须具有性格和思想两方

在现代美学中还继续有势力的突出问题。但是，只要人们稍微仔细一些考察，困难马上就出现了。诸定义非常一般，人们可能在某个方面非常赞同亚里斯多德的看法，却又在另一种意义上不同意他的看法。

为了不过早地通过这里提到的例子进入到以下要说明的内容之中，我愿意作一种与喜剧有关的比较考查，以说明的我的观点。如果一位古代美学家曾说过喜剧的先决条件是性格和场面，它的目的是要引起笑声，那么人们就可能一再返回到这看法上，但只要人们考虑一下笑声的原因有多么不同，那么他们很快就会相信

面自己与众不同的品质，因为正是根据它们，我们才把某些品质归于他们的行动。因此，在事物的自然秩序中存在着两种原因，思想和性格，它们构成了他们的行动，结果还有他们在生活中的成功或失败。现在行动（即已做过的事）在剧中由虚构的故事或情节来表现。虚构的故事这个词在我们今天的意义上完全是指事件的组合，或者是在故事中所做的事；而性格则是使我们把某些道德品质归于代理人的那些东西；思想表现在他们所说的所有话中证明了一个特殊问题，它或者可能是，阐明了一个普遍真理。每部悲剧因而有6个部分，它作为这样的或这样的品质的一个整体，即含有虚构的故事或情节、性格、发音、思想、场面和曲调；它们中的两个由手段产生，一个由方式产生，三个由戏剧摹仿的目的产生；除了这6者之外没有别的。在这6者当中，它们的构成诸要素，没有几个戏剧家适当运用过，人们说到每出戏时，它都容许有场面、性格、情节、发音、曲调和思想。

这6者最重要的是故事事件的组合。悲剧在本质上模仿的不是个人，而是行动和生活，幸福和痛苦。一切人的幸福或痛苦都具有行动的形式；我们为之活着的结局是某种活动，不是一种品质。性格给我们以各种品质，但在我们的行动中——我们所做的事——我们才会幸福或者不幸。相应地在一出戏中，它们不是为了描绘各种性格而行动；它们为了行动才包含了各种性格。因此正是行动在它之中，即它的虚构的故事或情节之中，这就是结果和悲剧的目的；而结局在每个地方都是主要的。除此之外，一部悲剧不可能没有行动，但可能有没有性格的悲剧。

这个必要条件拥有的范围有多么巨大。任何曾以他人和自己的笑声作为考查对象的人，正像这里的研究题目一样，他想到的与其说是偶然性不如说是普遍性，他怀着心理学的兴趣发现笑的原因在各种年龄有很大的差异——这样的人很容易相信，对于喜剧有不可改变的需求，喜剧一定要引人发笑，在它本身中含有与变化着的世界意识里可笑的观念有关的高度可变性，然而如果没有这种差别，就会十分散漫，以至身体机能中相应的表现就将是，笑以哭来显现它本身。关于悲剧因素，情况也相同。

一般而言，应当成为这个小小的探究内容的，与其说是古代和现代戏剧中悲剧因素间的关系，倒不如说是试图表明：古代戏剧中悲剧因素的独特性，如何以真正的悲剧因素表现出来的方式，体现在现代戏剧的悲剧因素中。但是，无论我多么努力地要表达出这一点，我都将避免作任何预言，说这正是时代所要求的；因此，【141】对它的表达将避免推断，既然整个时代都在更加朝喜剧因素努力，事情就越发如此。在某种程度上，存在[Tilværelse]受到了主体怀疑的逐渐损害；①孤立继续越来越占优势，凭借注意最能被确定的某种东西是五花八门的社会努力。他们寻求的对时代孤立的各种努力的抵抗，正好跟他们力求去抵抗它的方法不合理一样证明了孤立。孤立始终在于以数目把自己表现出来；当一个人想表明自己是一个时，这就是孤立。在这个问题上，各协会的所有朋友肯定会同意我的看法，因此不能或不愿看见当100个人表明自己完全是唯独的100个人时，这也完全是相同的孤立。数字自身始终不存在差别，当数字是1或1000，或者是仅仅从数字上来确定的世界上的所有居民，这之间绝对没有任何差别。在原则上，这个智力协会正好跟它要抵抗的智力一样是革命性的。当大卫真的想感受他的权力和荣耀时，他已把他的

① 有关本节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540（《论文》卷3-B130）。

人民算在其中了;[1] 不过，在我们的时代，也许可以说，人民为了感受到自己对于反对强权的意义，把他们自己的数目算了进来。但是，所有这些协会都带有专横武断的印记，大多数时候都是为了某个偶然目的而建立的，当然，它们的领主和主人，就是本协会。

因此，这些众多的协会证明了时代的分裂和它们本身对于加速分裂的贡献；它们是注入到表明自己已崩溃的国家有机体内的东西。除了在城邦处于分崩离析的过程中之外，赫泰里亚斯[2]何时在希腊变得很常见？我们的时代难道与那个时代没有一种惊人的相似吗，那时即使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也不可能使它变得比实际上的更荒唐可笑？那种在政治意义上把各城邦无形地、从精神上结合在一起的契约还没有废除；宗教中坚持灵界的力量还没有被削弱和被消灭；我们的政治家和教士还没有【142】共同具备这一点，即像古代的预言家一样不能面无微笑地彼此相向吗?[3]

我们的时代肯定胜过希腊时代的一个特点是：我们的时代更压抑，因而更深陷绝望之中。所以，我们的时代压抑得懂得了存在着某种叫做责任的东西，懂得了这意味着某种东西。因此，尽

---

① 参见《旧约·撒母耳记下》24：1－10；《旧约·历代志上》21：1－8。

② 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的政治俱乐部和其他团体。

③ 参见西塞罗《预见论》（*On Divination*），卷2，页24；《论诸神的本质》（*On the Nature of the Gods*），Ⅰ，卷1，页26，71；M. Tullii Ciceronis opera omnia，Ⅰ－Ⅳ和索引，ed. Johann August Ernesti，Halle：1756－1757，卷4，页491，678；Cicero De natura deorum，Academica，tr. H. Rackham，Loeb，New York：1933，页69；Cicero De senectute，De amicitia，De divinatione，tr. William Armistead Falconer，Loeb，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1953，页429："可是确实，卡托（Cato）多年前作了一个相当聪明的评论，他说：'我不知道当一个预言家看见另一个预言家时何以不笑。'他们所预言的很多东西凭什么真能实现?"也可参见《或此或彼》（下部），《文集》卷4。

管人人都想统治，但没有一个人想担负责任。在我们的记忆中依然清晰的是，一位法国政治家第二次出任部长职务时宣布说，他接受这一职务，但要以国务大臣承担责任为条件。① 众所周知，法国国王不负责任，而由总理负责；总理并不希望负责，却想成为规定由国务大臣负责的总理；当然，最终的结果是由看守人或守街的官员来负责。这样一个责任颠倒的故事竟然没有成为阿里斯托芬合适的主题！在另一方面，政府和统治者们何以如此害怕承担责任，除非这是因为他们惧怕一个反对党反过来继续在相似的程度上推卸责任。当人们想象这两种力量互相面对面却又无法彼此抓住，因为一方总要消失并被另一方接替，一方只是以另一方的角色出现——这样一种情形肯定不会没有喜剧因素的力量。

这确实充分表明了真正把国家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已瓦解了，而由此产生的孤立自然是喜剧性的，喜剧因素在于主观性想表明自己是纯粹的形式。每个被孤立的人由于想表现自己反对过程必然性的偶然性，总会变成喜剧因素。让一个偶然性的个体想出要成为世界的解放者这种普遍性的主意，无疑会有深刻的喜剧性。不过，耶稣基督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是最深刻的悲剧（在另一种意义上这更是无限的悲剧），因为耶稣基督来得正是时候，担负了【143】整个世界的原罪——这正是我要特别强调的与以下内容有关的东西。

人们一般都知道亚里斯多德提出了悲剧行为的两个根源，*διάνοια καὶ ἦθος*［思想和性格］，② 但他也注意到，主要因素是*τέλος*［结局，目的］，以及个别人为了表现性格而不行动；更确切地说这些被包括进来是为了行动。在这里很容易看出一个不同

① 在 1839 年 3 月 22 日哥本哈根的报纸 Berlingske Tidende 中有一篇报道，提到蒂耶斯（Louis Adolphe Thiers）一点与此类似的情况，说这位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在 1840 年要成为总理和外交部长，这将是在他因与国王不和而离开这两个职位一段时间之后。

② 参见【140】注 5，即本书页 155 注②。

于现代悲剧的差别。[①] 特别成为古代悲剧特征的是，行动并非只按性格进行，行动并没有在主观上得到充分的反思，而行动本身具有痛苦的相关的混合物。因而，古代悲剧没有把对话发展到对合并在它之中的一切进行彻底反思的程度；对话的独特成分实际上表现在独白和合唱中。不管合唱是更接近于史诗的实质还是更接近于抒情的热情，它似乎都提供了"额外的东西"，就是说，它不会消失在个性特征之中。反过来，独白具有一种较有抒情性的成分，具有不会消失在行动和情境中的"额外之物"。在古代悲剧中，行动本身具有一种史诗的要素；它恰恰既是事件，也是行动。当然，这是因为古代世界没有让主观性在它本身之中得到反思。[②] 即使个体自由行动，他仍然相信物质的决定因素，相信国家、家

---

① 参见黑格尔《美学》，前揭，卷 4，页 330 - 332：

> 悲剧，以其区别于它的古代造型形式的高贵，被局限于这一偏颇的观点：由于它独有的、必要的基础，它只坚持道德上真实的内容和它必需的法则的有效性；在另一方面，它没有让戏剧人物的个体和主体的自我渗透得到发展；而喜剧本身，为了完成我们可以看成是这种造型结构的相反一面，向我们展示了个人身心的反复无常自由自在地抛弃了它的混乱颠倒并最终消失。
>
> 现代悲剧在其自身的范围内从最初就承认主体性或自我肯定的原则。因此，它使个人性格的亲密——性格，那就是说，它并非古典意义上纯粹的个体和道德力量富有生气的体现——成为它特殊的对象和内容。此外，它以一种适应这一结局的一致的类型，借助外在环境的偶然事件，以一种相似性格的偶然事故在它对结果的影响上也是决定性的、或者显现为如此具有决定性的方式，使人类的行动进入到冲突之中。

还可参见《论文》卷 3 - C34 对黑格尔《美学》注释的理解。

② 例如，可参见黑格尔《权利哲学的界线》(*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para. 123, Werke, Ⅷ, 页 166; J. A. Ⅶ, 页 182; G. R. 译本，第 1 版，1821；基尔克果有 1833 年的第 2 版), tr. T. M. Knox,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页 84：

庭，相信命运。这种特质的决定因素是希腊悲剧中实质性的重大因素，是它的本质特征。因此，主人公的毁灭不单是他行动的结果，而且也是一种受难，而在现代悲剧中，主人公的毁灭并非真正的受难，而是一种功绩。因此，在现代，情境和性格事实上是主要的。悲剧的主角在主观上对他自身进行反思，这种反思不仅是由于国家、宗族和命运的各种直接关系而反思自己，而且经常是由于他自己过去的生活而反思自己。我们所关心的是作为他自己功绩的他生活中的某种特殊要素。由于这个原因，悲剧因素可能因为完全没有留下直接性而在场面和台词中被耗尽。因而，现代悲剧没有任何【144】史诗的前景，没有任何史诗的遗迹。主角站着和倒下全凭他自己的功绩。

这里简要而充分地提出的看法，在解释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古代和现代悲剧之间的差别中有其重要性——即悲剧过失的不同性质。众所周知，亚里斯多德坚持认为悲剧的主角有 ἁμαρτία [过错]。[①]但是，正如希腊悲剧中的行动是行动与受难之间某种居中

主体特殊性的权利，他得到满足的权利，换言之，主体自由的权利，是古代和现代之间差别的要点和中心。这种权利的无限性在基督教中得到了表现，它已成了文明的一种新形式的普遍有效的原理。这种权利所具有的主要形式是爱，浪漫主义，对个人永恒拯救的追求等等；接着是道德上的信念和良心；最后是其他形式，其中一些紧接着作为文明社会的原则和作为国家机构的要素而突现出来，而另一些则出现在历史过程中，尤其是出现在艺术史、科学史和哲学史中。

① 例如，可参见亚里斯多德《诗学》，前揭，卷 11：

就悲剧最优美的形式而言，我们设想情节不应简单而应复杂；进一步，它必须模仿唤起恐惧和怜悯的行动，因为这是这种模仿与众不同的功能。因而，结果产生了要避免的三种情节形式。(1) 不能让人看见一个好人从幸福到痛苦，或者 (2) 一个坏人从痛苦到幸福。第一种情况不是唤起恐惧或怜悯，对我们来说只是可憎。第二

的东西，过失也是如此，在其中存在着悲剧性冲突。但是，主观越是反思的，人们就越会贝拉基主义[1]似地认为个体被单独投射到他自己身上，就越会在道德上有过失。悲剧因素存在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倘若个体无论什么过失都没有，那么悲剧性的兴趣就失效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悲剧冲突被削弱了。在另一方面，如果他有绝对的罪过，那么他就再也不会从悲剧性上引起我们的兴趣。因此，当我们的时代致力于让一切与命运有关的东西本身变质为个人的独立存在和主观性，这肯定是对悲剧因素的一个误解。我们不想了解任何有关主人公过去的事；我们把他的整个生活负载于他的两肩之上当作他自己的功绩，使他对一切都负起责任，但我们在这么做时也把他的审美过错转变成了道德过错。在这个方面，悲剧主人公变坏了，邪恶实际上成了悲剧的主题，但邪恶毫无审美兴趣，而原罪并不是一种审美要素。

种情况可能是最没有悲剧性的；它没有悲剧所必需的一个条件；它并不诉诸我们身上的两种人类情感，既不诉诸我们的怜悯，也不诉诸我们的恐惧。在另一方面，(3) 也不应让人看见一个极坏的人从幸福到痛苦。这样的一个故事可以唤起我们身上的人类情感，但它却不会使我们感动得怜悯或恐惧；怜悯是由不该受的不幸引起的，而恐惧是由一个人与我们自己相似引起的；这样，在这种情况中不存在任何能唤起怜悯或恐惧的东西。另外，还有一类中间角色，一个人德行并不突出，不过他的不幸不是由恶行和堕落带给他的，而是由某种判断上的失误造成的，这类人中的一些人享有很大的名声和成就；例如俄狄浦斯、泰西特斯，以及类似家族的名人们。相应的，完美的情节必须有一个单一的而不是（如有人告诉我们的一样）双重的问题；主角命运的变化不一定是从痛苦到幸福，而是相反，从幸福到痛苦；其原因不一定在于什么堕落，而在他自己身上的某些大错；这种人本身或者比我们所描述过的要好，不比那更糟，或者就是我们描述的这样。

① 贝拉基（Pelagius,？ -420），受到奥古斯丁（Augustine）反对，否认原罪，强调个人自由、个人达到善的能力（不借神的恩典和帮助）和个人对自己生命所负的责任。【译按】他被罗马教皇处以极刑。

这种使人误入歧途的冒险精神不知怎么在整个时代朝着喜剧性方向的努力中有着它的基础。喜剧因素恰恰存在于孤立之中；当一个人想要断言悲剧因素存在于这种孤立之中时，那他就是肯定了邪恶存在于坏之中，而不是真正的悲剧性过错存在于它的意义不明确的过错中。

如果人们看看现代文学，不难发现诸多例证。例如，格拉贝(Grabbe)的作品《浮士德和唐璜》[①]（它在很多方面是一部天才之作），就是建立在邪恶之上的。但是，我与其在单部作品的基础上来争论，倒不如在整个当代的共同意识上来表明它。如果有人想描述一个人，他不幸的童年对他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破坏，以致那些印象造成了他的堕落，那么这样一件事【145】对现今的时代来说毫无吸引力——当然，不是由于描述得很糟，因为我冒昧假设描述得很不错，而是由于这个时代运用了另一种标准。它与这种溺爱全无关系；它自动地使个体对他自己的生活负责。结果，只要个体屈从了，这就不是悲剧因素，但它是坏的。人们会认为，我有幸生活于其中的那代人一定是个诸神的王国。但绝非如此；活力，勇气，那在这方面想成为它自己好运气的创造者的，的确，它自身的创造者，都是一种幻觉，当时代丧失了悲剧因素时，它就愈益绝望。在悲剧因素中，无疑有一种人们确实不能轻视的悲哀和疗效，当有人希望以我们时代试图去做的那种超人方式赢得他自己时，他就失去了自己，[②] 并成了喜剧性的。可是每个个体仍然是原初的，仍然是上帝的孩子，是他的时代、民族、家庭、朋友们的孩子，惟有在他们之中，他才具有自己的真实性。如果

① 格拉贝（Christian D. Grabbe，【译按】1801－1836，德国戏剧家）《唐璜与浮士德》（*Don Juan und Faust*，Frankfurt：1829）。参见《增补》，页40（《论文》卷2－A733）。

②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16：26；《新约·马可福音》8：36；《新约·路加福音》9：25。

他想在所有这一切中，在他的相对性中成为独立的，那他就变得荒谬可笑了。在语言中，有时会发现一个词，由于上下文的关系，它经常被用在一个特殊的格中，对不起，它最终竟然在这个格中变得如同副词一样独立不依。① 对专家们来说，这样一个词语永远有一个重音和一个缺陷，这个缺陷绝不会改正而被人遗忘；而且，如果尽管如此，它仍要求成为一个名词，要求在所有五个格中变格，那么它就真正是喜剧性的了。个体的情况在他也许十分费力地被从子宫中取出时就想在这种庞大的相关性中成为独立的时也是如此。然而，倘若他放弃这种要求，愿意成为有关联的，那么他 eo ipso [按：拉丁语“为此”] 就具有了悲剧性，纵然他可能是最幸福的个体——的确，我会说这个体在他具有悲剧性之前并不幸福。

在内在方面，悲剧因素无限高雅；在审美方面，它是针对神圣优雅和同情的人类生活；它甚至较为慈祥宽厚，因而我认为它是一种促使那不安宁之人入睡的慈母般的爱。道德伦理是苛刻而严格的。因此，如果一名罪犯在法官面前想为自己辩护而说他母亲有一种偷窃的癖好，尤其是在她正怀着他期间，那么法官获得了【146】卫生官员对他的精神状况的看法后便发现他正在对付一个小偷而不是那小偷的母亲。由于这里的问题是一种罪行，罪犯肯定无法逃进美学的圣殿里去，然而那里的确有一句给他的安慰话。但对他来说去那儿寻求避难是个错误，因为他的道路把他带向的是宗教而不是审美。审美在他的身后，就他的本分而言此刻抓住审美将成为一种新的罪过。宗教是对慈父般的爱的表达，因为它包含了伦理道德，但它给人安慰，用哪种方法——用的正是赋予悲剧因素以高雅的相同方法，用连续性的方法。然而，虽然

① 这个句子中的“有时”一词是一个词的狭义副词用法的一个例子。下面提及的五种格表明，作者主要想到的是希腊语。拉丁语有六个格，梵语有八个格。

审美在罪行的深刻差异被证实之前提供了这种安慰，但宗教在这种差异的全部丑恶被看见之前却不能提供安慰。正是在这个时刻，罪犯在他自己已承担了的普遍罪行之下几乎神魂颠倒了，因为他感到越有罪，得救的前景就越大，在这个同样可怕的时刻，他便有了那令人安慰的想法，认为正是普遍有罪，它本身才在他身上表现出来。但是，这种安慰是一种宗教的安慰，任何以为他能以别的什么方式获得它的人，例如，靠审美作用的发挥，接受这种安慰便是徒劳，他实际上并没有获得它。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就想要使个体对一切负责的时代而言，它是一种非常恰当的处理权限。麻烦在于它没有足够深和足够内在地行使它，因而是它的折衷办法。它过分自负而轻视悲剧的眼泪，但它也过分自负得想没有痛苦也行。当这两种东西被夺走了时，人类生活、人类到底是什么样子？要么是悲剧因素的悲哀，要么是深刻的宗教悲伤和深刻的宗教欢乐。或者说，这难道不是源于那快乐的民族[①]的一切事物引人注目的特点吗——一种精神压抑，他们艺术中的一种悲哀，他们诗歌中的、生活中的、欢乐中的一种悲哀？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特别力图强调古代和现代悲剧之间的差别，因为这种差别在悲剧主人公的过错中很明显。这是真正的焦点，一切都发源于它们【147】特殊差别中的这个焦点。如果主人公明确地有罪过，那么独白就消失了，命运就消失了；接着，思想在对话中显而易见，行动在场面中显而易见。同样的情况也许可以从另一面来说明——即从悲剧所唤起的情绪的角度来说明。众所周知的是，亚里斯多德坚持认为悲剧应该在观众中引起恐惧和怜悯［Medlidenhed］。[②] 我想起黑格尔在他的

① 指古希腊人。

② 参见【144】注 14，即本书页 161 注①。

《美学》① 中捡起了这个说法，并对这些说法的各方面提出了一种

---

① 参见黑格尔《美学》，前揭，页 298－300：

我们想起了亚里斯多德著名的说法：悲剧的真正效果是要引起和净化恐惧与怜悯。亚里斯多德用这个说法的意思不只是指与任何人的个人体验一致或不一致的情感，不是指一种单纯的愉悦或者相反的情感，不是指一种吸引或一种排斥，它们全是最肤浅的心理状态，只有在近代理论家们才力图以作为一般表达的赞同或不赞同的原则去证明它们。因为在一件艺术作品中，唯一重要的事情应是显示与理性和精神真理相一致的东西；为了发现其中的原则，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完全不同的观点。结果我们没有道理地把亚里斯多德这一观点的运用只局限于恐惧感和怜悯感，而应当把它与内容的原则联系起来，对它的恰如其分的艺术展示应该净化这样的情感。一方面，人在面临外在于他和有限之物时会怀着恐惧；但在社会现象本质的和绝对的存在物的力量面前他同样会畏缩。人类因而在事实上所恐惧的并非外在的力量和它的压制，而是伦理道德，它把自身限制在它自己的自由合理性之中，并进而享有永恒和神圣，享有人在背离自己的存在时鼓起来反对它的力量。正如恐惧可能有两种对象一样，怜悯也是如此。第一个对象正是一般的感性——换言之，是对另一方的不幸和受难的同情，是一种被体验为某种有限的、否定性的东西。你那乡土气的表弟对这类怜悯够乐意的了。不过，高贵伟大的人并不希望被这种怜悯所窒息。由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只是没有价值的样子，所以表现为对不幸的否定，暗含了对不幸的真正贬低。相反，真正的同情是与道德要求一致同时又与受难者有联系的情感——那就是与必然暗含在他的状况中的肯定和实质性的东西有联系……

在纯粹的恐惧和悲剧性的同情之外，我们因此有了和谐感，悲剧以自己的永恒正义观为它作保证，这种正义因为相应的要求完全只是缩小了的目的和激情而发挥绝对收缩的一种最高力量；它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不能容忍在这种与那些道德力量（它们在基本上和实质上是协调的）相冲突和反抗它们的客观世界真理中的胜利问题和连续性。

也可参见《论文》卷 3－C34 对黑格尔《美学》注释的理解。

怀疑的看法，不过，它并不非常彻底。当亚里斯多德在恐惧和怜悯之间作区分时，人们很可能想到的倒是恐惧与有明确印象的情绪一样是伴随着特殊和怜悯的情绪。这前一种情绪正是我专门想到的，因为它是与悲剧性罪过相对应的情绪，因而也像那个概念一样具有相同的内含的辩证法。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注意到有两种怜悯，即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受难的有限方面的一般怜悯和真正的悲剧性怜悯。这个意见完全正确，但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因为那种普遍性情感是一种误解，以为它正好可以像古代悲剧那样发生在现代悲剧中。然而，他接着就真正的怜悯是真实的和有力的说："相反，真正的同情是与道德要求一致同时又与受难者有联系的情感。"（《美学》卷3，页531）①

然而黑格尔是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来考虑怜悯，并以个别性的差异来考虑它的演变，我却想强调怜悯与悲剧性罪过的差异有关的差异。为了马上指出这种差异，我将从 Medlidenhed［怜悯］这个词中分出 Lidende［受难］，并在各自的情况下加上含有前缀 med［对于］的同情一词，然而我用这样的方式并不是要断言某种能表明观者武断的情绪的东西，而是以这样的方式表现他情绪中的差异，我也在悲剧性的罪过方面表达了他情绪的差异。在古代悲剧中，悲痛较为深刻，痛苦不那么深刻；【148】在现代悲剧中，痛苦更大，悲痛较小。悲痛在它之中始终具有某种比痛苦更加实质性的②东西。痛苦总是表明对于悲痛并不知道的受难的反思。从心理学上看，观察一个孩子看成年人受难，非常有趣。③孩子还不足以反思感受痛苦，然而他的悲痛却无限深刻。他还不足以反思并想到罪孽和过失；在他看见一个成年人受难时，他脑子里一刻都没有想到这一点，然而如果他全然不知受难的原因，

---

① 黑格尔《美学》，前揭，页299。

② 参见【80】，即本书页145注①。

③ 有关本节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540（《论文》卷3－B124）。

那么在孩子的悲痛中却对原因有一种隐秘的预感。它也是如此，但处在完全而深刻的和谐之中，带着希腊人的悲痛，这就是它同时如此高贵和如此深刻的原因。在另一方面，当一个成年人看见一个年轻人、一个孩子受难时，痛苦就大得多，悲痛则较小。罪过的观念越明显，痛苦就越大，悲痛就不那么深。

现在把这观点用于古代和现代悲剧之间的关系，人们可以说：在古代悲剧中，悲痛较深，而在相应的意识中，悲痛更深刻。必须继续记住的是，这不是在我心里，而是在悲剧中，为了恰当地理解希腊悲剧中深刻的悲痛，我必须体验希腊意识。因此，当很多人都赞美希腊悲剧时，无疑常有鹦鹉学舌一样的重复，因为很明显的是我们时代至少对真正的希腊悲痛没有伟大的同情。悲痛较深是因为罪过具有审美上的不明确性。在现代，痛苦更大。人们可能说起希腊悲剧就认为落入永生上帝的手中[①]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诸神的愤怒是可怕的，但那痛苦还是不如在现代悲剧中那么大，在现代悲剧中主人公遭受着自己整个罪过的痛苦，他在遭受自己罪过的痛苦时自己很明白。

就悲剧的罪过而言，在这个问题上正好表明了它的悲痛是真正的审美悲痛，它是真正的审美痛苦。最大的痛苦显然是忏悔，但忏悔具有道德上的而不是美学上的现实性［Realitet］。[②] 它是最大的痛苦是因为它对整个罪过具有完全的坦白，但正因为这种坦白，它【149】才在审美上引不起兴趣。忏悔具有一种使审美黯然失色的神圣。它不愿被人看见，最不愿被观众看见，它需要一种全然不同的自我能动性。肯定地，现代喜剧经常把忏悔带到舞台上，但这恰恰暴露了作者缺乏判断力。人们确实想到看见被描绘的忏悔时可能有一种心理学上的兴趣，但心理学上的兴趣又不是

① 参见《新约·希伯来书》10：31。

② 关于基尔克果文集中的丹麦文 Virkelighed 和 Realitet，参见《日记与论文》卷3，页3651－3655和页902－903。

审美的。这是一部分混淆，它本身在我们时代以如此众多的方式表现出来：成了人们在不应寻求之处去寻求的某种东西，而且更糟的是，人们在不该找到它的地方找到了它。人们希望在剧院得到启发，希望在教堂受到审美上的激励；人们希望被小说改变，希望被祈祷书接受；人们希望让哲学上布道坛，让传道士站上讲台。于是，这种痛苦便不是审美的痛苦，然而它显然是如今的时代正当作最大的悲剧趣味而为之努力的东西。

这在结果上也成了悲剧性罪过的情况。我们的时代已丧失了家庭、国家、宗教的一切实质性范畴，① 它肯定把单个的个体以这样一种方式彻底翻了个个儿，严格地说，他成了他自己的创造者。结果他的罪过是原罪，他的痛苦是忏悔，但悲剧因素却由此被取消了。此外，较严格意义上的受难悲剧已在实质上丧失了它的悲剧趣味，因为成为受难源泉的力量已丧失了它的意义，而观众则喊道：救救你自己吧，上天将帮你——换言之，观众已失去了怜悯，但在一种主观的、也是客观的意义上，怜悯是对悲剧因素的真正表现。

为了清晰起见，在进一步进行这一探究之前，我将更明确一点解释真正的审美悲痛。悲痛和痛苦朝相反的方向运动。如果人们不想以愚蠢的连贯性（我也将在另一个方面防止它）糟蹋这一点的话，那么人们会说：罪孽越大，悲痛就越大。如果坚持这么认为的话，那么悲剧因素就将被取消。罪孽的一个要素始终还在，但这个要素实际上并非在主观上被反思过。这就是希腊悲剧中悲痛如此深刻的原因。为了【150】防止过早作结论，我将只指出那种夸大只会导致把问题转变到另一个领域。纯粹罪孽和纯粹无罪的统一不是一个审美范畴，而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范畴。

人们始终对于把耶稣基督的生活称为一个悲剧有所顾忌的真

---

① 有关本句的其余部分，参看《增补》，页540（《论文》卷3 - B132：2）。

实原因在于，他们感到审美范畴没有穷尽这件事。耶稣基督的生活超出了可以用审美范畴穷尽，这在另一个方面也很明显——即那些人在这种现象中使他们自己中立化了，变得没有了意义。悲剧行为始终包含着一个受难的要素，而悲剧性的受难包含着一个行为要素；审美存在于它们的关系之中。一种纯粹行为和一种纯粹受难的一致超出了审美的权力，隶属于形而上学。在耶稣基督的生活中存在着这种一致，因为他的受难是绝对的，因为它是纯粹自由的行为，他的行为是纯粹的受难，因为它是纯粹的顺从。

因此，仍然还在的罪孽要素没有从主观上被反思，而这使悲痛变得深刻了。换句话说，悲剧性的罪孽不只是主观罪孽——它是遗传的罪孽；但遗传的罪孽像遗传的原罪一样，是个实质范畴，正是这种实质性使得悲痛更加深刻。

不断受到称赞的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三部悲剧《隶农的俄狄浦斯》、《俄狄浦斯王》和《安提戈涅》基本上结合了这种真正的悲剧性趣味。但是，遗传罪孽牵涉到有罪而又无罪的矛盾。[1] 由个体有罪造成的结合物恰恰是［后代的］虔诚，但它由此招致的罪孽具有各种可能的审美上的模棱两可。[2] 人们大概会认为，那个肯定发展了深刻的悲剧因素的民族是犹太民族。例如，当说到耶和华（Jehovah）时就说他是个要求绝对忠实和崇敬的神，说他惩治了从父亲们到孩子们直到第三代和第四代的邪恶，[3] 或者当我们听见《旧约》中那些可怕的逐出教门时，人们可能很容易受吸引而想在这里寻求悲剧题材。但犹太教也因此在道德上成熟了；即使耶和华的咒语是可怕的，【151】但它们也是正义的

---

① 例如，可参见《焦虑》，《文集》卷8，页35－38；《“有罪？”还是“无罪？”》，《诸阶段》，《文集》卷11。

② 一个源于希腊的外来语，意为多义性、模棱两可；它在基尔克果的作品中只用过三次，全在《或此或彼》（上部）中。参见后文注释。

③ 参见《旧约·出埃及记》20：5。

惩罚。在希腊却不是这样子，诸神的愤怒毫无道德上的特征，仅仅是审美上的模棱两可。

在希腊悲剧本身中，存在一种从悲痛到痛苦的转变，我将援引《菲罗克忒忒斯》[①] 作为这一点的例证。在一种较严格的意义上，这是一部受难的悲剧。但在这里，一种高度的客观性依然占着上风。希腊主人公相信自己的命运；他的命运是不可更改的；这里不可能对此作进一步的讨论。这个要素的确是痛苦中悲痛的成分。对痛苦真正始于何处的第一个疑问在于：这事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它不能是另外的样子吗？肯定地，《菲罗克忒忒斯》[②] 具有某种始终使我激动的东西，这实际上把它与那三部不朽的悲剧分开了：一种高度的反思[③]——巧妙地描绘了他的痛苦中的自相矛盾，其中存在着如此深刻的人间真理，但仍然存在一种支撑整体的客观性。菲罗克忒忒斯（Philoctetes）的反思没有被同化在它本身之中，当他悲叹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痛苦时，它是真正希腊式的。[④]

---

① 这也是索福克勒斯作的一部悲剧。

② 参见《增补》，页 540（《论文》卷 3 - C40）。

③ 参见《增补》，页 541（《论文》卷 3 - C39）。

④ 《菲罗克忒忒斯》（*Philoctetes*）页 691 - 707；《索福克勒斯悲剧集》（*Sophoclis Tragoediae*，Ⅰ - Ⅱ，ed. C. H. Weise，Leipzig：1841），卷 2，页 255 - 256；《索福克勒斯悲剧集》（*Sophokles' s Tragoedier*，Ⅰ - Ⅱ，tr. Peder Grib Fibiger，Copenhagen：1821 - 1822），卷 2，页 288；《希腊悲剧全集》（*The Complete Greek Tragedies*，Ⅰ - Ⅳ，ed. David Grene and Richmond Lattimor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9），卷 2，页 427：

他残废了，没有人走近他。
他受着痛苦，没有人了解他的悲痛
他的哭泣在谁那里能得到回应，
他能向谁悲叹那残酷的灾祸
灾祸吞没了他。

在这之中有一种非凡的真理，然而正是在这里，也表明了与那种总要与其痛苦独处、在这种痛苦的孤独中寻求一种新痛苦的真正反思的痛苦的差别。

再者，真正的悲剧的悲痛需要一个罪孽的要素，真正的悲剧的痛苦需要一个无罪的要素；真正的悲剧的悲痛需要一个坦白的要素，真正的悲剧的痛苦需要一个晦暗的要素。我相信，这是使人想起辩证法的最佳方法，悲痛和痛苦的限制条件彼此在辩证法中接触，辩证法也暗含在那个概念之中：悲剧的罪孽。

既然提供各种一致性的作品或更大的各种统一体与我们协会①的宗旨不符，既然我们无意在上帝可以凭他的正义屈尊来毁灭的巴比塔（Tower of Babel）上操劳，既然我们意识到这样的混乱应当发生，承认人类一切努力的特点确实在于它是不连贯的，正是这一点使它有别于自然无限的一致性，一个个体的价值尤其存在于他应付大量不一致的能力之中，【152】那产生了个体的欢乐之物也接收个体的欢乐，不是那辛劳而认真的成就或对这种成就令人厌烦的解释，而是创造和转瞬即逝的愉悦，对创造者来说它掌握着的远不只是那已完成了的成就，既然它是那个观念的一

没有人聚拢来
从地上的落叶
到平静下来的狂风，悲痛的伤心事
奔跑，用他那腐烂长蛆的脚。
他到处爬行
总在扭动翻滚——
像个孩子般遭受痛苦
没有他所爱的看护人——
他能找到什么解除痛苦的源泉
心灵虔诚的受难何时停止。

① 参见【115】。

闪，它掌握着领受者的红利，既然它的闪光［Fulguration］[①] 激励起他自己的创造性——哎呀，因为所有这一切都与我们协会的倾向不符，真的，因为间歇性的句子读起来几乎肯定会被看成是对于射出似的风格的严重攻击，在这种风格中，观念未到突破点就喷发出来，我们社会中的官场就偏爱这种风格——因此，在指出了我的举动仍不能被称为反叛之后，因为把这种间歇性句子结合在一起不间断的结合物是如此松散，以至于作为插入语的分句在其中格言似地、足够任性地四处高视阔步，所以我只想起我的风格已试图显现为它并不是的样子：革命性的。

我们的协会在每次会议上都要求更新和再生，最终要求通过重新描述它的创造性而使它的内部活动恢复活力。那么，就让我们指明自己的意图，即在不连贯的努力中或在写作身后发表的［efterladt，遗留］论文的艺术方面冒险。一部彻底完成了的著作与诗化的人格不相称，由于未完成的著作有不连贯的、杂乱的特点，人们感到有必要把人格连同它们一起诗化。未完成的著作像一座废墟，借什么地方来埋葬更合乎自然呢？再说，艺术要熟练灵巧地产生相同的效果、相同的漫不经心和偶然性、相同的思想所处理的错格［anakoluthisk］；艺术要唤起一种欢乐，这种欢乐绝不是现在时，而始终有一种过去的因素，因此是过去中的现在。这一点已在“遗留身后”这个说法中得到了表达。的确，从某种

① 丹麦语中的一个外来词，意为突然闪亮（例如熔金或熔银的闪光），在基尔克果的作品中只在这里用过一次。还可参见 Sølvbink（银色闪光），《讽刺》，《文集》卷 2；《诸阶段》，《文集》卷 11。以下几行中的“官场”(officiality）和“错格”（anacoluthic，由一种语法结构变为另一种与前面不一致的语法结构）也是外来词。头一个在作品中只用过三次（两次在《或此或彼》中，一次在《观点》中，后一个只在这里用过。如果这 3 个词（还有前面的“模棱两可”）在英语中显得奇怪的话，那它们就造成了预期的印象，因为它们在丹麦语和整个文集中显得更奇怪。它们与文中力的间歇周期吻合。

意义上说，一位诗人已创作出来的一切都是遗留身后之物，但任何人都从不会想到把一部彻底完成了的著作称为遗留身后之作，即使它具有【153】没有在他的有生之年出版的偶然特点。我也设想它应成为事实上一切真正的人类创造物的一个特点，如我们已解释过的一样，它就适宜于遗留身后，因为人类未获允许像诸神那样带着一种永恒的眼界去生活。结果，我将把我们之中正在创作的作品恰如其分地称为遗留身后的［Efterladenskab］，那就是说，艺术财富是遗留身后的；我们将把粗心大意［Efterladenhed］、懒惰称为我们所珍视的天赋；我们将把 vis inertiae［惯性的力量］称为我们所崇拜的自然法则。为此我遵守我们尊崇的习惯和常规。

因此，我亲爱的*Συμπαρανεκρώμενοι*［“死者联谊会”］离我更近了，围绕着我形成了一个圈子，因为我把自己的悲剧女主人公送出去到了世上,[1] 因为我把痛苦的嫁妆给了悲痛的女儿当作全套衣装。她是我的作品，但她的轮廓还不那么清晰，她的外表还那么朦胧，以至于你们中的每个人都有可能 forliebe sig[2]［爱上］她，能以你们自己的方式爱她。她是我的创造，她的思想是我的思想，然而我就像是在一个爱恋之夜里与她共眠，她在我的怀抱里就像是向我吐露一个深藏的秘密，以她的心灵将它完全倾吐出来，接着她似乎顷刻间在我面前改变了，消失了，于是她的现实的唯一踪影便是那遗存下来的情绪，而不是相反的情形：她被我的情绪推向了更大的现实。我把言词放进她嘴里，然而在我看来我似乎滥用了她的信任；在我看来，她似乎正责备地站在我身后，然而情况正相反——她在自己的隐秘中变得更加可见了。她属于我，她合法地属于我，然而我似乎经常狡诈地偷偷获取了她的信任，我似乎总得在自己身后去找她；然而情况正相反，她总是在我面前——唯有在我领她向前时，她才开始存在。

---

① 有关本句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541（《论文》卷3－B83）。

② 德语 verlieben sich（译按：倾慕，爱上）的丹麦语形式。

安提戈涅（Antigone）① 是她的名字。我将把这个名字瞒住古代悲剧，我将最大限度地坚守住它，尽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切都将是现代的。但有人先发表评论。我在利用一个女性角色，②因为我认为一个女人最适宜于表明差异。作为一个女人，她拥有足够的实质性东西③来为悲痛【154】作自我显示，但当一个人属于一个反思的世界时，她就对体验痛苦有充分的反思。为了体验悲痛，悲剧的罪孽就必须在罪与非罪之间摇摆，罪孽借以进入她的意识的载体始终必须是实质性东西的一个限制条件。但是，既然悲剧的罪孽在为了体验悲痛时必须具有这种不确定性，那么反思就不必存在于它的无限之中，因为它接着将出于她的罪孽而反思她，因为在其无限的主观性中的反思不可能允许遗传的原罪因素留下来，那个因素将产生悲痛。但是，既然反思已被唤醒，它就将不在悲痛之外而是进入其中去反思她，它将每时每刻都为她把悲痛转变成痛苦。

这样，拉布达科斯（Labdakos）④ 的家庭接着就成了诸神泄愤的对象：⑤ 俄狄浦斯（Oedipus）杀了司芬克斯（Sphinx），解放了忒庇斯（Thebes）；俄狄浦斯谋害了自己的父亲，娶了自己的母亲；安提戈涅是这桩婚姻的结果。其他人则藏起来不让人们看见，他们无疑将这个可怕的梦魇带进了现实世界。唯有安提戈涅知道这事。她是如何发现的与悲剧趣味无关，而在这个方面每个人都允许有自己的解释。在早期，在她长大成人之前，黑暗暗示了这个可怕的秘密已在时时刻刻控制她的灵魂，直到确定性以一个打

---

① 参见《增补》，页 541（《论文》卷 4 - A114）。

② 参见《增补》，页 541（《论文》卷 1 - A207）。

③ 参见【80】，即本书页 145 注①。

④ 拉布达科斯是俄狄浦斯的祖父，伊俄卡斯忒（Jocasta）是俄狄浦斯之母，成来成了他妻子。

⑤ 参见《增补》，页 542（《论文》卷 3 - C37）。

击猛地将她投入到焦虑的怀抱之中。在这里，我立刻有了一个关于现代悲剧因素的定义，因为焦虑是一种反思，它在这个方面基本上不同于悲痛。焦虑是一种载体，主体借它盗用悲痛并同化它；焦虑是动力，悲痛借它渗透进一个人的内心。但这运动并非像一支箭那样迅速；它是连贯的；它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连续变化的。像那被情欲所支配的目光渴望其对象一般，焦虑也是如此渴望地望着悲痛。正如那安宁、纯洁的爱慕目光被所爱的对象占据着一样，【155】焦虑本身也如此被悲痛所占据。然而，焦虑有一个附加的因素，这使得它更牢固地依附于自己的对象，因为它既爱对象又怕对象。焦虑具有一种双重的功能；它一部分是探索运动，这运动不断地进行联系，借此在悲痛环绕着自己时摸索着去发现它。或者说，焦虑是突如其来的；所有的悲痛在一瞬间全被容纳了，然而这个瞬间以这样一种方式立刻消融在了一个连续的系列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焦虑成了一个真正的悲剧范畴，那个古老的说法 quem deus vult perdere, primum demental［神要毁灭谁就先让他发疯］① 在这里实实在在是很恰当的。② 焦虑是一个反思范畴，这一点已由语言本身表明了，因为我总是说我为某事焦虑，我因此区分了焦虑和我为之焦虑之物，而我绝不可能客观地使用“焦虑”；而当我说“我的悲痛”时，我在表达的可能是，我正为之悲痛的东西跟我对它的悲痛差不多。此外，焦虑始终包含了一种时间上的反思，因为我不可能为现在而焦虑，而只能为过去或将来而焦虑，但过去和将来在现在消失了的情况下彼此保持对立，它们属反思的范畴。不过，希腊人的悲痛就像所有希腊人的生活一样，都在现在之内，因而悲痛就更深，而痛苦则较少。因此，焦虑在本质上属于悲剧因素。哈姆雷特（Hamlet）是这样一个悲

---

① 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第 621－622 行著名的拉丁语评注。参见《希腊悲剧全集》，前揭，页 180：“坏变好对他来说是神注定的。”

② 有关以下一句，参见《增补》，页 542（《论文》卷 3－B132：3）。

剧人物，因为他疑心他母亲有罪。恶棍罗伯特（Robert）[1] 问他怎么可能作了那么多恶。霍恩（Høgne）的母亲怀着他时他就是个侏儒，后来他偶然在水中看见自己的形象，便问母亲他的身体从哪里得来的这副模样。

差别现在很容易看出了。在希腊悲剧中，安提戈涅完全没有受她父亲不幸命运的影响。这就像一种坚定不移的悲痛在支撑着整个家庭。安提戈涅像其他每个年轻的希腊女孩儿一样无忧无虑地继续活着——的确，因为她的死是决定了的，合唱为她遗憾，因为她必须在这么年纪轻轻就去世，还没有尝到生活最美妙的欢乐就去世——显然她对家庭本身深深的悲痛不以为意。这绝不是说那是轻率，【156】也不是说特殊的个体独自坚持着而不关心他与家庭的关系。但是，这是真正的希腊人。对他们来说，生活关系就像他们生活于其下的地平线一样，是一劳永逸地既定的。纵然是黑暗和阴云密布，它也不可改变。这赋予了灵魂一个主调，而这就是悲痛，不是痛苦。在安提戈涅身上，悲剧性的罪孽聚焦在一个特殊的点上，即她不顾国王的命令埋葬了她哥哥。倘若把这看成是个孤立的事实，看成是妹妹的爱和虔敬与一个专横之人的命令之间的冲突的话，那么《安提戈涅》将不再是一出希腊悲剧了，它将是一个十足的现代悲剧的主题。提供了希腊意义上的悲剧兴趣的是，回响在兄弟不幸死亡中的、回响在妹妹与一个特殊之人的命令的冲突中的、俄狄浦斯令人悲痛的命运；可以说，是产后的疼痛，是俄狄浦斯悲剧性的命运，延伸进了他家庭的各个部分。这种总和使得观众的悲痛十分深刻。死去的并非一个人，而是一个小小的世界；那是客观的悲伤，被释放了，然后大步向前，像一种自然之力，带着它自身可怕的连贯性，而安提戈涅令

---

① 也是施瓦布（Gustav Schwab）《好故事和传说》（*Buch der schönsten Geschiten und Sagen*，Ⅰ－Ⅱ，Stuttgart：1836，卷 1，页 347）中一首法语诗歌的标题。参见《增补》，页 542－543（《论文》卷 2－A584）。

人悲痛的命运就像她父亲命运的回声一样，是一种加剧了的悲痛。因此，当安提戈涅不顾国王的命令决心掩埋她哥哥时，我们从中看到的与其说是一种自由行为，不如说是一种命运攸关的必然性，它把父辈们的罪恶降临到了孩子们的身上。其中确实有足够的自由度能使我们为了安提戈涅姐妹般的爱而爱上她，但在命运的必然性中也存在着一种更高的禁令，就是说，它不仅围绕着俄狄浦斯的生活，而且也围绕着他的家庭。

然而，希腊人安提戈涅如此无忧无虑地继续活着，如果这个新的事实没有被提出来的话，那么人们就可能把她的生活想象成在其逐渐展开中更加幸福，在另一方面，我们的安提戈涅的生活实际上到了尽头。[①] 我还没有过分小气地资助她，如人们说的，一句恰到好处的好话就像一只银碗中的金苹果；[②] 因此我也把悲伤的果实放进了痛苦之碗中。她的天资并不是那种蛀虫和铁锈所能消灭掉的极度虚荣的浮夸；[③] 它是一件永恒的珍宝。小偷们无法闯入偷走它；她【157】本人为此十分警惕。她的生活并没有像希腊人安提戈涅的生活那样展开；它向内转而不是向外转。舞台在里面，不在外面；那是一个心灵的舞台。

我亲爱的*Συμπαρανεκρώμενοι*［“死者联谊会”］，我还未能抓住你们对于这样一个少女的兴趣吗？或者说，我将求助于 captatio benevolentiae［旨在获得法官或听众有利的处置的程序］吗？她也不属于她居于其中的那世界；尽管她很健康、很活跃，但她真实的生活却被隐藏起来了。她虽然活着，却也在另一种意义上死去了；她的生活是宁静而隐秘的。世界甚至听不见一声叹息，因为她的叹息被隐藏在她灵魂的秘密处。我不需要提醒你们她绝不是个软弱病态的女人；相反，她骄傲而精力饱满。

---

① 有关以下六句，参见《增补》，页 543（《论文》卷 3 - B129）。

② 参见《旧约·箴言》25：11。

③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6：19 - 20；《新约·雅各书》5：2 - 3。

大概没有什么能使一个保守秘密的人那么崇高。它赋予一个人的全部生活以一种意义，那当然只是为了他自己才拥有意义；它根据对周围世界的完全无用的考虑而拯救一个人。直到他本人为止，他都安眠在他的隐秘的极乐之中；纵然他的隐秘是最邪恶的，还是可以这么说。

对于我们的安提戈涅也是如此。她为她的隐秘而骄傲，为她被以一种奇特的方式选去拯救俄狄浦斯世系的荣誉和光荣而骄傲。当那感激的民族以赞颂和感恩向俄狄浦斯欢呼时，她感受到了她自己的意义，而她的隐秘越来越深地沉入到她的灵魂之中，任何活着的人永远都更加难以接近。她感到放进她双手中的东西那么多，而这赋予了她超自然的重要性，为了她能从悲剧性上吸引我们，那是必要的。她作为一个特殊人物一定能够引起我们的兴趣。她不只是个一般意义上的年轻女孩儿，然而她却是个年轻女孩儿；她是个新娘，然而完全是处女般的和纯洁的。[1] 作为一个新娘，女人已实现了自己的命运，因此一个女人一般只能使我们关心到这种程度，即她被带进到与她的这种命运的关系中了。

对此有诸种类推法。例如，我们谈及一个上帝的新娘；在信念和精神方面，她拥有她居于其中的内容。在一种大概还是较为美好的意义上，我将【158】把我们的安提戈涅称作一个新娘——的确，她几乎更是，是一位母亲。纯粹从审美上看，她是 virgo mater［圣母］；她把她的隐秘怀揣在心底，隐藏起来。正因为她守口如瓶，所以她沉默不语，但这种返回到沉默含蓄的自我却透露出她的异乎寻常的忍耐力。她为她的悲伤而骄傲，她妒忌它，因为她的悲伤是她的爱。但她的悲伤并不是僵死的镇定自若；它持续不断地在运动；它产生痛苦，又在痛苦中降生。正当一个女孩儿决意为了一种观念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时，当她头戴献身的花冠伫立在那儿时，她像个新娘一样伫立着，因为那伟大的生气勃

① 有关以下五句，参见《增补》，页 543（《论文》卷 3 - B126）。

勃的观念改变了她，那献身的花冠如婚礼的花冠一样。她不认识任何男子,① 然而她却是个新娘；她甚至不知道那赋予她生气的观念，因为那不适合女性，然而她却是个新娘。

我们的安提戈涅，那个悲痛的新娘，就是如此，把她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为她父亲的命运而悲痛，为她自己而悲痛。这样一种降临到她父亲头上的灾祸需要悲痛，然而没有谁能为它而悲痛，因为没有谁知道。正像希腊的安提戈涅无法忍受让她哥哥的遗体未受最后的荣誉就被扔掉一样，因而她感到如果没有人最终知道这事将是多么地严苛；使她烦扰的是淌不出一滴眼泪，她几乎要感谢诸神，因为她已被选为了这一工具。因此，安提戈涅在痛苦中是伟大的。在这里，我也可以指出希腊悲剧和现代悲剧之间的一个差别。对菲罗克忒忒斯来说，为那无人不知道他在遭受的痛苦而悲悼是真正希腊式的；想要别人理解是人类的一种深刻需要，但反思的痛苦却不欲求这理解。安提戈涅并未想到希望有人最终知道她的痛苦，但她反而感到了与她父亲有关的痛苦，感到了内含于悲痛之中的正义，它正像一个人做错了事而受罚一样在审美上是有根据的。因此，当最初意识到注定要被活埋时，它才从希腊悲剧中的安提戈涅那里强行索取这种悲伤的迸发。

【159】(850) *ἰὼ δύστανος,*
οὔτ' ἐν βροτοῖς, ἐν νεκροῖσι,
*μέτοικος, οὐ ζῶσιν, οὐ θανοῦσι*②
[活着去那死尸遍布之地，依旧是个外人，生不在

---

① 参见《新约·路加福音》1：34。

② (基尔克果原注)
(844) O weh, Unselige!
Nicht unter Menschen, nicht unter Todten,
Im Leben nicht beimisch noch im Tode!
[啊，痛苦，不幸！

家，死亦不在家]。①②

我们的安提戈涅可以说这就是她的全部生活。存在着一种引人注目的差别；在她为减轻痛苦所说的话中有一种真实的真理。假如我们的安提戈涅要说同样的事情，那就将是比喻的，但那比喻是真实的痛苦。希腊人没有比喻地表达自己完全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并没有要求对此作反思。因此，当菲罗克忒忒斯悲叹他在一个荒凉的岛上过着被人遗弃和孤寂的生活时，他的说法中也有表面的真理；不过，当我们的安提戈涅在孤独中感受到痛苦时，就只有比喻地说她很孤独，但正因为如此，只有这时她的痛苦才是真正不夸张的。

至于悲剧性的罪孽，它部分与这一事实有关：她掩埋了她哥哥；部分与以前的两部悲剧所暗示的她父亲令人悲痛的命运的上下文有关。在这里我又与把那个家庭的罪恶置于同那个体关系中的难以理解的辩证法面对面了。这是遗传下来的。一般而言，辩证法被认为是相当抽象的——人们几乎只想到逻辑推理。但是，生活将很快教会一个人，让他懂得存在着很多种辩证法，几乎每种激情都有它本身的辩证法。由于这个原因，把家族的罪恶或家庭的罪恶与个别主体联系起来的辩证法，它所用的方法是这一个不仅在它之下受难（因为这是一个人枉费心机地试图使自己坚强起来去反对它的自然结果），而且也忍受着那罪孽，因而它参与到了其中——这种辩证法对我们来说是异己的，没有包含任何强制我们的东西。不过，如果我们要想象古代悲剧复兴的话，那么每个个体都必须仔细考虑自己的再生，不仅是在精神的意义上，而

非人的，非死的，

生不在家，死亦不在家！]

① 《希腊悲剧全集》，前揭，卷2，页188。

② 《索福克勒斯悲剧集》（*Sophokles Tragoedien*，tr. Johann Christian Donner，Heideberg：1839），页186。参见《论文》卷3－C35－36。

且也在家庭和宗族发源地的有限意义上。【160】把个体与家庭和宗族联系起来的辩证法并不是主观的辩证法，因为它把这种联系和个体抬高到了超出前后关系的地步；它是一种客观的辩证法。它在实质上是［家族的］虔敬。要防止不能把这一点看成是对个体有害的。在我们的时代，有些被认为受自然范围约束的东西，却不被认为受精神范围的约束。然而，人们并不想如此孤立，不想如此不合自然，以至于人们不把家庭看成是一个整体，一个可说是一个成员受难时全体成员都受难的整体。① 一个人这么做是自发的——否则特定的个体为什么如此害怕家庭中的另一个成员会使家庭丢脸蒙羞，除非他感到分担了一份由此遭受的痛苦。很明显，个体必须忍受这种遭难，无论他愿意与否。但是，既然出发点是个体，而不是家系，所以这种强制性的受难就是最大限度的；人们感到那个人完全不可能成为他那遗传特征的主人，他却尽一切可能想做到这一点。然而，如果个体把遗传的特征看成是自己真相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这就以个体参与罪孽这样一种方式而表明自己在精神世界之中。也许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这个结论，而他们接着也就不能理解悲剧因素。如果个体是孤立的，那么他也绝对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那就没有什么是悲剧因素，而只有罪恶，因为即使个体被他自己冲昏了头脑或者全神贯注于他自己，也不是悲剧性的——那是他自己做的；或者说个体只是生命的永恒实体的更改，因而悲剧因素再次丧失了。

与悲剧性罪孽有关的是，现代悲剧中的一个差异在它吸收了古代悲剧之后很容易显现出来，因为只有这时才可能真正讨论这一问题。希腊的安提戈涅以她孩子似的虔敬参与了她父亲的罪孽，而现代的安提戈涅也是这么做的。但对希腊的安提戈涅来说，父亲的罪孽和受难是个外在的事实，一个不可动摇的事实，她的悲痛移动不了（quod non volvit in pectore［她在自己内心推翻不了的

① 参见《新约·哥林多前书》12：26。

某种东西]);[①] 由于她个人在受难，作为一种自然的结果，在【161】她父亲的罪孽之下，这又成了她全部的外在真实。但对我们的安提戈涅来说这是不一样的。我设想俄狄浦斯已死了。甚至在他还活着时，安提戈涅就知道这个秘密，但她没有勇气向她父亲吐露。由于她父亲的死，她被剥夺了从她的秘密中解放出来的唯一手段。向别的任何活着的人吐露秘密，这时就成了对她父亲的羞辱。她的生命对她来说获得的意义在于，凭她那持续不断的沉默不语，每天，几乎是每时都虔诚地向她父亲表明最后的敬意。但有件事她并不知道，即她父亲本人是否知道这一点。这里有现代的因素：它是她的悲痛中的不安，它是她痛苦中的模棱两可。[②] 她以自己的全部心灵热爱父亲，而这种爱使她放弃自我而进入父亲的罪孽。作为这样一种爱的结果，她感到了与人类的格格不入。她越爱父亲，就越感到有罪；唯有在他那里，她才能找到安宁；由于同样有罪，他们都为彼此而悲痛。但在父亲活着时，她不能向他吐露自己的悲痛，因为她确实不知道他是否了解，结果便有了使他沉浸在一种相似的痛苦中的可能性。然而，如果他不知道，那么罪孽会更小。这里的动机继续是反思的。倘若安提戈涅肯定不知道事实的前后关系，那么她就微不足道，那她就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种要与之斗争的怀疑，而这就小得无法从悲剧性上吸引我们。但是，她什么都知道；而在这种认识之中，依然存在一种始终能使悲痛保持运动、始终能把它转变成痛苦的不知。另外，她继续处在与周围世界的冲突之中。俄狄浦斯作为一个幸运的国王活在他的百姓的记忆中，得到了荣誉和赞美；安提戈涅本人既钦佩又热爱自己的父亲。她参加了每一次对他的纪念和庆祝；她比那王国中的任何别的少女都对她父亲更加充满热情；她的思绪持

---

① 不是一段引文。

② 参见【150】注 29，即本书页 170 注②和【152】注 36，即本书页 173 注①。

续不断地回到他那里。她在那块土地上被赞美为热爱之女的楷模，而这种热情是她用以倾泻自己悲痛的唯一途径。她父亲永远在她的思念中，可是——那就是她痛苦的隐秘。然而，她不敢让自己陷于悲痛，不敢【162】哀痛；她感到那么依赖自己；她害怕要是有人看见她在痛苦就会授人以柄，因此在这里，她也找不到悲痛，而只有痛苦。

照这样来发挥和阐述，我相信安提戈涅能够引起我们的兴趣，在我认为她非常有可能冒险进入悲剧性行列并出现在一部悲剧中时，我相信你们不会因轻浮或父系的偏见而非难我。迄今为止，她只不过是一个史诗人物，她身上的悲剧因素只具有史诗的趣味。

一种适合于她的前后文关系也不特别难找到，在这个方面，人们可能对希腊悲剧所提供的内容会非常满意。她有一个妹妹活了下来；我将让她长大一点并且结婚。她母亲也可能活着。这两个人始终还是次要人物，当然，这一点被认为是顺理成章的，因为事实上在希腊悲剧的风格中，悲剧一般都含有一种史诗要素，尽管如此，这一点却不需要那么惹人注目；然而，独白在这里始终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即使场面应该有助于它。当焦点集中在组成安提戈涅的生活内容的这一个主要兴趣点上时，一切都必须想到，当整个事情照这样安排时，接着的问题便是：如何产生出戏剧性的兴趣？

如前所述，我们的女主人公正处在她生活中想要跃过一个组成部分的当口，她正开始想完全在精神上生活，这是自然所不能容忍的事。就她心灵的深度而言，当她爱恋之时，她必定要爱上一种非凡的激情。因而我在这里复苏了戏剧性的兴趣——安提戈涅在爱恋，而我是怀着痛苦说这话的——安提戈涅深陷于爱恋之中。[①] 显然，悲剧性的冲突就在这里。一般来说，对于被称为悲剧性冲突的东西，应当再有一点差别待遇。相冲突的势力越和谐，

---

① 参见《增补》，页543（《论文》卷3－B132：4）。

它们就越深刻，但也越相似，冲突就越严重。因此她已爱上了，她爱［Kjœlighed］的对象对此并非不知道。现在，我的安提戈涅不再是个普通女孩，她的嫁妆同样不平常——她的痛苦。如果没有这套嫁妆，她就不可能属于哪个男人——【163】她感到，那将会冒巨大的风险。要对这样一个观察力敏锐的人隐瞒是不可能的，希望把它隐瞒起来对于她的爱情将是一种破坏——但她带着那嫁妆能属于他吗？她敢于对什么人吐露吗，甚至对她所爱的那男子吐露？安提戈涅是坚强的；问题不在于是否为了她自己，是否为了使自己心安理得才向某人吐露自己的痛苦，因为没有支持她也完全能忍受痛苦，可她能对一个死了的人防守这一点吗？确实，她通过向他吐露自己的隐秘，她自己也在某种程度上受难，因为她的生命也令人悲痛地与那隐秘交织在一起。但是，这与她无关。问题只与她父亲有关。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冲突具有共鸣性质。她的生活从前是平和安宁的，现在则变得激烈且易动情了，当然，无论何时都能自制，在这里她的台词开始有了怜悯的因素。她与自己斗争；她一直愿意为了自己的隐秘而牺牲生命，但现在她的爱被要求成为一种牺牲。她胜利了——那就是说，隐秘胜利了——她却失败了。

现在第二个冲突来了，因为对悲剧冲突来说合乎自然的是要真正深刻，相冲突的努力必须相似。以上描述的冲突并不具有这种特质，因为冲突实际上是在她对父亲的爱和对自己的爱之间，以及她自己的爱是否是一种过大的牺牲。第二种冲突势力是她对于自己的所爱的同情之爱。他知道他被爱着，并大胆冒险进攻。当然，她的反抗令他惊异；他发现一定存在某些非常奇怪的困难，但对他来说并不是那么不可克服。对他来说极其重要的是使她确信他爱她有多么深，的确，只要他放弃了她的爱，他的生命就完了。最终，他的激情变得几乎不诚实了，但由于这种反对又更富有创造性。随着每一次对爱的反抗，他增加了她的痛苦；随着每一声叹息，他把悲伤之箭越来越深地刺入她的心里。他用尽一切

办法去打动她。像其他每个人一样，他知道她是那么深地爱她父亲。他在俄狄浦斯的坟上见到她，她去那儿是为了倾吐自己的心声，【164】她在那儿沉湎于对父亲的渴望，纵然这种渴望本身混杂着痛苦，因为她不知道她怎样能再见到他，他是否知道自己的罪孽。他使她惊奇，他以她对父亲之爱的名义恳求她。他看出他正在给她造成非凡的印象；他坚持着，把他的全部希望放在了这一手段上，不知道他实际上在与他自己对着干。

然后，这里的兴趣焦点是强行向她索取她的隐秘。要使她暂时精神错乱并在那种状态中泄露秘密是毫无希望的。冲突双方的竞争到了这种程度，以至悲剧的个体不可能行动了。她的痛苦这时因她的爱、因她对她所爱的那个人同情的悲痛而增加了。惟有在死亡中她才能找到安宁。因此，她的生命献给了悲伤，可以这么说，她已建立了一条边界，一道堤防，以防不幸也许会在下一代人中致命地蔓延。唯有在她死去时，她才可能坦言自己爱的炽热；唯有在她不属于他的那一刻，她才可能坦言她属于他。[①] 当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在曼提尼亚（Mantinea）战役中受伤时，他让那支箭留在伤口中，直到他听说战斗胜利之时，因为他知道箭被拔出来了时，就死去了。[②] 我们的安提戈涅以同样的方

① 有关以下两句，参见《增补》，页544（《论文》卷3-B179：40）。

② 伊巴密浓达（【译按】约前410-前362，希腊政治家、将领。公元前362年在曼提尼亚战役中他与斯巴达、雅典以及它们的盟邦作战并获胜，但他却在战场上负伤身亡），底庇斯（Thebes）的希腊将领。参见Cornelius Nepos，《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卷9，页3；《科内琉斯·内波斯》（*Cornelius Nepos*，tr. John C. Rolfe，Loeb，New York：1929），页547：

> 最后，在曼提尼亚任指挥官时，在激战之中，他十分勇敢地向敌人冲过去。他被拉塞达蒙尼亚人认出来了，因为他们相信那一个人的死将确保他们国家的安全，他们全部朝着他一个人进攻，持续不停，在流了很多血和损失了很多人之后，直到他们看见伊巴密浓达本人在英勇战斗中倒下，被一柄从远外掷来的长矛击倒。到他死

式把她的隐秘像一支箭一样揣在自己心里，性命已投入得越来越深，那隐秘并没有夺去她的生命，因为只要它在她心里，她就能活着，但在它被泄露出来的那瞬间，她准会死去。把她的隐秘夺走——这正是那恋人必须奋力去做的，然而那也必定是她的死期。那么，她落到了谁的手上？在生之手上还是在死之手上？[1]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死之手上，有关海格立斯（Hercules）的预言，[2]即他不是被一个活人而是被一个死人所杀害，适用于她，因为她的死因是对她父亲的追忆；在另一种意义上，是在生之手上，因为她那不幸的爱情是使追忆杀害她的诱因。③

时，维奥蒂亚人暂时停止了战斗，但他们没有离开战场，直到他们将敌人彻底打败。但伊巴密浓达意识到他已受了致命伤，与此同时，如果他拔出那矛头（矛头已脱离了矛杆，陷在他体内），他马上就会死，他让它留着，直到传来消息说维奥蒂亚人胜利了。他一听到消息就叫道："我活得够久了，因为我没有战胜便死了"。接着，他拔出矛头，马上就断了气。

参见《增补》，页 544（《论文》卷 3 - B179：40）。

① 有关以下一句，参见《增补》，页 544（《论文》卷 3 - B179：41）。

② 海格尼斯在杀死半人半马的怪物尼苏斯（Nessus）之后被他有毒的血所害死。参见尼奇《新神话词典》，前揭，卷 1，页 842。

③ 参见《增补》，页 544（《论文》卷 3 - B132：5）。

剪　影

——心理学转向①

在 Συμπαρανεκρώμενοι

［死者联谊会］② 面前发表

发誓无论何时都要爱；
有魔力的爱在这洞穴中平静下来
灵魂惊奇，陶醉，
在忘却任何誓言之中。

昨天我爱，
今天我受难，
明天我死去，
然而今天和明天
我要想一想
昨天。③

---

① 参见《增补》，页 544（《论文》卷 3 – B173：1）。

② 参见【137】注 1，即本书页 153 注①。

③ 莱辛《西班牙歌谣》（*Lied aus dem Spanischen*），《莱辛作品全集》，前揭，卷 17，页 281。参见《增补》，页 544（《论文》卷 3 – A200）。前四句诗的出处不明。

即兴的呼语法①

【167】我们在此刻庆祝我们的协会成立；我们又很高兴那幸福的场面重现，高兴那最长的白天过去了，黑夜开始得胜。我们已等待了整整一天之久；不一会儿之前我们曾为它太长而叹息，可现在我们的绝望变成了欢乐。诚然，胜利并不大，白天的优势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它的统治已被打破，这一点并未逃过我们的注意力。因此，我们不会把我们对于黑夜获胜的庆祝拖延至它对所有人都很清楚为止，我们不会把它拖延至迟钝平庸的生活使我们想起黄昏将至之时。不会，由于有个年轻的新娘不耐烦地等待着黑夜的降临，所以我们渴望地等着黑夜初始，等着首先宣布它的即将到来的胜利，只要白天不被缩短，我们就越倾向于对我们能否坚持下去感到绝望，我们的欢乐和惊异就会越大。

一年已经过去了，我们的协会依然还在。我们应对此欣喜呢，亲爱的*Συμπαρανεκρώμενοι*［死者联谊会］，欢庆它的存在嘲弄了我们对于一切都将垮台的教条，还是不应伤心，它毕竟存在下来了，庆幸它总之只有一年可以延续，因为它要是到那时还没有消失的话，难道我们没有决定亲自解散它吗？在创建它时，我们并没有制定各种有远见的计划；我们太熟悉生命的悲苦和存在的背信弃义了，我们决心借助普遍的律法，只要它不拒斥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消灭掉。已经过去一年了，我们的协会依然完好无损。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被开除，没有一个人自行放弃，因为我们每个人为此都十分骄傲，因为我们大家都把死亡看成是最了不起的好运。我们应当为此而欢欣，不要悲观，【168】只在对于生存的混乱状态会很快将我们分裂的希望中获取快乐，只在对于生存的

① 【译按】呼语法［apostrophe］，语言学术语，指在演说或文章中用第二人称称呼不在场的人物或拟人的事物。

风暴会很快将我们卷走的希望中获得乐趣！诚然，这些想法很适合于我们的协会，更与此刻的喜庆、与整个环境相吻合。这间小房子的地板照当地的习俗铺满叶子，似乎是为葬礼准备的，这不是很有独创性、很有意义吗？当我们注意到自己四周狂风怒吼时，当我们留心到风那强有力的声音之时，难道不是自然本身给予我们的赞许吗？是的，让我们静默片刻，倾听那风暴的音乐、它那生气勃勃的过程、它那勇敢大胆的挑战，以及大海反抗的吼声、森林忧虑的叹息、树木令人绝望的倒下和草儿微弱的嗞嗞声。诚然，人们都说神圣之音不在猛烈的风中而在柔和的微风之中，[①] 但我们的两耳毕竟不是为听见柔和的微风而是为忍受风雨的喧嚣而构造的。它为什么没有更加猛烈地狂吹，使生命、世界和这次简短的讲演结束？至少，它具有超越于其他一切很快就结束之物的优点。是的，那将是涡旋，它是这世界的核心要素，[②] 哪怕人们没有意识到它，却在无忧无虑地勤劳吃喝、结婚和自我繁衍，但愿它挟着深固的愤恨喷发，驱除群山、国家、文化作品和人类聪明的发明；但愿它挟着最后的可怕尖啸声喷发，那尖啸声比之宣告一切崩溃的末日审判的号声更加确实；但愿它撼动并旋转我们在它的鼻息面前轻如飞絮地站着的这座光秃秃的悬崖。不过，黑夜正在胜利，白天正在缩短，希望正在增加！因此再把你们的酒杯斟满，酒徒朋友们，我以这只酒杯向你们举杯祝酒，静默的黑夜，永恒的万物之母！万物来自于你，万物又回归于你。对这世界表示出怜悯吧；再次展开来吸纳万物并使我们大家安居于你

---

① 参见《旧约·列王纪上》19：11－12。

② 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前440－约前357）和留基伯（Leucippus，前450以后）为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他们坚持认为万物皆为原子在虚空中的运动（涡旋）。在这方面，他们部分继承了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前500－前428）的观点，他教导说宇宙是运动（涡旋）和宇宙精神（理性）中的质子，它们开创了运动。

的子宫中吧！我向您致意，黑夜，我祝您成为胜利者，这是我的慰藉，因为您在永远的被忘却中缩短了一切，白天、时间、生命和使人厌烦的追忆！

【169】从莱辛在他那著名论文《拉奥孔》[①] 中确定了诗与艺术之间的界线以来，它无疑会被所有的美学家们看成是个没有争议的结论，即认为诗与艺术之间的区别在于艺术属于空间的范畴，诗属于时间的范畴；艺术表现静止，诗表现运动。[②] 由于这个原因，艺术描绘的主体必须有一个静止的透明物，这样内在的就与外在的相吻合。情况越不是这样，艺术家的任务就变得越困难，直到差别自己表现出来并教导艺术家说这完全不是他的任务。

如果我们提出在这里偶然提到却并未展开的悲痛与欢乐之间的关系，那就很容易看出，同悲痛相比，从艺术上描绘欢乐更加容易得多。这么说绝不是否认可以从艺术上描绘悲伤，而可以肯定地说，这里的问题在于，内部和外部间的对比是这论断的实质所在，这使得它不可能用艺术来描绘。反过来说这是由于悲痛独特的性质。从性质上看，欢乐希望泄露自己；悲痛希望掩藏自己，真的，甚至经常欺骗自己；欢乐是爱说话的、好交际的、开放的，希望表现它自己。悲痛是封闭含蓄［indesluttet］的、缄默的、孤独的，力图返回到它自身。谅必没有哪个完全把生活当作观察对象的人会否认这个说法的正确性。有些人的性格是当他们的情感被激起时血液就冲上皮肤表面，这样内在的活动在外面就看得见；有些人的性格是血液收缩，退回到心室里和机体的内部。与此有些相似的是表达欢乐和悲痛的方式。前面提到的第一种性格比第二种要容易观察得多。在第一种性格中，人们看见了现象；内在

① 莱辛《拉奥孔，或论画与诗的界线》（*Laokoon, oder, über die Grenzen Malerei und Poesie*），前揭，卷2，页121－397。在这一节中，“艺术”、“艺术家”和“艺术的”几个词用来指绘画和雕塑，与莱辛的区分相一致。

② 参见莱辛《拉奥孔》，前揭，《文集》卷2，页14－24，53－69。

活动在外部看得见。在第二种性格中，人们得到对内在活动的暗示。可以说，外表的苍白是内在的告别，而思想和想象则匆忙追赶逃亡者，逃亡者躲到了秘密的深处。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我将在这里较详细考虑的那种悲痛，【170】它可以被称为反思的悲痛。在这里，外部最多只是一个使人能够尾随的暗示，有时甚至暗示得不那么多。这种悲痛不可能从艺术上来描述，因为内部和外部失去了平衡，因而它不在空间的范畴之内。然而在另一个方面，不可能从艺术上描述它是因为它没有内在的静止，而是一直处在运动中，即使这种运动没有以新的意义来丰富它，但运动本身却是实质性的。它像一只在笼中的松鼠一样打转，却又和松鼠不一样，它持续不断地在悲痛的内在诸要素的结合中交替。把反思的悲痛排除在主体的艺术描述之外的原因在于，它缺乏静止，与它本身不一致，不能在任何一种明确的表现中停止运动。正像病人在疼痛时辗转反侧一样，反思的悲痛也为了寻找到自己的对象和得到表现而翻来覆去。倘若悲痛处于静止状态，那么悲痛的内在性就将逐渐寻找自己的出路，在外表上变得看得见，并以这种方式成为艺术描绘的对象。如果说悲痛有了内在的静止和停顿，那么运动就开始由内向外；反思的悲痛向内运动，就像血液由外表向内急流，只因短暂失血而让人得到一种对它的暗示。反思的悲痛在外表方面并不涉及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即使在悲痛的最初时刻，它也匆匆向内运动，惟有较仔细的观察者才会得到对它消失的暗示；随后仔细地注意到它在外表上是很可能难以觉察的。

它以这种方式向内退缩，最终得到了封闭，得到了一种最内在的隐退，它认为它在那里能够保存下来，这时它开始了自己始终如一的运动。它像钟摆一样来回摇摆，不可能歇息。它持续不断地从头开始，仔细考虑更新，审问证人，检查测试各种供述，这种事情它已做了数百次，但它从未完成。在时间的过程中，一致性具有对它的某种麻痹作用。正像一致从房顶上滴下的雨水一样，就像一起呼呼旋转的车轮一样，【171】像一个人以整齐的步

伐在楼上来回走动的单调声音具有一种麻痹效果一样，因而反思的悲痛最终会在这种运动中找到安慰，它像一种虚幻的运动一样对它来说成了一种必需之物。最后有了一种平衡；让悲伤有出路的需要由于它完全得到了自我表现而停止了；外部平静沉寂下来；悲伤深处于内，在它小小的隐蔽处像个在地下囚室里被看管得很好的囚徒一样地活着，他在一致的运动中生活了一年又一年，在他那舒适之中来回走动，从不厌倦所走的悲痛之路是长是短。

反思的悲痛可能一部分由个体的主观特性引起，一部分由客观的悲痛或悲痛的诱因引起。一个有病的反思个体将把每一种悲痛都转变成一种反思的悲痛，他的个体性格和构造使他不可能立刻吸收悲痛。但是，这是一种不可能特别引起我们兴趣的病态，因为在这方面第一个偶然性都可能经历一次变态，它借此便成了一种反思的悲痛。当客观的悲痛或悲痛的诱因在个体那里由他把反思促成了使悲痛变成一种反思的悲痛时，则是另一回事。在客观的悲痛本身没有结束时，在它留下了怀疑时，无论它的实质是什么，则到处都有这种情况。在这里，马上出现了一种要思考的巨大多重性，比一个人生活与经验的丰富性要大，或者比一个人在这样的假想结构中陷入自己痛哭的倾向要大。

然而，全面考虑这整个多重性绝非我的意图，我想选出的唯一一个方面是已出现在我的注意中的。如果悲痛的诱因是一种欺骗的话，那么客观的悲痛本身就具有这样一种特质：它在个体身上引起反思的悲痛。欺骗是真正的欺骗，这经常是非常难以清楚地确定的，然而一切都取决于这一点。只要这一点是未确定的，那么悲痛就得不到一点安宁，一定会继续在反思中来回漫步。此外，如果这种欺骗并不涉及任何外在的事物，而是【172】涉及个人全部的内在生活、他生命最深处的核心，那么客观悲痛持续的可能性就变得越来越大。但是，能更真实地把一个女人的生活而不是她的爱情叫做什么呢？结果，倘若对一种不幸爱情的悲痛是由于一场欺骗的话，那么我们就绝对有了一种反思的悲痛，无论它持续了一生，还是个体

征服了它。不幸的爱情就它本身而言对于一个女人无疑是最深刻的悲痛，但并不能由此接着说每种不幸的爱情都会产生一种反思的悲痛。例如，如果所爱的人死了，或者她也许完全没有得到自己的爱的回报，或者她的生活境况使她的希望不可能实现，那么这对悲痛来说肯定是一种诱因，而不是一种反思的悲痛，除了到了那个有关的人以前有病的地步，那么她便由此超出了我们的兴趣。然而，假如她没有病态，那么她的悲痛就成了一种直接的悲痛，照此也可能成为艺术描绘的对象；而在另一方面，对艺术来说不可能表现和描绘反思的悲痛或它的特征。换言之，直接的悲痛是对悲痛印象的直接印记和表现，正像维罗尼卡（Veronica）① 保存在亚麻布上的形象一样，它们是完全吻合的，而悲痛的经典字眼儿被印在了外部上，漂亮，清晰，字迹完全清楚。

那么，反思的悲痛便不可能成为艺术描绘的对象。首先，它绝不会真正表现而是继续处在变化过程中；再者，外在，可见性，是一件并不重要和无关紧要的事。因此，如果艺术不把自己限制于天真朴素（在古书中可找到很多例子），以几乎可以再现任何事物的方式来描绘一种形象，而人们在它的胸部上发现了一枚徽章、一颗心或某些相似的东西，人们从中可以读出一切，尤其是在那形象的姿势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甚至对它的暗示时，这是一种在它上面写上“请注意”也可以取得的效果——如果艺术不这么做，那么它就将被迫抛弃那种形象，把反思的悲伤留给诗歌或心理学去处理。

我意在选出的正是这种反思的悲痛，而且尽可能让它以几种形象出现。我把它们叫做【173】剪影［Skyggerids］,② 一部分由这名称马上使人想到我从生活的阴暗面来描绘它们，一部分是因

---

① 按照传统说法，维罗尼卡去各各他（Golgotha）时擦干了基督耶稣脸上的汗水，而亚麻布上留下了基督的形象。“维罗尼卡”遂指“真实的形象”。

② 字面意思是“阴暗的轮廓线”。

为它们像剪影一样并非直接可见。如果我挑出一个剪影，我对它毫无印象，那就无法获得有关它的真实概念。只有当我把它举起对着墙展示，不直接看着它，而是看着出现在墙上的影子，只有这时我才看见了它。我想在这里表明的那形象也是如此，它是一种我从外部看见之前还看不出的内部形象。也许有关外部形象没有什么引人注目之处，当我从它去看时，只有这时才发现了那内部的形象，这正是我想要表明的，一种微妙得无法从外面看出来的内部形象，因为它是由心灵最不明显的诸种情绪构成的。如果我看着一张纸，它也许对直观观察来说没有显出什么奇异之处，但只要我把它举起来对着日光看过去，那我马上就会发现那精妙的内在形象，① 可以说，也是心理的形象，会被直接看见。

亲爱的*Συμπαρανεκρώμενοι*[“死者联谊会”]，你们的目光要如此集中在这内在形象上，不要让自己被外表分散注意力，或者更正确地说，不要由你们自己来创造它，因为我将继续从旁描述它，以便更好地渗入到内部。但是，我很可能不需要鼓励本协会这么做，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尽管我们很年轻，我们却全都成熟得不至于让自己受那外表的骗或停止在那上面。但愿我正沉迷于一种徒劳的希望之中，似乎我相信你们将尽你们的注意力注意这些形象，或者说但愿我的努力与你们无关，对你们来说无足轻重，不合于我们协会的兴趣，这个协会只知道一种激情，即对于悲痛的隐秘的同情。

其实，我们也形成了一种制度，我们也不时像游侠骑士一样出去到世上，各人有自己的方式，不是为了同妖魔作战，不是为了帮助无辜，也不是去尝试爱情上的冒险。所有这些都与我们无关，最后一点更与我们无关，因为女人眼中的箭并不会伤及我们坚强的心胸，妙龄少女处女般的微笑不会使我们动心，反而是对悲伤的隐秘暗示，让别人为没有哪个地方的女孩抵挡得住他们

① 例如在优质纸张上发现的水印图案。

【174】情欲的力量而骄傲吧。我们并不妒忌他们。我们将为之自豪的是没有什么隐秘的悲痛逃得过我们的注意力，没有哪一次悲痛是那么假装正经、那么骄傲竟然使我们不能成功地深入到它最深的隐藏处！哪种争斗是最危险的，要求最高的技巧，能提供最大的快乐，我们将不作探究。我们已做出了选择：我们热爱的只是悲痛。我们探索的只是悲痛，无论我们在哪里发现它的踪迹，我们都紧跟它，毫无畏惧，毫不动摇，直到它自己泄露出来。我们已为这种战斗作好了准备，我们每天都练习作战。

悲痛确实在世界上到处潜行，它们太隐秘了，竟至于惟有对它有共鸣的人才会获得对它的暗示。一个人沿街步行，一座房子看上去与另一座一样。只有富有经验的观察者才会猜想，这座特殊房子里的东西在午夜时分完全是另外的样子；然后一个不幸的人到处溜达，一个得不到安宁的人；他走上楼梯，他的脚步声在黑夜的寂静中回响。人们在街上彼此经过；一个人看上去恰似另一个人，而另一个人也差不多与每个人一样。惟有富有经验的观察者才会猜想，在那个人的头脑深处中住着一位房客，他与这世界没有往来，而是在安静的日常家务活儿中过着孤寂的生活。

另外，外部的确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但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在同样的方面，钓鱼人坐着紧盯着浮标，不过浮标完全引不起他的兴趣，他的兴趣倒是水底的运动。因此，外部对我们来说确实有意义，但并不是内部的显现，而是一种从远处传来的报告：其中有某种藏得很深的东西。

当一个人长时间专注地看着一张面孔时，可以说，他在那张脸上看见了另一张面孔。一般而言，这是一个不会被误解的信号，表明心灵正藏着一个移民，他已从外表上退下来，以便守卫一宗被埋起来的珍宝，进行观察的线索由这一事实得到了提示：一张面孔显得是在另一张面孔之中，这表明人们必须努力向内深入，只要他想发现什么的话。那【175】面孔通常是心灵的镜子，它在这里具有一种无法从艺术上描绘、常常只持续短暂一瞬的模棱两

可性。要具备一只特殊的眼睛才能看见它，追踪隐秘悲痛的这种准确迹象要有一种特别的眼光。这种眼光是贪婪的，然而又是如此严格认真、警觉和使人非相信不可，然而又是如此有同情心、不屈不挠和熟练灵巧，然而又是如此诚挚和安排得当。它诱骗个体进入一种愉快的疲乏无力之中，他从中通过倾泻自己的悲痛而得到一种感官的愉悦，与悲痛到死的感官愉悦相似。现在被忘却了，外部被突破了；过去复活了，悲痛的呼吸舒畅了。那个在悲伤的人得到了宽解，有同情心的悲伤骑士为找到了他所寻求的东西而欣喜，因为我们寻求的不是现在而是过去；不是欢乐，因为欢乐始终是现时的，而是悲痛，因为它的本质是要超越，在现时之中，我们看见它正像我们刚刚一会儿看见一个人时看见他一样，接着他拐到了另一条街上消失了。

然而，悲痛有时把自己隐蔽得很好，外部使我们猜不到任何东西，连最细微的迹象也没有。它可以逃避我们的注意力很久，但偶尔一个表情，一句话，一声叹息，声音中的一个语调，两眼中的一个眼神，双唇的一次颤抖，或握手时的一点慌乱，都背信弃义地出卖了被仔细隐藏起来的东西——激情于是被唤起了，斗争于是开始了。接着的问题是警戒、保护和洞察，因为他跟隐秘的悲痛一样有创造力，但一个孤寂的终身囚徒拥有充足的时间去想出很多东西，而且他像隐秘的悲痛一样迅速地找到了隐藏处，因为没有哪个年轻女孩儿能怀着较大的焦虑匆忙掩饰她已暴露出来的一半胸部而不在悲痛令人吃惊时隐藏它。然后需要毫不动摇的无所畏惧，因为是同一个普罗特斯（Proteus）① 斗争，但只要

① 普罗特斯，海神，他靠不断变形力图逃避预言未来。参见荷马《奥德赛》（*Odyssey*，卷 4，页 450－459；《荷马的〈奥德赛〉》（*Homers Odyssee*, tr. Christian Wilster, Copenhagen: 1837），页 54；《荷马的〈奥德赛〉》（*Homer The Odyssey*，Ⅰ－Ⅱ，tr. A. T. Murray, Loeb, New York: Putnam, 1919），卷 1，页 139－141。

一个人惟有不退让的话，他就必须放弃。即使他像那个海神一样想出各种形状来逃避，但像这样一条在我们双手中扭曲着的蛇，一头以其吼叫恐吓我们的狮子，变成一棵以其树叶沙沙耳语的树，或变成咆哮着的水，或变成猛烈的大火——他最终却必须预言，而悲痛最终也得泄露它自己。看吧，这些冒险都是【176】我们喜欢的，都是我们的娱乐消遣，在其中磨练自己是我们的骑士精神。为此目的，我们像强盗一样半夜起来，这是我们冒一切风险的原因所在，因为没有哪种激情像同情的激情一样狂热。我们不必害怕缺少让我们去冒的风险，却惧怕与过去强硬和坚定不移的对手冲突，因为正如自然科学家们报告说他们在无数世纪前大爆炸的圆石中已发现了一种尚未发现的、代表着生命的生物一样，因而的确也有可能的是存在着其外表是一座坚如磐石的小山的人类，那座山守卫着他们永远隐藏起来的悲痛的生命。不过，这不会削弱我们的激情或冷却我们的热情；相反，它会为它们火上浇油，因为我们的激情毕竟不是使自己满足于外部和表面的好奇，而是一种同情的焦虑，它搜肠刮肚①寻找隐藏起来的思想，凭借巫术魔法和符咒召唤出被藏起来的东西，哪怕是它那瞒住我们目光的死亡。据说战斗之前*扫罗*（Saul）伪装起来去一个算命人那里，要求她向他显示*撒母耳*（Samuel）的形象。② 促使他的肯定不只是好奇心，不是要见到撒母耳可视的形象的欲望，而是他想知道他的想法，他无疑不安地等待着，直到听见那严厉判决的苛刻之声。同样地，它肯定不是简单地对于感动你们中的这个人或那个人而好奇，我亲爱的*Συμπαρανεκρώμενοι*［“死者联谊会”］，好好想想我将向你们表明的形象吧。虽然我给它们取了一些特别富有诗意的名字，但决不能由此想到出现在你们面前的正是那些富有诗

---

① 丹麦文 randsage Nyrer（见于丹麦文《圣经》）；字面意思为“彻底搜查各内脏”。可参见《新约·哥林多前书》2：10；《新约·启示录》2：23。

② 参见《旧约·撒母耳记上》28：8－14。

意的形象，但那些名称必须被看成是 nomina appellative [普通名称]，从我的角度而言，只要你们觉得有意，我绝不妨碍你们中的任何人给一个特定的形象取另一个名字，一个更有吸引力的名字，或者一个对你们来说也许更加自然的名字。

1. **博马舍** (Marie Beaumarchais)

成为我们讨论对象的这女孩儿出自我们都熟知的歌德的《克拉维果》,[1]除了我们将最终跟随她走得再远点之外，那时她已丧失了戏剧性的兴趣，那时【177】悲痛的伴随物已逐渐减少。我们将继续跟随她，因为我们这些同情的骑士们所拥有的天资，与能够跟上悲痛先进的步伐所要求的技巧一样多。

她的故事很简短：克拉维果（Clavigo）同她订了婚，克拉维果离开了她。对于习惯于观察生活现象如同在古董陈列室中观察稀世珍品的人来说，这点信息便足够了，越简短越好，人们能看出的东西越多。以同样的方式，可以非常简洁地说坦塔罗斯(Tantalus)[2] 口渴了，说西西弗斯（Sisyphus)[3] 推石头上山。[4]倘若有人很忙，那就确实要延迟一下以待将来细细思量，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懂的比他已知的多多少，整个事情就是如此。无论要求再加注意的是什么，肯定都属于另一回事。一群知己聚集在茶桌四周。那俄国式茶炊正在唱着最后的词句，女主人请那神秘的陌生人倾诉衷情。她心里惦记着这事儿，让人把糖水和果酱拿进来，这时他开始了。那是个冗长啰嗦的故事。因而它进入了各种

---

① 歌德《克拉维果》(*Clavigo*)，《歌德作品集》，前揭，卷3，页155-182。

② 【译按】坦塔罗斯是为希腊神话中众神的宠儿，传说他在地狱里站在没颈的水中受焦渴之苦，他想喝水时，水就退去。

③ 【译按】西西弗斯是荷马史诗中的人物，因生前有罪，死后受罚在地狱里推巨石上山，刚至山顶巨石便滚下来，如此周而复始。

④ 参见荷马《奥德赛》，前揭，卷1，页427-429。

小说，而它也是某种全然不同的东西：一个啰嗦的故事和如此简短的一点点预告。对博马舍来说，它是否是个简短的故事是另一个问题。有件事很确实，它不是啰嗦，因为一个啰嗦的故事却有一个可度量的长度，但是一个简短的故事有时则具有神秘的特质，即不管它整个都很简短，但却比最啰嗦的还要长。

在前面的讨论里已陈述过的内容中，我已经指出了反思的悲伤不能在外部见到，那就是说，它在那里得不到漂亮的、镇定自若的表现。内部的不安不允许这种透明出现，而外部更有可能因此而萎缩。由于内部会在外部中显露自己，它就有可能成为一种病态，这病态绝不能成为艺术描绘的对象，因为它并不具有对美的兴趣。歌德已经借几个特殊的暗示提及了这一点。[1] 但是，即使有人赞成这一说法的正确性，也有可能存在着把它看成是某种意外之事的诱惑，在一个人的观点得到肯定之前，通过纯诗学和纯美学的仔细考虑，【178】观察表达出来的内容所包含的审美真理，他才会在那之前获得一种较深的意识。现在，假如我要想象一种反思的悲痛，并问它是否不能从艺术上来描绘，那么立刻就很明显的是，外部对于它来说完全是偶然的。但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艺术上的美就被放弃了。她的个子是大是小，有意味还是没意味，她是漂亮还是不那么漂亮，这些都不重要；仔细考虑让她把头朝这边、那边或朝地面倾斜较为恰当，考虑让她目光忧郁还是悲哀地两眼紧盯地面较合适——所有这些都完全微不足道，这个人对反思的悲痛的表达同另一个人的表达一样不充分。与内部相比较，外部已变得没有意义和无足轻重。反思的悲痛的问题在于悲痛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目标，这种寻找是悲痛的焦虑和生命所在。然而，这种寻找是一种持续的波动，如果外部每时每刻都是对内部的完美表现的话，那么为了描绘反思的悲痛就必须有一个完整的系列形象。但没有哪个特定的形象能表现悲痛，没有哪个

---

① 参见《克拉维果》第1幕，第2场，前揭，卷3，页159。

特定的形象会具有真正的艺术价值，因为它不是美的，而是真的。这些形象必须以一个人看一块表上的秒针的方式来看，一个人看不见活动的机件，但内部的运动不断地在持续变化的外部表现了出来。但这种变化无法从艺术上来描绘，然而这正是全部事情的关键。

例如，倘若不幸的爱情是由于欺骗，那么它的痛苦和遭难便是悲伤无法找到自己的目标。如果欺骗得到了证实，受骗的人看出了那是场骗局，那么悲痛肯定不会终止，但它接着就成了一种直接的悲痛，并非反思的悲痛。辩证法的难处在这里是明显的，她在为什么而悲痛呢？如果他是个骗子的话，那么他丢下她就确实很好，越早丢下就越好。她应对此感到高兴而不是悲痛，因为她曾爱过他，然而他是个骗子，这只是一种深深的悲痛。但是，那是否是场骗局则是悲痛的 perpetuum mobile（【译按】拉丁语“持续变动”之意）中的不安。为了确定【179】一场骗局之为一场骗局的外在事实，始终是非常困难的，然而这绝没有使事情结束，没有使运动停止。就爱情［Kjœlighed］而言，一场骗局的确是一种绝对的悖论，在其中存在着反思的悲伤的必然性。爱情中的不同因素在个体身上会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混合在一起，因而爱情在一个人那里不会与在另一个人那里一模一样。自我中心会成为主导，要么便是同情。但是，无论爱情就其各别的因素而言还是就其总体而言是什么，一场骗局都是一个不可能思考的悖论，却又是一个最终要思考的悖论。确实，如果自我中心的或者同情的要素现在是绝对的话，那么悖论便被取消了。那就是说，在绝对权力方面，个体超越了反思。诚然，他对悖论的思考并不是在他以一个反思性的“如何”取消它的意义之上，而是在以不去想它而得救的意义之上。他并不关心反思匆忙的报告或混乱——他泰然自得。由于这种傲慢，以自我为中心的骄傲的爱情把骗局看成是不可能的；它不注意去发现能说哪些赞成的或反对的话，那个有关的人如何得到保护或原谅；它是绝对确信的，因为它太骄

傲了，不相信有人敢于骗它。同情的爱情拥有可以撼动群山的信念;[①] 对它来说，任何保护都不能与它不是骗局这一不可动摇的信念相比较。每一指责都对辩护者证明不了什么，他解释说那不是骗局，解释说它不是这样不是那样——但很绝对。可是，一种像这样的爱情在现在的生活中极难见到，也许从来见不到。通常两个因素都存在于爱情中，而这使它与悖论有了关系。在已提到的两种情形里，悖论确实是为爱情而存在的，却与它无涉；在后一种情形里，悖论为爱情而存在。悖论是不可思考的，而爱情却想思考它，根据各种因素暂时占优势的情况，它为思考它而进行了探讨，经常是用各种矛盾的方法，但它未获成功。这条思考的道路是无限的，在个体通过确定别的什么，通过意志的决心而任意突破它之前，这条路没有尽头；然而个体由此进入到道德上的限定条件中，【180】没有在审美上吸引我们。它凭着一种决心获得了它在反思之路上不可能获得的东西：一个结局，宁静。

这是对每一种由于欺骗而成为的不幸爱情的支持。在博马舍身上会更加激起反思的悲伤的是，它仅仅是一次已经解除了的订婚。订婚是一种可能性，不是一种现实；但恰恰因为它只是一种可能性，它就显得是被解除的后果并不那么严重，对个体来说承受这一打击要远为容易得多。这可能是经常见到的实情，但在另一面，仅有的一种可能性被破坏掉这一情况，却诱发了更大的反思。当一种现实被破坏时，那破坏通常更加根本；每根神经都被切断了，那种破坏作为一种破坏具有一种固有的彻底性。当一种可能性被粉碎时，暂时的痛苦也许不大，但它经常也留下了一点联系的纽带或两个整体，使它们未受破坏，这对持续的痛苦来说仍然是一个常在的诱因。被破坏了的可能性变了形地出现在一种更高的可能性中，而当可能性成了一种已被破坏的现实时，对于凭幻想造成这样一种新可能性的诱惑就不大，因为现实高于可

① 参见《新约·马可福音》11：22－23；《新约·哥林多前书》13：2。

能性。

所以克拉维果抛开了她，背信弃义地割断了联系。她习惯了依赖他，在他将她强行推开时，她没有了站起来的力量，她虚弱地倒在了她周围的人们的怀抱中。这似乎是玛丽的境况。不过，也可以想出另一种开头，可以想象她在开头马上就有足够的力量把自己的悲痛转变成反思的悲痛，即她——或者避开听见别人议论她被骗了的羞辱，或者由于她依然那么想念他，以至于听到他一次又一次被斥责为骗子竟会伤害她——立刻割断与别人的所有联系，以便消灭自己身上的悲痛并在悲痛中毁灭自己。

我们跟着歌德走。她身边的那些人没有同情心，他们觉得她的痛苦是她自己的事，而且他们在这么感觉时说：【181】这将是她的死期。从审美上说，这是完全正确的。一桩不幸的爱情也许就是具有这样一种性质，以至于可以把自尽看成是在审美上很恰当的，但这一来它就不一定是由于一场骗局了。如果事实是那样的话，那么自杀将丧失一切的崇高，并牵涉到一种傲慢准会拒绝做出的让步。不过，倘若那是她的死期的话，这就等于说他杀害了她。这种表现方法完全与她那强有力的内心焦虑相吻合，她从中得到了缓解。

但是，生活并不总是准确地遵循着美学范畴，并不总是服从一种审美规范，而她没有死。这把她周围的那些人置于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他们感到继续在她还活着时宣称她要死是不恰当的；此外，他们觉得在开头时不能以相同的充满痛苦的力量去那么做，而只要有对她的安慰的话，那这就是一个先决条件。所以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方法。他们说，他是个恶棍，是个骗子，是个不值得为之而死的令人讨厌的人。忘掉他；对这件事儿不要有别的想法；它只不过是一次订婚而已。把这件事儿从你的记忆中抹去，而你又变年轻了，又可以希望了。这些说法激励着她，因为这种愤慨的怜悯与她的其他情绪相吻合；她的傲慢在把整个事情化为乌有的报复念头中得到了满足。这并非因为他是个她所爱过的非凡的

人，远非如此；她完全意识到了他的过错，但她相信他是个好人，是个忠实的人，那正是她爱他的原因。它已超出了怜悯，因此忘却他将很容易，因为她从未真正需要过他。

玛丽和她周围的人又和谐一致了，他们之间的二重唱进行得很漂亮。她周围的人发现不难相信克拉维果是个骗子，因为他们从不喜欢他，因而不存在任何悖论。由于他们或许会喜欢他（歌德所作的暗示与那妹妹有关），[①] 正是这种兴趣把他们武装起来反对他，而这种自然的安排或许不那么自然，它成了维系憎恨之火的极好的易燃材料。她周围的人发现也【182】不难抹去对他的记忆，因而他们要求玛丽也这么做。她的傲慢演变成憎恨；她周围的人火上浇油。她在过激的言词和强有力的、激烈的婚娶背后隐藏的意图中得到了宽慰，自我陶醉于它们之中。她周围的人高兴了。他们没有发现——这是她几乎不向自己承认的事情——她接着便软弱了，无精打采了；他们没有看出，她被那种使人焦虑的预感攫住了：她在某个特定瞬间所拥有的能量是一种幻觉。她仔细小心地隐瞒住这一点，不向一个人袒露。她周围的人继续着自己成功的理论练习，但却开始想看见实际效果的标志。他们没有出现。

她周围的人继续刺激她；她的言词显示了内在的力度，然而他们疑心出现了某种差错。他们变得不耐烦了，冒险走极端；他们从旁用奚落的马刺猛刺她，以便促使她不要掩饰。太迟了，误解进来了。他实际上是个骗子这一点丝毫没有给她周围的人留下羞耻感，但这肯定让玛丽感到羞耻。向她提出以藐视他来报复，真的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对于要有某种意义来说最好是他要爱她，但他肯定不会这么做，她的轻蔑成了一张无人愿意兑现的支票。在另一方面，对她周围的人而言，克拉维果是个骗子这一点没有什么令人痛苦的，但对玛丽来说肯定令人痛苦，而他依然在总体上不缺乏一个防御她的内在存在的人。她觉得她已走得太远

① 参见《克拉维果》第3幕，第1场，《作品集》，前揭，卷3，页167。

了；她已暗示了一种她并不拥有的力量；她不愿承认这一点。在对他的轻蔑中到底有什么安慰呢？于是最好是悲伤。此外，在她的所有物中有一个隐秘的暗示，或者说她拥有两样对澄清原文来说极为重要的暗示，但对把他置于与环境相应的较有利的或较不利的光线下来说也是实质性的。不过，她还没有让什么人知道这一点，并且不希望有人知道，因为他要不是个骗子，那么依然可相信的是他会对这一步骤后悔并回来，或者说甚至更可喜的是他也许不需要为之忏悔，他可能会完全为他自己辩解【183】或解释一切。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她利用这一点，那它将变成一个罪过。接着绝不可能重修旧好，这将是她自己的过错，因为正是她与其他人一起分享了他的爱情随着其他人最隐秘的成长发育。如果她真的相信他是个骗子的话，那么很好，无论如何都没有关系，在任何情况下对她来说最通情达理的是不要利用它。

在这方面，她周围的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在培养她身上的一种新激情方面起了作用，即对她自己的悲痛的谨慎戒备。她的决定做出了；她周围的人在各个方面都缺乏与她的激情相吻合的精力——她当了修女。她没有进修道院，但她当了悲痛的修女，这使她避开了每一道异样的目光。在外表上她很平静。整个事情被忘却了；她的言词不再有暗示。她本人立下了悲痛的誓言，现在她开始了自己孤独的、隐居的生活。在这同时，一切都变了；先前在她看来似乎可以与其他人说话，但现在她不仅受到保持沉默的誓言的限制，她的骄傲逼迫她承认对自己的爱情保持沉默，或者说她的爱情要求沉默，她的骄傲赞同沉默，而且她现在也全然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或者如何开始，而这并不是因为插进了诸多新的因素，而是因为反思已经获胜了。如果现在有人要问她在为什么而悲痛的话，那么她将无言以答，或者说她回答的方式会与那个哲人[1]一样：在问他宗教是什么时，他要求得到思考的时间，

① 指西蒙尼德（Simonides）。参见西塞罗《论诸神的本质》，前揭，页59。

并一再要求思考的时间，因而答案始终在预期中。现在她从世上消失了，从周围的人那里消失了，隐居起来；她悲哀地关上了最后的通道。她感到甚至在这个时候它或许还有可能打开；接着她便永远脱离了他们。可是那是决定，不可动摇的决定，她不必害怕——像一个隐居的人那么平常——当供给她的那一点点面包和水吃完了时，她就将死去，因为她已有了长期的营养。她不必惧怕厌倦；她的确有事在身。她的外表平静安详，没有什么【184】值得注意之处，然而她的内在并不是一种安宁精神的收买不了的实体，① 而是一种不安精神没有结果的忙碌。她力求与世隔绝或者它的反面。在与世隔绝中，她摆脱了迫使她的外表采取一种特殊形式所要求的紧张而得到放松。正像有些人以一种不自然的姿势站得太久或坐得太久后愉快地伸伸懒腰一样，正像一根树枝被用力压弯得太久，一旦摆脱了束缚，又欢快地恢复了自然姿态一样，她在得到恢复时也是如此。要不然她便力求反面，喧闹和娱乐消遣，以便在其他人的注意力被引向别的事情时安全地一心想着自己，不断围绕她的是音乐声、喧闹的交谈，听上去那么遥远，就像是她正独自坐在一个小房间里，远离整个世界。如果她无法忍住泪水的话，那她无疑要被误解；然后她或许会大声呼喊，因为当一个人生活在一个 ecclesia pressa［受到迫害的教会］中时，真正的欢乐便是他的神圣的礼拜式和它的公开的表达方式间的和谐一致。她害怕的只是较为宁静的社交行为；在其中很容易出错，很难防止它不被注意。

于是，在外表上探测不到什么，但在内部却有忙乱的活动。在这里发生了一次审问，也许可以完全正确并特别强调地把它称为第三个等级；一切都被摆出来，受到严格认真的检查——他的形象，他的面部表情，他的声音，他的言词。据说有时会发生一个审问者在这样的一个第三等级期间被被告的美所迷住，停止了

---

① 参见《新约·彼得前书》3：4。

审问，无法继续审问下去的现象。法庭期待着他的审问结果，但结果却没有来，而这完全不是因为审问者玩忽职守。监狱看守可以证明他每天晚上都要汇报，证明被告被带进来了，证明审问持续了几个小时，证明在他任职期间从未有过一次审问像这次一样不屈不挠。法庭根据所有这一切得出结论说，这一定是一桩非常复杂的案子。于是它【185】伴随着她——不止一次，而是一次又一次。一切都表现得如同已发生的一样，值得信赖；它要求审判——还有爱情。

被告被传唤："他在那儿，正在转过角落，在开边门。瞧他多么匆忙；他渴望我；为了尽可能快地来见我，他似乎抛开了一切。我听见了他飞快的脚步声，比我的心跳还要快；他来了，在那儿"——而那审问：它延期了。

"老天爷，那么短的一句话呀——我经常反复对自己说，在其他很多事情中我想起了它，但我从未注意真正隐藏在其中的是什么。是的，它解释了一切。他对离开我并不认真；他要回来。同这么短的一句话相比，那就是整个世界。人们已对我厌倦了。我没有一个朋友，但现在我有个朋友，一位知己，一句短短的解释了一切的话。——他回来了；他没有往下看；他半带责备地看着我说：啊，你这小信的人啊，① 这句短短的话像一片橄榄叶②悬在他嘴上——他在那儿"——审问被延迟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相当合适的是在做出判决时牵扯到大量的困难。当然，一个年轻女孩儿并非一位律师，但绝不能接着说她无法做出判决，然而这个年轻女孩儿的判决总是这样：虽然初看起来它是个判决，但也包含了更多的东西，表明它不是判决，也表明紧接着就会做出一个完全相反的判决。"他不是骗子，因为

①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6：30，8：26，14：31，16：8；《新约·路加福音》12：28。

② 参见《旧约·创世记》8：11。

要当骗子的话，他就必须从开始就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并没有意识到；我的心儿告诉我他爱我。”倘若一个骗子的概念被以这种方式提出来的话，那么或许，当一切都说了和做了时，一个骗子就绝不会活着。为了这个原因而宣布他无罪表明了一种对被告的兴趣，它与严格的审判不相容，不可能经得起单独的反驳。“他是个骗子，是个可恶的人，他冷酷无情地给我造成了非同寻常的不幸。我在认识他之前很是心满意足。是的，我确实不知道【186】我会如此快乐，或者说不知道像他教导我的那样，在欢乐中有着这样的财富，但我也没想到过我会变得如此不幸，像他曾告诉过我的一样。因此，我恨他，厌恶他，诅咒他。是的，我诅咒你，克拉维果，我在灵魂的秘密中诅咒你。没有人会知道这一点；我不可能让别的人这么做，因为除了我没有人有权这么做。没有哪个人像我这么爱你，但我也恨你，因为没有谁像我一样了解你的狡诈。你们这些善良的诸神，复仇属于你们，请把它托付给我一会儿；我不会滥用它，我并不残忍。然后在他想爱另一个人时我将偷偷进入他的灵魂——不是为了扼杀这一爱情；那并不是惩罚，因为我知道他对她的爱正像对我的爱一样少。他完全不爱人们；他爱的只是观念、思想、他在法庭上强有力的影响、他的知识的力量——我无法想象他怎么可能爱所有这些东西。我将把它们全从他那儿夺走；然后他才会懂得了解我的痛苦。当他处在绝望的边缘时，我将把它们全部还给他，但他将让我感谢它们——然后我将得以雪耻。

“不，他不是骗子。他现在不爱我了；那就是他离开我的原因，但那毕竟不是欺骗。如果他不爱我而同我呆在一起，那么他就是个骗子；那么我就会像个领取抚恤金的人一样靠他曾经有过的爱情生活，靠他的怜悯生活，靠他或许曾慷慨地扔给我的小钱生活，活得对他像个负担，对我自己则是一种折磨。你真丢脸，肮脏的、懦怯的心；蔑视你自己吧；学会变得了不起吧，向他学习这一点；他对我的爱胜过我所了解的如何爱我自己。我应生他

的气吗？不，我将继续爱他，因为他的爱更强烈，他的思想比我的懦弱和我的胆怯更加值得夸耀。或许，他甚至依然爱我——是的，正是为了爱我，他才离开我。

“是的，现在我看出来了；现在我不再怀疑——他是个骗子。我看清了他：他看上去很骄傲，兴高采烈；他以一种嘲弄的目光审视我。在他身边有个西班牙女孩儿，美得妖艳。她为什么那么美呢——我会杀了她——我为什么不像那么美呢？为什么不？——我不【187】知道，但他告诉了我——我为什么再也不美了呢？为此该怪谁，诅咒你，克拉维果！只要你与我呆在一起，我就会变得更加美，因为我的爱情，连同我的美丽通过你的言词和你的首肯而增加了。现在我色衰了，现在我不再健壮了。同你的一句话相比，全世界的脆弱有什么力量呢？啊，但愿我再变美丽；但愿我能再取悦于他，因为只有为了这个原因，我才想变得美丽。啊，但愿他不再能够热爱年轻和漂亮；于是我将比从前更加悲伤，有谁能像我这么悲伤呀！

“是的，他是个骗子。要不然，他怎么可能不再爱我？那么，是我不再爱他了吗？难道不存在对于男人的爱和对女人的爱相同的法则吗？要不然，是男人应当比弱者更软弱吗？要不然，是他或许犯了个错误；这或许是种幻觉吧：他爱我，一种像梦一样消失了的幻觉——这在一个男人那里是合适的吗？要不然，它是反复无常；对一个男人来说反复无常是合适的吗？那么，他为什么在当初向我保证说他是那么爱我呢？如果爱情无法持久，那什么能持久呢？是的，克拉维果，你已劫走了我的一切，我的信念，我对爱情的信念，不只是对你的爱的信念！

“他不是骗子。是什么夺走了他，我并不知道；我不了解那种黑暗的力量，但它使他本人痛苦，深深地使他痛苦。他不愿把我引进他的痛苦中；因此他假装是个骗子。真的，如果他对另一个女孩儿发生了兴趣，那么我会说他是个骗子，那么这世上便没有任何力量会使我相信别的事情，可他并没有那么做。他或许认为

使他显得是个骗子将减少我的痛苦，将促使我反对他。因此，他现在出现了，接着与年轻的女孩儿们在一起，因此他有意那么嘲弄地看着我——为了使我狂怒，并由此解放我。不，他肯定不是骗子，那声音怎么能够骗人呢？它是那么镇定，却又那么不安；它听上去是出自肺腑，出自我无法探知的深处，它就像穿过岩石堆而开辟出一条路一样。【188】那声音能骗人吗？那声音是什么，那——它是舌头的弹动吗，是一种人们能随意发出的噪音吗？可是，它在灵魂里的某个地方一定有个家；它一定有个诞生之地。它是那样的，它在他心灵最深处有自己的家；他在那儿爱着我，他在那儿爱着我。诚然，他也具有另一种声音；它冷冰冰的，令人心寒；它能扼杀我灵魂中的各种欢笑，压制各种欢乐的念头，甚至使我的吻冰凉，令我厌恶。那是真正的声音吗？他可以用各种方式骗人，可我感到这声音——他的全部激情都在那颤抖的声音中悸动——它不是欺骗。那是不可能的。另一种声音是一种欺骗。或者说有些邪恶的势力已控制了他。不，他不是骗子；那种已把我永远束缚于他的声音——它不是欺骗。他的确不是一个骗子，纵然我从不了解他。”①

她绝不会结束审问，也不会结束判决，还有——审问，因为始终存在着各种审问；判决，因为它仅仅是一种情感。这种活动一旦开始，就可能高兴持续多久就多久，看不见尽头。惟有凭借一种突变，才可能使它停下来——那就是说，靠她来把思想的这整个运动切断；但这事儿不可能发生，因为意志持续不断地在为反思效劳，它为暂时的激情增加了能量。

当她经常想把自己同所有这一切扯开、想把它们化作虚无之时，这又只是一种情绪，一种暂时的激情，而反思却一直是那胜利者。调和是不可能的；如果她想这么来开始，使这一开端在这个方面或那个方面成为反思过程的一种结果的话，那么她就在同

① 参见《诸阶段》,《文集》卷11。

时被消灭了。意志肯定是绝对公正的，肯定会以它自身意志的力量来开始；只有在这时，才可能存在开端的问题。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那她就肯定能开始，但接着她就完全超出了我们关心的范围，接着我们会很高兴地把她转交给道德家们，或者交给无论哪个想对她产生兴趣的人。我们但愿她有一桩体面的婚姻，并答应在她的婚礼日跳舞，那时有幸被改变了的名字将使我们忘却它是我们谈及过的博马舍的名字。

【189】可我们又回到了博马舍。如上所述，她的悲痛带有不安宁的特征，那种不安宁妨碍了她找到自己悲痛的对象。她的痛苦无法得到安宁；她缺乏对于任何生活来说都必要的平和，只要那种生活要靠它得以吸收自己的养分和更新；在她吸收那痛苦时，没有什么幻觉以其安宁冷静给她投下了阴影。在她获得了情欲之爱的幻觉时，她就丧失了童年的幻觉；在克拉维果欺骗了她时，她便丧失了情欲之爱的幻觉；如果她有可能获得悲痛的幻觉的话，那么她就有救了。于是，她的悲伤就将达到阳刚般的成熟，她就将得到对她损失的补偿。然而，她的悲痛没有茁壮成长，因为她还没有失去克拉维果——他已骗了她。她的悲痛始终都是个很小的哭哭啼啼的婴儿，一个没有父亲没有母亲的孩子，因为要是克拉维果从她那里被夺走的话，那孩子就会在对他的忠实和爱情的追忆中有一个父亲，就会在对玛丽的热情的追忆中有一个母亲。她没有任何能够把孩子养大的东西，因为她所经历过的事固然很美好，但它本身却毫无意义，只不过是对未来的一种预示。她无法指望这个痛苦之子会被变成欢乐之子；她无法指望克拉维果会回心转意，因为她不具备忍受未来的力量。她已丧失了愉快的信任，她本可以凭这信任无所畏惧地陪伴他进入阴间，而她获得的却是上百种担忧害怕；她至多只能再次与他一起度过过去。在克拉维果离开她时，未来摆在了她面前，一个如此美好、如此迷人的未来，它几乎惑乱了她的思绪；它不引人注目地对她施加了自己的力量。她的

变形早已开始了；随后那过程被中断，她的变形停止了。她已有了一种新生活的暗示，已感觉到了它的力量在自己身上的躁动；然后它突然停止了，她被击退了，对她来说不存在任何补偿，在这个世界中没有补偿，在未来世界中也得不到补偿。那会非常慷慨地向她表示青睐，并在她的情欲之爱的幻觉中将自身反映出来，然而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和直率。或许，一种软弱的反思有时给她涂上了一种软弱的幻觉，它不会诱惑地影响她，但很可能【190】是一时的安慰。时间将以这种方式对她继续下去——直到她把自己悲痛的那个对象消耗掉，那对象与她的悲痛并不一致，而是她不断寻求她的悲痛对象的诱因。

倘若一个人有一封信，他知道或者以为它包含着有关他必须考虑的什么是他的生活幸福的信息，但是那字体微弱不清，笔迹几乎难以辨认，那么他很可能会怀着焦虑不安最激动地一遍又一遍读那信，一会儿看出一个意思，一会儿又看出另一个意思，他根据对词义的理解认为他已肯定辨认出来了，然而他从未超过他开始时遇到的同样的不确定性。他凝视着，越来越焦急，但他越凝视，看见的就越少。他的两眼有时充满泪水，但他越是这样，看见的就越少。在时间的过程中，字迹变得更模糊、更难以辨认；最后连纸本身也撕碎了，他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有充满泪水的双眼。

2. 埃尔薇拉

我们通过歌剧《唐·乔万尼》终于认识了这位女孩儿，而留意剧中她的早年生活线索对于我们随后的探讨并非不重要。她是个修女；是唐·乔万尼把她从一个修道院的宁静中解救了出来。[①]这使人想到她的激情令人惊愕的强度。这不是一个在上学时就已

---

① 参见莫扎特《唐璜》，克鲁塞译，前揭，第1幕，第6场，页18，20；《唐·乔万尼》，布莱勒译，前揭，第1幕，第2场，页98-100。

学会了谈情说爱、学会了在各种晚会上调情、来自一所精修学校[①]的傻乎乎的娇弱女子；这样一个人是否被人勾引并不很重要。在另一方面，埃尔薇拉是在修道院的戒律之下长大的，修道院的戒律并未成功地根除她的激情，而很可能使她学会了压抑它，并由此使它只要被允许爆发出来便更加剧烈。她肯定要成为唐·乔万尼一类人的牺牲品；他懂得如何诱发激情——疯狂的、难以抑制的、贪得无厌的激情，它只能在他的爱情中得到满足。在他那里她拥有一切，过去是乌有：如果她离开他，她就失去了一切，也包括过去。她曾抛弃了【191】尘世；而在那儿出现了一个她无法抛弃的人物，那就是唐·乔万尼。从这时起，她为了与他共同生活而抛弃了一切。她所离弃的越有意义，就必须越坚定地依附于他；她越坚定地依附于他，在他离开时她的绝望就越强烈。从一开始，她的爱情就是一种绝望；对她来说没有什么具有意义，天国和尘世都没有意义，惟有唐·乔万尼例外。

歌剧中的埃尔薇拉使我们感兴趣，仅仅是因为她同唐·乔万尼的关系对他来说有意义。如果我要用几句话来指出她的意义的话，那我会说：她是唐·乔万尼有史诗意义的结局，而那推荐人则是他的戏剧性的结局。她身上有一种憎恨，它将把乔万尼从每个隐蔽处搜出来，她身上有一种火焰，它将照亮最黑暗的藏身之处，要是她仍没有找到他的话，那么在她身上就有一种爱将找到他。她同其他人一起参加了向唐·乔万尼求爱，但只要我想象所有的势力都受到压制，他的追求者们的努力都相互抵消，于是埃尔薇拉独自与唐·乔万尼在一块儿，他处于她的力量控制之下，那么仇恨就会促使她把他杀了。然而，她的爱会阻止这么做，并非是出于同情，因为对她来说他太值得那待遇了，因此她将继续让他活着，因为她如果杀掉他，她就杀了自己。结果，只要在作

---

① 【译按】精修学校［finishing school］是为已受过普通教育的青年女子进入社交界准备的一种学校，教授音乐等课程。

品中没有什么力量起来反对唐·乔万尼而只有埃尔薇拉，那么事情就决不会结束，因为只要有可能，埃尔薇拉本人甚至会阻止那亮光照见他，为的是亲自复仇，然而她却无法复仇。对我们来说她在剧中的兴趣就是如此，但在这里我们只关心她同唐·乔万尼的关系，因为它对她有意义。她成了很多人感兴趣的对象，但感兴趣的方式非常不同。唐·乔万尼在歌剧开始之前就对她产生了兴趣；观众寄予她的是自己的戏剧性兴趣；而我们这些悲伤的朋友们，我们陪伴她不仅到了最近的十字街口，不仅在她走过舞台之时陪伴着她——不，我们在她的孤寂之路上陪着她。

于是，接着，唐·乔万尼勾引了埃尔薇拉，并抛弃了她；这事儿做得很快，快得“如同老虎破坏一朵【192】百合花”。[1] 如果在西班牙只有1003个，那么就有一个能看见唐·乔万尼匆匆忙忙，或多或少能推断出进行的速度。唐·乔万尼已抛弃了她，但她在昏厥中却在周围没有可以倒在其怀中的朋友。她无需惧怕他们会把她包围得太紧——真的，他们很懂得如何打破各种等级以加快她的离去。她不必惧怕有人由于她的失败而同她争执——相反有人却会把那失败拿去展示。她忍受着孤独和遗弃，没有疑虑诱惑她；很清楚的是他是个骗子，他夺走了她的一切，使她陷于声名狼藉和丢脸的境地。不过，从美学上说，这对于她不是最糟糕的；有很短一段时间它营救她脱离了反思的悲痛，那肯定比直接的悲伤更加令人痛苦。在这里，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反思不可能出现，不可能一会儿把它变成这个，一会儿把它变成那个。一个博马舍照样会热烈地、疯狂地、充满激情地爱一个克拉维果；与她的激情有关，也许正是一个完全偶然的情况，那最坏的事才没有发生；她几乎可以希望它发生，因为到时故事就有了结局，到时她将武装得好得多来对付他，可这事儿也没有发生。她面前所拥有的事实更加值得怀疑；其真正本质始终还是她和克拉维果

① 奥伦施莱格尔《阿拉丁》，前揭，页171。

之间的一个秘密。当她想到那冷酷的狡诈时，那拙劣的常识竟然像这样就把她骗了，在全世界人的眼前它竟然看上去不那么坏，于是她成了同情的牺牲品，并说“天哪！它并不那么可怕”，她震惊了，在想到她对其完全不在意的那骄傲的优越性时她可能快要疯了，它已为她设立了一道界限并说，“到这里来，没有将来。”然而整个事情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一种更美的方式来解释。可是，由于解释变了，事实本身也变了。因此，反思立刻就有了大量的事可做，反思的悲痛必然会发生。

唐·乔万尼已抛弃了埃尔薇拉，一切都马上对她清清楚楚。无疑把悲痛哄进了反思的私人谈话室，① 她在绝望中陷入了沉默。它只以一次脉动就【193】传遍了她全身，而它的流向是朝外的；激情在一阵爆发中照亮了她全身，从外面看得见了。仇恨、绝望、复仇、热爱——全都迸发出来，使自身显得可见了。在这个时刻她形象化了。我们立即在想象中见到一幅她的图像，外表在这里并非没有意义，对于它的反思并非没有实质，在它分类和挑选时，它的活动并非没有意义。

她本人在这个时刻是否成了艺术描绘的对象是另外一回事，而这一点是相当确实的：在这一刻她看得见了，能被人看见——当然不是在这个或那个真实的埃尔薇拉实际上能被人看见的意义之上，它经常相当于未被看见，但我们所想象的那个埃尔薇拉在本质上是看得见的。艺术是否能够把她面部表情的细微差别描绘到使她绝望的本体看得见的地步，我无法判定；但她可以被描述，所形成的形象不只是对记忆成了一个负担，它无关乎这样那样的方式，却具有它的效力。

谁没见过埃尔薇拉呢！正是在凌晨，我开始了在一个在西班牙浪漫之地作徒步旅行。大自然苏醒了。林中的树儿摇摆着头，

---

① 丹麦文 Talevaerelse，字面意思是“谈话室”或“交谈室”。英文的 parlor 来自法文的 parler，意为“谈话”。

树叶儿可说是摩擦掉了自己眼中的睡意，一棵树朝另一棵树俯下身去看它是否还没有起床，整个树林在清凉新鲜的微风中波浪起伏。一团轻雾从地面升起，太阳一把把它抓走，就像它是一张毯子，大地在夜里安眠在它下面，现在则像一位多情的母亲一样俯身凝视着花儿和每一种有生命之物并说：起床吧，亲爱的孩子们！太阳早已出来了。在我蜿蜒穿过深山中的路径时，我的目光落在了高高的山巅上的一座修道院之上，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能通向它。我的思绪在它之上流连徘徊——它坐落在那儿，我想，像一个牢固地建在岩石之上的上帝的家。向导告诉我说它是一所因戒律严格而出名的修道院。我放慢了步伐，也放松了思想，在离那修道院这么近时匆匆忙忙赶什么呢？如果我没有被附近的一阵迅速的运动唤醒的话，那我就很有可能完全停下来了。【194】我不自觉地转过身去，那是个骑士匆匆经过我。他多么英俊啊，他的步履那么轻盈却又那么强有力，他那么高贵却又那么落魄；他扭过头来往回看，他的面庞那么迷人，而他的目光却又那么不安。那是唐·乔万尼。是他匆匆赶去约会，要不然就是约会归去！

可是，他很快从我眼中消失了，从我的思想中离开了；我的目光集中在那修道院上。我又一次陷入了对生活欲望和那修道院安详的宁静沉思，这时我在那山巅上看见了一个女人。她飞快地跑下小路，但路太陡，她还是像要冲下山来。她走近些了。她面色苍白，双眼可怕地闪着光。她的躯体枯干，胸部剧烈地起伏，然而她越来越快。她那蓬乱的头发在风中自由地飞舞，但即使是早晨清新的空气和她那匆匆的步伐也未能使她双颊出现红晕。她那修女的面纱被扯下，在她身后飘动；她那薄薄的白色衣服过多地暴露在亵渎的目光下，似乎她脸上的激情并没有吸引哪怕是最腐败的男人的注意。她冲着经过了我，我不敢跟她说话——她的眉毛太威严，她的目光太高傲，她的激情就此而言出身太高贵。这女孩儿是哪儿的？是修道院的？那些激情属于哪儿——尘世吗？这衣服——她为什么要跑？是为了掩藏她的羞辱，还是要赶上唐

·乔万尼呢？她跑进了那树林，树林把她包围起来，藏起了她，我再也看不见她，却只听见树林的叹息。可怜的埃尔薇拉！要是树木发现了——然而树木比人要好，因为树木叹息后就沉默了：人却在窃窃耳语。

在这最初的时刻，埃尔薇拉可以描绘，即使艺术真的不能应付这样的事情，因为它很难找到一种综合的表现方法表现出她的激情的全部多样性，灵魂却要求看见她。我尽量通过我在上面勾勒的小小画面使人想到这一点，它并不表示我认为她由此被描绘出来了，而是我想【195】提出她被描述是相当正确的，那不是我的任性的奇思怪想，而是观念的一种正当要求。但是，这只是一个因素，因而我们必须陪着埃尔薇拉往前走。

最近的运动是在时间中的一种运动。通过在时间中的一连串运动，她使自己保持在上面提到的几乎像画一样的山巅之上。她由此获得了戏剧性的兴趣。她凭着冲着我经过的那种速度，赶上了唐·乔万尼。这也是相当合适的，因为他的确抛弃了她，但他已把她一起卷入了他自己生活的动量之中，她必须赶上他。如果她确实赶上了，那么她的全部注意力就再次朝着外部了，而我们还是没有反思的悲痛。她已失去了一切——在她选择了尘世时失去了天堂，在她失去乔万尼时失去了尘世。因此，她在任何地方都不会转而反对他；只有在他面前她才能远离绝望，也只有通过用仇恨和愤怒的喧嚣抑制住内心的声音才能远离绝望，只有当唐·乔万尼本人在场时那声音听上去才充满全部力量，或者通过希望而远离绝望。后者早已暗示了反思的悲痛的要素存在着，但到目前为止它们无法找到时间在内部结成一体。"首先她必须非常确信，"在克鲁塞的改编本中是这么说的，[①] 但这个要求完全背离了内心的倾向。如果已发生的情况没有使她确信乔万尼是个骗子的话，那她就绝不会确信。但是，只要她要求另外的证据，她就会凭

① 克鲁塞《唐璜》，前揭，第1幕，第6场，页20-21。

借不断参与追求唐·乔万尼这样一种不安定的流浪生活，成功地避免宁静的绝望的内心骚动。悖论已经出现在她灵魂面前，但只要她能够凭借外在的证据不是去解释过去，而是把亮光投到唐·乔万尼现在的状况之上，使她的心灵保持在激动不安的状态中，那她就没有反思的悲伤。仇恨，辛酸，诅咒，恳求和哀求交替，但她的心灵依然没有为了寄托在她已受了骗的念头之上而返回到它自身之中。她在企盼一种来自外边的解释。因而，当克鲁塞让唐·乔万尼说：

> 【196】你现在听好，
> 相信我的话——你在怀疑我；
> 那我几乎可以说，几乎不可能
> 出现被迫的动机之类，

我们必须防止以为在观众之耳听来像嘲弄一样的话对于埃尔薇拉具有相同的效果。对她来说，这些话使人耳目一新，因为她需要不大可能，她相信它正是因为它不大可能。

如果我们现在让唐·乔万尼和埃尔薇拉发生冲突，那么我们就在让唐·乔万尼成为强者或让埃尔薇拉成为强者之间有了选择余地。如果他是强者，那么她的全部行为就没有任何意义。她要求“证据以便非常确信”；他那十足的骑士风度不会让它不出现。但她自然不会确信，要求新的证据，因为要求证据是一种宽慰，而不确定性则令人耳目一新。她于是成了唐·乔万尼的成就的又一个证人。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埃尔薇拉想象成强者。这情形很难出现，但出于对女性的殷勤，我们将这么做。于是，她依然十分美——她真的哭过，但眼泪没有熄灭她眼中的闪光；她真的悲痛过，但悲痛没有毁坏她的青春韶华；她真的悲伤过，但她的悲伤没有侵蚀她的美的活力；她的两颊真的变苍白了，但那表情因此更加充满热情；她真的没有被孩子似的天真的轻佻所打动，但

她确实在以女性激情精神饱满的坚定性往前走。

这正是她遭遇唐·乔万尼的情形。她对他的爱情超过了全世界，超过了她灵魂的得救；她为了他而抛弃了一切，甚至名誉，而他却不忠实。现在她只知道唯一一种激情——仇恨；唯一一个念头——复仇。因此，她正像唐·乔万尼一样很了不起，因为勾引所有的少女对那男人所具有的意义正跟对那女人具有的意义相同——让她自己被彻底勾引，内心和灵魂，然后仇恨——要不然，只要你高兴，以一种没有哪个已婚女人所具有的精力去爱她的勾引者。【197】这就是她遭遇他的情形。她并不缺乏冒险反抗他的勇气；她不是为道德原则而战，她是为自己的爱而战，一种并非奠基于敬重之上的爱；她不是为成为他的配偶而战，却是在为自己的爱而战，这并非满足于一种由悔悟而引起的忠实，而是要求复仇。出于对他的爱，她已放弃了自己的得救——如果再向她提出拯救的话，那么为了替自己报仇，她会再放弃得救。

这样一种性格在它希望对唐·乔万尼发生的影响方面绝不可能失败。他懂得吸入青春初期最优美、最芬芳的花朵的愉悦；他懂得它只有短暂一瞬，他知道随后到来的是什么；他太经常看见那些没有生气的人枯萎得那么迅速，以至于几乎看得见那凋零的样子。但这时某种奇迹发生了，常见的存在过程的法则已被打破了。他已勾引了一个年轻女孩儿，但她的生命力没有被扑灭，她的美色没有衰退——她改变了，比以前更美了。他无法否认这一点；她比任何女孩儿都更加使他入迷，比埃尔薇拉本人更加让他入迷，因为除了她的一切美色，这个天真单纯的修女简直是另一位女孩儿，他的迷恋者正是另一种体验——但这个女孩儿却是她那种类型中唯一的一个。这位女孩儿武装起来了；她没有在怀中藏着一把匕首，[①] 但她确实穿了盔甲——却看不见，因为她的仇

① 在克鲁塞的《唐璜》中，埃尔薇拉带了一把匕首，参见前揭，第1幕，第5场，页18。

恨凭讲演和雄辩不能满足，但是看不见，那是她的仇恨。唐·乔万尼的激情被唤起了；她一定又是他的，但情况并非如此。的确，如果她对他的仇恨是一位女孩儿对他的恶行的认识的话，尽管她本人没有被他欺骗，那么唐·乔万尼就将去征服。然而，这个女孩儿他不可能赢；他的一切勾引都毫无力量。即使他的声音比他自己的声音还要殷勤献媚，他的求爱比他自己的求爱还要巧妙狡猾，但他打动不了她；即使天使们都为他辩护，即使圣母玛丽亚要在婚礼上担当女傧相，那也没有用处。正像狄多（Dido）本人在地狱里对埃涅阿斯（Aeneas）感到厌恶一样,① 因为他对她不忠，所以她肯定不会对他感到厌恶，而会比狄多更加冷酷地面对他。

但埃尔薇拉和唐·乔万尼的这次见面仅仅是一个【198】过渡时刻；她走过舞台，帷幕落下了，可是我们，亲爱的 *Συμπαρανεκρώμενοι* ［“死者联谊会”］，我们悄悄跟随着她，因为只有现在她才的确成了真正的埃尔薇拉。只要她在唐·乔万尼左右，那她就与她自己在一起；当她结果成了她自己时，最好是想想那悖论。尽管有现代哲学的一切保证和它的年轻的归属者们鲁莽的勇气，但在思考一种矛盾时总会牵涉大量存在着的困难。② 大概一位年

---

①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前揭，卷1，页539。

② 例如，可参见黑格尔《逻辑学》，前揭，页441－442：

因此虽然一般的思考因其内容而到处都会遇到矛盾，但它意识不到这一点，而仍然是一种外在的反思，它从相似变成不相似，或者从否定性关系变成自我反思，这是它的独特方面。它对对立双方拥有这两种限制，并记得只有它们，而不是它们的转变，这是实质性的问题，它包含着矛盾。相反，在这里提到的理智的反思在于把握和维护矛盾。即使它没有表现事物的概念和它们的关系，由于它的材料和内容而只拥有对一般思考的限制，它的确把这些带进了一种包含着它们的矛盾的关系中，允许它们的概念表现或完全照亮那矛盾。不过，可以这么说，思考着的理性加大了各种不同条件并不

轻女孩儿将会因发现它很难而被原谅，然而这却是分派给她的任务——去思考她所爱的人是一个骗子。她与博马舍共同拥有这一任务，然而她们各自达到那悖论的方式却存在差异。玛丽拥有的作为她出发点的事实在本质上是那么辩证，以至反思以它全部的欲念必须马上抓住它。就埃尔薇拉而言，唐·乔万尼是个骗子这个真实的证据似乎是那么明显，以至很难看出反思是如何抓住它的。因此，它从另一个角度抓住了问题。埃尔薇拉已丧失了一切，然而整个生活在她面前，她的灵魂需要钱供生活花销。

在这里明显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进入道德和宗教范畴，或者是保持她对乔万尼的爱。如果她照第一种可能性做，就超出了我们的兴趣范围；我们很高兴让她进入一个堕落女人之家，或者是她想做的别的什么。但这对她来说可能也很难，为此很可能出现的是她一定会首先绝望；她曾对宗教有所了解，而它第二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总体上说，宗教是一种牵涉起来很危险的力量；它对它本身很戒备，不允许自身被嘲弄。当她选择了修道院时，她那骄傲的灵魂或许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因为你们可以随意说，在信奉天堂方面没有哪个女孩儿能完全与她匹敌。可是现在，在另一方面，现在她不得不后悔地返回到忏悔和悔悟之中。此外，始终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她是否能够找到一位牧师，在唐·乔万尼宣布了令人高兴的愉快消息时，他能够以相同的精辟宣布忏悔和悔悟的福音。结果，为了【199】把她从这种绝望中拯救出来，她必须依靠唐·乔万尼的爱，这对她来说很容易做到，因为她依然爱他。

明显的差异，形象化的思考仅仅是多样性，成了本质的差别，成了对立面。只有当多方面的条件被驱赶到了矛盾的地步，它们才成了主动的，并充满生气地朝着彼此，在矛盾中获得否定性，这种否定性是存在于内心中的自我运动、自发的活力［Lebendigkeit］的跳动。

第三种可能性是不可思议的：她能够在另一个男人的爱情中得到安慰，这一点甚至比最糟糕的事还要糟糕。因此，为了她自己，她必须爱唐·乔万尼，吩咐她这么做的是自我防护。这是迫使她注视这种悖论的反思刺激物：纵然他欺骗了她，她是否还能爱他。每一次绝望都要抓住她了，她在回忆唐·乔万尼的爱中避难，为了真正在这种避难中感受到安慰，她受到诱惑以为他不是骗子，哪怕她用种种方式来这么做。一个女人的辩证法是非凡的，只有有机会观察到它的人才可能仿效它，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辩证论者在试图创造它时可能会使自己沉思默想得发疯。

不过，我还是十分幸运地知道几个这方面的突出事例，通过它们了解到了辩证法的全过程。十分奇怪的是，一个人会希望最有可能在大城市中找到它们，因为人们的嘈杂声和拥挤掩盖了很多东西，但事实并不是那样——那就是说，如果有人希望找到完美的典型的话。最完美的典型是在外省、小城镇、乡村家庭中找到的。我特别想到的一个例子是一位瑞典女士，一位出身高贵的未婚女子。她的第一个情人可能不如我那么热烈地想往她，我是她的第二个情人，试图追寻她内心的思想历程。但我应当真实地承认，给我提供线索的不是我的敏锐和机灵，而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它太复杂了，无法在这儿讲述。她住在斯德哥尔摩，后来在那里认识了一个法国人，由于他那靠不住的魅力[Elskværdighed]，她成了一个受害者。我还能生动地想起她来。我第一次看见她时，确实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她还是很可爱，有着骄傲和高贵；她话说得不多，要不是我有机会在一次聚会上了解到她的隐秘的话，我就很可能只有明智地一走了之。从那一刻起，她便对我很重要了；她【200】给了我一个埃尔薇拉的那么生动的一幅图画，以至我从不厌倦地看着她。

一天晚上，我与她同赴一个大型聚会。我先她而到，我已等了一些时候，然后走到窗口去看她是否来了，过了一会儿她的马车停在了门口。她走下马车，她的打扮立刻给我留下了一个独特

印象。她穿一件很薄的浅色丝绸外衣，很像歌剧中埃尔薇拉出现在舞会上时穿的那件化装外衣。她带着一种高贵气派进来，那气派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她披着一件黑色的丝质长袍；她的穿着具有最高雅的趣味，然而却相当朴素。她身上没有装饰任何珠宝首饰；脖子上没有装饰品；由于她的肌肤比白雪还白，我以前简直未曾见过她那黑色服饰和她那白色胸部之间如此美丽的一种反差。人们经常见到不戴首饰的脖子，却极难见到一个有这种胸部的女孩儿。她向所有的客人行了屈膝礼，当那家的主人前来招呼她时，她向他行屈膝礼行得非常低；虽然她的双唇由于微笑而咧开着，但我没有听见她说出一个字。在我看来，她的举止非常得体，而我，那个分享了她的隐秘的人，默默地以几句与那神谕有关的话同她联系上了：*οὔτε λέγει οὔτε κρύπτει, ἀλλὰ σημαίνει* [别说话，也别躲藏，只用暗示]。[①]

我从她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在其他很多事情上，进一步证实了我经常所作的观察，即那些把悲痛隐藏起来的人在时间过程中获得了一个警句或一种观念，他们能以它来向他们自己表示一切，向个体表示他们已进入到其中。同悲痛的冗长啰嗦相较，这样一个警句或观念就像一个昵称，像人们日常所用的小名。它经常与应当表明的东西有一种完全偶然的关系，差不多总是应当把它的起源归于一种偶然的事件。我赢得了她的信任，由于一件偶然的事情把她置于了我的权力之下，我成功地克服了她对我的不信任，让她把一切都告诉了我，然后我经常仔细检查与她在一起的各种情绪的整个规模。但是，如果她不那么愿意，却想暗示我她的心灵正专注于她的【201】悲伤，那么她就会用手拉住我，看

①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前500年）论德尔斐神庙的神谕。参见《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Ancilla to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tr. Kathleen Freeman, Oxford: Blackwell, 1948），页31，赫拉克利特说："神的谕旨是：在德尔斐神庙别说话，别躲藏，但要暗示。"

着我说：我比一根芦苇还要纤细，他比黎巴嫩的雪松还要辉煌。[①] 我不知道她从哪儿得到这几句话的，但我相信，无论卡隆（Charon）[②] 何时带着他的船来接她去阴间，他都不会在她嘴里找到那一枚所要求的小银币，[③] 而只有她唇边的这几句话：我比一根芦苇还要纤细，他比黎巴嫩的雪松还要辉煌！

所以，那时埃尔薇拉无法找到唐·乔万尼，而现在，她全凭自己，必须在自己的生活中能摆脱纠结找到路径；她必须醒悟过来。她已改变了自己的环境，因此那本来或许有助于引出她的悲痛的救助已无可挽回。她的新环境对她早年的生活一无所知，毫不怀疑，因为在她的外表上没有什么令人惊异或引人注目之处，没有任何悲痛的标志，没有任何迹象向人们表明悲痛就在此。她可以控制每一种表情，因为她的丢面子可能使她非常懂得这一点；即使她对人们的看法评价并不非常高，但她至少还能让自己分担他们的哀悼。

所以，现在一切都妥帖了，她可以相当安心地过日子，不会引起好奇的人们的猜疑，他们一般来说正像他们很好奇一样愚蠢。她有了自己的悲痛合法而毫无异议的所有权，只有在她非常不幸地遇上一个职业走私犯时，只有那时她才不得不惧怕一种认真的审问。她心里在想什么？她在悲痛吗？当然，她在悲痛！然而，怎样来表示这种悲伤的特征呢？我将称它是对生活必需之物的关注，因为一个人的生活毕竟不只是由吃喝构成的。灵魂也需要支撑。她很年轻，而她生活的储备品却耗尽了，但不能因此接着说

---

① 参见《旧约·诗篇》92：12；《旧约·雅歌》5：15；《旧约·以西结书》31：3。

② 【译按】卡隆是希腊神话中厄瑞玻斯和夜女神尼克斯的儿子。他的任务是在冥河上摆渡举行过葬礼的死者亡灵。船资是放在死者口中的那枚钱币。

③ 小银币（obol），希腊的一种小硬币，放在死尸口中作为哈得斯的船夫卡隆的报酬，以渡过冥河去死者的地界。

她会死去。在这个方面，她关心与第二天有关的每一天。她不可能不再爱他，而他却骗了她，但他要是骗了她，那她的爱就确实失去了滋养力。是的，如果他没有骗她的话，如果一种更高的力量把他夺走了的话，那么她就会像任何女孩儿都可能希望的一样也有所准备，因为对【202】唐·乔万尼的回忆大大超过了一个活着的丈夫。但是，倘若她放弃了自己的爱，那她就被带到了乞丐的境地，那她就必须回到修道院去受嘲笑和羞辱。是的，她似乎只有以此再赎回他的爱！她像这样子继续活着。今天，现在这一天，她还认为能够忍受，认为还剩下了一些赖以生存的东西，但第二天她就害怕了。她一再深思熟虑，想抓住每一条逃路，然而她什么都没有抓到，于是她从未达到有条理地、健全地悲伤，因为她继续在寻找悲伤的途径。

“忘掉他吧，这正是我想要的；把他的形象从我的心灵中拉出去吧；我要像一团毁灭性的火一样洗劫自己，每一个属于他的念头都必须烧掉；只有那时我才能得救；这是在自卫。如果我没有剔除有关他的念头，哪怕是最模糊的念头，那我就输了；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保护我自己。我自己——这个我自己是什么——不幸，痛苦。我对自己的初恋不忠，而我现在应该以对第二次恋爱不忠来弥补它吗？

“不，我恨他；那是让我的灵魂得到满足的唯一方式，是我能得到安宁的唯一方式，是我心里想着的事。我将把使我想起他的一切东西编成一个诅咒的花环，我为了每一个吻说：你该诅咒！为了他每次拥抱我而说：你该受十次诅咒！为了他每次发誓爱我，我将发誓说我恨他。这将成为我的工作，我的劳作；对此我经过了深思熟虑。毕竟，我已习惯了在修道院里作念珠祈祷，所以我迟早都还是个祈祷的修女。要不然，我或许该满足于他曾爱过我吗？现在，当我知道他是个骗子时，我或许应该做个谨慎的女孩儿，不要怀着骄傲的蔑视把他扔掉；我或许应当做个好家庭主妇，以节俭的意识懂得如何尽可能地扩展拥有的很少的东西。不，我

将恨他；惟有以这种方式我才能将自己同他分开，向自己表明我不需要他。但是，在我恨他时，难道就完全不感激他吗？难道我不靠他生活吗？除了我对他的爱之外，培养我的仇恨是为了什么呢？

【203】“他不是骗子；他丝毫没想到一个女人会遭受什么。如果他想到了的话，他就绝不会抛弃我。他是个独往独来的人。那么，那就是对我的安慰吗？它的确是，因为我的受难和极度痛苦向我证明了我有多么幸福，那么幸福，竟至于他丝毫没想到。那么，我抱怨什么呢，因为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不一样，他在幸福时不如她那么幸福，他在无限不幸时不如她那么不幸，因为她的幸福不知道什么界限。

“他骗过我吗？没有！他向我许诺过什么吗？没有！我的乔万尼不是求婚者，不是可怜的偷鸡贼；一个修女不至于使自己这么低劣。他没有要求同我结婚；他伸出了手，我抓住了它；他看着我，我是他的；他张开了双臂，我属于他。我依恋他；我像一株攀援植物一样缠绕着他；我把头枕在他胸上，凝视着那很有影响力的面部表情，他带着那种表情君临世界，而那表情却停在了我身上，似乎我对于他就是整个世界；我像个吃奶的婴儿一样吮吸着充实、丰富和狂喜。我还能要求得更多吗？我不是他的吗？他不是我的吗？如果他不是我的，那我就因此很少是他的吗？当诸神在尘世迷了路、爱上女人们之时，他们仍会忠实于自己的所爱吗？然而，没有人会想起说他们骗了她们！为什么想不起呢？因为我们要一个女孩儿为被一个神爱上而骄傲自豪。而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有什么可与我的乔万尼相比呢？[1] 难道我不应当骄傲自豪吗——难道我应蔑视他，应在我的思想中辱骂他，让蔑视逼迫他遵循那些适用于普通人的狭隘、可鄙的律法吗？不，我将为他爱过我而自豪；他比诸神还要伟大，我将使自己成为一个无名小

① 有关本段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545（《论文》卷3－A116）。

卒而给他以荣耀。我爱他是因为他属于我，爱他是因为他抛弃了我，我将一直是他的，我将守住他抛弃了的东西。

“不，我不可能回想起他；我每次回想他时，我的思绪每次接近自己灵魂中对他的记忆所住的隐秘之地时，我就像是犯下了一桩新的罪。我感到一种焦虑，一种不可言说的焦虑，一种像我【204】在修道院里感受过的焦虑，那时我坐在自己孤寂的小房子里等待着他，我的思绪使我惊恐：院长极度的嘲弄，修道院严厉的处罚，我对上帝的冒犯。然而，这种焦虑不是他的一部分吗？如果没有这种焦虑，我对他的爱是什么呢？真的，他没有同我结婚；我们没有得到教会的允许；那钟声并非为我们而鸣；没有唱任何赞美诗——然而教堂的所有音乐和庆典算什么，它们怎么能使我进入一种能与这种焦虑相比的情绪之中呢！——可是，后来他来了，我的焦虑的不和谐化作了极乐的安全的和谐，只有隐隐的颤栗激发情欲似地在我心灵中搅动。我当惧怕这种焦虑吗？它不会使我想起他吗？它不是宣告他将来吗？要是我能不怀着这种焦虑回想起他的话，我就不会回想起他。他要来了；他要求沉默；他掌握着那些想把我同他分离开的精灵；我是他的，在他那里感到极乐。”

如果我要想象一个人在海上遇险，他不关心自己的性命，依然在船上，因为船上有某种他想去救的东西，却又因为对要救之物感到困惑而不能去救，那么我所得到的便是一个埃尔薇拉的形象。她在大海上遇险了；毁灭迫在眉睫，但这并未使她忧心；她没有意识到它；她对应拯救什么感到困惑。

3. 玛格丽特 (Margarete)

我们从歌德的《浮士德》中认识了这位女孩儿。她是个小小的中产阶级女孩儿，与埃尔薇拉一样，她没有注定了要去修道院，但她还是在对主的畏惧中长大成人的，纵然她的心灵过分孩子般地天真，竟然感受不到诚挚热切，正如歌德如此无与伦比地说的：

Halb Kinderspiel [e]。
Halb Gott im Herzen
[半是童年的戏谑,
半是你身上的上帝]。①

使我们特别喜欢这位女孩儿的是她那纯洁心灵迷人的质朴和谦卑。头一次见到【205】浮士德时,她就立刻感到过分低下,以至不可能被他所爱,而她在采雏菊花瓣时想知道浮士德是否爱她,却不是出于好奇心——那是出于谦卑,因为她觉得太低贱而无法选择,因此顺从于一种谜一般力量的神谕似的吩咐。是的,可爱的玛格丽特!歌德透露了你采摘花瓣的情形,并陈述了这些话:他爱我,他并不爱我。② 可怜的玛格丽特啊!你确实可以继续这种活动,只用改变一下说法:他欺骗了我,他并没有欺骗我。实际上,你可以开一小块地栽种这种花儿,你将为了自己的整个生活而从事体力劳动。

评论者们已经就这一引人注目的事实评论说,有鉴于唐璜的传奇讲述了单在西班牙就有1003位女孩儿被勾引,所以浮士德的传奇说到只有一个被勾引了的女孩儿。烦劳别忘记这个评论,也许很有价值,因为很有意义的是接着的说法,它们会帮助我们刻画出玛格丽特反思的悲痛中差别的特征。初看起来,埃尔薇拉和玛格丽特之间唯一的差别,似乎是两个不同的个性都体验过同一件事情之间的差别。但是,这个差别是非常实质性的,然而却不是由于两个女性间的差别,而是由于一个唐璜与一个浮士德之间的本质差别。从最初起,一个埃尔薇拉和一个玛格丽特之间肯定存在着一种差别,因为一个要给一个浮士德留下印象的女孩儿,

---

① 歌德《浮士德》,前揭,第1幕,第3781-3782行,页146。参见《日记与论文》卷5,页5412,5427(《论文》卷2-A557,802)。

② 《浮士德》,前揭,第1幕,第3182行,页121。

必定在本质上不同于一个要给唐璜留下印象的女孩儿。是的，即使我猜想吸引了那两个人注意力的是同一个女孩儿，但吸引他们各自的会是不同的东西。通过与一个唐璜或者一个浮士德发生联系，此刻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的差别将会发展成一种充分的现实性。浮士德被公认是唐璜的一件复制品，但他成为一件复制品恰恰是由于那种使他在本质上不同于唐璜的东西，哪怕在生活阶段中他还可以被称为一个唐璜，因为要复制另一个阶段并不意味着仅仅要变成那样，而是要以在前一个阶段中的全部要素变成那样。因此，即使他想变得与一个唐璜一模一样，他却想以一种不同的【206】方式变成那样。可是，对他来说，为了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能够变成那样，也必须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表现。他所具有的特点造成了他的方法的不同，正像玛格丽特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另一种方式成为必需的。他的方法反过来有赖于他的欲望，而他的欲望与唐璜的有别，纵然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基本的相似性。

一般来说，人们认为当他们把浮士德强调得变成一个唐璜便完蛋了时，他们是在说一些非常精明的话，然而它却没有说出太多的内容，因为问题是，他在哪种意义上变成了那样子。浮士德是个有魔力的人物，正像一个唐璜一样，但却是更优秀的人物。在他丧失了从前的整个世界之前，感官享乐对他来说并不具有重要性，但这种失败的意识并没有被抹去；它始终存在着，因此他在感官方面寻求的与其说是愉悦，不如说是消遣。他那怀疑精神在其栖居之地什么都找不到，于是他抓住了情欲之爱［Elskov］，并非因为他相信它，而是因为它具有一种现存的要素，在其中存在一种短暂的安宁，存在一种把注意力从怀疑的虚无转移和引开的努力。因此，他的愉悦并不具有成为一个唐璜的特征的那种Heiterkeit［快乐］。他的面容没有微笑，他的眉头不是没有阴云，欢乐并非他的陪同；年轻的女孩儿们不是跳着舞蹈投入他的怀抱，而是他把她们吓到了他那里。因此，他所寻求的不只是感官的愉悦，而是精神的直接性。正像阴间的幽灵一样，当一个活物落入

他们手中之时便吸他的血，只要这血还有温度并给他们以营养就活着，浮士德也是这样寻求一种直接的生活，他将靠它恢复活力并变得强壮。不在一个年轻女孩儿身上还能在什么地方更好地找到这种生活？不在情欲之爱的怀抱中他怎么可能更完全地吸取这种生活？正像中世纪有各种巫师的传说一样，说他们懂得如何配制一种使人恢复活力的药水，在药水中用了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的心脏，因而这成了使他那衰弱的灵魂变得坚强所必需的，这是唯一能使他暂时满足的东西。他那患病的灵魂需要那种可以称为一颗年轻的心最初的青春之物，我能把一个天真女性灵魂的豆蔻青春同别的什么相比呢？倘若我说它像【207】一朵花儿一样，那我就说得太少了，因为它不只像花儿一样；它是花儿在开。希望在生命力、信念和信任中以丰富的多样性绽放蓓蕾并开花；温柔的向往在娇嫩的芽中摇动，梦想使它们渐渐茂盛繁华。它以这样一种方式摇撼着一个浮士德；它像一片宁静汪洋中的一座和平的小岛一样召唤着他那不安宁的灵魂。它是朝生暮死的，没有谁比浮士德更了解这一点；他不相信它，也不相信别的什么东西；但它存在，他在情欲之爱的怀抱中向他自己保证了这一点。惟有天真活泼和孩子气的充实才能使他振作精神。

在歌德的《浮士德》中，靡菲斯特（Mephistopheles）使浮士德在一面镜子中看见了玛格丽特。他的双眼在凝视她时放着光芒，但它却不是他所渴求的美，尽管他在别处承认了它。他所欲求的是一个女性灵魂纯洁、宁静、丰富、直接的欢乐，但他是在感官上欲求它，而不是在精神上欲求它。另外，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欲求与唐璜的欲求一样，然而他仍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欲求。在这个问题上，某个助理教授相信自己已成了一个浮士德，要不然他肯定不可能当上一个助理教授，他会指出浮士德在一个唤起了他欲望的女孩儿身上获得了智力的发展和提高。或许，更多的助理教授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卓越的评论，而他们各自的妻子们和情人们则会点头表示赞同。但是，这完全未言中问题所在，因为

浮士德欲求的东西并不那么微不足道。一个所谓的优美的女孩儿陷入了像他自己一样的相同关系之中，尽管这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但她却相当于微不足道。由于她那肤浅的优美，她或许会引诱这位年长的怀疑大师带着她一道出去赶潮流，她在潮流中很快就会绝望。不过，一个天真的年轻女孩儿是在另一种关系之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什么堪与浮士德相比，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她又意味着很多东西，因为她是直接性。惟有在这种直接性中，她才成了他欲求的一个目标，因而我说他不是从精神上而是从感官上欲求直接性。

歌德非常了解这一切，因而【208】玛格丽特成了一个小小的中产阶级女孩儿，一个人们几乎可以冒险称为无意义的女孩儿。既然重要的是有关玛格丽特的悲伤，那么我们现在就将较仔细地考虑浮士德怎样有可能影响了她。当然，歌德所强调的特点具有很大的价值，但我却认为为完整性计，必须做一点修正。玛格丽特以其天真的质朴很快发现，浮士德有某种与信念有关的错误。在歌德那里，它出现在一个小小的有关信仰的诘问的场景中，①它无疑是那位诗人的一个极好的发明。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诘问对于他们彼此的关系而言会产生什么结果。很显然，浮士德是个不信宗教的人，由于歌德在这方面并没有暗示更多的什么，看来正是他想让浮士德也继续在他同玛格丽特的关系中做一个不信教的人。他试图把她的注意力从所有这种诘问引开，让它完全并唯独集中在爱情的现实性［Kjœrlighedens Realitet］之上。但我认为，一方面，一旦问题被提出来，那么这对浮士德来说将很困难，另一方面，我认为它从心理学上说是不正确的。为了浮士德，我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停留得太久，但为了玛格丽特，我肯定会多停留一会儿，因为要是她不清楚他是个不信教的人的话，那么她的悲伤便增加了一个要素。

---

① 参见歌德《浮士德》，前揭，第1幕，第3413－3468行，页130－133。

这么说，浮士德是个不信教的人，但他却不是自负的傻瓜，不想靠怀疑别人的信仰而使他自己变得重要；他的怀疑在他身上有一种客观的基础。足以使浮士德增光的是，这一点已被说出来了。然而，只要他想把自己的怀疑强加给别人，一种欺骗性的激情马上就会轻而易举地插进来。一旦怀疑被强加给他人，就存在着一种妒忌，它涉及到对探究他们确实认为的东西感到高兴。但是，为了在那位不信教的人身上唤起这种妒忌的激情，在有关的个体身上就必须存在相反的可能性。诱惑或者停止在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或者停止在它将更加不得体地去猜想的地方。后者是一个年轻女孩儿所遇到的情形。同她面对面，一个不信教的人始终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尽力取得她的信任对他来说完全不能胜任；相反，他感到，只有通过她的信任，她才【209】应当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感到威信丧失殆尽，因为在她身上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对他的要求，要求他在她本人开始动摇时成为她的支持者。当然，一个笨拙的不信教的傻瓜，一个玩火者，大概会在尽力取得一位年轻女孩儿的信任中得到满足，会在他无法吓住男人们时吓住女人和小孩中找到欢乐。但浮士德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就此而言他太伟大了。

结果，我们可以同意歌德的看法，说浮士德第一次背叛了他的怀疑，但我很难相信这事儿会第二次在他身上出现。这对于解释玛格丽特来说非常重要。浮士德很快看出玛格丽特的全部意义系于她那天真的质朴之上。如果从她那里取走这一点的话，那就她本身而言，她就不足挂齿，对于他便微不足道。于是，必须保持住这一点。他是个不信教的人，但照此他在自己身上便拥有了一切积极的因素，因为要不然他将成为一个可悲的不信教的人。他缺乏作结论的要点，因而所有因素都成了否定性的。不过，她拥有作结论的关节点，有孩子气和天真。因此，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训练她更容易的了。她已从经验中懂得了，当怀疑经常给其他人以积极的真理的印象时，他该说些什么。所以他现在找到的乐趣是以看待事物的方法的丰富内容来丰富她；他拿出直接信

念的一切华丽服饰，以给她穿上这些服饰为乐事，因为那对于她来说是非常合适的，她因此在他眼里变得更加漂亮了。在这么做时，他有了一个附加的优势，即她的心灵更加紧密地依附于他了。她确实完全不了解他；她像个孩子似地紧紧地依附于他；对他来说有疑问的东西，对她来说则是坚定的真理。但在他以这种方式逐步建立［opbygge］她的信仰的同时，他也在逐步破坏它，因为他本人最终成了她的信仰的对象，成了一个神而不是一个人。

然而，我在这里必须尽力防止一种误解。看起来像是我要把浮士德变成一个卑劣的伪君子。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玛格丽特本人正是一个培育了整个事情的人；他半心半意地评估她以为属于她的荣耀之事，看出它不可能经受住他的怀疑，但他无心毁掉它，甚至还【210】对她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和蔼可亲。她的爱对他来说赋予她以意义，然而她实际上成了一个孩子；他以恩赐的态度对待她孩子般的天真，以看到她如何占用一切东西为乐事。不过，这对玛格丽特的未来而言具有最令人悔恨的后果。倘若浮士德是个不信教的人这一点让她明白了的话，她后来或许会拯救自己的信仰。然后，她会怀着全部的谦卑发现他那高高飞舞的大胆想法并非为了她；她会牢牢坚守住她曾拥有的东西。可是现在她却为了信仰的内容而感激他，然而当他抛弃她时，她看出了他自己并不信仰它。只要他与她在一起，她就不会发现那怀疑；现在他走了之时，对她来说一切都变了，她在一切事情中看见了怀疑，一种她无法控制的怀疑，因为她始终蒙在鼓里，以为事实上浮士德本人也不能把握住它。

也是根据歌德的解释，浮士德借以迷住了玛格丽特的东西并不是唐璜的勾引才能，而是自己惊人的优越性。因此，当她自己讨人喜欢地表达这一点时，她的确无法完全理解浮士德能从她身上看到的讨人喜欢之处。① 于是，她对他的第一印象完全是势不

---

① 参见歌德《浮士德》，前揭，第1幕，第3211－3216行，页124。

可挡的；在与他的交往中，她感受到了自己的微不足道。因此，她并非像埃尔薇拉属于唐·乔万尼那样属于浮士德，因为在同他的交往中那还是对独立存在的表达方式，但玛格丽特却完全消失在浮士德之中了；为了从属于他，她也没有与天国绝交，因为那将意味着一种与他有关的正当理由；他不知不觉地、丝毫没有反应地对她来说成了一切。但是，正如她从一开始就是微不足道的一样，因而，如果我斗胆这么说的话，她越是相信他那几乎是神圣的优越性，她就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她是微不足道的，同时她也只有通过他才存在。歌德在某个地方就哈姆雷特所说的话,[①]即与他身体有关的灵魂是一粒种在一个花罐中的橡树子，因而结果是它胀破了那罐子，这话对玛格丽特的爱情来说也是对的。对她来说浮士德非常了不起，她的爱必须以粉碎自己的灵魂作为结果。这样一个时刻不可能太遥远，因为浮士德很清楚【211】她不可能还在这种直接性中；他没有把她带入精神的更高领域，因为它毕竟是他要从中逃走的境地；他在感官上欲求她——并且抛弃了她。

浮士德就这么抛弃了玛格丽特。她的失败是如此可怕，以致由于失败，连她周围的人都暂时忘却了他们在其他地方还能找到什么难以忘却的东西——即她丧失了名誉。她完全崩溃了，甚至无法回想自己的失败；连理解自己不幸的精力都从她身上耗尽了。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那么反思的悲痛就不可能开始。可是，她周围的人把安慰一点一点地带给她本人，使她的想法又接近了活动；但只要它又活动起来，马上很明显的是她就无法牢牢抓住他们的一个意见。她听着，似乎那意见不是对她说的，在她思考的过程中，它所说的没有什么制止住了或加速了那不安。她的难题与埃尔薇拉的难题是同样的——要想到浮士德是个骗子——但它还要难一些，因为她受浮士德的影响要深得多。他不只是一个

① 参见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前揭，页197。

骗子，而且事实上他还是个伪君子；她没有为他牺牲什么，但她向他付出了一切，在某种程度上，她仍然拥有这一切，除了现在它已被证明了是一场骗局之外。可是，他所说的话不那么真实是因为他自己都不相信吗？绝不是，然而对她来说却是，因为她通过他而相信那些话。

看起来反思从玛格丽特身上开始会有一段较为艰难的时间；阻挠反思的是对于她完全微不足道的感受。不过，在这里存在着一种奇妙的辩证法的灵活性。如果她能在最严格的意义上使思想保持在她是微不足道的这点之上，那么反思就会受到阻止，那么她也不会受骗，因为一个人如果微不足道，那就不存在任何关系，如果不存在任何关系，也就不可能有欺骗。到了那种地步后她就安宁了。不过，这种想法不可能得到支持，而会突然变成它的反面。认为她微不足道的念头所表示的仅仅是爱情的一切有限差别被否定，因而它所表示的恰恰是她的爱具有绝对的合法性，【212】反过来，她的绝对正当的理由便以此为基础。因此，他的行为不仅是一种欺骗，而且是绝对的欺骗，因为她的爱是绝对的。在这方面她又无法安宁了，因为，既然对于她来说他就是一切，那么除非通过他，否则她将无法维系这一想法，但她不可能通过他来想，因为他是个骗子。

由于她周围的人不断地变得同她越来越疏远，所以内心的运动开始了。她不但以自己的整个心灵爱着浮士德，而且他也是她生命的力量；她通过他开始存在［blev til］。结果，她的心灵肯定在情绪上不比埃尔薇拉少些焦虑不安，但她特定的情绪却较少焦虑不安。她正在拥有一种基本情绪的途中，而那特定的情绪像个从深处升起来的水泡，还不具有忍耐力；它也没有被一个新的水泡所替代，而消失在了她是微不足道的这一总的情绪之中。此外，这种基本情绪是一种状态，它被感受到，却不能以任何特殊的迸发来表现；它是难以言说的，以特定情绪来提升它、唤起它的企图是无效的。因此，总的情绪始终回响在特定情绪之中，由于软

弱和毫无力量，它构成了对特定情绪的反响。特定情绪表现出它自身，但它没有平息，没有减轻。从我那瑞典的埃尔薇拉那里借用一个说法，这说法肯定非常富有表现力，哪怕一个男人不能完全理解，即它是一声虚假的叹息，是欺骗，不是真正的叹息，是一种渐强的、有益的运动。特定的情绪甚至不洪亮，或者说没有力；她的表达对它来说太沉重了。

“我能忘却他吗？小溪无论一直流淌多久，能忘却源泉，忘却自己的源泉，将自己同源泉切断吗？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得不停止流淌！箭无论飞得多么快，能忘却弓弦吗？如果是这样，那它的飞行就不得不告结束！雨点无论落得多远，它能忘却自己所由落下的苍穹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它就不得不溃散！我能变成别的什么人吗，我能再从一个并非我母亲的母亲那里降生吗？我能忘却他吗？那么，我就不得不停止存在！

【213】“我能想起他吗？既然他已消失，我的记忆能够唤起他吗，只有我想起他我才是我自己吗？这个苍白、模糊的意象——这是我所崇拜的那个浮士德吗？我想起他的话，但我却不拥有他那声音的回响！我想起他的谈话，但我的呼吸太微弱，竟不能表达出来。毫无意义，它们落在一对聋了的耳朵上！

“浮士德啊，浮士德！回来吧，使饥饿满足，使裸者有衣，使衰弱者复活，探访孤独者吧！① 我明确知道，我的爱对于你毫无意义，可是，我毕竟也没要求它有意义呀。我的爱恭顺地献出在你的足下；我的叹息是祈祷，我的吻是感恩的供品，我的拥抱是敬慕的崇拜。你将因此抛弃我吗？难道你预先不知道它吗？那么，或者说它并非一个爱我的理由吗——即我需要你，当你不与我在一起时我的心灵苦苦地渴望？

“天国的上帝啊，宽恕我爱一个凡人而不爱你吧，可是我还要那么做；我知道，我这样同你说话是一桩新的罪过。啊，永恒之

①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25：35－36。

爱呀，让你的仁慈抓住我吧，请别把我推开；把他还给我吧，使他再倾心于我吧；[①] 给我仁慈吧，仁慈的上帝，我再像这样祈祷！

“那我能诅咒他吗？我是什么，竟敢如此莽撞？那泥坛能对着陶匠冒昧放肆吗？[②] 我是什么？什么都不是！他双手中的泥土，他用来塑造出我的一根肋骨！[③] 我是什么呢？一株可怜的毫无意义的植物，他朝我弯下腰来；他显出爱意地［opelskede］[④] 使我苏醒；他是我的一切，我的神祇，我的思想之源，我的灵魂食粮。

“我能悲伤吗？不，不能！悲痛沮丧得像夜间的迷雾笼罩着我的灵魂。啊，回来吧，我将放弃你，绝不要求属于你。只是同我坐在一起，望着我，这样我便能获得足够的力量去叹息；对我说话吧，就像你是个陌生人一样地谈谈你自己，而我将忘却那是你；说吧，泪水就将这样喷涌而出。我完全微不足道，因而甚至不能哭泣，惟有通过他！

“我将在何处得到和平安宁呢？思绪在我灵魂中起来反抗；这一个起来反抗另一个；这一个使另一个倒霉。当你同我在一起时，它们遵从你的意见；于是【214】我像个孩子一样同它们玩耍；我把它们编成一个花环，把它们戴在我头上；我让它们像自己的头发一样飘拂，在风中飘动。此刻它们使人惊吓地盘绕着我，围绕我拧在一起，像很多条蛇，挤压我那极度痛苦的灵魂。

“而我是一个母亲！一个有生命的人要从我这里求取营养。饥饿者能使饥饿者满足、渴极的羸弱者能使口渴者恢复精神吗？那么，我将变成一个杀人犯吗？啊，浮士德，回来吧；即使你不愿

---

① 例如，可参见《旧约·诗篇》119：36，141：4。

② 参见《新约·罗马书》9：10－21。

③ 参见《旧约·创世记》2：21－24。

④ Opelske 的字面意思是“显露出爱”。例如，可参见《布道词十八篇》，《文集》卷5；《爱之作品》，《文集》卷16。

拯救那母亲，也请救救子宫里的那孩子吧！”

——因此她焦虑不安，并非由于情绪，而是在情绪之中，而是那特定的情绪毫未减轻，因为它消融在了她无法排遣的总体情绪中了。确实，如果浮士德从她那儿被夺走了，那么玛格丽特就不会寻求到什么安宁，她的命运在她的眼中就确实是值得羡慕的——但是她被欺骗了。她缺乏那种可以被称为悲伤的情境的东西，因为她无法独自悲痛。是的。像那个虚构故事中可怜的弗洛琳（Florine）一样，① 如果她能找到进入一个回声洞的入口，从那里她懂得了每一种叹息、每一种悲痛，她的恋人听得见她的声音，那么她就不会像弗洛琳一样在那儿只能度过三夜，而会日日夜夜呆在那儿；但在浮士德的宫殿中没有任何回音洞，而他对她的内心毫不在意。

亲爱的*Συμπαρανεκρώμενοι*［“死者联谊会”］，或许在这儿幅图画上我已将你们的注意力占据得太久，由于我无论说了多少话你们却没有明白什么，那么情形就更加是这样。可是，这当然不是由于我的描述中的欺骗性，而是由于描述对象本身和悲痛的微妙。当那个有利的机会被提供出来时，那被隐藏起来的东西于是便自己透露了出来。我们能控制住这一点。而现在在离别时，我们将把这三个订了婚的女人合并起来悲悼；我们将让她们在悲痛的和谐中相互拥抱；我们将让她们在我们面前形成一团，形成一个圣体盘，悲痛的声音在那儿绝不会沉寂，叹息声在那儿不会停止，因为她们会比贞洁的修女更加认真、更加忠实地不断监视着祭祀礼仪的教规。我们应在这时打断她们吗？

---

① 在斯堪的纳维亚叫“Den blaa Fugl”；在法国叫“蓝鸟”（L’Oiseau bleu），见于奥尔努瓦（Marie Cathérine d’Aulnoy，【译按】1650－1705，法国女作家，著有《童话集》、《新故事，又名时髦的仙女》等）的《童话集》（*Les Contes de Fées*，Ⅰ－Ⅳ，Paris：1810），卷1，页88－96。参见《日记与论文》卷5，页5287（《论文》卷2－A207）。

我们应指望【215】她们归还那已失去的东西吗？那对她们来说是个好处吗？她们不是已经得到了一种更高的指引了吗？而这种指引将把她们联合起来，把她们的联合用美包裹起来，在联合中提供安慰，因为惟有被蛇咬过的人才懂得被蛇咬过的人必须忍受什么样的痛苦。①

① 关于草稿的日期，参见《增补》，页545（《论文》卷3－B173：2）。

最不幸的一个

——一次由别人授意的

对 ΣΥΜΠΑΡΝΕΚΡΩΜΕΝΟΙ 的演说

在星期五会议上作的结束语

【219】如所周知，据说在英格兰某处有一座墓穴，它不是由一座华丽的纪念碑或者一处令人悲哀的环境布置来识别的，而是由一条简短的铭文——“最不幸的一个”① 来识别的。据说那墓穴敞开着，但却找不到一具尸首的任何踪迹。更令人吃惊的是——找不到任何尸首，还是墓穴敞开着？确实很奇怪的是，有人花时间去看里面是否有人。当人们在一段墓志铭上看到一个名字时，很容易受引诱，想知道他是如何在尘世度过自己一生的；人们也许希望爬进墓穴中去同他做一次交谈。可是这个铭文——它竟如此充满了意味！一本书可能拥有一个激发阅读这本书的欲望的书名，但一个书名本身可能会那么充满了思想，那么对个人具有吸引力，以至人们从不会去读那本书。② 这条铭文的确充满了意味——令人震惊，或者说随着人的情绪而令人满足——因为有人或许会在自己心中悄然对这念头发誓说他就是那最不幸的一个。然而，我可以想象一个人的灵魂绝不会像那样被迷住，就他的好奇心而言，有一项任务便是找找那墓穴里面是否有人。瞧吧，墓穴是空的！他或许会死而复生；他或许想要嘲弄那诗人的话：

——在墓穴中有着安宁，
它那默默的居住者不知道悲痛。③

他得不到安宁，哪怕在墓穴中也得不到；他或许依然不时在尘世漫游；他似乎离开了自己的家，他的家，留下的只是他的演

① 在伍斯特大教堂，有一座墓上有铭文 Miserrimus［最可怜的］。参见《增补》，页 545（《论文》卷 3 - A40）。

② 参见《日记与论文》卷 3，页 3271（《论文》卷 2 - A356）。

③ Christian Henriksen Pram，Staerkodder，Ⅶ，Copenhagen：1785，页 142：“啊，友好的墓穴，在你的阴影中居住着安宁，你那默默的居住者不知道悲痛。”

说！要不然，他似乎还没被发现——他，最不幸的一个，在他找到庙宇的大门①和那低贱的请求者的长凳之前，就连复仇女神也不愿追求他，可是他的悲痛一直活着，而且悲痛跟随到了那墓穴！

倘若他没被找到，那就让咱们像参加十字军的人一样，亲爱的【220】Συμπαρανεκρώμενοι[“死者联谊会”]，开始一次朝圣——不是去那幸福的东方的圣墓，而是去那不幸的西方令人哀痛的墓地。在那空空如也的墓地，我们将寻找他，那最不幸的一个，一定会找到他，因为正如信徒们渴望那圣墓一样，那最不幸的一群也同样为西方那空空的墓地所吸引，各自都专注于这一念头：即注定了要去寻他。

要不然，这样的考虑也许不是由我们所考虑的一个有价值的主题，按照我们协会的神圣习惯，那样的活动是一种以格言式的、偶然的虔诚所作的冒险——我们不是格言式地思考和说话的人，而是格言式地生活的人；我们是ἀφοϱισμένοι和 segregati② 生活着的人，如同生活中的格言一样，不与人们往来，不分担他们的悲伤和他们的欢乐；我们不是生活喧嚷中的谐音，而是夜晚宁谧中寂寞的鸟儿，我们受到生命的悲惨、白天的漫长和时间无穷无尽的延续等现象的启发，只在一个场合聚集；我们，亲爱的Συμπαρανεκρώμενοι [“死者联谊会”]，我们不相信高兴的游戏或傻瓜的幸福；我们不相信什么，只相信不幸。

看看他们是怎样数不清地向前挤吧，所有那些不幸的人们。然而，他们中有很多人想着自己被召唤，却少有是上帝的选民。③

---

① 在埃斯库罗斯的《复仇三女神》(*The Eumenides*)中，杀人犯俄瑞斯忒斯(Orestes)受到复仇三女神的追踪，直到他在德尔斐神庙中得到避难权为止。

② 拉丁语 segregati 是希腊语ἀφωϱισμένοι的译文，其意为“分离的”、“留出”、“断绝”、“被驱逐”(例如逐出犹太教堂)。参见《新约·罗马书》1：1，保罗在其中把这个词语用于他自己和自己的使命。

③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22：14。

必须在他们之间制造分离——一句话，人群消失；尤其要排除的是未受邀请的客人们，所有那些认为死亡是最大的灾祸的人，他们因惧怕死亡而变得不幸；对我们来说，亲爱的*Συμπαρανεκρώμενοι*［“死者联谊会”］，我们，像罗马士兵一样，不怕死；① 我们知道一种更糟的灾祸，总的说来，首先——是要活着。的确，如果有一个人可以不死的话，如果传说所说的那个流浪的犹太人是真实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有所顾忌地宣称他是那最不幸的一个呢？于是，那墓穴空着的原因便可以解释了——即要表示那最不幸的一个就是那不会死的人，他不可能悄然进入墓穴。事情就这么决定了，答案很容易，因为所有人中最不幸的一个将是那个不会死的人，幸福的人【221】就是会死的人。幸福是老年死去的人；较幸福的是青年时死去的人；最幸福的是出生时死去的人；所有人中最幸福的是从未降生的人。可是，情况却不是这样；死亡是所有人共同的结局，由于那最不幸的一个尚未被找到，所以必须在这些范围中寻找。

看吧，人群消散了，数量减少了。我没有说把你们的注意力给我吧，因为我知道我拥有它；我没有说把你们的耳朵给我吧，因为我知道它们属于我。你们的眼睛发着光；你们在座位上探身向前。这是一场很值得你们参与的竞赛，是一场比生死之事都更加可怕的斗争，因为我们并不畏惧死亡。可是，那回报——是的，它比世上别的任何东西都更加惊人，而且更确实，因为那断定他是最不幸的一个的人不必畏惧命运；他不会尝到在自己的最后时刻必须大喊“梭伦（Solon），梭伦，梭伦”的滋味儿。②

---

① 例如，可参见西塞罗《长者论旧时代》，前揭，页87。

② 关于梭伦和克罗伊斯（Croesus），可参见希罗多德《历史》，前揭，卷1，第39，41，109－111页：

于是，我们就这样将开始一场公开的竞赛，没有哪个会被排除在竞赛之外，既不是由于地位，也不是由于年龄。没有谁会被排除在外，除了那些幸福的人和惧怕死亡的人——不幸群体中的每个名副其实的成员都受欢迎；每个真正不幸的人都会有幸得到

因此，后来，克罗伊斯，这个完人凭运气。现在倘若我要说起你，那我会说我看见你非常富有，是众人之王。可是我却无法回答你的问题，除非我听到你妥善地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如果那时这样一个人除了所有这一切外也将妥善结束自己的生命的话，那么他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他就值得被称为有幸；可是我们必须等到他死去，不是说他有幸，而说幸运。

但是，在梭伦离开之后，神的愤怒重重地降临到克罗伊斯身上：如我所猜，因为他以为自己将有幸得超过其他一切人。

所以波斯人夺取了萨迪斯，使克罗伊斯本人成为囚徒，他统治了14年，被包围了14天，如神谕所预言的，他使他自己的伟大帝国完蛋了。后来他们把他带到居鲁士那里。居鲁士堆起了一大堆柴火，他把克鲁伊斯放在柴堆之上，用链条捆住，两边各有7个吕底亚男孩：他的意图或者想把这些初果奉献给他的某个神祇，或者是想实现一个誓言，或者大概是得知克鲁伊斯是个惧怕神的人，出于这个原因他把克鲁伊斯放到柴堆上，因为他很想知道是否有什么神会把他从火焚中活着救出来。据说他后来这么做了；可是克鲁伊斯站在那柴堆上，在险恶的处境中想起了梭伦的说法竟是由神授的，即没有哪个活人是有幸的。当他想到这一点时，直到现在他都没说一个字，深深地叹息呻吟，三次喊出梭伦的名字。居鲁士听见了，吩咐他的翻译问克鲁伊斯是在叫谁；他们走近了问他；克鲁伊斯起初无话回答，但现在，他被逼迫着说："那是个我将给他很多财富的人，而所有的君主都将反对。"这对他们来说是个隐晦的说法，他们再问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们很着急，折磨他，然后他告诉了他们，一个雅典人梭伦如何最先到来，如何看见了他那忠诚的城邦并轻视它（说法如此这般），而梭伦所说的一切情形全在克鲁伊斯身上发生了，尽管他所说很少与克鲁伊斯有关，而在总体上与人类有关，主要是与那些自以为有幸的人有关。在克鲁伊斯如此这般地讲故事时，柴堆已被点燃，周围已经燃了起来。接着，居鲁士在听见了翻译的克鲁伊斯所说的话时，对自己的意图感到了后悔。

一个席位，墓穴则是为最不幸的一个准备的。我的话音响彻全世界；听吧，你们全体称自己在世上不幸却不怕死的人们！我的话音在过去中回响，因为我们不愿那么诡辩地排斥已死的人和因为死了而离去的人，因为他们事实上还活着。原谅我吧，求求你们，为我暂时打扰了你们的安息。我三次对着全世界大喊：听听这话吧，你们这些不幸的，因为我们的意图并非要在世界上的这个偏僻角落自行决定这事。这事必须当着全世界的面决定的地方已经找到了！

可是，在我们开始逐个审问他们之前，让咱们先使自己具备坐在这儿的资格，做名副其实的法官和参加竞赛者。让咱们使自己的头脑坚强起来，把它们武装起来对付耳朵的诱骗，因为那种声音【222】跟不幸者的声音一样是奉承讨好的，那声音跟不幸者说到自己不幸时的声音一样使人心醉神迷。让咱们使自己值得像个法官和参赛者那样坐着，这样我们才不会丧失全面的观点，不会被特殊者所迷惑，因为悲伤的雄辩是无限的和有无限创造力的。我们将把不幸划分成特别的类别，每一类中只有一个会被听见。我们将不否认没有哪个特定个体是最不幸的一个；它倒是一个级别，可是我们不会因此对于授予这个级别的代表以最不幸的一个的称号而顾虑踌躇，不会为判给他那墓穴而顾虑重重。

在黑格尔全部成体系的著作中，有一个段落讨论了不幸的意识。① 一个人始终会怀着一种内在的不安和心灵的颤动，怀着一种对懂得太多或者懂得太少的恐惧来阅读这样的研究著作。“不幸的意识”是一个差不多可以使血液变冷、使神经颤抖的说法，倘若它只是偶尔被引入讨论过程中的话，那么谨慎地说来，就像布伦塔诺（Brentano）一则故事的那个隐晦的句子说的一样；fertia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前揭，页251－267。

nux mors est［第三个难题是死亡］,[①] 它能使一个人像个有罪的人一样发抖。啊，幸福在于一个人与这主题没有多少关系而写下一段有关它的话，甚至更幸福的人是能写另一段话的。不幸者是那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拥有自己的理想、外在于他自己的生活财物、他的充分的意识、他实在的本质的人。不幸者是那种始终缺乏他自己、从不对他自己存在的人。但在不在场时，一个人显然可以既在过去时中，又在未来时中。不幸的意识的整个领地由此被充分地界定了。为了这种牢固的界限，我们要感谢黑格尔，而现在，既然我们不仅仅是在远处来看这个王国的哲学家，那么我们将像当地人一样来更仔细地考虑包含在那里面的各个阶段。

那么，不幸的一个就不在了。可是，当一个人既在过去时中又在未来时中之时，他便不在场。这种表述方式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也像语言学教导我们的一样，很明显的是，【223】有一种 tempus［时态］是过去时中的现在，有一种 tempus 是将来时中的现在，可是同样是这门科学也教导我们说，有一种 tempus 是 plus quam perfectum［更不完善的：过去完成时，过去完成的］，在其中没有现在，而 futurum exactum［将来完成时］也具有相同的特点。存在着有希望的、追忆的[②]个体。总的说来，如果只有对自己存在的人才是幸福的，那么这些人，由于他们只是有希望的或者只是追忆的，在某种意义上肯定便是不幸的个体。但是，严格地说，人们不可能把一个存在于希望之中或存在于追忆中的人叫做不幸。在这里要强调的要点在于他存在于它之中。我们也由此看到，一次打击，哪怕多么沉重，不可能使一个人变成最不幸的一个。那就是说，一次打击可能只是或者使他丧失了希望，并由此使他存在于追

---

① 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译按】1778－1842，德国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以写童话和短篇小说著名）《三个难题》（*Die drei Nüsse*, Berlin, Königsberg: 1834）。

② 参见《重复》，《文集》卷6，页131－133；《诸阶段》，《文集》卷11。

忆中，或者剥夺了他的追忆，并由此使他存在于希望之中。我们现在将继续下去，看看如何更加准确地定义不幸的个体。

首先，我们将考虑有希望的个体。由于一个人抱有希望（结果在这种程度上是不幸的），当他不对自己存在时，他就在较严格的意义上成了不幸的。一个希望永恒生存的人肯定在某种意义上是个不幸的个体，因为他放弃了现在；然而严格地说，他仍不是不幸的，因为他在这种希望中对他自己存在，并未与特定的有限因素形成冲突。不过，如果他不能在希望中对他自己存在而丧失了希望，然后再希望等等，那么他就脱离了他自己，不只是在现在而且也在将来时中脱离了自己，因此我们便有了不幸的一种形式。如果我们考虑追忆中的个体，那我们会发现同样的情形。倘若他能在过去时中对他自己存在，那么，严格地说，他就并非不幸；但如果他不能这么做而是继续在过去时中脱离他自己，那么我们就有了不幸的一种形式。

追忆首先是不幸者的与众不同的要素，它是本质的，因为过去时具有已经过去的显著特征；将来时即将要到来。【224】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将来时比过去更接近现在。对于在希望的个体来说，为了在将来时中成为现在，它就必须有现实性［Realitet］,[①] 或者更正确地说，它必须为他而获得现实性；对追忆着的个体来说，为了在过去时中成为现在，它必须为他而具有现实性。但是，当希望着的个体想希望一种对他来说仍不可能获得任何现实性的将来时之时，或者当追忆着的个体想追忆一种不具有任何现实性的时间时，那么我们便有了在实质上不幸的个体。前者也许是不可能的想法，或者说也许可以被看成是十足的疯狂；但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希望着的个体肯定不会希望某种对他来说并不具有现实性的东西，而他会希望某种他自己知道无法实现的

① 有关基尔克果日记和作品中对现实（Virkelighed）和现实性（Realitet）的思考，可参见《日记与论文》卷3，页3651－3655和页900－903。

东西。那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丧失了希望时继续希望，而没有变成一个追忆着的个体，那么我们便有了这种形式。倘若一个个体在丧失追忆或者无可追忆时没有成为一个希望着的个体，而是继续做个追忆者，那么我们就有了不幸的一种形式。例如，如果一位个体专注于古代或者中世纪或者别的任何时代，但它在这样一个方面对他来说具有一种决定性的现实性，或者他专注于自己的童年或青年时代，而在这方面这对他来说具有决定性的现实性，那么，严格地说，他就不是一个不幸的个体。但是，如果我要想象一个他本人没有童年的人，因为那个时代已经经过了他而没有真正的意义，可是现在，例如，他由于成了一名孩子们的教师，在童年中发现了全部的美，这时他想追忆自己的童年，总是回过头盯住它，那么他就肯定是个非常恰如其分的例证。他会在回顾中发现已过去了的事情对于他的意义，他仍然想追忆它们的全部意义。如果我要想象一个在生活中没有获得生活的欢乐或没有享受到生活的人，现在他在临死之时睁开两眼看生活，如果我要想象他没有死，这事儿最有可能发生，而是复苏了，却没有因此重新度过他的日子，那么这个人【225】在就他是否是最不幸的一个这一问题提出来时，肯定会被考虑到。

希望的不幸个体从不会有追忆的不幸个体的痛苦。希望着的个体始终具有一种较为快乐的失望。因此，最不幸的一个将始终必须在追忆的不幸个体当中去寻找。

然而我们将继续下去。我们将想象已描述过的两种形式的一种结合，即较严格意义上的两种不幸的形式。不幸的希望着的个体不可能在他的希望中对于他自己存在；同样地，不幸的追忆着的个体亦如此。唯一可能的结合是，在结合之中，正是追忆妨碍了他在自己的希望之中存在，而正是希望妨碍了他在自己的追忆之中存在。一方面，这是由于他继续在希望应被追忆的东西；他的希望继续是令人失望的，而他发现这种失望的再现不是因为他的目标被向前推进了，而是因为他已经过了自己的目标，因为它

已被体验过了或者应被体验，因而已转移进了追忆之中。另一方面，他在继续追忆他应当希望的东西，因为他已经在思想中包括了将来，已经在思想中体验过了将来，他追忆已体验过的东西而不是希望它。因此，他正希望的存在于他身后；他所追忆的存在于他前边。他的生活不是朝后的，却在两个方向上转向了错误的道路。他很快将看出自己的麻烦，哪怕他没有理解到其中的原因。

不过，为了他确实有机会感受到它，误解做了干预，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在每时每刻嘲弄他。一般而言，他享有被认为存在于他正确的思想中的荣誉，然而他知道，如果他要向单个人解释它如何确实同他在一起的话，那么他会被宣布为发了疯。这一点足以使人发疯，然而这种情况不会出现，而这恰恰是他的麻烦所在。他的不幸在于他过早来到了世上，因而仍然来得太迟。他仍然【226】非常接近目标，而在同时他又远离目标；然后他发现了是什么在此刻使他不幸，因为他拥有目标，或者因为他就是这样子，如果他曾拥有过目标，那么这正是几年前使他幸福的原因，而他变得不幸是因为他并不拥有它。他的生活跟安凯厄斯（Ancaeus）一样毫无意义，安凯厄斯在生活中惯于说：他除了引用那句格言之外不知道别的什么。

πολλὰ μεταξὺ πέλει κύλικος καὶ χείλεος ἄκρου

［在杯子和嘴唇之间有许多差错］，①

似乎这还不够。他的生活不知道什么歇息，没有任何满足。他在此刻中不对他自己存在，他在未来中也不对他自己存在，因

① 安凯厄斯是海神尼普顿（Neptune）的儿子，萨摩斯国王。当听说他绝不会在自己的葡萄园里品尝葡萄酒的预言时，他挑战性地把一杯葡萄酒端到自己嘴边，但在听见一头凶猛的公野猪走近了时，他便去捕猎，结果被咬死了。参见尼奇《新神话词典》，前揭，卷1，页194。

为将来已经被体验过了，他在过去时中也不对他自己存在，因为过去尚未到来。因此，他像拉托纳（Latona）[1] 一样，在北极人的黑暗[2]之中到处被寻找，到了赤道光明的岛屿却不能生育，始终像个在劳作的女人。他自我放逐，在广阔的世界上处于孤独状态；他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同代人，他无法向往任何过去，因为他的过去尚未到来，他无法希望任何未来，因为他的未来早已过去了。他孤独无依，面对着整个世界，如同处在与“你”的冲突之中，因为世上其他一切对他来说都只是一个人，而这个人，这个不可分离的讨厌的朋友，却是误解。他不可能变老，因为他从未年轻过；他不可能变年轻，因为他早已变老了；在某种意义上他不可能死，因为他确实没有活着；在某种意义上他不可能生，因为他确实早已死去了。他不可能爱，因为爱始终是现在时，他没有现在时，没有将来时，没有过去时，然而他具有一种同情的天性，他憎恶这世界只因为他爱它；他没有激情，并非由于他缺乏激情，而是因为他在同时具有相反的激情；他没有时间做任何事情，并非因为他的时间被别的什么事占用了，而是因为他完全没有时间；他毫无力量，不是因为他缺乏精力，而是因为他自己的精力使得他毫无力量。

【227】可是，我们的心非常快地变得十分坚强，我们的耳朵塞住了，尽管没有封闭。我们听得见头脑冷静考虑的声音；让咱们倾听激情的雄辩吧——简练，精辟，跟一切激情一样！[3]

---

① 在希腊神话中，勒托（Leto，罗马名拉托纳）是巨人科俄斯（Coeus）与福柏（Phoebe）的女儿、宙斯的孩子阿耳忒弥斯（Artemis，罗马名狄安娜［Diana］）和阿波罗的母亲，在他们出生之前，她被迫漫游全世界，被赫拉（Hera，罗马名朱诺［Juno］）所追赶。参见尼奇《新神话词典》，前揭，卷2，页142－148。

② 希腊神话中一类神秘的人，住在地球最北边的地区（超越了北极圈的居民）。

③ 参见《增补》，页545（《论文》卷3－B174：1）。

那儿伫立着一位年轻女孩儿。她抱怨说她的情人对她不忠。这一点并不有助于反思。可是，在整个世界上她只爱他；她以自己的全部灵魂爱他，以自己的全部内心、全部思想爱他①——那么让她追忆和悲伤吧！

这或者是个真实的人，或者是个意象；它或者是个濒死的活人，或者是个活着的死人——它是尼俄柏（Niobe）。② 她立刻丧失了所有的一切；她把它们丢失给了她赋予了生命之物；她把它们丢失给了赋予她生命之物！抬起头来瞧她吧，亲爱的 *Συμπαρανεκρώμενοι*［"死者联谊会"］；她站得只比这世界高一点点，就像坟丘上的一尊纪念像。可是，没有任何希望召唤她，没有任何未来激发她，没有任何前景诱惑她，没有希望烦扰她——她毫无希望地伫立着，在追忆中变成了石头。她的不幸是短暂的；在这同时她又是幸福的，没有什么能从她那儿夺走她的幸福；世界变了，可她却不知道什么变化；时光来了，可对她来说不存在什么将来时。

瞧那边吧，多么漂亮的结合啊！一代人向另一代人伸出一只手！那是赐福的邀请吗，是忠诚团结的邀请吗，是快乐舞蹈的邀请吗？那是被放逐的［forstødte］俄狄浦斯家族，③ 那打击［stød］遗传下来，它压垮了最后一个——那是安提戈涅。但是，她有所

---

①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22：37；《新约·马可福音》12：33；《新约·路加福音》10：27。

② 希腊神话中底庇斯女王，坦塔诺斯的女儿，安菲翁（Amphion）的妻子。她自夸有12个孩子而勒托只有两个，于是被勒托的孩子阿尔忒弥斯（Artemis）和阿波罗杀死。尼俄柏变成了一尊石像（在西皮洛斯山上，该山以她的一个孩子命名），在山上不停地哭泣。参见尼奇《新神话词典》，前揭，卷2，页326－330。

③ 在希腊神话和文学中，俄狄浦斯如被预言的一样杀害了自己的父亲拉伊俄斯（Laius），娶了自己的母亲伊俄卡斯忒（Jocasta）。他的女儿安提戈涅在他被放逐和受耻辱时跟随着他。

准备；一个家庭的悲伤对于人的生存足够了。她已抛弃了希望；她已用它的变化无常来交换追忆的忠实。那么，抑制住快乐吧，亲爱的安提戈涅！我们希望你长寿，像一阵深深的叹息一样充满意义。但愿没有忘却会夺走你的什么！但愿每天多多给你悲痛的辛酸！

一个强有力的形象出现了，可是他并不孤独。他有各种朋友——那么，他是怎么来到这儿的？那是悲痛的长老；那是约伯（Job）[①] ——还有他的朋友们。他失却了一切，却不是因一次打击，因为主拿走了，主拿走了，主拿走了。朋友们教他看出丧失的痛苦；因为主赠予，主【228】赠予，主赠予，此外还有一个愚妻。[②] 他失去了一切，因为他所持有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毫无兴趣。亲爱的*Συμπαρανεκρώμενοι*［"死者联谊会"］，为他的白发和他的不幸，荣誉归于他。他丧失了一切，但他曾拥有过它们。

他的头发白了，他的头颅低着，他的面容干枯，他的灵魂忧虑。那是那浪子的父亲。他像约伯一样，对他来说失去的是世上最亲爱的，可是正是敌人夺走了它，不是主；他没有失去它，但他将要失去它；它没有从他那里被夺走，但它将消失。他没有在家中坐在炉膛边悲切忏悔；他已离开了自己的家，丢下了一切去寻找遗失之物；他去抓他，但他的手够不到他；他喊他，但他的声音赶不上他。然而，他希望，即使是透过泪水；他瞥见了他，即使是透过迷雾；他赶上了他，即使是在死亡中。他的希望使他变老，除了他为之活着的希望之外，没有什么把他束缚在世上。他的双脚累了。他的双眼模糊了，他的躯体渴望歇息，他的希望活着。他的头发白了，他的躯体衰朽了，他的双脚停顿了，他的心儿破碎了，他的希望还活着。亲爱的*Συμπαρανεκρώμενοι*［"死者

---

① 参见《旧约·约伯记》1：21。参见《重复》，《文集》卷6，页197－199，204－213。

② 参见《旧约·约伯记》2：9－10。

联谊会"]，把他抬起来吧，他是不幸的。

那是一副多么没有生气的形容啊，虚弱得像个死者的鬼魂！他的姓名被忘却了；自他的时代以来许多个世纪已经过去。他是个年轻人；他很热情。① 他在寻求殉难。在他心里，他看见自己被钉上了十字架，看见天堂打开了，但对他来说现实太沉重了；他的热情消失了；他拒绝相信主和他自己。他想占领一个世界，但他为此却过度操劳；他的灵魂没有被粉碎，也没有被消灭；它破碎了，他的精神麻痹了，他的灵魂残缺不全。亲爱的*Συμπαρανεκρώμενοι* ["死者联谊会"]，祝贺他吧！他很不幸。然而他确实变得幸福了，他确实成了他所希望的那样子。他成了个殉难者，即使他的殉难并不是他所想的那样，被钉上十字架或被扔给野兽，而是被活活焚烧，用小火慢慢烧掉。

一个年轻女孩儿在那边坐着，那么忧郁沉思。她的情人对她不忠——这并不有助于反思。年轻的女孩儿，看着这一群人严肃的面孔；她听见了【229】更加可怕的灾祸；她那大胆的灵魂要求某种更大得多的东西。是的，可在整个世界上我只爱他；我以我全部的灵魂、全部的内心、全部的思想爱他。② ——以前我们早已听见过一次这一切；不要使我们急切的渴望筋疲力尽。毕竟，你可以追忆和悲伤。——不，我无法悲伤，因为他或许不是对我不忠，他也许不是个骗子。——你为什么无法悲伤呢？走近些，在少女们当中选一个；宽恕这个一时想把你推回来的严厉的审问者。你无法悲伤，但你可以希望。——不，我不可能希望，因为他是个匪夷所思的人。——好吧，我的女孩儿，我的确理解你；你高高站在那不幸的阶梯之上。看着她，亲爱的*Συμπαρανεκρώμενοι* ["死者联谊会"]，她在快到不幸的顶点时被毒害了。可是，你一定会使你自己分离；你在白日间必须希望，在黑夜间必须悲伤，

① 有关本句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545（《论文》卷3 - B174：2）。

② 参见《旧约·申命记》6：5；《新约·马太福音》22：27。

要不然就在白天悲伤，在夜里希望。骄傲吧，因为一个人不是为幸福而骄傲，而是为不幸而骄傲。你肯定不是最不幸的一个，亲爱的*Συμπαρανεκρώμενοι*［“死者联谊会”］，难道你们认为我们不能授予她体面的 accessit［第二个地方］吗？我们不能授予她那墓穴，但可授予她离那最近的一个地方。

由于他伫立在那儿，出自叹息王国的妒忌，受难偏爱的选民，悲伤的使徒，沉默的痛苦朋友，追忆的不幸情人，借希望之光在他的追忆中混在了一起，借追忆的鬼魂在他的希望之中遭到挫败。他的眉头显出忧虑，他的双膝有气无力，然而他只有依靠自己。他精疲力竭，却又那么精力弥满；他的两眼似乎要流出很多泪水，但却要吸干泪水，它们闪耀着火光，那火光能烧掉全世界，但在他自己的胸膛里却没有一丝悲痛；他低下了头，然而他的青春却预示了长寿；他的双唇对着世界微笑，世界却不理解他。亲爱的*Συμπαρανεκρώμενοι*［“死者联谊会”］，起来吧；低下头，你们这些悲痛的见证人，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向你欢呼，伟大的未知者，我不知道你的姓名；我以你光荣的权利向你欢呼：最不幸的一个。不幸者协会在你家里向你问候致意；在这个低下矮小住处的入口处向你问候致意，【230】这住处却比世界上所有的宫殿都更加辉煌。看吧，石头滚开了；墓穴的黑暗带着它那美妙的阴凉等待着你。但是，也许时间还未到，也许路还很长，可是我们向你保证，我们将经常聚集在这儿，羡慕你和你的幸运。所以，请接受我们的祝愿，一个良好的祝愿：但愿没有哪个人理解你，但全都羡慕你；但愿没有哪个朋友依附于你；但愿没有哪个女孩儿爱上你；但愿没有哪种隐秘的同情怀疑你那孤寂的痛苦；但愿没有哪道目光揣摩你那隐隐的悲痛；但愿没有哪只耳朵觉察出你那悄然的叹息！要不然，倘若你那骄傲的灵魂对这些充满同情的祝愿不屑一顾的话，蔑视这种安慰的话——那就愿女孩儿们都爱上你；但愿那些有身孕的人怀着焦虑求助于你；但愿母亲们信赖你；但愿垂死的人在你那里找到慰藉；但愿年轻人归附于你；但愿男人们依

靠你；但愿老年的人们到你那里求取一根手杖——但愿全世界都相信你能够使之幸福。那么，再会吧，你这最不幸的一个![1] 可是，我在说什么呀——“最不幸的”？我应该说“最幸福的”，因为这确实正是无人能够赠予他自己的一件幸运的礼物。瞧吧，语言失败了，思维混淆了，因为他确实是最幸福的又是最不幸的，是最不幸的又是最幸福的，那是生存又是疯狂，是信念又是愚蠢，是希望又是避开不吉利的日子，是爱又是加在伤口上的醋。

他消失了，我们又站在了空空如也的墓穴旁。于是，我们祝愿他和平、安宁、康复，还有一切可能的好运，迅速的死亡，永远被忘却，还有没有纪念品，以免对他的纪念造成另一个的不幸。

起来吧，亲爱的*Συμπαρανεκρώμενοι*［“死者联谊会”］！黑夜已尽；白日又将开始它那不倦的活动，它似乎就这么从不厌倦地、永远、永远地重复着它本身。[2]

---

① 有关以下一句，参见《增补》，页545－546（《论文》卷4－A227）。

② 参见《旧约·传道书》1：1－11。

初　恋

——斯克里布的一出独幕喜剧

海伯格译①

本文拟发表在翁斯曼（Frederik Unsmann）
打算在特定时代出版的一份刊物之上。②
啊，人类所有的打算是些什么呀！

① Den første Kjœrlighed（后注称 K），海伯格翻译的斯克里布的剧本《追忆童年的初恋》（*Les Premières Amours ou Les Souvenirs d' enfance*），首演于 1831 年 6 月 10 日，1832 年分别在皇家剧院的 Repertoire 上发表（以下注称 R），页 45。

② 有关以上一句，参见《增补》，页 546（《论文》卷 3 - B40）。

【233】任何想过多产的人肯定也注意到了，有少数偶然的外部环境成了实际创作的诱因。只有那些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使一种最终目的成为自己灵感的作者，或许会拒绝相信这一点。不过，这正说到了他们自己的痛处，因为他们由此丧失了一切真实的、一切健全的多产的最终极点。一种是按传统称为“诗人灵感的符咒”（invocation of the muse）的东西，另一种是诱因。——“诗人灵感的符咒”这个说法可能会引起一种误解。唤起诗人的灵感也许一方面意味着我要唤起诗人的灵感；另一方面，意味着诗人的灵感会唤起我。有些作者或者天真地相信一切都取决于一种正直的意志，取决于勤奋和努力，有些作者则羞于把精神产品拿来出售，他们都不愿凭借热情的符咒，或者不愿贸然急进。可是，成就因此不会太大，因为韦塞尔（Wessel）[①] 曾说过的话仍然与趣味之神所要“凭符咒召唤的一切人”有关，而他“那么难得到来”。[②] 可是，只要我们把这个说法解释成是指正是诗人的灵感在凭符咒召唤——我不是说我们，而是那些有关的人——那么事情便具有了一种不同的意义。然而那些以符咒召唤诗人灵感的作者们，即使灵感不来也会最终着手进行描述，在另一方面，他们又陷入了另一种困境，在这种困境中，他们需要一种额外的要素，以便使一种内在决定变成一种外在决定；这个要素就是那必须称为诱因的东西。

换言之，诗人的灵感通过以符咒召唤他们，便已把他们从世上唤走了，现在他们只倾听她（【译按】诗人的灵感与掌管文艺

① 【译按】韦塞尔（Johan Herman Wessel，1742 – 1785），出生于挪威的丹麦作家，以讽刺风格闻名。

② 参见韦塞尔，Om en jødepig，Samtlige Skrivter，Ⅰ – Ⅱ，Copenhagen：1787，卷 2，页 130：

> 你，一切吟唱诗人的神，妙语的法官，
> 你如此常被乞求，你如此难得到来……

的女神缪斯是同一个词，故这里用“她”来指代）的声音，思想的宝库对他们敞开，但它是那么势不可挡，以至于虽然每个词都很清晰生动，而在他们看来那似乎并不为他们所拥有。当意识又苏醒过来到了拥有整个内容的地步之时，那么契机就达到了包含着实际上开始存在的可能性的地步，然而【234】还缺少某种东西，即诱因——只要你高兴，它正是必需的，尽管它在另一种意义上是最没有意义的。诸神喜欢以这种方式把各种最大的矛盾联系在一起。[①] 这是现实中的一个隐秘的暗示——对犹太人来说是冒犯，对希腊人来说是愚蠢。[②] 诱因始终是偶然的，奇妙的悖论在于，偶然绝对正像必然一样是必然的。在理想的意义上，诱因并非是那样一种偶然，例如在我从逻辑学的意义上所思考的偶然，诱因

---

① 例如，可参见 Plato，《斐多》（*Phaedo*），60b－c；《柏拉图佚作》（*Platonis quae exstant opera*，Ⅰ－Ⅺ，ed. Friedrich Ast，Leipzig：1819－1832），卷1，页478－481；Udvalgte Dialoger af Platon，Ⅰ－Ⅷ，tr. Carl Johan Heise，Copenhagen：1830－1838），卷1，页6－7；《柏拉图对话集》（*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ed. Edith Hamilton and Huntington Cairn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页43：

> 苏格拉底端坐在床上，拉起一条腿边按摩边说话。我的朋友们，这是件多么奇性的事啊，这种感觉被普遍称为愉快！奇性的是，它与它通常的反面，即痛苦，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啊。它们绝不会同时双双对一个人出现，可是如果你追求其中之一并抓住了它，那么你就几乎要被迫也拥有另一种；它们就像属于同一个脑袋的两个身子一样。我敢肯定，如果伊索曾想到过这一点的话，那他会编出一则有关它们的寓言，某种像这一样的东西——上帝要阻止它们继续争吵，当他发现这是不可能的时，便把它们的头捆在一起；于是其中一个无论出现在哪儿，另一个肯定也跟随其后。这正是看来要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我的一条腿因戴脚镣戴痛了，此刻我感到愉快正跟随着它来了。

② 参见《新约·哥林多前书》1：23。

是盲目崇拜意义上的偶然，然而在这种偶然性中，它却是必然。

可是，与在运用中和习惯上被称为诱因的东西有关的是，存在着很大的混乱。它本身看起来既很大，又很小。平常范围内的任何文学创作——还有更不走运的，这种创作是所有时间序列中最多的——对诱因的忽视正和它对灵感的忽视差不多。由于这个原因，这样的文学创作相信它适合于任何时代——某种会向它让步的东西。因此，它完全忽视了诱因的意义——那就是说，它在一切之中都看到了一个诱因。它像个多嘴的人一样，他从最对立的事物之中看见了一个产生出他自己和他的故事的诱因，无论从前是否听到过它。可是，punctum saliens ［显著之点］由此丧失了。在另一方面是爱上了诱因的文学创作。第一种可以说是在一切事物中都看到了一个诱因，第二种则是在诱因之中看到了一切。这一点描述出了一大群偶然的作者们，从更深刻意义上的偶然的诗人，到那些在更严格的意义上在诱因中看见一切并因此运用相同的词句、相同的程式的人，然而对那些关注诱因的人来说，作为一个恰如其分的谢礼，希望将成为一个充分的诱因。

在我们时代，诱因本身就是非本质的和偶然的，有时它也许会冒险进行革命。诱因经常充当绝对大师；它决定成果；它的作品和创作者成为什么或不成为什么，都会成为它所希望的样子。诗人期待诱因的激发，他惊异地看到什么都没有【235】发生，或者他创作了一些他本人暗地里认为毫无意义的东西，然后看见诱因使之变成了一切，看到自己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获得荣誉并得到选拔，他私下知道为此他惟有感谢诱因。于是这些作家爱上了诱因；先前我们描述过的那些人忽视它，因而在各种意义上始终都是没有理由的。实际上可以把他们划分成两类：仍然提出诱因是必要的人和不去注意诱因的人。当然，这两类人都是以过高估计了他们自身价值为基础的。当有人继续到处散布这样的说法时，如“我凭这种诱因想到”、“诱因使我想起”等等，人们总是可以肯定这样一个人就他自己所关心的而言是在错误的轨道之上。即

使在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他也经常看见要进入他评论中的诱因。那些没有提出诱因的必然性的人也许可以被看成是不那么自高自大却较为疯狂的。他们不顾左右地、不屈不挠地延长着自己唠唠叨叨的细线，他们以自己的喋喋不休和自己的作品对生活产生出相同的效果，就像一则童话中所说的那个磨一样：在所有这一切都在发生时，那个磨却不停地吱嘎吱嘎转。①

然而，即使最完美无缺、最深刻、最有意义的作品也具有一个诱因。诱因是微妙的、几乎看不见的网，果实便悬挂在这张网中。因此，由于有时似乎是某种本质性的东西成了诱因，这通常是一个误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诱因很可能仅仅是在它的一个特殊的边缘。如果有人不承认我在这问题上是正确的话，那么那是由于把诱因与基础和原因混淆了。② 例如，如果有人问我："所有这些评论的诱因是什么呢?" 如果我回答说"是一批追随者"，那么他便会心满意足，他会使他自己并让我使我自己对于这样一种混淆感到内疚。可是，如果他在自己的问题中非常审慎地使用"诱因"这个词的话，那么我答复说"它没有任何诱因"便是非常恰当的了。有关整体的各个特殊部分，很荒谬的是【236】要求哪个部分是所要求的与整体有恰当关系的。那就是说，如果这些评论要求成为一个诱因的话，那么它们本身就必须成为一个小小的完整的整体，它们就其本身而言应成为一种自我中心的企图。

因此，诱因对于每部文学作品来说都具有最大的意义——是的，那正是实实在在决定它真正的审美价值之物。没有任何诱因

---

① 参见 Von dem Machandelboom，《格林兄弟儿童与家庭童话全集》(*Kinder-und Haus-Märchen Gesammelt durch die Brüder Grimm*，I－III，2ed. Berlin：1819－1822)，卷1，页236；《桧树》(*The Juniper*)，《格林童话全集》(*The Complete Grimm's Fairy Tales*, tr. Margaret Hunt, rev. James Stern, New York：Pantheon，1972)，页226。

② 例如，参见柏拉图《斐多》97b－99b，前揭，页79－80。

的文学作品总是缺少某种东西——不是外在于它本身的东西，因为尽管诱因属于它，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它却并不属于它——但它们自身之中缺少某种东西。诱因在其中成了一切的文学作品也缺少某种东西。那就是说，诱因在消极意义上而非积极意义上是有生殖力的。创造是从无中产生的，而诱因却是让一切涌现的无。思想的全部价值，观念的充实，都可以表现，而还是缺少诱因。那么，没有什么新东西传出了诱因，但通过诱因一切都涌现了出来。事实上，诱因并不过分的意义被这个词本身表现了出来。①

这是那么多人都不能理解的东西，但那是由于他们毫不知道一件审美作品到底是什么。一位律师可以写自己的诉状，一位商人可以写自己的信等等，秘密无疑就在“诱因”这个词当中，尽管他在事实上是以“值此荣幸之际”开头的。

现在，有人大概会同意我在这里提出的看法，并承认它对于诗歌作品的意义，可是如果我要提出某些与评论家们和批评家们有关的相似看法的话，那将会非常令人吃惊。然而，我认为它在这里恰恰是最重要的，无视诱因的意义对评论产生的后果总的来说是非常有害的，那将是彻头彻尾的职业卖文工作。在批评界，诱因获得了显著的意义。虽然这是因为我们大家太经常地在各种批评刊物上发现提到诱因，但跟大白天一样明白的是很少有人知道它们全部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批评家似乎并不需要召唤诗人的灵感，因为他们毕竟【237】不是创造文学作品；可是如果他们不需要召唤诗人的灵感的话，那么他们也就不需要诱因。不过，我们不该忘记这个古老说法的重要性：相同的东西只能以相同的东西来理解。②

---

① 丹麦语 Anledning 的动词是 anlede，意为“导致”。这个词本身具有一种非常适中的意义，因为它只会导致别的什么东西。

② 例如，可参见亚里斯多德论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形而上学》（*Metaphysics*），1000b，前揭，卷8。

诚然，美学家考虑的对象早就很完整了，他像诗人本身一样，并不被人指望去创造。然而，诱因绝对具有同样的意义。把美学看成是自己职业并反过来在自己的职业中看到了合理诱因的美学家，eo ipso（【译按】拉丁语“本身”）就是失败的。这绝不意味着他不可能从事各种力所能及的工作，而是指他没有理解到一切创造的秘诀。他太像贝拉基主义[①]似地过分独断，以至不能以孩子似的惊异为这一稀奇古怪的事实而欣喜：各种奇怪的力量似乎创造了一个人以为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即灵感和诱因。

灵感和诱因完全不可分离，这是经常在世间见到的一种结合；伟大者，崇高者，始终有一个灵活的小人儿伴随着。这样一个小人儿便是诱因，人们一般不会把自己的帽子给这个小人儿戴在头顶上，他在上流社会中不敢开口，只会带着淘气的微笑默默坐着，暗自窃喜没有透露他在笑什么或者没有透露他知道十分重要的东西，即他是多么地必不可少；他也很少卷入有关这一点的争论，因为他非常了解争论毫无帮助，每个诱因都只会被用来使他丢脸。诱因始终具有这种不明确的特征，要否认这一点，想使自己摆脱这根肉中刺，[②]并不比想把诱因放上君王宝座更有用，因为身穿君王的紫袍和手握节杖看上去非常愚昧，而且马上可看出它并非生而为人君。不过，以这种方式很容易走上歧途，并且最好时常提防这么做。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对于生活有足够的眼力，通过一

因此，它也接着他的理论说最神圣的上帝并不比其他一切人聪明多少；因为他并不知道一切要素；因为他自己身上没有任何冲突，知识就是以相同识相同。“因为借土，”他说，

我们看见了土，借水看见了水，借苍天看见神一般的苍天，借火看见毁灭性的火，借爱看见爱，借黑暗的冲突看见冲突。

流行的说法是“抓住一个贼就认识（理解）了一个贼”，或者说“抓住一个就认识了一个”。

① 参见【144】注15，即本书页162注①。

② 参见《新约·哥林多后书》12：7；《布道词十八篇》，《文集》卷5。

些很微不足道和低下的事情——这样的事是人们在上流社会中几乎羞于谈论的——看出永恒的存在是怎样在蔑视人类，他作为人类纯粹的一分子，很容易【238】受到诱惑而想干预这事，真的，想反过去嘲弄。正像上帝通过使那些了不起的人受制于诱因的律法而嘲弄他们一样，因而一个人通过使诱因变成一切并接着使之变成愚蠢而反过来嘲弄，然后上帝由此成了不必要的，英明统治的概念成了一桩蠢行，诱因成了像上帝取笑人类一样取笑上帝的一介小丑，于是一切存在皆以戏谑、玩笑、几乎没有掩饰的伪装告终。

因而，诱因便同时是最有意义和最没有意义的，同时是最高等的和最低下的，最重要的和最不重要的。倘若没有诱因，实际上完全没有什么会出现，然而诱因在所出现之物中完全不是什么组成部分。诱因是终极范畴，是从观念范围向现实转变的实质性范畴。逻辑应记住这一点。它能使它照希望的一样沉浸在内在的思维之中，从虚无投入到最具体的形式之中；[①] 它决不会到达诱

---

① 在黑格尔的术语之中，具体是理念在本身之中以及理念在历史和思想之中有系统的发展。特定的现实是抽象的，因为具体是整体。例如，可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前揭，卷1，页23－25：

具体的概念……

一个共同的偏见是：哲学科学只涉及抽象和空洞的一般，而感性认识、我们以经验为根据的自我意识、自然的直觉和日常生活的情感反而存在于具体的和自我决定的领域之内。其实，哲学是在思想的领域之内，因而不得不涉及普遍性；它的内容是抽象的，但只是在形式和原理上。理念就其本身而言的确是具体的，因为它是不同的诸限定的结合。它在这里是那种推理的认识，不同于只是理解的认识，如同与理解相反一样，哲学的任务是要表明真理或理念并不存在于空洞的一般之中，而是存在于普遍之中；特殊和限定在它本身之中。如果真理是抽象的，那他一定是不真实的。健康人的理性向往具体之物；理解的反思首先是作为抽象和不真实出现的，它仅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而在其他方面却是不实际的。哲学是与抽象最为敌对的东西，它反而导致具体。

因，因此也决不会到达现实。在观念上，一切现实都可能处于准备好了的状态之中——如果没有诱因，它决不会变成现实。诱因是个有限的范畴，内在的思维不可能把握它；为此它也是一个很大的悖论。我们看出了这一点，因为由诱因产生的是某种完全不同于诱因本身的东西，它对任何内在的思维来说都是一种荒谬。但是，由于这个原因，诱因也是最有趣的，最逗人笑的，是一切范畴中最机智的。它像个鹧鸪一样到处都在又到处都不在。它像小精灵一样以所有男教师都看不见的生气到处漫步，[①]它们的姿势因此成了那些相信诱因的人无穷无尽的笑料。另外，诱因本身并不是什么，只是在与它引起的东西的关系中才是什么，而在与这的关系中它实际上不是什么。那就是说，如果诱因是别的什么而不是不是什么的话，那么它就立刻与它所产生之物有了一种相关

倘若我们把具体的概念与发展的概念结合起来，那么我们便有了具体的运动。既然内含在它本身之中已经是具体的，而我们仅仅阐明了暗含在那儿的是什么，现在看上去不同而此前在最初的统一中被禁闭的新形式只是被识别出来了。具体定会变成它本身或明晰的；由于内在或潜在，它只是在它本身之中的分化，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明确阐述，但依然处在一种统一的状态之中。因此具体是单纯的，然而同时又是分化了的。它的内在矛盾的确是发展中的推动力，这使差别开始存在。但是，它也因此具有被收回的权利和恢复的权利，这权利扩大到了超出差别的地步；因为它的真相只有在统一中才会发现。生命，自然中的生命和理念、思想本身的生命，于是显现出来。如果理念是抽象的，那么它就完全是可以想象到的最高存在，而那将是可以就它而说的一切；可是，这样一位上帝却是现代理解的产物。真实的东西倒是在运动中、在过程中发现的，无论如何是在存在中发现的；差别，当它延续时，只是一个暂时的条件，统一通过它充分而具体地实现。

可参见《日记与论文》卷2，页1606（《论文》卷5-B41）。

① 参见海伯格 Alferne, Copenhagen: 1835。

的、内在的联系，然后或者成为基础，① 或者成为原因。如果不牢牢把握住这一点，那么一切就又混乱了。

【239】因此，如果我要说现在对斯克里布的一出戏作小小的评论的诱因是它那得到了承认的出色表演的话，那么我便亵渎了戏剧艺术，因为肯定真实的是，如果不看它的演出，如果不看它那出色的演出，是的，哪怕是我看到了它演得很糟，我也可以写出一篇有关它的评论。在最后一种情况下，把糟糕的演出称为诱因或许会更正确。可是，既然我已看见它表演得很完美，那么对我来说剧场演出就更加成了一个诱因；这在我的阐释中是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无论它是否有助于正确，也无论它是否有助于加强和证实我的观点。因此，我的敬意妨碍了我把剧场演出称为诱因，它保证了我从中看到更多的东西，保证了我承认如果没有这敬意，我就不会完全理解那场戏。因此，我并没有处在评论者们通常的位置之上，他们足够敏锐或者足够笨拙地先讨论剧本，再讨论演出本身。就我而言，演出就是剧本本身，我不可能在一种纯审美的意义上对它感到足够高兴，不可能像个爱国主义者一样对它感到十分高兴。如果我要向一个陌生人显示咱们舞台全部的荣耀的话，那我会说：走吧，看《初恋》［Den Første Kjœrlighed］② 去。

---

① 例如，可参见黑格尔《逻辑学》，前揭，页 445-446：

基础是首要的、绝对的基础，在其中，本质起初是基础关系的一个底层；但它进一步将它本身确定为形式和根据，并赋予它本身一种内容。

其次，它作为一种确定内容的基础是一种确定的基础；在这之中基础关系以其本身的实现变成了外在于它本身的，它变成了调节的中介。

第三，基础含有一个条件；但这条件一样含有基础；绝对是它们的统一，是事实本身，它通过调解关系的中介变成了存在。

② 参见【239】注 15，即本书页 256 注①。

在海伯格夫人、弗赖登达尔（Frydendahl）、斯塔格（Stage）和菲斯特（Phister）① 那里，丹麦的剧院具有一支四叶的三叶草，它在这里显示了它拥有的全部的美。我把艺术家们的这种结合称为一支四叶的三叶草，然而我似乎会说得太少，因为一支四叶的三叶草只有凭借四片普通的三叶草叶子长在一根茎上才分辨得出来，可是咱们的四叶三叶草具有一个特性，即它本身只有一片叶子，正跟四叶三叶草一样罕见，然而这四片叶子又反过来共同构成了一株四叶三叶草。

然而，这篇小小的评论的诱因的诱因正是我想就诱因或者大体上就诱因说出某些相当一般的东西。十分有幸的是，情况就是这样，我早已说了我想要说的话，因为我在这个问题上越是深思熟虑，就越是相信大体上没有就它说出什么来，因为大体上不存在任何诱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便走得正好跟我开始之时一样远。读者不必对我生气——这不是我的过错，这是诱因的过错。他或许会【240】认为我应当在开始写作之前就把整个事情通过思考直到得出结论，然后我不应该开始说一些后来被证明什么都不是的话。然而，我的确认为他应当公平对待我所用的方法，因为他已经用一种较为令人满意的方式使他自己相信诱因大体上是某种什么都不是的东西。接着，他或许将再想想这一点：当他使自己相信世界上有别的一些东西，人们可能在受到很多影响的情况下说它们是某种东西，然而它们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一旦把它们说出来，结果便证明它们什么都不是。那么，这里所说的

① Johanne Luise Pätges Heiberg（1812 - 1890）是海柏格的妻子，当时丹麦最主要的女演员。参见《一位女演员生活中的危机》，《文集》卷 17。弗赖登达尔（Peter Jørgen Frydendahl，1766 - 1836）以其才华和所演角色范围而著名。斯塔格（Johan Adolph Gottlob Stage，1791 - 1845）在创造一种讽刺性效果方面很出色。菲斯特（Joachim Ludvig Phister，1807 - 1896）因饰演 Herr Phister as Captain Scipio 的主角而受称赞，见《文集》卷 17（《论文》卷 9 - B67 - 73）。

东西，一定要被看成是多余的，就像在装订著作时未被装订在内的多余的扉页一样。因此，我不知道有什么别的方法来做结束，只知道一种无比精炼的方法，那是莫勒（Møller）教授那了不起的评论《极端》的引言的结尾：引言以此作结。①

就现在这篇小小评论的特殊诱因而言，它与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有关，因此，它以微不足道的平凡特质而敢于给读者以印象。斯克里布的剧本《初恋》在很多方面触动了我个人的生活，这种情形促成了现在这篇评论，于是它就成了最严格意义上的诱因的孩子！我也曾年轻过，也曾是个性情中人，也曾恋爱过。成为我渴求对象的那女孩儿，我从很小时起就认识了，但不同的生活境况使我们彼此难得见上一面。不过，我们双方确实更加想念。这种彼此间的相互吸引把我们紧密地连在一起，与此同时又在我们之间造成距离。当我们真的互相见到时，我们都那么害羞，那么谦恭，以致比我们彼此见不到时都还要疏远得多。后来我们又分开了，这种彼此不安的不愉快被忘却了，我们的互相见面获得了自身的充分意义；后来在梦中我们正好在我们停住的地方开始了。至少在我这一方是如此，而后来我得知在我的所爱一方也是同样。结婚对我来说是离得很远的一条漫长道路；在另一方面，我们的理解没有碰到任何【241】可以激励我们的障碍，因此我们以世界上最纯真的方式谈恋爱。在出现宣布我的情感的问题之前，一个富有的叔叔，我是他唯一的继承人，快要死了。对我来说这似乎也是很美妙的，因为在我所知道的所有小说和喜剧之中，我发现主人公们都有一种相似的处境，而我欣喜地想到，我有一种诗人的气质。

我那美妙的诗一般的日子就这样继续着。后来有一天，我在

① Poul Martin Møller 在 Maanedsskrift for Litteratur，1836，卷 15，页 145 中对居勒伯格（Thomasine Gyllembourg）的小说的一篇评论；Efterladte Skrifter，Ⅰ－Ⅲ，Copenhagen：1839－1843），卷 2，页 137。

报上看见一出名为《初恋》的戏将要上演，我不知道有这么一部戏存在，但戏名使我很高兴，我决定到戏院去。初恋——我想，那正是对你的情感的表达嘛。除了她我还爱过别的什么人吗，我的爱情没有返回到我最初的记忆中去吗，我能想象爱上另一个或者看见她与另一个人结合吗？不，她将成为我的新娘，否则我决不结婚。这便是“最初”这个字眼儿如此美好的原因。它使人想起爱情中的原型，因为我们并不是在数字的意义上说起初恋的。诗人大可以说“真正的爱情”，或者名之为“初恋是真正的爱情”。这出戏现在将有助于我理解我自己，它将给我深入审视我自己的诱因。诗人们被称为神父的原因在于他们阐释生活，可是他们却不愿被大众所理解，只想得到那些具有敏感心灵的人的理解。对他们来说，诗人是个富有灵感的歌手，他暗示到处都有美，但总的来说要证明爱情的美。这部戏富有诗意的力量将促使我胸中的爱情涌动，促使它的花朵像激情之花[1]一样竞相开放。啊，那时我多么年轻啊！我几乎理解不到我说了些什么，然而我发现说得很不错。爱情之花定会怒放：情感，正像香槟酒一样，一定会奋力突破它们的堵塞物。它是个豪爽的警句，充满激情，我对它感到非常高兴。然而我所说的话表达得很好，因为我的意思是爱情一定会像激情之花一样开放。这是好的部分评论，因为爱情通常在婚姻之中开放，如果有人要把后者称为花的话，也许可以恰当地称为激情之花。

【242】但还是回到我的青年时代吧！演出的日子到了。我买了票，心情像过节一样，我怀着某种兴奋，快乐而期待地匆匆赶往剧院。穿过大门，我抬头看楼厅第一排，我看到什么啦？我的所爱，我心儿的女主人，我的理想——她正坐在那儿。我下意识地退回到正厅前排的暗处，以便注视她而不被看见。她怎么会到

---

① 【译按】激情之花（passion-flower）也有西番莲花之意，激情亦有受难之意，特指耶稣受难。

这儿来呢？她准是今天刚来这城市，而我却不知道，此刻她就在剧院里。她要看同一部戏。这并非偶然，这是天意，是隐蔽着的爱神的善行。我朝前走去，我们的目光相遇了，她认出了我。对她鞠躬点头或与她交谈自然不在话下。简言之，没有什么会使我尴尬。我的迷恋者有空消遣。我们彼此半路相遇；我们像变形人一样把手伸给对方；我们像魔幻世界的幽灵和神怪一样飘动着。她的两眼深情地注视着我，一声叹息从她胸中发出；那是为我的，她属于我，这我知道。然而我却丝毫不想朝她冲过去投到她的脚下；那将使我很尴尬，而在这个距离处我感到了可爱的她的美，并且胆敢希望我被爱着。

序幕结束了。枝形吊灯升起来；我的目光跟随它移动；它最后一次把光线投射到楼厅前排和她身上。剧场笼罩在昏暗之中，这对我来说更加美妙，更加令人迷恋。帷幕升起了。当我抬头看她时，似乎又一次在凝视着一个梦。我转过身，戏开始了。我希望只想到她，只想到我的爱情；一切以初恋名誉说的话我都会用到她身上和我的处境上。在整个剧场中或许没有哪个人会理解像我这样的诗人的天才谈话——或许还有她。想起强烈的印象就使我变得更加强健；我感到有勇气在第二天让我隐秘的各种情感爆发出来。它们不一定会错误地对她产生影响；我只用一个暗示就会使她想起今晚我们听见和看见的东西，【243】诗人将以这种方式帮助我，使她变得更善于接受，使我变得比从前更强壮、更雄辩。——我看着听着——听着——帷幕落下了。枝形吊灯接着退回到它在上空的藏身之处，昏暗消失了；我抬起头来——所有的年轻少女看上去都那么快乐，我的所爱也一样。她笑得那么厉害，竟至于眼中满是泪花；她的胸部依然在一起一伏；笑声已占了上风。有幸的是，它在我身上也一样。①

第二天我们在我姑妈那里见面。在我们同处一个房间中常有

① 有关以上两段，参见《增补》，页546（《论文》卷3-B95）。

的那种羞怯的尴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亲切的欣喜。我们互相看着笑了一会儿；我们已相互理解了，我们为此而感激那诗人。一位诗人因为预见未来而被称为先知。情境为解释提供了诱因。可是，我们无法在一切过去之前就决定将其消除。我们以庄严的承诺发誓。正像埃米琳（Emmeline）和查尔斯（Charles）互相凝望着月亮许诺一样，① 我们许诺这出戏每次演出时都去看。我忠实地信守自己的诺言。我已在国内外看过丹麦文本、德文本、法文本，我从不会厌倦它那无穷无尽的机智，没有谁能比我更理解其中的真相。

这成了现在这篇小小的评论的最初诱因。由于太经常看这出戏，我最终变得对它很有创见。眼下，这种创造性还在我脑子中，只用一个闪念就会草草记下来。于是，这个诱因可以看成是这篇评论的很理想的可能性。

倘若不是一个新的诱因插进来的话，那我非常有可能不再写下去了。几年前，我们一家杂志社的一位编辑来找我，请我给他提供一篇小文章。他在那种善于诱骗的人们当中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劝诱的雄辩才能，他骗得了我的允诺。后来，这个允诺也成了一个诱因，但它是个大体上的诱因，因此对我只有些许可能发生的影响。我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况中，在其中【244】就像一位考神学的人一样，似乎是把整部《圣经》给他从中挑选他自己的段落，他便会发现其中的尴尬。可是，我受到自己允诺的约束。由于很多别的想法，也由于想到自己的允诺，我去吉兰岛（Sjælland）作了一次短暂的旅游。当到达打算在那儿过夜的驿站时，我做了一件我从未做到的事——让仆人把能够收齐的客栈老板的所有书拿来。我始终注意到过这种习惯，并经常借此获益，因为一个人相当偶然碰上的东西要不然就会逃过他的注意。但是，这里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因为给我拿来的头一本书就是——《初恋》。这使我吃了一惊，因

---

① 参见 K，第 1 场；R，页 2。

为外出在乡村是很难找到《戏剧报》的。可是，我已丧失了对初恋的信心，再也不相信最初了。在下个小城，我拜访了我的一位朋友。我到达时他不在；有人请我等一等，并让我看了他的书房。我走到他的书桌前，发现一本打开的书——那是斯克里布的剧作，翻到的是《初恋》。此刻，看来木已成舟。我决定实现自己的承诺，写一篇关于这部戏的评论。说也奇怪，事情就这么发生了，我先前的爱，我的初恋，她就住在那地方，到了城里，不是首府，而是我所在的那个小城——而这使我的决心得到了加强。我已很久没见到她了，现在发现她已订婚，欢快幸福，看见的全是这么些快乐。她通知我说，她从未爱过我，她的未婚夫是她的初恋，接着开始讲跟埃米琳一样的故事，说只有初恋才是真正的爱。如果以前我的决心就不坚定的话，它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可是，我必须找出初恋意味着什么。我的理论开始动摇，因为“我的初恋”在她现在的爱是最初的这一点上是不可移易的。

有动机便足矣；文章在很短的最后时期中完成了，必须在各处插入几个附属的从句。我的编辑朋友马上给我施加压力，固执地按我的承诺坚持要我对埃米琳表示敬意。我向他解释说文章已经完成，只是缺少一些细节，他表示说他很满意。【245】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鼹鼠丘变成了大山，① 变成了不可克服的困难。此外，如我所写，我忘了它将付诸印刷。我早已照此种风格写过几篇小文章，但从未让一个字印成铅字。他在还没有收到我的手稿时，就对我说对已经完成了的说法厌倦了。我也厌倦了他持续不断的催促，但愿所有的承诺都见鬼去吧！后来他的杂志停止发行了，因为订户太少，我要感谢诸神；我又觉得自在了，不为任何承诺所困。

对我来说这实际上是这篇评论诞生的诱因，对我的编辑朋友来说这是一种可能性，一种后来变成了不可能性的可能性。又过

---

① 【译按】喻小问题变成大问题。

去了一年，在这段时间中我刚好老了一岁。对此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因为时光随我而去大概跟它随其他大多数人而去一样。可是，有时这一年会比另一年更有意义，可能不只意味着一个人变老了一岁。这里的情况便是如此。在那年年底，我发现自己处在一生中的一个新时期，处在只会降临多数年轻人的一个幻想的新世界。那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属于"读者派"的话，如果他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明自己是个机灵的、勤奋的读者的话，那么其他人便开始形成这一概念：一个小作家也许出现了，因为如哈曼（Hamann）所说："aus Kindern werden leute, aus Jungfern werden Bräute, aus Lesern werden Schiftsteller［成年人出自儿童，新娘出自处女，作家出自读者］。"①

现在，一种玫瑰色的生活开始了，非常像一位女孩儿的豆蔻年华。编辑们和出版商们开始了献殷勤。这是个危险时期，因为编辑们的谈话很有诱惑性，一个人很快就会被他们左右；但他们只会欺骗我们这些可怜的孩子们，然后——是的，然后就太迟了。提防着，年轻人，别太频繁去咖啡馆和饭馆，因为编辑们正是在那些地方编织了自己的网罗。当他们看见一个天真的年轻人直截了当②地谈话时，看见他反复无常，毫不在意他所说的话是否有什么价值，只是为让自己的话自由自在地涌出来而高兴，听见他说话时心脏狂跳，【246】在他的话里狂跳——然后一个黑暗的人影接近了他，这个人影就是编辑。他具有敏锐的耳朵，他可以立刻听出所说的话印成铅字是否好看。接着，他引诱那年轻人；他向他表明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珍贵东西扔掉是多么不可原谅；他许诺给他金钱、权力、影响、甚至女性。心灵是脆弱的，编辑的言辞是漂亮的，他很快落

① 参见 Johann Georg Hamann，《读者与美术评论家：不同群体的看法》(*Leser und Kunstrichter*; *nach perspectivischem Unebenmasse*, Hamann's Schriften, Ⅰ-Ⅷ,: 1821-1843)，卷2，第397页。

② 丹麦语 fra Leveren，字面意思是"出自肺腑"。

入了圈套。现在他再也不会寻找偏僻之处去思慕叹息了；他没有急于匆匆到那青年们常去的快乐之地沉醉于谈话之中；他沉默不语，因为一个写作的人不说话。他面无血色且冷漠地坐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对于观念的亲吻他面不改色；当露珠落入杯中时他也不会像一朵初开的玫瑰一样脸红。他没有笑容，没有眼泪；他平静地看着笔在纸上滑动，因为他是个作家，现在不年轻了。

我的青年时代也面临过这种考验。然而我认为我敢于向自己证明，我的反抗是大胆的。给我以帮助的是我在很小的年纪便有了这种体验。得到我第一次承诺的那个编辑对我非常友好，但在我看来那始终还像是一种好感，一种荣幸，注定要我去做，即有人会从我手中接受一篇文章，就像是人们把我从同类人中挑选出来并且说：总有一天会从他那里出些东西，让他试试身手，展示这种荣誉对他是个鼓励。那时这诱惑并不很大，然而我学会了懂得一个承诺的全部可怕后果。另外，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我异乎寻常地武装起来反抗那诱惑，敢于经常造访咖啡馆和饭馆。于是危险不得不来自另一个方面，而它并非没有到来。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咖啡馆的一个熟人决心当一名编辑，他的名字将出现在那本杂志的扉页上。没有多久他就想出了这个主意，与出版商讨论了各个要点，然后在一天晚上坐在自己的书桌旁，写了整整一夜之久——给一切可能投稿的人们的信件。我也收到了一封这样的信，信以最谦恭的句子写成，充满最光明的前景。不过，我勇敢地抵挡住了，却答应以各种【247】方式帮他编一些提交的次要文章。他本人不倦地写作第一篇文章，它将开创那份杂志。他事实上写完了，并出于好意拿给我看。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上午，他似乎对我的评论很满意，在各处作了些改动，情绪极好，我们吃了水果、糖果，喝了香槟酒。我对他的文章感到很高兴，他似乎很称许我的评论——在我俯身去拿一粒杏子时，我那不幸的星辰使我把那墨水池倾翻在了整个手稿之上。我的朋友大发雷霆。“一切都毁了。我的第一期杂志不会准时出来了；我的信誉完蛋

了；订户们要撤销了。你丝毫不知道争取订户要花多大力气，一旦有人让他们变得不忠实，就像雇佣军一样，那就把每个机会丢掉了。全都损失了，唯一的出路就是你必须提供一篇文章。我知道你准备好了一些手稿，你何不把它们印出来呢？你有自己的对《初恋》的评论。让我看看，我将把它完成。我求你，我求你啦，为了咱们的友谊，为了我的名誉，为了我的杂志的未来啊。”

他接受了那篇文章，于是我的墨水池就成了我那小小的评论变成现在这样一种现实的诱因——我说这话时战战兢兢——publici juris［公共财产］。

与较古老的喜剧有关，如果现代喜剧（尤其是斯克里布的喜剧）的优点要被简洁地提出来的话，那么或许可以表述如下：诗人性格的个体本质与对话相称；独白的抒发成了多余；实质和戏剧动作与情境相称；小说式的细节成了多余；对话在情境的明朗中终于听得见了。为了适应观众，不需要任何信息；为了提供暗示和理由，在戏剧中不需要任何停顿。在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生活中总是需要注释，但在诗中却不应当如此。于是，观众无忧无虑，可以享受，可以不受干扰地专注于戏剧性的生活。虽然现代戏剧似乎并不要求多少【248】观众本身的自我活动，但它或许以另一种方式仍然要求得更多，或者更正确地说，不要求它，但却要对忘却它进行报复。戏剧形式或戏剧结构越不完美，观众就越经常被引发得没有睡意，因为他正在睡觉。当一个人在糟糕的乡间道路上颠簸时，一会儿马车碰到一块石头，一会儿马儿为灌木丛所困，那就没有睡觉的好机会。可是，如果道路平坦宽敞，那么就真的有时间和机会东张西望——而也会很少受打扰地入睡。在现代戏剧中也是如此。一切都发生得那么顺利那么快，倘若观众不留神的话，那就会错过很多东西。肯定真实的是，较老的五幕喜剧和现代的五幕喜剧持续的时间一样长，但始终存在的问题是发生的事情是否一样多。

进一步追寻对此的解释也许是有趣的，但不在本评论的范围

内；在斯克里布的戏剧中更详细地表现这一点可能很重要，不过我认为更准确地讨论成为眼下考虑对象的这部小小的杰作就足够了。我很愿意详述现在这部戏，因为不可否认的是，在斯克里布其他的一些戏中由于情境拖沓和对话片面地喋喋不休而缺乏完美的正确性。不过，《初恋》是一部无瑕的戏，它那么完美无缺，以至单是它就必定会使斯克里布流芳百世。

我们将首先较详细地考查这部戏中各个人物的独特性，以便往后评说诗人如何懂得怎样让他们的个性在台词和场景中透露出来，虽然这一来整部戏还只是一个梗概。

德尔维耶（Dervière）是个富有的铸铁匠和鳏夫，只有唯一的一个女儿，“一个十六岁的可爱小姐”。[①] 把他看成是个善良、正派的人肯定有各种合理的要求，他有很多钱，定会受到尊重，而每次做一个男子汉，做一个“不懂开玩笑”的父亲的企图，[②] 都必须被看成是不成功的。这也受到了他女儿的阻挠，如果没有经她允许和赞同，他【249】简直就不敢把自己看成是个合理的人。“她可以任意摆布他，”[③] 而他显示出了理解玩笑的杰出才能，因为她的反复无常持续不断地与他为父的尊严玩捉迷藏的游戏。

他唯一的女儿，埃米琳，现在十六岁，一位可爱的，迷人的小姐，却是德尔维耶的女儿，是由朱迪丝（Judith）姑妈养大的。姑妈把她带大，教她读小说，[④] 而她父亲的财富有可能使这种教育不受生活现实的打扰。家中的每个人都顺从她的一时兴之所至，在其他方面，在第三场中仆人拉普耶尔（Lapierre）的独白[⑤]中可

① 参见 K，第 1 场；R，页 1。加引号的文字并非都确切，一般是因为需要使简短的引文在语法上与评论的文本相吻合。

② 同上。

③ 参见 K，第 6 场；R，页 5。

④ 同本页注①。

⑤ 参见 K，第 3 场；R，页 3。

以看到她的三心二意。由于朱迪丝的教育，她住在父亲家中，对外界没有多少了解，没有错过机会把她自己编织进一张多愁善感的网罗之中。她同她的表哥查尔斯一块儿长大，他是她的游戏伙伴，她的每件事情都成了姑妈小说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她与他一起阅读，把一切都向他转述，因为他很小时就离开了她。他们分道扬镳了，现在他们住得相隔遥远，只凭"一个神圣的誓言"①维系。

受小说教育是查尔斯与他表妹共同具有的某种东西，却并非她的生活情境。在很小之时，他就被送到了世上，一年只有3000法郎（参见第六场），他很快发现自己发誓只要可能就使他所受的教育在世上结出很多果实。他在这方面的努力似乎没有得到成功，现实很快使他和他的理论陷入了荒谬之中：满怀希望的查尔斯成了个流浪汉，一个败家子，一个失败的天才。这样一个人物具有如此之大的内在戏剧性效果，以至于匪夷所思的是人们看到它被利用得竟是如此稀少。不过，一个浅尝辄止的剧作家很容易受诱惑去相当抽象地阐释他：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败家子。斯克里布的情形却不是这样，因而他不是浅尝辄止的人，而是个艺术上的能手。因为这样一个人物有趣，人们就必须继续得到一种有关它是如何发生的暗示；那就是说，在一种较严格的意义上而不是就其他人而言，他具有一种预先存在［a pre-existence］。即使是在他的失败之中人们也必须把握住这一点，并因此看到他堕落的可能性。【250】但是，这一点说来容易做来难，人们不可能充分赞赏斯克里布借以懂得如何使之产生出来的精湛技巧——不是以冗长乏味的独白，而是以情境。在整体上，查尔斯或许是斯克里布带给舞台的最辉煌的人物之一，他的每句台词都如金子般宝贵，而诗人却以一种草率的概括便匆忙把他写出来了。查尔斯并不抽象，不是一个新的查尔斯，而人们马上看到了所发生的事；人们

① 参见K，第1场；R，页2。

从他身上看到了他的生活前提的后果。

接受小说教育的收获可能是双重的。个体或者越来越沉浸于幻想，或者摆脱它，丧失了对幻想的信心，而相信起神秘事物来。在幻想中，个体自己被掩饰起来；在神秘之物中，他被其他人瞒住了——但这两种情况都是受浪漫小说影响长大的后果。一位女孩儿较有可能沉浸于幻想，而这正是诗人使之出现在埃米琳身上的情形，在这方面她的生活是幸运的。在查尔斯那里却不是这样。他丧失了自己的幻想，但他虽然在很多方面体验过现实的压力，却仍然没有完全费力地摆脱他通过小说所受的教育。他认为他能够神秘化。因此，当埃米琳说到同情感超越了她父亲的理解力时，[①] 人们马上听出的是小说的读者，而在查尔斯的台词中人们同样发现了对他受的教育的准确提示。他把他自己具有的突出才能归之于神秘化，但这种对神秘事物的信念正像埃米琳耽于幻想的迷恋一样是浪漫的。“经过8年的漂泊流浪之后，他隐姓埋名地回来了。他天资聪颖，读过很多书，懂得五、六种打动一位伯父之心的方式，但主要的事情是不要被认出来，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②] 人们马上听见了一部小说的主人公。查尔斯应当把他自己拥有足够的能力归之于愚蠢，正像他伯父应当被归入的那种容易受骗的人的愚蠢一样，但这并非查尔斯正在思考的；他大体上说起了伯父，大体上约有五、六种方式，大体上说到了不被认出来的条件。因此，他对神秘事物的信仰正像【251】埃米琳的幻觉一样是怪诞的，人们看出了朱迪丝对这两人的教育。在这个方面，我们已很了解查尔斯除开所有那些奇妙的理论之外，由于不能找到最小的事情，由于听从除了好幻想的里恩维耶（Rinville）之外的任何东西的劝告而放肆。[③] 他对神秘事物的信仰正像埃米琳对

① 参见K，第7场；R，页6。

② 参见K，第12场；R，页9-10。

③ 同上。

幻想的信仰一样是没有结果的，因此诗人已让他们双双达到了相同的结果——即他们想象自己正在为之努力的东西的反面，因为埃米琳的同情和查尔斯的神秘事物都具有正好同他们以为自己将具有的东西的相反效果。这一点稍后我将讨论。

虽然查尔斯以自己的各种幻想为代价获得了对神秘化的信仰，但他仍然保留着它们的痕迹，而这正是人们借以在倒运的查尔斯身上看出朱迪丝的学生、埃米琳的游戏伙伴的另一件事。除了他在生活中的一切倒霉不幸和琐碎平凡之外，他知道怎样以一种浪漫的理想化来构想它。他反思自己的青年时代，那时他外出来到世上时“是个极其迷人的骑士，一个有着最优美的举止的年轻人，充满热情、生命力和风度，面临着异性的有力追逐”。[①] 在他眼里，甚至与帕米拉（Pamela）[②] 的风流韵事也具有浪漫色彩，尽管观众非常正确地猜到查尔斯实际上已成了一个笑料。很容易看出我把神秘事物看成是查尔斯身上最突出的特点的原因，因为他的幻想实际上是一种有关他对神秘化的才能的幻想。在这里人们又看到了一部小说的主人公。在查尔斯身上存在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真理。与一般人比较，像这样的一个败家子具有某种使他非同一般的东西；他受到观念的激励；他的思想并非不熟悉虚幻的概念。于是，这样一个人物非常合适地是喜剧性的，因为他的生活在普遍之下，是倒霉不幸的，然而他却相信他将完成非凡的业绩。他相信与帕米拉的风流韵事是一次“冒险”，然而人们却怀疑倒是她欺骗了他；人们几乎会受诱惑以为他比他自己所认为的还要天真，以为帕米拉“用裁缝剪刀”恐吓他的原因【252】并非是她那被亵渎了的爱，而那原因的确很可能在他同她的关系之外。

最终，我们从这个败家子身上看出了以滑稽戏的情感为基础

---

① 参见K，第16场；R，页12。

② 根据查尔斯的说法（K，第16场；R，页12－13），帕米拉是个女裁缝，她用“一把巨大的裁缝剪刀”以自杀相威胁迫使查尔斯娶她。

的原初的查尔斯，傻瓜才会相信它们是伟大的情感，才会被它们所感动。当他听说伯父付了钞票时大声抱怨说：是的，血缘和天性的纽带是神圣的，①② 他真的被感动了，他那浪漫的内心被触动了；他发泄自己的感情，他变得易动感情了。“是的，我想的同样多；或者有人是个伯父，或者不是。”③ 在他身上并没有讽刺的踪迹；那是最甜蜜的多愁善感，但这正是该剧具有这样一种喜剧效果的原因。当那表妹乞求她父亲原谅那假想的查尔斯时，他眼里充满泪水颤抖着大喊：啊，好表妹！④ 他还没有丧失他对生活的全部信念，如同在小说里一样，有一些高尚的女性，她们崇高的顺从只会唤起一个人的眼泪。现在这种信念被它从前的迷恋唤醒了。

我有意在查尔斯身上停留得久了一点儿，因为作者写了这么一个完美的人物，以至我认为仅凭专注于他的台词就能写出一整本有关他的书。埃米琳或许会被看成是多愁善感的人，而在另一方面查尔斯则是老于世故的人吗？决不是。斯克里布的无限才智正在这里，即按他自己的想法，查尔斯正像埃米琳一样多愁善感，因而他们俩人都以相同的力量表明他们自己是朱迪丝姑妈的学生。

老德尔维耶、他的女儿和查尔斯此刻共同形成了一个十足的幻想世界，即使在另一个意义上他们全都是取自于生活的人物。

---

① （基尔克果原注）倘若读者对这部戏非常熟悉的话，那么他就有机会高兴的是诗一般的巧合在于，在第一场里恩维耶描述查尔斯时，让里恩维耶以这样诗一般的真实再现了他，使他的演说变成了一种极具喜剧效果的口技，因为它似乎使人看到了沉醉于感伤的、在情感上被打动了的查尔斯，听见了这些慷慨激昂的话：“那么，血缘的声音仅仅是想象力的一种虚构吗？难道它不是对你的心灵说的吗？那话难道不是在对你说的吗，我亲爱的伯父……”（参见第六场）。

② 参见 K，第 12 场；R，页 9，4。

③ 参见 K，第 12 场；R，页 9。

④ 参见 K，第 18 场；R，页 14。

这个世界必须与现实发生联系，而这种联系是通过【253】里恩维耶先生产生的。里恩维耶是个有教养的年轻人，他曾在国外旅行过。他正处在对他来说似乎很恰当的年龄，即通过婚姻为他的整个一生走出决定性的一步。他私下已考虑过这事儿，把自己的目光定在了埃米琳身上。他太了解世界了，因而不好幻想。他的婚姻是一个他决心采取的、考虑周全的步骤，这有几个原因。[①] 首先，那女孩儿很富有，有望每年有五万法郎的收益；[②] 其次，那女孩儿的父亲和他父亲关系友好；第三，他开玩笑地说他要征服这种怕羞的美；第四，她确乎是个迷人的女孩儿，这个原因在最后，它是后来加上的一个脚注。

我们已考察了这出戏中的各个人物，现在接着考察何以必须把他们相互联系起来，以便获得戏剧性的趣味。在这里有一个称赞斯克里布的好机会。这出戏必须建立在埃米琳之上，这一点可能是没有疑问的。埃米琳完全习惯了支配，因而很恰当的是她也是剧中的主导人物。她拥有成为女主人公的全部可能的特质，不过不是实际上的，而是消极性的。另外，她是喜剧性的，由于她这戏才成了一出喜剧。她习惯了支配，像个合适的女主人公，但她所支配的是一个傻瓜父亲、仆人等等。她拥有同情，但由于它的内容是胡说八道，所以她的同情在实质上是饶舌；她拥有情欲，但由于它的内容是一种有名无实的东西，所以她的情欲在实质上是疯狂；她拥有热情，但由于它的内容是一种有名无实的东西，所以她的情欲在实质上是疯狂；她拥有热情，但由于它的内容一无所有，所以她的热情在实质上是轻浮；她愿为自己的情欲牺牲一切——那就是说，她愿为一无所有而牺牲一切。作为一名喜剧性女主人公，她是前无古人的。由于她，一切都围绕着一种幻想旋转，她身外的一切接着围绕着她旋转，并由此围绕她的幻想旋

① 参见K，第5场；R，页4。

② 参见K，第1场；R，页1。

转。很容易看出整个行动一定会变成多么彻底的喜剧性；注视着它就相当于凝望着一个荒谬的深渊。

埃米琳的幻想不外乎是爱她的表哥查尔斯，她从八岁起就没有看见过他。她试图用来支持她的幻想的主要理由【254】如下：初恋是真正的爱情，而一个人只能爱一次。

作为一个初恋的绝对合法性的鼓吹者，埃米琳代表了一大批人。当然，爱不止一次有可能得到承认，但初恋还是在本质上不同于其他每一次爱。要解释这一点用不着任何别的方法，只用设想有个有同情心的精灵给了人类一件小小的礼物用以装点生活。由于初恋是真正的爱情这个命题非常方便，可以在很多方面对人们有用。如果一个人为获得自己所希望的东西时不那么走运，那么还是有初恋的甜蜜。如果一个人不那么幸运地要爱上几次的话，那么每一次都仍是第一次。换句话说，这个命题是个诡辩命题。如果一个人爱第三次，那么他会说：我现在的爱仍然是我头一次真正的爱，而真正的爱是第一次——ergo（【译按】拉丁语“因此”），这第三次爱是我的第一次。诡辩正在这里，即第一次这个范畴被期望同时既是一个限定性的范畴，又是一个数值范畴。当一位鳏夫和一位寡妇把力量合起来，各自带来五个孩子，那么他们在婚礼上仍会互相保证说这次爱情是他们的初恋。以埃米琳浪漫的正统观念，她会怀着憎恶来看待这样一种结合；对她来说，它是一种背信弃义的可憎，就像一位修道士和一位修女之间的婚姻对中世纪来说是可恶的一样。她从数值上而且是那么有意识地来理解这个命题，以至她认为她八岁时的一个印象对她的整个一生来说是决定性的。她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另一个命题，即一个人只能爱一次。这个命题同样是诡辩，同样是有弹性的。一个人爱过几次，每一次都否定了前几次的合法性，而一个人就像这样仍然坚持说一个人只爱一次这个命题是正确的。①

---

① 参见K，第1场；R，页2。

埃米琳就是这样坚持她那从数值上限定的命题。没有谁能反驳她，因为如果有人冒险这么做的话，她就宣称是没有同情心。她现在一定凭经验懂得了，而经验反驳了她。问题是在这个问题上如何理解诗人。结果证明她爱里恩维耶，不是查尔斯。这个问题的答案【255】在确定该剧是无限喜剧性的还是有限说教的方面将是至关重要的。如所周知，这出戏的结局是埃米琳对查尔斯感到了厌恶，把手伸向了里思维耶，并说："那是个误会，我把过去同未来搞混淆了。"① 现在，如果这戏在有限的意义上是说教的，如同一般有可能这么理解的那样，那么诗人的意图正是要在埃米琳身上描绘出一个孩子气的、迷惑的女孩儿来，她有着坚定不移的想法，即除了查尔斯之外她不爱任何人，而她现在懂得更多了，她的病治好了，明显感到与里恩维耶先生般配，让观众希望她的未来很好，她将成为一个勤勉的家庭主妇，等等等等。如果意图在此，那么《初恋》就由一部杰作变成了一部戏剧性的平庸之作，假设诗人有点儿促使她提高的动机的话。由于事实并非如此，这部戏作为一个整体，成了一部平庸之作，那么肯定会令人伤心的是其中一些出色的细节被浪费掉了。

现在我将表明，斯克里布绝没有促使她提高的动机。里恩维耶像查尔斯一样决心让自己离去。他能欺骗埃米琳。他完全进入了想象上的查尔斯的多愁善感，而埃米琳则欣喜若狂。因此，里恩维耶并不是以他本人迷住了她，而是以查尔斯的大半个星期天迷住了她。的确，即使是真正的查尔斯而不是假装的查尔斯，即使他看上去跟里恩维耶一模一样，但这个人物的登场并不会为爱情提供任何新的动机。相反，她怀着一种客观的、数学式的爱在爱他，因为他符合她本人已形成的那种形象。另外，里恩维耶确实完全没有给埃米琳留下任何印象。在她显得并不爱他时，他变得多么的无力，因为他没有得到那戒指，当他有了戒指时又爱他

① 参见K，第18场；R，页14，该剧最后一句台词。

了。据此看来有可能的是，这个戒指对埃米琳来说是一枚魔戒，谁戴着这枚戒指出现她就爱谁。当埃米琳最终得知查尔斯结婚了时，她决心要嫁给里恩维耶。现在，倘若这一做法无论如何都应使人想到她身上的一种变化的话——的确，最好是一种变化——那么在一方面，里恩维耶就必须【256】成功地以自己的魅力取悦于她，在剧中这一点必须被看成是比查尔斯更好的品质；在另一方面，他必须成功地打消和改观她设想的有关初恋的绝对合法性的障碍。这两方面的事实都并非如此。里恩维耶作为查尔斯出现，仅仅因为他像查尔斯才使她高兴。她对查尔斯的印象并非只是一种诗人性格才会满足的夸大的虚幻形象——不是，她理想的查尔斯是凭许多非主要的特征来确认的，尤其是凭手指上的一枚戒指来确认的。里恩维耶对她的吸引力仅仅是由于他像查尔斯，他并没有表现出能给埃米琳留下印象的他自己的独特魅力。她完全没有看见里恩维耶，而只是她自己的查尔斯。她处在爱查尔斯、憎恶里恩维耶的当口，她尚未想好看见他们时哪一个更有吸引力——这是很早以前就在想的。当查尔斯作为里恩维耶出现时，她发现他是“伪装的”。[1] 观众一定会同意说她的这个判断是对的，可是充分利用这一点似乎并非诗人的意图。她在看他之前就知道他是伪装的，她仅仅是不得不看他，要证实这一点。相反，诗人想表明她对假里恩维耶的判断是武断的，因此让它继续被父亲的判断仿效。父亲在假查尔斯身上完全没有发现任何有吸引力的东西，却发现假里恩维耶非常有吸引力——女儿正好相反。他发现事情如此是因为他想要事情如此，正如她也一样。对观众来说她显然是对的，但她的判断仍然是十足的武断，而情境由此获得了那么大的喜剧力量。

里恩维耶也没有成功地战胜她的理论。查尔斯结婚了，结果

---

① 参见 K，第 14 场；R，页 11。

她无法拥有他,[①] 除非他想与权威作斗争。她【257】出于两个原因嫁给了里恩维耶——部分是为了报复查尔斯,部分是为了顺从她父亲。如果她这么做是为了报复查尔斯的话,那么这就确实表明她继续爱着查尔斯。这个主题完全符合小说的逻辑,绝不能把她看成是康复了。如果她这么做是为了顺从她父亲的话,那么也肯定有一种认真进入了她的心灵,为了让自己取笑只有一个弱点的父亲而后悔和深深地悲痛,对她来说这太好不过了,可是这将与整出戏相抵触——或者说她的顺从是基于她父亲的意志和她的幻想的吻合,于是她又没有改变。

另外,在剧本中,没有丝毫感觉使人想到她对里恩维耶的选择应当比她所做的别的事情更加明智。在实质上,埃米琳极其糊涂,她在结尾时跟在开头时一样糊涂,因此人们完全能够得到该剧的喜剧效果的娱乐,这种效果来源于继续与她相对立的情境。好在戏的末尾同霍尔伯格(Holberg)的蒙塔努斯(Erasmus Montanus)[②] 一样没有改善。她过分成了个理论家,过分成了个逻辑学家(因为每个具有一种固定观念的人都是个老调重弹的高手),以致不能使她自己在经验上被说服。查尔斯对她来说是不真实的,她嫁给了里恩维耶,但她的浪漫的良心并没有责备她。如果朱迪丝姑妈还活着的话,埃米琳就敢去她那儿,平静地宣布说:"我不爱里恩维耶,我从不爱他;我只爱查尔斯,我还要说一个人只爱

---

① (基尔克果原注)对埃米琳来说另一条出路或许是想到她将满足于查尔斯一半的爱。当然,我们已看到在小说中有某种与此相似的东西,无论想象的是这想法会以其全部的明晰性使埃米琳逐渐明白。完全值得注意的是,在全部欧洲文学中没有一个于唐吉诃德相当的女性。是时代尚未成熟到足以出现这现象呢,还是多愁善感的大陆尚未被人们发现呢?

② 海伯格同名戏剧中的主要人物。参见 Den Danske Skue-Plads,前揭,卷5,无页码;《霍尔伯格的喜剧》(*Comedies by Holberg*, tr. Oscar James Campbell and Frederic Schenk, New York: Amercan-Scandinavian Foundation, 1914),页 119-178。

一次，初恋是真正的爱情；但我的确尊重里恩维耶，这就是我嫁给他、顺从我父亲的原因”（参见第十四场）。[1] 然后朱迪丝会回答说：“你这样说很对，我的孩子；在一条脚注里，教科书支持这种做法。它说：当恋人们不能彼此拥有时，他们就应当继续平静地活着，即使他们没有相互使自己的【258】关系具有如同他们拥有对方那样的意义，他们的生活应当像一种共同生活一样美，在一切方面都得到重视。我根据自己的经验懂得了这一点。我的初恋是一个师范学院的毕业生，但他找不到工作。他是我的初恋，也成了我的最后一次爱；我至死不结婚，而他没有工作。可是，当一方对另一方来说是不真实的时，那么另一方就会同意结婚，而她像这么做是以尊重为基础的。”

因此，既然在坚持认为斯克里布的戏中有某种东西是无法确立的而把它降低为一部平庸之作，与以能够解释一切而以一部杰作为乐之间存在着一种选择的话，那么选择似乎很容易。这部戏在一种有限的意义上没有说教，而在一种无限的意义上是机智诙谐的；它没有任何有限的目的，而是一种对埃米琳无限的嘲弄。因此，这部戏并没有结束。由于只有通过一种误认才能激发起对里恩维耶的新的爱，因而使这部戏终止完全是武断的。现在，这一点或者是剧中的一个缺陷，或者是一个优点。在这里，选择又是很容易的。当观众以为戏已结束、他已获得一个很好的立足点时，他突然发现他正踩在上面的东西并不牢固，可以这么说，是一个跷跷板式的结局，当他踩在上面时，就把整部戏翘起来越过了他自己。混乱的一种无限可能性变得明显了，因为埃米琳以她所受的小说教育正在 übergreifende［蚕食］现实的每一种限定。她已经知道真实的查尔斯不是她的查尔斯，当里恩维耶成了里恩维耶时，她很快使自己相信他也不是她的。服饰改变人，她看到的是浪漫的服饰。一个与查尔斯相像的新人物也许会穿上自己的外

---

① 参见 R，页 11。

衣——如此等等。如果照这样来解释这出戏，那么她的结束台词就更加深刻；而在另一种情况下，至少对我来说，不可能从中发现什么意义。于是，她意味着一种运动中的变化。从前，她的幻想是在她身后的过去之中；现在她将在世界和未来中寻找它，因为她并没有放弃那个浪漫的查尔斯；但她是往前行还是往后走；她【259】那寻找初恋的远征堪与一个人寻求健康的历程相比，如我们所说的，它始终是一个在前头的驿站。

还很合适的是，埃米琳没有提供对她的理论的任何解释，否则它可能正是很需要的。如果一个人改变了自己的信念，那就要求做出解释；如果他是个理论家的话，那么人们就有权要求解释。埃米琳不是凡人，她读过很多书，她有一种理论。她凭借这个长处爱着查尔斯；她已提出了初恋是真正的爱情这一命题。她将如何为此寻找出路呢？倘若她说她从未爱过查尔斯而里恩维耶是她的初恋的话，那么她便是自相矛盾，因为她实际上认为里恩维耶就是查尔斯。如果她说：初恋是一场儿童游戏；第二次爱是真正的爱——那么人们就很容易看出只用一种诡辩她就悄悄溜走了。如果她说：它同数字没有什么关系，是第一还是第二都没什么关系；真正的爱情完全是另一回事儿——那么人们一定得问她在里恩维耶那里到底发现了什么吸引力，因为警觉的观察者除了他为讨好她而殷勤地美化查尔斯外没有发现什么吸引力。如果这出戏真的结束了，那么要求对这一切做出解释便是合理的。不过，如果诗人的意图是戏没有结局的话，那么根据埃米琳要求做出一种解释就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她本人尚未达到清楚地理解这些事情的地步。

兴趣集中在埃米琳和她的幻想之上。要造成一种冲突十分容易。现在我将把除查尔斯外的三个人物暂时互相联系起来，看看我们在这条路上能够走多远。父亲想看到埃米琳结婚并很关心。她拒绝了每一个建议。最后，他提出了年轻的里恩维耶，推荐他比推荐别的人更加热情，甚至假装已下了决心。埃米琳承认她爱

另一个人，即查尔斯。里恩维耶来了，收到了那封信，马上想到像查尔斯那样让自己离开。

就这个范围而言，剧本可以驾驭这三个人物了，而我们不会失去剧中一个最富有喜剧性的场景——【260】识别那一幕。在这里我马上可以不失时机地表明斯克里布是如何在场景中把一切兜出来的。埃米琳从未在一段独白中炫耀自己的多愁善感而总是在对话和场景之中。我们没听见她在孤独中痴心地说起查尔斯。直到父亲紧逼她时她才不得不坦白，这有助于使她的多愁善感呈现出一种较好的模样。我们没听见她在一段独白中对自己重复她那对爱的回忆；这只是在场景中出现的。她的情感马上告诉她里恩维耶是查尔斯，这时她同他一起经历了全部旧的回忆。一种更加富有喜剧性的场面可能是难以想象的。里恩维耶是个老于世故的人，他凭借很少一点点有关埃米琳内心状态的信息的帮助，很快看出她的表哥查尔斯是个非常模糊不清和神秘的人物。在她的想象之中，她已经描绘出一幅可以配得上每个人的查尔斯的图像，正像按几个韦姆勒（Wehmüller）[①] 之一画出来的许多面孔比得上每一个匈牙利人一样。查尔斯的画像正像那个画家的 National-Gesichter［民族的面部类型］一样抽象。这幅画像，一些概括性的公式，别忘了还有几句诗，[②] 都是她所受的小说教育的结果。因此，对里恩维耶来说，冒名顶替太容易不过了，并且极其成功。

---

① 布伦塔诺《几个韦姆勒和匈牙利人的民族面部类型》（*Die mehreren Wehmüller und ungarischen Nationalgesichter*, Berlin：1833）中的一个人物。参见《增补》，页 546（《论文》卷 1 - A337）。

② 参见 K，第 8 场；R，页 7。里恩维耶和埃米琳轮流唱道：

> 也许经常可以说
> 男人抛弃了自己的姑娘；
> 可是心儿还在依恋
> 他那最初的爱恋。

可以围绕这三个人物和他们的相互关系构成一部喜剧。里恩维耶已看出了这一点，尽管里恩维耶极受那父亲的宠爱，但取悦女儿仍然较重要，她能叫德尔维耶家里的每个人顺从。因此他要继续让自己像查尔斯一样离开。这样他将在这个家庭中获得一个立足点，就有机会为了自己而迷住那女孩儿。他敢于指望埃米琳对她父亲的支配，在她强行取得了父亲的同意时，他将使她十分迷恋，以至她不会再犹豫了。

这个情节中的缺陷明摆着。为了让女儿袒露自己的隐秘，德尔维耶必须向她施加巨大的压力，因为要不然她就完全有可能像他第一次对她说起婚姻时那样坦白。结果，父亲已经拥有了很多要里恩维耶【261】当女婿的理由。他越是热情，关系就变得越紧张，他赞同她接受查尔斯的可能性就越小。在另一方面，必须要有一种埃米琳犯错误的戏剧性的可能性。诗人达到这一点是让查尔斯被期待，这样来安排事情，以至于她亲自带来消息——就在这同一时刻假查尔斯出现了。她父亲的困境和急于隐瞒查尔斯到了的消息更加使她相信那真的是查尔斯。

现在我将重提这四个人物，以表明结构的出色和一个场景如何在喜剧性方面超过另一种。

查尔斯为了投入伯父的怀抱而以回头的浪子匆匆回家，也为了摆脱他表妹和讨回自己的债务。可是，为了完成所有这一切，他必须隐姓埋名。正像每个场景几乎都是对埃米琳的多愁善感无尽的机智嘲弄一样，因而几乎每个场景也同样是对查尔斯的神秘事物的机智嘲弄。他到家时对他的神秘化的才能充满了信心。他相信正是他把那诡计坚持了下去，正是他在神秘化，然而观众看到诡计在查尔斯出现之前就在进行，因为里恩维耶早已像查尔斯一样让自己离开了。因此那诡计包括了查尔斯；里恩维耶的神秘事物迫使查尔斯进入了自己的神秘事物之中，然而查尔斯认为它起源于他。现在全剧活跃起来了，场景的交叉往来在淘气之中几乎疯狂了。全部四个人物都相互被神秘化了。埃米琳想拥有查尔

斯；查尔斯想摆脱她；查尔斯这个神秘人物并不知道里恩维耶正在扮演他并试图以各种方法吸引住那女孩儿。里恩维耶并没有注意到装成里恩维耶的查尔斯正在以各种方法贬低他；德尔维耶偏爱里恩维耶，但他偏爱的那个人正是查尔斯；埃米琳偏爱查尔斯，但她偏爱的那个人却是里恩维耶。因此，整个行动分解成了愚蠢的举动。全剧没有围绕什么在旋转，全剧所产生的东西什么都不是。

埃米琳和查尔斯互相阻碍，然而他们【262】双双都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的反面：她赢得了里恩维耶，而他，想要神秘化，却出卖了一切。

在《初恋》上演的每个剧场，我敢说笑声很多，可是我想我也许可以断定看戏的公众中绝不会有足够的笑声。为了回想一个古老的故事，[①] 如果我要说起一个笑得非常厉害的人，他要么是疯了，要么就是在看书，或许更接近真相，他正在看《初恋》，那么我相信我不会说得太多。有时一个人对某事发笑，几乎就在同时又为它后悔，但这部戏中的场景却是这样的：一个人越是沉浸在他们之中，就越荒谬可笑，越荒谬可笑，他们就被证明是那样。既然情境本身极其荒谬可笑，那么机智的台词本身就显得更加妙。

斯克里布能写台词，这一点人所共知，不必多说。为此而赞赏他，可是他更应受赞赏的却是他的精湛技巧，他借这技巧懂得如何使台词与情境相适应，这样台词就从情境中突出出来，接着又阐明了情境。倘若在一种罕见的场合他的一句台词有点不那么

---

① 参见 Don Gregoria Mayans y Siscar 所作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s Levnet，载塞万提斯（Cervantes）《唐吉诃德》（*Don Quixote*，Ⅰ－Ⅳ，tr. Charlotta Dorothea Biechl，Copenhagen：1776－1777），卷1，页21。国王菲利浦三世（Philip Ⅲ）看见一名学生经常笑并且在看书时用手拍自己的前额，于是大喊那学生要么是太兴高采烈，要么就是在读《唐吉诃德》。

正确的话，那么他立刻会以台词的机智获得矫正。不过，一定要记住，我在说的并非斯克里布的所有戏剧，而只是《初恋》。

由于引进了第四个人物，一种彻底的戏剧性骚动就在题材中开始了。人们不必害怕题材会缺乏生气，反倒要怕生气会变得过分使人眼花缭乱和勉强以致无法驾驭。每一场景都必须有它的时间，然而剧作内在的焦灼不安必须要从它之中看出来。在结束时，我将在这里表明，斯克里布在全面考虑特定场景这一点上是位大师。如果我变得有点太啰嗦的话，一定要请读者原谅；这是由于我对斯克里布的妒忌，由于我对读者缺乏信心。我对斯克里布的妒忌悄悄对我说，他决不会得到充分的理解；我对读者缺乏信心则使我相信，在某些部分中读者看不出一切东西。喜剧性通常被认为比悲剧性更是一件片刻之间的事。我们笑了之后就忘了，而我们经常返回到悲剧性上，沉浸在它之中。喜剧性和【263】悲剧性既可以在台词之中，也可以在情境之中。有些人喜欢流连于台词，喜欢把它们保存在记忆之中，经常回忆它们。有些人则喜欢流连于情境，喜欢为了回忆而重视它。后者是爱沉思的人。他们也不会否认一种喜剧情境具有某种正像使直觉得到满足一样的东西，的确，他们不会否认，如果喜剧性在艺术上是正确的话，它就会诱使人专注于它而不只是专注于悲剧性。我听过和读过很多悲剧，可是我能记住的只有一句非常特殊的台词，而这也并不怎么使我在意；在另一方面，我可以非常安静地坐着，专注于情境。我将举一个例子。当歌德的《埃格蒙特》中的克莱尔岑(Clärchen)获悉埃格蒙特(Egmont)被囚禁了时，她去跟荷兰人谈判，以促成他们起来造反。① 她相信她的雄辩将把他们鼓动起来，然而荷兰人就像荷兰人一样站在那儿，纹丝不动，只想到躲避她。我从来无法记住她的一句台词，可是对我来说，那情境从我头一次看到起就忘不了。作为一个悲剧性情境，它是完美的。

① 参见歌德《埃格蒙特》，第5幕，第1场，前揭，卷2，页228－230。

年轻漂亮的女孩儿，她对埃格蒙特的爱中的诗意，所受的埃格蒙特整个存在的激励——人们会以为她能够感动全世界，但没有一个荷兰人理解她。在那样的一种情境之中，心灵处于无限的悲哀之中，但它确实很平静——沉思完全处于宁静之中。可以肯定，喜剧性的情境对于沉思而言具有一种相似的连续性，但在同时，反思却处在运动之中；它发现得越多——喜剧性情境就越是无限地内在于它本身，可以这么说——一个人就越是头晕目眩，然而却不可能停止凝望着它。

《初恋》中的各种情境正属于这种情况。它们的第一印象就已具有了一种喜剧性效果，可是当它们为了直觉而被再现时，笑声就较平静了，而更多地变成了微笑。人们可能很难不一再回想起它，因为它似乎就像是有某种更加荒谬可笑的东西要出现。当一个人凝视着那情境时，有点儿像一个抽烟的人凝视烟雾一样，情境中的这种宁静的欢乐或许对有些读者来说不熟悉。【264】这不是斯克里布的过错；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那么读者本身就对斯克里布感到困惑了。

德尔维耶向埃米琳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她嫁给里恩维耶；她承认她爱查尔斯，表露出对于同他一起生活的非常天真的理解，以甜言蜜语催促她父亲给里恩维耶写一封拒绝信。仆人被派去送信；那个家庭拒绝见任何人；里恩维耶出现了。拉皮耶尔（Lapierre）没有通知楼下的仆人，穿上了马靴。结果，里恩维耶进了屋。在这里，斯克里布不是让里恩维耶先生出现并自我通报，而是从一开始就达到了一个并非不机智诙谐的场景，其中包含的对德尔维耶的嘲弄跟对埃米琳的嘲弄一样多。里恩维耶收到信读了。这里又有一个场景。跟通常的情况一样，那封信并不是读来只引起对其内容的注意。正是在德尔维耶的家里，这位未来的女婿遭到了拒绝。里恩维耶制定了自己的计划；德尔维耶进来了；里恩维耶装成了查尔斯。

在这里，我们有了一个彻底的喜剧性场景。当然，对德尔维

耶先生来说，没有哪位客人比查尔斯更不受欢迎了。里恩维耶对此一无所知。于是，他的整个诡计被证明了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主意。这情境并不是里恩维耶伪装查尔斯的结果，而是他已做出了可能做出的最不幸的选择的结果，即使他有必要相信他的选择是最好的。在另一方面，这情境是德尔维耶在自己家中有了那个年轻出色的里恩维耶却对此毫不怀疑的结果。

如果人们这时注意到台词，它们本身在诗歌方面很恰当，而人们将一再怀着一种较高的兴趣反复欣赏这场景，因为在台词之中，场景的荒谬可笑变得越来越明显。里恩维耶以一种多愁善感的、情绪化的风格作为起点。这在艺术上是否正确可能有一点使人怀疑。他不认识查尔斯，因而不知道哪种方法最容易使人受骗。但是，他确实对德尔维耶的家庭有所了解，敢于按【265】这个家庭成员中其他人的性格来做推断。如果这个开头被看成是不正确的话，那么不可否认的是，斯克里布以台词的机智诙谐和引起观众对真正的查尔斯的猜疑而弥补了这个弱点。与这点有关的不正确之处在于，里恩维耶的头几句话[①]是那么动情，以至显得似乎是他害怕不受欢迎，而与前面的情形相一致，里恩维耶应当相信他会受欢迎。因此，里恩维耶很可能有点过分与真查尔斯类似了。

那伯父尽管在别的方面愚笨，却似乎对查尔斯的评价相当好；他认为用钱就可以打发掉查尔斯，一年给他 6000 法郎而不是早先的 3000 法郎。这使我们不自觉地想到了真查尔斯。他会以为自己非常幸运，会高兴地接受这笔钱。整个场景会像开始一样很使人动情地结束；他会让自己投入他伯父的怀抱并叫道：是的，天性和血缘的纽带是神圣的。可是，这对里恩维耶来说却不太好；他继续处在他开始时的那种心态中，正像查尔斯如果不需要那 6000 法郎的话便会说出来一样。那伯父此刻决心友好待他，把他争取过来，他坦率地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他，颂扬里恩维耶，这是由

---

① 参见 K，第 6 场；R，页 4。

于情境成了一种拙劣的模仿。当德尔维耶向里恩维耶袒露说他正试图想出某个计划以使埃米琳意识到里恩维耶没有引起她的猜疑时，情境达到了尽善尽美的顶点。① 反差好极了。德尔维耶要想出一个计划，而里恩维耶早已想出了这个计划。里恩维耶的计划构成了这一场景，在这个场景中听得见德尔维耶的台词。德尔维耶本人承认他并不【266】十分足智多谋；他的计划十分简单，似乎查尔斯仅仅是要友好地离开。这个计划如果要成功，那么德尔维耶就正好做了一件他所能做的最愚蠢的事。

不过，里恩维耶并未离开；在另一方面，埃米琳带来消息说某个叫查恰里亚斯（Zacharias）的先生②希望与她父亲谈谈查尔斯，随时期望他来。她父亲的窘迫暴露出了一切，而她认出了查尔斯。诗人这样构思取得了很大效果。第一个伪装查尔斯的人碰上了伯父；必须把他看成是最好欺骗的。他很愚蠢，因查尔斯要来而心神不安，因而过分倾向于相信这一令人苦恼的事是确实的；他从未梦想到有人会想到自己不再是查尔斯。就他所关心的而言，里恩维耶可以相当大胆。但是，就埃米琳而言，那将是一种过分大胆的冒险，因为她始终要狡猾得多。此外，对里恩维耶来说很不合适的是完全无视礼节，而对埃米琳来说同样不合适。不过，此刻她从父亲的窘态中得到的最可靠的证据表明那就是查尔斯。识别是当着她父亲的面发生的，里恩维耶不必做什么；他不用注意自己的角色就能保持相当的冷静，因为埃米琳现在睁大了眼睛。她几乎是强迫里恩维耶成了查尔斯，在这种程度上他毫无责任，

---

① （基尔克果原注）或许一个警觉的读者会认为该剧正好可以在这里结束。因为较为简单的并不是里恩维耶会在此刻向老德尔维耶证实自己并因此变本加厉，被埃米琳误认为是查尔斯，让德尔维耶知道他真的是谁——里恩维耶。可是，我们不可能责备里恩维耶在德尔维耶面前坚持隐姓埋名，因为正像他说的几句话足以向他表明的那样，如果一个人要搞阴谋诡计的话，那么他就绝不会让德尔维耶参与。

② 查尔斯欠其钱的一个高利贷者。

她本人也毫无责任，因为她父亲正是那强迫她把他当作查尔斯的人。诗人以这样的构思把情境扩散成了某种微妙的东西，它消除了令人不快的东西，使它成了一种天真的玩笑。

这个情境和前面一个一样是喜剧性的。德尔维耶非常紧张，然而他本人却成了所有这一切的诱因，帮助里恩维耶克服了使他自己对埃米琳来说不再是查尔斯的困难。这情境也形成了对前一个情境的模仿；伯父无法马上认出他来，而她能认出来。她奇怪地感到她仍然无法解释，但这似乎是一种对她悄悄耳语的声音：他在那儿。（这声音无疑是她父亲的，[①] 它透露了一切。）她【267】以同情感解释了这一点，即她可能不是向她父亲解释，而很可能是向朱迪丝姑妈解释。现在是谁更精明：德尔维耶，他没有认出他，他丝毫没有想到，但这时认出了他，或者是埃米琳，她立刻认出了他？人们看得越久，它就越变得荒谬可笑。台词在这里又帮助观众把注意力集中于情境的荒谬可笑。在埃米琳说她有这样一种奇怪感觉之后，德尔维耶接着说："对我来说丝毫没有想到，如果他没有把它说出来，没有把他的名字告诉我……"[②] 这样一句台词的分量如同金子。它是那么自然朴实，或许十个剧作家中没有一个会沉着镇定、完全注意到要让其出现的情境。一个平庸的剧作家会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埃米琳身上；确实，在前一个场景中他会以德尔维耶和查尔斯之间的认识作为结束。他不会创造出这种相互影响，然而这有助于使情境十分机智诙谐。喜剧性在于埃米琳马上从里恩维耶身上认出了查尔斯，但德尔维耶的在场有助于使情境变得有讽刺意味。他像个白痴一样站在那儿，他理解不了事情。然而，较为容易解释的是哪一点，是埃米琳意识到了真相，还是德尔维耶没有认识到？

确认的场景这时到了，一个可以想象到的最巧妙的情境。可

---

① 参见 K，第 7 场；R，页 5。

② 参见 K，第 7 场；R，页 6。

是，喜剧性绝不在于埃米琳误把里恩维耶当成了查尔斯。毕竟，弄错身份在舞台上太常见了。弄错身份有赖于一种真实的相似性，是个体没有意识到它呢，还是由他自己造成的？如果这儿的情形是这样的话，那么里恩维耶在经过了检验之后，就得知道一点查尔斯像什么样子，因为查尔斯毕竟要显得有点像他。可是，这绝不是事实；任何这样的结论都是无意义的。那么，喜剧性在于埃米琳在里恩维耶身上看出了某个她并不认识的人。喜剧性不在她认出了里恩维耶，而在于由此表明了她并不认识查尔斯。正像与里恩维耶相称的一样，因而在同样的情况下也跟任何男性相称——她【268】也会误把他当成查尔斯。所以，她误把里恩维耶当成了某个她不认识的人，这是一种不可否认的非常喜剧性的误认。因此，这一情景具有一种人们会以为非常难以获得的高度的可能性。于是，里恩维耶也成了一个笑料，因为他以为他已前进了一步。那就是说，埃米琳的查尔斯成了一个“X”，一种 desideratur［想要的某物］，人们在这里清楚地见到了在其他方面悄悄发生的事，即这样一位小姐的行为怎样形成了她自己的一种理想。可是她爱查尔斯爱了八年，绝不会爱别的什么人。

如果人们遇到一句在艺术上显得有点天真的十分罕见的台词的话，那么斯克里布便会用一句妙语来构成它，例如，里恩维耶的台词“感谢上帝，恐怕我比我想要的走得更远”。①

埃米琳就这样认出了查尔斯，或者更正确地说，她发现了他。而里恩维耶却没有，如人们宁可希望的那样，他终于发现了查尔斯看上去像什么样子，埃米琳也发现了，这是非常巧妙的构思，因为她事先并不知道。这情境是如此疯狂，以至人们拿不准是里恩维耶欺骗了埃米琳，还是埃米琳欺骗了里恩维耶，因为他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被骗了，因为他以为实际上有一个查尔斯。可是，在所有这一切当中，关键在于，而且不会使人厌倦的是，这场景

① 旁白。参见 K，第 8 场；R，页 7。

是个确认的场景。这场景正像一个从未见过自己形象的人后来第一次在镜子中看到它时所作的评论一样疯狂：我立刻认出了我自己。

埃米琳和假查尔斯在确认场景中到了紧要关头，他们在那里被查尔斯的离去打断了；后来伯父的出现又一次打断了他们。他已从查恰里亚斯那里知道了一些有关查尔斯的并非特别令人愉快的事。这一点现在对里恩维耶产生了反作用。场景在实质上与前面相同，但我们将看到诗人已取得的效果。查尔斯的功绩属于那种只要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就会妨碍对剧本的总体印象。这关系到赋予它们某种轻松的格调，这样它们就不会有一种【269】过分认真的效果。诗人以两种方式达到了这一点。我们获得的有关查尔斯的生活情况的最初信息是在第九场中。它在这里对里恩维耶产生了反作用，他正要让自己不再假装查尔斯。观众的注意力从叙述的细节被引向到误认；人们没有想起特殊的情节，只大体上想到了愚蠢的滑稽行为、里恩维耶的窘态和问他更详细的情况的喜剧性情境。出自查尔斯自己口中的全部情况是在第十六场中，但人们没有忘记查尔斯将不再假装成里恩维耶了。如果查尔斯这时以他本人的身份说起这事时具有一种喜剧性的、几乎是欢闹的色彩，就像以里恩维耶的身份说起它那样，利用他的隐姓埋名尽可能使之古怪，那将变得太认真或者太虚幻。如果他以他自己的身份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的话，那么他就需要对此有一种意识，要是他没有这种意识，那就会被认为是极不道德的。但是，既然他以别人的身份在讲述一切，那么为了扰乱埃米琳，我们确实会发现在双重意义上他的叙述在诗学上的正确性具有虚幻的色彩。

于是，德尔维耶已经得到了消息说假查尔斯无法纠正或无法完成。接着，埃米琳发现“他再也不一样了”。[①] 在她已绝对确信他完全是同一个过去的查尔斯之后，这就有点仓促了。埃米琳在

---

① 参见K，第9场；R，页8。

这里的确处于适宜的环境之中；无论她说什么都完全是十足的孩子气的话。叙述本身值得较详细的研究，因为它为场景中的越发欢闹提供了诱因，从一个新的角度说明了它的全部荒谬可笑。正像“相同”的话音在疯狂的场景中具有一种新的使人高兴的成分的效果一样。人们由于不自觉地发问而不自觉地发笑：跟谁一样？跟在测验场景中出现的那个人一样。然后人们想到了那测验是多么地不足。跟谁一样？难道她不认识谁是查尔斯吗？此外，当我说起一个人时说他是一样的或不一样的，我可能或者是从外在的意义上，或者是从内在的意义上这么说的，或者与他的外在有关，或者与他的内在有关。人们会以为【270】后者对恋人来说尤其重要。不过，人们这时发现测验与此完全无关，然而他却被发现是一样的。相当偶然地，埃米琳开始对于查尔斯在性格方面是否没有改变而感到奇怪，这时她发现他不一样了。否认他在道德上没有变也暗含了一种肯定，即他在其他一切方面没有变。然而埃米琳本人作了更明确的解释。她期待的变化不是查尔斯成了个浪荡子，或者成了某种更糟的样子，而是他再也不向她透露一切，像她惯于让他做的那样。这一定是她从小说中得来的观念之一，它很有可能被解释成意味着她习惯于向他吐露一切，如在确认的场景中一样。她知道查尔斯养成一种向她吐露一切的习惯完全不是出自经历，而是出自小说，一个人从小说中懂得了情人们彼此之间应当没有秘密。如果查尔斯是个逃跑的罪犯，如果只有他向她吐露这一点才能满足她那情欲之爱上的好奇心的话，那么她才不会心烦意乱。埃米琳使自己相信通过观察查尔斯的性格而确认他没变的企图，接着必须被看成是空谈，它一方面说明了她的全部存在，一方面说明了她的其他一切孩子气的话。因此，她抛弃了这种想法，获得了更加明确得多的证据，表明他在她发现他没有戴戒指之时不一样了。现在她不需要反对他的进一步的证据。因此，她承认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做最野蛮的事，或者换句话说，可以想怎么变就怎么变——他将仍然是一样的——但他

没有戴那枚确证是他的戒指。[1] 埃米琳具有一种独特的抽象思维的特征。可是，她经过所有这一切抽象之后保留下来的东西与其说是查尔斯纯粹的天性，不如说是那枚戒指。埃米琳要被看成是那戒指的神灵，她听从"手上戴着那戒指"[2] 的那个人。

拉皮耶尔宣布新来了个陌生人。大家全都以为准是里恩维耶。埃米琳被命令整理打扮，然后大叫起来："多讨厌啊！我得去为【271】一个我以前早就认识的陌生人梳妆打扮。我受不了！"[3] 观众借这句台词意识到了接着正是出现在一个场景中的讽刺的时候。总的来说，埃米琳可以使自己高兴的是她是讽刺的宠儿。它在每个地方都宠爱她，然后使她高兴。她想要假查尔斯成为一个英俊的年轻人，而讽刺宠爱她；德尔维耶无法看出来，他显得像个傻瓜；埃米琳结果大获全胜，然而她却是最大的傻瓜。她想让假里恩维耶成为一个她无法忍受的人，尽管她父亲告诉她说他应当成为一个优秀的年轻人。讽刺在这里又一次宠爱她，然而它却像这样使她成了一个傻瓜。

第十一场是里恩维耶的一段独白。[4] 省略这段独白也许会更好，因为效果是一种在各个方面的冲突。由于完全正确的是把里恩维耶留在战场的范围之内，让他成为接待查尔斯的第一个人，所以他的独白可以缩短。后来它也并非没有效果。用诗人的话来说，后来的独白可以说："好啊！那好极啦！与父亲吵架，与女儿争吵——我肯定必须承认那是一个吉利的打算。"这段独白于是包含了一种对全剧过程的客观的反思。如果诗人为了给查尔斯留下到来的时间而认为有必要使独白再长一点的话，那么他毕竟可以让里恩维耶就这一事实同他自己开个小小的玩笑，即在长时间中，

---

① 参见K，第9场；R，页8。

② 参见奥伦施莱格尔《阿拉丁或神灯》，前揭，页170。

③ 参见K，第10场；R，页8。

④ 参见R，页9。

他或许会更加巧妙地进入他自己的角色，随着再派人去找查尔斯来，那玩笑于是就变得越来越糟。然后，最好是让他的考虑被查尔斯在舞台侧翼说出来的台词打断。由于斯克里布以独白作为结束，所以我们十分强烈地感到独白现在完了，一个新的人一定会出来。如果里恩维耶的独白照这样子被打断的话，那么一道新的光线就将投射到查尔斯不可思议的仓促之上，投射到始终标志着他的行为的强求之上，也投射到了那无声的愚昧之上，诗人把这种愚昧如此不可比拟地烙印在了他的最初的台词之上。[①]

【272】但是，这一点不太重要。这段独白中的主要缺陷在于里恩维耶提出的过程结果被证明只是谈话，仅仅是假装的运动。里恩维耶解释说他再也不开玩笑地扮演查尔斯这角色了。事实上，情况绝非如此；相反，在开始他自己就为他想造成自己与埃米琳的姻缘而提出了三个有根据的理由。后来他解释说他想防止埃米琳以查尔斯将他搞糊涂，他想使自己相信他就是她所爱的那个人，他不会想起查尔斯。这对整部戏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如前面提到的）它是有限意义上的说教，还是无限意义上的机智诙谐。另外，他的过程必须以让他的（对他来说与众不同的）魅力通过查尔斯这个人变得明显起来。可是，这种情况没有产生，倘若产生了的话，那么剧本就将完全不同。

对埃米琳而言，一切都在围绕着那枚戒指转。当他在第十五场中戴着它出现时，[②] 她使他恢复了好感，承认他还是一样的等等。为了该剧的全面印象，里恩维耶总的来说绝不能被解释成是个富有诗意的人物，也不能以对他所作的很少一点间接说明来表明这一点。他是个已经到了责任年龄的人，他对他所做的拥有有根据的理由。他不时以一种喜剧性的面目出现，因为结果证明他的有根据的理由和他的感觉在俘获像埃米琳小姐这种一头浪漫的

① 参见 K，第 12 场；R，页 12。

② 参见 R，页 11。

小瞪羚时给他的帮助非常小。即使他是个绝对有魅力的男人，对一位年轻女孩儿的心来说很危险，但他对埃米琳毫无影响；她是刀枪不入的。他得以影响她的唯一方式是与她那固定的观念发生联系，那就是说，通过那枚戒指。但是，由于全剧的主要兴趣是要抵消他那实际上的魅力，所以强调他的魅力是不对的，除了在这一段独白中之外，诗人也决不会那么做。在里恩维耶要大多数人容忍埃米琳的那个场景中,[1] 当然对他来说完全没有任何机会显示他的个人魅力。当一位年轻小姐对一个男人的喜爱到了埃米琳对他的那种程度，她以【273】她自己的顺从继续给他提供各种滑入她心中去的机会，如果里恩维耶无法得到她的帮助，那么他就确实是个十足笨拙的人。这一场景可以被认为是为表明里恩维耶的魅力而构思的，而它却与似乎把他置于一种有点喜剧性的模样中的事实相去甚远。里恩维耶显然是个知识分子，在较早的一段独白中他已经有一点自负了，已经让观众以及他在巴黎的朋友们明白了他的确是像这样制服了一位可爱的小姐的那个人。他在事实上确实成功了，这是真的；可是如果他的巴黎朋友们能看到事情是怎样发生的话，那么他们就会毫无赞赏他的才能的理由了。他的良好感觉告诉他不再假装查尔斯是可行的。到了这种地步，必须归因于他自己。现在事情已发生了；现在他必须显示他的魅力；现在，人们以为，现在他手头事情很忙，接着事实证明他完全无事可干。快腿的埃米琳匆忙回到了童年的回忆中，带着里恩维耶先生一道，任何不是十足的乡巴佬的人都能仿效他的妙举。

在我看来，有关里恩维耶的性格在这里被提高了的是它对于全剧的绝对重要性。在其中不一定是一种单一的性格，不是一种单一的舞台情境，它有权从其中一开始就为各个人准备的讽刺的崩溃中生存下来。当帷幕落下、一切都被忘却、一切的一切都没有留下时，它是人们看得见的唯一东西；人们听见的唯一东西是

---

① 参见K，第8场；R，页6。

笑声，像一种自然之声一样，它并非出自任何个人，而是一种世界力量的语言，这种力量便是讽刺。

查尔斯进来见到了里恩维耶。查尔斯，这个阴谋家，到得太迟了，他不仅与查恰里亚斯先生有关，而且首先是与剧中的阴谋有关，这一事实是情境中的喜剧性的基础。他的台词，在这里如同在每个地方一样，当它们用于这一情景时，正像他的性格特点一样是巧妙地和同时发生的。里恩维耶劝查尔斯不要再假装成里恩维耶。查尔斯不可能让别的任何人教导他有关神秘事物的东西，当他打断里恩维耶的话并【274】给人以他就是那个策划了整个事情的人的印象之时，里恩维耶彻底说出了对此的想法。然而，结果马上证明了他并不是一个想到了最细小的事情的人；如果里恩维耶没有唤起他的注意的话，他也会忽视那枚戒指。里恩维耶获得了那枚戒指。

查尔斯对那家人介绍自己说是里恩维耶先生，对他的接待由此决定。德尔维耶发现他比查尔斯年轻些、英俊些；埃米琳发现他使人反感。这两人的看法同样不可靠，人们也许会认为埃米琳甚至感觉不到看到他的忧虑是有价值的，而只知道它是以一种灵感为基础的。父亲的情形也是如此。因此，在这情境中有一种对于查尔斯的深刻的嘲弄，他很可能会把这种合适的接待归因于自己的聪明，并期望只要他坚持隐姓埋名一切都会成功。

这时出现了一段独白，埃米琳在独白中向自己的内心求教，得知她决不会忘记查尔斯，却会嫁给里恩维耶。

里恩维耶来告别并交付那戒指。他们又和好了。我们早已熟悉了这样的情境。

这时出现了全剧中最愚蠢的情境。有一种有关它的先兆，一种美化；它有它本身的节日礼节。人们差不多希望看见朱迪丝姑妈在背景中像个精灵凝视着她的两个学生。埃米琳决定相信假里恩维耶，决定泄露出一切。这一场景彻底暴露了埃米琳和查尔斯。埃米琳的忠实成了彻底的拙劣模仿。并不是为了整个世界她才放弃他；她没

有被火或者水所吓住；查尔斯的困境极其迅速地增长，因为他想摆脱她。这样的忠实完全像它应当是的那种样子，因为像埃米琳一样的年轻小姐在所爱的人希望摆脱她时通常是最忠实的。

查尔斯肯定他聪明得足以把自己从这整个混乱中挽救出来，因为他得知查恰里亚斯先生没有泄露最坏的事，① 而现在【275】查尔斯成了那个透露一切的人。机会相当诱人。他可以成为自己生活的抒情诗人，并以这种方式希望摆脱他表妹。前面已经指出，这情境由于查尔斯的过度行为具有一种喜剧性色彩而获得了亮色。人们可以生动地想到他的不负责任和他在理智上的混乱却没有愤慨，因为人们但愿他以他自己的身份照样讲出一切，然而人们却怀疑他很可能会做这些事。人们怀疑这一点，但并没有听见。可是，查尔斯没有完成一件事，他只顾使自己高兴。埃米琳的忠实不懂得什么界限。最终，查尔斯坦白说他结婚了。诗人得以讥讽地表现埃米琳的熟练巧妙是不可信的。她听到他已结婚，她变得狂怒起来。有些观众也许会认为她对查尔斯发怒的理由在于她现在才得知他的全部恶作剧。完全不是，亲爱的朋友！你们误解了她。似乎只有她能得到查尔斯，她才会接受他。但是他结婚了。诚然，如果他在八年期间没有看着别的女孩儿而是诚心诚意地凝望着月亮的话，那么她会发现这较为恰当。不过，她知道如何不理会这样的事情。让他去勾引十个女孩儿，她会接受他，àtout prix［不惜任何代价］接受他，但如果他结婚了，她就不可能接受他。Hinc illae lacrymae［因此这些人流泪了］。② 如果这不是诗

---

① 查尔斯结婚的消息。

② 参见泰伦提乌斯（Terence，【译按】前186－前161，古罗马著名喜剧作家），《安德里亚》（*Andria*，99；P. Terentii Afri Comoediae sex，ed. M. B. F. Schmieder and F. Schmieder，Halle：1819），页16；《安德罗斯夫人》（*The Lady of Andros*，Terence，I－II，tr. John Sargeaunt，New York：Macmillan，1912），卷1，页14－15。

人的意旨所在的话，那么他就会早一些让埃米琳打断查尔斯的话。查尔斯已解释说他应当受到很多异性的追求，他作过各种有关爱情的冒险，或许他有时凭借魅力走得相当远。[①] 她没有打断他，答应尽一切努力使他与父亲和好，让他拥有她自己，因为非常明显的是，如果她不能拥有他（只要她一听说他已经结婚），那她就不是一个忘记了在营地中发出警报的人。查尔斯开始讲述有关帕米拉的故事，她静静地听着。这时出现了可怕的事情——即他结婚了；[②] 挪威王国突然在那儿出现了。[③]

这一情境中的深刻讽刺产生于埃米琳不可违背的忠实，它不可

---

① 参见 K，第 16 场；R，页 12。

② 参见 K，第 16 场，R，页 13。

③ 参见 Kong Olaf Tryggvesøns Saga，251；Oldnordiske Sagaer，Ⅰ－Ⅻ，tr. Carl Christian Rafn，Copenhagen：1826 － 1837），卷 2，页 280 － 283；Snorre Sturlasaon，《挪威王列传或挪威诸王的生平》（tr. Erling Monsen，Cambridge，Mass.：Heffer，1932），页 212 －213（奥拉夫［Olav］的挪威军队与瑞典、丹麦和反叛的挪威人的军队之间在一场海战中的高潮）：

> 坦巴什克尔夫（Einar Tambarskelver）在"魔鬼号"中层舱（靠近桅杆）的船尾；他用弓射箭，射得比一切人都狠。他射中了埃里克贾尔（王公），并用舵柄击中了王公的头部，箭飞得有它本身的箭绳那么远。王公看着箭，问他们是否知道谁在射；但就在同时第二支箭射来，它离王公那么近，从他身体一侧和胳膊间飞过，深深地扎进安装在顶部的木板中，箭头从另一面穿出来。接着，王公对一个叫做芬恩的人说，据有些人说他是芬恩（Finn）——他是个出色的前桨手："射那个在中舱的大个子。"芬恩拿箭射去，正当恩纳尔（Einar）第三次张弓时，箭射中了他的弓的中间。那弓裂成了两半。奥拉夫国王接着问："是什么东西响得那么大声？"恩纳尔答道："啊，国王！出自您手中的挪威。""那么大的一阵爆裂尚未来临，"国王说；"把我的弓拿来射，"他把弓扔给他。恩纳尔拿起弓，一直把弓拉得超过了箭头；他大声喊道："国王的弓太软了，太软了。"他把弓扔回去，拿起自己的盾牌和剑，战斗去了。

能付出任何代价放弃查尔斯，【276】因为它会使她失去生命，这种讽刺也产生于查尔斯陷入了无法摆脱她的困境。整个场景就像一个合法的程序一样，理想化的查尔斯由此被判给了埃米琳。最后，很明显的是她不可能拥有查尔斯，查尔斯也不可能逃脱他那愚蠢的恶作剧，全部故事到此结束。

埃米琳哭了起来；父亲出场了，他发誓说他决不饶恕查尔斯。

这时假查尔斯进来了。埃米琳恳求父亲不要勃然大怒，她本人将听他忏悔。在这里跟在每个地方一样，我们必须赞赏诗人的判断力。当我们看到假里恩维耶身上的印象时，那异乎寻常的痛斥应当是针对假查尔斯的，这场景必定还是荒谬可笑的，情境还是讽刺的——那就是说，当真查尔斯的模拟像被完成时，他便拥有了个人存在的快乐。如果诗人指定德尔维耶来发表这一演说的话，那么它就将是一种诗人的不公正。伯父是查尔斯的恩人，拥有一种不能在查尔斯面前受愚弄的合法权利。诚然，伯父不如一个冒失女孩儿那么生气勃勃，可是他在那么多年中的捐助赋予了他一种对于查尔斯的优势，它完全不同于他曾对埃米琳做出的轻率的婚姻承诺。但是，由于埃米琳所说的别的一切结果被证明是废话，包括婚誓在内，所以很恰当的是这一猛烈抨击结果也被证明了是同样的废话。她过去对于查尔斯的爱是胡言乱语，她现在对于里恩维耶的爱也是胡言乱语；她的热情是胡言乱语，她的怒气也是胡言乱语；她的违抗是胡言乱语，她那善良的决心也是胡言乱语。

埃米琳发泄了自己的愤怒，假里恩维耶以面部表情和真查尔斯的姿势模仿了她的讲话的效果。埃米琳承认她真的爱查尔斯，这个承认可以被看成是这一情境中的高潮顶点。这里的混乱是彻底的。那就是说，她自己承认爱了八年的那个人正是里恩维耶，她通过自己的情感从他身上立刻认出了查尔斯，而她后来相信查尔斯不【277】一样了，但接着她又很快凭那枚戒指认出了他。

最后，误认被澄清了。结果证明，她现在拥有的是里恩维耶而不是查尔斯。全剧以此结束了——或者更正确地说，它没有结束。

早先我已讨论过这一点，在这里我将再次只用几句话阐释一下已经提出过的看法。如果全剧的意图是要表明埃米琳成了一个聪明女孩儿，她在选择里恩维耶时作了一个明智的选择，那么全剧的重点便落到了错误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不那么有兴趣去找出正是在哪种意义上说查尔斯是个败家子。不过，我们确实需要的是有关里恩维耶的魅力的启发。正因为查尔斯成了一个浪子，所以绝不能接着说埃米琳应当选择里恩维耶，除非斯克里布堕落到了对戏剧浅尝辄止的地步，遵循每个年轻小姐都应结婚的戏剧惯例：如果她不想要这个人，那她一定会接受另一个人。不过，如果照我的理解来理解该剧，那么嘲弄就完全没有了目标，诙谐成了无限制的，喜剧就成了杰作。

帷幕落下了，戏演完了。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有那很大的轮廓，在其中虚幻的 Schattenspiel［影子戏］的情境，受讽刺的引导，自己透露出来，然后仍然是为了沉思。直接的实际情境是不真实的情境，在它背后出现了一种新的、同样有偏差的情境，如此等等。人们听见了这情境中的对话，当它是最明智的时候，结果却证明了是最可笑的，正像那情境是倒退的一样，那对话也是如此，尽管它很明智，却越来越没有意义。

为了沉思地欣赏这部戏中的讽刺，人们不必读它，而要看它；人们必须一看再看，如果那时人们有幸与我们剧场中那四个天才的戏剧艺术家①是同时代人，而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有助于向我们透露和暗示那情境中的透彻性，那么人们每次看它时的乐趣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这部戏中的台词也许是十分机智诙谐的——人们将忘却【278】它们。一旦人们看到了那些情境，他们就会难以忘却；一旦他们熟悉了那些情境，那么他们下一次看到这戏，就懂得了欣

① 在本章最后4段中提到的几个人是从1831年6月10日到1835年3月5日间《初恋》的25场演出中的演员（除了1835年2月17日的那场演出外，罗森基尔德（Adolf Marius Rosenkilde，1816－1882）在其中扮演查尔斯）。

赏戏剧表演。我知道再也没有比这么说是对戏剧表演的更高褒奖了，即戏演得如此尽善尽美，以至它使得人们完全不赏识前几次的表演，因为人们所拥有的是那剧本，不多也不少。我认识一位年轻的哲学家，[①] 他曾经为我讲授过某些有关本质的学说。整个事情是那么容易，那么简单，那么自然，以至在他讲完了时，我还几乎耸了耸肩说：这就是有关它的一切吗？我回到国内时，想要再做逻辑推理，可是结果证明我甚至连头都开不了。后来我发现还必须牵涉到其他一些因素，我感到他的精湛技巧和他的优势是多么地远在我之上，我感到他做得那么好，我竟然不能赏识，这几乎是个嘲弄。他是位哲学上的艺术家，在他那里出现的情况，与在所有伟大艺术家那里出现的情况一样，包括仁慈的主在内。

正如它对于我和我的哲学朋友一样，它对于我和《初恋》的表演也是一样。不过，既然我已一再看过它的演出，也是在别的舞台上，惟有现在，我才恰当地欣赏到了我们的戏剧艺术家们。因此，假如我要向一个陌生人表明我们的舞台的话，那么我会在这部戏正在上演时带他去戏院，然后，设想他熟悉了这部戏，我会对他说：看看弗赖登达尔吧！[②] 现在把你的眼睛移开、闭上，想象他站在你面前。那些纯正、高贵的特征，那高贵的举止——这怎么能成为嘲笑的对象呢？睁开你的眼睛，看着弗赖登达尔。

看看海伯格夫人吧；[③] 两眼放低些，因为埃米琳的魅力或许会对你变得很危险；听听那女孩儿声音中伤感的含情脉脉、孩子气和反复无常的暗示吧，即使你像个记账人一样干巴巴和拘谨，你还是得笑起来。睁开你的眼睛——怎么可能呢？重复这些运动

---

① 很可能是指韦尔德（Karl Werder，1806－1893），德国黑格尔派哲学家，基尔克果1841年至1842年冬季期间在柏林听谢林的讲座时曾听过他有关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讲座。参见《书信》，第55，61封信，《文集》卷25。

② 参见【278】注68，即本书页266注①。

③ 同本页注②。

是如此之快，以至它们几乎成了在运动中同时发生的，你将获得一种对正在演出的东西的概念。如果没有讽刺，一位【279】艺术家就绝不可能模拟；一位舞台艺术家只有靠对比才能创造它，因为模拟的实质是表面性的。在不需要人物肖像的地方，艺术就要将自身转到表面之中，这对舞台表演而言是个悖论，而它只让少数几个人来解决它。一个凭本能的喜剧演员绝不可能饰演德尔维耶，因为他毫无性格。埃米琳的整个天性是一种矛盾，因而不可能凭本能来表现。她必须有魅力，要不然全剧的效果就是失败的；她不必有魅力，却很放肆，要不然全剧的总体效果就会在另一种意义上是失败的。

瞧瞧菲斯特吧！① 当你把目光固定在那印在他脸上的极其枯燥乏味的愚蠢时，那简直会刺痛两眼。然而，这却不是一种天生的愚蠢，他的样子还是具有一种以其愚蠢回想起过去的热情。没有哪个人生而具有这样一张脸，它有一段历史。我还记得，我很小时保姆向我解释说，我们不必把面部弄扭曲，为了警告我和其他孩子们，她讲了一个有一张反常的脸的人的故事，那是他应得的报应，因为他曾经歪拧着脸。说也奇怪，当风向变了时，还是发生了那个人保持着自己那张乖戾反常的脸的情况。菲斯特让我们看到了一张如此这般的反常乖戾的脸，依然有一种浪漫的鬼脸的痕迹，但当风向改变了时，它仍然还有点扭曲。菲斯特对查尔斯的刻画较少讽刺意味，却较有奇趣。这是完全合适的，因为他天性中的矛盾并不那么明显。除了在德尔维耶和埃米琳眼中之外，他不应成为里恩维耶，他们同样是有偏见的，尽管是在完全不同的方面。

瞧瞧斯塔格吧！②这个受过教育的人以这种英俊、有男子气概的举止为乐事，这种隐隐的微笑透露出里恩维耶幻想的超过德尔维耶那古怪家庭的优越感，然后看看这个善意的代表卷入到像一阵急风一样由埃米琳空洞的激情引起的混乱之中吧！

---

①② 同本书页 306 注②。

轮作制

——在一种社会节俭理论中的冒险

Χρεμύλος.

189. . . . . . . ἐστὶ πάντων πλησμονί.

190. ἔρωτος.

Καρίων.

ἄρτων.

Χρεμύλος.

μουσικῆς.

Καρίων.

τραγημάτων.

Χρεμύλος.

191. τιμῆξ.

Καρίων.

πλακούντων.

Χρεμύλος.

ἀνδραγαθίας.

Καρίων.

ἰσχάδων.

Χρεμύλος.

192. φιλοτιμίας.

Καρίων.

μάζης.

Χρεμύλος.

στρατηγίας.

Καρίων.

φακῆς.

【283】克雷弥洛斯 (Chremylos)

189. ……人们终于拥有了万物中的许多。

190. 而爱情,

卡里翁

面包,

克雷弥洛斯

缪斯之艺,

卡里翁

甜点。

克雷弥洛斯

191. 荣誉,

卡里翁

蛋糕,

克雷弥洛斯

勇敢,

卡里翁

无花果。

克雷弥洛斯

192. 名声,

卡里翁

煎蛋,

克雷弥洛斯

权威,

卡里翁

蔬菜。

参见阿里斯托芬《财神》(*Plutos*),用德罗伊森译本。①

① 《阿里斯托芬作品集》,前揭,卷1,页149-150页。

【285】人们凭经验坚持认为，按照一种基本原理进行的过程应当是非常合理的。我顺从他们的看法，根据一切人都厌烦的那种基本原理来进行。要不然，还有什么人会厌烦到足以在这一点上反驳我呢？这个基本原理在最大程度上具有始终要求否定的反抗力量，它实际上就是运动的原理。[①] 它不仅是反抗，而且还无限排斥，无论是谁身后拥有那基本原理都必然具有做出发现的无限契机。那么，倘若我的论点是真实的话，一个人就只需要思考厌烦是如何使人们堕落的，如何或多或少按照他对减少或增加自己的动力的欲望调节他的反思，如果他想把运动的速度逼近到最高点，几乎到对运动来说有危险的地步，那么他只需要对他自己说：厌烦是万恶之根。十分奇怪的是，厌烦本身具有这样一种平静、稳重的性质，却拥有这样一种发起运动的能力。厌烦所造成的效果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但这种效果不是一种吸引，而是一种排斥。

厌烦使人堕落，人人都认识到这也与儿童们有关。只要孩子们过得快乐，他们就始终是好的。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们如果经常连在玩耍之时都难以应付的话，那么就确实是由于他们在开始厌烦了；厌烦很容易到来，但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因此，在挑选一名保姆时，人们在实际上始终要考虑的不仅是她朴实可靠的天性善良，而且也包含了审美上的考虑，即她是否懂得如何使孩子们快乐。即使她具有其他一切优秀的德行，如果她缺乏这种资格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解雇她。在这里，原理确实明确得到了认可，可是世界上各种事情的发生是那

---

① 例如，可参见黑格尔《逻辑学》，前揭，卷2，页835：

> 现在刚被考虑过的否定构成了概念运动的转折点。它是对自我的否定关系的简单点，是一切活动最深处的源泉，在一切有生命的和精神的自我运动之中，辩证的心灵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它只通过那心灵便是真实的；因为主观只依赖于此便成了对概念与实在之间的对立面的扬弃，而一致性成了真实。

么难以理解，习惯和厌烦【286】占优势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只在按保姆的行为来公平对待美学。如果一个人由于自己的妻子令人厌烦而要求离婚，或者由于一个国王厌倦了视察而要求废黜他，或者由于一名教士厌倦了倾听而要求放逐他，或者由于一名内阁大臣或一名记者非常厌倦而要求撤销他或处死他，那么这是完全不可能奏效的。

既然厌烦在高涨，厌烦是万恶之根，那么不足为奇的是世界在倒退，邪恶在蔓延。这一点可以追溯到世界刚开始之时。诸神厌倦了，他们因此创造了人类。亚当(Adam)由于孤独而厌烦了，于是夏娃（Eve）被造了出来。[①] 从那时以来，厌烦进入了尘世，它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成比例地大量增长。亚当独自厌烦了；然后亚当和夏娃在一块儿厌烦了；然后亚当、夏娃、该隐（Cain）和亚伯（Abel）全家厌烦了。在此之后，世界人口增加了，诸民族成群地厌烦了。为了自娱，他们突然想到了建一座高得可以通天的塔的主意。[②] 这个主意令人厌烦得跟那高塔一样，并且可怕地显示了厌烦如何占了上风。后来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正像人们现在出国旅行一样，可是他们继续厌烦。这种厌烦带来的后果是：人类站得越高，就掉得越远，先是通过夏娃，然后是从巴比塔上下落。

在另一方面，是什么延缓了罗马的衰落？是 panis [面包] 和 circenses [游戏]。[③] 在我们今天正在做什么？在考虑什么娱乐消

---

① 参见《旧约·创世记》2：20－22。

② 参见《旧约·创世记》11：4－9。

③ 根据尤维纳利斯（Juvenal，【译按】55－约 127，罗马最后一位有影响的讽刺诗人）《讽刺诗》（*Satires*）的说法，这是罗马人的唯一欲望；《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Die Satiren des 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tr. F. G. Findeisen, Berlin, Leipzig: 1777)，页 374；《尤维纳利斯与柏修斯》（*Juvenal and Persius*, tr. G. G. Ramsay, Loeb, New York: Putnam, 1928)，页 199："面包和游戏！"

遣的手段吗？相反，我们的毁灭正在加快。有召集一次讨论会的想法。能够想象出什么更令人厌烦的事吗，为了那些尊敬的代表们以及那些读到和听到它们的人们？国家的经济状况要靠节约来改善。能想象出什么更令人厌烦的事吗？[①] 他们没有增加债务，却想分期偿还债务。按我对政治形势的了解，【287】对丹麦来说很容易借到1500万银币。为什么没有人想到这一点呢？我们不时听说某人是个天才，没有还债；为什么一个国家不同样做，签订协议呢？借1500万银币，不把它们用来偿还债务，而用于公共娱乐。让咱们以欢乐和游戏来庆祝这太平盛世吧！正像现今到处都有为了捐钱的拳击活动一样，也应当到处都有装满了钱的碗。一切都将免费：剧院免费，妓院免费，骑马去鹿园（Deer Park）[②]免费，葬礼免费，葬礼颂辞免费。我说“免费”是因为倘若始终弄得到钱的话，一切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免费的。

没有谁会被允许拥有任何财产。惟有对我来说应当例外。我将每天为自己留出100银币存进伦敦的一家银行，一方面因为我不可能吃得太少，一方面因为我是一个提供主意的人，最后是因为没有人知道当1500万银币被用光了时我是否不能想出一个新的主意。

这种繁荣的结果将是怎样的呢？一切的伟人都将涌到哥本哈根来：最伟大的艺术家、演员和舞蹈家。哥本哈根将成为又一个雅典。结果将会怎样？一切财富都将聚集在这座城市。在其他方面，波斯皇帝和英国国王无疑也会来到这儿。我的第二个主意是这样：绑架皇帝。有人也许会说，这一来波斯就要闹革命了，一个新皇帝将登上宝座——这事儿从前经常发生——旧皇帝的价值将暴跌。在这种情况下，我的主意是我们应把他卖给土耳其。他们无疑知道如何从他那里弄到钱。

---

① 有关以下一句，参见《增补》，页546－547（《论文》卷3－B122：1）。

② Dyrehave，哥本哈根北部一个很大的森林公园。

另外，还有另一种咱们的政治家们似乎完全忽视了的情况。丹麦掌握着欧洲的力量均势。一种更加有利的地位是难以置信的。我凭自己的经验知道这一点。我曾掌握着一个家庭中的力量均势。我可以照自己的愿望做。我从未受过苦，但其他人总是受苦。①

【288】啊，但愿我的话渗进你们的耳朵，你们这些身处谋事和支配权高位的人，你们这些国王的臣子和民众的臣子们，你们这些各阶层聪明睿智的公民们！你们赶快注意吧！古老的丹麦正在崩溃——这事生死攸关，它正在因厌烦而崩溃，这是一切之中最致命的。昔时，无论谁最慷慨地颂扬死者都会成为国王。② 今天，国王应当成为能提供最佳妙语的人，王太子应当成为能为最佳妙语提供机遇的人。

可是，你多么使我头脑发昏啊，美妙的激动人心的热情！为了向我的同代人发表演说，为了激发他们理解我的智慧，我应当提高自己的嗓门儿吗？完全不用，因为我的智慧的确不是 zum Gebrauch für Jedermann［为了被每个人所运用］的，它始终最慎重地对节俭的法则保持沉默。因此，我不想要任何追随者，可是如果有人正站在我临终的床边，如果我断定一切都是为了我，那么我也许会以一种适当的慈善的谵妄在他耳边悄悄说出我的学说，不能完全肯定我是否会给他以恩惠。③ 有那么多的话说到人是一种社

---

① 有关以上两段，参见《增补》，页 547（《论文》卷 3 – B122：2）。

② 提到的是斯堪的纳维亚传说的历史中的耶纳（Hjarne）国王，国王费罗德（Frode）的继承人。参见 Den danske krønike af Saxo Grammaticus, tr. Anders Sørensen Vedel, Copenhagen: 1851，卷 6，页 CXII。

③ 参见柏拉图《高尔吉亚》（*Gorgias*），511e – 512b，前揭，页 293 – 294（苏格拉底说）：

> 因为我猜想他［一条船的舵手］能够想到他给予恩惠的无法确定是哪个乘客，无法确定他使他们哪个遭到被淹死的伤害，他在这么做时知道他送上岸的那些人一点也不比他们坐在船上时好，无论是在身体方面还是在灵魂方面。他知道如果有人在身体上受到严重

会动物，[1]可是他基本上是猛兽，是某种不仅仅靠看他的牙齿就能确定的东西。因此，所有这些有关社会性和共同性的饶舌一半是天生的虚伪，一半是学来的背信弃义。

另外，一切人都是令人厌烦的。正是这个词表明了一种分类的可能性。“令人厌烦”这个词完全可以指一个人就像有人使他厌烦那样使别人厌烦。那些使别人厌烦的人是平庸之人，是一群人，总的来说是无穷无尽的人的行列；那些厌倦自己的人是选民，是高贵者。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不厌烦自己的人通常都使别人厌烦；不过，厌烦自己的人却使别人快乐。一般来说，不厌烦自己的人或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在世上奔忙，但正由于这个原因，在一切人当中，他们是最令所有人厌烦的，是最不可忍受的。[2]肯定地说，这类动物不是男人们爱好和女人们欲求的果实。跟一切低等【289】动物一样，这是由超越信仰的高等的生育力和遗传来区分

的、不可救药的疾病的折磨却逃脱了被淹死，那么这个人就因没有死而成为不幸的，从他那里得不到任何好处；他因此指望有人在灵魂上患上很多不可救药的疾病，这正同在身体上患病一样糟，因为这样一个人的生命不值得耗费时间，如果他，那个舵手，把他从海中救起，或者从法庭或别的危险中把他救出来，那么这对他毫无好处。因为他知道，一个邪恶的人活着不会好多少，因为他不得不活得很糟。

参见《讽刺》，《文集》卷2。

① 例如，可参见亚里斯多德《政治学》(*Politics*)，1253a，前揭，卷10：

因为很明显，城邦是一种天性的创造，而人在天性上是一种政治［社会］动物。他凭天性而不只是凭偶然没有一个城邦的话，他要么是个坏人，要么就在人之上；他就像是“非族类、非法、无家之物”，荷马斥责过他——天生被逐者是赤裸裸热爱战争的人；也许可以把他同一个一下子被孤立起来的东西相比。

现在，同蜜蜂或别的群居动物相比，人更加是一种政治动物，这一点很明显。

② 有关以下一句，参见《增补》，页547（《论文》卷3－B122：3）。

的。还不可理解的是，自然需要九个月来产生这样的造物，它们倒很可能凭运气产生的。其他的人类，优越的一类，是使自己厌烦的。如上面提到的，他们通常都使别人快乐——经常是以某种外在成群的方式，在更深的意义上是以相互传授的方式。他们越是彻底地厌烦自己，他们向别人提供的消遣方式就越有效，而且也是在厌烦达到了极限之时，因为他们要么死于厌烦（消极的一类），要么把自己抛给好奇心（积极的一类）。

我们惯常说，懒散是万恶之源。为了防止这种罪恶，我们便建议劳作。可是，从推荐的补救办法中正像从使人畏惧的诱因中一样很容易看出，整个这一观点是非常平庸的抽象。懒散照此就绝不是万恶之源，相反，它是一种真正神圣的生活，只要人们不厌烦。诚然，懒散也许是丧失自己的财产等等的诱因，可是高贵的天性并不惧怕这类事情，而确实惧怕厌烦。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不厌烦，他们在快乐的懒散中快乐地生活。一个既不缝纫也不纺织也不熨衣也不读书也不演奏乐器的美女在懒散中是快乐的，因为她不厌烦。于是，懒散远不是万恶之源，它倒是真正的善。厌烦是罪恶之源，它正是必须不接近的东西。懒散不是罪恶，确实可以说，每个对它缺乏感觉的人由此表明他没有把自己提高到人类的层次。有一种不屈不挠的活动，它把一个人排除在精神世界之外，把他放进与动物一类之中，这一定是本能地始终在运动之中。有一些人具有一种把一切转变成一种事务活动的突出才能，他们的整个生活都是一种事务活动，他们恋爱结婚，听笑话，以与他们的办公室上班一样的事务式的热情去赞赏一件艺术作品。拉丁语格言 otium est pulvinar diaboli［懒散是罪恶的枕头］是相当正确的，可是罪恶却找不到时间把自己的头枕在这枕头之上，只要一个人【290】不厌烦。但是，由于人们相信人的命运就是劳作，所以劳作的对立面懒散是正确的。我认为，人的命运是使自己快乐，因此我的对立面同样是正确的。

厌烦是具有魔力的泛神论。倘若一个人继续照此在它之中，

它本身就成了罪恶；不过，只要它一被消除，它就成了真正的泛神论。但是，只有通过使自己快乐它才能被消除——ergo（【译按】拉丁语“因此”），一个人应当使自己快乐。说它要靠劳作来消除暴露出缺乏明晰性，因为懒散肯定可以靠劳作来消除，因为这是它的对立面，但厌烦不能靠劳作来消除，正如最忙碌的工人的情况一样，像那些带着嗡嗡的忙碌声呼呼飞过的昆虫一样，他们是所有人中最令人厌烦的，如果他们不厌烦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懂得什么是厌烦——可是接着厌烦没有被消除。

厌烦一方面是一种直接的天资，一方面是一种后天的直接性。[1] 从整体上说，讲英语的民族是典型的民族。真正的懒散的天才很难碰到，在自然之中找不到它，它属于精神世界。人们经常遇到一个这种天才的化身的英国旅游者，一只笨重、呆滞的土拨鼠，他的整个的语言应变能力构成了一个单音节词，一个感叹词，[2] 他以此来表示他最高度的赞赏和他最深刻的冷淡，因为赞赏和冷淡在与厌烦的结合中成了无差别的。没有哪个别的民族能比英国人创造出这样的自然的奇观；每个属于另一民族的个体始终都有点较活跃，不那么完全是天生的呆滞。我所知道的唯一类似就是那空虚热情的鼓吹者，他们照样以一个感叹词毕生游历，他们以到处做热心人为职业，他们到处都在，无论发生了有意义的事还是无意义的事，都要大喊：哦！或者是啊！由于重要和不重要之间的差别在盲目、喧闹的热情的空虚之中是没有差别的。

后来出现的厌烦[3]通常都是误入歧途的消遣娱乐的一种结果。似乎值得怀疑的是一种对厌烦的疗救可以引起厌烦，可是它能引起厌烦【291】仅仅是因为它被运用得不正确。一种错误的、一般而言是古怪的消遣娱乐在它本身之内就有厌烦，因为它逐步开辟

---

① 关于以下一句，参见《增补》，页 547（《论文》卷 3 - B122：4）。

② 参见《增补》，页 512（《论文》卷 2 - A382）。

③ 参见前段第一句中的“后天的直接性”。

出自己的道路，并将自己显现为直接性。正像在马群中区分晕倒病和狂晕病一样，而这两种病都被称为晕倒病，因此也可以在两种厌烦之间做出区分，然而它们都被归入厌烦的范畴。

泛神论一般是指充分的限定条件，它对厌烦来说是反面的：它建立在空虚之上，但正由于这个原因，它才成了一个泛神论的限定条件。① 厌烦基于与存在［Tilværelsen］相交错的虚无，它的茫然是无限的，就像来自于往无底的深渊看去的情景一样。古怪的消遣娱乐基于厌烦，这一点在以下事实中也可以看出来：消遣娱乐听上去毫无反响，这完全是因为在虚无之中没有足够的东西造成一种可能的回音。

那么，如上所讨论的，倘若厌烦是万恶之源的话，那么有什么会比力求征服它更自然的呢？可是在这里，如同在每个地方一样，那主要是一桩平静考虑的事情，惟恐在逃避它的企图中魔幻般地被厌烦占有，人们要逐渐开辟通往它的道路。所有厌烦了的人都为改变而大声疾呼。在这一点上，我完全赞同他们的做法，除了它是一个按照原理行动的问题之外。

我与流行看法的不合可以恰如其分地用“轮作制”这个说法来表达。在这个说法之中也许有一种意义上的不明确，如果我要在这个说法中为一般命名方法找到余地的话，那我会说轮作制在于不断变化的土壤之中。但是，农夫却不照这样使用这个说法。不过，我将暂时像这样用它来讨论依赖无边无际的变化的轮作制，它那广大的范围。

这种轮作制是一般的、非艺术性的轮回，是以一种幻觉为基础的。② 一个人厌倦了住在乡村，搬到了城里；一个人厌倦了自己的本土，到国外去；一个人 europamüde［厌倦了欧洲］，到美国去；等等。一个人沉溺于从一个星球到一个星作无止境游历的虚

① 有关以下一句，参见《增补》，页 547（《论文》卷 3－B122：5）。

② 有关本节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 548（《论文》卷 3－B122：6）。

幻希望之中。或者有另一个方向，但依然【292】很广阔。一个人厌倦了用瓷器吃饭，改用银器吃饭；厌倦了银器，用金器吃饭；一个人焚毁了半个罗马,[①] 为的是设想那场特洛伊（Troja）大火灾。这种方法取消了它本身，是不合逻辑的无限。[②] 尼禄（Nero）

① 罗马皇帝尼禄（37－68）于公元64年焚烧了罗马。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尼禄》（*Nero*），38；Caji Suetonii Tranquilli Tolv første Romerske Keisers Levnetsbeskrivelse，Ⅰ－Ⅱ，tr. Jacob Baden，Copenhagen：1802－1803，卷2，页102－104；《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Ⅰ－Ⅱ，tr. J. C. Rolfs，Loeb，New York：Macmillan，1914），卷2，页155－157。

② 例如，可参见黑格尔《逻辑学》，前揭，卷1，页137，142：

> 首先，按无限的简单概念，它可以被看成是绝对的一种新的界定；它作为不确定的自我关系被假定为在和形成。确定的在的诸形式在可以被看成是对绝对的界定的那些确定的系列中找不到位置，因为那个范围中个别的诸形式立刻被假定成仅仅是确定性，是大体上的有限。不过，无限被坚持认为是没有任何限定条件的绝对，因为它明显被确定为对有限的否定，因而明显构成了同无限中的限定的关系——它的在和形式的限定也许成了可能，即使没有拥有它或表明它——而这种限定的无限中的存在被否定了。
>
> 但是，即使如此，无限还没有真正脱离限制和有限；主要要点是从不合逻辑的无限中区分出真正的无限概念，从理解的无限中区分出理性的无限；然而，后者是被限定的无限，正是在保持无限的纯粹性和避开有限的行动中将发现它，无限仅仅是被造成了有限。
>
> 我们在这里拥有的是对一种限制的绝对超越，这种超越仍然是不完全的，因为**并不是它本身被超越**。在我们面前是无限；它属于超越的过程，因为推断出了一种新的限制，但结果却仅仅是向有限的回归。这种不合逻辑的无限本身是与循环呈现的任何事物相同的东西；它是对真实的有限的否定，但它事实上不可能使自身从那里解脱出来。有限作为它的它者**重新出现在无限本身之中**，因为它仅仅是在它与它的它者——有限——的联系之中，那才是无限。通向无限的过程结果只是一个和相同内容的永恒重复，是这个有限和无限的一个和相同的使人厌烦的交替。

到底得到了什么？没有，后来的皇帝安东尼努斯（Antoninus）较明智，他说：*ἀναβιῶναί σοι ἔξεστιν ἴδε πάλιν τὰ πράγματα, ὡς ἑώρας ἐν τούτῳ γὰρ τὸ ἀναβιῶναι*（*Βιβλιον Z., β.*）［你们可以开始一种新生活。只有当你们常见到事物时才能重新见到它们，新生活就存在于这之中（《书》VII,2）］。①

我所提出的方法并不在于改变土地，而是如适当的作物轮作那样，在于改变种植的方法和作物的种类。这里马上就是限制性的原理，世上唯一的节约原理。一个人越是限制自己，他就越变得随机应变。一个孤独的生活囚徒完全能随机应变，对他来说，一只蜘蛛可以成为巨大惊奇的一个源泉。想想我们的学校生活吧！我们处在一个对选择自己的教师毫无美学考虑的年纪，因此他们经常是非常令人讨厌的——那时我们是多么能随机应变啊！② 我们抓住一只苍蝇，把它关在一个胡桃壳里，看着它在里面到处跑，我们多么高兴啊！我们在书桌上挖个洞，把一只苍蝇关在里面，透过一张纸窥视它，我们是多么高兴啊！能听见从屋顶上滴下的单调的雨滴声，是多么快乐啊！③ 探听每一点微小的声音或运动，一个人要变成多么细致的观察者啊！这里是那原理的最边界，它不是通过延伸而是通过强度来寻求缓解。

一个人在改变种植方法中越能随机应变，就越好，但是每一特殊的变化仍然会落入追忆与忘却之间关系的普遍规律之中。一切生命都在这两种趋势中运动，因此这是一个让它们恰当地受到控制的问题。一个人在开始艺术地生存之前，希望才被抛弃；只要一个人

---

① Marcus Aurelius Antouinus,《沉思录》(*Meditations*,卷 7,页 2;《安东尼努斯〈回忆录〉12 卷》(*M. Antonius Commentarii libri* X II ,ed. J. M. Schultz, Leipzig:1829),页 179;《安东尼努斯回忆录》(*The Communings with Himself of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tr. C. H. Haines, Loeb,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页 165。

② 参见《增补》，页 548（《论文》卷 3 - B122：7）。

③ 关于以下一句，参见《增补》，页 548（《论文》卷 3 - B122：8）。

有希望，他就不能限制自己。看见一个人借着希望的顺风出海航行的确很美妙；一个人也许会利用机会让自己被顺着牵引，但绝不应让它登上自己的船，【293】最不应像舵手一样，因为它是个不能信赖的船长。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希望是普罗米修斯可疑的礼物之一，他没有给人类不朽的预知，而是给了他们希望。[1]

忘却——这是所有人的欲望，当他们碰到某些不愉快的事时，他们总会说：如果我能忘却就好了！可是，忘却是一门必须提前练习的艺术。[2] 能够忘却总要取决于一个人如何记住，而如何记住则取决于如何体验现实。那些因希望的速度而搁浅的人将以这样一种方式回想起他无法忘却。因此，nil admirari［对虚无感到惊奇］[3] 是固有的生活智慧。对于一个在任何时候想忘却而无法忘却的人来说，没有哪一部分生活应当具有那么大的意义；在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在任何时候都能记住的人来说，生活的每个部分都应当具有很大的意义。最容易记住的年代也是最容易忘却的：即童年时代。一个人的记忆越是具有诗意，就越容易忘却，因为富有诗意的记忆实际上仅仅是一种对忘却的表现。当我富有诗意地记住时，

---

① 例如，可参见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行 250 - 254；《埃斯库罗斯作品集》，前揭，页 419 - 420；《希腊悲剧全集》(*The Complete Greek Tragedies*，Ⅰ-Ⅳ，ed. David Grene and Richmond Lattimor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 - 1960)，卷 1，页 320：

> 普罗米修斯：我让凡人们都预见不到厄运。
>
> 合唱：你为他们治疗那疾病提供了什么药方？
>
> 普罗米修斯：我把他们放入盲目的希望之中。
>
> 合唱：那就是你送给人类的一件伟大礼物。
>
> 普罗米修斯：除此之外，我还送给他们火。

② 有关以上一句，参见《增补》，页 548（《论文》卷 3 - B122：9）。

③ 参见贺拉斯《书信集》，前揭，卷 1，第 6，1 封信，页 287。也可参见《布道词十八篇》，《文集》卷 5；《片断》，《文集》卷 7，页 80 和注释。

我的体验早已经历了失去一切令人痛苦的东西的变化。为了能像这样来追忆，人们必须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怎样活着的，尤其是怎样享乐的。如果一个人不加区别地享乐到底，如果一个人不断接受享乐所能给予的极限，那么他将既不能追忆也不能忘却。那就是说，一个人除了一种满足外没有别的什么可回忆，即他只希望忘却，但现在却因一种不自沉的回忆而痛苦。因此，如果一个人注意到享乐或者生活的某一部分过分强烈地使他冲昏了头脑，那他就要停一会儿并做回忆。一种对持续得过久的厌恶是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给的。人们从一开始就要控制住享乐，不要为任何决定而全力以赴；一个放纵的人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信。只有那时才有可能拆穿这句格言的虚伪性，即一个人不可能吃掉自己的蛋糕又同时拥有它（【译按】意即两者不可得兼）。确实，警察禁止携带秘密武器，然而，没有哪种武器像可以追忆的艺术那样危险。【294】当一个人在享乐之中为了追忆享乐而注意它，这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感受。

当一个个体在这方面以忘却的艺术和追忆的艺术使自己得到了改善时，那么他就能与一切存在交锋。

一个人的恢复力实际上可以凭他的忘却力来衡量。不能忘却的人绝不会有多大价值。别的地方是否会涌出一条勒忒河（Lethe），① 我不知道，但我却知道这一点——即这门艺术可以发展。但是，它绝不是存在于特殊的印象了无痕迹的消失之中，因为健忘并不等同于能够忘却的艺术。人们一般对这门艺术的理解是那么少，这一点很容易看出来，因为他们通常想忘却的仅仅是不快，而非快乐。这透露出了一种完全的片面性。的确，忘却是对于适当的同化的正确表现，这种同化把体验减弱成了一种共鸣板。理性的自然之所以伟大在于它忘却了它是浑沌，但这个思想任何时

---

① 希腊神话冥界里的一条忘却或遗忘之河，那些进入死者地界的人要渡过这条河。

候都可能出现。由于忘却通常所想到的都与不快有关，所以一般把它看成是一种使人窒息的疯狂力量。可是相反，忘却是一种平静的消遣，它与快乐的关系应当与不快的关系一样。此外，快乐作为一件往事，尤其是作为一件往事，具有一种内在的不快，它能以这种不快唤起一种失落感，这种不愉快可以被忘却消除。不快具有一种刺激——每个人都承认这一点。这也被忘却消除了。可是，倘若一个人像很多人那样涉猎忘却艺术的话，如果把不快完全拂去了，那么他很快就会看到那有多么好。在某个不留神的时刻，它经常以突如其来的全部力量使人大吃一惊。这与理解力很高的头脑中安排得很好的模式完全不一致。毫无不幸的是，没有哪种不幸如此不友好，如此聋哑，以至一点都不可能使之高兴；就连刻耳柏洛斯（Cerberus）① 也接受了蜜饼，受骗的不仅仅是年轻的少女。人们到处谈论它，因而使它失去了自己的锋芒，并绝不希望忘却它——可是忘却它是为了回忆它。的确，人们即使有了这种回忆便以为会永远遗忘，【295】其实只是反对回忆的手段，人们使自己变得如此狡猾，对内行来说伪装是成功的。忘却是剪刀，人们用它剪去不能使用的东西，可是请注意，要在回忆的最高监督下进行。忘却和回忆在这方面是同一的，而在艺术上达到同一性的是阿基米德点（the Archimedean point），人们以它抬起了整个世界。② 当我们说起在遗忘之书中写下某些东西时，我们确实要提到被忘却了的但在同时又被保下来的东西。

---

① 希腊神话中三个头的狗，它看守着阴间的大门。例如，可参见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前揭，卷1，页535。

② 参见普鲁塔克（Plutarch），《马塞卢斯》（*Marcellus*），页14；Lives: Plutark's Levnetsbeskrivelser，I－IV，tr. Stephan Tetens，Copenhagen：1800－1811），卷3，页272；《普鲁塔克生平》（*Plutarch's Lives*，I－XI，tr. Bernadotte Perrin，Loeb，New York：Putnam，1914－1926），卷5，页473："……阿基米德是国王希罗的亲戚和朋友，他给国王写信说，以任何给定的力量都有可能移动任何既定的重量；如我们所说，他以自己谁的力量壮胆，宣称，如果存在另

回忆和忘却的艺术也将使人防止陷入生活中的任何特定关系之中——并向他保证完全中止。[①]

然后要警惕，防止友谊。如何定义朋友？朋友并非哲学所称的必要的他者，[②]而是不必要的第三者。友谊的奉行仪式是什么呢？人们举杯向 dus[③]祝酒，人们割开一条血管，把自己的血与朋

一个世界的话，他会去那儿，他能移动它。”参见《增补》，页549（《论文》卷3－B122：10）。

① 关于以上一句，参见《增补》，页549（《论文》卷3－B122：11）。

② 例如，可参见黑格尔《逻辑学》，前揭，卷1，页117－118：

> 首先，某种东西和另一种都是确定的在或某些东西。
>
> 其次，各自都同样是一个他者。它是首先被命名的并不重要，只是为了这个原因才称为某物（在拉丁语中，当它们双双出现在一个句子中时，两者都被称为 aliud 或“这个，那个”，alius alium；在有相互关系时，alter alterum 这个表达法是相似的）。如果在两件事情中我们把一个叫做 A，把另一个叫做 B，那么在第一种情况下 B 就被确定为他者。但是，A 跟他者 B 是完全一样的。同样，两者都是他者……
>
> 因此，他者显现为一种对于由此被刻划的确定的异己的确定性，或者说显现为外在于这个确定存在的他者；一方面是由于一个确定的存在只有通过由一个第三者来比较才被确定为他者，一方面是由于它因为外在于它的他者才只有被确定为他者，但并不是一个为了它自己的他者。与此同时，如已提到的，每个确定的存在，即使对一般的思维来说，都把它本身确定为一个他者，这样就没有任何确定的存在只被确定为这样，它并非外在于一个确定的存在，因而不是它本身的一个他者。
>
> 两者都同样被确定为某物和他物，因而是相同的，就此说来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别。但是，这种确定的自我同一同样只是源于外在的反思，源于它们的比较；但他者由于先被断定，虽然一个他者与某物有关，它仍然也是一个为了它自己的他者，与某物相分离。

③ 为友谊干杯的仪式（用表示亲近的第二人称单数 du，不用表示正式的复数 De）。近年来用 De 已或多或少消失了。

友的血混合在一起。[①] 这个时刻何时到来是难于确定的，但它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来显示自己；人们感到了它，再也不能对他者说De了。一旦这种感受出现，它就绝不可能被证明是一个人已犯了一个错误，例如像威斯特法勒（Gert Westphaler）在与那刽子手举杯祝酒时所犯的错误一样。[②] ——友谊的确切标志是什么？古人回答说：idem velle，idem nolle，ea demum firma amicitia［同类与非同类、这个和只有这个的一致，是构成真正友谊的东西］[③] ——而且也是极其令人厌烦的。友谊的意义是什么？在意见和行动方面相互帮助。两个朋友形成一个紧密联盟是为了在彼此看来都是最重要的，即使没有哪个人除了自己独立外能对另一个人成为什么。[④] 不错，我们能用金钱互相帮助，能互相帮助穿衣脱衣，互相成为恭顺的仆人，收到诚挚的新年祝贺，也收到婚礼、生日祝贺和丧葬的问候。

可是，正因为一个人坚持不接触友谊，他因此就无法在不同人们接触的情况下度日。[⑤] 相反，这些关系能不时做一种更深的轮替，规定一个人始终——尽管暂时保持相同的【296】步伐——具有足够的储备速度逃离它们。人们也许会认为这样的行为留下了不愉快的回忆，认为不快在于把一种关系从是某种东西削减成

---

① 关于以上三句，参见《增补》，页549（《论文》卷3－B122：12，A19）。

② 海伯格的戏 Mester Gert Westphaler，第2幕，第4场中的一个场景；Den Danske SkuePlads，前揭，卷1，无页码。

③ 参见撒卢斯特（Sallust，【译按】前86－前34，罗马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喀提林战争》（*The War with Cataline*），卷20；《撒卢斯特作品集》（*C. Sallusti Crispi opera quar supersunt*，Ⅰ－Ⅳ，ed. Friedrich Kritzius，Leipzig：1828），卷1，页98；Sallusts Catilinariske Krig，tr. Rasmus M? ller，Copenhagen：1811，页25；《撒卢斯特》（*Sallust*，tr. J. C. Rolfe，Loeb，New York：Putnam，1921），页35。

④ 有关以下一句，参见《增补》，页549－550（《论文》卷3－B122：13）。

⑤ 有关以下一句，参见《增补》，页550（《论文》卷3－B122：14）。

什么都不是。不过，这是一种误解。不快在生活的反常中确实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成分。此外，相同的关系能以另一种方式再获得意义。人们应当小心绝不要搁浅，不要到总要在心里忘却的尽头。有经验的农夫不时让自己手头的活儿闲下来，社会节俭的理论也提倡同样的东西。一切都肯定会重来，却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在轮作过程中曾有过的东西仍然在那儿，却随着种植方法发生了变化。因此，有人一直希望在一个更好的世界中见到自己的老朋友和熟人们，却不像人们那样担心他们会有很大变化，不担心变化大得再也认不出他们来。相反，他担心他们会完全没有变化。难以置信的是，即使最微不足道的人靠这种合理的耕作所能收获的是些什么。

绝不要涉足婚姻。[①] 结了婚的人发誓说相爱直到永远。那么现在这么说太容易了，但却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如果一个人随着时间完结了，那他就很可能永远完结了。如果不说“直到永远”，夫妇俩说“直到复活节，直到明年五朔节”，那么他们所说的就会获得某种意义，因为那时他们将会说某些话，也是他们或许能实现的某些话。[②] 在婚姻中发生了什么呢？首先，其中一个人在短时间之后发现出了问题，接着另一个抱怨大叫：不忠！不忠！过了一会儿，另一个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经过一种由彼此不忠形成的平衡而开始了一种中立状态，直到他们共同心满意足。可是，现在无论如何都太迟了，因为离婚牵涉到了各种巨大的难题。

既然婚姻就像这个样子，那么并不奇怪的是人们在很多方面做出努力用各种道德后盾来支撑它。如果一个男人【297】想同自己的妻子分开，那么叫喊声就出来了：他是个卑鄙的家伙，是个流氓等等。多么可笑啊，多么间接的对婚姻的攻击啊！婚姻或者具有内在的实在［Realitet］，那么他就因失去它而受到了适当的

① 关于以上一句，参见《增补》，页550（《论文》卷3－B122：15）。
② 关于以上两句，参见《增补》，页550（《论文》卷3－A124）。

惩罚；婚姻或者不具有任何实在，那么辱骂他就是不合理的，因为他比其他人都更明智。如果有人对自己的金钱厌倦了，把它扔出窗外，那么没有人会说他是个卑鄙的家伙，因为如果钱具有实在性，那么无论如何不要它是他受到的适当惩罚；如果钱不具有任何实在性，那么他当然真的很明智。

人们必须始终要防范缔结一种借它可以变成很多的生活关系。这就是连友谊都很危险的原因，婚姻更加危险。他们的确说过婚姻伙伴是一体，但这是非常含糊和神秘的说法。如果一个个体是很多，那他就已丧失了自己的自由，就不可能在他希望之时料理好自己的马靴，不可能凭兴致到处漫游。如果他有个妻子，这就很难；如果他有妻子还有孩子，那就更艰难；如果他有妻子和孩子，那就不可能。人们公认有一个吉普赛女人的楷模，她毕生把自己的丈夫背在背上，[①] 可是，一方面这是极其罕见的，另一方面在长时期中这也是非常令人厌倦的——对那丈夫来说。此外，通过婚姻，一个人死一般地陷入了习惯的连续性之中，而习惯像风和天气一样，是某种完全无法确定的东西。就我所能知道的，在日本，孩子出生期间有丈夫也要坐月子的习惯。或许，欧洲引进外国习惯的时代将要到来。[②]

连友谊都很危险，婚姻还是更危险，因为一旦男人同女人结成一种持续的关系，女人就成了并将成为男人的祸根。找一个年轻男子，使他精神振作得像一匹阿拉伯马，让他结婚，他便无望了。在开初，女人很骄傲，然后她软弱了，然后她神魂颠倒，然后他神魂颠倒，然后整个家庭神魂颠倒。一个女人的爱只不过是伪装和软弱。[③]

---

① 参见 Steen Steensen Blicher, *Kjeltringliv*, *Samlede Noveller*, Ⅰ－Ⅴ, Copenhagen: 1833－1836)，卷 1，页 240－242。

② 有关以上一段，参见《增补》，页 550－551（《论文》卷 3－B122：16)。

③ 有关以上一段，参见《增补》，页 551（《论文》卷 3－B122：17)。

正因为一个人不能卷入婚姻之中，由于这个原因他的生活不需要缺少情欲之爱。情欲之爱也应当有很多——但一种诗意的无限【298】也能像局限一个月一样局限于一个小时。当两个人彼此相爱，感到他们彼此是命定的时候，具有断绝这种关系的勇气就成了一个问题，因为延续下去只有失去一切，什么都得不到。这似乎成了个悖论，确实是这样，这是就情感而言，并非就理解而言。在这个领域里，主要的问题是能够对付各种情绪，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那就能达到结合的无穷无尽的变化。

绝不要接受任何官职。如果有人接受了，那他就成了一个十足的安尼曼（John Anyman)，成了国家机器中一个小得可怜的齿轮。个体不再是自己行为的支配者，于是各种理论便很少有什么帮助。一个人获得了某个官衔，这意味着一切罪过和邪恶的后果。人们受其奴役的法律同样是令人厌烦的，无论进步是快还是慢。官衔绝不可能转让，这么做将是犯罪行为，那将招致公开严惩，即使那时一个人也无法肯定没有得到敕令的赦免并再获得官衔。

即使一个人坚持不接触官职，他仍然不应该丧失活动，而应把与毫无目标相一致的一切追求放到极重要的地位；各种无利可图的追求可以坚持下去。然而，在这个方面，人们应当发展的与其说是在广度上，不如说是在深度上，虽然成人了多年，但这个古老的说法显示了其有效性：逗乐一个孩子不用花大力气。

正像一个人要改变一下土壤要依据社会节俭的理论一样（因为一个人如果要活下去只与一个人有关的话，那么轮作制就将被证明很糟糕，正像一个农夫只有一亩土地因而绝不可能让土地闲置的情形一样，这是件极其重要的事)，一个人也必须这样不断地改变自己，这才是真正的秘诀。说到底，实质在于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要在这种意义上控制住情绪：即一个人任意产生各种情绪是不可能的，但节俭教导我们要利用时机。正像一名有经验的水手始终要看看大海、提前发现远处的风暴一样，【299】因而一个人也始终应当提前一点发现一种情绪。在进入一种情绪之前，一

个人应该知道它对自己的影响和它可能对其他人的影响。最初的发作目的在于唤醒纯粹的心境，看看一个人内心有什么，接着到来的是调节的调子。一个人越有经验，就越相信在一个人身上经常有很多从来无法想象的东西。多愁善感的人照这样非常令人讨厌，当他们暴躁起来时，经常让人吃惊。[①] 戏弄是一种特别出色的探测手段。

专横是完全隐秘的。流行的看法认为不存在任何专横的艺术，然而可以照这样来深入研究专横，即一个人自己在专横时并没有放肆起来，而是自己从中得到了快乐。一个人并不欣赏直接的对象，而欣赏他执意要介绍的其他对象。看戏从中间看起，读书从书的第三节读起。一个人由此获得的快乐完全不同于按作者如此诚恳的意图所获得的快乐。人们欣赏某种纯属偶然的东西；人们从这个立场来考虑整个存在 [Tilværelse]；人们让它的现实在这一点上搁浅。我将举一个例子。有个人，由于环境的缘故我被迫听他的喋喋不休。在每个场合下，他都准备好了做一点极其令人厌烦的哲学演说。我在绝望的边缘突然发现，那个人在讲话时出汗异常地多。这种出汗现在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注视着汗珠如何聚集在他的额头上，接着如何汇成一条小溪，如何流到他的鼻子上，最后形成一个颤抖着的小球，小球还悬挂在他的鼻尖上。从那一刻起，一切都起了变化，我甚至可以获得鼓励他开始哲学演说的快乐，这只是为了观察他额头和鼻子上的汗水。

巴格森[②]在某个地方讲过某个无疑非常老实的人，但他有一样东西反对他：他的名字没有音节。非常有利的是以一种像那样的专横的兴趣让生活的各种现实没有差别。某些偶然的东西被变成了绝

---

① 有关以下一句，参见《增补》，页 552（《论文》卷 3 - B122：18）。

② 参见巴格森，*Theateradministratoriade*，《巴格森作品集》，前揭，卷 1，页 421。名字叫哈辛（Hassing），巴格森找不到适合于他的音节，只有用“华盛顿的三分之二个音节——这跟一无所有一样好”。

对，【300】又照此被变成了绝对赞赏的一个对象。当情感处于运动中时，这一点尤其见效。对很多人来说，这种方法是一种出色的激励手段。生活中的一切东西都被看成是一种赌博等等。一个人越是懂得如何始终如一地维持自己的专横，结合起来就越是令人吃惊。坚持的程度总会表明一个人是一名艺术家呢，还是一个工作笨拙的人，因为坚持到某个程度时每个人都做得一样。① 人们用来看现实的眼睛必须不断地改变。新柏拉图主义者（the Neoplatonists）认为，那些在尘世达不到完美的人们，在死后根据他们的优点会变成或多或少完美的动物。例如，那些在小规模上实行社会德行的人（谨小慎微的人）会变成社会性动物——例如蜜蜂。这样一种生活观，它在此世这里见到一切人都变成了动物或者植物（普洛丁［Plotinus］也相信这一点——即有些人被变成了植物），② 提供了变化的丰富的多样性。艺术家蒂施拜恩（Johann Heinrich Wilhelm Tischbein）③ 试图把每个人都理想化为一种动物。他的方法有个缺陷，即它过于严肃，并试图找到一种真实的类似物。

外在于一个人的偶然相当于内在于他的专横。因此，他始终应该让自己的两眼睁开看偶然，始终应该 expeditus［准备好］有某种东西出现。所谓社会性的快乐，我们自己每个星期或者每两个星期提前为它作好准备，很少有什么意义，然而就连最微不足道的事物也能偶然地变成一种供娱乐消遣的丰富材料。要在这里深入细节是行不通的——没有哪种理论能达到那么远，即使最复杂的理论与无处不在的天才们很容易发现的东西相比，都不过是贫乏的。

---

① 有关以下一句，参见《增补》，页 552（《论文》卷 3 - B122：19）。

② 参见普洛丁《九部书》(Enneads)，卷 3，页 4，2；《普洛丁》(*Plotinus*, Ⅰ - Ⅵ, tr. A. H. Armstrong, Loeb,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1967)，卷 3，页 145 - 147。参见柏拉图《斐多》，81c - 82b，前揭，页 64 - 65。

③ 蒂施拜恩（1751 - 1829），歌德的一个朋友。参见歌德《同类》(*An Denselben*)，《歌德作品全集》，前揭，卷 2，页 168。

勾引家日记[1]

他那压倒一切的激情
正是青春年少的肇始。[2]
——《唐·乔万尼》，第四咏叹调

① 参见《增补》，页552－553（《论文》卷4－A231）。
② 参见《增补》，页553（《论文》卷3－B67）。

【303】我不可能瞒住自己；在我决定按照自己的兴趣，把我在最为仓促和最为不安之时得到的那部草稿整理出来时，我无法控制住此刻攫住我的焦虑。我所面临的情景，恰如那时一样使人忧虑和丢脸。与他通常所做的相反，他没有锁上自己的书桌。因此，我可以处置里面的一切东西。然而，要掩饰我的举止，使自己以为没有打开任何一个抽屉，毫无用处。有一个抽屉打开了。其中有一大堆散乱的稿纸，面上放着一个大四开的本子，装订得很精致。最上面是一张有花饰的白纸，他在纸上亲手写下了：第四本 Commentarius perpetuus［连续系统的注解］。[1] 可是，毫无用处的是，试图自欺欺人地以为，如果那本子的封面没有打开，如果这个触目的标题没有诱惑我，那我就不会受其诱惑，至少我会抵挡住诱惑。

标题本身很奇怪，然而更多的是它周围的条目，而不是标题本身。我匆忙瞥了一眼那些散乱的稿纸，得知它们包含了一些有关情欲之爱场景的印象，表示了这样那样的关系，还有一些特殊信件的草稿，后来我对它们在技巧上圆熟的、故意的若无其事已经很熟悉。此刻，在识破了那个腐败者的用心之时，我想起了那时的情景，可以说，在接近抽屉时我狡诈地留意着，那感觉就像警察进了一位伪造者的房间搜查东西一样，在一个抽屉里发现了一大堆散乱的稿纸和一些手稿样本；在一处有小小的装饰设计，另一处有用作标记的花押字，还有一行倒写的文字。这显然向他表明：他找对路了，他对此的欣喜混杂着【304】对这里很明显的勤勉努力的某种敬佩。由于我不习惯侦破犯罪，没有佩戴警徽，所以我的反应有所不同。使我倍感沉重的事实是，我在行非法之道。当时我既没了主意，也没了语言，情况通常就是这样。人们会对一种印象满怀畏怯，直到再次反思后才放松下来，能应对自如地同不认识的陌生人交谈，逐渐适应起来。反思能力越发达，

① 参见《增补》，页553（《论文》卷3－B170）。

镇定得就越快。就像检查外国游客的海关官员一样，看惯了各种最难以置信的人物，以至于不会轻易大惊小怪。虽然我的反思能力确实非常发达，但我最初还是极为吃惊。我清楚地记得我脸色苍白，近乎昏厥，因而焦急异常。想想吧，要是他回来了，发现我在昏厥中还用手把着那抽屉——一种糟糕的意识确实可以使生活变得有趣。①

那部书的标题本身并不使我吃惊。我把它当作一本摘录汇编，这在我看来非常自然，因为我知道他总是满怀热情地从事他的研究。但是，它包含了某种全然不同的东西。它恰好是一本日记，记得十分仔细。基于从前我同他的相识，我认为他的生活没有太大必要进行评述，但按照我现在的看法，我无法否认选择这个标题要具备极大的洞察力和理解力，要有对他自己和处境真正审美的、客观的把握。这个标题与全部内容极为和谐。他的生活一直是努力完成诗意地生存的任务。② 他具有极其发达的感官去发现生活的情趣，懂得如何去发现它，在发现之后继续半诗意地复制他自己的各种经验。因此，他的日记既不是精确的历史叙事，也不是严谨的叙事；它不是陈述，而是虚拟。尽管他的各种经历在体验之后都被记录了下来，有时也许是很久之后才被记下来，然而它们经常被描述为似乎是刚刚发生的，【305】具有戏剧般的生动性，以至有时就像是在眼前发生的。不大可能的是，他这么做是由于他对这日记怀有别的什么目的；显然，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它只对他个人具有重要性，假设我面前有一部诗作，也许还有意出版，但其整体和各个部分都排除了它是诗作。诚然，在出版方面他本人不必惧怕什么，因为大部分人名都很奇怪，以至它们决不可能有历史根据。我唯一的疑虑是，姓氏在历史根据方面是确切的，这样他始终都能确认真实的人，而每个好事者都会受到姓

① 有关本句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553（《论文》卷3－B45：1）。
② 参见《讽刺》，《文集》卷2；《增补》，页555（《论文》卷3－B33）。

氏的误导。至少，我所认识的女孩儿柯德丽娅（Cordelia）的情形就是这样，主要的兴趣集中在她身上，她非常正确地名叫柯德丽娅，[1] 不过，不是叫瓦尔（Wahl）。

那么，如何解释日记还是具有这样一种诗意色彩呢？回答这一点并不难，很容易凭他的诗人天性来做解释，那诗意色彩还不够丰富，只要你愿意，也还没有欠缺到足以把诗与真实彼此分开。那诗意是他本人带来的。这种增添就是他在诗意的真实处境中所享受到的；他再次以诗意反思的形式捕捉到了这一点。[2] 这是第二次欣赏，他的整个生活都倾向于欣赏。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亲身享受了审美；在第二种情况下，他审美地欣赏了自己的个性。第一种情况的要点是他以自我为中心亲自欣赏到的东西，部分是真实给予他的，部分是他自己用以丰富真实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其个性被挥发了，于是他欣赏到那处境以及那处境中的他自己。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不断需要作为偶然、作为一种要素的真实；在第二种情况下，真实浸透在了诗意之中。因此，第一阶段的结果就是作为第二阶段结果的日记所由产生的那种心境，因为在第二种情况下，这些言辞比之第一种情况是在有点不同的意义上运用的。这样，他不断【306】通过他的生活在其中消失了的那种模棱两可而拥有那诗意。

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背后，在遥远的背景之中，存在着另一个世界，这两个世界彼此的关系大致就像剧院中的主要舞台，与有时从背后看去的舞台之间的关系一样。可以说，人们透过悬挂着的精致薄纱幕，看到了一个薄雾的世界，它更加轻盈，更加飘渺，具有不同于真实世界的品质。真实世界中以肉身显现的众多人们在其中并不自在，却在另一个世界里很自在。然而，人们

---

① 参见《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772；卷 6，页 6713（《论文》卷 5 - A12；卷 10 - A769）。

② 有关以下一句，参见《增补》，页 553（《论文》卷 3 - B45：2）。

以这种方式逐渐消失，确实总是从真实中消失，或者可能有其健康方面的根据，或者可能有疾病方面的根据。后者就是这个人的情形，如果我不认识他，我也曾知道他。他并不属于真实世界，却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不停地轻巧跑遍了这世界，却跑过了，哪怕是在他差点使自己投身于其中之时。但是，召唤他离开却不是善，实际上也不是恶——即使我在此刻不敢这么说到他。他遭受着 exacerbatio cerebri［脑部重病］的痛苦，[①] 真实对此不足以成为刺激物，充其量只是暂时的刺激。他没有在真实方面过度劳累，他没有虚弱到不能承受，没有，他太强壮了，但这种力量却是一种疾病。一旦真实丧失了作为刺激物的意义，他就被解除了武装，他身上的邪恶就在这当中。他在刺激的瞬间意识到了这一点，邪恶就在这种意识之中。[②]

我知道那女孩儿，她的故事构成了那日记的主要内容。他是否勾引过别的女孩儿，我不知道，[③] 但这一点似乎得到了他的日记的证实。他似乎也以不同的方式实践过，这是他的典型做法，因为他在智力上禀赋极高，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勾引家。从那日记中可以看出，有时他所欲求的完全是些随意的事物，例如招呼致意，无论如何也不接受别的，因为那是有关他人的最美的东西。他借助自己智力的禀赋，懂得怎样引诱女孩儿，懂得怎样吸引她而不考虑【307】在较严格的意义上占有她。我可以把他描绘为懂得如何把女孩儿引到一个高点，他有把握她在那一点上会奉献出一切。当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他便会突然终止，自身不做出任何一点主动的表示，不说任何有关爱的言辞，不做出任何宣誓和许诺。事情既然已经发生，对那不幸的人而言，对此的意识使她

① 参见《书信》，第 8 封信，《文集》卷 25；《论文》，卷 2 - A801。

② 有关以上一段，参见《增补》，页 554 - 555（《论文》卷 3 - B45：3）。

③ 有关本句的其余部分和以下三句，参见《增补》，页 555（《论文》卷 3 - B45：4）。

倍感痛苦，因为她没有什么可求助的东西，因为她在最为变化多端的情绪的可怕魔舞中不断地感到焦虑不安，责备自己，宽恕他，接着又反过来斥责他。此时，既然这种关系仅仅象征性地拥有了真实，因而她必须不断同那疑虑斗争，指望整个事情不只是一种幻觉。她不可能向任何人表露，因为她确实没有什么可以表露。当一个人有梦想时，他可以把自己的梦想告诉别人，可她不得不说的确实不是什么梦想；那是真实，然而一旦她打算把真实告诉另一个人以终止她心灵的烦扰时，那真实就什么都不是了。她自己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没有人能领会这一点，她自己也难以做到，而这就是加在她身上的令人焦虑的重负。

因而，[1] 这些受害者属于非常特殊的一类。她们并非不幸的女孩儿，她们像被遗弃了，或者以为她们被社会遗弃了，极为悲痛，有时当内心经常想得过多时，会公开表达出憎恨或宽恕。她们身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她们生活于习惯了的语境中，总是受到尊敬，然而她们也改变了，始终无法对自己说明，别人则不可理解。她们的生活没有像别人那样破灭，而是集中于自己身上；她们对别人一无所知，徒劳地力图找到自己。可以说，在同样的意义上，他整个一生的旅程都无法察觉（因为他的双脚是这样形成的，以至他的脚印留在了它们下面——这就是我最好地对自己描绘的他无限地表现在他自己身上的东西），在同样的意义上，没有哪个受害者倒在了他面前。[2] 他生活得过于理智，以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勾引家。不过，他有时具有一种养尊处优的【308】体态，有时又显出十足的感官上的美感。甚至他与柯德丽娅的风流韵事竟如此错综复杂，以致他很可能显得是个被勾引者——确实，就连那位不幸的女孩儿有时对这种情况也困惑不解；还有，他在这方面的脚印是那么难以辨认，以至于一切证据都是不可能的。

---

① 有关以下的段落，参见《增补》，页 555 – 556(《论文》卷 3 – B33，34，35)。

② 参见《增补》，页 556（《论文》卷 3 – B45：5）。

对他来说，个人仅仅有助于刺激；他抛弃她们就如同被摇落了树叶的树木一样——他恢复了活力，树叶却凋零了。

然而，他本人头脑中的东西看上去到底如何？正如他把别人引入歧途一样，因而我认为他将以自己走入歧途而告终。他不是在外在的意义上将他人引入歧途，而对他们自己来说是在内在的意义上。就一个带领徒步旅行者的人而言，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是无法确定自己的道路，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接着又错误地抛弃了他；但可以同一个人内心误入歧途相比的正是这一点。迷路的徒步旅行者还有一种安慰，即他身边的景色在不断变化，伴随着每一次变化都会促成一种找到出路的希望。在自己内心误入歧途的人没有那么大的活动范围，他很快就会发现那是一个他无法找到出口的圆圈。我认为，他本人甚至在更可怕的程度上会有同样的体验。我想不出什么比一颗诡计多端的心灵更加折磨人的东西来，这种心灵没有头绪，接着把它的一切敏锐用来对付自身，似乎是良心发现，这成了一个把自己从这种困惑中解救出来的问题。他那散兵坑的很多出口都没有用；他那受到困扰的急迫的灵魂以为发现了透进来的阳光，结果却证明是一个新的入口，因此，他像受到绝望驱使的惊慌失措的猎物一样，不断寻找着出口，并不断寻找他能返回自身的入口。这样一个人并非总是被人们称作的罪犯；他常常被自己的诡计弄得灰心丧气，而他受到的惩罚比罪犯所受的惩罚更加可怕，因为与这种有意识的疯狂相比，忏悔的痛苦又有什么？他所受的惩罚具有一种纯粹审美的特征，因为对表现而言，"良心发现"太具有伦理意味，不能用来表现他；在他身上形成的良心，不过是一种更高的【309】意识，它本身显现为躁动不安，这甚至不是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对他的指控，而是使他保持清醒，使他在乏味的躁动不安中得不到安宁。他也没有疯狂，因为他的很多有限的想法在疯狂的永恒中没有僵化。

可怜的柯德丽娅——对她来说，这也将证明难以找到安宁。她发自内心地宽恕了他，可她还是得不到安宁，因为疑虑接着苏

醒了：她是那个毁约的人；她是那场灾难的诱因；那就是她那渴望不同寻常的傲慢。于是她忏悔，却找不到任何安宁，因为谴责的念头宣告了对她的指控无效：是他这个心怀鬼胎的人把那计划注入了她的灵魂。于是她满怀仇恨，她的内心在诅咒中得到解脱，但她却找不到任何宁静。她再次责备自己——她因憎恨而责备自己，她自己就是一个罪人，她责备自己是因为无论他有多狡诈，她始终都有罪过。使她感到烦闷的是他欺骗了她，但几乎可以说，更加使她烦闷的是，他唤醒了纷繁复杂的反思，他在审美方面使她得到了极大提高，以至她再也不是谦卑地听到一种声音，却能同时听到多种声音。于是，追忆在她心灵被中唤起，她忘却了谴责和罪过；她回想起了那些美好时刻，在奇异的兴奋中感到茫然。在这样的时刻，她不仅想起了他，也怀着一种“洞察力”来看待他，那洞察力完全表明了她有多么成熟。因而，她在他身上没有看到犯罪，但也没有发现高贵的人——她仅仅是从审美上去感受他。[①] 她曾给我写过一封信，在信中对他做了评论。“他有时如此充满智慧，以至我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女人已被消灭；有时他又那么粗野暴躁，那么充满欲望，以至我在他面前几乎要发抖。有时我在他面前像个陌生人；有时他又完全投降了。后来，在我拥抱着他时，一切东西都变了，我拥抱着一块云朵。[②] 在我认识他之前我就知道有这种说法，但他教我懂得了它的含义；我在使用这种说法时总会想到他，正如我想到的每个念头都只有通过他一样。我始终热爱音乐，他却是【310】一件无与伦比的乐器，总是很敏

① 有关以下一句，参见《增补》，页 556 – 557（《论文》卷 3 – B45:7,38）。

② 当色萨利（Thessaly）的国王伊克西翁（Ixion）得到宙斯允许到奥林匹斯山避难时，试图拥抱赫拉（罗马名朱诺），宙斯用一朵云替代了她的形状。从这种结合中诞生了一个半人半马的怪物。作为对他的行为的惩罚，伊克西翁被用链条绑在冥王哈得斯旋转的车轮上。参见尼奇《新神话词典》，前揭，卷 2，页 122 – 123；《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100（《论文》卷 1 – A75）。

感，没有什么别的乐器能具有他那种音域。他是所有情感和情绪的精华，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思想有那么崇高，也没有什么思想有那么令人绝望。他会像秋天的风暴一样呼啸，他也会悄无声息地窃窃私语。我所说的字没有一个不产生效果，然而我却无法说我所说的话并非没有产生它们的效果，因为我不可能知道它们会产生什么效果。我怀着一种难以言表却又隐秘、狂喜、难以形容的焦虑，倾听我自己唤起却尚未唤起的这种音乐；始终都有和谐，我始终都因他而狂喜。"

这对她来说很可怕，对他而言将更加可怕——我可以从这一事实中得出这个结论：我每次想到那桩事的时候，几乎都无法控制住那攫住我的焦虑。我也被带入了那个迷雾的王国里，被带入了那种梦境之中，人们在其中每时每刻都受到自己影子的惊吓。我经常徒劳地试图使自己摆脱它，我像一个不祥的阴影子一样追随着，像一个无法言语的告发者。多么怪异啊![①] 他已把最深的隐秘到处散布，然而还有一个更深的隐秘，那就是我自己处于暗处，我以一种不法的方式知道了那件事。要忘却整个这件事是不可能的。有时我想到同他谈谈这事。但是，有什么用呢——他或者会否认一切，坚持认为那日记是一种文学尝试，或者命令我保持沉默，考虑到我知道这事的方式，这是我无法拒绝他的某种东西。没有什么事情像一个秘密一样包含了这么多的引诱和诅咒。

我从柯德丽娅那里收到了一大摞信。我不知道它们是否是全部信件，虽然在我看来，她一旦把它们给了我就明白了她自己已征用了一些信。[②] 我已把它们誊抄下来，并将把它们装订在我洁净的抄本中。人们公认，这些信件都没有注明日期，但即使注明了日期对我也没有太大帮助，因为那日记写到后来变得越来越稀

---

① 有关本节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 557（《论文》卷 3 - B47：1）。

② 有关本节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 557（《论文》卷 3 - B47：2，48，49）。

疏。实际上，最终除了唯一的一处例外，完全没有日期，似乎那故事在发展过程中在性质上变得那么重要，以至于它虽然在历史方面是真实的，但也很接近于【311】这一看法：详细记载时间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不过，对我确实有帮助的是：我在那日记的各处发现了一些我最初没有理解的词语。然而，把它们与那些书信联系起来时我就看出了，它们本身就是一些主题。因此，对我来说，很容易把它们插入合适的地方，因为我总是把信件插入提及主题的地方。如果我没有发现这些引导线索，我就会对误解感到愧疚，因为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就像那日记似乎表明了的一样——那些书信有时常常彼此衔接，看来她在一天中会收到好几封信。如果遵循我自己的想法，我可能会较为平均地把它们分散，并不怀疑他通过激情的能量所取得的效果，他把这种能量和各种手段用来将柯德丽娅置于激情的巅峰。

除了有关他与柯德丽娅之关系的完整信息外，那日记不时夹杂着一些小小的文字图画。无论这样的图画出现在哪里，在边缘上都有一个"NB"字样。这些文字图画与柯德丽娅的故事完全没有关系，但却使我生动地想到了他经常使用的一种表达方式的意义，即使我从前是以另一种方式来理解它：一个人总会表示出一点别的东西。如果这本日记中更早的部分已经落入我手中的话，那么我就有可能碰到其中的一些，他自己在页边上把它称为：actiones in distans［有距离的行为］,① 因为他本人曾经宣称：对他来说，柯德丽娅的确把他占有得太多了，以至他无暇环顾四周。

他离开柯德丽娅不久就收到了她的两封信,② 他没有把信拆开就给她寄回去了。它们在柯德丽娅转交给我的书信当中。她亲自拆开了信封，我可以随便抄录那些书信。她从未向我谈到过信

---

① 例如，可参见亚里斯多德对有距离的行为的否认,《物理学》(*Physics*), 224b－245b;《亚里斯多德作品集》，前揭，卷2。

② 有关以下四节,参见《增补》,页558－559(《论文》卷3－B50:1－4)。

中的内容，但无论她什么时候提到她与约翰尼斯的关系，她常常都要援引一首小诗，就我所知，那是歌德所作——诗句看来对她意味着不同的东西，情况依她的情绪和由此确定的不同措辞而不同。

【312】去吧！
蔑视
忠实，
悔恨
将紧随。①

那些书信如下：

约翰尼斯：

我决不会叫你“我的约翰尼斯”，因为我确切地意识到了你从来就不是那样的；我已受到了足够严厉的惩罚，因为这种想法在我心灵里曾经使我很高兴，然而我还是要把你叫做“我的”：我的勾引家，我的骗子，我的敌人，我的凶手，我不幸的根源，我的快乐的坟墓，我的不幸的深渊。我把你叫做“我的”，把我自己叫做“你的”，正如它曾经使你听上去很满意一样，它也曾经使我的崇拜骄傲，因而它现在听起来就像是对你的诅咒，是对一切永恒的诅咒。不要指望我打算追逐你，也不要指望我会随身带着一把匕首以便让你奚落我！逃到你愿意去的地方吧，我依然是你的；逃到地球的尽头，② 我

① 歌德《杰里与贝特利》(*Jery und Bätely*)，《歌德文集》，前揭，卷 11，页 10。

② 参见《旧约·诗篇》139：7－9。

依然是你的。爱上一百个别的人，我依然还是你的——真的，在濒死的时刻，我也是你的。我用来反对你的语言肯定向你表明了我是你的。你用这样的方式斗胆欺骗了一个人，竟至于你成了我的一切，让我独自庆幸成为你的奴隶吧！我真的属于你，是你的，你的，是你的诅咒。

你的柯德丽娅

约翰尼斯：

曾经有一位富翁，他有一大群大大小小的牛羊牲畜。曾经有一位贫穷的少女，她只有一只小羊羔，[1] 她亲手喂它吃喝。你就是那个富人，拥有世上的一切荣华富贵；我就是那个贫穷的少女，拥有的只有我的爱。你夺走了它，你陶醉在其中。欲望接着在召唤你，你把我拥有的那一点东西当成了牺牲品——你却没有牺牲【313】你自己的任何东西。曾经有一位富翁，他有一大群牛羊。曾经有一位贫穷的少女，她拥有的只是自己的爱。

你的柯德丽娅

约翰尼斯：

那么，完全没有希望了吗？再也无法唤醒你的爱了吗？我明白，你爱我，哪怕我不知道是什么使我确信这一点。我将等待，无论时间对我来说有多漫长；我将等待，一直等到你厌倦了去爱别人。那时，你对我的爱将又一次死灰复燃；那时，我将一如既往地爱你，一如既往地感谢你，同以往一样，哦，约翰尼斯，同以往一样！

---

① 参见《旧约·撒母耳记》12：1－9。

约翰尼斯，你的冷酷无情就是针对我的吗？那是你真正的本性吗？你的爱，你那丰富的爱竟是谎言和欺骗；你现在就是那样！忍受一下我的爱吧；原谅我一直在爱着你。我明白，我的爱成了你的累赘，可是，你回到你的柯德丽娅身边的时刻还是会到来。你的柯德丽娅！听听这恳求的言辞吧！你的柯德丽娅。

你的柯德丽娅

即使柯德丽娅并不具有她的约翰尼斯那令人羡慕的音域，但她显然并非没有抑扬顿挫。她的心绪显然印在了每封书信里，即使她有点儿缺乏表露的清晰性。尤其是第二封信，人们在其中怀疑的反倒是，是否真正理解了她的意思，但对我来说，这种不足却使它非常动人。

4月4日①

当心，我那漂亮的陌生人！当心！② 走出马车的那一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有时它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我可以借一本蒂克（Johann Ludwig Tieck）③ 的小说给你，你在其中会看到，一位太太从马上下来时竟陷入了那么难堪的境地，以至这一步就成了她整个一生中决定性的一步。真的，马车的踏板一般都设计得不好，因而人们总是被迫收敛起一切优雅，【314】不顾一切地冒险一跳，跳进马车夫和仆人的怀中。是的，这对马车夫和仆人来说是多么

---

① 参见《增补》，页 559（《论文》卷 3 - B68：1）。

② 有关以下三个段落，参见《增补》，页 557 - 559（《论文》卷 3 - B51、52，68：1）。

③ 蒂克，《野蛮的英国人》（*Die wilde Engländerin*），载《魔宫：路德维格·蒂克小说集》（*Das Zauberschloss, Ludwig Tieck's gesammellen Novellen*，Ⅰ - Ⅹ，Breslau：1835），卷 2，页 144 - 169。

好的事情啊！我确实认为，我试图寻找一份在别人家里当仆人的工作，那家里有一些年轻女孩儿；一个仆人很容易知道这样一位小姐的秘密。——可是，看在上帝份上，别跳，我求你啦！天色已经很黑，我不会打扰你。我就站在路灯下面，这样你就无法看见我，只有在被看见时，人们才总会感到窘迫，但人们总是在看别人时才会被别人看见。因此，出于对那仆人的担心，他或许无法承受住这样一跳，出于对那丝裙的担心，也出于对那花边折褶的担心，出于对我的关心，就让那只迷人的小脚跳吧，我早已倾慕它的优雅精致，就让它在这世界上尝试一下，大胆信赖它吧！它肯定会找到坚实的地面，如果你一时因为那只脚似乎会踏空而发抖，如果你在它已经踏上地面后都还在发抖，那就赶快让另一只脚也跳下去。毕竟，谁会那么残忍地让你站不稳，谁会对这种美的展示那么无礼、那么迟钝?！或者，你还是害怕某个外人——但肯定不是那仆人，也不是我，因为我的确早已看到了那只小脚，由于我是一个自然科学家，我早已从居维叶（Georges Léopold Cuvier）① 那里懂得了如何确切地根据它得出各种结论。所以，请赶快！这种焦虑多么为你的美丽增添光彩啊！可是，焦虑本身并不是美，只有在发现了战胜它的力量的同时，它才是美的。看吧！那只小脚现在站得多么稳。我发现，那些有着一双小脚的女孩儿通常都比善于步行的大脚女孩儿站得更稳。

那么，谁会这样去想？这与所有的经验背道而驰。走下马车时衣服被挂住的危险，没有跳下马车时那么大。但是，女孩儿们坐在马车里驾驭始终都很危险，她们最终只有坐在车里。花边和

---

① 法国古生物学家居维叶（1769 - 1832），他在《四足动物骨化石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ossements fossils des quadrupèdes*, Ⅰ - Ⅴ, Paris: 1821 - 1824）卷1、页3里声称，他的目的是要表明，整个物种都可以按照一块骨骼来重新建构。

折褶不见了，如此而已。没有人看见了什么。诚然，一个黑影出现了，穿着斗篷，包裹到两眼处。不可能发现他来自哪里，因为光线刚好足够看见人们两眼的亮光。他【315】在你刚进前门时从你身边经过。就在这关键时刻，斜着的一瞥落到了目标上。你脸红了；你的胸部丰满得令其呼吸急促。你的目光中带着愤怒，带着高傲的轻蔑。你的眼中含着祈求和泪花，它们都同样美丽。我同样有权接受它们，因为我也可能成为其中之一。

但是，我却变得小气庸俗。家中的门牌号是什么？我看到了什么？当众展示花哨的物件。我漂亮的陌生人，就我而言可能很丑陋，但我却在沿着这充满光明的道路前行……她已忘却发生了什么——呵，不错，当人在十七岁之时，当人在这快乐的年纪去购物之时，当购得的大大小小物品给人以不可言喻的快乐之时，此时很容易忘却。然而，她却没有看见我，我正站在柜台的另一端，离得很远。对面墙上有一面镜子，她并未注视镜子，可镜子却注视着她。它那么如实地抓住了她的影像，如同一个恭顺的奴仆以其诚实表示了忠心，她对那奴仆来说肯定具有意义，而他对她来说却毫无意义，他确实敢于捕捉到她，但却不敢搂住她。不幸的镜子，它自信能抓住她的身影，却并非她本人；不幸的镜子，它不可能悄悄把她的影像藏在自身之中，不可能向整个世界隐藏它，只可能把它泄露给其他人，正像此时泄露给我一样。如果一个人是那样塑造成的，那就太痛苦了。可是，不是有很多人像那样吗？他们除了在向别人炫耀时就一无所有，他们抓住的仅仅是表面而非实质，当要炫耀这一点时，他们就丧失了一切，恰如那面镜子一样，如果她要一口气向它泄露自己的心里话时，就会失去她的影像。如果一个人在当下的追忆中无法拥有一种形象的话，那么他准是希望与美保持着距离，不要靠得太近，以至那致命的眼光不可能发现他所把握住的那种美，而那种美是外在的眼光会错过的，诚然，当他置身其外时，他就可能因外在的眼光而重新获得它，但他实际上可能处在自己灵魂的眼前，这时他就不可能

发现【316】那对象，因为对象离他太近了，此时双唇紧贴着双唇……她多么美啊！可怜的镜子，它一定很苦恼——好在你并不懂得嫉妒。她的头颅是完美的椭圆形，她略微将它翘起，因此突出了前额，显示出纯洁与骄傲，毫无理解力的迹象。环绕着她前额的黑发柔软优雅。她的面容如同水果，每个棱角都极为圆润；她的肌肤很透明，触摸起来就像天鹅绒一般光滑柔软——我凭自己的双眼就能感觉到这一点。她的双眼——是的，我从未见过；它们被丝质流苏般的眼睑掩藏着，很像倒刺，对一切希望与她目光相遇的人来说都很危险。她的头颅是圣母玛丽亚的头颅，清纯是其标志。她点起头来就像圣母玛丽亚一样，但她却没有迷失在对上帝的沉思中，这就是引起她面部表情变化的原因。① 她在沉思的是多重性，尘世的浮华虚荣把镜像投射到那多重性之上。她脱下手套，对着镜子和我显示她那白皙、状如古代雕塑一般的右手，没有任何饰物，无名指上连一枚单调的金戒指也没有②——多好啊！她抬起两眼——一切都变了，然而也一样——前额已不那么高，面部也不如以前那么椭圆了，但却更加充满活力。③ 她正在同那店员说话，她活泼、快乐、健谈。她已挑选好了一件、两件、三件物品，拿起了第四件。她把它拿在手中；她的两眼上下打量；她正在问它值多少钱。她把它放在手套旁边，它肯定是一个秘密，有可能送给——心上人？可她还没有订婚。啊，但有很多人没有订婚就有了心上人，很多人订了婚却没有心上人……我应放弃她吗？我不该打搅她的兴致吗？她要付款，但她的钱包丢失了——她大概把地址给了她。我不希望听到那事，我不希望使自己丧失惊异。肯定有一天我会再遇到她，我肯定会认出她，她也可能认出我——我那斜着的一瞥不会那么轻易就被忘却。后来，我在附

① 有关以下一句，参见《增补》，页559（《论文》卷3－B68：2）。

② 按照丹麦习俗，订婚戒指通常戴在右手的无名指上。

③ 有关本句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559（《论文》卷3－B68：3）。

近某个地方同她不期而遇时十分诧异，接着她也很诧异。如果她不认识【317】我，如果她的目光没有立刻使我相信这一点，那么我肯定会找到机会从旁盯着她——我敢肯定她会回想起那情景。没有任何不耐烦，没有任何贪婪——一切东西都要慢慢咀嚼才有滋味；她被挑选上了，她将被赶上。

4月5日①

我就喜欢这样：在奥斯特加德（Φstergade）大街的傍晚独处。是的，我的确看到了你的仆人一直跟随着。此刻，不要以为我把你想得那么糟，以至于想象你会独自散步；不要以为我那么不老练，以至于我在考察那处境时没有立刻发现这种不祥的形迹。可是，为什么那么匆忙？你确实有点心神不安，你感到心脏有某种搏动，不是由于渴望回家而不耐烦，而是由于一种不耐烦的恐惧传遍了你全身，还伴随着甜蜜的焦虑，因此加快了步伐。可是，虽然独自散步很不错，极为难得——还有那仆人一道……一个十六岁的人；一个爱读书的人——那就是说，读小说；一个人偶然经过教士们的房间，无意中听到了他们和他们的熟人之间的一些交谈，与奥斯特加德大街有关的事情。后来，一个人又几次匆忙走过去，想尽可能多地打探一些信息。但都是徒劳。然而，一个人应当——与一个长大成熟的女孩儿相当——懂得一点点世事。似乎一个人可以不慌不忙地散步，还有仆人跟在后面。是的，那一切都很好——可是，父母亲对此肯定会表现出厌恶，而能找出什么理由？说一个人去参加晚会，没有这么做的机会，天还早了一点，因为我偶然听到奥古斯特（August）说大约在九、十点钟左右。说是回家，时间太晚了，而通常都得有一位男士陪伴女士去参加舞会。星期四晚上我们离开戏院时，确实是个难得的时机，但那时我总是乘马车，还有汤姆森（Thomsen）太太和她那些迷

① 参见《增补》，页559（《论文》卷3－B70：1）。

人的表姐妹们与我同车。如果我独自乘车，我就可以打开车窗到处看。然而，经常出现意料之外的事情。母亲今天对我说：我【318】认为你还没有做完给你父亲生日的针线活儿。为了完全不受打扰，你可以去杰蒂（Jette）姑妈家，一直呆到喝茶时，詹斯（Jens）要来接你。这真的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因为在杰蒂姑妈家总是很讨厌，但我却可以在九点钟同仆人一道走回家。后来詹斯来了，他不得不等到九点一刻，然后我们才动身。我唯一想见到的是我弟弟或奥古斯特——但这不太好，因为那样我很可能会被送回家。多谢了，我们宁可摆脱这一切——自由自在——但如果我能看见他们而没有被看见……那么，我的小姐，你看见了什么，你以为我看见了什么？首先，你戴着的无沿小帽很合适，同你整个匆忙的举止完全相称。那不是有沿帽，也不是无沿女帽，而是一种头巾。但是，今天早晨你出门时，不大可能戴着那东西。是你的仆人带来的，还是你从杰蒂姑妈那里借来的？——也许，你想隐姓埋名。——可是，在你四处张望时，不该让那头巾掉下来。或许，那不是头巾，不过是一块宽大的饰带？在黑暗中不可能分辨出来。无论那是什么，它都遮住了你脸的上半部。你的下巴相当可爱，稍有点尖。你的嘴很小，张开着——那是由于你走得太快。你的牙齿像雪一样洁白。应当如此。牙齿极其重要，它们是保镖，隐藏在柔软诱人的嘴唇背后。你的面颊泛着健康的红光。——如果你稍微把头翘起一点点，就有可能从这面纱或这块饰带下面看过去。要当心，来自下面的这样一瞥，比 gerade aus［直接的］更加危险！这就像击剑一样，在进击中有什么武器像眼睛那么锐利、那么有穿透力、那么突如其来、那么令人迷惑？就像击剑手说的，佯攻高处，接着却瞬间猛刺，猛刺接着佯攻越快越好。那是一个难以形容的瞬间，佯攻的一刹那。可以说，对手感到了那一击；他被击中了；他被击中了，但击中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他以为的部位……她大胆地继续前行，毫无畏惧，毫无缺陷。

当心！【319】来了一个男人——摘下你的面纱，别让他那亵渎的一瞥玷污了你。你丝毫没有注意到他，也许你很久都不可能忘却那触动了你的令人反感的不安——你没有注意到，可我注意到了，他已经调查了这种处境。那仆人被确定为最接近的目标。——是的，现在你看出了单独与那仆人散步的后果。那仆人跌倒了。真的，这太荒谬可笑，可是你现在怎么办？转身把他扶起来办不到；与一个满身污泥的仆人同行令人不快；独自散步不安全。当心，妖怪正在逼近……不要回答我。[①] 只是看着我——我的外貌使人害怕吗？我没有给你留下丝毫印象，我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好人。我所说的话没有什么打扰了你，没有什么使你想起了那种处境，没有什么活动长久侵占了你。你还是有点担心，你还没有忘却那个朝你走来的 unheimliche［使人不安的］人物。你觉得有意对我相当友好；我的羞涩使我不敢看你，使你占了上风。这使你很高兴，使你有安全感；你几乎想跟我开一点玩笑。我保证，此时只要我把胳膊伸向你，你就有勇气挽住它……这么说，你住在斯托姆加德（Stormgade）大街。你冷冷地、漫不经心地对我行了屈膝礼。我就配得到这种礼遇吗，而我曾把你从一切不快之中解救出来？你已改变了主意，你转过身来，感谢我的好意，把手伸给我——你的脸色为什么变得那么苍白？我的声音与以前不同吗，我的态度与以前不同吗，我的双眼不像以前那么沉静吗？这一次的握手？一次握手能意味着什么呢？真的，太多了，非常多，我的小姐。两个星期之内，我将向你解释这一切，到那时你还是处在矛盾之中：我是个优秀的人，像一位骑士来帮助一位年轻女孩儿，我也可以用不亚于绅士的方式紧握住你的手。[②]

---

① 有关以下两句，参见《增补》，页 559－560（《论文》卷 3，70：2）。

② 参见《增补》，页 560（《论文》卷 3－B70：3）。

4月7日

"那么，星期一，一点钟，在展览馆。"非常好，我将有幸在差一刻到一点到达。【320】一次小小的幽会。星期六，我终于把事情停了下来，决定去拜访我的一位很有旅行经验的朋友布伦(Adolph Bruun)。我心里想着这事，大约在晚上七点钟，我开始朝西大街走去，有人告诉我他应当住在那儿。① 可是，没有找到他，甚至不住在四楼，我到达那里时上气不接下气。在我正要走下楼梯时，两耳偶然听到一阵悦耳的女声低声说道："那么，星期一，一点钟，在展览馆；到那时，别的人都出去了，但你知道，我从不敢在家里见你。"这个邀请不是给我，而是给一个小伙子的，他——一、二、三——那么快就出了门，别说我的两只脚，就连我的两眼都赶不上他。他们为什么没有在楼道里安上煤气灯，那样的话，我就能看出是否值得劳神那么准时。可是，如果有灯的话，或许我就无法听到什么了。已经建立的秩序依然是合理的，② 而我一直是一个乐观主义者……那么，那是谁啊？用安娜(Donna Anna)的话来说，展览会上满是女孩儿。③ 时间正好差一刻一点。我漂亮的陌生人！但愿你的意中人无论如何都能像我这样准时，要不然你就是希望他决不要早十五分钟到达？如你所希望的——我无论如何都听候你吩咐……"迷人的妖女，仙女还是女巫，驱散你的雾霭，"显现你自己吧！你可能早已到了这儿，我却看不见；显现你自己吧，要不然我肯定不敢期望启示。也许这里有好几个像她那样做同样事情的人？非常有可能。谁了解一个

---

① 有关以上四句，参见《增补》，页560（《论文》卷3-B73）。

② 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基础》(*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黑格尔著作全集》，前揭，卷8，页10："合理的就是现实的，现实的就是合理的。"

③ 参见莫扎特的《唐璜》，前揭，第1幕，第16场，页52；《唐·乔万尼》，前揭，第1幕，第3场，页104。

人的习惯，甚至当他来参观展览时？——来了一位年轻女子，穿过门厅，匆忙得比罪人身后的恶念还快。她忘了交出门票，那个身穿红色制服的男子挡住了她。天哪，她竟冲了进去。那一定是她。为什么有如此不成熟的冲动？时间还没有到一点。一定要记住，人们以为你要去见心上人。在这种场合，一定要使人看上去与众不同，或者就像他们说的，这种场合是一个人必须迈出的最好的一步。当这样一位天真的年轻女子赴约会时，会处于一种发疯似的激动之中。她不可能再紧张了。不过，我却【321】极为轻松自在地坐在椅子上，凝视着可爱的田园风光……她就是一个魔鬼的女儿，她像风暴一样穿过了所有房间。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渴望掩藏住一点；要记住对伊丽莎白（Elizabeth）小姐说过的话：一位年轻女孩儿急于同某人纠缠在一起，得体吗？① 可是，你的卷入当然是天真的人们当中的一个。

约会通常被情人们看成是最为美好的时刻。我自己还清晰地记得，我头一次匆忙赶到约会地点，心里充满着的快乐就像那等待着我的未曾相识的人一样，这事就像发生在昨天。第一次我敲了三下门；第一次打开了一扇窗户；第一次一扇小小的柳条门被一位女子看不见的手打开，她本人藏在打开的门后面；第一次我在明亮的夏夜里把一位女子藏在我的斗篷下。但是，这种看法中却混杂着一种引人注目的幻觉。中立的第三方不会始终觉得情人们在这种时刻是最美的。我经历过各种约会，虽然在其中女孩儿很可爱，男子很英俊，但总的印象始终是令人厌恶，见面本身远不是美妙的，尽管在情人们看来无疑是美妙的。在某种程度上，一个人在变得更有经验时会有所收获，因为人们公认，一个人失

---

① Ludwig Holberg，《埃拉斯谟斯·蒙塔努斯》（*Erasmus Montanus*），卷 5，页 5；Den Danske Skue-Plads，Ⅰ－Ⅶ，Copenhagen：1788，卷 5，无页码；《霍尔堡的喜剧》（*Comedies by Holberg*，tr. Oscar James Campbell and Frederic Schenck，New York：American-Scandinavian Foundation，1914），页 178。

去了急切盼望的甜蜜的不安，却获得了一种自信以使那时刻变得真正美妙。使我烦恼的是，看到一个男人在这种时刻变得如此糊涂，以致他出于纯粹的爱情却患上了“震颤性谵妄”。真的，连农民都知道拌黄瓜的沙拉酱！他不具备欣赏她的焦虑的沉着，没有让它去激发她的美，使之变得灿烂，他造成的只是笨拙的糊涂，却愉快地回到家里，想象这是一次辉煌的经历。

——然而，那魔鬼男人在哪里？现在时间快到两点了。是的，他们是非常不错的一族，那些情人们！多么卑鄙——让一个年轻女孩儿等着他！不对，我当然是个非常可靠的人！也许，最好是现在就对她说，她已经第五次从我身旁经过。“原谅我的无礼，可爱的小姐，你大概在这里寻找家人吧？你已经好几次匆匆从我面前走过，因为我的两眼跟随着你，发现你总是停留在【322】最后一个房间附近。也许你并不知道那之外还有另一个房间。你在那里可能会发现你要找的那些人。”她向我行了屈膝礼，这对她来说很得体。机会很有利。我很高兴那男子没有来——混水摸鱼始终是最好的。当一位年轻女子焦虑不安之时，人们的冒险多半会成功，在其他时候则会失败。

我尽可能礼貌地和正式地向她点头致意，我又坐回到椅子上看着田园风光，一边注意着她。直接注视着她的风险太大，看来我似乎很冒失，接着她马上警觉起来。现在她以为我同她说话是出于同情，我很讨她欢心。——我肯定知道最后那间房子里没有人。孤独将对她产生有利的影响；只要她看到身边有很多人，她就会不安；如果她独自一人，她无疑会平静下来。相当正确——她一直站在那儿。不一会儿，我 en passant［漫不经心地］开始搭讪，我有权跟她多说一句话——毕竟，她欠了我一次招呼。

她坐了下来。可怜的女孩儿，她看上去多么伤心，我想，她在哭，至少眼里噙满了泪花。太糟了——竟使这样一位女孩儿掉泪。可是，要冷静，你会得到雪耻，我将为你雪耻，他会看出等

着他的是什么。——她现在多美啊，所有的骚动都已平息下来，她的情绪处在平静之中。她的忍耐把悲伤与痛苦和谐地融为一体。她真的很有吸引力。她穿着旅行服坐在那里，然而要去旅行的并不是她；她穿上旅行服是出来寻欢作乐，现在那旅行服已成了她痛苦的象征，因为她喜欢的那个人已经丧失了乐趣。她看上去就像是要与心上人永别。让他去吧！——这情境很有利，契机在召唤。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现自己：显得我似乎以为她在寻找家人，或者是在这里寻找一群朋友，然而那么热情，以至每句话都会勾起她的情感，所以我有机会潜入她的念头中。

【323】该死的坏蛋——一个小伙子急速进入了那房间，毫无疑问，就是他。呵，不，多么愚笨，此刻我想见到的局面已经出现了。呵，是的，我很有可能把这变成一个有利之处。我必须进去同他们随便接触一下，设法进入那场景。当她见到我时，她会不自觉地对我微笑，那个以为她在寻找家人的人不在这儿，而她寻找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那微笑将使我感受到她的信任，这总意味着某种东西。——一千个感谢，我的孩子；那微笑对我的价值远远大于你所认为的；这是开始，开始总是最艰难的。现在我们成了熟人；我们的相识是在一种活泼有趣的情景中确立的——因为有时间在一起对我已足够了。你在这里无疑呆不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后我就会知道你是谁——为什么你认为警察才有审查记录呢？

4 月 9 日

我已瞎眼了吗？内在心灵的眼睛已丧失力量了吗？我已看到她了，但我看见的似乎是上天的启示——因而她的影像又在我眼前彻底消失了。我徒劳地聚集起我心灵的全部力量，以幻想出那影像。如果我还能再见到她，我就能立刻认出她来，哪怕她伫立于众人之中。现在她逃逸了，而我的心灵之眼带着渴望徒劳地试

图追赶她。——我沿着朗格林涅（Langelinie）大街漫步，[1] 显得若无其事，对四周环境毫不在意，虽然我那搜寻的目光无所遗漏——接着，我的目光落到了她身上。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两眼再也不遵从主人的意志，我不可能转移视线，因此忽略了我想看到的对象——我不是在看，我在凝视。像一个击剑者凝神屏气一样，我的两眼也死死盯住，凝固在最初选取的方向上。不可能往下看，不可能收回目光，不可能看见，因为我看得太远了。我所记住的唯一东西，就是她披着一件绿色斗篷，那就是一切——人们可以把这叫做【324】抓住的是云彩而不是朱诺；[2] 她已逃离了我的视线，就像约瑟（Joseph）逃离了波蒂法（Potiphar）的妻子[3]一样，只留下了她的斗篷。她由一位年迈的妇人陪伴着，那像是她母亲。我可以从头到脚把她描绘出来，哪怕我确实没有看着她，但所囊括的至多是“漫不经心的”她。所以她消失了。那女子给我留下了印象，我却忘掉了她；另一个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我却能想起她。

4月11日

我的心灵陷入了同样的矛盾之中。我知道，我已经看见了她，但我也知道，我又把这事忘了，然而，就是这些残留的记忆也没有使我振作起来。我的心灵带着不安和热切，我的福祉似乎系于一旦，想得到那影像，然而它却没有出现；为了惩罚我双眼的忘却，我可以把它们掏出来。后来，在我焦躁不安又平静下来时，预感和追忆似乎编织出了一个影像，它还是无法在我眼前形成确定的形貌，因为我无法把它固定在语境之中；它像是一件美丽织物上的图案——那图案比背景更明亮，无法看清楚它本身，因为

---

① 一条滨海大道，从哥本哈根市中心穿过，向北延伸到港湾。

② 参见【309】注14，即本书页338注②。

③ 参见《旧约·创世记》39：12。

它太亮了。——这是一种奇特的状态，然而它具有自身固有的愉悦，也因为它使我确信我还年轻。我也能从另外的观察中得知这一点——即我一直在年轻女孩儿而不是年轻少妇中寻觅自己的猎物。少妇不那么自然，更爱卖弄风情；与她们交往没有美感，没有情趣；那是一种刺激，而刺激总是最后的。——我并不指望能够再次尝试坠入情网的最初果实。我已经进入了爱情的迷狂状态，我已具备了游泳者叫做潜水的本事。难怪我有点眼花缭乱。多多益善，我在这种关系中对自己许诺的就是这些东西。

4月14日

我几乎不了解自己。我的心灵像汹涌澎湃的大海在激情的暴风雨中怒号。如果别人能看见我的心灵处于【325】这种状态的话，对他来说那就像一叶扁舟，船头扎进了大海，似乎以它惊人的力量，不得不驶入那深渊。他没有发现，在桅杆的高处，有个水手正在了望。咆哮吧，你这狂野的力量，咆哮吧，你这激情的力量！哪怕你的波涛直冲云霄，你还是无法撞上我的头顶——我就像那山上的国王一样静坐着。①

我几乎无法找到立锥之地，我像一只水鸟，在我心灵汹涌澎湃的大海上徒劳地寻找着栖息之地。然而，这样的汹涌澎湃就是我的要素。我建构在它之上，就像食鱼的翠鸟把巢筑在海上一样。②

雄火鸡看到红色时会竖起自己的羽毛。这与我看见绿色时的

① 例如，可参见海伯格 Elverhφi，第1幕，第5场；Skuespil，前揭，卷3，页313。

② 从前，人们认为食鱼翠鸟［alcedo ispida，欧洲翠鸟］在水上筑巢。参见《增补》，页560（《论文》卷2 - A612；卷3 - B55：1）。食鱼翠鸟有90个种群。海雀科（有海雀、厚嘴海鸥、角嘴海雀等22个种群）在海上过冬，它们在海上潜水觅食。

情形一样，每当我看见绿色斗篷时，并且由于我的眼睛经常欺骗我，我的所有期待有时会因弗雷德里克（Frederik）医院的搬运工而搁浅。

4 月 20 日

一个人必须限制自己——这是一切享乐的首要条件。看来，我在那女孩儿那里还不会很快找到什么填充我的灵魂和心灵的东西，以致空虚扩大了。现在我要静静地呆着，为了这种状态，这种模糊不清、不明确却强烈的情感，也有它的甜蜜。我总是喜欢在明朗的月夜，躺在一叶小舟里，在我们的一个美丽湖泊上荡漾。我卷起风帆，收好船桨，收起船舵，躺直身子，凝视苍穹。在波涛摇动着小舟时，在天上的云彩随风而动、月亮时隐现时，我却在不安宁中寻找到了安宁。波浪的运动使我平静；拍打着小船的波涛单调得催人入眠；云彩在光影中急速的翻飞和变化令我陶醉，竟使我从梦境中醒来。我还是照样躺着，卷起风帆，收起船舵。渴望与急切的期待把我投入它们的怀抱中；渴望与期待变得越来越寂静，越来越令人幸福：它们像个孩子一样悉心照料着我。在我的上方隆起了希望的苍穹；【326】她的影像如月光一般掠过我，模糊难辨，时而以亮光、时而以阴影使我眼花缭乱。像这样随波逐流是多么快意——处在内心的运动之中是多么快意。①

4 月 21 日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仍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年轻小姐们比从前更加让我高兴，然而我却毫无享乐的欲望。我在到处寻找她。这常常使我失去理智，迷惑我的视线，削弱了我的欢乐。② 那美

① 参见《增补》，页 560（《论文》卷 3－B55：2）。

② 有关以下四句，参见《增补》，页 561（《论文》卷 3－B84）。

好的季节很快就要到来，届时人们可以在大街小巷尽情购买各种小物件，那些东西在冬季的社交生活中花费极为昂贵，因为年轻女孩儿可能忘却很多事，却不可能忘却一种情景。的确，社交生活能使人接触到女性，但这对开始一桩风流韵事来说却毫无益处。在社交生活中，每个女孩儿都有防备，那种场合一再令人不满，却又一再出现——她一点都得不到感官上的震撼。在大街上，她就处在了开阔的大海上，因此每样东西对她的影响都更大，每样东西同样也更加神秘莫测。在街上的情景中，我会为一位年轻女孩儿的微笑付出一百个银币，而不愿在晚会上出十个银币换得一次握手——这是截然不同的交换。当风流韵事已经开始时，人们就会在晚会上寻找那个相关的人。私下同她交流也很有诱惑力，这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刺激。她不敢谈论这事，然而却惦记着；她并不知道那人是否把这事忘掉了；那人一会儿这样误导她，一会儿那样误导她。今年我的收获很小，那位女孩儿非常吸引我。在某种意义上，我的利润很微薄，但后来我的确有望获得巨大的奖偿。

5月5日

可恶的机会![1] 我从没诅咒过你，因为你自己出现了；我诅咒你，因为你完全没有显现出来。要不然，人们也许会以为这是你的新发明，你这不可理喻的存在，无法生育的万物之母，从那时残存下来的唯一残留物,[2] 那时【327】必然诞生了自由，那时自由又让自己乔装打扮返回到了子宫中？可恶的机会！你，我唯一的知己，我认为唯一值得成为我的伙伴和敌人的存在，在差异之中总是与你自身相似，总是不可理喻，总是一个谜！你，我以自己心灵的全部同情爱着你，我按你的影像塑造了自己，你为什

---

① 有关以下段落，参见《增补》，页 561 – 562（《论文》卷 3 – B179：28）。

② 有关本句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 562（《论文》卷 3 – B55：3）。

么不让自己显现呢？我没有祈求，我没有低声下气地恳求你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现身；这种崇拜的确是偶像崇拜，这不会使你愉快。我向你挑战——你为什么不让自己显现？或者说，世界结构中的平衡之轮停止了，你的谜被解开了，而你也已潜入到永恒的大海中去了？可怕的念头——那么，世界会因厌烦而止步！可恶的机会，我在等待你！我不想凭借各种原理或那些愚蠢的人们所称的声名来征服你——不，我将成为你的诗人！我不想成为别人的诗人，让你自己显现吧，而我将成为你的诗人。我将以自己的诗作为食物，那将是我的食物。或者说，你发现了我毫无价值吗？正像神庙的舞者为上帝［Guden］的荣誉起舞一样，我也把自己奉献给你；我穿得轻薄，柔软有弹性，手无寸铁，我抛弃了一切。我一无所有；我渴望一无所有；我喜欢一无所有；我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然而，我因此没有变得更加配得上你，渴望了很久的你一定厌倦了剥夺人们的所爱，厌倦了他们怯懦的哭诉和怯懦的恳求。使我惊异——我已准备好了。没有赌注——让我们为荣誉而战。向我显现她，向我显现那似乎不可能的可能性，在地狱的黑暗中向我显现她，我将把她带回来。[1] 让她恨我，藐视我，把我置之度外，去爱别的人——我并不畏惧；搅动那水，[2] 打破寂静。像这样使我饿死是你的自私，你仍然在幻想你自己比我更强壮。

5月6日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年轻女孩儿们也是如此，她们的斗篷收拣了起来，大概我的那件绿色斗篷【328】也已经挂了起

---

① 在希腊神话中，俄耳甫斯（Orpheus）到冥王哈得斯那里去寻找他妻子欧律狄刻（Eurydice）。把她交还给他有一个条件：在他们回到尘世之前不能看她。他没有遵从，于是她就消失了。

② 参见《新约·约翰福音》5：2。

来。这是在街上、而不是在社交圈里结识女孩儿的结果，在街上可以立刻得知她的姓名、家庭、住所、是否订婚。最后一点对所有严肃可靠的求婚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信息，他们决不会爱上一个已经订婚的女孩儿。如果这样一位漫游者处在我的地位，就会极为苦恼；如果他获取信息的努力获得了成功，回报是她已经订婚，那么他就绝对会取消计划。不过，这并不怎么使我烦恼。订婚只不过是一个喜剧性的困境。我既不惧怕喜剧性的困境，也不惧怕悲剧性的困境；我所惧怕的唯一困境就是 langweilige [厌烦]。迄今为止，我没有提供任何一点信息，虽然我用尽了一切手段，并且多次感受到了诗人诗句中的真理：

> Nox et hiems longaeque viae, saevique Dolores
> Mollibus his castris, et labor omnis inest
> [黑夜，风暴，漫长的旅途，残酷的痛苦，
> 一切痛苦都在这精致优雅的营帐里。]①

也许，她根本就没有住在这个城市；也许，她来自乡村，也许，也许——我会对所有这一切也许勃然大怒，我越是恼怒，也许就越多。我身边总带着钱，以便能随时出发旅行。在戏院，在音乐会上，在舞会上，在散步场所，我都徒劳地找过她。在某种意义上，我很高兴；一个经常参加这种娱乐活动的年轻女孩儿通常都不值得征服；她经常最为缺乏的就是独创性，这对我来说依

---

① Ovid,《爱的艺术》(*The Art of Love*, Ⅱ，页 235 - 236；P. Ovidii Nasonis opera quae supersunt, Ⅰ - Ⅲ, ed. Antonius Richter, ust of LoveLeipzig: 1828，卷 1，页 237；《奥维德的〈爱的艺术〉及其他诗篇》(*Ovid The Art of Love and Other Poems*, tr. J. H. Mozley, Loeb,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1957)，页 83。参见《增补》，页 562（《论文》卷 3 - B55：4)。

然是 conditio sine qua non [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就像在市场上的吉普赛女孩儿中要找到一个普里茜奥莎(Preciosa)① 并非不可理喻的一样，那里的年轻女孩儿都是供出售的——全都天真无邪——天啦，谁不这样说!

5月12日

那么，我的孩子，你为什么不一直静静地站在门口?在下阵雨期间，一个年轻女孩儿进入门道里，绝对不会遇到反对。在我【329】没有带雨伞时，有时甚至在我有雨伞时，例如现在，我自己也会这样做。此外，我可以说出有几位值得尊重的女士，她们都会毫不犹豫地这么做。只要安静下来，背对着大街，然后路人就不可能知道你是站在门道里，还是准备进楼里去。② 然而，当门半开着时，藏在门后很不明智，主要因为后果在于，越是隐藏，人们就越感到不愉快。但是，如果你已经藏了起来，那就静静地站着不动，把你自己交托给仁慈的保护神，由所有天使来关照，特别不要偷看雨是否停了。如果你真的想确认这一点，那就坚定地走出去，郑重地抬头仰望天空。可是，如果你探头探脑地、有意识地、焦虑地、不确定地伸出头去，很快又把头缩回来——那么任何小孩都懂得这种举动，这被叫做玩捉迷藏。而我，总是参与各种游戏，我应当停下来，不应回答任何提问吗?……别以为我对你心怀叵测，你在把头伸出去时丝毫不是别有用心——这是世界上最光明正大的事情。反过来，你肯定不想当众羞辱我，我的美名和声誉不会容忍这事。此外，是你开始做这事的。我劝你千万别对任何人说起这事，错误在你。我建议你要做的，不过是任何绅士都会做的——把

① 参见 Pius Alexander Wolff,《普里茜奥莎》(Carl Maria von Weber 作曲，tr. Caspar Johan Boye, Copenhagen: 1822)，第1场，页15。

② 有关以上五句，参见《增补》，页562-563(《论文》卷3-B78)。

我的雨伞给你。——她到哪里去了？太好了！她躲到小酒馆的门道里去了。多可爱的小女孩儿，愉快活泼，心满意足。——"也许你能告诉我一个年轻女士的一些情况，她刚才把头伸到门外，显然需要雨伞。她就是我和我的雨伞在寻找的人。"——你笑了。——也许，你会允许我明天派仆人把雨伞拿回来，要不你会建议我叫一辆马车？——不用感谢我，这不过是一般的礼貌。——这是我很久以来见到的最使人快乐的女孩儿之一，她的目光像儿童一样，却那么漂亮；她的举止那么可爱，那么高雅，她却很好奇。——悄悄走吧，我的孩子。如果不是为了一件绿色斗篷，我就会【330】希望建立一种更加亲密的关系。——她顺着科伯玛格（Kjφbmagergade）商业街步行。多么天真纯洁，充满自信，没有过分拘谨的迹象。看她走得多么轻盈，她抬起的头多么精神抖擞——那件绿色斗篷要求自我克制。

5月15日

感谢你，仁慈的机遇，接受我的谢意吧！她挺立且骄傲，神秘且充满想法，像一棵云杉树，一根嫩枝，一个念头，深深植根于大地深处，破土直指苍穹，人们无法解释，无法对它自身解释，一个没有任何分枝的整体。山毛榉树顶着树冠，它的树叶告诉了人们它内部发生的事情。云杉没有树冠，没有历史，对它本身都是一个谜——她就像这样。[①] 她自身隐藏在自身之中，她自身从自身中长出来；她身上有一种沉睡着的高傲，就像云杉绝处逢生——虽然它扎根于大地。有一种哀愁萦绕着她，像野鸽的叫声一样，深深地渴求没有空虚。她是一个谜，这个谜不可思议地具有自己的谜底，一个秘密，[②] 与这个谜相比，外交官们的所有秘密算得了什么？在整个世界上，有什么像解开这个谜的口令那么美

① 有关以下一句，参见《增补》，页563（《论文》卷3-B56：1）。

② 有关本句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563（《论文》卷3-B36）。

呢？多么有启发性，多么意味深长，那口令就是：要解开［atlφse］——其中的模棱两可，以那口令中充盈着的美和力量，它们的结合在那口令中显现了出来！正如灵魂的财富是个谜一样，只要舌头的束缚没有放松［lφst］，谜因而没有解开，因而一个年轻女孩儿也是一个谜。

感谢你，仁慈的机遇，接受我的谢意吧！如果我能在冬季见到她，她无疑会裹上绿色的斗篷，也许会冻得麻木了，大自然的严酷会使她的美减退。可是此刻——多么幸运！我头一次在一年之中最美的时候见到了她，在初夏午后的阳光中。当然，冬天也有自己的长处。灯光明亮的舞厅也许是一个最讨人喜欢的场所，女孩儿可以盛装出席舞会。然而，首先，她极少在这儿显露出她最大的长处，主要是因为【331】一切都要求她这么做——这种要求对她是否遵守或者反对它具有一种扰乱心情的影响。其次，一切都使人想到昙花一现和空虚无聊，会引起一种急不可耐，它很少能使快乐恢复。某些时候，我承认不愿失去舞厅，不愿失去它那昂贵的奢华，它那无价的洋溢着的青春和美，它那多重的权力游戏，但是，我享受不了它，正像我迷恋于可能性一样。那个使我着迷的人并不是一个特别的美女，而是一个整体，一幅梦幻般的画面飘过我心里，其中的所有那些女性都彼此融为了一体，所有那些活动都在追寻某种东西，追寻一幅看不见的图画中的宁静。①

那是在 Nφrreport 和 Φsterport② 之间的小路上。时间大约六点半。太阳已经失去了活力，只有对它的追忆还保存在柔和的微光之中，那微光布满了景色。大自然呼吸得更加畅快。宁静的湖泊，光滑如镜。布雷千（Blegdam）③ 的那些令人愉快、友善的建筑物

① 参见《增补》，页 563（《论文》卷 3 - B56：2）。

② 哥本哈根城墙的北门和东门，现在是该市火车站的名称。

③ 索特丹姆斯湖远端的一个地区，这个湖是连成一线的三个湖泊之一，位于哥本哈根城墙西北部。

倒映在湖水中，它们的远处是像金属一般的黑暗。另一边的小路和建筑被太阳微弱的余辉照亮着。天空清澈开阔，只有一片很轻的云在天空中朦胧地滑过，在凝视着湖面的时候最容易看到，接着就消失在了平滑的湖面上。没有一片树叶在摇曳。——那就是她。我的双眼没有欺骗我，即使那绿色斗篷曾经欺骗过我。虽然我为此准备了很久，但我却不可能控制住某种不安，一种忐忑不安，就像云雀鸣唱着在附近的田野上下翻飞一样。

她孤身一人。我又一次忘了她穿的是什么，然而我的确有她当时的影像。她孤身一人，全神贯注，显然不是对她自己，而是对她自己的念头。她没有思索，但她思想的悄悄转动却编织出了一种渴望她灵魂的形象，那灵魂有一种预感，像年轻女孩儿的许多叹息一样无法解释。她正值豆蔻年华。一个年轻女孩儿还没有形成一个男孩儿所具有的那种感觉，她还没有长大，她才出生。一个男孩儿接着开始成长，要花很长【332】时间才成熟；一个女孩儿要花很长时间才诞生，一诞生就已成熟。这之中有着她无限的丰富性；她诞生的时刻，就是她成熟的时刻，①但这个诞生的时刻来得太迟了。② 因此，她诞生了两次：第二次是在她结婚时，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在她停止诞生的那个时刻——只有在那个时刻她才诞生。不只是密涅瓦（Minerva）③ 才从丘比特（Jupiter）的前额生出来就成熟了，不只是维纳斯（Venus）④ 从海里诞生时

---

① 参见《增补》，页 563（《论文》卷 3 - B56：3）。

② 有关以下一句，参见《增补》，页 563（《论文》卷 3 - B56：4）。

③ 在希腊神话中，智慧之神雅典娜（Athena，罗马名密涅瓦）生下来就已成熟了，并且全副武装，她是在宙斯（罗马名朱庇特）吞下她母亲梅特斯（Metis）之后从宙斯头上生出来的。参见尼奇《新神话词典》，前揭，卷 2，页 251。

④ 在希腊神话中，根据某些描述，阿芙洛狄忒（Aphrodite，罗马名维纳斯）是宙斯和狄俄涅（Dione）的女儿，她诞生在大海上，当乌拉诺斯（Uranus）被克洛诺斯（Cronus）打伤后，他的血流成了那大海。参见尼奇《新神话词典》，卷 2，页 613。

就具备了她所有的美——每个年轻女孩儿都像这样，只要她的女性气质没有被所谓的成长糟蹋的话。她不是逐渐醒悟过来的，而是立刻；在另一方面，她对此梦想得太久，那就是说，只要人们没有那么不合情理地过早把她唤醒。然而，这种梦想却是一种无限的丰富性。

她不是全神贯注于她自己，而是她的内心，这种全神贯注是她内心的一种无限平和与宁静。在这种意义上，一个年轻女孩儿是丰富的，接受这种丰富性会使自己变得丰富。她是丰富的，虽然她没有意识到她拥有什么；她是丰富的——她是一座宝藏。宁静的平和驻足于她，还有一丝愁绪。[①] 她轻松地抬起两眼，像普赛克[②]一样轻松，她被神灵带走了，甚至更加轻盈，因为她带着她自己。就让教堂的牧师们去争论圣母玛丽亚升天吧！这在我看来似乎并非不可理喻，因为她再也不属于尘世，但年轻女孩儿的轻盈却是不可理喻的，它嘲弄了万有引力的法则。

她什么都没有注意到，因而认为她也没有被人注意到。我还是保持着距离，琢磨着她的影像。她步履缓慢，毫不匆忙的感觉配合着她的平和或环境的宁静。一个男孩儿坐在湖边垂钓，她静静地伫立着，注视着镜子般的湖面和那叶小舟。虽然她走得并不快，但她还是想放松下来。她松开了披巾下面系在脖子上的一条小围巾，从湖上吹来的轻风掀开她的衣服，露出了一边洁白如雪的胸部，温馨而丰满。那男孩儿似乎不愿意有人看他垂钓，他转过身，用相当【333】冷漠的眼光看着她。他看上去真的很可笑，

---

① 有关该句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 564（《论文》卷 3 - B56：5）。

② 在希腊神话中，普赛克的父母被命令让普赛克和她的两个妹妹穿上新娘的礼服，带到一座山崖旁，把她们单独遗弃在那儿。西风神仄费洛斯（Zephyr）轻轻地把她们吹送到了那座山远处的一座城堡。参见尼奇《新神话词典》，卷 2，页 506。在拉斐尔的画中是由一些美男孩把她们带走了。

我没有因为嘲笑他而责怪她。她笑起来多么富有青春活力，如果她独自与那男孩儿在一起的话，我相信她不会害怕同他争吵。她的双眼大而明亮，在凝视它们时，它们具有一种深邃的光泽，表现出无限的深邃，因为不可能看透它们，在她微笑时，两眼那么纯洁无瑕，那么柔和安详，充满着顽皮。她的鼻子精巧地隆起，当我从侧面看她时，鼻子似乎退回到了前额，因此变得有点短，却更漂亮了一点。

她继续走着，我尾随其后。有幸的是，路上还有几个散步的人。我同几个人交谈了几句，让她走到前面一点，很快又赶上了她，这样使我省得在她缓行时需要走几步以保持距离。她向东门方向走去。我希望更近一些看见她而不被发现。在拐角处有一幢房子，我在那里能做到这一点。我认识那家人，因而只需要去拜访他们。我加快步伐，匆匆超过了她，就像以最冷淡的样子没有注意到她一样。远远超过了她后，我同那家人一一打了招呼，然后占据了一个窗户，那里可以看到那小路。她一路走过来，我不停地看着，同时与客厅里聚在一起喝茶的人们闲聊着。她疾走的模样使我相信她没有受过多少舞蹈训练，然而其中却有一种高傲，一种天然的高贵，但没有自我意识。我得以比我实际上指望的再多看她一次。从那窗户上，我无法一直看到那条小路，但却能看见一个系船码头一直延伸到湖中，使我极为惊异的是，我又在那儿发现了她。我想，或许她就住在这儿的乡下，或许她的家人在这里避暑。

我早已开始后悔我的造访，担心她会转过身去，我将看不见她，确实，她出现在远处的系船码头上是一个信号，表明她会从我的视线中消失——接着，她在附近出现了。【334】她正在经过那幢房子。我赶紧抓起帽子和手杖，试图与她擦身而过，再次跟在她身后，直到发现她的住处——我在匆忙之中突然碰到了一位女士的手臂，此时她正在递茶。出现了一阵惊叫声，我拿着帽子和手杖站在那里，只想着走掉，事情是否能有转机并促使我撤退。

我突然喊道：我要像该隐那样离开这个撒满了茶水的地方！但是，就像一切都要同我作对一样，我的主人接着我的话产生了一个令人沮丧的主意，大声并庄重地宣布说，要我再享用一杯茶后再走，让我亲自为女士们倒茶以示歉意。既然我相信我的主人在眼下会认为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礼节，除了留下之外别无选择。——她却已经消失了。

5 月 16 日

坠入情网多么美妙，知道一个人在恋爱多么有趣！要知道，这不一样。一想到她第二次在我眼前消失了时，我怒不可遏，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也为此高兴。她给我的印象模糊地徘徊在她的真实形象与理想形象之间。此刻我眼前就是这种形象，但正因为它要么是真实，要么真实就是偶然，所以才具有极大魔力。我感到按捺不住，因为她一定住在这个城市里，在这个时刻，这对我已经足够了。这种可能性是她的形象恰当呈现的条件——在缓慢的汇集中将欣赏到这一切。而我却无法平静下来——我，可以把自己看成是诸神的宠儿，我，具有再次坠入情网的罕见好运。这是无法凭技巧和研习能导致的某种东西——它是一种禀赋。可是，如果我能在再次激起爱欲上获得成功，那么我就真想看看它能维持多久。我像从未经历过初恋一样悉心照料着这种爱。机遇极为难得降临到人的命运之上——因此，关键的确是在它到来之时利用它，因为令人沮丧的是，勾引一个女孩儿并不是什么艺术，而是努力【335】寻找值得勾引的女孩儿的好运气。——恋爱充满了神秘，这种初恋也是一桩神秘的事情，那怕只是很小的神秘事情。大多数人都很莽撞，忙着订婚或做出别的一些蠢事，转瞬之间一切都结束了，他们既不知道赢得了什么，也不知道丧失了什么。她有两次在我面前出现后又消失了，这意味着她将更加经常出现。约瑟在解释法老的梦时，接着说了一句：可是，你梦见了两次这个事实意味着它

将很快实现。①

然而，如果能事先觉察到形成生命内容的那些力量，会非常有趣。现在，她过着完全平静的生活，她甚至一点都不知道我存在的迹象，不知道我内心的活动，更不必说自信知道我凝视着她的未来，因为我的心灵越来越要求真实，这种渴望正在变得越来越强烈。如果初次见到一个女孩儿没有给人留下她唤起了理想的深刻印象，那么一般来说，这种真实就尤其不值得欲求；但如果她能够唤起理想，无论一个人多么富有经验通常都会被征服。我总是要劝告那些在第一种情况下对自己冒险出击的手、眼和胜利毫无把握的人们，在那种情况下，正因为他被征服了，他才具备了超越自然的力量——因为被征服是同情与自我中心主义的奇妙结合。不过，他并未得到快乐，他没有享受这种状况是因为他自己被卷入了其中，隐藏在了其中。难于确定哪个更加美妙——容易确定哪个更加有趣。然而，始终最好的是尽可能接近那分界线。这是真正的享受，我无法确切知道别人欣赏什么。仅仅拥有远远不够，这样的情人所采取的手段通常都卑鄙至极，他们甚至不会拒绝金钱、权力、外来的影响、安眠药等。但是，如果绝对放弃并非爱情所固有，即一方的绝对放弃，那在爱情中还有什么快乐——然而，一般来说，这需要气魄，而这样的情人通常都没有气魄。

【336】5 月 19 日

那么，柯德丽娅就是她的名字！柯德丽娅！一个美妙的名字，它也很重要，因为经常都可能令人非常烦扰的，就是用最温柔的形容词取了一个丑陋的名字。我在老远就已认出了她，她在散步，左边另有两个女孩儿。她们行走的样子看来是要停下来。我站在拐角处看广告牌，同时一直密切注视着我的陌生人们。她们分手

① 参见《旧约·创世记》41：32。

了。那两个大概要走另外的路，因为她们去了不同的方向。她径直朝我的拐角走来。她已经走了几步，其中一个年轻女孩儿跑来追她，大喊柯德丽娅！柯德丽娅！那声音大得连我都听见了。接着，第三个也加入了，她们把头靠在一起悄悄商讨，我却徒劳地竖起耳朵去探听她们的悄悄话。随即，她们三个都笑了起来，以较快的步伐向那两个所走的方向匆匆走了。我紧跟着她们。她们进了斯特兰登（Stranden）[1] 街上的一幢房子。我等了一会儿，因为极有可能的是，柯德丽娅很快就会独自回来。可是，这事并没有发生。

柯德丽娅！这真是个美妙的名字——真的，这个名字与李尔王（King Lear）三女儿的名字一模一样，就是那个非凡的女孩儿，她心口不一，她心里装满了话，嘴上却说不出来。[2] 我的柯德丽娅也是如此。我敢肯定，柯德丽娅太像她了。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她是心口如一的，不是用言辞的形式，而是用一种更加衷心的方式，即亲吻的形式。她的双唇多么成熟健康！我从来就没有见过比它更美的嘴唇。

我实际上已经坠入情网，我可以借我对待这件事的隐秘方式来部分地说明，对我自己几乎也是如此。所有的恋爱都是隐秘的，甚至包括不忠实的恋爱，只要这种爱情中具有适当的审美要素。

---

① 国会大厦克里斯蒂安堡（Christiansborg）旁边的运河上的一条街道。

② 参见莎士比亚，《李尔王》（*King Lear*），第1幕，第1场，页78－80；《莎士比亚戏剧作品集》（*Shakspeare's dramatische Werke*，Ⅰ－ⅩⅡ，tr. August Wilhelm v. Schlegel and Johann Ludwig Tieck，Berlin：1839－1841），卷11，页6；《莎士比亚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Shakespeare*，ed. George Lyman Kittredge，Boston：Ginn，1936），页1198（柯德丽娅说）

多可怜的柯德丽娅！
然而并非如此；因为我肯定我的爱人
比我所说的更富有。

我从没想到希望有知己，或者炫耀自己的种种奇遇。因此，差不多令我愉快的是，我并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只知道她常去造访的地方。也许，我也会因此更加接近自己的目标。我能进行各种观察而不致引起她注意，根据这个【337】牢固确立的基点，我不难得到准许进入她家里。可是，结果证明，这种景况竟很艰难——eh bien［是的，现在］！——因而，我将独自忍受这艰难。我所做的一切都是 con amore［怀着爱］去做的，因此我也 con amore 去恋爱。

5 月 20 日

今天，我得知了一些她曾消失在其中的房子的消息。它属于一位有三个可爱女儿的寡妇。更多的消息是要去那里——即她们提供了所知道的一切。唯一的困难是要根据第三方了解提及的那些细节，因为她们三个人都同时说话。她的名字叫柯德丽娅·瓦尔，她是皇家海军军官的女儿。她父亲已去世几年了——她母亲也是。她父亲是一位非常严肃和严格的人。[1] 她现在同她姑妈——她父亲的妹妹——住在一起，人们以为她长得像她哥哥，但她却是一位非常受尊重的女人。现在一切都很好，但在其他方面她们对这个家一无所知，她们从不去那儿拜访，但柯德丽娅却经常去看她们。她和那两个女孩儿都在皇家厨房上课。因此，她一般都在下午早些时候去那儿拜访，有时上午去，晚上从来不去。她们很少与人往来。

所以，这就是故事结局。显然，没有桥梁通往那儿，我不可能偷偷进入柯德丽娅的家。

结果，她在生活中确实有了痛苦的概念，有了生活黑暗一面的概念。谁会这样说起她。然而，这些回忆很可能属于一个较早的时期；这是一条地平线，她生活在它之下，的确没有意识到它。

---

① 参见《增补》，页 564（《论文》卷 3 - B56：7）。

这就很好——这拯救了她的女性气质，她没有被扭曲。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真的懂得如何使之振作，那么使她振作起来也很有意义。所有这些东西经常会养成高傲，是由它们无法使人屈服提供的，她却远远没有被制服。

5月21日

她住在那堤岸附近，那个地方不是最佳，没有可以结交的邻里，没有可以进行不为人注意的观察的公共场所。【338】那堤岸本身并不十分合适，一个人太显眼。如果向下走到街上，不可能很好地在靠近堤岸的一边散步，因为没有人在那里散步，那样就太引人注目了，要不然就必须靠近那些房子走，在那里什么都看不见。那是拐角处的一座房子。由于那房子没有任何相邻的房屋，所以朝向院子的窗户从大街上也能看见。她的卧室大概就在那里。

5月22日

今天，我头一次在扬森（Jansen）夫人家里见到了她。我被介绍给了她。看来她对此无动于衷，或者说对我毫不在意。我尽可能使自己显得不引人注目，为的是更好地观察她的一切。她只呆了一会儿，她来这里只是为了接扬森太太的女儿们，她们要去皇家厨房。在扬森太太的两个女儿穿外套的时候，房间里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怀着一种冷漠，近乎傲慢的冷漠，随便对她说了几句话，她以不应有的客气作了回答。后来她们走了。我本可以提出陪同她们，但这已经足以表明那个献殷勤的求婚者，我使自己确信，照此不会赢得她。——相反，我选择了在她们刚走后就离开，要走得比她们快，但沿着另一条街走，却仍然可以走到皇家厨房，这样在她们转到孔根斯格德（Kongensgade）商业街时，我就以最快的速度超过她们，不同她们打招呼之类——使她们大感惊奇。

5 月 23 日

对我来说有必要获准进入那个家，为此，正如他们用军事语言所说的，我时刻准备着。然而，看来这似乎是一件拖延得很久并且很艰难的事情。我从不知道住得如此偏僻的家庭。只有她和她姑妈——没有兄弟，没有表亲，没有可以抓住的稻草，没有可以接触的远亲。我不断到处走动以寻求帮助。此刻，我同某人携手前行不是为了这世上的什么事情。【339】我的手臂是一只抓勾，始终必须处于准备状态；我的手臂是为潜在的收获准备的——如果远处出现了一位我从远处就能抓住的远亲或朋友，那么我就抓住。此外，对一个家庭来说，如此孤立地生活是不对的，可怜的女孩儿们将失去学会了解世界的机会，更不必说它会具有的其他可能的危险后果。[1] 这总会得到报应。对求婚者来说也一样。诚然，这样的孤立确实可以防范小偷小摸。在一个非常喜欢社交的家里，窃贼们经常有机可乘。然而，这不是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些女孩儿身上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偷窃。当她们到了十六岁时，她们的内心早已是一本写满了的纪念册，我从不在意把自己的名字写到早已写下的许多名字里去。我从来就没有想到把自己的名字刻写在窗格上、小旅馆里、树上或弗雷德里克斯堡（Frederiksberg）公园[2]的长椅之上。

5 月 27 日

我越了解她，就越相信她是个孤寂的人。一个男人绝不应当这样，小伙子更不应如此，因为他的成长实质上有赖于反思，必须与他人接触。因此，一个年轻女孩儿也不应该是有趣的，因为有趣总是包含了对自己的反思，正因为同样的原因，艺术中的有

① 参见《增补》，页 564（《论文》卷 3 - B56：8）。

② 哥本哈根西部的一座大型森林公园，包括了皇家官邸。国王弗雷德里克六世（Frederik Ⅵ，1768 - 1839）让这公园向公众开放。

趣始终包含着艺术家的印象。一个想要因有趣而得到愉悦的女孩儿将使自己得到愉悦，只要具备有趣的话。从美学角度看，这是与卖弄风情相对立的。它完全不同于被不适当地称为卖弄风情的东西，那是天然的姿态——例如，女性的羞怯，这始终是最漂亮的卖弄风情。一个有趣的女孩儿也许在讨人喜欢方面非常容易成功，然而，正如她本人已经放弃了自己女人气一样，因而她所取悦的那些男人通常也像没有男人气一样。这样的年轻女孩儿最初在与男人的交往中变得有趣。女人是弱者，然而对她来说，在青春期保持独立比对男人来说要重要得多；她【340】必须自给自足，但她因此并在自给自足时却成了一种幻觉；正是这种自然赋予的天资，使她像国王的女儿一样。可是，正是相信了这种幻觉，才使她与世隔绝。

我经常思索，使一个女孩儿堕落的原因，为什么总是与经常结交其他女孩儿有关系。显然，原因在于：这种交往并不是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问题，它动摇了那种幻觉，却没有清除它。女人的基本资质就是成为男人的陪伴，① 然而，通过与她的同性交往，导致了她对此的反思，这就使她变成了交际花，而不是陪伴。这种语言本身在这方面非常具有启发性，男人被叫做“主人”，但女人却没有被称为“女仆”或类似的称呼——不，使用了一个实质性的定义：她是陪伴，不是侍女。如果我要想象一位理想的女孩儿的话，那么她总要在这世界上独立，并因此属于她自己，但主要的是她在女孩儿们当中没有朋友。肯定属实的是，美慧女神是三个人，但想到她们在一起交谈时从来不会出现对任何一个人交谈，她们在静默的三位一体中形成了女性的统一体。在这个方面，我几乎想再次推荐处女们的闺房［Jomfrubuur］,② 只要这

① 参见《旧约·创世记》2：18－23。

② 在早期、尤其是中世纪的家庭生活中，未婚女子都有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单独房间或房子。

种约束不会反过来在其效果方面造成破坏。始终最好的是让年轻女孩儿们自由自在，但却不提供这种机会。她们因此变得漂亮，从变得有趣中被挽救出来。假定给一位年轻女孩儿披上处女面纱或新娘面纱，她多数时间都与别的女孩儿在一起度过，那么这是徒劳无益的，然而，具有足够审美感受力的男人总会发现，即使使用新娘面纱不是一种习俗，但在言辞方面具有深刻良好感觉的清纯女孩儿会披着面纱被带到他面前。

她受过严格的教育，为此我要在她父母的墓前向他们表示敬意；她过着非常沉默寡言的日子，为此我要紧紧拥抱她的姑妈以示谢意。她并不熟悉尘世的种种欢乐，没有在放纵中倦怠。她很骄傲，她藐视那些使别的女孩儿愉悦的东西，这就是事情的真相。错误的是，我将懂得如何【341】发现自己的长处。虚饰浮华之于她并不像对其他女孩儿们那样；她有点喜欢争论，但这对一个怀着浪漫想法的女孩儿来说是必要。她生活在一个幻想世界里。如果她落到错误的人手中，就很可能使她身上非常没有女人味儿的东西显现出来，恰恰因为在她身上具有那么多的女人味儿。

5 月 30 日

我们的道路到处相交。今天，我三次碰到了她。我了解她的每一次小小的出游，我在何时何地会碰到她，但我没有利用这种了解图谋与她碰面——相反，我十分慷慨。一次见面经常要耗费我几个小时的等待，似乎这是小事一桩。我不靠近她，只不过处于她存在的周围。如果我知道她要去扬森太太家里，我宁可不碰见她，除非进行一次特定的观察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宁可早一点到达扬森太太家，只要有可能，在她到来时我就要走，在门口或楼梯处与她擦肩而过，我在那里若无其事地与她擦肩而过。这就是一定要把她网罗进去的第一张网。在街上，我没有让她停下脚步，或者与她打个招呼，但从不走近，始终努力保持一定距离。

大概，我们反复的相遇明显引起了她的注意；大概，她真的察觉到了在她的视野中隐隐呈现出了一颗新的行星，它在自己的运行中以一种奇妙的不受干扰的方式令人不安地侵占了她的轨迹。她反而有可能左顾右盼，以看出她是否能发现那个目标点；她恰恰没有意识到，那就是她的相反的目标点。正如我身边的人可能认为的一样，她以为我有一大堆商务上的事情，我不停地忙碌着，就像费加罗说的那样：每次都有一、二、三、四个计划①——这就是我的乐趣。在我开始进攻之前，必须首先熟悉她，熟悉她的整个心理状态。

大多数人欣赏年轻女孩儿就像欣赏一杯香槟酒一样，在一个泡沫翻起的时刻——哦，不错，这真的很美妙，就多数人而言，年轻女孩儿无疑【342】是所能获得的最美妙之物，但在这里还有更多的东西。如果一个人过于脆弱，无法承受清晰透明，那么就只能欣赏不清晰之物，但很明显，她能够承受。一个人越是忠实于情欲之爱，就越是有趣。这种短暂的享乐是一种强暴，哪怕不是肉体的而是心理的，在强暴中只有想象出来的享乐，这就像偷来的亲吻，有某种难以形容的东西。不，如果能做到这种程度，使一个女孩儿只有一项任务，为了自己的自由而献出自己，她在这种奉献中感到了自己的全部幸福，因而使她实际上渴求这种献身，却又是自由的——那么只有这时才有享乐，但这始终要具备一种有洞察力的触觉。

柯德丽娅！这的确是个令人愉快的名字！我坐在家里，像一只鹦鹉一样练习对我自己说这个名字。我说：柯德丽娅，柯德丽娅，我的柯德丽娅，你是我的柯德丽娅。一想到打算在我要说出这几个字的某个关键时刻，我就不可能不笑出来。一个人总该进行一些事先的学习，一切都必须进行恰当的安排。难怪诗人们总

---

① 参见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前揭，第2幕，第10场，页136。这几句与丹麦文本不一致。

要描绘这个“亲昵”的时刻,① 在这个最美妙的时刻，恋人们不是在爱的大海里嬉戏（诚然，很多人没有再进一步），而是沉浸在其中，使自己脱胎换骨，从这种洗礼中复活，只有这时彼此才一见如故，虽然他们相识只有一会儿。对于一位年轻女孩儿来说，这始终是最美妙的时刻，要恰当地欣赏它，应当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不只是像某人接受洗礼那样，而且也像牧师那样。一个小小的嘲讽使紧接着这个时刻之后的那个时刻成了最有趣的——它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脱胎换骨。一个人必须有足够的诗人气质，才不会妨碍这种仪式，然而，始终都必须提防一个人身上的恶作剧。

6 月 2 日

她很骄傲——我早就知道这一点。当她与扬森的三个女儿在一起时，她很少说话。她们的闲聊显然使她很厌烦，她嘴唇上的某种微笑似乎表明了【343】这一点。我逐渐扩大了那种微笑。有些时候，使扬森的女儿们吃惊的是，她可以放任自己到了几乎像小男孩似的粗野。当我想到她童年的生活时，这对我来说并非不可理解。她只有一个哥哥，比她大一岁。她只了解父亲和哥哥，目睹了一些使日常闲聊让人厌恶的重要插曲。她父亲和母亲在一起生活得并不愉快；那些一般来说或多或少、忽明忽暗吸引一个年轻女孩儿的东西却吸引不了她。这也许就是她对一个年轻女孩儿是什么感到迷惑的原因。也许，在一些特殊的时候，她但愿自己不是一个女孩儿，而是一个男人。

她有想象力，有灵性，有激情——简言之，具有所有必需的品质，但并没有在主观上反思过。今天发生的一件事使我确信了这一点。我从扬森家里得知，她不会弹钢琴——这违背了她姑妈的原则。我老是对此感到遗憾，因为音乐始终是与年轻女孩儿交

① 参见【295】注 33，即本书页 324 注③。

流的良好手段，请注意，只要一个人当心不要显得是一个内行之时。今天，我去了扬森夫人家里。我喜欢不敲门就把门推开，这种粗鲁无礼经常给我很大的好处，在必要时，我就假借敲半开着的门的傻气来补救一下。她正独自坐在钢琴旁——似乎是在偷偷学弹钢琴。那是一首瑞典歌曲。她弹得并不好，她不耐烦起来，但接着乐曲又响起了，较为柔和。我关上门，呆在外面，聆听着她情绪的变化。她的演奏中时而有一种激情，使我想到了少女梅特丽，① 她在弹奏金竖琴时乳汁竟从她的乳房喷射出来。——她的弹奏中有着某种哀伤，也有某种赞美。——我可以冲上前去，抓住这个时刻：那将很愚蠢。——追忆不只是一种保存的手段，也是一种扩大的手段，充满回忆的某种东西具有双重效果。——经常在书籍里，特别是在赞美诗中，人们会发现一朵小花——它被放在其中的时机是一个美好的时刻，追忆甚至更加美好。显然，她隐瞒了她在弹奏这一事实，或许【344】她只弹奏这首瑞典小曲——也许它对她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我对此一无所知，但由于这个原因，这件事对我来说极为重要。在我能更加信任地同她说话的某个时候，我将非常隐蔽地把她引到这一点上，使她落进这个活动天窗。

6月3日

我仍然想不出如何去理解她，这就是我保持沉默的原因，全都是一些背景——真的，就像一个执行侦察任务的骑兵一样，趴在地上听敌人前进的最微弱的回声。对她来说，我实际上并不存在，不是在一种反面关系的意义上，而是在完全没有关系的意义

---

① 也许暗指中世纪丹麦民谣 Herr Medelvold 中的西塞丽勒（Sidsellille）和她的巨大阴影。参见 Udvalgte Danske Viser fra Middelalderen，Ⅰ－Ⅴ，ed. Werner Hans Abrahamson，Rasmus Nyerup and Knud Lyne Rahbek，Copenhagen：1812－1814），卷3，页361。

之上。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任何冒险举动。——就像小说里讲的，看见她就是爱她——不错，如果爱情没有一种辩证法的话，这就足够真实的了，可是，人们真的能从小说中懂得爱情的什么呢？纯粹是谎言——这有助于缩小那任务。

根据我现在了解到的她的一切情况，当我回想初次见面给我留下的印象时，我对她的看法肯定已经改变了，但对她和对我都有利。一个年轻女孩儿像这样独自散步，或者像这样陷入自我，恰恰不是这时的风气。用我的严格标准去衡量她：很可爱。然而，可爱是一种短暂的因素，当它消失时，就像昨日消失了一样。①我没有想过她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更没有想过对熟悉生活中的暴风雨那么缺乏思考。

但是，我想知道她的情感状态。肯定地，她从来就没有恋爱过，她的精神对恋爱来说相距甚远。她一点都不是那些在理论上富有经验的少女，她们此前早已非常轻易地想象过自己处在恋人的怀抱之中。她在实际生活中见到的那些人完全无法使她混淆梦想与真实之间的关系。她的心灵仍然得到了理想的神灵食物的滋养。然而，在她面前盘旋的理想【345】肯定不是田园诗中的女孩儿、小说中的女英雄或主妇，而是圣女贞德（Joan of Arc）那样的人。②

问题始终都是，她的女人味儿是否强烈到了足以自我反思，它是否只是作为美和可爱而被欣赏；问题在于人们是否敢把弓弦拉得更紧。发现一种纯粹直接的女人味儿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如果人们敢于冒险改变它，那就很有趣。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把一个简单朴素的追求者强加于她。这会伤害一个年轻女孩儿的想法是人们具有的一种迷信。——确实，如果她是一株非常上等和精美的植物，她在生活中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特征——

① 参见《旧约·诗篇》90：4。

② 有关以上一段，参见《增补》，页564（《论文》卷3-B56：9）。

可爱——那么始终最好的，就是她决不要听见提及爱情。然而，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这就是一个优势，如果没有追求者的话，我就会毫不迟疑地创造一个。这个追求者一定不是滑稽演员，因为由此一无所获，他必须是一个值得敬重的小伙子，如果可能的话要有魅力，但还是不适合她的激情。她轻视这样的人；她要求一种对爱情的厌恶；在她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并发现真实［Virkelighed］提供了什么的时候，她对自己的现实［Realitet］几乎会变得缺乏自信。她会认为，如果恋爱不是别的什么，那么就不值得付出太多。她在自己的恋爱中变得很骄傲。这种骄傲使她变得有趣，这以浓墨重彩涂抹亮了她的存在，但这也把她带到了近于崩溃的边缘——而所有这些都使她变得更加有趣。然而，最好是先弄清楚她的熟人，以便看出是否有这样一个追求者。在家里毫无机会，因为实际上没有人造访那儿，但她确实会外出，在外面很可能会找到这样一个人。在了解这一点之前，规定这样一个人总是很危险。两个追求者，每个人本身都微不足道，由于他们的相对性可能产生有害的影响。现在我要找出是否有这样一个秘密的恋人，他没有勇气闯入那个家，是一个偷鸡贼，在这样一个修道院似的家中找不到任何机会。

结果，战略原则，这场战役中每场战斗的法则，就是始终要【346】在一种有趣的环境中切入同她的接触。结果，有趣就成了进行战斗的战场，一定要耗尽有趣的潜力。如果我没有出大错的话，那么她的全部天性都是为此而派定的，因而我所要求的正是她要赋予的——真的，她所要求的、她所依赖的一切就是要守望着那个人能付出什么，以及作为这一点的结果的她要求什么。因此，我的风流韵事对我自己来说始终都具有一种现实感［Realitet］，它们相当于一个生活因素，相当于一个教育时期，我肯定知道这一点，我甚至经常把它同其他一些技巧联系起来。为了第一个女孩儿，我学会了跳舞；为了那个可爱的舞者，我学会了讲法语。在那个时候，我像所有傻瓜一样到市场上去，常常受骗。

现在，我在市场开市之前买东西。也许，她已经耗尽了有趣的一个方面，她那关门闭户的生活似乎表明了这一点。因此，要点是要找到另一个方面，对她来说它初看上去不那么有趣，但那就是因为这种阻碍对她来说成了有趣的。说到底，我没有选择诗意，而是选择了没有诗意。因而，这是开端。首先，她的女人气要由没有诗意的普通意义和滑稽来中和，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与此同时，要绝对中性，即理智。她总会丧失作为一个女人的感觉，但在这种情况下，她无法独自支撑；她会投入我的怀抱，我似乎不是恋人——不是，完全还是中性。现在，她的女人气被唤醒了，人们可以把它诱骗到顺应的极点，让她去冒犯某些实际的合法性。她超越了它，她的女人味儿几乎达到了超自然的高度，她属于我和一个激情的世界。

6月5日

这样，我不需要成功。她去了批发商巴克斯特（Baxter）先生的家。我在那里不仅发现了她，而且还发现了一个人，在我看来，他出现得很及时。爱德华（Edward），[①] 那家人的儿子，他已深深爱上了她——在观察他的眼睛时，只要稍加留意就会看出这一点。他在他父亲的办公室里办事，一个面容和善的小伙子，【347】非常令人愉快，有点害羞，我认为，最后这个特点不会破坏在她眼中的形象。

可怜的爱德华！他一点都不懂得如何同她谈恋爱。在他知道她晚上要去那里时，他就专门为了她而进行装扮，专门为她穿上新的黑色礼服，专门为她设计的袖口——因而在休息室的其他普通人当中，他被雕琢成了一个近乎滑稽的人物。他的害羞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边缘。如果这是一种伪装的话，那么爱德华将成为我的危险的竞争者。利用羞怯需要巨大的技巧，但从中确实会大

---

① 参见《增补》，页564，566（《论文》卷3－B56：10；92）。

有收获。我就经常利用羞怯哄骗小女孩儿！平时，年轻女孩儿们说到害羞的男人会非常苛刻，但在暗地里却喜欢他们。有点害羞就会迎合少女的虚荣心，使她们感到有优越感，这是她们的保证。在她们被哄骗上床时，就在这个时刻，她们认为你会害羞得要死，你向她们表明你完全不那么害羞，以至你相当自信。害羞使男人的男子汉气丧失意义，因此，相对来说这是中和性别关系的好手段。因而，当她们觉察到那只是一种伪装的话，她们就会非常羞愧，以至会由衷地脸红，强烈地感到她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自己的限度，那就像她们一直把一个男孩儿当作儿童一样。

6月7日

于是，我们成了朋友，爱德华和我。我们之间有一种真正的友谊，一种美好的友谊，从希腊最辉煌的时期以来还没有过这样的友谊。在使他卷入了多次对柯德丽娅的观察之后，我得以使他吐露出自己的秘密，我们的关系很快就密切了起来。当然，当所有的秘密都吐露了出来时，这个人就可以同行了。可怜的家伙，他早已渴望了很久。她每次到来时他都打扮得整整齐齐，然后在晚上送她回家；一想到她的手臂搭在自己身上，他的心就会剧烈跳动。他们步行回家，看着星星。他拉响门铃；她消失了；【348】他很绝望——却盼望着下一次。迄今为止，他还没有勇气跨进她的门槛，他拥有这样的极好机会。虽然我忍不住要偷偷嘲笑爱德华，但他孩子般的天真之中还是有某种可爱之处。虽然我通常都把自己设想为非常熟悉情欲的全部要义和实质，但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自己身上的这种状况，对迷恋的焦虑和颤栗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使我丧失了自己的沉着镇静，因为在别的时候我完全懂得这一点，但对我来说，它这样倒使我变得更加坚强。也许，有人会说我从来没有真正恋爱过——也许是这样。我责备了爱德华，我鼓励他相信我们的友谊。明天，他将走出决定性的一步，亲自去她那里邀请她。我能诱使他产生邀请我同去的荒谬想法，我答应

了他要这么做。他把这当作友谊的极好表现。情况正如我所希望的，这相当于出人意料地破门进入屋里。如果她对我出现的意义有一丝怀疑的话，那么我的出现接着就将使一切都混淆起来。

以前，我从来没有做好谈话准备的习惯；现在，为了取悦于她姑妈，这对我来说就已变得很有必要。换言之，现在我承担了与她交谈的重大任务，以此掩盖爱德华对柯德丽娅迷恋的态度。早些时候，姑妈住在乡下，通过姑妈的经验之谈和我自己仔细研究农艺学的著作，我在这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我在姑妈那里取得了巨大成功，她认为我是个稳重可靠的人，与我交谈的人的确会得到快乐，与我们当中的一些时髦年轻的纨绔子弟不同。我似乎很不能获得柯德丽娅的好感。诚然，她非常单纯天真，很有女人味儿，并不要求【349】每个男人都向她表示尊敬，但她还是感到了我性格中有太多的叛逆成分。

当我像这样舒适地坐在客厅里时，当她像一个善良的天使一样到处播撒爱意，播撒给她接触到的每个人，不分善良还是邪恶，我经常就会由衷地失去耐心，忍不住想从自己的藏身之处冲出去，虽然我坐在客厅里所有人的面前，虽然我仍然被监视着。我想抓住她的手，想把那女孩儿揽入我的怀中，把她隐藏在我身体里，害怕有人把她从我这里夺走。或者说，当爱德华和我在晚上离开她们时，当她伸手道别、我把她的手握在我手里时，我发现经常很难让手中的飞鸟再飞走。忍耐——quod antea fuit impetus，nunc ratio est［那时的冲动成了现在的科学］① ——她一定会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落入我的罗网，然后我会突然让爱情的全部力量爆发出来。我们没有因谈情说爱、不成熟的期望而破坏那属于我们的时刻——你可以为此感谢我，我的柯德丽娅。我在努力形成对照，我把爱情的弓弦拉得更紧，以便伤得更深。我像个弓箭手一样，放松了弓弦，再把它拉紧，聆听它的歌声，那是我的军乐，

① 奥维德《爱情疗法》(The Remedies of Love)，前揭，页 179。

但迄今为止我没有瞄准——迄今为止我没有把箭搭在弓弦上。

当少数人经常聚集在同一个房间里时，在每个人都有其位置、其身份的地方，很容易形成一种传统；它成了一种图画，当人们想展现它时，他们就能向自己展现那领地的地图。我们在瓦尔家的情形就是如此——我们一起形成了一幅图画。我们每天晚上都在那里喝茶。姑妈，她直到那时一直坐在沙发上，经常转向那小缝纫桌，柯德丽娅接着离开了那桌子。她走到了沙发前的茶桌旁，爱德华跟着她，我则跟着姑妈。爱德华极力想保持一种神秘的气氛。他想悄声说话，而且经常做得很好，以至他完全变得没有了声音；我毫不掩饰自己向姑妈的倾诉——市场的物价，估算用奶油溶剂和黄油搅拌器做一磅黄油【350】需要多少夸脱牛奶。确实，这不仅是对任何年轻女孩儿来说听起来都没有害处的事情，而且更加不同寻常的是，它也是实在的、基本的、有启发性的谈话，它同样能使头脑和心灵变得崇高。我通常背对着茶儿，背对着爱德华和柯德丽娅的谈情说爱；我则与姑妈谈情说爱。在自然所创造的东西里，自然不是很了不起、很睿智吗！黄油是多么珍贵的恩赐，是自然与艺术多么辉煌的成就！姑妈肯定无法听到爱德华和柯德丽娅在说什么，假定他们真的说了什么——我向爱德华保证过这一点，我始终信守诺言。不过，我完全听得见所说的每一个字，听得见他们的每一个动作。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无法知道一个人在绝望时会冒什么险。最谨小慎微和最胆怯的人有时也敢于做最极端的事情。尽管我与这两个孤立的人没有丝毫关系，但我还是很容易在柯德丽娅身上觉察到，我总是无法看见地处在她与爱德华之间。

然而，我们四个人共同构成了一幅奇特的图画。如果我要想起一些著名的典型的话，我大概能找到一种类比，那么我可能会把自己看成是梅菲斯特，但困难在于爱德华并不是浮士德。如果我把自己变成浮士德，那么困难还是爱德华肯定不是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在爱德华眼中，我也最不可能是梅菲斯特。他

把我看成是他的爱情的善良神灵，他在这一点上是对的；他至少可以肯定，没有人比我更加细心地守卫着他的爱情了。我答应过他要以谈话缠住姑妈，我最为诚挚地履行了这项重大任务。姑妈在我们眼前几乎消失在了农艺学之中，我们去厨房和地窖，爬上顶楼，观看鸡、鸭、鹅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惹恼了柯德丽娅。当然，她不可能理解我到底要做什么。我对她来说仍然是一个谜，但这个谜不会引诱她去猜测，而是使她恼怒，确实，使她很愤慨。她完全感觉到了，她姑妈几乎使自己变得非常滑稽可笑，然而她是一位如此值得敬重的女士，【351】肯定不应该滑稽可笑。在另一方面，我把这事做得很漂亮，以至她充分意识到了她试图动摇我将是徒劳的。有时，我把这事做得那么过分，致使柯德丽娅禁不住偷偷讥笑她姑妈。这些都是必须进行的练习。我这么做似乎没有与柯德丽娅协同——完全没有，因而我决没有引起她讥笑她姑妈。我仍然没有变化，仍然很严肃，不厌其烦，但她却忍不住要笑。这是第一个谬误的教训：我们必须教她嘲笑，但这种讥笑适合于我，也适合于姑妈，因为她完全不懂如何看待我。然而，这可能就是因为我是那种少年老成的年轻人；这很有可能；也许还有第二种、第三种可能性等等。她在讥笑了姑妈以后，对她自己很愤慨；我到处转悠，同时不停地与姑妈说话，非常严肃地看着她，于是她又讥笑我，讥笑那情景。

我们的关系不是微妙的，不是信任地接受，不是吸引，它是对误解的排斥。在我与她的关系中，实际上完全没有什么东西，它纯粹是理智的，这对一个年轻女孩儿来说，自然完全没有什么。我所使用的方法还是有其非常便利之处。一个献殷勤的人会引起猜疑，激起对他自己的抵抗；我与这一切都没有干系。我没有受到监视；相反，我倒表现为是个可靠的人，适合于守卫年轻女孩儿。这种方法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太缓慢，但由于这个原因，只有在要获得趣味时，就能成功地被用来对付人们。

一个年轻女孩儿具有多大的恢复元气的力量啊——不是清晨

的新鲜空气，不是风声的叹息，不是大海的沉静，不是葡萄酒的芬芳、它的风味——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具有这种恢复元气的力量。

但愿我很快就将把她引向憎恨我的地步。我完全设想好了一个坚定的单身汉形象。除了舒适地坐着、舒坦地躺着、有一个值得信赖的仆人、一个关系不错的朋友之外，【352】我没有谈到别的任何事情，因而，当我们手挽手地散步时，我可以依赖她。现在，如果我能说服姑妈抛弃她在农业方面的意见的话，我就可以把她引到这个方向，以便有嘲讽的更加直接的机会。人们可能会嘲笑一个单身汉，确实很少怜悯他；但一个小伙子（虽然并非不聪明）凭这样的行为会伤害年轻的女孩儿——女性、它的美和诗意的一切意义都被消灭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看见了她，但没有同她说话，我当着她在场时与姑妈说话。偶尔在夜里，我心里会想到倾吐出自己的爱。于是，我披上斗篷，把帽子向下拉到眼部，出去走到她窗前。她的卧室面对院子，但从街上看得见，因为那地方在一个角落上。有时，她在窗前伫立一会儿，或者推开窗子仰望星空，除了一个人外所有人都没有看见，她最想不到会被我所注视。在这些夜深人静的时刻，我到处走动，像个幽灵一样，我像个幽灵一样栖息于她居住的地方。于是，我忘却了一切，没有任何计划，没有任何算计，抛弃了理解，以深深的叹息来扩展和增强自己的胸膛，我需要一种运动，为的是不遭受自己有计划的举动的痛苦。其他人白天有德行，夜里就越轨；我在白天掩饰——夜里就纯粹是欲望。如果她在这里看见我，如果她能看透我的灵魂——如果。

如果这女孩儿愿意了解她自己，她一定会承认：我就是她要的男人。她过于热切，被感动得太深，以致在婚姻中不幸福；这对她来说太不够，不会使她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勾引家而堕落，她将把兴趣从失败中挽救出来。在同我的关系中，她

必须像哲学家们用双关语说的那样：zu Grunde gehn［消失掉］。①

她真的厌倦了听爱德华说话。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在为兴趣设立了狭窄的限度时，人们会发现更多的兴趣。有时，她要听我同她姑妈的交谈。当我注意到这一点时，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会闪现出一种来自全然不同的世界的暗示，使姑妈和柯德丽娅感到吃惊。姑妈看见了【353】闪光，却什么都没有听到；柯德丽娅听见了声音，却什么都没有看见。然而，与此同时，一切都恢复了平静；姑妈与我之间的谈话按一贯的方式在进行，像夜晚寂静中的邮递马车，茶炊哀叹的哼哼声伴随着它。在这样的时刻，有时

① 例如，可参见黑格尔《逻辑学》，前揭，卷1，页507－509：

自在自为的世界是存在的整体；在它之外，什么都没有。但是，由于它处在自身绝对的否定性或形式之中，所以它的自我反思对它本身就是一种否定性的关系。它包含了对立面，在自身内部排斥自身进入实在界，进入他者的世界或现象界。这样，由于它是整体，所以它也只是总体的一个方面，在这种限定中构成了一种不同于现象界的自在。现象界在实在界中具有其否定的统一性，它在其中消失了，它退回到实在界中就像它消失了一样。此外，实在界也是现象界推断的依据；因为它的同一性在其实质之中包含了绝对的形式，扬弃了它自身，使自身成为推断，因为这种推断的直接性就是现象界……既然法律领域在自身内部包含了这个否定环节和对立面，因此作为整体，从自身中排斥自身，进入一个自在自为的世界和现象界，两者的同一性因此就是对立面的实质性关系。基本关系照此就成了对立面，它在其矛盾中已经消失了；存在是使自身统一起来的基础。但是，存在成了现象；基础在存在中被扬弃了；它使自身作为现象回归到自身而复苏了，但在同时，作为被扬弃了的基础，即作为对立的限定的基本关系；但这些限定的同一性在实质上就是形成和转变，再也不是基本关系本身。

在客厅里很不舒服，尤其是对柯德丽娅来说。她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之交谈或倾听。如果她转向爱德华，她会遇到他在羞怯中做出某种傻事的风险；如果她转向另一边，就朝着姑妈和我，这里占主导的是自信，谈话的节奏像单调的锤击声，与爱德华的缺乏自信形成了最不和谐的对照。我完全可以理解，在柯德丽娅看来，姑妈准是被迷住了，以至她完全随着我的节奏速度运动。她也无法参与这种交谈，因为我用来激怒她的方法之一，就是使我自己把她当作一个孩子来对待。我似乎没有因此而让自己随便对待她，远不是那样。我完全懂得这种事情可能具有的使人心烦意乱的效果，关键在于她的女人味儿一定要能再次达到纯洁与美好。由于我同姑妈的亲密关系，我很容易把她当作一个完全不谙世事的孩子来对待。她的女人味儿因此没有受到损害，只不过被中和了，因为事实上她并不了解市场价格，这不可能伤害她的女人味儿，但想象这事在生活中极为重要肯定会使她反感。由于我在这个方面的大力协助，姑妈进行了超常发挥。她几乎变得盲目自信了——她可能会为某些事情感谢我。她无法接受的有关我的唯一事情，就是我没有职位。因而，在提及某个空缺职位时，我已经习惯了说："有一个适合我的职位"，随即非常严肃地同她进行讨论。柯德丽娅总会感到这种嘲讽，这恰恰是我希望的。

可怜的爱德华！他不叫弗里茨（Fritz）真是丢脸。[①] 每当我想起与他的关系时，我总会想到《新娘》中的弗里茨。[②] 此外，像他的原型一样，爱德华是【354】国民警卫队的下士。老实

---

① 参见《增补》，页 564（《论文》卷 3 - B56：10，92）。

② 斯克里布《新娘》（*Bruden*），海伯格译，1831 年在哥本哈根皇家剧院首演；Det Kongelige Theaters Repertoire，第 1 - 6 幕，Copenhagen：1830 - 1842，第 2 幕。弗里茨，一个下士，由于自己的过错而失去了新娘；她嫁给了一个伯爵。

说，爱德华也很烦人。他老是做错事情，总是一本正经并衣冠楚楚地出现。出于对他的友谊，unter uns gesagt［只在我们之间］，我去造访时就尽可能穿着得很随意。可怜的爱德华！几乎使我觉得糟糕的唯一事情，就是他一直都非常感激我，不知道如何感谢我。对我来说，因此而被感谢，这就太过分了。

你为什么不那么美好和宁静？你整个清晨除了摇撼我的遮蓬、拉动我临街窗户上的镜子和上面的绳索、玩弄前门外的门铃拉线、拍打窗玻璃之外，还干了些什么——简言之，以各种方式表明你的存在，似乎想召唤我跟你出去？不错，天气非常好，但我一点都不想出去，让我呆在家里。① ——你这顽皮的、精力旺盛的西风，你这快乐的家伙，自己走吧，一如既往地与年轻女孩儿们取乐。是的，我明白，没有人像你一样懂得如何勾引一般地拥抱年轻女孩儿。她试图挣脱你的怀抱是徒劳，她不可能从你的圈套中解脱——她也不希望这样，因为你凉爽清新，并不使人焦虑。你自己走吧！让我忽略它。可是，你因此认为你在其中毫无乐趣，你不是为了自己而做这事。那么很好，我将随你而去，但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在皇帝新街住着一个年轻女孩儿，她非常可爱，却也厚着脸皮不愿意爱我——是的，更糟糕的是，她竟爱上了别人，他们竟然到了手挽手地一起散步的地步。我知道他在一点钟要去接她。现在答应我，你们当中最强烈的风要一直躲在附近某个地方，直到他带着她从大门出来的那时刻。那时他要转进孔根斯格德商业街，这支分遣队将冲出去，以最有礼貌的方式摘下他的帽子，以稳定的速度把它带到他前面正好一码远的地方——不要太快，如果那样想必他会回家。他接着就不断希望抓住它，他甚至没有松开她的手。你就这样领着【355】他和她穿过孔根斯格德商业街，沿着城墙一直到北门，再到栈桥——那要花多长时间？我想，大

① 有关以下六行，参见《增补》，页564－565（《论文》卷3－B89，85，72）。

约半个小时。正好一点半时，我将从东街走来。那时，分遣队已把那对恋人领到了广场中间，将向他们发动强大的攻击，你们在其中也要吹掉她的帽子，吹乱她的卷发，带走她的披巾，在这同时他的帽子兴高采烈地向上越升越高。简言之，你们要制造这样一场混乱，不仅使我，而且也使非常体面的公众都爆发出笑声，狗儿们将开始吠叫，钟楼看守人将敲响钟声。你要设法让她的帽子向我飞来，这个把它交还给她的幸运家伙。——第二个条件。伴随我的部队要遵循我的每个建议，在恰当范围内行动，不要伤害任何漂亮女孩儿，在整个玩笑期间，仅有的自由就是让她们孩子似的心灵保持愉悦，嘴上浮现微笑，眼神安详，内心没有焦虑。如果你们中有人胆敢胡作非为，你的姓名将遭到诅咒。——现在出发，到生命与快乐、青春和美丽那里去吧！向我展现我经常看见的东西，展现那些我从不厌倦见到的东西；就用这种方式向我展现她本身已变得愈加美丽吧；用这种方式考察她在这种考察中寻找到的欢乐吧！——我选择了布雷德加德街，但要记住，只有在一点半以后我才能支配自己的时间。——

又来了一个年轻女孩儿，非常拘泥并穿戴整齐——诚然，今天是星期天。——让她平静下来，吹拂她，用微风轻轻抚摩她，用你纯洁的触摸拥抱她！我发现她的脸颊多么娇嫩红润！她的嘴唇越发亮丽动人；她的胸部不停起伏。——这不是真的吗，我的女孩儿，呼吸这新鲜空气真是难以名状、极其快乐？那可爱的衣领像树叶一样震颤着。她的呼吸多么健康饱满。她步伐减缓了，她几乎被轻柔的微风带走了——像一片云，像一个梦。——吹得更猛烈些，持续得更久些！——她裹紧了身子，双臂紧抱在胸前，小心护住胸部，以免一阵风【356】在这单薄的衣衫下面轻易而冷漠地造次潜行。——她的脸涨红了，脸颊饱满，两眼更加明亮，脚步更有节奏。所有这些反面都增强了一个人的美。每个年轻女孩儿都应该爱上西风，因为没有哪个男人懂得当它与她发生

小冲突时像这样增强她的美。——她的身体有点前倾，她低头注意着自己的脚步。——停一会儿！你吹得太猛烈了，她的身体弯曲了，失去了它美丽的纤细苗条。——平静一点！——我的女孩儿，在你暖和之时感受一下这清凉的冷风，不是使人神清气爽吗？你会张开双臂感激和享受生存。——她侧过身来——呵，赶快，一阵多么强烈的风啊，使我能领受她外形之美的暗示。——再强烈点，这样就包裹得更紧。——太过了！她的举止失去了优雅，她轻盈的脚步乱了方寸。她又转过了身子。——吹吧，现在让她考验一下自己！——这样足够了，太过了：她的一缕卷发垂了下来。——请控制一下你自己！——有一大群人走上前来：

Die eine ist verliebt gar sehr;
Die andre wäre es gerne
[一个非常爱恋；
另一个非常想爱恋]。①

不错，挽着一个未来内弟的左臂散步是生活中一件无可否认的糟糕事。对一个女孩儿来说，这就同一个想成为候补职员的男人差不多一样。——然而，候补职员可以升迁；此外，他有自己的公职，可以在特殊场合露面——这并非那嫂子的命运。可是，接着对她升迁的补偿并不那么缓慢——在她升迁时，她就搬进了另一间办公室。——现在吹得再猛烈点！如果你有什么可以牢牢抓住的东西，就完全抵挡得住。——中间的人顽强地向前进，两翼的人无法跟上。——他稳稳地站着。大风无法撼动他，对大风

---

① Joseph Freiherr v. Eichendorff，《城外》（*Vor der Stadt*，Gedichte，Berlin：1837），页24。参见《书信》，第21封信，《文集》卷25；《增补》，页565（《论文》卷3－B72）。

来说他太沉重——但对能使他飞离地球的两翼来说也太沉重了。他突然向前冲去，以展示——他那沉重的身体。然而，他越是【357】巍然不动，女孩儿们就越是遭受痛苦。——我漂亮的女士们，我是否可以提出某种善意的忠告：离开未来的丈夫和由此而来的内弟；① 努力独自步行，你将因此享受到更多乐趣。——现在，请吹送得再柔和一些！——她们在风浪中摇晃得多么厉害，现在她们踏上沿街的人行道跳起了舞——什么舞曲才能激起更加热烈的欢呼？然而，大风没有使她们精疲力竭；大风加强了。——此时，她们肩并肩地张满风帆沿街席卷而过——什么样的华尔兹舞曲能更有诱惑力地使年轻女孩儿们成群前行，然而大风没有疲乏，还在持续。现在她们转过身来，面对着丈夫和内弟。——实际上，一点小小的抵抗不是很愉快吗？你们乐于奋斗，以便拥有你们的所爱，你们很有可能获得自己为之奋斗的东西。有一个更高的主宰会来帮助爱情，这就是大风受男人欢迎的原因。——我没有把它安排得很好：如果你让风从自己背后吹来，你可能很容易匆忙经过你的所爱，但当它迎面吹来时，你会很高兴受到激励；然后飞到所爱的人身边，刮风使你更加健康，更加吸引人，更加勾魂，刮风使你嘴唇的果实变得清凉，在寒冷时它最给人享受，因为它那么热烈，正如香槟酒在差不多变冷时会冒泡一样。——她们怎样在谈笑呵——大风吹走了她们的言语；真的有什么可谈论的吗？——她们又笑了起来，顶着风，抓住帽子，留心着脚步。——现在最好停下来，免得年轻女孩儿们会不耐烦，对我们发怒或者害怕我们！

这就对了，坚定果敢，坚强有力，右脚在前，左脚在后。——她环顾世界是多么大胆，多么漂亮。——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她确实挽着那个人的手臂，因此她订婚了。让我看看，

① 有关本句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565（《论文》卷3 - B135：1）。

你在生活的圣诞树上得到了什么礼物，我的孩子。——呵，不错，他看起来真的是个非常可靠的未婚夫。因而，她处在订婚的第一个阶段；她爱着他——也许是这样，但她的爱宽广而丰富，仍然不明确地对【358】他有点焦虑。她仍然拥有爱情的伪装，它可以掩盖众多东西。[①] ——吹得猛烈一点——好的，如果你走得这么快，那就难怪你帽子上的丝带在风中飘舞，使它看上去就像翅膀，托着这轻盈的身体——还有她的爱——接着它又像大风抚弄着的漂亮面纱。是的，当这样来看爱情时，它似乎那么丰富，但当你要穿上它时，当面纱要被缝制成女便服时——那么就没有材料来缝制许多蓬松的装饰物。[②] ——天哪！如果你有勇气冒险迈出你整个生命的决定性一步，你难道不该有心去逆风直行吗？谁会怀疑这一点？不是我——别发脾气，我的小姐，别发脾气。时间是严厉的惩戒者，风也不那么坏。——戏弄她一下！——手绢怎么啦？好了，你又找到了它。你帽子上的一条丝带掉下来了。——有那个未来的人在场真的非常麻烦。——来了一个女朋友，你一定要同她打招呼。这是她作为未婚妻头一次见到你；当然，正是要作为未婚妻露面，你才来了布雷德加德街这儿，打算走到朗格林涅（Langelinie）街去。就我所知，在婚礼后第一个星期天去教堂是新婚的人们的习惯，不过，刚刚订婚要在朗格林涅街散步。是的，一般来说，订婚对朗格林涅街来说很常见。——当心，风要吹走你的帽子。抓住它，把头低下。——的确很糟的是，你完全没有设法同你的女朋友打招呼，没有带着优越的神情镇静地同她打招呼，人们认为那种神情是一个已经订婚的女孩儿在没有订婚的女孩儿面前应该具有的。——现在吹得较轻了！——好日子现在来了。

她就那样紧紧贴着她的爱人；此时她远远走在他前面，转过

---

① 参见《新约·彼得前书》4：8。

② 参见《增补》，页565－566（《论文》卷3－B69）。

头来寻找他，为他、她的财富、她的好运、她的希望、她的未来而高兴。——哦，我的女孩儿，你非常看重他。——或者说，他没有让我和大风感谢他看上去那么精神抖擞吗？你自己也没有让我与那柔和的微风感谢【359】你自己看起来那么活力充沛、那么充满了渴望和期望吗？那微风现在使你恢复了健康，使你忘却了自己的痛苦。

我不要那种学生
夜里躺着读书，
但我要那种官员
与他帽子上的羽毛相匹配。①

人们马上从你身上看出了这一点，我的女孩儿，你的表情里有某种东西。——不，一个学生对你来说决不够好。——可是，为什么正好是个官员？一个一直从事自己学业的大学毕业生②——他不也很合适吗？——然而，我现在既无法给你提供一个官员，也无法给你提供一个大学毕生业。但是，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柔和的凉风。——现在吹一点！——这很好。把丝巾扔到肩后去，走得非常慢，这样你的脸颊会变得更加苍白一点，你的眼光不那么紧张。——就这样。是的，一点锻炼，尤其是像今天这样的好天气，然后有点耐心，你肯定会有自己的官员。

又来了两个人，他们彼此约定了。他们的步态多么有节奏，多么自信，建立在相互信任之上，对他们的整个目标多么有把握，

① 出自挪威农民歌谣。参见 Brage og Idum, et nordisk Fjœrdingsaarrsskrift, ed. Povl Frederik Barfod, 卷 2, 1839, 页 445。

② 有关本句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 566（《论文》卷 - B93）。

他们的所有动作具有怎样的 harmonia praestabilita［前定和谐］,[①] 多么自足的稳健。他们的姿态并不轻盈优雅，他们没有一同舞蹈。不，有一种与它们相关的持久性，一种唤醒可靠希望的大胆，这激发起了相互尊重。我敢担保，这就是他们的生活观：生活就是一条道路。他们似乎决心相互肩并肩地走过生活中的欢乐与悲伤。他们是那么和谐，以至那位女士甚至放弃了在石板路上走的要求。——可是，你这亲爱的西风，你为什么在那对人身上忙碌？他们看上去不值得关注。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要去看吗？[②] ——但是，时间已经一点半了，到广场去吧。[③]

人们认为不可能如此完整精确地描绘出一个心灵发展的历史。它表明了柯德丽娅多么健全。真的，她是个出类拔萃的女孩儿。【360】诚然，她沉静庄重，不装腔作势，但她身上有一种无意识的巨大要求。——今天我看见她进自己家里时，这一点触动了我。刮风所能产生的小小抵抗似乎激发了她身上的全部力量，却仍然没有内心冲突。她并不是一个消失在人们手指之间无足轻重的女

---

① 例如，可参见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单子论》（*Monadology*），para. 78－79；Guil. Leibnitii opera philosophica，Ⅰ－Ⅱ，ed. Johann Eduard Erdmann，Berlin：1840，卷2，页711；《〈单子论〉和其他哲学著作》（*The Monadology and Other Philosophical Writings*，tr. Robert Latta，London：Oxford University，1965），页262－263：

> 78. 这些原理给了我一种解释灵魂与有机体自然结合、或确切说是彼此一致［conformité］的方法。灵魂遵循它自身的法则，而身体则遵循它自身的法则；它们凭借所有实体之间的前定和谐而相互达到一致，因为它们都呈现了一和相同的宇宙。
>
> 79. 灵魂通过愿望、结局和手段而按照终极原因的法则行动。身体按照效力原因或动机的法则行动。这两个领域，效力原因与终极原因的领域，彼此都处于和谐之中。

② 有关以上三句，参见《增补》，页566（《论文》卷3－B91）。

③ 有关以上一句，参见《增补》，页566（《论文》卷3－B135：2）。

孩儿，没有脆弱到人们几乎害怕在看她时就会裂成两半的地步，但她也不是矫揉造作的观赏花朵。因此，我像医生一样，能很高兴地观察这种健康记录中的一切症状。

在我的进攻下，我开始逐渐向她逼近，转向了一种更加正面的进攻。如果我要表明我的家庭军用地图上的这种变化，那么可以说：我转动椅子，以便现在侧对着她。我同她接触更加频繁；我对她讲话，引起她的回答。她的心灵有激情，有强烈的激情，却没有被徒劳和愚蠢的反思带到怪癖的地步，她需要不同寻常的东西。我对人们的愚蠢的嘲讽，我对他们的怯懦、不冷不热的麻木的奚落，都强烈感染了她。她喜欢驾驭着太阳战车穿越苍穹，为了烤焦人们而离地面非常近。然而，她不信任我；迄今为止，我避免各种接触，哪怕是在智力的意义上。在我让她从我这里找到支撑以前，她必须强化自己的内心。不时看来，我似乎力图使她成为我的共济会成员中的红颜知己，但这只是瞬间的想法。她自己必须在内心成长起来；她必须感到自己心灵的复原力；她必须与这世界搏斗并提升它。在她眼里和她所说的话中，我很容易看出她取得的进步；我只见过一次大发雷霆。她不必欠我什么，因为她必须自由。惟有在自由中才有爱情；惟有在自由中才有消遣娱乐和持久的乐趣。虽然我一直在进行安排，为的是她将投入我的怀抱，就像是天性的必然，而我努力使她被我所吸引，关键还是她不应像沉重的肉身一样坠落，而应像心灵为心灵所吸引。【361】虽然她将属于我，但一定不能像沉重的负担一样没有美感地落到我身上。她一定不能在身体方面成为一种累赘，也不能在道德方面成为一种义务。在我们两人之间，占优势的将只有自由本身的游戏。她对我来说必须非常轻盈，我才可能用手挽住她。

柯德丽娅几乎占据了我的大部分生活。我将再次失去平衡——不是她在场时与她面对面，而是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我与她独处的时候。我会想念她，不是为了同她说话，只是想让她的影像在我面前浮现。当我知道她外出时，我会偷偷地跟着她，并非为

了被看见，而是为了看见她。一天晚上，我们一同离开巴克斯特家，爱德华护送她。我非常匆忙地同他们分了手，赶紧转到另一条街上，我的仆人在那里等着我。我迅速换上衣服，再次见到了她，她却没有任何猜疑。爱德华跟从前一样沉默不语。我肯定坠入了情网，但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人们对此一定要极为小心；它总会具有危险的后果，毕竟，一个人像这样只有一次。然而，爱神是盲目的，如果一个人很聪明，那么肯定就可能被愚弄。技巧是要尽可能接受各种印象，要懂得一个人造成了什么印象，一个人对每个女孩儿有什么印象。这样，一个人可以同时爱上很多女孩儿，因为在恋爱时对每个女孩儿的方式不同。只爱一个女孩儿太少，爱所有的女孩儿太轻浮；要了解自己，尽可能多地去爱，让自己的心灵把爱的所有力量都隐藏在自身内部，这样每个人都得到特定的养料，而意识仍然包含了整体——这就是乐趣，这就是过日子。

7月3日

爱德华的确无法抱怨我。事实上，我很想让柯德丽娅爱上他，这样，她通过他将厌恶平淡无奇的爱情，因而超越她自己的局限，然而，这尤其要求【362】爱德华不要成为一幅漫画，因为这于事无补。现在，爱德华不仅是一个中产阶级意义上的好配偶，这对她来说毫无意义——十七岁的女孩儿不关注这类事情——而且他还具有一些有吸引力的品质，我试图帮助他把它们最为有利地展现出来。我像个女侍或装饰家一样，尽可能用家里所有的资源打扮他——实际上，我有时让他挂上一些借来的小饰物。当我们一同去那里时，使我非常奇怪的是走在他身边。对我而言，他似乎就是我的弟弟，我的儿子，而他却是我的朋友，我的同龄人，我的对手。他决不可能危及到我。因此，由于他必定会掉下来，所以我把他抬得越高就越好，就越能在柯德丽娅身上唤醒对她轻蔑之物的意识，就越强烈地预感到她所渴望的东西。我给他提供帮

助，我推荐他——简言之，我做了一个朋友能为朋友所做的一切。为了突出显示我自己的冷酷无情，我总是对爱德华慷慨激昂地说话。我把他的特征说成是一个梦想家。因为爱德华根本不懂如何帮助自己，我不得不推着他走。

柯德丽娅讨厌我，惧怕我。一个年轻女孩儿惧怕什么？才智[Aand]。为什么？因为才智构成了对她全部女人味儿的存在的否定。男性的英俊、占有的天性等等都是很好的资源。人们可以用它们去征服，但决不会获得彻底胜利。为什么？因为人们是在一个女孩儿自身力量的范围内作战，在她自身力量的范围内，她始终都是强者。人们用那些资源可以使女孩儿脸红，使她闭上眼睛，但决不可能产生那种难以言表、吸引人的焦虑，它使她的美变得有趣。

> Non formosus erat, sed erat facundus Ulixes,
> Et tamen aequoreas torsit amore Deas
> [尤利西斯（Ulysses）并不标致，但他擅长雄辩，
> 然而他用爱点燃了两个大海的女神]。①

那么，每个人都应当了解自己的力量。可是，经常使我震惊的事情是，甚至一些有【363】才能的人也会做出这样的蠢事。一个人其实应当能立刻从任何少女身上看出，她已经成了另一个人爱情的受害者——或者更正确地说，成了她自己的受害者——她被以什么方式欺骗了。老练的杀人犯使用特殊的杀人手段，富有经验的警察在看见伤口时就能立刻认出罪犯来。然而，在哪里能见到这样有计划的勾引家、这样的心理学家呢？对大多数人而言，勾引一个年轻女孩儿就意味着勾引一个年轻

---

① 奥维德《爱的艺术》，前揭，卷2，页123－124；Opera，卷1，页233；勒布，页75。参见《增补》，页567（《论文》卷3－B43）。

女孩儿，如此而已——然而，全部语言都被隐藏在这个念头之中。

作为一个女人——她讨厌我；作为一个有才能的女人——她惧怕我；作为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她爱我。这与我已经在她的心灵中建立起来的第一步相矛盾。我的骄傲，我的挑衅，我的冷嘲，我无情的反讽，都吸引了她——她似乎并不希望爱我——是的，她身上肯定毫无任何这类情感的踪迹，更不必说对我。她想同我竞争。吸引她的是相对于他人的傲然独立，像沙漠中的阿拉伯人那样的自由。我的笑声和怪癖淡化了一切情欲的表现。她与我在一起相当自由，就有所保留而言，更多的是才智，而不是女性气质。她在我身上完全没有看到一个有情人，我们的关系不过是两颗善良心灵之间的关系。她用手拉住我，握住我的手，笑了起来，在纯粹希腊的意义上关注我。然后，当讽刺家和滑稽家把她愚弄够了时，我就遵照一首古诗中的教导说：骑士铺开自己鲜红的斗篷，邀请那美丽的少女坐在上面。① 我铺开了自己的斗篷——不是为了与她坐在绿茵丛中，而是在思想的飞驰中与她消失在空中。或者说，我没有带着她一道，而是把自己分开成了一种思想，向她挥手，向她抛飞吻，然后她就看不见了，只听见一阵意味深长的话音；我，与耶和华不一样，② 不是在声音中变得越来越可见，而是越来越不可见，因为我说得越多，就升得越高。然后，她想同行，乘着思想的这种大胆飞行远去。可是，这只是在一瞬间，接着我马上就变得冷静和毫无生气了。③

---

① 也许是两句口头保存的童谣混合而成的，即“Munken gaaer i Enge”与“Skjφn Ridder han dragger sit rφde Guldbaand”。参见 Bömerim，Remserog Lege，Samlede og tildels optegnede af Ewald Tang Christensen，ed. Jens Sigsgaard，Copenhagen：1981，页 67－68，74。

② 参见《旧约·撒母耳记上》3：1－18。

③ 参见《增补》，页 567（《论文》卷 3－B58：1）。

【364】女性的脸红各种各样。有一种密集的砖红色脸红。[①] 这就是小说家们在让自己的女主人公 über und über［彻底］脸红时所大量写到的。有一种微妙的脸红，它是精神的朝霞红。在年轻女孩儿身上，这很珍贵。伴随着幸福念头的短暂脸红在男人身上是一种美，在年青人身上更美，在女人身上则是可爱。它是一道闪电，是精神在夏夜的闪电。它在年轻人身上最美，在女孩儿身上可爱，因为它以其处女般的纯洁显示了自身，因而也具有令人惊异的温柔。人们变得越老，这种脸红就消失得越多。

有时，我大声给柯德丽娅朗读一些书——大部分都是琐碎的章节。与往常一样，爱德华不得不成为一件不知情的工具——那就是说，我要向他指出，同女孩儿建立亲密关系的最好办法，就是借书给她。确实，他因此在各个方面都有收获，因为她为此十分感激他。我则是收获最多的人，因为我确定了挑选哪些书，并一直处在幕后。我在那里具有进行观察的广阔天地。我可以随意给爱德华一些书；文学不是他的专长；我可以尝试我所希望的东西，到了极为随意的地步。现在，当我在晚上去看她时，我似乎随意拿起一本书，略微翻几页，小声朗读起来，称赞爱德华的专注。昨天晚上，我通过测试，想使自己确定她心灵的复原力。我很迷惑的是，我是否应当让爱德华把席勒的《诗集》借给她，以便我能偶然翻到要背诵的《苔克拉之歌》,[②] 还是把毕尔格的《诗集》借给她。[③] 我选择了后者，尤其因为他的《莱诺勒》有点夸张，不过它的其他方面却很美。我翻到了《莱诺勒》，用我能聚

---

① 有关以下一句，参见《增补》，页 567（《论文》卷 3 - B58：2）。

② 参见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 Schiller），《皮柯洛米尼父子》（*Die Piccolomini*），卷 3，页 7；《席勒作品集》（*Schillers sämmtliche Werke*，Ⅰ - Ⅻ，Stuttgart，Tübingen：1838），卷 4，页 145。

③ 参见【91】注 51，即本书页 104 注②。威廉（Vilhelm）是诗中死去的恋人。

集起的全部哀婉大声朗读这首诗。柯德丽娅被感动了；她在匆匆缝纫，就像威廉要来接她。我停了下来，姑妈无动于衷地听着。她毫不担心威廉是死是活，此外，她的德语不怎么好，但在我给她看那本装订得很漂亮的书，同她谈论起书籍装订活儿时，正中她的下怀。[①]【365】我的意图是要破坏在柯德丽娅身上刚被唤醒的哀婉的印象。她变得有些焦躁，但我很明白，这种焦躁对她不具有诱惑的效果，却会使她 unheimlich ［不安］。

今天，我的眼光第一次停在了她身上。据说睡意会使眼睑沉重得自己闭上；也许，这种目光也有相似的作用。她的眼睛闭上了，然而隐秘的力量却在她体内搅动。她没有看见我在注视她，她感觉到了它，感觉到它穿过了她的整个身体。她两眼闭着，时间已是夜里，但她内心里却是艳阳天。

爱德华必须走了。他已到了最后的尽头；我能预见到他随时都会走掉，宣布对她的爱。没有人比我这个他的密友更明白这一点，我竭力使他保持过度紧张，这样他就更能影响柯德丽娅。然而，让他表露爱情过于危险。我非常明白，他会得到一个“不”字，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他肯定会努力接受。这也许会感动柯德丽娅，并使她不安。虽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必担心最坏的结果，即她会改变主意，但她心灵的骄傲却仍然能忍受这种纯粹怜悯的痛苦。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对爱德华的整个意图就将彻底失败。

我同柯德丽娅的关系将开始经历一个戏剧性的过程。一定会发生某些事情；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再也不可能单纯拥有一种作为旁观者的关系，让那契机悄然溜走。一定要让她吃惊，这很有必要，但是，如果我希望使她吃惊的话，我就必须有自己的哨位。一般使人吃惊的东西不会就这样引起她的惊讶。她从一开始一定像这样真的被惊扰过，近乎成为她惊异之原因的，是所发生的一些相当普通的事情。肯定会渐渐明显的是，使人

---

① 有关本节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 567－568（《论文》卷 3－B58:3）。

惊异的某种东西暗含在它之中。这始终都是引起兴趣的法则，反过来也是我考虑柯德丽娅的一切动机的法则。如果人们真的懂得如何使人吃惊，那么他就总【366】能拔得头筹。那个有关的人的能量暂时被中止；使她不可能采取行动，无论使用超常的还是普通的手段，这种情况都会发生。我还有点自满地记得，我曾经在一位出身相当显赫的女人身上卤莽地冒过险。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偷偷在她身边徘徊，寻找着有趣的接触机会，但完全是徒劳，后来，在一个中午，我在街上见到了她。我有把握，她没有认出我，或者说不知道我住在这个城市里。她在独自散步。我悄悄走过她身旁，因此得以同她迎面碰上。我走到了她身旁；她站在石板路上。就在这个时刻，我向她投去悲伤的表情；我相信我的眼里几乎充满了泪水。我取下帽子。她站住了。我带着颤抖的声音和梦游般的表情说道：别生气，仁慈的夫人；你同我全心全意爱过的一个人惊人地相似，但她住得离我很远，你会原谅我这奇怪的举动。她以为我是个梦想家，年轻女孩儿很有可能喜欢一个可爱的梦想家，特别是在她也感到了自己的优越，敢于讥笑别人之时。果然，她笑了，那种笑在她脸上是难以言表的。她带着一种贵族式的屈尊向我打招呼和微笑。她不断走着，我陪着她走了几步。几天后我又遇见了她；我冒险同她打招呼。她对着我笑了。——忍耐依然是一种珍贵的美德，谁笑在最后，谁就笑得最好。

使柯德丽娅吃惊的各种手段都可以设想到。我可以尽力掀起一种能把树木连根拔起的情欲风暴。借此，我可以看看是否有可能使她脱离地面，使她脱离历史的语境，通过秘密见面使她在这种不安定的状态中产生出激情。并非不可想象的是，可以做到这一点。可以使一个满怀激情的女孩儿去做任何使之愉悦的事情。然而，这在美学上是不正确的。我并不喜欢浪漫的轻浮，只有在对付那些毫无别的办法具备一种诗意之余韵的女孩儿时，才会考虑这种情况。此外，人们很容易失去真正的乐趣，因为过多的骚

动也具有破坏性。在她身上，它【367】完全达不到其效果。在两种要求中，我会吸取我可以长期加以利用的一种——真的，如果更糟的话，就吸取我可以小心谨慎地更充分、更丰富地享受的那种。不能以一种欢欣鼓舞的方式来欣赏柯德丽娅。如果我要照那种方式行动的话，也许她起初会感到吃惊，但她很快就会厌腻，正因为这种吃惊离她那大胆的心灵太近了。

简单平淡的订婚是所有方式中最好的，最适合于那目的。当她听见我平淡地宣布爱情、要求她答应求婚时，她也许不会相信自己的耳朵，甚至也不相信她是否在听我热情的雄辩，是否在喝我恶意使人陶醉的麻醉药，是否听见了她的心脏在为一种私奔的念头而剧烈地跳动。①

订婚的害处始终都在它的伦理方面。伦理令人厌烦，正如学问在生活中令人厌烦一样。多大的差异啊！在美学的天空下，一切都是活泼的、美丽的、易逝的；当伦理学出现在风景里时，一切都变得苛刻、生硬、无限 langweiligt［讨厌］。② 但是，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订婚并不像婚姻那样具有伦理上的现实［Realitet］；它只具有 ex consensus gentium［普遍舆论的］效力。这种模棱两可对我来说可能非常有利。正由于在其中具有足够的伦理，因而柯德丽娅在适当时候将获得她超越了普遍的边界的印象；此外，其中的伦理并不那么重要，以至我不必担心更加严重的挫折。

我总是对伦理学怀有某种尊重。哪怕是若无其事地，我都从来没有向任何女孩儿做出过结婚承诺；就我现在似乎要做的而言，这只不过是一个冒充的动机。我非常有可能照这样来安排事情，显得是她亲自破坏了婚约。我那骑士的骄傲蔑视做出承诺。我蔑视法官以许诺自由而诱使犯人招供。这样做的法官抛弃了自己的权力和才能。在我的实践中，甚至有另外一种情形，即我决不渴

---

① 参见《增补》，页 568（《论文》卷 3 - B58：4）。

② 一个以丹麦文结尾的德语词。

望在最严格的【368】意义上并非自由之馈赠的东西。让那些庸俗的勾引家们使用这些手段吧！他们到底获得了什么？他们并不懂得如何包围一个女孩儿，使她看不见他们不愿她看见的一切东西，他们也不懂得如何把自己诗化进一个女孩儿的内心，使得出自她的一切都照他们希望的那样进行——他还是一个干活儿笨拙的人。① 我并不嫉妒他的快乐。这样的人还是一个笨拙的人，一个勾引家，人们决不可能这么称呼我。我是一个美学家，一个好色者，已经把握住了爱情的本质和要义，相信爱情，对它有透彻的了解，我为自己保留的唯一个人意见是，所有的风流韵事充其量持续不到半年，一旦享受到了高潮，一切关系都结束了。我了解所有这一切，我也懂得，想象得到的最大快乐就是被人爱，被人爱超过了世界上别的一切东西。把自己诗化进一个女孩儿的内心是一门艺术，根据她来诗化自己则是巧妙的举动。然而，后者在实质上有赖于前者。

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我可以竭力让她同爱德华订婚。这样，我会成为一个家庭的友人。爱德华会无条件地信任我，因为我就是那个人，他的好运或多或少要归功于我。我因此而获得了一种更好的伪装。但是，事情不会这样。如果她没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削弱，她就不可能与爱德华订婚。再加上这一事实：我与她的关系会变得比有趣更加具有吸引人的挑衅性。订婚的无限单调，恰恰就是有趣的共鸣板。

瓦尔家的一切事情都正在变得较为严重。可以明显感到，在日常生活之下，有一种隐秘生活在涌动，它本身很快就会以相应的方式显现出来。瓦尔全家人都在为订婚进行准备。只有一个表面上的旁观者也许会认为，那对人将是姑妈和我。这样一桩婚事怎么不会对在下一代人当中普及农艺学知识做出贡献！于是，我将成为【369】柯德丽娅的姑父。我是思想自由的朋友，没有任何

① 有关本节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 568－569（《论文》卷 3－B58:5）。

思想荒诞到了让我没有勇气去坚守它的地步。柯德丽娅领会到了来自爱德华的爱的宣誓，爱德华一直希望这样的宣示将决定一切。的确，他可以确信这一点。但为了使他免除这一步令人不快的后果，我将比他先走一步。我希望尽快把他打发掉，他实际上挡了我的道。今天我确实感觉到了这一点。他看上去不那么空想爱情并沉醉于其中，以至人们会担心他像个梦游者一样突然站起来，在大庭广众面前袒露他的爱情，从这样一种客观的观点来看，他甚至接近不了柯德丽娅。今天我对他怒目而视。正像大象用鼻子去卷东西一样，我用眼睛把他卷起来，他的整个身体，把他扔到背后去。虽然他还坐着，但我认为他的整个身体还是具有一种相应的感觉。

柯德丽娅对我不如她以前那么自信。她总是以一种女性的自信对待我，现在她有点动摇。然而，这并没有多大意义，对我来说不难恢复旧的关系。但我不那么做。再作一次探索，然后订婚。在这一点上可能没有任何困难。柯德丽娅吃惊时会说“是的”，姑妈热情地说“阿门”。她将欣喜若狂地把这样一个农艺学家当作女婿。女婿！当我们冒险进入这个领域时，我们全都会变得亲密无间！我实际上不会成为她的女婿，只是她的侄女婿，或者更正确地说，volente deo［如果情况许可的话］，什么都不是。

7月23日

今天，我收获了我到处传播的谣言的果实——即我与一个年轻女孩儿坠入了情网。在爱德华的帮助下，它也传到了柯德丽娅的耳里。她很好奇，她注视着我，但她不敢打听。然而，对她来说，查个水落石出并非不重要，部分因为这在她看来难以置信，部分因为她几乎【370】从中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先例，因为，如果像我这样冷酷的嘲弄者都能坠入情网的话，那么她大概也可以，不必感到害羞。今天，我提出了这个话题。我认为，像这样讲故

事不会失去关键之点，正合我的胃口——还有，这样不会过早地泄露。我很高兴借一些小插曲的性质设置一些悬念，探明他们对故事结果的希望，使他们一直倾听我的故事，这样在讲述的过程中愚弄他们。我的技巧是使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样听众从所说的话中理解了一个方面，然后突然觉得那些话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去理解。如果一个人真的想有机会研究某个特定事物，就始终必须发表演说。在交谈中，被谈论的人较容易回避，可以通过问答较好地掩饰那些话所造成的印象。

我怀着非常诚挚的态度开始同姑妈说话。“我应把这一点归功于我朋友的善意，还是归功于对手的恶意，我们不是都有很多朋友和敌人吗?”这时姑妈发表了看法，我则尽一切努力延长谈话，以使正在倾听的柯德丽娅保持悬念，她无法消除这种悬念，因为我正在与之交谈的是姑妈，而我的神情十分严肃。我接着说:“或者，我应把它归结为偶然，generatio aequivoca [自发产生的]”(柯德丽娅显然没有理解这个词语；它使她完全不知所云，尤其因为我对它做了虚假强调，在说话时做了一个狡诈的表情，似乎那就是要点）一个谣言，“以至我这个习惯于与世隔绝的人成了讨论的主体，因为他们声称我订婚了。”柯德丽娅显然还需要我做解释。我接着说:“我可以把这事归于我的朋友，因为人们始终认为坠入情网是巨大的福气”（她很吃惊)；“可以归于我的对手，因为要是这种福气落到我头上，人们一定会认为极其荒谬可笑”(相反的表情)；“或者归于偶然，因为这事毫无根据；或者归于generatio aequivoca 的谣言，因为整个事情一定起源于【371】与它本身相关的愚蠢无知。”姑妈怀着女性的好奇心急于弄清那个女人的身份，说我订婚的流言一定使她很高兴。我对这方面的一切问题都避而不答。整个故事给柯德丽娅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几乎相信爱德华的股票上涨了几个点。

关键时刻即将到来。我可以写信与姑妈交流，向柯德丽娅求婚。毕竟，这是表达心事的一般程序，用写信而不是谈话表达心

事似乎较为自然。正是这种举动的俗气，才使我决定这么做。如果我选择了这么做，就丧失了真正的出人意料，我不可能放弃这一点。——如果我有一个朋友，他或许会对我说：在你将走出非常重要的这一步时，要好好想想，这一步对你的余生和另一个人的幸福至关重要。这就是有朋友的益处。我没有任何朋友；我无法确定这是否是益处，但我认为摆脱他的建议是一个绝对的好处。至于其他问题，我肯定会以最严肃的态度来彻底思考整个事情。

在我这一方，现在没有任何东西能阻碍我订婚。因此，我继续求爱；谁会认为这是我的目的？很快，我这个无足轻重的人将被另眼相看。我将不再是一个人，成了——一个配偶——不错，一个好配偶，姑妈将这么说。我始终感到对其最为愧疚的人就是姑妈，因为她对我的爱那么纯洁，是一种正直的对农艺学的爱；她几乎把我当作她的理想来崇拜。

现在，我在一生中已经多次宣示过爱情，然而此刻，我的所有经历都毫无助益，因为必须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做出这种宣示。首要的是，我必须牢记整个事情不过是假装的举动。我练习过各种步骤，以找到最佳途径。使那个时刻充满情欲会引起怀疑，因为很容易预见到那是事后的，结果尚未出现。使之变得非常重要很危险——因为对一个年轻女孩儿来说，这种时刻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她的全部心灵都可能倾注【372】于它，正如濒死的人倾注于自己最后的愿望一样。为了使它变得亲切，不必在和谐的假面具中减少喜剧因素，那假面具已使我筋疲力尽，否则我就想换一具新的。使它变得机智幽默也有巨大风险。正如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对大多数来说那样，如果我要进一步诱惑性地说一个可爱的“好的”，那是极其容易的。诚然，这对我来说很重要，但不是绝对重要的，即便我把这个女孩儿留给自己，即便我把全部关注和兴趣倾注在她身上，但在某种情况下我还是无法接受她的“是的”。我完全不在乎在外在意义上拥有那女孩儿，倒是希望艺术地欣赏她。因此，开端必须尽可能艺术一些。开端一定要尽可

能朦胧，它必须是一种全部可能性。如果她在我身上马上看出了一个骗子，那么她就误解了我，因为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骗子；如果她看出了我是个忠实的恋人，那么她还是误解了我。在这个事件里，这是一个使她的心灵尽可能少地被确定的问题。在这样的时刻，一个女孩儿的心灵与一个濒死者的心灵一样有预示性。① 必须防止这一点。我亲爱的柯德丽娅！我要骗取你的某种美好东西，此外我别无所求，我将给你一切可能的补偿。一定要尽可能使整个事情显得无足轻重，这样，在她做出承诺时，还是无法使隐藏在这种情景中的一切都清晰地显示出来。正是这种无限的可能性，才是有趣的。如果她能预见到什么的话，那么我就会使事情出错，整个关系就失去了意义。说她做出承诺是因为她爱我，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②她根本就不爱我。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订婚从一种行为变成一个事件，从她要做某件事变成对她发生的某

---

① 例如，可参见柏拉图《申辩》(*Apology*)，39C，前揭，页 24（苏格拉底说）：

> 说了这么多，我觉得预言转向了你们，你们这些投票反对我的人，因为我现在正处于准备把预言的礼物送给某些人的时刻——处死的时刻。告诉你吧，我的行刑者们，一旦我死去，报复就将降临到你们头上，那惩罚的痛苦远远超过了你们杀害我的痛苦。你们把死亡带给我，以为这样你们就免除了使你们的行为受到批判，但我要说，结果适得其反。你们将遭到更多批判，直到现在我都抑制住没有说，不让你们知道，你们越是年轻，批判就越严厉，将使你们更加烦恼。如果你们指望通过置人于死地来阻止对你们的错误生活方式的谴责，那么你们的推理就存在某种错误。这种逃避方式既不可能，也不可信。最好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不要堵住别人的嘴，要尽可能使自己变成善良的人。这就是我给你们的最后的忠告，你们这些投票赞成处死我的人。

② 有关本句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 569（《论文》卷 3 - B58：6）。

件事，她不得不就这件事说道：天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7月31日

今天，我替别人写了一封情书。对我来说，这始终是一种巨大的快乐。首先，始终非常【373】有趣的是，如此生动地使自己置身于那种情景，又是在一种十分舒适的状态中。我把烟斗装满，听着那种关系；来自另一方的信被拿了出来。一个年轻女孩儿怎样写信，对我来说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他坐在那里，深深陷入爱情之中，像陷入奶酪中的老鼠一样；他大声读着她的情书，不时被我的简洁评论打断：写得非常好；有情感、有品味、小心谨慎；她以前肯定恋爱过等等。其次，我所做的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我要帮助一对年轻人走到一起；现在我要结清账目。为了每对幸福的人，我都要为自己挑选一个牺牲者；我使两个人幸福，充其量只有一个人不幸。我是诚实可靠的，从来就没有欺骗过信赖我的任何人。不说总是存在着一点点玩笑也可以，但这毕竟是一种合法的额外所得。① 我为什么享有这种信任？因为我懂得拉丁文，做了准备工作，因为我始终保守着一点小秘密。我不值得这种信任吗？毕竟，我从来就没有滥用它。

8月2日

时机到了。② 我在街上看见了姑妈，因而知道她不在家。爱德华在海关。柯德丽娅十之八九独自在家。她果然独自在家。她坐在缝纫桌旁忙着一些手工活儿。我极少在上午去那个家，因此，她看见我时有点慌张。那情景几乎变得过分容易激动。不应为此责怪她，因为她很容易就使自己镇定了下来，但我自己却错了，因为尽管我身穿盔甲，她仍给我留下了不同寻常的有力印象。她

① 有关本节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569（《论文》卷3－B58：7）。

② 有关以上一句，参见《增补》，页569（《论文》卷3－B61：1）。

多么可爱，穿着一件朴素的蓝条纹印花布便装，胸前别着一朵刚采摘的玫瑰。一朵刚采摘的玫瑰——不，这女孩儿本身就像一朵刚采摘的花，她是那么鲜艳，那么姗姗来迟！真的，谁知道一个年轻女孩儿在哪里过夜——我以为，是在梦幻神秘之地——但每天清晨她就回来了，这说明了她青春洋溢的原因。她看上去那么年轻，却发育得如此丰满，似乎自然就像一位温柔而丰饶的母亲，就在这个时刻从手中把她释放出来。对我来说，这就像我见证了【374】这种永别的情景，我看到了那位多情的母亲如何在永别时再次拥抱她，我听见她说："现在到世间去吧，我的孩子；我已为你准备好了一切。现在把这个吻像封蜡一样封在你的嘴唇上。正是这块封蜡在守护圣坛；如果你自己不情愿，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它开启，可是，当那个人到来时，你将认出他来。"她也印了一个吻在她的唇上，这个吻，与人类的吻不一样，它减去了一些东西，但却是相当神圣的吻，它赐予一切，赋予少女以亲吻的能力。神奇的自然，你是多么深沉，多么不可思议！你把言辞赋予男人，把亲吻的口才赋予女孩儿！那个亲吻就在她的双唇之上，而永别却在她的额头上，快乐的问候在她的两眼中——因此，她同时看上去又是那么自在，因为她就是那个家里的孩子，全然是个陌生人，因为她不了解这世界，只了解那位无形地关注她的多情的母亲。她真的很可爱，年轻得像个孩子，却具有少女高贵的心灵，令人肃然起敬。

不过，我很快又平静了下来，变得一本正经，这很合适，就像一个人要用这种方式引起某种充满意义的事情发生一样，却使它变得没有了任何意义。在几句一般的套话之后，我向她靠近了一点，接着提出了我的请求。一个说起话来像一本书的人，听上去极其令人厌烦，但有些时候，这样谈话却相当得体。① 那就是说，一本书具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可以随意地进行解释。如果

---

① 有关以下一句，参见《增补》，页569－570（《论文》卷4－A233）。

一个人说起话来像一本书，那么他的谈话也具有同样的特征。我非常严格地遵循着一般的程式。[①] 她很惊讶，如我所料；这一点无可否认。对我来说，很难对她的表情做出描述。她的表情多种多样——确实，就像我的著作尚未出版、却发表了对它的评论一样，这种评论包含了解释的各种可能性。一句话，她会嘲笑我；一句话，她会感动；一句话，她会逃避我——但没有什么话从我嘴里说出来；我保持着一本正经的样子，严守礼仪——“她才认识我【375】不久。”老天爷，只有在订婚的狭路上才会碰到这样的困难，而不是在撒满鲜花的爱情之路上。

非常奇怪。前几天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我对此非常坚定，断定她在惊讶之时会说“好的”。可以看出所有这些准备到底有多大帮助；事情证明了不是那样，因为她既没有说“好的”，也没有说“不行”，而要我去问她姑妈。我应当预见到这一点。但是，运气实际上在我这一边，因为这种结果甚至更好。

姑妈会答应的，对此我从来不抱丝毫怀疑。柯德丽娅会遵从她的劝告。就我的订婚而言，我不会夸口说它富有诗意，因为它在所有方面都绝对是庸俗的和中产阶级的。那女孩儿不知道应该说“是”还是说“不”；姑妈说“是”，那女孩儿就说“是”，我得到了那女孩儿，她也得到了我——现在，故事开始了。

8 月 3 日

结果，[②] 我现在订婚了，柯德丽娅也订婚了，这就是她所知道的有关整个事情的全部。如果她有女友，可以真诚地与之交谈，那么她就很可能会说：“这一切都是什么意思，我真的不明白。他身上有某种吸引我的东西，但我无法辨认出那是些什么。他对我具有一种奇怪的力量，但是，我并不、也许永远都不会爱他，而

---

① 有关以下一句，参见《增补》，页 570（《论文》卷 3 - B61：2）。

② 有关以下四句，参见《增补》，页 570（《论文》卷 3 - B63：1）。

我肯定能忍受与他一同生活，因而也会相当愉快地与他在一起，因为他很可能不会要求得太多，只要有人盯住他。”我亲爱的柯德丽娅！也许，他会再要求某些东西，作为回报，要少一些忍耐。——在所有可笑的事情之中，订婚是最为可笑的。[1] 在婚姻中至少有一种意义，即使这种意义并不适合于我。订婚纯粹是人类的发明，它没有给它的发明者带来任何信誉。它既不是这件事，也不是那件事，与爱情没有什么关系，就像小官吏背后垂着的丝带与教授的学位长袍毫无关系一样。现在，我成了这个【376】令人尊敬的社群里的一员。[2] 这并非毫无价值，因为像特罗普（Trop）说的那样：在你自己成为艺术家之前，你无权评判其他艺术家。[3] 一个订了婚的男人不也是艺术家戴瑞豪格（Dyrehaug）吗？[4]

爱德华气得发狂。他不修边幅，把他那黑色礼服挂了起来——这说明了很多东西。他想同柯德丽娅说话，想对她描述我的所有阴险狡诈。那将是一种骇人听闻的场景：爱德华不修边幅，衣衫零乱，对柯德丽娅大喊大叫。他似乎不只是要用长胡须把我赶走。我徒劳地试图使他恢复理智，我解释说是姑妈安排了这场姻缘，柯德丽娅或许对他仍然怀有感情，如果他能赢得她，我愿意退出。[5] 不一会儿，他在犹豫是否应当将胡须修剪成一种新样式，买一套新的黑色礼服——接着，他对我肆意谩骂。我竭尽全力向他装点门面。无论他怎样对我发火，但我肯定，如果不征求我的意见，他就会寸步难行；他忘不掉他从我作为他的良师益友中得到的好处。我为什么要破坏他最后的希望，为什么要与他绝

---

① 有关以下一句，参见《增补》，页 570（《论文》卷 3 - B63：2）。

② 有关本节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第 570 - 571 页。

③ 参见海伯格 Recensenten og Dyret，卷 5，Skuespil，前揭，卷 3，页 210。

④ 哥本哈根北部鹿园的巴克恩夏季娱乐场里的表演者。参见《增补》，页 570 - 571（《论文》卷 3 - B63：4）。

⑤ 有关本节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 571（《论文》卷 3 - B63：6）。

交？他是个好人；谁知道最后会发生什么。

现在我必须做的是，一方面，安排好一切，以便订婚像这样破裂时，我由此能确保同柯德丽娅有一种更美好和更有意义的关系；另一方面，我必须利用这个时机尽最大能力在可爱、在一切可爱之中取乐，它们是自然慷慨地为她准备的，在其中取乐，但要有节制和谨慎，以防不测。当我把她带到懂得要爱什么、爱我的什么这个地步时，订婚于是就会像有缺陷的模子一样破裂，她将属于我。其他人订婚是在他们到达了这个关节点之时，是在对一桩令人厌烦的婚姻抱着永恒的良好期望的时刻。那是他们的事情。

一切都仍然是 in statu quo（【译按】拉丁文“现状”），可是，很少有哪个订了婚的人能比我更加快乐，没有哪个发现了金币的守财奴【377】比我更快乐。想到她在我的股掌之中我就欣喜若狂。纯洁，天真，女人味儿，像大海一样透明，然而也很深邃，对爱情一无所知［Kjaerlighed］！可是现在，她将懂得情欲之爱［Elskov］的力量有多么强大。正像国王的女儿平步青云登上祖先的宝座一样，因而她将被拥立为她所属的那个王国的国王。这事的出现要靠我；她在懂得了爱时将学会爱我；在她形成规则之时，范例将随之逐渐呈现出来，而我就是那规则。由于处于爱情中的她只为她的整个意义而活着，所以她将把它用来爱我，在她觉得自己是从我这里学到的时，她将加倍爱我。想到我沉浸在快乐中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我几乎要失去理智。

她的心灵没有被情欲之爱的模糊情感所渗透，或者说没有松懈下来，那种情感使很多年轻女孩儿不懂得去爱，那就是说，不懂得明确地、精神饱满地、完全地去爱。在她们的思想中，具有一种模糊、朦胧的意象，她们以为它是一种理想，要用它来检验实际目标。从这种不完善中产生了某种东西，人们借以使自己完全度过今生。——当情欲之爱在她心灵里被唤醒之时，我了解它的性质，通过倾听她身上所有情欲之爱的声音来了解。我要弄清楚

它在她身上是怎样形成的，并使自己形成对它的喜爱；正如我早已自然地被包含进了爱情传遍她全身的故事里一样，因而我再次尽可能掩人耳目地从外部接近她。毕竟，一个女孩儿只会爱一次。

现在，我合法地拥有了柯德丽娅，得到了姑妈的赞同和祝福，得到了亲朋好友的祝贺；这一定会持续下去。这样，战争的麻烦现在过去了，和平的赐福开始了。多么愚蠢啊！姑妈的祝福和朋友的祝贺似乎能够使我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拥有柯德丽娅；爱情似乎可以造成战争时代与和平时代之间如此的差异，似乎爱情并没有——只要它存在——在冲突中表明自身，即便武器【378】有所不同。差异实际上在于，冲突是 cominus［近在眼前］，还是 eminus［在远处］。恋爱关系中的冲突越是 eminus，就越是令人苦恼，因为短兵相接就显得越微不足道。短兵相接涉及到一次握手、一次踢脚——如所周知，奥维德①的建议与他最为小心翼翼地激烈反对它一样，丝毫没有提到亲吻、拥抱。在远处作战的人通常只有依赖自己的双眼，② 然而，如果他是一位艺术家，如果他懂得如何以这样精湛的技巧使用这种武器，那么他几乎会达到相同的结果。他可以让自己的两眼怀着一种随意的温柔停在一个女孩儿的身上，它所具有的效果就像他偶然触摸她一样；他可以用自己的两眼牢牢地抓住她，就像用双臂紧紧抱住她一样。然而，如果在远处作战过久，始终都是一种错误或灾难，因为这样的战斗始终都只是一种象征，而不是快乐。只有到了短兵相接之时，一切才具有了自身的真正意义。如果恋爱中没有战斗，那么它就已经停止了。我几乎从不在远处作战，这正是我现在不是处于结束而是处于开始的原因；我刚刚拿出武器。我拥有了她，这是事实，那就是说，是在法律和中产阶级的意义之上，可是，这对我完全没有意义——我具有更加纯粹得多的想法。她同我订了婚，这是

① 参见奥维德《爱的艺术》，前揭，卷 1，页 331。

② 参见《重复》，《文集》卷 6，页 189。

事实，但如果我由此得出结论说她爱我，那就是一种幻觉，因为她根本就不爱。我合法地拥有了她，却并没有拥有她，正如我可以完全拥有一个女孩儿，却不是合法地拥有她一样。

Aufheimlich erröthender Wange
Leuchtet des Herzens Glühen
[悄然在脸颊上泛起的红晕
闪耀着内心的光芒]。①

她坐在茶几旁的沙发上，我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这种位置具有一种亲近的信任感，却把尊严置于一定距离之外。位置具有重大意义，那就是说，对在乎它的人来说。爱情具有多种位置——这是第一种。自然多么厚爱这个女孩儿：她那匀称柔软的【379】身材，深厚的女性的天真，明晰的双眸——所有这些都使我陶醉。——我同她打了招呼。她走近我，像通常那样愉快，却有点窘迫，有点犹豫——毕竟，订婚肯定使我们的关系变得有点不同，但她并不知道怎么不同；她拉着我的手，但没有往常的微笑。我的回应是用很轻的、几乎难以觉察的握手来致意；我温文尔雅，却没有带着情欲。——她坐在茶几旁的沙发上，我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那情景笼罩着一种变了形的客套，一种柔和的晨曦。她沉默不语；没有什么打破了这种宁静。我的眼光柔和地掠过她，没有欲求——那真的是厚颜无耻。一阵微妙的、一闪而过的脸红，像云彩飘过草地，逐渐消失，再出现，再消失。这阵脸红意味着什么？是爱情，是渴望，希望，担心，红色不是内心的色彩吗？决不是。她感到疑惑，她真的感到疑惑——不是对我，因为那少得无法向她呈现；她很吃惊——不是对她自己，而是在她内心里。她的内心正在被改变。这个时刻需要宁静，因此不用

① 这里没有注明出处。

任何反思去打扰它，不用任何激情的喧嚣去破坏它。我就像是不在场，然而，正是我在场，这才成了她这种沉思之疑惑的条件。我的存在与她的存在很和谐。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个女孩儿就像某些神灵一样，受到静默的崇拜。①

幸运的是，我拥有我叔叔的房子。如果我要告诉一位小伙子对香烟的厌恶，那么我会把他带到雷根森（Regensen）② 的某个吸烟室里去；如果我要告诉一个年轻女孩儿对订婚的厌恶，我只需要把她引到这里来。③ 正如只有裁缝才时常出入于裁缝同业公会会所一样，所以只有订了婚的配偶才来这里。卷入这些人之中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我不可能责备柯德丽娅变得不耐烦起来。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时，我认为我们就把十对人放到了战场上，除了那些附带的、主要为大型节日而来的各种连队之外。于是，我们这些订了婚的人确实享受到了订婚的快乐。我在聚集地点向柯德丽娅转述，以便使她厌恶那些【380】多情的有形资产、那些害相思病的工匠的笨拙。④ 整个晚上，人们都不断听到一种声音，就像有人用苍蝇拍在打苍蝇一样——那是情人们的亲吻。在这个家里，有人具有一种亲切的毫无困扰；有人甚至不去寻找隐蔽处和角落——没有，人们围坐在一张大圆桌旁。我也按同样的方式走去请柯德丽娅。到最后，我真的必须强迫自己。如果我让自己以这种方式冒犯了她那深厚的女人味儿，那真的会令人震惊。为此，我会比欺骗了她还要更严厉地责备自己。⑤ 总的看来，对任何把自己托付给我的女孩儿，我都可以保证非常审美地加以对待

---

① 有关更多的内容，参见《增补》，页 571 - 572（《论文》卷 3 - B81，63：7）。

② 哥本哈根大学最古老的学生宿舍。它坐落于圆塔附近的柯布马格（Kφbmagergade）街。

③ 有关以上三句，参见《增补》，页 572（《论文》卷 3 - B99）。

④ 有关以上一句，参见《增补》，页 572（《论文》卷 3 - B115）。

⑤ 有关以上七句，参见《增补》，页 572 - 573（《论文》卷 3 - B100）。

——这仅仅以她被欺骗而告终，可是，这也是我的美学的一部分，因为要么是女孩儿欺骗了男人，要么就是男人欺骗了女孩儿。[1]如果能把童话、传奇、民谣和神话中单调乏味的文字工作加在一起，看看到底是女孩儿还是男人经常更不可靠，那肯定会很有趣。

我没有为柯德丽娅使我耗费的时间而后悔，尽管她耗费了我很多时间。每次见面经常都要做很久的准备。我在她那里体验到了她的情窦初开。当我坐在她身边看得见时，我自己的存在几乎不被注意。我同她的关系就像一种舞蹈，本该由两个人跳，却只有一个人在跳。那就是说，我就是那个跳舞的人，但却看不见。她就像在梦中游荡，然而她却在同另一个人跳舞，而我就是那另一个人，就我看得见的在场而言，我是看不见的，就我看不见而言，又是看得见的。运动要求另一个人。她向他点头致意；她把手伸给他。她退后一步；她又前进一步。我握她的手；我使她的想法完善了，它在本身之中就已被完善了。她和着自己心灵的旋律舞动；我只不过是她舞动的诱因。我没有情欲；那只会唤醒她；我很灵活，很顺从，无动于衷，差不多像一种情绪。[2]

订了婚的人通常都在谈论一些什么？就我所知，他们相互之间都忙于把对方编排到令人厌烦的、尊贵的亲友语境里去。难怪【381】情欲消失了。如果人们不懂得如何在与其他一切消失了的事件的比较中使情欲之爱变得纯粹，那么即使结婚十次，也决不会使自己涉足于爱情之中。我是否有个姑妈名叫玛丽安娜（Marianne），有个叔父名叫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有个父亲是少校等等，所有这些公开信息都与爱情的神秘性毫无关系。不错，就连自己过去的生活也算不上什么。一般来说，年轻女孩儿在这个方面没有多少话可说；如果她要说，那就非常值得劳神去倾听

---

① 有关以下一句，参见《增补》，页 573，576－577（《论文》卷 3－B136，74）。

② 参见《增补》，页 573（《论文》卷 3－B102）。

——但一般说来，不是去爱她。[1] 就我这一方来说，我不是要寻找各种佚事——我肯定有足够多的佚事，我在寻找当下性。情欲之爱的永恒在于，[2] 在那个时刻，个体首先是为彼此而开始存在的。

必须在她身上唤起一点信任，或者更正确地说，必须消除一种疑虑。我的确不属于那种恋人们的集合体，他们出于尊重而彼此相爱，出于尊重而彼此结婚，出于尊重而共同生儿育女，但我也清醒地意识到了，情欲之爱，尤其是，只要激情还没有开始运转，都需要一个人成为它的对象，以至他不能以美学来冒犯道德。在这个方面，情欲之爱具有自身的辩证法。例如，虽然我与爱德华的关系与我对姑妈的行为相比远不能按道德标准来指责，但非常容易按前者而不是后者来评判柯德丽娅。确实，她对此只字未说，但我发现最好还是向她说明我这样做的必要性。我所运用的小心谨慎迎合了她的傲气，我处理一切事情的秘密吸引了她的注意。无疑，看来我在这方面早已过多背离了情欲的优美，因而，在我后来被迫暗示我以前从来就没有恋爱过时，我将自相矛盾，但这没有什么关系。我并不担心自相矛盾，只要她没有觉察到，只要我得到了我所希望的东西。让博学的博士学位申请人有志去避免各种矛盾；年轻女孩儿的生活丰富得不会毫无矛盾，结果就使矛盾成了必然的。

【382】她很傲慢，对情欲也毫无真正的见解。虽然她现在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在才智方面顺从我，但可以想象，当情欲开始表明自身时，她就可能心血来潮地想到用她的傲慢来对付我。从我能观察到的一切来看，她对女人的真正意义还很困惑。因此，很容易唤起她对爱德华的傲慢。然而，这种傲慢完全是偏执的，因为她对情欲之爱毫无了解。如果她有了解，那么她就会具有真

---

① 有关以下一句，参见《增补》，页 573（《论文》卷 3 - B64：1）。

② 有关本句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 573 - 574(《论文》卷 3 - B64:2)。

正的骄傲，但那种偏执的傲慢的残余太容易随之产生。然后可以想象到，她将针对我。虽然她并不后悔同意订婚，但她还是很容易看出我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她将看出，开端不是正确地从她那一方开始的。如果她渐渐理解到这一点，她将敢于勇敢地面对我。很好！这样，我就会想到她被深深打动了。

确实。甚至远在街道的那一端，我也看到了那个可爱的卷发小脑袋在尽可能探出窗外。我注意到它已经第三天了。——一个年轻女孩儿肯定不会无故站在窗前，她大概很有自己的理由。——可是，求你看在上帝的份上，别靠得离窗户那么远；我敢打赌，你正站在椅子的横档上——我从你的姿势能分辨出来。想到你如果掉下来会有多么可怕，别归罪于我，因为我直到后来都与这事无关，要归罪于他，就是他，因为他肯定在哪儿。——不！我看到了什么！在那边，我的朋友汉森（Hansen），教士，他沿着街道中间走来。他的行为有点不同寻常。那是相当不同寻常的传达方式；如果我判断正确的话，那么他是乘着渴望的翅膀来的。他就是这个家里的常客，而我却一无所知吗？——我的漂亮小姐，你消失了；我猜你去开门迎接他。——你也可能刚回来；他根本就没有进家里去。——你怎么了解得更清楚？好的，我可以向你保证——那是他自己说的。如果路过的马车没有发出那么大的【383】嘈杂声，你自己就可以听见他所说的话。我只是随便说：你是来这里吗？他对此的回答是一个清晰的字：不。——因而，你最好也说再见，因为教士和我要出去散步。他很尴尬，尴尬的人一般都很健谈。我要同他讨论他在寻求的牧师职位。——再见，我可爱的小姐，我们在去海关的路上。我们到达那儿时，我将对他说：该死的家伙——你带错路了。我应该去韦斯特（Vestergade）街。

瞧，我们又在这儿了。——多么坚贞！她还伫立在窗口。像这样的女孩儿肯定能使男人幸福。——你要问，我为什么要这一切。因为我是个靠戏弄别人为乐的可耻家伙吗？决不是。我这样

做是为你着想，我迷人的女孩儿。首先，你一直在等那位教士，想念他，因而，他到来时就倍加英俊。其次，他在进了门以后会说："我正要来看你时，那个讨厌的家伙正在门口，我们真的差点就泄露了秘密。但我很聪明；我诱骗他一直在聊我要谋求的那个职位；我带着他到处走，最后到了离海关很远的地方。我向你保证，他一点都没有注意到这事。"但接着呢?[①] 于是，你比以前更喜欢你那位教士了，因为你始终都认为他的思维方式好极了，但他很聪明——是的，现在你自己看到了。你要为此感谢我。——可是，我想到了一件事。他们的订婚一定还没有宣布——否则我会知道的。那女孩儿看起来很可爱，讨人喜欢，但很年轻。也许，她的辨别力还不成熟。想象不到她要贸然走出最重要的一步吧?必须阻止这事；我一定要同她谈谈。我应该把这事归于她，因为她肯定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女孩儿。我应该把这事归于那教士，因为他是我的朋友；就其本身而言，我应该把这事归于她，因为她是我朋友的意中人。我应该把这事归于那个家庭，因为它肯定是个非常受人尊敬的家庭。[②] 我应该把这事归于全人类，因为它是一件好事。全【384】人类！多么惊人的想法，多么使人振奋的游戏——以全人类的名义行动，拥有代言人的普遍力量。——可是，现在轮到了柯德丽娅。我始终都能利用情绪，那女孩儿美丽的渴望真使我动心。

这样，我与柯德丽娅的第一场战争现在开始了，我在其中退却了，因此使她在追击我时懂得了胜利。我不断退却，在这种退却过程中，我通过自己教她懂得了情欲之爱的所有力量、它那汹涌的思绪、它的激情、什么是想念、希望和焦急的期待。当我在她面前表演整个这套步骤时，它们全都相应地在她心里形成了。这是我带领着她走向胜利的行进，正如我自己就是指路人一样，

---

① 有关以下两句，参见《增补》，页574（《论文》卷3-B79）。

② 有关本节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574（《论文》卷3-B80）。

我也是狂热地为她的胜利引吭高歌的人。她将获得勇气去相信情欲之爱，相信它是一种永恒的力量，当她发现它支配着我时，就看见了我的举动。她会相信我，部分因为我仰仗自己的艺术才能，部分由于使我这么做的是真理。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她就不会相信我。她随着我的每次行动变得越来越强大；她心灵里的爱情正在被唤醒；她在自己作为女人的意义上达到了巅峰。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向她求婚［friet］，就像在所谓的中产阶级的意义上那样；现在我将这么做。我将使她自由［fri］；只有这样，我才会爱她。她应该把这归功于我，她肯定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因为那样的话，她就会丧失自信。在她感到了自由时，自由得几乎想要与我绝交，第二场斗争就将开始。她现在有了力量与激情，斗争对我来说就有了意义——让那些暂时的结果都去吧！想一想她在傲慢之中变得多么眩晕，想一想她真的要与我绝交——很好啊！——她有自己的自由，但她仍将属于我。以为订婚使她受到了约束是愚蠢的——我只想拥有自由自在的她。让她离我而去吧——第二场斗争无论怎样都将开始，在这场斗争中，我肯定会获得胜利，正像认为她是第一场斗争的获胜者一样，都只是一种幻觉。【385】她所具有的力量越是强大，对我来说就越有趣。第一场战争是一场解放的战争；它是一场游戏。第二场战争是一场征服的战争；它是一场生死之争。①

我爱柯德丽娅吗？是的！真心的吗？是的！忠实的吗？是的——在审美的意义上，这确实应当意味着某种东西。如果这女孩儿落到一个忠实丈夫愚笨的手中，这有什么好处？她会变成什么样子？什么都不是。常言道，拿出一点诚实之外的东西使人安度此生。我会说：拿出一点诚实之外的东西去爱这样一个女孩儿。我还拥有的那点东西——就是欺诈。然而，我确实忠实地爱她。我严格并有节制地监视着自己，以便她身上的一切，她身上神圣

① 有关以上段落，参见《增补》，页 574（《论文》卷 3 - B98）。

而丰富的天性，得以充分发展起来。我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她则是具有那种资质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这样，我们彼此不是很合适吗？①

我没有看着那牧师，却两眼紧盯着你手里拿着的漂亮绣花手绢，是罪过吗？你就像那样拿着它，是罪过吗？——手绢角上有个名字。你的名字叫哈恩（Charlotte Hahn）吗？它就以这样一种偶然的方式如此勾引人去了解一个女人的姓名。似乎有一个乐于助人的精灵悄悄把我介绍给了你。或许，并非偶然的是，像那样折叠手绢的方式是使我能看见那名字？——你被感动了，你擦去了眼角的泪水。——手绢再次松弛地垂了下来。——似乎让你觉得奇怪的是，我在看你，而没有看牧师。你看着手绢，注意到它已经透露了你的姓名。这确实是一件最单纯的事情；人们可以轻易发现一个女孩儿的姓名。——为什么一定要让手绢受累？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揉皱？为什么对它生气？为什么对我生气？牧师会说："别让任何人把人带进诱惑。就连这么做的人都不知不觉地承担了一种责任；他也欠了别人的债，只有靠增加善行才可能偿还。"【386】——于是他说了"阿门"。你在教堂门外，很有可能让那手绢在风中无拘无束地飞舞。——或者说，你已惧怕我了吗？我干了些什么？——我所做的不属于你可以宽恕的吗？不属于你敢于记住的吗？——为了宽恕？

一种双重姿态②在与柯德丽娅的关系中成了必要的。如果我在她的优势力量面前只是一味退却，那么非常有可能的是，她心中的情欲就会变得太没有节制和太松弛，更深层的女人味儿就无法使自身人格化。然后，当第二场斗争开始时，她就无法进行抵抗。诚然，她对取胜之道并不清楚，但人们以为她能取胜；在另一方面，必须不断地唤醒她。如果她一时认为自己的胜利接着会

① 参见《增补》，页574（《论文》卷3－B65）。

② 参见《恐惧与颤栗》，《文集》卷6，页36，119。

被夺走，她就必须懂得牢牢把握住它。她的女人味儿将在这种冲突中成熟起来。我要么用交谈使她燃烧起来，要么用书信使她冷静下来，或者相反。后者在各个方面都可行。这样，我就能欣赏到她最为极端的瞬间。在她收到信时，在信中甜蜜的毒药进入她的血液时，这时，一句话就足以使她的爱情爆发出来。接下来，嘲讽和严霜又使她变得疑虑重重，但并不全是由于她还是没有一直感觉到自己的胜利，不全是由于收到下封信时没有感到胜利增强了。如果不冒她不理解的风险，就不可能在书信中很好地运用嘲讽。在交谈中只能运用少量热情。我亲自在场将防止欣喜若狂。如果我只出现在信中，那么她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应付我；在某种程度上，她误把我当成了那个栖居于她爱情中的较为普遍的形象。因此，人们在书信中可能更容易信马由缰；我在信书中可以用极好的方式拼命讨好她——如果我亲自去做，看上去就很像某种胡闹的行为，幻觉就会丧失。这些姿态中的矛盾会唤起、发展、强化和巩固她身上的情欲之爱——简言之，诱发它。

不过，这些书信一定不能过早具有强烈的情欲色彩。最初，它们最好具有【387】较为一般的特征，包含一种暗示，消除一种疑虑。就神秘因素可能使人们转向而言，偶尔可以提示一下订婚具有的好处。无论这有什么别的弊端，她不会没有机会意识到它们。[①] 在我叔父家里，我有一幅始终可以并置在一起的漫画。如果没有我的帮助，她不可能在内心产生出情欲。如果我拒绝帮助她，让这种滑稽形象折磨她，那么她肯定会厌烦订婚，然而却没有真正意识到，使她厌烦订婚的人是我。

一封描述了我心灵状态的短简今天将对她自己的内心状态做出一种暗示。这是正确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我创造的。我要为此感谢你们，你们这些亲爱的女孩儿，过去我曾爱过你们。我把它归功于你们，因为我的心灵是那么和谐，以至我可以成为我希望

---

① 有关以下一句，参见《增补》，页 574 - 575（《论文》卷 3 - B66：1）。

于柯德丽娅的东西。我带着感激想起了你们；荣耀属于你们。我始终都将承认：年轻女孩儿是天生的教师，从她们那里总能学到东西——即使没有别的什么，也可以学会欺骗她们——因为人们从女孩儿本身那里学会了最好的东西。无论我变得多么年老，我都依然不会忘记，只有当一个人老得不可能从年轻女孩儿那里学到任何东西时，他才彻底完蛋了。

我的柯德丽娅，

你说你没有想象到我像这样，但我也没有想象到我会变得像这样。你没有变化吗？因为可以想见，我实际上没有变化，但你用来看我的眼光已经变了。或者说，变化是在我身上？是在我身上，因为我爱你；变化是在你身上，因为我爱的正是你。我以冷静、客观的理解思考过一切。我傲慢，无动于衷，无所畏惧。没有什么会使我吃惊；哪怕鬼怪在敲门，我也会沉着地拿起烛台①去开门。但要注意，那并不是我为其开门的鬼怪，不是苍白虚弱的幽灵——那是为了你，我的柯德丽娅；那是生命、青春、健康和美丽朝我走来。我的手臂颤抖；我无法使亮光稳定。我向你求助，然而我禁不住要看着你，禁不住【388】希望我能使亮光稳定。我变了，可是为什么、如何变的？这种变化的实质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还能加上什么更确切的定义，在我完全莫名其妙地说到我自己时，不知道除此之外还能使用什么更丰富的词语：我已经变了②

你的约翰尼斯

---

① 暗指唐·乔万尼对引荐人的塑像敲门的回应。参见克鲁塞《唐璜》，前揭，第2幕，第19场，页122-123；布莱勒《唐·乔万尼》，前揭，第2幕，第6场，页195-196。

② 参见《重复》，《文集》卷6，页152。

我的柯德丽娅①，

情欲之爱喜欢秘密——订婚成了一种泄露；它喜欢沉默——订婚则是一种公开宣称；它喜欢低声细语——订婚却是大声公布，然而，由于我的柯德丽娅的帮助，订婚将成为一种欺骗敌人的极好方式。在漆黑的夜晚，对其他船只来说，没有什么比挂出一盏灯更加危险的了，它比黑暗更具有欺骗性。②

你的约翰尼斯

她坐在茶几旁的沙发上；我坐在她身边。她握住我的手；③她的头因思绪繁多而沉重，靠在我的肩上。她近在咫尺，却又那么遥远；她委身于我，然而并不属于我。还存在着某种抵抗，但它没有从主观上进行反思；这是女人味儿共有的抵抗，因为女人的实质就忠实，它采取了抵抗的形式。——她坐在茶几旁的沙发上；我坐在她身边。她的心跳剧烈，但毫无激情；她的胸部上下起伏，却没有焦虑；她的脸色有时变了，但有柔和的细微差别。这就是爱情？决不是。她在倾听；她在理解。她在倾听那熟悉的说法；她在理解它。她在倾听另一个人的谈话；她把它理解为自己的话。她在倾听另一个人的声音，就像它在她心里回响；她在理解这种回响，似乎它就是透露给她和另一个人的她自己的声音。

我在做什么？我在欺骗她吗？决没有——那对我毫无益处。我在窃取她的心灵吗？决没有——事实上，我更愿意我要爱的那个女孩保持自己的心灵。那么我在做什么？我在为【389】自己塑

---

① 有关以下的书信，参见《增补》，页575（《论文》卷3－B66：2）。

② 参见《日记与论文》卷2，页2240（《论文》卷1－A1）。

③ 有关以上三句，参见《增补》，页575（《论文》卷3－B66：3）。

造一颗心灵，直到像她的心灵为止。一位艺术家描绘了他的心上人；那是他现在的快乐；一位雕塑家塑造了她。我也在做这件事，却是在智力的意义上。她并不知道我拥有这种形象，其中确实有我的弄虚作假。我悄悄获得了它，在这种意义上，我已偷窃了她的心灵，正如人们说到的丽贝卡（Rebecca）那样，当她用狡诈的手段拿走了拉班（Laban）家的守护神时，她就偷窃了拉班的心灵。①

环境和情境确实对人具有巨大影响，并且是在记忆［Hukommelse］中留下牢固、深刻印象的一部分，或者更正确地说，在整个心灵上留下印象，因为这个理由也不可能被忘却。无论我会变得多么老，对我来说始终都不可能的是，想起在各种环境中的柯德丽娅而想不起这间小屋。当我去看她时，侍女一般都把我领进通向大客厅的门边；柯德丽娅本人从自己的房间走进来，在我打开门进入小客厅时，她则打开了另一扇门，这样，我们的目光就在门道里相遇了。这间客厅很小，暖和舒适，差不多有卧室那么大。虽然我已从很多不同角度见过这房间，但我最喜欢从沙发的角度去看。她在那里坐在我旁边；我们面前有一张圆茶几，上面铺着华贵的桌布。桌上有一盏做成一朵花形状的台灯，它有力而慷慨地撑起了灯罩，灯罩上挂着精心剪裁成的纸罩，纸罩那么轻，以至不可能保持不动。台灯的形状使人想到东方，纸罩的颤动使人想起那个地方轻柔的微风。地板上覆盖着特种柳条编织成的地席，那件作品立刻表明了它出自异国他乡。

有时，我让那盏灯成为我的风景中的主题。我同她坐在一起，在花形台灯照射下躺在地上。有时，我让那柳条地席唤起一艘船的意象，唤起一个官员的特等舱的意象——我们正航行在汪洋大海之中。当我们坐得远离窗口时，我们直接观察着一览无余的天际。这也增加了幻觉。当我坐在她【390】身边时，我让这些东西

① 参见《旧约·创世记》31：34。

显得像一种意象，它就像死亡穿过一个人的墓穴一样难以觉察地快速飘过真实。

环境始终都很重要，尤其是为了追忆［Erindring］。[①] 每一种情欲关系始终都必须这样度过，即它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意象，这意象传达了它所有的美。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关注环境。如果环境不如人意，那就必须使它变得令人满意。对柯德丽娅及其爱情来说，环境完全适宜。可是，当我想到我可爱的爱米莉（Emily）时，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种多么不同的意象，然而，又是环境不适宜吗？我无法想象她，或者更正确地说，我只愿意在一个门通向花园的小屋里回想她。门开着；屋前的小花园挡住了视线，迫使目光停留在那儿，阻止了目光大胆追寻那条消失在远方的小路。爱米莉很可爱，但意味比柯德丽娅少得多。环境也是为此设计的。目光仍然只能看到地面，无法大胆和焦急地向前看，停留在了那一点点前景上。那条小路本身即使浪漫地蜿蜒消失在了远处，但目光还是无法随着它延伸，然后返回到家里，再次看着同样的景象。那房间建在地面上。柯德丽娅的环境多半没有房前的景色，倒是有无限触目的地平线。她不必紧贴地面，但一定要飘动，不是步行而是飞行，不是来回飞行，而是永远前行。

当一个人自己已经订婚时，[②] 他实际上立刻就进入了订婚的滑稽角色之中。几天以前，汉森教士出现时，带着一个迷人的女孩儿，他已经与她订婚了。他向我表白说她很可爱，我以前就知道这一点，说她非常年轻，我也知道这一点；最后他告诉我说，他之所以选择她，恰恰因为他自己可以把她塑造成一种理想，那理想始终模糊地萦绕在他眼前。老天爷，多么愚蠢的教士——

① 回忆［Hukommelse］和追忆［Erindring］，例如，可参见《诸阶段》，《文集》卷 11。

② 有关以下段落，参见《增补》，页 575（《论文》卷 3 - B137）。

个健康、青春、快乐的女孩儿。【391】现在，我已是这场游戏中相当熟练的老手了，然而我从来都不接近不属于自然之 Venerabile［值得尊敬的某种东西］的女孩儿，我首先向她学习。然后，至于我对塑造她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不断地教给她那些我从她那里学来的东西。

她的心灵一定受到了搅动，在每个可能的方面都焦虑不安——并非逐渐的和短暂的，而是在总体上。她必须去发现无限，必须体验到这是离人最近的东西。她不能沿着这样的思路去发现它，那对她来说是一条错误的思路，而是在想象之中，那是她和我之间真正的交流方式，因为男人的组成部分对女人来说就是整体。她一定不能沿着那使人厌烦的思路去费力地走向无限，因为女人并非为辛劳而生，但她将沿着想象和心灵的轻松之路达到无限。对年轻女孩儿来说，无限就如认为所有的爱情都一定是幸福的一样自然。无论何地，无论转向何方，一个年轻女孩儿都有环绕着她的无限，转变是一种跳跃，[①] 但请注意，是女性而非男性的跳跃。为什么男人们一般都那么笨拙呢？当他们要跳跃时，必须助跑，做很多准备活动，用眼测量距离，试跑几次——吓退了，转过背去。他们终于起跳了，却以失败告终。年轻女孩儿跳跃的方式不同。在多山的乡野，人们经常见到两座塔一样的山峰。一道峡谷深渊把它们分隔开来，往下看去令人恐惧。没有任何男人敢于冒险跳跃。但一个年轻女孩儿，比如土生土长的女孩儿，就真敢这么做，这被叫做“少女的跳跃”。我完全相信这一点，正如我相信有关女孩儿的一切非凡事情一样，而聆听那些纯朴的当地人谈论这种事也使我陶醉。我完全相信它，相信这奇迹，为它而惊异只是为了相信；这个世界上唯一使我惊异的事情，就是年轻女孩儿是第一个，也将是最后一个。然而，对年轻女孩儿来说，

---

① 有关这个重要范畴，例如，可参见《日记与论文》卷 3，页 2338－2359 和页 794；卷 7，页 56。

这样的跳跃不过是蛙跳，而男人的跳跃始终都很滑稽可笑，因为无论他的步子有多大，与山峰之间的距离比起来，他的发挥同时都变得微不足道，【392】只不过提供了一种尺度。然而，谁会那么愚蠢，以至于想象出年轻女孩儿要助跑？人们当然可以想象她的跑动，但这种跑动本身就是一种游戏，一种娱乐，是展示她的可爱，而助跑的想法却分离了在女性身上属于一体的东西；那就是说，助跑具有它本身的辩证法，它有违女人的天性。那么跳跃——谁会在这里不懂情理到了胆敢把属于一体的东西分离开！她的跳跃是一种滑行。一旦她到了另一边，她就又站在那儿了，没有因努力而精疲力竭，却更加漂亮，比从前更加充满热情；她向站在这边的我们抛了一个飞吻。她年轻，初生，如同山脚绽放的花朵，荡过深渊，让我们眼前的一切几乎都黯然无光。——她必须学会的是创造一切无限的运动，使自己摇荡，使自己在各种情绪中摇荡，把诗歌与真实、真理与虚构融为一体，在无限之中嬉戏。然后，在她熟悉了这种骚动时，我将增加情欲；那时她将成为我所期望的样子。于是，我的职责，我的工作就完成了；然后我将完全改变自己的航向；然后我将坐在她身旁，在她的风帆之下，我们将前行。实际上，一旦这女孩儿沉醉于情欲之中，我就足以坐下来掌舵，以便调节速度，以防事情发生得过早或以不恰当的方式发生。风帆偶尔被戳了一个小洞，接着我们又全速前进。

在我叔父家里，① 柯德丽娅变得越来越愤慨。她有几次要求我们再也不要去那里了，但这毫无用处，我始终都知道如何想出托词。昨晚我们离开那里时，她带着一种异常的激情握住我的手。她很有可能真的觉得在那里非常苦恼，毫不奇怪。如果我在观察这些不自然的装模作样时始终找不到乐趣的话，那么我就不可能坚持住了。今天上午，我收到她的一封信，她在其中以出乎我意料的机智取笑了订婚。我亲吻了【393】那封信，这是我从她那里

① 有关以下段落，参见《增补》，页 576（《论文》卷 3－B101）。

收到的信中最为珍贵的一封。非常好，我的柯德丽娅！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方式。

这事发生得相当奇怪，[1] 在奥斯特加德街上，有两家咖啡店彼此正对着。在左边二楼上，住着一位年轻小姐或少妇。她通常都坐在窗边，隐藏在遮掩着窗户的垂直百叶窗帘后面。那百叶窗帘由非常薄的材料制成，任何人，认识那女孩儿或经常看见她的人，只要具有良好视力，都能轻易认出各种特点来，但对那些不认识她和视力不好的人来说，她就显现为一个暗影。后者有几分属于我；前者属于一个年轻军官，他每天中午都在 12 点钟准时出现在视线范围内，用目光凝视那百叶窗帘。实际上，正是那百叶窗帘第一次引起我注意到了那从远处传来的优美眼光。其他窗户都没有窗帘，像那样只遮住一扇窗户的独一无二的窗帘，一般都表明经常有人坐在那后面。

一天早晨，我站在对面的糕点铺窗前。时间正好是十二点。我完全没有注意过往的行人，紧盯着那百叶窗帘，突然，窗帘后面的暗影开始移动。一个女人头颅的剪影就这样出现在旁边窗口，它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转过来，仍然对着百叶窗帘。随即，头颅的主人以一种非常友好的方式点了点头，又藏在了百叶窗帘后面。首先，我断定她打招呼的那个人是个男人，因为她的姿势过于热情，不可能是因看见一位女友造成的；其次，我断定她招呼的那个人通常都来自对面。她调整自己的姿势，以便能看到远处的他，实际上，她即使藏在百叶窗帘后面也能向他打招呼。——完全是这样！正好十二点钟时，这个小小的爱情插曲中的主角，我们亲爱的中尉，走来了。我坐在咖啡店的一楼，那位少妇住【394】在二楼。中尉早已发现了她。当心，我的好朋友，向二楼优雅地表达敬意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顺便说，他还不错——瘦长，健壮，形象英俊，鹰勾鼻，黑头发

① 参见《增补》，页 576（《论文》卷 3 - B71：1）。

——头上的船形帽非常合适。紧要关头，他的两腿开始有点磕碰，步子加长了。这一点留下的视觉印象，就像让人觉得他患上了牙痛，牙齿相对于嘴巴来说变得太长。如果把所有力量都集中在眼睛里，用两眼直接看着二楼，那么就很可能从腿上吸取过多的力量。请原谅，中尉先生，暂停一下这种向上看的目光。我非常了解，这有点不太礼貌。不可能认为这种凝视表达了很多东西；确切地说，它什么都没有表达，却允诺了很多东西。但显然，那么多的允诺正在一股脑儿涌入他的头脑里；他在摇晃，或者用诗人说到阿格尼斯的话来说：他摇摇晃晃，倒下了。①

这太糟糕了，如果把这事交给我，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哪有那么好的事情？这真的很不幸，因为要给女士们留下豪侠的印象，就千万别倒下。任何希望成为豪侠的人都必须谨防这类事情。可是，如果有人只是以聪明人的面目出现，那么这样的事情就毫无价值；深深陷入自我之中，萎靡不振，如果终于倒了下去，就毫无引人注目之处。——这个事件可能给我那可爱的小姐留下了怎样的印象？非常糟糕的是，我无法同时站在这条达旦尼尔街的两边。确实，我可以让一个熟人站在另一边，但是，一方面，我总是宁愿自己进行观察，另一方面，人们决不可能知道这件事中哪些东西对我有用。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让别人窥探到其中的秘密，因为那样一来，就必须花大量时间从他那里获悉他所知道的东西和使他感到莫名其妙的东西。

我真的对我的好中尉变得厌烦了。他天天穿着全套军服走过。那真是一种可怕的坚定不移。② 这对当兵的合适吗？好先生，你

---

① 巴格森，Agnete fra Holmegaard，Jens Baggesens danske Voerker，前揭，卷2，页358页：“阿格尼斯（Agnes），她摇摇晃晃，萎靡不振，倒下了。”

② 有关本句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576（《论文》卷3－B71：2）。

没带上随身武器吗？你该不会【395】冲进屋里武力劫持那女孩儿吧？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学生，一个教士，一个副牧师，他们都依靠希望活着,[①] 那么就是另一回事。[②] 但我原谅你，因为我越看那女孩儿，她就越让我喜欢。她很漂亮，她的褐色眼睛充满淘气。她在等你到来时，她的脸色被难以言表的、适合于她的更高的美所美化了。因此，我断定，她一定有巨大的想象力，而想象力是女性的天然化妆品。

我的柯德丽娅，

什么是想念 [Længsel]？语言和诗人用“监狱” [Fængsel] 这个词来使之押韵 [rime]。多么不合情理 [urimelig]！似乎只有坐在监狱里的人才可能想念。似乎自由的人就不可能想念。假如我是自由的——我多么想念！在另一方面，我确实是自由的，自由得像飞鸟一样，然而我确实想念！在我向你走去时，我想念；在我离开你时，我想念；甚至当我坐在你身旁时，我想念你。那么，人们会想念他们已拥有的东西吗？确实会想念，只要他想到以后他不再拥有它的话。我的想念是一种永恒的焦虑。只要我度过了所有的永恒，自己确信你每时每刻都属于我，只有那时，我才会回到你身旁，与你一道度过所有的永恒，肯定无法忍受与你分离，无法忍受不想念的每一刻，要确保静静地坐在你身旁。

你的约翰尼斯

---

① 参见海伯格“Moralsk Læseφvelse i Vers,” Ny A-B-C-Bog… for den unge Grundtvig（哥本哈根：1817），第21页；Johan Ludvig Heiberges Prosaiske Skrifter 卷1－11（哥本哈根：1861－1862），卷10，第25页。

② 有关本节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576（《论文》卷3－B71：3）。

我的柯德丽娅，

门外停着一辆小的轻便马车，对我来说它比整个世界都大，因为它大得足以容纳两个人，套在两匹马上，像自然的力量一样狂野和难以驾驭，像我的激情一样焦躁不安，像你的思想一样大胆。只要你愿意，我将把你带走——我的柯德丽娅！你要下命令吗？你命令的口令［Lφsen］就是松开［lφsne］缰绳，享受飞驰的快乐。我要带你走，不是从一些人带到另一些人那里，而要带离这世界。【396】——马儿站立起来；马车向上扬起；马儿笔直地站着，几乎高过我们的头顶。我们驶过云彩，上达苍天；风声对我们低语；是我们端坐其中、整个世界在移动，还是我们在不顾一切地飞奔？你头晕吗，我的柯德丽娅？那就紧紧抱住我，我不会头晕。从理智上说，如果只想一件事情，就决不会头晕，而我只想着你。从生理上说，如果固定地只看一个目标，就决不会头晕，而我只看着你。抱紧；即使世界消亡，即使我们的轻便马车消失在我们下方，我们仍然要紧紧地互相抱住，在天空的和谐之中漂动。①

你的约翰尼斯

简直太久了。② 我的仆人已经等了六个小时，我自己在风雨中等了两个小时，只是为了拦住那可爱的小孩哈恩。每个星期三下午两点到五点之间，她通常都要去看她的老姑妈。今天恰好不是她去的那个日子，今天我恰好那么想去见她。为什么？因为她

---

① 毕达哥拉斯的一个概念（有时也作“天空音乐”），其基础是音乐中的八音度与行星的数字（八）的巧合。

② 有关以下段落，参见《增补》，页 576－577（《论文》卷 3－B74，75，90）。

使我进入一种非常特殊的情绪之中。我向她问候；她向我行屈膝礼，那样子难以描述地世俗，同时又那么超凡。她几乎停了下来，她似乎要陷进地下去，然而她所具有的表情就像要升上苍穹。在我看着她时，我心里既庄重，却又渴望。此外，这女孩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所需要的一切就是那致意，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即便她愿意给予。她的致意使我进入了一种情绪之中，接着我要把这种情绪分散到柯德丽娅身上。——然而，我敢打赌，她已经以某种方式从我们身旁溜走了。不仅在喜剧中，而且也在实际生活中，都很难看守住一个年轻女孩儿，每根手指上都一定要长着眼睛。有个叫卡蒂娅（Cardea）的仙女,① 靠愚弄男人度日。她住在森林里，把爱她的人引诱到密林中，然后就消失了。她也想愚弄雅努斯（Janus），但他却愚弄了她，因为他的脑袋后面长有眼睛。

【397】我的书信并非没有实现其意图。它们使她在心理上成长起来，即使不是在情欲上。就这个目的而言，不可能运用书信，而要用便签。情欲越是涌现，便签就变得越短，但更为正确的是，它们抓住了情欲的要点。为了不使她伤感或者变得软弱，再用嘲讽加强情感，但也要使她渴望她最喜欢之物的支撑。便签淡淡地、模糊地使最高点呈现出来。这种呈现开始在她心灵中渐露端倪的时刻，联系就中断了。通过我的抵抗，那呈现将在她心灵里形成，就像是她自己的思想，她自己心灵的跳动。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我的柯德丽娅，

在这个城市的某个地方住着一家人，这个小家由一位寡妇和三个女儿组成。其中两个女儿在皇家厨房学习

---

① 在罗马神话里，卡蒂娅是看守门铰链的女神（拉丁语叫“卡多”[cardo]）。参见尼奇《新神话词典》，前揭，卷1，页465；奥维德《历法》(*Calendar*)，卷6，前揭，页324－327。

烹饪。初夏的一个下午，大约五点钟，通往客厅的门轻轻地开了，一道侦察的目光查看着那屋间。除了一个年轻女孩儿坐在钢琴旁之外，没有别的人。门微微开着，因此可以聆听而不被觉察。弹钢琴的不是了不起的艺术家，因为那道门接着肯定会被完全关上。她在弹奏一首瑞典歌曲，内容与青春和美丽的短暂有关。歌词嘲弄了女孩儿的青春和美丽，女孩儿的青春和美丽嘲弄了歌词。哪个是正确的——女孩儿还是歌词？音乐听起来那么静谧和忧郁，似乎忧伤就是平息争端的仲裁人。——可是，这种忧伤，属于错误！青春与这些反思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早晨和晚上之间有什么伙伴关系！钢琴键在跳动震颤；共鸣板上的精灵慌乱地跳出来，彼此没有沟通。——我的柯德丽娅，为什么那么热烈！为什么是这种激情！

为了让我们追忆一件事情，它一定要离我们多么遥远；要多么遥远，追忆的想念才再也抓不住它？在这个方面，大多数人都有限度；他们无法追忆时间上太近的事情，也无法【398】追忆太遥远的事情。我不知道什么限度。我把昨天的体验在时间上后推一千年再追忆它，就像昨天体验到的那样。

你的约翰尼斯

我的柯德丽娅，

我有一个秘密要向你透露，我的知己。我该向谁吐露？向回音？它会泄露；向星辰？它们很冷淡；向人类？他们理解不了。惟有向你，我才敢于吐露它，因为你懂得怎样保守它。有个女孩儿，比我心灵的梦想更美，比阳光更纯洁，比大海的源泉更深邃，比雄鹰的飞翔更自豪——有个女孩儿——哦，把你的头朝我的耳朵和我的

言辞俯下，这样我的秘密就可以潜入其中——我爱那女孩儿超过了我的生命，因为她就是我的生命；超过了我所有的欲望，因为她是我唯一的欲求；超过了我所有的思想，因为她是我唯一的思想；比太阳热爱花儿更热烈，比悲伤热爱烦恼心灵的隐私更亲密，比炽热的沙漠热爱雨水更渴望。我依恋她，比母亲看孩子的眼神更温柔，比恳求上帝的灵魂更虔诚，比植物对根的依恋更不可分离。——你的头颅变得沉重起来，充满了各种念头；它低垂到你的胸前；你的胸部起伏得要寻求帮助——我的柯德丽娅！你已经理解了我，你已经逐字逐句正确地理解了我；没有细末微节能逃过你的注意！我将绷紧耳朵的每根神经，让你的声音使我相信它吗？我能怀疑吗？你会保守这秘密吗？我敢信赖你吗？传说谈到了那些犯了大罪的人互相约定保持沉默。① 对你，我已经吐露了一个秘密，那是我的生命和我生命的内涵——你就没有什么那么重要、那么美丽、那么纯洁的东西要对我吐露，以便一旦被泄露出来连超自然的力量都会被调动起来？

你的约翰尼斯

【399】我的柯德丽娅，

天空阴云密布——黑色雨云阴沉着脸，就像充满热情的表情之上的黑色眉毛；森林的树木摇晃着，被不安的梦魇摇晃着。你离开了我，消失在森林里。在每棵树后面，我都看到一个像你的女性形象；只要我一走近，它就藏到另一棵树后面。你不愿意让自己出现在我面前，认定你自己吗？一切都把我弄糊涂了；森林的各个部分失去了自己独特的轮廓；我看见的一切都像雾霭的海洋，

① 例如，可参见撒卢斯特《与卡塔林作战》，前揭，页38-41。

与你相像的女性形象到处出现和消失。我看不见你；你不断在知觉的波涛中移动，然而，我对每个与你相像的形象早已感到幸福愉快了。原因是什么——是你天性的丰富统一体，还是我天性中贫乏的多重性？——为了爱你，不就是爱一个世界？

你的约翰尼斯

如果我能非常准确地再现与柯德丽娅的交谈的话，对我来说真的很有趣。但我很容易觉察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我得以回想起我们之间谈过的每句话，但还是不可能再现同时出现的要素，它们实际上是交谈中的核心，情感爆发时的惊异，激情，它们是交谈中的活的原则。一般而言，我当然没有事先进行准备，因为这与交谈的实质不符，尤其是情欲交谈。可是，我一直都 in mente［记着］我的信的内容，总是注视着它们在她心里可能激起的情绪。当然，我从来就没有想到问她是否看过我的信。很容易确定，她已读过了。我也从来没有直接同她谈到那些信，但我在谈话中一直在悄悄把它们表达出来，部分为了更加牢固地在她心灵中加深一些印象，部分为了从她那里夺取对它们的印象，【400】使她更加困惑。然后，她可能再读那些信，从中获得一种新的印象等等。

在她身上已经发生了一种变化，并且还在发生。如果我要表明此刻她的心灵状态的话，那么我会说，它是一种泛神论的大胆。她眼中的表情马上透露出了这一点。它就是大胆，几乎是不顾一切的，处在各种期待之中，每时每刻似乎都在要求奇迹，并准备好了看见它。这种表情就像凝视着远方的眼神一样，越过眼前的事物，看见了远处的奇迹。它是大胆的，几乎不顾一切，处于期待之中——但其中没有自信，因此，它是相当梦幻般的和恳求的，没有骄傲和居高临下。她在寻找自身以外的奇迹，她将祈求它会出现，她心里似乎没有力量唤起它。必须

阻止这种事，否则我将很快占上风。她昨天告诉我，我的天性中具有某种高贵的东西。也许，她想顺从我，但绝对不能那样做。诚然，亲爱的柯德丽娅，我的天性中是有某种高贵的东西，但你丝毫没有想到我所统治的那种王国。它处于情绪的风潮之中。像埃俄罗斯（Aeolus）一样，① 我将它们监禁在我的人格之山上，不时放出一点来。恭维话将给她以自尊；我与你之间的差距将得到证实；一切都寄托在你身上。恭维话要求极为小心。有时，人们必须把自己抬得非常高，然而，这样一来，还是有更高的地方；有时，人们必须把自己放得非常低。当人们朝智力方向运动时，前者就较为合适；当人们朝情欲方向运动时，后者就较为合适。

她欠我什么吗？完全没有。我希望她欠我什么吗？完全不希望。我过于内行，也非常了解情欲的这种愚蠢。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我就会尽力使她忘却，哄骗我自己对此的想法沉睡。在到达其内心的迷宫时，年轻女孩儿都成了阿里阿德涅（Ariadne）；② 人们可以借她拿着的线找到出路——【401】但她虽然拥有那条线，但她自己却不知道如何利用它。

我的柯德丽娅，

说吧——我听从。你的愿望就是命令；你的恳求就是无上的誓言；你的每个瞬息的愿望都是我的快乐，因为我并不是作为一个侍者遵从你，似乎我站在你身外。

---

① 在希腊和罗马神话中，埃俄罗斯是风神，他把所有的风（他的儿子们）都关在爱奥利亚（Aeolia）岛上的一个洞穴里。参见尼奇《新神话词典》，前揭，卷1，页75－78。

② 在希腊传说里，米诺斯（Minos）和帕西法厄（Pasiphaë）的女儿阿里阿德涅爱上了忒修斯（Theseus），她帮助他杀死了怪物米诺陶洛斯（Minotaur），把它囚禁在克里特（Crete）岛的迷宫中。阿里阿德涅给了忒修斯一根线，引导他逃出那迷宫。参见尼奇《新神话词典》，前揭，卷1，页309－313。

当你在支配时，你就将存在，我遵从它，因为我的心灵混乱如麻，只等待着你的命令。

你的约翰尼斯

我的柯德丽娅，

你明白，我非常喜欢同自己交谈。我发现，在我的熟人中，我是最有趣的人。有的时候，我担心没有谈资；现在我不担心，因为我现在有你。现在我将与自己谈论你，直到永远，这是有关最有趣的人的最有趣的话题——啊，我只是一个有趣的人，你是最有趣的话题。

你的约翰尼斯

我的柯德丽娅，

你发现我爱你的时间是那么短暂；看来你几乎担心我以前曾经爱过。有一些手稿，有幸的人很快能依稀发现一种陈旧的笔迹，它在时间过程中蒙上了些许朦胧。后来的字迹用防腐材料可以抹去，陈旧的字迹变得明显清晰了。你的眼睛用同样的方式教我在自身中寻找自己。我让遗忘消耗掉那些没有触动你的一切，然后，我发现了一种质朴、神圣、原始的文本；然后我发现，我对你的爱就像我自己一样古老。

你的约翰尼斯

【402】**我的柯德丽娅，**

一个陷入内哄的王国怎么可能生存下去；① 如果我陷入自我矛盾之中，怎么生存下去？与什么有关？——

① 参见《新约·马可福音》3：24。

与你有关——只要可能，是为了在我与你相爱的念头中找到宁静。可是，我要怎样找到这种宁静？冲突力量的一方将不断说服另一方相信，它才是那爱得最深、最热烈的一方；接着，另一方也会这么说。如果冲突与我无关，如果有人胆敢爱你或胆敢阻止爱你——这罪过同样很大——那么，这不怎么让我操心，但我内心的这种冲突毁灭了我，这样一种双重的激情。

你的约翰尼斯

消失吧，我可爱的打鱼人的女儿！就隐藏在树林里，挑起你的担子，因为弯腰的姿势对你来说是那么合适——不错，此刻你正弯着腰，用一种天然的优美姿势挑着你拾来的柴禾。这样的女孩儿怎么能担负这样的担子！你像个舞者，露出了你外形的美——腰肢纤细，胸部丰满，如蓓蕾绽放——任何征召新兵的军官都会承认这一点。也许，你认为这些都是小事，你认为社交场的女人要美丽得多。哎呀，我的孩子，你并不懂得世界上有多虚伪！只管背负着担子走进那广阔树林，它大概绵延了很多很多英里，一直延伸到青山边上的乡野。也许，你实际上不是打鱼人的女儿，而是一位被美化了的公主；你是巨人的家奴，他残忍到了让你来森林里拾柴禾的地步。童话里总是这么讲的。要不然，你为什么深入到森林里去？如果你真的是打鱼人的女儿，就会挑着柴禾经过我身边，一直向路那边的渔村走去。

就走那条易于穿行的林间小路，我的眼睛将找到你。只需转过身来看我，我的目光【403】将跟随着你。你不可能使我转移；想念没有使我失去自制力；我平静地坐在围栏上抽雪茄。——也许，下一次。——是的，当你像那样半转过头时，你眼里的表情很调皮；你轻快的脚步在召唤。不错，我明白，我知道这条路通向何处——通向森林的偏僻，通向树木的低吟，通向无边的寂静。瞧，天空那么宠爱你。它把自己隐藏在云彩之中；它使森林的背

景变得幽暗，就像为我们拉上的帷幕。——永别了，我漂亮的打鱼人的女儿，好好照顾自己！感谢你的厚爱。这是一个美妙的时刻，一种情绪，没有强烈到足以使我从稳坐的围栏上走开，但内心的狂澜依然。

当雅各和拉班就他的酬劳讨价还价时，当他们同意由雅各来照顾那白绵羊时，作为他酬劳的是让他得到羊群中所有生而具有斑点的绵羊，他就在羊饮水的水槽中插了一些棍子，让羊饮水时看着它们①——同样，我也让自己到处都出现在柯德丽娅面前；她的两眼不断看到我。在她看来，就像来自我的绵羊的关注，但在我这里，我知道她的心灵因此已经丧失了对其他一切事情的兴趣，她的内心里正在形成一种随时要看见我的欲念。

我的柯德丽娅，

我似乎可以忘却你！那么，我的爱是记忆［Hukommelse］的一件作品吗？即使时间抹去了其黑板上的一切，即使它抹去了记忆本身，但我与你的关系依然与活着一样，你依然没有被忘却。我似乎可以忘却你！那么，我应当追忆［erindre］什么？毕竟，我忘却自己是为了追忆你，因而，如果我忘却了你，我就会追忆我自己，但在我想起自己的那一刻，我就不得不又追忆你。我似乎可以忘却你！那将会发生什么？有一幅古代的画，画上的阿里阿德涅从椅子上跳起来，焦虑地注视着一条全速驶离的船。② 她身边站着【404】手持未拉开的弓、擦

---

① 参见《旧约·创世记》30：31－43。

② 参见【400】注150，即本书页436注②。忒修斯把阿里阿德涅带到了纳克索斯（Naxos）岛，他把她留在了那里。参见尼奇《新神话词典》，前揭，卷1，页310。该画在那不勒斯（Naples）博物馆，是一幅出自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的壁画。

着眼泪的丘庇特（Cupid）。她身后站着一个戴着头盔、长着翅膀的女人。这个人物通常被认为是纳美西斯(Nemesis)。[①] 想象一下这幅画，想象一下把它稍微改动。丘庇特没有哭泣，他的弓并非没有拉开，或者说你于是变得不那么美丽，不那么神气活现，因为意气消沉。丘庇特微笑着，拉开了弓。纳美西斯站在你身边也没有闲着，她也拉开了弓。在这幅古画中，我们看见一个男人在船上忙着自己的工作。那大概就是忒修斯。在我的画里却不是这样。他站在船尾；他渴望地回头张望着。他张开双臂；他为此而悔恨，或者更正确地说，他的疯狂已离他而去，但那只船却把他载走了。丘庇特和纳美西斯都瞄准了目标，两支箭同时射出，准确射中了目标；我们看到并且明白了，它们都射中了对方的心脏，这标志着他爱的就是那个复仇的纳美西斯。

你的约翰尼斯

我的柯德丽娅，

我在与自己谈恋爱，人们都这么说我。这并不使我惊讶，因为我只爱你，人们怎么可能发现我在恋爱？既然我只爱你，别人怎么能怀疑这一点？我在与自己谈恋爱。为什么？因为我在与你谈恋爱；因为我爱你，爱你一个人和真正属于你的一切，因而我爱自己是因为我的这个自我属于你，只要我不再爱你，我就不再爱自己。因此，在俗人们眼里代表着极端利己主义的东西，在你初涉人世的眼里却表现出了最纯粹的同情；在俗人们眼

① 在希腊神话中，纳美西斯是复仇的正义女神。参见尼奇《新神话词典》，前揭，卷2，页304－309。

里代表着最平庸的自我保护的东西，在你圣洁的目光中却表现出了最鼓舞人的湮灭自我。

你的约翰尼斯

我最为担心的，就是整个过程将耗费我太长的时间。不过，我明白，柯德丽娅正在取得巨大的进步，真的，为了使【405】她始终激情满怀，有必要把一切都调动起来。她完全不必提前变得无精打采，那就是说，在她的时机到来之前绝不能那样。

在恋爱时，人们不会走大路。只有结婚才会走皇家大道的中间。如果恋爱中的人从尼德（Nφddebo）路走来，不会沿着埃斯罗（Esrom）湖走，即使那实际上只是一条狩猎的小路，但那是一条被踏平了的路，爱情偏爱开辟它自身的道路。人们向格里布斯（Gribs）森林的深处走去。① 当一对人手挽手在这条路上漫步时，彼此都理解对方，从前朦胧的快乐和痛苦此时都澄清了。没有任何人在场的迹象。——因而，那棵可爱的山毛榉树就成了你们爱情的见证人；在它的树冠之下，你俩第一次吐露了爱恋。你们那么清晰地回想起了一切——你们第一次发现了对方，你们第一次在舞会上彼此握手，当你们凌晨分别时，当你们对自己不承认一切时，就别去管对方。——倾听这些爱恋的絮语，的确很美妙。——他们跪在那树下；他们彼此发誓述说不可分离的爱情；他们用初吻来表示那誓约。——这些都是一定会四散到柯德丽娅身上的多产的情绪。——因此，这棵山毛榉树就成了见证人。啊，是的，一棵树是非常合适的见证人，但它还是太小了。大概，你们两人会认为，苍天也是见证人，但那样

① 格里布斯森林，丹麦最大的森林，位于哥本哈根西北部。参见《增补》，页577（《论文》卷4－A81）；《日记与论文》卷5，页5096，5643，5746（《论文》卷1－A65；卷4－A81；卷5－A84）。

的苍天是一种非常抽象的理念。因此，要知道，那里还有另一个见证人。——我应当站起来，让他们看看我在那儿吗？不，他们也许认识我，那样游戏就完了。当他们在一定距离之外时，我应当站起来，让他们知道有人在场吗？不，那样毫无意义。必须对他们的秘密保持沉默，只要我想这样做。他们处于我的股掌之中，在我愿意时可以拆散他们。我知道他们的秘密；只有从他或她那里，我才可能从发现它——从她本人那里，那是不可能的；结果只能从他那里，真可恶——好啊！然而这几乎就是蓄意害人。那么，我再看看。如果我能获得她的明确印象，【406】而那印象是在其他地方用我偏爱的一般方式无法获得的，那么就毫无办法了。

我的柯德丽娅，

我非常贫穷——你就是我的财富；黑暗——你就是我的明灯；我一无所有，也毫无所求。真的，我怎样才能拥有什么呢？一个没有拥有自己的人却能拥有什么，这确实是一个矛盾。我像个小孩儿一样快乐，他不可能也不必拥有什么。我一无所有，因为我只属于你。为了成为你的，我不再是我，我已经不再是我。

你的约翰尼斯

我的柯德丽娅，

“我的”——这个词表明了什么？不是属于我的东西，而是我所属的东西，包含了我的全部存在的东西，就我属于它而言，它也是我的。毕竟，我的上帝并不是属于我的那个上帝，而是我属于他的那个上帝，在我说到我的祖国、我的家庭、我的使命、我的渴望、我的希望之时，情况也一样。如果从前没有什么永恒的话，那么我是你的这个念头，就会打破自然

的一般进程。

你的约翰尼斯

我的柯德丽娅：

我是什么？是跟随着你的胜利的谦卑叙述者，是在你以动人的轻快翱翔在天空时在下面向你鞠躬的舞者，是你厌倦飞翔时偶尔栖息的树枝，是插入热情奔放的女高音使之升得更高的低音①——我是什么？我是使你受地球控制的地心引力。那么，我是什么？身体，实体，泥土，灰尘。——你，我的柯德丽娅，你就是精灵。

你的约翰尼斯

【407】我的柯德丽娅，

爱就是一切；因此，对恋爱中的人来说，一切都不再具有本质的意义，只具有爱情通过解释赋予它的意义。因而，如果某个已经订婚的男人相信存在着他关注的另一个女孩，那么他就很可能觉得像个罪犯，她也会很痛恨。可是你，我知道，你在这种坦白中会发现尊敬，因为你知道我不可能爱上另一个人——正是我对你的爱，才使整个生活有了光辉。因此，如果我喜欢另一个人，那么我自己都不相信我不爱她而只爱你——那就太放肆了——可是，既然我的整个心灵都充满了你，所以生活对我来说就具有了另一种意义——它成了有关你的一个神话。

你的约翰尼斯

① 参见《增补》，页 578（《论文》卷 3 - B155）。

我的柯德丽娅,

我的爱情毁灭了我;只有我的声音还在,① 一种已经与你坠入情网的声音,它到处都在向你悄然倾述说我爱你。啊!它使你厌倦了听见这声音?它到处都包围着你;我用自己彻底反思的心灵,像个多功能的移动框架那样,包裹住你纯洁、深深的存在。

你的约翰尼斯

我的柯德丽娅,

我们在一些古老的故事中得知,河流爱上了一位少女。② 我的心灵正像河流那样爱上了你。它有时宁静,深深地、平静地映照出你的身影。它有时以为已经捕捉到了你的影像,掀起它的波涛,以防你再次逃走;然后,它使水面微波荡漾,戏弄你的影像。它有时迷失了自身,然后它的波涛变得黑暗绝望。——我的心灵正是这样——它像河流一样与你坠入了情网。

你的约翰尼斯③

【408】老实说,不必运用非凡生动的想象力,就可以设想出一种运输工具,它较为方便舒适,首要的是,较为符合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乘坐一辆泥炭运输车——这能吸引注意力,但不符合称心如意的意义。可是,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感激地接受它。在乡间步行一段距离。爬坡上坎,坚持走上一英里,什么都没有遇到;走了两英里,一切都好了起来。开始感到了安全;这个层面

---

① 在希腊传说中,这就是仙女艾柯(Echo)的命运,她爱上了纳喀索斯(Narcissus)。参见尼奇《新神话词典》,前揭,卷1,页656。

② 参见【440】-【441】。

③ 参见《增补》,页578-579(《论文》卷3-B156)。

上的景色实际上非同寻常地好。差不多走过了三英里——谁会预料到在一条乡间小路上遇到一个外出的哥本哈根人呢？他就是一个哥本哈根人，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他不是来自乡村，他具有完全独特的看待事物的方式——那么肯定，那么敏锐，那么有鉴赏力，很少受嘲弄。好的，我亲爱的女孩儿，你的坐位决不舒适，你看上去就像坐在一个托盘上。那轻便马车那么平，以至没有地方放脚。——然而，这当然是你自己的错。我的四轮马车完全听从你调遣；我冒昧为你提供一个较舒适的座位，只要让你坐在我身边不致使你不太舒服。在这种情况下，我将让整辆马车都供你驱遣，我自己则坐在驭手的位置上，愿愉快地送你去目的地。——草帽不足以遮挡住打量的目光。你低下头也是徒劳，我还是很赞赏你漂亮的剪影。——农夫向我点头致意不使人烦恼吗？可是，一个农夫向一位高贵的人点头致意毕竟很恰当。——你下车不那么轻巧。是的，那儿有一家小旅馆，一个驿站，一辆在路上的泥炭运输车过于虔诚，以至忽视了专注。现在我将关照他。我具有极为杰出的才能去吸引泥炭运输车。啊，我在取悦你时也会成功！他无法抵挡我的邀请，他一旦接受邀请，就不可能抵挡住它的效果。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我的仆人能做到。——现在他进了酒吧间；你独自在马车棚里。天知道这是哪种女孩儿！这可能是一位可爱的中产阶级小姐，也许是教区执事的女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她就漂亮得不同寻常，就教区执事的女儿来说穿着得也不同寻常。【409】那教区执事一定收入不菲。我突然想到：她也许是一位可爱的出身贵族的小姐，厌倦了乘坐精美的四轮马车，也许在作一次小小的徒步旅行去乡间宅第，现在也想尝试作一点冒险？完全有可能，这样的事情并不是闻所未闻。——那农夫什么都不知道；他是个只知道喝酒的乡巴佬。是的，是的，继续喝吧，我的好家伙，你尽管喝吧。

可是，我看见了什么？——那不是别人，正是杰斯柏森（Jespersen）小姐，杰斯柏森，那个批发商的女儿。天哪，我们彼此认

识。我在布雷德格德曾经见过她。① 她要乘车回去，她没有打开车窗。我戴着眼镜，很高兴用目光跟随着她。那是一种非常尴尬的情景；四轮马车里有那么多人，她无法挪动，大概也不敢大声喊叫。现在情景甚至更加尴尬。我们彼此有缘，这很明显。她一定是个浪漫可爱的小姐，她一定是自作主张出来的。——我的仆人和驾驭泥炭运输车的人来了。他已经醉得不醒人事。真讨厌。这些个泥炭车夫，他们真倒运。哎呀，是的！然而，有些人甚至比泥炭车夫更糟。——瞧吧，你现在已经陷入了可怜的困境。现在你不得不亲自驾驭马儿——多么浪漫！——你拒绝了我的提议，你坚持认为你是个好车夫。你骗不了我；我非常清楚你多么诡计多端。当你已经走了一段路后就会跳下去，在树林里可以轻易找到一个藏身之处。——我的马要备鞍了，我将骑着马跟随着。——要知道，现在我已准备好了，你现在可以安全防范任何攻击。——请不要那么害怕，接着我将马上返回来。我只不过想使你有点不安，给你一个突出你的天然美的机会。你毕竟不了解，是我使那个农夫喝醉了，我肯定不敢冒昧对你言辞不恭。一切都可能还是很好；我想，我将使这件事出现转折，使你能对整个插曲一笑置之。我并不想同你算账。决不要以为我会使所有女孩儿吃惊。我是自由的朋友，【410】我不喜欢我不能随意接受的任何事情。——“你自己肯定看出来了，照这样继续旅行不是办法。我自己要去打猎，因此我要骑马。然而，我的四轮马车却在小旅馆。只要你下令，它将立刻赶上来，带你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对不起，我自己不可能有护送你的福气，我要如约前去打猎，这事很神圣。”——可是，你同意了。——一切都将立刻准备妥当。——瞧，你完全不必为再次看见我而难堪，无论如何都不再难堪对你非常合适。你会以整个事件为乐，有点好笑，有点想我。我不再要求什么。这看起来非常微不足道，但对我来说足够了。

① 有关以上两句，参见《增补》，页 579（《论文》卷 3 - B96）。

它是一个开端，我对开端的原理尤其在行。

昨天晚上姑妈家里有个小型聚会。我知道柯德丽娅会拿出她的编织物。我在里面藏了一张小纸条。她把它掉了，捡起来，很激动，若有所思。始终应当像这样利用环境。难以置信的是从中产生的妙处。一张本来没有意义的小纸条，在这样的环境里看到，对她来说极为重要。她没有机会对我说话，因为我已把事情安排好了，要送一位女士回家。因此，她不得不等到今天。这始终都是一个在她心灵上加深印象的好方法。看来我似乎总是那个在关注她的人；我所具有的长处就是我处处都在她的念头之中，我处处都会使她吃惊。

情欲之爱的确具有其独特的辩证法。我曾经爱过一位年轻女孩儿。去年夏天在德累斯顿（Dresden）的一家剧院，[1] 我见到一个与她长相酷似的女演员。由于这个原因，我就想结识她，而且确实成功了，后来意识到差异相当大。今天在街上，我遇到的一位女士使我想起了那个女演员。只要愿意，这种故事还可以有很多。[2]

【411】我的思绪处处都围绕着柯德丽娅。我派它们像天使一样去围绕着她。正如维纳斯乘坐着由鸽子拉着的彩车一样，她也像那样坐在凯旋的彩车之中，我把自己的思绪套在车前面，像有翼的天使一般。她自己幸福地坐在那儿，像孩子一样充满活力，像女神一样全知全能；我在她身旁步行。真的，一个年轻女孩儿始终是自然与一切存在之中的 Venerabile [值得尊敬的某种东西]！没有人比我更懂得这一点。但可惜的是，这种辉煌持续的时间太短暂。她对我微笑，同我打招呼，向我点头致意——她就像我的

---

① 参见《增补》，页 580（《论文》卷 3 - B76：1）；参见《书信》，第 54 封信，《文集》卷 25，页 105。

② 有关以上段落，参见《增补》，页 579 - 580（《论文》卷 3 - A187，B179：16，A190）。

妹妹一样。一道目光使她想到，她是我的所爱。

情欲之爱有很多层次。柯德丽娅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她坐在我的腿上；她的手臂柔嫩温馨，搂着我的脖子。她轻轻地、身体毫无重量地靠在我胸前；她柔和的曲线难得地摩挲着我。这个可爱的人儿像花朵一样拥抱着我，像弓一样自由。她的双眼隐藏在眼睫毛后面；她的胸部如同白雪使人炫目，那么光滑，以至我的目光无法驻留；它们不会悄悄滑走，就像不会动弹一样。这种激动意味着什么？是爱情吗？也许是。这是爱情的预感，爱情的梦幻。迄今为止，它还缺乏能量。她环抱着我，如云朵环抱着美丽的云，如微风一样轻柔，如手捧花朵一样温馨；她亲吻我，如天空亲吻大海一样含糊，如露水亲吻花朵一样轻柔宁静，如大海亲吻月影一样隆重。

在这一刻，我会把她的激情叫做天真无邪的激情。当出现转折、我开始认真地后退时，此时她会竭尽全力准备把我抓住。除了情欲之外，除了它这时在完全不同的程度上显现自身之外，她毫无办法。于是，那就是她手中舞动着来对付我的武器。于是，我将具有反思过的激情。她将为了自己而奋斗，因为她明白我拥有情欲；她将为了自己而战斗，以便消灭我。她自己需要一种情欲的更高形式。我的冷酷无情，这是我通过激励教会她感知的东西，现在将【412】教她去理解，但照这样她会以为是她自己发现了它。她将借此使我大为吃惊；她将认为已经在大胆方面超过了我，因而已经抓住了我。然后，她的激情将很明确，很旺盛，[1]很坚决，很辩证；她的亲吻将尽善尽美，她的拥抱将没有空隙。——在我身上，她将找到自由，我越是紧紧地围绕着她，她越能更好地寻找到它。婚约将毁弃。出现这种情况时，她需要稍事休息，以免在这种极度混乱中出现讨厌的事情。她的激情将再次恢复，她将成为我的。

---

① 有关本句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580（《论文》卷3-B160：2）。

正像在可怜的爱德华时期我间接地照料她读书一样，现在我竟直接地这么做。我所提供的是我认为最好的养料：神学和童话。然而，像在其他方面一样，她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的自由；我通过倾听而获悉有关她的一切。如果哪儿还没有养料，那么我就先放到哪儿。①

当女仆们夏天去鹿园时，它所提供的愉悦一般都很少。她们每年只到那儿去一次，因而期望尽可能多地从中得到快乐。于是，她们一定要戴上帽子，披着围巾，在各个方面都毁损了自己。欢乐很疯狂、很粗野、很挑逗。不，因而我很喜欢弗雷德里克斯堡花园。她们星期天下午去那儿，我也一样。在那里，一切都像样得体；欢乐本身更为平静文雅。总的看来，那些对女仆毫无感觉的男人们所丧失的东西超过了女仆们。成群结队的女仆实际上是我们在丹麦拥有的最漂亮的后备队。如果我是国王，我就知道要做什么——我不会检阅正规军。如果我是那城市的三十二个人之一，② 我会立刻请求成立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用各种手段——洞察力，商议，告诫，适当奖励——鼓励女仆们精心打扮，要有品味。为什么应当浪费掉她们的美？为什么不应当注意到它随着生命消逝？③ 至少要让它每个星期被看见一次，以其显现得最为美丽的样子！但【413】首要的是，良好的品味，节制。女仆看上去不该像个太太——《政治家报》④ 在这一点上是对的，但这份受人敬重的报纸所提出的理由完全是荒谬的。如果我们因此敢于期待女仆阶层就这样符合需要地成熟起来，那么这不会反过来对我们自己的女儿们产生有益的影响吗？或者说，我匆忙瞥见的这条未来丹

---

① 有关本句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580（《论文》卷3－B160：4）。

② 哥本哈根市政委员会的成员。

③ 有关以下两句，参见《增补》，页581（《论文》卷3－B82）。

④ 《政治家报》（*Politivennen*）1837年第86期，页219－221，235－238，它刊登过一篇讽刺文章，讥讽“现代女仆”的过分打扮。

麦的特殊之路真的不可能叫做无可匹敌吗？如果这个黄金时代的当代人追随的只有我自己的话，[1] 那么我就可以问心无愧地整天沿着大街小巷行走，沉浸在赏心悦目之中！——我丰富的思绪多么大胆广阔，多么有爱国热忱！但在此时，我当然出来到了弗雷德里克斯堡花园，那些女仆们每个星期天下午都来这里，我也如此。

先来到的是那些与自己情人手拉手的农村女孩儿，或者以另一种方式，所有女孩儿手拉手在前面，小伙子们在后面，或者以另一种方式，两个女孩儿跟着一个小伙子。这群人形成了一幅画面；他们经常站着或坐在公园亭子前大广场上的树下。他们健康活泼；色彩对比有点强烈——他们的服饰和肤色。里面是来自吉兰岛和菲英（Fyn）岛的女孩儿们——个子高挑挺拔，体格有点过于强壮，服饰有些杂乱。在这方面，委员会有很多事可做。那里也有博恩霍尔姆（Bornholm）岛的代表：心灵手巧的厨娘，但在厨房和弗雷德里克斯堡却变成了粗糙的顾客——她们的天性中具有某种自豪的排斥感。因此，对比之下，她们的在场并非毫无作用，我不愿意没有她们在场，可我几乎不与她们搅和在一起。

现在轮到了精英部队——尼波德尔（Nyboder）的女孩儿们，个子不怎么高，丰满健硕，肤色柔嫩，兴高采烈，敏捷健谈，有点卖弄风情，首要的是，头上没戴东西。她们的打扮经常近似于太太，只有两样东西例外：她们戴着领巾，却没有围巾，也没有帽子——充其量是一顶颤动的小帽子，但她们更偏爱光着头。——哦，你好，玛丽（Marie）！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很久没有见到你了。你还在议员家里吗？【414】是的。我想象，那是个非常好的地方。是的。可是，你在这里那么孤单，没有人陪伴——没有情人——或许他今天没有时间，或许你在等他。——什

---

① “无可匹敌”和“黄金时代”是格朗德维格（Nicolai Frederik Severin Grundtvig，1783－1872）偏爱的表达法。他是丹麦的历史学家、诗人、传教士和政治家。参见本书页415和注释。

么，你还没有订婚？不可能！哥本哈根最漂亮的女孩儿，一个在市议员家打工的女孩儿，一个为所有女仆增添光彩的模范女孩儿，一个懂得如何穿着打扮得如此整洁——又如此奢华的女孩儿。你握在手中的那张手绢的确很漂亮，那是用最精细的亚麻布制成的。我看见什么啦，边上还绣着花？我敢打赌，它值十个马克。许多漂亮太太都没有同样的东西。法国手套，丝绸雨伞——这样一个女孩儿竟然没有订婚。这真的太荒谬了。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詹斯非常想念你——你知道我说的是谁——詹斯，那个批发商家的詹斯，住在三楼的那个。——你看，我击中要害了。你为什么没有订婚？毕竟，詹斯是个英俊小伙子，有个好工作；也许，就批发商而言有一点点吸引力，总有一天他会成为一名警察或消防队员；这还不是那么糟糕的匹配。——你一定要自责，你肯定对他太苛刻了。"不！但我发现詹斯从前订过婚，他对那个女孩儿并不很好。"——我听见了什么？谁会认为詹斯是这样一个坏小子？——不错，那些卫兵，那些卫兵，不应信任他们。——你做得绝对正确；你这样的女孩儿太好了，不能投入随便哪个人的怀抱。——你肯定会找到更般配的，我可以担保这一点。——朱利安（Juliane）小姐怎么样？我很久没有见过她了。但愿我那漂亮的玛丽会仁慈地教导我几件事情。——由于人们在恋爱中不幸福，就不应因此对他人没有同情心。——这里的人太多。——我不敢同你谈到这件事，恐怕有人在暗中监视我。——请听一会儿，我可爱的玛丽。看吧，那条林荫路上有个地方，那里的树木缠绕在一起，可以使我们避开别人，我们在那里看不见任何人，听不见任何人的声音，只有音乐轻柔的回声。我在那里敢于说到我的秘密。那不是真的，詹斯似乎不是一个坏小子，你会同他来这里散步，手【415】挽着手，倾听着快活的音乐，甚至还可以再欣赏……你为什么那么不安——忘掉詹斯。——你想对我不公平吗？

---

① 有关以下三句，参见《增补》，页582（《论文》卷3-B87）。

正是要见你，我才出来到这里。正是为了看见你，我才去拜访那议员的家。你一定注意到了——我每次一有机会，总要去厨房门边。你即将成为我的。将要到布道坛上宣读结婚预告。明天晚上我将向你解释一切——上厨房楼梯，通向左边的门，正对着厨房的门。——再见，我可爱的玛丽。不要对任何人提起你在这里见到过我或同我说过话。现在你知道了我的秘密。她非常可爱；可以想点办法对付她。一旦我在她房间里有了立足之地，我就可以亲自在布道坛上宣读结婚预告了。我总是试图养成希腊美妙的 *αὐτάρκεια* [自给自足]，特别要使牧师变成不必要的。①

如果我能够在柯德丽娅收到我的信时站在她身后，那对我来说将极其有趣。然后，我就能轻易发现，在最为恰当的意义上，她在情欲方面占用它们到了什么程度。总的说来，书信一直是给年轻女孩儿留下印象的珍贵手段，书写无法投递的死信经常都比生动的言辞具有大得多的影响。② 书信是一种遮遮掩掩的交流；人们是局势的主宰，感觉不到来自任何真实存在的人们的压力，我确实认为年轻女孩儿宁可独守自己的理想，那就是说，在某些时刻，也恰恰是在那些时刻，理想对她的心灵具有最强烈的影响。即使她的理想在特定的所爱对象身上找到了极为完美的表达方式，有些时候她还是感到理想之中有一种真实所不具有的空阔。请允许她赎回这些巨大的节日，只是必须当心恰当地运用它们，这样她就能返回到真实，不是疲劳地，而是坚强地。在这方面，书信是一种助手，它使人在那些神圣的献身时刻不会被看见，却在精神上存在，而【416】真实的人是书信的作者的想法，形成了向真

---

① 有关以上三个段落，参见《增补》，页 580 - 581（《论文》卷 3 - B86、94，82，88）。

② 可能暗指格兰德维格（N. F. S. Grundtvig）和他对口头禅“无与伦比的发现”的强调。例如，可参见《附言》，《文集》卷 12；《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089 - 5090（《论文》卷 1 - A60 - 61）。

实的自然而容易的转变。[1]

我会嫉妒柯德丽娅吗？真该死，是的！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不会！那就是说，如果我发现她的天性已被扰乱，并非我所希望的那样——即使我在与另一个人的冲突中取胜——那么我也会放弃她。

一位古代哲学家曾说过，如果人们认真记述自己的一切经历，那么在他明白自己身在何处之前，他就成了一个哲学家。[2] 很久以来，我都与订婚的关系有着联系。这样的联系肯定应当产生某种收获。我想到了为一本书收集材料，书名叫做《对亲吻理论的贡献》，奉献给所有糊涂的情人们。[3] 顺便说，奇怪的是，没有一本关于这个话题的书。如果我能完成它，我也将弥补一种长久为人们感到的需求。文献中缺乏这种书的原因，可能是哲学家们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还是他们完全就不懂这种事？——我早已处在一个提出某些暗示的地位之上。一个完美的亲吻需要的动因是一个女孩儿和一个男人。男人与男人的亲吻很不得体，或者说更糟的是，它尝试起来很糟糕。——其次，我的看法是，男人亲吻女孩时，比女孩亲吻男人更接近理念。多年来，在这种关系中已经丧失了差别，亲吻已经失去了其意义。事实是，夫妇之间在家里的亲吻，夫妻借此表示想要一块餐巾擦彼此的嘴，却说："也许这对我们有好处［Velbekom's］。"

如果年龄悬殊很大，那么亲吻就在那理念之外。我想起了一个特殊的表达法，那是一所偏远的女子学校的高年级学生使用的——"亲吻那议员"——这种表达方式除了令人愉快的内涵外，没有别的意味。事情就这样开始了。那老师的屋里住着他的内兄。他是一个老头，以前当过议员，由于年龄的原因，他竟敢放肆地

---

① 参见《增补》，页 582（《论文》卷 3 - B161：1）。

② 没有注明特定的出处。

③ 参见《增补》，页 582 - 583（《论文》卷 3 - B106）。

亲吻年轻女孩儿。

亲吻一定是某种特定激情的表达。一对孪生兄妹互相亲吻时，那并不是一种真正的亲吻。圣诞节游戏中的亲吻，包括偷吻，都属于同样的情况。亲吻是一种象征性举动，【417】如果它缺乏应当表达的情感，而那种情感只能在特殊条件下才会出现，那么这种举动就毫无意义。

如果要对亲吻进行分类，我们会想到很多可能的分类原则。可以按照声音对亲吻进行分类。不幸的是，语言并不具有我进行观察的合适范围。我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没有必要的象声词储备，无法表示我刚刚在我叔父家所遇到的各种变化。有时那是一种咂嘴的声音，有时是风的啸声，有时是泥泞的声音，有时是爆炸声，有时是隆隆声，有时饱满，有时空洞，有时像女孩儿声等等。

可以按照触觉对亲吻进行分类——浅尝辄止的亲吻，敷衍了事的亲吻，以及粘着缠绵的亲吻。

可以按照时间的长短对亲吻进行分类。在时间范畴中，有另一种分类法，真的是我唯一喜欢的一种。在初吻与其他一切亲吻之间进行区分。这里思考的东西无法用来衡量在其他分类中出现的亲吻——一般来说，它与声音、触觉、时间毫无关系。初吻在性质上不同于其他一切亲吻。很少有人想到这一点。如果没有任何人想到这一点，那将成为一种羞耻。①

我的柯德丽娅，

所罗门（Solomon）说，一个很好的回答就像一个甜蜜的亲吻。② 如你所知，我有一个提问的弱点，我总是

① 有关于以上三个段落，参见《增补》，页583（《论文》卷3-B114）。

② 参见《旧约·箴言》24：26。这里的文本接近于路德的德文译本："Eine richtige Antwort ist wie ein lieblicher Kusz,"《圣经》（*Die Bibel*, Carlsruhe, Leipzig：1836）。参见《增补》，页583（《论文》卷3-A183）。

为此受到非难。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人们不懂我在追问什么，因为只有你才了解我在追问什么，只有你才懂得如何回答，只有你才懂得如何做出一个很好的回答，因为如所罗门所说，一个很好的回答就像一个甜蜜的亲吻。

你的约翰尼斯

精神上的情欲与尘世的情欲之间有差别。迄今为止，我主要试图在【418】柯德丽娅身上培养一种精神上的情欲。我个人的存在现在肯定不同了，不只是那种陪伴着的情绪，它一定很诱人。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准备阅读《斐德若》[1] 中有关情欲的著名段落。它使我的这个存在激动起来，它是一个极好的序幕。柏拉图确实具有对情欲的知识。[2]

我的柯德丽娅，

拉丁语学家说到过一个专心听老师说话的学生。就爱情来说，一切都是一种象征；作为回报，这种象征又反过来成了真实。我不是一个勤奋用功、专心致志的学生吗？可是，你却一言不发。

你的约翰尼斯[3]

如果除我之外的任何人要指引这种发展，那么他大概精明至极，无法让自己来指引。如果我要在那些订婚者当中咨询一位刚订婚的人，那么他无疑会怀着大肆张扬情欲的鲁莽说道：在爱情

---

① 苏格拉底把灵魂比作两匹骏马和骑手的类比。参见柏拉图《斐德若》，前揭，页 499 – 502。参见《增补》，页 583（《论文》卷 3 – B162：1）；《日记与论文》卷 3，页 3323（《论文》卷 3 – B26）。

② 参见《增补》，页 584（《论文》卷 3 – B162：1）。

③ 有关以上书信，参见《增补》，页 584（《论文》卷 3 – A134，B162：2）。

的各个层次上，我徒劳地追寻着克拉尼图形（the Chladni figure),[①] 恋人们可以借它来交谈自己的爱情。我将回答说：我很高兴你看起来是徒劳，因为那图形在实质上不属于情欲的范围，即使其中包含着有趣也不是。情欲之爱实际上完全不能满足于饶舌；情欲的情景重要得不能由饶舌来充斥。它们是沉默的，静止的，有明确的轮廓，却意味深长，像门侬（Memnon）雕像的音乐一样。[②] 厄洛斯（Eros）用姿势示意，不说话；如果他开口说话，那也是谜一般的暗示，象征性的音乐。情欲的情景始终都要么是雕塑般的，要么就是绘画般的，但在一起谈情说爱的两个人既非雕塑，也非绘画。可是，坚定地订婚的一对人总是从这样的闲聊开始的，这种闲聊接着变成了一条线，他们啁啾不休的婚姻牢牢地捆绑在一起。这种闲聊也是奥维德提到的嫁妆的开始：dos est uxoria lites［妻子的嫁妆就是吵吵闹闹］,[③]而他们的婚姻不缺乏这种保证。——如果必须说话，一个人就够了。男人应当说话，【419】因此应当拥有某种力量，即维纳斯用来骗人的腰带的力量：[④] 交谈和阿谀奉承，那就是说，巴结讨好的力量。——这决不意味着厄洛斯默不做声，或者说在情欲方面不适合于交

---

① 在一块摇动盘上的沙中产生的设计图案。以德国物理学家克拉尼（Ernst Florens Friedrich Chladni, 1756 - 1827）的名字命名。例如，可参见《日记与论文》卷4，页4966；卷5，页5393，5923（《论文》卷10 - A557；卷2 - A482；卷7 - A53）。

② 一座埃及雕像，希腊人认为它代表了埃塞俄比亚国王门侬，他是黎明女神厄俄斯（Eos）之子。据说当清晨的阳光照射在它之上时，它会发出音乐声。

③ 奥维德《爱的艺术》，前揭，卷2，页77。参见《增补》，页584（《论文》卷3 - B44）。

④ 在罗马神话中，维纳斯（希腊名阿芙洛狄忒［Aphrodite］）是植物女神和女性贞洁的保护者，她有一条美的腰带，上面嵌着欲望、骗人的言辞和阿谀的恳求，它们甚至欺骗了智者。参见荷马《伊利亚特》，前揭，卷2，页83。

谈，规定了交谈本身就是情欲的，不会漫无边际到了对生活前景等的启发性观察，而交谈实际上被认为是情欲行为后的一种喘息，一种消遣，而不是终极。这样的交谈，这样一种 confabulatio［共同幻想］，在本质上完全是神圣的，而我决不可能厌倦与一位年轻女孩儿进行交谈。那就是说，我可能厌烦某个特定的年轻女孩儿，但决不厌烦与年轻女孩儿交谈。对我来说，这正像要厌烦呼吸一样是不可能的。这种一起说话真正独特的特征在于，交谈富有生长力的繁荣。交谈保持着与世俗的接触，没有任何实际主题；偶然性是它运动的法则——但好极了［Tusindfryd，万分高兴］是它的名字，是它产生之物的名字。

我的柯德丽娅，

“我的——你的”——这些词语，像圆括号一样，囊括了我的书信微不足道的内容。你注意到了吗，括号之间的距离正变得越来越短？呵，我的柯德丽娅！① 仍然很美妙的是，括号越空，就越发重要。

你的约翰尼斯

我的柯德丽娅，

拥抱难道不是一种斗争吗？②

你的约翰尼斯

柯德丽娅一般都保持着沉默。这总是让我很愉快。她具有非常深厚的女人天性，不会用连续不断的元音来烦扰人，那是一种特别具有女人特征的说话方式，在男人应当提供在前的或在后的

① 有关以下一句，参见《增补》，页585（《论文》卷3－B162：4）。

② 有关本节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585（《论文》卷3－B162：5）。

限制性辅音时一样不可避免，都很【420】女人气。然而，有时一句简短的评论就透露出了处于她内心的东西。然后，我会帮助她。那就像是处在一个人身后，那人用一只没有把握的手匆忙在草图上画了几笔，旁边站着另一个人，他每次都能画出某种生动和完美的东西。她自己很吃惊，然而，那似乎属于她。这就是我注意着她、注意她每一个偶然的评论、每一个偶然的词语的原因，当我把它还给她时，它总是变成了某种更有意味的东西，她既意识到了这一点，又没有意识到。

今天，我们都在聚会上。我们彼此之间没有说一句话。我们从桌子旁站起来；然后一个仆人进来告诉柯德丽娅说，有一位信使想同她谈一谈。那位信使是从我那里来的，带来了一封信，间接提到了我在桌旁所做的评论。我能够以这种方式把它引进晚餐的交谈中，虽然柯德丽娅坐得离我较远，但她肯定听见了，并误解了它。那封信是有意这样写的。如果我无法使饭桌上的谈话转变方向的话，那么我就会在约定的时间出现，以收回那封信。她又进来了，不得不撒一个善意的谎。这样的事情加强了情欲的神秘感，如果没有它，她就不可能走为她指定的道路。

我的柯德丽娅，

你相信把自己的头枕在精灵小丘上的人在梦中看得见精灵女孩儿的影像吗？我不知道，但我确实知道这一点——当我把头靠在你胸部上，没有闭上眼睛而是向上看时，我看见了一张天使的面庞。你相信把自己的头靠在精灵小丘上的人不可能平静地躺着吗？我不这么认为，但我确实知道这一点——当我的头靠着你的胸部时，我被深深地打动了，因为睡意无法碰到我的两眼。

你的约翰尼斯①

① 关于附言，参见《增补》，页586（《论文》卷3-B162：6）。

Jacta est alea [木已成舟]。[1] 现在必须改变。今天我与她在一起，但完全沉浸在对【421】一个念头的思索中，那念头完全占据了我。我既没有看见她，也没有听见她。这念头本身很有趣，也吸引了她。此外，以当着她的面很冷漠来开始新的作战，是不正确的。在我走了、她再也不想到这个念头之后，她很容易发现，我已不同于我平时的样子。因为她在自己的孤寂中发现了这种变化，所以这种发现对她来说将更加痛苦得多，将更加缓慢却更加地发挥其作用。她不可能立刻怒火大发，在她确实有机会时，她早已想出了那么多要说的话，以至不可能立刻说出来，但始终将保持着一点残存的怀疑。不安出现了，书信不再来了，情欲的分量减少了，情欲之爱被嘲笑为荒谬的东西。也许，她一时会赞同它，但她不可能长久忍受它。于是，她想抓住我，运用与我用来对付她的相同手段——用情欲。

在解除婚约的话题上，每个小姐都是了不起的诡辩家，虽然在学校里没有关于这个主题的课程，但当问题涉及到在什么情况下应该解除婚约时，每一个瘦长的女孩儿都极为活跃。[2] 这真的应该成为高年级考试中的标准问题，虽然我明白，一般来说，女子学校所写的文章都非常相似，但我敢肯定其中不乏变化，因为这个问题本身为女孩儿们的敏锐开辟了一个广阔领域。年轻女孩儿为什么不该有机会以最辉煌的方式运用自己的敏锐呢？或者说，她们恰恰没有因此得到机会显示她已足够成熟——要订婚？我曾经历过一种情形，[3] 它使我非常感兴趣。有一天，我有时去看望

---

① 恺撒于公元前 49 年所说，当时他跨过了（把古代意大利与高卢分开的）鲁比孔河（Rubicon）进攻违抗元老院命令的庞培（Pompey）。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尤利乌斯·恺撒》，前揭，卷 1，页 45。

② 有关以上一句，参见《增补》，页 585（《论文》卷 3 - B104，105，162：7）。

③ 有关本句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 586（《论文》卷 3 - B107：1）。

的一个家里的父母不在家，然而，家里的两个女儿邀请了一群女友来喝早咖啡。总共有八个女孩儿，年龄在十六岁到二十岁之间。她们很可能没有料到有人造访——实际上，甚至命令女仆说她们不在家。可是，我进去了，清楚地看见她们【422】都有点吃惊。天知道像那样的八个年轻女孩儿在这样一次严肃的聚会中会讨论什么事情。有时，已婚妇女也在相似的聚会中碰头。那时，她们谈论牧师的神学，特别是讨论这样一些重要问题：在什么情况下让女仆独自去市场最合适；在肉铺记账好还是付现金好；可能还有厨娘有了情人；怎样消除延误做饭的这种情人的往来。

我在这群漂亮女孩儿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时间是初春。太阳散发出几缕箭一般的光线，就像表示它到来的信使。住所里面，一切都还有寒意，由于这个原因，太阳光是那么怪异。桌上的咖啡散发着香味，年轻女孩儿们都很愉快、健康、精神焕发——而且嬉戏欢闹，因为她们的焦虑很快就消退了。毕竟，有什么可担心的；在某种意义上，她们在人力方面很强大。我能够把她们的注意力和谈话引向这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应当解除婚约。虽然我的两眼高兴地在这群女孩儿中从一朵花转向另一朵，高兴地一会停在这个美人身上，一会儿停在另一个身上，但我的外耳也高兴地沉迷于欣赏她们嗓音的音乐，我的内耳则高兴地仔细倾听所说的话。对我来说，一个词经常足以深入洞察到这些女孩儿的内心及其历史。爱情的不同方式多么有诱惑力，探究个体的道路有多长，多么有趣。我不断地煽动起热情，才华、睿智、审美的客观性都有助于使情景更加放松，然而一切都仍在最严格得体的范围之内。虽然我们像这样在轻松交谈的领域里说笑打趣，但其中也潜藏着用一句话就把善良的女仆们置于灾难性尴尬境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我的掌控之中。这些女孩儿没有理解到这一点，几乎没有显示出这一点。它一直潜藏在轻松愉快的谈话之下，正像舍赫拉查德

(Scheherazade)① 通过讲故事拖延死刑判决一样。②

【423】有时，我把谈话引向悲哀的边缘；有时，我让轻率无礼打破松弛；有时，我把她们引诱到辩证的游戏之中。确实，什么话题包含了更多的多重性，全都依人们如何看待它而定。我不断引进新主题。③ ——我谈到了一个女孩儿，父母残酷地逼迫她解除了婚约。这种不愉快的冲突几乎使她们潸然泪下。——我谈到了一个男人，他解除了婚约并提出了两个理由：那女孩儿个子太高，他在表白自己的爱情时没有在她面前跪下。我向他表示，它们都不可能被认为是充分的理由时，他回答说："可是，它们完全适合于达到我所要求的，因为没人能够对它们做出合理的解答。"——我提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个案供集体考虑。一个年轻女孩儿解除了婚约，因为她肯定地感到她与她的情人没有共同之处。她的情人力图使她恢复理智，向她保证他有多么爱她，因此她回答说：要么我们很合适，具有一种真正的同情，在这种情况下你将发现我们不合适；要么我们不合适，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将发现我们不合适。让人好笑的是，看见那些女孩儿如何绞尽脑汁想领会这种莫名其妙的谈话，然而我明显注意到，有两个女孩儿很好地领会了这种谈话，因为在解除婚约的话题上，每个年轻小姐都是生就的诡辩家。——不错，我确实认为，我比较容易同魔鬼本身进行争论，而不是与年轻女孩儿争论这个话题：在什么情况下应当解除婚约。

---

① 在《天方夜谭或一千零一夜》（*Arabian Nights or Thousand and One Night*）中，舍赫拉查德女王通过讲了 1001 个夜晚的故事，使苏丹暂时搁置了每晚娶一个新娘、早晨就将她斩首的决定。苏丹最终良心发现，放弃了他的计划。参见 Tausend und eine Nacht, tr. Gustav Weil, Stuttgart, Pforzheim: 1838 - 1841，卷 1，页 12；《天方夜谭的娱乐》（*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tr. Richard F. Burt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9），页 21 - 23。

② 有关以上段落，参见《增补》，页 586 - 587（《论文》卷 3 - B107:2,108）。

③ 参见《增补》，页 587（《论文》卷 3 - B103）。

今天，我与她在一起。随着思想的速度，我仓促地立刻把交谈转向昨天我抓住她的主题之上，试图再次使她欣喜若狂。“昨天，我走了之后，我想起了我说过的某些话。”这样做起了作用。只要我与她在一起，她就喜欢听我说话；我走了之后，她完全发觉她被骗了，我已经不一样了。人们就像这样退出了自己的股份。这是一种假装坦率的方法，却非常方便，像所有间接【424】的方法一样。她可能十分了解我们讨论的这些事能使我着迷；确实，她自己在那时觉得很有趣，然而，在实际的情欲方面我却欺骗了她。①

Oderint，dum metuant［让他们恨我，这样他们才会怕我］，②似乎害怕和讨厌属于一体，而惧怕和爱恋彼此毫无关系，似乎不害怕使爱情变得有趣。我们要用哪种爱去拥抱自然？其中没有一种遮遮掩掩的焦虑和恐惧，因为它的美丽和谐开辟了通往无法无天和极度混乱的道路，其安全是出于背信弃义？然而，正是这种焦虑才俘获了大多数人。爱情也是如此，只要它要变成有趣的。在背后，它酝酿着爱情之花从中绽放的深沉焦虑的夜晚。因此，nymphaea alba［洁白的睡莲］带着花萼栖息在水面上，但纯洁的思想却在为深深插入黑暗之中的它的根茎而焦虑。——我已注意到，她在给我写信时总是把我叫做“我的”，却没有勇气这么对我说。今天，我尽可能怀着讨好和情欲的温馨肯求她这么做。她开始这么做了；一副嘲讽的表情，比说那话更短暂、更迅速，足以使她不可能那么做，尽管我的嘴唇竭尽了全力鼓励她。这种情绪很正常。

她是我的。按照惯例，我并没有向群星袒露这一点；我确实没有看出这种信息与那些遥远的星球有什么关系。我也不向任何

---

① 有关本节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587（《论文》卷3－B163：1）。

② 卡利古拉（Caligula，Caius Caesar Germanicus，公元12－41年）以残忍和残酷的暴政著称。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卡利古拉》，前揭，页453。

人袒露这一点，甚至也不向柯德丽娅袒露。我独自保守着这个秘密，可以说，在最隐密的与自己的交谈中悄悄对自己诉说。她抵抗我的企图并不特别有力，但她表现出来的情欲力量却令人赞叹。她处于这种深厚的激情之中是多么有趣，她多么了不起——几乎超越了生命！她在逃避之时是多么灵活敏捷，无论她发现了暗示着她自己的弱点时是多么机敏！一切都被调动了起来，而我却在自然力的这种骚动之中发现了自己的恰当力量。然而，即使在这种焦虑不安之中，她决不丑陋，没有在各种情绪中被撕成碎片，没有分裂成碎片。【425】她始终都是阿芙洛狄忒，只不过她不是从纯真可爱或 unbefangen［无私的］宁静之中出现的，而受到了情欲之爱的有力脉动的鼓动，虽然她仍然是统一平衡的整体。在情欲方面，她作好了迎接战斗的充分准备；她用自己两眼的利箭作战，用眉头的命令、胸膛的雄辩、拥抱的危险引诱、嘴唇的感染力、面颊的微笑、整个存在的甜蜜渴望去作战。她身上有一种力量，一种能量，她似乎就是瓦尔基里（Valkyrie），但这种情欲丰盛的力量反过来得到了充满着她的某种渴望的柔情的调和。——不必让她在那巅峰停留得太久，那里只有焦虑和不安在支撑着她，使她不致跳下来。这些情感将很快使她感觉到，订婚太压抑，太受拖累。她自己将变成引诱者，引诱我超越普遍的边界；她将用这种方式亲自意识到它，对我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

出自她那边的好几条评论都表明：她厌倦了订婚。它们没有不受注意地经过我的耳朵；它们是我在她心灵中的事业的踏勘者；它们是那些线绳的尽头，我用那些线绳把她编织进我的计划。

我的柯德丽娅，

你抱怨订婚；你认为我们的爱情不需要一种外在的契约，它完全是一种障碍。因此，我立刻认出了我的优秀的柯德丽娅！我真的非常钦佩你。我们肉体的结合仍然只是一种分离。依然还有一道隔板把我们分隔开，就

像皮拉姆斯（Pyramus）和西斯贝（Thisbe）那样。[①] 仍然使人烦扰的是让他人分享我们的秘密。只有在对比中才有自由。只有在没有任何外人怀疑我们的爱情时，只有这时爱情才具有意义；只有在所有局外人都认为恋人互相怨恨时，只有这时爱情才是快乐的。

你的约翰尼斯

【426】很快将要解除婚约。她将亲自成为解除它的那个人，为的是通过解除婚约更加吸引住我，只要有可能，就像飘动的头发与束起来的头发相比更加吸引人一样。如果我解除了婚约，那么我就在这种情欲的筋斗上没有获得成功，它那么勾引人去看，成了她心灵冒险的确切标志。对我来说，那太重要了。此外，对我来说，整个事件造成了在与其他人交往方面的一些令人不快的后果。我将变得不受人欢迎，受人嫌恶，受人怨恨，尽管不那么公平，是由于很多人不会从中获得某种好处吗？有很多可爱的小姐都没有订婚，还是很愿意向它靠近。毕竟，老实说，这只是一件区区小事，因为当人们为了在等候批准的申请人名单［Exspectance-List］上取得一席之地而像这样奋力前进时，前景［Exspectance］却是暗淡的；向上走得越高，走得越靠前，前景就越暗淡。在爱情的世界里，资历的原则并不考虑提前和晋升。此外，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姐厌倦了拥有没有分割的财产，她想让自己的生活受到某件事情的搅动。可是，有什么能与一桩不幸的恋情相比？尤其是，当人们可以那么轻率地对待整个事情之时。因此，让自己和邻居都相信自己在受害者之列，没有资格被接纳进堕落女人之家，像个悲叹者一样寄宿在隔壁。人们都会义不容辞地憎恨我。

---

① 在古典传说中，皮拉姆斯和西斯贝双方的父母都反对他俩的婚事，他们通过把双方父母的财产分隔开的围墙上的缝隙交谈。参见奥维德《变形记》（*Metamorphoses*），前揭，卷 1，页 183 – 191。

此外，还有一个阶层，其中一些人完全受了骗，有一半或四分之三的人。其中也有很多层次，从拥有作证的订婚戒指的人，到在舞会上握着手长久不愿离去的人。她们旧伤未平，又添新痛。我把她们的憎恨当作奖励来接受。可是，所有那些憎恨者对我可怜的内心来说，当然都同样是隐蔽的情人。一个没有任何领土的国王是个荒谬可笑的人物，但在一群觊觎没有领土的王国的乌合之众中为争夺王位而进行的战争，却超过了最为荒谬可笑的事情。因而，我真的应当像当铺一样【427】受到女性的热爱和关心。①一个实际上订了婚的人只可能关心一个人，但这样一个有广泛可能性的人却可以关心很多人，那就是说，如果也算关心的话，只要高兴，就可以关心很多人。② 我逃避了所有这些有限的胡闹，也具有能以一种全新的角色出现在他人面前的优势。年轻女孩儿们将为我感到遗憾，可怜我，为我叹息。我就刻意迎合她们，这样也能玩一个诡计。

极为奇怪的是，眼下我苦恼地注意到了，我正在得到一种谴责的信号，这是贺拉斯对每个背信弃义的女孩儿的希望——一颗黑牙，③ 而且是一颗门牙。人可能变得多么迷信！那颗牙齿确实使我烦扰；我一点都不喜欢提到它——这是我所具有的一个弱点。虽然我在其他方面全副武装，但在这方面，甚至最大的笨蛋都可以使我大吃一惊，当他提到那颗黑牙时，我的惊讶会远远超出他的意料。我尽力想使它变白，但是徒劳。我用帕尔纳托克（Palnatoke）的话说：④

---

① 有关以下一句，参见《增补》，页 587 – 588（《论文》卷 3 – B163：2）。

② 有关本节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 588（《论文》卷 3 – B118）。

③ 贺拉斯《颂歌》（*Odes*），卷 2，页 8，3；Q. Horatii Flacci opera, Leipzig：1828；《贺拉斯的〈颂歌〉和抒情诗集》（*tr. C. F. Bennett*，*Loeb*，*New York*：Putnam，1930），页 127。参见《重复》，《增补》，页 280。

④ 有关以上段落，参见《增补》，页 588（《论文》卷 3 – B146）。

我日日夜夜摩擦它，
却无法抹去那黑色的阴影。①

生活确实有很多不可思议之处。这样一种小小的事件对我的烦扰超过了最危险的攻击，超过了最痛苦的情景。我要把它拔出来，但这会影响到我说话和声音的力量。可是，如果我确实把它拔掉，我将安装一颗假牙——那就是说，它对世界来说将是假的；那黑的对我来说则是假的。

好极啦，柯德丽娅反感订婚。婚姻仍然是、并将继续是一种体面的制度，哪怕它早在其青春期就确实使享乐令人厌倦的一面具有了由年龄提供的荣耀。不过，严格说来，订婚是人类的一种发明，因而那么有意义，又那么荒谬可笑，以至一方面完全恰当的是，年轻女孩儿在激情躁动时会越过，然而在另一方面，她感觉到了它的重要性，感到了自己心灵的能量就像自己身上到处存在的血液系统那么大。现在的问题在于【428】要这样引导她，使她在大胆飞翔中完全忘却婚姻和真实的大陆，这样，她的心灵就像担心失去我一样地充满骄傲，将破坏人类不完美的外形，以便加快赶上某种超越普通人的东西。然而，在这一点上，我毫不惧怕，因为她跨越生命的运动早已那么轻快活泼，以至真实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忘却。此外，我的确一直都在船上，始终都可以扬帆远航。②

在我看来，女人仍然是、并将继续是一个不可穷尽的思索主题，对观察来说永远都会使人厌烦。那些觉得不需要这种研究的人，就我所关心的而言，在世界上可以成为他想成为的任何东西，但不会成为一种东西，他不会成为美学家。美学的辉煌和神圣之处，在于它只与美发生联系；实质上，它只与纯文学和女性有关。它能给我欢乐，它能使我的心灵欢乐，去想象女性的太阳以无限

① 奥伦施莱格尔《帕尔纳托克》(*Palnatoke*)，前揭，卷2，页298。
② 有关以上段落，参见《增补》，页588(《论文》卷3-B164)。

的多样性发出的光芒，照射到语言的混乱，每个女人在其中都分享了整个女性王国的一部分，然而，以这种方式在她们和谐的形式中所发现的其余东西都围绕着这一点。在这种意义上，女性的美可以无限划分。但是，必须和谐地控制着美的特殊部分，因为要不然这就会产生一种扰乱人心的效果，人们会以为自然打算赋予那个女孩某种东西，但结果什么都没有。①

我的目光决不可能厌倦很快浏览这种外表的多样性，那些散发着光彩的女性美。每个特定之处都有其可爱的部分，然而它本身却是完整的、愉悦的、快乐的和美丽的。每个人都有其独特之处：快乐的微笑，调皮的目光，渴求的眼神，翘起的头部，嬉戏的性情，宁静的哀愁，深刻的预感，不祥的沮丧，尘世的乡愁，未经忏悔的情感，召唤的眉宇，怀疑的嘴唇，遮遮掩掩的前额，诱人的卷发，掩藏的睫毛，超凡的骄傲，尘世的【429】谦卑，天使般的纯洁，悄然的羞愧，轻快的步伐，可爱的快活，倦怠的姿态，渴望的梦幻，难解的叹息，纤细的手指，柔和的曲线，丰满的胸部，浑圆的臀部，小巧的双脚，雅致的双手。

每个人都有其独特之处，这个人不具有另一个人具有的东西。当我一看再看、观察了再观察这世界的多样性时，在我微笑、叹息、奉承、威胁、想往、引诱、欢笑、哭泣、希望、惧怕、战胜、失败之时——于是我就收起折扇，于是四处散落之物自己会聚集起来成为一个统一体，部分成为整体。于是我的心灵欣喜欢乐，我的心脏怦然跳动，激情四溢。这样一个女孩儿，全世界的这个和唯一的一个，她一定属于我，她一定是我的。如果我能留住她，就让上帝留住他的天堂吧！② 我非常明白我要选择什么，它是某

① 有关以上段落，参见《增补》，页588（《论文》卷3－B143：1，2）。

② 瓦尔德玛四世（Valdemar Ⅳ）的一种说法，与他的城堡古尔有关，它坐落于吉兰岛北部同名的湖畔。参见《日记与论文》卷5，页5095（《论文》卷1－A64）。

种十分了不起的东西，以至天堂本身不可能以这种分享方式来侍奉，因为我要是留住她，天堂中还会剩下什么？如果虔诚的伊斯兰教徒的希望落空，那么他们在自己的天堂里拥抱的似乎是苍白无力的阴影，因为他们找不到温暖的心灵，因为心灵的全部温馨都集中在她胸中；当他们发现了苍白的嘴唇，没有光泽的目光，没有生气的胸部，软弱的握手时，他们就会极度绝望，因为所有嘴唇的红色，眼神的闪光，胸部的起伏，握手的允诺，叹息的暗示，口头的誓约，触摸的颤动，拥抱的激情——一切一切都集中在她身上，她耗费在我身上的一切，将满足一个此世和一个来世。

我经常像这样思考问题，但我每次这样思考时，我总会变得温暖起来，因为我想象她也很温暖。虽然一般说来温暖被认为是一种很好的迹象，但不能由此认为我的思考方式将承认听起来体面的论断。因此，为了多样性，我，冷静的自我，将把她想象成冷静的。我将努力从范畴上去考虑女人。应当把她置于哪个范畴？在为了他者的存在这个范畴之中。①

---

① 例如，参见黑格尔《逻辑学》，前揭，页119：

某物把自身“保存”在它有限存在［Nichtdasein］的否定之中；它在实质上与它是“一”，在实质上与它又“不是一”。因此，它处于同它的他性的“关联”中，不单是它的他性。他性立刻就包含在它之中，也仍然与它相“分离”；它就是“为了他者的存在”。

有限存在照此成了直接的，与一个他者无关；或者说，它在“存在”的限定之中；但由于在它自身中包含了非存在；它就是“有限的”存在，在自身内部被否定了的存在，因而首先是一个他者——但由于它同时也把自身保存在它的否定之中，它只是一种“为了他者的存在”。

它把自身保存在它的有限存在的否定之中，它是存在，但不是普遍的存在，而是在它与他者相关的“对立”中与自我相关，在与它的不平等的对立中的自我平等。这样一种存在就是“在自身中存在”。

可是，不能在不好的意义上去思考这一点，似乎【430】一个为我存在的人也是为他人而存在的。在这方面，始终都像在抽象思维中一样，必须避免各种对经验的考虑，要不然，在现在的情况下，我会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同时拥有赞成我和反对我的经验。在这方面，就像在到处一样，经验都是一种奇怪的特性，因为它的本质始终是赞成和反对两者。因而，她就是为了他者的存在。在这里，反过来，从不同的角度看，我们不必让我们自己受经验打扰，经验教导我们说，我们极为难得遇见一个真正的为了他者存在的女人，因为大多数人一般都完全不是为了自己或为了他人的存在。她具有所有自然都具有的这种资格，总的说来也是所有的女性都具有的这种资格。所有的自然都只是像这样为了他者，不是在目的论的意义上，自然的某个特定的部分照此是为了一个不同的特殊部分，但自然的整体是为了他者的——是为了精神。它也与特殊是相同的。例如，植物的生命全在于纯真地展现其隐藏的魅力，只为了他者。同样，一个不可思议之物，一个字谜，一个秘密，一个元音字母等等，都不过是为了他者的存在。这一点解释了，上帝在创造夏娃之时为什么要让亚当沉睡，因为女人是男人的梦想。这个故事以另一种方式教导我们，女人是为了他者的存在。那就是说，它说耶和华从男人身上取下了一根肋骨。例如，如果他取的是男人的大脑，那么女人就肯定还是为了他者的存在，但目的却不是她应当成为大脑的臆想，而是某种截然不

（接上页）为了他者的存在和在自身中存在构成了某物的两个要素。在这里存在着“两对”有限性：1. 某物与他者；2. 为了他者的存在与在自身中存在。前者包含了其有限性的无关联性；某物与他者瓦解了。然而，它们的真理就是它们的关系；因此，为了他者的存在和在自身中存在上一级的有限性，被断定为一的“要素”和相同的某物，作为有限性就是关系，仍然处于统一体之中，处于有限存在的统一体之中。因此，与此同时，各自也在自身内部包含了它的他者的要素，这要素有别于它。

同的东西。她成了血肉之躯，但正是由此，她就属于自然的范畴，她在实质上就是为了他者的存在。在情欲之爱把她唤醒之前，她没有受到触动；在那时之前，她是一个梦幻。然而，在这种梦幻的存在中，可以分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爱情梦想着她；在第二个阶段，她则梦想着爱情。

女人作为为了他者的存在，特征在于纯洁的童贞。那就是说，童贞是一种存在，就它是为了他者的存在而言，它实际上是一种抽象，只能通过为了他者而显现自身。女性的清纯具有相同的特征。因此，可以说，处于这种状态中的女人是看不见的。如所周知，不存在维斯太（Vesta）① 的形象，这个女神【431】最准确地代表着真正的童贞。换句话说，这种存在形式在美学上就是嫉妒它自身，正如耶和华在伦理学上是嫉妒的一样，② 他不想让任何形象存在，甚至不想让任何理念存在。这就是矛盾——即为了他者的存在“是”不存在，可以这么说，首先通过他者才成为可见的。从逻辑上说，这种矛盾完全恰当，懂得从逻辑上思考的人将不受此打扰，而会为之欣喜。可是，不从逻辑上来思考的人会设想，无论什么为了他者的存在，“都是”在同样有限的意义之上，因为人们可以这样说到某个特定的事物：那是为了我的某种东西。

女人的存在（“生存”③ 这个词早已说得太多了，因为她不是由于她自身而生存的）被正确地叫做优雅，这个表达法使人联想

① 参见奥维德《历法》，前揭，卷6，页295－298；Opera，前揭，卷3，页143；Fasti，前揭，页341；尼奇《新神话词典》，前揭，卷2，页622。

② 例如，可参见《旧约·出埃及记》20：5；《旧约·申命记》4：24。

③ “生存”［existence］的基本含义在词源学中很明显：exsisto［向外站着］，ex［向外］＋sto［站立］，在这里是在在自身之中并通过自身而具有连续性的意义上来理解的。在《或此或彼》第二部和基尔克果的其他著作中，“生存”的本质意义与形成的道德和宗教层次有关，“突出了”超越当下性，超越存在的馈赠。

到植物的生命；像诗人们喜欢说的那样，女人就像一朵花，[①] 甚至理智［aandelige］也以有生长力的方式存在于她身上。她完全属于自然的范畴，由于这个原因，只有在美学上才是自由的。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她首先通过男人才成为自由的［fri］，因此我们说“求婚［at frie］，”男人因此而求婚。如果他恰当地求婚，那么无疑就没有任何选择。诚然，女人要选择，但是，如果这种选择被认为是长久思考的结果，那么这种选择就不是女性的。因此，遭到拒绝就是一种耻辱，因为当事人对自己估计过高，想造成另一种自由，却不具有那么做的能力。

在这种关系中存在着深刻的反讽。为了他者的事物是存在的主导现象；男人求婚，女人选择。按照女人的概念，她是被征服者，按照男人的概念，他是胜利者，可是，胜利者却屈从于失败者；然而，这完全是天然的，无视紧接着的过程问题，则完全是粗鲁，愚蠢，缺乏对情欲的敏感。这也具有更为深刻的基础，即女人是财物，男人是反思。因此，女人不是干脆地进行选择；确切地说，男人求婚，女人选择。然而，男人的求婚是一种质疑；女人的选择实际上是对一个问题的回答。在某种【432】意义上，男人与女人不一样，在另一种意义上，更不及女人。

这种为了他者的存在是纯洁的童贞。如果它使自身试图与另一个为了它的存在联系起来，那么对立面就在一种绝对的羞怯中使自身显现出来，但这种对立面也表明，女人的真实存在是为了他者的存在。与绝对奉献完全相反的对立面是绝对羞怯，反过来，它作为与一切相对立的抽象是不可见的，尽管这种抽象不会由此恢复生机。女性气质现在呈现出抽象的残酷性质，它是对实质性童贞的 Sprödigkeit［羞怯］的极度嘲讽。男人决不可能像女人那

---

① 例如，可参见 Heinrich Heine，“Du bist wie eine Blume”，Buch der Lieder，Hamburg：1837，页 217；《海涅诗歌全集》（*The Complete Poems of Heinrich Heine*，tr. Suhr Draper，Boston：Suhrkamp/Insul，1982），页 96。

么残忍。查寻神话、民间故事和传说，都将证实这一点。如果要表现毫不懂得限度的残忍的自然原理的话，那么它就是女性。或者说，人们会惊恐地读到一个年轻女孩儿无情地把她的求婚者杀掉了，就像人们经常在所有民族的童话中读到的一样。在新婚之夜，一个蓝胡子杀死了他喜爱的所有女孩儿，但他并没有享受到杀害她们的快乐；相反，快乐是在事前，其中有情书——那不是为了残忍本身而残忍。一个唐璜勾引了她们，又抛弃了她们，但他享受快乐并不在于抛弃她们，而在于勾引她们；因此，那决不是这种抽象的残忍。

我越是思考这个问题，就越是发现我的行为与我的理论完全吻合。即我的行为始终受到这一信念的鼓舞：女人在实质上就是为了他者的存在。在这里，契机那么重要，因为为了他者的存在始终都是一个契机的问题。在契机到来之前，或长或短的时间过去了，而一旦它到来，那时原初的为了他者的存在就呈现为一种相对的存在，并随着一切而完结。我完全意识到了，丈夫有时会在一种截然不同的意义上说，女人就是为了他者的存在，她的一切就是毕生为了他们。必须允许丈夫们这么说。我确实认为这就是在他们之间创造出来的一种信念。生活中的每个阶层【433】一般都具有某些传统的方式，尤其是某些传统的谎言。这种无稽之谈肯定算是其中之一。要理解这种契机①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误解了它的人注定要厌倦生活。契机就是一切，女人在契机中就是一切。我不知道各种后果。这样的一个后果就是有了孩子。现在，我幻想自己成了一个始终如一的思想家，然而，即使我发疯了，我也不是一个会想到那后果的人。我完全不了解它——它让已婚男人考虑这样的事情。

---

① 例如，可参见《焦虑》，《文集》卷8，页82－91；《日记与论文》卷3，页2739－2744，页821－822；卷7，页12。

昨天,① 柯德丽娅和我造访了住在避暑别墅里的一户人家。那家人在花园里度过了大部分时间，我们则在那里用各种体育活动来让自己消遣。我们玩的一种游戏是掷圈［Ring］。当另一位曾与柯德丽娅一起玩的绅士离开时，我抓住机会占了他的位置。她展现了多少动人之处，在优雅地玩游戏时甚至更加诱人！她的动作的自相矛盾多么可爱和谐！她那么轻盈，就像在草地上舞蹈！那么朝气蓬勃，却无需耐力；那么容易使人误解，直至她的平衡说明了一切！她的举止多么狂热，她的目光多么撩人！自然，这种游戏本身对我来说特别有趣。柯德丽娅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间接地向周围的一个人提到交换铁环的美好习俗，这就像一道闪电触动了她的心灵。从这时起，一种更高的交谈弥漫于整个情景中，一种更深刻的意义渗透于其中，一种增强了的精力使她容光焕发。我把两个铁环都套在了杆上，我暂停了一会儿，与站在我们四周的人们交谈了几句。她懂得了这个暂停。我又把铁环向她扔去。不一会儿，她就把它们套在了杆上。她把那两个环同时向上抛到空中，似乎是漫不经心地，以至我不可能抓住它们。这一抛掷伴随着一种充满毫无控制的胆大妄为的神情。有一个法国士兵的故事，他参加过俄国战役，他的一条腿由于坏疽不得不截肢。【434】在那极度痛苦的手术结束的时刻，他抓住那条腿的脚底，把它抛向空中，大叫道：Vive l'empereur［皇帝万岁］。以那样一种眼神，她，甚至比以前更加漂亮，把两个环抛向空中，并对自己说：情欲之爱万岁。不过，我认为，让她在这种情绪中胡闹下去或扔下她不管都是不明智的，因为担心接踵而来的是失望。因此，我一直都非常冷静，就像我什么都没有注意到，在那些在场人的帮助下强使她不再玩下去。这样的行为只会使她性情更加开朗。

---

① 参见《增补》，页588（《论文》卷3－B165）。

如果在我们这个时代能指望对这种探索有什么同情的话,[1] 我将为获奖文章提出这个问题：从审美观来看，谁更端庄，是年轻女孩儿还是少妇，是初出茅庐者还是老于世故者，人们敢于赋予谁更多的自由？可是，这样的事情无关乎我们这个重要的时代。在希腊，这样一种调查可能会激起普遍的关注，整个城邦都会调动起来，尤其是年轻女孩儿和少妇们。我们的时代不相信这一点，我们的时代也不相信，有人说到两个希腊少女之间进行的那场著名竞赛,[2] 以及它所引起的非常费力的调查，因为在希腊，不会随便和轻率地对待这样的问题，然而，人人都知道，维纳斯因为这场竞赛而名声大振，人人都称赞维纳斯的雕塑使她永垂不朽。

已婚女人在一生中有两个时期很有趣：她最早的青春期和一直持续到她变得非常老迈的时期。然而，她也有一个时刻，她一定不会否认这一点，那时她甚至比年轻女孩儿还要可爱，更能激发起尊敬。但是，这个时刻在一生中难得出现；它是一幅供想象用的画，不必在生活中见到，也许永远不会被人见到。我想象她是健康、青春洋溢、发育充分的；她怀中抱着一个孩子，对孩子全神贯注，陷入对孩子的沉思之中。【435】一定要把这幅画叫做人生必须展现的最可爱的画，它是自然的一个神话，因此只能在艺术肖像中才能看见，而不是在真实之中。在这幅画中一定也不能有其他形象，没有任何场景，它们只会产生妨碍。如果到我们的教堂去，经常有机会看见怀抱孩子的母亲出现。除了孩子打破宁静的哭泣，除了不安地思索父母亲因孩子的这哭声而对这可爱

---

① 参见《增补》，页 589（《论文》卷 3 - B145）。

② 两个漂亮的农家女孩儿在路上争论谁的臀部更美。一位过路人被迫当了裁判，他偏爱那姐姐，也立刻向她表达了爱意。回到家里，他讲到了这个插曲，他弟弟便出去寻找那妹妹。女孩儿的父亲最终同意了。锡拉库萨(Syracuse)的公民把这两个人叫做卡利皮戈斯（Kallipygos，具有漂亮的臀部），并为维纳斯修建了一座有女神像的寺庙。卡利皮戈斯的维纳斯雕像现在那不勒斯国立博物馆。参见尼奇《新神话词典》，前揭，卷 1，页 449。

孩子的未来的期望，环境本身也有很大的干扰，即使其他一切都很完美，还是会丧失那种效果。可以看见那父亲——一个巨大的失败，因为这消除了神秘感和魅力。看得见诚挚的教父教母的合唱队——horrenda refero［我说出了多可怕的事情］① ——人们完全看不到什么。作为为想象而呈现的一幅画，它是所有的画中最可爱的。我并不缺乏冒险进攻的大胆、锐气或鲁莽——可是，如果我要是在真实中见到这样一幅画，我就会缴械投降。

柯德丽娅多么使我入迷!② 然而，时间很快就会过去，我的心灵始终要求恢复活力。可以说，我已经听见了远处雄鸡的啼叫。也许，她也听见了，但她以为这是报晓。——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儿拥有如此的美，为什么它持续得如此短暂？这个念头使我非常伤感，然而，它确实不是我的事。享乐——不要饶舌。一般来说，以这样的沉思为业的人完全不会享受。但是，思索它毫无害处，因为这种悲伤——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人——通常会以一种男人的方式使人变得有点英俊。像薄雾的面纱一样骗人地掩盖了阳刚之气的悲伤，是男性情欲的一部分。女人身上的某种压抑与此相当。

一旦女孩儿把自己全部都奉献出去了，那么整个事情就结束了。③ 我始终都怀着某种焦虑去接近女孩儿，我的心脏怦然跳动，因为我感到了她天性中的那种永恒的力量。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与已婚女人面对面。她狡猾地力图进行的那一点点抵抗毫无作用。那就像是说：已婚【436】女人的家用帽子比年轻女孩儿光着的头更令人印象深刻。这也是狄安娜（Diana）④ 始终都是我的理想的

① 参见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前揭，卷1，页308－309。

② 参见《增补》，页589（《论文》卷3－B166）。

③ 有关以下两个段落，参见《增补》，页589（《论文》卷5－B53：26）。

④ 在罗马神话中，狄安娜（希腊名阿耳忒弥斯［Artemis］）是阿波罗的孪生妹妹，是贞洁的狩猎女神、森林护卫者和妇女的守护神，尤其是在分娩时。参见尼奇《新神话词典》，前揭，卷1，页615－625。

原因。这种纯洁的童贞，这种纯粹的羞涩，始终都使我非常着迷。可是，虽然她始终都吸引着我的注意力，但我也始终对她心存疑虑。那就是说，我以为她实际上并不值得所有那些她已经得到的对其童贞的颂扬。[①] 即她懂得，她在生活中的游戏与她的童贞密切相关；因此，它得到了保护。就此还可以接着说，在世界上的一个语文学的角落里，我听见了有人低语说，她曾想到过她母亲经历过的分娩时可怕的痛苦。这使她感到害怕，我不能因此责怪狄安娜。我用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话说：我宁可三次奔赴战场，也不愿意生一次孩子。[②] 我确实不会爱上狄安娜，但我无法否认，为了和她交谈，我付出了很多，因为我把那叫做坦诚的交谈。她一定有满满一包各种谋略。显然，我善良的狄安娜在各个方面具有的知识使她甚至比起维纳斯来远不那么天真纯朴。我不会费神在她淋浴时去窥视她，决不会，但我想用我的各种问题去试探她。如果我要偷偷摸摸去约会地点，担心我在那里能否成功，那么我就会通过与狄安娜交谈而使自己作好准备，武装起来，激发起情欲的兴致。

---

① 有关以下五句，参见《增补》，页 590（《论文》卷 3 - A144）。

② 参见欧里庇得斯《美狄亚》（*Medea*），页 250 - 251；《欧里庇得斯》（*Euripides*, tr. Christian Frederik Wilster, Copenhagen: 1840），页 58；《希腊悲剧全集》，前揭，卷 3，页 67。美狄亚说道：

> 一个男人，当他厌倦了家里的人们时，
> 走出家庭，结束了自己的烦恼
> 去找朋友或同龄的同伴。
> 但我们被迫让自己的两眼只盯着一个人。
> 他们就我们所说的是我们过着安宁的日子
> 在家里生活，而他们却在战场上奋战。
> 他们多么错误！我非常愿意忍受
> 三次奔赴战斗前线，也不愿意生一个孩子。

经常成为我思考之主题的一个问题是:① 哪种情景，哪种时刻，可以被认为是最有诱惑力的？当然，答案取决于人们想望什么和如何想望，以及自己如何发展。我认为，那就是结婚之日，尤其是在某个特定时刻。当她伫立在那里装扮得像个新娘之时，在她的美丽面前她所有的光辉还是显得苍白之时，当她自己接着变得苍白之时，当血液不再流动之时，当胸部不再起伏之时，当目光摇曳之时，当步履踌躇之时，当女仆颤抖之时，当果实成熟之时；当上苍激励她时，当庄严使她变得坚强之时，当诺言支撑着她时，当祈祷祝福她时，当用长春藤为她加冕时；当心脏颤动时，当眼光低垂时，当她隐藏在自身之中时，当她不属于【437】世界以便整个属于它时；当胸部隆起之时，当造化叹息之时，当声音消散之时，当眼泪在揭开的谜底面前闪动之时，当火把点亮之时，当新郎等待之时——那时，那一刻出现了。太快，又太迟了。只有一步之遥，但这就足以踌躇不前。这个时刻甚至使毫无意义的女孩儿变得很有意义；甚至连小小的泽丽娜（Zerlina）②也成了某种东西。一切都必须聚集起来，最大的反差在那一刻都统一起来了；如果缺少什么的话，特别是缺乏主要的对立面之一，那么情景很快就丧失了其诱惑力的一部分。一幅著名的蚀刻版画描绘了一个忏悔者。③ 她看上去那么年轻，那么天真无邪，以至人们几乎要为她和那忏悔神父而尴尬——她真的必须忏悔什么吗？她轻轻撩起面纱，看着外面的世界，她似乎在寻找某种东西，也许她以后在某个场合中有机会为其忏悔，显然，那只不过是一种出于渴望的责任——忏悔神父。这种情景非常有诱惑力，既然她是画中的唯一人物，那就没有什么能妨碍人们把这一切发生在其中的教堂想象得那么宽广，以至一些非常不同的布道者可以同时在其中布道。这

① 参见《增补》，页 590（《论文》卷 3 - B144）。

② 莫扎特的《唐·乔万尼》中的一个人物。参见本书页 96 - 98，124 - 125。

③ 这幅蚀刻版画没有说明。

种情景非常诱人，我毫不反对把我自己也引进到那背景中，尤其是那个瘦长的女孩儿一点都不反对的话。可是，它还是一种非常不重要的情景，因为那女孩儿看来在两个方面都不过是个孩子，所以那个时刻的到来要花费时间。

在我与柯德丽娅的关系中,[①] 我一直都忠实于自己的契约吗？那就是说，我与美学的契约，因为正是它，才使我变得坚强起来——我在这方面一直都具有这种理念。这是一个秘密，就像参孙（Samson）的头发一样，没有任何一个大利拉（Delilah）能从我这里把它夺走。[②] 直接简单地欺骗一个女孩儿，我肯定不具有那样做的精力；但实际上，那理念存在于动机之中，我将在它的帮助下行动，我要把自己奉献给它的帮助——这赋予我对待自己的严厉，节制各种被禁止的欢愉。【438】有趣一直都保留着吗？是的——我敢说，在这种私下谈话中是自由的和开放的。订婚本身是有趣的，正因为它没有产生出人们共同认为的那种有趣。它保留了有趣，恰恰是通过外表与内在生命之间的矛盾。如果我同她有一种秘密联系的话，那么它只对第一力量来说是有趣的。但是，这是一种上升到第二力量的有趣，因此，只有那时，它对她来说才是有趣的。婚约已经解除，但她亲自解除它是为了高飞到更高的天空。应当如此，这正是有趣的形式，它将占据她的大部分。

9月16日

契约已经解除——充满了渴望、坚定、果敢、神圣，她像鸟儿一样飞翔，现在第一次被允许展开它的两翼。飞吧，鸟儿，飞吧![③]

---

① 参见《增补》，页590（《论文》卷3-B167：1）。

② 参见《旧约·士师记》16：13-19。

③ “Flyv, Fugl, flyv!” 这是 Christian Frederik Winther 的诗歌 Digte 的标题，Copenhagen：1828），页40-41。

确实，如果这种庄严的飞行是放弃我，那么它给我的痛苦就非常深刻。对我来说，这与皮格马利翁（Pygmalion）的恋人又被变成了石头似乎相同。① 我使她变得轻盈，轻盈得像一缕思绪，然后我的这思绪将不属于我！这足以让人绝望至极。一会儿之前，它没有使我入迷；一会儿之后，它不再与我有关，但现在——现在——这个现在对我来说就是永恒。可是，她却没有飞离我。那么，飞吧，鸟儿，飞吧，骄傲地展开你的翅膀，滑过那微妙的无形王国；我很快就会与你在一起，我很快将把自己与你一起隐藏在深深的孤寂之中。

姑妈对这消息感到相当吃惊。然而，她宽宏大量得不想强迫柯德丽娅，哪怕我做了一些努力为了我而引起她的兴趣——部分为了哄骗她沉睡，部分为了戏弄一下柯德丽娅。不过，她对我非常同情，她没有怀疑我有多大理由谢绝一切同情。

她得到了她姑妈的允许到乡下去过一段时间，她将去拜访一户人家。幸运的是，那么碰巧，她不可能立刻陷入情绪过剩。【439】在一段时间里，她将由于来自外部的各种反对而一直处于紧张之中。我通过书信与她保持着一点联系，这样，我们的关系又恢复了生机。现在，她一定要在各个方面变得很坚强，特别是，最好让她变得极为偏执地轻视男人和全世界。这样，当她离去的日子到来时，一个值得信赖的小伙子将作为马车夫出现。在城门外，我那最可信赖的仆人将与他们同行。他将陪伴他们直到目的地，仍将在她身边服侍她，一旦需要就帮助她。其次是我自己。我不知道有什么人比约翰更适合于此事了。我已经私下尽可能把一切都安排得很雅致。一切都不缺少，无论如何都能使她的心灵愉快，以丰盛的幸福来抚慰那心灵。

我的柯德丽娅，

然而，单个家庭里“失火了”的叫声还没有加入到

① 参见奥维德《变形记》，前揭，卷2，页81-85。

全城尖叫的卡皮托尔山（Capitolinian）普遍的混乱之中。[1] 很可能，你早已必须忍受一些独奏曲。想象一下整整一群茶余饭后搬弄是非的饶舌女人们；想象一下一个女主持人，一个值得与克劳狄乌斯（Claudius）著作中不朽的总统拉尔斯（Lars）配对的人，[2] 你就有了一幅画，一个概念，一把尺度，与你失去的和与他们在一起有关：善良人们的意见。

随信附上那幅著名版画，它描绘了拉尔斯总统。[3] 我无法分别购买它，所以我就买了克劳狄乌的全集，把这幅画撕下来，把其他的都扔掉——这就是我冒险用一件礼物来打扰你的原因，那礼物在这个时刻对你毫无意义。我为什么不该竭尽全力提供哪怕只是让你得到片刻欢愉的东西，我为什么应当允许更多地与一种情景掺合而不是属于它？自然具有这样一种复杂性，正如人是属于生活中有限关系的奴隶一样，可是你，我的柯德丽娅，你将拥有憎恨它的自由。

你的约翰尼斯

【440】春天的确是坠入情网的最美妙时刻，秋天则是获得欲求对象的最美妙时刻。秋天具有一种哀愁，它恰好与充满欲求的念头流遍人全身的运动一致。今天，我外出来到那乡下房舍，几天后柯德丽娅将在那里找到一种与她的心灵相和谐的环境。我自

---

① 暗指鹅，在高卢人正要窜犯罗马的卡皮托尔山时，鹅的叫声惊醒了守山的驻军。

② 参见 Matthias Claudius, ASMUS omnia sua SECUM portans oder Sämmtliche Werke des Wandsbecker Bothen, Werke, Ⅰ－Ⅳ, Hamburg: 1838, 卷1, 页68－80。

③ 同上书，页69，一幅长鼻子的漫画，由 Daniel Nikolaus Chodowiecki（1726－1801）作。

已并不希望介入她对那环境的惊讶和欢乐，这样的情欲插曲只会削弱她的心灵。然而，如果她在其中很孤独，她做梦都想走，她到处都会看到暗示、线索、一个使人心醉的世界。可是，如果我在她身边，整个世界都将失去意义；那会使她忘却，对我们来说，像这样在一起而具有意义的时光已经过去了。这种环境一定不能麻痹性地诱惑她的心灵，而应一直使它高高飞翔，就像她把这一切都看成一种游戏一样，与那即将到来的东西相比毫无意义。在这些日子依然还在期间，我自己打算更加经常造访这地方，以便使自己处于那种情绪之中。

我的柯德丽娅，

现在我真的把你叫做“我的”；没有任何外在的迹象使我想起了我所拥有的东西。——我很快将真的把你叫做“我的”。当我把你紧抱在怀里之时，那时我们将不需要任何戒指来提醒我们属于一体，因为这种拥抱不就是一枚更具象征意义的戒指吗？这枚戒指把我们合围得越紧，就越是不可分离地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就越是自由，因为你的自由在于成为我的，正如我的自由在于成为你的一样。

你的约翰尼斯

我的柯德丽娅，

虽然阿尔菲奥斯（Alpheus）[1] 在狩猎，却爱上了美女阿托图萨（Arethusa）。她没有答应他的要求，而是当

---

① 在希腊神话中，阿尔菲奥斯是俄刻阿诺斯（Oceanus）之子，象征着阿尔菲奥斯河（今天的鲁菲亚［Rouphia］河）。在西西里东南海岸外的俄耳蒂基亚岛是古希腊锡拉库萨（Syracuse）城的遗址。参见尼奇《新神话词典》，前揭，卷1，页413。

着他的面一直逃到了俄耳蒂基亚(Ortygia)岛上，她在那里变成了一股泉水。阿尔菲奥斯对此伤痛欲绝，于是他变成了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us)半岛上伊利斯(Elis)的一条河。【441】不过，他并没有忘怀自己的爱情，而是在海底下与那泉水融为了一体。变形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吗？回答是：爱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吗？我能把你纯洁深邃的心灵比做什么，它与尘世毫无联系，只是一道泉水？我没有告诉过你，我就像一条坠入情网的河流？现在，在我们分别之时，我不会投入海底与你汇合吗？我们将在海底再次相聚，因为只有在大海深处，我们才真正属于一体。

你的约翰尼斯

我的柯德丽娅，

很快，很快，你将成为我的。[①] 当太阳闭上它那警惕的眼睛之时，当历史结束、神话开始之时，我不仅将披上斗篷，而且也将把黑夜像斗篷一样披上，匆匆向你赶去并聆听，为的是找到你——不是倾听你的脚步声，而是倾听你心脏的跳动。

你的约翰尼斯

这些日子里，当我无法在我想望时私下与她在一起，一个念头使我感到烦扰：也许她在某个时刻会突然想到思考未来。她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因为我非常了解如何从美学上使她麻木。没有什么比这种闲谈未来更不具有情欲想象力的了，这主要是由于没有任何东西来填补眼下的时光。如果只有我与她在一起，我就毫不担心这类事情；毫无疑问，我将使她忘却时间和永恒。如果

① 有关本段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590(《论文》卷3－A170)。

男人不懂得如何在这种程度上与女孩儿的心灵建立起密切关系，那么他就决不会卷入到试图诱骗之中，因为那将无法避免两个人触礁，质疑未来，盘问信念。[1] 因此，对《浮士德》里的格蕾琴(Gretchen)[2] 来说，完全恰当的是对他进行一点拷问，因为浮士德竟然不明智到了泄露出自己的骑士身份，针对这样一种攻击，一个女孩儿始终都有防范。

【442】现在我相信，接待她的一切都安排好了。她不乏机会钦佩我的记忆力，或者更正确地说，她将没有时间来钦佩。对她来说，被忘却的东西没有什么是有意义的；在另一方面，被引进的东西没有什么能使她直接想到我，尽管我的存在到处都看不见。但在很大程度上，效果取决于她第一次看见它的印象。在这个方面，我的仆人已经得到了最恰当的指示，他在这方面是个完美的能手。如果要求他做，他就懂得随意地、若无其事地做出一点评论；他也懂得如何装成无知——简言之，他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那地方就像她所喜欢的那样。坐在房间中央，可以越过前景中的一切向两边眺望：两侧都是一望无垠的地平线，独自处在巨大空旷的海洋之中。如果离那一排窗户再近一些，遥远地平线上的一片森林［Skov］像花环一样隐隐呈现，跳动着，围绕着。它应当如此。情欲之爱［Elskov］爱的是什么？——一种环绕。天堂本身不是一个环绕的所在，一个面对东方的花园吗？[3] ——可是，把人们围得过紧的，就是这种环绕。靠窗户再近一点——一个宁静的湖泊低藏在高山之中。湖边上有一条小船。一声发自肺腑的叹息，一阵出自心灵不安的呼吸。小船从系泊处松开来，在湖面上滑动，不可言喻之渴望柔和的微风使它轻轻地摇曳。它在

---

① 有关以下一句，参见《增补》，页 590（《论文》卷 3 - B127）。

② 参见歌德《浮士德》卷 1，行 3058 - 3173，前揭，页 130 - 135。

③ 参见《旧约·创世记》2：8。

湖面上荡漾，梦想着森林幽深的黑暗，消失在森林神秘的孤寂之中。——把头转向另一边，那里的大海在眼前展开，没有什么使它止息，却被什么都没有留住的思绪追逐着。情欲之爱爱的是什么？无限。——情欲之爱惧怕什么？边界。

这个大房间的那一面有个小房间，或者更正确地说，是一个秘室，因为那是近似瓦尔家客厅的房间。相似是引人注目的。地下铺着柳条特制的地席；沙发前面摆放着一张小茶几，上面有一盏灯，【443】与那个家里的一样。一切都相同，只是更加奢华。我认为，我可以允许自己在房间里做出这种改变。大房间里有一架钢琴，非常朴素，但使人想起詹森（Jansen）家的钢琴。它打开了。在谱架上，翻开了一首瑞典曲子。通向大厅的门半开着。她经过后面的门进来——约翰（Johan）照吩咐做的。接着，她眼光同时看到那秘室和钢琴；追忆萦绕着她的心灵，在这同时，约翰打开了门。——幻觉十足。她进入秘室。她很高兴，我相信这一点。当她的目光落到茶几上时，她看见了一本书；就在那一刻，约翰把它拿起来，似乎要把它放在一边，同时随意说道：准是先生今早外出时把它忘在这里了。据此，她头一次得知，昨天我就已经到了这里，随后她想看看那本书。那是阿普列乌斯的名著《爱情与心灵》的德文译本。① 那不是一本诗集，但它也不应当是诗集，因为给年轻女孩儿一本真正的诗集始终都是一种当众侮辱，似乎她在这样一个时刻没有使自己具备足够的诗意以吸取那诗歌，它马上隐藏进了特定的真实，还没有第一次经历过他人的思想。一般来说，人们不会想到这一点，然而，事情却并非如此。② ——她想读那本书，借此达到那目的。——当她翻到上次读过的地方时，她将发现一枝长春藤，她也将发现，这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书笺。

---

① 参见【31】注73，即本书页38注①。

② 有关增添部分，参见《增补》，页590（《论文》卷3－B167：3）。

我的柯德丽娅，

什么，惧怕？当我们呆在一起时，我们很强大，比全世界都强大，甚至比诸神本身还要强大。如你所知，地球上曾经住着一个民族，诚然，他们是人类，但他们自给自足，不懂得情欲之爱［Elskov］极为热烈的聚合力。然而，他们很强壮，强壮得想要冒犯上苍。朱庇特惧怕他们，就像这样把他们一分为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①] 如果有

---

① 在罗马神话中，朱庇特的身份相当于诸神和人类的主宰宙斯。诸神断然拒绝人类的傲慢这一最著名的文本出自柏拉图。参见《飨宴》（*Symposium*），189d－191a，前揭，页542－543（阿里斯托芬说）：

首先，我必须解释人类真实的本性，以及它所经历过的变化——因为在开初，我们完全不是现在的模样。第一，人类已被一分为三；那就是说，除了我们现有的男性与女性这两性之外，还有第三种，它分享了两者的天性，对此我们还有一个名称，虽然这种造物本身已被遗忘。因为，尽管“两性人”在今天只被当作一个贬义词来使用，但在那时确实有一种男女人，一种半男半女的人。

其次，先生们，这种人每个都是圆形，圆背圆边，有四只手和四条腿，两张相同的脸，长在圆柱形的脖子上，有一个头，一边有一张，四只耳朵，两套生殖器官，以及相应的其他所有部位。像我们自己一样，他们直立行走，向前或向后，只要他们愿意，但当他们开始跑起来时，他们把腿完全伸直，滚动着走，像小丑翻筋斗一样。只要把他们的手臂也算上，他们就有八条腿，这样就可以想象到他们滚动起来的速度有多么快。

我可以说，这三种性别的由来如下。男性源于太阳，女性源于地球，两性人源于月亮，它兼有其他两性的特征，他们是圆形的，滚动着“走路”，因为他们像自己的父母。还有，先生们，他们力量很大，精力旺盛，骄傲自大，以至他们真的试图——像《荷马史诗》里的厄菲阿尔特和奥特乌斯一样——登上苍穹，冒犯诸神。

时【444】出现了这种情况，即曾经是一体的东西在爱情[Kjærlighed]中再次结合起来，那么这样一种结合就比朱庇特还要强大；他们因此就不只是像单个人那么强大，因为爱情的结合是一种更高的结合。

你的约翰尼斯

(接上页)对此，宙斯与诸神商讨如何对付。他们发现自己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他们并不打算像对付巨人那样，用霹雳毁灭他们，因为那就等于向自己的所有馈赠和信念说再见，但与此同时，他们不可能让自己完全失控。不过，在绞尽脑汁之后，宙斯终于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他说，我认为，我能找到办法来结束这种烦扰，削弱那些人的力量，却不消灭他们。我的建议就是将他们一分为二，因而是一石二鸟，因为每个部分都只有一半的力量，他们的人数却是两倍，这非常符合我们的意愿。他们可以用两条腿直立行走，宙斯说，要是我与他们还有什么麻烦，我就再把他们一分为二，他们就不得不用一条腿跳着走路。

于是，宙斯就把他们一分为二，就像我们腌制泡菜时切山梨或用一根头发切鸡蛋那样。当两半都被分开后，他叫阿波罗把他们的脸连同剩下的半边脖子转向被切掉的一面——以为在看见这么大的伤口后会被吓得说不出话来——然后再把整个东西缝上。于是，阿波罗把他们的脸从后面转向前面，把皮肤修补好，撑开我们现在叫做腹部的东西——像用绳子扎起来的口袋一样——然后把剩下的口子捆住，形成了我们现在叫做的肚脐。至于剩下的皱褶，他把它们全都抹平了，对胸部也这样做，使用的那一套工具近似于鞋匠弄平鞋楦夹上的皮革所用的，但他在腹部和肚脐周围留下了一些皱褶，使我们想到很久以前遭受的不幸。

现在，当这项一分为二的工作完成之后，剩下的那一部分都绝望地渴望另一部分，他们跑到一起，相互拥抱，要求的不过是再次裹起来成为一体。

9 月 24 日

夜晚很宁静——时钟敲响了差一刻到十二点——城门旁的猎人吹响的祝福的号声传遍了原野，回声从布勒格丹（Blegdam）传来；他进入城门——他再次吹响号声，回声传得更加遥远。万物都进入了宁静的梦乡，只有情欲之爱［Elskov］除外。[1] 起来吧，你这神秘的情欲之爱的力量，让你自己聚集在这胸膛里！黑夜是沉静的——一只孤寂的飞鸟用鸣叫和翅膀的拍打打破了这般沉静，它掠过薄雾笼罩的田野，向那堤岸的斜坡飞去。毫无疑问，它也是匆匆赶去约会的——accipio omen［我接受这预兆］![2] ——自然的一切都充满了预兆！从鸟儿的飞翔中，从它们的鸣叫声中，从鱼儿在水面嬉戏的拍打声中，从鱼儿消失在深处中，从远处的狗吠声中，从远处马车的吱嘎声中，从回响在远处的脚步声中，我都得到了预兆。在这个夜深的时刻，我没有看见鬼怪；在湖水的胸膛里，在露珠的亲吻里，在笼罩大地、隐藏其多产胸怀的雾霭里，我看见的不是存在什么，而是什么将要来临。一切都是隐喻，我自己成了一个关于自己的神话，因为我匆匆赶赴这约会不像一个神话吗？我是谁，这没有关系；有限和短暂的一切都已被遗忘；依然还在的只有永恒，情欲之爱的力量，它的渴望，它的极乐。我的心灵是多么敏感，就像一只拉紧的弓，我的思绪多么迅捷，就像我箭袋中的利箭，没有涂抹毒液，却能沾满鲜血。我的心灵是多么生气勃勃、健全可靠、快乐幸福，像神灵一样存在着。[3]

她天生丽质。我感激你，神奇的自然！你像一位母亲那样照看着她。感谢【445】你的挂念担心。她毫发无损，我感谢你，她把这归功于你们人类。她的成长——那是我的作品——我将很快

---

① 参见《增补》，页 591（《论文》卷 3 - B168：1）。

② 西塞罗《论预言》（*On Divination*），前揭，页 334 - 335。

③ 有关以上段落，参见《增补》，页 591（《论文》卷 3 - B32）。

享受到对我的回报。——我在这一刻里汇聚了多少心血，此刻它即将到来！但愿我此刻不要失败！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见自己的马车。——我听见了马鞭的噼啪声，那是我的马车夫。——朝着可爱的生活驶去吧，哪怕马儿们累垮，但在我们到达那地方之前，时间并不短。

9月25日

这样的夜晚为什么不能持续得再长一些？如果阿勒克特律翁(Alectryon)[①] 能够忘却自己，太阳为什么不能完全赞同这样做？可是，现在都结束了，我决不愿意再见到她。当一个女孩儿已经泄露出了一切之时，她就变得很软弱，她就已经失去了一切，因为在一个男人那里，天真纯洁是一种否定性因素，但在女人那里，它却是她存在的实质。现在，一切抵抗都是不可能的，只有抵抗存在时，爱恋才是美好的；一旦抵抗停止，爱恋就是软弱和习惯。我不想再提到我与她的关系；她已经丧失了她的芬芳，一个女孩儿为自己不忠实的恋人的痛苦变成一种反光仪的时代，已经过去了。[②] 我将不向她道别；没有什么东西比女性的眼泪和恳求更加令人反感的了，它们改变了一切，但在实质上却毫无意义。[③] 我确实热爱她，但从此以往，她再也不可能占据我的心灵。如果我是一个神灵，我将像海神尼普顿（Neptune）对待仙女那样对待

---

① 在希腊神话中，阿瑞斯（Ares，罗马名马尔斯［Mars］）的朋友阿勒克特律翁在监视阿瑞斯和阿芙洛狄忒（罗马名维纳斯）约会时睡着了，后来被（太阳神）阿波罗和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罗马名伏尔甘［Vulcan］）当场撞见了。参见尼奇《新神话词典》，前揭，卷1，页137。

② 在希腊神话中，克尼提（Clytie）是一个美女，她爱上了阿波罗，被变成了一朵向日葵。参见尼奇《新神话词典》，前揭，卷1，页535。

③ 参见《增补》，页591－592（《论文》卷3－B168：2）。

她：把她变成一个男人。[①]

然而，确实值得认识到：是否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由于一个女孩儿而使自己变得富有诗意，那方式就使她变得那么骄傲，以至她想象正是她自己厌倦了这种关系。这有可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尾声，它本身可能具有心理学上的兴趣，此外，还能给人提供众多对情欲的观察。[②]

① 在希腊神话中，凯尼斯（Kainis）被她的恋人波塞冬（Poseidon，罗马名尼普顿）变成了一个人（Kaineus）。参见尼奇《新神话词典》，前揭，卷1，页444。

② 有关增加部分，参见《增补》，页592（《论文》卷3－B168：3）。

增　补

有关《或此或彼》（上部）的文选
选自基尔克果《日记与论文》

【453】1835 年 6 月 1 日，哥本哈根①

你知道，我曾发现听你谈话是那么鼓舞人心，② 我对你描述的在巴西的逗留是那么富有热情，虽然它远比不上你用来丰富自己和你的学术领域的对大量详细观察的描述，但却描述了你第一次进入那神秘自然旅行时给你留下的印象：你那天堂般的幸福和

---

① Emanuel Hirsch 在《基尔克果研究》(*Kierkegaard-Studien*, Ⅰ-Ⅱ, Gutersloch: 1933; repr., Vaduz, Liechtenstein: Topos Verlag, 1978) 卷 2、页 490-492 中，就这一看法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基尔克果最初的写作计划是一系列假借浮士德式的怀疑论者所写的书信。出自《论文》卷 1-2 的现在这一节和其他几节，代表了基尔克果最初就这个规划好了的系列所做的工作，这项工作一直都没有完成。不过，在主旨、语气和形式上都与《或此或彼》第一部、页 19-43 中那位冷嘲热讽的、年轻的 A 先生所写的 Diapsalmata 有着明显的联系。在一个笔记本的背面，基尔克果标上了 CC 符号，采用了倒标页码的形式（正面和大部分用于拉丁文译本，参见《论文》卷 1-C11-12），包括了《论文》卷 1-A328-341 的条目。这些都是"浮士德式的书信"的核心。《论文》卷 1-A329 提到了格雷斯（GΦrres）的 Die Christliche Mystik，并说明说"应当援引此段"；这表明使用的不只是一种日记体的书写风格。《论文》卷 2-A46 的标题为《序言》，并称本书"应叫做'书信'"。希尔斯根据内容和 1835-1837 年的时间段进行研究，把以下条目也囊括在"浮士德式的书信"中：《论文》卷 1-A34，72，104，158，161，292；卷 2-A22-26，29，30，46，48-50，53-57，59。参见 Erstlingsschrifien, ed. Emanuel Hirsch，索伦·基尔克果《作品集》卷 1-36（Düsseldorf, Köln: Eugen Diederichs Verlag, 1956-1969），卷 30，页 114-137。

基尔克果想到的是一卷由虚构的人物用假名写的书信，这不仅在历史和文学上很重要，而且也构成了一种告诫，即提醒始终有危险的是人们私下和直接地把他化名的著作和书信的内容归为"诗人之作"。特别参见《最初和最后的解释》，《附言》结尾和《观点》，《文集》卷 22。

② 大概是 Peter Wilhelm Lund（1801-1880），Johan Christian Lund 和 Henrik Ferdinand Lund（娶了基尔克果的妹妹 Nicoline Christine 和 Petrea Severine）的兄弟，古生物学家、自然科学家；他于 1833 年 1 月返回了巴西。然而，希尔斯认为那封信是虚构的，是"浮士德式的书信"的一部分。见前文注释。

快乐。像这样的事情必定会在一切很少有感情和热情的人们身上找到同情的共鸣，哪怕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领域里寻求自己的满足、自己的消遣，而对于那些还在梦想自己命运的年轻人来说，就尤其是这样。我们的青春期就像黎明的花朵一样，花萼上还带着可爱的露珠，和谐而忧郁地反思环绕着它的一切。可是，太阳很快就升上了地平线，露珠蒸发了；对生活的幻想随之消失，现在成了问题的是（再次运用花朵的隐喻），人是否能产生——像nereum 那样凭借自己的努力——一滴能够代表其生命果实的露珠。首先，这要求允许人们在自己所属的那片土地上成长，但这始终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方面，有一些幸运的人，他们对某种特殊方向具有那样一种明确的倾向，以至道路一旦为他们铺好之后，就会忠实地走下去，却不会倍受折磨地认为自己也许应该走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另有一些人，他们让自己完全受环境的影响，【454】以至从来就不清楚自己确实该朝哪个方向努力。正像前一类人具有自己固有的范畴规则一样，因而后者也认识到了一种固有的范畴规则。然而，前一类人那么少，我也不希望属于后者。那些在自己的生活中逐渐体验到黑格尔辩证法之真正意义的人们数量很多。顺便说，对于酒来说完全很自然的是，发酵要在变得清澈之前；然而，这个过程在各个阶段经常令人不快，虽然从整体来看它当然是令人愉快的，以它经常在怀疑的语境中最终产生出相对结果为条件。这对任何人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只要他们借此向自己的命运妥协，不仅因为暴风雨之后是对比鲜明的宁静，而且也由于人们因此“具有了”与从前完全不同意义上的“生活”。对很多人来说，正是这种浮士德式的因素，才使他们本身或多或少适应了各种智力的发展，这就是在我看来我们始终都应当使普遍意义向“浮士德”的概念让步的原因。正如我们的祖先崇拜怀念女神一样，因而我认为浮士德代表了人格化的怀疑。他需要的不过就是这些，歌德在让浮士德转变

时也许违背了那概念，正像梅里美（Mérimée）[①] 在让唐璜转变时一样。人们无法用那种论点来反驳我说：浮士德在向魔鬼咨询时的一瞬间就走出了积极的一步，在我看来，这里恰恰就是浮士德的传奇中最有意义的要素之一。他让自己屈从于魔鬼是为了得到启蒙这一特定目的，结果他在此之前并未拥有那目的；正因为他让自己屈从于魔鬼，他的怀疑才增加了（正像落入庸医之手的病人通常会加重病情一样）。因为梅菲斯特虽然允许浮士德透过眼镜去观察人类和世上的隐秘之处，但浮士德一定会永远怀疑他，因为他无法提供有关最深刻的智力问题的启蒙。按照他自己的观念，他决不会求助于上帝，因为就在他求助上帝的一瞬间，他就不得不【455】向自己承认这里的真相就是启蒙；但就在这同时，他实际上也像怀疑论者那样否定了自己的角色。

然而，这样的怀疑也可能在其他领域里显现出来。即使人们也许可以同其中的一些主要问题达成妥协，但生活也会提出其他一些有意义的问题。自然，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想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工作，但由此而来的结果却是，他希望朝某个特殊方向发展自己的能力，即那种最适合他作为个体的发展方向。然而，那是什么方向？在这里我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问号。我像赫拉克勒斯一样站在那里——不是站在十字路口——不，而是站在很多路交汇的路口，因此，最为艰难的就是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也许，我在生活中的不幸正在于我对太多的事情感兴趣，而不是明确地对任何一件事情感兴趣。我的兴趣并不专属于一个，而是平等地对待一切。

我将努力表明引起我注意的一些问题。

1. “自然科学”。（在这个范畴中，我囊括了所有那些力图说明和解释自然之神秘字迹的人们，范围包括那些计算行星速

---

① 参见梅里美《苦难的心灵》（*Les Ames du purgatoire*, Paris: 1834）。

度的人们，可以这么说，他们捕捉行星是为了更仔细地研究它们，到那些描述某种特殊动物的生理学的人们，从在山峰上考查地球表面的人们，到下到深渊去的人们，从通过无数细微差别研究人体形成的人们，到考查肠道寄生虫的人们。）首先，当我思考整个学术领域之时，我意识到了，在这条路和在其他一切路上（但确实主要是在这里），我当然发现了人们的一些例子，他们凭借大量辛勤的收集工作而在学术编年史上使自己出名。他们掌握了极有价值的细节，发现了很多新事物，却不过如此。他们只不过为别人提供了思考和阐述的基础。这些人满足于自己的那些细节，然而在我看来，他们就像福音书里那位富有的农夫一样，① 他们在自己的谷仓里屯积了大量粮食，然而，科学却可能向他们宣告："明天我就要你的生命"，因为正是这一点决定了【456】每个特殊发现对于整体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知识中存在着一种无意识的生命，可以说科学就是要他们的生命，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没有那生命，他的活动就可以比作那些用自己的腐尸去为土地施肥的人们。当然，考虑到其他一些现象，考虑到自然科学方面的有些学者，情况则有所不同，他们借助自己的沉思去发现或力图寻找世界上并不存在的阿基米德点，根据那个点来思考整体性，恰当地领悟它们的各个组成部分。就他们所关心的而言，我无法否认他们曾对我产生了非常有益的影响。人们在他们身上发现的安宁、和谐与欢乐，很难在别的地方找到。我们拥有这个领域的三位可尊敬的代表，一个是奥斯忒（φrsted），② 在我看来，他的脸庞始终都像一根自然非常恰当地奏出声音来的琴弦；一个

---

① 参见《新约·路加福音》12：16－21。

② 参见奥斯忒（Hans Christian φrsted，1777－1851），"Forsφg over Klangfigurerne"，Det kongelige danske Videnskabernes Selskabs Skrifter，卷 2，1807－1808，页 31－38。

是舒夫（Schouw），[1] 他为那些想描绘为动物命名的亚当的画家提供了一种研究成果；最后是霍尔内曼（Hornemann），[2] 他熟悉各种植物，站在自然中就像个长者。我在这种联想中也高兴地想起了你给我留下的印象，你作为大自然的代表也应当成为国民会议的代表。我一直并且仍然受到自然科学的激励，然而我认为，我不会把它们当作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借助理性和自由的生活始终都使我最感兴趣，我的愿望始终都是要澄清和解决生活之谜。当我得以到达科学的希望之乡以前，我生活于沙漠里的那 40 年看来使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越是这样我就越相信，也许可以从另一面去观察自然，这并不要求洞悉科学的秘密。这不在于我是在一朵花里去思索整个世界，还是去聆听自然提供的有关人类生活的众多暗示；不在于我是否赞赏那些有关太空的大胆设计；或者说，例如，不在于是否去聆听吉兰岛上自然的声音，[3] 它使我想到精神世界的声音；也不在于迁徙的飞鸟[4]的离去是否使我想起了人类心中更为深刻的渴望。

【457】2. 神学。这似乎是我最为明确地为自己选择的，[5] 然而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的问题。在基督教本身之中存在的各种矛盾是那么尖锐，以至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无论如何都妨碍了一种毫无

---

① 舒夫（Joakim Frederik Schouw，1789 - 1852）在其 Grundtræk til en almindelige Plantegeographie（Copenhagen：1822）中为各个植物地理区域命了名。

② 霍尔内曼（Jens Wilken Hornemann，1770 - 1841）在其 Forsφg til en danske oeconomiske Plantelaere（Copenhagen：1796）里描述了丹麦、荷尔斯顿、挪威、冰岛、格陵兰岛上的所有植物，并讨论了它们在这些地区的分布。

③ 参见《片断》，《文集》卷 7，页 108；G. Heinrich v. Schubert，Die Symbolik des Traumes，Bamberg：1821，页 38。

④ 参见《书信》，第 262 封信，《文集》卷 25。

⑤ 基尔克果那时是四年制的大学生，偏爱神学。五年之后，他修完了哲学博士课程（虽然该学位当时在那个学院被称为“硕士”）。

障碍的观点。如你所知，可以说，我是按正统观念长大的。然而，从我开始自我反思之时起，那个庞然大物就开始摇摇欲坠了。我有意把它叫做庞然大物，因为从整体上看，它确实相当坚固，在过去的很多个世纪中，各个组成部分那么恰当地融合在了一起，以至很难与它们妥协。现在我可能会同意它们的某些特定观点，但它们接着就会被认为像人们经常发现长在岩石裂隙中的树苗一样。在另一方面，我也可能会在很多特定观点中发现各种自相矛盾之处，但我仍然必须让主要基础在一段时间内受到 in dubito(【译按】拉丁语“怀疑”)。“这一点”一旦有变化，整体当然就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性质，因此，我的注意力被引向了另一种现象：理性主义，大体上，它雕刻出了一个相当可怜的雕像。在理性主义中，确实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只要理性始终追寻自己的目标——在表示对上帝与尘世之关系的解释方面——最终又会在与上帝最深刻和最具精神性的关系中发现人。在这个方面，理性主义从自己的观点来审视基督教，认为它在很多世纪里都满足了人类最深刻的需求。然而，它实际上已不再是理性主义，因为基督教赋予了理性主义以真实的色彩。因此，它完全占据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除了“诺亚方舟”［Noah's Ark］（采用海伯格教授[1]在另一个场合使用过的一种表达法）之外，尚未构成一个体系，干净的和不干净的动物在其中都肩并肩地躺在一起。这给人留下的印象，大致就像过去我们的“市民志愿队”与“皇家波茨坦卫队”肩并肩在一起时一样。因此，它实质上试图使自己同基督教结盟，以基督教的《圣经》作为其论点的基础，在提出每个论点之前都会派遣一个绝对渗透不了那个论点的援引《圣经》的军团。理性主义者的行为就像冈比西斯国王（Camby-

① 参见“Om Naturhistoriens Studium i Danmark”，Kjϕbenhavens fiyvende Post，143，1830年11月29日，页578；Prosaiske Skrifter，Ⅰ－Ⅺ，Copenhagen：1861－1862)，卷10，页478。

ses）一样，[1] 冈比西斯在与埃及人作战时把献祭的鸡【458】和猫调遣到部队的前面，但他们也像罗马的执政官那样把他们拒绝吃的献祭的鸡扔到船外。[2] 谬误在于，当它们与《圣经》相符时，他们就把它当作基础，反之则不这么做。因此，他们互相都采取了排他的观点。

Nonnulla desunt [失去的某种东西][3]

就微不足道的不安而言，我只会说：我现在正在学习，准备我的神学资格考试，一个对我来说毫无趣味的职业，因此它不会以最大的效率进行下去。我始终都更偏爱自由，因此，也许有点偏爱那种不明确的学习课程，而不喜欢在预先安排好的饭桌上提供的东西，人们事先知道要见到哪些客人，以及一个星期的每一天要吃什么。然而，这是一种必要性，人们在不具备资格时几乎不被允许到学术上的公共食堂去。按我现在的心态，我也认为这么做对我很有用，此外，我也明白，这样我就能使上帝非常高兴（因为他认为迦南（Canaan）[4] 的真正领地超出了神学资格的考试，但与此同时，如摩西（Moses）曾做过的那样爬上塔博尔山

---

① Polyænus 在《战略学》（*Strategemata*），卷 7、页 9 里叙述了一则佚事，在围攻培琉喜阿姆（Pelusium）期间，冈比西斯国王的军队在埃及赶着献祭的动物走在队伍前面，以便挡住被围困的人射来的箭。参见《焦虑》，《文集》卷 8，页 40。

② Claudius Pulcher 在德雷帕努姆（Drepanum）附近的海战（公元前 249）之前。参见西塞罗《论诸神的本质》（*On the Nature of the Gods*），前揭，页 129。

③ 本节文本的依据是 Efterladte Papirer，Ⅰ－Ⅷ，ed. Hans Peter Barfod and Hermann Gottsched，Copenhagen：1869－1881，卷 1，页 43，其中的拉丁文短语为每节的标题，不在编辑加的括号之内。

④ 参见《旧约·申命记》34：1－4，提到的是尼波山（Mt. Nebo），而不是塔博尔山，也可参见《旧约·民数记》14：20－25。

(Mount Tabor)，并转述说我是绝对到达不了的——可是，我确实希望他的预言这次不会实现)，因而我想，我必须开始工作。十分幸运的是，你一定在巴西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研究领域，在那里每走一步都会出现新的对象，学术界其他人的舆论不可能扰乱你的宁静。对我来说，神学的学术界似乎就像斯特兰德维热（Strandvej）路[①]一样，在那个季节里的星期天下午，每个人都沿着它到都雷文（Dyrehven）的贝肯（Bakken）去：他们相互追逐着奔跑而过，尖叫，大喊，放声大笑，相互打趣，骑马狂奔，倒下来，再跑过去。最后，他们到达贝肯时满身尘土，气喘吁吁——是的，他们互相望着——然后回家。

就你所关心的回归而言，我的催促可能很孩子气，幼稚得就像阿喀琉斯（Achilles）的母亲[②]一样，她试图把他隐藏起来，以使他能避免迅速而【459】光荣地死去。——你自己多保重！

——《论文》卷 1 - A72，1835 年 6 月 1 日；《书信》，第 3 封信，《文集》卷 25。

悲剧同喜剧的近似（一项特别要归因于霍尔堡对运用喜剧的意见——例如，他的 Jeppe paa Bjerget，Erasmus Montanus，den Stundesløse 等）似乎也说明了这一事实：一个人“可能乐极生悲”。

1835 年 1 月 19 日

---

① 从哥本哈根一直向北延伸的海岸道路，它一直通往都雷哈文的贝肯（都雷豪根［Dyrehaugen］或都雷哈维斯贝肯［Dyrehavsbakken］）公共游乐场，有大片森林和很多鹿（因此叫鹿园）。

② 女神忒提斯（Tethys）在特洛伊战争中将阿喀琉斯打扮成女人，徒劳地力图阻止对他死亡的预言的实现。参见尼奇《新神话词典》，前揭，卷 1，页 18 - 19（忒提斯）。

另一方面，喜剧与悲剧那么接近，例如，在歌德的《埃格蒙特》第五幕第一场里，以至我们有可能讥笑荷兰人。

——《日记与论文》卷 4，页 4823（《论文》卷 1 – A34），1835 年，无日期

如果歌德没有继续写《浮士德》的话，那么我会非常高兴，我会因此把这叫做奇迹；可是在这方面，人类的意志薄弱战胜了他。需要某种力量来发现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在其斗争中变得更糟，在这种情况下，绝望战胜了他的怀疑；然而，正是这一点使浮士德变得伟大，那就是说，正是他的变革使他陷入了普通的日常生活之中。他的死是作品的最终和解，我们完全可以坐下来为他的死而哭泣，但决不会想到在他死去时撩起使我们看不见的帘布。

——《日记与论文》卷 2，页 1178（《论文》卷 1 – A104），1835 年 11 月 1 日

有趣的是，浮士德（也许，我把他放在第三阶段更为合适，因为较为协调）既体现了唐璜，又体现了那“漂泊的犹太人”（绝望）。——

一定也不要忘记，必须抒情诗般地（因此要用音乐）来解释唐璜，史诗般地解释漂泊的犹太人，戏剧般地解释浮士德。

——《日记与论文》卷 1，页 1179（《论文》卷 1 – C58），1835 年 12 月

在我注意到的时候，我的头脑就开始捣蛋。——诗人应当具有在瓦尔哈拉（Valhalla）期望于北欧人的那些东西——一头始终都能割下一块肉来的猪，而它始终都能把自己保存下来。

【460】把一颗子弹射进头部：三、二、一，现在故事结束了；八、九、十，现在另一个故事可以开始了。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140（《论文》卷 1 – A156），1836 年，无日期

我现在刚离开一个聚会来到这里，我是那聚会上的支柱；我妙语连珠；每个人都开怀大笑，都钦佩我——可是我却离开了，是的，破折号应该像地球运行轨道的半径那么长——想要射杀自己。

——《日记与论文》卷5，页5141（《论文》卷1-A161），1836年，无日期

真活该，我可以从一切事物转移开，却“无法从我自己身上”转移开，当我入睡时，我甚至也无法忘却我自己。

——《日记与论文》卷5，页5142（《论文》卷1-A162），1836年，无日期

一种奇怪的担忧——每次都在我酩酊大醉醒来时的清晨，[担忧的东西]终于到来了。

——《日记与论文》卷5，页5146（《论文》卷1-A179），1836年，无日期

有人发疯了，因为他不断意识到地球在绕行。

——《日记与论文》卷5，页5147（《论文》卷1-A182），1836年，无日期

歌德对浮士德的处理不是确实缺乏对知识的热情，而那种热情必须被看成是浮士德的特征吗？——我在另一个场合所表达的意见无疑是对的——即浮士德体现了唐璜；然而，他的爱情生活和他的敏感决不可能与唐璜相同。就浮士德而言，后者早已成了不坦率的，他让自己陷入了其中，受到绝

望的驱使。

——《日记与论文》卷2，页1180（《论文》卷1－A227），
1836年8月25日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浮士德等，这意味着什么，在哪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不，在世界的发展过程中只有“一个”浮士德，只有“一个”唐璜，在世界的发展过程中，对个体来说正如对个别国家来说一样，【461】各自当然只有一个。确切地说，由于这个原因，例如，浮士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是新时期的解释——请注意，那并不是浮士德的概念，而是这个时代的一种理念。

——《日记与论文》卷1，页1181（《论文》卷1－A292），
1836年，无日期

在这个时刻，最大的恐惧就是整个欧洲似乎都在走向彻底破产，而人们却忘记了更大得多的危险，表面上是等待在门口的理智与精神意义上不可避免的破产，一种语言上的混乱，[①] 危险远远超过了那种（典型的）巴比伦式（Babylonian）的混乱，超过了由中世纪巴比伦式的企图所产生的辩证法和民族语言的混乱——即语言本身和混乱，一种叛变，最为危险的是，词语本身的混乱，它们挣脱了人类的控制，可以说，绝望并相互冲突，由于这种混乱，人们就像在摸彩票的袋子里抓取一样，用最方便的词语来表达自己大概的想法。[②] 那些伟大的个体力图臆造新的概念，力图使它们得以流传，这些都是徒劳——毫无意义。它们只使用了一会儿，使用的人也不多，它们只会有助于使混乱更加严重，

① 参见《附言》，《文集》卷12。

② 人们根据各种观念的联系来说话（Selbst-sucht 这个词的意思是“寻找自我”）。——原注

因为一种观念似乎要成为那个时代的固定观念：要超越一个时代的优势。如果过去可能被指责为在为已经拥有的东西而欢欣中的某种消极的自满，那么对现在的时代进行同样的指责确实就是一个耻辱（过去是小步舞，现在则是快步舞）。在奇怪的错觉之中，那个人不停地大叫道他超过了另一个人，正像哥本哈根人一样，带着镇静的面容，外出到都雷豪根去，① "为了看看和观察"，却没有记住他们本身已成了他人的对象，那些人出来也只是为了看看和观察。因此，不断有一个人超过另一个人的跳背游戏②——"以概念内在的否定性为基础"，正像我最近听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说过的那样，【462】当时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做了一个跳跃的助跑准备动作。——当我看见某人精神饱满沿街走着时，我肯定他会高兴得向我喊道："我走得更远"，——但不幸的是，我没有听说谁已被超过了（实际上发生过这种事），我将为那些姓名留下空白处，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填上合适的姓名。③ 年老的批评家总要在自己衰老的过程中寻找一位老作家作为楷模，以便非难后来的作家，如果他们因此受到指责的话，那么以此来指责当代作家也是错误的，因为现在的批评家开始写评论时，很难剩下一个作家来提供理想的范本，与此相反，那些本该促进评论家事业的出版商却惊讶地发现了对还没有写成的评论的反批评。④ 大多数体系和观点也属于昨天，得出结论就像坠入情网一样非常容易，也像小说里所说的：要见她和要爱她是同义的⑤——哲学通过奇怪的事件获得了从笛卡儿（Descartes）到黑格尔的一根长长的历史

---

① 参见【458】注16，即本书页498注①。

② 参见《片段》第6页，《文集》卷7。

③ 像有些人一样，他们怀着本能的热情把书写的纸抹平，因而也有一些人，在听见一个名字时会马上走上前去。——原注

④ 参见《论文》卷1-A329。——原注

⑤ 参见《论文》卷1-A330。——原注

尾巴，不过，这根尾巴与曾经使用过的尾巴相比非常瘦弱，根据自然科学家们的观点，它开始于创世之初，也许堪与人类的尾巴相比。然而，人们发现后来时代的每部哲学著作必然都要以这样的句子开头："曾经有个名叫笛卡儿的人"，[1] 这时，人们就有可能把它同修道士著名的实践活动加以比较。[2] 但现在，如果只有几个有天赋的人或多或少能够拯救自己的话，那么看来更加危险得多的就是那些必须依靠他人生存的人们。他们必须抓住冲向他们的那些游荡着的术语，结果就是他们的表达方式变得十分混杂（一种 Blumenlese［选集］），就像外国人在法国也许会说出某种有双重含义的话一样，他们在整本书里经常会【463】从头到尾说同一件事情，可是，不同的体系有不同的表达法。结果，出现了一种现象，[3] 非常类似于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使彼此信服的著名论争，因为人们可能非常容易因词语含义的模糊和不明确而使彼此信服。但是，在这种野蛮搜寻各种观念方面，依然很有趣的是去观察那种善于措辞的时刻，那些新体系之一在那时达到了顶点。[4] 现在，一切都被调动了起来，这主要还涉及到使那体系变得流行起来——per systema influxus physici，[5] 它控制了所有的人。康德（Kant）在自己时代所受到的待遇那么著名，因此，我只需要提及那些无限多的词典、总结、通俗表演和对每个人的解释等

---

① 参见 Hans Lassen Martensen 评论海伯格的文章"Indledningsforedrag til den i November 1834 begyndte logiske Cursus paa denn Kongelige Militaire Høiskole"，Maanedsskrift for Litteratur，XVI，1836，页 515－528，尤其是页 517。

② 开创对创造性进行任何历史讨论的实践活动。

③ 这一点，加上厚脸皮的丹麦人的坦率，使争论变得同样毫无用处和令人作呕。——原注

④ 结果大概将是：哲学要被拍卖；看来此刻真的还没有任何买家。——原注

⑤ 所提到的是一种认识论的观点，它通过身体与心灵的相互作用来解释事物与概念的一致性。

等。黑格尔后来的遭遇又如何？在所有现代哲学家之中，黑格尔由于其严格的形式，最有可能博得沉默。还没有以最为荒谬可笑的方式提出逻辑上的三位一体吗？因此，并不使我感到震惊的是，我的制鞋匠已经发现了它也适合于靴子的发展，如他所说，因为辩证法始终都是生活的第一个阶段，甚至在这方面也得到了表现，无论这在其刺耳声中看起来是多么没有意义，但肯定逃不过心理学家的某些更为深刻的研究的关注。不过，统一体的出现只是后来的事，在这个方面，“他的”鞋子远远超过了其他一切鞋子，它们在辩证法中经常都分裂了，这种统一体在卡尔十二世（Carl XⅡ）在其著名的出游中所穿的那双靴子里达到了最高的层次，因为他作为一个正统的制鞋匠是从这一命题出发的：直接性（没有穿鞋的双脚——没有脚的一双鞋）是一种纯粹的抽象，所以他把它［辩证法］当成发展的第一个阶段。① 现在来看看我们那些现代的政治家们！他们通过名副其实地接受黑格尔，作出了一仆二主的引人注目的榜样，他们在这方面的革命性努力与一种生活观相配合，【464】那种观点又是对它的补救，是对幻想鼓舞人心的部分的绝好补救，以致这种幻想对鼓励他们那异想天开的努力来说是必要的。如果人们回想起“直接性或自发的统一体”这些词语只有出现在科学的学术论文里才是必要的，就像浅黑皮肤或金发碧眼的女人住在一切都安排得有条理和富有浪漫气息的家里一样，那么这种现象的真实性就肯定不容否认。在幸福的时刻，

① 前面几行略微触及到了黑格尔关于在逻辑和时间中运动与形成的概念。1714 年，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做了他那著名的出游，用了 16 天时间从土耳其骑马到波兰要塞斯特拉尔森（Stralsund），平均 1 天走 75 英里。当他到达时，他的靴子已经要被撕断了。参见 karl Friedrich Becker, Verdenshistorie, Ⅰ－XⅡ, Copenhagen：1822－1829，卷 9，页 78－79。对制靴匠来说，直接性就是一种抽象：“没有脚的靴子。”靴与合适的脚彼此的辩证运动是由新鞋发出的声音来表达的。当靴子没有发出吱吱声、非常适合于脚时，就达到了统一，能把靴子与脚分开只有当它们属于卡尔十二世国王的情形之时。

每个人都得到了一部圣经，不过，其中有一本几乎总是非常简洁，有时几乎看不见，很遗憾，那就是——《使徒行传》。人们多么好奇地注意到，眼下这个时代的社会努力取得了巨大胜利，却为中世纪的僧侣和修女感到羞愧，与此同时，又把我们自己局限于自己的本土，在这方面形成了一个团体，① 它似乎要拥抱几乎整个王国，其中的一个演说家开始这样说：亲爱的兄弟姐妹们。看见“他们”指责中世纪的耶稣会教义是多么奇怪，因为正是自由主义的发展，正如每一种片面的热情那样，才导致并且一定会导致这种情形。还有基督教——它又受到了怎样的待遇？我完全赞同你不同意说基督教的每个概念都变得非常具有发散性，完全融入了一大团迷雾之中，以致它们完全不可辨认。对信仰、道成肉身、传统、灵感这些概念来说，它们在基督教领域里指涉的是一个特定的历史事实，哲学家们有选择地赋予它们截然不同的普通含义，信仰②由此变成了直接的意识，它在实质上只不过是内心生活的 vitale Fluidum，它的氛围和传统已经成了对世界的某种体验的内容，同时，灵感成了只不过是上帝把生命和灵魂吹入人身上的结果，道成肉身也只不过是在这个或某些个体身上存在的这种或那种观念。——我还没有提到那个概念，即它不仅发散了，像其他东西那样，而且也被亵渎了：救赎的概念，新闻界怀着某种偏心特别接受了这个概念，现在已用于每个人，从最伟大的自由英雄，到面包师和屠夫，他们靠比别人便宜一分钱出售自己的货物而【465】赎回了自己在那个城市的居住区。那么，对此该怎么办？无疑，最好是能让报时的钟琴安静一会儿，但既然不大可

① Selskabet for Trykkefrihedens rette Brug（正确利用言论自由团体），成立于 1835 年。参见 1835 年 5 月 2 日 Kjфbenhavnsposten，105；Dansk Folkeblad，Ⅰ，1835，页 1。

② 参见《恐惧与颤栗》，《文集》卷 6，页 69。

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至少可加入到我们的金融家①之中，对他们大声叫道：储蓄，这沉重而横扫一切的经济。当然，出价高于某人的前辈可能毫无帮助，结果反而是小说家们愤慨地认为，小说中的一个女孩儿满面通红并不表示她是一个正派女孩儿，发誓说自己小说中的每个女孩儿都应该脸红一直到脖子上——结果并不是他有这样的企图，我们倒是希望想起一种令人更愉快的现象：从诅咒转向简单陈述。——我们也希望出现强壮的人，他们将恢复词语丧失了的力量和意义，正如路德（Luther）为他的时代恢复了信仰的概念一样。一切事物中都存在着作为时代特征的发明的踪迹：速度的压力，乃至好奇地反思处于其中的时代，结果，那个时代不断地以反思来限制自己的表达，实际上从来就无法说出什么来。这种奇怪的冗长啰嗦也在节省时间和谈话中挤出了一些精辟的格言，并以其身份允许出现某种占用我们吃饭时间的演说家式的闲聊。只有在采用了这种节约方式时，加上使语言的回头浪子复位时，才可能希望有更好的时光。再次回想起你的书信②时，我在这里又想到了，格伦特维在试图使教会语言变得富有生气和提出自己有关“生活语言”③ 的理论时，确实有其价值，尽管我还是无法忽略提醒你，正如我们使用“涂鸦”这个词语去表明拙劣的书写那样，我们也具有一种特别好的表达方式去表明糊涂的言说的特点:“空话连篇”——这确实比书写更加有效。尽管格伦特维牧师声称书面文字毫无力量

① 参见1836年3月9日 Kjφbenhavnsposten，页69；3月25日，页88；3月28日，页92；3月29日，页94；11月9日，页316；尤其是12月3日，页340。

② 虚构的通信中的虚构地址。参见【453】注1，即本书页491注①。

③ 参见格伦特维 Christlige Prœdikener eller Sφndags Bog，前揭，卷3，页26，尤其是页584和592 -595。见《附言》，《文集》卷12。

和毫无生气，尽管法庭的判决①凭借一种对命运的奇怪嘲讽证实了他的理论：他的（书面）文字毫无生气，毫无力量，但我不这样认为——我依然【466】（不）相信我敢于坚持那观点。

——《日记与论文》卷5，页5181（《论文》卷1-A328），1836-1837年，无日期

《论文》卷1-A328，139附注：

由于这种毫无价值，这一代人并没有得到多少实在的内容；尽管竭尽了全力，却成了一种 Schattenspiel an der［在墙上闪动的幽灵］，因此，成了一个神话，不错，甚至评论，正如格雷斯（Görres）正确地注意到的那样（参见 Die christliche Mystik,② 卷1，序言，页7下半部分——应该援引这个段落）。③ ——最终，剧场变成了真实性和真实性的喜剧。

——《日记与论文》卷5，页5182（《论文》卷1-A329），1836-1837年，无日期

---

① 1826年10月30日。参见 Kjendelse og Dom i Sagen Dr. Professor H. Clausen contra forhenværende residerende Capellan N. F. S. Grundtvig，ed. Jens Diderik Roed，Copenhagen：1826，页21-22。克劳森没有回应格伦特维在 Kirkens Gjenmæle（1825）中的批评，而在法庭上提出了伤害案的起诉。格伦特维输了，被罚了一小笔罚金和终身审查（1837年解除）。

② Jakob Joseph von Görres，Die christliche Mystik，Ⅰ-Ⅳ，Regensburg，Landshut：1836-1842），卷1，页7："由于他（拿破仑［Napoleon］）消失了，复辟经历了令人厌烦的各种寓言故事，'中庸'释放出了它那夸张的暗喻，一切都再次变成了浪漫的疯狂，年轻的德意志陷入了沼泽之中，年轻的瑞士、年轻的意大利、年轻的法国、年轻的西班牙和英国，用芦杆做成口哨，以各种音调聒噪、咕咕呜呜地叫着：显然，那不过是等待着赫拉克勒斯用吼声把它们赶跑的斯泰姆法利克（stymphalic）鸟。因此，现在的一切都变成了神话。最终，就连批评也无法抵御那神话化的原则；它成了世界这个巨人鼻子上的一只苍蝇，挥舞着翅膀和脚打扫清洁，为了进一步打扫清洁又撒了一泡尿。"

③ 参见【453】注1，即本书页491注①。

《论文》卷1－A328，139附注：

因此，自杀是懦弱胆怯这种传言，对大多数男人来说只不过是跳上了一个舞台而已——那些精明而且傲慢的家伙从来就不懂得那需要勇气！只有有勇气自杀的人才可能说，那样做是懦弱胆怯。①

——《日记与论文》卷5，页5183（《论文》卷1－A330），1836－1837年，无日期

从我上次给你写信以来我都很悲痛。② 你从我被迫使用的黑色封腊上就会注意到这一点——虽然我通常都很讨厌这种外在的表征——因为在这个悲剧性的家庭里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不错，我哥哥③死了，但很奇怪的是，我实际上并不为“他”而悲痛，我对几年前死去的哥哥④的悲痛要大得多。总的来说，我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悲痛不是短暂的而是与日俱增，我敢肯定，在我年老之时，我将渐渐恰当地想到那些死者，⑤ 不会——正如人们用安慰的措辞所说的——因为想到要在那边见到他们而高兴，而会恰当地感到我已失去了他们。就我哥哥而言，我的悲痛肯定要花很长时间才会过去。——最初，我发现有那么多荒谬可笑的情景使人不可能不发笑。例如今天，我［哥哥的］内弟，【467】那个

① 进一步表明了化名浮士德式的作者的怀疑论者的特征，甚至到了极端怀疑的地步（自杀）。参见【453】注①，即本书页491注①。

② 虚构的浮士德式信件的收信人。参见【453】注1，即本书页494注①。

③ 基尔克果有一个哥哥，叫Niels Andeas Kierkegaard（生于1809年4月30日），1833年9月21日，在他移居美国两年后，死于新泽西的帕特森(Paterson)。

④ 基尔克果还有一个哥哥，名叫SΦren Michael Kierkegaard（生于1807年3月23日），1819年9月14日，他在学校玩耍时因意外事故而死。

⑤ 参见《爱之作品》，《文集》卷16。

商务代理——我以前说到过他，某一天我将更详细地描述他——去安慰他姐姐。他用虚弱、带着奇怪摩擦声的声音，一种极为戏仿绅士的味道叫道，试图表示他的出现：Ja! Was ist der Mensch [哟！人到底是什么东西]？一支单簧管，我答道；于是，他立刻放弃了自己的角色，试图向我解释，正统的绅士没有那种像熊一样的声音，而是一种洪亮悦耳的声音。他一直都站在镜子面前抚弄头发，要么拔掉偶尔变得灰白的头发，要么他就想起了头发的本色——红色——为此，在他的梳妆台上有一种特殊的工具，一把镊子——我确实相信，真的可以说他头上的头发就像福音书上说到的所有那些头发，即它们是可数的。[①] 那位丧葬承办人接着询问他们是否还要上一些火腿、意大利香肠或荷兰奶酪，并提出会把一切都安排好：我那位商务代理内弟谢绝了，解释说最好让他那位心都碎了的姐姐想一些事情，那样会忘却空虚和寂静，它们由于她那已经“死去的丈夫”而笼罩着她。（可怕的是，人们怎么很快就学会了“像那样”说话，那就是说，死去的丈夫再也不需要我了，接着的自然就是我也不需要他了。我总是注意到了人们开始说“我死去的丈夫，我死去的妻子”时有多么迅速，相似地，女人责骂得越快，就越不稳重。想一想孩子们最初怎样回答“孩子要什么”这样的问题——对每个知识很少的孩子提出这样的问题都是对他们的惩罚——回答是“爸爸”，孩子们最初、也是最天真的时期就带着这种忧郁的观察开始了——然而，人们却否认遗传下来的原罪！）[②]

实际上，由于这是令人伤感的时期，所以他劝她搬到另一个地方去，越快越好，以“避免那些悲伤的记忆”。真的是这样：“避免那些悲伤的记忆。”这很适合报纸上的看法：“人们失去了一切”——并非如此，因为对人们失去了的一切的记忆【468】

①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10：30；《新约·路加福音》12：7。

② 参见【19】。

是很宝贵的，令人愉快的，因为他毕竟决不可能比过去生活得更愉快。① 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即在这样的场合，大多数人所失去的就是记忆。——我将度过这意外的几天。接着，葬礼的日子到了。早已准备好的大量奶酪、香肠和火腿摆上了，也不乏各种酒水和糕点。——看不到任何人在吃东西——哎呀，多么巨大的悲伤啊！这里有书本上“关于良好行为”② 的规则——没有人当着邻居的面开始吃东西——逐字逐句地执行。上帝拯救我们，要是每顿饭都逐字逐句地执行该怎么办！过去，思想的自然联想引导人们在这种场合回想起那真正的名言：如果没有啤酒［Φl］和食物，英雄就什么都不是，因此有了一种葬礼宴席［Gravφl］，而现在，这已经成了一种掘墓人的宴席［Graverφl］，因为葬礼总监、抬棺人和掘墓人等都成了替我们全体吃饭的人。在这种场合，我始终养成了一种可怕的食欲，尽管要考虑到良好的举止，但我还是第一个开始吃起来——然而却没有任何人仿效我的榜样。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184（《论文》卷 1 - A331），
1836 - 1837 年，无日期

在婚礼③那天，她弟弟的信到了；他成了巴西军队的一名上尉。信交给了她，由于大家都渴望知道他的情况，我便大声读了起来：

“亲爱的姐姐！我不会说到他对你意味着什么；你自

① 参见【32】。

② 参见 G. J. Wenzel, Manden af verden eller Grundsœtninger og Regler for Afstand, Tœkke, fiin Levensmaade og sand Hφflighed, tr. Niels Thoroup Bruun, Copenhagen：1818，页 98。

③ 拖延了很久的发自巴西的那封信，在寡妇再婚的那天到达了。参见前文注释有关浮士德式的书信。

已非常明白。我只想说，虽然我在这里每天都会看见100个人死去，但我却真正感到了死亡是一种普遍的命运，但我也只有一个内兄，正如你无疑也感到了他是你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爱情。

你的弟弟，$\frac{+}{1}$

附言：

请原谅回信写得很短；你无疑还必须忍受那些冗长乏味的谈话，我刚接到作战命令，必须马上出发。多多保重，记住【469】北极星处在明显的高度时很短暂，感谢上帝，它持续了那么久；正如在明显的高度一样，真理的商也是如此。①

你的____”

——《日记与论文》卷5，页5185（《论文》卷1－A332），1836－1837年，无日期

12月2日②

我再也不同这个世界交谈了，③ 我将尽力忘却我曾经做过的。我在书上读到过有个人，在床上躺了50年，④ 从来不跟任何人说

① 北极星与真正极点的关系有所移动。在这里，那弟弟说生活从快乐到别离的痛苦的变化，表现了一种真诚、不可改变的爱，正如可见的北极星的位移表现了它同真正极点的关系一样。这个隐喻体现在了算术符号的象征之中。

② 本节的手稿已经遗失。Hans Peter Barfod（尤其是卷1、页18－20）给出的日期是12月2日，没有年份，并把它与1833年的条目放在一起。《论文》的编者却把它放在1836－1837年期间。在Barfod对日记和论文分类时，把本节称为一封信的草稿。从语气和一些细节来看，它很像是《或此或彼》第一部页19－43中的“Diapsalmata”，都属于《论文》卷1－A328，是基尔克果计划中的浮士德式的怀疑论者的化名作品的一个实际部分。参见前文注释。

③ 参见【33】。

④ 参见【26】，【28】。

话，就像与O——争吵之后的谷德伦女皇（Queen Gudrun）[①] 那样，我也要在与这个世界争吵之后去睡觉。或者说，我将跑到一个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懂得我的语言的地方去，或者说我这个他者，在那里像个豪泽（Caspar Hauser）第二[②]那样，可以站在纽伦堡（Nürnberg）大街的中间，却真的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麻烦在于，一旦某人想到了什么事情，他自己就变成了那种样子。有一天，我曾告诉了你[③]一个有关浮士德的想法，可是现在我觉得，我所描述的"就是我自己"；在我想到它之前，我几乎就没有读到过或想到过一种疾病。

我每次想说什么的时候，同时就有别人在说。那就像我是个双重思想家，我的另一个"我"不断地抢在我之前，或者在我站着说话时，每个人都相信那是别人，因而我也许有理由提出书商佐尔丁（Soldin）[④] 向他妻子提出的那个问题：丽贝卡，是我在说话吗？——我要逃避这个世界，不是去修道院——我还很有活力——而是为了寻找我自己（其他每个胡言乱语的人都说同样的话），为了忘却自己，但不是在那蜿蜒穿过青青幽谷的潺潺的小溪旁。——我不知道这是否是某个诗人的诗句，可是我却希望某个感伤的诗人将受无情嘲讽的刺激而去写诗，但要是这样的话，他自己就总是在读别的什么东西。或者说，回声——是的，"回

① 参见 Carl ChristianRafn, Nordiske Kœmpehistorier, Ⅰ - Ⅲ, Copenhagen: 1823), 卷1, 页96-99。

② 1828年，一个神秘的德国青年出现在纽伦堡，他既不知道自己的过去，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参见 Kjϕbenhavns flyvende Post, 1828年8月15, 18日, 第65, 66, 70, 71, 73期, 9月, 第1, 5, 12期, 页269-272, 273-276, 292, 295-296, 304。

③ 参见【465】注28，即本书页506注②。

④ 参见《焦虑》,《文集》卷8, 页51;《附言》,《文集》卷12。

声",[1] 你这嘲讽大师，是你亲自戏仿了世界上最玄妙、最深奥的东西，这个词语，创造了世界，虽然你只创造了轮廓，不是全体——是的，回声，报复所有那些感伤的废话，它们隐藏在森林【470】和旷野，隐藏在教堂和剧院，你偶尔为了我而逃离"那里"并淹没一切。我没有听见森林里的树木讲述古老的传说和这类事情——没有，它们悄悄告诉了"我"自己长期经历的所有东西和废话，以上帝的名义恳求"我"把它们砍倒，把它们从那些自然崇拜者的胡言乱语中解放出来。——假如所有那些糊涂的脑袋都长在一个脖子上，就像卡利古拉[2]那样，那么我就懂得自己必须做什么。我发现你开始担心我将上断头台。不会，好好注意，那些糊涂脑袋（我是指那些拥抱他们全体的人）肯定想把我送上断头台，可是你忘了，这样的愿望在世界上毫无实际的害处。不错，回声——我曾听说你惩罚了一个崇拜自然的人，那时他大叫道：倾听一下那昏头昏脑的夜莺在月光下唱起了它那凄凉的长笛一般的音调——而你却回答道：-oon-loon-lunatic[3]（复仇，是的，报仇）——"你"就是那个人![4]

不，我不会离开这个世界——我要进疯人院，[5] 我要看看疯狂的深奥之处是否能为我解开生活之谜。愚蠢，我为什么没有在很早以前就这样做，为什么我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才懂得印地安人尊敬疯子、为他们让路的真正含义。是的，进疯人院去——你不

---

① 参见【33】。

② 参见前文页424（那里引用了卡利古拉说的话）；《或此或彼》第二部，《文集》卷4，页99，187。

③ 丹麦语 Nattergal［夜莺］的后缀 gal（e）意为"唱歌"，（因此意为夜晚的歌手），但 gal 同时也有"疯狂，精神错乱"的含意（因此英文的"gale"意为猛烈的或"狂暴"的风）。这里的双关语变成了"月亮"与"疯子"之间的关系，是翻译中最为贴切的。

④ 参见《旧约·撒母耳记下》11－12；《为了自我检验》，《文集》卷21。

⑤ 参见【21】。

相信我将在那里了此一生吗?

——然而，有幸的是，语言有一部分是用来表达闲聊和胡言乱语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就会发疯，因为它所证明的，无非就是人们所说的一切都是废话。有幸的是，语言装备得那么齐全，因为人们现在仍然可以希望有时会听到理性的话语。

当主角把自己的整个一生都献给了一种观念时，那就叫做悲剧——傻话!(于是，我赞赏那些为了天职的基督徒，他们在殉教者殉教那天诞生，因为他们以这种方式把人们通常用于诞生的节日概念联系了起来。)——不，一个误解!相反，当一个孩子降生时,[1] 我很悲伤，希望他至少不要活到行坚信礼之时!当我看见或读到《蒙塔努斯》[2] 时，我流泪了;他是正确的，向“大众”屈服了。[3] 不错，那很麻烦。当每个行了坚信礼的饕餮被赋予【471】选举权时，当大多数人都决定了那事之时——那不是向大众、向笨蛋屈服吗?——是的，那些巨人们，他们也没有向大众屈服吗?然而——这是剩下的唯一安慰!——然而，他们偶尔也要恐吓霍屯督族人(Hottentots)，那些人气喘吁吁地小跑着赶上他们，为热情的渴望留下出路——不是要抱怨——不，一切哀悼都已被谢绝——却要恐吓。

我要——不，我根本就不要什么。[4] 阿门!

当人们在二十点钟或二十点以后遇见一个念头，它活生生地从一个人的脑袋里蹦出来——真理还剩下了多少呢?人们充其量能用那句老话来回答:“可是，它尝起来至少像是家禽”,

---

① 参见【26】,【40】。

② 霍尔堡的一部剧本 Den Danske Skue-Plads，前揭，页 119 - 178。

③ 参见《日记与论文》卷 3,“数字”,“人群”,“大众”,“公众”。

④ 参见【20】。

那个干瘪的老太婆说道，她已经用一只乌鸦栖息过的树枝做了一碗汤。

——《日记与论文》卷5，页5186（《论文》卷1-A333），1836-1837年，无日期

这是我们全都必须走的路——经过“叹息桥”进入永恒。

——《日记与论文》卷1，页28（《论文》卷1-A334），1836-1837年，无日期

正是那些微不足道的烦恼，[①] 才经常扰乱生活。我可以高兴地与暴风雨博斗，直到我的血管快要破裂，可是，风吹进我眼里的一点尘土足以使我恼怒，气得跺脚。

那些小小的烦恼——它们就像苍蝇——正当人们准备干一件了不起的事，一项巨大的任务，对他自己的生活和其他很多人的生活至关重要的事情——这时一只牛虻降落到了他的鼻子上。[②]

——《日记与论文》卷5，页5187（《论文》卷1-A335），1836-1837年，无日期

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正因为它是一个念头，我要把它记下来，又出来一个新念头——抓住它，紧紧抓住它——疯狂——痴呆！

——《日记与论文》卷5，页5188（《论文》卷1-A336），1836-1837年，无日期

---

① 例如，参见前文页26，28；《重复》，《文集》卷6，页173-174；《焦虑》，《文集》卷8，页99。

② 参见【25】。

如果有什么我讨厌的东西的话，就是那些一知半解的人——在我经常参加聚会时，就有意坐在某个老处女身旁与她攀谈，她靠传播家庭新闻谋生，对她滔滔不绝的摆谈，我总是最认真地一概倾听。

——《日记与论文》卷5，页5189（《论文》卷1-A338），1836-1837年，无日期

【472】我宁可与那些老妇人交谈，她们闲聊自己的家庭琐事，其次是那些疯子——最后是那些聪明人。[1]

——《日记与论文》卷5，页5190（《论文》卷1-A339），1836-1837年，无日期

有关哈曼（Hamann）的某事

眼下我们这个时代最有趣的事，就是得到承认的思想成就认为，重要的事是为自己的时代而生活，认为人们以前享有的那种抽象的不朽是一种幻想——现在最有趣的发现还是有某种为了子孙后代[2]而生活，并且被当代人误解了。人们一直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然而，有些人却与世隔绝，与苦行僧西默农（Simeon）[3] 的机敏势均力敌，充其量像驯服的鹅那样拍打着翅膀，被一群目瞪口呆的人称赞，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凝视，却受到了那些市侩的轻蔑，得到了天使们的服务，在另一方面，还有很多人完全生活在目前这个时代，可以说，他们对那个国家来说，非常像

① 参见【19】。

② 参见 Johann Georg Hamann, Hamann's Schriften, Ⅰ-Ⅶ, ed. Friedrich Roth and G. A. Wiener, Berlin, Leipzig: 1821-1843)，卷1，页10。

③ 苦行僧圣西默农（390-459）是第一个苦行僧或高柱禁欲主义者［pillar ascetics］。参见《论文摘要》，《文集》卷1。

击弦古钢琴的铜锤，在最轻微的触碰中摇摆着，不可能留下明确的印记；他们像某些病人，始终都要受每种流行病的侵袭，这个阶层的人数量巨大，以至他们把一种精神口技表演带进了整个社会。人们听见了一种混杂的声音，几乎不知道是自己在说话还是别人在说话，很容易受到引诱地以佐尔丁的口吻说：丽贝卡，是我在说话吗？[1] 以“这种”方式生活于这个时代和死于这个时代，并不特别鼓舞人心，然而，就大多数人而言，剩下东西的并不多，无论好坏，他们都肯定有理由说出这样的格言：与时代保持一致。肯定地说，“这”并不是少数伟人首先表达出来的对生活的这种看法，但悲剧在于，无论一个理性的人何时开口说话，立刻就有成千上万的人迅速准备好了——误解他的意思。啊，那就让上帝去拯救他们吧！如果按军队的方式，他就会一再听见上一代人传下来的口令（有一个上帝曾向亚当耳里传授的口令，要让每代人都把它传给下一代，【473】在末日审判那天，上帝将要求他们说出口令来。）——上帝拯救他们，那一定很可怕！

有那么多的误解，我也希望清楚地表明，每个有恰当感知的人在填充一个历史时期时始终必须以辩论的方式开始，正因为后来的阶段不单纯是前一个阶段的结果。霍尔堡的情况不是这样吗，歌德的情况不是这样吗，康德的情况不是这样吗，以及其他人？不一定是这样吗？不一定是，正如在行进中一样（将要到来的是新的），法庭上的法官要首先让路吗？在这里，又有很多东西要取决于接着辩论出现的新事物出现的速度有多快，它是否真的必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奋斗，或者只是做了某种毫无意义的修改。

——《日记与论文》卷 2，页 1541（《论文》卷 1 - A340），1836 - 1837 年

---

① 参见《焦虑》，《文集》卷 8，页 51；《附言》，《文集》卷 12。

我们人类是多么不幸，赋予我们的持久的事物和实在的快乐是多么可怜！我曾经希望，到这时，通过自己的坚韧不拔要得到“少女们的垂青”——啊，了不起的霍尔堡！多么高兴见到一位爱用华丽词藻的人，就像我随便称呼他先生一样，莱安德（Leander）只用一句话来戏仿他自己——他那实在的快乐——他的——“少女们的垂青”！①

——《日记与论文》卷5，页5191（《论文》卷1-A341），1836-1837年，无日期

没有智性沟通的友谊，对脆弱的人来说无法在智性的氛围中、而只能在动物散发出来的气息中呼吸的庇护所，算是什么？很不幸的是它使自身变得极其令人厌烦，尽管人们试图用一切外在手段来弥补它（为dus干杯②等等）。怎样的一幅讽刺画啊，除了那些直率承认友谊不过是互相保证的人之外！③ 听见那些乏味的关于相互理解和友谊的陈词滥调多么令人作呕！肯定地说，理解是友谊的一部分，但并不是使人不断地意识到别人要说什么。不，对友谊来说必要的是，一个人决不会知道另一个人要说什么；到了这种程度之时，友谊就过去了。可是，那样一种理解【474】导致这些人以为他们也理解每一个人。由此产生了自满，他们带着这种自满说，他们期望有人像他们那样准确地回答问题等等，实情经常都不是这样，其基础在于这样的假设：每个人的交谈都跟自己交谈的一样，枯燥乏味、微不足道和不得要领，它们丝毫没有表现出全部个性特征等等，这使每一次观察都变得很有趣。始终要好好避开这样的人，因为虽然他们有理解力，却总是误解。

---

① 参见霍尔堡，Den honnette Ambition，前揭，卷3，页1；Danske Skue-plads，卷5，无页码标记。

② 参见【295】注34，即本书页325注②。

③ 参见《爱之作品》，《文集》卷16。

对有些人来说很苦恼的是，他们怀疑从这样一个“十二分之一”的人那里听见“他也经历过同样的事”。如果谈话与一个伟人有关，那么他立刻就把一个小人物看得同样伟大；很自然，一切现象都可以从他那十二分之一的眼界中推论出来（一个很好的例子是：Raketten med Stjerner 抱怨说，西伯恩［Sibbern］现在要开始写作了，他觉得这非常让人遗憾，因为就在这同时，托克森［Tϕxen］和朗格［Lange］先生都搁笔了）。[1] 如果交谈与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有关，那么他立刻就要发表意见，因为他也许在某个时候听到过那人的名字。随着岁月的流逝，就其谈话而言，人们一般都有可能变得越来越像手摇风琴，像移动机器（包括他们的表情和动作），有点像船长，他们虽然有机会走那条最令人渴望的美丽大道，却偏爱自己那种标准的跳跃式行走。[2]

——《日记与论文》卷2，页1279（《论文》卷2－A22），1837年，无日期

《论文》卷2－A22边注：

理由是他们自然也会为一系列事件和更加崇高的精神所感动，他们再以戏仿的方式把它们复制出来，正像那些驯服的鹅和鸭子一样，当一只野鹅或野鸭飞过它们头顶时，就拍打翅膀、发出叫声、抖动一会儿。

——《日记与论文》卷2，页1280（《论文》卷2－A23），1837年，无日期

---

① “Med Forlov, i hvilken Skole har Professor Sibbern Lœrt dansk stiil（对不起，西伯恩教授［基尔克果敬重的哲学教授之一］是在什么学校学会写丹麦文的?）”编者和前糕饼制作者 C. F. Reiffenstein, Raketten Stjerner, 第141期，1836年12月10日，页169－174。托克森（J. K. Blok Tϕxen, 1776－1848）是一位语言学家和作家，朗格（Frederik Lange, 1798－1862）是一名教师。

② 参见《诸阶段》，《文集》卷11。

一切真正的爱情都以此为基础，即一个人站在第三方去爱另一个人[1]——例如，从最初的阶段开始就一直如此，他们在其中都站在第三方相互爱恋，这符合基督教的教诲，【475】即兄弟们应当以基督的名义互爱。

——《日记与论文》卷3，页2380（《论文》卷2－A24），1837年，无日期

《论文》卷2－A24边注：

如果完全没有供单一个体所依赖的、通过它来实现精神之交互作用的一种更高的个性，那么在这种爱情中对个性所发生的事情，就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一度发生过的相互争论和说服一样，即这一个变成了另一个，正如天主教徒变成了新教徒、新教徒变成了天主教徒一样。

——《日记与论文》卷3，页2381（《论文》卷2－A25），1837年，无日期

一个命题：伟大的天才们实际上无法读书。虽然他们在读书，但他们自己的发展始终都比他们对作者的理解更重要。

——《日记与论文》卷2，页1288（《论文》卷2－A26），1837年，无日期

那个被认为由浮士德所代表的时代，在实质上不同于早期浮士德，也不同于其他各个时代的浮士德，这一点非常明显，以至只需要向人们提示一下这一事实。可是，如何提示？只要我们看看这个时代，就会发现很多人在希腊的基本要素的意义上都确实

---

① 参见《爱之作品》，《文集》卷16。各种爱情、其根源和表现方式是基尔克果各种作品中经常的主题。《爱之作品》是一卷专门集中讨论这一主题的作品集。

πρακτικοί [适合这样做]，亚里斯多德早已把他们指派到了发展的最低层次之上——忙于耕种土地、抚养孩子等家庭琐事——那就是说，他们作为“习惯了的消费者”，继续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甚至在死后也还要为这世界做某些有用的事情——让尸体腐烂，为土地施肥。在他们身上很难形成某种浮士德式的东西。在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要么回过头去考查消失了的过去，要么就让自己沉浸于考察自然。由于他们忙忙碌碌，浮士德式的特征在他们身上并没有出现，因为浮士德式特征的出现首先要求以某种方式使这一切生气勃勃的生活都瘫痪麻痹。——可是现在，终于出现了我们需要观察的那类人，即他们力图凭直觉、以一种整体观去理解自然、人生和历史的多样性。然而，在这方面也存在着【476】不幸的东西，因为在他们的视野中早已展现了太多东西，每天还有更多的东西涌现出来；但是，在所有这一切对众多事物的认识之下，却沉睡着一种感觉，即感到这类认识太少了，正是这种感觉，使他们的活动能力瘫痪麻痹，浮士德式的人物现在出现了，他无法用一种无所不包的整体观去理解全部发展，在这种整体观中，人们认识到了每种细微差异的全部价值，即它的绝对价值。——然而，差异在哪里？原初的浮士德的绝望较为实际。他进行过研究，但他的研究却没有为他产生任何回报（然而，另一个［浮士德］至少从他所看见的东西中有所收获，尽管与他所希望的相比太少；浮士德从知识中没有获得任何好处，因为作为最后一着，那并不是他想回答的问题，问题倒是相反：“他自己”应当做“什么”）。那时，在科学更加基本得多的状态的基础之上，他借助研究更容易想到使自己相信它们的空虚，并且因为那时代特定的特点——为了实现其理想的热情行动——问题必须转移到这个领域；他必须使生活与［那种］知识相一致。对我们的时代来说，这个问题一定会进一步退去，很自然，因为世界变老了，直觉的趋势必须优先，结果问题就成了：尽管人们的立场受到了限制，但真正的直觉怎样才能进场。可是，驱使人们要求一

种完美而真实之直觉的东西，就是对一切事物之相对性的绝望。虽然他本身使用了一种相当高的标准（他每天都听到抱怨说它有多么异想天开，因而他对此的信念得到了确证），但通过联想到那些一直尽可能使用一种标准之无穷等级的人们，那些等级从十进制到天体轨道的直径，从那些受到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史人物激励的人们，一直到把牧师和教堂执事当作迄今为止不可超越、无与伦比之理想的人们，从那些强烈感受并切身体验到内心剧烈情感的人们，一直到那些由于一度对魔术师留下了深刻印象、而现在却让我们带着自信的微笑知道“他们已经超过了【477】那些幼稚把戏”的人们等等——通过联想到这些人，他懂得了他自己反而使用的是一种极为相对的尺度，开始担心自己正在坠入并沉迷于中产阶级的、庸俗的心理之中。他听说了一个发现，那个发现开辟了一种巨大的未知世界的前景，这有可能迫使他用另一种方式把他的标准分出等级，使他那些众多的英雄和他的痛苦消失。他看出了自己同代人中最有天赋的人们是如何挤榨出了一点点收益（思辩的抽象或历史的概括），他有一种隐秘的担心，以为这很可能不是他们认为的那样——最重要的是——但仅仅是“他们”在理解和探索方面成功了的东西。他渴望一种观点，它可以消除一切相对性，向他展现哪怕是最无关紧要之事的绝对价值，因为对真实（即神圣）观来说，一切事物都同样重要。这样一个浮士德并不缺乏瓦格纳，这一点肯定很明显。这里就包含着绝望。对他来说，改变所有生活的方式现在也向他表明完全不同于最初的浮士德，因为虽然具有他那种行动主义倾向的人会耽于声色，但这个人将背弃一切，如果有可能，会忘却他曾知道的一切，看守着牛群——或许出于好奇心，把自己放逐到另一个世界去。

——《日记与论文》卷 2，页 1182（《论文》卷 2 - A29），1837 年 3 月 19 日

基督教通过肯定最高度的相对性，通过表现一种观念、一种

理想，具有了某种决定力量，这力量非常巨大，以至其他一切都随之消失了（基督教浪漫的和幽默的方面）。因此，始终极为快乐的是与一个基督徒交谈，因为他具有一个明确的尺度；他很充实，与之比较，在能力、职位等方面的无穷差异就什么都不是。由此产生了那种态度，只要它没有退化为傲慢，那么它就非常值得尊重。

——《日记与论文》卷 1，页 422（《论文》卷 2 - A30），1837 年，无日期

序 言

大多数人在读书时都会带着一种想法，会想到他们自己怎么写，某个人怎么【478】写，或某些人怎么写，正如他们第一次要去见某人时会产生相似的偏见一样，结果，很少有人真正知道那人看上去像什么样子。由此出现了无法读书的最初的可能性，因此，它经过无数细微差别直到最高程度——误解——这类最为对立的读者相遇了，最愚蠢的和最聪明的，他们都具有一种无法读书的共同点——第一种是由于愚蠢空虚，第二种是由于富有思想。因此，我给这部著作加了一个非常普通的标题（应当叫做“书信”），以便尽力防止经常失败，有时是对作者来说，有时是对读者来说——误解。

页边注：我说“经常”是因为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误解，人们会在一本拙劣的书中发现一些好东西。

——《日记与论文》卷 1，页 131（《论文》卷 2 - A46），1837 年，无日期

就黑格尔借基督教而成果卓著来说，他力图排除基督教之中的幽默要素（关于这一点，可在我论文集的其他地方找到［《论文》卷 1 - A207］），结果他使自己与世界彻底和解，结果就成了

清静无为。在歌德的《浮士德》中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奇怪的是，第二部却来得那么迟。他可以很容易地创作出第一部，但问题在于一旦出现了暴风雨，怎样使之平息下去。因此，第二部更加具有主观的特征（确实，在整体上，歌德充分表达了他对造就的某些艺术作品的体验）；看来，他似乎坦白了这种真相，为的是使自己平静下来。

——《日记与论文》卷 2，页 1568（《论文》卷 2 - A48），1837 年，无日期

黑格尔后来的立场淹没了从前的立场，并不是一个生活阶段淹没了另一个阶段，而各自仍然保持着其合法性，而是更高的头衔或地位淹没了较低的头衔。

——《日记与论文》卷 2，页 1569（《论文》卷 2 - A49），1837 年，无日期

关于约翰尼斯·M……（马尔滕森［Martensen］）撰写的一篇论莱瑙（Lenau）所写的《浮士德》[①] 的短文，在其中，据说【479】浮士德的最终结局是自杀，而梅菲斯特则写了一个尾声，我开始考虑，到底在哪种程度上才适合让这类作品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在这方面，我认为歌德在第一部结尾时让梅菲斯特大叫“海因里希（Heinrich）！海因里希！”是正确的。自杀会过分根据观念来创造人物；它应当与压垮他的整个世界抗衡，就像唐璜的情形那样。——或者以绝望结束（《漂泊的犹太人》）。绝望是浪

---

① Über Lenau's Faust. Von Johannes M…n, Stuttgart: 1836。基尔克果提到的是《珀尔修斯》（*Perseus*, ed. J. L. Heiberg，卷 1，1837 年 6 月，页 91 - 164，它有一个丹麦文版（作者为马尔滕森），书名为 Betragtninger over Ideen af Faust, med Hensyn paa Lenaus Faust。参见 Hans Lassen Martensen, Af mit Levnet, Ⅰ - Ⅲ, Copenhagen: 1882 - 1883，卷 1，页 183 - 187。

漫的——并不是惩罚，正如普罗米修斯的情形那样。

——《日记与论文》卷2，页1183（《论文》卷2-A50），
1837年，无日期

浮士德也许同苏格拉底类似。正如后者表现了个体摆脱城邦一样，浮士德则表现了个体追求废除教会，脱离其指引，沉缅于自我；这表明了他与宗教改革运动的关系，就它片面强调消极方面而言，是对宗教改革运动的一种戏仿。

——《日记与论文》卷2，页1968（《论文》卷2-A53），
1837年，无日期

经过那些最为普通的书店，看见 Den AErke Froldkarl Faust①等，看见供出售的最深刻的［书籍］卖给最普通的人，很令人伤感。

——《日记与论文》卷5，页5216（《论文》卷2-A54），
1837年，无日期

唐璜从来就不像浮士德那么流行——为什么？

——《日记与论文》卷1，页769（《论文》卷2-A55），
1837年，无日期

浮士德不可能自杀。由于那种观念还盘旋在它的所有实际形式之上，所以他必须用一种新观念来完善自己（《漂泊的犹太人》）。

——《日记与论文》卷2，页1184（《论文》卷2-A56），
1837年，无日期

---

① 参见《日记与论文》卷5，页5168（《论文》卷1-C107）。

反思能以最奇怪的方式影响到一个人。我可以想象，有人想戏剧性地把这个时代的谬误表现出来；可是，当他自己坐在观众席上时才发现，除了观察邻坐的人们的谬误之外，根本没有任何人对那事耿耿于怀；他再尝试了一次，并在剧院上演了这一幕，【480】人们却嘲笑这一幕说：多可怕啊，大多数人都能看出别人的错误，却看不到自己的错误，等等。

页边注：对他们来说，这情形就像大卫王（King David）一样，他无法理解先知的比喻，先知先前说：啊，国王，你就是那个人！①

——《日记与论文》卷3，页3698（《论文》卷2-A57），1837年，无日期

哲学是人生的保姆，她能关照我们——但不是给我们哺乳。

——《日记与论文》卷3，页3252（《论文》卷2-A59），1837年，无日期

“中产阶级”总要跳过人生的一个部分，由此产生了他们与那些地位高于他们的人们之间的一种戏仿关系。[……]② 对他们来说，伦理道德至高无上，远比智性重要得多，然而，他们从来就没有感到过对于伟人、对于天才的热情，哪怕是以非常特殊的形式。他们的“伦理道德”是对各种治安广告的简要概括；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成为国家的一个有用的成员，在茶余饭后去俱乐部聊天——他们从来就没有感到过对某种未知的、遥远的东西的怀乡病，也没有感到对完全植根于虚无之中的深刻性的怀乡病，他们兜里揣着四个小银币，手里拿着手杖走过北门大街；

---

① 参见《旧约·撒母耳记下》11-12；《为了自我检验》，《文集》卷21。

② 省略部分由编辑 H. P. Barfod 在 E. P. 卷1、页127-128里作了说明，这是本节现存的唯一文本。

他们毫不懂得生活观（诺斯替教的一个教派[①]有自己的生活观）：学会通过原罪来了解这世界——然而，他们也认为，人们在年轻时必须放荡（“Wer niemals hat ein Rausch gehabt，er ist kein braver Mann［从不会醉倒的人并不是真正的男子汉］）”，[②] 当我们被推进那扇隐蔽、神秘的门，它的全部恐惧呈现出来，进入那黑暗的叹息王国之时，他们从来就没有瞥见那个观念存在于下面——那时我们看见了被压碎了的诱惑、欺骗和引诱的牺牲者。

——《日记与论文》卷1，页219（《论文》卷2-A127），1837年7月14日

唐璜式的人生确实是音乐性的，[③] 因而，对莱瑙来说，这在他的《浮士德》中是非常合适的，在浮士德开始扮演唐璜之时，他就让梅菲斯特开始“演奏那音乐”。[④] ——马尔滕森还没有看出这个事件更为深刻的意义。[⑤]

——《日记与论文》卷1，页5226（《论文》卷2-A598），1837年，无日期

【481】认识一切邪恶的观念，生活的哲学，是很深刻的，它是诺斯替教的一个教派[⑥]领会到的；人们必须事先对此有所了解，在

---

① 卡波克拉蒂斯派（the Carpocratians，2-6世纪）坚持认为，人们在与神重新获得统一的过程中，应当体验一切形式的善与恶。参见 Karl Hase，Kirkehistorie，tr. Christian Winther and Theodor Schorn，Copenhagen：1837），页88；《焦虑》，《文集》卷7，页103。

② 参见 Visebog indeholdende udvalgte danske Selskabssange，ed. Andreas Seidelin，Copenhagen：1814，页400。

③ 参见【95】。

④ 参见莱瑙《浮士德》，前揭，页49-51。

⑤ 参见【478】注73，即本书页524注①。

⑥ 参见【480】注77，即本页注①。

传说中才会想到凭借未受洗礼的能力去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事物。

——《日记与论文》卷5，页5227（《论文》卷2-A599），1837年，无日期

为什么要谈到那么多关于——或者更正确地说，关于谈论魔鬼的曾祖母这一观念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日记与论文》卷5，页5229（《论文》卷2-A601），1837年，无日期

某人的死亡正如他证实了存在着永恒的诅咒一样，他陷入了自己理论的圈套之中。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很引人注目。

——《日记与论文》卷5，页5230（《论文》卷2-A602），1837年，无日期

不错，我认为我将屈从于撒旦（Satan），这样他就会以其最可怕的形式向我展现每一种厌恶，每一种原罪——正是这种嗜好，这种偏好，对原罪之秘密的偏好。①

——《日记与论文》卷5，页5231（《论文》卷2-A603），1837年，无日期

虽然我②责怪那些研究概要而不是研究原始材料的人，但我自己却靠概要度日——虽然我能赢得每场争论，但我却受到一个出自自己想象的幽灵的压制，以致我无法争论下去。

——《日记与论文》卷5，页5232（《论文》卷2-A607），1837年，无日期

---

① 大概是虚构的“浮士德式书信”之作者所作。参见【453】注1，即本书页491注①。

② 见本页注①。

我不时发现自己被一个令人震惊、满腹辞藻的人影包围着——我把它叫做对一个人的概括——对情感和观念的简要概括——一个 belieblich［令人愉快］而瘦高的男子，不过可以说，他在每个发展阶段都受到了自然的阻碍——他本该有两条长臂，可是上臂极长，而下臂则非常短，他的手指、脸部等等都是这样。每次交谈开始都是一段非常有希望的开场白，这样就很有希望运用一种奇妙的尺度，但接着就什么都没有了。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233（《论文》卷 2 - A609），1837 年，无日期

霍屯督族的人在杀死一条蛇时总会砍下它的头，担心有人偶然踩上后【482】被咬伤，因为他们认为蛇即使死后也会用毒液伤人。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235（《论文》卷 2 - A613），1837 年，无日期

情景

有一个人想写一部小说，其中的一个人物发疯了；在写作过程中，他自己也逐渐发疯了，并以第一人称完成了小说。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249（《论文》卷 2 - A634），1837 年，无日期

我心灵的每朵花都变成了一朵冷漠的花。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253（《论文》卷 2 - A641），1837 年，无日期

我的[①]思想遭遇的命运，与那些确实养育了健康的孩子、却忘了及时给孩子洗礼的父母一样；地下的精灵随之而来，把暗中

① 参见本书页 528 注①。

偷换的一个婴儿放在自己那里（缺乏的不是天资，而是精心的照顾和养育）。

——《日记与论文》卷5，页5254（《论文》卷2－A642），1837年，无日期

看来我[1]就像一个故事中的主角，一个应当在小说中展现出来的猎物。

——《日记与论文》卷5，页5255（《论文》卷2－A644），1837年，无日期

看来我[2]就像是用链条与死亡绑在一起的一个苦工；每当生活摇动起来时，铁链就格格作响，死亡则使一切腐朽——“而这种事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日记与论文》卷5，页5256（《论文》卷2－A647），1837年，无日期

人类的一切都是谎言，希望和绝望——我把这理解为出自一本旧祈祷书的引文。

——《日记与论文》卷5，页5257（《论文》卷2－A648），1837年，无日期

我思想的命运及其实现，很像在一年中的某些月份里钓鱼——鱼儿轻轻咬钩——咬钩很厉害，但却没有一条鱼。

——《日记与论文》卷5，页5259（《论文》卷2－A653），1837年，无日期

我是一个有两张面孔的雅努斯（Janus）：我用一张脸来笑，

---

①② 参见本书页528注①。

用另一张脸来哭泣。①

——《日记与论文》卷5，页5260（《论文》卷2-A662），1837年，无日期

【483】不幸的是，我真正的精神在我身上经常都只是 *κατάκρύψιν*［以隐蔽的形式］存在。

——《日记与论文》卷5，页5261（《论文》卷2-A164），1837年9月20日

我想写一部中篇小说，开始是一种绝对宁静的生活，直到通过《唐·乔万尼》音乐的中介，一道新的亮光突然闪现，接着，所有东西都被吸引到了一个完全幻想的世界。

——《日记与论文》卷5，页5314（《论文》卷2-A732），1838年，无日期

大多数写下来的东西都不过是写在白纸上的 asserta［一些见解］——不过，我却在有印花的纸上书写。

——《日记与论文》卷5，页5379（《论文》卷2-A413），1839年，无日期

这几天当我②睁开双眼时，眼皮就举起了很重的负荷（想见了一大堆疯狂的念头），立刻又沉静下来；我的希望也是如此，因为有时通过门能让我察看更加明亮的地方（我的日常生活环境和氛围就像格陵兰岛一个洞穴的景象和气候，由于这个原因，在我的这个冬季住所里，我极少接待人们的造访，因为只有传教士们才有勇气匍匐着爬进这样一个洞穴——希望，上天的传教士——

① 参见《日记与论文》卷5，页5247（《论文》卷2-A132）。
② 参见【481】注83，即本书页528注①。

难得发出一缕微光)，那不是一扇一旦打开了就开着的门，它也不是一扇在缓慢关闭的门，这样人们就还是有希望在它关闭之前通过它偷窥几次；不是，它立刻又关上了，有关它的可怕事情就是，人们几乎忘却了看到了什么。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382（《论文》卷 2 - A416），
1839 年 5 月 11 日

使我感到麻烦的是，我[①]在迈出绝望的一步时，马上就耗尽了那一点点快乐和信心，它们是我在自己辛苦的智力生活的阴郁过程中慢慢提取出来的精华。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400（《论文》卷 2 - A509），
1839 年 7 月 22 日

我[②]在生活中发现的快乐如此之少的原因在于，当对某事的看法在我心灵里被唤醒了时，它就唤醒了这种精力，比生命更强大，以至我实际上对它过度紧张了，对我来说，理想的预期远不能解释生命，【484】相反，在我同它分离去寻找某种与那理念相当的东西时，我已很虚弱。我受到了太多打扰，可以说，神经衰弱就在于此。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402（《论文》卷 2 - A512），
1839 年 7 月 25 日

有一些动物，只要有人注视着它们，它们就无法进食，这些动物以最令人惊异和灵巧的方式获取自己的营养——我的情绪也是如此：那些看上去我[③]所鄙视的东西，我却悄悄地、不为人注意地加以吸取。

——《日记与论文》卷 1，页 802（《论文》卷 3 - A219），
1840 年，无日期

①②③ 参见本书页 528 注①。

我[1]一直都生活在快乐的阿拉伯与沙漠的阿拉伯之间的边界上。

——《日记与论文》卷5，页5503（《论文》卷3-A142），1841年，无日期

人们变得越老，有些时候就越感到像是在大叫：真主真伟大，阿拉伯人在生活里的每个场合几乎都会这么说。今天一篇文章不见，对我来说极端重要的是要知道它是否还存在，如果还在，那就可能破坏极为煞费苦心的作品的全部论点——为了寻找别的东西，我打开一个秘密抽屉，它在那儿——我大声叫道：真主真伟大。[2]

——《日记与论文》卷5，页5554（《论文》卷3-A220），1840-1842年（?），无日期

我的雨伞，我的朋友

它决不会抛弃我；它那么做只有一次。那是在一次可怕的暴风雨之中，我独自站在孔根斯格德大街上，每个人都抛弃了我，接着，我的雨伞从里面打开了。我曾经很困惑，不知道是否应当因为它的不忠而抛弃它，变成一个厌世者。我为它而感动，以至我总是带着它，无论下雨还是出太阳。真的，为了向它表明我不爱它仅仅因为它没有用处，有时我就在自己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假装我是在室外，一会儿靠着它，一会儿把它打开，一会儿把下

---

① 参见本书页528注①。

② 《论文》卷3-A220-226的每个条目都写在一张纸条上，没有注明日期。编者巴尔弗德（E. P.）把它们的日期不肯定地标为1842年（?），而《论文》编者海伯格和库尔则把日期标为1840-1842年（?）。它们的内容看来表明它们有可能是用于《或此或彼》的一些片断。

巴靠着它的手柄，一会儿把它靠着嘴唇等等。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555（《论文》卷 3 - A221），1840 - 1842 年（?），无日期

众所周知，在过去，他们毫不停顿地一个字接一个字地写，没有任何分隔地一句话接一句话地写。【485】想到要读这样的书就发抖！现在，我们已经走向了相反的极端。除了标点符号外我们什么都没有写，没有一个词语，没有任何意思，只有简单的感叹号和问号。

——《日记与论文》卷 3，页 2319（《论文》卷 3 - A222），1840 - 1842 年（?），无日期

如果我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丹麦人的话，那我就很可能以我是一个爱尔兰人来解释在我内心运动着的矛盾。因为爱尔兰人在让自己的孩子受洗礼时，并不使心灵完全沉浸于他们：他们想保留一点点异教徒的信仰。一般来说，孩子完全被浸泡在水中，但他们留出了空着的右手，以便能用它去挥舞剑，去拥抱女孩儿。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556（《论文》卷 3 - A223），1840 - 1842 年（?），无日期

我的头脑空空荡荡，死气沉沉，就像戏演完了的剧院一样。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559（《论文》卷 3 - A224），1840 - 1842 年（?），无日期

……在过了 12 年这种骇人听闻的宁静生活之后，这种不幸、贫乏的生活已经产生出了那么多东西，就像人们可以一口吞下去而不会吃得过多的奶酪。我无法赶上那种速度。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558（《论文》卷 3 - A225），1840—1842 年（?），无日期

什么是原罪：邪恶的良心与魔鬼的契约——有什么记忆像邪恶良心的记忆呢？

——《日记与论文》卷 4，页 4005（《论文》卷 3-A226），1840—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

我非常清楚，大多数人都像保证人和担保人一样，不敢承认自己的想法；因此，他们把自己难以驾驭的东西放入一个虚构的人口中，然后认为自己无可指责——我在教区的全体居民面前大声而清晰地说，那就是说，对你们说。

——《论文》卷 3-B179：5，1841-1842 年，无日期

【486】摘自随笔：

……我宁愿拥有庄园的权利——jus primae noctis。[①]

——《论文》卷 3-B179：6，1841-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

你问我在这世界上干什么——答曰：自娱自乐——你认为怎样——我非常明白，我的职业与其他大多数人的职业相反，因为他们厌烦了。

——《论文》卷 3-B179：7，1841-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

你说我在恋爱，我不得不同意你的说法，可是我不同意你接着说，我应当结婚。我的爱情是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激情，它要求作出牺牲。

——《论文》卷 3-B179：11，1841-1842 年，无日期

---

① 封建领主在新婚之夜与奴仆的妻子睡觉的权利。

摘自随笔：

我有资格去做的一切，就是与狂人们交谈，给他们提供帮助。

——《论文》卷 3 - B179：21，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

有天傍晚，我到剧院去，看了一场《唐·乔万尼》。在这样的场合我极少与什么人说话。我偶然碰到一个人，三十年来，每次上演《唐·乔万尼》时他都要来看。那一代人就这样与下一代人握手，以赞美那不朽的音乐。

——《论文》卷 3 - B180：1，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

你想起了，你第一次偷偷去约会，隐约想到等待着你的是什么时，你的内心那么充实，那么激动——你想起了，你多么盼望【487】太阳下山——你想起了，你第一次敲击那可爱的小门——你想起了，你第一次匆匆去听《唐·乔万尼》，你想起了，那时枝形吊灯已经升起，演出却没有开始，你想起了，幕后第一次响起了三下神秘的敲击声以提醒那指挥，你想起了，他第一次用指挥棒敲打了三次。

——《论文》卷 3 - B180：2，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

有一些猛兽，如果有人在注视，它们就无法进食。

——《论文》卷 3 - B180：3，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

对我来说，人生中最不能容忍的关系，就是一切涉及到爱情的关系或个人的关系，它具有一种人们决不可能使之结束的不可通约性。正如自然学家把液体腊注射到动物的血管里一样，动物

由此被逮住，血管显现得更加清晰；同样，我把金钱注射到具有那种本性的每一种生命里，由此杀死它。人们在寒冷季节穿上厚实的衣服，在战斗中披上铠甲——于是我用金钱来装扮自己，为的是保护自己不受所有那些个人关系的偷袭。

——《论文》卷 3 - B180：4，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

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刻——那时我赤身裸体地站在其中一个浴室里——门打开了——视野很开阔——空气迷雾朦胧——我与这个世界没有更多的关系——我一丝不挂——跳入水里。

——《论文》卷 3 - B180：5，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

我很富有——为的是经济上的担忧不致使我分心，并使我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我可以老是微笑着——为的是更好地防范【488】内心的哭泣，以及令人窒息的灵魂的叹息；我具有知识——为的是我那有病的灵魂不缺少用以掩盖它的材料；我有很多朋友——为的是防止自己只信任一个人。

——《论文》卷 3 - B180：6，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人们也经常成为它的漫画。我的理想始终都是一个住在地下室的结实肥胖的人。我回想起自己当初在童年时的这种身影，那时他站在地下室门口，沐浴着午后的阳光，抽着烟斗——的确，我实际上就是一幅漫画！

——《论文》卷 3 - B180：7，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

所有悲哀都是幻觉。如果人们不相信自己由于传统和习惯而

应当尽职地悲哀的话，那么它就会停止。如果在悲哀的场合发笑是一种传统和习惯的话，那么每个人都将那么做。只有当人们的处境复杂得总是迫使他们用一种激情来掩盖另一种激情时，只有那时，只要他能洞察内心，那么他们就能看出谁在悲伤，谁没有悲伤。

——《论文》卷3-B180：8，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

挣得某种东西一定是一桩很奇妙的事情。迄今为止我所挣得的唯一东西，就是散步或骑在马背上时传遍我全身的那种柔和的温馨，那是多么愉快！我无法说自己靠辛勤工作挣得了自己的面包，可是我靠辛勤的工作挣得了辛勤的工作，这种所获的愉悦难以言表。在某种意义上，我吃的是自己辛勤工作的面包，因而这总是使我获得了最大的好处。

——《论文》卷3-B180：9，1841-1842年，无日期

【489】摘自随笔：

我在广阔的世界里大声喊叫我痛苦——想看看自己是否能一直这样叫下去，或者想看看回声是否能把它从我身上偷走，可是回音对此过于谨慎了。——我已把它深深埋进了我灵魂的深渊里；我像一块石头一样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越陷越深；我已把自己隐藏在世界的喧闹之中，错误地把自己置于世界的娱乐和欢快之中——我已经使自己陷入自己之中了。

——《论文》卷3-B180：10，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

现代悲剧把喜剧融入了自身。越是想到这一点，就越有可能在悲剧的统一体中取消悲剧与喜剧之间的差别。这两者显然都取决于观念与真实之间的一种错误关系，而且人们始终都在两个方

面力图通过笑或哭来减轻这种错误关系，然而这种错误关系本身显然就是悲剧，因而成了悲剧与喜剧的统一体。

——《论文》卷 3 - B180：11，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

不值得费神去保持始终如一，这太令人厌烦了。再也没有什么人比始终如一的人更讨厌的了。

——《论文》卷 3 - B180：12，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

斯多葛派认为，一切痛苦都寓于观念之中——不再去想，痛苦就停止了。我作为一名*伊壁鸠鲁主义者*（Epicurean）而模仿他们。一切快乐都寓于观念之中——激发起那观念，就拥有了快乐。换言之，观念就是生命，人们通过它像占用另一个一样占用这一个，通过它实际上就进入了存在［bliver til］。因此，要不断使自己保持运动；真正的享乐不在于歇息，而在于控制住不安。由某物期待某物，【490】完全就是这样，因为要想得到，就应当注意那事物。期待破灭了；这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因为期待由此为你获得了一种现实性［Realitet］，否则就会一无所获。

——《论文》卷 3 - B180：13，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

在公共马车上通过通气孔看到的天空：时间是午夜过后——柔和的微风通过小车窗吹进来，思绪借此抓住机会转向相反方向，从这狭小的通道进入外面的广阔世界。天空并不寂静，各种伟大的思想驱使它运动；月亮徒劳地试图重新获得其沉静。——马车缓慢前行，慢得堪与飘动的云彩相比——然而它由四匹马拉着，然而各个乘客有各种思想、希望和渴望，无论他们有多么不同，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他们全都不安宁，全都匆匆忙忙。——这

只是现实性具有其意义的例子之一。人们很容易想象到各种巧妙的结合方式，那些非常不同的人通过它们被聚集到了一起，但这毫无现实性。我从拿因（Nain）[1] 开始就与一位可怜的寡妇同行，她突然得到消息说她儿子病了，现在她要乘五十英里的马车去看他。她多数时候都在哭。在同一辆马车里还有一个男子，他周游了半个世界。

——《论文》卷3－B180：14，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

为了恰当地感觉到时间的缓慢，我在自己面前放了一个小日历，这是能找到的最小日历，上面的每一天都只是一个无限小的重要性，而对我来说却是无限大的重要性。

——《论文》卷3－B180：15，1841－1842年，无日期

【491】摘自随笔：

她有时仍然跪在我面前，向我伸出她的手！

——《论文》卷3－B180：16，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

要是一个人能忘却自己多好——然而，只有一种方式能做到，那就是去爱。

——《论文》卷3－B180：17，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

就我的生活来说，每一种分类都已丧失了其意义，都已成了一种假像。我记得拜访过一户人家，他们有一个敲打报时的钟，却敲得非常慢，一般间隔十五分钟敲响一次。到了要敲十二点时，

① 参见《新约·路加福音》7：11－15。

它花了三个小时才敲打了十二次，此时时间已是三点了。它落后了，变得越来越慢，最后，它已经不可能停下了——结果它不停地敲响，试图通过报时创造时间的划分，但这并不具有启发性，而是彻底的混乱。

——《论文》卷3-B180：18，1841-1842年，无日期

Disjecta Membra［肢解］①

——《日记与论文》卷5，页5561（《论文》卷3-A227），1842年5月

……如果递给我一杯苦酒，只要有可能，我将要求把它端走；但如果不可能，那么我会乐意接受，我不会盯着那杯子，而会盯着那个把酒递给我的人，我不会为了看出能否很快喝完而去看杯底，而我将盯着那个把酒递给我的人，在我深信不疑地端起酒杯时，我不会对其他任何人说：为了你的健康，因为我自己要品尝它，而我会说：为了我的健康，把苦酒一饮而尽，为了我的健康，因为我知道并且相信，正是为了我的健康，我才一饮而尽，为了我的健康，因为我一滴都没有剩下。

——《日记与论文》卷5，页5562（《论文》卷3-A228），1840年，无日期

【492】……那是他眼里的愉悦和他心里的渴望。他伸手抓住

① 在字面上，这里的拉丁文一般都以disjecti membra poëtae来表达，即“肢解一位诗人”。参见贺拉斯《讽刺诗》，前揭，卷1，页52-53。本节大概是下一节《论文》卷3-A228-241的标题（在一本绿皮笔记本的背后标有JJ，包括了卷3-A227-241的段落），所有这些都属于卷3-A242和243，它们写在一张纸上，纸放在一个夹子里，写有“《或此或彼》的初稿。绿色笔记本里的一些段落没有使用”。那个夹子很有可能也包含了卷3-A244-246的内容。参见《诸阶段》，《文集》卷11。

了它，却无法留住它；那是献给他的，他却无法拥有它——哎呀，那是他眼里的愉悦和他心里的渴望。他的灵魂濒于绝望，但他宁可有更大的失去它并放弃它的苦恼，而不愿错误地拥有它，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一个人应当在这神圣之地做那事时，他选择了不那么苦恼，以避免在心灵冲突时拥有它的更大苦恼……非常奇怪的是，结果证明那对他来说是最好的。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563（《论文》卷 3 - A229），1842 年，无日期

肯定不令人震惊的是，我应当遭受应有的惩罚，因为我犯了错误；但令人震惊的是，如果我或别的什么人有可能犯错误却没有任何人来惩罚。并不令人震惊的是，为了欺骗自己的内心，我应当从焦虑和恐惧中醒悟过来；令人震惊的是，如果我或别的什么人能像这样欺骗自己的内心，那么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唤醒它……此刻我将三思而后行，但接着我要恳求你，啊，上帝，如果我做错了事，你的审判将使我不得安宁，直到我认识到自己的欺骗行为，因为重要的不是我获得自由，重要的是真理的出现。并不是我要自我隐瞒自己的行为，我知道并且想知道自己所做的；即使我在半夜醒来，我仍然希望能明确地说出我所做的事。我不想自欺欺人，我想清楚地、特别地知道以后某个时刻什么会使我感到羞耻，是的，什么让我恐惧，或者说什么使我感到平和与快乐。

——《日记与论文》卷 1，页 890（《论文》卷 3 - A230），1842 年，无日期

有些人带着某种傲慢说道：我不感激其他任何人，我靠自学成材。也有些人说：那个伟大哲学家是我的老师，那个杰出的将军，我以成为他的学生、在他麾下作战为荣——然而，如果有人说：天上的上帝是我的老师，我以成为他的学生为荣，是他教育

了我，那你有什么想法?

——《日记与论文》卷1，页785（《论文》卷3-A231），1842年，无日期

【493】因此，我的声音将为欢乐而大叫，比生孩子的女人的声音还响亮，比天使对皈依教会的罪人的高兴的大叫还响亮，比鸟儿清晨的歌声更欢快，因为我为自己寻求的东西奋斗过，如果人们剥夺了我的一切，如果他们把我逐出他们的社会，那么我仍将保留着这份快乐；如果把一切都从我这里夺走，我仍将继续拥有最好的——对上帝无限之爱的神圣惊叹，对他授予的智慧的神圣惊叹。

——《日记与论文》卷2，页2184（《论文》卷3-A232），1842年，无日期

人们经常解释遗传之原罪的本质，依然还缺少一个主要范畴——那就是"焦虑"[Angst]；这是实质性的决定因素。焦虑是对恐惧之物的一种渴望，是一种同情的反感；焦虑是一种压抑个体的异化力量，然而个体却无法使自己摆脱它，也不想摆脱它，因为他恐惧，但他恐惧的就是他所渴望的。焦虑使个体变得无能为力，最初的原罪总是出现在软弱之中；因此，显然缺乏一种可说明性，然而，这种缺乏是真正的陷阱。

——《日记与论文》卷1，页94（《论文》卷3-A233），1842年，无日期

《论文》卷3-A233附注：

女人比男人更加焦虑，因此，正是她，成了蛇选中的攻击对象，它借她的焦虑欺骗了她。

——《日记与论文》卷1，页95（《论文》卷3-A234），1842年，无日期

《论文》卷3－A233 附注：

在哈曼的著作卷6、页194里，他提出了一个我可以利用的见解，尽管他既没有把它理解为我希望理解的那样，也没有对它做进一步的思考："然而，世界上的这种 Angst［焦虑］是证明我们的异质性的唯一证据。如果我们什么都不缺乏，那么我们就不会比异教徒和先验论哲学家们做得更好，他们对上帝毫不了解，像傻瓜一样爱上了可爱的自然，而我们也不会患上怀乡病。这种不得要领的不安，这种极端的疑病症……"

——《日记与论文》卷1，页96（《论文》卷3－A235），1842年，无日期

【494】当你很愉快时，你是否曾对自己说过，你可以独自轻松地度过一生？当你心事重重时，你是否曾说过，看来似乎连上帝都无法救你？

——《日记与论文》卷2，页1985（《论文》卷3－A236），1842年，无日期

……也许，你将自己表现得更像一个孩子；也许，你会说：诚然，上帝是全能的；这对他来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对我来说则非常重要，以至我得到了自己的希望；我的未来，我的欢乐和一切都依赖于它。它迷住了你，使你没有丧失你的孩子气，哪怕遭受了威胁的痛苦；你迷住了我们。可是，实际上并不是你不希望用同样的方式迷住上帝，因为你要是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么你会像孩子那样获得它，你不可能全心全意地爱上帝，不可能用你的全部激情去爱他——但只有这种爱才与一个人相称，只有这种爱才能使他愉快。

——《日记与论文》卷3，页2395（《论文》卷3－A237），1842年，无日期

……当一切都失去了时，当对你来说最可贵的一切都拒绝你时，当能够使心灵不断呼吸的怀疑一点都没有留下时，当它"因为没有剩下任何可做之事"而想下沉到停滞和死亡时——真的就绝对没有剩下什么东西吗？我的确知道还有一样东西——在你自己躺下濒死之前，哪怕你一直活着，你问自己：我还像从前那样深深地热爱上帝吗？如果你不得不承认你不爱上帝，那么你的心灵就没有时间沉睡，将有很多事情可做；如果你感觉到自己还爱上帝，那么你将非常幸福，以至你将感到比从前更有活力。

——《日记与论文》卷 1，页 742（《论文》卷 3 - A238），1842 年，无日期

……受苦受难的重要性不可能始终要由尖叫声和嘈杂声来判断。

——《日记与论文》卷 4（《论文》卷 3 - A239），1842 年，无日期

……并发现这是一个比任何曾经出现在人们内心里的思想都更加深刻的秘密，[1] 发现上帝【495】讨厌一切仪式，发现人们在充满悲伤的夜晚、没有约定、在生活的欢乐中都敢于立刻［ex-tempore］同他交谈；发现人们始终都有机会感谢他，发现当人们忘了这一点时，他会非常可爱地提醒人们注意到它。我在反思上帝如何与人类均衡地分享，因为要照人类没有得到上帝之爱的拥抱那样去爱人类，对他来说一定要艰难得多，而要使自己变得非常低下以至人类可以真正爱他，对他来说也更加艰难得多。[2]

在人们没有一个理解自己的人时，那么他就远比任何人都更

① 例如，可参见《片断》，《文集》卷 7，页 36。

② 参见前文页 26 - 33（页 195 - 201）；《诸阶段》，《文集》卷 11。

愿意倾听，比他们的记忆力更好，甚至比他自己的还好。当人们的思绪十分混乱，以至不知道是来还是走时，那么上帝甚至还没有忘记他们祈求他记住的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一切都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无论人们自己是否能记住它。

——《日记与论文》卷 2，页 1508（《论文》卷 3 - A240），1842 年，无日期

……当你彻底厌倦了世界之时，当你想用一句话来表达自己的激情时，你也许会说："让世界终止吧，让贪欲就此消失吧！"[①] 可是，与此同时，你的灵魂得到提示说，那是一句老话，于是你开始不自觉地重复那些从你的童年直到后来的事情：上帝的话经久不衰。你最初说这话时相当冷漠，但最后它对你来说却成了一切。

——《日记与论文》卷 1，页 743（《论文》卷 3 - A241），1842 年，无日期

曾经成了更加严厉的审判的对象，哪怕只有一次也是无法忘却的，哪怕已经改进了。

——《日记与论文》卷 2，页 1773（《论文》卷 3 - A242），1842 年，无日期

唯一担心的事情就是那会使卖淫妇女们想到拒绝了自己的希望，因为接着就会失去一切；她们将获得真理的外表，女孩儿们将失去一切。

——《论文》卷 3 - A243，1842 年，无日期

---

① 参见《新约·约翰福音》2：17。

【496】 **怀疑论者**

正如勾引家意在描绘一幅经过反思的夭折了的努力的图画、希望实现它与“女人”有关的目的一样，因而与男人有关的怀疑论者也试图从他那里攫取一切。

——《日记与论文》卷3，页3286（《论文》卷3-A244），1842年，无日期

一位街道巡视员的日记片断：

那是1830年4月1日，那天我成了股票交易所属下的地区巡视员。

（a）靠着一条鱼船的鱼池里的倒影，巨大的视野，对比之下宁静的生活

（b）拉普兰德人——田园牧歌

煤炭市场 旧市场

稻草市场

一块水槽木板的故事

洪水

那位编辑无法使自己不在一些观察中出错。

那是一个星期天下午——一切都那么寂静——一个河虾贩子在叫卖自己的货物——

一个男人拿着车前草——它生长在偏远的地方——

一个卖桔子的女人——春天的预兆——

那地区的一个小小的爱情故事——

——《日记与论文》卷5，页5564（《论文》卷3-A245），1842年，无日期

老鼠成为愤世嫉俗者的故事。

——《日记与论文》卷5，页5565（《论文》卷3-A246），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页 3－15：

序 言

亲爱的读者，有时你也许会突然想到，希望自己有可能真的能窥见一个人的灵魂深处，能看出在自己孑然一身时会怎么样。确实，你也许还更加希望知道【497】当他独自与上帝在一起时会怎么样，以便看出人实际上是什么——你也许会发现，当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很久时，他们也许都不了解寓于对方身上的是什么；他们也许一起去吃“最后的晚餐”；他们曾经表白过同样的忠诚等等。——

善良的女读者，你们肯定也经常希望过——与普通人的兴趣不大一样——想发现寓于一个人身上的是什么。

我始终都对这样的反思拥有一种明确的爱好。

——《论文》卷 3－B185：1，1842 年，无日期

《论文》卷 3－B185：1 页边注：

如果一个人有过很多体验，具有丰富的内心经历，那么他就真正具有了对一切的解释。

……即使你没有别人的帮助也能做到，正如在你看来的那样，你也许会由于无法帮助别人而感到最深刻的痛苦。

爱情再也不会把人们结合在一起，但焦虑却把他们分隔开了。

——《论文》卷 3－B185：2，1842 年，无日期

《论文》卷 3－B185：1 页边注：

……而我把你想象得那么栩栩如生——我的爱情自白不可能打扰你——你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你是谁——然而我们之间却可能有一种理解，我每次看见年轻漂亮的女孩儿时都会想，她也许读过它，她也许感到过一种微弱的颤栗——而我问她是否读过它。

——《论文》卷 3－B185：3，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页3－15：

前 言

亲爱的读者，希望有时也许使你突然想到，能真正窥见一个人的灵魂深处，以便看出当他孑然一身时会怎样。你也许【498】不完全相信内在就是外在这个哲学命题的准确性。有时你也许会愉快地感到，你有可能把自己生活中最深层的秘密隐藏起来，以便使它得到保护，要么是由于它在你看来太好、太幸运，不愿同他人交流，要么就是由于它太悲伤、太沉重，不愿让他人分担，有时你会希望那是可能的，有时又痛苦地感到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人甚至要回避你最尖锐和最关注的详尽研究。这样的念头来来往往，没有谁知道它们来自何处，向何处去；然而，它们用一种奇怪的焦虑攫住了人心，因为人类伟大而美好的家庭因此分裂成无数孤独的生命，因为对共同致力于世界的历史成就的信念，就像对最微不足道的私营企业来说一样，因此如一种幻觉般土崩瓦解，因为信任和信心对你来说是愚昧的，爱和人类就像是对历史的观察，如银河之于天文学的观察一样，也像众多针尖彼此之间毫无关系一样——各个国家显得像天文学家用来给星座命名的人名那样随意。

……甚至连拥抱都那么温柔，但它们仍然没有成为一体——不过是一个跳高者，无论跳得多高都不可能因此飞起来。那就是说，存在着一种性质的差别，由这种差别产生了第三种存在，它将自身的秘密连同自己一起带到了这个世界。

——《论文》卷3－B187：1，1842年，无日期

《论文》卷3－B187：1附注：

或者说，你怀里抱着的也许就是这样一个普洛透斯（Proteus），他不断改变自己，呈现出最为荒谬可笑的外形，为的是从你身边溜走，因为在你大笑之时，就忘却了要抱住他；当每个人

都已摘下自己的面具时，你可能没有力量一直抱住他，怀疑午夜时分是否已经来临。

——《论文》卷3－B187：2，1842年，无日期

【499】摘自草稿；参见4：16－9：7：

这些文章已经为我所拥有——我对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外在处境完全不了解——人们一般都是逐渐对它们有所了解——因此，他没有个性特征，然而这一切合起来就意味着一种明确的个性——因此，我聆听他的忏悔，但就像被隔板分隔开进行忏悔的忏悔者一样，我也无法看见他。——我不应希望形成有关那个人的概念。当我坐下来聆听一个颤抖的、年轻的女性声音忏悔自己的罪过、啜泣得哽咽时，我立刻形成了一幅画面——或者是一种年轻、愉快、自信和轻快的声音。——因此，即使我没有那人的外在形象，但忏悔却极为生动；他所说的并不是在确切的时刻想到的东西——那是临时的，有时是在失眠时，有时是在突然放任自己时，有时是在欢乐的喧闹之中，有时是在最深刻的孤独寂寞之时。因此，这些忏悔具有一种新鲜感，具有一种韵味。

——《论文》卷3－B185：4，1842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4：16－6：24：

“我多么偶然地得到了它们”

——《论文》卷3－B185：5，1842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7：35－10：31：

我在他们身上甚至找不到任何历史的发展——只有与情欲有关的因素，他有时似乎是在初恋——有时似乎恋爱了很久和很多次，有时甚至在情欲之爱的一切隐秘方面都很老练——那是幻觉——情绪——还是真实数据——我并不知道——我让一切都遵循其最为本真的发展过程——照这样来安排它们也许是出于偶然

——也许是他的计划——他大概很担心这些篇章在某个时候落入陌生人手中——他从未提及任何姓名——他本人了解这一点——这是一种值得称赞的谨慎，绝非【500】没有必要，正如人们 in casu（【译按】拉丁语“偶然”）看见的那样。——绝对没有年份的日期；偶尔有日期，但如果没有年份就毫无意义——唯一的信息是在爱德华的来信中发现的，那些信也包括在内。从那些书信中看出他名叫约翰尼斯。不过，无法完全肯定这一点，因为鉴于他的谨慎，书信完全有可能是用虚构的姓名写成的。以下事实可以作证：在其中的一封信里名字变成了约翰尼斯——所以，很有可能的是，约翰尼斯就是那个虚构名字的真名——他的住所非常难以确定——他似乎经常外出旅行——他有时写道：在这个城市里，但不知道是指哪座城市——大概他本人很容易回忆起是哪个城市，或许对他来说去记住纯粹外在的东西毫无兴趣。——接下来，那些书信实际上出自某人之手，这一点可以从不同的笔迹看出来。非常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散乱的纸张都写得毫无联系——那些书信写得冷静明智，有时甚至很漂亮，始终都写得很认真——页码经常都没有意义，虽然在另一种意义上含义十分清楚，只要加上一个词或一个逗号，或者大声朗读。

——《论文》卷3－B185：6，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8：35－10：31：

勾引家日记［Dagbog］

时间。——一首诗。——他自己变得很焦虑。

道德——勾引家（——并非小说的主角）。

那女孩儿本身有罪过。（罕见。）由此也能看出这是虚构，因为他从来无法找到那样去做的女孩儿。

那美学家想竭尽有趣的潜能（参见有关《唐·乔万尼》的注

释）[《论文》卷3－B41：26；《或此或彼》第二部，页377，《文集》卷3（《论文》卷3－B41：26）]。“方法”。

只勾引“一个人”

【501】在小说中，问题要么是见到她和爱上她完全是一回事，要么就是勾引发生得那么容易以至很有诱惑力。在此可以看出，事情并不那么容易——当勾引发生在女孩儿本身不具备过错的要素时，就毫无真正的美学价值。

不和：诗歌中的真实就是生活中的不真实，要取消。一切浪漫的爱情在实质上都是欺骗。勾引家不乏情欲，要为自己的观念而牺牲一切，但他并不相信爱情的持久性，那是他的左道邪说；但对小说中的任何主人公来说都是同样真实的，只是我们没有发现。

因此，《勾引家日记》构成了向伦理学家的过渡，远不是不道德的。

——《论文》卷3－B188：1，1842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8：35－10：5：

正像使A不安地卷入到那些书信里一样（参见用红笔标出的注释[《论文》卷3－B47：1]），因而也使我感到焦虑的是我在黑夜的静寂中抄写它们时。在我看来，那勾引家似乎像个幽灵一样在地板上走动，望着那些书信，用恶魔般的目光紧盯住我说：好啊，好啊，这么说你想发表我的书信。你要知道，那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你将在那些亲爱的女孩儿身上引起焦虑。可是，在另一方面，你当然会使我感到对他人无害。亲爱的朋友，你错了。只不过我改变了方法。现在我被认为是勾引家。我不会提及那一大群年轻女孩儿，在她们听到那勾引人心的名字时会立即露面——但只给我半年时间，我将提供一个比其他所有故事都要大胆的新故事：一个想到为所有女性报仇的女孩儿，她将教我品尝不幸爱情带来的一切痛苦。如果她自己没有想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我就会把它诗化到她身上去。我将像一条鳗鱼那样游动，在我把她带到我要她到达的那个点时，它接着

就结束了。这就是你对这个故事的想法。

——《论文》卷3-B188：2，1842年，无日期

【502】摘自草稿；参见9：9-10：

……整个叙事都要被看成是一场可怕的和黑暗的梦魇。

——《论文》卷3-B188：3，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10：12-31：

……并不容易确定已经过去的时间有多长，因为整个过程就像恶梦般的欺骗一样，无法确定时间。

——《论文》卷3-B185：7，1842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13：22-23：

说到过A的人一定也要说到B。不过，生活中的情形并非总是如此。

——《论文》卷3-B187：3，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14：24-25：

如果A知道这事，他无疑会说：读或不读，你都将后悔。

——《论文》卷3-B187：6，1842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14：26-15：25：

如果B知道它将发表，他也许会这样结束其《序言》：那么，到世界中去吧！悄悄去，不要被发现；如果可能，要避免每个批评家的关注；如果它落入某个女性读者手中的话，那么我会说：我亲爱的读者，在本书里，你将发现很多你也许从来就不知道的东西，某种你大概能从了解它中受益的东西；因此，就像这样读下去，读过之后，你也许会像没有读过它的人一样，就这样再读一些，读过之后，你也许就像一个没有忘记读过的内容的人了。

——《论文》卷3-B187：5，1842年，无日期

【503】摘自《勾引家日记》定稿前的草稿；参见15：6：

“在全书《序言》、即《编者序》中”，应当有这样的话：如果有人以为自己认识那编者，如果有人的观点是整个事情与他自己有相似之处的话，那么我始终都会说：这是不可能的，除了它是真实的之外，从精神上说，孩子不仅应该像父亲，而且也应该像教父。

在第一篇《序言》中也一样：它使我想到，整个事情也许就是一个骗局，也许有人想取笑我。是的，全世界都充满了骗局。

——《论文》卷3－B169，1842年，无日期

摘自《勾引家日记》定稿前的草稿；参见15：6：

埃雷米塔的献辞

谨以本书献给X先生

在一次欢快的聚会上，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每个人都加入到为某个特定的人干杯的活动之中；有时又共同干杯，虽然各人都想到自己所希望的理由。前者是一种断然的干杯，后者则是静默的敬意。那种敬意更美。当我让这部作品面世之时，我要想到你，亲爱的X先生；我的各种想法都要归功于你，我要把那么多东西都归功于你。

——《论文》卷3－B171，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17：1：

Διαψαλματα

其中一些不在这里，而一部分

在那本绿皮书里的各篇文章之中，

一部分则在别的地方。①

在这里发现的其他部分没有印出来。

——《论文》卷3－B178，1842年，无日期

---

① 参见【491】注97，即本书页541注①。

【504】参见 17：2：

1839 年

ad se ipsum [给他自己][1]

——《论文》卷 2 - A340，1839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 17：1 - 2：

在标题之下：

《副歌》

ad se ipsum

要很好地把所有已经产生的单独的见解都收集起来。它们是对生活之看法的分散了的要素，它们不仅是个人的，而且也是学术上的，然而，正因为这种双重性，要在《或此或彼》中删除它本身，并再次结束。

——《论文》卷 3 - B175，1842 年，无日期

《论文》卷 3 - B175 附注：

……在他们身上经常都有各种矛盾，他的情绪就是这样。一种情绪被强化为情绪，人们希望他不要再有其他情绪。

——《论文》卷 3 - B176，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 19：1 - 18：

副歌的第一句应当是这样：

诗人是什么？

要描绘这方面的不幸，结尾则是：我最不希望做一个诗人。

——《论文》卷 3 - B179：2，1841 - 1842 年，无日期

---

① 这句格言印在《日记与论文》的封面上（《论文》卷 2 - A341 - 576）。1839 年 2 月 1 日 - 9 月 23 日。

摘自草稿；参见19：2－16：

……在所有的感官中，我最喜欢听觉。我倾听着，就像天主教会一样——我知道如何为哪怕最为悲剧性和最痛苦的声音找到一个有趣的方面，正如【505】在法拉里斯的铜牛里绝望地挣扎的那些不幸的小人一样，通过建造那铜牛而成了艺术能手——

有时，我的耳朵轻信它所听见的东西，过分地深陷其中；有时，一扇百叶窗挡在它面前，通过它过滤出焦虑的言辞——耳朵是一种多么非凡的东西啊——还有眼睛——

——《论文》卷3－B187：4，1842年，无日期

第一个Διαψαλμα确实是全部工作的任务，在最后的布道词之前，它不会得到解决。假设存在着某种巨大的不和谐，那么它会说：解释它。假设完全突破了现实性，那么其基础不在未来性之中，而在精神压抑及其超越现实性的优势之中。

最后的διαψ告诉了我们，这样一种生活如何在笑声中找到了自身令人满意的表达方式。他用笑声来偿还他欠现实性的债，现在一切都发生在这种矛盾内部。他的热情太强烈，他的同情心太深厚，他的爱意非常炽热，他的内心过于温暖，除了利用矛盾之外，无法用任何别的方式来表达他自己。因此，A本身决不会作出决定要发表自己的论文。

——《日记与论文》卷5，页5629（《论文》卷4－A216），1843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中删除的部分；参见19：26：

德国众多研讨会的所有领导者、助理教授们，以及当今那些以向人们介绍哲学和概括现代哲学的当前地位为己任的研究者们，他们那些有关哲学处境的无病呻吟的报纸消息，在我看来都是令

人厌恶的，就像呆笨的、懒散的台球记分员一样单调地叫着：dixe à ons。十分奇怪的是，哲学在稳步前进，尽管实际上在整个一群哲学家之中没有球员，而只有记分员。我徒劳地等待着一个人出现，他将有权力说：à point［没击中，不得分］。徒劳——我们早已沿着 quarant 走得太远了，比赛很快将要结束，所有的谜都将被解开。尽管没有一个人在比赛，【506】但那比赛还在进行着，但愿只有德国哲学家才能解开这个谜。——因而，多奇怪呀，当德国人的情形就是那样时，我却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丹麦哲学之上。还有，我的理发师是个年长却博学的人，他一直带着生气和兴致关注着现代丹麦哲学的发展，坚持认为丹麦从来就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哲学家，丹麦哲学的开端应当是现在。有一天，他正好利用给我剔胡须的 10 分钟时间，为我简短概括了现代丹麦哲学。他认为，它开始于里格尔斯（Riegels）、霍雷波夫（Horrebov）和博伊厄（Boie）。他对里格尔斯非常熟悉，他是他的朋友和兄弟，是个身体有点宽阔的人，始终都很欢快和满足。他清楚地记得他初次露面时所引起的轰动。他提出了很多引人注目的真理。我的理发师却忘了那些真理是什么——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然而，他还生动地记得，仿佛他所引起的轰动就在昨天。霍雷波夫和博伊厄总要到他的理发店来，因而他有机会熟悉他们的哲学。这三个人一定要被看成是现代丹麦哲学的主角。还应当提到里斯布里夫（Riisbrigh），虽然他的工作是在哥本哈根大学任教，较为宁静，较少引人注目。不过，在总体上，他处在现代丹麦哲学的伟大运动之外。可是，我的理发师不可能不带着深厚感情回想起的，就是由于过早去世，丹麦将失去它所拥有的最有才华的哲学家。有个人现在被遗忘了。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曾在世上生活过。他的名字叫拉斯穆森（Niels Rasmussen），他是那三个伟大哲学家的同时代人。他曾设想出了一个著名观点，即全部欧洲哲学都要团结在丹麦周围，然后又团结在他的哲学周围。为了这个目的，他精神饱满地致力于一项签名计划，然而，这项工作花去了他的全

部力量，直到他死于过度衰竭。如果，我的理发师说，如果他的签名计划完成了，如果这项工作宣告完成了，如果那签名被人读过，如果它被译成外文，如果它被欧洲的哲学家们都理解了的话，那么毫无疑问，那位大有希望的拉斯穆森就将把丹麦带向即使现在也没有占领过的高度。可是——【507】他去世了，丹麦哲学的希望。——理发师和我为他掉了一滴眼泪，于是他继续为我剔胡须，并继续同我交流对现代丹麦哲学的研究。里格尔斯在快活之时向他吐露过什么，霍雷波夫、博伊厄和他在理发店里悄悄说了些什么——他已把这一切传遍了整个国家。——他暂停了一会儿理发活儿去擦汗水，他利用这一刻让我看挂在墙上的地图，说明处在其伟大运动之中的现代丹麦哲学如何传遍了吉兰岛，不错，向前推进到了挪威，远到特伦赫姆（Trondhjem）。每个人都情有可原地敢于期待从这种巨大的轰动中产生出某种卓越的东西来；但接着是不幸的战争年代，它毁坏了一切。可是现在，他又一次获得了希望的勇气。丹麦哲学的当代清楚地表明，它处在与现代丹麦哲学的前一个时代的一种实质性关系之中；它与它有联系，却抛弃了其结论，只为寻找更深刻的结论。第一个时代提出了对人的完整理解，也达到了这一点；今天的哲学越来越多地抛弃了这种相对的浅薄，以便达到更高的高度。也许它还发现了更多、更不同的东西，姑且把它称为先前的“最深处”或“灵魂深处”背后的某种东西。一旦它发现了那是什么，或者如我的理发师更正确地指出的，一旦它深入到那背后，它就将获得全欧洲的声誉，那是拉斯穆森曾想获得的。我的理发师的观点是，人们一定敢于这么希望，相信丹麦哲学的非凡力量。

——《日记与论文》卷3，页3288（《论文》卷3－B191：4，与页192相同），1842年，无日期

参见20：1－6：

我没有觉得喜欢做什么事。我没有觉得喜欢散步——它令人

厌倦；我没有觉得喜欢躺下，因为要么我会躺很长时间，而我没有觉得喜欢那样做，要么我就马上起来，我也没有觉得喜欢那样做——我没有觉得喜欢骑马——那种运动对我的冷漠来说太强有力；我没有觉得喜欢做什么事，例外的是【508】一直懒散地、平稳地、呈波浪形地旅行下去，让丰富的对象滑过去，在每个漂亮的景点暂停下来，只为感受自己的倦怠——我的念头和冲动荒芜得就像宦官的欲望。——我徒劳地寻找某种能刺激我的事物——就连中世纪的精辟语言都无法消灭弥漫在我身上的空虚——现在，我真的感觉到了基督的话[①]所表达的意义，它们就是生命和精神——简言之：我没有感觉到喜欢写我在这里已经写下的东西，我也没有感觉到喜欢抹去它。

——《日记与论文》卷5，页5251（《论文》卷2-A637），
1837年，无日期

参见20：11-17：

给愚蠢作者的经过检验的忠告价格：五个银币

有人随意写下了自己个人的见解。后来，通过各种证据，他终于获得了大量不错的主意。因此，鼓起勇气吧，你们这些从来不敢让什么东西印刷出来的人们！不要鄙视那些印刷错误，不要泄露出它们是印刷错误。此外，没有什么人能从你那里夺走你的财产，因为它的确不属于任何人。唯一的问题在于，你必须得到好朋友的帮助，他们懂得如何确定什么是聪明，这样你就不会有新的愚蠢了。

——《日记与论文》卷1，页142（《论文》卷3-A111），
1841年，无日期

① 参见《新约·约翰福音》6：63。

参见 20：18－26：

一般来说，人身上每种东西的不完美在于，其抱负只有通过它们的对立面才能实现。我将不讨论构成的多样性，那可以让心理学家们有很多事可做（忧郁症患者对喜剧最敏感，最富有者经常对乡巴佬最敏感，放荡者经常对道德最敏感，怀疑论者经常对虔诚者最敏感），然而，只有通过罪过，才会第一次瞥见拯救的光芒。因此，与其说不完美存在于对立面之中，不如说存在于无法"同时"看出一个事物及其对立面的人身上。

——《日记与论文》卷 1，页 700（《论文》卷 3－A112），
1841 年，无日期

【509】参见 20：27－32：

总的来说，我同其他很多熟人都有一种非常正式的关系，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密友——我的抑郁，在我快乐之时，在我工作之时，她会召唤我，把我叫到旁边去，哪怕我在身体上仍然处在那个点上。那是我所结识的最为忠实的情人——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我肯定会随时准备跟着走。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496（《论文》卷 3－A114），
1841 年，无日期

参见 21：7－19：

当我注意到疑病症的深刻性时，我感到奇怪的惊恐，上一代的英国人已经把它确定为笑声的模棱两可的基础，正如哈特利博士（Dr. Hartley）观察到的那样：即使笑声完全被误解了又怎么样，即使世界很糟糕、生存很不幸以致笑声真的就成了哭泣又怎么样？即使那是一种误解又怎么样———一种误解是由富有同情心的天才引起的，还是由骗人的恶魔引起——？

"当笑声第一次出现在孩子身上时，那是一种新生的哭泣，它是由痛苦引起的，或者是由突然在非常短的间隔里感到的不断重

复的痛苦引起的。”（参见 Flögel, Geschichte der komischen Literature，卷1，页50）①

——《日记与论文》卷5，页5371（《论文》卷2-A373），
1839年2月21日

参见21：20-23：

有一些场合，那时人们尤其感到在世上完全独处是多么艰难。有一天，我看见一个可怜的女孩儿完全独自走向教堂去接受坚信礼。我还见过一位老人，他的全家人都去世了——他正带着自己的小孙子，他最后的安慰，在他腋下的一个棺材里，后来我看见他【510】坐在公墓当中，就像一个家族墓碑上的十字架。

——《日记与论文》卷2，页1979（《论文》卷2-A400），
1839年4月28日

《论文》卷2-A400边注：

天知道 mutters-alene 这种表达法实际上来自哪里。②

——《日记与论文》卷2，页1980（《论文》卷2-A401），
无日期

参见21：24-29：

内波斯提到过一名将军，他和一个很大的骑兵团被困在了森林里，为了不使那些战马因过度闲散而生病，他每天都鞭打它们，使

① Carl F. Flögel, Geschichte der komischen Literatur, Ⅰ-Ⅳ, Liegnitz, Leipzig：1784-1787，卷1，页50。

② 大型丹麦语辞典 Ordbog over det danske Sprog 的编者们也不知道这种表达法的起源，但同样的大型德语辞典格林《德语辞典》的编者们却声称它与德语的 mutterallein 一词同源：像在母亲的子宫里一样绝对孤独。

它们保持活力——我也以相似的方式住在像被围困的自己的房间里——我宁可看不见任何人，我时刻都担心敌人试图发动进攻——那就是说，有人将要来拜访我。我宁愿不出门，但我惟恐因静坐得太久而受伤害——我自己一直哭到精疲力尽。

——《日记与论文》卷5，页5380（《论文》卷2-A414），1839年5月10日

参见21：30-32：

我说到自己的悲伤就像英国人说到自己的家：我的悲伤“是我的城堡”[Min sorg is mey castle]。——但是，有很多人，当他们有悲伤的理由时（帽子上缠着黑纱），与其说是要求同情以减轻悲伤，不如说是取宠和撒一点娇，因此基本上把悲伤看成是生活的便利之一。

——《日记与论文》卷5，页5384（《论文》卷2-A421），1839年5月12日

参见22：1-2：

我生活着，感到那些日子有点像一名棋手在对手说这话时一定会感觉到的：不能移动那棋子——像一个无用的旁观者，因为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来。

——《日记与论文》卷5，页5388（《论文》卷2-A435），1839年5月21日

【511】参见22：3-15：

《阿拉丁》那么使人耳目一新，由于孩子般的、天才的大胆鲁莽，处于最狂热的希望之中。在我们这个时代，有多少人真正敢于希望，敢于欲求，敢于要求，敢于对自然发言，既不是以一种孩子似“斯文”的“bitte，bitte[请，请]”，也不是以一种诅咒的狂乱的激动？有多少人——受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老生常谈的

激励，即男人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是他的天然代表——具有真正要求的声音，真正的、神圣的正式风格，或者说，我们完全不像诺雷丁（Nourredin）那样过分恭敬地站着，担心要求得太多或太少？或者说，这种高贵的要求难道没有逐渐消失为对“我”的病态反思，从坚持到“告发”，孩子从开始就确实是为这样做而被“培养起来的”。

——《日记与论文》卷4，页4928（《论文》卷2－A451），
1839年6月10日

参见22：16－24：

……我像scheva那么害羞，像dagheschlene那么软弱和缄默；我觉得喜欢一封印在倒数第一行的书信，就像拥有三条马尾巴的帕夏那样无法控制。是的，如果想到去除他们的痛苦就像那些意识到自己善行的人们失去自己的回报一样，那么我的疑病症计划是多么令人愉快啊，因为我提前去除了自己的麻烦，而它们都还远在后面。

1839年8月4日

页边注：对我自己和我的涂鸦的焦虑，正像国家银行对它自身的焦虑一样，一般来说也像任何代词一样是反身性的。

——《日记与论文》卷5，页5407（《论文》卷2－A540），
1839年8月24日

摘自随笔；参见23：21－23：

……因为命运之门并不是朝里面打开的以便人们可以靠冲撞打开它，它却向外开着，这样，第一个人就不得不向后站（无可奈何）。

——《论文》卷3－B179：3，1841－1842年，无日期

【512】参见23：24－34：

我相信，我有勇气怀疑一切；我相信，我有勇气同一切进行战斗；然而，我却没有勇气承认什么事情；没有勇气拥有，对自己的一切事都没有勇气。大多数人都抱怨说，这世界那么无聊乏味，以至事情在生活中的状态并不像在小说里那样，小说里的恋人是那么幸运。我却抱怨说，生活不像在小说里那样，在生活里有要与之斗争的冷酷的父亲，有要强行打开的少女的闺房，有要冲进去的女修道院的围墙。我却只有要与之斗争的苍白、冷酷、生命力顽强的夜间活动的形式，我自己把生命和存在都交给了它。

——《日记与论文》卷1，页801（《论文》卷3－A218），1840年11月16日

参见24：1－14：

有关我的悲哀的事情在于，我的整个生活都是一个感叹词，没有任何东西是确定的（一切都是可变动的——没有什么不可变动，没有任何“真正的财产”）——我的悲伤是一种绝望的呜咽——我的快乐则是一种夸张的抒情诗般的“特啦啦”。

——《日记与论文》卷5，页5372（《论文》卷2－A382），1839年3月13日

参见24：23－25：

最有趣的时光就是坠入情网的时期，那时，在初次奇妙的彻底感受之后，从每次遭遇、每次扫视中都会带些东西回家（不过，可以说，心灵飞快地掩藏在了眼睑背后），正像鸟儿一根接一根地把树枝衔回巢一样，却始终都会感到对巨大的财富不知所措。

——《日记与论文》卷3，页2382（《论文》卷2－A273），1838年10月11日

参见24：26－29：

我想写一部小说，其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个男子，他得到了一副眼镜，它的镜片把影像缩小的能力与氢氧显微镜①一样，另一方面能按同样的比例放大，【513】这样他就会相对地去看一切事物。

——《日记与论文》卷5，页5281（《论文》卷2－A203），1837年12月10日

参见24：26－29：

正因为幽默想拥有没有相对性的绝对，所以它才在极端绝望的跳跃中摸索着，总是处在最令人震惊的相对性之中——

同样的镜片能放大（一叶草都比一切独出心裁更有价值），也能缩小（宁愿从法利赛人违背意愿的嘴里听到智慧之语，也不愿听传道士的话）——②

——《日记与论文》卷2，页1722（《论文》卷3－A49），1840年，无日期

参见25：1－11：

嘲讽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突出了。我经常想到，有一种对世界的嘲讽，例如，当一个人正要作最后一跳而跳进泰晤士河（the Thames）之时，一只牛虻落在了他的鼻子上，在洛基与侏儒的故事中，③ 当伊特里（Eitri）离开之后，布洛克（Brock）站在风箱

---

① 参见1837年12月13日 Berlingske Tidende，页296："Hydro-Oxygen-GasMikroskop"。

② 参见哈曼，Schriften，卷1，页497。

③ 参见 Mythologie der Feen und Elfen vom Ursprunge dieses Glaubens bis auf die neuesten Zeiten, aus dem Englischen übersetzt v. O. L. B. Wolff, Ⅰ－Ⅱ, Weimar: 1828)，卷1，页131－132。

旁，一只苍蝇三次落在了他的鼻子上——这里的讽刺就像是布洛克的诡计，以防自己赢得那场赌博，而在别的情况之下，那就成了人类的一项宏伟计划被一只牛虻无情地嘲弄了。

——《日记与论文》卷2，页1697（《论文》卷2-A112），1837年7月8日

参见25：6-7：

一个人边走边思考自杀问题——正在此刻，一块石头掉下来砸死了他，他临终前的话是：赞美上帝！

——《日记与论文》卷2，页1672（《论文》卷1-A158），1836年，无日期

参见25：12-18：

从总体上说，我缺乏生活下去的耐心；想要孩子在我看来很可笑，我在哪儿去找时间等待他们长大成人——我无法看见草木生长，但如果我无法【514】那么做，那么我就不在乎要看它。我的目的是浮光掠影地观察“fahrende Skolastisker［游学的学者］”，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匆匆掠过生活。据说我们的上帝先于眼睛而使肚子得到满足，我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我的两眼沉迷于一切并厌烦了一切，尽管我很饿。

——《论文》卷3-B179：8，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25：19-28：

首先，不要问我理由——一个年轻女孩儿通常都会因为无法说出理由而得到原谅，她过多地生活在情感之中——我则有所不同。一般来说，我有很多理由，最经常的是这样一些相互矛盾的理由，对我来说不可能确切地说明它们，更不可能同时成对地、恰当地确切说明它们。此外，微不足道的小事常常决定了这问题。因而可以看出，由于这个原因，对我来说不可能提出理由。——

在我看来，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也是不对的，因为有时一个非常 gewaltige［强有力的］原因会产生出非常 klein［微小］和不足道的结果——确实，有时完全没有任何结果；有时微不足道的原因却会产生出巨大的结果，一只老鼠挖掉一座山。

——《论文》卷 3 - B179：9，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 25：29 - 35：

……而那些单纯的快乐……它们只有一个缺点，即它们太单纯，尤其是只能适度地享受它们。——我的医生有时会规定我的饮食。其中有某种原因；人们从某些特定食物中获取营养，但为了保证营养的饮食的确太可怕了。

——《论文》卷 3 - B179：10，1841 - 1842 年，无日期

参见 26：10 - 14：

现在我是那么不愉快，以至我在梦里都难以形容地快乐。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381（《论文》卷 2 - A415），1839 年，无日期

【515】摘自随笔；参见 26：19 - 22：

一个谜——人们始终都不应在实体的意义上存在，而应在主体的意义上存在——我的生活不懂得什么律法，因此不可预言。我不仅对人们来说是个谜，而且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个谜。那绝对好极了。我考验自己，取笑自己，如果我厌倦了这样做，那我就抽支雪茄休息一下并想到：天知道我们的上帝真的对我有什么意图，或者说他想把我造成什么样子。

——《论文》卷 3 - B179：13，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 21：23 - 27：2：

没有哪个怀孕分娩的妇女具有比我所具有的更奇怪、更不耐

烦的愿望了。如果我与分娩的妇女不一样，那么我就会不断地体验肉体方面的全神贯注和分娩的痛苦。——有时，那些愿望包含了一些最没有意义的东西，有时又是最崇高的东西，但这一切都与心灵顷刻的狂热有关。我可以希望某种食物——不像以扫（Esau）那样饥肠辘辘，[1] 而是怀着分娩的妇女那种在肉体方面的全神贯注。我可以怀着相同的激情希望看透上帝的深刻之处。此刻，我却盼望——一碗荞麦片粥。我从上学时起就记得，我们总会在星期三得到荞麦片粥，星期三下午我们就放假。我记得吃到的荞麦片多么白净光滑，奶酪对着我微笑，多么温馨，我多么急不可耐地想得到允许开始吃啊！在那个时刻，我愿付出一切以换取一碗荞麦片粥。

——《论文》卷 3 - B179：14，1841 - 1842 年，无日期

参见 27：3 - 11：

人们在自己的重生之路上不必过于匆忙，以免情况变得像巫师维吉尔那样，在他将获得重生之时，结果却使自己被处死了（被劈成了碎片）；后来，由于看守大锅的人太粗心，锅【516】被打开得太快，此时的维吉尔只变成了一个婴儿，他随着一阵悲哀的呜咽就消失了。

——《日记与论文》卷 4，页 4399（《论文》卷 2 - A152），1837 年 8 月 31 日

参见 27：3 - 11：

你非常了解巫师维吉尔的故事，他想使自己获得重生——把它记在心里（为了使读者迷惑，这个故事不必进一步发展下去。从总体上说，在这方面必须做更多的事。）

——《论文》卷 3 - B41：7，1841 年，无日期

---

① 参见《旧约·创世记》25：29 - 34。

摘自随笔；参见27：3－11：

像巫师维吉尔一样（他出现在哈根［Hagen］的《童话》中），① 我把自己劈成碎片，放进一口大锅里去煮，以便获得重生。维吉尔也是这样做的。他安排了某个人把他自己劈成碎片，放进一口大锅里，接着要在锅里煮八天，由另一个人守在锅边，不准任何好事者窥视锅里。可是，那看守人本身抵挡不住诱惑，他窥视了，而时间还早，还是婴儿的维吉尔随着一阵叫声消失了。我也是如此，我过早地向锅里窥视，看见了生命的构成及其历史过程，而现在我只能挽救自己的童年——伴随着一阵叫声。

——《论文》卷3－B179：15，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27：29－28：9：

……即使我们的上帝按意大利簿记法把账本保存得非常有条理又怎样？

那不是我所需要的现代文学的冲击，但这是真正的激情的痛苦，它那极端的力量。他们讨厌那地方。

……那里的爱情和诅咒的声音那么响亮，以至一直达到了上帝的宝座——他们在那里犯下了罪过。

——《论文》卷3－B179：17，1841－1842年，无日期

【517】摘自草稿；参见28：10－12：

我把自己的时间划分如下。一半用来睡觉，另一半用来做梦。大多数人根本就不做梦。就他们睡觉时不做梦而言，那始终都很好。睡觉不应该受到梦的打扰。有某种与睡觉有关的真正伟大的东西。但在醒来之时却应该做梦。

——《论文》卷3－B179：18，1841－1842年，无日期

---

① Friedrich Heinrich，《故事与童话》（Erzählungen und Märchen，I－II，Prenzlau：1825，卷1，页147－152，156－209。

摘自随笔；参见29：6-11：

我的灵魂如此沉重，以致再也没有任何思想能够承载它，再也没有任何翅膀的拍打能把它送上苍天；它只是偶然动弹一下，出现这种情况时，它不是升到更高的地方，而是沿着陆地掠过，正像暴风雨大作时忧伤飞翔的鸟儿一样低飞——同样，一种隐秘的焦虑笼罩着我整个的内心存在，一种预感到地震的烦闷。

——《论文》卷3-B179：24，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29：21-31：

就连女孩儿都吸引不了我——她们的美丽消失时就像一个梦，那美丽过去时就像昨天。——她们的忠实——对此我将说些什么。她们要么不忠实——这与我无关；这对我来说太熟悉了——要么有人发现了一个忠实的［女孩儿］，那么从反对的观点来看，她肯定将吸引我，但在另一方面，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她不会吸引我，因为她或者一直都保持着忠实，这符合我对体验的渴望，正如符合那个法官的愿望一样（他出于良知而对每一种可能的惩罚都服从），只要他一直到自己被处死，或者到某个时候她背叛了，那么我们就会受到上天的影响。

——《论文》卷3-B179：26，1841-1842年，无日期

【518】摘自随笔；参见29：32-30：26：

不幸的命运，你徒劳地在你那张像老娼妇一样起了皱纹的脸上装扮，我还是认出了你。你已沉沦了，你也有自己陈旧的胡言乱语，自己的 Idem per Idem［不断重复］，你徒劳地准备着同样的故事。你像个傻瓜使主人厌烦一样使我厌烦，那就是你老一套的伎俩，同样的招式——

来吧，睡下死去吧；你什么都没有承诺；你拥有了那么多东西。你徒劳地使你那傻瓜的铃叮当作响——

我并不为尼禄（Nero）烧毁了罗马城而责怪他，但我希望知

道他是否懂得如何欣赏它。他烧毁罗马是因为他想看表演，也因为他想看见鸽子从火海中逃脱——那真是一种快乐。

太阳下面依然没有任何新鲜的东西。[①] 你就是你自己的回声。

我将躺下睡觉了，如果你发现了什么新东西，那就来叫我吧。

——《论文》卷3179：30，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29：32－30：2：

来，睡下死去吧；你什么都没有承诺；你拥有了那么多东西。我将躺下睡觉了，如果你发现了什么新东西，那就来叫我吧。

——《论文》卷3－B179：32，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30：3－29：

那两根熟悉的小提琴弦，莫扎特以自己无限的才华，根据道德上实质性的、未经解释的、无言的深度，用它们来把自己的《唐·乔万尼》辩证化，向他表明消失，或者更正确地说，让他消失在遥远的地平线，转瞬之间让他像影子一样跑掉，远远超出了最遥远的地平线，在那两种力量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无限性，整个世界似乎都处在【519】那两个世界之间——那两根小提琴弦，这个时刻，在这里的街道中间——我已丧失了理智吗？——那是我的耳朵，那喜欢莫扎特音乐的耳朵不再倾听了吗？——这就是神的奖赏，对不幸的我的奖赏吗？我像个跛子和盲人一样坐在音乐殿堂的入口处，向那些进去的人乞求给我一双耳朵，他们自己能到场去听音乐的耳朵。只有那两根小提琴弦——因为我现在再也听不见什么了。正如在那不朽的前奏曲里一样，它们从深沉的合唱音调中突然出现，因而它们在这里从大街的嘈杂和喧闹中以完全意想不到的惊异突然抓住了我。它一定要结束了，因为我现在又听见了他轻快的舞曲。那些路过的人可能认为我已失去

① 参见《旧约·传道书》1：9。

了理智；我想象着自己的脸看上去像一个问号，问道：你们没有听见什么吗？答曰：对不起，你说什么？——当然是一种混乱的吵闹声。——现在我看见了他们：这么说是你们，你们这两个不幸的艺术家，使我这么吃惊！——一个很可能有十七岁，穿着一件绿色卡尔穆克（Kalmuk）外套，上面有很大的骨质纽扣；那外套本身对他来说太大了。他把小提琴紧紧夹在下巴下面，帽子向下拉到了眼睛上面，手藏在一只无指手套中，指头被冻成了青紫色。另一个年龄大一点，穿一件绳绒线外套。两个都是盲人。一个小女孩儿，大概在为他们引路，站在他们前边，双手插在披巾里。我们一个接一个聚集起来，几个赞赏他们音乐的人——一个带着邮包的邮递员，一个小男孩，两个码头工人。那些漂亮的四轮马车噪声很大地驶过，轻便马车和运货马车的声音压过了乐曲声，乐曲声偶尔零散地从吞没一切的噪声中传出来。

对我来说，那是一个聚会的场所。

——《日记与论文》卷3，页2790（《论文》卷3-B179：34），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31：27-32：2：

我似乎注定要经历所有的情绪；我像一个应当学习游泳的孩子一样躺着——我大喊大叫——这是我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那时支撑物被拿走了。

——《论文》卷3-B128，1841-1842年，无日期

【520】摘自随笔；参见32：18-26：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回忆［erindre］更危险的了。一旦我回忆起一种生活关系，我就再也不可能对它有任何兴趣了。据说匮乏使内心变得更加喜爱；是的，如果我在唤起回忆的同一时刻能返回到所有热烈的爱情中去的话，这就并非不可能；如果我首先有时间去体验我常常体验过的那一切，而那种回忆

比所有的真实性都更加充分地使人满足的话——那么它就完结了。因而，这样一种生活关系早就已经变成了永恒，不具有任何短暂的兴趣。

——《论文》卷3－B179：46，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32：27－33：12：

如果有人应当记日记的话，那么我就是那个人。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在某段时间里，我完全忘记了促使我这样那样做的理由，不仅是生活中的一些琐事，经常也有最为关键的步骤。接着又可能发生的是，我突然想到它的理由，于是我怀着巨大的快乐发现，我确实有那么做的很好的理由。如果我把一切都记下来的话，我就会时常拥有这样的快乐而不是相反的痛苦，然后我就能马上查阅。有时，无疑会出现我无法理解自己的理由的情况。从总体上说，理由是一种非常可怜的东西——只要我用自己的全部激情去考虑它的话，那么这种理由就演变成了一种巨大的惊天动地的必要性；有时，我冷漠而傲慢地在附近走着。例如，现在我用了一些时间来思考使我辞掉教师职位的真正理由是什么。现在当我想到这个问题时，似乎那样一个职位正是适合我的东西。今天是我不错的日子，促使我那样做的理由以其全部令人信服的力量被我理解了。我不得不过着与教师相邻的生活，这对我来说完全是无法容忍的。再加上这一事实：由于我首先必须认为自己具备做教师的资格，所以我有一切理由担心自己是否能取得突出的成就，【521】由于这个理由，我认为最合适的是辞去我的职位，到流动剧院公司去谋职。人们无疑会认为，如果没有内心的召唤作为动机，就决不应使自己从事那门手艺，但这是不对的。如果具有一种对它的召唤，也始终应当同它保持着距离。

——《论文》卷3－B179：47，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33：27－31：

现在我再次跳进了那深渊——我在那里把自己隐藏在自己之中；我把自己包裹在自己之中——

我靠压抑生活。

——《论文》卷3－B186，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33：32－34：14：

在我的生活里，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与发生在巴门尼斯库斯身上的传说一样，他在特洛丰尼的山洞里丧失了笑的能力，但在德洛斯岛上又获得了那能力，因为他看见了据说是女神勒托形象变成的无形障碍物。我在特洛丰尼的山洞里度过了童年，忘记了如何笑，或者说从来就没有学会如何笑，可是在我成年后，当我睁开眼睛看见真实之时，于是我就开始笑了，从那时起我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笑。因而事情就是这样：有些人有幸福的童年，却总是为真实而焦虑——我不怕真实，却害怕不真实，害怕我曾经窥视过的那王国。真实没有提供理想，但我曾经模糊想到的理想却是一种痛苦的理想。而这确实并不可笑。（这里形成了争论。）

——《论文》卷3－B179：51，1841－1842年，无日期

参见34：15－23：

英雄传说中充满了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自相矛盾，一种绝对天真的谎言（这就是那些故事非常容易被拙劣模仿的原因）。我只举一个例子，它出自拉芬的Nordiske Kœmpehistorier中赫尔弗尔（Hervor）与赫德里克王（King Heídrek）的传奇。【522】它不仅忘记了前面在把每个主角都描述为实际上是最强大的时所说的话，而且也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因而，它在第8页说，斯瓦弗兰（Svafurlame）从巨人们那里获得了“提尔芬”（Tyrfing），一把剑，其特点是它每次被抽出来时都证明对某人是致命的；那时他正要

抽出剑袭击巨人们，然而他却碰不到他们，结果应当使自己被杀死。顺着第八页往下，当安甘提尔（Angantyr）正要同希亚马尔（Hialmar）战斗时，奥德（Odd）却劝他放掉希亚马尔，因为希亚马尔有一件钢铁无法碰到的丝衬衣（结果一把剑能够穿透一切——另一方面又有一件任何剑都无法刺穿的衬衣）。所有这些故事中的另一个矛盾包含在对武士们生活方式的看法之中；故事详细讲述了他们巨大的勇气、作战的激情等等，与此同时又把他们描绘成极为焦虑地关注不仅要拥有良好的武器，而且也要有先进的武器，这就赋予了另一些讨厌的武士胜过最骄傲的武士的好处。同时，在有关战争的故事里，忽视了只有一个武士才得到了这种附带的帮助，要花非常长的时间才能决出胜负——是的，他只是勉强获得了胜利。——在这种浪漫的生活中，依然潜藏着一种讽刺及其直接性。——与此有关的是故事在讲到捆住芬里尔狼的链条时极为天真幼稚；所提到的五样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说到它们时是这样：因此，在世界上找不到它们。——托尔，当他在垂钓米德加尔德（Midgaard）大蛇时，用两条腿穿透了船底（在身体上无疑是不可能的），最终在海底 站住了。①

页边注：相似地，在拉芬的 Kœmpehistorier 第 118 页第三部分的奥瓦罗德（Φrvarodd）的传说中，奥瓦罗德要同奥格蒙德（Φgmund）作战，后者说道：我要袭击你的手臂，却不砍断它，尽管我有一把“无坚不摧的剑”。

【523】页边注：或者说是一种能治疗一切伤口的药膏。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209（《论文》卷 2 - A36），1837 年，无日期

① 在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有米德加尔德大蛇，即尘世的大蛇，它们躺在海底，环绕世界盘绕着。参见奥伦施莱格尔，“Thors Fiskeri”，Nordens Guder，Copenhagen：1837），页 100 - 105，尤其是页 103；《北方诸神》（*The Gods of North*，tr. William Edward Frye，London：1845），页 117 - 121。

摘自随笔；参见34：15－23：

因而，我，虽然整个世界都无法束缚住我，但我还是被用铁链捆住了并且大怒，我被一条幻想的链条捆着，然而只有它才能捆住我；正如那根捆住芬里尔狼的铁链是由很多东西编织成的一样，它不是（可能形成）并且始终都不是能捆住那个怪物的唯一链条——因此，我被一根幻想的、却是真实的链条捆住了，它由我无望的幻想构成。

——《论文》卷3－B179：52，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35：13－20：

我应当留意世界上某些有用的存在物，有个人今天对我说。很好。我大概已经认识到了那真理，但无法救世。那么，我该怎么办？向世界诉说我的悲伤，我所受的折磨，让人更加有助于证明一切都那么可怜和厌烦，也许会在人类生活中发现一种新的、迄今为止未被发现的污点［Plet］，也许会因此出名，正像那些在朱庇特身上发现了缺点［Pletter］的人一样——？

如果我拥有的财富是一只潘多拉（Pandora）的盒子——那么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打开它不是最好吗？

——《论文》卷3－B179：53，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35：20－31：

那并不仅仅是每个人都想得到的一般想法，不是，它也是属于整个心灵的情绪，然而只存在于回忆中，但通过这种回忆就把人同过去联系起来了。今天，我让小路德维格坐在我腿上［defect in ms］，告诉他我租了一个新的［defect］要向他描述，尤其强调是一个老式沙发使我确定了那问题，因为我那时有【524】一种偏见，正如把我的［defect］告诉他祖父一样。他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智力［defect］说，他也渴望那些日子。结果，他通过我的回忆回想起我通过我父亲回想起我祖父的那些日子。以及［defect］一个

天堂，一个黄金时代等等。不，一个沙发［defect］是在上面笑和哭的某种东西。

——《论文》卷 3－B179：55，1841－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删除部分；参见 36：8－12：

我就像吕讷堡的猪一样——我的思维就是激情。因此，我对把我自己都无法吃的块菌连根拔起很在行，我像一头大象一样把所有问题都抛到我身后，把它们连根拔起，事情进行得就像大象全速奔跑那么快，但它仍然在那里……

——《论文》卷 3－B123，1841－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 36：13－20：

我徒劳地努力抵抗。在我早年的生活中，我早已被对于自己的一生成为一种诗意生存的某种焦虑所攫住。真的，没有比这更糟的事情了。我抵抗着。我徒劳地自己大为激动；我命中已经注定，命运在嘲笑我时突然向我显示了，我所作的一切抵抗完全成了诗意生存的一个因素。

——《论文》卷 3－B179：56，1841－1842 年，无日期

摘自《或此或彼》第一部抄本划线部分；参见 36：13－20：

“我徒劳地抵抗着。我滑倒了。我的人生依然是一种诗意的生存。”能想象比这更糟的事吗？我命中已经注定，命运在嘲笑我时突然向我显示了，“我所作的一切抵抗成了这样一种生存中的一个因素。”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630（《论文》卷 4－A217），1843 年，无日期

【525】摘自《或此或彼》第一部抄本页边注；参见 36：21－37：6：

拉尔修以一种有所改变的形式把这种论证归因于第欧根尼

(Diogenes)，他也把另一个人署名为原作者。

——《论文》卷4－A218，1843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37：7－28：

厌烦多么可怕——厌烦多么可怕！我不知道有什么更有力的表达法，不知道有什么更真实的表达法，因为相似只有靠相似来确认；还有什么更玄妙的表达法，因为那样的话就还有希望，还有某种变化。有一幅画表现了一个在闺房中的女人。时间显然不是夜晚而是白天，她的头靠着一个枕头，手臂靠在头上，另一只手没有生气地下垂着，手指闲着，甚至没有摆弄什么东西，然而她可能没有注意到时间的长短。——我也像这么躺着，但我发现的唯一东西就是空虚；我赖以为生的唯一东西也是空虚，我在其中活动的唯一东西还是空虚——我甚至没有遭受痛苦——秃鹫不断啄食普罗米修斯的肝脏，毒液不断滴到洛基的身上。那至少是一种中断，一种变化，尽管很单调。——我什么都没有遭受，痛苦本身对我来说已经丧失了其新鲜感。如果把全世界的荣耀或全世界的折磨都加在我身上，也决不会使我挪动；我不会因为得到或没有得到而转向另一边。——正如希伯来人所说，我正濒临死亡。① ——或者说，有什么能使我转移——是的，只要我能看见在生命中持续的忠实（对谎言、狡诈、欺骗和富有心计的想法来说：我徒劳地在其中寻找什么令人惊异的东西）。——可是，我心灵中有毒的怀疑会在中途杀死忠诚——我的心灵就像死海，没有任何鸟儿能在上面飞翔，它们飞到中途时，就会在昏迷中掉下来死去和毁灭。

——《论文》卷3－B179：55，1841－1842年，无日期

---

① 参见《旧约·创世记》2：17，3：4；《致死的痼疾》，《文集》卷19，页18。

摘自随笔；参见37：29－36：

多么奇怪！人们对失去和保有怀着多么暧昧的焦虑，却仍然死死抓住这人生！我一直【526】在考虑再次走出决定性的一步，与以前的一切步骤相比都不过是小孩子的游戏——开始踏上发现的伟大航程，像一条起航的船接受鸣炮致敬一样，我也会这样向自己致敬。——或者说，也许正是出于精明的经济上的原因，我才把那份注了册的契约隐藏起来作为最后的求助手段？——如果一块石头掉下来砸死了我，那也不会使我警觉。

——《论文》卷3－B179：59，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38：1－40：6：

……在整个《或此或彼》中最使我看重的是，它的确证明了在其背后的形上意义全都把各处的每件事引向了两难境地。在那篇很少有哲学意味的文章背后同样也有：作为最高思想原则的同义反复，那就是说，如果矛盾的原则是真实的（它由或此或彼来表达），那么它就是（哎呀，但有多少人能理解它）对它的科学的表达，它是可以把它归入其中的唯一统一体，体系要通过它才成为可能。因此，在这部著作里根据矛盾的原则写一篇论文在美学上是不正确的；不，要从个人方面来维护它——但从思辨的观点来看也一样，如果不希望走得更远，那就是对同义反复的顶礼膜拜。

——《论文》卷3－B177，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38：1－11：

“同义反复”被认为是一切科学中的最高原则，是唯一能摆脱怀疑的，是唯一的逃避。——它是最高的 principium cognitionis [认识原则]，das höchste Denkgesetzt [最高的思想法则]。

其科学的表达法是 idem per idem

[不断重复]

它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么贫乏
　　它具有智者爱开玩笑的方式
　　　　它在判断方面是无限的
【527】它极为科学并具有启发性
　　当两个量在大小方面等于
　　一和相同的第三者时它们都同样大小
　　　　量的结果
　　这在乐队指挥台上和布道坛上
　　都是有用的，人们在上面说了很多
　　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论文》卷 3 - B179：60，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或此或彼》第一部抄本页边注；参见 38：1 - 2：

哲学上的墨伽拉学派（the Megara school）的斯提尔波（Stilpo）早就阐明过这一点。

——《论文》卷 4 - A219，1843 年，无日期

参见 38：12，17：

我的生活历程那么不稳定，因为在我的少年时代，两条前腿（各种期望等等）被过度劳累削弱了。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401（《论文》卷 2 - A510），1839 年 7 月 22 日

摘自随笔；参见 38：18 - 40：6：

“或此或彼”是一个护身符，用它可以破坏整个世界。

——《日记与论文》卷 1，页 756（《论文》卷 3 - B179：27），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38：18－40：6：

“或此或彼”这些词语是我随身带着的一把双刃剑，我用它可以暗杀全部的真实性［Virkelighed］。我只是说：或此或彼。或者是这个，或者是那个；既然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或者是这个或者是那个，它当然就不存在。我注意过变戏法的人变戏法，听他们解释过，看见过观众的惊异，但我用自己的魔术配方同样能干出远为奇异得多的事情来。人们可以解释一切——确实，人们可以极好地帮助自己。那就是说，一个人始终像这样生活，以至他具有了【528】自己身上所有东西中的一些要素；因此，没有任何魔鬼能了解他；他或者是个骗子，并且有一些这方面的迹象，他或者不是骗子，并且有这方面的某种证据——因此，他完全就不存在。那就是说：因此，我们让他站着，就像农夫说到那圆塔一样。

——《论文》卷3－B179：62，1841－1842年，无日期

参见38：18－40：6：

摘自A的论文

《或此或彼》

一段欣喜若狂的话语

……寻求智慧，你将为之后悔；躲避智慧，你将为之后悔；寻求智慧或者躲避它，你也将为之后悔；无论你是寻求智慧还是躲避它，你都将为之后悔……

因此，我的哲学具有简明、不可辩驳的优势特征，因为如果有人要质疑它，他当然因此要证明他不理解它。

页边注：因此，我不喜欢有些哲学家越过矛盾原则［Grundsaetning］而取消了它，因为不用提及这样一步里所包含的危险，它必然会提供一个可怕的开端［Saet］和整体的震荡，某种无法轻易克服的东西，它也含糊地拥有这样一个主体［Undersaat］，或

者更正确地说，两个主体。诚然，人们有时的确看见了某人骑着两匹马，这本身就足够巧妙的了，但我从来就没有见过有人骑一匹马和一头驴，或者骑一匹马和一头大象。我战胜了矛盾原则，因为它不可能触及到我。

它具有两面，长度和宽度，或者更简洁地表达我的意思：短处和狭窄。它显然出自那一现象，正如我已在头四个句子里表明的那样，【529】但那很明显，因为它在出自那现象之前就超越了它；它显然又返回到了那现象，因为它从来就没有触及到它，既然真正的哲学家不断地 œterno modo［使用永恒的方式］，像布罗松（Brorson）教授那样，却没有几个小时为永恒而活着。——也要在实际的方面推荐这种哲学，因为它已经战胜了最危险的敌人，死亡，因为死亡在事先发现我已经死去之时，明显被欺骗了。

——《论文》卷 3 - B179：63，1842 - 1843 年，无日期

参见 38：18 - 40：6：

对特定命题的普遍化解释——结婚或者不结婚，你都将为之后悔——可以说，这是对一切生活智慧的概括。教师始终具有的与自己学生的私人关系最好被表示为：那也许对你有益［Velbekomme］。不过，我们不可能对某人说，没有别的什么被认为是最好的：对你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自己去上吊，因为我们不得不说：自己上吊或者自己不上吊，你都将为之后悔。

——《日记与论文》卷 3，页 2586（《论文》卷 3 - A117），1841 年，无日期

摘自《或此或彼》第一部抄本页边注；参见 38：20 - 21：

……这些话要归于拉尔修就苏格拉底说的。

——《论文》卷 4 - A220，1843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40：7－14：

一个人埋葬了自己的亲戚，驾着一辆马车出去了，又驾着马车回家了——能想象到还有什么更可笑的事情吗！但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就希望自己死去时是个婴儿，尤其是如果我出生在尼博德（Nyboder）的话。于是，父亲就在腋下夹着一个里面装着婴儿的小棺材，在星期天上午独自到公墓去，他自己是牧师，掘墓人，送葬人等等。

——《论文》卷3－B179：64，1842－1843年，无日期

【530】摘自随笔；参见40：15－35：

每个人都要让自己向世界报复。我的方式是带着自己深深禁闭在内心的悲伤和苦恼，一面用笑声来取悦每一个人。如果我看见有人在受苦，我为他而悲哀，尽可能安慰他，平静地听他向我保证说："'我'很快乐。"如果我能不断这么做到死，那么我就报了仇。

——《日记与论文》卷5，页5258（《论文》卷2－A649），1837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40：15－35：

我怀着最大的热情投身于所有的活动。因此，我经常在夜里工作，当我想到我知道自己能取得最好的成就时，我就不再能取得任何东西了。于是，当我听见别人称赞自己的成就时，我会笑起来，因为我鄙视人们，我在进行报复。当我发现自己受到轻视时，就置于一旁不顾，因为我不可能做任何事，我笑起来，因为我鄙视人们并且报复他们。

——《论文》卷3－B179：66，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41：1－5：

我的不幸在于：死亡天使始终都陪伴着我，那并不是被选中

的、我洒上鲜血作为他要经过的标记的那些门，但它恰恰就是那些选中的、缺少那种标记的门，他要杀死他们，因为在他们死去之前，我才可能真正热爱他们。

——《论文》卷3-B179：67，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41：28-42：2：

一位流浪音乐家用某种簧管乐器演奏着出自《唐·乔万尼》的小步舞曲（由于他在另一个院子里，我无法看见那是什么乐器），一位药剂师在捣碎药物，一位少女在院子里擦洗等，他们都没有【531】注意到一件事情，也许那个吹笛人也没有注意到，我的感觉那么美妙。

1836年6月10日

正在梳洗马儿的那马夫在石头上敲打马梳，从城市的另一部分传来了卖虾者的声音。

——《日记与论文》卷5，页5144（《论文》卷1-A169），1836年6月10日

摘自随笔；参见42：9-20：

我的悲哀就是我的豪华城堡，它就像云彩之间的鹰巢一样，高高坐落在山上，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敢于接近它。因而，我会猛扑到真实中去抓取自己的猎物，但我并不在那里停留。我获得了对它的印象，把它编织到我城堡的挂毯里去，我像个已经死去的人一样住在那里。昨天发生的事对我来说就像是发生在一千年之前，因为一天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千年，我常常忽略了这一天是在今天与前天之间。它是忘却，不是为了忘却，而是对忘却一种永恒生存的洗礼。我已经忘却了其中一切有限的东西，记住了无限的东西，我在那里生活得像莪相一样，在老熟人当中回忆从前的时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沉思

着，坐着，用一种柔和的声音在描述，几乎是耳语，我在倾听，但那个人就是我自己。

——《论文》卷3－B179：70，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或此或彼》第一部抄本有关章的标题页；参见45：

荷马就音乐所说的是对的：οίο ακούουε，ουδε τιδόυε ［我们只能倾听，我们一无所知］。《伊里亚特》卷2，页486。倾听它，却不懂得它，不理解它。

参见我所编的《朗吉努斯》，① 页36注释。

——《日记与论文》卷1，页147（《论文》卷4－A222），1843年，无日期

【532】摘自《或此或彼》第一部抄本有关章的标题页；参见45：

一段真实的恋情不能用在第一部分里，因为那始终会深刻影响到人们，以至他进入到伦理学之中。我所能运用的是各种情欲的情绪。我让这些使它们自身与莫扎特的《唐·乔万尼》联系起来。它们在实质上属于幻想的世界，在音乐中寻找到自己的满足。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女孩儿就太少了，正因为她具有无限的丰富性。

——《日记与论文》卷5，页5632（《论文》卷4－A223），1843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中的删除部分；参见47：14：

……真实的只是一种绝望。

——《论文》卷3－B172：1，1842年6月13日

① Dionysius Longin vom Erhabenen, tr. C. H. Heineken, Dresden: 1737。

摘自《或此或彼》第一部加下划线的部分；参见49：4－9：

不朽的莫扎特！我把一切都归功于你——我把“我丧失了理智”也归功于你。

这绝不只是一句空话，它是对粗暴压抑幻想的表达，这种表达下次将把自己显现为平静的压抑并由此交替。

——《日记与论文》卷3，页2781（《论文》卷4－A224），1843年，无日期

参见53：23－54：17：

当某些人坚持认为他们已经超越了黑格尔时，充其量应当把它看成是一种大胆的隐喻，他们借此试图表达和说明他们研究黑格尔的彻底性，描述在他们思想中形成的了不起的起跑点——他们借那势头无法停下来，而是超越了他。

——《日记与论文》卷2，页1573（《论文》卷2－A260），1838年9月12日

【533】参见75：14－85：23：

有关《费加罗》的插曲，
《魔笛》中的巴巴基诺，
和《唐·乔万尼》

今晚，我将第一次看到《魔笛》。我突然想到，它也许具有与《唐·乔万尼》相关的意义，也许可以填补他与《费加罗》的插曲之间的一个阶段。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在这三个阶段中，莫扎特已经完善了并在直接性的层面上完美呈现了爱情的发展。

(1)《费加罗》的插曲是发展的第一个层次。这是一个模糊的层次，唤醒了在潜意识中与环境相冲突的欲望：它是一部多彩的戏，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单纯的色彩：它不是一个既定之“我”的层次，而是具有探索触角的形成之“我”的层次。正如

一切通向生存［Tilblivelse］的形成都是一种论战一样，因而生存本身也是如此：在第一个层次上［它］并不是有意识的，而是一个不断接近于意识的过程。它在某种程度上通过世界（孩子的"我"）来确认自己的身份,① 但正因为它是一种生活，一种发展过程，正由于这个原因，才有向无限有意识的欲望的无穷接近，然而它并没有因此显现为一种最终因素，因为它完全有可能立刻成为一个新的出发点，不可能由先前所发生的一切来解释。生活的全部丰富性，以及它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层面上在生活中的全部活动范围，都是既定的：生活的整个视野及其全部变化都是既定的（但完全是因为"我"不是既定的，这个问题也许会在接近的最高阶段作为结论出现：为什么人们看不见尘世，它毕竟也是天国里的一个天体）——因此，正如被限制在某个点上的植物一样，它发出了自己的渴望，倾吐出它欲望的芬芳，但那渴望和欲望并不像使他脱离尘世以发现追求的是什么那样是明确的。相反，看来他的欲求对象似乎一个接一个地在他面前滑过，【534】在他想抓住某一个同时又不顾它的时候，那并不是由于它在他面前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欲望或者十分强烈，以至突然把他从他在其中生长的土地里拔起来，或者他也带着英格堡（Ingeborg）那种渴望的凝视跟随着正在消失的欲望对象——但就在此刻，由于出现了某种同样辉煌和美丽的东西，正如它也要消失一样，接着它出现的是同样辉煌和美丽的东西等等——这也不是因为在其充分发展起来的全部丰富性方面所有事物都同样美丽，而是因为个体在此刻还没有使自己独立，因而在实际上不可能确立任何尺度，甚至也不是在坏天气里或亵渎的触碰下闭合起来的植物的尺度（因为植物并不具有这种意义上的欲望）。——而我多么善于表达这一点，胜过了去回想那插曲迷恋于他一路上看见的每个女孩儿；确实，他

① 参见《日记与论文》卷4，页4394（《论文》卷1－A319）。

甚至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老医生巴托洛（Bartholo）的女管家。根据前文所述，这个层次的忧郁中独特之处的基础应当很明显，即它的出现是由于生活压抑的全部充分性，可以说，压垮了人；然而，另一个层次（浪漫）上的忧郁却能表现自身，就个体而言，要追寻他那在消失的对象，似乎被叫做贫乏、无聊的世界却使之停顿了下来。

没有纳入到观念中的是偶然和非本质的东西，当它［观念］呈现在特定个性身上时，它就产生于接受一种异己的添加物。这就是插曲的真相，在其中，看来他深深地 forliebt［迷恋］上了那伯爵夫人，但这部分地要由我已强调过的东西来说明，部分要由这一事实来说明：《费加罗》中的插曲有点超越了那个阶段的中间点，第三个阶段片面的闪光就这样被看见了。——因而，正是在第四幕里巴巴基诺的二重唱中，表明了莫扎特已经用内心意识填补了巴巴基诺的地位。（也许，他所有的【535】胡言乱语都是为了那目的？沉默被强加于他，徘徊于伊希斯（Isis）与俄塞里斯（Osiris）之间，轻浮在其间一定会平静下来。）莫扎特没有像在《唐·乔万尼》中那样在第三个阶段里绕出第一和第二个阶段，却让一个个体在此刻达到了圆满。插曲里的迷恋要照这样来解释，尽管它在那里不那么明显。

注：在唤醒插曲中的爱情方面，不是存在着某种相关的丑陋东西、迄今为止还没有发展起来的美感吗？这也许可以解释为在意大利式的生活中是较为自然的？

然而，渴望变得更加明确了，或者更正确地说，通过一种矛盾（一种持久的欲望和一种巨大的仍然没有满足的满足），第一个阶段必须转向第二个阶段。渴望使自身脱离了故土而去漫游。心跳加速，目标更为迅速地时隐时现，但在每次消失前仍然有一种短暂的［et Nu］快乐，虽然短暂，但却快乐，像萤火一样闪耀，像蝴蝶一样反复无常和消逝，像数不清的亲吻，但享乐是那么匆匆而过，就像他把它们从一个女孩儿那里夺走，为的是把它

们给予另一个女孩儿，然而，由于欲望对更深刻满足的偶然投入，它却从来没有时间具备形式本身。①

（2）《魔笛》中的巴巴基诺。② 这是第二个阶段，就像植物生命的垂直方向会被移动的水平线取代一样。忧郁在先前的层面上完全不具有任何形式，因为紧接着快乐之后的欲望马上得到了新的快乐的满足——哪怕不完全——如此下去没有穷尽。那并不是忧郁的凝视，可以说，在新的出现时它盯住的是【536】无法忘怀的过去的对象——如此以往没有穷尽；它就像眼神瞬间立刻集中在——一个对象上——接着集中在另一个之上，如此没有穷尽，然而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充分的集中，因为几乎就在同时，新的快乐自身立刻呈现了出来。

（3）现在我们来看第三个阶段。唐·乔万尼，他是两个阶段的统一体，是直接性发展过程中的最后阶段（我把它叫做直接性，是希望表明它的努力还没有达到对它与世界之关系的意识，而是迷恋于寻求自己的满足）。这个阶段是前两个阶段的统一体，在其中，那种深刻的、无限的忧郁耗尽了爱情的全部丰富性（就像托尔用来吮吸洛基的犄角一样，角尖插进了大海之中），③ 以丰富的多样性统一于片面性，因此，全部努力在激烈性方面和广度方面都是无限的，因而与它本身持久地矛盾。④此外，

---

① 这是在植物中发现的雌雄同茎的层次之上。——原注

② Skjærvæk 在 Apothekeren og Doctoren［编者注］里有点与巴巴基诺相似。——原注

［编者注］：Stephani the Younger，Apothekeren og Doctoren，music by Ditters v. Dittersdorf，tr. Lars Knudsen，Copenhagen：1789。

③ 在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托尔遭到了洛基以各种方式进行的挑战；每次挑战都包含着巨大的欺骗性，比如赌酒。例如，可参见奥伦施莱格尔“Giφgleriet i Utgard”，Nordens Guder，前揭，页 45－80。

④ 页边注：通过这种矛盾显现了婚姻生活的意义——放荡（因为在第一个阶段里这一点不可能有什么问题）。

我认为，在我们对《唐璜》的改编中没有足够强调第一个方面(激烈性)，尽管在这个方面发现了重要线索，当然，是在莫扎特那里。

还有一个意见：很自然，所有三个阶段，都是直接的，是纯粹音乐性的，① 另一种表现中的任何企图都很有可能赋予它们远、远大得多的意识。

(注：就浮士德复制了唐璜而言，在他身上不是开始了更加和谐的爱情生活吗?)

1837 年 1 月 26 日，星期四下午

【537】参见 90：34 -91：14：

世界著名的

黑人艺术大师

以及

魔术师

浮士德

博士

以及

他与魔鬼订立的契约

他那令人惊异的生活以及

可怕的死亡

[木刻半身像]

---

① 页边注：尤其是，我的意思是指，直接性的（抒情诗的）层面要通过音乐中的稳定上升来完成（散文 - 直接性的乐句 - 反思性的乐句 - 音乐)。对此的所有反思都那么多余，因为它对人们的表现来说是最 einfachere [简单的] 媒介。音乐在治疗疯狂方面的意义。音乐完成了直接性的层面，正如另外的行动，另外的概念一样。——《日记与论文》卷 4，页 4397（《论文》卷 1 - C125)，1837 年 1 月 26 日

哥本哈根

乌尔克加登街 107 号出售……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168（《论文》卷 1 - C107），
1836 年，无日期

参见 99：16 - 22：

"在这个时期里，我已经读了阿尔尼姆的各种作品，除了两卷本的《多洛雷丝伯爵夫人的贫穷、富有、债务和忏悔》之外。"①

卷 2，页 21，他说到了那勾引她的人……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221 页（《论文》卷 2 - A70），
1837 年 5 月 16 日

摘自定稿；参见 105：34 - 36：

豪赫（Hauch）教授也创造了一个唐璜。它与莫里哀没有多少关系，处在落入有趣范畴的边缘。我们随后将看到那首诗有多么成功。

——《论文》卷 3 - B172：2，1842 年，无日期

【538】参见 110：2 - 111：25：

发现在传奇中对浮士德与梅菲斯特之关系的处理十分幼稚，这很奇怪。无法产生出绝对主宰自然力、财富、荣耀等等的概念，这一点一直都很明显，由于这个原因，使浮士德陷入了很多困境，用所有方式掌握了金钱，接受贿赂等等，但这当然不是幽默地表达出来的（例如，这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就像莫扎特的《唐璜》一样；幽默恰恰在于看见一个主角像那样陷入困境）。由于民间意识无法使自身脱离生活的障碍，所以其立场成

① 1810 年在柏林印行。

了一种对民间意识本身的幽默注解，理解这样一种努力的愿望无法清楚地理解它。

——《日记与论文》卷5，页5170（《论文》卷1－C109），1836年10月29日

参见121：6：

（《唐·乔万尼》中的）埃尔薇拉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角色；她缺乏所要求的明确性和更加清晰的轮廓；她是一个透明的、精致的形象，我们透过她看见了神力，天意，这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那代行圣职者身上急于复仇的印象，因为它不断向唐·乔万尼逃离的可能性开放。埃尔薇拉对一个角色来说太飘渺了，她就像那个没有后背的仙女一样。

——《日记与论文》卷3，页2785（《论文》卷1－A240），1836年9月13日

参见22：27－33：

实际上，在推理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从整体中看出部分的能力。大多数人实际上从来就没有欣赏过悲剧，它对他们来说分成了独立的碎片——不过是独角戏——歌剧变成了咏叹调等等。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有形的世界里，例如，就像我沿着一条路在走，那条路与另外两条路平行，路上散布着【539】一些泥土痕迹；大多数人都只看到了路，泥土痕迹，然后还是路，却无法把整体看成是一件有条纹的衣服。

——《日记与论文》卷2，页2245（《论文》卷1－A111），1836年1月7日

摘自定稿；参见130：13：

……那是某种极难发生的事；它在这里完全就像应当如此那样，为序曲的结构投下了新的眼光。序曲力图下降到在自然的真

实性中找到立足点；在序曲中早已听见了那代行圣职者和唐·乔万尼的声音；紧接着他们，勒波雷洛是一个重要人物。不过，在那种氛围里不可能把他提升到进入那场战斗之中，然而，他比任何人都更应属于那场战斗。因此，有关他的片段在这种意义上就把他与序曲直接联系起来了。

——《论文》卷3-B172：3，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135：12，结尾：

1842年6月13日

——《论文》卷3-B172：4

参见137：4：

我正在寻找一种表达法，以称呼我要为他们写作的那类人，我相信他们具有同我一样的观点，现在我在卢西安（Lucian）那里找到了：*παϱάνεκϱοί*。① （他像我一样已经死了），我想为*παϱάνεκϱοί*发表一篇文章。——《日记与论文》页5295（《论文》卷2-A690），1838年1月9日

摘自《或此或彼》第一部抄本页边注；参见137：4：

也许，我可以把这些叫做Πειόιθάνατοι［劝说自杀者］，因此使人想到了人们送给克兰尼学派（the Cyrenaic）的赫格西亚斯

① 根据丹麦文编者的看法，在卢西安那里并没有找到这个词，不过，他的确在他的《死者的对话》（*Dialogues of the Dead*）里使用了*παϱάνεκϱοί*（死者的同伴）这个词；Luciani sanmosatensis opera，Ⅰ-Ⅳ，Leipzig：1829，卷1，页180；Lucian，Ⅰ-Ⅷ，tr. A. M. Harmon，K. Kilburn，et al，Loeb，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3-1967），卷7，页14："同伴的幽灵"。

(Hegesias)[①] 的绰号，因为他曾对生活的不幸发表过精彩的言论。(参见滕尼曼［Tennemann］《哲学史》[②] 卷 2，页 106。)

——《论文》卷 4 - A225，1843 年，无日期

【540】摘自随笔；参见 141：4 - 25：

我必须把疑病症包括在《或此或彼》中，以便始终都能刻画孤立的主体性之中的孤立要素的特征。我将要在《或此或彼》中做到这一点——然后把它传递到第二部 B 的论文里去。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549（《论文》卷 3 - B130），1842 年，无日期

---

① 参见拉尔修《哲人传》，前揭，卷 1，页 223：

如人们所称的，赫格西亚斯的学派接受了相同的结果，即欢乐与痛苦。在他们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感激、友谊和善行这样的东西，因为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我们选择了要做这些事情，而完全是出于利益的动机，除非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种行为。他们否认了幸福的可能性，因为身体受到了太多痛苦的影响，而灵魂也分担了身体的痛苦，并且是纷扰的牺牲品，运气经常使人失望。根据所有这些看法必然会认为，幸福是不可能实现的。此外，生与死各自都依次是合乎需要的。然而，他们否认存在着任何天然愉快或不愉快的东西；当相同的对象使一些人们快乐并使一些人痛苦时，这要归咎于这样的对象的缺乏、稀有或过度。贫穷和富有与快乐没有关系；因为富人和穷人本身都没有特别地享有快乐。奴隶与自由，高贵与出身低贱，荣誉与耻辱，同样都与算计快乐无关。对傻瓜来说，生活很有利，而对智者来说，它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

② Wilhelm Gottlieb Tennemann，《哲学史》(*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Ⅰ - Ⅷ, Stuttgart：1844 - 1845)。

参见 144：32－33：

在格拉贝（Grabbe）的《唐璜》里有几个绝对精彩的观点，其中的每一个都像巨大的云杉树，突然耸立起来，伫立在我们面前。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315（《论文》卷 2－A733），1838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删除部分；参见 148：5－16：

一个孩子看见成年人痛苦时的悲伤，比成年人的悲伤更为深刻；其痛苦较少——自然具有无限深刻的悲伤——毫无痛苦，这是对旁观者而言的

悲伤是一种实质性的资质——痛苦则是反思性的——

——《论文》卷 3－B124，1841－1842 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页边注的删除部分；参见 149：20－22：

在某种意义上，那在当时非常正确，因为人们通过持续不断地“到隔壁房子去”，[①] 不会获得任何实质性的资质，如果要通过十七代 ins Blaue hinein［遥远的过去］的祖先追寻作者的罪过，那确实会使自己变成傻瓜。

——《论文》卷 3－B132：2，1841－1842 年，无日期

参见 151：12－22：

也很有趣的是，《菲罗克忒忒斯》接近了成为戏剧的边缘。菲罗克忒忒斯在自己与之相关的行为方面所增加的痛苦和逐渐的自相矛盾，在心理上极为真实，但整个事情并不是

① 在丹麦游戏 Gnavspil 中，如果某人的筹码上有一座房子的图画而他又不愿意交换，他就说“到隔壁房子去”。参见《恐惧与颤栗》，《文集》卷 6，页 100；《片断》，《文集》卷 7，页 22。

经典的。

——《日记与论文》卷5，页5547（《论文》卷3-C40），1841-1842，无日期

【541】参见151：14-22：

在《菲罗克忒忒斯》里，就连情景本身都是反思性的，卷2，页878，879。

——《论文》卷3-C39，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153：13-14：

她显出了悲伤，不只有悲伤的外表。

——《论文》卷3-B83，1841-1842年，无日期

参见153：33：

我必须再了解我的安提戈涅。任务是罪过在心理上的发展和预感的动机。记住了这一点后，我就想到了所罗门和大卫，想到了所罗门的青年时代与大卫的关系，因为所罗门的机智（在那关系中处于主导）及其敏感无疑都是大卫之伟大的结果。他早已暗示了大卫的焦虑，却没有认识到什么罪过取决于他，然而，他已发现了这位对上帝深怀恐惧的人对自己的忏悔做出了这样一种道德上的表达，但如果大卫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的话，那么就完全是另一个问题。这些观念，这些预感，窒息了精力（除了以想象的形式外），激发反思，想象与反思的这种结合，其中缺乏意志的因素，就是恰当的敏感。

——《日记与论文》卷5，页5669（《论文》卷4-A114），1843年，无日期

参见153：36：

无疑，如果我让我的安提戈涅成为一个男人，那么我就使她

走到了尽头。他抛弃了自己的爱人，因为他无法使她与自己私下的极度痛苦结合在一起。为了正确地做到这一点，他不得不把自己的整个爱情转变成对她的一种欺骗，因为不那样的话，她就会以一种绝对不合理的方式参与到他的痛苦中。这种伤害激怒了那家庭：例如，一个兄弟前来报仇了，于是我就使自己的主角陷入了决斗。

——《日记与论文》卷5，页5569（《论文》卷3-A207），1842年11月20日

【542】参见154：14-155：11：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诸神的愤怒纠缠着拉布达科斯（Labdakos）家族；这在俄底浦斯的命运中很明显；他那不幸婚姻的女儿是安提戈涅和伊斯梅涅（Ismene）。不过，如我们所见，安提戈涅与克雷翁的儿子订了婚。那家族发展得非常平稳。这是希腊的悲剧。例如，如果我让安提戈涅以爱情的全部力量去恋爱，那么就可能为它增加了浪漫的悲剧，但为了终止诸神的复仇，她不应结婚，她将把自己看成是诸神愤怒的牺牲品，因为她属于俄底浦斯家族，可是，她不能留下可能再次成为愤怒的诸神困扰对象的任何家族。

——《日记与论文》卷5，页5546（《论文》卷3-C37），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页边注的删除部分；参见155：11-17：

就焦虑的意义及其特殊的悲剧要素而言，有几条适合于此的注释［《论文》卷2-A585］，在我书桌里的一本长方形小书中，说明出自主角的故事。

——《论文》卷3-B132：3，1842年，无日期

参见155：24-29：

就某种真正使人压抑的东西来说，一定是首先在一切可能的

偏爱之中形成的，预感到那也许全都错了；人们自己没有意识到有什么大错，但它一定存在于家族的语境之中；然后原罪显示出了其毁灭性的力量，它可能发展为绝望，具有更为可怕的后果，超过了由此证实了的特定预感的真相。这就是哈姆雷特何以成为悲剧的原因。这就是邪恶的罗伯特（Robert）受一种不安的预感驱使［注］，追问自己怎么可能作那么多恶的原因。——祝福变成了诅咒。——正是一种极其富有诗意的统治方式，才使那女孩儿沉默寡言，只有她才能理解邪恶的罗伯特被认为发疯了的真正原因（他的苦行）。

【543】［注］：霍涅（Hφgne）的母亲同一个巨人生下了他，当霍涅在水里看见自己的形象时，就问母亲他的身体为什么会形成那样子。参见拉芬，Nordiske Kœmpehistorier，卷 2，页 242

——《日记与论文》卷 4，页 3999（《论文》卷 2 - A584），1837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 156：32 - 157：7：

悲哀的果实在痛苦之碗里，银果在金碗里——没有被时间毁坏的一种嫁妆——可以说，她是适宜结婚的

请让我现在就引起你的兴趣。

——《论文》卷 3 - B129，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

……对生活的这种依恋是真正希腊式的——因此，当有人愿意为他人而牺牲自己时，希腊人对此会很满意，却不懂得空洞的反思不愿容许它。

——《论文》卷 3 - B125，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 157：32 - 158：6：

女人的命运就是成为新娘——这表示她缺乏某种东西———

种相似的说法要隐藏一个秘密；她是一位母亲；这搅动了她的内心。

——上帝的新娘，审美沉默中的类比

——《论文》卷 3 - B126，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 162：30：

我对她所爱的那人的本性并不非常感兴趣；我只对我的安提戈涅感兴趣。她在恋爱——她的确在恋爱；我说这话时很痛苦——她深陷于爱情之中。

——《论文》卷 3 - B132：4，1842 年，无日期

【544】摘自随笔删除部分；参见 164：21 - 28：

我感到我的生命一定会很快结束——它之于我，正如对曼提尼亚战役之后的伊巴密浓达一样；我的秘密是一支插在我心上的箭；只要它还插在上面，我无疑就能活下去，而一旦我把它拔出来，我就一定会死去。现在，我已暴露了自己；现在，我一定会死去。

——《论文》卷 3 - B179：40，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删除部分；参见 164：31 - 37：

正如赫拉克勒斯的情况一样，我的情况也如此。人们预言，他不会被一个活人杀害，而要被一个死人杀害；因此，对她的追忆要杀害我。

——《论文》卷 3 - B179：41，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 164，结尾：

1842 年 1 月 30 日

——《论文》卷 3 - B132：5

摘自定稿；参见165：1－2：

心理转移［转移自：

《黑人艺术》中的冒险］

——《论文》卷3－B173：1，1842年，无日期

参见第166页第5－10行：

A Spanish Song	(莱辛，卷17，页281)
Gestern liebt ich	［昨天我爱过，
Heute leid'ich,	今天我痛苦，
Morgen sterb'ich,	明天我死去，
Dennoch denk'ich,	是的，今天和明天，
Heut'und morgen,	我要思念
Gern an gestern	昨天］。

——《日记与论文》卷2，页2369(《论文》卷3－A200)，1842年，无日期

【545】参见203：27－34：

一个已被勾引的女孩儿的几句话

……把你的怜悯给我吧——你既不理解我的悲伤，也不理解我的欢乐——我依然那么爱他，我只有一个希望：再次变得年轻，为的是再被他勾引。

——《日记与论文》卷5，页5498(《论文》卷3－A116)，1841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215，结尾：

1842年7月25日

——《论文》卷3－B173：2

参见 219：1－5：

英国的某个地方有一块墓碑，上面只有这几个字："最不幸的一个"。我可以想象到，有人读过它，并认为除了为他预定的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人埋在那里。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447（《论文》卷 3－A40），1840 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 227：1－4：

让我们以静默的声音唱出不幸的音阶！每个音符本身都精确而简练，却一直没有间断，回响在生命的不断重复之中。

——《论文》卷 3－B174：1，1842 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 228：24：

……可是，他的热情并不是自由向苍穹上升的一缕烟，却在下降。

——《论文》卷 3－B174：2，1842 年，无日期

摘自《或此或彼》第一部抄本有下划线的部分；参见 230：18－21：

然而，我要说什么——"最不幸的"？我应当说"最幸福的"，"因为这的确就是命运的礼物，没有任何人能赋予他自己。"

附注：人们会认为，"最不幸的【546】一个就是最幸福的"这种感叹是一种修辞上的措辞。它决不是经过思考的措辞，因为成为最不幸的人实际上是一件无人能给予自己的礼物。我也许能使自己成为最有罪的人，但在美学意义上，我不可能使自己成为那最不幸的。——在第二部页 246 下面可以找到反面的说法，"如果我敢于把自己叫做最伟大的悲剧主角"，我就很可能无法使自己变成那样，因为这涉及到命运的一个要素。

——《论文》卷 4－A227，1843 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 232：1－3：

这篇评论原来打算成为我计划在未特别提到的时代发行的一本期刊的第一期里的第一篇美学文章。啊，可是，所有人都在盘算些什么呀！

——《论文》卷 3－B40，1841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 242：1－243：9：

也可以从剧院里取一两个场景。——幕布升起的时刻，枝形吊灯缓缓升起，再次谢幕时，灯光投向了楼厅第一排的年轻女孩儿们。

——《论文》卷 3－B95，1841－1842 年，无日期

参见 260：17，19：

从前，倾向是根据全人类来创造部分人；今天，他们被变成了一种抽象。每个人看上去都极为相似（“喜欢冒险的、敏感的、热情的丹麦人”），现在对一个维梅勒人（Wehmaler）来说很容易站出来描绘匈牙利和丹麦民族面部的类型，那些肖像是在看见个人之前画下来的。一切都是为了使每个人都具有一副民族的容貌，正如人们都有民族的服装一样。

——《日记与论文》卷 1，页 1967（《论文》卷 1－A337），1836－1837 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 286：36－38：

他们没有增加债务，却想偿清欠债，甚至想立刻就去做。很明显，国家正在走向灾难。【547】如果它活到了下一次国民大会，那么它肯定会遭受致命创伤！

页边注：一切都在倒退，甚至剧院也变得聪明了，它不仅仅致力于愉悦，走向另一面的可怕趋势。

——《论文》卷 3－B122：1，1841－1842 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 287：21－38：

来自巴黎、伦敦、美国的所有艺术家都蜂拥而至，英国女王和俄国沙皇多半也要来。我建议，我们绑架一个受其人民爱戴的陛下，索取一大笔钱后才释放他。那么，他们会对我们怎样？丹麦是整个欧洲最幸福的国家。它掌握着权力的平衡，它是一个秘密。

——《论文》卷 3－B122：2，1841－1842 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 288：37－38：

我认为，这类动物实际上出自 generatio aequivoca［自然衍生的一代］；他们甚至没有由自己的起源而来的特有的婚床上的粗野淫荡；更糟的是，他们是男人之爱好和女人之欲望的果实。这说明了那句广为流传的民间说法：鹤带来了婴儿。那只鹤按规则住在沼泽的湿软地区，那些地方能出产的只有迟钝、有用的造物，他们的迟钝尤其表现在他们的忙碌之上。

——《论文》卷 3－B122：3，1841－1842 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 290：17－19：

……尤其可以在英国人中发现那一点——（可以用几行字来描述它。——）

——《论文》卷 3－B122：4，1841－1842 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 291：10－13：

……没有什么出自上帝的创造，没有什么出自恶魔徒劳的深思，什么都没有——

——《论文》卷 3－B122：5，1841－1842 年，无日期

【548】摘自草稿；参见 291：34－292：9：

大多数人靠旅行来尝试这一点［页边注 1］——人们

europamüde [厌倦了欧洲]，去了美洲——或者，例如，另一种扩张就是尼禄烧掉了罗马城 [页边注2]

页边注1：由于厌烦，他们按照贺拉斯认为的商人对待贫穷的方式去做，带着同样的不安，正如诗歌精彩地描述的：per mare pauperiem fugiens per saxa per ignes [让贫穷消失在大海里，消失在岩石丛中，消失在火焰里]。①

页边注2：伟大的安东尼皇帝聪明的方式完全不同。他说：重生的权力在你手中；用另一种方式来看待事物，而不要像你迄今为止那样看待事物，因为重生就在这之中。

参见 ad se ipsum，译本，卷7，页2，结尾。②

——《论文》卷3-B122：6，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页边注；参见292：19：

……这种持久性与旧时代服装的持久性相似，那时，并非没有听说过把一件燕尾服改变三次。

——《论文》卷3-B122：7，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292：24-26：

……我将不谈及更重要的事情，例如，一位漂亮女孩儿正好住在街对面，有时会出现在窗口。人们由此会变成多么细致的观察者；最微小的表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虽然此时外部的变化非常细微，但人们却能体验到自己身上的较大变化，而这种细微的延伸不断在其中将自身反映出来。

——《论文》卷3-B122：8，1841-1842年，无日期

---

① 参见贺拉斯《书信集》，前揭，页254-255。

② 参见 Den Romerske Keisers Mark. Aurel. Antonins Leveregler for sig selv, tr. Christian Bastholm, Copenhagen: 1805，页272。

摘自草稿页边注；参见 293：5－7：

追忆就是以各种方式宁愿选择希望；在追忆中，人们很有把握。他始终都可以返回到它；他可以让它自身向他做出解释。

——《论文》卷 3－B122：9，1841－1842 年，无日期

【549】摘自草稿；参见 295：5－10：

人们借助阿基米德点能抬起世界。忘却拥有的与追忆一样，黑暗阶段所展现的与明亮阶段有点类似。

——《论文》卷 3－B122：10，1841－1842 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 295：11－13：

结果，忘却与追忆之间的运动，成了一切轮回的法则。成为这门艺术之能手的人，就已经接近了贺拉斯所说的增加了三倍价值的营养来源，他就是第一个乘小船出海冒险的人。① 生活的艺术确实可以更好地与它相比，而不是同航行的艺术相比。——

不过，为了使这种趋势一直保持新鲜，就必须确保不要陷入任何单一的生活关系。

——《论文》卷 3－B122：11，1841－1842 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 295：14－16：

因此，要提防"友谊"。朋友是什么？朋友并不是哲学家们所称的必要的另一部分，而是不必要的另一部分。

注意：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争论，实际上我家里的那本红皮

---

① 贺拉斯《颂歌》，前揭，页 12－13：

木船和三倍的铜钱一定会把营养之源给予第一个把自己脆弱的叫喊投入愤怒之海洋的人，他不怕同北风搏斗的猛烈的西南风，不怕毕星团的黑暗，也不怕南风的狂怒，没有哪个更伟大的亚德里亚海的主宰超得过他，无论他选择掀起波浪还是选择平息浪涛。

书已经准备好了。

——《论文》卷3 - B122：12，1841 - 1842年，无日期

参见295：14 - 16：

……朋友并不是我们哲学家所称的必要的另一部分，而是不必要的另一部分。

——《日记与论文》卷2，页1282（《论文》卷3 - A119），1841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295：30 - 34：

……要帮助人摆脱贫民窟，彼此脱帽以示敬意，彼此成为谦卑的仆人等等——人们认为学会这种观点很骄傲——相反，这是谦卑，而幻想人们实际上【550】能为另一个人成为某种东西才是骄傲。

——《论文》卷3 - B122：13，1841 - 1842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页边注；参见295：35 - 36：

那种背信弃义的人经常被忠实的人描述为消极的，而他们却把自己幻想成积极的。的确可以把这授予他们。他们是手风琴[Positiver]，至少是手摇风琴，但他们的所有乐器也是演奏起来最令人厌烦的。

——《论文》卷3 - B122：14，1841 - 1842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296：21：

避开“婚姻”。在一切荒谬可笑的东西之中，婚姻是最为荒谬可笑的。除此之外，它也是一切之中最可疑的，它具有固有的伦理道德上的种种限制。

——《论文》卷3 - B122：15，1841 - 1842年，无日期

参见296：22－28：

很多人都害怕永恒——只要我们能忍受时间，我们就肯定能对付永恒。因此，当人们听见情侣们发誓彼此相爱直到永远时，那话的意思几乎就与他们发誓暂时相爱一样，因为发誓永远相爱的人始终都可以回答说：你必须暂时原谅我。

——《日记与论文》卷1，页835（《论文》卷3－A124），1841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297：11－28：

对于婚姻，我没有时间，对于生孩子，甚至更没有时间。

一切都取决于两个人实际上是否能成为一体，但我必须首先想想这一点。如果这是一个轻而易举的问题，那么婚姻为什么充满了道德上的全部重要性。自然能够做到这一点，可是，由于自然属于一种连续的短暂性，所以这种统一体就完全是短暂的。此外，在幸福的两个已婚者之间，很快就会出现一个悬而未决的考虑，如果不是别的什么，那么就是孩子，两个、三个等等，依时间和【551】机会而定，夫妻此时相当不一致地认为那是很好的福气，却没有考虑到那统一体越来越遇到了危险。人们也发现，在家庭生活的稳定性之中暗含着荒谬可笑，家人们力图借此形成一个针对那些嘲笑者的团队，因此，他们在每次订婚时都满怀贪婪地紧紧抓住，力图以各种令人震惊的方法防止倒退。

可是，如果在婚姻中不可能成为一体，那么双方就都不可能独自在公路和小路上溜达。如果一个人有妻子，那就很难，尽管有把自己的丈夫背在背上的吉卜赛女人做榜样——然而，这也没有用。如果一个人有妻子，也许还有孩子，那就更加困难；如果有妻子和孩子，那就是不可能的。非常好的是同某个人手挽手地散步，但那必须是一种偶然的关系，不是——多么可怕的念头！——一种 lebensänglich［终生的］关系。

如果有可能在婚姻中结为一体，那么当然存在的危险是丈夫

不得不处于限制之中，正如在某些社会里的习俗那样。

作为一名已婚男人，要从属于整个资产阶级的氛围，新的习俗。

——《论文》卷3－B122：16，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297：29－35：

没有什么比坠入情网更能使男人败坏的了。以一个年轻男子为例子，生气勃勃得像一匹阿拉伯马，让他坠入情网，他就浪费掉了。在开头时，女人很骄傲，后来她很软弱，然后就哭，于是他与她一起哭，最后全家的哭声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因此，诗人和已婚男人都站出来说：啊，没有任何人会像女人那样去恋爱，实际上其意义就等于没有哪条大狗像小狗那样警觉，这是因为小狗很害怕。只有男人才能够去爱，女人的爱是软弱无力的。还有掩饰，正像女人在劳动中的尖叫一样，根据医生的说法，那不是由于疼痛，而是因为她要用尖叫来防止疼痛；因此，决不要相信女人的叫声，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她们去叫。

——《论文》卷3－B122：17，1841－1842年，无日期

【552】摘自草稿；参见299：9－10：

逗弄在总体上是一种很好的探索手段。家庭和自身多少有些软弱的个人都必须受到一点刺激。例如，人们忽视了它们，就会突然不拘任何礼节地返回到抨击上去。有时在生存中要很有男人气地介入，有时又要有女人味儿。

——《论文》卷3－B122：18，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300：8－9：

用于发现真实性的眼睛必须不断改变。有时要理想化地看。它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一个神圣世界，用这种眼光来看，它就变得尤其荒谬可笑。或者漫画式地看它。有时通过一个无限放大的

放大镜去看，有时通过同样无限缩小的缩微镜去看——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产生一种扰乱的效果。因此，这总会使人们震惊，而看见人们的表情却是极为可笑的。

——《论文》卷3-B122：19，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300：22-31：

……最没有意义的事物可能会偶然变得比所有精心准备的欢乐加在一起都更有价值。有一天，我正在散步，陷入了自己的思绪之中，逐渐站住不动，几乎很压抑，这时我抬起眼睛，目光落到写着这些字的招牌上：选派角色在这里搞定。[1] 这效果无边无际。

——《论文》卷3-B122：20，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或此或彼》第一部抄本有下划线的部分；参见301：

《勾引家日记》

附注：在检查 Forposten 时，我发现指出以下一点是相当合适的：这篇叙事不叫一个勾引家的日记，而叫"那"勾引家的日记，这使人想到，方法确实是最重要的，【553】不是对约翰尼斯或柯德丽娅的描绘。

——《日记与论文》卷5，页5633（《论文》卷4-A231），1843年［3月26日］

摘自定稿的删除部分；参见302：1-5：

sa passione prœdominante

est la principiante

---

① 参见页32："模压在这里搞定"［Her rulles］。在这一节里，涂写招牌的人用"O"代替了"U"，因而不仅臆造了一个源于名词 Rolle 的动词，而且也使用了大写字母开头。

摘自第二大段仆人咏叹调中的《唐·乔万尼》(必须检查)

——《日记与论文》卷3-B67, 1841-1842年, 无日期

摘自《勾引家日记》定稿前的删除部分；参见303：14：

在埃雷米塔为《勾引家日记》所写的序言中，应当谈到：如果丹麦有一位非常有教养的美学家的话，我会要求他回答一个问题，他认为这部作品是由一个幸福的人还是不幸的人创作的，它是基于对幸福的爱情还是不幸的爱情的观察，他是一个极为忠实的人还是一个绝对背信弃义的人。

——《日记与论文》卷3-B170, 1842年, 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304：18：

……；不足为奇的是，绝望中的人们抓住了这种消遣的最后手段。

——《日记与论文》卷1，页806（《论文》卷3-B45：1），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页边注的删除部分；参见305：24-25：

……他的这种吸血鬼的癖好。正如地狱里的幽灵吮吸真正人类的血并活了那么久一样，他也在那么做。

……可耻的是为了满足肉体而滥用灵魂的飞翔。但这也将得到其报应，正如柏勒洛丰（Bellerophon）的情况一样，① 他误派珀伽索斯（Pegasus）去拜访一个女人，他却投进了海里。

——《日记与论文》卷3-B45：2，1841年，无日期

① 柏勒洛丰是希腊传说中的一位英雄，他驯服了一匹有翅膀的飞马珀伽索斯。他试图骑着珀伽索斯飞到奥林匹斯去，却失败了。参见尼奇《新神话词典》，前揭，卷1，页412。

【554】摘自定稿；参见306：3－27：

正如在剧院里一样，同一出戏经常在两个舞台上演出，因而这两个世界始终都相互联系着。另一个世界没有任何在真实世界里没有出现过的东西，但真实世界却当然拥有没有出现在那个世界里的这样那样的东西。那另一个世界是真实世界的图画，然而却不是从艺术上来描绘的，不过是一个理想化了的印迹，被编织进了这个世界精致的、几乎看不见的结构之中，正像维罗尼卡那幅基督面部的图画一样，当她抹去基督脸上的汗珠时就被印在了那块精美的布上。现在，有很多人完全就没有用眼睛去看那个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为了看见它，必须成为主日的孩子。人们在那个世界里看不见出现在真实世界里的一切；例如，在那个世界里，人们看见的始终都只是那些亲自看见它的人们。另一个人不可能在其中发现无法亲自看见它的人，因为看与被看都是同一的。现在，如果有人看见了那世界——对外在的观察来说，那是某种平常就这样显现、以至看起来就像完全没有看见的东西——那么他也将在那世界里能发现环绕着他的真实世界；他甚至也能认出各个个人。[删除：他们都显现为幽灵，但那么苍白和难以捉摸，以至几乎不可能认出他们；其他人发展得较为独特，都与他们怎样看这世界有关。他们越是为真实性而生活，他们在这个世界里就显现得越不清晰；他们或多或少要使自己出现在其中。很少有人感觉得到真实性显现为几乎具有三维效果的明暗画。不过，那些个人出现在真实世界里几乎就像幽灵一样。]

但是，一个消失了、实际上从真实性中消失了的人，可能有两个原因——要么是疾病，要么是健康，这种差异也表现在关注那个世界的人身上。那就是说，某些幽灵，虽然很清晰并且具有鲜明的轮廓，却显现得苍白和模糊，很难说对眼睛有益，正如钝刀对金属一样；一种加倍的柔软布满了整体。那些都是很不错的人。【555】其他人显得具有同样明确的轮廓，但很阴暗并且怀有

恶意，都是恶魔。

——《论文》卷 3 - B45：3，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 306：29 - 307：1：

……但非常有可能的是，如果我敢于对他使用爱这个字的话，他就的确爱过她，哪怕在她之后他对他自己来说已变得毫无意义，但他现在比以前更加粗野。早些时候，他的勾引看起来较为阴险狡猾。他的实际行为……

——《论文》卷 3 - B45：4，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删除部分；参见 307：22 - 308：8：

那勾引家——

要么他们是那么年轻，以至只有对爱［Kjœrlighed］的预感——要么就是一次在平淡无奇的情欲中的笨拙冒险。

——《论文》卷 3 - B33，1841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 307：22 - 308：8：

那勾引家与被勾引者

不应当指望在此看到一份被勾引的女孩儿的名单，她们由于丧失了名誉而被逐出了人类社会。相反，她们周围的人们完全没有在她们身上发现任何变化；只有他和她知道这事；他曾使她们神魂颠倒，知道她们会为他牺牲一切，他对此很满意——

要么他们是那么年轻，以至只有对爱［Kjœrlighed］的预感，要么就是有关爱情的白日梦，要么他就让一个直率的追求者介入。当那个人表现出对爱情的厌恶时，他也紧随着，但他并不谈及爱情；相反，他竭力使之中性化，培养出对他们的理智的一面，以便他们甚至能嘲讽性地理解爱情。在这一切期间，他保持着高度

的智力优势。他似乎对感官完全麻木了，直到一句话，一个眼神，像匕首的刺痛一般，突然使他们脸红；现在，他【556】分享着他们的秘密——他们感到了他的优势，除他之外没有人可以求助——各种各样的故弄玄虚。

——《论文》卷3-B34，1841年，无日期

摘自《论文》卷4-B34附注：

……我爱着某人实际上是个秘密，这也许只有在夜深人静之时才会泄露出来，也许决不会向同一个人重复，这对那个强迫从我这里得到允许的人来说很不幸。那是一个圆满的时刻，如果听上去不像公然的拙劣模仿，又怎么可能一再重复。

——《论文》卷3-B35，1841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删除部分；参见307：37-38：

他像一只长脚蜘蛛一样——活泼，惬意，有着机灵的目光，他匆匆经过生活。

——《日记与论文》卷1，页807（《论文》卷3-B45：5），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309：30-31：

我曾经收到过她的一封信，那是在相似的心情下写成的。我保存着它；它的内容如下：

删除了的页边注：那封信［《论文》卷3-B38］也许可以在我的论文里找到。我在旅行前已把它写好了。

——《论文》卷3-B45：7，1842-1843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309：30－310：11：

那个被勾引者的信

——有时他那么充满了智慧，以至在他面前，我的女人味儿已荡然无存，有时又那么耽于声色，以至我在他面前要发抖；在他向我让步、我拥抱他、把他紧紧抱在怀里时，他却不见了，我抱着的是云彩——追忆他的表情，那似乎并不是在他教我懂得它之前我所不懂得的那种表情，【557】但他引起了我的注意，拥有了我，以至我的全部心思都是为他而准备的……

——《论文》卷3－B38，1841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页边注；参见310：19－28：

在编者序言里，将有一些对A的处境的喜剧性相应的嘲讽性反思，他如何因他人的秘密而陷入困境之中；应当有一家存放各种秘密的银行。

——《论文》卷3，47：1，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310：32－311：16：

……根据注明的日期，把它们插入进去，只要可能，就因此获得一种整体性。粗略的审视早已向我表明，它们或多或少都与所涉及到的那些日期相互呼应；在另一方面，日记和书信的内容自然会经常、完全相互矛盾。

——《论文》卷3－B47：2，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删除部分；参见311：1：

当我翻开日记时，我发现它也是从后面往前面写的。其中一篇的标题是：分类考查的女人。

——《论文》卷3－B48，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论文》卷 3 - B48 删除的页边注：

注意：最好是调查一下日记本身的一个要素。

——《论文》卷 3 - B49，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删除部分；参见 311：26 - 27；313：28 - 315：5：

注意：可能最好是让所谓 actiones in distans 在其间并驾齐驱；那将提供正确的【558】解释，并表明他的激情的本质。

——《论文》卷 3 - B51，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删除部分；参见 311：26 - 27；313：28 - 315：5：

注意：日记不必从柯德丽娅的故事开始，而要从第一次 actio in distans 开始，它在那蓝皮本子里。

——《论文》卷 3 - B52，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或此或彼》第一部抄本页边注；参见 311：26 - 27；313：28 - 315：5（"actiones in distans"［注］）：

［注］参见罗森克兰茨（Rosenkrantz）1843 年为谢林文集的出版所写的序言页 8。①

——《论文》卷 4 - A232，1843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删除部分；参见 311：30 - 313：9：

1. 注意：最好把柯德丽娅写给爱德华的三、四封信放在勾引之后，那些书信表达了她的各种情绪：她给我看过那些信，但也向我保证，她从来就无法决定是否把信寄给他，因为她从来就没有想好该如何对待他。

① Karl Rosenkranz, Schelling Varlesungen（《谢林讲演集》），gehalten in Sommer 1842 an der Universität zu Königsberg, Danzig：1843。

2. 爱德华［已改为：约翰尼斯］，

我没有把你叫做“我的”，我非常清楚你不是我的。我只把你叫做我的勾引者，我的敌人，我的谋杀者——我把我自己叫做你的，正如它曾经使你听起来很满意一样，现在它将成为一种永恒的诅咒。逃到你愿意去的地方吧——我依然是你的，你不可能摆脱我。的确，实际上我用这种大胆的语言表明了我是你的。你已经使自己犯下了背叛一切的最可怕的罪过，你已经使一个人走上了从自由之身变成你的奴隶的邪路。

3. 爱德华［已改为：约翰尼斯］，

那富人的故事，他屠宰了那穷人的羔羊。

4. 爱德华［已改为：约翰尼斯］，

对我来说已经毫无希望。你对我的爱从来就没有被【559】唤醒；因为你爱过我，我知道这一点，实际上不必解释是什么使我对此有把握。

——《论文》卷3-B50：1-4，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313：27：

摘自《勾引家日记》。第一篇

页边注：actio in distans［有距离的行动］。

——《论文》卷3-B68：1，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316：15-17：

但是，吸引她的注意力的实际上是多重性，然而，在多重性之上有某种更高的灵光，［删除：因为正如在圣诞期间一样，圣诞礼物也具有某种隆重意味，一种高贵感，］这使它们更接近于天堂。

页边注：对世俗的浮华荣耀的一种反思。

——《论文》卷3-B68：2，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316：23：

……生机勃勃；用眼睛欣赏，用耳朵聆听，一小片林地寂静无声，一只夜莺突然婉转鸣叫起来，那地方立刻充满了生机。

——《论文》卷3－B68：3，1841－1842年，无日期

定稿页边注；参见317：6：

第二篇

——《论文》卷3－B70：1，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319：12－15：

只考虑我的外表。我身上没有任何东西使人害怕；我不仅看起来像个好人，而且看起来也完全不像一个骑士。当然，我的形象不可能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但那也不是所需的；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我身上发现，我是一个思想家，习惯于生活在抽象世界里，【560】肯定与年轻女孩儿形成了鲜明对比。

——《论文》卷3－B70：2，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319：35：

你消失了——无疑，我们彼此将再见到，但这次握手将使你困惑一阵，很难与我的其他举止相一致。

——《论文》卷3－B70：3，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319：37－320：1：

那么，星期一，一点钟，在展览会上。太好啦，我将感到荣幸。一次小小的约会。我极为好奇，因为天色很黑，我无法区分出她们的特征。更好的是，对我的观察来说更好。我将在十二点半到达。

页边注：第三篇。

——《论文》卷3－B73，1841－1842年，无日期

参见 325：11－12：

当人们与能在海上筑巢的 Alcedo ispida［翠鸟］（冰鸟）一样时，就获得了宁静。

——《日记与论文》卷 1，页 1023（《论文》卷 2－A612），1837 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页边注；参见 325：11－12：

……那只鸟的名字一定在家中那长方形本子里我的摘录中。

——《论文》卷 3－B55：1，1841－1842 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 326：4：

……于是，靠自己独立进行。

页边注：我在自己内心里使自己镇定下来，像士兵在作战之前那样祈祷，但使自己内心镇定下来并不是善行，而是一种快乐，是暗含在拉丁语 colligere se［使自己镇定下来］里的模棱两可。

——《论文》卷 3－B55：2，1841－1842 年，无日期

【561】摘自草稿；参见 326：10－19：

现在，我必须再次踏入社会。我渐渐买进了很多小物品，现在到了付款的时候。——在这个方面，我的原则始终都是要能坚持住。不必先在社交聚会、家庭等等之中去寻求它们，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总是有所防范。可是，先偶尔接触——后来就有收获。越能使人吃惊就越好。

——《论文》卷 3－B84，1841－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删除部分；参见 326：32－327：28：

你这个生了无数孩子的不孕的母亲——当那些古代的诸神被征服了时，当永恒使时间诞生时，当时间使永恒诞生时，那是留下来的唯一东西，但你却逃遁了。

该诅咒的机遇，你这个我唯一的知己，我所认为的唯一值得成为我的盟友和敌人的人，始终都像你自己那样，始终都不可理解，始终都是一个谜，我以自己心灵的全部同情去爱你，我是按你的形象创造的。该诅咒的机遇，你为什么不让自己出现。我不乞求，我不低贱地求你以某种方式使自己现身，我向你提出进行决斗的挑战。你为什么不露出赤裸的脖子，为什么不让世界结构中的平衡之轮［Uro］，那不安的［urolig］平衡之轮也安静［rolig］下来？［注 1］我已被焦虑攫住了；我相信世界将要因厌烦而停顿。该诅咒的机遇，我在等待着你：我不想那么愚蠢地希望凭借各种原则，借助人们所谓的性格来征服你。不，我要同你搏斗。我就像一个寺庙里的舞者；［注 2］我已将自己献祭给你。衣衫轻薄，富有弹性，毫无防范，毫无准备，我在世界上一无所有，我愿意一无所有，［注 3］我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但我想同你搏斗。我没有一路随着咒语而来。你现身吧，让我大吃一惊，我还是想同你搏斗。我们将为什么而战？我没有任何东西处于危险之中，然而，我提出一个可能向你提出的最令人骄傲的条件——让我们为荣誉而战。

【562】［注 1］：或者说，你的谜也许已被解开了；你也许已经投身到永恒的大海里。

［注 2］：我无事可做；我抛弃了一切，为的是侍奉你，为的是为你的荣誉而舞。

［注 3］：你无疑也习惯了这样的战斗。

——《论文》卷 3 – B179：28，1841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页边注；参见 326：36 –327：2：

……那令人骄傲的时刻，那时人类主宰了世界，那时永恒诞生了时间，那唯一还在的残迹，那时时间再次下沉到了永恒之中，可是你却逃遁了。

页边注：那时必然诞生了自由，那时自然为了重生而使自己

再次被骗进了子宫之中。

——《论文》卷 3 - B55：3，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 328：16 - 19：

奥维德的［页边注：de arte amandi，卷 2，第 235 页。］①

——《论文》卷 3 - B55：4，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

早上好，夫人！你自己去市场买东西吗？——她很高兴同我交谈。一个手挎篮子、非常漂亮的女仆陪着她。女仆们始终都使我很愉快。她们都是一些小小的有趣捕获对象——那些对女仆没有鉴赏力的人表现出了 eo ipso，表明他在文化方面受到过阻碍。

——《论文》卷 3 - B77，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 328：34 - 329：6：

现在，你为什么不一直站在门口，你为什么向外窥视？下阵雨时站在门口没有冒犯什么，没有什么奇怪的。此外，人们甚至无法断定你是否要进那幢房子。可是，【563】既然我已看见了你，我就知道，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你站在门的后面。

——《论文》卷 3 - B78，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 330：14 - 16：

鸟儿把自己的巢筑在山毛榉树上；除了林鸠之外，没有任何鸟把自己的巢筑在云杉树上——她就喜欢那样……

——《论文》卷 3 - B56：1，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 330：19 - 21：

---

① 奥维德《爱的艺术》，前揭，页 83，235 - 236："黑夜，暴风雨，漫长的旅途，极端的痛苦，各种劳苦都在这精致的营帐里。"

……然而，全世界的外交秘密怎能同一个年轻女孩儿的秘密相比。

——《论文》卷 3 – B36，1841 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 331：13：

跳舞时最好的事情，就是跳舞者享受到的各种小的好处。常规的自由没有多少意味，正因为它们是常规，因为男舞伴一般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喜好，当女孩儿说他是一个好舞伴时，那对男子来说是一种非常模棱两可的赞美话。

——《论文》卷 3 – B56：2，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页边注；参见 332：3：

但愿我是一位画家，因为在一个女孩儿一生中的此刻，正因为它只是一个瞬间，实际上只可能用画来描绘；由于它预料不到任何发展变化，因而它不可能被描绘。

——《论文》卷 3 – B56：3，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 332：4 – 6：

因此，女人会诞生两次；当她结婚时，她的少女名字可以叫做这样那样。实际上，当然只有一次诞生，但时间是那么长，以至它形成了自己的一个时期。

——《论文》卷 3 – B56：4，1841 – 1842 年，无日期

【564】摘自定稿；320：20 延续部分：

……但她没有因多愁善感而空虚，也没有因多愁善感而增色，不像那些幻想富有而徒劳地寻求拥抱的人那样，因为他们的内涵已经消失了。

——《论文》卷 3 – B56：5，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删除部分；参见337：14：

……他的急躁脾气大大激怒了他唯一的儿子，在多次当众争吵以后，他儿子移居去了美洲。母亲也去世了。

——《论文》卷3-B56：7，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删除部分；参见339：18：

看看岑讷（Tφnder）出了什么事吧。[1] 如果他不那么离群索居的话，他会死得那么可怜吗？

——《论文》卷3-B56：8，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页边注；参见344：28-345：2：

如果我要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的话，那么我相信不会有很多令人满意的读者，他们无疑很快就会变得有点恼怒，因为他们会饿着离开桌子，而桌上却有那么多乐趣在不断地飘过他们的鼻子。

——《论文》卷3-B56：9，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346：34：

爱德华；改自：弗里茨

——《论文》卷3，56：10，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354：15-23：

……多么真正兴高采烈的西风啊——你们这些活泼的农牧之神，与年轻女孩儿们友好地嬉戏玩耍——可是，【565】如果我没有让你们加入其中，那对你们来说有什么好处，你们从中会得到

① Jens Peder Tφnder（1773-1836）被Petri Claudi F. E. Worm谋杀。参见 Udvalg af danske og udenlandske Criminelsager，Ⅰ-Ⅳ，ed. F. M. Lange，Copenhagen：1831-1841，卷4，页66-68，97-99，353-355，374-379；卷5，页113-115，243-245，267。

什么欢乐？

——《论文》卷3-B89，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354：15-23：

……今天路很滑，刮着风。你们这些兴高采烈的农牧之神，如果没有人享受，你们玩的游戏有什么乐趣呢？

——《论文》卷3-B85，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356：20-25：

Die eine ist verliebt gar sehr
die Andre wär'es gerne
[一个在深爱着
另一个也非常想那样]

确实，很难有机会并肩散步，至多也是在傍晚被允许用手拉着她未来的妹夫，即使在那时，还用手拉着他。

——《论文》卷3-B72，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357：4-5：

正是如此，坚定并且gewaltig［有力］。

蓝皮本子里的几条小小的特写①都可以用在这里。一定要检查。

——《论文》卷3-B135：1，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358：9：

……然后，经常都变得相当贫乏；没有什么能用于许多褶皱。你很漂亮，我的女孩儿；你的嘴唇，呼吸得多么健康，你的双眼，多么明亮，多么纯洁。当你睁开双眼时，就像雾霭瞬

① 参见《增补》，页564-566（《论文》卷3-B89，85，93，91）。

息间从大海上升起，闪亮的黑色海面映照着天空，就像遮住了月亮的乌云，现在突然【566】消失了，月亮越发明亮，因为云彩擦亮了它。

——《论文》卷3-B69，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359：9-10：

……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他实际上没有工作，如果他也许必须再次解除婚约，却带着一点冷静，那又怎么样。

——《论文》卷3-B93，1842-1843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359：28-32：

……有一种一致性，它甚至使女人走在石板路上的礼貌都变成了多余。她们似乎就不是为其他情欲状况指派的。两者都略微弯曲着双膝。人们并不经常看见男人以这样大的步子走路，女人更不是这样——确实，他可以凭借自己的运气；他已经找到了一个生活伴侣。

顺便说一句，有某些关于她的事情。页边注：可是，你这亲爱的西风，你为什么对那对夫妇那么忙碌？他们似乎不值得关注——一定有某种特殊的地方——你为什么要使劲拉那可爱的围巾——完全正确，那脖子确实可爱得不同寻常。

——《论文》卷3-B91，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359：32-33：

现在，我再也没有时间了；现在，我必须到霍伊布罗普拉兹（Hφibroplads）去。

——《论文》卷3-B135：2，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删除部分：

因而，在范德昆斯滕（Vandkunsten）住着像那样的一个美人

——而我对此却一无所知——弗里茨，我的靴子——为了一直记住我最重要的冒险经历，我开始把自己的仆人叫做弗里茨——他那纯粹的名字间接地提醒了我。

——《论文》卷3-B92，1841-1842年，无日期

【567】摘自定稿；参见362：31-34：

Nec levis, ingenuas pectus coluisse per artes,

Cura sit, et linguas edidicisse duas.

Non formosus erat, sed erat facundus Ulixes,

Et tamen aequoreas torsit amore Deas.

O! Quoties illum doluit properare Calypso;

Remigioque optas esse negavit aquas

[也不要让它有丝毫关注在文科方面培养你的心灵，要不就学好那两门语言。尤利西斯并不标致，但他很雄辩，然而他用爱情点燃了两位海洋女神。啊，卡利普索（Calypso）常常为自己的急躁而悲伤，说那海水不适合划行]!

de arfe amandi, Lib. 卷2，页121

——《论文》卷3-B43，1843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363：37：

有各种方法使女人酩酊大醉；我的手段最可靠。

——《论文》卷3-B58：1，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364：2-4：

……这就是小说家们在自己的调色板上始终都可以大量提供的那种人，他们一有机会就把它涂遍了那些可怜女孩的身上，背后和前面。最终结果就是让她们羞得红遍了全身。

——《论文》卷3-B58：2，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365：1－5：

我的意图是要破坏整个印象，然后，如有可能，就从她那里夺走怜悯，用嘲讽取代它。那太快了；我已经使自己失去了自制力。如果没有那么做的话，我愿意付出一切。她变得焦虑不安，但她的焦虑却没有诱惑她，那仅仅是 unheimlich［不舒服］。焦虑始终都是一种值得信赖的【568】手段，但它一定就像洛勒莱的歌声那样具有诱惑力，而不是威吓。我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来唤醒同情；迄今为止，她还没有充分发展到心向往之的深度；似乎只有这个插曲不会使她惧怕水。

——《论文》卷3－B58：3，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367：15：

……一辆马车和马儿在等我们。在这种不同寻常的情景中，她应当比平时更容易使自己镇定下来。但是，订婚是一件特殊的事情。它是一种公开的表示，我公开宣称那也许会给某人带来很多后果。一旦订了婚，很快就会为人们知道，一个人的余生都会具有已经订婚的印记，那种东西始终都会透露出某人曾经在那些水面上航行过，那在将来很难使一切神秘化。此外，要使人解脱出来却非易事。不过，我倒不怕这一点：这取决于一个人如何行事。首先，必须防范与道德发生接触，订婚很容易具有一种道德特征。

——《论文》卷3－B58：4，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368：6－18：

……我决不会嫉妒他的胜利，因为它们全都是以谎言为基础的，因而在美学上毫无意义。他并不懂得被爱有多么快乐，被爱胜过了世界上的一切。始终都很困难的是据此再次把自己诗意化，然而一定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但应当做得很巧妙，使她甚至不敢声称自己被骗了。我们会看到的。我将为那女孩儿做我以前从来就没有为别人做过的事，我将同她订婚。那将是我所造成的引人

注目的风险。我完全清楚这一点，但我还是希望再次得到最重要的和有趣的东西。我必须和她保持一种关系，它能给我【569】欣赏她的发展的平静，那并不是轻率地抓住最高的东西。

——《论文》卷 3 - B58：5，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 372：31：

……她肯定不爱我，如果我在这时促使她那么去做，那就必须强行压制她。对她来说，仅仅是出于恐惧而向我屈服，或者确切地说，表示同意也不是所欲求的，尽管总得有并且也应该有一种惧怕的因素来明确地压制住那预言。凭借我在智力上对于她的优势力量，我可以期待一个“是的”，但正因为在我的优势中，她才看见了自己自由的可能性，只是惧怕不会使她做出决定。

——《论文》卷 3 - B58：6，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 373：15 - 18：

为什么我享有这种信赖，因为我不是向女人献殷勤的人，因为我完全不在乎，一个纯粹的有理智的人，世界上最中性的老手。的确，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回报。我用德恩（Per Degn）的话说，我不会为了一百枚银币而不用拉丁语。[页边注]①

页边注：实际上，与我今天的收入相比，我以前的收入多么可怜，那时我是个献殷勤的人。

——《论文》卷 3 - B58：7，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 373：20 - 21：

那一刻到来了——否则就没有这一切大惊小怪、下跪等等，它在此刻是不适当的。

——《论文》卷 3 - B61：1，1841 - 1842 年，无日期

① 参见霍尔堡《蒙塔努斯》，前揭，页 124。

摘自《或此或彼》第一部抄本页边注划线部分；参见374：26－27：

那就是说，一本书具有的显著特点就是，人们可以随意地进行解释。如果人们说起话来也像一本书的话，那么他的【570】谈话也具有同样的特点。

——《论文》卷4－A223，1843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374：29－30：

她十分惊诧，以为我疯了。

——《论文》卷3－B61：2，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375：19－28：

因而，现在我订婚了。谁都会那样说到我。

页边注：……如果柯德丽娅有一个女朋友并且很诚实的话，那么她就会说：天知道整个事情将是什么结果。他有某种诱惑人的东西——然而我却没有爱上他。

——《论文》卷3－B63：1，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375：31－32：

那在这方面又很明显；某种具有神圣根源的东西始终都保留着一种意义，无论人们对它有多么麻木。例如，婚姻就包含着一种真理，即使对我来说，它至少就使人相当不自在。

——《论文》卷3－B63：2，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376：1－4：

我总是取笑订了婚的人；因此，那对我自己的订婚将很有意义。

页边注：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当我自己受到那约束时，这事确实荒谬可笑。

——《论文》卷3－B63：3，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 376：1－4：

……因为一个订了婚的人实际上是一个艺术家，在同样的意义上就像德雷霍根（Dyrehaugen）的艺术能手一样，订婚与情欲之爱的关系，就如德雷霍根的展览同艺术的关系一样。我确实很高兴结识我的艺术家同行。【571】既然订婚是我一生中唯一的工作，因而我可以使自己完全投入其中，我可以只为了订婚而活着，甚至不受考虑在海关的升迁的打扰。

——《论文》卷 3－B63:4，1841－1842 年，无日期

摘自《论文》卷 3，63：4：

顺便说一句，一直以来都使我感兴趣的是，从一个订了婚的人的角度去看世界；我认为，可以进行非常不错的观察，它不会被认为有多少危害，可以给人很多自由。我曾想到雇一个女孩儿同我订婚半年；现在情况却不是那样。

——《论文》卷 3－B63:5，1841－1842 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 376：13－21：

既然我处于危险之上，那么我愿意让他做所有那些事情。在我为自己勾引到柯德丽娅之前，无法让他表露自己的爱情；现在那么做已经毫无大碍。现在我掌握了控制权，我能解释一切。不可能在任何有意义的程度上唤起她的同情，因为现在回到他身边对她来说成了一种外在的可能性。的确，我为什么要打破那最后的希望。他是个好人，我喜欢他，但谁知道，万一他还有用的话，对寡妇来说他总还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归宿。

——《论文》卷 3－B63：6，1841－1842 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 379：25：

沉默，是的，当然；独自走在街上时，谁会高谈阔论。沉默，

可是没有一个女孩儿显得沉默，因为她保持着沉默。然而，这是一个年轻女孩儿身上最重要、最深刻的品质；实际上正是她更深刻的本质，才可能很好地与表面上的欢乐、活泼、天真愉快的健谈结合起来——沉默——她若有所思地看着自己的脚，可以说，头太重了，然而她略微把头抬起，浓密的金发垂了下来、【572】——她就像一枝成熟的麦穗。

——《论文》卷3-B81，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页边注；参见379：25：

第一次论战

——《论文》卷3-B63：7，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删除部分；参见379：26-32：

有幸的是，我拥有了我叔叔的房子。也许在短时间内很难找到与它相同的房子了。人们通常都把它叫做好客之家，我倒宁可把它叫做客栈，那就是说，只有某些特定人群常去的地方——例如，裁缝同业会所——只有订了婚的人来这里。我总是经常来这里，为的是得到与订婚者在一起的愉快——实际上我自己已经订婚的消息在俱乐部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我将很快加入。——那幢房子是订婚者的耶路撒冷，正如吉兰岛某个地区的人们那地区叫做谷物商的耶路撒冷一样。如果我要告诉一个小伙子对烟草的厌恶的话，我就会带他到雷根森去；如果我要告诉一个年轻女孩儿对订婚的厌恶的话，那么我就把她领到这里来。

——《论文》卷3-B99，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删除部分；参见379：37-380：1：

无法责备柯德丽娅厌恶那些订婚者的色情实质，那些害相思病的工人的笨拙。

——《论文》卷3-B115，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论文》卷3 - B99删除的附注；参见380：2 - 15：

人们不断听见一种声音，就像有人拿着苍蝇拍在到处走动——那是情人们亲吻的声音——我也开始做相似的事情，无论我多么强迫自己，都只是使柯德丽娅心烦意乱。——从总体上说，我可以保证对任何把终身托付【573】给我的女孩儿给予完美的美学上的待遇——结果只能是她受骗，但这也是我的美学的一部分。

——《论文》卷3 - B100，1841 - 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380：14 - 17：

如果能把某些单调乏味的文字工作累计起来的话，将会很有趣——参见蓝皮本子。

——《论文》卷3 - B136，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删除部分；参见380：34：

这些日子里，我从那些好人那里获得了apparte［不同寻常的］乐趣，他们相信我在情欲领域完全是个新手。那些情景是极其荒唐的——那些再也无法征服女人的老练的已婚男人们，现在却通过专注于刚刚订婚的人而恢复了活力，为的是一直都能感受到它。我感谢他们的善意忠告——我也由此发觉，在生活中变得越具体，整个生活就变得更加荒谬可笑。迄今为止，我总是对自己的恋爱守口如瓶；那有它的长处，但我现在同时具有秘密及其韵味，以及名声的荒谬可笑性。

——《论文》卷3 - B102，1841 - 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381：10 - 12：

虽然我过着无疑非常有趣的日子，能轻易使它对年轻女孩儿具有诱惑力，然而，我始终都将拒绝这种手段，因为这种手段如果有必要，那么我就相信爱情本身不是纯粹的。

页边注：无论如何，即我所追寻的都不是历史——我已经有了足够的经历——我所追寻的是直接性。

——《论文》卷3-B64：1，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381：12-13：

……直到那个时刻，他们才为彼此而存在，虽然自然只是逐渐诞生的，但情欲之爱却成对、整个、总体地诞生。因而，它始终都应处于【574】开始之中；此后，人们可以把过去的生活用作一个诱人的秘密。

——《论文》卷3-B64：2，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383：24-28：

……你对我发怒了，尽管这么做是错误的，因为你不知道我有多大的罪孽——我更喜欢从一个女孩儿对我发怒开始。

——《论文》卷3-B79，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383：37-384：5：

我把它归功于朋友和亲戚——简言之，归功于全人类。为整体而劳作确实很光荣；以人类的名义这样一种普遍的代理权，能赋予一种个性以更高的意义。

——《论文》卷3-B80，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删除部分；参见384：23-385：4：

此刻，我正把精力集中于使订婚［Forlovelse］变得荒谬可笑——我肯定不善于做一个订了婚的人，然而我却致力于［forlove］使她决不要再“订婚”。——与此同时，在我自己订婚之后，那就是一个诱使她不订婚的问题，以防她怀疑，跷跷板越高，她就越感到自己有力量。订婚的意味只是说：请原谅。

——《论文》卷3-B98，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 385：17：

我们就这样彼此适应。

页边注：哈恩

——《论文》卷 3 - B65，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 387：5 - 6：

在这方面，我一定要保证获得一幅漫画。

【575】页边注：在我叔叔的房子里，我有一幅漫画。

——《论文》卷 3 - B66：1，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页边注；参见 388：7 - 15：

今天，我给她写了一封很短的正式信件，尽可能用了格言和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它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我做解释，这也是用意所在。——她经常都很有可能会反复读我给她的信里的内容；因此，它一定要具有这样的性质，即不提供任何确切的关系，但可以若有所指，依她理解时的情绪而定。我把重点放在她和她的技巧之上。在适当的时候，我使她在各方面都不可能如愿以偿，于是她自己就成了那种首先丧失兴趣的人。

——《论文》卷 3 - B66：2，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页边注；参见 388：19 - 20：

……这种处境具有同情，但仍然没有情欲。

——《论文》卷 3 - B66：3，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页边注；参见 390：29 - 391：5：

注意：有关 actio in distans，他在其中似乎很注意时间。

——《论文》卷 3 - B137，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删除部分；参见392：31－37：

昨天晚上我们离开我叔叔的家时，她怀着不同寻常的激情握住我的手——她在那里真的感到很苦恼，这不足为奇；如果我在观察那些引人注目的、不自然的装模做样时总是找不到乐趣的话，那我就不可能坚持下去。结果，现在我要开始从她那里得出这一看法：最好就是解除婚约。那一定是她的看法，要不然她就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在另一方面，她的情欲之爱也不会反应得那么【576】强烈。——握手足以向我表明我敢于期望的东西。

——《论文》卷3－B101，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页边注；参见393：3：

第四篇

——《论文》卷3－B71：1，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394：36：

……他确实使我想起了那坚定的锡兵，每次想到他们掉到了水槽板下面的共同命运时，我就止不住要笑起来。

——《论文》卷3－B71：2，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395：3－9：

相反，我越是看见那女孩儿，她就越使我愉快。这时我慢慢向对面那家糕饼店走去；快要到十二点钟时她才上班。她很勤快；我喜欢这一点。十二点前的最后五分钟，她有点不安起来。

——《论文》卷3－B71：3，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396：14－35：

这样徒劳地等待总是太过分了。现在，我的仆人在风雨中等了六个小时，我本人等了两个小时，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现。她的一切踪迹都消失了。那是由于不够关注；在同女孩儿打交道时，

必须注意每一个细节。有一个叫卡迪娅（Cardea）的仙女［类似于396：32－35］。从总体上说，如果能找到某个雇佣文人来收集各种民间传奇、故事和神话，可能会很有趣，在那些故事里，正是女孩儿，欺骗了经常欺骗女孩儿的男子，为的是在世界末日的审判中确定【577】哪种性别是忠实的。

——《论文》卷3－B74，1841－1842年，无日期

《论文》卷3－B74页边注；参见385：18－22；396：14－28：

……只是为了得到哈恩的微笑（结果，这种 actio in distans 必须用在前面部分）。那极为适宜于它本身，唤起了一种情绪，我把它归功于柯德丽娅。

——《论文》卷3－B75，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356：19－24；396：14－28：

Sie singen schön und geigen
Ob nicht eine süssverträumtes Kind
Am Fenster mocht erscheinen
［他们动听地唱着，拉着
小提琴
要看出一个甜蜜的梦幻般的
孩子
是否会出现在窗前］。①

然后，在那魔鬼穿上鞋之前，那可爱的少女已经起来了。

我所要求的全部回报是什么——她的微笑，她笑起来时那么美。——我不会要求得再多，哪怕给我也不会接受。因此，应该立

① 参见【356】注80，即本书页389注①。

刻看出每个人能给予什么，不要过多要求。我的柯德丽娅则是另一回事；就她而言，我无法放弃什么，但那是因为她能付出一切。

——《论文》卷3-B90，1841-1842年，无日期

参见405：9：

在格里布斯（Gribs）森林之外有个地方叫做“八条路的隐蔽处”。[1] 这个名称对我非常有吸引力。

——《日记与论文》卷5，页5643（《论文》卷4-A81），1843年，无日期

【578】摘自定稿；参见406：26：

……《白衣夫人》[2] 中的低音部。

——《论文》卷3-B155，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407：33：

要删除

M. C.

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你了。在有限的意义上，情况肯定不是这样，但有限的理解能理解什么？它无法理解我半天时间没有见到你是多久，它同样也很少能理解我见到你的那一分钟是多么漫长。但要耐心，然而怎样学会耐心？通过祈祷。因而，这就是我的仪式。你知道，一串念珠上有两种珍珠，大的和小的；每颗大珍珠是为了念符咒，每颗小珍珠是为了念万福玛丽亚。我的念珠同样也有大有小［珍珠］。一串念珠上的每颗大珍珠配上十颗小的。

---

① 参见《诸阶段》，《文集》卷11；《日记与论文》卷5，页5096，5643，5699（《论文》卷1-A65；卷4-A811，170）。

② 斯克里布《白衣夫人》，前揭。参见《书信》第62，239封信，《文集》卷25，页126，336。

我让珍珠串经过我的手指；我对每颗小珍珠说“你的”，对每颗大的就说“我的。”这不对吗？不应该这样吗？我那错乱的、多重的心灵与你的不一样，无法集中在一件事情之上；因此，每次我说“我的”时候必须说十次“你的”，因为当我说“我的”时，我知道那不完整，而在说“你的”时却是整体。似乎我或者说至少是我的一部分不应当属于另一个；不，可是我，不幸的是，在天性上就是多重的。然而，在你把自己叫做“我的”时，你的整个心灵都集中于此，而我很吃惊的仅仅是你在人类的多重性中选择了我；那种惊异正像上帝在世界的多重性之中选择了尘世一样。

不过，既然每次祈祷都不特别长，不需要什么时间，因而我就能把念珠捻动得更快些，但这并没有我在祈祷时不反思的意思；相反，我反思得很多，要么是在说“我的”时陷入沉思，要么是在说“你的”时使自己兴奋。可是，由于那些词语彼此都很相似，所以【579】有时的情况是，相同的运动使得我头晕脑胀。“我的”和“你的”对我来说混淆起来了。在这神圣的陶醉之中，我却无法区分“我的”与“你的”。正是在这种状况下，我才写下了这封信——然而，有一种更高的陶醉。

你的约翰尼斯

——《论文》卷 3 - B156，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 409：12 - 14：

……像那样面朝后坐在马车里沿着那漫长的街道行驶，很令人气恼——位置无法改变——你无法回避我的目光。

——《论文》卷 3 - B96，1841 - 1842 年，无日期

参见410：29－36：

情景：

一个因为拥有了几个女孩儿的爱情而内疚的勾引家，迷恋上了一个女孩儿，他爱那女孩儿到了不忍心去勾引她的地步，但他却无法真正决定是否与她亲密交往。他碰巧看到了某个与那女孩儿酷似的人，他勾引了她，为的是在这种愉悦中他能欣赏另一个。

——《日记与论文》卷5，页5540（《论文》卷3－A187），1841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410：29－36：

这是开始之中有趣的方面；可以说，有人看不起大路，却发现了这条蜿蜒的小路。我曾经有幸向一位舞者表示敬意。我并不爱她，但她酷似某个人——我第一次见到她——迅速发现了她的地址——忘却她——一个月之后发现，从那时起，她每次跳舞时我都看见了她——确实，为了见到她，我付了三倍的戏票钱。——现在，我看不起大路。

——《论文》卷3－B179：16，1841－1842年，无日期

【580】摘自日记；参见410：29－36：

在柏林这里，一个叫做舒尔策（Demoiselle Hedevig Schulze）的来自维也纳的歌手，扮演埃尔薇拉[①]的角色。她非常漂亮，举止果断；在身高、走路的姿势、服饰（黑色丝裙，裸露着脖子，白色手套）方面，她酷似我所认识的一位年轻女士。这是一种奇怪的巧合。为了赶走这种印象，我真的必须费些劲儿。

——《日记与论文》卷5，页5541（《论文》卷3－A190），1841年，无日期

---

① 参见《书信》，第54封信。

摘自定稿；参见 410：31：

在维也纳的一个剧院

——《论文》卷 3 - B76：1，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 412：5 - 6：

……坚定地、辩证地依靠自己，围绕着它的一和唯一的对象，比恶魔的良心都更加坚定不移地拥抱罪人的灵魂。她的拥抱将没有间隙，她的亲吻也不会嗞嗞作响。

——《论文》卷 3 - B160：2，1842 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 412：17：

……在她希望任何别的理解的范围内；一般来说，我在这方面都极为小心，正如在其它方面一样，以免她猜疑我这一方有什么图谋。

——《论文》卷 3 - B160：4，1842 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 412：12 - 415：16：

弗雷德里克斯堡。
黄金和金钱
迷惑了双眼
我必须明白这一点。

也许，可以在一条小街上安排一次小小的约会，那里没有人，只有远处音乐的回声了解【581】这一点。——你真的打扮好了，是吗？那可爱的围巾，那上面真的有一个小污点，但你已经谨慎地把它掩盖起来了——就一个女仆而言，你的确很漂亮——你是否认为我这么说一个女仆冒犯了你——相反，我非常喜欢女仆们——如果你来陪伴我，我就会向你解释很多关于优秀太太们的事

情，你肯定经常都希望你是一个优秀而富有的太太——很容易为一个牧师做出各种安排。

——《论文》卷3-B86，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412：18-415：16：

几个出自夏洛特伦德（Charlottenlund）、德雷豪格（Dyrehaug）生活的场景——傍晚的灯光——户外跳舞的场面也非常有用。——森林中偏僻之处的约会受到了打扰；乏味的是女仆们到森林里去时始终都戴着帽子。在弗雷德里克斯堡要好些。她们在那里不戴帽子；女仆们就应该像那样。她在其他方面多么漂亮。

——《论文》卷3-B94，1842-1843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412：18-413：30：

……时值夏季
她滑倒了，穿着轻便得体——她
挣扎着——多么优雅——庄重——
那是喜剧还是悲剧
一个年轻女孩儿跌倒了。

——《论文》卷3-B88，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412：35-413：3：

当心，女孩儿们。因为时间是夜里，森林被照亮了，你们以为完全可以大胆地看我们男人。当心。我懂得如何赔偿我像那样的一种眼光。

——《论文》卷3-B82，1841-1842年，无日期

【582】《论文》卷3-B86附注；参见414：12-25：

……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姐。她正在思念自己的心上人；她与

一个贵族家里的仆人订了婚，或者也许是同一个在骑兵部队服役的马车夫订了婚；最聪明的家伙就是这样。——或者说，她正在考虑与那样一个英俊小伙子订婚，然后考虑结婚。她甚至还去听牧师在布道坛上宣读结婚预告——他也许会成为一个警察，一个街道巡视员，也许是个消防队员，搬运工等等——如果不是这些，就是一名更夫。可是，更夫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他一定不能住在他打更的那条街上——只要他一订婚，这样一种天真的迷恋之中就不可能有任何害处——我非常明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可是那中尉对更夫一无所知——

——《论文》卷 3 - B87，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 416：2：

因此，那个无法写信和便条的人，决不会成为一个危险的勾引家。

——《论文》卷 3 - B161：1，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删除部分；参见 416：13 - 417：23：

对接吻理论的贡献
一篇获奖论文
献给
所有糊涂的情人们
作者

他们说，在天堂和尘世之间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哪个哲学家探索过它们。这个领域也属于其中。这也许是由于哲学家们没有思考这样的东西。很可能还有别的原因。

【583】最模棱两可的亲吻就是在圣诞节的罚物游戏中被吻——它可能是一切，也可能什么都不是——

男性的亲吻
偷偷摸摸的亲吻
夫妇之间在家里的亲吻，已婚的人们用来
相互擦净嘴唇。

——《日记与论文》卷3，页2393（《论文》卷3－B106），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417：3－23：

可以根据持续的时间来对亲吻进行分类。音调也是这样来分类的。在这方面，我们发现了时间的不同意义。在音调的世界中，时间也得到了维护，但很抽象；它与这个观念毫无关系，历史性本身也没有显现出来。例如，就亲吻而言，初吻，那实际上就是第一次亲吻，具有巨大的意义，最后的吻，事实上那是最后的亲吻。这在音调的世界中毫无地位；那将是荒谬可笑的。

——《日记与论文》卷3，页2394（《论文》卷3－B114），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删除部分；参见417：25－33：

我的

所罗门说：一个不错的答案就像一个甜蜜的吻。你知道，我很有名，不错，几乎不受欢迎，因为我始终要提问。啊，他们不知道我在问什么！只有你才懂得我要问什么，只有你才能回答。哦，给我答案吧！只有你才能给我不错的答案，因为所罗门说过，一个不错的答案就像一个甜蜜的吻。

你的

——《日记与论文》卷5，页5539（《论文》卷3－A183），1841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418：3－6：

柏拉图在这方面尤其强调的是触摸的意义。

——《论文》卷3－B162：1，1842年，无日期

【584】参见418：8－11：

我的女孩儿——那位拉丁语学家说到过一种机灵的听者：pendet ex ore alicujus［专心听别人说话］。他尤其想到了捕捉听见的东西的耳朵，使听见的东西经过耳朵的秘密通道，把它们藏在内心深处。我们说这话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因为我那么专心在听你说话，我那么机灵，一个格外机灵的听者，因而，即使什么都没有说出来，我还是听见了你的心跳。

——《日记与论文》卷5，页5502（《论文》卷3－A134），1841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418：8－11：

我像一个小学生那样，专心听你说话，不是听你的言辞，而是吸收你的存在。

——《论文》卷3－B162：2，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418：31－33：

…dos est uxoria，lites［妻子的嫁妆就是争吵］
de arte amandi，Lib，Ⅱ，v. 155①
Quos humeros，quales vidi tetigique lacertos！
Forma papillarum quam fuit apta premi！
Quam castigato planus sub pectore venter！
Quantum et quale latus！quam juvenile femur
［我看见了怎样的双肩，怎样的两臂啊——还有

① 奥维德《爱的艺术》，前揭，页76－77。

触摸！她的形体多么适合于爱抚
乳房！多么柔滑的肌肤，在那完美的
胸脯之下！多么颀长优美的侧影！多么
充满青春气息的白皙大腿]！

出自奥维德作品的某处。[1]

——《论文》卷3－B44，1841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419：21－25：

……就让这圆括号结束吧！对我来说，它包含了整个世界。

——《论文》卷3－B162：4，1842年，无日期

【585】摘自定稿；参见419：27：

那两个搏斗者紧紧抱在了一起？他们互相抱得那么紧，是由于一个一直想挣脱，另一个一直想防止挣脱？那是在告别时嘴唇才碰到了一起？

——《论文》卷3－B162：5，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420：25－32：

M. C.

你坐在我的大腿上；我们形成了一个形象；从一根树干生出了两根树枝。

——《论文》卷3－B162：6，1842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421：18－22；423：7－10：

接受撕毁婚约的理由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每个可爱的小姐都是精明的诡辩家——如有人说的，只要女孩儿个子太小，[注]只要有人在重大时刻没有跪在自己的未婚妻面前，结果，

① 奥维德《爱情的艺术》，前揭，页334－335。

只要无视最重要的礼节。

[注]：或者个子太大。

——《论文》卷3-B104，1841-1842年，无日期

《论文》卷4-B104附注：

我认识一个人，他确实援引了那两条理由。我反对他的观点说，不可能认为它们很充分，这时他答道：确实，它们都相当充分。那就是说，如果我援引了人们所谓的充分理由，那么我就陷入了无穷无尽的赞成和反对的考虑之中，这正是我在这里想避免的，因为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回答它们。

——《论文》卷3-B105，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页边注；参见421：18-20：

在解除婚约这个主题上，每个可爱的小姐都是天生的诡辩家——参见那本可爱的书。①

——《论文》卷3-B162：7，1842年，无日期

【586】摘自草稿；参见421：31：

……在这一类中，它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

——《论文》卷3-B107：1，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422：10-38：

我在那一群人中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八个年轻女孩儿就像在那海面上颠簸一样，那么孤独，如果有人十分小心地不那么约束她们而向她们大献殷勤的话，那么我差不多就会像发狂一样。现在，我得以把她们的思绪引向那个重要问题，即在什么情况下应当解除订婚。(那情景本身那么美——年轻女孩儿们——明媚的

---

① 参见《增补》，页585-587(《论文》卷3-B104,105,107,108)。

阳光——咖啡)，还有现在这场交谈，正如我的外在眼睛沉迷于享受中一样，我的内在眼睛也沉迷在观察的财富中；一个简单的词语已足以表明她们在爱情之路上走得有多远。我不断激起热情；才华和审美消除了我们之间的隔阂，整个情景具有某种狂欢的味道，然而还处在最严格的得体范围内。我经常都很喜欢雷茨(Retz) 的 [sic] 蚀刻画浮士德,① 其中的浮士德正在做梦，他的上面是成拱形的天堂，充满了女性形象，正如在这里一样。——现在正在讨论那个主题。可以说，我借此暗中破坏了整个一群人；我把她们掌控在自己手里，如果我把手收回来，造成的混乱将很可怕。

——《论文》卷 3 - B107：2，1841 - 1842 年，无日期

《论文》卷 3 - B107：2 延续部分；参见 423：14 - 28：

我为参加聚会的人们的思考提出了一个极为艰难的事例。有人解除了婚约，因为他们不合适。人们劝他放弃这个打算，向他保证说那女孩儿非常喜欢他，对此他回答说：要么我们很适合，那么她会发觉我们并不适合；要么我们并不适合，那么【587】她会发觉我们不适合。

——《论文》卷 3 - B108，1841 - 1842 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删除部分；参见 423：5：

……如果只可能获得一枚新戒指，那就是说，保存着已经分手的那个人的戒指，那么就可以收集各种纪念品，但人们却不会这么做，只是再次接受自己的——那将非常重复累赘。

——《论文》卷 3 - B103，1841 - 1842 年，无日期

---

① 参见 F. A. Moritz Retzsch，《歌德的〈浮士德〉概述》（*Umrisse zu Goethe's Faust*，Stuttgart：1834 - 1836），卷 2，图版 1。

摘自定稿；参见424：4：

有一个方面，昨天我忘了向她强调；在离开后我才突然想了起来，我一直都在不断思考它。

——《论文》卷3－B163：1，1842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删除部分：

一般来说，我能够相当连贯一致地思考，但结论是一个婴儿出现了，因为我爱一个女孩儿，这使我匪夷所思；我让自己疯狂地思索这一点。

——《论文》卷3－B109，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删除部分：

我认识一个人，他最为自豪的是这一事实：没有任何人比他更能看守住他的未婚妻了，正像那位罗马执政官一样，他在任职期间从来就不睡觉——要知道，他订婚只有四个小时。

——《论文》卷3－B113，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页边注；参见427：1－4：

此外，我现在具有了一种对订婚说上一句话的决定性发言权。那些订了婚的人都有偏见，也与结了婚的人一样，因为结婚是订婚的一种延续，【588】但我和我的同类，我们都是有发言权的人。

——《论文》卷3－B163：2，1842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427：4－8：

因此，我又自由了，也有了成为年轻女孩儿们同情对象的优势。我是个大红人；我处于体验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品尝忧郁之蛋糕的境地——我做出了一副多愁善感的表情，那是人们经常可以在老处女脸上看到的，我也在市场上的马儿、真正筋疲力尽、唠叨不停的人身上看到过，他们的目光有时具有一种野性，一种感伤的野性。

——《论文》卷3－B118，184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页边注；参见427：9：

第四篇

——《论文》卷3－B146，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页边注；参见427：27：

第四篇

——《论文》卷3－B164，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抬头；参见428：10－433：12：

有些日记的标记一定要放进那个好色者日记的适当地方。

——《论文》卷3－B143：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页边注；参见428：10：

第一篇

——《论文》卷3－B143：2，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页边注；参见433：12：

第一篇

——《论文》卷3－B165，1842年，无日期

【589】摘自定稿页边注；参见434：12：

第三篇

——《论文》卷3－B145，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页边注；参见435：18：

第三篇

——《论文》卷3－B166，1842年，无日期

摘自《焦虑》草稿；参见435：32－437：28：

在某种程度上，在我看来始终都很明显的是，夏娃的故事与后来的所有类比都是完全相反的，因为用于她的“勾引”这个说

法在日常语言里一般来说都是指男人，而另一些相关的说法都倾向于把女人当成弱者（容易糊涂，容易被勾引上床等等）。[注] 不过，这一点很容易解释，因为在《旧约·创世记》里，正是第三种力量引诱了那女人，而日常语言的指涉始终都只与男女关系有关，因而一定是男人勾引了女人。

[注]：如果有人对与此有关的观察有心理学上的兴趣的话，那么我可以向他提到《或此或彼》里面的《勾引家日记》。如果他仔细看过了，就会看出那是完全不同于小说的某种东西，其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各种范畴，如果懂得如何运用它们的话，那就可以当作非常严肃的初步研究，而不只是肤浅的研究。那"勾引家"的秘密完全在于，他懂得女人很焦虑。

——《日记与论文》卷5，页5730（《论文》卷5-B53：26），1844年，无日期

参见436：2-14：

鼓起勇气结婚，我们不应该颂扬童贞——因为狄安娜本人都不是处女，因为她感到了地位的优势，但也因为她惧怕【590】生育的痛苦。的确，欧里庇得斯在某个地方宣称过，他宁可去打三次仗，也不愿生育一次。

——《日记与论文》卷3，页2587（《论文》卷3-A144），1841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页边注；参见436：24：

第二篇

——《论文》卷3-B144，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页边注；参见437：29：

第二篇

——《论文》卷3-B167：1，1842年，无日期

摘自日记删除部分；参见441：12－17：

当太阳闭上它那警惕的眼睛时，当历史结束之时，我不仅要裹着自己的斗篷，而且也要把黑夜当作面纱一样将自己包裹起来，我将去你那里——我将像野蛮人那样倾听——不是听你的脚步声，而是倾听你的心跳。

——《日记与论文》卷5，页5525（《论文》卷3－A170），1841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441：32－35：

……玛格丽特盘问浮士德完全正确，但他也显得像个骑士——必须使自己里外都诗意化

——《论文》卷3－B127，1841－1842页，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443：24：

如果说在她身上唤起一种宗教般的印象对我来说很重要的话，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会把《圣经》放在桌子上，而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给她讲道。

——《论文》卷3－B167：3，1842年，无日期

【591】摘自随笔；参见444：8－14：

万籁俱寂——号手在北门吹响的祝福号角传遍了全国，它在远处回响［注］——一切都沉睡了——只有爱情［Kœrlighed］醒着，或在病床边，或在独自等待，或在祝福，或在梦里，或在守望——人们以为爱情在夜里睡了——相反，它像其他幽灵一样，只在夜里醒着——它已经成了一个幽灵——一缕召唤我的光线；她在聆听号声——那猎人的召唤——那也是我的召唤——那号声似乎在召唤人们进城去；不，它是我带来的祝福——亮光移动着——她在另一个房间里把它点燃，这样不致妨碍她朝黑暗里张望

——时间是十一点一刻——那还是白天。很快就将是黑夜——

[注]：他进了大门里，他的音调回响得[注]甚至比他站在大门外面时还要遥远——

[注]：它们使黑夜宁静的精灵活动起来，一代人重复着它直到下一代人

——《论文》卷3-B32，1841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页边注；参见444：12：

……的确，夜里的黑暗对于为了认真履行其家庭职责而活着的爱情没有用处，它要求白天的亮光或一盏灯的亮光。

——《论文》卷3-B168：1，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页边注；参见445：23：

因此，我不相信这样的事情。我认识一个男子。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儿，多半不是为了她本身，倒是因为她把他抓得那么紧，才深深地感动了他。他意识到，结合在此刻是不可思议的，因为道路上有很多困难。他离开了她；她宣称她没有他就活不下去。在他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以前，他日夜都无法使自己安宁。然后他愉快地把念头转向了她，瞧，她已经同别人订婚了。于是，他发誓永远都讨厌所有的女孩儿，如果我没有【592】误解他的话，那么他就已经为自己报了很多次仇了。

——《论文》卷3-B168：2，1842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445：32：

努力很值得做出，但在那种情况下，一定要把开端安排得相当不一样，因为结尾，退却，将成为一切都要依赖的有趣因素。——

4月14日

——《论文》卷3-B168：3，1842年4月14日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主编

[丹麦]基尔克果 Kierkegaard◉著

(下部) 或此或彼

(Part II) Either / Or

阎 嘉◉译

華夏出版社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解释学（Hermeneutic）一词便来自赫耳墨斯（Hermes）之名。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主编

（下部）或此或彼

(Part II) Either / Or

[丹麦]基尔克果 Kierkegaard | 著
阎 嘉 | 译

華夏出版社

婚姻的审美效力[1]

① 参见《增补》，页 371（《论文》卷 4 - A237）。

【5】我的朋友，

你的目光首先看到的这几行文字，是我最后写下的。我写下它们的意图，是试图再次使用简练的书信形式把我的深入研究表达出来，由此转告给你。与最后几行文字相应那几行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封信，因此，它们以一种外在的方式，表明了内在的证明将以多种方式使你相信的东西——那就是你将读到的那封信。这个念头——即我要给你写那封信——我一直都不愿意放弃，部分因为我的时间不允许煞费苦心地阐述一篇论文所要求的东西，部分因为我不愿失去这个机会，以使用与书信体相适应的更具忠告性和急切的语气同你讲话。你在谈话艺术方面非常熟练，能够调动你的辩证力量来概括一切，却不会使自己卷入到我对你的诱导之中。你知道，当先知纳旦（Nathan）与大卫王做买卖时，大卫王自以为懂得了先知对他讲的那个比喻，但却不愿意知道那比喻也适用于他。然后，为了确认，纳旦接着说：啊，大王，你就是那个人。①同样，我也一直试图提醒你，你就是那个被人们议论的人，你就是人们谈论的那个人。因此，我毫不怀疑，在你读这封信时，你将不断拥有在读一封信的印象，哪怕你会倾向于这一事实：那纸张的开本并不适合于书信。作为一名公务员，我习惯于在满幅纸上书写，也许，这可能有好的一面，即使这在你看来可能使你觉得我的话带有某种公务员的特质。你收到的这封信很长；如果用邮政秤来称的话，那会是一封很贵的信；如果用对标准分析很敏感的金衡来称的话，它也许会显得非常微不足道。因此，我请你不要【6】使用任何这样的秤，不要使用邮政秤，因为信到了你那里

① 参见《旧约·撒母耳记下》12：1－7。参见《为了自我检验》，《文集》卷21。

不是为了转交，而是作为一种寄存物，不要使用标准分析的金衡，因为我不愿意看见你使自己为这样一种严重的和毫不惬意的误解而感到内疚。

如果在你之外还有什么人看到这种探究，他肯定会发现这是最为荒谬和不必要的；如果他是一个已婚男人，也许会带着一种男性家长的快活大叫道：是啊，婚姻就是生活的美学；如果他是一个年轻人，也许会相当含糊和没有考虑地插话说。不错，爱情，你就是生活的美学；可是，这两种人都无法理解我何以在内心里想要拯救婚姻的美学声望。确实，这并没有使我赢得那些实际上的或未来的丈夫们的感激，反倒使我变得很可疑，因为支持的人们在进行谴责。为此，我要感谢你，因为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我爱你如同爱儿子，如同爱兄弟，如同爱朋友，尽管你具有所有那些稀奇古怪的品质，而我的爱却是一种美学上的爱［Kjærlighed］，因为有一天你也许会为自己的古怪行为找到一个中心，我为你的热情、你的激情、你的脆弱而爱你，这种爱具有宗教之爱的恐惧与颤栗，因为我看到了各种过失，因为在我看来，你具有某种完全不同于奇才的东西。当我看见你突然转向时，看见你像一匹野马那样竖立起来、前冲后撞时，那时，是的，那时，我避开了所有那些微不足道的教育方式，但我的确想到了一匹未驯服的马，也看见了那只抓住缰绳的手，看见了在你头上扬起的严厉的命运之鞭。然而，当这种讨论最终到了你手里时，你也许会说：不错，那无可置疑地是他所承担的一项重大任务，但现在也让我们看看他如何完成那项任务。也许，我对你说话太温和，也许，我对你太宽容，也许，我应当更多地对你行使我的权威，尽管你很骄傲，也许，我完全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与你纠缠，因为你在很多方面确实是一个腐败的人，越是与你纠缠，就越是糟糕。那就是说，你完全不是婚姻的敌人，【7】可是你滥用自己讥讽的表情和挖苦

的嘲笑来奚落它。①

在这个方面，我承认，你并非在对付假想的对手，你打出了重重的几拳，你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但是，我也要说，这也许就是你的错。你的生活除了短暂的生存努力之外什么都没有。你大概会回答说：这总比坐在琐碎平凡的列车上旅行、使自己迷失在生活的社交群之中要好。重说一遍，无法说你讨厌婚姻。迄今为止，你的思想实际上从来就没有走到那么远，至少并非没有对它感到反感，因而，你得原谅我认为你没有充分思考过这个问题。②你更喜欢成为一个头号迷恋者。你懂得如何陷入并隐藏在梦幻般的、沉醉于爱情的“洞察力”之中。可以说，你把自己完全包裹在那极薄的蜘蛛网中，然后坐在其中等待。但是，你并不是孩子，而是有清醒意识的人，③因此，你的神态具有另一种意义；而你对此却很满意。你喜欢偶然邂逅。某个有趣情景中一个漂亮女孩儿的微笑，偷偷的一瞥，都是你猎取的对象，是你漫无目的幻想的一种动机。反过来说，你始终都以“观察家”而自豪，但却必须容忍成为被观察的对象。

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儿偶然从你身边走过（当然，必须强调这一点，你既不知道她的社会地位，也不知道她的姓名、年龄等等），在桌旁坐下来，冷漠得对你不屑一顾。你一时不知所措，不知道这仅是 Sprödigkeit④［怕羞］，还是对那情景有点窘迫，这恰好说明可以把她放到一个有趣的情景之

---

① 有关本段的内容，参见《增补》，页 371 - 372（《论文》卷 3 - B182）。有关草稿中的段落标题，参见《增补》，页 372（《论文》卷 3 - B41：1）。

② 有关本句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 372（《论文》卷 3 - B41：2）。

③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 3，页 75 - 78；《增补》，页 372（《论文》卷 3 - B41：3）。

④ 原书中的德语使用了丹麦语字母 ø，而不是德语字母 ö。

中。她正对镜子坐着，你可以从镜子里看见她。她朝那个方向投去了羞涩的一瞥，却不料你的目光早已盯住了那地方；当你的目光与她的目光相遇时，她的脸一下子红了。你像银版照相那样精确而迅速地捕捉这样的东西，众所周知，哪怕是在最糟糕的天气里，这只需要半分钟时间。

啊，你这个奇怪的家伙，一会儿是个孩子，一会儿【8】是个老人；你一会儿最认真地思考着最重要的学术问题，如何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其中，一会儿又是一个害相思病的傻瓜。可是，你同婚姻的距离还很遥远，希望你的非凡才能将使你远离错误的道路，因为我有时似乎在你身上发现了想要扮演一个小宙斯的各种迹象。你在自己的爱情方面是那么傲慢，我猜你幻想每个女孩儿都指望自己幸运地当一个星期你的心上人。现在，你可以暂时恢复自己在爱情方面的研究，加上你的美学、伦理学、形而上学、普世主义和其他研究。人们的确不可能对你发火，你心中的恶魔像中世纪的恶魔概念一样，具有某种附带的善良本质和孩子气。就婚姻而言，你的关系始终都只是一个旁观者的关系。在只想成为旁观者方面，存在着某种叛逆的东西。你经常使我很快乐——是的，我确实承认这一点——可是你也经常用你那些故事来折磨我，说你如何骗取了一个已婚男人的信任，为的是看看他们在婚姻生活的沼泽里陷得有多深。你确实具有不经意地与人相处的才能，我不否认这一点，也不否认很高兴地听说你把它的各种后果联系起来，并与你每次得以散播一种确实新鲜的观察而获得的快乐联系起来。然而，老实说，你在心理学上的兴趣并不诚挚，更多的是一种疑病症的好奇。

但是，现在回到问题上来。我必须把两件事看作是我的特殊任务：揭示婚姻的审美意义，并表明其中的美学仍然存在，尽管生活中存在着大量障碍。不过，为了使你更加相信阅读这篇小文章能为你提供的基础，我总会从一小节论辩性的序言开

始，其中将对你自己嘲讽性的观察做适当的考虑。但是，我这么做也是希望适当称赞那些海盗城市，[①] 然后才能平静下来致力于自己的天职，因为我仍然还在行使自己的天职，我【9】自己是一个已婚男人，在为婚姻而奋斗——pro aris et focis［为了我们的圣坛和家庭］。[②] 我向你保证，这个主题在我心里非常重要，以至我这个平时几乎感觉不到有写书诱惑的人，实际上却可以受到诱惑这么做，似乎我敢于希望能从地狱里拯救哪怕一桩也许是自找痛苦的婚姻，或者能使几个人更有能力认识到那赋予人类的最美妙任务。

为了可靠起见，我偶尔会提及我妻子和我与她的关系，我似乎无意把我们的婚姻当作一个标准的例子，部分由于那些凭空抓住的诗意描述通常都没有多大使人信服的力量，部分因为我认为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是要表明，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可能保持审美。你认识我已经很多年了，你认识我妻子 5 年了。你认为她相当漂亮，格外迷人，我也这么认为。不过，我非常了解，她在晚上不如早晨那么美，有某种悲哀的格调，几乎是神志不安，要到那天晚些时候才会消失，只有在晚上她忘了那一点时，她才可能真正具有吸引力。我非常了解，她的鼻子并非完美无瑕，它太小，但仍然别致地面对着世界，我知道这个小鼻子给我们提供了那么多取笑的机会，以至我从来就没有能力希望她有一个更美的鼻子。这为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增加了更加深刻得多的意义，而不像你对它那么热衷。我要为这种慈善感谢上帝，要忘却薄弱的一面。

然而，这并不那么重要，有一件事是我要用全部心灵感谢上帝的，即她是我惟一爱过的人，是第一个，有一件事是我要

① 曾有一度，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的黎波里是著名的海盗城市，向受到它们保护的海盗船收取保护费。

② 西塞罗《神性论》（De natura deorum），前揭，页 380 - 381。

用全部心灵恳求上帝的，即他将赋予我力量，决不要爱别的任何人。这是一种家庭的忠诚，她也具有这一点，因为有她分享这一点，每种情感，每种情绪，对我来说都获得了更高的意义。所有情感，哪怕是最崇高的宗教情感，如果人们始终都只与它们在一起，那么就会具有某种惰性。在【10】她面前，我既是牧师也是教徒。如果有时我在心里不十分喜欢不保持这份善意，不十分温文尔雅地不为此而感激，那么她就会提醒我。你看，我的年轻朋友，这并不是最初迷恋时的调情，不是在想象性的情欲中冒险，例如，像每个人在订婚期间几乎都会做的那样，向自己和所爱的人提出她以前是否恋爱过的问题，或者他自己以前是否爱过什么人，可是，这就是生活的真相，然而，这并非冷酷的、丑陋的、毫无情欲和毫无诗意的。我的确敏感地感到了，她真的爱我，我也真的爱她，我们的婚姻似乎不会随着岁月变得不那么稳定，似乎与其他多数人的情况不一样，却依然会赋予我欢乐，使我们的初恋不断焕发出活力，此外，对我来说，这样它就与审美意义一样是更加严谨认真的，因为上帝对我来说还没有变得那么超越现世，以至他不让自己关心他在男女之间所订立的契约，我也没有变得那么高尚，以至于生活的世俗方面对我来说已经毫无意义。暗含在异教情欲中所有的美，在基督教里都具有其效力，因为它可以同婚姻相结合。我们初恋的这种复苏，不只是一种回顾的悲哀，也不是诗意地追忆过去的体验，人们像这样最终会被缠住——所有这类事情都使人精疲力竭——它是一种行动。毕竟，人们满足于追忆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应当尽可能使生命的源泉保持开放。

然而，你实际上要以掠夺为生，你蹑手蹑脚走近人们，从他们那里偷走他们的幸福时光和他们最美好的时光，然后像

Schlemihl ①里那高个男人那样把这幅幽灵般的图画放进你的兜里，在你需要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拿出来。你无疑会说，那些相关的人没有因此丧失什么，他们自己也许都不知道自己最美好的时光是何时。你认为，他们倒是应当感谢你，因为有你对光线的研究，有魔术般的公式，你就能使他们在超自然的宝贵时刻进一步处于变形之中。【11】也许，他们不会因此丧失什么，然而，问题在于是否想象得到他们仍然保留了那些对他们来说始终都很痛苦的追忆。然而，你的确有所丧失；你丧失了自己的时间、宁静、生活的耐心，因为你自己非常了解你多么缺乏耐心，你曾经写信对我说，忍受生活重担的耐心的确是一种了不起的美德，你甚至没有耐心想生活下去。② 你的生活除了像这样一些有趣的细节之外已经变得一无所有。如果有人敢于希望在这样的时刻在你身上激发起你的力量，紧密伴随着你的生活，那么你肯定会做出某种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你自己在这样的时刻被改观了。

围绕在你身上的一种不安的意识非常清晰，你的整个心灵都集中在了这一点上，你的理解力设想出了一百个计划；你对攻击做好了一切准备，但在这一点上却失败了，接着，你那近乎恶魔般的辩证法立刻准备解释这样发生的事情将有利于新的行动计划。你不断徘徊于自我之间，无论多么关键的步骤，你始终都要为自己留下用一句话就能改变一切的解释的可能性。此外，还有整个情绪的体现。你的两眼炯炯有神，或者更正确地说，它看上去发出的光芒就像一百道搜寻的目光在同时闪亮；你的脸上掠过了游

① Adelbert v. Chamisso, Peter Schlemihl' s wundersame Geschichte, Nuremberg: 1835, 页 19 - 20; Peter Schlemihl' s forunderlige Historie, tr. Frederik Schaldemose, Copenhagen: 1841, 页 11;《彼得·施勒米赫的奇妙历史》(*The Wonderful History of Peter Schlemihl*, tr. Ilsa Barea, Emmaus, Penn: Story Classics, 无日期), 页 10。

②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 3, 页 29 - 30。

移不定的神色，你自信地依赖于自己的老谋深算，而你却怀着一种可怕的不安在等待——是的，我亲爱的朋友，在一切都说了和做了之时，我确实认为你在自欺欺人，你所说的在一个男人幸福的时刻抓住他的这一切，都不过是你自己所理解到的珍贵情绪。你的创造性是那么强烈。这就是我认为那对别人并不非常有害的原因；对你来说，那则是极为有害的。在这一切下面，真的就没有某种巨大的不忠实吗？你大概会说，他人与你自己毫无关系，他们反而应当为此而感谢你，不要像喀耳刻（Circe）那样，凭你的触摸就把他们变成了猪，[①] 而要把他们从猪变成英雄。你认为，【12】如果有人真的使你相信他，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但迄今为止，你从来就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你的内心被触动了，一想到你为他而牺牲了一切时，你就融化在了炽热的情感之中。我并不否认你具有某种乐于助人的善良天性，例如，你在帮助穷人方面的确很不错，你有时也表现出某种文雅的高贵，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这并不能遮掩一种贵族式的孤傲。

我不会提醒你注意这个特别古怪的表现，像这样完全掩盖你身上可能有的那种善良确实很可悲，但我真的想提醒你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它可能不会对你造成任何伤害。你曾告诉我说，有一次散步时，你走在两个贫穷女人的后面。此刻我对那情景的描述也许没有你匆匆向我跑来时那么兴奋，没有完全专注于这个念头。那两个女人来自济贫院。她们也许懂得过上更好的日子，却忘记了这一点，济贫院恰恰不是一个偏爱希望的地方。她们中的一个人不停地捏着鼻涕说道：啊，我要是有 5 个银币该多好！[②] 她自己也许会对这种大胆的希望感到吃惊，当然，那就像别人的回应无法穿过河堤一样。你走近了，你早已拿出了钱包，你在做出那关键性的举动之前取出了 5 个银币的支票，因而那情景保持着适

---

① 参见荷马《奥德赛》（Odyssey），前揭，卷 1，页 363。

② 当时，一个银币大约值 5 美元（1973 年的比价）。

当的张力，因而她不会过早地有所怀疑。你带着一种近乎奉承的殷勤走近了，似乎有利于一种侍奉的精神，你给了她5个银币后就消失了。你非常高兴地想到了那会给她留下的印象，无论她从中看到了神圣的天意，还是她那饱经痛苦而早已形成了某种违抗的心灵反而会蔑视在这里具有偶然特征的神圣天意。你详细叙述说，这为你提供了一个机会，去思索这样一种偶然表达出来的希望完全偶然的实现是否会把人推向绝望，因为生存的现实［Realitet］[①]【13】在其最深刻的根源上被否定了。因而，你想要的东西就是扮演命运的角色，实际上使你毛骨悚然的是由此构成的反思的多重性。我可以向你承认，你完全具备扮演命运角色的品质，因为这个词语包含了所有最不稳定、最变幻莫测的概念。就我而言，我很容易满足于生存中一种不那么独特的职位。此外，在这件事情中，你可以看到一个例子，它也许可以使你想到，你所想象的那种冒险在某种程度上会对人们产生有害的影响。[②] 看来你具有自己的优势，你给了一个贫穷女人5个银币，满足了她最奢侈的愿望，然而你自己也承认，这对她的影响恰恰会使她诅咒上帝，正如约伯的妻子劝他做的那样。[③] 你很可能会说，这些后果超出了你的能力，如果有人要照这样去推测各种后果的话，那就完全无法行动了。可是，我要回答说：当然可以采取行动。如果我有5个银币，我也可能给她，但我也会意识到我不会卷入到一种试验中去；我坚信神圣的天意，我在那一刻感觉到自己成了它谦卑的工具，它肯定会把一切引向最好，为此我没有任何可以责

---

① 基尔克果很少使用 Realitet（现实）这个词，而经常使用 Virkelighed（真实）一词。“现实”的主要含义是真实性、有效性；“真实”则强调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存在与形成。参见《日记与论文》卷3，页3651－3655，页900－903，尤其是页902－903。

② 有关本句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372（《论文》卷3－B41：4）。

③ 参见《旧约·约伯记》2：9。

备自己的地方。

你的生活是那么不稳定，那么悬而未决，以至于你也能根据自己的不稳定来确定，有时给你以很大影响的，是否是你那疑病症的敏感和诡辩会蛊惑你陷入一种结果的循环之中，你却试图徒劳地使自己解脱出来，你要调动天地来再次寻找那个贫穷女人，为的是观察对她有什么影响，“以及她应当受到影响的最好方式”，因为你始终都没有改变，从来都没有变得更加聪明。你激情满怀，你无疑可以怀着自己的激情决心忘却你那些伟大的计划，你的研究——简言之，对你来说，与寻找那个贫穷女人的念头相比，一切都可能变成一个毫无关系的问题，那女人则很有可能死去很久了。【14】这样，你力图补救自己犯下的错误，因此，你的生活任务本身变得那么有争议，以至于人们可以说，你同时想成命运和我们的主，而我们的主本身都无法实现这一任务，因为他是惟一的主。你所展现出的热情非常值得嘉许，但你仍然没有觉察到自己的热情使之越来越清晰的是，你所缺乏的，完全缺乏的，就是信仰。你拯救自己的灵魂依靠的不是把一切都托付给上帝，不是走捷径，却偏偏要走无穷迂回的道路，也许，这决不会使你到达目的地。你非常有可能说：是的，如果事情就像这样，就决无必要采取行动。我对此的回答是：当然，如果你相信在这世界上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你在那个位置上应当使自己全神贯注于自己的活动，但当你采取行动时肯定会濒临疯狂的边缘。你会说，即使你操起双手让上帝来关心所有事情，那女人也非常有可能得不到帮助——我对此的回答是：非常有可能，但你会得到帮助，如果那女人同样使自己相信上帝的话，那么她也可能得到帮助。你就没有看出来吗，如果你真的穿上旅游鞋漫游世界，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那么你就会失去其他一切活动，那在后来也许会使你感到痛苦。但重复说——你的这种变幻无常的存在，不是没有信仰吗？in casu [在这种情况下]，看来肯定的是，通过漫游世界去寻找那个贫穷女人，你会表现出一种格外的忠诚，因为

促使你这样做的确实是毫无利己主义的思想。这与情人寻找所爱不一样，不，那纯粹是同情。我将回答说：你肯定应当提防把这种情感称为利己主义，但那正是你通常难以管束的傲慢。你藐视由神的律法或人的律法所确立的一切，为了摆脱它们，你抓住这个偶然事件，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是那个你不认识的女人。就你的同情而言，它非常有可能是纯粹的同情——为了你的试验。从所有方面来看，你忘却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存在不可能只以偶然事件为基础来预测，在【15】你造成这个主要因素的时刻，你完全忘记了自己欠那些最接近你的人们的东西。我非常了解，你并不缺乏进行掩盖的诡辩式的精明，也不缺乏进行贬低的讥讽的机敏。因此，你大概会回答说：我并没有傲慢到幻想自己是那个能为整体而行动的人——我把这一点留给那些卓越的人，如果我能为某件特殊的事情而行动就满足了。但是，这基本上是一个无耻的谎言，因为你完全就不想行动；你想进行试验，你从这种观点、带着最大的厚颜无耻来看待一切。行动始终都是你嘲弄的对象，正如你曾说到过一个以荒谬可笑的方式面临死亡的人那样——你很久都沉迷于其中——否则，人们在总体上对他生命的意义就一无所知，但现在，人们的确可以说他没有白活这一生。①

再说一遍，你想成为的就是——命运。现在暂停一下。我不打算向你布道，但我知道你对一种诚挚具有最为深切的敬重，任何具有足够力量的人都能在你身上唤起它，或者在你身上唤起充分的信仰，让它本身在你身上显现出来，我知道，那将使你显现为一个全然不同的人。想象一下吧，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想象一下全能的万物之源，天堂里的上帝只让自己对人们显现为一个谜，让整个人类在这种可怕的不安之中飘荡——你的内心深处没有任何东西反抗这一点，你在任何时刻都能忍受这种痛苦，你在任何时刻都能让自己的思想理解这种恐惧！然而，他总是会说——只

① 参见基尔克果《书信与文献》，第217封信，《文集》卷25。

要我敢于使用那些骄傲的词语：人类与我有什么关系？可是，那正是事情完全不像这样的原因，当我宣称上帝是不可理解的时，我的心灵使自身上升到了顶点；正是在我极乐的那些时刻，我才说——不可理解，因为他的爱是不可理解的——不可理解，因为他的爱超出了一切理解。① 说到上帝，这就意味着至高无上；在被迫说到人类时，始终都意味着一种缺陷，有时是一种罪过。基督并不认为【16】劫掠等于上帝，而是自卑，② 你却想把赋予你的智性禀赋看成是一种劫掠。

考虑一下吧，你的生命正在消逝；对你来说，那个时刻最终都将来临，那时你的生命到了终点，那时你再也不会表现出生命中任何进一步的可能性，那时只留下了追忆，追忆，但并不是在你那么喜欢的意义上，不是那种虚构与真实的结合，而是诚挚和忠实地追忆你的良知。要提防，那对你来说并非没有展现出一份名录——大概不是实际的罪行，而是被荒废了的可能性，幽灵般的图画，你不可能把它们驱赶掉。你还很年轻，你所拥有的理智上的敏捷非常适合于年轻人，一度转移了目光。我们惊异地看到了一个小丑，他的关节那么松弛，以至于对步法和姿势的所有约束都被取消了。你在理智的意义上就像这样，你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头来站立，就像你用脚站立一样。对你来说一切都有可能，你可以借这种可能性使自己和他人感到惊异，但那并不健康，为了你自己心灵的安宁，我恳求你提防着，以免对你来说是优点的东西最终变成一种诅咒。任何有信念的人都不可能愿意以这种方式使自己和万物都倒转和颠倒过来。因此，我没有告诫你要提防世界，而要提防你自己，世界要提防你。这是非常肯定的，如果我有一个这种年纪、可能受到你影响的女儿，那么我会强烈告诫她，尤其是她也极为聪明的话。没有理由告诫你吗，因为我——仍然

① 参见《新约·腓立比书》4：7。
② 参见《新约·腓立比书》2：6 。

幻想我会与你相称，如果不是在敏捷方面的话，至少也是在稳定和坚定方面，如果不是在反复无常和才华方面的话，至少也是在忠贞方面——因为我实际上有时有点勉强地感到你使我迷惑，我使自己被你用来嘲弄一切的华而不实、表面上天性善良的机智冲昏了头脑，我使自己被你生活于其中的那种审美的和理智的陶醉冲昏了头脑吗？这无疑就是我感到对你有某种程度没有把握的原因，因为我有时太严肃，有时太宽容。【17】然而，这并不那么奇怪，因为你就是各种可能性的缩影，因此，人们有时从你身上看到了你毁灭的可能性，有时看到了你得救的可能性。你追逐每一种情绪、每一种观念，无论好坏，无论幸福与悲哀，都要达到极限，但在这种意义上，它就显得更加 in abstracto［抽象］而不是更加 in concreto［具体］，因而这种追求本身就更是一种情绪，除了认识它之外不会从中产生任何结果，但对你来说，接着并不那么容易或艰难地屈从于同样的情绪，因为你一直保留着它的可能性。这就是人们几乎可以为一切而指责你却又完全不为什么指责你的原因，因为原因既在你身上又不在你身上。你承认或者不承认具有这样一种情绪，依情况而定，但你对承担责任却无动于衷。对你来说，问题在于你是否怀着适当的同情而充分具有那种情绪。

如已经指出的，这就是我希望考虑的婚姻的审美意义。这看起来是一种多余的探索，是任何人都会承认的某种东西，因为人们经常指出这一点。在很多个世纪里，骑士和探险家们为了最终寻找到幸福婚姻中安宁的和平，都没有经历过难以置信的辛劳和麻烦；在很多个世纪里，小说作家和读者们为了最终得到幸福婚姻的结局，都没有费劲地写作和阅读一本又一本的小说，没有一代又一代忠实地忍受四幕剧中的麻烦和纠纷，似乎只有在第五幕里才存在幸福婚姻的什么可能性？但是，通过这些巨大的努力，却极少实现对婚姻的颂扬，我极为怀疑读过这类书的人自己感到有能力实现为自己确定的任务，或者感到自己在生活中有了方向，因为这恰恰就是那类书中的腐败和不健康之处，它们的终点应当

是它们开始的地方。情人们在战胜了无数的苦难之后，终于投入了彼此的怀抱，帷幕降下了，书本结束了。但读者却不是智者，因为那实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艺术，假如爱情最初的火焰还存在，那么有勇气和机智同一切进行战斗的人们，就会【18】拥有那种被认为是惟一的善，但在另一方面，要战胜经常紧接着已实现的欲望而出现的精疲力竭，肯定需要自我控制、智慧和耐心。在爱情最初闪现时，人们相当自然地认为，为了拥有所爱的对象，不可能遇到太多麻烦——确实，就危险还未出现而言，仅仅为了征服危险就要努力引出这些危险。对这种趋势要充分注意，一旦危险被征服，舞台的管理者就会知道那一切。这就是人们很难看见婚礼或读到有关它的情景的原因，除了歌剧和芭蕾舞中对这种要素有规定之外，这大概可以为某些戏剧性的胡言乱语、宏大的露天表演、舞蹈者有意味的姿态和仰天扫视、交换戒指等等提供机会。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在真正的审美中就是如此，即爱情存在于努力奋斗之中，这种情感被看成是努力争取对方的斗争。缺陷在于，这种战斗，这种辩证法，完全是外在的，从这种战斗中产生的爱情正如它进入其中时一样抽象。一旦有关恋爱的适当辩证法的观念被唤醒，有关它的病理学之斗争、它与伦理学和宗教的观念被唤醒时，那么那些固执的父亲、闺阁处女、迷人的公主、巨人和怪物们都毫无必要给爱情以机会去显示它有多大的能力。在我们的时代，我们极难遇到这样残忍的父亲或者如此可怕的怪物，因此，由于现代文学已经按照过去的文学塑造了自身，所以实际上正是金钱成了反抗的媒介，爱情随着金钱转移，因而我们再次单调乏味地经历了四幕戏，似乎可以合理地期望一个富有的叔叔在第五幕中死去。

不过，人们观看这种表演的机会的确非常罕见，从总体上看，现代文学完全被具有抽象直接性的荒谬爱情所占据，在一般的小说界里就可以发现这一点。例如，在考察斯克里布的戏剧作品时，我们发现他的主题之一就是：爱情是一种幻觉。但是，我只需要

提醒你【19】这一点；你对斯克里布及其论点具有过多的同情。至少，我认为你会向全世界提出那样的主张，哪怕你为自己保持着骑士般的爱情，因为你远不是没有那样的感受，即你是我所认识的最有嫉妒心的人的那种感觉。我记得，你曾经给了我一篇评论斯克里布《初恋》[1] 的短文，那部作品几乎是以绝望的热情写成的。你在评论中声称，那是斯克里布所写的最好作品，如果理解得恰当的话，单是那部作品就足以使他不朽。我想提及另一部作品，在我看来，它再次表明了斯克里布取代那作品的缺陷。那部作品就是《为了永恒》[2]。在其中，斯克里布嘲讽了初恋。在一个全世界的优秀太太、精明的母亲的帮助下，一场新的恋爱开始了，她认为这次恋爱是可靠的，但那个旁观者却不愿满足于作者在这时武断地画上句号，准备看到第三次恋爱随之而来。从总体上说，引人注目的是，现代诗歌变得那么贪婪，把它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恋爱之上。我们时代更多地使人想到的是希腊城邦的崩溃，一切都在继续，却没有任何人相信这一点。赋予它有效性的看不见的精神契约已经消失，因此，整个时代同时是喜剧和悲剧，悲剧是因为它令人极其难受，喜剧是因为它仍然在延续，因为它始终都还是产生了腐败的不易腐败，产生了肉体的理智与精神，如果有可能想象无生气的躯体依然能短暂地起着一般的作用，那么它就同样是喜剧的和悲剧的。然而，完全让这个时代继续贪婪下去，它越是对内在于浪漫爱情的实体性内容有所贪图，就越是恐惧，那时，在这种毁灭中就没有任何快乐，由于这种毁灭，它最终将意识到已经丧失的是什么，并在绝望中感到自身的不幸。

现在我们将看出，我们这个消灭了浪漫爱情的时代，是否成

---

①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3，页233－279。

② 斯克里布，For evig, eller Medicin mod en Elskovsruus, tr. Theodor Overskou, Kongelige Theaters Repertoire（1833），页51。参见《书信》，第211封信，《文集》卷25，页294。

功地取代了某种更好的东西。但首先，我要表明浪漫爱情的各种特征，可以一言以蔽之：它就是直接性。要见到【20】她和爱她是同一的，或者说，即使她只是通过闺房紧闭着的窗户的缝隙看见过他一次，她就会从此爱上他，在整个世界上就只有他。在这个问题上，通过预先安排，我的确应当为某些论争性的表达留下余地，以便激发起你身上隐匿的恼怒，这是健康有益地盗用我所说的话的必要条件。但是，我无法决定这么做的原因有两个：部分因为浪漫爱情在这些日子里相当过头，老实说，不可想象的是你在这方面竟想随着潮流而动，因为你一般都总是反潮流的，部分因为我实际上对其真理保持着某种信念，对它保持着某种尊重，因为它而有某种悲哀。因此，我只就你在这点上的论辩提及那格言，即你那篇短文的标题“Empfindsame［敏感的］与不可理解的同情，或两颗心的 harmonia præstabilita［前定和谐］”。①我们在这里谈到的，就是歌德在 Wahlverwandtschaften② 里那么艺术地首先在对自然的想象中为我们模仿的，为的是以后在精神世界里使之变为真实［realisere］，只不过歌德通过一系列因素努力要激发起这种描绘力量（也许是为了表明精神生活与自然生活之间的差异），却没有强调匆忙、使人迷恋的渴望和决心，两种吸引力以此相互寻求。想象那两种存在彼此相向，确实并不美妙！我们的确经常都没有超越历史意识、一种渴望、一种思乡病的渴望，它们都是处于我们背后的那座原始森林，当这种渴望使自身与另一个故乡也在那个领域的存在概念结合起来时，不是也具有一种双重

---

① 参见莱布尼兹《单子论》，前揭，页 262－263：“这些原理给我提供一种方法，自然地解释统一，或者确切地说，是心灵与有机体的相互一致。心灵遵循它自身的法则，身体同样也遵循它自己的法则；它们凭借一切实体间的前定和谐而彼此达到一致，因为它们全都代表了一和相同的宇宙。”参见《日记与论文》卷 3，页 2360；卷 5，页 5667（《论文》卷 4－A11、111）。

② 参见歌德《亲和力》，前揭，页 36－44。

意义吗？因此，每一桩婚姻，即使是经过认真考虑之后形成的，都有一种渴望，至少是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去想象这样一种前景。就连作为精神的上帝也喜欢尘世的爱恋，那是多么的美妙。已婚的人们当中在这一点上有很多谎言，我很愿意向你承认，你一直按这条思路进行的观察【21】经常都使我很惊异，但其中的真理却不应被忘却。也许，有人认为在选择“某人的生活伴侣”时最好要具有完全的权威性，但这样一种表达法却透露出了心灵的极端狭隘和愚蠢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理解，丝毫没有暗示出在其创造力［Genialitet］方面浪漫的爱情是自由的，恰恰就是这种创造力构成了它的伟大。

浪漫的爱情通过完全相信天然的必要性而表明自身是直接的。它以美作为基础，部分是以感官之美的①美为基础，部分是以通过感官之美可以设想到的美为基础，然而它并没有以这种方式通过考虑而变得可以看见，而是以这种方式不断地在显现自身的那一点上通过它向外窥视。虽然这种爱情在实质上是以感官之美为基础的，但它仍然凭借意识到它吸取了永恒而成了崇高的，因为正是这一点，才使所有爱情［Kjærlighed］有别于淫欲［Vellyst］，即它具有永恒的印记。那些恋人们深信，他们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它决不会改变。但是，由于这种信念只有以一种自然的决定因素来证实，所以永恒就是以短暂为基础的，因此就取消了它本身。由于这种信念没有经历过任何严峻考验，所以找不到任何更高的正当理由，被证明了是一种幻觉，因此也很容易使之变得荒谬可笑。然而，人们不应该轻易地那么去做，在现代喜剧中，真正令人厌恶的是看见那些老练的、诡计多端的愚蠢女人竟然懂得爱情是一种幻觉。我不知道有什么造物像这种女人那么可恶的了。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放荡有那么令人作呕的了，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比看见一个多情的年轻女孩儿被这样的人

①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3，页56和注释。

所掌握那么令人厌恶的了。事实上那比想象她被一个勾引家俱乐部所控制还要可怕。悲哀的是看见一个男人把生活中一切实质性的东西都排除了，但看见一个女人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却是可怕的。然而，如已说明的，浪漫的爱情在假定的永恒方面类似于道德，① 这使它变得崇高，把它从纯粹的感官之美中拯救了出来。那就是说，感官之美是短暂的。感官之美寻求短暂的满足，感官之美越是讲究，它就越懂得如何使快乐的瞬间【22】变成一点点永恒。因此，恋爱中真正的永恒就是真正的道德，它实际

---

① 这里所说的“道德”符合黑格尔对与 Moralität 相对的 Sittlichkeit（习俗、法律、“伦理生活”或社会道德）的解释，黑格尔把它同苏格拉底的伦理意识联系起来。除了在《讽刺》中之外，基尔克果并没有沿用黑格尔的用法，而是把苏格拉底同伦理、伦理意识联系起来，与 Saedelighed，即社会道德形成了对比。例如，可参见《法哲学》，第 33 段，前揭，页 35－36：

主体的划分

与绝对自由意志之理念的发展阶段相应，意志就是：

A. 直接的；其概念因此是抽象的，即个性，其体现的是一种直接的外在事物——属于“抽象的”或“形式权利”的领域；

B. 根据其本身的外在体现反思的——其特征因此是与普遍相对立的主体的个体性。普遍在这里的特征是某种内向的东西，是善的，也是某种外向的东西，是呈现给意志的一个世界；理念的这两个方面在这里都只以彼此为中介。这就是在其划分中的理念，或者是在其作为特殊而存在中的理念；相对于世界的权利和观念的权利，我们在这方面拥有主体意志的权利，尽管只是内在于理念的——属于“道德”的领域；

C. 这两种抽象要素的统一和真理——善的“理念”，不仅在思想中被领悟到，而且也在自我反思的意志中得到实现，在作为实体、作为真实和必然性同样也是作为主体意志而存在的自由的外部世界中得到实现，这就是在其绝对普遍存在之中的理念——即“伦理生活”。

上首先要把它从感官之美中拯救出来。但是，显示这种真正的永恒要求一种意志的决断——但在后面再详细讨论这一点。

我们这个时代对浪漫爱情的缺陷已经看得非常清楚；确实，对它讽刺性的反驳有时真的使人觉得很有趣。现在我们将看到，它是否已经纠正了那缺陷，是否有什么东西取代了它。人们可以说，它具有两个方向，一个初看起来显得是错误的方向，那就是说不道德的方向；另一个较受尊重，然而在我看来，它并没有在

（接上页）但根据同样的原理，伦理实体是

（a）自然的心灵，“家庭”；

（b）在其划分和显现中，即“市民社会”；

（c）作为自由的“城邦”，普遍的和客观的自由，甚至是处于特定意志自由的自我存在。一个单一国家这种实际的有机的思想，通过特定民族思想的相互关系揭示和实现了自身，直到在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它自身作为普遍的世界心灵揭示和实现了自身，这种普遍的世界心灵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

也可参见黑格尔的《哲学史演讲录》的译者们有关这一主题的注释，前揭，卷1，页387－388：

这两个词的区别极为重要。施韦格勒在解释黑格尔在“哲学史”上的立场时说明，黑格尔认为苏格拉底用 Moralität 这个表明个体良心之主体道德的词语来取代 Sittlichkeit 这个表明“自发的、自然的、半潜意识的（几乎是直觉的）美德，有赖于已确立的习俗（运用与习惯，自然的客观法则，这就是根本，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即合理的，虽然在主体方面还不清晰，也许会成为其合理的原理）”。如施蒂林博士在为同一著作（第394页）的注释中所说的：“在国家的历史上有一个时期，那时人们生活在传统之中，那是一个没有反思过的 Sittlichkeit 的时期，或者是自然习惯。接着出现的时期是对习惯的质疑，那时它们包含的权力或真理都反映在主体之中。这是一个 Aufklärung 的时期，对 Sittlichkeit 来说，有替代的 Moralität，即主体的道德；主体的意志否定了一切，但赞同他发现内在地对他自己和他的良心来说是正确的东西。”

爱情中更深刻的东西上取得成功。因而，如果爱情取决于感官之美的话，那么任何人都很容易看出，这种直接的、骑士气概的忠实就是愚蠢。因而，难怪女人们希望获得解放——在我们时代，很多丑恶现象之一，就是男人们有罪过。爱情中的永恒成了嘲笑的对象；短暂得到了维护，但短暂在一种感官之美的永恒中，在拥抱的永恒时刻中也是优美的。我在这里所说的不仅仅适用于那些像猛兽一样在世界上寻觅的勾引家们。不，它也适用于经常具有很高天赋的人们不错的合唱，宣称爱情是天堂、婚姻是地狱的人，不仅仅是拜伦。①

显而易见，在这里有某种反思，这是浪漫爱情所没有的。这可能很容易把婚姻当作另外的东西，把教会的祝福当作一种更加美好的庆祝，除了这本身在实质上并不具有对它来说的意义。由于这种反思，已提及的那种爱情，加上理解上的冷漠和极为固执，就已经发明了不幸之爱情的新定义——即在再也不爱之时却被人爱——那并不是在没有爱情的回报时要去爱。② 如果这种态度的确理解了隐含在这几个字中的深刻性，那么它就会在它们面前退缩，因为除了所有经验、精明和优雅之外，它们也包含了一种暗示，即存在着一种良心。结果，当下成了主要的东西，人们常听到那种情人对【23】只恋爱过一次的不幸女孩儿说那些厚颜无耻的话：我的要求并不太多，很少一点就能使我满足；我并不要求你永远都爱我，只要你在我渴望爱的时刻爱我就行。这种情人非常清楚地懂得，感官之美是短暂的；他们也懂得什么是最美好的时刻，他们对此会心满意足。当然，这样一种态度绝对是不道德的。不过，在理论上，它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通向我们目标的一步，因为它对婚姻提出了一种真正的控诉。就相同的这种倾向试

① 参见拜伦《致伊莱扎》(To Eliza)，前揭，页29："虽然女人是天使，然而婚姻却是恶魔。"

② 有关本句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372(《论文》卷3－B41：5)。

图呈现出某种更加令人敬重的外表而言，它不仅把自己局限于特定的时刻，而且也把这一点延伸到一个更长的时期，然而，它以这种方式并没有把永恒同化到自己的意识之中，而是把短暂同化了，或者说在这种对立之中，永恒使自身与在时间中可能发生变化的概念纠缠在了一起。它认为，人们可以一时坚持共同生活，但却想留下逃脱的出口，为的是如果出现更幸福的时机就可以做出选择。这使婚姻变成了一种世俗安排，人们只需要告诉适当的代理人说这桩婚姻已经结束，新的婚约已经签订，正如告知已经搬了家一样。这是否有利于国家，我将不做定论；对特定的个体来说，那一定是一种奇怪的关系。这就是人们在现实［Virkelighed］① 中看不到它实现的原因，但这个时代一直有可能这么做。而它为此确实要求大量的厚颜无耻——我并不觉得这个词太过分——正如它会透露一种近于堕落的轻浮一样，尤其是就参与这种关系的女性而言。

然而，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倾向，它可能很容易具有一种相似的观念，由于它就是我们时代的特征，所以我在这里将对此进行详细讨论。像这样的计划在"自我中心主义的"或"同情的抑郁"中有自身的基础。人们就时代的轻浮已经说得够多了，我认为，现在正是说一下它的抑郁症的时候，而我希望一切都将有更好的结果。或者说，这个时代的缺陷不就是抑郁吗？那不就是回响在它轻浮的笑声中的东西吗？难道不是抑郁【24】剥夺了我们进行支配的勇气、服从的勇气、行动的力量、希望的信心吗？现在，当善良的哲学家们竭力赋予真实性以热情时，我们不会很快被填得过饱以致因此被噎死吗？除了现存之外，一切都被砍掉了，因而，难怪人们在对丧失它的持续焦虑中丧失了它。现在，肯定真实的是，人们不应在短暂的希望中消失，人们不应像这样被变成云彩，但为了真正的享乐，必须拥有天空；在悲哀时刻重

① 参见本书第663页注①（页【12】注⑬）。

要的不仅是要让天堂开启，而且在欢乐时刻重要的也是拥有广阔的前景和敞开的双重大门。诚然，欢乐显然失去了那种强烈程度，它已经得到了那样的使人惊恐的局限的协助，但由此应当失去的并不太多，因为它与那种强烈的快乐具有某种共同之处，它可以使那些斯特拉斯堡鹅（the Strasbourg geese）付出自己性命的代价。[①] 也许，很难使你明白这一点，但我肯定不需要详细探究人们以其他方式获得强烈性的意义。在这个方面，你确实是一个艺术鉴赏家，你，cui di dederunt formam，divitias，artemque fruendi [诸神把美丽、财富和享乐的艺术赋予你]。[②] 如果享乐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会拜你为师，因为你在这方面是大师。你有时可以使自己变成老人，为的是通过追忆的漏斗吸取你在漫长、缓慢的吸取中所经历过的一切；[③] 有时，你在自己最初的青春期里满怀希望；有时，你以一种男人的方式享乐，有时以女性的方式，有时以直接性；有时，［你享受着］对快乐的反思，有时反思他人的快乐，有时又节制快乐；有时，你抛弃了自己，敞开你的心灵，像一座停止抵抗的城市可以进出，反思停止了，异己的每个脚步声都回荡在空空如也的街道上，然而，始终都有一个留下来的小小的观察哨所；你有时关闭了自己的心灵，在身边筑起堤防，无法接近，而且粗鲁。这就是你的情形，你也将看出你的快乐是多么自私，你从不让步，从不让【25】别人从你那里得到快乐。在某种程度上，你很可能有理由嘲弄那些被每一次快乐弄得精疲力竭的人们——例如，那些陷入迷恋而心灵破碎的人们——相反，因为你极其了解像这样坠入情网的艺术，这种爱恋会使你自己的个性凸现出来。你非常了解，最强烈的快乐就是在

① 斯特拉斯堡鹅被填满了食物，以便使它们的肝脏变大，用于生产鹅肝酱。

② 贺拉斯《使徒传》，前揭，页 276－277。

③ 参见《重复》，《文集》卷 6，页 135－136。

意识里抓住下次有可能消失的快乐。这就是《唐·乔万尼》的结尾使你感到那么愉快的原因。[①] 他受到了警察、整个世界、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的追踪，独自处在一个偏远的房子里，再次聚集起自己心灵的全部力量，再次举起了酒杯，再次在音乐声中欣喜起来。

不过，我要返回到先前我的论点之上，即自我中心主义的压抑和同情的压抑的结合可以产生出那种观点。自我中心主义的压抑像一切压抑一样，出于自己的利益，自然惧怕在快乐中的自我纵容。它具有某种夸大了的敬意，一种神秘的对与生活接触的恐惧。“人们可依赖于什么；一切都有可能变化；也许我现在近乎崇拜的这种存在也可能变化；也许命运后来将使我同另一种存在接触，它将第一次真正成为我所梦想的那种理想。”像一切压抑一样，它是挑战性的，并且意识到了这一点。它认为：也许正是这一点，即我要用一种无法撤消的契约把自己与一个人结合在一起，将造成这种存在，否则我会用自己的整个心灵去爱他，对我来说变得不可容忍，也许，也许，等等。同情的压抑更加令人悲痛，也有点更加高尚，它为了他人而惧怕自己。谁肯定知道他无法被改变；也许，我现在认为自己身上善的东西可能消失；也许，爱人在我身上发现的那么迷人的东西和我只愿为她保留的东西可能从我身上被夺走；她现在失望地站在那里，被欺骗了。也许，一种辉煌的前景会为她而出现；她受到了诱惑，她也许经受不住诱惑——老天爷，为它内疚吧。我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责备她；已经改变了的正是我自己。只要她能宽恕我，我就会宽恕她的一切，我竟那么轻率地【26】让她走出了如此决定性的一步。我肯定相信这一点，没有哄骗她，我反倒告诫她要提防我，那是她的自由决定，然而，也许就是这种告诫本身诱惑了她，使她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个比我更好的存在等等。人们很容易看出，这样一种思维

①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3，页133－139。

方式很少适用于一种十年的关系，正如很少适用于五年的关系一样——事实上，萨拉丁（Saladin）甚至不靠这样一种关系就与基督徒们联系了十年、十个月、十个星期、十天、十分钟，[①] 靠这样一种关系与靠终生的关系一样很少有用。人们非常清楚地看出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完全深刻地感到了这一说法的意义：每天都有它自身的麻烦。[②] 那是一种要度过每一天的企图，似乎那一天就是决定性的一天，一种要活下去的企图，似乎人们要考虑检验每一天。因此，在我们的时代有一种要使婚姻中立化的大趋势，那并不是因为独身生活像在中世纪那样被认为是较为完美的，而是它在懦弱与快乐的自我放纵之中有其基础。也很明显的是，在某个特定时刻结成的这些婚姻关系，并不具有任何优势，因为它们像那些终生结成的关系一样具有同样的困难，此外，它们远没有赋予当事人以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相反，它们使婚姻生活最深处的力量失效，使意志的力量松懈，使婚姻所具有的信任的幸福减少到极点。此外，早已很清楚往后会更加清楚的是，这样的联系并不是婚姻关系，因为它们虽然是在反思的领域内结成的，但依然没有获得道德所具有的那种永恒意识，它首先使那种关系变成了婚姻关系。这也是你完全会赞同我的某种观点，因为你的嘲弄和讽刺那么经常，那么肯定，理所当然地应付着这样的情绪（偶然的迷恋或爱情不合逻辑的无限[③]），有人与自己的未婚妻在

---

① 根据一些作家的说法，英王理查（Richard）一世和埃及的穆斯林苏丹萨拉丁之间的停战协议签订于1192年9月1日，这个协议拖延了三年、三个月、三天、三小时。

②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6：34。

③ 例如，参见黑格尔《哲学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ädie），卷1，前揭，页137－138：

> 这种“无限”是错误的或否定的无限；它仅仅是对有限的否定；但有限再次显现为永远的同一，从来没有摆脱，也没有被同化。

那里向窗外眺望，与此同时一个女孩儿转过角落进入另一条街，他突然想到她就是他真正爱着的人——但当他追寻那踪迹时，他再次感到了灰心丧气等等。

第二条出路，即那受人尊敬的出路，就是“方便的【27】婚姻”。人们从这名称中立刻就得知已经进入了反思领域。有些人，

（接上页）换言之，这种无限仅仅表现了“应当”消除有限。走向无限的进程从来没有超出对包含在有限之中的矛盾的说明。注意，那是某种这个，也是某种他者。它以无穷的重复确立了这两个条件之间的交替，它们各自都召唤另一方。

如果我们假设某种这个和某种他者，即有限“存在”的各种要素，都崩溃了，结果就是某个变成了他者，这个他者本身是一个某个，它于是就这样同样改变，如此以至“无限”。这种结果似乎是表面上的反思，某种非常宏大的东西，最大的可能性。然而，这样一个走向无限的进程并不是真正的无限。这以其本身构成了在其他者之中的自在的存在，或者说，只要被阐明为一个过程，就在其他者之中开始自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正确地理解无限的概念，不是短暂停留于无穷过程的错误的无限之上。例如，当时间和空间被说成是无限的时，它首先就是我们的思想集中于其上的那无限的过程。我们说“现在”“这一次”，然后我们不断前进和后退以超越这个限度。空间的情形也一样，它的无限已经形成了天文学家们以启发的才能进行贫乏演说的主题。在试图思索这种无限时，我们通常都会被告知，我们的思想一定会陷入枯竭。事实上，我们必须抛弃无尽的沉思，不过不是由于占据头脑太崇高，而是由于它太乏味。它对阐述思索这种无限的过程来说很乏味，因为相同的事情一直在发生。我们规定了一种限度，接着我们超过了它，然后我们又有了一种限度，这样直到永远。所有这些都不过是表面的改变，它决不会在后面留下有限的领域。设想我们走出去进入那无限之中，使我们从有限中解放出来，事实上不过是力图通过逃跑来解脱。然而，那逃跑者却并不自由，他在逃跑时依然要受他逃离的东西的限制。如果人们也说无限是无法达到的，那么这说法是真实的，但仅仅是由于无限的观念要依附于成为纯粹和绝对否定的情况。哲学与这样的空虚和来世的要素毫无关系。

包括你在内，始终都会对这种婚姻采取一种模糊的看法，它在这里沿着直接的爱情与算计的理解的中间航道前进。因为确实应当这样称呼它，如果有人要尊重语言的使用的话，那么就应当把它叫做以算计为基础的婚姻。尤其是，你始终都习惯于非常含糊地把“尊敬”推崇为婚姻关系的牢固基础。想求助于方便的婚姻的这种出路，表明了时代的反思是多么彻底。就这样一种关系抛弃了真正的爱情而言，它至少是始终如一的，但也由此表明了它并不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因此，以算计为基础的婚姻，应当被看成是一种投降条约，生活的迫切需要使之成为必要的。但很悲哀的是，这似乎就是我们时代的诗歌所留下的惟一安慰，即对绝望的惟一安慰。确实，显然就是绝望，才使这样一种关系为人们所接受。因此，通常渴望进入这种关系的人们都达到了自己的责任年龄，也懂得了真正的爱情是一种幻觉，它的实现充其量是一种 pium desiderium [虔诚的希望]。因此，它所包含的是爱情的单调无聊、谋生、社会地位等等。就它把婚姻中的美感中性化而言，它似乎是道德的，但问题仍然在于，这种中性化是否像它是非审美的那样并非是不道德的。或者说，即使情欲没有完全被中性化，它也仍然要受到一种平淡的、常识的观点的威吓。这种观点认为，人们应该小心谨慎，不要过于匆忙地拒绝，生活决不会产生一种理想，那的确是一种真正受到尊重的婚姻等等。结果，如前面已经表明的，属于每一桩婚姻的永恒在这里确实不存在，因为符合常识的算计始终都是短暂的。因此，这样的关系同时是不道德的和脆弱的。如果起决定作用的要素是有点崇高的东西，那么这种以算计为基础的婚姻就可以采取一种较为美好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对婚姻本身来说不相干的动机就成了决定性的因素，例如，一个年轻女孩儿出于对自己家庭的爱而嫁给一个【28】能够拯救家庭的男人。然而，恰恰是这种外在目的论很容易表明，我们在这方面不可能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许可以适当讨论建立一种婚姻关系的众多诱因，经常都有就此进行的

充分讨论。这样的沉思和精明的考虑尤其属于理解的领域。不过，我更愿意坚持另一种观点，如果可能的话，我也可以使其沉默。

现在已很明显的是，浪漫的爱情是如何建立在一种幻觉之上的，以及它的永恒是如何建立在短暂之上的，虽然骑士仍然深信它的绝对经久不变，但却对此毫无把握，因为它的尝试和诱惑迄今为止已处于一种完全外在的媒介之中。① 在这种程度上，浪漫的爱情处在一种怀着美好的虔诚接受婚姻的不错地位之上，但这仍然没有具备更加深刻的意义。显而易见，这种直接的、美好却简单的爱情，已经被一个反思时代的意识所同化，已经成了它嘲弄和讽刺的对象。也很明显的是，它在这样一个时代处于一种取代的地位之上。像这样的一个时代，也使婚姻同化在了其意识之中；以这种方式宣称自身是为了爱情的婚姻部分地被排除了，部分由于这种为了爱情的婚姻被放弃了。这就是在最近的戏剧里一个普通的可爱女裁缝也对那些优雅的绅士们的爱情做出了精明评论的原因：他们爱我们，却不与我们结婚；他们不爱那些优雅的女士，但会与她们结婚。②

就此而言，我这小小的探索（因为这就是我被迫叫做我在写作的东西，即使最初我只想写一封长信）已达到了首先可以恰当地阐述婚姻的那个地步。婚姻在实质上属于基督教，异教徒们没有使它变得完美无缺，尽管有东方的美感和希腊所有的美，甚至连犹太教也做不到这一点，尽管在那里可以找到真正的田园诗般的婚姻，但你无疑会向我承认这一点，而我却不必对其做详细论述，越是这样就越足以【29】使你想到，性别差异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得到如此深刻的反思，以至异性由此获得了所有的权利。但也是在基督徒中，爱情不得不经历众多苦难，因为人们终于看出了处于婚姻之中的深度、美好和真理。可是，由于先于我们的那

---

①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3，页54。

② 这段引文没有注明出处。

个时代（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下这个时代，它是如此反思性的，以至要表明这一点并不是一件易事，既然我在你身上发现了这样一种阐明了各种弱点的艺术鉴赏家，所以我为了有可能说服你而为自己提出的额外任务就倍加艰难。不过，我把它归因于你，以便承认我要为你的论辩而感谢你。如果我要想象你那些五花八门、散乱的评论，像我所看见的那样，把它们集中在一起，那么它是那么高明和坦率，以至可以成为那些想进行辩解的人们的很好的指南，因为只要你或别的什么人思考一下，那么你的抨击并非十分华而不实以至其中没有包含真理，即使你或你的对手在论战时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因为浪漫爱情现在的明显弱点在于它不是反思性的，因而似乎合适的是使真正的婚恋从一种怀疑开始。这看来就更加有必要了，因为我们出于反思的世界达到了这一点。我并不否认，经过这样怀疑之后的婚姻在艺术上是可行的，但问题依然在于婚姻的本质是否没有因此而改变，因为它所面对的是爱情和婚姻的分离。问题在于，它在实质上是否属于通过怀疑使婚姻得以实现的可能性而消灭了初恋，为的是通过这种消灭而使婚姻的爱情成为可能的和现实的，因而亚当和夏娃的婚姻就成了惟一的婚姻，直接的爱情在其中没有受到玷污，确切地说，由于这个原因，如穆索斯非常机智地指出的，完全不存在爱上别人的可能性。[①] 问题仍然在于，涉及一种更高的、集中的直接性的直接的初恋，是否无法坚持抵抗这种怀疑论，以至婚后的爱情不需要按初恋的美好希望去耕耘，但婚姻之爱本身就是那种初恋，它具备【30】各种不会损毁它却会使之变得崇高的品质。这是一个使人困惑的艰难问题，但却极为重要，以免我们具有伦理学［Ethiske］方面的分裂，与信仰和认识之间的理智方面的分裂一样。然而，亲爱的朋友，那

---

① Johann August Musäus，《忠实的爱情》（“Liebestreue”，*Volksmärchen der Deutschen*，Ⅰ－Ⅴ，Vienna：1815），卷3，页133。

将是美好的——你不会向我否认这一点.(因为你的内心也具有爱的情感，而你的头脑也完全了解怀疑)——然而，如果基督徒们敢于像这样把自己的上帝叫做爱情的上帝，他们因此也想到了那种无法形容的极乐情感，想到世界上永不休止的那种力量——尘世的爱情，那么这的确是美好的。

因此，由于我在前文里已经表明了浪漫的爱情和反思的爱情处于对立的地位，所以在这里非常明显的是，更高的统一就是在哪种程度上返回到直接性，这在哪种程度上包含了最初所暗含的东西，除了它所包含的其他东西之外。现在足够清楚的是，反思的爱情一直都在耗费自己，它完全任意地采取这样那样的立场。显然，它超越自身而指向了某种更高的东西，但关键在于这种更高的东西是否无法与初恋立刻结合在一起。这种更高的东西就是宗教，在其中，对理解之目的的反思正如虚无对上帝来说是不可能的一样，① 因而虚无对信教的个体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在宗教之中，爱情再次发现了那种无限，它在徒劳地寻找着反思的爱情。然而，如果宗教像某种更高的东西而不是尘世的一切那么肯定，它也不是与直接的爱情有关而是集中于它的某种古怪的东西，那么就确实可以造成那种统一，除了不必要的痛苦之外，宗教可以治疗那种痛苦，但它却是一种深刻的痛苦。极为罕见的是，人们认为这个问题造成了思考的主体，因为浪漫爱情对其具有吸引力的那些人们不那么关注婚姻，在另一方面，更加糟糕的是，很多已经形成的婚姻关系都不具有较深刻的情欲性，而这种情欲性肯定是纯粹的人的存在中最美好的方面。基督教坚定不移地信奉婚姻。结果，【31】如果婚姻之爱在自身内部毫无初恋情欲的地位，那么基督教就不是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诚然，正是对这样一种不一致隐秘的焦虑，才对回响在现代诗歌和散文中的绝望负有极大的责任。

---

① 参见《新约·路加福音》1：37。

因而，你看出了我为自己确立的任务的性质：要表明浪漫的爱情可以与婚姻相结合并存在于其中——确实，婚姻是它的真正升华。因此，使自身从反思和毁灭中拯救出来的婚姻，完全不会留下任何阴影，不可否认的是这要付出极大努力，我也不会那么没有同情心地不对婚姻加以赞美，不要忘记时代的整个趋势都可以使这一点变成一种悲哀的必然性。就最后一点而言，必须记住的是，在某种程度上，一代人和一代人中的每一个体，都要从头开始自己的生活，在这个方面，每一个体都有可能避免这种大动乱，然而，一代人应当向另一代人学习，所以，有可能更加幸运的是，一代人经历过这种悲剧之后的反思，可以用于下一代人。无论生活依然会显现出多少令人痛苦的失败，但我却要为两件事而奋斗：一项巨大任务是要表明婚姻是初恋的升华而不是它的毁灭，是它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另一项任务——对别人来说毫无意义但对我来说却更为重要——是要表明我那卑下的婚姻就具有这种意义，由此获得了继续完成这一任务的力量和勇气。

在我进行这种探讨时，我不得不高兴地给你写信。真的，千真万确的是，我没有同任何人谈到过我的婚姻关系，我也千真万确地怀着信任的快乐向你敞开我的内心。有时，当你内心所具有的激烈斗争和劳碌的思想、巨大的心理机器的喧闹声平静下来时，宁静的时刻就到来了，最初这无疑由于其宁静而使人感到惊恐，但也很快证明了是真正地使人精神振作。我希望，这种讨论会在【32】这样的时刻使你知道，正如人们可能无意识地按自己的希望信任你的一切一样，只要那机器正在运转，接着你就什么都没有听见，因而人们也会在你的心灵宁静和严肃时不用放任自己地告诉你一切。因此，我也将谈到她，而平时我只对静默的自然谈到过她，因为我只想聆听自己的声音——我欠了她那么多东西，除了其他东西之外，我也敢于怀着大胆的信任讨论初恋和婚姻的问题，因为如果她得不到我的帮助的话，那么我能用自己所有的爱和努力来做什么，确实，如果她没有激励我想这样去做的话，我

又能做什么呢？然而，我非常了解，如果我这么对她说，她不会相信我——是的，也许我这么对她说是错误的，也许我会打扰和搅动她那深邃而纯洁的灵魂。

我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要为我自己定位，尤其是对你来说婚姻的确定特征是什么。显然，真正的构成要素，实质，就是爱情［Kjærlighed］——或者说，如果你要进一步特别强调的话，那就是情欲［Elskov］。① 一旦去掉这一点，那么婚姻生活要么只是感官之美欲望的满足，要么它就是一种交往，一种伙伴关系，在心灵中互为对象；但就爱情而言，无论是迷信的、浪漫的、骑士般的爱情，还是充满生机勃勃和至关重要之信仰的更深刻的道德的、宗教的爱情，恰恰都在其中具有永恒的品质。

每一种生活秩序［Stand］都有其叛徒；婚姻［Ægtestand］秩序也有其叛徒。当然，我不是指那些勾引家，因为他们毕竟没有进入神圣的婚姻领域（我希望这种探究会使你知道处于一种情绪之中，你在其中不会对这种表示法感到高兴）；我也不是指那因离婚而退出婚姻的人们，因为他们仍然有勇气成为臭名昭著的反叛者。不，我是指那些仅仅在思想上的反叛者，他们不敢在行动上让它显现出来。那些坐在那里悲叹爱情从其婚姻中消失了很久的讨厌的丈夫们，如你曾经说到过的，有些丈夫像精神病患者一样坐着，各自处于自己婚姻的囚笼中，在镣铐中挣扎，【33】幻想着订婚的甜蜜与婚姻的痛苦，根据你自己正确的观察，有些丈夫属于带着某种恶意而高兴地祝贺那些订了婚的人们。我无法向你描述他们在我看来有多卑鄙，我乐于倾听你带着顽皮的神情讲述这样的丈夫要你成为他的知己，向你倾诉他所有的烦恼，滔滔不绝地说着有关幸福初恋的谎言；是的，我肯定要注意自己没有离开

---

① Elskov 是直接的、浪漫的、梦幻般的爱，如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Kjærlighed 是一种范围更广、意义更深的爱。Elskov 和 Kjærlighed 相当于 eros 和 agape。

那块薄冰——这甚至加重了他的痛苦，使他无法把你拉进一种 commune naufragium［常见的毁灭］。你经常提到那些丈夫，说到过一个多情的家庭男人，有 4 个可爱的孩子，他却希望孩子们离家很远。

由于他们说的话里可能有别的什么意思，因此那有可能是情欲之爱与婚姻分离，这样就把情欲之爱放到一个时期，而把婚姻放到另一个时期，但情欲之爱与婚姻仍然是不可调和的。有人也很快发现了情欲之爱所属的那个时期：那就是订婚，订婚的美好时期。他们怀着一种低级喜剧的激动和情绪，懂得如何喋喋不休地谈论订婚期间要享受什么。现在我必须坦白地说，我从来就不那么关心所有那些昏头昏脑的有关订婚的窃窃私语，越是了解这个时期，在我看来那情形就越像人们去游泳时却要他们跳水，那时他们在码头上走来走去，一会儿把手伸进水里，一会儿把脚伸进水里，一会儿认为水太冷，一会儿又认为水太热。如果订婚期的确是最美好的时期，如果他们说得对，那么我的确看不出结婚的原因何在。然而，他们真的结婚了，那时他们带着可以想象到的资产阶级的精确性，姨妈等表亲们，住在街对面的人们，都发现那很合适——透露出了某种同样冷漠和懒散的东西，正如认为订婚是最美妙的时期一样。如果发生了最坏的事情的话，那么我宁可要那些只在匆匆投入其中寻找乐趣的莽撞的人们。然而，那始终【34】都是某种东西，哪怕动机从来都不那么高尚，意识的颤抖从来都不那么使人振奋，意志的反应从来都不那么精神饱满，正如一只强有力的男性手臂搂住爱人时，非常牢固却又温柔，非常有力却又使她觉得自己在这种搂抱中很自由——为的是在上帝看得见的地方跳进存在的大海里。

现在，如果情欲之爱与婚姻的这种分离有什么效力的话——除了那些愚蠢的人们空虚的头脑之外，或者更正确地说，除了那些非人的空虚头脑之外，他们对情欲之爱的了解与对婚姻的了解一样少——因此，对婚姻来说它看上去很糟糕，对我试图表明其

中的美学或婚姻是一种审美的克拉尼图形①来说，它看上去也很糟糕。可是，有什么根据来证明这样一种分离是合理的？这也可能是由于情欲之爱完全无法维持下去。那么，我们就会有同样的怀疑和怯懦，它们经常在我们时代显现出来，其独具的特征就是认为发展是倒退和毁灭。现在我很容易承认，像那样的一种脆弱和虚弱的情欲之爱同样是失去了男人气和女人气的（你以你自己常见的无拘无束把它称为两便士的爱情），无法经受住生活中的一场暴风雨，但只要情欲之爱和婚姻两者都处于健康和自然的状况之中，它们就不会由此产生出任何结果。或者说，也可能由于与婚姻一道进入其中的道德和宗教将被证明对情欲之爱来说完全是异质性的，以至它们无法统一起来，因而情欲之爱大概能够经得起生活中胜利的战斗，只要允许它约束自己和只依赖于自己。但现在，这种观点把问题要么带回到直接之爱未经检测的怜悯，要么就带回到特定个体的情绪和幻想，那个体感到能以自己的力量结束那一过程。初看起来，后面这种观点（即婚姻中的伦理学和宗教被认为具有妨碍作用）显示出了某种男人气概，可以轻易欺骗匆忙的观察，即使弄错了，在其中仍然具有某种崇高性，它与最初所有的不幸全然不同。我在后面将【35】返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如果我在你身上没有看出在某种程度上受这种谬见影响的那些异端之一的话，那么就更是由于我审慎的研究极大地欺骗了我。

婚姻的实质就是情欲之爱，但哪一个在先——是情欲之爱在先，还是婚姻在先而情欲之爱紧随其后？后一种观点在那些理解力有限的人们之中得不到什么尊重，但那些精明的父亲们以及更加精明的母亲们经常列举这一观点，他们自认为具有这样的体验，接着又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的孩子们也应当具有这样的体验。这

① 由一个振动沙盘上的波纹线产生的一种有声图像。以德国物理学家克拉尼的名字命名。参见《增补》，页 373（《论文》卷 3 - B41：6）；《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 3，页 418。

是养鸽行家们具有的聪明，他们把两只彼此都毫无同情心的鸽子关进一个小笼子里，认为它们肯定将学会和睦相处。整个这种观点是那么偏狭，以至我只为了一种完整性才提及它，也是为了提醒你在这方面已经抛弃了一切。

所以，情欲之爱第一。然而，根据前文所表明的，情欲之爱也具有这样的微妙性质——虽然这种性质那么不自然和受到娇纵——它完全经受不起与真实性的接触。在这里，我又遇到了前面触及过的那个观点。在这里，订婚似乎获得了其意义。它是一种情欲之爱，它毫无真实性，它只靠可能性的甜饼度日。这种关系并不具有真实的现实性［Virkelighedens Realitet①］；它的行为没有内容，它一直延续着相同的"毫无意义、使人糊涂的姿势"。订了婚的人们自身越是不切实际，那些单纯模仿的行为甚至也越是耗费他们的努力并使他们的力量衰竭，他们就越感到有必要逃避婚姻的重要形式。由于订婚本身似乎没有由此产生的必要的真实性，所以它对那些缺乏结婚勇气的人们来说确实就是一种绝好的逃避。在要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之时，他们也许会感到，在完全感情方面的所有可能性中，需要寻找到一种【36】更大力量的帮助，因而与他们自己和那种更大的力量妥协——与自己妥协靠的是他们自己的责任，与更大的力量妥协凭借的是不回避教会的准许，他们接着要进行大量的迷信活动，以便对其做出高度评价。在这里，我们再次遇到了情欲之爱与婚姻之间以最怯懦、最脆弱和最无男人气概的形式出现的分离。然而，这样一种怪物不可能走向歧途，它的情欲之爱毫无情欲之爱：它缺乏婚姻之中道德［saedelig］表现的感官之美要素；它把情欲中性化到了这种地步，以至订婚似乎可以在男性之间发生一样。不过，尽管它要维持这种分离，但它一旦坚持感官之美之时，立刻就会转向前面描述过的方向。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它，这样的订婚都是丑陋的，它在宗

---

① 参见本书第663页注①（页【12】注⑬）。

教意义上也是丑陋的，因为它试图欺骗上帝，试图潜入它认为不需上帝帮助的某种东西里去，只有在它感到事情进行得很糟糕时，才把自己托付给上帝。

因而，婚姻不应唤起情欲之爱，相反，它预先假定它不是某种过去的东西，而是某种现存的东西。但是，婚姻具有情欲之爱所没有的伦理和宗教要素。由于这个原因，婚姻要以顺从［Resignation］为基础，情欲之爱却不具有这一点。如果人们不愿设想在自己一生中每个人都要经历双重活动[①]——首先，如果我可以这么指出的话，异教的活动，情欲之爱属于这个方面，然后是基督教的活动，它的表现就是婚姻——如果人们不愿说必须把情欲之爱排除在基督教之外，那么就必须表明情欲之爱能与婚姻结合起来。此外，我想到，如果某个未被认可的人要看这篇文章，那么他可能十分吃惊的是，像这样的问题可能会给我造成很多麻烦。是的，我毕竟只为你而写到这一点，你的发展具有这样的性质，你完全了解它——各种艰难。

因而，首先是对情欲之爱的探索。在这里，尽管有你和全世界的嘲弄，但我将采用一种表达方式，【37】它对我来说始终都具有一种美好的意义：初恋（相信我，我不会让步，你可能也不会；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我们的一致之中就存在着一种奇怪的错误关系）。当我使用这个词语时，我想到了生活中最美好的那些东西；当你使用它时，这个词表明了你的整个观察才能都要被激励起来。然而，正如对我来说一样，这个词语毫无荒谬可笑之处，老实说，正如我能容忍你的攻击仅仅因为我不理它那样，所以对我来说并不悲哀的是它大概能使别人悲哀。这种悲哀不一定是病态的，因为病态总是某种错误和虚假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自己初恋时很不幸，学会了认识其中的痛苦，却仍然忠实于自己的爱情，保持着对那次初恋的信念，那么就是美好的和健康的；如

① 参见《恐惧与颤栗》，《文集》卷6，页36，199。

果他在岁月的过程中有时非常生动地回想起初恋，可以说，即使他的心灵健康得足以向那种生活表示告别，为的是把自己奉献给更高的东西，那么这就是美好的；如果他悲哀地想起它是人们公认不完美却还是非常美好的，那么也是美好的。因此，与所有那些孩子气结束以来就一直具有的平庸常识相比，悲哀都比美好、健康和高尚得多，合唱队指挥巴西尔（Basil）[①] 的这种极为精明把自己幻想成健康的，但它却是最为深刻的消耗病；因为如果一个人获得了整个世界却毁坏了自己的心灵，[②] 那么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对我来说，“初恋”这个词毫无悲哀可言，或者说至少是只有一点点甜蜜的悲哀的混合物；对我来说，它是一句口令，尽管我是个结婚多年的人，我却有幸能在初恋的胜利旗帜之下进行战斗。

然而，对你来说，最初的概念，其意义，对它过高或过低的评价，都是令人困惑的波浪式的起伏。有时，你完全受到最初的激励。你那么充满精力地全神贯注于它，以至它成了你想要的惟一东西。你那么激动并且热情高涨，那么多情，那么富于幻想和创造性，像雨云一样沉重，像夏日的微风一样轻柔——简言之，你清楚地知道它意味着什么，知道朱庇特看望他在云或雨中的爱人意味着什么。[③] 【38】过去被忘却了，每道边界都被废除了。[④] 你扩张得越来越大，你感到柔软顺从，每个关节都变得很灵活，

---

① 巴西尔是 Figaros Givtermaal eller den gale Dag. Syngestykke i fire Akter oversat til Musik af Mozart efter den italiensk Omarbeidelse af Beaumarchais’ franske Original 中的人物，tr. Niels Thoroup Bruun，Copenhagen：1817；Le Nozze di Figaro（《费加罗的婚礼》），tr. Ruth and Thomas Martin，New York：G. Schirmer，1951。

②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16：26。

③ 在希腊神话中，宙斯（拉丁名朱庇特）在金雨中与阿耳戈斯国王之女、柏修斯之母达那厄（Danae）相会。参见尼奇《新神话词典》，前揭，卷1，页592。

④ 有关以下两句，参见《增补》，页373（《论文》卷3－B41：7）。

每块骨骼都成了柔韧的肌腱——你的身体像角斗士那样伸展和绷紧，为的是使之完全处于他的控制之下。每个人都一定会想到，他在这么做时浪费了自己的力量，然而，这种骄奢淫逸的折磨就是使他能够恰当运用自己力量的条件。于是，现在你就处在享受完全接受的彻底骄奢淫逸的条件之中。最温柔的触摸就足以使那看不见的、扩张了的、精神的躯体颤抖。有一种造物时常使我陷入幻想之中——那就是水母。你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凝胶的团块能使自己变成一个扁平的盘子，然后缓慢下沉，再浮上来，那么平静坚固，以至人们觉得可以站在它上面。此时，它注意到自己的猎物在靠近；接着它就使自己变成漏斗状，成为一个袋子，然后以惊人的速度下沉，越来越深，以这种速度攫取自己的猎物——没有把猎物装进袋子，因为它没有袋子，而是装进了自己的身体内，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袋子，而不是别的什么。它的收缩力极强，人们无法想象它怎么可能自我延伸。它与你一样，你得原谅我这么说，因为我找不到一种更美的造物与你比较，也因为你也许很难不讥笑把你自己完全看作是一个袋子。因而，在这样的时刻，你在追逐"最初"，你只要这一点，没有怀疑想让最初不断重现是一种自相矛盾，所以，要么是你肯定没有触及过最初，要么就是你在实际上有过最初，你见过的，你享受过的，一直都成了你惟有的对最初的反思。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也注意到了，你的错误在于认为最初应当是完全现存的一切，但真正的最初只有在你恰当地寻求之时，就你求助于自己的表演而言，这也是一种误解，因为你从来就没有正确地表演过。

然而，有时你那么冷酷、那么敏锐和尖刻，就像三月的风一样，像白霜一样喜欢挖苦，像春天的气流那样清新透明，像干旱和贫瘠，【39】尽可能像自我中心主义的严厉一样。如果情况是这样，一个人在那种情况下对你谈到最初、谈到最初的美甚至谈到他的初恋时伤害了你，你就会变得十分容易发火。有时最初变得最为荒唐可笑，极为愚蠢，成了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强化的谎言之

一。你像个希律一样，在怒斥之中逐个滥杀无辜。[1] 在这样的时刻，你懂得如何深刻地提出，像这样坚守最初是懦弱和缺乏男子汉气概，真理在于去获得，而不在给予。我记得你曾怀着这样的心情来拜访我。你照你的习惯把烟斗装满，坐在柔软舒适的椅子上，把脚放在另一张椅子上，在我的那些文章里翻来翻去（我也记得我从你那里把它们拿走了)，你接着突然开始嘲讽地颂扬起初恋和所有的最初，甚至还有“我在学校受到的第一次鞭打”,[2] 以一种启发式的评论解释说，你可以非常强调地这么说，因为那个鞭打你的老师是你认识的惟一强调鞭打的人；随后你在结束时用口哨吹了一首学生民歌，把你用来放脚的那张椅子踢到了房间的另一端，然后走了。

人们徒劳地在你身上寻找隐藏在那隐秘词语背后的一种解答：最初，这个词语曾经具有并将永远具有这世界上的巨大意义。这个词语的意义对单一的个体来说，实际上对他的全部理智和精神状况来说都是决定性的，正如对他来说缺乏任何意义都足以表明，他的心灵并没有预先倾向于要被某种更高的东西所感动或震撼。然而，对那些人来说，对他们来说“最初”获得意义有两种方式。要么最初包含了对未来的承诺，它是激发人的动力，是无限的推动力。那些人都是幸福的个体，对他们来说最初就只是一种现存，却是不断展现和再生最初的现存。要么最初没有激发个体内在的个体，内在于最初中的力量没有成为推动力却成了内在于个体的抵抗力，成了排斥力。他们都是【40】不幸的个体，他们不断地使自己越来越远离“最初”。当然，如果没有个体自身的过错，那么后一种情况就绝不可能出现。

受到这一观念激励的每个人，都为“最初”这个词语附加上

①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2：16。

② Christian Wilster，“Studentervise”，Digtninger，Copenhagen：1827，页38。

了一种庄重的意义，一般来说，最坏的意义只适用于那些属于低级领域里的东西。在这个方面，你拥有大量例证：最初的印刷校样，人们初次穿上的新衣服等等。某种东西被重复的可能性越大，最初所具有的意义就越小；被重复的可能性越小，意义就越大；在另一方面，在"最初"本身之中第一次显示出来的意义越大，被重复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使是某种永恒的东西，它被重复的可能性也会消失。因此，如果有人带着悲哀的意味说到初恋，似乎它绝不可能被重复，那么这绝没有把爱情缩减到最少而是把它当作永恒的力量来进行最深刻的颂扬。因此，为了造成一点哲学上的兴盛活跃，不是用笔而是用心灵，上帝只有一次变成过肉身，要指望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是徒劳的。在异教之中，这种事可能经常发生，但那完全是因为它并不是真正的肉身化。因此，人的出生只有一次，没有重复的任何可能性。心灵的轮回无法领悟到诞生的意义。

我将用几个例子来详细阐述我的意思。我们怀着某种庄重迎接最初的绿色、最初的燕子。然而，其中的原因在于我们附加在它们之上的概念。所以，最初在这里所预示的，是不同于最初本身的某种东西，是第一只特定的燕子。有一幅描绘该隐谋杀亚伯的蚀刻版画。在背景中可以看见亚当和夏娃。我无法断定版画本身是否有价值，但那解说词始终使我感兴趣：prima caedes，primi parentes，primus luctus［最初的杀戮，最初的父母，最初的悲痛］。在这里，最初再次具有了一种深刻的意义，在这里，我们沉思的正是最初本身，但这依然更多地是就时间而不是就内容而言，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出由最初所确立的那个整体的连续性。（这个【41】整体必须被自然地理解为在族类中繁衍自身的原罪。最初的原罪，如果我们由此想到了亚当和夏娃的堕落，那么它本身就会把思想更多地引向那种连续性，但由于邪恶的本质并不具有连续

性,[1] 你就很容易看出我不用这个例子的原因。)

还有另一个例子。众所周知，基督教世界中有几个教派都想根据从《使徒书》到《希伯来书》[2] 中的一些话来证明上帝的恩典是有限的，其中说到了那些曾蒙受过光照的人们如果背离了的话，就不可能再度皈依。因而，在这里，最初获得了它全部的深刻意义。在这个最初中，基督徒生活的全部深刻性昭示了它自身，因而那个在其中出了错的人就会迷失。但在这里，永恒被过多地加入到了短暂的品质之中。但是，这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最初如何成了整体，成了整个内容。然而，当最初之中所预示的东西要取决于短暂和永恒的综合之时，那么我在前面已经提出的一切看来就仍然是正当的。整体“暗含”在最初之中，是 χατάχρύψιν [隐秘地] 存在着的。

现在，我毫无愧色地再次提到那个词：初恋。对那些幸福的个体来说，初恋也是第二次、第三次、最后一次；在这里，初恋具有永恒的品质；对那些不幸的个体来说，初恋是短暂的；它具有短暂的品质。对前者来说，初恋，在它所是之时，就是一种现存。就后者而言，当其所是之时，它就是一种过去。如果幸运的个体也是反思的，他们的反思集中于爱情中的永恒之上，那么将加强爱情的力量；就反思与短暂有关而言，它将毁灭爱情。对那种短暂地反思的人来说，例如初吻，将成为一种过去（正如拜伦在一首短诗里指出的那样[3]）；对那种永恒地反思的人来说，就存在着一种永恒的可能性。

我们就爱情、最初所提出的意义就是这些。现在，我将更加仔细地思考《初恋》。然而，我首先要请你回忆一下我们碰到过的那个小矛盾——初恋拥有整个内容；在这种意义上，看来

---

① 例如，可参见《不安的概念》,《文集》卷 8，页 52。

② 参见《新约·希伯来书》6：4 -6。

③ 拜伦《爱情的初吻》(*The First Kiss of Love*)，前揭 1，页 8。

最明智的就是要抓住它，然后继续另一次初恋。可是，【42】当人们以这种方式把初恋的内容掏空之时，它就消失了，人们不会获得第二次爱情。但是，初恋不是惟一的最初吗？是的，然而，如果反思那内容的话，仅仅是就它仍然处于其中而言的。那么，如果人们仍然处于其中的话，它还是不会成为第二次恋爱吗？是的，正因为仍然处于其中，它就仍然是初恋——只要反思永恒的话。

这样一些市侩，他们以为现在自己将要进入那个适合于寻找或探求（甚至在报纸上）终生伴侣的时代，他们一度把自己关在门外，尽管远离了初恋，这样的市侩状态不可能被认为先于初恋——这一点肯定很明显。无疑，可以想象到，厄洛斯所具有的同情心也足以对这种人玩弄使他坠入情网的诡计——太有同情心，因为这确实非常有同情心地赋予了一个人最高的尘世的善，而初恋始终都是这样，哪怕它是不幸的，但这总是一种例外，他从前的状况同样还是无法说明问题。

如果我们要相信那些音乐神父的话，他们在这个方面大概是最值得信任的，如果我们在他们当中也重视一下莫扎特的话，那么先于初恋的状况大概可以最好地通过回想起爱情使人盲目来描述。那个个体变得似乎盲目了，几乎可以在他身上看出这一点：他沉浸在自己之中，在自身内部直观到自己的直觉，然而却有一种朝外面看那世界的持续努力。那世界使他迷惑，他却向外盯着那世界。正是这种梦幻般却寻觅着的状态，像肉体感官之美那样，使莫扎特写下了《费加罗》中的那个“插曲”。①

与此相反，初恋是一种绝对的觉醒，一种绝对的直观，必须牢牢地坚持这一点，以免在这上面出错。它被导向一个单一的、特殊的、实际的对象，只为了它而存在，完全不存在任何别的东西。这个单一对象的存在并非轮廓模糊，而是一个特殊的有生命

①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3，页75－78。

的存在。这种初恋具有一种感官之美的要素，一种美的要素，但它仍然不单纯是感官之美的。【43】这种感官之美本身最初通过反思显现出来，但初恋却缺乏反思，因此不单纯是感官之美的。这是初恋中的必然性。像一切永恒的东西一样，它具有暗含的双重性，既把自身向后置于所有永恒之中，也把自身向前置于所有永恒之中。这就是诗人们经常用来进行赞美的真理——对情人们的赞美，甚至当他们彼此在最初相见的那一刻，他们似乎就早已相爱很久了。这就是骑士般坚定忠实、无所畏惧之中的真理，不会由于想到任何分离的力量而惊恐。

然而，正如一切爱情的本质都是自由与必然的统一一样，在这里也是如此。个体在这种必然之中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在其中感到了自己个体的力量，正是在这之中感到了他所拥有的一切。这就是它在每个人身上都明白无误地观察得到的原因，无论他是否真正处于恋爱之中。其中存在着一种理想化，一种神化，它们会在他的整个一生中持续。在其他方面分散的一切都在他身上协调一致；与此同时，他既比平常年轻，也比平常年老；他是成年人，却也是青年，实际上几乎是个孩子；他很强壮，却又软弱；如我们所说，他是一种和谐，那种和谐回响在他的整个生命之中。我们把这种初恋赞美为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之一，但我们不乏前进的勇气——让它去考验自身。

不过，这并不是在这里主要使我们关注的问题。在这里早已有可能让同样的怀疑出现：它将在后面涉及初恋与婚姻的关系时再次出现。一个在宗教方面成长起来的人，经常让一切都求助于上帝，使每一种有限关系都充满上帝之思，使之沉浸在上帝之思里，由此奉献它，使之变得崇高（当然，这种评论在这里有偏颇）。所以，看来不明智的是让这样的情感出现在意识之中却没有同上帝商议，但就确实要同上帝商议而言，这种关系就被改变了。在这个问题上，很容易消除那种困难，因为使人诧异的正是初恋的本质，因为诧异的结果是不自觉的，很难看出如何有可能与上

帝进行商议。【44】所以，惟一有疑问的、相关的事情，就是这种感情中的连续性，但这毕竟属于一种后来的考虑。然而，由于在其本身之中这并不懂得什么与上帝的关系，就没有可能预见这种初恋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简略论述一下那些婚姻，在其中，决定性的因素在于某人或别的某物，而不是在个体之中，在其中，个体还没有达到自由的条件。我们遇到过这种令人悲哀的形式，个体在其中力图凭借魔法或其他这类技艺，通过与各种自然力的联系，以唤起自己所爱的对象。严格地说，较高尚的形式具有那种必须被叫做宗教婚姻的东西（当然，真正的婚姻并不缺乏宗教性，但它也具有情欲的要素）。因此，例如，当以撒怀着所有的谦卑和信任去找要为他选择妻子的上帝时，当他满怀对上帝的信任送走自己的仆人、不让自己到处去寻找时，[①]因为他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上帝的手里——这真的非常美妙，但对情欲来说确实不公平。可是，必须记住，无论希伯来人的上帝在其他方面多么抽象，他仍然很接近犹太民族，尤其是对所有生活情景中他的选民来说，哪怕是精神，他都没有那么精神化，以至于自己毫不关心世俗事务。[②] 由于这个原因，以撒大概敢于怀着某种程度的自信期待上帝肯定要为他选择一位年轻美丽、受到

① 参见《旧约·创世记》24。

② 例如，可参见黑格尔《宗教哲学》(*Philosophie der Religion*)，前揭，页 209－210：

> 犹太人的上帝只为“思想”而存在，这与上帝只限于那个民族的观念相对立……按照这个主导的基本观念，犹太民族成了选民，因而普遍性变成了特殊性……
>
> 这与该民族的历史也是和谐的。犹太人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是以撒的上帝和雅各的上帝，这个上帝把犹太人带出了埃及，人们丝毫没有想到上帝也会做其他事情，上帝在其他民族中也会以肯定的方式行动。

人们高度尊敬、在每个方面都很可爱的妻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缺乏情欲，哪怕他实际上以全部的青春热情爱着那个上帝的选民。没有了自由。

在基督教里，我们有时会发现一种模糊性，然而——正因为这种模糊性和模棱两可——才有情欲与宗教诱人的融合，它具有与孩子似的虔诚同样勇敢和大胆的淘气。当然，在天主教以及我们在普通人最纯粹的形式中经常可以发现这一点。想象一下（我知道你喜欢这么做，因为情景确实是这样）一位年轻的乡村女孩儿，有着【45】一对大胆的眼睛，却羞怯地隐藏在睫毛后面，散发着健康与活力的光彩，然而她身上也有某种不是病态而是更为红润的肤色。想象一下她在圣诞节前夜：她独自在自己的房间里；午夜已经过去，然而平时那么忠实地到来的睡眠却躲避了；她感到了一种甜蜜愉快的不安；她半打开窗户，独自伴着星辰向外凝视着浩瀚的天空。一点叹息使她内心变得轻松，她关上了窗户。她带着一直接近于顽皮[①]的诚挚祈祷着：

> 你们三个智者，
> 今晚让我看见，
> 我将烘烤谁的面包，
> 我将整理谁的卧床，
> 我将获得谁的姓名，
> 我将成为谁的新娘，[②]

接着，她有力地跳上了床。老实说，如果那三位国王没有照顾她的话，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耻辱，说没有任何人知道她希

---

① 有关附注，参见《增补》，页373（《论文》卷3－B41：8）。

② “Jeg beder jer hellige konger tre”，Just Matthias Thiele，《歌谣集》(*Danske Folkesange*，Ⅰ－Ⅳ，Copenhagen：1819－1823)，卷3，页96。

望的是谁，毫无用处——人们完全知道。至少，如果不是所有的预兆都错了的话，那么她完全知道。

因而，我们要返回到初恋。它是自由与必然的统一。个体感到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引向了另一个体，但恰恰在其中感到了自己的自由。它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它所具有的普遍性正如接近于偶然的特殊一样。然而，所有这些都不是借助于反思，它直接地具有这一点。初恋在这个方面越是明确就越健康，它在实际上成为一种初恋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彼此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吸引，然而他们也在其中享有自己完全的自由。现在，我身边没有任何冷酷的父亲，没有首先必须征服的司芬克斯；我有足够的手段使他们做好准备（但我并没有像小说家和戏剧家那样给自己安排这一任务，即拖延折磨全世界、情人们、读者们和观众们的时间）；因而，就以上帝的名义让【46】他们一起来吧。你看，我正在扮演一位高尚的父亲，这本身确实是一个非常美妙的角色，只要我们自己不要经常使它变得荒谬可笑。你也许注意到了，我以父亲的方式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以上帝的名义。为此你肯定可以原谅一位老人，他也许从来就不懂得初恋是什么，或者早已把它忘却了；但如果是个年轻人，依然被初恋冲昏了头脑，那么就让他自己重视它，你也许会感到吃惊。

因而，初恋本身就具有完全自发的、原初的可靠性；它不怕任何危险，蔑视整个世界，我只希望它 in casu［在这种情况下］始终都像这时一样轻松自在，因为我肯定不会在这方面成为妨碍。也许，我这么做的结果毫无好处，退一步想，我甚至会因此蒙受耻辱。在初恋中，个体拥有巨大的力量，因而遇不到对手是令人不快的，正如对骑士来说一样，一旦获得了可以劈开石头的利剑，接着却发现自己处于沙地上，甚至连可以利用的细树枝都没有。因而，初恋十分可靠，它不需要任何支持——如果需要支持的话，那骑士就会说，那再也不是初恋了。这一点现在看来非常清楚，但也很明显的是，我在兜圈子。我们从前文中已经看到，浪漫爱

情的缺陷在于它止步于 an-sich［本身］是一种抽象的爱情，它所经历和遇到的所有危险都不过是外在的，对爱情本身来说完全是无关紧要的。我们也会想起，如果危险来自另一面，来自内部，那么问题就会变得更加艰难。但是，骑士对此会自然地回答说：诚然，“如果”，但这怎么可能，如果是这样，那么它就再也不是初恋。你知道，初恋并不是这么一个轻而易举的问题。

现在我也许可以提醒你，以为反思只是毁灭，这是一个错误，［也要提醒你］反思同样是拯救。但是，由于我为自己确定的主要任务是要表明，初恋可以在婚姻中继续存在下去，所以现在我将更为详细地强调我在前文里所暗示的意思，【47】即它可以继续进入到一种更高的同心性，对此仍然不需要怀疑。我将在后面表明，初恋的实质是要成为历史，成为历史的条件恰恰就是婚姻，我也要表明，浪漫的初恋是非历史的，哪怕人们可以用骑士的开拓精神填满各种书籍。

因而，初恋本身是某种直接性，但个体也是在宗教方面逐渐成长起来的。我肯定会以此作为先决条件；不错，我肯定必须以此作为先决条件，因为我要表明初恋与婚姻完全可以共存。当然，如果不幸的初恋教导个体逃往上帝和在婚姻中寻求安全感，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于是，初恋被改变了，哪怕有可能重建它。于是，他们习惯于把一切都归于上帝。可是，把一切都归于上帝涉及不同方面的多重性。现在，他们在遇到麻烦的日子不去寻找上帝，驱使他们祈祷的也不是恐惧和焦虑；他们的心灵，他们的整个存在都充满了快乐——因而，对他们来说，比起为此而感谢他来，什么更自然？他们什么都不恐惧，因为外在的危险对于他们毫无力量，而内在的危险——是的，事实上，他们完全不了解初恋。然而，初恋并没有因这种感恩而改变；没有任何躁动的反思进入了其中；它被引入了一种更高的同心性。但是，这样的感恩像所有的祈祷一样，结合了一种德行的要素（并非在外在的意义上，而是在内在的意义上），在这里，是牢固坚守这种爱情之意愿的德

行。初恋的本质不会因此改变；没有包含任何反思；它不会在关节点分离。它仍然具有一切神圣的和确定的自信；它只被引入了一种更高的同心性。在这种更高的同心性里，它也许完全不知道要恐惧什么，也许完全想象不到任何危险，然而，它却借助善的意图进入了伦理学之中，那也是一种初恋。现在，请别指责我在这里不断使用“同心性”这个词语而使自己犯下了一种 petitio principii［把需要论证的东西当成了先决条件］的过错，因为我毕竟应该想到这些领域【48】都是不同心的。我对此必须回答说：如果我接受了非同心性，那么我肯定不会达到同心性；但我也要请你记住，我在接受这一点时也论证了它。因此，我们现在已经把初恋置于了与伦理学和宗教的关系之中，很明显的是，它的性质不需要因此而改变，但正是伦理学和宗教，才使这种统一在表面上显得很艰难，结果则是一切都很有秩序。

但是，我知道，你敢于希望“使你摆脱所有这样的事情”。毕竟，你懂得世界上的一切困难。你凭借自己敏捷的才智，很快就想到了各种学术任务的多重性、生活情景等等，但你在到处遇到困难时就停止下来，我认为你在任何单一情形之下几乎都不可能超越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你像一个舵手，然而你正好相反。舵手了解各种危险，知道把轮船安全地驶进港湾；你知道各种浅滩，总是使轮船搁浅。不用说，必须承认你以自己巨大的敏捷和熟练尽了最大努力。你具有看待人们和航道的注重实际的眼光，立刻就懂得你必须与他们一起要航行多远才能使他们搁浅；你也不轻率；你也没有忘记他就坐在那儿；直到你下一次看见他时，你都能够带着孩子似的怨恨想起他，然后你非常焦急地询问他的健康和他是怎样来到船上的。你在这方面大概也不会对各种困难不知所措。你无疑会想起我让它变得相当模糊和不确定，以至要讨论到神，并不是异教的厄洛斯才那么渴望分享情欲之爱的秘密，

它的存在最终是恋人们自己情绪的一种反映,[①] 但正是基督徒的上帝,精神的上帝,才妒忌不属于精神的一切。你会记得,在基督教中,美丽和感官之美被否定了;转眼之间你又评论说,例如,基督是丑陋还是英俊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你要求我按自己的【49】正统观念远离情欲之爱的秘密约会,尤其是要避免一切调节的努力,你对此的反对超过了反对最固执的正统观念。"是的,这对一位站在祭坛面前的少女来说一定非常满足,那与她的情绪一定非常和谐。[②] 全体教徒都有可能把她看成是一个不完美的人,经受不住尘世欲望的引诱;她站在那儿,就像在学校里接受惩罚或当众进行忏悔一样,因而牧师先要向她布道,然后也许会靠着栏杆,向她面授机宜,作为片刻的安慰,不过,婚姻是一种令上帝愉快的状态。这种场合惟一有价值的方面就是牧师的处境,如果她是一个漂亮年轻的女孩儿,那么我肯定愿意成为牧师,以便能在她耳旁悄悄告诉她那个秘密。"我的年轻朋友!不错,婚姻确实是使上帝愉快的一种状态;在另一方面,我不知道《圣经》里有什么地方谈到过对单身汉们的特别祝福,然而,那却是你们所有的风流韵事的结果。

可是,当人们要对付你时,他们无疑是要从事一项最为艰难的任务,因为你能够论证一切东西,每种现象在你手中都能变成一切东西。是的,基督教的上帝确实就是精神,基督教也是精神,肉体[Kjød]与精神[Aand]之间存在着不一致,[③] 但肉体并不是感官之美[sandselig]——它是自私。在这种意义上,连精神也可以成为感官之美——例如,如果有人轻慢地对待自己的精神天赋,那么他就成了肉体的[kjødelig]。我当然明白,对基督徒

① 有关对"reflexion"和"reflection"的思考,参见《两个时代》,《文集》卷14,页9。

② 有关以下句子,参见《增补》,页373(《论文》卷3-B41:9)。

③ 参见《旧约·创世记》3:15。

来说基督不一定要在身体上很漂亮，那也是非常令人悲伤的——由于一种不同于你所提出的原因——因为美如果是某种实质性的东西的话，那么信徒们怎么会渴望见到他。但从所有这些来看，绝不能得出结论说感官之美在基督教中被消灭了。初恋本身具有美的要素，单纯的感官之美中的欢乐与充实被基督教很好地吸纳了。然而，让我们警惕【50】一件事，一种比你希望避免的更加危险的错误转折，让我们不要变得太精神化。显然，不可能要求你武断地随意解释基督教。如果你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肯定最好的就是我们尽快开始在进行神秘仪式时所学到的一切有关身体的自我折磨和毁灭。确实，健康本身会受到怀疑。然而，我非常怀疑有哪个虔诚的基督徒会否认他可以祈求上帝保持他的健康，祈求那个会治病的上帝；因而，那些残疾人实际上应当有可能得到治疗，因为他们毕竟最接近完美。人们越是单纯和诚实，他就越可能祷告。但由于初恋的品质之一也是要诚实，所以我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允许祷告，或者更正确地说——要继续前文的陈述——如果在其性质方面没有改变的话，就不应当允许感谢上帝。

但是，你也许会更加内疚，总的来说，就让它显现出来吧。如果考虑到你接着想要做出的某种评论，即“你以前从来就没有这样对我说过”，那么我将回答说：“非常正确，但我善良的观察家先生，一定要原谅一个可怜的已婚男人，由于他的大胆而使他成了自己观察的对象。你的内心隐藏着某种你从来就没有直接说出来的东西。因此，你的表达那么有力，那么令人愉快，因为它表达了你所暗示的以外的某种东西，甚至是更为可怕的迸发。”——因而，你已经发现了你的心灵所渴望的是什么，它在很多次错误的冒险中以为会发现什么。你已经找到了一个可以使你整个存在得到安宁的女孩儿，即使你看起来有点儿过于老练，然而这就是你的初恋——你相信这一点。“她很漂亮”——当然；“很可爱”——啊，肯定是；“然而，她的美并不在于符合标准，

而在于多样的统一，在于偶然，在于自相矛盾”;“她充满热情”——这我可以相信；“她的放任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以至于一切几乎都【51】在眼前变得黯淡了；她很轻盈，可以像鸟儿在树枝上那样轻松走动；她很聪明［Aand］——聪明得足以使她的美光彩夺目，但仅此而已。”

那一天终于来临了，它将确保你在世界上拥有你自己的一切，并拥有你肯定会得到一切。你已要求得到恩准为她行临终涂油礼。你在家里的饭厅中已经等了一段时间。一个活泼的女仆，四五个好奇的表姐妹，一个可敬的姑妈，还有一个理发师，她们好几次从你身边匆匆走过。你早已有点儿急不可耐。接着，通向起居室的门悄悄打开了。你立刻朝里面看了一眼，使你高兴的是里面没有一个人，她具有把所有那些闯入者从起居室打发走的机智。她很漂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漂亮。有一种与她有关的兴奋，一种和谐，她们的激动使她本人颤抖起来。你很吃惊，她甚至超出了你的梦想。你也被改变了，但你那微妙的反思立即掩盖了你的情绪。你的镇静对她甚至具有更大的诱惑力，在她的心灵中投入了一种欲望，使她的美变得很有趣。你走近她，她那光彩照人的穿戴也为那场景增添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气氛。到目前为止，你一言不发；你在看，却像没有看的样子。你并不想以多情的笨拙使她生气，但有一面镜子给你帮了忙。你把一枚胸针别在她胸前，那胸针是你在第一天怀着激情亲吻她时送给她的，那激情是为了寻求对它的确认。她自己把它收藏了起来，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你拿着一小束花，里面只有一种花朵，一种本身毫无意义的花朵。无论你什么时候送花给她，始终都是一小朵这种花，但很不引人注目。这样，除她以外没有任何人怀疑。今天，这朵花也将得到荣誉和地位；它本身将使她生色，因为她喜爱它。你把花递给她，她眼里闪动着泪花。她把花还给你；你吻了吻它，把它别在她胸前。一种悲哀攫住了她。你自己被感动了。她向后退了一点，近乎愤怒地看着自己的华丽服饰，那对她来说是一种烦恼。她用双

臂搂住你的脖子。她无法使自己放手，【52】她死死抱住你，就像有一种敌对的力量想把你同她分开一样。她那华丽的服饰被揉皱了，她的头发垂了下来，就在这一瞬间，她消失了。你再次处在了孤独中，打断这一切的不过是一个活泼的女仆，四五个好奇的表姐妹，一个可敬的姑妈和一个理发师。接着，通向起居室的门开了。她走了进来，她的每种表情中都清楚地表现出一种宁静的诚挚。你同她握了手，答应再去见她——在主的祭坛前。

你已经忘却了这事。你仔细想过很多，也是在其他场合中的这个问题，你在自己的迷恋中忘却了这件事。你已经忍受了尽管有所获的各种境况，但你并没有思索过这个问题，然而你非常成熟，不会看不出婚礼有点超出了一种仪式。你被焦虑所攫住。“这个女孩儿，她的心灵纯洁得像日光，崇高得像苍穹，单纯得像大海，我可以敬慕地跪在这个女孩儿面前，我感到她的爱可以把我从所有的混乱中解救出来，使我再生，她就是我要领到主的圣坛前的那个女孩儿，她将作为一个罪人站在那儿——人们会说起她，对她说勾引亚当的人就是夏娃。① 在她面前，我骄傲的灵魂要屈从于她，她是使我的灵魂屈从的惟一的人，人们将对她说，我要成为她的神和主人，她要从属于自己的丈夫。② 这个时刻已经到来，教会早已向她伸出了双臂，在它把她还给我之前，它将首先在她的嘴唇上留下一个新娘的亲吻，我不会为了那个新娘的亲吻而使整个世界投降；它早已伸出了自己的双臂拥抱她，但这种拥抱将使她的美黯然失色，然后它将把她抛给我并说道：滋生繁多。③ 正是那种权威，才敢于插进我与我的新娘之间，是我自己选择了那个新娘，是她选择了我。而这个权威将命令她忠实于我——因而，她确实需要一道命令——即使她要忠实于我仅仅因

① 参见《旧约·创世记》3：12、17。

② 例如，可参见《旧约·创世记》3：16。

③ 参见《旧约·创世记》1：22。

为第三次聚会又怎么样，即使她不再爱我又怎么样，下命令吧！命令我要【53】忠实于她——我确实需要得到命令，我的整个心灵都属于她！这个权威决定了我们彼此的关系；它说我要命令[byde]，她要服从[lyde]；但即使我不想命令又怎么样，即使我对此感到太低下又怎么样？不，我将服从她。她的暗示对我来说就是命令，但我不会服从一个异己的权威。不，我将逃离得远远的，只要还有时间就与她一道远远逃离，我将让夜幕把我们隐藏起来，让沉默的云彩以大胆的图画给我们讲述童话故事，这对新娘之夜来说很适合，在巨大的苍穹之下，我将陶醉于她的魅力，独自与她在一起，独自与整个世界在一起，我将投入到她爱情的深渊里；我的双唇缄默无语，因为云彩就是我的思想，我的思想就是云彩；我将召唤和乞求上苍和尘世的一切力量，不让任何东西打扰我的幸福，我将让他们发誓，让他们就此向我发誓。是的——逃走，远远地逃走，这样我的灵魂会再次得到健康，这样我的胸膛可以再次呼吸，这样我就不会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气息里窒息——逃走！”

是的，逃走——我也会说同样的话：Procul, O procul este profani[逃吧，逃吧，啊，亵渎神灵的人们]。① 但是，你考虑过吗，她是否会跟随你去进行这种探险？“女人是软弱的”；不，她很谦卑，她比男人更接近于上帝。此外，她的爱就是一切，她肯定不会轻视上帝想赐予她的这种幸福和这种坚信礼。此外，女人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反对婚姻，从来就没有想到在一切永恒之中男人们本身不会使她腐败，因为被解放了的女人也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冒犯始终来自男人们，因为男人都很骄傲。他们想成为一切的一切，不想有任何东西超过他。

你肯定不会否认，我刚才描绘的那幅图画几乎极为适合于你，如果你希望这么做的话，你至少不可能否认它适合于这种趋势的

①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前揭，卷1，页524－525。

发言人。为了描述你的初恋，我有意对一些一般的词语做了一点改变，因为老实说，所描述的爱情无论多么热烈，无论【54】它声称自身多么哀婉，仍然多半是反思性的，仍然非常接近人们敢于称为初恋的情欲之爱的卖弄风情。初恋是谦卑的，因此也是幸福的，因为有一种高于它本身的权威，如果没有别的原因，那么至少是为了获得某人的感谢（这就是在男人中比在女人中很难见到纯洁的初恋的原因）。在你身上也可以发现与此类似的某种东西，因为你确实说过你要恳求天地的一切力量，你以此已经显现出需要为你的爱情寻求一个更高的分界点，除了你认为它以一切可能的反复无常变成了一种迷恋之外。

因而，使你反感的首要事情就是你应当正式成为她的神和主人。你似乎不是那样的人，也许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你的话似乎并不足以具有这种特征，但你却不希望放弃这种盲目崇拜，这种卖弄风情——你想成为她的奴隶，尽管你自己肯定感到了要成为她的神和主人。

使你的灵魂震撼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宣称你的爱人是一个有罪的女人。你是一个审美家，我很可能会就你那空虚的心灵是否思考过这个要素不能使一个女人变得更加漂亮而提出这个问题，这意味着一个把有趣的亮光投射到她身上的秘密。原罪可能具有的那种孩子似的顽皮，只要我们敢于断言它的清白无辜，就只会增强那种美。你肯定可以理解我并不是要真正坚持这种观点，因为我完全感到了，并且将在后面阐明它的含义，但重复说，如果你想到过这一点，你也许绝对会对这种审美观察变得非常热情。因而，你会创造审美发现的多样性，那就是说，无论它是最适合的、最有趣的借助最微妙的影射而运用它来进行挑衅，还是要让年轻无辜的女孩儿独自与这种黑暗势力战斗，还是以一种夸大的庄重使她因此在嘲讽中摇摆等等——简言之，你在这方面肯定有大量的事要做。最终，你会想到那种闪耀的【55】光芒，那种光芒即使在《福音书》里也被洒在犯了很多罪的罪人身上，她也会得到

宽恕，因为她爱得那么强烈。[1] 然而，我要说的是，正是你的想入非非想使她像个罪人一样站在那里。in abstracto［抽象地］认识罪过是一回事，in concreto［具体地］认识罪过则是另一回事。但是，女人是谦卑的，女人从来就没有真正想到会受到冒犯，因为教会对她说过那些诚挚的言辞。女人是谦卑的和深信不疑的，她可以像个女人那样目光低垂，但她也可以像这样抬起目光。因而，如果由于教会庄严宣称罪过已经进入到尘世而在她身上出现了变化的话，那么就一定是她更加强烈地坚守着自己的爱情。但由此来看，决不能接着认为初恋被改变了，它仅仅是被引向了更高的同心性。很难使女人相信尘世的爱情完全是罪过，因为她的整个存在会因此在最深刻的根源上被毁灭。就此要补充说，她肯定不会到主的祭坛面前去思考自己是否要爱那个站在她旁边的男人。她爱他，她在这种爱之中拥有自己的生命，悲叹那个在她身上引起怀疑的人，那个人教她要背叛自己的天性，拒绝在上帝面前跪下，却要站立着。也许，我完全不该迁就你，因为你既然坚持认为为了真正出现初恋，罪过就不必进入到尘世，你无疑感到了你在打太极拳。(总的来说，你想通过从罪过转移开来表明你沉浸在反思之中) 然而，由于那些个体（我们把初恋归功于他们）都是虔诚的，所以我没有必要以任何方式卷入到这一切之中。罪过并不在于初恋本身之中，而在于其中的自私，但自私在反思之时就出现了，然后它因此而被消除了。

最终使你震惊的是，有一股第三种力量要使你忠实于她并使她忠实于你。为了使事情更清楚，我要求你记住：这第三种权威没有强迫它自身，但由于我们想到的那些个体本身证明了他们在宗教方面已经成熟，而相关的问题在于【56】它是否会在他们初恋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不过，你不会否认对初恋来说很自然的是通过某种方式使爱情成为一种责任以寻求得到确认，他们以一种

---

① 参见《新约·路加福音》7：36－47。

更高的力量面对面地把那种责任强加于自己身上。恋人们以月亮星辰、以对自己父亲的悲切忏悔、以自己的荣誉等等发誓要彼此忠实。如果你对此说道："啊，这些誓言毫无意义；它们不过是对恋人们自己情绪的反思，因为他们除了以月亮发誓之外想不到别的什么"，那么我会回答说："你自己在这方面已经改变了初恋的性质，因为初恋真正的美在于通过爱情的力量使一切都为此具备了现实性；直到反思的时刻，借月亮发誓的毫无意义才明显起来；在发誓之时，它才具有效力。"通过他们的发誓，这种关系被一种实际上具有效力的力量改变了吗？我认为没有改变，因为对爱情来说尤其重要的是，誓言具有真正的意义。因此，如果你认为你可以轻而易举借云彩和星辰来发誓，但这打扰了你借上帝来发誓，那么这就证明你已沉浸在反思之中。换句话说，你的爱情除了具有那种不是分担者的人之外，肯定没有分担这个秘密的人。爱情确实是遮遮掩掩的，但你的爱情那么高高在上，以至天堂里的上帝都对它一无所知。用一种有点无意义的话来说，虽然上帝是一个不会束缚人们风格的见证人，但是，上帝肯定不了解的是，这是自私和反思，因为与此同时，上帝是有意识的，然而他却被认为不应在那里存在。初恋与这样的事情不相干。

因而，你并不具有这种需求，这种需求使爱情本身在更高的领域里得到升华，或者更正确地说——因为初恋不具有这种需求，但它天然如此——你确实具有这种需求，却拒绝满足它。如果我现在暂时返回到你所想象的那种初恋之上，那么我会说：也许你真的会成功地唤起一切力量，然而近旁却生长着一株槲寄生树。[①]它长大了，向你吹送出寒气，而它自己却躲藏在更深的温暖之地，

① 在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弗蕾娅（Freya）借一切生命保证说不伤害光明之神巴尔德尔（Balder），巴尔德尔是奥丁和弗丽嘉（Frigga）的儿子，但她忘记了槲寄生树，槲寄生树后来通过洛基变成了魔鬼的化身，成了巴尔德尔的死亡契约。

你们两人也【57】在其中感到高兴。可是，这种槲寄生树是极度不安的标志，它是你的爱情的生命原理。它忽冷忽热，不断变化着——的确，你可以同时希望你们两人眼前具有一种永恒性，希望当下的时刻能够延续下去——因此，你们爱情的死亡是无疑的。

因而，我们看出了初恋如何与伦理学和宗教相联系，这种联系不是凭借改变初恋的反思发生的——因为初恋完全被引向了更高的直接的同心性。在某种意义上，出现了一种变化，我现在希望考虑的正是这一点——可以叫做恋人和被爱的人变形为新郎和新娘的某种东西。它发生在恋人们为了感谢上帝而把自己的初恋带到上帝那里之时。由此产生了一种高尚的变化。男人最容易出现的弱点就是想象自己已经征服了他所爱的女孩儿。这使他感到了自己的优越，但这毫无美感。不过，在他感激上帝之时，他让自己在爱情之下显得谦卑，把所爱的人当作上帝手中的礼物，确实要比为了征服她而征服整个世界美好得多。为此再补充一点，真正在爱的人只有在他像这样面对上帝使自己感到谦卑时，才能找到心灵的安宁，他所爱的那个女孩儿对他来说那么重要，以至他不敢把她当作战利品，哪怕是在最美好和最高尚的意义之上。如果他以征服和赢得她来取乐的话，那么他将懂得在整个一生中每天的取胜是合适的，并不是一种暂时超自然的迷恋力量。然而，这种事情不会显得是发生在怀疑之前，而是直接发生的。所以，初恋的真正生命依然存在，但那些原初的精神，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却被蒸发了。对异性来说，会更自然地感到男人的优势并屈从于它，哪怕她在一无所是之中感到了快乐和幸福，但它仍然处于变为虚假之物的路途上。现在，当她为了所爱的人而感激上帝时，她的心灵得到了保护，不会遭受痛苦；由于感激上帝，她在自己与所爱的人之间保持了足够的距离，可以说，为的是她【58】可以呼吸。这并不是作为一种使人惊恐的怀疑之结果而发生的——她不懂得这样的事情——但它却直接发生了。

我在前面早已提到了，在初恋中，永恒，哪怕是虚幻的，也

使它变成了合乎道德的。现在，当恋人们使自己的爱情与上帝相关之时，这种感激就已经在爱情之上打下了永恒的绝对印记，也在意图和责任之上打下永恒的绝对印记，这种永恒因而就不是以模糊的力量为基础，而是以永恒本身为基础。那意图也具有另一种意义。其中的含义就是爱情中发展的可能性，因而也是摆脱烦扰初恋本身的困境的可能性，即摆脱无法造成任何进步之困境的可能性。审美存在于其无限之中,[①] 然而非审美却存在于使这种无限变为有限的不可能性之中。宗教的介入何以不会妨碍初恋，我将以一种隐喻的表达法来做解释。宗教确实是对信仰的表达，即相信人借上帝的帮助而比整个世界都更有灵光，这种信念同样像人能游泳的基础那样。如果有这样一根能在水中拉住人的安全带，那么就可以想象到那些遭遇过生命危险的人总会戴着那根安全带，但也可想象到那些从来就没有遭遇过生命危险的人也会戴着它。后一种情况就是初恋与宗教之关系的真相。初恋让自身受到宗教的束缚，不必事先经历任何痛苦的事件或焦虑的反思，但

---

① 例如，可参见黑格尔《美学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Aesthetik*），前揭，卷 1，页 147，154，159：

> 我们已经把美界定为美的理念。根据这个定义，它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把美设想为一种理念，此外，它也是一种具有明确形式的理念，是“理念”。因此，理念就是这样被断定的，是概念之概念，是同一的实现，是两者的统一。理解仍然植根于有限之中，植根于不完整的和不真实的抽象之中。相反，美本身在实质上是“无限的”和“自由的”。
>
> 理解仍然植根于无限之中，植根于不完整的和不真实的抽象之中。相反，美本身在实质上是“无限的”和“自由的”。
>
> 由于前文分析过的自由和无限，它是内在于美的概念之中的，无论我们把它的客观存在看成是美的事物，还是把它看成是在美学思考中的美的事物，我们都使美的领域脱离了与有限条件的关系，把它上升为理念与其真理的关系。

我必须恳求你不要就这个隐喻得到一种印象，似乎宗教与初恋不过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实际上，前文已经表明了实情并非如此。

因而，现在让我们来彻底澄清这种描述。你谈了很多关于情欲的拥抱——有什么能与婚姻的拥抱相比？婚姻中的“我的”比起情欲中的“我的”来，具有更加有节奏的丰富性。它不仅在诱惑时刻的永恒中回响，不仅在想象与观念虚幻的永恒中回响，而且也在意识的永恒、在永恒之永恒中回响。婚姻中“我的”之中存在着使意志、决定和意图【59】都具有远为深刻得多的调子；怎样的活力和顺从，才能像意志那么坚强，又那么柔和？① 怎样的动力，不只是像黑暗的动力那令人迷惑的兴奋那样，对婚姻来说是建立在天堂之中的，责任贯穿了存在的整个实体直到终极，开辟道路，确保在一切永恒之中没有任何障碍能扰乱爱情！因而，就让唐璜呆在他那浪漫的卧室里，让那骑士呆在夜里的天空和星辰之下——似乎他在它们之外看不见任何东西。婚姻拥有自身更加崇高的天堂。婚姻的情形就是如此，如果不是这样，那并不是上帝的错，也不是基督教的错，不是婚礼仪式的错，不是诅咒的错，不是祝福的错，而只是人们自己的错。确实很糟的不是那些书籍的写法使人们对生活感到困惑，使他们在开始之前就讨厌它——而是没有教他们如何去生活。即使它们都是对的，那也是一种令人痛苦的真理，但那是一种谎言。它们教我们犯罪，而那些对此没有勇气的人们在某些方面很不愉快。不幸的是，我自己深受美学的影响，不知道“丈夫”这个词语对你来说很刺耳。但这与我无关。如果“丈夫”这个词语已经受到了怀疑，几乎成了某种荒谬可笑的东西，那么这正是我们再次力求以名誉坚持它的时候。如果你说，“虽然人们见过许多婚姻，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婚姻”，那么这并不使我心烦意乱，因为每天目睹的婚姻几乎使

---

① 有关本句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373（《论文》卷3－B41：10）。

人觉察不到婚姻中的伟大，尤其因为人们尽了一切努力想轻视它，因为你们这些人没有把它坚持到那种程度，以至那个在祭坛面前把手递交给男人的女孩儿，被认为比你们在浪漫小说里读到的那些初恋中的女主角低下？

在耐心听了你的话和你的情感爆发之后，它也许比你恰当地承认的还要强烈（但在你面对作为一种真实的婚姻之时，你将发现——即使你也许不完全理解自己身上的那些情感——它将在你内心汹涌澎湃，虽然你也许不会信任任何人），那么你必须原谅我要做出一点自己的评论。【60】人们在一生中只能爱一次；心灵要坚守住自己的初恋①——婚姻。倾听并赞美不同领域里的这种和谐的统一。那是同一个主题，仅仅是从美学、宗教和伦理方面来表达的。人们只能爱一次。为了使这一点成为真实，婚姻就开始了，如果互不相爱的人们突然想到要结婚，那么这不是教会的过错。人们只能爱一次——这话回响在最为多种多样的根源之中，回响在那些每天都在证实它的幸福的人们那里，回响在那些不幸的人们那里。在那些人之中，实际上只有两类人——那些始终都渴望理想的人们，和那些并不希望牢牢坚持理想的人们。后者是真正的勾引家。很难碰到他们，因为那样做要具备某种非同寻常的东西。我曾认识一个人，但他也承认人们只能爱一次——但爱情却无法驯服他那狂野的欲望。确实，有些人说人们只能爱一次，但婚姻可以有两次或三次。各个领域在这里又统一起来了，因为美学说“不”，而教会和教会的伦理学却半信半疑地看待再婚。这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人们可以恋爱很多次的话，那么婚姻就成了一件可疑的事情。那么它就显得是由于宗教的专断而使情欲遭到损害，一般来说婚姻都要求人们应当只恋爱一次，所以人们可能漫不经心地对待情欲这个问题，就像说你可以结一次婚，这样问题就结束了。

---

①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3，页254。

现在我们看出了初恋在没有被改变的情况下如何变成了婚姻关系。暗含在初恋中的相同的审美要素一定也存在于婚姻之中，因为前者包含在后者之中，可是，如前所述，审美存在于无限之中，存在于初恋所具有的先验性之中。因此，在恋爱的对立统一中所暗含着的是：它是感官的美，却又是精神的；它是自由，又是必然性；它是当下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在时，其中却具有永恒性。婚姻也具有这一切：它是感官的，却又是精神的，但不止于此，因为用于初恋的“精神的”［aandelig］这个词语，最接近【61】于心理的［sjælelig］意义，它是渗透了精神的感官之美。它是自由和必然的，但也不止于此，因为用于初恋的自由实际上仍然还是心理上的自由，个性在其中尚未使自身从自然的必然性中变得纯粹。然而，越是自由，就越是舍己为人，只有拥有自己的人，才可能不吝惜自己。在宗教里，个体成了自由的——他脱离了妄自尊大，她脱离了虚假的谦卑——宗教推进到两个恋人之间，他们彼此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无法使他们分离，这样她就能以一种丰富性奉献自己，这是她以前没有想到的，因而他也不仅仅是接受，而且也奉献自己，她则接受。更甚于初恋的是，它具有一种内在的无限性，因为婚姻内在的无限性就是一种永恒的生命。更甚于初恋的是，它是一种对立的统一，因为它还具有一种对立，即精神上的，因此是在一种更深刻的对立中的感官之美。然而，人们越是远离感官之美，它就越是具有审美意义，否则动物的本能就是最有审美意义的。但是，婚姻中的精神高于初恋中的精神，婚床之上的苍穹越高，婚姻就越好，越美妙，越有审美意义。婚姻之上的苍穹不是尘世的天堂，而是精神的天堂。它是当下的、健康的和强有力的。它超越了自身，却是在比初恋更深刻的意义之上，因为初恋的抽象特征恰恰就是它的弱点，但在婚姻所具有的意向里，动机的法则是暗含着的，具有一种内在历史的可能性。意向就是顺从的最丰富的形式，人们在其中并不关注要失去什么，而是关注通过牢牢坚持会获得什么。在这种意向中，假定了一个

他者，在这种意向中爱情被置于同那个他者的关系之中，但并不是在外在的意义上。然而，这里的意向［Forsaet］并不是已经获得的怀疑的结果，而是过多的承诺［Forjættelse］。因而，婚姻是美好的，感官之美绝不会被抛弃，而是变高贵了。确实，我承认这一点——那也许是我的错——当我经常想到自己的婚姻时，婚姻将要终止的念头会在我身上唤起一种莫名的【62】悲哀，正如那念头一样——我肯定会在来生因我的婚姻使我与她结为一体而与她共同生活——这将以另一种方式把她给我，而属于我们婚姻的一个条件的对立将被废除。然而，使我感到安慰的是，我知道，我将回想起我与她共同生活的最亲密、最美好的关系，那是在这个尘世生活所提供的。如果我确实对整个主题有什么了解的话，那么就是尘世之爱［Kjærlighed］的缺点同样也是它的优点——那就是一种偏爱［Forkjærlighed］。精神之爱毫无偏爱，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不断排除所有相对性。尘世之爱，当它是真实的时会走向反面，它达到最高峰时就是只对世界上一个人的爱。这就是只爱一个人和只爱一次的真理。尘世之爱开始于爱几个人——这些爱是一些初步的期望——并以爱一个人而告终；精神之爱不断使自身越来越开放，所爱的人越来越多，其真相在于爱一切人。因此，婚姻是感官之美的，也是精神的，是自由的，也是必然的，它本身是绝对的，内在也超越了自身。

既然婚姻在这方面是一种内在的和谐，它自身当然就具有其目的论。那就是说，由于它不断地以自身作为先决条件，因而任何有关它的“原因”的问题都是一种误解，这一点很容易靠平凡的常识来解释，虽然这似乎比合唱队的指挥巴西尔要更谦虚一点，因为巴西尔的看法是，婚姻是所有荒谬可笑的事情中最荒谬可笑的，① 然而这不仅很容易诱使你，而且也很容易诱使我说：“如果婚姻不是别的什么，那么在所有荒谬可笑的事情中，它实际上是

① 参见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第1幕，第7场，前揭，页83-99。

最荒谬可笑的。”

不过，为了打发时间，让我们更仔细一点看看其中的一两个问题。即使我们的笑声中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我们也许还是会一起笑起来。这种差异大约与我们回答“为什么有婚姻”这个问题时使用这些词语的语调相同：上帝才知道。此外，当我说我们一起笑一笑时，决不要忘了在这方面我要大大归功于【63】你的观察，因为我作为一个已婚男人的确要感谢你。那就是说，如果人们不希望完成这项最美好的任务，如果他们想在除了给他们指定跳舞的罗得岛（the island of Rhodes）① 以外的任何地方跳舞的话，那么就让他们成为你和其他那些爱捉弄人的人的牺牲品，他们戴

---

① 在《自夸的旅行者》（*The Boasting Traveler*）中，伊索（Aesop）讲到了一个人，他声称要在罗得岛上做一次惊人的跳跃。一个旁观者回答说：“Hic Rhodes; hic salta [这里就是罗得岛；在这里跳吧]。”《伊索寓言》（*The Fables of Aesop*, ed. Thomas Bewick, New York: Paddington Press, 1975)，页 59。在援引伊索寓言时，黑格尔有时用“跳舞”这个词。例如，可参见《权利哲学》（*Philosophie des Rechts*)，前揭，页 11：

> 它所包含的教诲不可能在于要教导这种状态应当是什么，它只可能表明如何理解这种状态，道德的普遍性。
>
> ‘Ιδού Ρσδος ίδού χαί τό πήδημα.
>
> Hic Rhodus, hic saltus.
>
> 为了理解是什么，这就是哲学的任务，因为是什么，就是原因。无论发生什么，每一个体都是自己时代的孩子，因而哲学在被领悟了的思想中也有它自己的时代。正如幻想一个人能越过他自己的时代、跳过罗得岛是荒谬的一样，幻想一种哲学能超越其当代的世界也是荒谬的。如果他的理论真的超越了现在这样的世界，建立一个应当如此的理想世界，那么那个世界就确实存在着，但仅仅是在他看来，是一种非实质性的因素，只要你高兴，就可以在幻想中建立起来。
>
> 由于很难改变，只援引那句谚语来说：
>
> 这里有玫瑰花，你就在这里跳舞吧。

着一副知己的面具，却懂得如何愚弄人。然而，我想挽救一个观点，我从来就没有、将来也不会让我自己赞同它。你经常说，“绝对很好”的是到处走动，单独问每一个人为什么结婚，人们发现决定性的因素一般都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情况，然后你会探讨，非常可笑的是婚姻对它的所有结果的最大影响可能产生于这样一个小小的原因。我不会详细讨论你在极为抽象地考察一件小事时的错误暗示，事实上最经常出现的仅仅是因为那件小事加上了由它所产生的多种多样的因素。

不过，我想强调的是婚姻中的美很少有“为什么”的可能。“为什么”越少，爱就越多——那就是说，只要人们从中看到了真相。诚然，对轻率的人来说，接着很明显的是，那是一个小小的“为什么”；对认真的人来说，明显让他高兴的是，那是一个巨大的“为什么”。确实,“为什么”越少就越好。在下层社会中，结成婚姻关系一般都没有什么巨大的“为什么”，但由于这个原因，那些婚姻引起的反响不那么经常地是很多“如何”——他们如何进行安排，如何照顾孩子等等。除了婚姻本身的“为什么”之外，没有别的什么属于婚姻，它是无限的，所以在我所接受的意义上，它没有任何“为什么”——这是你自己也很容易相信的。如果有人用这个有根据的“因此”来回答这样一个普通庸俗的已婚男人的“为什么”的话，那么他就很有可能像 *Alferne* 一书里的那个学校老师那样回答说:“那就让我们编一个新的谎言。”①你也将看出我为什么不希望也无法看到缺乏这种“为什么”的喜剧性方面，因为我担心由此丧失真理。只有【64】一个真正的“为什么”，但它也具有一种内在的、无限的能量和力量，它们可以消除所有的“如何”。有限的“为什么”是一个总和，是一个群，每个人都从中选择属于自己的“为什么”，一个人选择多了，另一个人的选择就少了——整个这一群都是愚蠢的，因为即使有

① 海伯格，Alferne；Skuespil，前揭，卷 6，页 66。

人能把全部有限的“为什么”在结婚时都统一起来，但他也不过是所有丈夫中最不幸的一个。

在对婚姻的“为什么”作出的表面上最体面的回答之一是：婚姻是性格的学校，人们结婚为的是陶冶性格，使之变得高尚。我将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一种特定情况上来，为此我要感谢你。它涉及“你已经拥有的”一个公共官职——那是你自己说的，你就像那样；当有你的观察对象时，你不会退缩，因为你认为自己是在完成使命。很偶然的是，他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家伙，尤其具有引人注目的语言天赋。那一家人聚在茶桌旁。他抽着烟斗。他的妻子一点都不漂亮，长相相当普通，同他相比很显老，因此如你所评论的，人们立刻就会想到那个“为什么”一定很古怪。茶桌旁坐着一位年轻、脸色有点苍白、刚刚结婚的女人，她似乎知道另一个“为什么”；女主人亲自在倒茶，一个16岁的女孩儿在递茶，她不漂亮，却丰满健康，充满活力；她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得出任何“为什么”的答案。在这群可敬的人中，“你这个可耻的人”也找到了一个位置。你，已经 ex officio（【译按】拉丁语“按照职责”）到场了，你早已去了那里好几次，完全没有用处，当然发现了那情景太有利，以至不敢使之不被利用。正是在那些日子里，对一桩破裂了的订婚有一些议论。到那时为止，那家人还没有听说这条重要的当地新闻。所有方面都在为那案子辩护——那就是说，所有人都是 actores [原告]。案子随后被提交判决，那罪人被开除了教籍。各种情绪沸沸扬扬。你冒险以一小段评论向那个有罪的人献媚，这自然不会有利于那个正被谈论的人，却提供了一种暗示。当它失败后，你继续说道：“也许，整个订婚很仓促；也许，他没有【65】分析那个重要的‘为什么’——人们几乎都会说 aber [但是]，那应该在走出这一决定性的一步之前；enfin [最终]，人们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为什么”中的每一个都是以不同的语气说出来的，却仍然像是带着怀疑的口吻。这太过分了。一个“为什么”就已经足够了，

但这样一种完整的点名号，一次充分调动起来的向敌营的行进，却是决定性的。时候到了。主人具有某种善良的天性，那也是流行的常识的标志，说道：啊，我的好人，我将告诉你为什么——人们结婚是因为婚姻是性格的学校。这是一切的开端，部分由于反对，部分由于满意，你使他异乎寻常地超越了他自己——这对他妻子有一点启发，对年轻妻子是一种冒犯，对年轻女孩儿则是惊异。那时我早已为你的行为指责过你，不是为了主人，而是为了那些女人，你对她们的怀恨足以尽可能地参与到麻烦和拖延之中。那两个女人不需要我的辩护，就那件事而言，正是你习惯性的卖弄风情，导致你没有失去对她们的注意。但他的妻子——也许她实际上仍然爱着他，因此对她来说要倾听肯定不可怕。就此还要补充说，事实上在整个情景中有某种不合适的东西。就要使婚姻成为道德的这种常识性的反思而言，它在实际上却使婚姻变成了不道德的。感官之美的爱情只有一种理想化，它在其中同样是审美的、宗教的和道德的——那就是爱情。平常的算计恰恰使它成了非审美的和非宗教的，因为感官之美并不在它们直接的权力之内。所以，一个为了这种和那种原因结婚的人，他所采取的行动是非审美的，也是非宗教的。他的目的的善意毫无用处，因为错误恰恰在于他有一个目的。如果一个女人结了婚——不错，在尘世上听说过这种极端愚蠢的行为，这种极端愚蠢的行为似乎给她的婚姻带来了一个巨大的“为什么”——为了有一位救世主，这桩婚姻就像不道德和非宗教的一样，也是非审美的。这正是人们经常都无法使自己明白的事情。有某些【66】普通的男人，他们极为轻视审美，认为它是无用的，是孩子们的游戏，他们怀着自己那可怜的目的论，认为自己高居于这样的东西之上，但恰恰相反，按这种常识，这样的人是不道德的，也是非审美的。这就是为什么始终最好的是看看异性的原因，这既是更加宗教的，也是更加审美的。在其他方面，主人说的话肯定很微不足道，我不必说出来。不过，我将以下面的希望来总结这种观察，希望每

个这样的丈夫都有一个像詹蒂碧（Xanthippe）那样的妻子[1]和一些尽可能堕落了的孩子——这样，他就可以希望拥有达到自己目的的条件。

这种婚姻在其他方面实际上是一所性格学校，或者说——为了避免使用低级庸俗的语言——这种婚姻是性格的起源。我很乐意承认，虽然我自然必须继续坚持认为，为了这个原因而结婚的人很可能属于除了爱情学校以外的任何学校。此外，这样的人从来不会得益于这种教育。首先，他通过构成婚姻的每个念头和关节点使自己丧失了增强的、综合的和深刻的战栗，因为那确实是一种危险的举动，但它也应当如此，而想要算计完全不对，以至任何这样的算计都正好是试图削弱它。其次，他当然会输掉爱情巨大的劳动资本，会输掉宗教在婚姻中所提供的谦卑。自然，他精明过人，不会提出他想如何发展的固执的、干巴巴的想法。因而，这就成了他的婚姻的准则，他毫不羞愧地为自己选择了那个不幸的人作为他自己实验的对象。然而，让我们忘却这事，心怀感激地回想起那婚姻实际上给人的教育——那就是说，人们似乎

---

① 参见拉尔修《哲人传》，前揭，页167：

当詹蒂碧第一次责骂他并用水把他淋透了时，他的回答是："我没有说过詹蒂碧的雷鸣最终会下雨？"当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宣称詹蒂碧的责骂是不可忍受的时，他说："不，我已经习惯了，就像起锚机连续不断的格格声一样。你不会在意鹅所发出的咯咯声。"阿尔喀比亚德回答说："不会，但它们为我提供了蛋和小鹅。"苏格拉底说，"而詹蒂碧是我孩子们的母亲。"当她在市场上把苏格拉底外套的后背撕破时，他的熟人劝他进行反击，他却说："是的，靠了宙斯，这样在我们争吵时，你们每个人都会参与进来说'苏格拉底，干吧！''詹蒂碧，干得好！'"他说他与一位悍妇生活在一起，就像骑手喜欢烈马一样，"但在他们掌握了这些之后，就能轻易地对付其他的，因而我在詹蒂碧的世界里也将学会使自己适应世界上的其他东西。"

经常像教育中的问题那样，没有感到不受它的影响，却使自己从属于所受的教育。它在使整个心灵成熟的同时赋予了对意义的感悟和责任的重担，它们都不可能靠诡辩来辩解，因为人们在爱恋。它能【67】通过属于女人的谦恭的羞怯而使全部男人变得高尚，但那却成了对男人的惩戒，因为女人是男人的良心。它把美妙的音乐带进男人古怪的举动之中；它把力量和意义赋予女人宁静的生活，但仅仅是在她从男人身上寻求这一点的范围之内，因此，这种力量不会成为一种不适合女性的男人气概。他那骄傲的热情奔放，却因为他不断返回到她那里而受挫，她的弱点由于她对他的依赖而得到了强化。①

---

① 因此，正是婚姻，才在实际上首先赋予人以绝对的自由，因为这种关系可以扩大到他的全部生活，扩大到最微不足道和最伟大的方面。它使他摆脱了自然事物中某种不自然的窘迫，这很有可能以其他许多方式达到，但也很容易以善为代价，它通过使他保持活力而从习惯的惰性中解放出来，它恰恰通过使他与一个人结为一体而使他摆脱了人们。我经常注意到，未婚的人像奴隶一样做着苦工。首先，他们是自己幻想的奴隶，他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敢于使自己沉迷于一切之中，不欠任何人的账，但他们实际上接着也会依赖他人，成为他人的奴隶。他们那么经常地扮演仆人、管家等角色。他们是自己的主人人格化了的幻想，很可能被变成时钟的敲击声。他们知道主人何时起床，或更正确地说，知道应当提前多久把主人叫醒，或更正确地说，在主人被叫醒之前要提前多久把书房加热。他们懂得如何把主人干净的内衣准备好，如何把主人的长统袜卷起以便容易穿上，在他洗完热水澡时如何把凉水准备好，在他出来时如何打开窗户，在他回家时如何把脱靴器和拖鞋准备好等等。这些家仆，尤其是他们还有点聪明的话，就很容易熟悉所有这一切。现在，虽然这一切都按时准备好了，但这些未婚的人经常得不到满足。他们毕竟能获得每个愿望的满足。有时他们脾气暴躁，接着又变得温和善良。确实，一两个银币就能使一切变得顺利。仆人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利用这一点。所以，那不过是在适当时候做错了一点事，使主人发怒、痛心疾首，然后得到一点小费的问题。主人和主妇常被这样的人迷惑，主人并不知道当仆人做错事时是否应称赞他的一丝不苟还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后悔。这样的仆人对主人和主妇来说很宝贵，是一个十足的暴君。——原注

现在，所有这些琐事都涉及婚姻。是的，在这方面你肯定会赞同我的观点——但也要祈祷上帝使你摆脱它。不，没有任何东西能教会人那么多【68】琐事。人的一生中有一个时期，这样的事情在那时应当脱离他，但也有一个时期，那时这样的琐事都很好。需要一个伟大的心灵把他的心灵从琐事中拯救出来，但只要他愿意就能做到，因为只要有意造就伟大的心灵，那个人就会去爱，就愿意去爱。这可能很艰难，尤其是对男人来说，这正是女人在这方面对他具有如此巨大意义的原因。创造她是为了应付那些琐事，懂得如何赋予它们以意义、价值、令人心醉的美。它们脱离了习惯，脱离了单方面的暴政，脱离了幻想的束缚，所有那些邪恶找到了时间在一种婚姻关系中形成，它们使自身多次以多种方式受到责问。没有什么能像那样兴盛起来，因为“爱情是耐心和慈善，爱情不是嫉妒或自夸，它不是傲慢或鲁莽。爱情没有坚守住它自己的道路，它不是烦躁的或怨恨的，它不为错误而高兴，却为正确而欣喜。爱情拥有一切，相信一切，希望一切，忍受一切”。① 想一想上帝的使徒之一所说的这些美妙言辞，想一想它们以这样一种方式适用于整个人生，以至它们与这种概念联系在一起，即人们能毫不费力地多次实践它们，会多次失败，多次忘却，但仍然会再次返回到它们。想想一对已婚夫妇，他们敢于像这样彼此说这些话，以至留下的主要印象仍然是快乐的，其中有着怎样的祝福，怎样的性格升华！在婚姻中，人们并没有以巨大的激情取得任何进展。人们不可能事先给予或获取；人们在一个月里极度充满情深并不可能得到另一次补偿。在这个方面，每一天确实都有它本身的麻烦，② 但也有它本身的祝福。我明白，我已经征服了自己对于她的爱情的傲慢和疑病症的不安；我已经征服了她对我们爱情的热情。但我也明白，那已耗费了很多时日；

① 参见《新约·哥林多前书》13：4－7。

②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6：34。

我也明白，前方也许有很多危险，但我的希望是为了取得胜利。

或者说，人们结婚——生孩子，为这个地球上人类的繁衍作出自己微小的贡献。[1] 想象一下——如果他没有孩子，那么他的贡献就非常之小。为了奖励那些已婚者和【69】那些有很多男孩的人，各个国家肯定允许自己具有这种婚姻的目标。基督教有时以奖励那些压制婚姻的人来反对这一点。即使这是一个错误，然而它也表明了人格的一个深刻方面，成功地使单一的个体成为决定性的，而不只是一个因素。人们越是抽象地设想国家，个体就越少由此开拓出自己的道路，这样的给予和鼓励就越是自然。与此相反，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孩子的婚姻几乎经常得到赞美。换句话说，我们的时代已经经历了一个明显使人们放弃结成婚姻关系的艰难时期。如果人们否认自己那样做过，那么他们就以为这已经够了，就的确不可能忍受有一大群孩子这类使人厌烦的问题。在小说里经常这样宣称，尽管是偶然的，但对不结婚的特定个体来说却是一个原因，即他无法忍受有孩子。生活中，在最文明的国家里，这一点表现为孩子们要尽可能从父母的家里搬出去，他们被安排到寄读学校里等等。在那些有 4 个可爱孩子的悲喜交加的家庭里，男人们都暗中希望孩子们离家远远的，你不是经常都对此感到吃惊吗？当不得不打孩子们的屁股时，当他们自己跌倒时，当他们叫喊时，当大人们——父亲们——想到自己的孩子使自己受到彻底约束而感到对自己的冒险灰心丧气时，你不是经常都在关注这种家庭的男人对于生活所具有的一切琐事恼怒的感受吗？当你满脑子想着那些高贵的父亲们的孩子，对确实拥有孩子说上几句祝福的话时，你不是经常怀着很有价值的残忍而把那些父亲们推向受到压抑的愤怒的巅峰吗？

为人类的繁衍做贡献而结婚，可能既是一个目标，又是一个自然的原因。这就像人们使自己处在上帝的地位，从这个地位看

---

① 参见《增补》，页 374（《文集》卷 4 - A249）。

见了人类延续中的美。是的，人们可以特别强调这些话："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① 【70】然而，这样的婚姻是不自然的，正如它在《圣经》中那样是专横的和没有后盾的。就后者而言，我们知道上帝设立了婚姻，因为对男人来说独身并不好，所以赐给他一个伴侣。② 现在，即使那些藐视宗教的人也会有点怀疑地想到那个伴侣一开始就使男人陷入了堕落，但这什么都没有证明，我倒很愿意把这件事当作献给所有婚姻的一个座右铭，因为只有到女人这么做了时，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才得到了巩固。于是，我们也理解了这句话：上帝保佑他们。③ 这句话完全被忽略了。使徒保罗在某个地方曾相当严厉地命令女人们要默默地、完全谦卑地接受教诲并保持沉默，然后使她沉默下来，使她变得更加谦卑，这时他说：她将因为生育孩子而得救，我的确从来没有忘记使徒的这种轻视，似乎他这么说并没有拯救一切：只要他们（孩子们）继续信仰，继续热爱，继续神圣对待戒律。④

在这种联系中，我想到，也许看来奇怪的是，我的事业几乎不允许我有时间去研究，我那并不高明的研究一般都在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但我似乎对《圣经》非常熟悉，以至我具备了获得神学学位的资格。有个古代的异教徒——我认为是塞内加（Seneca）——曾经说过，当人活到30岁时，就应当非常了解自己的构造，以至可以成为自己的医生；⑤ 我同样认为，当人达到某种年龄时，他应当能成为自己的牧师。我似乎不会以任何方式轻视参与教会礼拜和在那里发布的训导，但我确实认为，人们应当对最

---

① 参见《旧约·创世记》1：28。

② 参见《旧约·创世记》2：18。

③ 参见《旧约·创世记》1：22。

④ 参见《新约·提摩太前书》2：11－15。

⑤ 在塞内加的著作中没有这句话。参见《书信》，第176封信，《文集》卷25。

重要的生活关系有一种固定的看法，此外，人们几乎没有听见过就此进行的最严格意义上的布道。我对那些祈祷的书籍和印刷出来的布道词特别反感，这就是我无法在去教堂时不求助于《圣经》的原因。为了获取信息，于是我就向一些神学学者或一些学术著作求教，在那些著作里可以找到与要研究的问题相关的最重要的《圣经》章节，【71】接着我就悉心阅读那些章节。因而，我早已结婚，并且已经结婚半年。此前，我想到了要认真思索《新约》中有关婚姻的教诲。在我自己结婚之前，我参加过好几次婚礼，所以我懂得在这种场合宣读的神圣词语。不过，我还是想认识得更透彻，因此我向我的朋友奥卢夫森（Olufsen）牧师请教，他那时正在城里。按照他的教诲，我找到了一些主要段落，①并大声给我妻子朗读。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个段落②给她留下的印象。此外，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我并不熟悉我要读给她听的《圣经》中的那个段落，我也不希望事先去看它们。我不喜欢去准备好希望给她留下的印象，所有像那样的事情都是以错误的不信任为基础的。你可以把这一点记在心里。诚然，你没有结婚，因此你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还没有把自己托付给任何人，但你的准备活动实际上近于荒谬可笑。你肯定可以愚弄人们，肯定可以显得非常偶然地、尽可能毫无准备地做一切事情，然而，我认为你不可能在一点都没有想好如何说的情况下就说“再见”。

可是，要返回到婚姻和那些为了生养众多而结婚的不知疲倦的人们上来。这种婚姻有时会把自己隐藏在更为审美的外表之下。那是一个濒临死亡的、贵族的、古老的高贵家庭，只剩下了两个代表人物——一个祖父和他的孙子。正是由于那个可敬老人的惟一希望，儿子结婚了，这样，那个家族就不会被消灭。或者说，在那个人的身上，其生命没有那么重要，但他带着某种忧伤想到

① 有关本句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374（《论文》卷3，41：13）。

② 有关本句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374（《论文》卷3－B41：14）。

了过去，哪怕不能进一步回想，至少也要回想到自己的父母，深深地热爱他们。这样，他就可以希望这个姓氏不会消失，而要保留在活着的人们感激的回忆之中。也许，他并不清楚能够告诉自己的孩子们其祖父死了有多久，用这样一种只属于回忆的理想形象来增进他们的生活，用这种想法激励他们追求一切高尚和伟大的东西，这到底有多美好。也许，他会认为【72】在这么做时，他能够偿还他觉得欠自己父母的某些债。

这确实很好并且很美妙，但它仍然与婚姻没有关系，只为这个原因而结婚正如不道德的一样是丑陋的。这似乎是一个难以接受的说法，但却是真实的。只可能怀着一种意图结婚，因此它才像道德的那样是审美的，而这种意图是内在的。别的任何意图都会分裂属于一体的东西，因而会使精神和感官之美成为有限的。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像这样来谈论的人可能赢得女孩儿的心，尤其是他真的具有所描述的那些感受时，但这是错误的，她的存在实际上已经改变了。想娶一个女孩儿的理由不是爱她而是别的什么，这对她来说始终都是一种侮辱。

即使每种点缀性的考虑（用你的话来说）本身与婚姻没有关系，但家庭将被证明对于没有使那种关系对自己来说很混乱的人们是一种福音。因为对一个人来说，尽可能多地拥有另一个人仍然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一个人能够拥有另一个人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生命。然而，一个孩子可以拥有不止一个父亲，因为他毕竟不是只接受了空洞无物的生命，而是接受了具有确定内容的生命，在他依赖于母亲的养育足够久之后，就会依赖父亲，父亲也以自己的血肉养育了他，以一种经常难以获得的丰富生活经历养育了他。在一个孩子身上有多大的可能性啊！我完全同意你憎恶愚弄孩子们的盲目崇拜，尤其是憎恶对整个家族的崇拜和孩子们围绕晚餐桌时全家亲吻、全家献媚、全家表达希望的仪式，虽然父母们沾沾自喜地为解决了问题而彼此感谢并为完成了的艺术作品而欣喜。是的，我承认这一点——我完全可以像你一样地

嘲笑这些令人作呕的活动，但我却不让自己因此太受打扰。孩子们属于家庭最深处、最隐秘的生活，对于这种或明或暗的隐秘，人们应当按照这个主题来指引各种真诚的或畏惧上帝的想法。然而，接着也很明显的是，每个孩子【73】的头上都有一个光环，每个父亲也感到在孩子身上有很多不属于他的东西。不错，他谦卑地感到那是一种信任，在那个词语最不错的意义上，他只是一个继父。没有感觉到这一点的父亲，始终都空有作为一个父亲的尊严。

让我们宽恕自己所有这些放错了地方的骚动，“所有与孩子出生有关的屈从和争吵”，但当你像霍尔堡的亨里克（Henrik）① 那样使自己为不可能之事而发誓时，也要请我宽恕你的轻率。孩子是世界上最了不起、最有意义的东西，是最平淡、最无关紧要的东西——完全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他，当我们发现一个人如何看待这一点时，就有机会获得对他的深刻洞悉。如果人们反思婴儿要求成为一个人的权力时，那么婴儿对他们几乎可以产生一种喜剧性的影响；如果人们反思婴儿哭啼着来到世界上，婴儿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忘却哭啼，没有任何人能解释婴儿的这种啼哭，那么婴儿对他们就可能产生一种悲剧性的影响。因此，孩子可以产生很多影响，但宗教的观点完全可以同其他观点相结合，它仍然是最美好的。那么你，你肯定喜欢可能性，然而想到孩子肯定不会对你产生令人愉快的影响，因为我并不怀疑你那好奇而飘荡着的思想也在窥视着这个世界。自然，这出自于你想拥有你所掌握着的可能性。你喜欢处在孩子们所处的情景之中，那时他们在黑暗的房间里等待着圣诞树的显现。但诚然，孩子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可能性，你几乎没有任何耐心去具备这样一种诚挚的可能性。然而，孩子们却是一种祝福。很美好的是，人们怀着深深的诚挚思

① 霍尔堡 Barselstuen 中的特勒斯（Troels），前揭，卷 2，无页码：“我自己必须一年生出 50 个这样的孩子，再也没有比这更奇妙的事了。”

考着对自己的孩子来说最好的东西，但如果他有时没有想到那不只是他具有的一种职责、一种责任，他们也只是一种祝福，天堂里的上帝没有忘记人们还没有忘记把一件礼物放在摇篮里的话，那么他就没有把自己的心灵扩大到审美的或宗教的情感中去。人们越能坚持想到孩子们是一种祝福，就越少【74】斗争，就越不怀疑他所保有的这件珍奇之物，那婴孩所拥有的惟一的善，但也合法的是，由于上帝亲自把他置于那里，他就越是美好的，越是审美的，越是宗教的

有时我也在街上溜达，陷入自己的思绪之中，偶尔也留下了当下环境的印象。我看见了一个可怜的女人——她在做小买卖，不是在商店里或货摊上，她站在空旷的广场上。她在风雨之中站在那里，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她本人很整洁，她的孩子被小心地包裹着。我已经多次看见她了。有个漂亮太太走过来，实际上在责备她，因为她没有把孩子留在家里，而这么做完全是因为那对她来说是一种妨碍。一个牧师经过同一条街，走近了她，他想在孤儿院里为那孩子找个地方。她有礼貌地谢绝了，但你应当看出她低头凝视那孩子的样子。如果孩子被冻僵了，她的神情会使他暖和过来；如果他冷得快死要了，她的神情会使他的生命复苏；如果他因饥渴而奄奄一息，她神情中的祝福会使他重新获得生机。可是，那孩子睡着了，就连他的微笑也无法回报那母亲。你看，那个女人把孩子看成是一种祝福。假如我是一个画家，那么我决不会描绘任何人而只描绘这个女人。像那样的景象是罕见的，它像一枝奇葩，只有幸运者才有机会看见它。然而，精神的世界并不受无益之事的支配；[1] 如果人们发现了那棵树，那么它的花朵一直都在绽放，我常常看见她。我已经把她指给了我妻子看，我没有使自己变得重要起来，并没有送给她丰厚的礼物，就像我拥有颁发奖品的神圣委托权一样，我谦卑地使自己处于她之下。她

---

① 参见《新约·罗马书》8：20。

确实不需要黄金或漂亮太太，也不需要孤儿院和牧师，不需要可怜的市法庭的法官和他的妻子。她完全不需要任何东西，除了那个孩子有时将以同样的温情去爱她，她连这一点也不需要，但那是她应该得到的回报，那是上苍不会不给予她的祝福。

你无法否认这是美好的，它甚至会打动你那冷酷无情的内心。因此，为了帮助你懂得【75】孩子是一个祝福，我不会像人们那样经常希望借助恐怖故事来恐吓那些没有结婚的人，让他们知道不结婚有多么孤独，没有一群孩子围绕在身边是多么不幸。首先，你很可能不会让自己被吓住，至少不会被我吓住——确实，不会被整个世界吓住（当你独自怀着沉重的思绪处在黑暗的小屋里时，有时你无疑也对自己很焦虑）。还有，始终都让我感到疑虑的是，使自己相信通过与他人结婚而拥有一种美好的东西，因为他们没有那美好的东西。多么荒谬可笑，那就说出萦绕在你嘴边的那些话吧——那辆荷尔斯泰因人（Holsteiner）的四座马车。很可笑，那马车只到“弗雷德里克斯堡”。[1] 于是，坐上你那舒适的维也纳双座马车，从我们身旁驶过，但在这方面要提防经常沉迷于你的荒谬可笑之中，因为在你的心灵中，也许悄悄地形成了一种理想的渴望，它将使你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

然而，孩子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祝福，因为我们自己通过他们学到了那么多难以形容的东西。我看见过一些骄傲的人们，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运气使他们变得谦卑，他们怀着这样的自信把他们所爱的女孩儿从她所属的家庭生活中抢夺出来，那情景就像他们会说：你有了我之后，就应当足够了。我习惯了向暴风雨挑战——现在一想到你就会给我多么大的激励啊，现在我有那么多的东西要为之奋斗啊。我看到过那些像父亲一样的人们：自己孩子身上的小小不幸就能使他们变得谦卑，一点疾病就能使他们骄

---

① 弗雷德里克斯堡，哥本哈根西边的一个城堡和公园。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3，页339、412。

傲的嘴唇不断地祈祷。我看见过那样一些人，他们实际上因为蔑视天堂里的上帝而很骄傲，他们习惯于使每个向上帝忏悔的人成为自己嘲弄的目标——我见过他们像父亲那样，出于对自己孩子的挂念，他们让那些最虔诚人们为他们所利用。我见过那样一些女孩儿，她们骄傲的目光能使奥林匹斯山①颤抖，她们带着空虚的性情度日仅仅为了虚饰艳俗——我见过她们像母亲一样忍受了各种低声下气，几乎为了孩子而乞求她们认为是最好的东西。我想到了一个特殊的例子。她是一个非常傲慢的女人。她的孩子生病了。城里的一个医生【76】接到了召唤。他因为从前的一件事而拒绝来。我看见她到他那里去，在他的接待室里等待，为的是以各种恳求请他去。然而，这种紧张的场景结局到底如何，尽管很真实，但它仍然不像那些没有什么情感的例子一样是逐渐形成的，那些例子不是具有双眼去看的人们每天都会看见的吗?

还有，我们在另一个方面也可以从孩子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在每个孩子身上都有某种原初的东西，所有抽象的原理和格言在它面前或多或少都会感到悲伤。人们必须亲自从头开始，经常会遇到很多麻烦和努力。有一句意味深长的中国格言说：养儿方知父母恩。现在，责任被放到父亲身上。我们与他人交往，试图向他们传达自己对正确的东西的看法，也许要进行几次努力。当所有这些被证明是徒劳的时，我们就与他们没有任何联系，洗手不干了。然而，在那一刻到来时，一个父亲敢于——或者更正确地说，什么时候心爱的父亲能决定——放弃进一步的努力?重新在孩子身上体验整个生活，只有那样，人们才会理解自己的生活。可是，对你说这些确实是徒劳的，有一些事情是人们可能从来就真的不知道是否体验过的，其中就包括了当一个父亲。

---

① 参见荷马《伊里亚特》，前揭，卷1，页43：“克罗诺斯的儿子发言了，他赞成地扬起了那黑色的眉毛，国王不朽头颅上的芬芳头发飘动着，他使伟大的奥林匹斯山颤抖起来。”

最后，通过孩子形成与过去和未来的联系，也是一种美妙的方式。即使一个人没有十四代高贵的祖先，也不在乎生产第十五代人，但他面前还是有一种远为重要得多的亲属关系，确实很快乐的是去发现那条线索在家人当中如何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模式。诚然，未婚者也可能沉迷于这样的观察，但他的感受不如这样去做时那么使他鼓舞或者那么有资格，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自己就会使人讨厌地插手其中。

或者说，有人结婚是为了有一个家。他在家里变得厌烦了，然后去国外旅行，接着又厌烦了，再回到家里，再感到厌烦。为了有一个伙伴，他养了一条特别漂亮的水猎犬和一匹纯种【77】母马，但他仍然缺乏某种东西。在几个兴趣相投的朋友们相聚的那家饭馆里，他看土去很焦急，徒劳地等待一个熟人。他得知那个人已经结婚。过去那些日子对他来说变得很温和，很伤感；他感到四周的一切都空空如也——没有任何人在等他，他走了。那个老管家真是性情非常好的女人，但她完全不懂如何使人高兴起来，不懂得如何使事情变得让人暖和舒适。于是他结婚了。邻居们拍手称赞，认为他做得很聪明并很实际，此后他加入了谈话，谈论处理家务最重要的方面，最重要的世俗事务：可以让一个性情温和可靠的厨子独自去市场，一个手巧的女仆非常聪明，可以用来应付一切。如果只有这样一个秃顶的老伪君子满足于娶一个值夜班的护士该多好——但实情通常都不是这样。最好的并不足够好，他最终能捕获到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儿，接着她就这样被锻炼成了一个苦力。也许，她从来就没有被爱过——多么可怕的不相称啊！

你看，我在等着你说话。可是你必须承认，存在着各种婚姻，尤其是在那些较为单纯的阶层之中，结为婚姻关系的目的就是拥有一个家，那确实很美妙。他们都是一些年轻人。他们没有多少在世间奔忙的经历，他们已经达到了必要的收入水平，开始考虑结婚。这很美妙，而我也明白，你从来就没有想

到把你的嘲讽引向这样一些婚姻。某种高贵的单纯赋予了它们一种审美的和宗教的色彩。在想到要有一个家时完全没有任何个人主义的东西。相反，对它们来说，具有一种职责的观念，那是它们承担的一项任务，但那对它们来说也是一项令人愉快的职责。

人们也经常听说已婚的人们要自我安慰，并告诫未婚的人们说：是的，我们确实有一个家，当我们变老了时，就有一个安身之地。他们有时会以一种独特的礼拜日的启发风格说道：我们的儿孙们有一天会让我们闭上双眼，为我们哀悼。未婚的人们的命运却相反。【78】人们带着某种嫉妒地承认，他们在年轻的时候确实有过一段很好的时光。人们私下希望自己还没有结婚，但婚姻来得太快了。未婚者有如富翁：① 他们早已在游戏中享受到了自己的份额。

所有这类婚姻都遭受了把婚姻的某个特点当作婚姻的目的而带来的痛苦，因此他们经常觉得受了骗，尤其是前面提到的第一种情况，那时他们不得不承认，婚姻所包含的意味不过是获得一个舒适、温暖、适宜的家。然而，现在让我们再次不管那些错误的东西，以便看一下那些美好和真实的东西。它并没有假定每个人都要按照非常大的规模去运作，很多想象自己在为某种伟大的事业而奋斗的人们迟早都会发现，自己的努力不过是一种错觉。

当然，对你来说，这肯定不意味着你聪明得可以马上就获得那幻想的线索，你的嘲弄经常都使它受到了公众的嘲笑。在这方面，你具有一种突出的顺从能力，彻底显现出了完全的自我克制 [Renounce]。你宁可拿自己取乐。你到处都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你的机智，你在同伴中的无拘无束，某种不错的脾气，以及某种邪恶，都促使人们一看到你就联想到一个快乐

① 参见《新约·路加福音》16：25。

的夜晚。你也一直是并且将始终是我家里受欢迎的客人，部分因为我并不十分怕你，部分因为我有很好的机会不必一开始就怕你——我惟一的女儿只有3岁，你还没有开始与那么年轻的女孩儿进行简洁的交流。你有时半心半意地责备我越来越脱离世界，我记得你曾和着曲调唱了一句“告诉我，珍妮特（Jeannette）——”① 当然，如我那次告诉你的一样，原因是我有一个家。在这个方面，要理解你就像要理解所有人一样困难——那就是说，你始终都有别的打算。

如果有人想夺走人们的幻想以便把他们引向某种更真实的东西，那么你在这方面始终都在“竭力听候吩咐”。总的来说，你不知疲倦地要追踪【79】各种幻想，为的是打碎它们。你的谈吐是那么明智，那么富有经验，以至任何不那么了解你的人都一定会认为你是一个稳重的人。可是，你决不是那样。你在破坏了幻想之后就止步了，由于你这么做是按照各种可以设想的方式，所以你实际上也为自己开创了一种新的幻想——人们可以就此止步。是的，我的朋友，你生活在一种幻想之中，你一无所成。

我在这里要说的话始终都对你具有这样一种奇怪的效果。取得成就——“谁能取得什么成就？这正是最危险的幻想之一。我

---

① 参见 M. E. G. *Théaulon de Lambert*（music by F. A. Boildieu），Den lille Rødhaette，tr. Niels Thoroup Bruun，Copenhagen：1819，第1幕，第10场：

> 告诉我，珍妮特，
> 我们在自己的草地上为什么长久想念你
> 你常常与我们一道去那里
> 还有那长笛声悠扬回荡？
> 现在你逃离了青春的欢乐
> 去寻找那些隐居的地方。
> 告诉我，为什么。

根本就不让自己在这尘世上忙忙碌碌，我尽最大可能使自己快乐。尤其使我高兴的就是那些认为自己取得了某种成就的人，一个人竟会相信这种事不是难以言喻地可笑吗？我拒绝为自己的生活加上这种自命不凡的负担。”

每当你谈到这一点时，都会对我产生一种非常讨厌的影响。它使我感到烦扰，因为其中有一种暗含着的傲慢谎言，但凭着你的精湛技巧，它总会取得成功，至少总会使你赢得笑声。[1] 我记得有一个场合，当时在听了很久一个被你的言辞激怒的人所说的话之后，你一句话都没有回答他，只是用你那嘲弄的微笑在煽动他，最后你为了使在场的人高兴才回答说：是的，如果你说这番话是为了你所取得的其他每项成就，那么我们至少就不可能责怪你以为自己确实在普遍和特殊两方面取得了什么成就。你说话的方式使我感到痛苦，因为我感到对你有点怜悯。[2] 如果你不约束自己，那么你就会毁灭掉被赋予的丰富天性。这就是你很危险的原因。这就是你的俏皮话和冷漠具有一种效力的原因，我在其他很多尝试过表白不满的人们身上都没有见到过这种效力。事实上，不应把你归于他们。他们是你讽刺的对象，因为你走得远得多。“你很幸福，很满足，面带微笑，你按时髦的角度戴着帽子，你没有使自己过分为生活的悲哀而劳累，迄今为止，你还没有成为任何三重悲伤社团的成员。”【80】然而，这正是你的评论对年轻人来说十分危险的原因，因为他们一定会被你已经赢得这世界上一切的优势所打动。现在，我不会告诉你说一个人在生活中必须有所成就，但我要问，在你的生活中是否有某些被你罩上了无法穿透的面纱的特殊事情。它们也许不属于你想成就的那类事情，虽然你的压抑在痛苦中呻吟，因为它们是那么微不足道？而那在你身上却表现得完全没有什么不同！你对自己一无所获还是没有一

①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3，页43。

② 有关更多内容，参见《增补》，页374（《论文》卷3-B41：16）。

种深刻的悲哀吗？我至少知道一个情景，你无意中就此说了几句话，它们并非没有引起注意。毫无疑问，你尽了一切努力要取得成就。我不知道，那是否是由于你自己力所不能及的错误，那是否是由于为了做到那一点必须压倒你的傲慢，我决不会再打扰你，但你为什么仍然要维持与所有那些坏人的伙伴关系，他们确实都很迷恋你每次都会取得成功的能力。

如我以前说过的，人们经常觉得自己在世界上取得的成就很小。我并不是沮丧地这么说。对此我确实没有任何事情要责备自己，我认为自己处理公务时认真并快乐，我从来就不可能卷入任何与我无关的希望取得更大成就的事情中去。但是，这仍然是一种受到很大限制的活动，只有相信那些有把握的人才会取得什么成就。然而，我与此同时有了自己的家。在这个方面，我经常想到耶稣在《德训篇》里所说的那些美好词句，我也要请你深思一下它们："男子成婚娶妻，便是得到了财宝，得到了理解自己的助手和扶持自己的柱石。没有围墙的地方，财产将被抢夺。没有妻子，男子便会流离失所而叹息。谁会信任一个机灵的强盗，从一城流窜到另一城？谁会信赖一位没有家室、入夜时便到处求宿的人呢？"①

我结婚不是为了有一个家，但我有一个家，这是一种巨大的祝福。我不是——而我相信你不至于那么称呼我——傻瓜丈夫，我不是【81】在英国女王有一个丈夫意义上的我妻子的丈夫。我的妻子不是亚伯拉罕（Abraham）家里的使女，我不会把她和孩子赶出去，② 但她也不是我要在多情的雀跃之中围绕着旋转的女神。我有一个家，这个家对我来说肯定不是一切。但我确实知道这一点，即我拥有对我妻子来说的一切，部分因为她以全部的谦卑相信这一点，部分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所拥有和将拥有的对一个

① 《德训篇》36：24－26。

② 参见《旧约·创世记》21：10；《新约·加拉太书》4：30。

人来说可能就是对另一个人来说的东西。在这方面，我能够启发你注意到一个人身上的美可能对另一个人来说就是一切，无需通过任何有限的或特殊的无论什么事物来暗示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更加大胆地说，因为她肯定不是处于阴影之中。她不需要我，我所娶的那个人并不是我要对她行善的贫穷女孩儿——正如这世界以一切可能的轻蔑说明了它本身一样。她并不是一个被感动了的傻瓜，我娶她不是为了别的原因，现在我凭自己的智慧已经对她做了某种好事。她很独立，更加使人满意的是，她不需要使自己为人所接受；她很健康，比我更健康，更加热情。当然，她的生活可能从来不像我那样活跃，或者不像我那么是反思性的；我也许能凭自己的经验把她从很多错误中拯救出来，但她的健康使这成了多余的。真的，她什么都不欠我，然而我对她来说就是一切。她并不需要我，但我并不因此而无足轻重。我像尼希米那样守护着她，把武器带在身边安然入睡①——重复说一句，那句话是在相似的情况下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是要向你表明我没有忘记你那嘲讽的评论，它对我妻子来说肯定是相当 gêne [使人烦扰的]。我的年轻朋友，这些评论没有烦扰我，我向你保证，因为你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我在重复它，没有任何气恼。因此，我完全一无所有，然而拥有对她来说的一切。不过，你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切，然而你基本上对他们来说什么都不是。只要想一想，在你与人们的暂时交往中，你能够为某些人提供这样一种有趣的财富，能够极大地激发起他们身上【82】足以享用终生的创造性，那毕竟是某种不大可能的东西，但只是设想他们通过你确实获得了——你自己，你会失去，因为你仍然没有找到你对他们来说可以希望成为一切的任何个体，即使这是你了不起的一部分，因而这种了不起的确是非常令人痛苦的，以至我要祷求上帝让我宽恕它。

---

① 参见《旧约·尼希米记》4：16－18，23。

为了使自己抛弃每一种不健全的和可鄙的舒适观念，这就是人们必须首先与家联系起来的观念，那是一项任务。甚至在丈夫的享乐之中也应当有一种任务的要素，[①] 哪怕这一点在一项特定的外在明确任务中没有将自身显示出来。在这个方面，丈夫可以非常主动，虽然他显得不是那样，而妻子的家务活动则是更加明显的。

但是接下来，与家的观念有联系的还有一些具体的细节，很难一般地就它们说些什么。在这个方面，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了解那些独特性非常有趣。然而，当然真实的是，每种这样的独特性都渗透着某种精神性，而我很反感许多家庭中所有这些各别的、可憎的活动，它们有意从一开始就要表明它们的一切多么独特，它们有时竟然到了某个家庭说它自己的私语的地步，或者用这样一些秘密的典故来言说，以至人们对它们一点都摸不着头脑。问题在于那些家庭确实拥有这样的独特性——技巧是要懂得如何把它隐藏起来。

那些为了有一个家而结婚的人们总是辩解说，没有任何人在等他们，没有任何人欢迎他们等等。这恰好表明，只有当他们想到出门在外时，他们实际上拥有一个家。感谢上帝，我从不需要出门，以便记住或忘记我有一个家。当我一点都没有想到时，我经常都会突然觉得我有一个家。我不需要走进起居室或饭厅里去证实自己的感觉。当我独自静坐在书房里时，我经常都可能产生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可能出现在我房间的门打开了，【83】一会儿之后我看见一张活泼的脸出现在门边，窗帘又拉上了，然后是非常轻柔的敲门声，接着一个脑袋就那样伸进门来，可以相信那个脑袋不属于任何身体，然后她一刹那间就站在了我身旁，接着又消失了。当我独自静坐时，这种对家的感觉会在深夜向我袭来，

---

① 例如，可参见费希特《自然法的基础》(*Grundlage des Naturrechts*)，前揭，卷3，页313-315，327-328。

就像过去我坐在学校的房间里那样。然后，我可能点上灯，踮着脚轻轻走进她的卧室，去看她是否真的睡着了。当然，在我回家时，这种感觉经常也会向我袭来。当我按响门铃时，她知道那正是我通常回家的时候（我们可怜的官僚机构就是这样妨碍人，以至我们都无法使我们的妻子感到吃惊），她分辨得出我通常按门铃的方式——然后我听见孩子在里面的吵闹声，其中也有她的声音，因为她是那群小孩子的头目，她自己也充满孩子气，似乎要与孩子们一起比赛快乐的叫喊——这时我感到了我有一个家。那时如果我显得很严肃（你谈了那么多做一个了解人性的行家，可是谁会那么了解女人的天性!），这个极为孩子气的人会有怎样的变化。她不会变得很绝望，不会感觉很糟，但在她身上有一种力量，它不强硬，却无比柔韧，像一把能刺穿石头的剑，然而却能缠在腰间。或者说，如果她能看出我有点烦躁（老天爷，这事也会发生），她竟会变得那么随和，然而在这种随和中却有着那么多优越感。

在这种场合，无论我还希望对你说些什么，我都宁可联系到我认为适合于你的一种特定表达方式，你本人经常使用这种表达方式：即你在这世上是个陌生人和外来者。① 那些毫不懂得为经验要付出极高代价的年轻人们，他们也毫不懂得经验难以形容的价值，他们会轻而易举地被吸引进同样的漩涡，他们也许会觉得受到你所说的话的影响，就像受到一阵清新的风的影响那样，把他们哄骗到你向他们展现的无尽的大海。你自己也可能变得充满朝气地欣喜若狂，几乎无法控制，因为想到了那种无限正是你的要素，那种要素就像汪洋大海一样把一切不变的东西都隐藏在其【84】深渊之中。你早已成了一个富有经验的的弄潮儿，你就真的不懂如何识别大海上的灾难和危险吗？

当然，在这汪洋大海上，一个人通常都不怎么了解另一个人。

---

① 参见《新约·以弗所书》2：19；《新约·希伯来书》11：13。

人们没有准备好在深海上艰难航行的巨大轮船。没有，他们准备好的是非常小的船，是只能乘坐一个人的单座艇。人们抓住时机，展开风帆，顺着不安思绪的无限速度前行，独自在无边的大海上，独自处在无边的苍穹之下。这种生活很危险，但人们得到了要失去它的念头的暗示，因为真正的快乐就是要像这样消失在那无限之中，就这样持续下去，这样就享受到了那种消逝。航海者们都说，在世界之外的汪洋大海之上，人们看见了一种叫做“飞行的荷兰人”的船。它可以迅速张开它那小帆，以无限的速度在海面上飞速前进。这正是你要在生活的海洋上航行的方式。

一个人独自在皮艇里,[①] 自满自足，与任何人都毫无关系，除非在他自己希望与人联系时。一个人独自在皮艇里，自满自足——但我真的无法理解如何能填补那种空虚，但你既然是我所熟识的人们当中惟一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这一点的人，所以我也知道，你在船上确实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你打发时光。因此，你会说：独自在船里，独自悲愁，独自绝望——一个人竟会懦弱到宁可那样而不愿接受治疗伤痛。请让我指出你生活中的黑暗一面——我并不希望使你受到恐吓，我与玩怪物游戏毫无关系，你过于聪明，以至不让自己受到这种事情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还是要想到在世上当一个陌生人或外来者这种意义中所包含的痛苦、悲哀和低下。

我不会因为使你烦躁地想到了混乱的家庭团结、你所憎恶的谷仓气息而使我可能给你留下的印象变得混乱；可是，想一想家庭生活的美好吧，它像那样建立在深厚而亲密的共同体之中，把这一切结合在一起的力量依然神秘地隐藏着，一种关系与另一种关系精巧地交织在一起，因而【85】只具有一种亲密的一致性；想一想那个家庭隐秘的内心生活吧，它隐藏在这样一种美好的外

① 参见《书信》，第 54、103 封信，《文集》，卷 25；《日记与论文》，页 5403（《论文》卷 2 – A250）。

在形式之中，在任何地方都不会碰到结合部的生硬——现在思索一下你与这样一种家庭的关系吧。像那样的家庭对你尤其具有吸引力，你也许会乐于经常拜访他们，因为你的随和似乎很快就会成为与他们亲密相处的条件。我说“似乎”是由于你显然不可能成为那样的条件，因为你始终都还是一个陌生人和外来者。他们把你看成是一个受欢迎的客人，也许会非常友好地尽一切努力来使你愉快；家庭成员会殷勤地对待你——确实，他们对待你就像人们对待自己喜欢的孩子那样。而你——你会在殷勤之中不知疲倦，会在以各种方式使整个家庭感到愉悦方面富有创造性。那将非常美好，不是吗？大概在某个奇妙的时刻，你也有可能会说，你确实不在意看见那家人穿着晨衣，或者看见女儿穿着浴室里的拖鞋，或者看见妻子没有戴帽子，然而，如果你看得更仔细一些的话，那么在那家人对待你的正确举动之中就有一种对你的巨大羞辱。每一个家庭都必须像这样表现，而你会成为那个被羞辱的人。或者说，你并不相信家庭隐藏了它本身的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才是它的圣殿；你并不相信每个家庭仍然具有家庭的诸神，即使它没有把它们置于前厅？而你的评论并没有掩盖住一种过于讲究的弱点，因为我确实认为你无法忍受看见你的妻子——如果你要结婚的话——衣着随便，除非那种装束是旨在取悦你的漂亮服饰。你无疑认为，你为取悦那家人做过很大努力，为它增添了某种审美的光辉，但设想一下，那家人并不认为这些努力能与它所拥有的内心生活相比。因而，它会像每个家庭那样对待你，无论你有多么骄傲，其中都包含着一种羞辱。

没有任何人与你分担他的悲痛，没有任何人信任你。你无疑认为，实情经常都是你确实获得了丰富的心理上的观察，然而这经常都是一种幻觉，因为人们非常愿意随意与你聊天，【86】淡淡地触及或不经意地提及一点关心，因为有趣的是由此在你身上激起了对痛苦的抚慰，在它本身之中早已具有一种使人想望这种药方的魅力，即使不需要它。如果有人恰恰由于你的孤立地位而与

你打交道（如你所知，人们宁可同一个托钵僧交谈，也不愿同自己的忏悔神父交谈）。那么这仍然没有任何真实的意味，对你和对他都没有任何意味；对他来说，不是因为他感到在对你的信任中暗含着一种任意性；对你来说，不是因为你无法完全忽视你的能力所依赖的那种模棱两可。你无疑是个出色的精明圆滑的人，你懂得如何渗透悲哀和忧虑最隐秘的围栏，然而你在这么做时并没有忘记退路。现在，我想你成功地医治好了你的病人，但你却没有从中获得真正的、深深的快乐，因为整个事情具有一种专横的气氛，而你毫无责任感。

只有责任感才会带来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即使无法与你一样完全做到，情况也是如此。当什么都不做时，它也经常带来幸福。[①] 然而，当人们有了一个家之时，他们因此就有了责任，这种责任本身会带来安全感和快乐。正因为你不想具有责任，所以你一定要找到它，完全是为了人们不领你的情——这是你经常抱怨的事情。不过，你与治疗人们的疾病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如我以前告诉你的那样，一般来说你的主要工作是想破坏各种幻想，偶尔想诱使人们进入幻想。当人们看见你与一两个年轻人在一起时，你以几个动作就已经帮助他们极大地脱离了所有那些幼稚的、在很多方面都有益的幻想，他们那时变得比真实更加轻松，他们的翅膀突然张开，而你自己则像一只老练的鸟，告诉他们如何拍打翅膀，如何飞越一切存在；或者说当你对年轻女孩儿们进行同样的训练，比较两者在飞行方面的差异时，人们听见了在男性飞行时翅膀拍打的声音，而女性的飞行则像梦幻般地划船一样——当人们看见这些时，他们可能会因为你的技巧【87】而对你很愤怒，但由于你那变化无常的不负责任，他们不应对你生气。你肯定可以借那首古老的歌来说出你的心声：

---

① 有关更多内容，参见《增补》，页 374 – 375（《论文》卷 3 – B41：18）。

Mein Herz ist wie ein Taubenhaus:
Die Eine fliegt herein, die Andre fliegt heraus
[我的心灵像一只鸽笼:
飞进来一只,飞出去另一只]①

就你而言,人们没有看见它们飞进去的跟飞出去的一样多。但是,一只鸽笼,无论它多么美好地象征着一个宁静的家,实际上都不能照这样来使用它。

让生活就这样过去,在其中找不到任何可靠的东西,那不是很痛苦、很悲哀吗;我的年轻朋友,对你来说生活决不会得到满足,这不是很悲哀吗。当人渐渐变老时,在对它的感受中有着某种令人悲哀的东西,如果人不可能变老,那么他会感到悲哀要更加深刻得多。在这个时刻,我感到自己把你叫做“我的年轻朋友”是多么恰当。7岁的差距肯定不是永恒,我不会夸耀说我的理解力成熟得超过了你,但我肯定拥有成熟的生活。是的,我感到自己确实已经变老了,而你却依然不断依恋青春最初的令人惊异。如果我有时感到了厌世,哪怕这种时候很少,但那种感觉也伴随着一种宁静的升华——我想到了那些美妙的词句:祝福就是他们在劳作之后的休息。② 我没有欺骗自己认为我在生活中已经有了一项巨大的任务,我没有拒绝指派给我的东西。即使它毫无意义,我的任务也是要在其中获得快乐,哪怕它毫无意义。你肯定不会在劳作之后休息,因为你的休息就是一种诅咒——你只可能生活在不安之中。休息是你的对立面,休息使你变得更加不安。你像一个快要饿死的人,饮食只会使你更加饥饿,你像一个口渴的人,喝水只会使你更加口渴。

---

① 巴格森, “Scheerenschleifer-Epopee”, Poetische Werke in deutscher Sprache, 前揭, 卷 2, 页 228。

② 参见《新约·启示录》14:13。

然而，我要返回到先前的讨论，返回到人们结婚的有限目的。我只提到了三个目的，因为它们看起来始终都有某种关联，【88】因为它们确实都反映了婚姻中的某种特定要素，虽然它们在自身的片面性中变得荒谬可笑，就像它们是非审美和非宗教的一样。我没有提到各种完全次要的目的，因为它们甚至并不荒谬可笑。例如，为金钱而结婚，出于嫉妒而结婚，为了前途而结婚，因为有一种前景是她很快就要死——或者她会活得很久，但成了有着很多果实的很受恩惠的一个支系。这样，人们通过她就可以把去世的叔父姨妈的所有财产全部装进自己的腰包。我不想提及所有这些事情。

作为这种探讨的结果，我可以在这里强调说，为了审美和宗教的婚姻，一定没有任何无限的“为什么”，但这正是初恋中的美学，因此，婚姻在这里再次与初恋处在了 au niveau [一个层面上]。而这就是婚姻中的美学——它本身隐藏在众多的“为什么”之中，以至生活会以其全部祝福透露出来。

但是，由于我开始主要想表明婚姻的审美效力，由于婚姻因此有别于初恋之处就在伦理学和宗教方面，但由于伦理学和宗教要寻求自身特定的表达方式，它们接着就在婚礼中找到了这种最好的表达方式。我将详细讨论这个主题——以免我显得对这问题的论述太草率，以免我使自己显得毫无过错地似乎要隐瞒初恋与婚姻之间的分裂，那是你和其他很多人出于不同的理由而要坚持的。你说如果一群人都不反对这种分裂，原因在于他们缺乏精力和教养去反思这一种或另一种，你可能是正确的。与此同时，让我们更加仔细地考察一下婚礼和对它的阐述。也许，你会发现我也对自己要说的话有充分准备，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一点，不会惹恼我妻子，因为她极为赞成我不接近像你和你的同类那样的强盗。此外，我认为，正像一个基督徒始终都应该能解释自己的信仰一

样,[①] 因而一个已婚的人也应该能解释【89】自己的婚姻，不仅要向一切屈尊下问的人解释，也要向认为值得这么做的一切人解释，或者说，in casu［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们认为毫无价值，也会发现这么做是有利的。既然你属于后一种人，已经破坏了其他很多前景，现在想要蹂躏婚姻这个领域，我感到有责任向你挑战。

你很熟悉有关婚礼的书籍，我想，你实际上进行过研究。总的来说，你始终都准备好了进行战斗，在你了解到它是否是最经得起考验的防御者之前，你一般都不会发起进攻。如你自己所悲叹的那样，这正是有时你的进攻非常好的原因所在，那些应当进行防御的人竟不知道你就是攻击者。现在我们就会看到。

然而，在讨论特定问题之前，让我们看看在婚礼本身只被当作礼仪时是否有什么妨碍。毕竟，婚礼并不是恋人们自己在某个繁盛的时刻想出来的东西，也不是他们想到别的东西时可以抛弃的某种东西。因此，它是我们遭遇到的一种力量。可是，爱情需要承认除它本身之外的什么力量吗？你也许愿意承认，一旦怀疑和关怀教会了人们祈祷，那么他们就会容忍屈从于这样一种力量，但初恋并不需要这样。请记住，我们已经假定所考虑的个体是在宗教方面成长起来的。因此，我不是在讨论宗教怎么可能在一个人身上取得成功，而是在讨论宗教怎么可能与初恋共存，正如不幸的爱情可以使人信教一样，正如信教的个体肯定能够去爱一样。就人的本性来说，宗教并不是那么异己的，以至必须首先打破，以便唤醒它。然而，如果相关的个体是信教的，那么他们在婚礼上遇到的那种力量就不是异己的，正如他们的爱情把他们凝结为一个更高的整体一样，因而宗教也把他们提升为一个仍然更高的整体。

那么，婚礼到底有什么作用？首先，它使人对人类的创始有

---

① 参见《新约·彼得前书》3：15。

全面的了解，因此把新的婚姻融入到人类的巨大实体里去。它【90】因此提供了普遍性，提供了纯粹的人，在意识中将它唤起。这使你感到不快，你也许会说：要使人想到那是令人厌恶的、在一个人那么亲密地与另一个人结合在一起的时刻，其他一切都消失了，es ist eine alte Geschichte［那是一个古老的故事］，[1] 已经发生过的某种事情正在发生，将要发生。你希望使人愉快的正是你爱情中的独特之处，你想让你身上全部爱的激情燃烧起来，你不想受到每个汤姆（Tom）、迪克（Dick）和哈里（Harry）都在做同样的事情这个念头的打扰。"使人想到统计学的意义是极为没有诗意的：在 1750 年，在十点钟，多伊（Doe）先生和拘谨的多伊小姐结婚，在同一天的十一点钟，多伊先生和多伊小姐。"现在这听起来相当可怕，但隐藏在你论点中的是一种已经妨碍了初恋的反思。

如前面提到的，爱情是普遍与特殊的一种结合，但要享受特殊，在你所做的那种意义上，证明了一种把特殊置于普遍之外的反思。普遍与特殊越是相互渗透，爱情就越美。伟大不在于成为直接意义上或更高意义上的特殊，而在于拥有特殊之中的普遍。因此，使人想到普遍不可能成为妨碍初恋的导引。婚礼也不只是那样，即为了涉及普遍，它把恋人们引回到最初的父母。所以，它没有停止于 in abstracto［抽象的］普遍之上，而是像显现在人类最初的一对人中那样来表明它。这就是每一桩婚姻之本质的线索。像人类的每一种生活一样，每一桩婚姻都既是这种特殊也是整体，既是个体也是象征。所以，它为恋人们描绘了两个人最美的图画，他们没有受到对他人的反思的打扰。它对那两个个体说：你们就像他们一样也是一对人，同样的事情正在你们身上重现，你们也

---

① 海涅，"*Ein Jüngling liebt ein Mädchen*"，Lyrisches Intermezzo，39，Buch der Lieder，Sämmtliche Werke，Ⅰ－ⅩⅡ，Leipzig：1839，卷 1，页 39。参见《日记与论文》卷 2，页 1626（《论文》卷 1－A208）。

正独自伫立在无限的世界上，独自在上帝面前。因此，你看到【91】婚礼确实提供了你所要求的东西，但它在同时提供普遍和特殊时也提供了更多的东西。

“但是，婚礼宣称原罪已经进入了尘世，在人们感到最纯洁的那个时刻如此突出地使人想到原罪，这肯定是不协调的。它由此告诉我们，原罪随着婚姻一道进入了尘世，这对那些已婚的人来说很难成为一种鼓励。当然，教会可以不再管任何最终使人痛苦的后果，因为它并没有使他们沉迷于任何虚幻的希望之中。”教会没有沉迷于一种虚幻的希望之中，这肯定应当凭它本身被认为是某种好事。此外，教会宣称原罪与婚姻一道进入了尘世，然而却允许了；教会宣称原罪与婚姻一同到来，但这是否说明了这是因为婚姻可能仍然是有疑问的。无论如何，它宣布原罪只是男人们的普遍命运，尤其不能把它用于单一的个体，它最不会说：你现在有可能犯原罪。诚然，要解释原罪在哪种意义上与婚姻一道出现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在这方面，原罪与感官之美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同一的。但是，那肯定不可能是真情，因为教会允许结婚。① 是的，你会说——但那要到去掉了尘世之爱的所有的美以后。我对此会回答说：决不是——至少在婚礼中没有一个字与此有关。

教会接着宣称要惩罚原罪，女人要经受生孩子的痛苦，要顺从她的丈夫。但是，这些后果中首要的是这样一种性质，即使教会没有宣称它，它本身也会宣称。是的，你回答说，但有关它的麻烦事情在于它被称为是原罪的结果。你发现，孩子在痛苦中诞生在审美上应当是美好的。它表明了对人类的关注，与动物相比，它成了人类来到尘世确实具有的意义的象征性标志，即他们在层次上越低，就越容易把他们的年轻一代带入尘世。在这方面，我必须再次强调，它被宣称为人类的普遍命运，【92】在原罪中出生的孩子是其最高价值最深刻的表现，那正是人类生活的升华，与

---

① 例如，可参见《讽刺》，《文集》卷2。

此有关的一切都属于原罪的范畴。①

于是，它说：女人要顺从自己的丈夫。这时你也许会说：不错，这很好，始终都对我有吸引力的是看见属于丈夫的女人爱自己的主人。但是，这被认为是原罪的后果却使你震惊，而你感到了感召要站出来成为向女人献殷勤的斗士。我无法确定你是否会由此为她服务，但我确实相信你还没有把握住女人最为内在的实质，它的一部分在于，她比男人更完美，同时又不如男人完美。如果我们希望刻画出最纯粹和最完美的特征的话，那么我们就说"一个女人"；如果我们希望刻画出最软弱和最脆弱的特征，那么我们就说"一个女人"；如果我们要表达一种高于感官之美的精神性的概念，那么我们就说"一个女人"；如果我们要表达一种感官之美的概念，我们就说"一个女人"；如果我们希望刻画出在其所有崇高的伟大之中纯洁的特征，那么我们就说"一个女人"；如果我们希望刻画出内疚的压抑情感的特征，那么我们就说"一个女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女人比男人更加完美，《圣经》对此的表达是说：她拥有更多的罪孽。② 如果你再回想起教会仅仅宣称了女人的普遍命运，那么我却看不出有什么使人不安的东西最终是为了初恋的，虽然人们公认那种反思并不懂得如何使她维护这种可能性。此外，教会肯定没有使女人仅仅成为奴仆；它说："上帝说，我要为亚当造一个伴侣"，③ 这种表达法所具有的审美上的温情，同它所具有的真理一样。这就是教会这么教导的原因："因此，男人要离开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要依恋自己的妻子。"④ 我们却希望把它理解为：女人要离开她的父亲和母亲，

① 有关本段的其余部分，可参见《增补》，页 375（《论文》卷 3 - B41：19）。

② 参见《新约·提摩太前书》2：14。

③ 参见《旧约·创世记》2：18。

④ 参见《旧约·创世记》2：24。

要依恋她的丈夫”——因为女人毕竟比男人软弱。在《圣经》的说法里，明显承认了【93】女人的意义，而没有哪个骑士能够对女人更有骑士气概。①

最终，有关对男人命运的诅咒，事实是他必须在自己的辛勤劳作中遭受苦难，这一点肯定要追随着他，一句话，那是由于初恋的蜜月期。② 这种诅咒，像神的所有诅咒一样，如我们经常被提示的那样，隐藏着一种在这个问题上什么都没有证明的福音，因为对它的体验始终都是为未来保留着的。不过，我的确想提醒你，初恋并不是懦弱，它并不惧怕危险，它也不会由于哪个原因而在这种诅咒中看到能恐吓住它的困难。

那么，婚礼有什么用呢？“它使恋人们停止下来。”完全不是——但它使已经运动起来的事物在外部世界中显现出来。它证实了普遍人性，在这种意义上也证实了原罪，但希望原罪决不要进入尘世的焦虑和痛苦，都以初恋所不懂得的反思为基础。③ 希望原罪决不要进入尘世，就是要把人类引回到更加不完美。原罪已经在起作用，但当个体在原罪面前使自己变得谦卑时，他们就比以前站得更高。

于是，教会就转向了单一的个体，向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这又可能引起反思：“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爱情本身就有它自己的保证。”然而，教会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毕竟不是为了动摇而是为了巩固——让早已得到肯定的东西自我表达。因而，在这方面，在其问题中出现的困难在于，教会似乎完全不重视情欲。它问道：

---

① 有关本段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 375（《论文》卷 3 - B41：20）。

② 丹麦语的 Hvedebrøds - Dage（字面意思是“吃混合面面包的日子”）指在婚礼的蜜月期，新婚夫妇要吃更为昂贵的混合面面包，而不吃一般的黑面包。

③ 有关本段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 375（《论文》卷 3 - B41：21）。

你们问过上帝和自己的良心吗，问过朋友和熟人吗？我在这里没有强调教会在怀着深厚的诚挚追问这种问题时的巨大优势。教会——用你自己的话说——不是媒人。那么，这会烦扰那些相关的人吗？在他们的感激之中，他们确实已经把自己的爱献给了上帝，并以这种方式与他商讨，虽然是间接的，因为在我感谢上帝时肯定就在同他进行商讨。因此，在教会并没有追问【94】他们彼此是否相爱时，那决不是因为它想废除世俗的爱情，而是因为它预先假定了世俗的爱情。

接着，教会主持了婚誓。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了爱情如何赞美地让自身被带进了一种更高的同心性。意图是要使个体变得自由，但是，如已经解释过的，个体越自由，婚姻在审美上就越美好。

因此，我相信，已经变得很明显的是，就人们追寻初恋在当下、在其直接的无限性中的审美而言，一定要认为婚姻是对初恋的升华，甚至比初恋更加美好。我相信，这一点在我从前所写的文字中已经得到了澄清，我也相信，我们在我刚写下的文字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所有那些文字谈到了教会的轻视是没有根据的，只有由那些受过教会冒犯的人们去坚持。

然而，如果情形如所描述的那样，那么其他问题接着就要由它本身来解答。即那个问题就是：这种爱情能够实现吗？你在承认了直到此刻的一切之后也许会说：是的，要使初恋现实化，正如要使婚姻现实化一样困难。对此我必须回答说：不对，因为在婚姻中有一种行动的法则。初恋 ansich［本身］仍然是不现实的，它决不要求内在的实质，因为它只借一种外在媒介运动。在伦理的和宗教的意向之中，婚姻的爱情具有一种内在历史的可能性，它不同于初恋，正如历史不同于非历史一样。这种爱情是强大的，比整个世界都更强大，但它在产生怀疑之时，就被消灭了。它像一个梦游者，能够十分安全地走过最危险的地带，但当有人叫他的名字时，就会跌倒。婚姻的爱情是有防

护的，因为其意图不仅有意指向周围的世界，而且其意志也指向它自身，指向内心世界。

现在我把一切都倒转过来，并且说：审美并不在直接性之中，而在逐渐获得之中。但婚姻恰恰就在于包含了中介的直接性，在于包含了有限的无限，在于包含了短暂的永恒。因此，婚姻被证明了是一种双重意义上的理想，【95】即在古典的意义上和浪漫的意义上。① 当我说审美存在于获得之中，并不完全意味着它只存在于奋斗本身之中。这确实是否定性的，但单纯的否定性决不是审美的。然而，当它是一种在其本身之中具有内容的奋斗时，是一种在其本身之中具有胜利的奋斗时，那么我在这种两重性之中就具有了审美。

我认为，应当在心里记住与此有关的绝望的热情，我们时代听见过的这种获得的、相对于直接性受人欢迎的热情，似乎

---

① 例如，可参见黑格尔《美学讲演录》，前揭，卷2，页297-301：

由于浪漫艺术代表了对绝对主体性的意识，把这一点理解为是对全部真理的领悟，是心灵与其实质的结合——在精神生活的满足中接受了其实质性的内容，换言之，它是上帝与世界的重新和解，因此也是与他自己的重新和解，紧接着这个阶段，理念第一次成了完全自在的。因为它是祝福、自在、满足、宁静和自由，我们宣称它是最根本的确定的理念。当然，我们不可能因此根据这种理由推断理念完全来自浪漫艺术的观念和现实，但相对于古典的理念，它所接受的形式完全改变了。我们早已用一般词语表明了这种关系，现在我们必须面对其他一切充分确立它的具体意义，以便阐明表现的浪漫方式的根本类型。在古典的理念中，神圣在它的一个方面被限制于纯粹的个体性；在另一方面，特定诸神的心灵和精神通过身体的媒介也找到了其独特的释放渠道；作为第三个特征，因为每个个体在实质上和外在形式方面不可分割的统一提供了同一的原则，割裂的否定性则暗含在人类生活中，这就是身体与心灵的痛苦，而牺牲和顺从无法显现为在实质上与这些像神一样的人有关。

正是这一点，它才依靠彻底破坏一切，从而建立新的东西。确实使我不安的是听见年轻人像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分子那样带着欢呼声大喊：de omnibus dubitandum 。[①] 也许我有偏见。不过，我确实认为，我们必须区分个人的怀疑和科学的怀疑。[②] 个人的怀疑总是一个特殊问题，我们听到过太多这样一种破坏的热情，它充其量是一大群人去冒险却没有力量[③]怀疑的结果，他们屈服了或变得犹豫不决，这同样也是某种破坏。然而，如果在怀疑中搏斗的个体形成了能战胜怀疑的力量，那么这样一种见解就是令人振奋的，因为它表明了个人的品质，但这确实不是美，因为这要求它本身之中具有直接性。这样一种发展通过怀疑在最高层次上创造了各种目标，那些目标要求一种极端的表达形式：使人变成完全不同的人。然而，美却存在于这之中，即在怀疑中并借助怀疑获得直接性。我必须强调这一点，与抽象地肯定怀疑相反，人们已经因此沉迷于偶像崇拜之中，他们不顾一切地投入偶像崇拜之中，带着盲目的真诚希望从中产生出辉煌的结果。

因而，希望获得的东西越是精神性的，怀疑就越可能得到称赞。但爱情始终都属于这样一个王国，要求某种东西就像给予某种东西一样不是太大的问题，给予某种东西就是要求。我完全无法想象那是怎样一种怀疑。【96】对已婚男人来说，正确的模式就是要具有一些悲哀的经历，学会怀疑吗？如果他凭借这种怀疑、带着极大的道德上的真诚结婚，是一个忠实和坚贞的丈夫，由此而来的婚姻真的就很美好吗？我们会称赞他，但不会评论他的婚姻，除了把它当作一个人能做什么的例子之外。或者说，为了成

① 例如，可参见 Johannes Climacus，or De omnibus dubitandum est，《文集》卷 7，页 130 - 132（《论文》卷 4 - B114 - 116）。

② 有关本节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 376（《论文》卷 3 - B41：22）。

③ 有关本句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 376（《论文》卷 3 - B41：23）。

为一个彻底的怀疑者，他也应当怀疑她的爱情，怀疑维持这种关系之美的可能性，仍然要对它所愿意的东西保持淡泊吗？我很了解这一点；你们这些虚假的教师非常愿意赞扬这样的事情，恰恰是为了你们虚假的教诲能更轻易地赢得偏爱。当它对你们的目的有用时你们就称赞它说：看吧，这就是真正的婚姻。可是，你非常清楚，这种称赞掩盖了一种批评，因此尤其不适合于女人，你以这种方式尽一切可能去引诱她们。因此，你借那古老的法则来划分和隔离：divide et impera［分而治之］。[①] 你颂扬初恋。当你随心所欲时，它就成了一种超越时间的要素，成了可以就它说出任何谎言的某种神秘东西。婚姻不可能像这样隐藏它本身，它需要日积月累才会开花结果——很容易有机会去诋毁或证明这些不忠实的观察，以至于需要一种不顾一切的顺从去忍受它。

这就是在我们之间建立起来的多数看法：被认为是一个要素的婚姻之爱［Kjærlighed］，不仅像初恋一样是美好的，而且是更加美好，因为在它的直接性中，它在几个矛盾之中包含了一个统一体。因而，事实并不在于婚姻是极为受人尊重的却是令人厌倦的道德角色，情欲之爱［Elskov］才是具有诗意的；不是，婚姻才是真正具有诗意的。如果世界经常经历一种初恋无法承受的痛苦，那么我会为世界而悲痛，但我也会想到，与其说缺点是在后来所发生的事情之中的话，不如说是在它还没有开始之时。因而，初恋所缺乏的就是次要的审美理想，即历史的理想。[②] 它本身没有行动的法则。如果我把个人生活中的忠实看成是同样直接的，那么初恋所符合的忠实就在于承诺的力量相信自身能够移动【97】

① 法国国王路易十一（Louis XI，1423－1483）的政治格言，源于马其顿国王菲利浦（Philip，公元前382－336）。

② 这节文本有 det Romantiske，草稿有 det Historiske，det Romantiske（按照第一版编辑的看法，意思是 det Historiske）。第二、三版有 det Historiske。在上下文中，“历史的”在这里似乎很恰当。

众山,[①] 然后就会到处流传并完成奇迹。它也许会取得成功，但这种忠实毫无历史，因为列举它的所有奇迹并不是它的历史，而在个人生活中盗用忠实才是忠实的历史。婚姻中的爱情确实具有这种动机，因为动机在意图中被引向了内在。在宗教中，可以说，它让上帝去关心整个世界；它在意图中会与上帝一同为自己而战，将在忍耐中获得自身。[②] 在原罪的意识里，人类脆弱的概念是一个组成部分，但它在意图中被看成是一种超越。关于婚姻之爱，我不可能十分强调这一点。我确实对初恋做了很高的评价，我认为我甚至比你都更加出色地赞美它，但它的缺点在于其抽象的特征。

因此，婚姻之爱中具有更多的内涵，因为你可以从它能够放弃自身这一事实中看出来。设想一下初恋不可能被现实化；那么，如果它真的是一种婚姻之爱的话，个体就能够放弃它，并且依然拥有它的甜蜜，哪怕是在另一种意义之上。初恋决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决不能据此接着说，正是怀疑为婚姻之爱提供了它的顺从，似乎它是对初恋的贬低。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它就确实不是顺从，然而，也许没有人比顺从于它却拥有对它的力量的人更了解它有多么甜蜜；但接着，在与坚持那种爱情相关时，那种力量是巨大的，正如在生活中使它变成现实那样。需要同样的力量来放弃它，正如需要同样的力量坚持它一样，而真正的坚持，就是那种能够放弃又能在坚持中表现自身的力量，真正的自由只存在于这种坚持之中，才会真正安全地翱翔。

婚姻之爱通过成为一种同化的过程而将自身显现为历史性的，它不断地尝试进行体验，把被体验过的东西提供给自身。所以，那并不是无趣的以所发生之事来作证，而在实质上是具有参与性

---

①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17：20，21：22；《新约・马可福音》11：23；《新约・哥林多前书》13：2。

② 参见《在忍耐中拯救灵魂》，《布道词十八篇》，《文集》卷5。

的——简言之，它体验了自身的发展过程。诚然，浪漫的爱情也涉及它本身所体验过的东西——例如，当骑士把旗帜等等送给自己的心上人，【98】在战斗中取胜；但即使浪漫的爱情始终都能想象与这些征服有关的一切，它都仍然不可能想到爱情应当有一种历史。平庸的观点走向了相反的极端。它完全可以想象到爱情获得了一种历史，① 但作为一种规则，那是一段短暂的历史，这种历史是那么普通和沉闷，以至于爱情会很快获得在上面行走的双脚。试验性的爱情肯定也会获得一种历史，但正如它不具有任何真实的先验性一样，它也不具有任何连续性，被限制于试验性个体的任意性之上，那些个体在其中既是他自身的世界，同时也是他自己的命运。因此，试验性的爱情很有可能探究爱情的状况，因而具有双重的快乐——一方面，在结果与算计吻合时；另一方面，在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似乎由此产生出来时。发生这种情况时，它也很满足，因为它的任务是为了它无穷尽的构成。

不过，婚姻之爱本身之中不仅具有先验性，而且在其本身之中也具有坚定性，这种坚定性中的活力与运动法则是相同的——它就是意向。在这种意向中，假定了别的某种东西，但这种别的某种东西也被假定为被超越了的某种东西；在这种意向中，这种别的某种东西也被假定为某种内在的东西，因为即使在内在之中，也能在其反思中见到这种外在。历史性存在于这种别的某种东西的出现并获得其有效性之中，但正是在其有效性之中，它被认为是某种不应具有有效性的东西。因此，经过考验和纯洁化了的爱情，就从这种运动中产生了，并吸收了它所经历过的东西。这种别的某种东西如何出现，并不在个体的能力范围内，个体与试验的方式无关。但在其先验性之中，爱情不必了解这一点依然也能战胜所有这一切。

---

① 参见本书第794页注②（页【138】注⑯）。

诚然，在《新约》里的某个地方写道：如果带着感激去领受，那么一切礼物都是好的。[①] 大多数人在领受好的礼物时都愿意感激，但他们接着却要求让他们决定什么礼物是好的。这证明了他们的肤浅；但他人的感激的确是喜悦的和重要的，因为它【99】具有一种内在的、永恒的可靠性，甚至不为不好的礼物所动摇——不是因为人们懂得如何唾弃它，而是由于大胆、极大的个人勇气，才敢于感谢它。因而，它也有利于爱情。在这个问题上，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回应所有那些哀诉，而你始终都开玩笑地准备对焦虑的丈夫们进行开导，我希望这一次你要克制自己，因为你要应付的已婚男人不可能简单地让你使他变得更加糊涂而从中取乐。

但是，虽然我因此从爱情花朵的隐蔽性追溯到它的显性生命，但我一路上却碰到了一个难题，你肯定会认为那难题毫无意义。我想，Posito,[②] 我会使你相信在婚姻之爱中结合了初恋的宗教和道德，决不会贬低它，你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对此深信不疑，而且决不会拒绝宗教的出发点。因而，你与你所爱的她一起，在上帝面前都会使自己和你们的爱情变得谦卑。你真的被控制了并被感动了，但现在要当心——我只说一个字,“信众”，正如民歌里所说，一切又立刻消失了。[③] 我认为，你不能忽略灵性这个范畴。“信众们，有福的教民们，无论他们有多少，他们都仍然是道德上的人——不错，正如他们具有道德人物所有令人讨厌的品质一样，

---

① 参见《新约·提摩太前书》4：4。

② 可能是仿效保罗（Jean Paul）使用的拉丁语的逻辑惯用语 Posito 和在翻译上的重复。例如，可参见“Vierte Ruhestunde,” Das heimliche Klaglied der ietzigen Männer, Jean Paul’s sämmtliche werke, Ⅰ-LⅩ, Berlin: 1826-1828)，卷 39，页 35。也可参见《序言》,《文集》卷 11。

③ 参见奥伦施莱格尔“Skattegraveren”，前揭，页 29；《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547（《论文》卷 2-A780）。

即使他们也具有一个脖子上只有一个头颅的好品质[①]……我也非常了解我要做什么。"

你无疑知道那个疯子，他固执地认为自己的房子里满是苍蝇，[②] 这样他就处在了被它们覆盖的危险之中。他在绝望的焦虑之中并带着绝望的愤怒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你似乎也以同样的方式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反对相似的一大群想象的苍蝇，反对你所称的"信众"。不过，事情并没有那么危险；然而，我将首先讨论与信众交往最重要的问题。在讨论之前，我会回想起，初恋完全不敢指望并不了解这些难题的自身的优势，这是由于它使【100】自身一直保持着固定的抽象状态，完全不同现实接触。你非常了解如何根据周围的世界来区分各种抽象关系，区分消除了那些关系的抽象。你甚至也能容忍为牧师、教区牧师和政府官员付报酬，因为金钱是使每一种关系保持距离的极好手段。这也是你按自己的打算从来不让我介入做任何事情、从来不接受任何东西哪怕最微不足道的东西的原因，不必付出或接受金钱。言外之意是，如果你要结婚，你就能够为每个前来分享这一举动之欢乐的人付 douceur [小费]。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不会使你吃惊的是信众人数会增加很多，或者说，确实会使你想到那个惧怕苍蝇的人。因而，你所惧怕的，就是那些为了探询、祝贺、问候的个人关系，是的，即使是送礼，都要求你进入一种关系，它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力图显示一切可能的共享，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你为了

---

① 参见苏埃托尼乌斯"Gaius C. Catigula"，前揭，卷1，页453："他对一群鼓掌欢迎一个他所反对的派别的人们很愤怒，叫道：'我希望罗马人只有一只脖子……'。"也可参见《增补》，页382（《论文》卷2-A409）。

② 大概是指图密善（Domitian）皇帝。参见苏埃托尼乌斯《图密善》（Domitian），前揭，卷2，页345："在他的统治开始时，他每天都要独自度过几小时，什么都不做，只抓苍蝇，用一支锋利的尖笔刺它们。结果，当有人曾问是否有人在那里与恺撒在一起时，维比乌斯·克里斯普斯聪明地回答说：'连一只苍蝇都没有。'"参见《重复》，《文集》卷6，页179。

你和你所爱的人宁可没有这种关系。"人们可以靠金钱避免很多荒谬可笑的情景。人们可以用金钱堵住教会吹鼓手的嘴，否则他们就会在国会上为自己进行鼓吹。人们可以用金钱避免在全体信众面前被宣布为已经结婚，是诚实的已婚者，in casu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人们希望把自己局限于只是一个人。"

这种概述并不是我的发明，这是你的发明。你还记得有一次在教堂举行的婚礼上你是怎样发怒的吗？你就像在所有牧师都到场、把双手放在圣职候选人身上的圣职授任仪式上那样，同样希望所有在场的、怀着亲切之情前来的兄弟们都以祝福的亲吻去吻新娘和新郎。确实，你声称，如果没有想到那个感人的时刻，即慈爱的神父或老朋友举杯深情地说出"新娘和新郎"这美好的词语，那么你就不可能说出"新娘和新郎"这些词语。正如你发现【101】教堂的整个华丽庆典都旨在抑制情欲，因而随后的俗务就像教堂的仪式太恰当那样成了不恰当的，"因为把一对准夫妻放在同一张餐桌旁吃饭是不恰当的、荒谬的、乏味的，因此激发起对于教会的教令是否能使他们成为已婚的一对进行有偏见的、虚假的和丑陋的反思。"所以，你似乎更偏爱宁静的婚礼。我并不反对这样做，只是要告诉你，你在那时会被充分地说成是一个合适的已婚男人。也许，在没有他人听到那些词语时，你最好能宽容它们。此外，我也要提醒你，在结婚仪式上并不说"在全体信众面前"，而要说①"在上帝和这些信众面前"，这个词语并不因其限制而使人沮丧，也不缺乏大胆。

至于你就此要说的其他话，即使用你习惯的轻率方式说出来，我最好能原谅你，因为你要抨击的仍然只是社会的一些方面。就它们而言，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看法，哪怕我不赞同你的 Sprødigkeit [假装害羞]，但我仍然会尽可能宽容。大概，我们在

① 有关本句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 376（《论文》卷 3 - B41: 24）。

那些问题上始终都不会达成一致意见。我认为重要的是体验它们，只要可能就说出一些有关它们的美好东西，如果做不到，就顺从于它们和容忍它们。我完全看不出在布道坛上宣告结婚对一个人的爱情有什么危害，我也认为这样的宣告不会对听众有什么危害，不像你曾经言过其实地证明的那样，那时你坚持认为应当废弃宣读结婚预告，因为有那么多人，尤其是女人，去教堂仅仅是为了听一下，因而会破坏布道的效果。在你的理解的基础中有某种不真实的东西，似乎所有这些琐事会扰乱一种健康而强烈的爱情。有关这一点，我的意图决不是要出来为每一种流行的妨害进行辩护。当我支持那些信众时，我并没有确认他们是一群“尊贵的公众”，用歌德话来说，“十分无耻的是认为【102】人们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为交谈提供材料。”①

有另一种意见，对我来说也说明了你对一切社交行为和混乱的过分焦虑，即你担心自己错过了情欲的契机。你懂得如何使自己的心灵保持漠然不动，就像一只鸟在俯冲捕食之前暂时不动那样。你懂得那种契机不是人力所能把握的，而最美好的东西却存在于那契机之中。这就是你所理解的何以要时刻观察、不希望在你等待契机的不安之时介入任何事情的原因。但是，当人们事前很早就知道了这样的事情要在某个特殊时刻出现，当人们从各种准备中不断地得到对它的暗示之时，那么就存在着“错过那一刻”的危险。这表明，你还没有领悟到婚姻之爱的本质，你对初恋还怀着一种异教徒的和迷信的信念。

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信众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否那么危险，请注意，是在不允许设想这样一种可怕的情形之时，与你病态的头脑中时刻设想的不一样。你的生活肯定不只是使你与几个个体进行交流。不是，不只是与他们有密切联系，在想起他们时并没有使你不安，没有扰乱你心里的理想，当你要鼓励自己向善时，

① 引文没有注明出处。

你会大声对自己说出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存在扩展了你的心灵，他们的人格向你透露了高贵和崇高。有这样的朋友会打扰你吗？那始终就像一个人要宣称与宗教的关系：“我希望以自己的全部心灵维护与上帝和基督的伙伴关系，但我无法忍受让他使我在所有神圣的天使面前忏悔。”①

在另一方面，你的生活，你生活的外在环境，肯定都会使你与其他那些人接触，对他们来说，在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中很少具有欢乐、美好和有意义的休憩。每个家庭在自己的熟人中间甚至在家庭内部不是都认识一些像那样的人吗，【103】那些几乎被抛弃在孤独中的人们拥有一个在家里休养的地方，不是也很美好吗。对他们来说，婚姻成了一个有意义的事件，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富有诗意的一个小岛，是他们可以期盼很久而又记得很久的某种东西。在我拜访过的一个家庭里，我经常看见一个老处女，她是那家女主人的同龄人。她还非常生动地记得婚礼那天的情形，哎呀，也许比妻子本人记得还要生动——如何打扮新娘，以及每一件细小的事情。你不会剥夺你能够为所有这些人提供的获得幸福的机会吧？

让我们友爱地对待弱者吧。很多婚姻进入一种隐秘状态是为了适当地欣赏其欢乐，而时间也许会带来某种不同的、很少有什么欢乐的东西，以至于人们有可能说：是的，它也许还是具有给予一些人以欢乐的意义——因而它还是具有某种东西。你知道，我同你一样讨厌对待家人的一切不礼貌行为，但一方面我知道如何把它们排除在自己的生活之外，另一方面我知道如何超越它们。你和你的痛苦，你的争论，你的怒火——你不应当懂得如何越过这个领域吗？你确实懂得，但它还是会打扰你。我不会为你强加各种限制，抛开打扰你的那些东西，但不要完全忘了我的原则，如果对你来说有可能的话，不要忘了把更美好的东西变为现实。

---

①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10：32；《新约·马可福音》8：38。

要记住，如果可能的话，你要拯救这些人，而不是为你自己辩护。我可以把这当作一个慎重的规则来责成你，因为你完全知道一个人越是把自己孤立起来，他就越会向那些无所事事、喜欢搬弄是非的人们炫耀，你经常与他们玩这种使他们好奇的游戏，接着就让整个事情化为乌有！我可以把这当作一个慎重的规则，却不会强加于你，因为我非常看重我所说的要贬低它的真理。

每一种存在［Tilblivelse］越是健全，就始终具有一种有争论的要素，越是如此，就越健全，每一种婚姻关系也同样如此。你非常了解我蔑视在家庭中的粗疏，【104】蔑视那种乏味的 communio bonorum［财产的共同拥有权］，它可以使一桩婚姻显得是人们与整个家庭结婚。① 如果婚姻之爱是一种真正的初恋，那么也有它的某种隐蔽物。它并不想炫耀自己，不在所有的节日之际让自己的生活出头露面，它不从祝贺和赞美中吸取养料，也不从可以在家里安排的对神的崇拜中吸取养料。你对此非常了解，就让你的睿智去嘲笑这一切吧。我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同意你的看法，我认为，如果你让我像有经验的、仁慈的林务员那样指出要砍倒的那些腐朽树木但也在其他地方做一个记号的话，这不会对你和那种好事有害。

我会毫不犹豫地宣称隐秘是在婚姻中维持审美的绝对条件，并不是在应当以它为目标、要追逐它的意义之上，那样做是徒劳，要使惟一真正的快乐存在于享受隐秘之中。初恋最偏爱的幻想之一就是它想飞到一个无人居住的岛屿上。现在这一点经常成了荒谬可笑的，我不会参与我们时代的这种反对偶像崇拜的暴行。其中的缺点在于，初恋认为它除了飞翔之外不可能以别的任何方式现实化。这是一种误解，它植根于自身非历史的特征之中。技巧是要继续停留在多样性之中，仍然要维护那种隐秘。在这里，我再次把它当作一种慎重的规则，即只有继续停留在人们当中，那

---

① 参见《增补》，页 376（《论文》卷 3 - B41：25）。

隐秘才会获得自身的真正能量。只有通过这种对立面，它的孔才会钻得越来越深。出于同前面一样的原因，也因为我始终都认为一种与他人的关系是某种具有现实性［Realitet］的东西，所以我不会那么做。然而，这就是它具有艺术性的原因，婚姻之爱没有避免这些难题，却在其中保持并获得了自身。因此，婚姻之爱也很看重这一点，以至于它没有时间陷于同那些琐事进行争论的困境之中。

内在地，这种基本条件包括：最大程度的坦率，诚实和公开。这就是爱情的生命原则，隐秘在这里就是其死亡。但是，【105】做到这一点并不像说起来那么容易，不断地做到它确实需要勇气，因为你大概已经看出来了，我在这方面所想到的不只是在复杂的婚姻和家庭中流行的琐屑的胡言乱语。当然，只有在有隐秘的地方，才存在着公开的可能性。但这同样也是存在，它也变得更为艰难。要显现出真实的面目需要勇气，当人们能凭借某种隐秘做到这一点而不愿使自己被一点点羞辱所收买时，当人们能够借严密地保持［indesluttet］而不愿被一点点不平凡所收买时，这需要勇气。要变得健全，要真真全 o sluttet 会说：嗯，它仍具有给予一些人快乐的意义——真诚地变得真实，需要勇气。①

可是，让我们从一些不那么有意义的事情开始。一对刚结婚的夫妇认为自己应当“把自己的爱情限制在三间小屋的狭窄范围之内”，他们给你提供了到幻想王国去作一次小小旅行的机会，那里离你每天逗留的地方那么近，以至可以怀疑那是否应当叫做一次远足。你致力于让自己怀着最大的渴望和雅兴去装点一个你可以为自己希望的未来。你知道，我并不是不愿意参与像那样的想象性建构，② 赞美上帝，我是个十足的孩子，以至于当一辆王子的四驾马车经过我身边时，我竟能想象自己正坐在里面，我十足地天真，以至在我使自己相信事实并非如此时，我还是很高兴别

① 有关本段落，参见《增补》，页376（《论文》卷3-B39）。

② 丹麦语“实验”。参见《重复》，《文集》卷6，页21-28、357-362。

人正坐在里面，我还没有被宠坏到不想尽最大可能养一匹既能拉车又能骑的马，因为我的处境只能使我这样。

因而，在你的思想中，你结婚了，幸福地结婚了，已经使你的爱情在所有的苦难中没有受损，现在你可以打算如何安排好自己家里的一切，这样你的爱情就会尽可能长久地保持其芬芳。就这个目的而言，你需要的不只三间房子。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你的看法，因为你作为一个单身汉就用了五间房子。如果你必须把自己的一间房子交给妻子，那会使你非常不愉快。【106】就此而言，你宁可把四间房子交给她而自己住在第五间里，也不愿意共有一间房子。在考虑了这些不便之后，你接着会说：所以，我从［gaa ud fra］① 有争议的那三间房子开始，不是在哲学的意义上开始，因为我无意再返回到它们，而是相反，要尽可能远地离开它们。确实，你那么不愿意拥有三间小屋，以至于你如果无法拥有更多房子，就宁可像个流浪者那样生活在广阔的天空之下，这在最终是那么富有诗意，以至于它会拿一套相当大的房间作为对此的补偿。随便提醒你，这是非历史性的初恋共同的左道邪说之一，我试图叫你遵守议事规程，由此真的愿意同你散步，穿过你在空中的、隐秘的、半点着灯的私人房间里的城堡中很多空旷的、冷冷的、有很高天花板的客厅，许多餐厅被最遥远的角落里的蜡烛、枝形吊灯和镜子照耀着，那小房间的折叠门通向阳台，清晨的阳光从那里流淌进来，花朵的芬芳只为你和你的爱情而散发，摇曳着迎接我们。

当你像捕猎山羚羊的猎人那样从一个山峰跳到另一个山峰时，我不会进一步追逐你那大胆的脚步。我只会稍微详细地讨论一下你的计划据以建立的原则。显然，那种原则是隐秘、神秘和微妙地卖弄风情。你那巨大房间里的墙上不仅要装上玻璃

---

① 一部有关丹麦的戏，字面意思是“从……走出去”，比喻意义是“预先假定”“假设”“作为出发点”“从假设开始”。

框,[1] 就连你的意识世界也要用相似的折射来增殖；你会见到她和你自己、你自己和她，不仅在房间里的每个地方，而且也在你的意识里。

“但为了做到这一点，整个世界的财富并不够；为此要花很多精力，需要明智地用安排好的精神力量来调节。因此，他们彼此必须是陌生的，这样亲密才会变得有趣，因而那种陌生的亲密才成了一种有激励作用的抵抗。婚姻生活不一定是一件穿着休闲的睡衣，但也不应是妨碍行动的一件紧身衣；它不必是一项要求【107】竭力准备的任务，但也不应是一种无节制的懒惰。它必须具有偶然的特征，然而也必须具有艺术性的疏远的亲密。人们不应当日夜被圈套所迷住，一张地毯可以覆盖住大客厅里的地板，但相反，最没有意义的关注在角落里一定具有一种隐秘的小小标志。人们完全不必在自己每天吃掉的蛋糕上留下作为标记的花押字，然而完全可以有一个小小的简洁标记。这是一个尽可能停留在人们具有循环运动的提示点之上的问题，那个点是重复的起点。由于它无法完全避免，所以那就是一个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来打算的问题。只有一套文本，如果一个人自己在第一个礼拜天就把道布完了，那么他不仅在那一年剩下的日子里无道可布，而且在第二年的第一个礼拜天也无道可布。只要有可能，他们就应该彼此保留某种神秘性，就人们会逐渐透露出自己的心思而言，这一点一定要通过尽可能利用各种偶然事件显现出来，这样它就变成了相对的，以至可以从其他很多方面再来看待它。人们必须提防一切饮食过度和回味。”

你将居住在这幢高贵城堡的底层，城堡会坐落在一个漂亮地方，却离都城很近。你的妻子，你的配偶，住在第二层的左侧。这就是你总会嫉妒上等人的地方——丈夫和妻子都有单独的房间。

---

[1] 例如，可参见《佯谬的概念》,《文集》卷 2，有关 A 先生和施莱格尔的 Lucinde 并非偶然之联系的象征。

然而，接着又有某种东西从这种宫廷生活中夺走了审美，一种仪式般的拘泥形式坚持要在等级上高于爱情。人们要被告知，要等待一会，要被接见。那是某种本身并非不美的东西，但只有当它成为神圣的爱情游戏中的一种玩乐时，它才具有自身真正的美，当它像这样具有效力的信誉时，它就完全可能剥夺了效力。情欲之爱本身一定要有很多边界，但每个边界也必须是一种跨过边界的激起情欲的诱惑。

因而，你住在第一层，那里有你的图书馆、【108】台球室、会客厅、书房和卧室。你妻子住在二楼。那里也是你们 toral conjugale［夫妇就寝的地方］，一个大房子加两个小房间，一边各一个。没有任何东西必须使你或你妻子想起你们已经结婚，然而一切也必须是这样，即没有哪个未婚的人能像这样拥有它。你不知道你妻子在做什么，她也不知道你在忙什么。但是，这完全不是为了懒散或彼此忘却，而是为了每次接触都有意义，为了延长你们彼此注视和见面的那个非常时刻——你们都厌烦了。你们在夫妻关系的历程中不会手挽手地艰难前行。当她在花园里散步时，你甚至会带着青春的迷恋在窗户上久久地注视着她，为了追踪她而使你的目光变得敏锐，当她的身影从你的视线中消失时，你会陷入对她的沉思之中。你会悄悄跟在她身后，是的，有时她会靠着你的肩膀，因为在人们表达一种特殊的情感时始终都会建立起某种美好的东西。你用手搂着她散步，一半是按这种习惯公平对待那种美，一半是开玩笑地表示你们像刚结婚的人那样在散步。可是，如果我要在这种亚洲式的华丽精美方面追踪你那机灵头脑中极度的精明，我怎么可能达到尽头，这几乎使我精疲力尽，使我希望自己返回到你那么傲慢地拒绝了的那三间小屋里去。

现在，如果在这一整个观点中还有什么美学上的美的话，那么一部分无疑会在你允许显示的对情欲的羞涩中找到，而一部分则在于你没有任何时候想拥有所要求的爱人，却不断地要求她。就后者本身而言是真实的和正确的，但这项任务决不是按情欲上

的真诚提出的，所以结果也没有实现。你不断地坚守着一种直接性本身，坚守一种自然的意向，不敢让它升华为一种共享的意识，因为这正是我用“忠诚”和“开放”来表达的东西。你担心在神秘消失了时爱情将不复存在；不过，我却认为，神秘的消失才是【109】爱情的开始。你担心人们不敢彻底懂得自己爱的是什么，你依赖于作为一个绝对重要的组成部分的不可通约性；我却坚持认为，人们直到懂得自己爱的是什么时，才真正开始爱。此外，你的所有幸福都缺乏一种祝福，因为它缺乏各种不幸，就你实际上想把自己的理论告诉别人而言，正因为这是一个缺点，因而它的不真实也是幸运的。

所以，让我们转向生活中的真实情境吧。现在，我在坚持认为逆境是婚姻的一部分时，决不允许你把婚姻与一连串逆境等同起来。如前面所解释的那样，包含在决心中的顺从早已暗含了这一点，即婚姻将伴随着各种逆境，除非那些逆境还没有被认为是一种明确的结果，没有使人警觉，因为它们反而被认为早已在决心中被克服了。此外，逆境不被认为是外在的，而是内在于它在个体身上的反思之中，但这属于婚姻之爱共有的历史。如前面所解释的，隐秘本身在没有任何隐秘可保时就成了一种矛盾，当它只是构成其积淀的恋爱的小摆设时就成了一种幼稚。只有当个体的爱情真正对其心灵开放，使他在一种比人们通常所说的更加深刻的意义上变得很有说服力，爱情才使他变得有说服力（因为就连勾引家也会具有那种说服力），只有在个体以共有的意识来处理一切事情时，只有这时，隐秘才获得了它的力量、生命和意义。

然而，为此需要走出决定性的一步，所以也要求有勇气。然而，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婚姻之爱就会变成虚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表明人们爱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除了只为了他人以外，人们怎样表明这一点；但除了不为自己之外，人们怎样才能只为了另一个人；但要为自己始终都是对那种隐秘的表达，即个体的生活仍然处于本身之中时，才具有那种隐秘。爱情是自我赋予的，

但我要走出自我，自我赋予才是可能的【110】——那么，这如何与希望明确地留存在自身之中的隐秘统一起来？

“可是，人们像这样来表露自己就会失败。”不错，那些以隐秘获利的人当然总会失败。但是，如果你想始终如一，就必须对此有更加长远的打算。因而，你不仅必须劝人们反对婚姻，而且也要反对每一种亲近，因此看出你那精明的头脑能以简洁的信号把这推进到多远。最有趣的阅读是读者本人在其中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创造性。情欲的真正功绩是要远远地造成一种印象，这对那个相关的人来说很危险，因为她自己会凭空创造出其爱情的对象，然后就爱上了自己的创造——尽管这不是爱情而是卖弄风情的勾引。然而，恋爱的人在另一个人中已经失去了自我，但他在另一个人中丧失和忘却自我时却对另一个人开放，他在另一个人中忘却自我时却在另一个人中被记住了。恋爱的人并不希望与另一个人混淆，那个人既不比自己好，也不比自己逊色，一个对自己和自己的爱人不具有这种尊重的人，并不会去爱。一般来说，隐秘植根于一种眼光狭小，即想为其增加一些高度。① 不懂得如何拒绝这些事情的人，决没有爱过，因为他如果爱过，就会感到即使他再为自己增加一些高度，他仍然非常渺小。

人们一般都认为，爱情的这种谦卑只属于喜剧和小说，或者说必须归因于审判日的实用主义谎言。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无论何人何时想以爱情之外的任何东西来衡量爱情时，这种谦卑都是真实的、有益的并且经常是训诫性的。即使世界上最卑微和最无足轻重的人爱上了世界上最有天赋的人，但如果后者身上还有什么真实性的话，那么他仍然会感到自己的所有天赋还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深渊，他满足隐含在他人爱情中的要求的惟一方式，就是用爱情去回报。让我们决不要忘记，人们不可能认真对待异质性的量。因此，【111】真正感觉到这一点的人是爱过的，但他肯

---

①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6：27。

定不担心自己被剥夺了本身对他来说毫无价值的某种东西。只有那些在世界上变得贫穷的人，才会赢得对所有权的真正保证，只有那些失去了一切的人，才会获得一切。[1] 因此，我用芬奈隆(Fenelon)的话说："相信爱情——它夺走了一切，它赋予一切。"[2] 确实，让所有特殊消失在一个之下，让它们在爱情的无限力量面前像模糊的影像那样消失和飘走，是一种美好的、使人发奋的和不可言喻的幸福感。这是一个递减的过程，就像此刻无限之中的美一样，它发生在一个人高兴得不断地拍手、伸出自己的手、接着又让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之时。是的，这是真正的爱情对于消失的真正热情，这时它想要全世界——不是由此获得成功，而是让它在爱情的转移中像玩笑一样消亡。事实上，一旦通向有限事物的门被打开，那么一个人由于拥有最好的头脑、最大的才能、最大的一代艺术天才而希望得到爱情，就像一个人由于下巴上留着最漂亮的山羊胡子而想得到爱情一样是愚蠢和荒谬的。然而，这些表现和情绪非常自然地多半属于初恋，它完全是一种令人惊异的不稳定的态度，你总会想到它使我在这里有必要再次论及这一点。

初恋可以带着超自然的怜悯去希望，但这种希望很容易变为没有任何内容的"如果"，我们并不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伊甸园里，我们的主并没有在其中按照每对已婚夫妇的愿望赋予他们整个世界。婚姻之爱了解得更清楚，它的运动不是向外而是内向的，它在那里很快就会看出它面前有一个广阔的世界，但也看出了它本身的每次小小的征服都与爱情的无限有着完全不同的可通约性。即使它感到了要痛苦地与那么多东西进行斗争，但它也感到了进行这种斗争的勇气。确实，当它几乎能为原罪进入尘世而兴奋时，

①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10：39，16：25；《新约·马可福音》8：35；《新约·路加福音》9：24；《新约·约翰福音》12：25。

② 本段的出处不明。

它就具有足够的勇气在各种悖论中超越你；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也有勇气【112】在各种悖论中超越你，因为它有勇气解决悖论。正如初恋一样，婚姻之爱充分认识到了这些障碍在爱情的无限契机中要被征服。然而，它也知道，恰恰是在其中的历史性，才获得了这种胜利的意志，这种获得不只是一场游戏，而且也是一种斗争，也不只是一种斗争，还是一场游戏，正如在瓦尔哈拉(Valhalla)[1] 的战斗对死者来说是一场斗争一样，然而也是一场游戏，因为那些勇士始终都会再站起来，因死亡而重生。它同时也知道，这种小冲突并不是一种反复无常的决斗，而是一种在神的保护下的斗争。它感到毫无必要去爱更多的人，却在这之中感到了祝福；它感到毫无必要去爱多次，却在这之中感到了一种永恒。你认为这种毫无秘密的爱情会失去某种美好的东西吗？或者说，你认为它无法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必然会在每天的接触中变得阴暗起来吗？或者说，你认为厌烦会来得更快，似乎婚姻之爱并不具有那种人们决不会厌倦的永恒实质，那种永恒实质有时会得到一个亲吻和玩笑，有时得到的却是焦虑和颤栗，接着会获得什么呢？

“然而，它必须抛弃所有那些令人愉快的小小惊喜。”我完全看不出这有什么必要。我肯定不认为婚姻之爱始终都必须经受得住说大话，甚至在静寂时也要交谈。相反，恰恰在存在着一种完全的坦诚时，所有这些小小的惊喜才具有意义。即这一点赋予了一种安全感和信任感，这种附带的举动在其中才会具有最大的优点。然而，如果人们认为爱情的实质和真正的幸福构成了这一系列小小的惊喜，人们在每个时刻为小小的惊喜进行准备和自我思考时的可怜、优雅的温柔和不安都是某种美好的东西，那么我就要让自己说：它们非常丑陋，那是一种非常可疑的迹象，即一种

① 在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瓦尔哈拉是奥丁为被杀死的英雄们准备的邸宅，是一个不朽之地，被杀死的英雄们由奥丁的侍女带到那里去。

婚姻没有其他纪念物可以展示，只有展示充满了夹心糖、瓶子、杯子、绣花拖鞋、小饰物等等的柜子。

然而，并非不常见的是，在各种婚姻中发现隐秘方式的作用。我从来就没有看见一桩幸福的婚姻属于这种情况。但是，由于这可能是纯粹偶然的，【113】所以我将看看通常就它提出的种种理由。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一桩在审美上美好的婚姻始终都是幸福的婚姻。现在，如果幸福的婚姻可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那么我的理论就不得不改变。我不会忽视任何外在的形式，而且要尽可能公正地描述各种情况，尤其要详细研究那种情形，即我发现它在其中实现了的那种家庭，它在其中被很有技巧地得到了维持，以至确实给人印象深刻。

我认为你会承认，隐秘的方式一般都来自男人，虽然它总是错误的，但它仍然更多地是容忍，而不是无法忍受让女人行使这样一种 dominium（【译按】拉丁文“主权”）。当然，最糟糕的形式是纯粹的专制，妻子在其中成了奴隶，是在家务方面什么活都要干的女仆。这样一种婚姻决不是幸福的，即使岁月产生出了一种忍受它的冷漠。一种较为美好的形式是这种情况的极端形式——一种放错了地方的关心。据说，“女人是软弱的。她无法承受烦恼和关爱——必须以关爱对待脆弱者和软弱者”。谬误，谬误！女人跟男人一样强壮有力，也许还要强壮些。当你用这种方式来侮辱她时，你真的是在用关爱对待她吗？或者说，是谁允许你侮辱她，你的心灵就那么没有辨别能力，以至于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比她优越的人？要完全信任她。如果她很软弱，如果她无法忍受——那么她就可能依赖你，你毕竟有足够的力量。可是，你无法容忍这一点，你对此没有忍耐力。因此，缺乏力量的是你而不是她。也许，她比你更有力量，也许，她羞辱了你，你却没有力量去忍受这一点。或者说，你没有承诺与她分担善与恶吗？不让她熟悉邪恶对她来说不是不公平吗？那不是压制了她身上最高贵的东西吗？也许，她是软弱的；也许，她的悲痛会使一切都变

得更加艰难——eh bien (【译按】法语“好吧”),那就与她分担这种邪恶吧。但是,这反过来会拯救她,你有权利剥夺她走向拯救的途径,有权利使她在世上偷偷前行吗?你从哪里获得了自己的力量——她不是与你一样接近于上帝吗?你要【114】剥夺她以最深刻和最内在的方式——通过痛苦和受难——去寻找上帝的机会吗?那么,你就那么肯定地知道她完全不知道你的隐秘吗?你知道她没有默默地悲伤和叹息,她的心灵没有遭到破坏吗?也许,她的软弱是一种谦卑;也许,她相信忍受这一切就是她的责任。诚然,你因此有机会在她身上培养出力量,但那仍然不是你希望或承诺过的那种方式。或者更强烈地说,你要把她当做妻子之外的人来对待——因为你对她没有更多的帮助。发现你爱她不是因为你是一个骄傲的独裁者,而是因为她是一个脆弱的人,不是对她的加倍羞辱吗?

有时,我到一个家里去做客,我在那里有机会观察到一种较为巧妙和优雅地运用沉默的方式。那个丈夫是个相当年轻的人,具有非凡的才能和智慧,具有诗人气质,懒散得无法使自己进行创造,但在使日常生活具有诗意方面却具有一种非凡的感悟与活力。他妻子也很年轻,并非没有才智,却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个性。这一点很使他着迷。绝对也使人惊异的是,他完全懂得在她身上唤起和激发青春幻想的所有方式。她的整个存在,他们的婚姻生活,都与诗意的魔力交织在一起。他密切注视着一切,当她到处寻找时,它却不在那里。他要染指一切事情,但却像上帝染指历史那样是象征性的,在有限的意义上是非实质性的。无论她的想法要转向哪里,他都早已到了那儿,做好了一切准备;他像波将金 (Alexandrovitsch Potemkin)[1] 那样懂得如何幻想出一种环

---

[1] 波将金王子(1739-1791)是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首相。他为了隐瞒自己的管理无方,在女皇视察的地方制造出了殖民化和繁荣的印象。参见 Karl F. Becker, Verdenshistorie, Ⅰ-ⅩⅡ, tr. Jacob Riise, Copenha-

境，在最初的惊奇和有点阻力之后，正好不可避免地讨她的喜欢。他的家庭生活是一个小小的创造故事，正如在伟大的发明故事中一样，一切都是为了人类而奋斗，因而她成了那个魔圈的中心，她在其中尽情享受着自己的一切自由，因为那个魔圈适合于她，没有任何可以宣告的界线：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①]她可以随意在任何方向上迅速地突然出现——那魔圈会自行调整，但仍然还在那里。她的行走就像【115】蹒跚学步的小孩，但那个圈子不是用柳条编成的，而是用她的希望、梦想、渴望、愿望和焦虑编织成的——一句话，它是由她心灵的全部内容构成的。他本人怀着老于此道的自信在这个梦幻世界中游走，使自己的尊严毫发无损，维护和坚持了他作为丈夫和主人的权威性。他似乎没有使她感到不安；那也许会在她身上唤起一种可怕的预感，这种预感或许会导致她去破解那秘密。他似乎并不那么在意那个世界，甚至也不在意她，然而他暗地里意识到她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任何印象，除了他想让她得到的那些印象之外，他也知道，他有能力用一个字打破那种迷惑力。一切可能对她产生不愉快影响的东西都已被消除了，如果有什么类似的东西出现，她会以直接交流的形式从他那里获悉，要么是在让她详细询问过他之后，要么是直接同她打交道，他本人或多或少会按照他想造成的印象来作出解释。他很骄傲，极为守口如瓶。他爱她，但在夜深人静或别的时候，他却不可能不骄傲地想到假设对自己说：然而，她的一切都要归功于我。

实际上，你不会有兴趣认真领会我的描述，无论我的描述有多么不完美，因为它在你心灵里唤起了发现了类似性的图画，如果你已经结婚，你也许会试图把它付诸实践吗？这种婚姻，真的是幸福的婚姻吗？是的，如果那就是你想要的情形的话——但无

(接上页) gen：1822－1829)，卷11，页207－208；《附言》，《文集》卷12。

① 参见《旧约·伯约记》38：11。

论如何，有一种阴郁的命运就盘旋在那种幸福之上。假定他在什么事上出了错，假定她突然对什么事有怀疑——那么我认为她决不会原谅他，因为她那骄傲的心灵过于骄傲，以至于不会使她认为他那么做是出于对她的爱。

在这里，我希望提及一句与已婚者有关的旧式格言（在总体上，我总是愿意支持革命，或者确切地说是支持圣战，在其中，那些简单明了却真实丰富的对合法婚姻的表达，力图征服那个【116】小说把它们错误地放入其中的王国)。它这样说到那些已婚的人们：他们应当在彼此的善意理解中生活。人们最常听见的是对它的否定性表达。已婚的人们不是生活在彼此的善意理解之中，于是人们通常就会设想他们无法彼此容忍，他们要争斗和叮咬等等。现在，让我们采取积极的看法吧。我们在谈论的是生活在善意理解之中的已婚的人们——是的，那就是尘世所说的，但你大概不这么认为，因为在他们彼此不理解时，怎么可能生活在善意的理解之中呢？可是，对一方来说，懂得另一方如何挂念和关心他，不是理解的重要部分吗？或者说，即使他没有剥夺她的其他东西，只是剥夺了她的心灵需要得到感恩的机会，那么她能得到安宁吗？以下难道不是一个美好的、美好而简单的说法吗？要在善意的理解中生活？它预先假定了他们能够清楚明白地彼此理解（你看，这种婚姻术语是非常有根据的，在当今恰恰必须经常强调的问题上不会造成很大混乱)，认为这是某种不证自明的东西，如我们从那个用以表示强调的形容词中所看到的那样，否则只说他们应当在理解中生活就足够了。“善意的理解”——它除了意味着他们在这种理解中找到自己的快乐、安宁、轻松和他们的生活之外，还能意味着别的什么呢？

因此，你会看到，隐秘的方式决不会导致婚姻的幸福，因而也决不会导致一种在审美上美好的婚姻。不会，我的朋友，诚实、坦率、开放、理解——这才是婚姻中的生活准则。如果没有这种理解，婚姻就是非审美的，实际上也是不道德的，因为如果是那

样，由爱情所联结起来的感官之美和精神就分离了。只有当世俗生活中与我共同生活的那个有着最亲密关系的人对我来说在精神的意义上也很亲密时，只有那时，我的婚姻才是道德的，因而也才在审美上是美好的。你这个骄傲的丈夫，也许会暗自满足地注视着对女人的这种征服，你忘记了一个人战胜弱者首先是一种可悲的征服，而丈夫因妻子【117】而为自己增光，他应当为没有这样做而蔑视自己。

因此，理解是婚姻中的生活准则。我们经常听见有经验的人们讨论在什么情况下应当劝阻一个人结婚。让他们照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去详尽地反复讨论各种细节吧——他们通常所说的都毫无巨大的价值。在我看来，我只提出一种情况——那就是说，当个体的生活有过多的牵扯时，它就不可能使自身透露出来。如果你的内心生活史具有某种无法言说的东西，或者说，如果你的生活把你引入了某些秘密之中——简言之，如果你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压制了一种秘密，如果不以你的生活为代价就无法使自己摆脱出来——那就决不要结婚。否则，你就会感到受制于一个毫不了解自己内心世界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婚姻就会是非审美的不适当的结合，或者说，你会使自己隶属于一个怀着恐惧的焦虑去理解它的人，她每时每刻都会看见墙上的那些黑影。她也许决不会紧紧追问你，也决不会过分亲近你。她将拒绝承认那种引诱她的焦虑的好奇心，但她决不幸福，你也不幸福。是否存在着这样的秘密，是否存在着连爱情都无法开启的密封的秘密的真相，我说不出来。我要贯彻自己的原则，就我而言，我没有任何秘密瞒着我妻子。人们会认为，一个像那样的人决不会想到要结婚，一个除了自己必须做的一切事情之外还有那种每天都有想着自己令人痛苦的秘密的人，决不会想到要结婚。但这种事仍然会偶有发生，像那样的人对女人来说也许具有最危险的迷惑力。①

---

① 参见《增补》，页 377（《论文》卷 3 - B41：26）。

然而，由于我现在已把隐秘和理解当作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提出来，但这个问题被认为是爱情中最重要的事情，是维持婚姻中的审美的绝对条件，所以我完全有理由担心，你会反对说，我似乎忘记了“像一首民谣的副歌中那样我通常固执坚持的东西”，即婚姻的历史特点。不过，你仍然希望拖延时间，凭借的是你的隐秘和你精明地、老谋深算地【118】相对化了的宣言：“可是，一旦已婚的人们真的开始彻底讲述自己或长或短的历史，那么他们很快就会说：‘亲爱的，小甜心，小乖乖，事情的结局就是如此’。”我的年轻朋友，你没有看出，如果你能做出那样的指责，是因为你所处的境地不恰当。由于你的隐秘，你的内心有一个时间范畴，那实际上是一个拖延时间的问题，而爱情及其表露在自身之中具有一个永恒的范畴，因而所有的竞争就成了不可能的。确实，一种武断的误解就是，把这种表露解释为似乎已婚的人们会花很多时间来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接着是一阵静穆沉默，很快又被完全相同的故事所打破：“正如它说到童话故事中的某个磨坊一样，‘虽然发生了所有这些事情，但磨子却一直在喀哒、喀哒地转’。”① 婚姻的历史特点使这种理解马上变成了它一直在成为的某种东西。它在这里与在个体生活中是相同的。当人们达到了对自己的理解时，当他们有勇气愿意看见自己时，决不能因此说这种故事现在成了过去的历史，因为它从那时开始了，因为它头一次获得了自己的真正意义，在这方面，每个经历过的时刻都会向后回到这种总体观。在婚姻中也是如此。在这种表露中，初恋的直接性崩塌了，但它没有丧失，而是被卷入了共有的婚姻意识中去，历史由此开始，特定的细节也返回到了这种共有的婚姻意识中，它的幸福［Salighed］就存在于其中，在这个词语中保留了婚姻的历史特征，它与生活的欢乐相对应，或者说，与德国人

① 参见《增补》，页 377（《论文》卷 3 – B41：27）；《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 3，页 235。

称为的 Heiterkeit [安详宁静] 相对应，那是初恋所拥有的。

因而，成为历史的在实质上属于婚姻之爱，由于个体现在有了正确的态度，要求“汗流满面才得糊口”① 就一点都不可怕，也不是出人意料的消息，它感到自己所具有的勇气和力量，就成了骑士般的爱情对难以置信的功绩的难以置信的需要的补充。正如骑士无所畏惧一样，婚姻之爱也无所畏惧，尽管【119】它必须与之战斗的敌人经常都是极为危险的。这为沉思开辟了广阔的领域，但却是一个我并不打算进入的领域。然而，如果骑士有权说，不敢与整个世界对抗以拯救爱人的人不懂得骑士之爱的话，那么已婚的人就有权说同样的话。但是，我始终都必须提醒你，婚姻之爱所赢得的每一场胜利，在审美上都比骑士所赢得的胜利更美好，因为在赢得这场胜利时，他也在其中赢得了自己辉煌的爱情。婚姻之爱无所畏惧，更不用说细小的过错。它并不惧怕小小的迷恋——实际上，它们都不过养育了婚姻之爱神圣的健全。甚至在歌德的 Wahlverwandtschaften② 中，虽然只有微弱的可能性，奥蒂莉娅（Ottilia）却被诚挚的婚姻之爱压倒了——因而，一种具有深刻的宗教和伦理基础的婚姻，为此应当具备多么大的力量。确实，歌德的 Wahlverwandtschaften 恰恰表明了隐秘所导致的是什么。如果不允许爱情在宁静中成长的话，它就不会获得那种力量。如果爱德华有勇气对妻子开诚布公的话，那么就会防止那样的事情，整个故事就会成为那出婚姻戏剧中的幕间节目。致命的是由于爱德华和他妻子同时迷恋上了，但这又是因为沉默。有勇气告诉妻子自己爱上了别人的已婚男人会得救，而他的妻子也会得救。但是，如果他没有勇气，那么他就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因而他在另一个的爱情中所寻求的东西就会被遗忘，那种剧痛经常就像终

---

① 参见《旧约·创世记》3：19。

② 《作品集》卷 17，页 78－319；《可选择的亲密关系》（Elective Affinities），页 59－305。

于没有抵挡住一样，因为正是对其他女人的真爱，才使一个丈夫投降。

我只会一般地讨论婚姻之爱必须与之斗争的各种困难，为的是表明它们并不具有这种意义，即爱情在与自身维护审美性有关的方面惧怕什么东西。阻碍一般都来自对历史性的审美意义的误解，或者说来自对于只在浪漫主义内部具有的古典理想的常见行为的误解，而不是浪漫理想本身。【120】其他很多阻碍的基础在于，虽然人们总是喜欢认为初恋是在玫瑰花瓣上跳舞，但他们也很高兴的是，婚姻之爱在每个方面都受到了欺骗，要同最不幸和最令人沮丧的困难进行斗争。于是，他们也私下认为，那些困难是不可克服的，因而他们会很快结束婚姻生活。

当一个人与你交往时，他肯定始终都有一点好奇。我没有谈及任何特定的婚姻，因此我没有把它描绘为我所希望的样子。然而，即使我不想使自己犯下任何武断的过错，那也不意味着你将放弃这种冲动。例如，如果贫穷被认为是婚姻必须与之斗争的一种困难，那么我会回答说：工作吧，一切都将好起来。由于你和我都在诗的世界里活动，也许使你高兴的是要维护自己的诗歌特权并回答说："他们无法找到工作，商业和运输的萧条已使很多人都失去了工作。"或者说，你将允许他们有一点工作，但那还不够。如果我现在认为他们将过着节俭的日子，你就会制造借口说，正因为情况令人惊异的复杂性，粮食价格才会那么高，以至他们如果没有足够的别的东西，就绝对不可能度过危机。我非常了解你。你从编造那种口实中获得了巨大的快乐，当这使你快乐了很久之后，你就会在某种评论的基础上与你交谈的人或在场的其他人卷入冗长的闲聊，它与最初的话题完全没有什么关系。你喜欢把一种诗意的随想突然变成一种现实，然后详细阐述它。如果你以已经描述过的那种方式与别人而不是与我交谈（因为你经常避开我），那么你也许还会对高粮价加以评论说："多高的价格啊！想起来一磅面包要花八个先令！"如果有幸碰到一个在场的人回答

说那是绝对不可思议的，那么你会告诉他说，在奥拉夫（Olaf）[1]饥荒时期，一磅面包——然而是黑面包——要花旧丹麦币八个半先令，如果有人认为那时的人【121】没有多少钱，人们很容易接受。然后，如果你逗引那个同你交谈的人说起话来，那么你就会欣喜若狂。最初开始交谈的那个人徒劳地试图使你恢复理性，一切事情都被混淆起来，你会使诗歌世界中的一对已婚夫妇变得不幸。

这就是与你打交道非常困难的原因。如果我要在对我来说肯定可以叫做薄冰的东西之上去冒险，试图虚构性地去描述一种成功地经历了同很多苦难进行斗争的婚姻，那么你会非常平静地回答说：是的，那不过是诗歌而已，在诗歌的世界里，很容易使人们变得快乐，那是最不重要的人都能为他们做的事情。如果我拉着你的手到处走，让你去看同很多困难进行过斗争的真实的婚姻生活，[2] 那么——如果你的情绪不错——你会回答说："是的，那太好了！诱惑物的外表可以具体化，但不是内在的，我认为诱惑物本身并不具有内在的力量，因为那样的话，就会无法忍受。"那似乎就像是，诱惑物的意义在于人们必须屈从于它。但是，那已经够了。一旦你想到让自己沉湎于这种武断的恶魔之中，那就没有止境，正如你意识到了自己所做的一切一样，你同样也意识到了这种武断，并且十分爱好动摇所有的基础。

我可以把这些困难非常一般地划分为外在困难和内在困难，而且要一直记住与婚姻相关的这种划分的相对性，在所有那些地方，一切都是内在的。首先是外在的困难。在提到所有这些压抑的、羞辱的、令人烦恼的有限的麻烦时，我完全没有任何疑惑或担心——简言之，所有那些加在一起就成了一部 weinerlich［催人泪下的］戏剧。在这里与在每个地方一样，你和你那类人都极其

---

① 1086－1095 年的丹麦国王，在他统治期间，出现了一场大饥荒。

② 参见《新约·提摩太后书》4：7。

武断。如果像这样的一部戏迫使你去经历各种不幸的洞穴的话，那么你会说这是丑陋的、令人哭泣和厌烦的。你在这方面是对的——但是，为什么？因为使你感到愤慨的是某种高贵和崇高的东西屈从于这样的事情。然而，如果你和你那类人转向现实世界，在那里碰到【122】一个家庭，那个家庭只经历过一半困境，而那些困境则是这种刽子手剧作家在折磨他人时从中获得了那种淫荡的快感（专为独裁者所保留的），你想到它就会发抖，你会想到：向所有审美上的美好告别。你感到了怜悯，你愿意帮助别人，似乎没有任何别的理由，只为了驱走那些阴郁的想法，但就那个不幸家庭而言，你从那以来就已经绝望很久了。但是，如果这是生活的真实，那么诗人确实就有权去描绘它，而且描绘它是完全正确的。

当你坐在剧院里，陶醉于审美的愉悦时，那时你有勇气要求诗人让美学战胜所有的不幸。这是剩下来的惟一安慰，甚至更加懦弱的是，那是你所接受的安慰，对你来说，生活没有提供考验你的力量的机会。于是，你成了穷困的和不幸的，正像戏剧里的男女主人公一样，但你也有怜悯和勇气，有迸发出雄辩的 os rotundum［完美的口才］① 以及有力的手臂。你和你的同类胜利了，你为那个演员鼓掌，那个演员就是你自己，观众的掌声是给你的，因为你才是那个主角和演员。在梦幻中，在美学的朦胧世界里，你们都是主角。我并不那么关心剧场，就我所知，你和你那类人都像你一样会嘲笑。就让那些戏剧主角屈从吧，否则就让他们得胜，让他们沉入地底，或者消失在无限的高度——我不为所动。但是，如果实际上如你在生活中宣扬的那样，不用费多少周折就能使一个人成为奴隶，这样他就会低着头走路，也忘了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那么老天允许，这也许就是对你的惩罚，所有剧作家什么都不写，只写一些使人流泪的作品，尽可能充满

① 参见贺拉斯《诗艺》，前揭，页 476－477（“很完美的言辞”）。

焦虑和荣耀，不让你那软弱的躯体靠在有靠垫的剧院椅子上，让你散发出超自然的力量，但要让你感到惊恐，直到你在现实世界里懂得相信那些你只在诗歌里面才愿意相信的东西为止。

在我自己的婚姻中，我承认我没有经历过多少那样的困境——我很容易承认这一点——【123】因此，我无法根据体验来谈，但我无论如何都相信，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破坏人类的审美，这种信念那么有力，那么神圣，那么热烈，以至于我就像得到了恩典的礼物那样要为此而感谢上帝。当我们在《圣经》中读到上帝给人类的许多恩典之时，我实际上也把这一点算在了其中——欢乐的大胆和信赖，对真实和美好之胜利的永恒必然性的信念，对蕴含在个体把自己的帮助献给上帝之自由中的神圣性的信仰。这种信念是我整个内心意向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这个原因，我不让自己在剧院里借人为的刺激来无力地和骄奢淫逸地颤抖。我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要为我心灵中的这种沉着冷静而感谢上帝，但在这么做时，我也希望使自己的心灵不要白白接受上帝的恩典。

你知道我多么讨厌所有想象性的建构［Experimenteren］,① 但同样也很真实的是，人们可以在思想中体验他们在现实中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很多东西。有时会出现沮丧的各种时刻，如果个体不是自愿为了考验自己而引起了沮丧，那么这也是一场斗争，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斗争，通过斗争可以获得一种非常有意义的自信，哪怕它不具有在真实生活情境中的那种现实性［Realitet］。生活中有一些场合，那时一个人身上会出现他似乎发疯了的某种重要和不错的标志，他还没有把诗的世界和现实世界分开，但他看出了后者 sub specie poeseos［属于诗歌的那个方面］。② 路德在一篇布道词中谈到贫穷和需要时说过：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基督

① 参见本书第761页注②（页【105】注⑬）。

②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3，页39。

徒死于饥饿。[1] 对路德来说，那就是事情的结局，他肯定有理由认为，他是怀着极大的怜悯在谈这一点，直到真正的布道词。

现在，就婚姻所涉及的这种性质的外在磨难而言，所要做的事情当然是要把它们变成内在磨难。我说“当然”，并且相当大胆地说到了整个问题，但我毕竟只是对你说到这一点，我们两人同样都或多或少经历过这种困境。如果【124】人们希望维护审美，那就是一个把外在磨难转化为内在磨难的问题。或者说，使你不安的是我仍然在使用“审美”这个词语。你或者认为我想在贫穷和痛苦之中寻找审美简直就是一种幼稚；你或者使自己降低身份，按照那种使人反感的划分法把审美赋予贵族和权势者、富人、有教养的人，至多把宗教给予穷人？是的，我倒不相信穷人要容忍这种划分法，难道你就没有发现，如果穷人真的拥有宗教，也拥有审美，而没有宗教的富人，也没有审美吗？那么，我在这里只提到了极端的情况，可能并不罕见的是，那些无法被划分为穷人的人们，在量入为出方面也有麻烦。此外，其他尘世的烦恼，例如疾病，是所有阶层都共有的。但我相信，有勇气把外在磨难转变为内在磨难的人，实际上已经克服了磨难，因为依靠诚实甚至在痛苦的时刻也能产生化体［【译按】“化体”为基督教中的术语，意指“圣餐的面包和酒变成耶稣的肉和血”（transubstantiation）］。

那些对自己的爱情有足够记忆力和在危急时刻有足够勇气的已婚男人会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我要去哪里或在哪种程度上去寻找金钱，首要的是我的爱情，我是否与我结为一体的那个她保持着一种纯洁而诚实的爱情契约。”那些迫使自己在没有太多内心

---

① 参见“‘在三位一体’之后第七个礼拜天的布道词（《新约·马可福音》8：1－9）”，En christelig Postille sammendragen af Dr. Marten Luthers Lirke-og Huuspostiller，Ⅰ－Ⅱ，tr. Jørgen Thisted，Copenhagen：1828，卷1，页441；参见《路德在“三位一体”之后第十二个礼拜天第一篇传道福音书》（Luther’s Church Postil Gospels First to Twelfth Sunday after Trinity，tr. John Nicholas Lenker，Minneapolis：Lutherans in All Lands Co.，1904），页222。

斗争时这样做的人，他要么是在初恋的青春活力之中，要么是在由体验所获得的自信之中，造成了这种变化——那个人取得了胜利。他在自己的婚姻之中保留着审美，即使他没有可以居住的三间小屋。那决不能否定（你那狡猾的才智很快就会明白这一点）把外在的精神磨难内在化有可能使问题变得更加艰难，然而，诸神并没有出卖伟大以便换取一无所有，① 恰恰在这之中存在着婚姻有教益的和理想化的方面。

因而，人们经常说，如果一个人在世界上独处，就很容易承受所有这些事情。这在每一点上很可能是真实的，但【125】在这种说法中经常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错误，即一个人为什么更容易承受——因为他可以更容易使自己轻轻带过，可以损害自己的心灵而不会牵涉到其他人，可以忘却上帝，可以让绝望的暴风雨淹没痛苦的尖叫声，可以在内心变得迟钝，可以把生活在鬼魅似的人们之中当作快乐。诚然，即使每一个人都独处，也应该注意他自己；但只有去爱的人才对自己是谁和自己能干什么有恰当的了解，只有婚姻赋予了历史性的忠诚，那才完全像骑士般的美好一样。换言之，一个已婚男人决不会像那样让自己采取行动，无论世界多么强烈地反对他，即使他暂时忘却了自己，却早已感到了十分轻盈，因为绝望快要使他漂浮起来，他感到非常强壮，因为他已经啜饮了用挑战与沮丧、懦弱与骄傲调和成的使人麻醉的酒，他感到那么自由，因为把他同真理和正义联结在一起的纽带似乎要松开了，他现在体验到了从善良变为邪恶的迅速——他却仍然会很快返回到那条老路上去，作为一个已婚男人［AEgtemand］要

---

① 参见 Hesiod，《劳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页 289－290；《赫希俄德的荷马体赞歌和荷马体》（Hesiod The Homeric Hymns and Homerica, tr. Hugh G. Evelyn－White, Loeb, New York: Macmillan, 1914），页 25：“可是，在我们与善行之间，诸神安排了我们额头上的汗水……”。参见本书第 339 页至 340 页（页【327】）。

证明自己是一个本真的 [*ægte*] 人。

有关这些外在磨难就说这么多。我简要地写到了它们，因为我感到没有讨论它们的权威性，因为要恰当地这么做需要一种复杂的论证。然而，我的结论是：如果爱情可以维持下去的话——这是有可能的，上帝会保佑我！——那么审美也可以维持下去，因为爱情本身就是审美。

另一些异议主要是由于误解了时间的意义和历史性的审美效力的意义。结果，它们涉及了每一桩婚姻，可以在总体上加以讨论。我现在就要这样做，在我进行概括时，我将尽量不忽视攻击方的观点和辩护方的观点。

你将要提出的第一件事就是“习惯，不可避免的习惯，这种可怕的单调，婚姻事务使人惊恐的平静生活中持久的 Einerlei［同一性］。我热爱自然，但我是第二自然的憎恨者”。必须承认，你懂得如何怀着勾引的热情和悲哀去描述【126】人们在进行发现的幸福时刻，如何怀着焦虑和恐惧去描绘它结束的时刻。你懂得如何把婚姻的一致性阐述到可笑和可厌的地步，它甚至是自然都不可能比拟的，“因为在这里，正如莱布尼兹早已表明的，没有任何东西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致性只是为理性的生物所保留的，要么是他们厌倦的结果，要么是他们迂腐的结果”。[①] 我无论如何都无意否认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一段永远不会忘却的时光（请注意我是在哪种意义上这么说的)，那时，个体在情欲之爱的世界中为那些早已发现了的事物感到震惊和快乐，当然，他也许已经听说过和阅读过它们，但现在他才第一次带着惊异的全部热情和内在的全部深度去欣赏它们。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从最初对爱情的暗示，最初的一瞥和所爱对象最初的消失，这种声音最初的和声，最初的扫视，最初的握手，最初的亲吻——直到最初完全

---

① 威廉法官援引的 A 先生对莱布尼兹的看法。参见莱布尼兹《新论》(Nouveaux essais)，前揭，页 229 - 231。

相信拥有之时。那是一段美好时光——最初的不安，最初的渴望，由于她没有到来的最初的痛苦，由于她不期而至的最初的快乐——然而，这决不意味着接着的时光不那么美好。你幻想自己拥有这样一种骑士般的智力——检查一下自己吧。当你说初吻是最甜蜜、最美好的时候，你是在侮辱爱人，因为那时正是时间及其资格才赋予了那个亲吻以绝对的价值。

但现在，为了避免引起我进行辩护所造成的伤害，你必须先给我做一点说明。那就是说，如果你不希望完全武断地行事，你必须像你抨击婚姻那样以同样的方式抨击初恋。那就是说，如果它要在生活中延续下去，它就必须面临同样的灾难，而不是拥有同它们战斗的对策，以至婚姻之爱具有伦理和宗教。为了保持一致，你因此就必须讨厌所有想成为永恒之爱的爱情。你因此就必须停留于短暂的初恋。然而，为了这种拥有其真正的意义，它必须具有一种内在的单纯的永恒。一旦你懂得了那【127】是一种幻觉，它对你来说就结束了，除非就你想再次努力进入相同的幻觉之中而言，它是一种自相矛盾。或者说，有可能是你非凡的智力与你的贪欲巧妙结合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你完全忘却了自己欠了别人的东西。即使决不可能像第一次那样重复，你认为仍然存在着一种可以容忍的逃避办法，人们可以通过体验别人身上的幻想而返老还童，因而享受到其纯洁的幻想腰带尚未解开的个体原初性中的无限与新奇吗？这样的事情显得像堕落一样令人绝望，由于它们表现得令人绝望，所以确实不可能找到有关这种生活的启示。

我现在必须反对的第一件事，就是你有权使用“习惯”这个词语来重新刻画所有生活的特征，因此也用来刻画爱情的特征。“习惯”只能恰当地用来说明邪恶，人们要么用它来表明某种邪恶东西内部的持续性，要么用它来表明某种纯洁之物内部顽固的重复性，那种事物由于这种重复而变得有点邪恶。因此，习惯总是表明了某种不自由的东西。然而，正如人们只有在自由时才可

能行善一样，因而人们也只有在自由中才可能保持习惯，因此，我们决不可能说到与善有关的习惯。

其次，我也必须反对你在刻画婚姻的一致性时所宣称的在自然中找不到与它相似的任何东西。这的确相当真实，但这种一致性可能恰恰是对某种美好东西的表现，在这种程度上，人们可能非常骄傲地成为它的发明者。因此，在音乐中，一致的韵律可能非常美好，具有巨大的效果。

最后，我想说，如果在婚姻生活中完全无法避免像那样的一种单调性，如果你是诚实的，那么你就一定会看出，任务是要克服它，那就是说，在它之中维护爱情，不是要绝望，因为那决不可能是一项任务。那是一条轻松的出路，我要承认，只有那些发现了这一任务的人才能抓住它。

但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考察一下这种【128】广为人知的一致性的情形。你的错误，也是你的不幸，在于你总是过分抽象地思考每件事情，对爱情也是如此。你想到了对爱情的要素进行总结，如你自己也许会说的那样，你想到了爱情的各种范畴。在这个方面，我愿意向你承认一种不同寻常的范畴的完整性。你具体地想到了一种要素里的每个范畴，而这就是诗意。接着，你在想到与此并列的婚姻的持续性时，对你来说就有一种令人吃惊的不一致。你的错误在于，你没有历史地进行思考。如果一个分类学者要思考相互作用这个范畴，充分地按专家的逻辑来阐述它，但如果他也接着说，“在世界得以完成其永恒的相互作用之前，它要具备一种永恒性”，那么你肯定不可能否认人们有权嘲笑他。是的，这确实是时间的意义，它是生活于其中的人类和个体的命运。因此，如果你除了说它无法忍受之外没有任何别的话可说，那么你最好去找另一个听众。现在，这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回答，但为了避免你有机会说“你基本上同意我的看法，但认为最好要服从不可改变的东西”，那么我将试图表明，最好服从于它不仅由于它是一种责任，而且服从于它确实是最好的。

但是，让我们从一个可以被认为是接触的点开始讨论吧。你肯定不怕达到顶点之前的时间，相反，你喜欢它，你通过多重反思经常努力使重复的时刻变得比它们原初更长，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刻想把生活变成一个对你来说的范畴，那么你会大为愤慨。在达到顶点之前的那段时间，使你感兴趣的不只是那些主要的、瞬息的遭遇，而且也有每一件琐事，然后你懂得如何最动听地言说那个连智者都不知道的秘密[①]——即最不重要的就是最伟大的。但是，一旦到达了顶点，那么一切都确实改变了，那么一切都会枯萎，完全变成了一种枯竭的和毫无活力的缩略。是的，就是这样，这被认为是植根于你的天性中的东西，它不过是【129】征服性的，不可能拥有什么东西。现在，如果你不再以所有的武断和片面性坚持认为这毕竟是你特有的方式，那么你确实必须宣布暂时休战，松开队列，这样我就能前来看看它在哪种程度上是真实的，如果实情如此，那么其中在多大程度上存在着真理。如果你不愿意，那我就不再为你而自讨苦吃，去想象一个像你那样的人，现在继续平静地进行自己的解剖工作。然而，尽管如此，我确实希望你有足够的勇气亲自接受这种解剖，真正有足够的勇气让自己接受解剖——而不只是 in effigie（【译按】拉丁语“幻觉”）。

毕竟，为了坚持那就是你自己的方式，你由此确实要承认别人可能不同。我不敢有更多的断言，因为很有可能的是，你是一个正常人，虽然你始终焦虑的是你现在还没有表明这一点。然而，你是怎样看待别人的？当你看到一对生活在一起的夫妇时，你会认为他们是在最可怕的厌烦之中拖延，是在“神圣的习俗和情欲之爱的圣典最单调乏味的重复”中拖延，那时，你内心中有一团怒火，一团要毁灭他们的怒火。那对你来说并不是某种任意的东西，你确实是有道理的。你确实有权让嘲讽的闪电打击他们，让愤怒的雷霆恐吓他们。其实，你确实毁灭了他们，并不是因为你

①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11：25。

喜欢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理应如此。你对他们作出了判决，但除了向他们要求某种东西之外,“判决”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无法要求它，如果要求不可能的东西是一个矛盾，那么对他们作出判决肯定就是一个矛盾。你已经出了错，你已经提出了一条自己不愿承认的律法，却要强加于他人，不是吗？然而，你不乏沉着镇静，你认为，“我并没有指责他们，没有非难他们，没有评判他们——我为他们感到遗憾。”

可是，想象一下那些相关的人们完全没有觉得厌烦。一丝自满的微笑掠过你的嘴唇，一个聪明的主意使你感到吃惊，无疑也会使【130】与你交谈的人吃惊：“我已经说过，我为他们感到遗憾，因为他们要么感到了极为沉重的厌烦，在这种情况下我为他们感到遗憾，要么他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为他们感到遗憾，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实际上都处在非常不幸的幻觉之中。”这大概就是你回答我的方式，如果有几个人在场的话，你的自信不会不显现出来。但是，现在没有人在听我们说话，所以我可以继续这种探讨。于是，你在两种情况下都为他们感到遗憾。

现在，只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即人们知道婚姻就是那样，幸运的是没有进入其中。然而，这种情况对那个感受到了爱情然后理解了它可不能实现的人来说，显然是令人遗憾的。最终，前面描述的以自私手段竭力摆脱这种失败的那种人的情况，也是令人遗憾的，因为他确实让自己扮演了一个强盗和暴徒的角色。所以，看来正如婚姻已经成了某种事情的幸福结局的普遍表现形式一样，婚姻本身的结局却并不非常幸福。这使我们想到了整个这种讨论的真正结果都是普遍令人遗憾的，但这样一种结果却是自相矛盾的，等于说生活发展的结果就是倒退。通常，你并不害怕前进，在这里也许会说:“不错，有时的确如此。当路面很滑、你逆风而行时，前进的结果经常就是倒退。”

但是，我要反过来考虑你的心理［aandelig］气质。你认为，

你有一种征服的天性，不可能占有。你在这么说时，大概没有想到你已经说了一些毁谤自己的话，相反，你倒觉得比别人优越。让我们更加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一点。什么更费力——上山还是下山？假设坡度相同，下山显然更费力。每个人几乎天生都喜欢爬山，而大多数人都对下山有某种焦虑。相似地，我也认为，如果你觉得比很多已婚的人和“他们愚钝的满足”优越，【131】那么更多的是征服的天性而不是占有的天性，这在某种程度上肯定是对的，但人们当然不会认为你向比你低下的人学习。在很大程度上，真正的技巧是走向与天性相反的方向，因此不是要消灭它，同样，真正的技巧是在占有中而不是在征服中显现出来的。换言之，占有是一种反向的征服。在这句话中，你已经觉察到了技巧与天性在哪种程度上是彼此对立的。占有的人确实也具有在征服中被夺走了的某种东西——事实上，如果要严格地使用各种表达法的话，人们就可以说只有占有的人才可能征服。现在，你也非常有可能认为你确实能占有，因为你的确有占有的时候，但这不是占有，因为这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不是占有。例如，如果我要想象一个征服了各个王国和国家的征服者，他确实占有了那些被征服了的领地，他拥有巨大的财富，然而人们会把这样一个君主叫做征服的而不是占有的君主。只有当他以智慧把那些国家引向对它们来说最好的方向时，只有那时他才占有了它们。在一种征服的天性中很难发现这一点，一般来说，这样的人缺乏占有所需要的谦恭、虔诚和真正的人性。你可以看出，这就是我在解释婚姻与初恋的关系时强调虔诚要素的原因，因为虔诚的要素会推翻征服者，让占有者涌现出来。这就是我把婚姻模式称赞为旨在为了最高和最持久占有的原因。

在这里，我要提醒你想到你经常会忘记的一句话：“给予的东西不是最好的，最好的是获得的”，因为一个人身上的征服天性和他进行的征服，实际上就是给予，而他的占有和想要占有才是获得。征服需要骄傲，占有却需要谦卑；征服需要暴力，占有却需

要耐心；征服需要贪婪，占有需要一点满足；征服要求吃喝，占有要求祈祷和节食。然而，我在这里所使用的所有属性，确实是情有可原的，【132】全都可以用来描述征服的天性，绝对适合于正常人，但正常人并不是最高的。具体地说，占有并不是一种精神性的行为和病态的 Schein［现象］，尽管具有合法地位，却是一种持续的获取。你在这里再次发现，占有的天性内在地具有征服的性质。换句话说，他的征服就像一个农场主没有把自己凌驾于雇工之上并把邻居赶走，而是靠挖掘土地来进行征服。因此，真正的伟大并不是征服，而是拥有。现在，如果你在这个问题上说："我不想确定哪一个更伟大，但我确实愿意承认有两大类不同的人。每个人都必须为了自己确定属于那类人，要小心不让自己被某些鼓吹改变信仰的人彻底改变。"我肯定觉得，你的最后一句话有点针对我。不过，对此我要回答说，这个人不仅比其他人更了不起，而且在他身上存在着其他人所没有的意义。这个人既有从属的条件，也有作为主人的条件。其他人只是一种从属，而主要的条件却具有一种有疑问的虚饰，如果你还不懂的话，我将在其他时候向你解释其意义。

现在，如果你不管好坏都要坚持宣称你在天性上是征服性的，那么这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差别，因为你无论如何都必须承认拥有比征服更伟大。当一个人在征服时，他会不断忘却自己；当他拥有时，他会使自己重整旗鼓——不是当作一种无聊的消遣，而是尽一切可能地诚挚认真。在他上山时，他只注意自己的目标，在他下山时，他必须小心翼翼，注意着重心与支撑点之间恰当的关系。

但是，接着往下说。你也许会承认，拥有比征服更加艰难，因而拥有也比征服更加伟大："如果只允许我征服，那么我就不会那么小气，而是相反，我会非常慷慨地称赞那些有耐心去拥有的人，尤其是他们被证明愿意与我携手【133】去拥有我所征服的东西之时。是的，它更伟大，却并不更美；它越是伦理的，就越能赢得一切荣耀，但它也越少有美感。"

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尽量多一点相互理解吧。非常真实的是，在很多人当中都存在着一种误解，他们分不清楚美学意义上的美与可以用美学上的美来表现的东西。可以轻而易举地用这一事实来解释这一点：大多数人在阅读、观赏艺术作品时都要寻求审美上的满足，这是心灵的需要。然而，相对来说很少有人把美看成是现实的存在，他们自已用一种审美的眼光来看存在，惟独不能欣赏那种诗意的再创造。

但是，审美呈现始终都要求在刹那［Moment］间聚精会神，这种聚精会神越是丰富，审美效果就越强。这样，只有这样，那种幸福的、不可言喻和无限丰富的刹那——简言之，“那一刻”——才获得了其效力。这既是一个注定了的时刻，可以说，它通过唤醒存在之神圣的观念而使整个意识振颤，也是预先设定历史的时刻。在第一种情况下，它以震惊抓住了人；在第二种情况下，它肯定是一种历史。但艺术的呈现却无法在这一点上逗留，最多只能暗示它，然后又匆匆赶向下一个时刻。它投入其中的越多，就越能成为艺术的。如某个哲学家说过的，自然会走最便捷的道路；① 可以说，它根本没有走过任何道路，它一跳动就马上在那里了，如果我要让自己沉浸在凝视苍穹之中，那么我并不需要等着无数天体形成，因为它们全部都立刻存在于那儿。然而，历史之路正如律法之路那样，极为漫长②而又艰难。因此，艺术

---

① 例如，可参见莱布尼兹《谈形而上学》（*Discourse on Metaphysics*），前揭，页39：“因为虽然在相同媒体之中，射线也始终保持着相同的正弦比例，这与媒体的阻力相一致，看来它们都采取最便捷的路线，或者说至少为了从一种媒体中给定的点通往另一媒体中给定的点，那是最明确的路线。”

② 例如，可参见巴格森，“Kallundborgs Krönike”，前揭，卷1，页245：

人们仍不能确切知道
（因为律法之路那么漫长）
它会转向哪个角落。

和诗加入进来，为我们缩短那路途，使我们在尽善尽美的时刻感到欣喜，它们把广泛的东西聚集起来。然而，前进之物的意义越大，历史的过程就越短；但那过程本身越有意义，那么越加明显的是，目标也就是道路。

【134】就个体的生活而言，有两种历史——外在的历史和内在的历史。它有两条河流，流向相反的方向。接着，第一种历史具有两个方面。个体并没有他为之努力奋斗的东西，而历史就是他在其中所获得的斗争。或者说，个体具有它，却无论如何都无法拥有它，因为一直都有某种外在的东西在妨碍他。因而，历史就是那种他在其中克服那些障碍的斗争。另一种历史开始于拥有，而历史成了他借以获取的过程。因此，在第一种情况下，历史是外在的，它为之奋斗的东西存在于外部，历史并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 [Realitet],[①] 诗的和艺术的呈现完全包含在缩短它、加快到达那紧张时刻的过程之中。

为了把握住我们最为关注的这个主题，让我们想象一下一种浪漫的爱情。那么想象一位杀死了五头公野猪、四个矮神的骑士，他把三个王子从咒语中拯救出来，他崇拜那些公主的兄弟们。对浪漫的人来说，这具有其完美的现实性。但是，对艺术家和诗人来说，有五头还是只有四头公野猪毫不重要。总的来说，艺术家比诗人受到更多的限制，但就连后者也对仔细描绘在杀死每头特定的公野猪时所发生的事情毫无兴趣。他迫不及待地赶往那个时刻。也许，他会减少数目，把焦点集中在诗意的紧张之中的艰辛和危险上，加快奔向那个时刻，即拥有的时刻。对他来说，整个历史过程是次要的。

但是，当问题涉及内在的历史时，每个很小的时刻都极为重要。内在的历史是惟一真正的历史，而真正的历史要同历史之中的生活原则进行斗争——同时间进行斗争——但当人们与时间进

① 参见本书第663页注①（页【12】注⑬)。

行斗争时，短暂的和每个很小的时刻由此就具有了巨大的现实性。无论在哪里，只要个体性的内在发展还没有开始，无论在哪里，只要个体性依然还被封闭着，那就是一个外在历史的问题。然而，一旦这一点开始绽放出花蕾，可以这么说，内在历史就开始了。

现在想想我们的出发点，即征服的本质与拥有的本质之间的差异。【135】征服的本质本身是不断向外的，拥有的本质本身却是内在的，因此，前者具有一种外在的历史，后者则具有一种内在的历史。然而，由于外在的历史可以被集中起来而没有任何危害，所以对艺术和诗歌来说自然会选择它，因此接着就会为了呈现而选择尚未开放的个体性和与他有关的东西。诚然，人们说爱情使个体性开放，但如果照浪漫主义那样去理解爱情，就不是这样，因为爱情只被带向了认为他应当开放的那个点，并在那里终止了，或者说，他正要开放，却被打断了。然而，如果有什么不同，就如外在的历史和封闭的个体性会成为艺术和诗歌描写最直接的主题一样，那么每种构成这样一种个体性内容的东西，也将成为它们的主题。但是，所有这些基本上都是属于自然人的东西。

有几个例证。可以非常好地把傲慢描绘出来，因为傲慢的实质不是连续性，而是那一刻中的紧张。很难描绘谦卑，恰恰因为它是连续性，而观察者只需要在傲慢达到顶点时去看它，在后一种情况下，他确实需要去发现诗歌和艺术无法提供的东西，去发现它连续不断地形成为存在，因为对谦卑来说重要的是不断形成为存在，如果要在它的理想时刻向他表明这一点，他就会失去某些东西，因为他感觉到，它真正的理想状态并不在它成为理想的那一刻，而在于它成为连续的。在那时刻可以把浪漫的爱情描绘得非常好，却无法把婚姻之爱描绘得很好，因为一个理想的丈夫并不是曾经在其生活中是理想的，而是每天都那样。如果我希望描绘一个征服了许多王国和领地的英雄，那么可以在那一刻把这一点做得很好，但在诗歌和艺术中决不可能把一个每天都背负着十字架的人描绘得很好，因为问题在于他每天都这么做。如果让

我想象一个失去了自己生命的英雄，那么在那一刻可以集中精力做到这一点，但却无法想象日常的死亡，因为问题在于它每天都在发生。在那一刻可以很好地把注意力贯注于勇气，却无法贯注于耐心，正因为耐心将与时间抗争。你会说，艺术无论如何都已把基督描绘成了耐心的形象，成了【136】肩负着世界上所有原罪的形象，宗教诗歌把生活的所有痛苦都集中在一个杯子里，并在某一刻让一个个体把它一饮而尽。这是真的，但这是因为它们几乎是在空间上集中于它。然而，任何对耐心有所了解的人都很明白，它真正的对立面不是痛苦的剧烈程度（因为那时它更接近于勇气），而是时间，真正的耐心［Taalmod］是与时间抗争的耐心，或者说实质上是长久的痛苦［Langmod］；但长久的痛苦不可能进行艺术的描绘，因为它的问题在于与艺术不可通约，它也不可能被诗化，因它要求拖延时间。

我在这里还想说的是，你可能把一个贫穷的已婚男人看成是审美祭坛上微不足道的献祭，如果你和所有的审美牧师都对它不屑一顾，那么我肯定懂得如何安慰自己，到了这种程度是因为我所带来的并不是祭神的面包，只有牧师们才可能吃它们，[1] 我带来的是家里做的面包，它们就像家里做的所有食物一样是朴素的和没有加调料的，但却有益于健康并有营养。

如果人们辩证地、尽量历史地追溯美学上的美的发展，那么就会发现，这种发展的方向是从空间范畴向时间范畴演变，艺术的完美伴随着逐渐使自身脱离空间而转向时间的可能性。如谢林早就指出的，[2] 这构成了从雕塑向绘画的转变和这种转变的意义。音乐把时间当作自身的要素，但毫无时间中的连续性；其意义是

---

① 参见《旧约·利未记》24：9；《新约·马可福音》2：26。

② 参见谢林，“Ueber das Verhältnis der bildenden Künste zu der Natur”(1807)，*Philosophische Schriften*，卷 1（已出版），Landshut：1809，页 364－365。

在时间中不断消失；它在时间中发出声音，但声音却消失了，毫无连续性。最终，诗歌成了所有艺术中的佼佼者，因此也成了最懂得如何证实时间之意义的艺术。它不必像绘画那样把自身限制在感觉上的那一刻；它也不像音乐那样在感觉上毫无踪迹地消失。但是，尽管有所有这一切，但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它也不得不集中于那一刻。因此，它有自己的局限，如前文表明的，它无法描绘那一刻，真相正在于时间上的延续性。此外，时间得到了证实，这并不是【137】对美学的贬低，相反，这一点越是出现，审美理想就变得越是丰富和圆满。

那么，甚至对诗的描绘来说都不可通约的美学，怎么可能呈现？答案是：凭借生活来呈现。[1] 因此，它与音乐有相似之处，仅仅由于它不断被重复，它才只存在于被表演的那一刻。这就是我在前面要求注意毁灭性地混淆审美的原因，以及注意在诗歌创作中可以在美学上加以描绘的东西的原因。我在这里所谈的一切肯定都可以在美学上进行描绘，但不是在诗歌创作中进行描绘，而只能通过使它具有生气，通过在真实生活中实现它。美学以这种方式提升了自身，使自身与生活一致，正因为诗歌和艺术在一种意义上恰恰是与生活的一致，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它们又与生活相敌对，因为它们只协调了心灵的一个方面。

在这里，我达到了美学的巅峰。事实上，那些具有谦卑和勇气的人足以让自己在审美上被改变，他们感到自己现在是神正在编写的戏剧中的角色，[2] 在其中，诗人和台词提示者不是不同的人，在其中，作为老练演员的个人体验到了自己的性格，其台词没有被提示者打乱，而是感到他自己想说的话正是要对自己说的

---

① 参见《增补》，页 378 – 379（《文集》卷 3 – B41：28）。

② 参见谢林《先验唯心主义体系》（*System des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前揭，页 210：

如果我们把历史看成是一出戏，涉及其中的每个人都相当自由

话，因而几乎成了问题的是，是他把言辞放进了提示者的嘴里，还是提示者把言辞放进了他嘴里，他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感到自己在进行创造和被创造，他在那个时刻感到自己的创造具有台词原有的哀婉怜悯，在那个时刻，他感到被创造出来的自己具有捕捉每一种声音的情欲的耳朵——他和他自己在美学中达到了真实存在的极致。

但是，这种被证明了甚至对诗歌来说也是不可通约的历史，就是内在的历史。这在它自身内部有其理念，正因为如此才是审美的。因此，如我已表示过的，它开始于拥有，其过程就是获得这种坚持拥有。它是一种永恒，短暂在其中作为一种理想因素并没有消失，却在其中【138】作为一种真实因素而不断呈现。因而，当耐心在忍耐中获得了自身时，[①]它就成了内在的历史。[②]

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浪漫的爱情与婚姻之爱的关系，因为征服的本质与拥有的本质之间的关系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困难。浪漫的爱情本身一直是抽象的，如果它无法找到任何外在的历史，那么深度就早已存在于等待它之中，因为它的永恒是虚幻的。婚姻之爱开始于拥有，并且获得了一种内在的历史。那就是诚

(接上页)地和随自己高兴地扮演自己的角色，那么只有当每个人都说着自己的话，只有在剧作的每个部分都成为个别的演员时，在它事先已经使整体的客观结果与每个参与者自由的表演非常和谐时，这场混乱的戏才可能合理地发展，某种合理的东西在其结束时肯定会显露出来。但是，如果剧作者要完全独立于其剧作而“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就只成了说着他所写的台词的演员。如果他“没有”独立于我们而存在，而是通过我们的自由表演而不断地暴露和表露自己，如果没有这种自由，即使他本人“不会”，情况也是如此，那么我们就只是整体的合作者，并让自己创造了我们伴演的特定角色。

① 参见《布道词十八篇》，《文集》卷5。

② 参见《片断》，《文集》卷7，页76。

实——在浪漫的爱情中也是如此，但现在却标志着差别。

假设一个诚实的浪漫恋人等待了15年；接着到了回报他的那个时刻［øieblikke］。在这里，诗歌非常恰当地看出了可以轻而易举地集中在这15年之上，现在它则匆匆奔向那个时刻［Moment］。一个已婚男人忠实了15年，然而在这15年期间，他已经拥有了一些东西。因此，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他不断获得他已经拥有的忠实，因为婚姻之爱自身之中就具有初恋，因此也是初恋的忠实。但是，无法描绘一个理想的这种已婚男人，因为问题在于不断延伸的时间。在15年结束时，他比起当初来似乎毫无进步，然而在某种高度上，他一直过着审美的生活。对他来说，他拥有的并不是没有生气的财富，但他一直在不断地拥有。他没有与狮子和巨人作战，而是在与最危险的敌人作战，那就是时间。但现在，就骑士而言，永恒并没有随之而来，但他在时间中已经有了永恒，已经在时间中保存了永恒。因此，只有他才战胜了时间，因为人们也许会说到消灭了时间的骑士，正如时间对它来说毫无现实性的人总想消灭时间一样，而这决不是真正的胜利。像一个真正的胜利者那样，已婚男人并没有消灭时间，而是在永恒中拯救并保存了它。这么做的已婚男人真的在诗意地生活着，[①]他解开了那个巨大的谜语，为了生活在永恒之中，却为了聆听密室里的钟声以这样一种方式敲响，它的敲击声没有缩短反倒延长了他的永恒，这是一种深刻的矛盾，但与中世纪一个故事里所描写的那种为人熟悉的情景相比远为伟大得多，【139】其中写到了一个贫穷的可怜人，他在地狱里醒来后大叫道："什么时候了？"——于是魔鬼回答说："永恒！"[②] 虽然不可能艺术地描绘这

① 参见《讽刺》，《文集》卷2，讨论了施莱格尔在 *Lucinde* 中对"诗意地生活"的看法；Friedrich Schlegel's Lucinde and the Fragments, tr. Peter Firchow,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1。

② 参见《日记与论文》卷1，页831（《文集》卷1-C80）。

一点，那就让你的安慰像那样吧，就像是我的安慰一样，即我们不要读到、听到或看到生活中最高尚和最美好的东西，但如果你愿意，就要在生活中去体验它。

因此，当我准备承认浪漫的爱情比婚姻之爱更适合于艺术描绘时，这完全不意味着它比其他的较少审美意味——相反，它更具有审美意味。在浪漫派最出色的一个故事中①有一个人物，他与同他一起生活的其他人不一样，毫无写诗的欲望，因为那是浪费时间，而且剥夺了他真正的快乐。相反，他想生活。因此，如果他对生活具有一种更正确的想法的话，那么他会成为我的同路人。

因此，婚姻之爱有其时间中的敌人，时间中的胜利，时间中的永恒——因此，即使我要在所有这一切外在和内在考验之外去想象，那么它也始终具有自身的任务。一般来说，它的确具有那些考验，但如果人们要恰当地看待它们，就必须注意两件事：即它们始终都是内在的质素，它们在自身之中始终都具有时间的资质。也由于这个原因，显然不可能描绘这种爱情。它总是向内运动，并在时间中消耗自己（在好的意义上），但通过再创造要描绘的东西必须被诱发出来，其时间必须缩短。在想到用来描述婚姻之爱的那些形容词时，要进一步使你相信这一点。那就是忠实、持久、谦恭、耐心、长久的痛苦、宽容、满足于细枝末节、机警、坚毅、心甘情愿、快乐。所有这些美德都有一个特点，即它们都是个体内在的资质。个体并不与外在的敌人作战，而是与他自己作战，要努力根据自身培养自己的爱情。而所有这些美德都具有时间的质素，因为它们的真实性并不在这方面，它们是一劳永逸的，但它们却是持续不断的。有了这些美德，就不需要别的任何东西，【140】要获得的只是它们本身。因此，婚姻之爱既是普通

① 施莱格尔 Lucinde 中的尤利乌斯。参见本书第 795 页注①（页【138】注⑯）。

的——如你经常嘲讽地称呼的那样——也是神圣的（在希腊的意义上），它的神圣是由于平凡。婚姻之爱没有外在标志，与幸运之鸟的喧嚷奔忙不一样，[①] 但却是宁静生灵不可亵渎的天性。[②]

关于后者，你和所有那些具有征服天性的人都一无所知。你们从来不在自身之中，却不断地处于外部。确实，只要你的每根神经在跳动，无论你是在暗中勘察还是在前进，在你的意识之外有内在的近卫军乐曲，是的，那时在你看来才活着。然而，当战斗取得了胜利时，当最后射击的回声消失时，当迅捷的念头像传令官冲回总部报告说胜利属于你时——是的，那时你会不知所措，那时你不知道如何开始，因为那时你头一次站在了真正的开端。

因此，你以习惯的名义所憎恨的婚姻中不可逃避的东西，完全就是其历史品质，对你那反常的眼睛来说，它具备了这样一种使人恐怖的眼光。

但是，你习惯于认为不仅被破坏了的东西，更糟的是被与婚姻生活不可分割的习惯亵渎了的东西，是什么呢？一般来说，你是指“那些可见的、神圣的情欲的象征，像一切可见的象征一样，它们本身肯定没有意义，但它们的意义取决于精力、艺术上出色的技艺与鉴赏力——它们确实也是一种天赋——用它们来演奏。要从婚姻生活中所发生的所有这些事情之中看出单调呆滞，多么令人作呕，多么肤浅，它们发生得那么冷漠，几乎像钟的敲击声一样，很像耶稣会的成员在巴拉圭发现的部落里的情形那样，那个部落是那么冷漠，以至他们发现有必要在半夜敲钟，以愉快地提醒所有已婚的男人注意自己的婚姻职责。这样，由于训练，一切事情都发生在恰当的时候”。

现在让我们同意，在我们思考时不让自己受到世界上存在的那么多荒谬可笑和错误的东西打扰，只看【141】是否有必要，如

① 参见奥伦施莱格尔的“Valravnen”，前揭，卷3，页150。

② 参见《新约·彼得前书》3：4。

果有必要，就吸取你的意见。在这个方面，我肯定不敢对你期望过高，因为你不断在斗争，即使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就像那个西班牙骑士一样，① 为一段过去的时间而斗争。由于你实际上是为了那一刻而与时间作战，所以你其实总是在为已经消失了的东西而战。

让我们接受一种看法，出自你的诗歌世界的一种表达法，或者出自初恋的真实情形。恋人们彼此"相视"。"相视"这个词——你非常善于把这个词分隔开，② 善于赋予它一种无限的真实性，一种永恒。现在，一对共同生活了十年的已婚夫妇，每天都彼此相视，在这种意义上却无法彼此相视，可是，他们就不能深情地彼此注视吗？在这里我又碰到了你那旧的奇谈怪论。你偶尔把自己的爱情限制在某个年龄，把对一个人的爱局限于非常短的时间，于是，像一切具有征服性的人一样，为了进行实验你必须充实自己，但这是对情欲之爱的永恒力量最深刻的亵渎。这确实令人绝望。无论你在这个问题上怎样翻来覆去，你都必须承认，任务是要在时间中保存爱情。如果这是不可能的，那么爱情就是一种不可能。你不幸的根源在于你把爱情的实质简单地置于那些看得见的象征物之中。如果一再重复它们，请注意，按照病态的想法，无论它们第一次出现在偶然情况下时是否一直具有现实性，那么毫不奇怪的是你会很不安，你把这些象征和"示意姿态"同那些人们不敢说出来的事情归为一类：decies repetita placebunt [即使重复十遍，他们也很高兴]，③ 因为要是赋予它们效力的就是初次存在的环境的话，那么重复就确实是一种不可能。然而，

---

① 指堂·吉诃德。基尔克果有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卷 1－4，tr. Charlotte Dorothea Biehl，Copenhagen：1776－1777；《堂·吉诃德》卷 1－2，tr. Heinrich Heine，Stuttgart：1837。

② 参见《书信》，第 15 封信，《文集》卷 25。

③ 参见贺拉斯《诗艺》，前揭，页 480－481。

真正的爱情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它在时间中会发生作用，因此也能使自身在这些外在符号中更新，并且具有——这是我的主要观点——一种完全不同的时间观和对重复之意义完全不同的看法。

我在前面已经提出了这一看法，即婚姻之爱【142】具有它在时间中的斗争，它在时间中的胜利，它在时间中的祝福。那时我只是把时间当作简单的过程来思考，现在很明显的是，它不只是一个在其中保存原初之爱的简单过程，而是一个原初之爱在其中增加的不断成长的过程。你凭借自己的观察力，肯定会同意我的总体看法，即把人们分成两大类：主要生活在希望之中人们，以及主要生活在回忆之中的人们。[①] 这两种人都表明了一种与时间的不恰当关系。

健康的个体同时生活在希望与回忆之中，只有这样，他的生活才具有真正的和实在的连续性。因此，他有希望，所以不希望像那些只生活在回忆中的人们一样让时光倒流。那么，回忆对他来说有什么作用，是因为它肯定会产生某种影响吗？它会在那一刻留下鲜明的标记，它越向后追根溯源，就越是经常重复，标记就越鲜明。例如，如果他在今年经历了一次情欲的时刻，那么这就会因他前一年对它的回忆而加强扩大。

在婚姻生活中也可以用一种很漂亮的方式发现对此的表现。我并不知道这个世界现在处于什么时代，但你和我都确实知道，我们习惯于说最初到来的是“黄金时代”，接着是“白银时代”，然后是“青铜时代”，再是“没落时代”。[②] 在婚姻中正好相反——最初是银婚，然后是金婚。或者说，回忆并不是这样一种婚礼中的真正要点——然而，婚姻的术语宣称自身比最初的婚礼更加美好。但是，一定不要误解这一点，不要像你可能想

①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3，页222－226；《重复》，《文集》卷6，页131－133。

② 参见赫希俄德《劳作与时日》，前揭，页11－17。

说的那样："那么最好是在婴儿时期就结婚，以便立刻开始银婚，并且有机会成为第一个在婚姻词典中创造新的标记性术语的人。"你自己很可能看出了你的笑话中构成谬误的是什么，我不会再在它上面逗留。不过，我确实希望提起的是，个体不只是生活在希望中，他们经常在同时拥有希望与回忆。在最初的婚礼上，希望具有【143】与最后一次婚礼上的回忆相同的效果。希望如同充满那一刻的对永恒的希望一样萦绕着它。只要你想到如果一个人结婚只希望得到银婚，结果一直希望了25年，在第25年快要到来时，他已经没有权力去庆祝银婚，因为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追忆，因为一切都在这种不断的希望之中崩溃了，那么你也会发现这一点是有道理的。附带说，按照常见的言说和思维方式，我经常都不明白单身状态为什么毫无这样的前景。相反，一个庆贺周年纪念的单身汉倒会不断被嘲笑。原因一定在于，人们通常认为单身状态从来都不可能真正理解真实的现在时刻，它是希望与回忆的统一体，因此通常都以希望或回忆为基础。然而，这反过来说明，也像通常理解的那样，婚姻之爱具有与时间的恰当关系。

但是，婚姻生活中还有别的一些东西，你用"习惯"这个词语来称呼它们："它的一律，它的完全缺乏事件，它在空虚中的持续，都是死寂，比死亡还要糟糕。"你知道有一些被最微弱的噪音弄得心烦意乱的神经过敏的人，如果有人蹑手蹑脚从地板上经过，他们都无法思考。你注意过还有另一种神经过敏吗？有些人非常衰弱，以至于需要很大的噪音和有趣的环境才能工作。如果他们不是在相反意义上的缺乏自控力，那么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当他们独处时，他们的思绪就会漫游到远处的绿野。然而，当有噪音和混乱围绕着他们时，他们反倒确立起了自己的意志。这就是你惧怕安宁静谧的原因。只有在有对立物时，你才会进入自己的内心之中，但你实际上因此而从来就没有进入过自己的内心，总是处于内心之外。换句话说，在你吸收了对立面那一刻，就又有了

安宁。因此，你不敢这么做，然后结果将是你与对立面面对面相处，所以你并没有处于自己的内心之中。

【144】当然，在这里，早先与时间有关的问题同样存在。你外在于你自己，因而如果没有他人作为对立面，你就不可能做到。你认为只有躁动不安的人才活着，而所有有经验的人都认为只有安宁的人才活着。对你来说，波涛汹涌的大海是生活的一种象征；对我来说，那象征就是宁静深邃的清水。我经常坐在流淌的小溪旁。它总是同样的，同样的柔和旋律，水底有同样的绿色植物随着宁静的涟漪波动，同样微小的生物在水底游动，一条小鱼悄悄溜进了花草丛中，摆动着尾巴逆流而上，藏身在一块石头下面。多么单调，而变化又是多么丰富！婚姻的家庭生活也是如此——宁静、朴实，活跃。它没有 changements［千姿百态］，然而它就像那条溪水一样流淌着，它就像那条小溪一样有着旋律，使那个了解它的人感到亲切，使他感到亲切正因为他了解它。它不耀眼，然而它经常具有一种光彩，却没有打扰它正常的秩序，正如月光照着水面时一样，展示出它弹奏其旋律的乐器。

婚姻的家庭生活就是如此。但要这样看待它和要这样生活，要以我现在将提到的一种品质为先决条件。奥伦施莱格尔有一首诗，我知道你至少有一次对它大加赞赏。为了保持完整，我把它抄了下来：

为了确保爱之热情的完整，
有多少人间的事情必须结合起来！
彼此的激情首先要考验两颗心灵；
接着是优雅和美丽，以及一个纯粹的灵魂；
然后是月光穿过山毛榉树丛洒下，
当春天以温柔的和风向大地致意时；
那时在没有危险或猜忌中相聚；

然后拥抱；还有那——纯洁天真。①

你也有赞美情欲之爱［Elskov］的禀赋。我并不想剥夺那肯定不属于你的财富，因为它毕竟属于诗人，但你无论如何都盗用了某些东西；由于我也盗用了它，那就让我们【145】分享它吧——你得到了整首诗，我得到了最后一句：还有那纯洁天真。

最后，婚姻生活还有一个方面，它经常为你提供了进行攻击的机会。你认为，“在婚姻之爱内部隐藏着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它显得那么文雅、美丽和温柔，但只要已婚夫妇关上门，人们可能想说的是鲁宾逊（Jack Robinson），而实际说出来的却是埃里克（Erik）大叔，然后语气就转向了责任。现在只要你愿意，就可以为我装饰这根权杖，把它变成忏悔节的桦树枝，它仍然是一个埃里克大叔。”② 我在这里要讨论这种反对意见，因为它实质上是以误解婚姻之爱的历史性为基础的。你想或者让神秘力量成为爱情［Kjaerlighed］的组成要素，或者让反复无常成为爱情的组成要素。一旦意识进入，这种魔法就消失了，而婚姻之爱具有这种意识。粗略地说，你向我们表明的不是乐队指挥的指挥棒（它的运动标志着初恋的优雅舞步的节拍），而是令人不快的警棍的职责。首先，你得向我承认，如我们已经同意了的，只要婚姻之爱确实具有的初恋保持不变，职责严格的必要性就可能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你不相信初恋的永恒。你看，在这方面我们又谈到了你那老旧的奇谈怪论，正是你经常把自己树立为它的骑士，然而你现在又不相信它——确实，你亵渎了它。结果，由于你不相信它，所以当你再也不 volents［愿意］时，你就不敢卷入一种迫使

---

① 奥伦施莱格尔，“Freiers Sang ved Kilden”，Nordens Guder，前揭，页243。参见《两个时代》，《文集》卷14，页44。

② 装饰过的桦树枝也叫做“埃里克大叔”，孩子们在忏悔节的星期一用它来唤醒自己的父母。

你 nolens［不情愿］地处于其中的关系。爱情对你来说显然不是至高无上的，否则只要有一种力量能使你处于其中的话，你就会很高兴。你也许会回答说，这种办法根本就不是办法，但我要就这种看法指出，那完全取决于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结果这成了我们一直在回答的问题之一——你，表面上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却完全不清楚它是如何发生的，而我，充分意识到了——问题在于初恋或浪漫爱情中虚幻的或天真的永恒，一定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抵消自身。正【146】因为你现在力图要在这种直接性中保持它，力图欺骗自己相信真正的自由在于处在自身以外，陶醉在各种梦想里，你惧怕这种变形。这也是它本身没有显现却以包含着初恋之死的某种完全异己的东西出现的原因，因此显现为你对职责的憎恶。因为这一点如果不是早已存在于初恋的胚胎中的话，那么它的外表自然是非常令人不安的。然而，婚姻之爱的真相并非如此，在它自身之中早已有了道德上和宗教上的职责，当职责本身向它们显现时，它并不是一个陌生者，不是一个外来的不知羞耻者，它仍然具有这样一种权威，为了保守爱情的秘密，人们不敢让它出现在门口。不，它像一个老相识、一个朋友、一个知己一样到来，具有最深层的爱情秘密的恋人们都认识它。职责说它说出来的都不是新东西而是熟悉的东西，它说得个体惭愧地在它面前低下头却也因此提升了他们，因为他们确信它吩咐他们去做的正是他们自己希望做的，而它吩咐他们去做不过是用了一种更加堂皇、更加高尚、更加神圣的方式，所表达的是他们的希望能够实现。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出于对职责的不满才鼓励性地说，“能够做到，可以把爱情保存下来”；而是因为它说，“它将保存下来”，有一种暗含的权威性，对应于他们希望的内向性。爱情驱逐了恐惧，① 但如果爱情仍然一时为自身担心，为自身的得救担心，那么职责正是爱情所需要的那种神圣营养，

① 参见《新约·约翰》一书4：18。

因为职责会说，“别担心；你会［skal］征服的”——不是用将来时态说这种话，因为那样的话就只是一种希望，而是使用了祈使语气，其中有着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

因而，你把职责看成是爱情之敌，而我则认为是爱情之友。也许，你会对这种解释感到满意，并以你一贯的挖苦语气祝贺我有了一个既有趣又不同寻常的朋友。然而，我对此一点都不满，觉得随意就把战斗引到了你的领土之上。一旦职责已经进入意识之中，如果它成了爱情之敌，那么爱情就一定要【147】注意去征服它，因为你肯定不愿意让爱情成为这样一种软弱之物，以至于它无法战胜每个敌手。然而，你一方面认为如果职责将自身显现出来，那么它就会随着爱情结束，而你又认为职责迟早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仅出现在婚姻之爱中，也会出现在浪漫之爱中，你实质上惧怕婚姻之爱的原因在于，其中具有职责，以至于它确实出现时你都无法逃脱。但是，你认为在浪漫之爱中一切都很有序，因为提到职责时，爱情就结束了，责任的出现就是你鞠躬逃离的信号，或者说，正如你自己曾经说过的那样，你把逃离看成是你的职责。

你在这里又看到了你对爱情的赞颂出了什么问题。如果职责是爱情之敌，如果爱情无法征服这个敌人，那么爱情就不是真正的胜利者。由此而来的结果就是，你肯定使爱情陷入了无助的境地。一旦你采纳了职责是爱情之敌这个令人绝望的观点，那么你的失败就肯定无疑。你不仅贬低了爱情并剥夺了它的尊严，而且对职责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虽然你想贬低的只是后者。你看，这又很令人绝望，无论你感到了其中的痛苦，还是试图尽力忘却它。如果你无法把美学、伦理学和宗教看成是三个重要的盟友，如果你不懂得如何维护这些不同领域里每种事物的不同显现的统一体，那么生活就毫无意义，人们也一定会完全同意你那可怜的理论，即对任何事情都可以说：做或者不做——在两种情况下你都会感

到后悔。①

与你不同，我并没有悲哀地感到，不得不被迫开始一场反对职责的战斗，而那战斗的结局一定会很不幸。对我来说，职责并不是一种气候，而爱情是另一种气候，但对我来说，职责使爱情变成了真正的临时气候，对我来说，爱情也使职责变成了真正的临时气候，这种结合是完美的。然而，为了使你恰当地明白你那错误的理论，我要在这一点上多说几句，要求你想一下一个人能感到职责是爱情之敌的不同方式。

想象一下一个已婚的人，他从来没有正确地【148】与伦理学达成妥协，而伦理学却暗含在婚姻之中。他喜欢满怀着年轻人的全部激情，突然受到一种外在环境的激励而怀疑他所爱的人，但对他来说也受到职责纽带的约束，他有可能想到他实际上仍然爱着她，仅仅因为那是他的职责。他确实处在与前面提到的相似情景之中。对他来说，职责似乎把自身显现为与爱情相敌对，但他确实在爱着，对他来说，他的爱情真的至高无上，所以，他努力的目标就是要征服那个敌人。所以，他会爱着她——不是由于职责的要求，也不是由于职责可能提供的 quantum satis［全部］贫乏的标准——不是，他会以自己的整个心灵、自己的全部力量和自己的全部能力去爱她，② 他甚至会在那一刻爱着她——只要有可能——那时职责允许他不再去爱。

你很容易看出他思维中的混乱。他做了什么？他以整个心灵爱着她，但这正是职责所要求的，因为不要让我们被那些人的说法弄糊涂了，他们认为在婚姻关系中，人们的职责只是一系列仪式性的规定。职责仅仅是一件事情：事实上就是要去爱，以最内在的心灵去爱；职责就像爱情本身一样变化多端，只要与爱情有关并猛烈抨击一切，那么它就断言一切都是神圣和美好的，然而，

---

①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3，页38－39。

②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22：37；《新约·马可福音》12：30。

它却是美好的和骗人的，但它不属于爱情。因此，你可以看出，他也采取了一种错误立场。但正因为真理在他身上，他所做的恰好是职责所要求的，因为他不希望只做职责所要求的事情。实质上，他所做的多数是他做了的事，因为我能多做的事情，始终都是我能做职责所要求的事情。我能够做得更多的，就是做它所要求的，在我做的那一刻，我就能在某种意义上说我要做得更多。我把职责从外在的转变为内在的，因此我就超越了职责。

由此你可以看出，在精神世界里有怎样的无限和谐、智慧和一致性。如果人们从某个特定的点出发，以真理和精力去平静地追求它，【149】如果其他一切看来都与它相矛盾，那么肯定总是使人失望；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是在竭力证明不和谐，那么他就是在证明和谐。因此，我们一直在谈论的那个已婚男人会毫发无损地摆脱它，他确实应当受到的惟一惩罚就是，职责就他那微不足道的诚实而稍微戏弄了他一下。职责始终都是与爱情一致的。如果你像他做过的那样把它们分开，想把部分变成整体，那么你会不断处于自相矛盾之中。那就像有人要把“be”这个音节中的字母“b”和“e”分开一样，然后抛开“e”，坚持认为“b”就是整体。在他发音时，他也要说出“e”。真正的爱情就是这样，它不是哑巴，不是某种抽象的无法表达的东西，但也不是一种软弱、摇摆的不确定之物。它是一种清晰的声音，是一个音节。如果职责是艰难的，那么爱情会发出它的声音，使它成为现实，因此比职责做得更多；如果爱情要变得软弱以至于无法保持稳定，那么职责会就为它确立边界。

现在，如果你认为职责是爱情之敌的立场就是这样，如果它不过是一种幼稚的误解，那么你就像我们谈到过的那个人一样。但你的观点是一种误解，是一种有罪的误解。这就是你不仅贬低职责而且也贬低爱情的原因；这就是职责显得是一个不可征服之敌的原因。正因为职责热爱真正的爱情，在道德上憎恶虚假的爱情——确实，要毁掉它。当个体站在真理一边时，他们只会在职

责中发现永恒的标志，即通往永恒的道路是为他们准备的，那是他们渴望走的道路；他们不仅被允许走那条路，而且被命令走那条路；在那条路上可以看到一种神圣的天意，它不断地向他们显示前景，在所有危险的地方放上路标。一个真正爱着的人为什么不愿意接受一种由于神圣地表达了自身、不是只说“你也许会”而且也说“你将会”的神圣授权呢？在职责中，道路完全为恋人们扫清了，因此我认为，用语言来表达职责要用将来时态，以便由此表明历史性。

【150】现在，我已经结束了这一小小的说明。它大概真的给你留下了一种印象，你感到一切都颠倒了，然而你却不可能完全使你自己决心反对我的说明的一致性。不过，如果我在一次交谈时说出了这一切，那么你无疑会发现很难不挖苦说我在布道。但是，你实际上还是无法因为忍受了这种错误的痛苦而责备我的陈述，你也无法因为也许应当在同像你那样麻木的罪人谈话时才有的情形而责备我的陈述，就你的演讲和你的智慧而言，它们经常使我想起《布道者之书》[Praedikers Bog，《布道者之书》]，人们实际上会认为你偶尔会从中选择自己的文本。

不过，我要让你自己给我一个机会来说明这个问题。一般来说，你并不蔑视伦理学，在你抛弃它之前，你确实必须被逼到一个特定的点。只要你有某种办法能使它站在你一边，你就会这么做。“我没有在任何方面看不起职责”——这就是更加温和的演讲、更加微妙的中伤职责通常开始的方式。“它离我很远，但首要的是让我们不要混为一谈——职责是职责，爱情是爱情，就是这样，首要的是不要混淆。或者说，婚姻不是具有这种性质、具有这种两面躲闪的惟一怪物吗？其他一切事物要么是职责，要么就是爱情。我承认，一个人的职责是要在生活中寻找一种特定的工作，我把忠实于职守看成是他的职责；在另一方面，在他违背自己的职责时，那就让他遭受应得的惩罚。”

“这就是职责。我自己承担起它是为了做某件特殊的事情，我

能确切地保证实现我在职责上承诺了的东西。如果我没有这么做，那么我会面临一个可以强迫我的权威。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与另一个人结成了亲密的友谊，那么爱情在其中就成了一切。我不承认任何职责，如果爱情已经结束，那么友谊也就结束了。把自身的基础放在某种不合理的东西之上，这样的事只是为婚姻准备的。然而，把自己托付给爱情意味着什么？边界在哪里？我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自己的职责？【151】更准确地说，我的职责在哪些方面？在有怀疑时，我能向谁咨询？如果我无法尽到职责，强迫我的权威在哪里？国家和教会确实设置了某种限度，但即使我没有走向极端，我就不能因此成为一个坏丈夫吗？谁会惩罚我？谁会为那个成为受害者的她挺身而出？”

答案是：你自己。不过，在我继续理清你把自己和我都引入其中的混乱之前，我必须发表一个评论。在你的说明中，经常都有某种程度的模棱两可，这对你来说是实质性的和你的特点。可以说，你所说的话与大多数轻率的和心情沉重的人说得同样好。你自己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这是你用来欺骗别人的手段之一。你在不同的时间说同一件事，把语气的重点放在不同的问题上，你瞧——整个事情就不同了。如果有人指责你说的话与从前不一样，那么你会非常平静地回答说：是在词句上不同吗？

然而，这就够了。现在让我们分析一下你对职责和爱情的分割。有一句格言，历经数个世纪流传下来，并且常用来指称罗马人精明的政治：divide et impera［分而治之］。① 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个理解的过程，因为狡猾的政治明显要借这种分割的手段进行分割和确保自己的统治，因为在联盟中战无不胜的力量现在被分离和疏离了，相互抵消，而理解保持着支配地位。所以，你认为，生活的一切部分都可以在职责或者与它对立的范围内进行解释，从来没有任何人想到运用另一种标准，只有婚姻

---

① 参见本书第752页注①（页【96】注⑮）。

才使自己犯下了这种自相矛盾的错误。你把职责用来作为人们就职的例证，认为这是一种纯粹职责关系的非常恰当的例子。实情决不是这样。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职业只看成是他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所要完成的任务的总和，那么他就降低了自己、他的职业和他的职责。或者说，你认为这样一种观点有利于一个好的公务员吗？那么，哪里存在着一个人怀着热情【152】使自己投身于职业的空间？哪里存在着他怀着热爱去爱自己职业的空间？或者说，什么法庭会监督他呢？或者说，这不正是职责要求于他的，国家不是把不具备这一点而成为公仆的任何人都看成是有职业者，其单调的工作可以利用和付给报酬，而他们在另一种意义上却是毫无价值的公务员吗？现在，即使国家不会明确地这么说，那是因为它所要求的是某种外在的东西，某种容易感觉到的东西，然后它才推测其他方面。然而，在婚姻中，内在性是首要的，是某种无法展示或指出的东西，但它的表现正是爱情。因此，我在职责的要求中看不出任何矛盾，因为没有人监督的环境是毫不相干的，因为他确实能监督自己。现在，如果你坚持提出这种要求，那么这或者是因为你想利用它来逃避职责，或者是因为你对自己感到那么害怕，以至愿意被认为没有处理自己事务的能力，但这肯定是同样错误的，同样应该受到指责。

正如我在这里已经提出过的，如果你坚持我在前面的讨论中所提出的观点，那么你很容易看出，在维护爱情内在的职责时，我不会像人们有时做的那样怀着极大的焦虑，他们平庸的精明首先消灭了直接性，然后到年老时又让自己服从职责，有些盲目的人不懂得如何激烈地嘲弄纯粹自然的东西，不懂得如何十分愚蠢地称赞职责，似乎像这样职责就什么都不是，而可以随意称为什么。谢天谢地，我不知道任何这样的差别。我没有带着自己的爱情逃到荒漠中去，我在那里处于孤寂中找不到出路；我也没有问我的四邻和邻居该怎么办；这样的孤寂和这样的特殊神宠论也是同样错误的。普遍的效力本身就是职责，在这方面，我不断地把

impressa vestiga［脚印］留在自己面前。我也感到，有些时候惟一的拯救就是让职责发言，正确而有益的是让它自己进行惩罚，不是以一种【153】heautontimoroumenos［自虐］① 的悲观懦弱的方式，而是以全部的诚挚和坚定性去做。但是，我并不惧怕职责，它对我来说没有显得是一个敌人，没有妨碍我希望在生活中偷得的片刻欢乐和幸福，它对我来说显得是一个朋友，首要的是对我们的爱情的信任。然而，使前景经常展现的这种能力就是对职责的祈福，浪漫之爱则由于其非历史的特点而走入了歧途，或者说停顿了下来。

Dixi et animam meam liberavi［我已经说了出来，因而使我的灵魂如释重负］,② 到现在为止我的灵魂似乎并没有受到诱惑，此刻在这种持久的倾吐中已经得到了放松③——是的，这不过是健康的呼吸，我的灵魂在其中享受到了自由。如你所知，拉丁文的“呼吸”是 r e spiratio，而这个词表示的是吸入最先呼出的气。在呼吸之中，感官享受着自由，因此，我也在这种写作中享受到了自己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我每天都拥有的。

现在好好准备接受这里向你提出的经过考验的预期吧。如果你觉得它过于琐碎而使你不满的话，那么就看看是否可能让自己准备得更好，看看你是否忘记了某种预防的措施。④ 塞尔维亚人有一个传说，讲述了一个有同样巨大食欲的巨人。他来到一个贫穷农夫面前，想分享他的午餐。农夫把家里不好的食物中最好的都拿了出来。那巨人贪婪的目光早已对食物虎视眈眈，并正确地

① 罗马剧作家泰伦提乌斯（Terence，前 195 - 159 年）一出戏的标题。参见《诸阶段》，《文集》卷 11。

② 参见《旧约·以西结书》3：19，21。

③ 参见《恐惧与颤栗》，《文集》卷 6，页 27 和注释。

④ 有关本节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 379（《论文》卷 1 - C82）。

猜测到，如果他真的把食物吃完，还是一样饥饿。他们坐到了桌边。农夫决没有想到食物不够他们两人吃。巨人把手伸向食物，农夫打断他说：我家的习惯是吃饭从祈祷开始。巨人默认了，瞧，食物供他们两人吃都够了。①

Dixi et animam meam liberavi，对她来说也是如此，我还是一直以初恋的青春活力爱着她，我也使她感到自由——她事先似乎没有准备，但她很高兴与我自由自在地在一起。

【154】在接受我友爱的问候时，也请你像通常那样，接受始终对她友好和诚挚的问候。

从我们在这里见面后已经过去很久了。我可以从字面和比喻两种意义上这么说，因为在两个星期中我虽然在这封 instar omnium［代表了一切的］信上度过了自己的每个夜晚，但我却以某种方式不断看见你在这里同我在一起。然而，我在自己家里，在自己房间里，甚至都没有在形象方面见过你，而是在我的门外见过，我几乎想用扫帚把你从那里赶走。我不会为完成这项任务感到后悔，我知道你也不会对我的行为感到生气。然而，我像往常一样，甚至更愿意看见你与我们在一起，无论是在字面意义上，还是在形象的意义上。我以一个丈夫的全部骄傲说这种话，我感到有权使用“与我们在一起”这个正式的说法。我带着任何“与我们在一起”的个体总是首肯见面的全部真诚的尊重说这种话。请接受下个礼拜天的邀请，不是“老套的”家庭邀请，那就是说，是重要的邀请。你愿意时就来吧——始终都欢迎你；只要你愿意就留下来吧——你始终都是一个使人着迷的客人；你高兴走就走吧——始终都怀着我们最美好的希望。②

---

① Serbische Erzählungen und Mährchen，ed. F. H. v. d. Hagen，Prenzlau：1826。

② 参见《增补》，页 379 页（《论文》卷 3 - B41：29）。

人格发展中的美学与伦理学的平衡[1]

① 参见《增补》，页 379－380（《论文》卷 4－A245、246）。

【157】我的朋友，

我再对你说一遍我常对你说的话，或更准确地说，我要向你大叫“或此或彼”，aut/aut，因为引入一个片面正确的“或此”并不能澄清问题，因为讨论的主题对任何人来说都非常重要，以至于无法只对它的一部分感到满意，它本身联系非常紧密，不可能在部分上把握它。生活中有各种荒谬地或混乱地运用“或此或彼”的情形，但也有些人无节制到了不可能理解这种两难关系的含义，其人格缺乏能够怀着同情心说出“或此或彼”的力量。

这些词语总是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并且一直如此，尤其是当我这样直白地借它们本身来言说的时候，其中存在着调动起最使人恐惧的矛盾的可能性。它们对我产生的作用就像咒语一样，我的心灵变得极度诚挚，有时几乎是处于一种震惊状态。我想到了自己年轻的时候，那时我并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在生活中做出选择，我带着孩子般的诚实聆听长辈们的谈话，而选择的时机就成了一个十分严肃而重大的问题，尽管我在选择时只遵循别人的指引。我想到了后来生活中的某些时刻，那时我站在十字路口，那时我的心灵在决定性的时刻变得成熟起来。我想到了自己生活中很多不那么重要但对我来说并非不重要的事件，那时它就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因为即使这些词语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即真理、正义和神圣似乎每次都站在一边，而贪欲、天然的嗜好、阴郁的激情和毁灭却站在另一边。然而，即使在很多问题上它们本身都是清白无辜的，但一个人选择什么始终都很重要。重要的是，他的选择要恰当，要考验自己，这样，他最终就不必【158】开始痛苦地退回到他的出发点上，如果他没有为此责备自己，也没有浪费自己的时间，那就要感谢上帝。

在日常谈话中，我像别人一样使用这些词语；确实，如果不像那样使用它们的话，就是一种愚蠢的迂腐；但有时，我会突然想到，我把它们用在了极为琐碎的问题上。它们脱下了自己谦卑的外衣，我忘记了它们把毫无意义的念头分开了，它们以自身的

全部尊严穿戴整齐地出现在我面前。正如一个地方法官在日常生活中穿着便服毫无差别地混迹于人群中一样。因而这些词语也在每天的谈话中流传，但当他以权威的面目出现时，他便把自己与其他一切人区分开来了。因而，这些词语出现在我面前，就如我经常只有在严肃场合中才看得见的地方法官一样，我的心灵总会变得很诚挚。即使我的生活背后在某种程度上有其“或此或彼”，我都非常了解，在很多时候它还是具有充分的意义。与此同时，我希望在这些词语阻挡了我的道路时，它们至少会使我得到适当的安置，我希望自己将做出正确的选择。然而，无论如何，我都将努力怀着真正的诚挚做出选择。这样，我至少可以在想到这一点时得到安慰：我将很快离开错误的道路。

那么你，你肯定经常使用这些词语——确实，它们差不多成了你的口头禅。它们对你来说具有什么意义？什么意义都没有。对你来说，它们是一种眨眼示意，一个顷刻，一次 coup de mains [突然攻击]，一句咒语，提醒你想到自己的表达法。你在任何场合都懂得如何运用它们，它们也并非没有效果。就你而言，它们的作用就像烈酒对有极大酒瘾的人那样，你完全陶醉于你所说的极度疯狂的言辞之中。

“包含在其中的是生活的全部智慧，但没有任何人令人印象深刻地表达过它们——他似乎是一个具有吓人外表的神在对遭受痛苦的人类说话——就像生活中那个伟大的思想家和真正的哲学家对那个把帽子扔在地上的人说：把它捡起来，你【159】会挨揍；让它扔在那里，你也会挨揍；你现在可以选择。”当人们在危急时刻向你求助时，你会从“安慰”他们中得到巨大快乐；你听了他们的说明后说道：是的，我看得非常清楚。有两种可能的情形——或者可以这么做，或者可以那么做。我的真诚看法和友好建议是：或者做，或者不做——这两种情形你都会后悔。可是，嘲弄别人的人也在嘲弄自己，那并非毫无意义，而是对你自己相当深刻的嘲弄，是你的心灵软弱的悲剧性证明，你对生活的看法

可以集中为一句话："我只说'或此或彼'。"现在，如果你确实真的那样认为，那么就与你没有什么关系。人们不得不让你成为你本来的样子，不得不哀悼心灵的沉重或轻松已经使你的精神变得很衰弱。但是，由于我们知道实情并非如此，所以我们不会为你感到遗憾，倒是希望你的生活处境会加强对你的控制，迫使你把内心表露出来，开始那场并不满足于饶舌和打趣的更为严格的考验。你解释说，生活是一场化妆舞会，对你来说，这是供你消遣的无尽原料，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成功地理解了你，因为每次泄露始终都是一场欺骗。只有这样，你才能呼吸，防止人们簇拥着过分靠近你，使你呼吸困难。你的职业就是保护自己的隐蔽之处，你很成功，因为你的面具是最使人迷惑的。换言之，你是个无足轻重的人，是只与他人相关的某种东西，你的真实面目就在于必须借助这种关系。你把一只害相思病的手伸向一位充满深情的牧羊女，马上又尽可能用田园牧歌式的多愁善感掩盖起来，你会用一个兄弟般的亲吻去欺骗一个令人尊敬的牧师等等。你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一个额头上写着"或此或彼"的令人困惑的人。"这是我的格言，这些词语不是语法学家们认为的转折连词。不，它们属于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应当写成一个词，因为它们的统一形成了一个感叹词，我用它来向人类叫喊，就像人们对犹太人发出喝彩声一样。"

【160】尽管你做出的每个这样的评论对我都毫无影响，或者说，即使有影响，至多只会激起我的义愤，但我还是要为了你而回答你。你没有意识到，人们在午夜时分必须脱掉面具吗？你认为生活总会让自身被戏弄吗？你认为人们为了躲避午夜而可以在它到来前偷偷溜走吗？或者说，你没有为它感到沮丧吗？我在生活中见过有人欺骗了别人很久，以至最终无法显现自己的真正本性。我见过有人长期玩捉迷藏的游戏，以至最终疯狂地把自己隐秘的念头令人厌恶地强加在他人身上，正像他们早先骄傲地把那些念头瞒着他人一样。或者说，你能想到有什么东西比最终使自

己的本性变成多重性更骇人听闻的吗?你实际上会因此变成几个人,正如那不幸着魔的人变成了一大批那样,① 因此,你会失去人类最内在和最神圣的东西,即人格的约束力。

你的确不应该对不仅认真而且也可怕的事情开玩笑。每个人身上都有某些东西在这个问题上妨碍他完全明白,在更高的意义上事实也可能是这样,他可能被生活关系莫名其妙地纠缠着,以至于处在自身之外,无法敞开自己。② 但是,那些很难敞开自己的人不可能去爱,而不可能去爱的人就是所有人当中最不幸的。你却轻率地做了同样的事。你在玩弄的是对每个人都保持神秘的手腕。我的年轻朋友,设想一下没有任何人有意要猜测你的谜语——那么你从中会得到什么乐趣?但首要的是为了你自己,为了你获得拯救——因为我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心灵状态能更好地被描述为罚入地狱——停止这种疯狂的飞翔,停止这种在你内心激荡的对于毁灭的激情,因为你想要的就是:你想毁灭一切,你想通过毁灭存在来满足自己对怀疑的渴求。为此你要塑造自己,为此你要使自己的心灵变得坚硬。你很容易承认你对什么都没有用处,【161】你惟一的消遣就是围绕存在前进七次,吹响号角,③ 使整个事情崩溃,这样你的心灵就能得到安慰,确实,变得很悲哀,这样你就能唤起回声,因为回声只有在空虚之中才会响起。

然而,我很可能不会进一步跟着你沿这条路走下去了。此外,你看,我的头脑衰弱得无法忍受这么做,对不起,它却强健得无法从我眼前的这种持续头晕目眩中获得乐趣。因此,我将从另一面来开始这个主题。想象一下,一个年轻人正处在生命真正开始对他具有某种意义的年龄之时,他很健康、单纯、快乐、才华横

---

① 参见《新约·马可福音》5:9;《新约·路加福音》8:30。

② 例如,有关这一主题,可参见《焦虑》,《文集》卷8,页123-130。

③ 参见《旧约·约书亚记》6:3-20。

溢、充满希望，每个认识他的人也对他充满希望。想象一下——确实，我很难这么说——想象一下他在你身上犯了一个错误，他认为你是一个认真、经过考验、有经验的人，可以放心地就生活之谜从你那里得到启发。想象一下他带着具有青春光彩的可爱信任，带着青年特有的无可否认的强求来向你请教——你会怎样回答他？你会回答说：好的，我只能说“或此或彼”？你肯定不会那么说。你会像你想表现出自己惦记着别人内心的事情时的憎恶那么说话吗？你会把头伸出窗外说“到隔壁家去［Huus forbi］”①吗？你或者会像对待其他那些想从你那里得到建议或启发的人那样对待他，就像你听到一点点话说你只是生活中的一个租赁人而非家庭操持人就转身走开那样吗？你很可能不会这样做。你对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评价非常高。

但是，你同他的关系完全不是你通常希望的那种关系，你同他的接触并不是一次偶然相遇，你的讽刺感没有被诱发出来。尽管他年轻而你年长，但他那高贵的青春气息使那个时刻变得非常严肃。你自己也变得很年轻，你感到年轻有某种美好的东西，却也是非常严肃的东西，【162】人们如何利用青春决非不重要，人们面临着一种实际的“或此或彼”的选择，这难道不是真的吗？你会感到，最重要的与其说是培养人们的心灵，不如说是使人们的人格成熟。你的友善，你的同情心，都被调动起来，你在这个基础之上能与他交谈。你强化了他的心灵，信任地为他辩护说他在世上。你会向他保证说人类具有一种藐视整个世界的力量，你还强烈督促他利用自己的时间。你可以做到所有这些——在你愿意时，你会做得非常漂亮。

然而，请注意我要对你说的话，年轻人，因为即使你并不年

---

① 在丹麦游戏 Gnavspil 中，如果游戏者的筹码上有房子图案，而他又不想交换，于是他就说“到隔壁家去”。参见《恐惧与颤栗》，《文集》卷 6，页 100；《片断》，《文集》卷 7，页 22。

轻，人们还是总要勉强那么说。你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你承认了——否则你就不愿承认——“或此或彼”的重要性。为什么？因为你的心灵已被对年轻人的爱所感动。然而你却以某种方式欺骗了他，因为他也许在有些时候多次见到过你，而那时你要承认这一点会很不合适。你在那时看出了一个没有能力和谐地表露自己本性的人的悲哀结局。你认为你在做最好的事情，然而你也许就已经伤害了他。他也许会坚持反对你对生活的不信任，而在主观之中得到了安宁，你把欺骗性的信任灌输给了他。想象一下，几年之后你再次见到那个年轻人，他活泼，睿智，才华横溢，思想大胆，言论充满神气，但你敏感的耳朵很容易觉察到他心灵的疑虑。你怀疑他也达到了那种可疑的智慧：我只能说“或此或彼”。你会为他感到遗憾，感到他已经丧失了某种东西，丧失了非常重要的东西，这不是真的吗？可是，你不会为自己而伤心，你确实很满足，甚至会为你那可疑的智慧而骄傲。不错，非常为之骄傲，以至你不可能让另一个人来分享，因为你要让它完全属于你自己。然而，在另一方面，你发现它令人遗憾——你真的感到它是令人遗憾的——即那个年轻人达到了相同的智慧。多么巨大的矛盾啊！你的整个存在本身就很矛盾。但是，你只有借助“或此或彼”才能使自己从这种矛盾中解脱出来。而我真的比你爱那个年轻人更加【163】诚挚地爱着你，我在自己的生活中体验过选择的重要性，我要祝贺你依然年轻，哪怕你总是会失去某种东西，你仍然——只要你有精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愿意为它付出精力——可以赢得你在生活中主要关注的东西，你可以赢得你自己，拥有你自己。

现在，如果一个人不断使自己处于选择时刻的顶端，如果他能够不再成为一个人，如果他在自己内心深处只变成一种飘忽的思想，如果人格只意味着成为一个公认经历过各种运动却总是保持不变的虱子卵——如果情形就是这样，那么要说一个人选择得太迟了就很愚蠢，因为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可能根本就不存在选

择的问题。选择本身对人格的内涵来说至关重要：人格通过选择使自身沉浸在被选择的事物之中，在它没有选择时，它就会在萎缩中消亡。因为在做出选择之间存在的那个时刻——看来它一度存在——外在于进行选择的那个人。他与那个时刻毫无关系，可以使自己对它保持一种超然的状态。那是慎重考虑的时刻，但像柏拉图式的［时刻］一样，[①] 它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你希望在抽象意义上坚持的那种时刻。人们盯着它越久，它就越微不足道。所要选择是与进行选择的人相关的最深刻的东西，当选择与生存最为重要的问题有关时，个体同时就必须生活下去，这就是他把选择拖延得越久就越容易改变选择的原因，尽管他不断地一再思考，并因此认为他实际上要区分两种不同的选择。

如果人们像这样看待生活中的“或此或彼”，那么他就不会轻视它。人们会发现，人格的内在作用毫无时机在思想中进行想象性的建构，因而它不断迅速前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或者断定这一个，或者断定另一个，【164】在下一次凭什么做出选择将更加困难，因为已被断定的东西将被撤消。想象一下一位船长在必须掉转方向的那一刻，那时他也许会说：我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然而，倘若他不是一个平庸的船长，那么他也会意识到在这期间船只就要以正常速度前进，因而他这样做或那样做都无关紧要的时刻只有一个瞬间。对人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他忘记了要考虑速度——那么最终就到了再也不是“或此或彼”这个问题的时刻，并非由于他已经做出了选择，而是由于他抑制不住选择，这也可以说成是：由于他人已经为他做出了选择——或者说，他已经丧失了自己。

从迄今为止的讨论来看，你也会看出我对选择的看法在实质上与你很不相同，假如我可以说到这样一件事情的话，因为你的

---

① 参见柏拉图《帕默尼德》（*Parmenides*），前揭，页 947 - 948。也可参见《不安的概念》，《文集》卷 8，页 82 - 84。

差别恰恰在于你的观点妨碍了选择。对我来说，选择的时刻非常严肃，这倒不是由于要严格思考选择中似乎各别的因素，不是由于与每种特定因素相关的思考的多重性，而是由于涉及一种危险，即就在那个时刻我无法掌握选择，那肯定是早已经历过的某种东西再次重现了。如果人们认为在某个时刻可以使自己的人格保持空白，或者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他可以停止和中断个人生活，那么他肯定就错了。早在人们做出选择之前，人格就对选择有了兴趣，如果他拖延了选择，那么人格或其中的阴暗力量就会无意识地做出选择。因此，在最终做出了选择之时——如我在前面说过的，假如他还没有完全变成挥发性的——那么他就会发现必须一再去做的某种东西，发现必须被撤消的某种东西，而这经常都很艰难。有一些与人类有关的故事，说到了美人鱼或人鱼使自己的力量从属于自己有魔力的音乐。① 故事说到，为了打破那种魔力，受到魔力控制的人必须毫无差错地从头演奏同一首乐曲。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165】思想，但做起来却非常艰难，然而事情就是这样。必须像这样找出受到吸引的人的错误，人们每犯一次错误，他就必须重头开始。如你看到的，这就是选择和及时选择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不过，你却拥有另一种方法，因为我完全了解你求助于世界的有争议的一面并不是你真实的本性。不错，如果深思熟虑是人类生活的任务，那么你就会接近于完美。我将做出说明。为了适合于你，选择自然必须大胆：或者做牧师——或者做演员。这就是两难处境。现在，你所有充满激情的能量都被唤了起来，绞尽脑汁的反思抓住了做牧师的念头。你得不到安宁，日夜想着这件事，你读完了能够找到的所有书籍，每个礼拜天到教堂去 3 次，结交牧师们，自己写布道词，向自己布道，你有半年时间对整个世界都毫无感觉。最后你准备好了，你可以更有见地、表面上更

① 参见《日记与论文》卷 4，页 3996（《论文》卷 2 - A65）。

有经验地谈到如何做牧师，甚至超过了很多当了20年牧师的人。当你见到他们时，引起你恼怒的是，他们竟不懂得如何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口才来谈吐。① 你会说：这是热情吗？与他们相比，我不是牧师，我没有致力于使自己成为牧师，但我却能用天使们的声音说话。这也许非常真实，但你仍然没有成为牧师。现在你以同样的方式来进行你自己的其他选择，而你对艺术的热情几乎超过了你那教士的口才。因而，你准备好了进行选择。

然而，有件事是确定的，即在你经历过的大量心理活动中，多半都停止于这一面，即很多次要的反思和观察。因此，在你要选择的时刻，这些残余又复苏并活跃起来，一种新的“或此或彼”出现了：一个律师，也许是一个审判律师——这两方面的选择具有某种共同之处。于是，你不知所措。就在这一刻，你足以成为一个审判律师而能表明把第三方包括在内的正确性。你的生活就这样继续着。【166】在这些思考上浪费了一年半时间之后，在伴随着你心灵全部力量令人惊异的能量带来的紧张之后，你一步都没有前进。然后，思想的线索突然断了。你变得不耐烦，容易激动。你发怒，你破坏，接着又继续：或者做理发师，或者做银行出纳员——我只能说“或此或彼”。

难怪这些词语对你来说已经成了一种罪过和一种愚蠢，② “它们对你来说就像拥抱死亡处女的手臂。”③ 你鄙视人们，使他们成为嘲笑对象，而你实际上已经成了你最厌恶的人——一个批评家，所有学问领域的普遍的批评家。有时我禁不住要笑你，然而悲哀的是，你那真正非凡的智力就这样消散了。可是，这又是你本性中同样的矛盾，因为你对荒谬可笑之事明察秋毫，上帝会帮助那

① 有关“expectorate”的根本含义，参见《恐惧与颤栗》，《文集》卷6，页27和注释。

② 参见《新约·哥林多前书》1：23。

③ 铁制处女，中世纪的一种刑罚。

个落入你手中的人，只要他在相同的处境之中。然而，完全不同的是，他也许变得屈服和崩溃了，而你却挺立着，比从前更加爱开玩笑，以 vanitas vanitatum vanitas [一切空虚中的空虚就是空虚][①] 的福音来使自己和别人快乐，好哇![②] 但是，这不是选择。这就是我们用丹麦语说的：Lad gaae [让它过去吧]！或者说，这是一种妥协，就像要使“五”成为一个偶数一样。现在，你感到自己很自由，要对世界说“再见”。

> So zieh' ich hin in alle Ferne,
> Ueber meiner Mütze nur die Sterne
> [于是，我继续前进去遥远的地方，
> 在我的头顶上只有星辰]。[③]

你因此做了选择——当然不像你自己可能承认的那样，选择了更好的部分；但你实际上完全没有选择，或者说你是在比喻的意义上进行选择。你的选择是一种美学的选择，但美学的选择决不是选择。从总体上说，选择是一个内在的和严格的伦理学术语。在较严格的意义上，无论哪里存在着“或此或彼”的问题，人们就始终可以肯定它与伦理学有关。惟一绝对的“或此或彼”

---

① 参见《旧约·传道书》1：2。

② 歌德“Vanitas! vanitatum vanitas!”，前揭，卷1，页145：

> 我的信任无处可以寄托，
> 好哇！
> 如此我尝到了世间真正的欢乐，
> 好哇！

也可参见《日记与论文》卷4，页4386（《论文》卷1-A121）。

③ 引自歌德《自由思想》，前揭，卷5，页7，引文做了一些改动。参见《增补》，页380（《论文》卷3-B31）。

【167】就是善与恶之间的选择，但这也是绝对伦理学的。

美学的选择或者是完全直接的，因而没有选择，或者它在巨大的多重性中丧失了自身。例如，当一个年轻女孩儿遵循了自己内心的选择时，虽然这种选择在其他方面都很美，但在更严格的意义上决不是选择，因为它完全是直接的。如果一个人从美学上去思索一系列的生存任务，那么他就像前面谈到你的情况时那样，并没有轻而易举拥有一种“或此或彼”，而是一种巨大的多重性，因为选择的自我决定方面并没有从伦理学上得到强调，如果人们不是绝对地进行选择的话，那么他就仅仅是在暂时选择，由于这个原因，下一次他就可能选择别的某种东西。

因此，伦理学的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要容易得多，要简单得多，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又更加艰难得多。想在伦理学方面确定自己生存任务的人，一般来说都没有这样宽广的选择范围。然而，选择行动对他来说要更加有意义得多。现在，如果你要恰当地理解我的看法，那么我完全可以说，进行选择时最重要的与其说是选择正确的东西，不如说是进行选择时的精力、真挚和同情心。在进行选择时，人格本身要以其内在的无限性显示出来，接着人格会由此得到巩固。因此，即使一个人选择了错误的东西，但他凭借选择时的精力将发现自己选择了错误的东西。① 换言之，既然他以自己人格的全部内在性做出了选择，那么他内在的存在就得到了升华，他本人也会与那无所不在地弥漫于一切存在［Tilvaerelse］的永恒力量形成一种直接的关系。仅仅从美学上进行选择的人决不会达到这种升华，决不会达到这种更高的献身。尽管他的心灵有着万般激情，但其节奏只不过是一种 spiritus lenis［衰弱的律动］。②

① 参见《增补》，页 167（《论文》卷 3－B42：1）。

② 这个词语在希腊语里表示的是平稳地或没有杂音地呼吸。

因而，我像加图（Cato）那样①向你大叫着我的“或此或彼”，但与加图不同的是，我的心灵还没有达到他所具有的那种一贯的冷酷。不过，我明白这种祈求本身，如果【168】我有足够的力量，我就能把你激发起来，不是为了思维活动，因为你在这方面没有缺陷，而是为了精神的诚挚。如果没有它，你也许能成就很多事情，甚至使全世界感到惊异（因为我没有缺陷），然而你却会失去最崇高的东西，会失去真正赋予生命以意义的惟一东西。你会赢得整个世界，却会丧失你自己。②

那么，我在自己的“或此或彼”中分离出来的是什么？是善与恶吗？不是，我只想使你明白这种选择对你来说真正具有的意义。正是在这一点上，一切都改变了。一旦一个人像这样被带到十字路口，对他来说，此刻除了做出选择之外别无出路，那么他就会选择正确的东西。因此，如果非常凑巧的是，在你读完这篇有点冗长、再次以书信形式送给你的探讨之前，你就感到了选择的时刻已经到来，那么就抛开其余部分——不用费心去读它，你没有丧失任何东西。但要选择，你就会发现这么做的内在效力。确实，没有哪个年轻女孩儿对自己的内心选择感到的幸福，能与一个懂得如何选择的男人相比。所以，一个人或者必须审美地活着，或者必须伦理地活着。如已经说明的，在这方面，这还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选择的问题，因为在美学上活着的人并没有选择，而在明白了伦理学之后再选择美学的人却不会在美学上活着，因为他是有罪的，要服从伦理学的限定，哪怕他的生活一定要被说

---

① 老加图（前234－前149年）在议会中不断地用这样的话来结束自己的演讲：Ceterum [or Praeterea] censeo Carthaginem esse delendam [此外，我的看法是，必须消灭迦太基]。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3，页65。

②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16：26。

成是非伦理的。你瞧，可以说，这就是伦理学“持久的特点”,①尽管伦理学谦恭地把自己置于同美学一样的层面上，然而在实质上它却是对选择的选择。

这就是人们在沉思人类生活时令人悲哀的东西，有那么多人在默默地受难之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他们使自己活了很多年，并不是在生活内容不断展现、此刻在这种展现之中被拥有的意义之上，而可以说，是他们脱离了自己而活着，并且像影子一样消失掉了。他们不朽的灵魂跑掉了，他们却没有因不朽的问题而忧虑，因为他们在【169】死去之前早已蜕变了。他们没有在美学上活着，但他们也没有从整体上明白伦理学。他们实际上也没有拒绝它，因此他们也没有罪，除非因为那是一种既非这种也非那种的罪过。他们也没有怀疑自己的不朽，因为一个为了自己而深刻并强烈怀疑它的人，肯定会发现什么是正确的。我强调“为了自己”，肯定正当其时的是要提防那种宽宏大量、冠冕堂皇的客观性，很多思想家都据此认为要为其他一切人而不是为自己。如果有人把我在这里所主张的叫做自恋的话，那么我将回答说：那是由于完全不懂得这种“自我”是什么，由于一个人获得了整个世界的无效性并丧失了自己，也是由于作为一种贫乏的论证首先就无法使提出它的人信服。

我的“或此或彼”不是要表明善与恶之间的选择，而是要表明人们借以选择善与恶或排除它们的选择。这里的问题在于，人们以什么条件去看待一切存在和个人生活。在善与恶之间进行选择的人选择了善，这确实是事实，但很明显的是只有选择善，因为美学不是恶，而是冷漠。这就是我说伦理学构成了选择的原因。因此，与其说这是一个在意欲之善或意欲之恶之间选择的问题，倒不如说是选择意欲的问题，但这一点接着又断定了善与恶。选择了伦理学的人就选择了善，但这里的善完全是抽象的。它的存

① 指罗马天主教洗礼与圣职授任宣誓的持久特点。

在因此仅仅是假设，这决不能排除进行选择的人接着就不可能选择恶，哪怕他选择了善。你在这里再次看到了，重要的是要做出一种选择，与其说这要取决于沉思，不如说要取决于对意志的洗礼，洗礼把这一点同化进了伦理学之中。时间越是推移，选择就变得越困难，因为心灵不断处于两难困境的某一方，因此要使它本身起作用就变得越来越艰难。然而，如果要做出选择，这却是必要的，只要选择还有什么意义的话，这在结果上就是极其重要的，我将在后面指出这一事实。

【170】如你所知，我决没有故意不在意做一个哲学家，更不用说在我同你交谈的时候。这部分由于要戏弄你一下，部分由于它实际上是我生命中最看重、最珍贵、在某种意义上最有意义的职业，而我通常都显得是个已婚者。我没有把自己的生活奉献给艺术和科学，与它们相比，我把自己的生活奉献给的倒是微不足道的琐事。我把自己奉献给了工作、妻子、孩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我没有把自己奉献给它们，而是在它们之中得到了快乐和满足。与你为之活着的东西相比，这些都是些琐事。然而，我的年轻朋友，要当心不要让你受到真把自己的生活投入其中的那些大事所欺骗。现在，我虽然不是哲学家，但我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冒险进行一点哲学思考，我恳请你不要过多批评这一点，而要为你自己加以 ad notam［注意］。

你据以对存在的赞美产生一切共鸣的有争议的结论，与现代哲学最得意的理论具有一种奇怪的相似之处，其矛盾原理被取消了。①

---

① 例如，可参见黑格尔《逻辑学》，前揭，页 431－443，尤其是页 433 页：

> “矛盾消解了自身。”在我们刚刚思考过的自我排斥的反思中，各自处于自我存在中的肯定与否定，都扬弃了自身；各自都不过是过渡，或者确切地说，它本身自我转换成了其对立面。对立面的这种不断消解在本身之中，就是由矛盾产生的“最初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就是空无。

我非常清楚你所采取的立场是诅咒哲学，然而在我看来，它本身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确实，没有立刻觉察到这一点的原因在于，它甚至像你一样没有被置于恰当的地位上。你处于行动的领域，哲学处于沉思的领域。一旦它被转移到实践领域中，它就必须得出与你相同的结论，尽管它没有用同样的方式来表达。你在一种更大的疯狂中调节各种矛盾，哲学却在更高的统一中调解各种矛盾。你面向未来，因为未来在实质上是将来时态。你认为，我或者可以这么做，或者可以那么做，但我无论怎么做都同样荒谬——ergo（【译按】拉丁文“因此”），我什么都不做。哲学面向过去，面向经历过的世界历史的总体性。它表明了散乱的因素如何汇聚为一个更高的统一体；它不断地进行调节。[①]然而在我看来，这并没有回答我所提出的问题，因为我要追问的是未来。你确实以某种方式做出了回答，尽管你的回答是一派胡言。

（接上页）也可参见黑格尔《哲学百科全书》，前揭，页174：

> 矛盾就是世界运动的原理：可笑的是认为矛盾是不可思议的。这种说法中的惟一正确之处在于，矛盾不是问题的终点，而是消除了自身。但在矛盾消除之时，它并没有留下抽象的同一性，因为它本身仅仅是对立的一个方面。对立的直接后果（在被看成是矛盾时）就是“原因”，它包含了同一性，以及在更完善的概念中被取代和被扬弃为各种要素的差异。

也可参见《片断》，《文集》卷7，页108－109；《附言》，《文集》卷12。

① “调节”是德文Vermittlung的丹麦文（以及英文）译法。例如，可参见黑格尔《逻辑学》，前揭，页99，103，107，445；《哲学百科全书》，前揭，页101，105；《重复》，《文集》卷6，页148－149；《焦虑》，《文集》卷8，页81－93。也可参见《日记与论文》卷2，页1578；卷3，页3072，3294（《论文》卷2－A454；卷3－A108；卷4－A54）。

现在，我认为哲学是正确的，矛盾原理【171】实际上消除了，或者说哲学家们在每个时刻都把它提升到了为了思想的更高统一体中。然而，这毕竟无法适用于未来，因为各种矛盾在我能够调解之前肯定存在着。但是，如果矛盾在那时存在着，那么它就是一种“或此或彼”。哲学家们宣称：这就是迄今为止的状况。我却要追问：如果我不想成为一个哲学家，那要我做什么，因为如果我想成为哲学家，那么我非常明白，我就像其他哲学家那样必须调节过去。因为第一，这并没有回答我那个“要我做什么”的问题，因为即使我拥有曾经有过的最富有才华的哲学头脑，但我除了坐下来沉思过去之外，还必须做更多的事情。其次，我是个已婚男人，远不是个有哲学头脑的人，但我在一切方面都要求教于这门科学的信徒，为的是发现要我做什么。然而，我没有得到任何答案，因为哲学调节过去并且存在于过去之中——正如一首提到古董收藏者的诗说的那样，哲学如此急匆匆地赶往过去，只有其上衣的后摆还留在现在。① 你瞧，你在这方面与哲学家们站在了一起。把你联结起来的就是生活已经停止下来。对哲学家来说，世界历史已经终结，而他却在进行调节。这说明了属于我们时代风气的矛盾景象——要发现能够调节基督教与异教的年轻人，他们能够与历史的巨大力量做游戏，他们无法告诉一个单纯的人在生活中必须做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自己必须做什么。②

你在为自己所偏爱的结论创造词语方面非常有创造力。我将从中挑选出一个来，因为你在这方面与哲学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哪怕他们实际的或虚假的真挚妨碍了他们参与使你感到高兴的必需的翱翔。如果有人问你是否会签署给国王

---

① 这里没有注明出处。

② 有关以上段落，参见《增补》，页380（《论文》卷3－B42：2）。

请愿书，或者问你是否想有一种机构或权力来征税，或者问你是否想加入这项或那项慈善事业，那么你会回答说："我尊敬的同代人，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参与者，我身处其外，就像一个低微、沉默的西班牙人'说'的我身处其外一样。"

哲学家也是如此。他身处其外，他并不是【172】参与者。他一边聆听着过去的歌曲一边坐等变老，他拥有聆听调节之谐和的耳朵。我尊重学术，也尊崇献身于学术的人，但生活也拥有自身的各种要求。即便像我这样，如果我看见一个极有天赋的知识分子独自沉迷于过去之中，那么我会对如何形成对他的评价而感到困惑，会对我就他的知识能力应当持有的看法感到困惑——当我看见今天的很多年轻人时并不感到困惑，并非因为他们都可能具有哲学头脑，都会沉迷于今天所偏爱的［yndling］哲学之中，或者会沉迷于我倾向于称为的我们时代青春期的［yngling］哲学之中。

正如哲学不敢以完全无能为理由而忽视任何人一样，我也有反对哲学的正当理由。我是个已婚男人，我有孩子。即使现在我以他们的名义要求一个人在生活中必须做的事情，那又怎么样。你也许会讥笑，无论如何，具有哲学头脑的年轻人会讥笑有家室的男人。然而我认为，如果哲学什么都没有回答，那么这真的就是反对哲学的最大理由。生命的运动已经停顿了吗？如果现在这代人有可能靠沉思度日，那么下一代人将靠什么度日？靠与沉思相同的东西吗？毕竟，上代人一无所成，没有留下任何要调节的东西。瞧，我在这里又可以把你和哲学家们放在一起，并对你们全部人说：你们没有得到最高贵的东西。我作为一个已婚者的立场，使我能够更好地解释我所说的意思。如果一个已婚男人要说完美的婚姻就是没有孩子的婚姻，那么他就犯了与哲学家们相同的错误。他使自己变成了绝对的，然而任何已婚男人都会认为这

是不真实的和丑陋的，他只有一瞬间成为自己，[①] 正如他拥有孩

---

① 这里的丹麦词是 Moment，而不是 øieblik，Moment 在英文中通常译为 moment，而且在基尔克果的著作中通常具有特殊意义（参见《日记与论文》卷 3，页 2739 - 2744 和页 821；卷 7，页 62）。“moment” 在这里的用法与在黑格尔著作中的用法一样，即整体之中正在消失的要素、因素或特殊，统一体的成分或部分。例如，可参见《逻辑学》，前揭，页 105，107，116：

> “形成”是存在与虚无的不可分离性，而不是从存在与虚无抽象出来的统一体，但它作为“存在”与“虚无”的统一体，就是“存在着”存在与虚无两者的“确定”统一体。但是，就存在与虚无而言，各自都没有与它的他者分离，各自都“是”，又都“不是”。因而它们“处于”这种统一体之中，但仅仅是作为在消失的、被扬弃的要素。它们从最初想象出来的“自我维持”，下降到要素的地位，它们仍然有区别，但同时已经被扬弃了。
>
> 按这种区别来把握，各个要素在这种“区别”中都是作为与“他者”的统一体。因此，形成就包含了作为这样“两种”统一体的存在和虚无，它们“各自”本身都是一个存在与虚无的统一体。这个是作为直接的、与虚无有关的存在，另一个则是作为直接的、与存在相关的虚无，确定性在这两个统一体中的价值并不相等。某种东西被扬弃只是就它已经进入具有其对立面的统一体而言，在这种作为被反思的某种东西的更加特殊的意义上，也许可以恰当地把它称为一个“要素”。
>
> 这种以其本身的某物进行的调节就“在它本身之中”，只被当作否定之否定，对它的各个方面来说没有任何具体的限定。因此，它分化成了成为“存在”的单一的这个，“是”某种东西，因而也“是”一种确定的存在。进一步，它“在其本身之中”也是“形成”，然而，它再也不只是为了其要素的存在和虚无。存在的这些要素之一现在成了确定的存在，并进一步成了“一种”有限的存在。第二个要素同样是一种“确定”的存在，但被确定为对某物的否定——一个“他者”。作为“形成”的某物是一种过渡，其要素本身也是某物，这样，过渡就成了“变化”——一种早已成为“具体”的形成。但在开始时，某物只是在其“概念”中发生了变化，它还没有被推断为调节和被调节，但首先只是在其自身关系中单纯地维持自身，而对它的否定同样被推断为性质，仅仅是一个一般的“他者”。

子一样要真实得多。

但是，我早已走得太远。我已经卷入了也许不应该进行的各种考查之中，部分因为我不是哲学家，部分因为同你谈论这个时代的某些现象并不是我的意图，而是要对你说话，以各种方式使你感到【173】要与之说话的人就是你。然而，由于我已经走了这么远，所以我想再就哲学上对矛盾的调节做一点更深入的思索。如果我所说的话缺乏严格性的话，那么它或许还有一些真挚，正由于这个原因，才在这里把它说出来。我无意争得什么哲学地位，但肯定地说，我一旦拿起了笔，我就要用它来为我一般采用其他更好的方式去辩护的东西进行辩护。

于是，正如一个时代的到来是真实的一样，存在着一种“或此或彼”也是真实的。哲学家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时代，它本身是一种要素。[①] 当一个哲学家毫无成果时，时代总是一种可疑的环境，确实，这对他来说必须被看成是一种耻辱，正如东方的贫瘠被认为是一种耻辱一样。因此，时代本身成了一种要素，哲学家本身则成了时代的一个要素。接着，我们的时代对后一个时代来说显得是一个推论的要素，[②] 后一个时代的

---

① 参见本书第830页注①（页【172】注㉓）。

② 历史过程中的一个要素或因素。威廉法官在这里把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运用于黑格尔的体系。例如，可参见《哲学百科全书》，前揭，页113，115－116：

> 就形式而言，逻辑学有三个方面：a. 抽象的方面或理解的方面；b. 辩证法的或否定推理的方面；c. 思辨的或肯定推理的方面。这三个方面并未构成逻辑学的三个“部分”，而是每个逻辑实体中的阶段或“要素”，即每个概念和真理的阶段或“要素”。它们都可以置于第一个阶段之下，即理解阶段，因而彼此保持着独立，但这将造成它们在概念上的不恰当。对逻辑分界线及其特征的说明，在这一点上不过是历史的和先行的。
>
> 在辩证阶段，这些有限的特征或准则取代了自身，并变成了其反面……

哲学家接着将调节我们这个时代等等。因而，哲学在这种程度上处于正确的一方，而按照我们时代的哲学来看，把我们的时代混同于绝对的时代是一个很容易发生的错误。

然而，很容易觉察到，调节的范畴因此已经遭受了很大的打击，绝对的调节在历史终结之前是不可能的，换言之，系统处在一个不断形成的过程之中。不过，哲学所保留下来的就是承认存在着一种绝对的调节。当然，这对它来说极为重要，因为人们如果放弃调节，那么就放弃了沉思。

在另一方面，承认这一点也是一个容易引起怀疑的问题，因为人们如果承认调节，那么就不存在任何绝对的选择，如果不存在这样的事情，那么就没有任何绝对的“或此或彼”。这就是困难所在。然而我认为，这部分是由于两个领域的彼此混淆，即思想领域和自由领域。就思想而言，矛盾[①]并不存在，它演变为另一方，因此与另一方一起演变为一个更高的统一体。就自由而言，矛盾确实存在，因为它排除了矛盾。我决没有【174】把 liberum

(接上页)

这就是正确确定和理解辩证法之本质的极端重要性。只要存在着运动，只要存在着生活，只要存在着对实现世界产生影响的事物，那么辩证法就会起作用。它也是所有真正科学的知识的灵魂。在流行的看待事物的方式中，拒绝受到对理解的抽象看法的束缚似乎是公正的，按照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格言，这要求各自都应有其轮次。我们承认这一个，但我们也承认另一个。然而，当我们更仔细地考察时，我们会发现，对有限的限制不仅来自没有限制，它自身的本质就是它被消除的原因，它通过自身的行动转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① 这里的丹麦文是 Modsaetning（对比，对立），而不是 Modsigelse（矛盾），它在上下文中似乎较合适。研究基尔克果的哲学教授之一可能同时使用了这两个词语来进行解释。西伯恩在其 Logik som Tankelaere（前揭）页302中使用了 Modsaetning 这个词来讨论矛盾原理。参见《约翰尼斯·克里马库斯》,《文集》卷7，页168和注释（《论文》卷4－B11，页146)。

arbitrium［冷漠的自由］[①] 同真正的、积极的自由混淆起来，因为就连这一点也具有永远外在于它本身的邪恶，哪怕它仅仅是一种微弱的可能性。它并没有因为越来越多地同化邪恶而变得完美，而是因为越来越排斥它而变得完美，但排斥正是调节的对立面。我并没有因此认为以后将表明一种彻底的邪恶。[②]

哲学恰好必须涉及的领域，与思想相适合的领域，就是逻辑、自然和历史。在这里，必然性是起支配作用的，因此调解具有其效力。对逻辑与自然来说也是如此，没有任何人会否认这一点，但就历史来说，却存在着困难，因为据说在这里自由胜过了一切。[③] 但我认为，历史被曲解了，困难源于以下原因：即历史不

---

① 参见《不安的概念》，《文集》卷8，页49，112。

② 例如，可参见康德，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ssen Vernunft，Königsberg：1793，页3－58；《在理性限度内部的宗教》（*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Alone*，tr. Theodore M. Greene and Hoyt H. Hudson，Chicago：Open Court，1934），页15－39；《讽刺》，《文集》卷2。

③ 例如，可参见黑格尔《美学讲演录》，前揭，卷3，页395；《历史哲学讲演录》，前揭，页39：

> 真正的自由并不与作为异己的因而是压制性力量的必然原则相对立，确切地说，它在实质上拥有相同的特征，即它的存在之核心的组成部分，并且与其存在的核心同一，紧接着它的要求，它因此只遵循它自身的律法，依照它自身的本质采取行动。
>
> 在世界历史之中，只有这些人才能引起我们注意，他们形成了一个国家。因为这必须理解为，这后一个方面是自由的实现，即绝对终极目标的实现，它只为自身而存在。必须进一步把它理解为人类拥有的全部价值——他只通过那“国家”拥有一切精神的现实。因为他的精神现实就在这里，他自身的实质——理性——对他来说客观地存在着，它拥有对他来说的客观的、直接的存在。因此，只有他才有充分的意识。因此，只有他才是不朽的共享者——一种正直的、道德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因为真理是普遍意志和主观意志的统一体，要在国家、其法律、其普遍的与合理的安排中找到普遍性。国家是神圣的理念，因为它存在于尘世。因此，我们在其中拥

只是自由个体之自由行动的产物。个体要行动，但这种行动要进入到维护存在整体的事物秩序之中。他的行动将产生什么，行动的人确实不知道。然而，它越能领悟事物的这种更高的秩序，可以说，它们按其永恒律法的自由行动以及共同作用，就是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就是世界历史的运动。因此，对哲学来说，利用调节是相当恰当的——那就是说，相对调节。如果我要思索一个世界历史的个体，[①]我可以在《圣经》所说的“他们跟随

(接上页)有一种比从前更为明确之形式的历史对象。在其中，自由获得了客观性，生活于享有这种客观性之中。因为法律是精神的客观性，意志具有其真正的形式。只有遵循法律的东西，才是自由的。因为它遵循自身——它是独立的，因而是自由的。当国家或我们的国家构成了一个存在的共同体时，当人的主观性服从于法律时——自由与必然之间的矛盾才逐渐消失。

① 例如，可参见黑格尔《历史哲学》，前揭，页29-30：

此外，历史必须与多种关系有联系。在这个领域中表现出了现存的、被承认的职责、法律和权利之间的这些重要冲突，这些偶然性与这种固定的体系相反，它们要攻击甚至要消灭其基础和存在，这些趋向也许仍然显得是好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利的——是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和必然的。这些偶然性在历史之中实现了它们自身：它们涉及一种不同秩序的一种普遍原理，人们或国家的“持久”有赖于这一点。这种原理是“创造性的”理念、真理为了[意识到]自身的奋斗和努力的发展之中的一个实质阶段。历史的人——“世界历史的个体”——就是那些内心以这样一种普遍原理为目标的人们……因此，他们是那些似乎要从自身吸取自己生命冲动的人，他们的行为导致了事物的一种状况，以及一种似乎只是“他们的”兴趣和“他们的”著作的历史关系的复杂性。

这样的个体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要阐明的普遍理念，虽然他们贯彻了他们的这些目标，相反，他们是实践的、政治的人。但与此同时，他们是思维着的人，他们具有对时代要求的洞见——“那就是为发展做好准备”。这就是他们时代、他们的世界的“真理”。可以说，接着就是合适的物种，它们早已在时代的子宫中形成了。正

他"[1]的行为与他因其属于历史的行为之间做出区分。哲学与人们所谓的内在行为毫无关系，但内在行为却是自由的真正生命。哲学思考外在的行为，然而它接着并不认为这是孤立的，而认为它被融入和转变成了世界历史的过程。这个过程对哲学来说是合适的主题，它也按必然性的范畴来思考这一点。因此，它拒绝想要指出一切事物都可能是对另外的东西的反思。它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看待世界历史，以至不存在"或此或彼"的问题。

至少在我看来，在这种观点中似乎混杂着很多愚蠢的和无能的言论。我并不否认那些想召唤历史精神的年轻巫师们【175】在我看来尤其荒谬可笑，但我也深深地敬重我们时代要展示的各种惊人成就。如已经谈到过的，哲学按必然性的范畴来看待历史，而不是按自由的范畴来看待历史，因为即使世界历史的过程被说成是自由的，但这与人们谈到实际上的组织过程是同样的意义。[2]对历史过程来说，不存在任何"或此或彼"的问题，但仍然没有哪个哲学家会想到否认：对行动着的个体来说，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接下来这一点说明了漫不经心与温和性，哲学带着它们来看待历史及其英雄，因为它按照必然性的范畴来看待它们。这接着说明了它无法使人行动起来，它有可能使一切都停顿下来，因

(接上页) 是他们才懂得这种正在形成的原理，进步过程中必然的、直接发生的步骤，那是他们的世界要采取的步骤，他们的目标是要在促进这一点中造成这一点，扩展他们的精力。世界历史的人——一个时代的英雄——因此必须被认为是其明确认识到的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言辞，都是那个时代最好的。伟大的人们已经形成了使自身满足而不是使他人满足的目标。无论他们从他人那里得到了怎样精明的计谋和意见，但在他们的经历中都是更加有限的和前后矛盾的特点。因为正是他们才最了解各种事件，"他人"要向他们学习、证实至少是默认他们的策略。

① 参见《新约·启示录》14：13。

② 例如，可参见黑格尔《百科全书·自然哲学》，前揭，卷 7，第 501 –502 页。

为它实际上所要求的，就是人们必须按必然性行事，这就成了一个矛盾。

因而，即使是个体中的最低贱者也具有一种双重存在。他也拥有一种历史，而这不单是他自己自由行动的产物。在另一方面，内在行为属于他，而且将永远属于他；历史或世界历史不可能从他那里把它夺走；它跟随着它，或者使他高兴，或者使他绝望。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对一种绝对的“或此或彼”的支配，但哲学与这个世界毫无关系。如果我要想象一位老人回顾一种积极的人生的话，那么他在思想中也具有对那种生活的调节，因为他的历史在时代的历史之中是相互交织的，但他在内心深处却没有调节。在他进行选择时，其中仍然不断有一种“或此或彼”把已经分开了的东西分离开来。如果这里的调节存在什么问题的话，那么可以说就是忏悔。然而，忏悔并不是调节，它并不渴望地看着必须要调节的东西。它的愤怒吞噬了要调节的东西，但这与调节的反面（即排斥）很相似。在这里很明显的是，我并没有设想一种根本的邪恶，因为我要断定忏悔的真实性［Realitet］；但忏悔诚然表达了和解，而它也表达了一种绝对的无法调和。

不过，你也许会向我承认所有这一切——你仍然会在很多方面与哲学家们合作，除了因为你为了自己而对他们进行嘲弄之外。你也许会认为，我作为一个已婚者【176】可能对此感到满足，并在我的家庭生活方面利用这一点。老实说，我决不要求什么，但我还是想了解哪种生活更高尚——是哲学家的生活，还是自由人的生活。如果哲学家只是一个哲学家，埋头于哲学，毫不懂得自由的幸福生活，那么他就丧失了非常重要的东西，他会赢得整个世界，却丧失了自己——这种情况决不会发生在一个为自由而生活的人身上，哪怕他曾经失去过很多东西。

因此，正是为了自由，我才要奋斗（部分表现在这封信里，部分主要表现在我自己身上），为了未来、为了“或此或彼”而奋斗。这就是我要留给我在这个世界上爱过的人们的财富。确实，

如果我的小儿子此刻已经长大到能正确理解我所说的话，如果我的最后时刻已经到来，那么我会对他说：我没有给你留下财富，也没有给你留下封号和荣耀，但我知道哪里埋藏着可以使你比整个世界都富有的财富，那笔财富属于你，你甚至不必为此而感谢我，以免你会因为拥有对一个人来说的一切东西而毁掉你的灵魂。[①] 那笔财富储藏在你自己的内心深处。那里有一个“或此或彼”，它能使一个人变得比天使都要伟大。[②]

在这里，我要打断这条思路。这也许会使你感到不满，你那贪婪的目光带着不满盯着它，但这是因为目光是最后获得满足的东西，[③] 尤其是像你这样的人，并没有感到饥饿，仅仅受到无法满足的目光之贪欲的煎熬。

那么，在我的“或此或彼”中处于优先地位的是伦理学。因此，要点依然不是要选择某种东西，要点不在已经选择了什么这一现实，[④] 而在于选择这一现实。然而，这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也是我要努力唤醒你的。一个人达到了这一点，就可以帮助另一个人；当达到这一点时，一个人对他人的意义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在前一封信中提到了，要让爱给予人们决不会丧失的和谐。现在我要说，选择会给予人们一种决不会丧失的庄严，一种静穆的尊严。

很多人都极为重视【177】面对面看见某个杰出的世界历史个体。他们决不会忘记那种印象，它已经给予了他们的心灵以一种能使它们的本质变得崇高的理想形象。然而，无论这个非常时刻具有怎样的意义，却无法与选择的时刻相比。当环绕着一个人的一切都静寂下来，肃穆得像晴朗、星光照耀的夜空之时，当心灵

①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16：26。

② 参见《新约·希伯来书》1：4。

③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3，页25。

④ 参见本书第663页注①（页【12】注⑬）。

在整个世界上处于孤独之时，那时在他面前出现的不是一个杰出的人，而是永恒的力量本身。那时天堂看来就要打开，而“我”就选择了它本身，或者更正确地说，要接受它本身。那时心灵已经看到了最高的东西，那是任何尘世的眼睛[1]都无法看见的，那是决不可能被忘却的，那时人格受到了能够使之永远变得高贵的骑士爵位的洗礼。他并没有变得与从前有什么不同，但他变成了他自己。意识结成为一体，而他就是他自己。正如一个继承人那样，哪怕他继承了整个世界的财富，但在他达到法定年龄之前却并未拥有那些财富，[2] 因而，最富有的人格在选择了自己之前什么都不是；在另一方面，当他已经选择了自己时，哪怕可以叫做最贫穷的人格，但也拥有一切。因为伟大并不是要成为这种或成为那种，而是要成为他自己。只要每个人愿意，都能做到这一点。

在某种意义上，问题并不在于要选择某种东西，你会从这一点看出来——在另一面出现的是美学，与它毫不相干。然而，这里的问题是一种选择，确实是一种绝对的选择，因为只有通过绝对的选择，人们才可能选择伦理学。所以，伦理学要由绝对选择来断定，但决不能接着认为要排除美学。在伦理学中，人格被带向了以自身为焦点。所以，美学被绝对排除了，或者说它作为绝对被排除了，但相对来说它一直都存在着。在选择了自身时，人格就从伦理学上选择了自身，并绝对排除了美学。但是，由于他仍然选择了自己，并没有通过选择自己而成为另一个人，而是成为他自己，因而美学在其相对性中全部回归了。

因此，我所提出的“或此或彼”在某种意义上是绝对的，因为它处于选择和不选择之间。【178】但是，既然选择是一种绝对的选择，那么“或此或彼”也就是绝对的。在另一种意义上，绝对的“或此或彼”在选择之前并没有出现，因为那时出现了善与

① 参见《新约·哥林多前书》2：9。

② 参见《新约·加拉太书》4：1－2。

恶之间的选择。我在这里并不关注这里提出的这种选择，也不关注第一次选择。我只希望迫使你想到做出选择的必然性将显示自身，因此要按照伦理学的限定条件来思考存在。我对于一种形式上的、抽象的自由毫无伦理学上的严格性和热情。如果只断定了选择，美学就会全部回归，你会看到，存在只有因此才会变成美好的，而这就是人们拯救自己的灵魂、赢得整个世界、利用世界而不会滥用它的惟一途径。

然而，审美地生活意味着什么，伦理地生活又意味着什么？一个人身上的美学是什么，一个人身上的伦理学又是什么？我对此的回答是：一个人身上的美学就是他自发地、直接地成为什么所要依靠的东西，伦理学就是他成为他自己所要依靠的东西。一个生活于美学中、依靠美学生活、以美学为出发点、为了自己身上的美学而生活的人，就是审美地生活的人。

我在这里无意进入对前面就美学所做的界定包含的全部内涵进行详细的思索。要告诉你审美地生活意味着什么，看来也是多余的，你已经借着极大的爱好实践了它，以至我反倒需要你的帮助。然而，我还是想简略描述一下几个阶段，以便我们前进到你的生活真正属于的那个地方，这对我来说是个重要问题，以免你过快地借你十分偏爱的枝节话题乘我不备溜掉。因而，我也不怀疑我能够告诉你很多有关审美地生活的意义。尽管我可以把任何想要审美地生活的人推荐给你当作最可靠的向导，但如果他希望在更高的意义上理解审美地生活意味着什么的话，那么我不会把他推荐给你，因为你不能准确地告诉他，因为你自己也陷入了其困境之中。惟一可以向他解释这一点的人，就是那些处在更高层次的人，或者说是那些伦理地生活的人。你也许时刻都想以这种话来使我烦恼：【179】即我也无法提供对于伦理地生活意味着什么的可靠解释，因为我自己就陷入了其困境之中。但是，这只给了我获得更多信息的机会。审美地生活的人不能从更高意义上解释什么东西的原因在于，他始终都生活在瞬间之中，却始终只有

在某种相对的意义上才能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是在某种限度之内。为了审美地生活而否认这一点，不完全是我的意图，当这样一种生活处于其巅峰时，可能需要多种多样的智力禀赋。确实，它们可能会急剧发展到一种不同寻常的程度，但它们仍然会受到奴役，并且缺乏透明性。[①] 例如，某些动物具有比人类更加锐敏、更加有力得多的感觉，但它们都要受到动物本能的奴役。

我想拿你本人当作例子。我从来都没有否认你具有出色的智力禀赋，正如你自己从我经常责备你滥用自己的天赋中可以看到的。你很睿智，幽默，观察力敏锐，是一个辩证论者，精于享乐。你懂得如何算计时机，你多愁善感，铁石心肠，全都依环境而定。但在所有这一切期间，你经常都处于瞬间之中，由于这个原因，你的生活分崩离析，你不可能对此加以解释。如果现在有人想学习享乐的技巧，那么轮到你来教是完全合适的。但如果他希望理解你的生活，那么他就找错了人。也许，他很有可能在我这里找到他要寻求的东西，尽管我决没有你拥有的智力禀赋。你陷入了困境之中，可以这么说，你毫无时间使自己摆脱出来。我既没有使自己陷入美学判断的困境之中，也没有使自己陷入伦理学的困境之中。因为在伦理学方面，我上升到了那要素之上，我处在自由之中，但能够因为处于自由之中而陷入困境，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矛盾。

每一个人，无论他的禀赋多么微弱，无论他在生活中的地位多么低下，都具有阐述一种人生观、对生存之意义及其目的的看法的天然需求。审美地生活的人也是这样，在各种年龄、各种阶段的人们当中都可以听见这种流行的说法：人必须享受生活。当然，【180】这种说法有很多变体，依照对享乐的不同看法而有差异，但所有人都同意说我们要享受生活。“但是，说要享受生活的

---

① 基尔克果的著作大量使用的一个重要词语。例如，可参见《致死的痼疾》，《文集》卷19，页14，30，42，46，49，82，101，124，131。

人始终都假定了一个条件，这条件或者是外在于个体的，或者是内在于个体的，以至于在那条件中不能依靠个体自身。”我要请你特别注意最后这句话，因为它经过了仔细挑选。

现在让我们非常简短地看看那些阶段，以便达到你所处的那个阶段。也许，你早已对我所说的审美地生活的那种流行说法感到了有点恼怒，然而你却很难否认它的准确性。人们经常听见你嘲讽别人，说他们不懂得如何享受生活，在另一方面，你自己认为你对它做过彻底研究。诚然，他们有可能不懂这一点，但他们还是同意你的说法。你现在也许会怀疑那种想法，即你将终止同那些通常使你讨厌的人们携手联合。你也许会认为，我应当足够礼貌地把你当作艺术家来对待，心照不宣地忽视那些在生活中足以使你讨厌的笨拙的人们，你一点都不希望与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但是，我无法对你有什么帮助，因为你仍然与他们有某种共同之处，而且是非常实质性的共同之处——即一种人生观——在我看来，使你有别于他们的是某种非实质性的东西。我禁不住要嘲笑你。你瞧，我年轻的朋友，紧跟着你的是一种诅咒：你拥有的所有那些艺术家兄弟，都是你无意承认的。你如此杰出，却冒着结识一些糟糕庸俗的朋友的风险。我并不否认与每个酒鬼或 Jagtliebhaber［打猎迷］具有相同的人生观肯定是难以接受的。实情恰恰也不是这样，因为如我在后面将要表明的，你的处境的确有点超过了美学领域。

无论美学内部的差异有多么大，但所有阶段仍然具有实质上的相似性，即精神不会被界定为精神，而是直接界定的。差异可能是极端的，远到完全缺乏精神，近到【181】才华横溢的最高层次。然而，即使在才华横溢显现了自身的这个阶段，精神依然没有被界定为精神，而是禀赋。①

也许我只能非常简略地挑选出每个阶段，只讲述那些以这种

---

① 以上段落，可参见《增补》，页 383 - 384（《论文》卷 3 - A135）。

或那种方式适合于你或我希望适合于你的阶段。人格是直接的资质，这不是从心理和精神上来界定的，而是从身体上来界定的。我们在这里要提到一种人生观，它教导说健康是最珍贵的善，一切东西都要围绕它运转。对相同观点较有诗意的表达法说道：美才是终极。那么，美就成了一种极为脆弱的善，因此，我们极少看到这种人生观得到支持。我们经常碰到一度炫耀自己的美的年轻女孩儿或小伙子，但这很快就欺骗了他们。然而，我确实想起了曾经看见过它由于极为罕见的好运而得到了支持。在我学生时代的假期里，我有时去省里一个伯爵家做客。伯爵在年轻时代曾担任过外交官，那时他老了，住在他宁静的乡间庄园里。伯爵夫人在年轻时曾经极为可爱，即使在年老时，她也是我所见过的最美的女人。伯爵年轻时曾因其男性之美在风流韵事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宫廷里，这位英俊的皇家侍从依然为人们所记得。年龄没有制服他，一种高贵，真正杰出的高贵，依然使他变得更加英俊。那些在年轻时代认识他们的人都发誓说，他们是自己曾经见过的最杰出的夫妇，我这个有幸在他们年老时结识他们的人，发现这是完全合适的，因为他们仍然是四周最杰出的夫妇。伯爵夫人和伯爵本人都曾受过很好的教育，然而伯爵夫人的人生观却集中在这一看法上：他们是整个国家最杰出的夫妇。

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件事，这事使我相信了这一点。那是一个礼拜天上午，在庄园附近的教堂里有一个小小的礼仪活动。伯爵夫人贵体欠安，无法到场。然而，那天上午伯爵去了，戴着他的所有勋章，穿着【182】佩戴着奖章和绶带的皇家宫廷制服。大厅里的窗户面对一条通往教堂的大道。伯爵夫人伫立在一扇窗户旁，她身穿一件迷人的晨服，十分可爱。我与她寒暄之后，就与她攀谈起了第二天将举行的一次航行聚会，那时伯爵远远地出现在大道上。她变得沉默了，她变得比我曾经见到过的更加美丽，她的面庞几乎变得有点悲哀。伯爵已经走得很近，以至看得见窗边的她，她带着优雅和高贵向他投去了一个吻，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

“威廉，我亲爱的朋友，我的狄特勒夫（Ditlev）难道不是整个王国中最英俊的男人吗！啊，是的，我确实看见他有点向一边倾斜，但没有人能看见我走在他身边的时候，没有人看见我们在一起散步时，我们仍然是整个国家中最杰出的夫妇。”没有哪个16岁的小女孩儿对自己的未婚夫、英俊侍从的入迷，比得上她以贵妇人身份对那早已领养老金的宫廷大臣的入迷。

这两种人生观都共同认为，我们应当享受生活。这么做的条件在于个体自身，但这样就不是由个体本身来断定的。

我们继续说下去。我们碰到了一种人生观，它教导说我们要享受生活，但要把这样做的条件置于个体之外。这就是每一种人生观的真相，在其中，财富、荣耀和高贵的出身等等都成了人生的任务和内容。在这里，我再次想提到某种恋情。如果我想象一个以自己的全部心灵在恋爱的年轻女孩儿，她的眼里除了看见自己的恋人外没有任何欣喜，她的心灵除了他之外没有任何念头，她的内心除了要属于他之外没有任何欲望，对她来说，除了他之外，天上和人间的任何事情都毫无意义，因而这也是一种审美的人生观，在其中，条件被置于那个个体之外。当然，你认为像这样去恋爱是愚蠢的；你认为这是只会发生在小说中的事情。但这是可以想象的，这也是相当肯定的：在很多人眼里，像这样的爱情会被认为是【183】某种了不起的东西。我将在后面向你解释我何以不赞成它。

我们继续说下去。我们碰到了这样的人生观，它教导说我们要享受生活，但这样做的条件却在于个体自身内部，然而这样就不是由他自己来断定的。在这里，人格一般都被界定为天才。那是一种处理实际事务的天才，是经商的天才，是数学的天才，写作的天才，艺术的天才，哲学的天才。展现这种天才就要寻求生活中的满足和享乐。也许，人们不会使天才停止于其直接性上，而会以各种方式来提炼它，但在生活中获得满足的条件就是这种天才本身，这种条件不是由个体本身来断定的。具有这种人生观

的人经常都在你不断嘲笑的目标之列，因为他们在不断地活动。你认为，你自己在审美地生活，决不承认他们在审美地生活。你对享受生活具有另一种看法是无可否认的，但这并不是实质性的问题，实质性的问题在于人们要享受生活。你的生活比别人杰出得多，但别人的生活却比你的生活单纯得多。

正如所有这些人生观都具有它们共同的美学本质一样，因而它们在具有某种统一性、某种一致性、一切事物都围绕其旋转的某种特殊事物方面，也彼此相似。它们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其上的基础是某种简单的东西，因此，这种人生观并没有被分裂，与那些建立在某种内在多重性基础上的人们的人生观不同。

这就是我现在要稍微多加讨论的人生观的真相。它教导说"要享受生活"，并把它解释为"为了你的欲望而生活"。然而，欲望本身是一种多重性，因此很容易看出，这种生活分裂成了无限的多重性，除了特定个体的欲望从孩提时代起就被限制于某种特定欲望上之外，那样倒是可以确切地把它叫做一种爱好，例如，爱好钓鱼、打猎、养马等等。就这种人生观分裂成一种多重性而言，很容易看出它处于反思的领域之内。然而这种反思始终都【184】只是一种有限的反思，个人仍然处于其直接性之中。在欲望本身之中，个体是直接的，个体无论多么精细和复杂，无论怎样精明地设想，个体都仍然处于作为直接的它之中。在享乐方面，他处于暂时之中，无论他在这方面有多少多重性，他仍然都一直是直接的，因为他处于暂时之中。

为了满足一己的欲望而活着，是生活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使命。感谢上帝，人们很少看到把它完全付诸实践，因为生活中的考验与苦难给了人们其他一些思考的东西。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我们无疑会经常目睹这种可怕的景象，因为我们确实经常听见人们抱怨说，他们因自己平凡无聊的生活而感到窒息。不幸的是，这经常都只是说他们想让自己投入所有的狂野之中，欲望在其中可以使人旋转。为了实现这种人生观，个体必须拥有各种外在条

件，这种幸运，或更正确地说，这种不幸，很难说成是个人的命运——即这种不幸，因为它肯定不是来自仁慈的诸神，这种运气来自愤怒的诸神。

我们很少看见这种人生观在任何有意义的程度上被付诸实践，但我们并非不那么经常看见人们涉足其中，当条件不复存在时，他们就感到自己肯定会获得在生活中所渴求的享乐与幸福，只要条件掌握在他们手中。不过，我们在历史上发现了这方面的一个偶然例证。因为我认为，当一切都有利于这种人生观时，看出它会通向什么地方，也许会有一些益处。所以我要提出这样一个人物，最终我挑选了那个拥有无限权力的人，即尼禄皇帝，整个世界都要向他鞠躬致意，他永远都被无数提供欲望的信使围绕着。你曾经带着你常有的轻率说，尼禄为了获得特洛伊城大火的印象而焚毁了罗马城，不能因此责备他，① 但人们也许要追问，他是否真的具有足够的艺术才能懂得如何去欣赏它。

【185】现在，你的帝王欲望之一从来就没有因为别的念头而退避，从来就没有被别的念头所吓倒。为此，人们不需要皇家侍卫，也不需要黄金和白银，不需要世界上的全部财富。人们可以全凭自己做到这一点，由自己做出决定。它没有因此变得不那么可怕，却变得更加精明。你大概无意为尼禄进行辩护，然而却有一种辩护，它不是把人们的目光集中在做了什么之上，而是集中在“如何做”之上。而我非常清楚，在年轻人当中经常会看到思想上的这种轻率，可以说，他们在这样的时刻在世界上显示了自己，然后很容易使自己得意起来，尤其是当他们拥有一群观众之时。我完全懂得，你、我和其他每个人，确实也包括尼禄本人，在这样的凶残面前也会退缩，然而我决不会奉劝任何人致力于使自己成为一个尼禄，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即使有足够的力量也不要成为一个尼禄。

①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3，页292。

详细地说，如果为了描述尼禄，我就要提到我所认为的构成其本性的东西，在你看来，这个词语也许过于宽厚，但我肯定是一个毫不讲情面的法官，即使在另一种意义上我决没有评判过任何人。然而，请相信我，这个词语并不是太宽厚。它是一个合法的词语，但它也能表明这样的凶残与一个人有多么接近。确实，人们可以说，对每一个并非一直都处于童年时代的人来说，在其一生中都会出现对这种毁灭产生一种预感的时刻，哪怕这种预感很模糊。尼禄的本性就是“压抑”[Tungsind]。在我们这个时代，受到压抑已经变得有点受人尊重。就其本身而言，我很能理解你认为这个词语太宽厚。我坚信古代教会的一条教义，它把压抑划归到主要的罪过之列。① 如果我说得对，那么这对你来说肯定是一条非常令人不快的消息，因为它把你对生活的整个观点都颠倒了过来。为了谨慎起见，我要马上指出，一个人可以具有悲哀和担忧——确实，它们可能非常深刻，以至于可能伴随他终身，它们甚至可能是美好而真实的——但一个人只会由于自己的过失而变得压抑。

于是，我要描述那个耽于声色的帝王。他不仅在【186】登上王位或出席议会时被侍从们簇拥着，而且也主要在他开始满足自己的食欲时被侍从们簇拥着——这样他们就可以为他那掠夺者的探险廓清道路。我把他想象成一个有点老迈的人，他的青春年华已经逝去，他那充满生气的气质早已枯竭，他早已熟悉了可以想象到的每一种乐趣，对它们早已感到了厌腻。但是，无论那种生活有多么堕落，它仍然会使他的灵魂成熟起来，尽管他非常了解这世界，尽管他很有经验，但他依然是个孩子或年轻人。精神的直接性不可能取得突破，然而它要求取得突破，它要求一种更高的存在形式。但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就会出现王位的显赫、其权力及其威力变得苍白的时刻，他对此没有勇气。现在他

① 参见《增补》，页381（《论文》卷2-A484-485）。

抓住享乐，世界上的所有独创性都必须为他发明新的享乐，因为只有在享乐的时刻，他才能得到安宁。当享乐结束时，他就懒散得打呵欠。精神不断要求取得突破，但它却无法实现突破。它不断地被欺诈，而他想为它提供的却是享乐的充分满足。

然后，精神就会像乌云一样聚集在他内心里；它的愤怒笼罩着他的灵魂，它变成了一种焦虑，甚至在寻欢作乐的时刻都没有停止。你瞧，这就是他的双眼何以那么暗淡的原因，以至没有人敢于凝望它们，他的目光闪闪发亮，以至使人警觉，因为处于那双眼睛背后的灵魂就像一团阴郁的黑暗。那被称为帝王的目光，整个世界都会在它面前颤抖，然而他的内心深处却是焦虑。一个孩子以一种不同于往常的方式去看他，偶然的一瞥，都可能使他受到惊吓。那就像那个人拥有了他，因为精神想在他内心获得成功，有意识地想让他拥有自己，但却无法做到，精神被压抑住了，又聚集起了新的愤怒。他没有拥有自己，只有当世界在他面前颤抖时，他才平静下来，因为那时没有任何人敢于抓住他。这就是与尼禄具有共同之处的每个这样的人格要焦虑的原因。他似乎克制住了，内心却不自由，【187】这就是在他看来每一瞥都会使他受到束缚的原因。他这个罗马皇帝，居然惧怕最底层的奴隶的目光。他捕捉到了那样一种目光，他的两眼打发了那个敢于这样看他的人。一个歹徒站在皇帝身旁，领悟了那贸然的一瞥，而那个人就不再存在了。

可是，尼禄在自己的良心上没有任何凶手，然而精神却有了一种新的焦虑。只有在欲求的时刻，他才得到了转移。他焚毁了半个罗马，但他的痛苦依然。不久之后，这样的事情就再也不会给予他任何乐趣了。还是有一种更大的乐趣，他要使人们变得焦虑。他对自己来说是一个谜，焦虑就是他的本性。现在他要对每个人都成为一个谜，并从他们的焦虑中获得乐趣。因此，没有任何人能够理解那皇帝的微笑。他们靠近他的宝座，他以一种友好的方式向他们微笑，然而他们却被一种可怕的焦虑攫住了。也许，

那微笑就是对他们的死刑判决;也许,地面会裂开,他们将被投入深渊之中。一个女人走近他的宝座,他优雅地对她笑着,而她差点因为焦虑昏过去。也许,那微笑早已选定她当作他色欲的牺牲品。那种焦虑使他感到很有趣。他不想留下印象,他想唤起焦虑。他没有以帝王的全部尊严傲慢地进来,他虚弱无力地悄悄进来,因为这种虚弱甚至更加使人警觉。他看上去像个垂死的人,他的呼吸很微弱,然而他是罗马皇帝,手中握着民众的性命。他的心灵懒散,惟有双关妙语才能使他复苏片刻。可是,这世界拥有的一切都被耗尽了,然而,如果世界沉默下来,他就无法呼吸。他可以当着孩子母亲的面把那孩子砍死,想看看那母亲的绝望是否能为了使他取乐而提供一种表达激情的新方式。如果他不是罗马皇帝,那么他也许会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当卡利古拉希望所有人的头颅都长在一个脖子上以便只用一击就能消灭整个世界时,① 当一个人要自杀时,它们都不过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表达方式。

我并不知道尼禄的情形是否如此,但有时在像这样的人格中会发现某种善良的天性,【188】如果尼禄具有这种天性,那么我并不怀疑他属下的人民甘愿待之以礼。尽管这并不恰当,但它确实提供了直接性的新证据,即被压抑是实际压抑的主要组成部分。因而实情是,当全世界的所有财富和荣耀都不足以使他们高兴时,一个词语,某件奇怪的小事,一个人的外表,或任何这种实质上的琐事,都可能为他们提供极大的乐趣。尼禄的幸福可能就像一个孩子对待这些事情一样。像一个孩子那样——这正是用来说明这一点的恰当词语,因为在这里正是孩子的全部直接性显现出自身没有被改变而且没有隐秘。成熟的人格不可能像这样获得乐趣,因为他虽然保留了自己的孩子气,但他还是不再是一个孩子。因而,一般来说,尼禄是一个老者,他偶尔是一个孩子。

---

① 参见本书第103页注①(页【99】注⑫)。

在这里，我将停止这篇小小的草稿，它至少已经对我产生了一种非常清晰的印象。即使在尼禄死后，他也引起了焦虑，因为无论他有多么腐败，他仍然与我们一样是血肉之躯，即使在一个不人道的小人身上，也存在着某些人道的东西。我提出这一点不是为了占用你的想象力，我并不是一个要拍读者马屁的作者，更不可能拍你的马屁，如你所知，我完全不是一个作家，我的写作只是为了你。我提出这一点也不是为了给你和我一个机会，以感谢上帝和法利赛人，说我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人。① 在我心里，它唤起了其他一些想法，即使我要感谢上帝说：我的生活是如此平凡，以至于我对这种恐惧只有些微感觉，现在我却是一个幸福的已婚男人。就你所关心的而言，我很高兴你依然非常年轻，还能从中学到某些东西。让每个人都学到他所能学到的东西。我们两个都懂得，一个人的不幸决不在于他缺乏对外部条件的控制，因为这只会使他变得彻底不幸。

那么，什么是压抑？那是精神的歇斯底里。在人的一生中会出现某个时刻，那时直接性成熟了，可以说，那时精神要求一种更高的形式，那时精神要把自身当作精神来把握。一个人作为直接的精神，【189】与所有尘世的生活有密切关系，现在精神要使自身从这种散漫中振作起来，那就是说，使自身在自身中得到改观，人格想要意识到自身永恒的效力。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这种运动停止了，那么压抑就到来了。人们可以尝试很多事情，以便使它们被忘却；人们可以劳作，可以抓住比尼禄更为天真的补救办法，但压抑会继续下去。

压抑［Tungsind］中有某些不可解释的东西。一个悲哀或担忧的人知道自己悲哀或担忧的原因。如果人们追问一个受压抑的人原因是什么，什么使他感到沉重［tynge］，那么他会回答说：我不知道，我无法解释这一点。其中存在着无穷的压抑。这种回

① 参见《新约·路加福音》18：11。

答完全正确，因为他一旦懂得原因何在，压抑就消除了，而使一个人的悲哀却不会因为他懂得了悲哀的原因而消失。但压抑是一种罪过，实际上是一种 instar omnium［代表了一切的］罪过，因为它是那种在内心深处不情愿的罪过，而这是一切罪过之母。这种疾病，或者更正确地说，这种罪过，在我们这个时代非常流行。正是在这种相同的罪过之下，所有年轻的德国人和法国人现在都受到重压而呻吟。

我丝毫不想激怒你，我尽可能体贴地对待你。我很容易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被压抑并不是一种坏的迹象，因为一般来说，它只会发生在最有天赋的人们身上。我也不会以这种看法来纠缠你，即所有遭受难以理解之痛苦的人都有权说自己受到了压抑。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经常看见的某种东西，因为被压抑几乎成了每个人都觊觎的状况。然而，想成为极有禀赋的人们必须容忍我置于他们身上的责任，他们的能力比其他人更容易出毛病。如果他们能正确地看待这一点，那么他们就不会认为这是对其人格的贬低，即使这会告诉他们在永恒的力量面前要真正谦卑地低下头。

一旦出现了这种变化，压抑实质上就被消除了，尽管相同个体在自己的生活中会遭受很多悲哀和烦恼。就此而言，【190】你非常明白我是最后一个说明微不足道的常识概念的人，即悲哀是无用的，人们应当抛弃悲哀。如果我敢于对一个正在悲哀的人说这些话，那么我会为自己感到羞愧。但是，就连在自己生活中最为平静、恰逢其时地发生了这种变化的人们，还是始终都会保留着一点压抑，然而这与某种更加深刻得多的东西有关，与遗传的原罪有关，植根于其中，没有任何人能看透自己。

可是，在心灵中不懂得这种压抑的人，就是其心灵对这种变形毫无预感的人们。我在这方面与他们毫无关系，因为我只写到了与你有关的事情，只写给你，我认为这种解释会使你感到满意，因为正如很多医生一样，你很少想到压抑天生就是身体上的，十分奇怪的是，医生们仍然不能消除它。只有精神才能消除它，因

为它天生就在精神之中，当它发现了自己的处境时，所有微小的烦恼就消失了。按照他们的看法，所有这些就是在某些人身上造成压抑的原因——如在世界上没有感觉到自在，来到世界上太早或太晚，在生活中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那些永远拥有自己的人来到世界上既不是太早，也不是太晚，那些以自己的永恒效力拥有自己的人，在这种生活中确实会发现自己的意义。

不过，这是一个枝节，我希望你会为此原谅我，因为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你。我要返回到坚持认为人活着就是为了满足欲望的人生观上来。一种敏锐的常识很容易被发觉，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由于这个原因，不值得费心那么做。一个精明的利己主义者会发觉，它没有抓住享乐的要点。因而，这种人生观在这里教导说"要享受生活"，接着又这样来表达："要使自己享乐，你在享乐中要使你自己享乐。"这是一种更加深刻的反思，当然，它还是没有识破人格本身，它仍然处在其偶然的直接性之中。还有，在这里，享乐的条件依然是一种外在的条件，不在个体的能力之内。因为【191】如他所说，虽然他在使自己享乐，然而他只有在享乐中才能使自己享乐，但享乐本身与外在条件有关。因此，根本的差异在于，他在反思地享乐，而不是直接地享乐。在这种意义上，就连这种伊壁鸠鲁主义也要依赖于他在自身能力范围内所不具备的一种条件。某种定型的理解现在指出了一条出路，它教导说：通过不断抛弃各种条件来使自己享乐。① 但显然，紧接着就会说：

① 例如，可参见拉尔修《哲人传》，前揭，卷2，页5，13，15：

他从苏格拉底那里懂得了倔强，竭力仿效他无视情感，因而，他开始了犬儒主义的生活方式。他援引了伟大的赫拉克勒斯和居鲁士（Cyrus）的例子，并且援引了希腊世界和其他野蛮民族的例子，表明痛苦是一件好事……他经常反复说道："我宁愿发疯，也不愿意感受快乐……"

那些通过抛弃外在条件而使自己享乐的人恰恰要依赖于自己，因为他们要使自己享乐。他的反思不断地回归到他本身，由于他的享乐是一种尽可能没有什么内容的享乐，因而他会使自己被掏空，那就是说，因为这样的有限反思当然不能使人格得到展开。

根据这些观察，我相信我已经勾勒出了（至少你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审美的人生观的领域。所有这些阶段都具有这个共同点，即生存的理由在于人们直接借以作为自己成为什么之出发点的东西，因为反思从来就达不到这样的高度，以至它超出了这一点。我所要做的不过是一种非常粗略的概述，而我并不想接着做得更多。对我来说，各种阶段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有运动，它是绝对必要的，现在我将表明这些问题，现在我要请你加以关注的正是这一点。

因而，我认为，那些为了自己的健康而活着的人，用你的一种说法来说，正如在他们死去时都很强壮和精神饱满一样，所以那位伯爵和他的妻子要在他们的金婚典礼上跳舞，窃窃私语传遍了大厅，那情景就像他们在自己的订婚日跳舞一样。我认为，富人的金矿不会枯竭，荣誉和地位会装点着幸运人们的整个人生旅途。我认为，年轻女孩儿会嫁给自己所爱的人，具有商业才能的人会把自己的联系遍布世界的五大洲，控制着世界上所有的股票交易，具有机械才能的人会把天地连接起来——我认为，尼禄从来就不会打呵欠，新的享乐每时每刻都会使他感到惊异，精明的

(接上页)

他认为，德行本身足以保证幸福，因为除了一种苏格拉底的力量之外，它什么都不需要。他坚持认为，德行是行动的事情，不需要一大堆言辞或学识；睿智的人是自足的……

狄奥克莱斯（Diocles）告诉我们，他是第一个卷起自己的斗篷、满足于只穿一件外衣、拿着一根拐杖、带着一个行囊的人……

安提西尼（Antisthenes）激发了第欧根尼的冷漠、克拉特斯（Crates）的节欲和芝诺的刚毅，他本人则奠定了他们城邦的基础。

伊壁鸠鲁的信徒们【192】每时每刻都会使自己高兴。犬儒学派一直具有为了在自己的轻松中获得乐趣而抛弃的各种条件——我认为，所有这一切，以及所有的这些人的确都是幸福的。你大概不会这么说，稍后我将解释其中的原因。然而，你肯定会承认，很多人都这么认为——确实，他们中的一两个人会幻想，只要自己接着说他们所缺少的就是他们并不赏识的，那么他就说出了某种非常聪明的道理。

我现在要做出相反的举动。所有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过。那时情况会怎样？那时他们会绝望。大概，你也不会这么做。你也许会说，不值得为它费心。我将在后面解释你不愿意承认绝望的原因。此刻我只要求你承认，很多人肯定都会发现绝望是合适的。现在让我们看看他们绝望的原因。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了某种短暂的东西之上吗？但那是绝望的一种理由吗？在他们构筑自己生活的基础中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吗？那是表明自身是短暂的短暂之中的一种实质性变化吗？或者说那不正是某种并没有这样表明自身、与之有关的偶然和非实质性的变化吗？没有任何伴随着它的新东西能引起变化。所以，在他们绝望之时，其根源肯定是他们事先就已经处在了绝望之中。差别仅仅在于他们并不知道，但这的确是一个完全偶然的差别。所以，很明显，每一种审美的人生观都是绝望的，每一个审美地生活的人都处于绝望之中，无论他是否明白这一点。但是，当人们明白这一点时，而你肯定也明白，那么生存的一种更高形式就成了一种迫切要求。

我只用几句话来稍微详细地解释一下我对那个年轻女孩儿及其爱情的评判。如你所知，按我作为一个已婚男人的能力，我经常在各种场合下要证实与你的恋爱现实［Realitet］相反的情况，既在口头上，也在写作中。为了防止误解，我因此也要在这里表达我的看法。一个老于世故的人也许对这样的爱情有点半信半疑，他也许会从其脆弱与对比中发现【193】对自己微不足道的智慧做了这样的表达：爱我一点点，爱我更长久。他对生活的所有洞察

似乎还不那么脆弱，至少要比她的爱更加微不足道得多！你因此很容易觉察到，我不可能像这样把它当作例外。

在情欲之爱的领域里，我发现很难在思想中进行想象性的解释。我只恋爱过一次，而且在这种爱恋中依然不断地和难以形容地感到幸福，我发现很难想象自己被另一个人而不是我与之结合的人所爱，很难想象她以别的方式而不是以这种方式使我感到如此幸福，但我在这里却要冒一下险。那么，就让我们设想，无论它是如何发生的，我已经成了这样一种爱情的对象。它也许没有使我感到幸福，我也许从来就没有接受它，不是因为我蔑视它——老天爷作证，我宁愿因为做一个杀人犯而内疚，也不会蔑视一个女孩儿的爱情，但为了她，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出现。假如我要随心所欲，那么我倒希望被每个人爱恋。我希望被自己的妻子所爱，也希望一个人能被另一个人所爱，如果我做不到，那么这会使我感到痛苦。然而，我没有更多的欲求。我不会为了爱我而让一个人毁坏她的心灵。[①] 我会非常爱她，以至不让她降低自己的身份。对一个傲慢的人来说，像这样被人爱存在着某种勾引的成分，也有一些人懂得使女孩儿着迷的技艺，以至她会因为他们而忘却别的一切——要让她们注意提防这一点！这样做的女孩儿通常都会为此受到严厉惩罚，而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卑怯的事情。你瞧，这就是我要一再告诉你无论那女孩儿是否得到了自己的心上人都会绝望的原因。因为纯属偶然的是，她所爱的人是个正直的人，他帮助她摆脱自己内心的错觉，而他采用的方式要更加严肃得多，以至我还是要说他的行为对她来说是诚实、正直、忠诚和高尚的。

因而很明显的是，每一种审美的人生观都是令人绝望的，因此，看来恰当的是要由伦理学来造成转变。然而，还有一个阶段，一种审美的人生观，它是所有这类人生观中最优雅和最独特的，

---

①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16：26；《新约·路加福音》9：25。

【194】我将对它进行更为详细的讨论，因为现在轮到你了。我在前面提出每种看法时你都能平静地听下去，在某种意义上我不是在对你说话，这样对你说话或者告诉你生活是空虚的，也很少有什么帮助。你非常了解这一点，而且尽了你的最大努力使自己转移开。我提出这一点的原因在于，我要让自己的后防线敞开，要防止你突然跳回去。最后这种人生观本身是令人绝望的。它是一种审美的人生观，因为人格仍然处于其直接性之中，它是最终的审美的人生观，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同化了这样一种人生观的虚无意识。然而，绝望之间却存在着差异。如果我要想象一位艺术家，例如一位盲人画家，他也许——除非他身上有某种更深刻的东西——会感到绝望。他为这件特殊的事情感到绝望，如果他的视力再次得到恢复，那么绝望就结束了。你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你极为才华横溢，在某种意义上，你的心灵过于深刻，以至这事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在一种外在的意义上，这事也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你的力量中仍然具有一种审美的人生观的全部要素。你拥有经济收入和独立性，你的健康没有衰退，你的心灵依然充满生气，你从来就不会因为一个年轻女孩儿不爱你而不快。然而，你处于绝望之中。那不是一种涉及某种实际事情的绝望，而是一种思想中的绝望。你的思想远远冲在前面。你已经看透了一切事物中的空虚，但你却没有进一步前行。你偶尔会投入其中，在你让自己沉浸于享乐的某个时刻，你也意识到了它是空虚的。因此，你不断超越你自己——那就是说，处于绝望之中。因此，你的生活处在两个巨大的矛盾之间：你有时具有巨大的精力，有时又具有同样巨大的懒惰。

我在生活中经常注意到，一个人越是不惜代价地沉醉于酒精之中，就越加难以治愈；那种沉醉越美好，结果显然就不那么致命。沉醉于烈酒的人能很快意识到那致命的【195】后果，因而还有得救的希望。就一个喝香槟酒的人来说，治疗起来就较为困难。而你——你选择了最好的酒，因为那种陶醉与绝望一样美好，一

样优雅，一样迷人，尤其是在女孩儿们的眼里（你对这此有切身认识），尤其是如果人们也具有机灵感，能够抑制住最为疯狂的情感爆发，让它变成绝望，就像隔岸观火，那么人们会模糊地感觉到，并且只能外在地进行反思。它赋予了整个身躯一丝活跃，它赋予了一种骄傲、挑战的神情。双唇露出轻蔑的微笑。它为生活提供了一种难以言喻的轻松，对一切的帝王般的看法。于是，当一个像这样的人接近一个年轻女孩儿时，当那颗骄傲的头颅只对她低下、在整个世界上只对她低下时，那是讨人喜欢的。而不幸的是，也许有人会天真到足以相信这种虚假的致意。这对一个人来说并不是耻辱——但是，不，我不会发表雷鸣般的演说，那只会刺激你。我还有其他更加有力的办法。我还有那个充满希望的年轻人——也许他正在恋爱之中。他来到你那里，他误解了你，他以为你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诚实的人，他要寻求你的劝告。你实际上可以向任何这样不幸的年轻人关上大门，但你却无法关闭你的心灵。即使你不希望他目睹你的羞辱，但这种事情还是会发生，因为你还没有被毁灭，当你独自一人时，你那善良的天性也许比任何人所以为的都更好。

因而，在这里，我明白了你的人生观，请相信我，如果你像我那样把它看成是思想的绝望，那么你就会明白自己的大部分生活。你在生活中是个讨厌活动的人——非常恰如其分，因为如果生活要有意义，那么生活就必须具有连续性，而你的生活却不具有连续性。诚然，你一直在忙于自己的各种研究，你甚至很勤奋，但那只是为了你自己，那么做几乎没有什么目的。此外，你闲着无事可做，你就像《福音书》里那些在市场上闲站着的劳工那样，[①] 双手插在口袋里，沉思着生活。现在你则栖息在绝望之中。没有什么能引起你的兴趣，你什么都不做地站在一旁，“如果有人扔下一片瓦来，我【196】还是不会躲开。”你像个濒临死亡的

①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20：3。

人。你每天都在死去,[①] 并不是在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这些词语深刻、严肃的意义之上，而是指生活已经丧失了其现实性［Realitet］,“你总是按照一个又一个终结日计算着自己生命的时日”。你让一切事情都与你擦身而过，没有任何东西能产生什么影响。可是，后来突然出现的某件事情引起了你的注意，某种观念，某种情景，某个女孩儿的微笑，这时你“被卷入进去”，因为正如你在某些场合下没有“被卷入进去”一样，因而你有时以各种方式“听候你自己吩咐”。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要参与其中。你在生活中的行为就像你通常在人群中那样。“你努力使自己进入联系最紧密的群体之中，留意它，只要可能，就使自己接近其他人，以便最终居于他人之上。一旦你达到那种地位，你就会尽可能使自己感到舒适，你也以这样的方式让自己度日。”然而，当人群散去时，当事情结束时，你又站在街角看着这世界。

如所周知，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具有一种超自然的精力，你的情形也是如此。如果要想出一个主意，要读完一部作品，要实现一项计划，要体验一件小事——是的，要购买一顶帽子——那么你也会以巨大的精力去对付。根据环境的不同，你会无畏地工作一整天、一个月。你在确保自己依然具有与以前同样的精力方面感到了一种满足。你没有停下来歇息。“没有哪个魔鬼跟得上你。”如果你与其他人一道工作，你会使他们累垮。但是，一个月过去了，或者按你认为的最大限度，半年过去了，你会停下来说：“就这样了”；你会撤离，把整个事情留给别人。如果是你独自去做，你不会对任何人谈到那件事。于是，你对自己和别人假装说你已经丧失了兴趣，让自己满足于这一自负的念头：如果你有意那么做的话，你可以怀着同样的精力一直做下去。然而，这是一种巨大的错觉。像大多数人一样，如果你耐心地决心去做，你就会设法去完成，但接着你也会懂得，那需要一种完全【197】不同

① 参见《新约·哥林多前书》15：31。

于你所具有的那种毅力。因而，你自己很快就会失望，你没有为自己日后的生活学到任何东西。

在这里，我可以给你提供一点信息。我并没有忽视人们的内心有多么失望，要使自己失望是多么容易，更不用说当人们拥有你那样的辩证法的分离力量之时，那种力量不仅可以分配给一切事物，而且也会分裂和消灭一切事物。所以，当我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事情时，当我决定了某种我担心在时间过程中会呈现出另一面的事情时，当我做了某种我担心会在时间过程中出现不同解释的事情时，我经常都会简短清晰地记下我想要的是什么，我已经做了什么和为什么要做。因而，当我感到需要时，当我的决定或行动对我来说不那么清晰时，我就会拿出自己的记录来判断。

你也许会认为这太迂腐、太啰嗦，不值得费心去大惊小怪。对此我只有这样回答：如果你感到没有任何需要，如果你的心灵始终都那么没有偏差，你的记忆力始终都那么可靠，那就别管它。可是，我确实不那么认为，因为实际上你所需要的心灵能力就是记忆，那就是说，不是这种或那种能力，不是理念、打趣或辩证法的复杂纠结的能力——我决不会提出那样的看法——而是对你自己生活的记忆，对你在生活中体验过的一切的记忆。如果你具有这样的记忆，那么同样的现象就不会那么经常地在你的生活中重复出现，你的生活中就不会展现出那么多我所谓的零活儿。因为我很容易想起它们来，哪怕你为它们花费了半年时间，因为你没有完成。但是，你喜欢使自己和别人失望。如果你始终都像你处于激情时刻那么强有力，那么你——是的，我不会否认这一点——那么你就会成为我所认识的最强有力的人。但你不是，你自己非常了解这一点。这就是你要退缩、总要瞒着自己、再次在懒散中歇息的原因。在我看来，你不可能总会逃过我的注意，你【198】由于自己那短暂的热情以及你为了嘲弄他人而从中寻求的理由几乎全都变得十分荒谬可笑。

曾经有两个英国人到阿拉伯去买马。他们甚至随同带了几匹

英国赛马，想检验一下它们与阿拉伯马相比的优越性。他们建议进行一次比赛，阿拉伯人同意了，让那两个英国人在阿拉伯马中挑选他们想要的马。他们不想马上挑选，因为他们解释说他们先要用40天进行训练。他们等了40天，确定了奖金，马匹备上了鞍，然后阿拉伯人问他们要骑多长时间，回答说“一小时”，这使阿拉伯人大吃一惊，他们非常简洁地回答说：我们居然以为我们要骑3天。

你瞧，你的情形就是如此。如果有人想与你赛跑一小时，那么“魔鬼本身都无法赶上你”；如果跑上3天，你会得到最坏的结果。我想起我曾经给你讲过这个故事，我也记得你的回答——跑上3天是一件可疑的事情。人们冒险逐渐聚集起这种再也停不下来的势头，你因此聪明地制止住了所有这样的暴力。“我偶尔骑马，但我既不想当骑兵，也不想在生活中有别的什么持续不断的活动。”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这完全是真实的，因为你总是惧怕连续性，主要因为它剥夺了你欺骗自己的机会。你所拥有的精力是绝望的精力，它比普通人的精力要更加强烈，但它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

你不断在自己头上翱翔，但在空中越高，就越会达到精致的升华。你在其中就很抑郁，就没有什么绝望，你在自己下方看见的是各种各样的主体、洞见、学问和意见。它们对你来说还没有具备任何现实性，但你却异想天开地要利用它们，把它们结合起来，尽你的鉴赏力用它们来装点你偶尔进入其中的奢华的知识宫殿。不足为奇的是，存在［Tilværelse］对你来说是一个童话，你经常都有可能这样开始讲述每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国王和【199】王后，他们没有任何孩子”，你因此忘却了别的一切，为的是发表评论说，非常奇怪的是，在童话中这始终都是国王和王后悲伤的一个原因，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听到的反倒是为拥有孩子而悲伤，孤儿院和所有这样的机构都证实了这一点。现在，你的看法是“生活就是一个童话”。你可以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去读童话故

事。你对它们进行了彻底研究。你进行比较和考证，你的研究并非没有成果——但用来做什么？为了使你的心灵快乐，你在一阵辉煌的施放焰火中就把它释放殆尽了。

你在你的自我之上翱翔，你在自己下方看见的是各种各样的心情和状况，你利用它们来发现与生活的各种有趣联系。你可能多愁善感、冷酷无情、嘲讽、睿智，事情至此，必须承认你受过良好的训练。一旦有什么事情能把你从懒散中拉出来，你就会振作起来，以自己的全部激情去做。你做起来并不缺乏技巧，因为你完全具有足够的睿智、灵巧和心灵的一切勾引天赋。正如你怀着如此得意的自命不凡指出的，即使你不随身带着一束小小的、芬芳的、刚刚采摘的睿智花束，你也从来都不惧怕到场。人们越是了解你，他们肯定就越是对那算计的精明感到惊异，当你被激情所打动时，那种精明在短时间内就会弥漫于你所做的一切。因为激情决不会使你盲目，而只会使你看得更清楚。然后，这种机遇触及到绝对占据了你内心的那个人，你忘却了自己的绝望，以及其他一切占据了你心灵的东西。

我想为你回想起发生在我自己家里的一件小事。可能我得感谢两个前来听你发表演说的瑞典女孩儿。那次谈话到了一个较为严肃的关头，已经达到了使你不快的时刻。我说到了我有点反对在我们时代非常盛行的对知识才能的盲目尊崇。我指出，实质性的问题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是【200】人们整个存在中的一种内在性，对它来说，语言不是别的词语，而是忠实［Tro］。也许，你因此被放在了一种不那么有利的目光之下，你发觉你在那条已经选择的道路上不会取得任何进展，因而你感到受到召唤，要尝试你自己称为的那种多愁善感的秘诀中的更高的疯狂。

“我不相信［tro］吗？我相信森林荒凉偏僻的深处，那里的林木倒映在深色的水面上，倒映在它深色的隐秘中，即使正午那里也只有光影朦胧。那里住着一个造物，一位仙女，一位少女。我相信她的美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我相信她在清晨编织着花环，

中午在清凉的水中沐浴，在黄昏悲哀地摘下那花环的枝叶。我相信我会很幸福，是惟一值得叫做幸福的人，只要我能俘获她和拥有她。我相信在我的灵魂中有一种要搜遍整个世界的渴望，我相信我会幸福，只要我的渴望得到满足。我相信这世界上确实存在着意义，只要我能发现它——此刻，不要对我说我的信念不坚强或精神不热烈！"①

你也许认为，像这样的演说可能是尝试性的，它会使你有资格成为希腊专题讨论会中的一员，② 因为除了其他事情之外，这确实就是你为自己准备的，你认为每天晚上与一些希腊年轻人在一起是最美好的生活。头戴花环坐着，发表关于爱情的颂辞，或者发表对于你能想到的一切的颂辞——是的，你会让自己完全投身于发表颂辞之中。在我看来，这种演说似乎是没有意义的，哪怕它非常巧妙，哪怕它当时造成了一种印象，尤其是在允许你以那狂热的口才发表这种演说之时。在我看来，它也表现了你心灵的混乱状态，因为如果有人不相信别人都相信的一切事情，那么相信这样的神秘事物对他来说是完全合适的。正如在生活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有人不怕天上或地下的任何东西，但却害怕蜘蛛。你在笑，你认为我已经掉入了陷阱，认为我【201】以为你相信你比任何人都不相信的东西。完全正确，因为你的演说总是以一种绝对怀疑论来结束，但无论你多么聪明和多么善于算计，你完全无法否认，你有时在那样一种过度疲劳的状态中会用那种病态的内在热情来激励你自己。也许，你的意图是要欺骗人们，然而有时——即使你并不知道——你却在欺骗自己。

适用于你研究的东西，也适用于你的每一种活动。你处于短暂之中，你在短暂之中成了超自然的巨人。你把自己的整个灵魂都投入了其中，甚至带着你意志的力量，因为你为了那一刻要绝

---

① 参见《增补》，页 382（《论文》卷 4 - A249）。

② 参见《诸阶段》，《文集》卷 11。

对掌握自己的存在。只在这一刻看见你的任何人都非常容易受骗，而等到下一刻的任何人都很容易有机会战胜你。你也许还记得穆索斯（Musäus）写到罗兰（Roland）的3个侍从的为人熟悉的民间故事。一个侍从从他们在森林里造访的那个老女巫那里得到了一枚能使自己看不见的顶针。他借助那枚顶针走进了漂亮公主乌拉卡（Urraca）的住处，向她表白了自己的爱情，这给她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因为她没有看见任何人，因此以为他至少是一位以自己的爱情向她表示忠诚的优雅王子。可是，她坚持要他现身。困难就在这里：一旦他自己现身，神秘的魔力就会消失，如果他不让自己现身，那么他就不会从自己的爱情中得到任何快乐。我手里恰好有穆索斯的民间故事，从中抄录了一节，请你为了自己把它读一遍。“他勉强答应了现身，公主的想象力把最英俊的男子形象置于自己的眼前，【202】她怀着急切的期待要看到他。然而，原形与理想之间的反差太强烈，因为看得见的只是一张普通面孔，一个普通男人的面孔，他的容貌既没有表露出天才的眼神，也没有表露出多愁善感的神情！”① 你通过与人们接触希望得到的，事实上确实得到了，因为你比那个侍从聪明得多。你很容易看出，公开没有任何好处。当你幻想出某人的理想形象时——在这里必须承认你能够在任何方面显得是理想的——你就会小心地退却，然后满足于欺骗了他人。你也得到了的是，你破坏了自己观点的一致性，你获得了更多的因素，它使你重新开始一切。

从理论角度看，你与这个世界断绝了关系，有限在你的思想中无法幸存。从实际角度看，你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它断绝了关系——那就是说，在美学意义上。你仍然没有具备任何人生观。

① Johann August Musäus, “Rolands Knappen”, Volksmärchen der Deutschen, Ⅰ-Ⅴ, Vienna: 1815, 卷1, 页139; “Rolands Vaabendragere”, Musaeus Folkeaeventyr, Ⅰ-Ⅲ, tr. Frederik Schaldemose, Copenhagen: 1840, 卷1, 页144－145。

你具有某种与观点相似的东西，这赋予了你的生活以一种沉着。然而，肯定不能把这种沉着与生活中的一种安稳和具有新活力的信心混淆起来。你所具有的沉着仅仅是通过与那些依然在追逐享乐幽灵的人们比较而言的，per mare pauperiem fugiens，per saxa，per ignis［越过大海，越过岩石，越过火焰，逃避贫困］。[①] 就享乐而言，你具有一种绝对贵族式的傲慢。这是完全恰当的，因为你毕竟与有限彻底断绝了关系。然而，你却不可能放弃它。与那些追逐满足的人们相比较，你很满足，但你从中发现，你的满足是绝对的不满足。你毫不在意看见尘世的一切荣耀，因为你在思想上已经超越了它们，如果把它们都给你，你非常有可能像通常那样说：是啊，也许可以在那上面花上一天时间。你并不在意自己没有成为百万富翁，如果向你提供这样的机会，你非常有可能回答说：是啊，成为百万富翁确实很有趣，也许可以在那上面花上一个月时间。如果给你提供最美丽的女孩儿的爱情，那么你【203】仍然会回答说：是啊，半年时间就足够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将不在经常听见的、悲叹你贪得无厌的话上再增添什么了，我倒要说：在某种意义上你是对的，因为没有什么有限的东西，甚至包括全世界，都不可能使一个感到需要永恒的人的心灵得到满足。如果有人给予你荣耀和勋章，让同时代的人赞美你——然而这正是你最大的弱点——那么你会回答说：是啊，所有这些都不过是短暂的。你真的不渴望它，你不会为它多走一步。你会看出，为了它具有什么意义，实际上你必须具备真正实在的东西。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你的心灵也会把最高的智力禀赋看成是短暂的。因此，当你处于对所有生活的深刻不满之中时，你希望自己是一切人之中最愚蠢的，希望依然被你的同时代人称赞为最聪明的人，那么你的论辩性就为你提供了一种更高的表达方式。因为这会支撑着所有的存在，直到比一个真正最有能力的人得到这样的荣耀

---

① 贺拉斯《书信集》，前揭，页 255 - 256。

还要更加可笑得多的地步。因此，你什么都不渴望，什么都不希望［ønske］，因为你所希望的惟一东西，也许就是一根能为你提供一切的魔杖［Ønskeqvist，希望之杖］，然后你会用它来清除你的烟斗。因而，你断绝了与生活的关系，“不需要立遗嘱，因为你身后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但是，你不可能处在那个顶点，因为事实上你的思想已经从你那里夺走了一切，但它却没有用任何东西为你占据那个位置。下一次，仅仅一件小事就会把你迷住。无可否认，你没有带着你那目空一切的思想赋予你的全部优越感和傲慢来看待它；你把它当作一种微不足道的玩物唾弃。甚至在你拾起它之前几乎就很厌恶它了，但它仍然吸引了你，哪怕它本身并不是吸引你的东西——而真相决不是这样——而你还是愿意带着优越感去关心那确实吸引了你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一旦你与人们纠缠在一起，你的天性就具有一种极大的背信弃义，为此你还是【204】无法受到伦理上的责备，因为你处在伦理学的范畴之外。对别人来说有幸的是，你并没有介入得过多，因此别人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你经常来我家里，你知道自己总会受到欢迎，但你也知道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要请你参与最微不足道的事情。我甚至没有同你坐马车去过森林，并不是因为你无法非常生气勃勃给人乐趣，而是因为你的参与始终都是一个谎言。因为你如果真的很愉快，人们就始终会确定那并不是使我们这些人感到愉快的某种东西，或者说那并不是使我们感到愉快的远足，而是你 in mente［心里］认为愉快的某种东西。如果你不愉快，那并不是因为碰到了使你心情不好的烦扰。因为那种事可能发生我们这些人身上，但由于在你进入马车的那一刻，你就早已看出了这种消遣的空虚。我很容易原谅你，因为你的心灵始终都太活跃，你经常就你自己谈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即你像一个劳动妇女一样，在这样的情景之下，难怪一个人与其他人有点不同。

然而，精神不会让自身受到嘲弄；[1] 它本身会向你报仇，给你套上压抑的镣铐。我的年轻朋友，这里就是走向成为尼禄的道路——如果你的心灵中没有一种原初的真挚，如果你的思想中没有一种天生的深刻，如果你的灵魂中没有一种宽宏大量——如果你已经成了罗马皇帝。然而，你要走另一条道路。现在，你面前隐隐出现了一种人生观，在你看来它是惟一能使你满意的人生观——它要把你的灵魂淹没在悲伤之中。可是，你的思想对这种人生观过于严厉，以致它无法通过检验，因为对这样一种审美的悲伤来说，存在是空虚的，正如对其他一切审美的人生观来说一样。如果一个人不可能比这一点具有更深刻的悲伤的话，那么我就确实认为悲伤会像欢乐一样消亡，因为一切不过是有限的东西都会消亡。如果很多人都发现悲伤的消亡是一种安慰，那么这种念头在我看来就像欢乐会消亡的念头一样令人不安。因而，你的思想接着就会毁灭这种人生观，如果人们消灭了悲伤，就会留住欢乐。你没有【205】选择悲伤，却选择了欢乐这个悲伤的叛徒。现在你已经选择了这种欢乐，即绝望的笑声。你又回到了生活中，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存在对你来说就获得了一种新的趣味。正如你以这样的方式从与孩子们的交谈中获得了巨大的快乐一样。他们极好地、轻易地、自然地理解了你所说的话，然而对你自己来说，它却意味着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因而你在用自己的笑声欺骗人们之中获得了快乐。如果你能使人们笑起来，兴高采烈，因你而高兴，那么你就战胜了世界，那么你就对自己说：你们这些人似乎只懂得自己在笑什么！

然而，精神不会让自身受到嘲笑，压抑的阴霾浓厚地围绕着你，发狂的妙语的闪光只向你表明了：它越是浓厚，就越是可怕。没有任何东西使你欢愉；一切世俗的快乐对你都毫无意义，哪怕你妒忌他们在生活中单纯、愚蠢的快乐，你也不会去追逐它。快

---

① 参见《新约·加拉太书》6：7。

乐不会诱惑你。无论你的处境多么可悲，但实际上有幸的是它并不可悲。我的意图并非要称赞你身上藐视它的傲慢，而是要称赞使你的思想坚定的优雅，因为要是快乐诱惑了你，那么你就会迷茫。然而，你的不受诱惑表明了你必须走的道路，你必须前进，而不是后退。有另一条错误的道路，并非不可怕，我在这里还是不相信你的傲慢，却相信不断使你漂浮不定的优雅。肯定真实的是，你很骄傲，对一个人来说骄傲比自负更好。肯定真实的是，你的思想中有一种可怕的激情，你认为它是你不想勾销的一笔债务，“你宁可认为自己是世界上一个不必偿还的债权人，也不愿意把债务一笔勾销”——然而，人类所有的傲慢都不过是一种脆弱的安全感。

你瞧，我年轻的朋友，这种生活是令人绝望的。如果你瞒得住别人，你却无法向自己隐瞒它是令人绝望的。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这种生活并不令人绝望。你对于绝望过于轻率［letsindig］，对于同绝望接触又过于在意［tungsindig］。你就像个劳动妇女一样，然而你却不断地拖延【206】那个时刻，一直处在痛苦之中。如果一个处在忧伤中的女人想到自己要生下一个怪胎，或者想到要生下的是什么，那么她与你便具有某种相似之处。她要终止自然过程的企图是徒劳的，但你的企图肯定是可能的，因为在精神的意义上，一个生孩子的人就是意志的 nisus formativus［构造奋斗］,① 而这一点处在一个人自己的能力之内。那么，你惧怕的

---

① 参见黑格尔《逻辑学》，前揭，页 439－441：

评注 3：矛盾律……必须承认，古代的辩证论者指出了运动中的矛盾，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不存在运动，而是相反，运动是实存的矛盾本身。

相似地，内在的自我运动本身，普遍的本能冲动（单子的欲望或努力，绝对单纯的实质的圆满实现），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某物在同一个方面的“自我包含以及”缺陷，是对它本身的否定。抽象的自我同一到此为止还不是实存，但肯定性，在其自身之中成了一

是什么？毕竟，人们没有期望你要诞生另一个人，人们只期望你自己的诞生。

然而，我充分意识到了，对整个心灵的这种震撼要有一种诚挚。意识到一个人内在的永恒效力[①]是一种要素，它比世界上别的一切都更有意义。你似乎被迷惑住了，被纠缠住了，既无法从时间中逃脱出来，也无法从永恒中逃脱出来；你似乎丧失了自我，你似乎停止了存在；你似乎在下一刻会为之忏悔，然而那是无法解决的。当一个人为了永恒而把自己与一种永恒的力量联系起来时，当他承认自己是时间决不会抹去其记忆的那种人时，当他在一种永恒的和准确的意义上意识到自己就是所是的那个人时，那就是一种真挚和重要的契机。然而，一个人却可能不去那么做！

你瞧，这里就存在着一种“或此或彼”。让我对你说的话就像我从来就没有对你说过那样，似乎别人听见过这些话，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没有权力这么做，因为我如果什么都没有说，那么我就差不多只是在说将临的未来。如果你不想这样，如果你想继续以那微不足道的才智和智力上的自负来使你的心灵获得乐趣，那就那样去做。离开你的故乡，移居到巴黎，让自己投身于新闻

（接上页）种否定性，超出了它本身，经历了异化。某物因此具有活力仅仅是就它自身之中包含着矛盾而言的，此外就是在自身之中把握和忍受矛盾的这种力量。然而，如果一种存在在其肯定的确定性中同时无法超越其否定的确定性，无法牢牢把握另一方之中的这一方，无法在自身之中包含矛盾，那么它本身就不是有生命的统一体，不是根据，而是处在吞噬根据的［zugrunde geht］矛盾之中。“思辨的思维”只在于这一事实：思想迅速把握住了矛盾，并且是在它本身之中，却没有使自身受到它在一般思维中那样的支配，它在其中的确定性只被矛盾分解成了其他确定性，或者被分解成了虚无。

参见《佯谬的概念》，《文集》卷2；《片断》，《文集》卷7，页86。

① 例如，可参见《佯谬的概念》，《文集》卷2。

界，去博得那些倦怠女人们的微笑，以你机智的寒气使她们的热血冷却，让驱散闲散女人们的烦恼或燃烧殆尽的耽于声色者们的阴暗念头成为你生活中骄傲的任务；忘却你曾经是个孩子，忘却你的灵魂中曾经有过虔诚、你的思想中曾经有过天真无邪；抑制住你内心的每一种高傲的声音，在社交聚会炫目的放纵中消磨你的生命；忘却【207】在你的内心存在着一种不朽的精神，拷问出自你灵魂的最后那一点点东西；当你的才智以沉默告终时，塞纳河（the Seine）里依然还有河水，商店里依然还有火药，每时每刻依然还有旅游的人群。

可是，如果你无法那么做，如果你不想那么做——你既无法也不愿意——那么就让你自己振作起来，抑制住各种大胆背叛你自己美好天性的叛逆思想，蔑视所有那些妒忌你的知识天赋、为了糟糕地加以利用而渴望它们的卑鄙心理；蔑视那些不愿承担生活重担却想被赞颂为承担了那种重担的虚伪品性。但不要因此蔑视生活，要尊重每一种正派的努力，尊重每一种谦卑地隐藏自己的谦恭举动，首要的是要更加尊重女人。相信我，正如堕落都来自男人一样，拯救肯定来自女人。我是个已婚男人，因而我有点偏袒，但我相信，即使一个女人使男人堕落了，她却诚实而体面地为此做好了准备，她还要这么做，① 因为在世界上一百个走上歧途的男人中，九十九个都是被女人拯救的，一个是被神的直接恩典所拯救的。由于我也认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走上歧途是男人的天性，这对男人的生活来说是适用的，正如对女人的生活来说适用的是应当保持直接性纯粹而单纯的宁静，你很容易看出，在我看来，女人为自己造成的伤害已经做了充分的补偿。

那么，你必须做什么？别人也许会说：结婚，然后你就有了要思考的别的事情。肯定是，但问题仍然在于这是否对你有利，无论你如何看待异性，你还是会因为太有骑士精神而不想为这个

---

① 有关本句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382（《论文》卷3－B42：3）。

理由去结婚。此外，如果你无法控制自己，那么你就找不到别的任何人能够这么做。有人或许会说：寻找一个职业，让你自己投身于实际事务之中；它会使你自己分心，你会忘却自己的压抑；工作——那是要做的最好的事情。也许，你会成功地使自己停留在那个似乎【208】已被忘却了的问题之上。然而，它并没有被忘却；它在某些时刻依然会爆发出来，比从前更为可怕。也许，它能够做到从前做不到的事情——使你大吃一惊。此外，无论你对生活及其任务有怎样的想法，你都会因为对自己太有骑士精神而不想为这个理由去选择一个职业，因为在这方面存在的错误，与为了这个理由而结婚的错误相同。那么，有什么要做的？我只有一个答案：那就绝望吧！

我是个已婚男人，我的心灵坚定而沉着地属于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和这种生活，我要始终称赞它们的美好。因而，当我说"绝望"时，那并不是任何过度兴奋的年轻人要使你卷入激情的旋涡之中，也不是任何骗人的恶魔对失败者大声说这种安慰的话。可是，我大声对你说的却不是安慰的话，不是你要处于其中的一种状态，而是一种行动，它会夺走灵魂的所有力量、真挚和专注。我这么做就像我的信念、我对世界的征服一样肯定，[1] 任何没有品尝过绝望之苦涩的人都无法理解生活的意义，哪怕他过去的生活是那么美好、那么充满幸福。你不会在你生活的世界上进行欺骗，你没有在它面前失败，因为你已经征服了它，正如我从做一个正直的已婚男人中得到了安慰一样肯定，虽然我也曾绝望过。

当我这样思考你的生活时，我会认为你很幸福，因为实际上极为重要的是，一个处在绝望时刻的人不要以错误的方式来看待生活。那对他来说很危险，正如对做错了事的劳动妇女来说很危险一样。一个对某件特定事情感到绝望的人会碰到这样的风险，即他的绝望不是真正的和深刻的，那是一种幻觉，是对特殊性的

① 参见《新约·约翰一书》5：4。

一种苦恼。你没有像这样绝望，因为没有任何特殊东西从你那里被夺走了，你仍然拥有一切。如果绝望的人出了错，认为问题出在自己以外的某种多重性之中，那么他的绝望就不是真实的，这会导致他憎恨这个世界，而不是去爱它。因为世界成了对你的压迫这一点无论多么真实，都是由于它对你来说似乎要成为与它可能成为的不同东西。【209】因而也很真实的是，当你处于绝望之中而发现了自己时，你会爱它，因为它就是那个样子。如果给一个人带来绝望的是罪过和不道德的事情，是受到压抑的良知，那么他也许就很难再获得自己的幸福了。因此，要对你自己的整个灵魂和整个心灵感到绝望。你拖延得越久，情况就会变得越艰难，而要求仍然相同。我要对你大声说出这一点，正像那个出价卖给塔奎尼乌斯（Tarquinius）一堆藏书的女人那样，① 当他没有付给她所要求的价钱时，她就烧掉了三分之一的藏书，还要求同样的价钱；当他再次拒绝她所要求的价钱之时，她又烧掉三分之一的书，并要求同样的价钱，直到最后，他只得用原价买了剩下的三分之一藏书。

你绝望的状况很有利，然而还有一种更有利的状况。想象一个同你一样有天赋的年轻人。假如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儿，爱她就如同爱自己一样。假如他在某个宁静的时刻思索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什么之上，她能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什么之上。他们确实具有共同的爱，但他还是感到存在着差异。也许，她拥有美丽，但这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况且这也很脆弱；也许，她拥有青春的欢乐气质，但她的欢乐对他来说毫无真正的意义；而他拥有心灵和

---

① 《女巫预言书》（The Sibylline Books of prophecy）。参见 Dionysius，《古代罗马》（Roman Antiquities），卷 4，页 62、1－6；《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的〈古代罗马〉》（*The Roman Antiquities of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Ⅰ－Ⅶ，tr. Earnest Cary，Loeb，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7－1950），卷 2，页 465－469。

精神的力量，而且感受到了其力量。他真的想爱她，因此他没有把这一点给予她，她那谦卑的心灵不会要求这一点。然而，存在着一种差异，如果他真的要爱她，那么他会感到必须消除这种差异。于是，他将让自己的心灵陷入绝望之中。他不是为了自己绝望，而是为了她，而这也是为了他，因为他爱她如同爱自己一样。因而，绝望的力量会耗尽一切，直到他在自己的永恒效力中发现自己，但接着也发现了她，没有哪个骑士从这种最危险的武艺中重新获得的幸福与快乐。超过了他从这场血肉之战和有限的虚荣中获得的幸福与快乐，因为一个绝望的人发现了永恒的人，在这方面我们全都是平等的。他并没有想到使自己的心灵和精神变得迟钝或者忽视了促进它们的愚蠢念头，【210】竟然也这样获得了平等。他想保持自己在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天赋，但在内心深处，他几乎没有意识到拥有它们的人如同并未拥有它们的人一样。① 或者说，想象某个具有深刻宗教气质的人，他出于对自己同类人的真挚的爱，使自己投入绝望的大海，直到发现纯粹性为止。到那时，前额是否平坦或者是否形成了比天空还要骄傲的弓形，都没有任何差别。关键问题不在于没有差别，而在于绝对的有效性。

你有各种各样的好主意，有很多古怪离奇的幻想，有很多愚蠢的念头。把它们都保留下来，我不会索要它们。但是，你确实有一个我要求你牢牢把握住的想法，那个想法使我相信，我的心灵与你的心灵具有密切关系。你经常说，你宁愿成为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也不愿意成为一个诗人，② 因为作为一条规则，诗人的存在就是人类的牺牲。就我所关心的而言，肯定无法否认的是，有些诗人在开始写诗之前就发现了自己，或者通过写诗发现了自己。但在另一方面，也很肯定的是，诗人的存在本身就处在黑暗之中。而那黑暗却是一种没有维持下去的绝望的结果，是灵魂在

---

① 参见《新约·哥林多前书》7：2－31。

②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3，页19，36。

绝望中不断颤抖的结果，是精神无法达到其真正理想化的结果。诗人的理想始终都是一种不真实的理想，因为真实的理想始终都是实际的。因此，当精神不被允许上升到精神的永恒境界时，它就仍然处在过渡之中。为云彩反映出来的图画而高兴，为它们的转瞬即逝悲叹。因此，诗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不幸的存在，它高于有限，然而却不是无限。诗人看见了各种理想，但他必须逃离尘世，以便从中得到快乐。他无法在生活的混乱之中把这些偶像带进自身之中，[①] 无法平静地走在那条不为出现在他四周的拙劣模仿所动的道路之上，丝毫没有说到他具有施加于那些理想之上的力量。由于这个原因，诗人的生活经常成为一些人低廉同情的对象，那些人认为他们要让自己的生活安全和健康，因为他们一直处在有限之中。有一次，在某个令人沮丧的时刻，你说无疑

---

① 参见柏拉图《会饮》，216c－217a，前揭，页568（阿尔喀比亚德谈及苏格拉底说）：

> 相信我的话，你们中没有哪个真正懂得他。可是，现在我就从他开始说起。我要揭露他。例如，请注意苏格拉底如何被面容姣好的人们所吸引，他如何在他们身边闲荡，如何积极地夸口称赞他们。还有，他喜欢显出一副完全无知和漠然的样子——那不是很像**西勒诺斯**（Silenus）吗？当然很像。难道你们没有看出那只是他外表的包装，就像我要告诉你们的那些小人物一样？但请相信我，朋友们和酒友们，只要你们要揭露他，就会发现他充满了节制和冷静，以至你们很难相信自己的眼睛。要知道，因为他的确毫不在乎姣好的面容——相反，你们无法想象他多么轻视这些——以及金钱，以及大多数人都很在意的荣耀。他无意诅咒任何这类东西，也无意诅咒我们中的任何人——是的，我要告诉你们——他把自己的整个一生都用来玩弄自己小小的讽刺游戏，暗自对整个世界发笑。
>
> 我不知道是否有其他什么人看到过他很严肃的一面，看到过一点点他内心的意象，而我曾经见到过，它们看上去那么神圣，那么珍贵，那么美好，绝对令人惊异，以至除了按照他所说的去做之外，再也没有别的选择。

【211】有些人要悄悄同你算账，他们有意要按以下条件出据一张收条：他们承认你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作为回报，你要从视线里消失，不要成为社会上好管闲事的成员。不错，毫无疑问，世界上竟有如此卑鄙的行径，像这样希望在一切事情上都占上风，如同事先就要侵吞一切一样。然而，不要让它来烦扰你，不要蔑视他们，不要轻视他们——在这里，我要像你习惯于说的那样对你说：那不值得费心。但是，如果你不想成为一个诗人，那么除了我为你指出的道路之外，没有别的任何道路，那条道路就是：绝望！

因而，要选择绝望，因为绝望本身就是一种选择，因为人们不选择它就可能怀疑［tvivle］，但人们没有选择它就不可能绝望［fortvivle］。一个人在绝望中要再选择，那么他要选择什么？他要选择自己，不是在自己的直接性中选择，不是这种偶然的个体，他要在自己的永恒效力中选择自己。①

我试图稍微详细一点解释一下这个与你有关的问题。在现代哲学中，已经有了大量对于一切从怀疑［Tvivl］② 开始的思考的讨论，但迄今为止，我有时还是能够被这样的思索所吸引，我徒劳地寻找着有关怀疑不同于绝望［Fortvivlelse］的启示。在这里，我要试图解释一下这种差异，希望它能恰当地帮助你确定方向。这远不是认为我具有哲学上的能力。我在搬弄范畴方面不具有你那种精湛的技巧，但具有最深刻意义的是，即使一个较为单纯的人，也一定要能把握住生活的意义。

怀疑是思想上的绝望；绝望是人格的怀疑。这就是我要牢牢抓住“要选择”的明确特征的原因。这是我的格言，是我的人生观的核心，哪怕我决不可能认为具有一个体系，但我确实拥有这

---

① 例如，可参见《佯谬》，《文集》卷 2。

② 参见《约翰尼斯·克里马库斯》，《文集》卷 7，页 133－159（《论文》卷 4－B1，页 116－141）。

一格言。怀疑是思想本身之中的内在运动，在我怀疑之时，我会尽可能使自己的行为不受个人情感的影响。我认为，在进行怀疑时，思想会在其中找到绝对性【212】和归宿。因此，它不是按照选择在其中找到归宿，而是按照它所怀疑的东西所遵循的同样的必然性，因为怀疑本身就是必然性的一个限制条件，归宿也一样。

这就是怀疑的崇高伟大，这就是它经常得到那些几乎不明白自己说了些什么的人们推荐和促进的原因。然而，它成为必然性的一个限制条件表明，整个个体并没有涉足那种运动。这正是一个人说“我愿意相信，但我无法相信——我必须怀疑”这种话时具有大部分真理的原因。因此，我们也经常发现，一个怀疑者自身之中还是可能具有一种积极的实质，这种实质与他的思维完全没有沟通，他可能是一个极为自觉的人，决不怀疑职责的效力和自己行为的戒律，决不怀疑很多同情感和心绪。在另一方面，尤其是在我们时代，我们发现有些人在内心中很绝望，然而他们却征服了怀疑。当我看到某些德国哲学家时，这一点尤其引起我的注意。他们的心灵自由自在，客观的、逻辑的思维停留于与之相应的客观性之上，然而，即使他们由于客观的思考而使自己很高兴，但他们还是处在绝望之中，因为人们可以用很多方式来使自己高兴，但却没有任何像抽象思维那么迟钝和沉闷的方式，因为那是一个尽可能使自己的行动不带任何个人情感的问题。

因此，怀疑和绝望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被调动起来的是心灵的不同方面。然而，我对这一点完全不满意，因为那样一来绝望和怀疑就等同了，而真相并非如此。绝望恰恰就是一种更加深刻和更加完整的表达，它的运动比怀疑的运动更加全面得多。绝望是对整体人格的表达，怀疑只是思想的表达。怀疑具有的不过是假想的客观性，它因此大受吹捧，而它所显现的恰恰是其不完美。因而，怀疑以人们之间的差异为基础，绝望则以纯粹性为基础。它对怀疑采取了一种自然态度，但它对绝望则完全没有采取一种自然态度。而自然【213】态度本身就是一种差异，无论要求

一种差异以使自身有效的是什么，都决不可能是绝对性，因为绝对性作为绝对性只可能是为了绝对性。最卑贱、最没有禀赋的人都可能绝望，一个除了思想者之外什么都不是的年轻女孩儿也可能绝望——然而，每个人都很容易感觉到，说这样的人是怀疑者很愚蠢。一个人怀疑的理由可能很容易产生，他还是可能处在绝望之中，并且一直处于绝望之中。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说，这表明他并不会绝望。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不愿意，他就完全不可能绝望，但一个人为了真正绝望，他就必须真正愿意绝望。然而，当他真正愿意绝望时，他就真的超越了绝望。当一个人真的选择了绝望时，他就真的选择了绝望所选择的东西：他的永恒效力中的自我。人格最初很容易在绝望中得到确立，不是通过必然性，因为我从来就不会必然地绝望，而是在自由之中，惟有在其中才会获得绝对性。在这个方面，我认为我们的时代会前进，假如我对我们时代有什么看法的话，那也是因为我的了解仅仅来自阅读报纸和书籍，或者来自与你的交谈。在我们要体验之时，时间并没有远去——非常有可能付出很高的代价——寻求绝对性的真正出发点不是怀疑，而是绝望。

然而，我要返回到自己的范畴上——我不是逻辑学家，我只有一个范畴，但我向你保证，那既是我心灵的选择，也是我的思想、我灵魂的快乐和我获救的选择——我要返回到选择的意义之上。当我绝对地选择时，我就选择了绝望，而在绝望之中，我选择了绝对性，因为我自己就是绝对性。我断定了绝对性，我自己就是绝对性。但是，用意义完全相同的其他话来说，我会说：我要选择那种选择了我的绝对性；我断定了那种断定了我的绝对性——因为我如果没有记住第二种说法恰恰就是绝对性的话，那么我的选择的范畴就是不真实的，因为这正是两者的同一性。我所选择的，并非我所断定的，因为没有断定它，我就不可能选择它。然而，如果我没有通过选择它来断定它，那么我就不可能选择它。那就是说，如果它不是那样，我就不可能选择它；它不是，

因为它最初进入存在【214】是通过我的选择，否则我的选择就是一种幻想。

但是，我所选择的到底是什么——是这个，还是那个？都不是，因为我绝对地选择，而我绝对地选择恰恰是通过选择不选择这个或那个。我选择绝对性，而绝对性是什么？那就是在我永恒效力中的我自己。我决不可能把我自己之外的某种东西当作绝对来选择，因为我如果选择了别的东西，那么我就把它当作某种有限的东西来选择，所以并没有绝对地选择。就连选择了上帝的犹太人也没有绝对地选择，因为他们确实选择了绝对性，但他们却没有绝对地选择它，因此那就不再是绝对性，而成了某种有限之物。

然而，我的这种自我是什么？如果我要说到一种最初的契机，一种对它的最初表达，那么我的回答就是：它是一切之中最抽象的，然而在它本身之中它也是一切之中最具体的——那就是自由。让我进行一次小小的心理考察。我们经常听见人们在抱怨生活时发泄自己的不满，我们经常听见他们的希望。想象一下那样一种可怜的人，让我们忽略在这里并不明确的希望，因为它们包含着绝对的偶然性。他希望：只要我拥有某人的智力或某人的才能等等。确实，要走向极端：只要我拥有某人的坚定性。经常听见这类希望，但你曾经听说过有人真诚地希望自己变成另一个人吗？真相远不是这样：他们首先要紧紧抓住的，就是所谓不幸个体的独具特征，尽管他们遭受过各种痛苦，他们还是不希望为了全世界而成为别的什么人。那是因为这样的人非常接近真理，他们对人格永恒效力的感受不是在其祝福之中，而是在其痛苦之中，哪怕他们为了其中的欢乐而保持着这种总体上抽象的表达，而他们宁可继续成为他们自己。但是，怀着很多希望的人仍然不断认为他就是他自己，哪怕一切都改变了。所以，在他身上存在着某种东西，它相对于别的一切来说是绝对的，他因那种东西而成为他所是，哪怕他因希望而造成的变化有可能是最大的。【215】我将

在后面表明他弄错了，但这时我只想找出使他成为他所是的这种“自我”的最抽象的表达法。那就是自由，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凭借这条路径，实际上有可能提出对于人格之永恒效力的非常有理的论证。确实，就连自杀者实际上也不愿意废除他的自我。他还是要希望——他希望其自我的另一种形式，这就是我们肯定可以发现自杀者非常相信灵魂不朽的原因，但他的整个存在受到了很大诱惑，以至他认为自己走出这一步将为自己的精神寻找到绝对性。

然而，在一个个体看来，他似乎可以不断改变而仍然能保持同一，他的内心深处似乎成了一种可以表示一切假想事物的代数符号，其原因在于他处在一种错误的地位，他还没有选择他自己，还没有一种对它的看法，然而他在愚蠢中却承认了人格的永恒效力。但是，对处在恰当地位的人来说，事情却要经历另一番过程。他选择了他自己——不是在有限的意义之上，因为那样的话，这种“自我”就确实不是某种偶然遇到其他一切有限事物的东西——而是在绝对的意义上，然而，他确实选择了自己，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他以这种方式选择的这个自我是无限具体的，因为那就是他自己，然而那绝对不同于他从前的自我，因为他已经绝对地选择了它。这种自我以前并不存在，因为它要经过选择才存在，然而它已经存在着，因为那确实就是“他自己”。

选择在这里同时造成了两种辩证的运动——即被选择了的并不存在，要通过选择才存在——而被选择了的却存在着，否则那就不是一种选择。换言之，如果我所选择的并不存在，而要绝对通过选择才存在，那么我就没有选择——那么我就是在创造。可是，我没有创造我自己——我选择了我自己。因此，鉴于自然是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鉴于我自己作为直接的人格是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作为自由的精神就诞生于【216】矛盾的原理，或者说是通过我选择我自己而诞生的。

他现在发现，他所选择的自我在其自身之中具有无限的多重

性，因为它具有一种历史，一种他在其中认识到与他自己具有同一性的历史。这种历史属于另一类，因为在这种历史之中，他与那一类中的其他个体和整个人类形成了联系，而这种历史包含了令人痛苦的东西，然而他就是那个惟一经历过这种历史的人。这就是它鼓起勇气要选择自我的原因，因为在他似乎成了最彻底的孤独的他自己的同时，他也最彻底地使自己沉入到他借以与整体发生密切联系的根基。这使他变得很不安，然而必须如此，因为在他内心唤起自由的激情时——以及在选择之中唤起它，如同在选择中它预设了它本身一样——他就选择了他自己，并为了把这种拥有当作拯救而奋斗，那就是对他的拯救。他不可能放弃所有这一切，不可能放弃最痛苦、最艰辛的东西，然而对这种奋斗的表达，对这种获得的表达，就是——忏悔。他忏悔自己返回到了自己，返回到了家庭，返回到了人类，直到他在上帝那里发现自己为止。只有按照这个条件，他才可能选择他自己。这也是他想要的惟一条件，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可能绝对地选择他自己。

然而，一个没有爱的人是什么？但是，存在着很多种爱。我对自己父亲和母亲的爱不同，而我以另一种方式爱我妻子，每种不同的爱都具有其不同的表达方式。可是，也有一种我用以爱上帝的爱，这种爱在语言中只有一种表达法——那就是“忏悔”。如果我不以这种方式爱他，那么我就不是绝对地、出自自己内心深处地爱他。其他一切绝对的爱都是一种谬误，因为（拿人们一般都高度称赞和我自己所尊重的事物来说）当具有这一切爱的念头牢牢把握住绝对性时，那么它已不是我所爱的那种绝对性，那么我也没有绝对地去爱，因为我是出于必然性去爱。一旦我自由地去爱并爱上帝之时，那么我就要忏悔。如果作为表达我对上帝之爱的忏悔毫无其他任何基础的话，那么情况就是这样——即他已经先爱上了我。① 然而，这是一种不完美的派定，因为只有当

① 参见《新约·约翰一书》4：19。

我把自己选择【217】为有罪的之时，我才绝对地选择我自己，如果我完全不想这样绝对地选择我自己，那么它就没有与创造我自己同一。即使那是通过遗传带给儿子的父亲的罪过，他也要为此而忏悔，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可能选择他自己，绝对地选择他自己。如果他的眼泪几乎为他洗清了一切，那么他要不断忏悔，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要选择他自己。可以说，他的自我外在于他，必须去获取它，而忏悔就是他对它的爱，因为他按照永恒的上帝的支配绝对地选择它。

我在这里所表达的，并不是学究式的智慧；这是每个有意愿的人都能表达的某种东西，是每个愿意的人都能表达的某种东西。我不是在讲演厅里学到它的，我懂得它是在起居室里，只要你愿意，是在幼儿园里，因为当我看见自己的小儿子从地板上跑过，那么快乐，那么幸福，我就私下想到：谁知道我有没有给他造成非常有害的影响？上帝知道，我尽了一切可能关照他，但这种想法不会轻易打动我。然后，我对自己说，在他的生命中将出现那个时刻。那时他的精神将在选择之时成熟起来；那时他将选择他自己；那时他也将为我传给他的一切罪过而忏悔。很美好的是，一个儿子为自己父亲的罪过而忏悔，然而他并不是为了我才这么做，而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可能选择他自己。让将要发生的发生吧，人们经常看成是最好的东西，可能对自己造成最有害的后果，但所有这一切还是不重要。我可能对他非常有益，我将尽力去做，但只有他自己才能使自己去做最高尚的事情。你瞧，这就是个体要选择自己那么艰难的原因，因为这方面的绝对孤独与最深刻的连续性是同一的，因为只要人们没有选择自己，似乎就存在着成为某种不同的东西的这种或那种可能性。

因而，你在这里看见了我对于要选择什么和为什么而忏悔的谦卑的观点。由于一个年轻女孩儿似乎是自己的母亲而去爱她，或者由于自己的母亲似乎是个年轻女孩儿而去爱她，都是不恰当的。每一种爱都有其独特之处，对上帝的爱具有其绝对的【218】

独特之处，对此的表达就是忏悔。与此相比，其他一切爱算得了什么，它们都不过是孩子们的咿呀学语。我并不是一个试图提出自己理论的年轻的狂热者，我是个已婚男人，我肯定敢于让我的妻子听见说，与忏悔相比，所有的爱都不过是孩子们的咿呀学语。但我还是知道，我是个好丈夫。“我，哪怕作为一个已婚男人，依然还在初恋的胜利旗帜之下奋斗。”我知道，她与我具有共同的看法，因此我更加热爱她，因此我不希望被那个年轻女孩儿所爱，因为她不具有我的这种观点。

各种歧路，新奇而可怕，在这里再次出现了，在地上爬行的人不那么容易像攀缘山顶的人一样冒着跌落的风险，坐在壁炉边的人不那么容易像在世界上闯荡的人一样冒着走入歧途的风险——我懂得这一点，但我还是要愉快地坚持自己的选择。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神学家会为观察的多重性找到某个出发点。由于我是俗人，我不会继续前行。为了阐明前面的讨论，我只想说，在基督教中，忏悔最先得到了对它的真实表达。虔诚的犹太人感到了自己父辈加在自己身上的罪过，然而他们对它的感受远没有基督徒那么深刻，因为虔诚的犹太人不可能为此忏悔，因为他们不可能绝对地选择他们自己。前辈的罪过沉重地压着他们，笼罩着他们；他们在重负之下垂头叹息，而他们无法负起重担。只有凭借忏悔帮助而绝对地选择自己的人，才可能做到这一点。自由越大，罪过就越大，而这就是拯救的奥秘。如果那不是胆怯，就是心灵的怯懦，不愿为前辈的罪过而忏悔；如果那不是可怜的卑鄙，就还是心胸狭窄，缺乏宽宏大量。

因而，绝望的选择就是“我自己”，因为在我绝望时那肯定是真实的，我对我自己绝望就如我对别的一切绝望一样。但是，我对其绝望的自我是某种有限之物，【219】与其他一切有限之物一样，而我所选择的自我则是绝对的自我，或者说是遵循其绝对效力的我的自我。既然如此，你在这里将再次看出我何以在前面说过并且要继续说：我在审美地生活与伦理地生活之间设立的

“或此或彼”，并不是一种无条件的两难困境，因为它实际上是只有一种选择的问题。通过这种选择，我实际上并不是在善与恶之间进行选择，而我选择了善，但在我选择了善时，我就 eo ipso（【译按】拉丁语“因此”）选择了在善与恶之间进行选择。最初的选择永远都会呈现在以后的每种选择之中。

因而，绝望吧，你的轻率决不会再使你像个飘忽的影子、像个幽灵一样地在世界的废墟之中游荡，而你无论如何都不会明白那世界的废墟。绝望吧，你的心灵决不会在沮丧失望中叹息，因为世界将再次为你而变得美好幸福，哪怕你用不同于从前的别样眼光去打量它，你那解放了的心灵将跃进自由的世界。

我要在这里打住了，因为我现在已经把你带到了我所希望的那个问题之上——因为只要你愿意，你就在那里。我希望你使自己从美学的幻觉中解脱出来，从半心半意绝望的梦幻中解脱出来，以便觉悟到心灵的真挚。可是，我全然无意就此打住，因为我想由此继续前行，告诉你一种人生观，一种伦理学的人生观。我要为你提供的只是某种简单的观点，部分由于我的才能决不能与那使命相提并论，部分由于单纯是一切伦理事物的主要特征，这种特质倒是很能打动那些满脑子都是美学的人们。在这里是一个 nil ad ostentationem，omnia ad conscientiam［没有什么可炫耀的，一切都是为了良心］的问题。就此打住也由于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使人怀疑的，因为那看起来太容易就像是我在一种清净无为之中停顿下来，人格在其中由于同样的必然性安定下来，如同思想在绝对性中安定下来一样。那么，拥有自我的好处是什么，得到一把可以征服全世界之剑的好处是什么，如果一个人拿它来没有任何用处，就只有把它放进剑鞘里吗？

【220】但是，在接着更加明确地陈述这样一种伦理学的人生观之前，我要简短提到一个人在绝望时刻所面临的危险，提到他有可能撞上并彻底毁灭的暗礁。《圣经》说：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① 《圣经》没有说明这种说法的对立面，但这在句子中很明显。其对立面可以像这样来理解：人若失去了整个世界，却没有毁灭自己的灵魂，有什么害处呢；他需要拿什么来换世界呢？有些表达法本身看起来很简单，然而却使灵魂充满奇怪的焦虑，因为他们越不明白，就越要思考它们。在宗教领域中，"违背圣灵的原罪"这种说法就是这样一种表达法。我不知道神学家们是否能对此做出明确的解释。我并不认为自己能解释它，但这么说我也只是个俗人。但是，"毁灭一个人的灵魂"这种说法，就是一种伦理学的表达法，认为自己具有一种伦理学人生观的人，也肯定认为自己能解释这一点。我们经常听说人们使用这些词语，然而，想理解它们的任何人都必须体验自己心灵中的深刻运动——确实，他们肯定绝望过，因为在这里描述的绝望的运动实际上就是：一方面是整个世界，另一方面则是人自己的心灵。

如果我们要追寻这种表达法，那么你就很容易看出，我们得出了同样抽象的"心灵"的定义，此前，我们在得出"自我"这个词语的定义时，对希望却并不想成为另一个人进行过心理学的思考。换言之，如果我能获得整个世界却毁灭了自己的心灵，那么"整个世界"这个词语肯定就包括了在我的直接性之中我所拥有的一切有限之物。接着，我的心灵被证明了对这些东西漠不关心。如果我能失去整个世界却没有毁灭自己的心灵，那么"整个世界"这个词语就包括了在我的直接性之中我所拥有的一切有限的限制条件。然而，如果我的心灵没有被毁灭，结果它也对它们漠不关心。我可以失去自己的财富，失去在别人眼里的荣耀，失去自己的【221】知识能力，然而却不会毁灭自己的心灵。我可以获得那一切，然而却不会被毁灭。那么，我的心灵是什么？不为这种损失所动摇、不因这种获得而遭受毁灭的我的这种内心深处

①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16：26；《新约·路加福音》9：25。

是什么？

对处于绝望中的人来说，这种运动很明显，它不是什么修辞学的表达方式，而是在他一方面发现了整个世界、另一方面发现了他自己和他的心灵时惟一恰当的表达方式。在绝望的时刻，分离很明显，那时它是一个如何绝望的问题，因为如我在前面论述各种审美的人生观时指出的，那是获得整个世界并因此毁灭自己心灵的绝望，然而我深信，绝望就是对一个人的真正拯救。在这里，意愿使一个人绝望的意义又变得很明显，这是在无限意义上的意愿，是在绝对意义上的意愿，因为这样的意愿是与绝对的赋予自我同一的。但是，如果我愿意在一种有限的意义上使自己绝望的话，那么我就毁灭了自己的心灵，因为那时我的内心深处在绝望中并没有获得突破，它把自身锁定在其中。它变得坚固了，因而有限的绝望是坚定的、绝对的、无限化的绝望。当我在自己的绝望中获得了整个世界之时，我却因为使自己成为有限的而毁灭了自己的心灵，因为我拥有自己在有限之中的生活。当我为失去整个世界而绝望时，我就毁灭了自己的心灵，因为我以同样的方式使之成了有限的，因为我在这里又把自己的心灵看成是由有限建立起来的。很明显的是，一个人可以通过犯罪而获得整个世界，却毁灭了自己的心灵，然而这种事情的发生却有一种显然更加清白得多的方式。这就是我要说那个年轻女孩儿无论是否得到了自己所爱的人都会绝望的原因。每种有限的绝望都是对有限性的一种选择，因为我选择它正如我获得它和我失去它一样。因为我获得它不在我的掌控之中，但选择它肯定在我的掌控之中。因此，有限的绝望是一种不自由的绝望，它实际上并不愿意绝望，但它愿意成为有限的，而这就是绝望。

一个人可以停留在这一点之上，只要他停留在那里，我就无法真敢确定地说他已经毁灭了自己的心灵。他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点上。它每时每刻都存在着一种可能性。绝望就在那里，但它尚未【222】与自己的内心深处相联系，直到他在其中使自己变得

僵硬之时，他才毁灭掉自己的心灵。可以说，他的心灵在绝望中已经麻木，直到他苏醒时，才选择了一条摆脱绝望的有限出路。直到那时，他就毁灭了自己的心灵，因为那时他停滞了，那时他那理性的心灵被窒息了，变成了一头无计可施的猛兽。因为对他来说，一切都成了自卫。想起来有一种可怕的焦虑，即一个人毁灭了自己的心灵，然而任何绝望过的人都会具有对这种错误道路、这种迷茫感的暗示。

一个人肯定能以这种方式毁灭自己的心灵，决不可能确定特定个体的情况在哪种程度上是真实的，关于这一点，任何人都不敢断定别人的情形。某个人的生活也许看起来很奇怪，人们也有可能认为他的情况就是这样，然而他也许会做出完全不同的解释，这使他让人感到完全相反。在另一方面，一个人可能在没有任何人怀疑的情况下毁灭自己的心灵，因为那不是一种外在的毁灭，它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那就像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那就像是内心空虚，而外表却毫无迹象。

那么，在你绝对选择了你自己时，你就很容易发现，这种自我不是一种抽象或一种重复。它充其量会在定位期间显得如此，那时人们要进行区分，直到为这种自我寻找到最抽象的表达方式。即使在那时，它仍然是一种幻觉，即认为它极为抽象，没有内容，因为这还不是在总体上对自由的意识（这是思想的一个范畴），但它源于一种选择，是对这种特殊的自由存在的意识，他就是他自己，而不是别的。这种自我在自身之中包含了一种丰富的具体性，包含了多种品质和多种特征——简言之，它是从伦理学上选择的总体的审美的自我。因此，你越使自己专注于自己，你就越能发现毫无意义之物的意义。不是在有限的意义上，而是在无限的意义上，因为那是由你断定的。当一个人以这种方式从伦理学上选择他自己之时，这不仅是一种【223】对自我的认真反思，而且在描述这种行为时，人们会想起《圣经》在说明人们所说的每

句粗心话时的说法。[1] 换言之，当自由的激情被唤醒时，它会妒忌自身，决不允许属于一个人和不属于一个人的东西仍然是非特殊的和被混淆了的。因此，在选择的最初时刻，人格表面上显得像是从母亲子宫里降生的婴儿那样赤裸裸的。接着它本身就变成了具体的，一个人只有通过一种武断的抽象，才可能一直处在这个点上。他仍然是他自己，与他从前一模一样，直到最没有意义的特点，然而他变成了另一个人，因为选择渗透了一切，改变了一切。因此，他那有限的人格此刻在选择中变成了无限的，他在其中无限地选择他自己。

现在，他像自己所断定的那样拥有了自己——那就是说，像他自己选择的那样，是自由的——但在这样拥有他自己之时，一种绝对的差异已变得很明显，即善与恶之间的差异。只要他没有选择自己，那么这种差异就是潜在的。善与恶之间的差异怎样完全显露出来？它可以通过思考——那就是说，它是供人们思考的某种东西吗？不是。我因此又回到了在前面遇到的那个问题，因此，那看起来就像是哲学实际上已经消除了矛盾原理，但这只意味着尚未达到那个地步。一旦我进行思考，我就必然与我所思考的问题有关系，但这正是善恶之间不存在差异的原因。要思考你愿意思考的问题，要思考所有范畴中最抽象的，思考最具体的——你决不要按照善与恶的范畴来思考。按照历史的总体性思考历史——你要思考观念的必然运动，但你决不要按照善与恶的范畴去思考。你要不断思考相对的差异，决不要思考绝对的差异。在我看来，人们很容易承认，哲学不能思考一种绝对的矛盾是正确的，但由此决不意味着它不存在。当我进行思考时，我也使自己无限化了，但不是绝对地，因为我消失在了绝对性之中。直到我绝对地选择我自己之时，我才绝对地【224】使我自己无限化了，因为我自己“就是”绝对性，因为只有我自己才

---

①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12：26。

能绝对地选择。对我自己的这种绝对选择是我的自由，只有当我绝对地选择我自己时，我才断定了一种绝对的差异：善与恶之间的差异。

为了强调思维中自我决定的要素，哲学宣称：绝对性是由于我要思考它。然而，由于哲学本身发现，自由的思维由此得到了确定，并不是它通常所称赞的必然的思维，所以它就取代了另一种表达方式：我对绝对性的思考，就是我内心的绝对性的思维本身。① 这种表达方式与前面那种表达方式决不是同一的。不过，它却非常具有启发性。那就是说，我的思维是绝对性中的一个要素，其中存在着我的思维的必然性，其中存在着我借以思考它的必然性。善的情况则是另一回事。善是因为我意愿，否则它就完全不是善。这是对自由的表达，恶的情形也是如此——它仅仅因为我意愿。这决不是要把善与恶的范畴变成或降低为单纯的主观范畴。相反，这些范畴的绝对效力众所周知。善就是为了本身的存在，要凭借为了本身的存在来断定，而这就是自由。

对我来说，使用“绝对地选择自我”这种表达法看起来很含糊，因为这似乎暗示着，我同样绝对地选择善与恶两者，善与恶两者同样在实质上属于我。为了防止这种误解，我使用了“我出于存在的整体而为自己忏悔”这种表达法。忏悔特别表

---

① 例如，可参见黑格尔《宗教哲学讲演录》，前揭，卷1，页206：

> 意识的有限性在这里起着作用，因为“精神”凭借其自身的运动使自身分化。但是，这种有限的意识是“精神”本身的一种运动，它本身是自我分化、自我决定的。那就是说，将它本身断定为有限的意识。然而，由于这一点，它只有这样通过意识或有限的精神才得到调节，因而它必须使自身变为有限的，以便通过这种使自身变为有限的而认识到它本身。因此，宗教就是“神圣精神”通过有限精神的调节而对自身的认识。相应地，在“理念”的最高形式中，宗教并不涉及人，而在实质上是对绝对“理念”本身的最高确认。

示：恶在实质上属于我，同时也表示：它在实质上并不属于我。如果我身上的恶在实质上不属于我，那么我就不可能选择它。但如果我身上有某种我不可能绝对选择的东西，那么我就完全不会绝对地选择我自己，那么我自己就不是绝对的，而只是一种产物。

我在这里要打断这些思索，以表明一种伦理学的人生观如何看待人格、生活及其【225】意义。为了有条不紊，我将返回到前面就美学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所做的两条评论。据说每种美学的人生观都是绝望的，这是由于它已经逐渐确立了那种既可能存在又可能不存在的基础。伦理学的人生观的情形却不是这样，因为它把其生活建立在实质上属于"应当存在"的基础之上。据说，美学就是在一个人身上他据以直接成为他所是的那个人的东西；伦理学则是一个人据以成为他要成为的那种东西。这决不是说，审美地生活的人不会发展，而是说他随着必然性发展，而不是在自由之中发展。在他身上不会发生任何变形，不会发生任何无限的内在运动，他不会借助那种运动达到他因其成为他要成为的那种人的那个点。

当个体从美学上思考他自己时，他会意识到这种自我是一种复杂的、在很多方面具有内在限制的肌质。但是，尽管有这一切内在的多样性，但它们全部都仍然是他的本质，同样有权出现，同样有权要求得到满足。他的心灵就像可以生长出各种草本植物的土壤，同样有一切权力要求繁荣兴旺，他的自我由这种多重性构成，而他并不拥有高于这一点的任何自我。因而，如果他具有你经常说到的那些东西——审美上的真挚和一点点生活常识——那么他就会看出，一切事物都同样繁荣兴旺是不可能的。那么，他将选择，而这多少都会限定他，那是一种相对的差异。

设想一个人不与伦理学相联系就能生活下去。于是他就会说：

我天生就具有成为唐璜、浮士德、强盗首领的能力;[1] 现在我将培养这种天生的能力，因为审美上的真挚要求我成为某种特殊的人，我要让它充分发展到能在我内心生根发芽。在美学上，对人格及其发展的这种看法完全正确。你由此发现了审美发展所表明的意义。它的发展就像植物的发展一样，虽然个体在形成，但他成了他直接成为的那种样子。

从伦理学去看人格的人马上就会发现一种【226】绝对的差异：善与恶之间的差异。如果他在自己身上发现的恶超过了善，那么这并不意味着要促进的就是恶，而是表明要减少恶，要促进的是善。当个体在伦理学上发展时，他就会形成他要形成的样子，因为即使在他让自己身上的美学（这对他来说意味着某种不同于对仅仅审美地生活的人所意味着的含义）具有其效力之时，它却退位了。与所有的真挚一样，就连审美上的真挚也对人有益，但它决不可能完全挽救他。

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你的情况就是这样。因为正如理想总会由于你着迷地盯住它而对你造成伤害一样，因而它也会对你有益，因为不好的理想同样会引起你的反感。当然，审美上的真挚无法治愈你，因为你除了不理会邪恶之外决不会再朝前走，但你不理会邪恶并非因为它是邪恶或你憎恶它，而是因为不可能理想地实现它。因此，你决不会再往前走，只感到你对善的无能为力正如对恶无能为力一样。此外，也许，恶从来都不会像它在美学范畴中前行时那样具有勾引的效果。不想在美学范畴中想象到恶，需要高度的伦理学上的真挚。对它的这样一种看法悄悄潜入了每个人的心里，而我们时代占优势的审美文化对此毫无作用。因此，我们经常听见说，就连说教者们也以这样一种方式强烈地反对恶，

---

① 大概是指席勒的《强盗》(*Die Räuber*),《席勒全集》,前揭,卷2,页1-176;《强盗华伦斯坦》(*The Robbers Wallenstein*, tr. F. J. Lamport, New York: Penguin, 1979),页21-160。

以至我们发现虽然有人发言称赞善，却仍然心满意足地认为他们自己非常有可能是最精明和最狡猾的人，却在与做一个好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拒绝恶。然而，这暴露出的一个隐秘弱点表明，对他来说，善与恶之间的差异在其全部真挚性方面并不清晰。因而，每个人身上仍然有很多善，以至他们感到做一个好人最高尚，但为了有别于普通百姓，他们需要高度认识到，因为他们虽然具有那么多成为坏人的能力，却还是可以【227】变好。这就正像具有很多能力变坏是一个优点一样，正像以这种方式细想这些能力不会暴露出对它们的偏好一样。

我们也经常发现，有些人在自己的内心之中的确有善，但却没有勇气承认它，因为这似乎就像他们会由此陷入过分琐屑的范畴之中。这样的人也认识到了善是最高尚的，但却没有勇气承认恶要成为它所是的样子。我们经常听见这种说法：那是一个可怜的故事结局。一般来说，人们可以肯定，像这样受到欢迎和宣扬的东西都属于伦理学。当一个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对他人来说成了一个谜之时，然后又解释和表明他并不像人们所希望和巧合地预期的那样是一个阴险狡猾的骗子，而是一个和善的人。那时我们会说：只有这些吗？这就是全部故事吗？确实，承认善是最高尚的，真的需要极大的伦理学上的勇气，因为人们由此会完全陷入各种普遍范畴之中。人们非常不愿意那么做，他们更愿意他们在差异之中过自己的日子。因为每个愿意那么做的人都可以做一个好人，但要做坏人始终都需要才能。这就是很多人都愿意做哲学家而不愿做基督徒的原因，因为做哲学家需要才能，做基督徒需要谦卑，任何愿意这么做的人都可以这么做。你也可以记住我在这里所说的话，因为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并不是一个坏人。现在请别生气，我没有要冒犯你的意思。你知道，我不得不把非做不可的事装成出于好心才做的，由于我不具有你的那些才能，所以我必须小心保持对于做一个好人的一点点尊重。

我们时代的人们也会用其他一些方式试图削弱伦理学的观点。

那就是说，尽管做一个好人被认为是生活中极其可怜的事情，但人们还是对它有些尊重，不想让它得到强调。我的意思决不是说一个人应当张扬自己的美德，抓住每个机会让人们面对自己是个好人这一事实。但在另一方面，一个人不必掩盖美德，不必害怕承认自己的奋斗。如果他这么做，马上就会【228】遭到强烈反对：他想摆架子，他想超过别人。他们会无礼地加入进来说：让我们做普通人，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罪人。① 我不必对你说这一点，但我肯定需要提醒你，注意你的嘲弄经常使你做出的过分举动。因此，完全正确的是，在现代戏剧中，坏人始终都要以最有才华的人物的面目出现，而正直的好人却要以杂货店学徒的面目出现。② 观众们认为这完全合适，从戏剧中懂得了他们已经知道了的事情，即把他们等同于杂货店学徒远不符合他们的身份。

不错，我的年轻朋友，真挚地愿意过一种普遍的而不是有差异的生活，需要极大的伦理学的勇气。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时代需要一种使人震惊的东西，这种事情必定会发生，因为那个时刻肯定会到来，那时人们会发现，那些在美学意义上最为杰出的个体的生活都是以差异为基础的，他们为了寻求普遍性将对自己感到绝望。这对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Smaa-Folk］来说可能很好，因为我们有时也由于自己太微不足道而不能在差异中过自己的日子而沮丧——不是由于我们十分伟大，以至可以拒绝［fors-maa］它们。

因此，每个仅仅审美地生活的人对于绝望都有一种暗中的恐

---

① 有关本句的前半部分，参见《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988。后半部分的丹麦文在字面上是“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日德兰人”。参见 J. H. Wessel，“Cavalieren”，3 – 4，Johan Herman Wessels samtlige Skrivter，Ⅰ – Ⅱ，Copenhagen：1787)，卷 2，页 61。

② 大概指 Ludvig Thostrup，Østergade og Vestergade，Kongelige Theaters Repertoire（1828)，12。

惧，因为他非常明白绝望带来的是普遍性，他也明白他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是差异性。个体站得越高，他就越能消除差异性，或者越能对它们绝望，但他始终都保持着一种他不愿意消除的差异性——他生活于其中的差异性。出乎意外的是，就连最单纯的人也会极为熟练地发现，那可以叫做他们的美学差异性，无论它多么无足轻重，生活的苦恼之一就是那种愚蠢的冲突，即差异性比别的更加重要的那种冲突。

美学家也表示了他们对绝望的反感，说那是一种决裂。这个词语相当正确，因为生活的发展被认为是由尚未展开的直接的必然性构成的。如果真相不是这样，那么绝望就【229】不是什么决裂，而是一种变形。只有对某种特定事物绝望的人，才会体验到决裂，但那是因为他并没有完全绝望。美学家也担心，只要每个特定的个体都被看成是生活在美学范畴之内，那么生活就会失去它所具有的有趣的多重性。毫无疑问，这又是由各种严格的理论所造成的一种误解。没有什么东西会在绝望中消亡，所有的美学仍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除了它被变成一种从属并恰恰由此被保存下来之外。是的，肯定真实的是，人们不会像以前那样生活在其中，但决不能由此接着说人们已经丧失了它。也许，它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利用它，但不能由此接着说它已经过去了。伦理学家只维持绝望，那种绝望是美学家早已开始推进却已经被武断地打断了的，因为无论有多大的差异，它依然只是相对的。当美学家自己都承认赋予其生活以意义的差异也是短暂的，却又接着说只要拥有它，最好的始终都还是在其中感到高兴之时，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怯懦，这种怯懦喜欢某种低等的舒适，为人所不屑。这就像一个人想在一种迟早都会暴露出来的误解基础之上的关系中感到高兴一样，但他却没有勇气意识到它或承认它，只要有可能就从这种关系中得到乐趣。但你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相反，你就像某个已经承认了那种误解的人一样，打破了那种关系，而现在还不断地想告别它。

美学观也要思考与周围世界有关的人格，对它在人格中不断重现的表达是一种快乐。然而，与人格有关的对快乐的审美表达是情绪性的。那就是说，人格呈现在情绪之中，但却是模糊地呈现出来的。审美地生活的人试图尽可能完全沉浸在情绪之中。他们试图让自己完全埋藏在其中，这样他们身上没有任何东西不可能在其中被转变，因为像那样的残余始终都具有一种妨碍的效果，那是一种将阻止他们的【230】连续性。人格在情绪中的呈现越模糊，个体就越是处在直接性之中，接着这又最合适地表达了审美的存在——它处于直接性之中。这说明了审美地生活的人所面临的巨大波动。

伦理地生活的人对情绪也很熟悉，但对他们来说情绪并不是最高的，因为他们已经无限地选择了自己，他们认为情绪低于他们自己。他"越是"拒绝被同化到恰恰是连续性的情绪之中，对于他来说就是最高尚的。伦理地生活的人具有对自己生活的记忆(要回想起从前的表达方式)，审美地生活的人完全不具有这一点。伦理地生活的人并不消除情绪。他为某个时刻着眼于它，但那个时刻把他从生活于短暂之中拯救出来。那个时刻使他超越了欲望，因为驾驭欲望的技巧与其说是要消除它或彻底抛弃它，不如说是要确定那个时刻。

把你愿意欲求的一切都拿去——其中的秘密，其中的力量，都绝对存在于直接性之中。人们经常说，惟一的办法就是要完全克制。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方法，它也只能一时获得成功。想象一个人沉溺于赌博之中，欲望及其全部激情都被唤醒了，那就像是如果他的欲望得不到满足，那么他的生活就会处于危险之中。如果他能对自己说：在这个时刻我将不那么做，我一小时不那么做——那么他就得到了拯救。那个小时就是拯救他的连续性。审美地生活的人的情绪始终都很古怪，因为他在圆周之中具有自己的中心。人格在其自身之中具有其中心，没有拥有自己的人是古怪的。伦理地生活的人的情绪是集中的。他没有处于情绪之中，

他不属于情绪，但他具有情绪，在他自身之中具有情绪。① 他为之努力的是连续性，而这始终都是对情绪的驾驭。他的生活不缺乏情绪——确实，它具有一种总体的情绪。但这是获得的，它可以被叫做 aequale temperamentum [掌控]。然而，这决不是美学的情绪，没有任何天然或直接性就具有了它。

可是，已经无限地选择了自己的人可以说：【231】现在我拥有自己，我别无所求，我遇到过世界上来来往往的事情，我骄傲地想到：我就是我所是的那个人吗?② 决不是！如果一个人要像这样谈话，那么就很容易发现他走上了歧途。严格说来，他的基本错误确实就在于他并没有选择他自己；毫无疑问，他选择了他自己，却外在于他自己；他认为选择完全是抽象的，并没有在自己的具体性中把握住自己；他没有这样选择自己，以至他在自己

---

① 参见《佯谬》，《文集》卷 2。

② 例如，可参见费希特《人类分析》（*Die Bestimmung des Menschen*），前揭，卷 1，页 406 - 407：

> 在我身上有一种绝对的、独立的自我行动的冲动。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仅仅由于另一个、为了另一个和通过另一个更加不能容忍的了，我必须为了我自己和只由于我自己而成为某种东西。我感到这种冲动伴随着对我自己存在的感知，它不可分离地与我对我自己的意识联系在一起。
>
> 我通过反思对我自己解释这种感受。可以说，凭借思想的力量把洞悉的才能赋予这种盲目的冲动。根据这种冲动，我必须作为一种绝对独立的存在而行动——因此，我理解和说明了这种冲动。我必须是独立的。我是谁？同一之中的主体和客体——有意识的存在，以及我对其有意识的存在，在那种直觉中具有直觉认识和自我表露的才能，思维着的心灵和作为思维对象的我自己——彼此不可分离和永远在场。由于这两者，我必须是我所是，绝对只通过我自己——通过我自己产生出各种概念——通过我自己产生出超出这些概念的事物的一种条件。

身上仍然处于选择之中，用自己来装扮自己；他按照自己的必然性而不是在自由中选择自己；他徒劳地从美学上来进行伦理学的选择。将要出现的真理越有意义，离开正路就越危险，在这里也出现了一条可怕的错误道路。

当个体以自己的永恒效力把握住自己时，这就会使他充满其全部的丰富性。短暂性对他来说消失了。最初，这将以一种难以言喻的狂喜充盈着他，并给予他一种绝对的安全感。如果他那时开始片面地盯住它，那么短暂性就会提出自己的要求。这些都被抛弃了。短暂性所能给予的，或多或少都在这里出现了，与他永远拥有的东西相比，它们对他来说是那么没有意义。对他来说，一切都达到了停滞。可以说，他提前达到了永恒。他陷入沉思之中，牢牢地凝视着自己，但这种凝视不可能填补时间。于是对他来说，时间，短暂性都是对他的毁灭。他要求一种完美的存在形式，接着在这方面却出现了一种厌倦、一种冷漠，它们类似于与欢乐相伴的懒散。这种冷漠可以吞噬一个人，以至于对他来说自杀似乎成了惟一的解脱。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自己解脱出来；惟一的力量就是时间。时间肯定也不可能使他自己解脱出来，但它能阻止他或延缓他，时间阻止了他用以把握自己的精神怀抱。他并没有选择他自己，他像那喀索斯（Narcissus）① 一样已经迷恋

---

① 参见奥维德《变形记》，前揭，卷1，页153－155：

因而，那喀索斯嘲笑她，因而，他嘲笑水泽或山林的其他仙女；因而他嘲笑男人们的同伴。最后，那些受到嘲笑的青年中的一个人举手朝天祈祷说：“所以他那么爱自己，却没有获得他所爱的东西！”女神涅墨西斯（Nemesis）听见了他那正义的祈祷。那里有一个闪着银色水光的清澈池塘，从没有哪个牧羊人到过那里，也没有哪只雌山羊或其他牛在山脚吃过草；那平滑的水面从没有鸟儿、野兽或落下的树枝打扰过。四周长满青草，得到近旁的湖水的滋养，灌木丛从来就没有让阳光温暖那个地方。那个青年由于追猎和

上了自己。这样一种状况经常都会以自杀告终。

他的错误在于他没有正确地选择，不单是在他完全没有关注自己缺点的意义之上，【232】而且他是在必然性的范畴之内来看待自己；他这种人格具有其资质的一切多重性，他认为这属于世界历程；在永恒力量之火没有毁灭它就已渗透了它之前，他就已经发现了它。[①]然而，他并没有在自己的自由中发现自己，并没有在自由中选择自己。如果他确实那么做了的话，那么在他选择自己的那一刻，他就已经行动了。无论他的自我多么具体，他还是按照自己的可能性选择了自己；他在忏悔中赎回了自己，以便仍然处于自己的自由之中，但他只有通过不断认识到［*realisere*］这一点才可能仍然处于自由之中。在这个基础上选择了自己的人 *eo ipso*（【译按】拉丁语“因此”）就是行动着的人。

（接上页）炎热而筋疲力尽，躺了下来，受到那地方的外貌和春天的吸引。虽然他力图消除自己一阵接一阵出现的口渴，虽然他想喝水，但他却被看见的美丽景象打动。他喜欢一种虚幻的希望，认为实在的不过是影子。他在无言的惊讶中看着自己，带着同样的表情一动不动地在那里流连忘返，像一尊帕洛斯岛的大理石雕塑出来的雕像。他俯卧在地上，凝视着自己的两眼如同两颗星星，他的头发堪与巴库斯和阿波罗媲美。他那光滑的面颊，白皙的脖子，光彩美丽的面容，白里透红的脸色，简言之，他因自己受到赞美而赞美所有这一切。他不知不觉地渴望自己；他赞美的是他所赞美的自己；而他寻求的是被寻求的；他同样点燃了爱，随着爱而燃烧。难道他会经常向那难以捉摸的池塘献出自己自负的亲吻吗？难道他会拥抱那池水以求搂住他从中看见的那脖子吗？但在其中搂住的却不是他自己！他并不知道要寻求什么，但他却渴望他所寻求的东西，而同样的妄想嘲笑并诱惑着他的双眼。啊，天真愚蠢的孩子呀，为什么要徒劳地力图抓住那转瞬即逝的影像？你所寻求的是一无所有，你转身走开吧，你所爱的对象再也没有了。你所见到的不过是一种反映出来的影子，它本身没有任何实体。它随着你而来，随着你留下，随着你而去——如果你能走开的话。

① 参见《旧约·出埃及记》3：2。

这里也许是简短讨论使你非常高兴的那种人生观的地方，尤其是作为一位家庭教师，有时是作为一位开业者。事情完全就是如此，即悲哀确实就是生活的真正意义，做最不幸的一个就是至高的幸福。[1] 乍看起来，这种观点似乎不是一种审美的人生观，因为享乐肯定不可能真正成为它的格言。但是，它也不是伦理学的观点。它处在一个危险的地位之上，即美学要忽视忽略伦理学，心灵在那里很容易陷入一种宿命论的公式之中。

你怀揣着几种错误的学说，这一种差不多是最糟糕的，但你也意识到了，当问题成了要向人们卑躬屈膝和吸引他们时，那是最有用的。你可以比任何人都更加无情，你可以嘲弄一切，甚至嘲弄一个人的痛苦。你并非没有意识到，这对年轻人有诱惑力，然而，这种行为确实使你与年轻人有点疏远，因为这种做法既有吸引力，也使人反感。如果你想用这种方式欺骗一位年轻女子，那么你决不会注意不到一个女人的心灵深邃得一刻都不会被这样的行为所迷惑。确实，即使你一时独占了她，但这很快将以她对此感到厌倦而告终，几乎会对你感到厌恶，因为她的心灵并不要求这样的兴奋。于是就改变方法，使用一些只有她才能理解的谜一般的感叹，让一种表面上的忧郁被认为是对整个事情的解释。【233】你只对她敞开自己的心扉，虽然她那么谨小慎微，但还是不会真正懂得更多，你让她在想象中去修饰你隐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深刻悲哀。你很聪明——这一点无法否认——有个年轻女孩儿谈到你时说的话是对的：你很有可能以成为一个耶稣会会士而告终。[2] 你越是狡猾地懂得如何为了她们而利用那条越来越深地通往悲哀隐秘之处的线索，你就越快乐，就越有把握把她们吸引到你身边。你不用发表长篇大论，你不用以真挚的握手来表明你的痛苦，也不用“通过浪漫地凝视一个类似灵魂的浪漫眼神”来

①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3，页228－230。

② 参见《日记与论文》卷6，页6186（《论文》卷9－A131）。

表明你的痛苦——你对此非常聪明。你回避证人，你只为那一刻就会让自己不被人注意。你懂得，有一个年龄阶段，对一个年轻女孩儿来说没有任何毒药比悲哀还要危险，这种认识与其他任何认识一样，本身可能并不错，但我却不赞成你利用它。

既然你一心要用各种美学范畴来解释一切存在，那么悲哀理所当然地逃不过你的关注，因为悲哀本身至少像欢乐一样是有趣的。你处处都沉着地紧紧抓住那些无论出现在哪里的有趣东西，以至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你身边的人们会误解你，有时会把你看成是绝对无情的人，有时又会把你看成是真正天性善良的人。人们经常看见你追寻悲哀的情景，就像你陪伴着欢乐的情景一模一样，这可能造成了这样一种误解——请注意，那就是说，如果在悲哀与欢乐中存在着一种理念的话，那这只是由于你的审美情趣被唤起了。如果你能轻浮到足以使一个人不幸，那么你就能为最独特的欺骗提供机会。你与其他那些背信弃义地只贪图享乐的人不同，你不会退出，会再次沿着另一条路一直追寻下去。不，同一个身体上的悲哀你对来说甚至比欢乐更加有趣，你会与他呆在一起，你会陷入到他的悲哀之中。你有经验、热情、【234】运用语言的能力、对悲剧的同情。你懂得如何给遭受痛苦者以安慰，那是审美的悲伤者所渴望的：表达。当你在游戏时，你很高兴看见悲伤者如何处在情绪的喧闹之中。对他来说，你很快就会变得必不可少，因为你的言辞会使他摆脱悲哀的黑暗处所。然而，他对你来说并非必不可少，你很快就会厌倦。因为对你来说，那不只是那样一种欢乐：

> 就像一个偶遇的朋友
> 人们在游历时遇见了他，①

---

① Rasmus Frankenau, “*Paa en Reise man finder*”, *Samlede Digte*, Copenhagen: 1815, 页 283。

但悲哀也是如此，因为你一直都是一个游历者。当你在安慰那悲哀者时，你通过补偿自己的麻烦而使你的兴趣从中蒸发了，你跳上马车大叫道：让我们走吧！如果有人问你“去哪里”，你会用那个英雄唐·乔万尼的话回答说：“去寻欢作乐。”① 换言之，现在你讨厌悲哀，你的心灵要求的是反面。

大概，你的行为完全不像我所描绘的那样糟糕，我不否认你对悲哀者经常具有真正的兴趣，你确实希望治愈他们的伤口，使他们享受到欢乐。然后就像你自己说的那样，你像一匹生气勃勃的马一样披上铠甲，试图使他尽力摆脱悲哀的陷阱。你有时不用花费时间和精力就能获得成功。即使那样我也不可能称赞你，因为在所有这一切下面隐藏着某种东西。那就是说，你妒忌悲哀，你不喜欢别人悲哀或那种无法克服的悲哀。当你治愈一个悲哀中的人时，你就会满意地对自己说：可是，没有任何人能治愈我的悲哀。这是你始终都会 *in mente* [记住] 的结论，无论你是否要寻求转移欢乐或悲哀，你都坚定地相信有一种无法驱散的悲哀。

因而，我现在触及了你认为生活的意义就是悲哀这个问题。现代的整个趋势的标志就是更加倾向于要悲哀，而不要幸福。这被认为是一种更加崇高的人生观，【235】可以这么说，因为想要幸福是天然的，而想要悲哀则是不自然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对幸福感到感激的人也是令人愉快的，即使他的各种念头使他混淆得无法清楚知道自己应当感激谁。悲哀却免除了这一点，而空虚则是最使人满足的。此外，我们的时代在那么多方面都经历过生活的空虚，以至不再相信欢乐，为了仍然还有可以相信的某种东西，那就相信悲哀吧。我们这代人说，欢乐消失了，但悲哀还在持续，② 因此，把自己的人生观建立在这点之上的人，就建立

① 参见莫扎特《唐璜》第1幕，第18场，前揭，页128、131。

② 可能是有关日德兰谚语的一出戏，那谚语说：“镀金消失了，而猪皮依然还在。”

了一个牢固的基础。

如果人们更加明确地问你，你要谈论的是哪种悲哀，那么你会非常聪明地回避伦理学的悲哀。你在心里没有忏悔——没有，那是美学的悲哀，尤其是反思的悲哀。[①] 它没有建立在罪过之上，而是建立在不幸、命运、悲哀的气质、他人的影响等等之上。你所懂得的所有这一切，完全是从小说中得来的。如果在你阅读小说时，你会嘲笑它，如果你听见别人谈论它时，你会取笑它，但在你自己谈论这个话题时，那么其中就存在着意义和真理。

虽然使悲哀本身成为生活之意义的观点看起来十分糟糕，但我还是忍不住要向你表明，从某个方面看你也许并不希望那样，但这是一种阴郁的观点。重复我在前面说过的话，悲哀消失了，那就是在相同意义上说欢乐消失了。不需要我提醒你注意这一点，因为你可以从你的主人斯克里布那里懂得这一点，他经常取笑那种相信一种永恒之悲哀的多愁善感。[②] 那些认为悲哀是生活之意义的人在自身之外同样有欢乐，就像那些想要幸福的人在自身之外也有悲哀一样。欢快可以使他们惊异，恰如悲哀能使他人惊异一样。因此，他们的人生观与他们能力之外的一种条件有关，因为人们没有能力阻止幸福，也不能阻止忧伤。然而，在自身之外具有一种条件的每种人生观都是令人绝望的。因此，想要悲哀【236】恰恰在同样意义上与想要追求幸福一样都是令人绝望的，因为始终都令人绝望的是，使一个人的生活陷入其本质可能消失的某种东西之中。所以，如你希望的那样精明和机灵，带着一副忧伤的外表吓走欢乐，如果你愿意，为了掩盖你的悲哀，也可以用外表来掩饰——欢乐还是可

---

①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3，页148－149。

② 例如，可参见斯克里布，*De Utrøstelige*，*Repertoire*，前揭，页145。

以使你惊异，因为时间吞噬了童年的时光，[1] 而这样一种悲哀却是时间之子，它错误地归于自身的永恒是一种欺骗。

悲哀的基础越深刻，看来它就越能持续整整一生，确实，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但它将作为一个过程问题继续下去。如果那是一个特殊事件，那么它早已显得非常艰难。你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如果你想谈论悲哀对整个一生的意义的话，那么你倒是要思考不幸的个体或悲剧的英雄。不幸个体的整个心理气质都属于这样一种性质，以至他无法幸福或高兴。命运笼罩着他，同样也笼罩着悲剧英雄。在这方面完全正确的是，悲哀就是生活的意义，在这方面我们拥有一种纯粹和简单的宿命论，它始终都对它具有某种诱惑力。在这方面，你也拥有自己的主张，其要旨恰好是认为你是最不幸的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是在人类心灵中可能出现的最骄傲、最具有挑战性的想法。

让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因为你值得得到回答。首先，你并不悲哀。你非常了解这一点，因为你所偏爱的说法是，最不幸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人。然而，这是一种窜改，比其他一切窜改都可怕；它是对支配着世界的永恒力量的一种窜改。这是对上帝的背叛，就像在人们应当哭泣之时却在笑，然而有一种绝望能够这么做，有一种对上帝本身的蔑视。可是，这也是对人类的背叛。诚然，你也在各种悲哀之间进行过分辨，但你还是相信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差异，以至不可能承受这种悲哀本身。然而，如果存在着这样一种悲哀，那么也无法由你来【237】确定它是哪一种。一种差异与另一种差异几乎一样，而你却已经背叛了人类最深刻和最神圣的权力或自尊。这是对伟大的背叛，是一种卑鄙的妒忌，因为它

---

① 在希腊神话中，克洛诺斯（Kronos）是六个神的父亲，他吃掉了里娅（Rhea）所生的5个孩子；只有宙斯逃脱了。后来Κρόνος被Χρονος（时间）弄糊涂了，他就成了吞噬孩子的人。参见尼奇《新神话词典》，前揭，卷2，页524－527。

最终说明，伟大的人们还没有经历过最危险的考验的检验，他们很容易陷入自己的荣誉之中，如果他们碰上了你所谈到的那种超人的诱惑，那么他们也会被淹没。这就是你想借蔑视它来赞美荣誉的那种方法吗？这就是你想借不承认它来进行褒奖的那种方法吗？

现在，请不要误解我。我并不是那种认为人们不应当悲哀的人，我鄙视这种可怜的常识，如果我要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那么我就会选择悲哀。不，我知道悲哀很美，知道眼泪中具有实质性的东西，但我也知道当某人毫无希望时是不会悲哀的。① 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决不可能消除的矛盾。我不可能生活在美学范畴之中，我感到自己生活中最神圣的东西将要消亡。我需要一种更高的表达方式，伦理学为我提供了这种方式。在这里，悲哀首先获得了它真正的和深刻的意义。不要受到我在这里所说的话打搅，不要反对说，我在谈到要求英雄们忍受悲哀时，就像是在说孩子们那样。这表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很有可能说，遗憾的是很少思考它是否正确，这同样表明，一个心灵高尚、灵魂深邃的人有可能忏悔，却不会起诉上帝，而会在自己的忏悔中忏悔并热爱上帝。如果没有这一点，他的生活就一无所有，仅仅如同水面上的泡沫。确实，我向你保证，如果我自己毫无过错的一生交织着那么多悲哀和痛苦，以至我可以把自己称为最伟大的悲剧英雄，可以使自己为自己的苦恼而高兴，由于为世界命名而使之震撼，那么我所做出的选择就是：我让自己脱下英雄的服装，去掉对悲剧的同情；我不是那种可以为自己的痛苦而骄傲的苦恼者；我是感到了自己罪过的谦卑者；我只用一个词来表达我所遭受的痛苦——罪过，只用一个词来表达我的痛苦——忏悔，我的眼前只有一个希望——宽恕。【238】如果这被证明对我来说做起来很艰难的话——哦，那么我就只有一个祈求。我要让自己匍匐在地，

① 参见《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4：13。

从早到晚吁求上苍赐予那支配世界的力量，吁求赐予我忏悔，因为我只知道惟一的悲哀，它可以把我带向绝望，把一切都投入其中——那种忏悔是一种幻觉，一种与它所寻求的宽恕无关的幻觉，但却与它所包含的归罪有关。

你认为我这么做并没有给予悲哀应有的评价，我要逃避它吗？决不是！我把它留在了自己的存在之中，因此决没有忘却它。从总体上说，那是怀疑精神的效力不敢相信，我能拥有自身之中的某种东西而不必时刻盯住它。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想把要确保最安全的东西存放在自己每天都不会去的某个地方，因而在精神的意义上也是如此。我的内心有着悲哀，我知道它将成为我的存在的一部分，我对它的了解，肯定大大超过了担心失去它而每天念叨着它的人。

我的生活从来就没有如此躁动过，以至我已经感到有可能在混乱中混淆各种生存之道，但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我经常都体验到极为有益的是对悲哀做出一种伦理学的表达，不是在悲哀之中消除美学，而是从伦理学上控制美学。只要悲哀是平静的和谦卑的，我就不怕它；如果它变得很极端、很激烈、很诡辩，并且在沮丧之中欺骗我，那么就会引起我的反感。我不宽容任何反叛；我不愿让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骗取我从上帝手中接受的恩典的礼物。我不赶走悲哀，并不试图忘却它，但我要忏悔。即使悲哀具有这样一种性质，乃至我在其中毫无罪过，但我还是要忏悔我让它控制了我。我忏悔自己没有立刻把它献给上帝，如果我把它献给了上帝，那么它就不会获得欺骗我的力量。

请原谅我在这里再次说到孩子们。如果一个孩子在哭诉，什么都想要时，我们就会说：也许你在找什么要哭诉的东西吧——这种方法被认为是最好的。因而我的情形也是如此，【239】因为无论人们怎样达到了明辨是非的年龄，他们始终都保持着孩子的某种东西。在我哭诉时，我就对自己说：你肯定需要为之哭诉的某种东西，然后我就会实现转变。我可以向你保证，这对一个人

非常有益，因为美学上的悲哀为他自己洒下的眼泪仍然是虚假的眼泪，毫无益处。但要感到一个人自身的罪过实际上就是要为之哭诉的某种东西，在忏悔的眼泪之中存在着某种永恒的祝福。

当耶稣基督要去耶路撒冷并为那座圣城不知道什么对它来说是最好的而哭泣时，① 那么肯定有可能的是，他也可能让它感动得伴随着他一块儿流泪，但如果那眼泪是审美的眼泪，那么它就毫无用处。然而，这世界肯定还没有见过很多选民被拒绝的悲剧。如果那是忏悔的眼泪，那么对它来说确实就有实质性的意义，然而它在这里不只是一个为自己的罪过忏悔的问题，因为它不仅是生活在那时的一代人的罪过也有父辈传给他们的罪过。在这里，忏悔显现出了它的全部深刻意义，因为它虽然在一方面使我感到孤独，但它在另一方面又使我不断受制于整个人类，因为我的生活现在还没有开始并且无从开始，如果我不能为过去忏悔，那么自由就是一个梦想。

现在你也许看出了我在这里要讨论这种人生观的原因。在这里再次在必然性的范畴之内发现了人格，而且就像一场焦躁的梦一样，留下了足以使个体一直保持半清醒状态和使他误入受难与沉浮之迷宫的自由，他在其中随处都看得见自己，却无法触及他自己。难以置信的是，人们经常都会轻率地对待这些问题。就连一些有体系的思想家们也把它当作是某种天然的奇特性，除了一种单纯的描述之外，他们说不出任何东西，然而，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如果有这样一种天然的奇特性，那么他们的其他一切智慧都是一派胡言和幻觉。这就是人们感到在某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借助基督教的观点比借助哲学家们的全部智慧有所帮助的原因。【240】基督教的观点把一切都归于原罪，而哲学家们却具有伦理学的勇气去做某种美学的事情。然而，这种勇气是能够拯救生活

① 参见本书第1002至1007页（页【340－346】）；《新约·路加福音》19：41－42。

和人类的惟一东西，除非有人根据自己的观点来解释怀疑论，并且加入到其他那些对真理有同样看法的人们之中。

选择采取的第一种形式就是完全孤立。那就是说，在选择我自己时，我使自己与整个世界完全隔离开来，直到我在这种隔离中终止于一种抽象的同一性。既然个体已经根据自己的自由选择了他自己，那么他就 *eo ipso* [因此] 而采取行动。然而，他的行动与周围世界毫无关系，因为个体已经完全根除了这一点，仅仅为了他自己。不过，这里所显现出的人生观，却是一种伦理学的人生观。

这种观点在希腊得到了表现，即单一个体要努力把自己培养成美德的典范。① 像后来基督教世界的隐士们一样，他退出了现实生活，不是为了使自己迷失在形而上学的沉思之中，而是为了行动——不是外在于他自己的行动，而是在自身内部的行动。这种内在的行动既是他的任务又是他的满足，因为他肯定不愿意在后来的某个时候训练自己更好地为国家服务。不是，在这种训练中，他只为自己就足够了，他放弃市民生活决不是为了返回到它。在严格的意义上，他实际上并没有从生活中退出。相反，他仍然处在生活的多样性之中，因为与之有联系的是在教学法方面为了他自己而必需的。但是，市民生活本身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凭借某种魔术般的程式，把它变成了对他来说无害的、冷漠的、毫无意义的。因此，他所形成的美德并不是市民的美德（它们在异教中确实是与基督教中的美德相应的真正美德），它们是个人的美德：勇气，豪侠，节制，满足等等。

当然，在我们时代，我们很难看到这种人生观得到实现，因为每个人都极大地受到宗教的影响，以至停止在这样一种抽象美德的界定之上。很容易看出这种人生观的缺陷。错误在于

---

① 大概是特指苏格拉底，一般地指犬儒学派，部分指斯多葛学派。例如，可参见《讽刺》，《文集》卷 2。

个体【241】完全抽象地选择了自己，因此，他所觊觎和获得的完美恰恰是抽象的。这就是我强调自我选择与自我忏悔是同一的原因，因为忏悔把个体置于同外部世界最紧密的和最密切的关系之中。

人们经常看见这种希腊人生观的类似物，有时在基督教世界里依然能看到，只不过它在基督教中通过增加了神秘性和宗教色彩而变得更加美好和更加丰富。那些把自己培养成一切个人美德之完美典范的希腊式的个体，会获得他所希望的最高地位。然而，他的生活与他的美德征服了其诱惑的世界同样是不朽的，他的极乐是一种独有的自我满足，与其他一切一样是昙花一现的。神秘主义者的生活更加深刻得多。他绝对地选择了他自己，因为哪怕是神秘主义者，也几乎听不见如此表达自己，哪怕他一般都要使用显然相反的表达方式，因为他已经选择了上帝，然而，如上所述，那是相同的，因为他如果没有绝对地选择自己的话，那么他就没有处在同上帝的任何自由联系之中。正是在自由之中，才存在着基督教之虔诚的独有特征。用神秘主义者的话来说，对这种自由联系的表达经常就成了：他就是那个“绝对的你”。神秘主义者绝对地选择了自己，所以按照他的自由，结果 eo ipso［因此］就是行动，但他的行动是内在的行动。神秘主义者在自己的孤寂之中选择了自己。对他来说，整个世界是死寂的和被消灭了的，厌倦了的心灵选择了上帝或自己。“厌倦了的心灵”这种说法一定不能被误解，一定不能被误用来贬低神秘主义者，似乎成了一个可疑问题的是，心灵直到厌倦了尘世时才会选择上帝。神秘主义者用这种说法无疑要表明自己不是为从前没有选择上帝而忏悔，一定不能把他的厌倦看成是与厌倦生活相同的。你在这里早已看出了，从伦理学上建构起来的神秘主义者的生活是多么渺小，因为对忏悔的最高表达是要忏悔【242】他在世界上变得具体之前没有较早地选择上帝，虽然他的心灵仅仅是抽象地界定的，结果却像孩子一样。

神秘主义者的选择 *eo ipso*［因此］就是行动者的选择，但他的行动是内在的行动。就他的行动而言，他的生活是一种运动，一种发展，一种历史。但是，一种发展可能是形而上学的或美学的，以至它是否能被恰当地称为历史就变得很可疑，因为这暗指一种自由形式的发展。一种运动可能非常不稳定，以至人们敢于把它叫做一种运动就成了可疑的。例如，当运动构成了一种特点的一再重现时，就无可否认地存在着运动——事实上，人们也许能发现一种运动的法则——但却不存在任何发展。时间上的重复毫无意义，连续性就是缺乏。可怕的是按照单调的瞬间来理解神秘主义者的哀痛。因而，当单调的瞬间结束后，就出现了灿烂的瞬间，他的生活因此就在不断地改变。它肯定具有运动，但却没有发展。他的生活缺乏连续性。那是一种情感，即一种渴望，它的确在神秘主义者的生活中构成了连续性，无论这种渴望是针对过去还是针对未来。但是，事实上，情感以这种方式构成了那个有趣的时期，证明了缺乏一致性。神秘主义者的发展在形而上学和美学上是那么合格，以至人们不敢把它叫做历史，除非人们在同样的意义上说到一种植物的历史。

对神秘主义者来说，整个世界是死寂的，他已经爱上了上帝。此时，他的生活的发展就是这种爱的展开。正如存在着彼此具有某种相似之处的恋人们的各种例子一样，包括外在的风度和表面的形式，因而神秘主义者陷入了对神圣的沉思，其形象越来越多地反映在他们可爱的心灵之中，因此，神秘主义者在人类中更新和恢复了失落了的上帝的形象。他越是沉思，反映在他身上的这种形象就越清晰，他自己就越会达到与这种形象相似。因此，他的内在行动并不【243】在于获得个人的美德，而在于形成宗教的或沉思的美德。

然而，甚至这也是对他的生活的一种伦理学的表达，因此，祈祷在实质上就成了他的生活。我并不否认祈祷也属于一种伦理学的生活，但一个人越是伦理地生活，他的祈祷就越具有目的的

特点，甚至在他感恩的祈祷中也一样存在着一种目的的要素。它与神秘主义者的祈祷不同。对他来说，祈祷越有意义，就越有情欲，它就越受到一种燃烧的情爱的激励。祈祷是对他的爱的表达，是能够用以对神表达的惟一语言，他已经爱上了神。正如尘世生活中的恋人渴望自己能够相互吐露自己的爱情、让自己的心灵与温柔的耳语融为一体的时刻那样。因而，可以说，神秘主义者也渴望自己在祈祷中能悄悄接近上帝的时刻。正如恋人们在实际上完全无话可说的耳语中感到最幸福那样，因而对神秘主义者来说，自己的祈祷越神圣，自己的爱就越幸福，祈祷的内容就越少，他就越是在感叹中几乎脱离自己而消失了。

也许，在这里更加明确地强调这样一种生活的虚假可能不恰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个深刻的人格始终都感到要为它所动。你自己决不缺乏成为神秘主义者的要素，至少是一时的。一般来说，在这个领域里会遇到最极端的对立面，最纯粹和最天真的心灵与最有罪的人，禀赋最丰富的人与头脑最简单的人。

首先，让我非常简练地说明一下在这样一种生活中确实使我震动的东西。这是我自己的判断。然后，我试图联系到我已指出的弊病来表明它的正确性，其中的原因，以及离得如此之近的可怕的错误道路。

在我看来，神秘主义者在自己同上帝的关系中不可能避免某种冒失的举动。一个人被认为要以自己的全部灵魂和自己的全部心灵去爱上帝——确实，他不仅被认为要那么做，还被认为那么做本身就是幸福——谁会否认这一点？然而，决不能由此接着说，【244】神秘主义者应当拒绝上帝把他置于其中的生存和真实性，因为他实际上由此就拒绝了上帝的爱，或者说要求对此的另一种表达，而不是上帝愿意赐予的。撒母耳严肃的话在这里很中肯：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①] 但是，这种冒失的举动有时可能采取一

① 参见《旧约·撒母耳记上》15：22。

种更加含糊的形式——例如，如果一个神秘主义者把自己同上帝联系的基础置于自己是谁的存在之上，那么他就根据某种非本质的特征把自己看成是上帝所偏爱的对象。他由此就贬低了上帝和他自己：他自己，因为凭借某种非本质的东西而要在实质上有别于他人，始终都是一种贬低。上帝，因为他使他变成了偶像，他自己就成了他的宠儿。

神秘主义者的生活让我讨厌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他无法被赦免的软弱性。一个在自己内心深处爱着上帝的人希望深信真理和忠诚，他经常感到确实被激励去确证这一点，他可以祈求上帝让他的"精神"见证他的精神，① 他这么做了——谁会否认其中的美和真理？但是，决不能因此说，他每时每刻都将重复这种努力，每时每刻都会检验自己的爱。他拥有充分的心灵的伟大相信上帝的爱，那么他也具有快乐的胆量相信他自己的爱，在为他指定的处境中感到高兴，只因为他知道这种顺从是他的爱的最明确的表达，是对他的谦卑最明确的表达。

最后，神秘主义者的生活使我不快，因为我认为它是对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欺骗，是对他与之有联系或可能与之建立联系的人们的欺骗，只要那种关系不愿意使他成为一个神秘主义者。一般来说，神秘主义者都选择了隐居生活，但与之有关的问题没有澄清，因为问题在于他是否有权选择它。就他已经选择了它而言，他没有欺骗他人，因为他的确由此说道：我不想与你有联系。然而，问题在于他是否有权那么说，是否有权那么做。尤其是作为一个已婚男人和作为一个父亲，我是神秘主义的敌人。我的家庭生活也有它的ἄδυτον［内在约束力］，但【245】如果我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的话，那么我为了我一个人就还要有另一种内在的约束力，那么我将成为一个可怜的丈夫。因为在我看来（我将在后面提出这一观点），结婚是每个人的职责，既然在我看来一个人应

① 参见《新约·罗马书》8：16。

当为了成为一个可怜的丈夫而结婚是不可能的，那么你就很容易看出，我肯定对一切神秘主义都有一种敌意。

片面地让自己献身于神秘主义生活的人最终会同所有的人变得非常疏远，以至各种关系，哪怕是最亲切和最亲密的关系，对他来说都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这并不是在一个人爱上帝胜过爱父母的意义之上；[①] 上帝并不那么自私。他也不是希望以最可怕的冲突来折磨人们的诗人，如果在爱上帝与爱人类之间真的存在冲突的话，那么他自己就已经把对他的爱注入了我们心里，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更可怕的事情了。

大概你已经忘了年轻的布莱克菲尔德（Ludvig Blackfeldt），几年前我们两人，尤其是我，有过很多接触。他肯定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他的不幸在于，为了排除别的一切，他片面地让自己迷失在印度的神秘主义而非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之中。如果他生活在中世纪，那么他无疑可以在修道院找到一个隐居的地方。我们的时代没有这样的资源。如果一个人在今天走入了歧途，如果不能完全治愈他，那么他就必然会消亡。我们无法为他提供这种相对的拯救。如你所知，他以自杀而告终。他对我有一种信任，而这违背了他最得意的理论，即人们不应把自己置于同任何人的关系之中，而应直接与上帝发生联系。然而，他对我的信任也不大，他从来就没有完全向我敞开他的心扉。在他生命的最后半年里，我满怀焦虑地见证了他那古怪的举动。我有几次完全可能阻止他，但由于他从不向任何人敞开心扉，我确实不知道那件事。他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才能，可以掩盖自己心灵的状态，当着另一个人的面不表露出激情。

最终，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人能解释其原因。他的医生认为那是一种【246】偏执狂，医生的意见非常符合实际。在某种意义上，直到最后那一刻，他的心灵才开始恶化。你可能

---

①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10：35－37。

不知道有一封信，是写给他那当议员的兄弟的，他在信中告诉了他兄弟自己的意图。我附上了那封信的抄本。它具有一种令人震惊的诚实，非常客观地表达了彻底隔绝的终极痛苦。①

可怜的路德维格肯定没有宗教上的动机，但他却具有神秘主义的动机，因为神秘主义的独特性不在宗教方面，而在孤立，个体在其中不顾与既定现实的任何关系，要把自己置于与永恒的直接联系之中。一旦人们提到“神秘主义”这个词语就马上、特地想到某种宗教的原因，在于宗教具有使个体孤立的倾向，这是最简单的观察就能使你相信的某种事情。你也许极少去教堂，但无疑较为关注。你也许没有注意到，即使人们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那种集会的印象，而个体还是感到孤独。【247】人们相互之间变

---

① ［原注为那封信］

最尊敬的议员先生：

我要给你写信，一方面因为你是我最亲密的人，另一方面因为你毫不比别人更亲密。当你收到这封信时，我已不在人世。如果有人问你原因，你可以说曾经有个公主，她的名字叫“清晨的天福”或类似的称呼，因为这就是我自己回答是否有过使自己活下去的快乐时所用的方式。如果有人问你理由，你可以说理由是那场大火。如果有人问你时间，你可以说时间是 7 月，那对我来说非常特殊。如果没人问你任何这些问题，你就什么都不用回答。

我不认为自杀是某种值得称赞的事情。我决定这么做不是出于空虚。相反，我相信这个论点的正确性：没有任何人能忍受目睹无限。我曾经认为那是在理智的意义上，那是对无知的表达。无知恰恰是对无限的认识的否定性表达。自杀是对无限自由的否定性表达。它是无限自由的一种形式，但却是否定性的形式。发现了肯定性的人是幸运的。

致以最深切的敬意，

你忠实的弟弟

得很陌生，可以说，只有走过很长一段弯路后，他们才会重新聚集起来。除了个体感到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在其全部的内在方面是那么强有力以至除此之外自己的各种世俗关系都已失去了其意义外，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对一个健全的人来说，这个时刻不会持续很久，像这样的短暂疏远还不至于成为一种欺骗，它反倒证明了世俗关系的内在性。然而，如果有可能成为一种健全和健康要素的东西得到了片面的发展，那么就会变成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

由于我没有接受过神学教育，所以我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更加详细地论述宗教神秘主义。我只是从自己的伦理学观点来思考它，因此，我认为已经合法地赋予了“神秘主义”这个词语比它通常具有的更加宽广得多的外延。我并不怀疑宗教神秘主义之中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很多具有深厚诚挚的天性、投身于其中的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都有过很多体验，因此很有资格为那些想在这条危险道路上冒险的其他人提供建议、指南和线索。然而，这条道路仍然不仅是危险的而且也是错误的。在这方面，始终都存在着一种不一致。总的来说，如果神秘主义者不尊重现实，那么就不清楚的是，他们何以不顾同样的疑虑，即在他们受到某种更高的东西打扰时的真实情景。

因而，神秘主义者的错误不在于他选择了自己，因为在我看来，他那么做了就很好，而他的错误在于没有恰当地选择自己。他根据自己的自由进行选择，然而却没有从伦理学上去选择。但是，只有当一个人从伦理学上去选择自己时，他才可能根据自己的自由选择自己。但只有通过自我忏悔，他才可能从伦理学上选择自己，只有通过自我忏悔，他才成为具体的，而只有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体，他才是一个自由的个体。因此，神秘主义者的错误并不在于后来出现的某种东西，它就在最初那一刻。如果人们相信这是正确的话，那么每一种同生活的疏远，每一种禁欲主义的自我折磨，都只是一种进一步的并且合适的后果。【248】神秘主

义者的错误在于，他在选择时既没有对他自己成为具体的也没有对上帝成为具体的，他抽象地选择自己，因此缺乏透明性。换言之，如果一个人认为抽象就是透明，那么他就弄错了。抽象是模糊，是朦胧。因此，他对上帝的爱是它在一种情感、一种情绪中的最高表达。在黄昏，在朦胧时分，他在不明确的运动中与上帝融为一体。可是，抽象地选择自己并不是从伦理学上选择自己。只有当一个人所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伴随着对于他自己的职责的意识时，他才在自己的选择中使自己承担了自己，才靠自己维持自己，才在总体上与自己相互渗透——只有那时，一个人才从伦理学上选择了自己；只有那时，他才已经为自己忏悔，只有那时，他才成为具体的；只有那时，他才以自己所属的现实具有的绝对连续性而处在自己总体的孤独之中。

就这种自我选择是自我忏悔的约定而言，无论它本身多么简单，我都无法经常返回到它之上。换句话说，一切都围绕着这一点旋转。神秘主义者也要忏悔，但他不是出于自己而自我忏悔，不是在他内心忏悔。他从形而上学方面忏悔，而不是从伦理学上忏悔。从美学上忏悔令人恶心，因为它优柔寡断；从形而上学方面忏悔是不合时宜的多余。因为个体肯定没有创造这个世界，如果世界实际上被证明了是空虚的时，他不必变得非常心烦意乱。神秘主义者抽象地选择自己，因此，他也必须抽象地自我忏悔。在神秘主义者就存在发表的意见中可以很好地看出这一点，那种存在就是他们仍然生活在其中的有限现实。神秘主义者明确地告诫说，它是空虚、幻觉、原罪，但每种这样的判断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判断，没有从伦理学上确定我与它的关系。甚至在他宣称有限是原罪时，他想说的仍然与他说它是空虚的时所说的话相同。在另一方面，如果他想从伦理学上提出“原罪”这个词语的话，那么他就不是从伦理学上而是从形而上学方面确定了他与原罪之间的关系。因为伦理学的表达逃不脱它，而是要进入它、要消除它或要承受它。伦理学的忏悔只有两种举动——要么消除其对象，

【249】要么就承受它。这两种举动也暗示了忏悔的个体与其忏悔的对象之间的一种具体关系，而逃离它则表达了一种抽象的关系。

神秘主义者抽象地选择自己，因此人们可以说，他不断地根据世界选择自己，但结果他却无法选择让自己再返回世界。真正具体的选择，就是我根据世界选择自己的同时，我据以选择让自己返回世界的那种选择。那就是说，在忏悔我选择自己时，我从自己所有有限的具体性中认定了我自己，当我因此以这种方式根据有限选择了我自己时，我就处在了与它最绝对的连续性之中。

由于神秘主义者抽象地选择自己，所以他的麻烦在于，他发现很难开始行动，或者更正确地说，那对他来说是一种不可能性。发生在神秘主义者在宗教上初恋方面的事情，同样也发生在你自己尘世的初恋之中。他已经品尝到了它所有的幸福，此刻除了等待它再次像从前那样光彩地来临之外，就没有任何关系。关于这一点，他很有可能把一种怀疑隐藏起来，这正是我经常提出的问题，即发展变成了一种倒退，一种衰退。对神秘主义者来说，现实是一种延误，是的，是对这种不稳定性质的一种延误，即他始终都冒着生活将剥夺他曾经拥有的东西的危险。因此，如果神秘主义者被问及生活的意义是什么，那么他也许会回答说：生活的意义就是要学会认识上帝和学会爱他。然而，这并不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因为生活的意义在这里被理解为一种当下性，而不是连续性。

如果我要问他，生活具有这种意义对生活来说有什么意义，或者换句话说，短暂的意义是什么，那么他可能没有多少话可说，无论如何都超不过那就是快乐。如果他认为短暂是一个必须战胜的敌人，那么人们也许会更详尽地问他战胜这个敌人是否毫无意义。神秘主义者确实不这么认为，然而，他宁可完全抛弃短暂性。因此，正如他没有意识到现实性、从形而上学方面把它看成是【250】空虚一样，因而他现在也没有意识到历史性，并且从形而上学方面把它看成是徒劳。他可能归于短暂性的最高意义就是，

它是一个考验的时期，人们在其中一再经历考验，然而却毫无真正的结果，或者说并没有比人们开始时有任何进展。无论如何，这就是没有意识到短暂性，因为事实上它在自身之中始终保留了某种 *ecclesia pressa* [受压制的教会] 的因素，但它也成了颂扬有限精神的可能性。短暂性特有的美就在于无限的精神以及其中有限的精神被分离了，它是把短暂性指派给它的有限精神特殊的伟大。因此，短暂性的确不存在，如果我敢于这么说的话，为了上帝，用神秘主义者的话来说，以便他可以检验那个去爱的人，但它却为了人类而存在，它是恩典的所有礼物中最伟大的。

人类永恒的尊严正在于此，即他们能够赢得一种历史。人类的神圣正在于此，即他们自己如果选择的话，就能赋予这种历史以连续性。因为他们获得了历史，不是在它成为一种对已经发生或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的概括之时，而仅仅是在我个人的这种行为甚至被改变了、从必然性被变成了自由之时。有关人类生活值得羡慕的是，人们可以帮助上帝，可以理解他。接着，对于人类来说惟一有价值的理解上帝的方式，就是要在自由中挪用对他们发生的一切，既有幸福也有悲哀。或者说，你认为不是这样吗?这就是我所看见的道理——确实，我认为对一个人大声说这些话，就是他为了使自己妒忌自己而需要做的一切。

在这里碰撞的两种立场，可以被认为是要实现一种伦理学人生观的企图。它们没有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个体在自己的孤独中选择了自己，或抽象地选择了自己。换言之，个体没有从伦理学上选择自己。因此，他与现实性毫无联系，当情况如此时，没有任何伦理学的人生观能付诸实践。然而，从伦理学上选择了自己的人，作为【251】这种特定的个体具体地选择了自己，他获得了这种具体性，因为这种选择与忏悔是同一的，它认可了这种选择。因此，个体作为具有这些能力、这些倾向、这些动力、这些激情、受这种特定社会环境影响的这种特定个体有了意识，是一种特定环境的这种特定产物。然而，在他意识到所有这一切时，

他却承担起了对这一切的职责。他对是否将承担这一特定任务没有犹豫，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这么做，就会失去某种更加重要得多的东西。在选择的时刻，他处于完全的孤独之中，因为他退出了自己的社会环境，然而与此同时，他处在了绝对的连续性之中，因为他选择了作为一种产物的自己。这种选择因而成了自由的选择，因为在选择作为产物的自己时，人们完全可以说他创造了自己。在选择的时刻，他就处在尽善尽美的时刻，因为他的人格要完善自身，然而与此同时，他正处在开端，因为他根据自己的自由选择了自己。作为一种产物，他被变成了现实的形式。在选择中，他使自己变得很顺从，把一切外在的东西变成了内在性。他在世界上拥有自己的位置，他在自由中选择了自己的地位——那就是说，他选择了这个地位。他是一个特定的个体，他在选择中使自己变成了特定的个体：变成了同样的个体，因为他选择了自己。

因此，一个个体把自己选择成为一种复杂的、特定的具体性，并因此在自己的连续性中选择了自己。这种具体性就是个体的现实性，但由于他根据自己的自由选择了它，人们也可以说那是他的可能性，或者说不是为了利用这样一种美学的表达方式，那是他的任务。换言之，审美地生活的人到处看见的都只是可能性，对他来说，这些构成了未来时代的内容，而伦理地生活的人到处都看见了任务。因而，个体把这一点，即他实际上的具体性，看成是任务、目标、对象。但是，个体在把自己的可能性看成是自己的任务时，却恰好表达了他对自己的主权，他决不会放弃的某种东西，哪怕他在另一方面不爱好【252】这种不受约束的主权，如同一个没有任何领土的国王始终都拥有的主权一样。这赋予了伦理学的个体以一种安全感，这是仅仅审美地生活的人完全缺乏的。审美地生活的人期望来自外界的一切东西，这说明了很多人带着这种病态的焦虑谈到没有找到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可怕。谁会否认在这方面获得一个不错地位的快乐，但这样一种焦虑始

终都表明了个体期望从那地位得到一切，而不是从自身得到什么。伦理地生活的人也很注意恰当地选择自己的地位，但如果他犯了错误，如果出现了超过他能力的障碍，那么他不会丧失信心，因为他不会放弃对自己的主权。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任务，因此会毫不拖延地采取行动。

我们经常发现，男人们担心自己某一天恋爱了就找不到符合理想、正好适合他们的女孩儿。谁会否认寻找到那种女孩儿的快乐，但在另一方面，认为外在于一个人的某种东西就是可以使他们愉快的东西，这确实是一种迷信。在伦理学上生活的人也希望在自己的选择中很快乐，但如果这种选择被证明了不完全符合自己的希望，那么他们也不会丧失信心。他们立刻就会看出自己的任务，技巧不是去希望，而是要愿意。

有很多人仍然认为，人生所希望的就是经历那些伟大的事件，参与各种有意义的生活情景。谁会否认这样的事情具有自身的效力，但在另一方面，认为这样的事件和生活情景使人变得有价值，这确实是一种迷信。在伦理学上生活的人懂得，有价值的是在各种情景中所目睹的，他有能力考虑这一点。因此，在最没有意义的生活情景中训练自己的人可以比一个亲历者体验更多的东西——确实，成了参与者——体验各种最值得注意的事件。他懂得，到处都有舞台，[①] 即使是最卑微的人也有自己的角色，只要他自己意愿，他的舞蹈可能同样美好，同样优雅，同样【253】可以模仿，同样引人注目，如同在历史中指派给他们的一个舞蹈之地一样。这是击剑者的技艺，这种自如确实就是伦理学中不朽的生活。“生存，还是毁灭”的古话[②]对审美地生活的人很适用，越是让他审美地生活，他的生活要求的条件就越多，如果其中只有一点点

---

① 参见本书第716页注①（页【63】注释⑦⓪）。

② 参见莎士比亚《哈姆莱特》，第3幕，第1场，第56行，前揭，页1167（“生存，还是毁灭”）。

得不到满足，那么他就会死去。当一切都不利于伦理地生活的人时，他始终都有一条出路。当黑暗的乌云笼罩着他，以至邻居们无法看见他时，他仍然不会消亡，始终都有一个他可以迅速抓住的点，而那个点就是——他自己。

我不想不强调的只有一件事情，即一旦伦理学的个人的操行成了一种想象性的建构，那么他就停止了伦理学的生活。所有这种想象性的操行建构，就等同于认识领域里的诡辩。

我在这里要提到我以前为伦理学下的定义——它是一个人据以成为他要成为的那种东西。它并不想把个体变成别的某个人，而是要变成那一个体本身。它并不想消灭美学，而是要使之理想化。对一个伦理地生活的人来说必要的是，他要意识到自己，这样就没有任何偶然的因素能逃过他的注视。伦理学并不想消除这种具体性，而是要从中发现它的任务，发现它要用来建构和被建构的材料。一般来说，我们完全是抽象地看待伦理学，因此对它有一种隐秘的恐惧。假如这样的话，伦理学就被认为是与人格相异的某种东西，而我们就不会让自己献身于它，因为我们确实无法确定它在时间过程中会导致什么。同样，很多人都惧怕死亡，因为他们把这些模糊含混的概念隐藏起来，以至死亡了的灵魂必须跨越并进入另一种事物的秩序，那里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常规完全不同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懂得的。这种对死亡的恐惧的原因在于，个体的反感对他自己来说变得明显起来，因为如果他愿意那么去做，那么他就很容易看出这种恐惧的不合理。因此，伦理学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人【254】惧怕透明性，那么他始终都要回避伦理学，因为伦理学确实不想要别的什么东西。

与想要享受生活的审美的人生观相比，我们经常听见说到另一种人生观，即把生活的意义置于为了履行自己职责的生活之中。这被认为表明了一种伦理学的人生观。然而，这种说法远没有达到要求，人们几乎可以认为它是被设想来使伦理学信誉扫地的。有一件事情很明确，即在我们时代，我们经常看见以这样一种方

式利用它，以至几乎使我们发笑，例如，当斯克里布带着某种滑稽的严肃叙述这个话题时，造成了与欢乐和享乐的欢笑非常贬低式的反差。① 错误在于，个体处在一种与职责的外在关系之中。伦理学被界定为职责，而职责接着又成了特定规则的多重性，但个体与职责却互不相关。当然，像这样的生活职责十分令人讨厌和厌烦，如果伦理学与人格没有更加深刻得多的联系的话，那么就始终很难支持它去反对美学。我不否认有很多人没有超过这一点，但这不应归咎于职责，而应归咎于人们自己。

非常奇怪的是，"职责"这个词语可以促使人们想到一种外在关系，尽管这个词语的真正词源②使人想到的是一种内在关系。就此而言，那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paaligge］，不是这种个体具有的偶然特征，而是与我的真正存在一致的，肯定与我自己具有最密切的关系。那就是说，职责不是被强加的［Paalaeg］某种东西，而是义不容辞的［paaligge］。当这样来看职责时，那就表明个体在自己内心确定了方向。因而，职责对他来说没有分裂成特殊约定的多重性，因为这始终都表明他与职责只有一种外在关系。他已经承担了职责，对他来说，它是他心灵深处的表达。当他因此在内心确定了方向时，他就已经使自己沉浸在了伦理学之中，他不会竭力使自己行使自己的职责。因此，真正的伦理学的人具有一种内心的安详和安全感，因为他没有自身以外的职责，而具有内在于自身的职责。【255】一个人越是深刻地从伦理学上来建构自己的生活，他就越不会感到每时每刻都要被迫谈论职责，不会每时每刻都要担心是否履行了职责，不会每时每刻都要就自己

① 参见斯克里布，*Aurelia*，第1幕，第2场；第2幕，第7场，前揭，页2，18－19。

② 丹麦语：Pligt；动词为pligte［约束］，与英语的动词"plight"（【译按】保证）有关。文中接着提出了另一个词源，同样是强调内在的取向和承诺。

的职责是什么而去寻求别人的意见。当恰当地去看伦理学时，它就使个体在内心变得无限无忧无虑；当不恰当地去看它时，就会使个体感到极度忧虑，我无法想象有什么不幸的或备受折磨的生活，比得上一个人具有外在于自己的职责，却又要不断地去履行它。

如果伦理学被认为外在于人格，处于同它的一种外在关系之中，那么人们就已经放弃了一切，那么人们就已经绝望了。美学本身就是绝望。伦理是抽象，本身不具有完成最微不足道的事情的手段。这就是它既喜剧性地又悲剧性地经常发现人们怀着一种真挚的热情竭尽全力以履行伦理学的原因，那就像一道影子，只要他们试图抓住它时，它就不断地躲开他们。

伦理学是普遍的，因而是抽象的。这就是伦理学在其完全的抽象中始终都是禁止性的原因。因此，伦理学具备了律法的形式。一旦伦理学成为指令性的，它就具有了某种美学的性质。犹太人是懂得律法的民族。因此，他们非常出色地理解了摩西律法中的大多数戒律，但看来他们没有理解的戒律，就是基督教本身最为信奉的那条戒律：你要用自己的全部心灵爱上帝。这条戒律既不是否定性的也不是抽象的，它是高度肯定的和高度具体的。当伦理学变得更加具体时，它就进入了道德范畴。然而，在这个方面，其现实性在于一个民族之个体性的现实性，在这里，伦理学早已吸取了一种美学要素。

但是，伦理学依然是抽象的，不可能完全履行，因为它处于个体之外。只有到个体本身成为普遍的时，只有那时，伦理学才可能履行。这就是存在于良知中的那个秘密，这就是个体的生活与它本身同一的秘密——它既是一种个体的生活，也是普遍的，如果它本身不是直接的，【256】那么还是要遵循其可能性。从伦理学上去看生活的人发现了普遍性，而伦理地生活的人在自己的生活中表达出了普遍性。他使自己成为具有普遍性的人，没有脱离［afføre］其具体性，因为那样的话，他就成了完全的不存在，

但他具备［ifØre］了它，并且使它渗透了普遍性。普遍的人不是一个幽灵，而每个人都是普遍的人——那就是说，每个人都要这样通过自己成为普遍的人而表现出来。审美地生活的人是一种偶然的人，他认为，他成为完美的人要通过成为这种独一无二的人。伦理地生活的人要努力成为普遍的人。例如，当一个人审美地恋爱时，偶然的方面就起着很大的作用，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人像这样恋爱，这就是他具有的差异。当伦理地生活的人结婚时，他就实现了普遍性。这就是他不讨厌具体性的原因，但他却有另一种表达方式，比各种美学的表达方式更为深刻，因为他在爱情中发现了普遍的人的显现。因此，伦理地生活的人把自己当成了自己的任务。他在其直接性中的自我是由偶然的特征来确定的，那任务就是要努力使偶然性与普遍性结合成一个整体。

因而，伦理学的个体不具有外在于自己的职责，而具有自己内心的职责。这一点在绝望的那一刻显现了出来，而此刻却要努力使自己进入到美学中，达到同一。人们可以就伦理学的个体说，他就像具有深邃源泉的宁静水面，而审美地生活的人只有表面的波动。因此，当伦理学的个体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打了一场漂亮仗时，[①] 他就达到了成为独特的人的地步——那就是说，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而他也成了普遍的人。成为独特的人本身并不那么伟大，因为每个人作为自然的产物都具有这一点，但只有像这样成为独特的人，他也才因此成为普遍的——这就是真正的生活的艺术。

【257】因此，人格不具有外在于自身的伦理学，而具有内在于自身的伦理学，它从这个深邃之处爆发出来。如前面说过的，它不是一个在抽象性和不满攻击中消灭具体性的问题，而是要吸取具体性的问题。由于伦理学深处于心灵之中，所以它并不是始终都可以看见，而伦理地生活的人所做的，恰恰与审美地生活的

---

① 参见《新约·提摩太后书》4：7。

人所做的相同，因此，它会长久具有欺骗性，但最终会出现某个时刻，那时伦理地生活的人所具有的、别人所不知道的边界就会变得很明显。具有自信的安全感的个体相信，他的生活是从伦理学上建构起来的，因此，他不会用对某种东西吹毛求疵的焦虑来折磨自己和他人。

我发现，伦理地生活的人具有一块完整的领地完全是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而不愿意强迫参与各种琐事恰恰是对伦理学的敬重。试图那么做的任何努力总会失败，只有那些没有勇气相信伦理学并在更深刻意义上缺乏内心安全感的人，才会那样做。人们知道有些优柔寡断的人，单凭他们自己决不会完成那种总体性，因为对他们来说，那是一种多重性。然而，这些人处在伦理学之外，当然，除了意志软弱外没有别的原因，这就像任何精神上的软弱都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疯狂一样。这些人的生活习惯于小事拘谨大事糊涂。[1] 他们既不了解伦理学的美和纯粹的真挚，也不了解琐事无忧无虑的快乐。当然，对伦理学的个体来说，琐事要被废黜，他可以在任何时刻设立界限。因此，人们也相信存在着一种天意，心灵信任地寄托在这种信念之上。然而人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冒险把这种思想渗透进每一种偶然性，或者每时每刻都要意识到这种信念。要促成那种不受琐事打扰的伦理学，要相信一种不受偶然性打扰的天意，只要一个人自己愿意，这都是可以获得和维护的一种益处。在这里，这也是一个发现任务的问题，就人们有可能像这样转向而言，那【258】就是要进行抵抗，要牢固地坚守住无限性，不要做徒劳无益的事情。

从伦理学上选择自己的人把自己当成了自己的任务，不是当成一种可能性，不是当成一场玩弄他的任意专横的游戏。从伦理学上说，只有他在连续性中选择了自己，他才可能选择自己，然后他就把自己当成了一项受到多重界定的任务。他并不试图抹去

---

①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23：24。

或消除这种多重性，相反，他在其中坚定地为自己忏悔，因为这种多重性就是他自己，只有通过忏悔地使自己沉浸于其中，他才可能使自己恢复生机。因为他并不认为世界从他开始，也不认为他创造［skabe］了自己。后者被语言本身打上了轻蔑的烙印，因为我们在轻蔑地说到某人时总会说：他在摆架子［skabe sig］。然而，他在忏悔地选择自己时就在行动——不是在孤立的方向上，而是在连续性的方向上。

现在，让我们比较一下伦理学的个体与审美的个体。主要的差别，问题的关键，在于伦理学的个体对他自己是透明的，不像审美的个体那样生活 ins Blaue hinein［在遥远的蛮荒之地］。这种差别包含了一切。伦理地生活的人看得见自己，了解自己，让自己的意识渗透了他的整个具体性，没有让模糊的想法在他内心躁动，没有让诱惑的可能性以其骗术使自己分心。他不像一幅“魔”画①那样从一种东西变成另一种东西，一切都取决于人们如何转动它。他认识了自己。γνῶθι σεαυτόν［认识你自己］这句话②是一句平凡的话，其中却包含了所有人的奋斗目标。这是完全恰当的，然而也很肯定的是，如果它不是开端，它也不可能成为目标。伦理学的个体认识到了自己，但这种认识不单是沉思，因为那时个体已经按照其必然性被界定了。那是一种自我的集合，它本身也是一种行动，这就是我故意使用“选择自我”这种表达法而不使用“认识自我”这种表达法的原因。

当个体认识了自己时，他并没有完成，但【259】这种认识非常富有创造性，从这种认识中产生了本真的个体。如果我想变得

---

① 丹麦语：Hexebrev，字面意思为“女巫的信”，当展开和转动它时，就有一套“魔术般的”人与动物形象的片段被重新组合起来。参见《焦虑》，《文集》卷 8，页 159；《诸阶段》，《文集》卷 11。

② 镌刻在德尔斐神庙中的神谕。参见《讽刺》，《文集》卷 2；《恐惧与颤栗》，《文集》卷 6，页 100；《焦虑》，《文集》卷 7，页 79。

更聪明，那么我在这里可以说，个体认识自己在某个方面与亚当认识夏娃的方式相似，正如《旧约》中所说的那样。[1] 个体通过与自己的交流孕育了自己，诞生了自己。个体所认识的自我既是真实的自我，也是理想的自我。个体在自身之外拥有的是那种影像，他要按其相似之处形成他自己。在另一方面，他在自己内心拥有它，因为那就是他自己。只有在自己内心里，个体才具有他为之奋斗的目标。然而，当他为这个目标奋斗时，它却外在于他自己。那就是说，如果个体相信普遍的人外在于他，因而相信它会从外部达到他那里，那么他就迷失了方向，那么他就具有一种抽象的概念，他的方法始终都是要抽象地消灭原初的自我。只有在他内心里，个体才可能领悟他自己。这就是伦理生活具有这种二重性的原因。在其中，个体在自己内心拥有外在于他自己的自己。与此同时，典型的自我是一种不完美的自我，因为它只是一种预言，因而不是真实的自我。但是，它时刻陪伴着他；然而，他越要实现它，它就越要从他内心消失，直到最后，而不是出现在他面前，它就像一种消退了的可能性在他身后。这种影像如同一个人的影子。他在上午把自己的影子投到自己面前；中午它走在他身旁几乎看不见；下午它就落在了他身后。当个体认识了自己并选择了自己时，他就处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之中，但由于他本应自由地那么做，所以他必须知道他要实现的是什么。他想实现的肯定是他自己，但那是他理想的自我，除了在他内心之外，他无法从任何地方获得它。如果他没有牢牢地坚守个体在自己内心拥有理想的自我这一真理，那么他的一切抱负和奋斗都成了抽象的。想模仿别人的人和想模仿模范者的人，同样都会受到影响，尽管方式不一样。

【260】审美的个体在自己的具体性中思考自己，inter et inter

---

① 参见《旧约·创世记》4：1。

[在这个与另一个之间][①] 进行区分。他用一种偶然的方式把某种东西看成是属于他的，把另一些东西看成在实质上是属于他的。然而，这种区分完全是相对的，因为只要一个人仅仅审美地生活，确实属于他的一切同样都是偶然的，当审美的个体坚持这种区分时，那仅仅表明缺乏精力。

伦理学的个体在绝望中懂得这一点，因此有另一种区分，因为他也要在实质的与偶然的之间进行区分。他在自由中所断定的一切在实质上属于他，然而它看上去似乎是偶然的。他在自由中没有断定的一切都是偶然的，然而它看上去似乎是实质的。但是，对伦理学的个体来说，这种区分并不是他任意的产物，因而他看来拥有绝对的权力使自己变成自己愿意成为的东西。诚然，伦理学的个体敢于利用他就是他自己的编辑这种表达法，但他也充分意识到了他是负责任的，自己对自己负责，因为他所选择的东西对他自己具有一种决定性的影响，他要对他生活于其中的事物的秩序负责，对上帝负责。我认为，考虑到这个方面，这种区分是正确的，因为在实质上只有那些属于我的东西，我才在伦理学上当作一项任务来承担。如果我拒绝承担它，那么我对它的拒绝在实质上就属于我。

当一个人审美地思考自己时，他可以做出如下区分。他说：我具有绘画的才能——我把这看成是一个偶然的特点。但我具有一种敏锐的智力和敏锐的头脑——我把这看成是实质性的，只要我没有变成另一个人，那是不可能从我这里被夺走的。我对此的回答是：整个这种区分都是一种幻觉，因为你如果没有从伦理学上把这种敏锐的智力和敏锐的头脑当作一项任务来承担，当作你要对其负责的某种东西来承担，那么它们在实质上就不属于你。主要因为只要你仅仅审美地生活，那么你的生活在总体上就是非实质性的。在某种程度上，伦理地生活的人消除了偶然与实质之

① 基尔克果于1848年使用的拉丁语词组，用来作为《一个女演员一生中的危机和一次危机》的作者的假名，《文集》卷17。

间的差别，因为他【261】对自己的一切所承担的责任同样是实质性的。但它会再次返回来，因为在他那么做了之后，他做出了一种区分。但是，他以这种方式承担了一种实质性的责任，要排除他当作偶然性要排除的东西。

就审美的个体而言，他带着“审美的诚挚”为自己的生活确定了一项任务，那确实是一项专注于他自己的偶然特征的任务，是成为其悖论性和无规律性决不会被同时发现的一种个体的任务，是成为人的讽刺画的任务。我们在生活中极少遇到这类人物的原因在于，我们极少遇到懂得生活是什么的人们。然而，由于很多人都对饶舌具有一种明确的爱好，所以我们在街道上、聚会上和书籍里都会碰到大量饶舌，它们都具有明显的 Originalitets-Wuth［对原创性的狂热］的印记。当它们被带到生活中之时，就会以众多人造产物来丰富世界，这种比另一种更加荒谬可笑。

伦理学的个体为自己所确立的任务，就是要把自己变成普遍的个体。只有伦理学的个体才自己对自己做了认真的考虑，因此对自己很诚实。只有他才具有示范性的礼仪和礼貌，它们比别的任何东西都要美。但是，只有我已经 χατα δύναμιν［潜在地］在自己内心具有了它们，才有可能把自己转变为普遍的人。换言之，普遍性非常有可能在特殊性之中并随着它延续，却不会毁灭它，这就像燃烧的火焰没有消耗木柴一样。[①] 如果普遍的人外在于我，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的方法，那就是取消我的整个具体性。这种摆脱抽象性束缚的奋斗经常为人们所发现。有一个胡斯教派认为，为了成为正常的人，就必须像天堂里的亚当与夏娃那样裸体走动。[②] 在我们时代，我们经常遇到一些人在精神意义上教导我们

---

① 参见《旧约·出埃及记》3：2。

② 一个模仿亚当的宗教派别，如 16 世纪中期荷兰的再洗礼教派和 19 世纪中期的一个奥地利教派。参见《日记与论文》卷 2，页 1234（《论文》卷 2 - A280）。

同样的事情——通过变成彻底的裸体就会成为正常人，可以通过消除全部具体性来做到这一点。然而，这并非正道。普遍的人在绝望的行动中涌现出来，此刻在【262】具体性的背后，并从中呈现出来。在语言中有很多变化了词形的动词，超过了在语法书中所出现的词形变化。提出这一种是偶然的，其他一切动词可能使用得很好——人类的情况也是如此。每个人，只要他愿意，都可以成为示范性的人，不是通过消除他的偶然特质，而是保留在其中，使之变得崇高。但他要通过选择它们而使之变得崇高。

到现在，你很容易看出，在伦理学个体的生活中经历了几个阶段，我们在前面提出来是当作分开的阶段。他在自己的生活中要形成个人的、市民的和宗教的美德，他的生活在不断使自己从一个阶段转向另一个阶段中前进。一旦一个人认为其中的一个阶段是适合的，他敢于片面地集中于它。那么他就没有从伦理学上选择自己，没有看出孤立或连续性的意义，首要的是没有把握住存在于这两者的同一性中的真理。

从伦理学上选择并发现了自己的人，明确地在自己的整个具体性中拥有了自己。他因此拥有自己就像具有这些能力、这些激情、这些倾向和这些习惯的个体一样，他要受到这些外在的东西的影响，他因此在这个方向和另一个方向上受到影响。他在这时拥有的是以这种方式作为一项任务的自己，那任务主要是安排、塑造、调节、激发、控制——简言之，在心灵中造成一种平衡，一种和谐，它们是个人美德的成果。在这里，他的行动目标就是他自己，但却不是任意决定的，因为他拥有的自己是已经赋予他的一项任务，哪怕那是通过他自己的选择成为自己的。然而，虽然他自己成了自己的目标，但这种目标仍然还是别的某种东西，因为成为目标的自我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到处都适用、到处都不适用的自我，而是一种与这些特定环境、这些生活条件、事物的这种秩序生动地相互作用的具体的自我。

成为目标的自我不仅是一种个人的自我，也是一种社会的、

市民的自我。他因此在一种行动中拥有作为一项任务的自己，【263】他由此沉浸在作为这种特定人格的生活事务之中。在这里，他的任务不是要形成他自己，而是要行动。然而他同时又形成自己，因为如我在前面提到的，伦理学的个体就这样生活着，以至不断地使自己从一个阶段转向另一个阶段。如果个体最初没有把自己设想为一种连续性中的具体人格，那么他也不会获得下一种连续性。如果他认为技巧是要像克鲁索（Robinson Crusoe）那样开始，那么他在自己的整个一生中就还是一个冒险家。然而，如果他意识到如果不具体地开始就决不会开始，如果他决没有开始就决不会结束，那么他就既处在与过去的连续性中，也处在与未来的连续性之中。他把自己从个人生活变成市民生活，由此再变成个人生活。个人生活本身是一种孤立，因而是不完美的，但当他通过市民生活返回到了他的人格时，个人生活就以一种更高的形式出现了。人格呈现为在自身之中具有其目的的绝对性。当履行责任的生活成了一个人生活中的任务时，人们经常提出的就是怀疑职责本身是不稳定的，律法可以改变。你很容易看出，后面这种观点涉及市民的美德始终都要对它施加的影响。

不过，这种怀疑论不适用于道德的否定方面，因为它持续不变。但是，有另一种适用于各种职责的怀疑论；正是这种怀疑论，我才不可能完全推卸职责。职责是普遍的。我所需要的就是普遍性；我能做的是特殊性。然而，这种怀疑论具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它表明了人格本身是绝对的。但是，必须更加仔细地界定这一点。非常奇怪的是，语言本身突出了这种怀疑论。我从不这样说到一个人：他在尽职尽责。但我会说他在尽“自己的”职责；我会说我在尽“我的”职责，尽“你的”职责。这表明，个体既是普遍的，也是特殊的。职责是普遍的，它是对我的要求。所以，如果我不是普遍的话，那么我也不可能推卸职责。在另一方面，我的职责是特殊的，是只对我而言的，然而它是一种职责，所以又是普遍的。在这里，【264】人格显现出了其最大的效力。它并

非无法无天，它本身也不确立自身的律法，因为职责范畴在延续，而人格则具备了普遍与特殊统一的形式。情况如此是很明显的，就连孩子都能理解——因为我能推卸职责，却无法推卸“我的”职责，我能尽“我的”职责，却无法推卸这种职责。

我决不认为世界因此将陷入怀疑论之中，因为善与恶之间的差别依然存在，责任与职责之间的差别也存在，即使某人不可能说出“我的”职责是什么，然而他始终都有可能说出“他的”职责是什么，如果没有断定普遍与特殊，那么情况就不是这样。如果职责被变成了某种外在的、固定的、特定的东西，成了人们可以说“这是职责”的某种东西，那么一切怀疑论看来都会被消除。然而，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怀疑并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在我与普遍性的关系之中。作为一个特定的个体，我不是普遍的，用它来要求我是不合理的。所以，如果我能履行普遍性，那么我肯定在同时既是普遍性，又是特殊性，但职责的辩证法因此就内在于我。如已经说明的，这种立场并没有对伦理学构成任何威胁，相反，它要为它辩护。如果不承担这一点，那么人格就成了抽象的，它与职责的关系是抽象的，它的不朽也是抽象的。善与恶之间的差异并没有消除，因为我不相信有什么人会声称作恶是一种职责。他作过恶是另一回事，但他也试图骗自己和他人相信那是善。无法想象他能在这种欺骗中坚持下去，因为他自己是普遍的。因而他的敌人不是某种外在的东西，而是内在于他自己。不过，如果我认为职责是某种外在的东西，那么善与恶之间的差别就被消除了，因为我自己如果不是普遍的，那么我就只能与它形成一种抽象的关系，但善与恶之间的差别不能与一种抽象的关系共存。

【265】此时此刻，人们看出了，人格是抽象的，是它自身的目标，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此时此刻，把历史当作其起点的各种怀疑论都将被征服。自由思想家们经常试图混淆各种概念，不时提出某人被宣称为神圣的和守法的，而他在别人眼里却是讨厌

的和邪恶的。[1] 在这里，他们让自己被外在的东西所蒙蔽，但对伦理学来说，决不存在外在的问题，而是内在的问题。但是，无论外在的变化有多大，行动的道德价值仍然是相同的。因此，决没有哪个民族会相信孩子们应当憎恨自己的父母。然而，为了给怀疑火上浇油，他们提出，虽然所有文明民族提出孩子们有职责关心自己的父母，但野蛮民族却在实行把自己年老的父母们置于死地的习俗。非常有可能这样做，但因此还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因为野蛮民族是否有可能借此做邪恶的事情依然还是问题。伦理学始终都处于这种意识之中，而另一个问题在于，无法理解是否负有责任。

无神论者完全看出了，伦理学最容易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升华，以打开通向历史无限性的大门。然而，在他的行为中存在着某种合法的东西。因为在说了和做了一切时，如果个体还不是绝对的，那么经验就是为他规定的惟一道路，这条路的尽头正像尼日尔河(the Niger River) 的源头一样——没有任何人知道它在哪里。[2] 如果我被赋予了有限性，那就可以任意站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地点上。因此，人们沿着这条道路从来就不会开始，因为为了开始，人们就必须达到尽头，但这是不可能的。当人格是绝对的时，那么它本身就成了那个可以撬动地球的阿基米德点。[3] 很容易看出，这种意识无法诱骗个体抛弃自己的现实性，因为他如果要像那样成为绝对的，那么他就成了不存在的东西，一种抽象之物。只有当单一的个体成为绝对的时，这种意识才会把他从革命性的激进主义中拯救出来。

【266】在这里，我将停止进行我的理论化。我完全意识到了，

---

① 有关以下5句，参见《增补》，页382（《论文》卷3-A202）。

② 直到1879年，尼日尔河的源头才被莫斯耶（M. Moustier）和兹韦费尔（J. Zweifel）发现。

③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3，页295。

我不适合于这么做，那也不是我的抱负，但如果我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从业者，那么我会感到十分满足。再说，理论化花费了那么多时间。我在某个时刻所做的或所从事的，都包含了大量的麻烦和艰难，然后才付诸语言或文字。现在，我不想对你发表关于职责学说的演说，也不想按习惯谈论对上帝、自己和某个邻居的职责。我也不想摈弃这个派别，我也不想进行过于深奥的说教以至无法与巴勒（Balle）的教义问答法①相吻合，也不想推测比这种教义问答法所假定的早得多的知识——不全是由于这些原因，而是因为我相信就伦理学而言，问题不在于职责的多重性，而在于其强烈程度。

当一个人以自己的全部力量感到了职责的强烈程度时，那么他就在伦理学上成熟了，那么职责就会从他内心迸发出来。因此，要点不在一个人是否扳着手指计算他有多少职责，而在于他以这种方式彻底感觉到了职责的强烈程度，以至意识到这一点对他来说确保了自己存在的永恒效力。这就是我称赞做有职责感的人而不建议做书呆子的原因。然而我确信，职责对有些人来说从来就没有完全显示出来，就他们而言，就像某些二流的学者一样，他们照“愚人村里的聪明人”② 的方式认为自己 mir nichts und dir nichts［毫不费力］就可以发现智慧。就让那些诡辩家使自己沉浸在寻找职责的复杂性之中吧。主要的问题，惟一有益的事情，始终都是重视自己生活的人不是自己的援助者，而是自己的创造者。③

---

① Nicolai Edinger Balle, *Laerebog i den Evangelisk - christelige Religion indrettet til Brug i de danske Skoler*, Copenhagen: 1824。初版于 1791 年，是供学校使用的教义问答书籍，在 50 年中经常重印。

② 指莫尔博人（莫尔斯岛上的居民，在日德兰岛东北部格林那那镇附近），其滑稽故事类似于“愚人村里的聪明人”的故事。例如，可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 3，页 10。

③ 参见《恐惧与颤栗》，《文集》卷 6，页 27。

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为此，我挑选了我从童年时代起就保存着的一段印象。在我5岁的时候，我被送到了学校。这样一件事给一个孩子留下印象总是很自然的，但问题在于是什么印象？孩子们的追问全都被关于它的真实含义是什么的迷人念头迷惑住了。【267】人们期望我的情况也是这样。然而，我得到的主要印象完全不同。我到了学校，被引见给老师，并给我指定了第二天的作业——巴勒的教义问答法的头十行，我必须用心学习它。别的每种印象现在都从我心灵中被抹去了；我在它面前的惟一任务还很清晰。作为一个孩子，我有非常好的记忆力。我很快就做完了家庭作业。我姐姐听我读了几遍，证实我懂了。我去睡觉，在睡着以前我又背了一遍。我带着第二天早晨再读一遍的坚定意图睡着了。早晨5点钟我就醒了，穿好衣服，拿起教义问答法就读了起来。那一切对我来说都历历在目，就像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在我看来，如果我没有做家庭作业，就会天崩地裂。在另一方面，在我看来，即使天崩地裂了，这种剧变决不会原谅我没有做曾经要求我做的事情——做自己的家庭作业。在那个年龄，我很少懂得自己的职责。我还不熟悉巴勒教义问答法中的内容。我只有一项职责，做自己的家庭作业，然而我从这一印象得出了我的整个伦理学的人生观。

我可以讥笑这样一个满怀激情地对待一件事情的5岁小孩，然而我可以向你保证，在我一生中的任何时期，我都没有像那时怀着很大希望、带着勃勃朝气、带着伦理学的诚挚去对待自己的工作。实际上，人们在后来的生活中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更好的了解，但勃勃朝气依然是重要问题。这件事给我的印象那么深刻，我要把它归功于我父亲的真挚，哪怕我不欠他什么东西，但那足以使我永远欠他的债。对孩子的培养不在于他学会了这种或那种东西，而在于心灵的成熟，在于唤起生气。你们经常谈到聪明的荣耀。谁会否认它很重要？然而，我还是要相信，如果一个人愿意，他就可以参与。假如一个人有精力、有激情，那么他就是一

切。假如有个【268】年轻女孩儿，假如她很愚蠢、使人头昏眼花，是个真正轻浮的女孩儿。然后想象她深陷入热恋中，你会发现聪明不请自来。你会发现她在搜寻爱的回报时变得多么聪明和狡猾。假如她很幸福，你就会发现她嘴里滔滔不绝的都是昏头昏脑的胡话。假如她很不幸，那么你就会听见对聪明和常识的冷漠反思。

在这个方面，我可以说我的童年是幸福的，因为它以各种伦理学的印象丰富了我。请允许我在这个问题上多停留一会儿。它让我想起我父亲，这是我具有的最喜欢的回忆，决不是一种贫乏无聊的怀旧。它再次使我值得利用机会来说明我的观点——主要的问题在于职责的总体印象，完全不在于职责的多重性。如果多重性在前，那么个体就被降低并遭到破坏。在这方面，我在孩子时很幸福，因为我没有很多职责，一般来说只有一项，但这也很有益。当我长大了两岁后，我进了语法学校。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但主要的印象又成了伦理学，哪怕我享受到了最大的自由。我与其他学生交往密切，我吃惊地听见了他们批评自己的老师，惊异地发现一名学生由于无法与老师融洽相处而被学校开除。如果我没有很早就深受影响，那么这样一件事情也许就不会伤害我。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知道我的任务是上学，去我曾被送去的学校。即使别的一切都改变了，这一点却是不能改变的。这不仅是惧怕给了我这种观念的我父亲的真挚，而且它也建构了自己职责的高尚印象。哪怕我父亲已经去世，哪怕我对可以诱使他开除我的某个人提出指责，我也决不敢那么做，否则真想那么做。在我看来就像我父亲的幽灵出现了，在学校到处跟随着我，因为那时我再次对于构成我职责的内含有了无限的印象，因为毫无时机抹去我曾经违背过他意愿的记忆。否则，我就享有自己的自由。我只懂得一种职责——去【269】上学，在这方面我自己负有完全的责任。

当我进入学校购买了所要求的课本时，我父亲把它们交给我说道：威廉，到月底时你要成为班上的第三名。我免去了父亲的

一切唠叨。他从来没有过问我的作业，从来没有听我背颂课文，从来没有看过我的作文，从来没有提醒我该学习或该休息了，从来没有扶助过一个学生的道德心，就像人们经常看见那些宽宏大量的父亲那样拍着自己孩子的脸说：我相信，你懂得自己的课程。如果我想出去，他首先会问我是否有时间。我自己会决定这事，而不是他，他的问题从不涉及细节。然而，我非常肯定，他十分关心我在做什么，但为了我的心灵能随着责任感成熟起来，他从来不让我去注意它。这里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我没有很多职责，而有那么多孩子因为被各种职责的礼仪所压倒而变得不正常。因此，我得到了一种非常深刻的印象，即存在着某种可以叫做职责的东西，它具有永恒的效力。

在我的时代，我们带着今天所不了解的严格性学习过拉丁语法。从这种教育中，我得到了一种印象，它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相似地影响过我的心灵。就我敢于认为自己具有从哲学上看问题的能力而言，我把它归功于自己从童年起获得的这种印象。规则是我所看重的惟一方面，我感到了对它的崇敬，我带着轻蔑鄙视那些例外的人们所忍受的可怜生活，在我看来，那是我在自己的练习册中所追求的正确道路，并且始终都受到了污蔑——这种差异难道就是所有哲学反思的基础吗？在这种影响下，当我反思我父亲时，他在我看来就像是规则的化身。来自其他地方的一切都是例外，因为它们与他的要求不一致。当我想到那个同学时，我感到他一定是个不值得关注的例外，更由于发生在他身上的所有忙乱足以【270】表明他是一个例外。那时，我带着孩子似的严格去区分规则与例外，在生活中和语法中肯定都得到了缓和，但在我内心依然有区分。我知道如何唤起它，尤其是当我看见你和你的同类时，他们似乎提出了一种学说，即例外更加重要——确实，规则的存在只是由于例外可以显示出优势。

因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借以在伦理学上具有意识的精力，或者更正确地说，如果没有精力，我就不可能在伦理学上具有意

识。因此，如果没有意识到我的永恒存在，我就不可能在伦理学上具有意识。这是对灵魂不朽的真正证实。当然，只有当任务与职责一致时，它才充分地发展起来，但我为了永恒而义不容辞的则是一项永恒的任务。在某种意义上，把巴勒的那十条教义问答法指定为我的任务的环境，是在世界上无以把我从中救赎出来的环境，它最先向我表明了我灵魂的不朽。我不乏精力，但缺乏那任务的可能性。

我的意图并不是要把你引向思考职责的多重性。[1] 如果我想否定性地表达职责的话，那么很容易做到；如果我想肯定性地表达职责的话，那么将是困难而冗长的——确实，当我达到了某种程度时，就不可能了。我的意图，我试图竭力做得最好的事情，就是要说明职责的绝对意义：职责关系对人格来说的永恒效力。那就是说，一旦绝望中的人发现了自己，绝对地选择了自己，为自己忏悔时，那么他就按永恒的责任把自己当成了自己的任务，在这方面，职责是按其绝对性来断定的。但是，由于他没有创造自己，而是选择了自己，所以职责就是在其相互同一中他的绝对依赖性和他的绝对自由的表现。

他将教给自己特定的职责，不用从任何人那里寻求对此的启示，然而在这里，【271】他将再次成为一个自修者，正像他是一个有神论者一样，[2] 反之亦然。职责对他来说绝不会成为抽象的，部分由于对他来说它不是某种外在的东西，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它就始终是抽象的，部分由于他自己是具体的，因为当他从伦理学上选择自己时，他就以自己的全部具体性选择了自己，并且拒绝了任意的抽象性。

现在剩下来的就是要表明，当从伦理学上去思考生活时，它看起来是怎样的。你和所有美学家都非常愿意做出一种区分。你

---

① 参见《增补》，页 383（《论文》卷 4 - A252）。

② 参见《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4：9。

承认，伦理学具有自身的意义；你说，它尊重为自己的职责而生活的人，它值得得到各种荣誉——确实，你甚至还对有些人为自己的职责而生活做了一些含糊的评价，认为那是非常恰当的。大多数人都那么做也很不错，你有时也会遇到一些具有强烈职责感的人，他们善良的天性足以从这样的谈话中发现意义，尽管它像所有的怀疑论一样是毫无意义的。然而，你自己却不希望涉足伦理学，这么做会使生活失去其意义，首要的是失去它的美。伦理学完全不同于美学，当伦理学前进时，它就完全消灭了美学。

那么，如果情况真的如此，那么我就毫不怀疑我所做出的选择。在绝望中有某个时刻，那时情况看来是这样，没有感觉到这一点的人也经历过一种欺骗性的绝望，而且没有从伦理学上选择自己。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这就是在那个时刻，绝望被证明了不是一种突破而是一种变形的原因。一切都重新回来了，却被变形了。因此，只有从伦理学上思考生活时，它才具有了美、真理、意义、持续性；只有当一个人自己伦理地生活时，他的生活才会具有美、真理、意义、安全感；只有在伦理学的人生观中，自动怜悯的怀疑和同情的怀疑才得到了缓解。① 换句话说，自动怜悯的怀疑和同情的怀疑只能同时得到缓解，因为它们在实质上是同样的怀疑。自动怜悯的怀疑并不是利己主义的表现，而是一种自恋的要求，即要求它自身的自我，与它要求别的每个人的自我一样。我认为，这就具有重大意义。确实，如果美学家【272】不是自我中心主义者，那么他——大概每种想象得到的恩惠都会降临到他的运气之上——就不得不对自己的所有快乐感到绝望。因为他会说：使我快乐的东西，就是无法以同样的方式给予另一个人的某种东西，没有别的任何人能得到它。事实上，他会很焦虑，惟恐有人问他在哪里寻找到了自己的快乐，因为他已经变得很快乐，以至其他一切人都感到他们无法得到快乐。如果这样的人具

① 有关以下两句，参见《增补》，页 383（《论文》卷 4 – A236）。

有什么同情心的话，那么只有当他为自己的生活找到了一个更高的出发点时，他才会使自己得到安宁。当他寻找到了它时，他就不怕谈论自己的快乐，因为他如果要恰当地说明它，那么他就会说出某种使自己与每个人、与全人类绝对和解的话来。

不过，让我们在美学总要为自身要求的那个范畴——美——上面暂时停留一下。你认为，一旦伦理学出现，生活就会丧失它的美。“当我们审美地思考生活时，它所拥有的就不是欢乐、幸福、无忧无虑和美，我们拥有职责的活动、值得称赞的努力、不屈不挠和不安宁的热情。”如果你亲自来这里与我在一起，我会要求你给我一个关于美的定义，这样我们才能开始讨论。既然情况不是这样，那么我将冒昧拣出一个你通常做出的定义来：美就是在自身之中具有其目的的东西。你以一个年轻女孩儿为例说：她很美，她很快乐、无忧无虑、很幸福，她身上有一种完美的和谐，要追问她为什么存在是愚蠢的，因为她自身之中具有她的目的。我不会与你纠缠反对的理由，即一个年轻女孩儿只在内心之中像这样拥有自己的目的是否真的对她有利，或者说，如果给你机会表达你对于她存在的神圣性的看法，那么你是否不会自以为她最终会犯一个错误，即相信她的存在就是为了聆听你的暗示。你思考过自然，发现它那么美，诅咒对它的各种有限的看法。我在这里也不会用这个评论来使你烦恼，即为了别的某种东西而存在是否在实质上不属于自然。你思考过艺术作品和诗歌，并且【273】与那诗人一道大声叫道：Procul，O procul este profani［啊，渎神的人们，离去吧，离去吧］，[①] 你通过 profani 理解了那些要贬低诗歌和艺术的人们，他们赋予了诗歌和艺术一种外在于它们的目的。

就诗歌和艺术而言，我要提醒你想到我在前面提到过的看法，即它们所提供的只是与生活的一种不完美的和谐。还有，当你把自己的目光固定在诗歌和艺术上时，你却没有看看现实，这就是

---

① 参见本书第706页注①（页【53】注释㊸）。

我们真的应当谈论的话题。因而，我们又回到了这个问题之上，由于你自己大概意识到了，如果你要维护对艺术的全部严格要求，那么你可能就很难在生活中发现什么美，因此你会赋予美的事物以另一种意义。你所谈及的美只是个体的美。你把每个个体的人都看成是整体的一个小要素。你从他的独特性中明显地看出了他，甚至从偶然性和毫无意义中看出他获得了意义，使美的印记具有了活力。因此，你把每个个体的人都看成是一个要素。然而，美的事物在于它在自身内部具有其目的，如果一个人仅仅成了一个要素，那么他就在自身之中没有自己的目的，而目的在他自身之外。即使整体是美的，但其中的各个部分却是不美的。

现在来说你自己的生活。它自身之中具有它的目的吗？我无法确定是否可以称一个人在过着一种完全旁观者的生活，但 eh bien［现在就］让我们设想你生活的意义在于，你的生存是为了做一个观察他人的旁观者——那么你就确实具有你自身之外的你的目的。只有当每个个体的人都成为一个要素也是一个整体时，只有那时你才能根据他的美来思考他，而一旦你这样来思考他时，你就是在伦理地思考他。如果你伦理地思考他，你就是根据他的自由在思考他。让他具有比从前更加独特的特征，如果这些特征是一种必然性的话，那么他就只是一个要素，他的生活就是不美的。

当你把美界定为在其自身之中具有其目的，并以一个女孩儿、自然或一件艺术品为例时，我无法得出别的任何判断，只能断定所谈到的【274】关于这种在自身之内具有其目的的一切，都是一种幻觉。如果要追问目的的话，那就一定有一种活动，因为只要我一想到目标时，我就想到了一种活动。哪怕我想到一个实现了自己目标的人，我总是还要想到一种活动，因为我认为他是通过一种活动才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你称为美的东西明显缺乏活动，因为自然中的美“是”单纯的。如果我在注视一件艺术品，让它的思想渗透进我自己的思想，那么在我内心确实就产生了那种活

动，那种活动不是发生在艺术作品中。因此，当你说美在其自身之中具有其目的，这话可能是正确的，但你像这样来理解和运用它，它的确还是一种否定性的表达。它说明美在别的某种东西之中并不具有其目的。由于这个原因，你不能使用一种明显同义的表达法，你所谈到的美具有一种内在目的或固有的目的。一旦你说到它时，你就需要活动和历史，你由此就已经超出了自然和艺术领域，处于自由领域中，并由此处在伦理学的领域中。

现在，当我说个体在自己内心具有其目的时，这句话不能被错误地理解为意指个体是中心，或者说抽象意义上的个体被认为对他自己来说是充足的。因为如果抽象地对待它，我依然没有任何活动。个体在他自身内部具有他的目的，具有内在的目的。他自己就是他的目的，他的自我因而成了他要为之奋斗的目标。但是，他的这种自我不是一种抽象，而是绝对的具体性。在朝着他自己的运动中，他无法否定性地把自己与围绕着他的世界联系起来。因为那样一来，他的自我就成了一种抽象，并且依然还会这样持续下去。他的自我必须根据其总体的具体性使自身开放，但这种具体性的基本部分也成了要主动介入世界的那些因素的特征。这样，他的运动就成了一种从他自己开始、通过世界、再到他自己的运动。这确实是运动，是一种实际的运动，因为同样这种运动是一种自由的行动。但它也是一种固有的目的，因此，只有在这时，我们才可能谈到美。如果这确实就是事物存在的方式，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个体就终于达到了【275】高于各种关系的地步，但决不能由此接着说，他没有处在那种关系之中。这也不意味着在这里暗示了什么专制，因为同样的东西对每个个体来说都是真实的。我是个已婚男人，而你知道，我对这种关系怀着最深厚的敬意。我明白，我要使自己在它面前的总体的爱中变得很谦卑；然而我也明白，在另一种意义上，我又高于这种关系。可是，我也知道，在完全相同的意义上，我妻子的情况也是如此，如你所知，这就是我不爱那个年轻女孩儿的原因，因为她不具备这种

观点。

因此，只有到我从伦理学上去看生活时，我才能根据它的美去看待它。只有到我从伦理学上去看我自己的生活时，我才能根据它的美去看待它。如果你说这种美是看不见的，那么我将回答说：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却不是这样。那就是说，它在历史的足迹中是看得见的，在人们这样说的意义上是看得见的：Loquere，ut videam te［说吧，这样我就会看出你来］。[1] 肯定真实的是，除了奋斗之外，我没有看见结果，然而在我想要的任何时刻，只要我具有勇气，我也看得见结果，如果没有勇气，我就完全看不见任何永恒的东西，所以也看不见任何美的东西。

当我从伦理学上看待生活时，我是根据它的美去看它的。生活因此对我来说在美方面变得很丰富，不像实际上对你来说那样在美方面变得枯竭了。我不需要走遍全国去寻找美，也不必到街上去到处搜寻，我不需要做出评价和区分。当然，我不像你那样有很多时间，因为我快乐地却也诚挚地按照我生活的美去看待它，所以我总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果有时我有一小时空闲时间，那么我会站在窗边看着人们，我根据每个人的美去看他。无论他可能多么微不足道，无论他可能多么谦卑，我也要根据他的美去看他。因为我把他看成是这个个体的人，他仍然也是普遍的人。我把他

---

① 按照爱拉斯谟的看法，苏格拉底应当对一个男孩说过这句话。参见《箴言录》（*Apophthegmata*），前揭，卷4，页148：

> 当一个有钱人把自己非常年幼的儿子带去请苏格拉底评价其才华时，苏格拉底的奴仆说："他父亲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你这里，你得见见他，苏格拉底。"苏格拉底随即对那男孩说："说吧，孩子，这样我就会看出你来。"接着指出，一个人的特征与其说通过其面部表情显露出来，不如说是通过其说话的方式显露出来，这是非常肯定的。

看成是对自己的生活具有这项具体任务的人，即使他是最低贱的雇佣侍者，他也不是为了任何别的人而生存。他自身内部有自己的目的，他要实现这项任务，他是胜利者——我确实看出来了。因为有勇气的人看不见忧虑，只看得见胜利了的英雄；【276】懦夫看不见英雄，只看得见幽灵。他肯定会胜利，我相信这一点，这就是他的奋斗之所以很美的原因。一般来说，我非常不愿意奋斗，至少与我自己相比，我最不愿意与别人斗争。但你可以肯定，为了这种对美的胜利的信念，我将为了可爱的生活而奋斗，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把它从我这里夺走。哪怕有人想用恳求来骗我放弃这种信念，哪怕有人想强行把它从我这里拉走，但我也不会为了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也不会为了整个世界而让它从我这里被夺走。因为只有在我丧失了这种信念时，我才会失去整个世界。我怀着这种信念发现了生活的美，我所发现的这种美没有悲哀和忧愁，它同一切自然的和艺术的美不可分离，甚至也同希腊诸神永恒的青春不可分离。我所发现的美是快乐的和喜气洋洋的，比整个世界都要强大。我到处都发现了这种美，也包括在你的眼睛看不见任何东西的地方。

就这样站在我的窗户边。一个年轻女孩儿正在经过，你还记得我们曾在街上遇见过她吗？你评论说，她并不美，但当你再仔细一点看她时，你认出了她并接着说："她在几年前极其可爱，在晚会上非常受欢迎，后来她有了一桩风流韵事，et quidem [那就是说]，一次不幸的恋爱。鬼知道她怎么陷入其中的，但她对那件事那么耿耿于怀，以至她的美在悲伤中消失了——简言之，她很美，现在她再也不美了，这就是故事的结局。"你瞧，这就是什么叫做根据它的美来看待生活。然而，在我看来，她什么都没有失去，对我来说，她似乎比从前更美了。这就是在我看来你对生活之美的看法显得与饮酒歌的时代盛行的快乐很相似的原因，那时人们唱着这首歌时就会变得很快活和欢欣鼓舞：

不是为了那红红的葡萄汁
谁会在这里长久逗留?
没有什么能逃过那睿智的眼睛
它发现这一切都很悲惨。
【277】受压迫的声音非常响亮
造反的声音,从南到北。
起来吧,兄弟们,让我们饮酒吧
忘却这整个凄凉的世界。①

现在让我们再详细一点继续讨论某些生活关系,尤其是那些美学与伦理学相遇的关系,以便思考伦理学的观点在哪种程度上剥夺了我们的美,或者说它是否没有赋予一切以一种更高的美。因而,在我心里有一种特殊的个体,他在某种意义上就像其他每个人一样,在另一种意义上又在他自己身上是具体的。让我们变得彻底平凡吧。这种人必须活着,必须自食其力——简言之,必须能生存下去。也许,他会去找美学家咨询他应当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也不缺乏信息。美学家也许会对他说:"如果某人是单身汉,某人一年要花三千银币过着舒适的日子;如果某人有四千银币,他也把它们花掉了;如果某人要结婚,那么某人至少需要六千银币。金钱是并且依然是 nervus rerum gerendarum [成就某件事情的动力],是真正的 condition sine qua non [必要条件]。诚然,很美的是读到乡村式的质朴,读到质朴宜人的单纯,我喜欢读到这种诗。但人们很快就会厌烦那样的生活,而那样生活的人对生活的享受不及有钱人的一半,不像他们那样在宁静和闲暇中阅读诗人们的诗。金钱是并且仍然是生活的绝对条件。一旦一个人没有了金钱,他就会一直被排除在贵族阶级之外,他就是并且

① 巴格森,"*Jordens Lethe. Drikkevise*",Jens Baggesens danske Vaerker,前揭,卷2,页378。

一直是一个平民百姓。金钱是条件，但这决不意味着每个有钱的人都懂得如何使用它。那些懂得如何这么做的人于是就成了那些贵族中真正最理想的人。"①

然而很明显，这种解释帮助不了我们的英雄。别人的一切世俗的智慧将给他留下冷漠，他一定会感到像一只麻雀在鹤群之中跳舞一样不自在。如果他对美学家说："那当然很好，但我一年既没有三千银币，也没有六千银币。我【278】既没有资本，也没有利息；我一无所有，只有一顶帽子。"美学家会耸耸肩说道："是的，那是另一个问题，那就没有什么别的关系了。那么你不得不满足于去做家务活儿。"如果美学家天性善良，那么他也许会向那可怜的人点头示意说："在我尽了最大努力之前，我不想把你带向绝望。在人们永远告别欢乐、发誓并受到约束之前，不应该不去利用两种权宜手段。娶一个富有的女孩儿，玩一下彩票，到殖民地去游览，把几年积攒起来的钱全花光，让自己向一个老单身汉善良的仁慈献媚求宠，这样他将使你成为他的继承人。现在我们分道扬镳了。挣一些钱，你总会在我这里找到一个朋友，他可以忘却你有一段时间没有钱。"

可是，在这样一种人生观中却有某种可怕的无情，对每个没有金钱的人来说，它会无情地扼杀生活中的一切欢乐。这确实就是有钱人所做的事。因为他们至少认为，如果没有金钱，生活就没有任何欢乐。如果我要把你与那些美学家归结到一起，如果我要指责你隐藏或表达这样一些念头，那么我就对你非常不公平。因为首先，你的心灵非常善良，不可能容留这种令人厌恶的卑鄙；其次，你的心灵那么富有同情心，即使你有这些念头，也不可能把它们表达出来。我不会这么说，就像是我以为没有钱的人需要这种同情的关心，但由于人们最不可能要求某个幻想自己受到命运宠爱的人不应当为此而骄傲，或者急于要羞辱其他那些没有受

---

①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3，页48。

到如此宠爱的人。老天爷，让人们骄傲吧；如果他不骄傲就很好，但让他骄傲吧；千万别让他为金钱而骄傲，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像那样贬低一个人的了。

现在，你习惯了有钱，完全懂得有钱的含义。你没有冒犯任何人，你在这方面不同于那些美学家。你愿意在你力所能及时帮助别人——确实，在你指出了没有金钱的不幸时，【279】你这么做是出于同情心。因此，你的轻蔑不是针对人们，而是针对存在，在事情的配合中，碰巧不是每个人都有钱。你说："普罗米修斯和埃庇米修斯（Epimetheus）无可否认地非常聪明［klog］,[①] 然而，依然不可思议的是，虽然他们在其他方面那么荣耀地武装了人类，但他们却没有想到也要给人类金钱。"如果你出现在那种场合，并且知道了你现在所知道的事情，那么你就会站出来说："天哪，为万物感谢你，可是——原谅我那么坦白地对你说——你在人情世故方面缺乏经验，因为一个在那些方面幸福的人还是缺乏一样东西——金钱。对他来说有用的是，他是被创造来统治世界的，如果他由于经济上的忧虑而无法把时间花在那之上呢？那念头就是——把一种合理的造物放逐到尘世上，然后让他们成为苦工和奴仆，这是对待人类的方式吗？"

你在这个问题上不会疲倦。你说："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是为了谋生；当他们能谋生时，他们活着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当他们过上了好日子时，他们就去世了。因此，前一段时间我从报上得知一个妻子报道她丈夫去世的讣告时，我真的很感动。她没有长篇大论地为失去最好的丈夫和最亲爱的父亲而痛苦伤心，而是非常简短地说：这样去世是那么令人悲痛，因为她丈夫最近刚刚找到了一份好工作。更何况还有比悲伤的寡妇或偶然从报上看到它的

---

① 在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fore + learner，先知者；丹麦文：*Forklog*）和他的弟弟埃庇米修斯（after + learner，后知者；丹麦文：*Bagklog*）创造并武装了人类。参见尼奇《新神话词典》，前揭，卷 2，页 492 – 496。

人更甚的事情。

“这种评论可以发展为对人类不朽的证明。可以对这种证明做如下陈述：每个人的命运就是要过好日子。如果他在过上好日子之前就去世了，那么他就没有实现自己的命运，留给人们去猜测他是否想到了他将在其他某个行星上实现自己的命运。然而，如果他过上了好日子，那么他就实现了自己的命运，但过好日子的命运不可能是他要去世，而是相反，即他要好好地过自己的好日子——ergo［因此］，人是不朽的。这种证明【280】可以叫做通俗的证明或谋生的证明。如果这种证明与前面的各种证明加起来，那么每一种对不朽的合理怀疑就必须被认为取胜了。这种证明本身非常有助于同其他证明结合起来——确实，它以其全部荣耀出现在这里，因为它作为一种结论，暗示并证实了其他证明。其他证明假定了人是一种理性的造物。现在，就一切人都应怀疑它而言，谋生的证明出现了，并且通过以下推理证明了这种假设：上帝把理解赐予了他赐予了生命的人；上帝把很好的理解赐予了他赐予了好日子的人——*ergo*。那位悲伤的寡妇暗示了这一点，她在生活的矛盾中感到了深刻的悲剧。”

于是，你一定会给予这个问题的就是嘲笑和轻率无礼。大概，你并没有理解到，你的评论对某人是有益的或有启发的。大概，你也没有理解到，这种谈话可能造成伤害。因为可以想象，一个对于被迫劳作感到不满的人，会变得更加不耐烦，更加狂怒。你可以通过留意并非无意的暴躁，为了他而反思这一点以及你同情的嘲笑。不过，你也许会在那个方面小心谨慎。

我们的英雄将沿着这条道路徒劳地寻求启迪。现在听一下伦理学家对他的回答吧。他的回答如下：每个人的职责就是为了生活而努力劳作。如果他什么都不再说，那么你大概可以回答说：“我们又遇到了有关职责和职责的老旧的胡说八道，职责无处不在。没有什么比这种极端严谨的刻板更令人厌烦的了，它压制了一切，扼杀了其雄心。”你看，我们的英雄没有钱，无情的美学家

什么都没有给他，没有付出什么去拯救他的未来。假如他不希望坐下来沉思如果有钱了要做什么，那么他就必须【281】想到另一条出路。也请注意，伦理学家讲起话来非常有礼貌，他不会把自己当作一个例外，不会对他说：老天爷，你的样子真的那么糟糕，你不得不顺从于它。相反，他使美学家成了那个例外，因为他说：每个人的职责就是为了生活而努力劳作。所以，就一个人不需要劳作而言，他成了例外。但作为一个例外，如我们在前面都同意的那样，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而是很低下。如果一个人从伦理学上来看这个问题，那么他会把有钱看成是一种羞辱，因为每一种优惠的宠爱都是一种羞辱。如果他这样来看这个问题，他就不会被任何优惠待遇所迷惑。他会使自己在它面前变得很谦卑，这么做了之后，他就会因这个想法而振奋起来：优惠待遇标志着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的英雄从他那里得到了启迪的伦理学家，本身就很熟悉为了生活而努力劳作意味着什么，他的话因而更加重要。那样的人在这方面会更有勇气一些。我们经常听见有关金钱就是一切的刺耳而卑鄙的言论，其原因部分在于那些必须劳作的人们缺乏伦理学的气魄承认劳作的意义，对其意义缺乏论理学的信念。并不是那些勾引家们危害了婚姻，而是那些怯懦的已婚的人们。因而在这里也是如此。像这样的卑鄙言论确实毫无危害，但危害了这件好事的人，就是那些被迫为了生活而劳作的人们。某些时候，当他们把自己的生活同游手好闲者进行比较时，他们想得到承认说有优点，而在某些时候他们一边抱怨一边叹息着说：可是，最美好的事情还是要独立。那么，如果一个年轻人听见一个老年人说这样的话，他对生活有怎样的考虑呢？你在这方面由于你的实验而再次给你造成了很大伤害，因为你所懂得的大部分东西不完全是好的和令人满意的。你非常善于勾引人，骗取别人坦白自己内心深处所想到的宁愿免除劳作，而你却会欢欣鼓舞。

是否不可能设想出一个没有必要为了生活而劳作的世界的问题，确实是一个无用的【282】问题，因为这与既定的现实毫无关系，而是一种虚构的现实。与此同时，它还是总要试图贬低伦理学的观点。如果人们在生存中不必劳作确实很完美的话，那么不必这么做的人就会拥有最完美的生活。于是，人们可以说，劳作是一种职责仅仅是在这种意义之上：这些词语被理解为意味着一种阴郁的必要性。于是，职责就没有表达出普遍的人只表达了一般的人，在这里，职责并不是对完美的表达。因此，我也要非常正确地回答说，一定要把人类不必劳作看成是存在中的一种不完美。人类生活所处的层次越低，劳作的必要性就越不明显；它所处的层次越高，它就显得越突出。为了生活而劳作的职责表达了普遍的人，在另一种意义上也表达了普遍性，因为它表达了自由。恰恰是通过劳作，人们才解放了自己；通过劳作，人们才成了自然的主宰；通过劳作，人们才表明了自己高于自然。

或者说，由于一个人必须为了生活而劳作，生活就会丧失它的美吗？我在这里要坚持老的观点——这取决于如何理解美。看见野地里的百合花是美好的，尽管它们既不纺纱，也不织布，因而不会乔装成就连所罗门王的所有显赫都没有那么灿烂辉煌；看见鸟儿们无忧无虑地觅食是美好的；[①] 看见天堂里的亚当和夏娃是美好的，他们在那里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②] 但这仍然不比看见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劳作获得所需之物更美。看见天道使一切满足和关照一切是美好的，但可以说，这比不上看见一个人成为自己的主宰更美。人类是伟大的，比其他一切造物都伟大，因为他们能够关照自己。看见一个人有丰硕的收获是美好的，而看

---

①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6：6－29；《我们从野地里的百合花和天上的飞鸟学到了什么》，《有关各种精神的布道词》，《文集》卷15；《野地里的百合花与天上的飞鸟》，《文集》卷18；《你自己判断》，《文集》卷21。

② 参见《旧约·创世记》2：16。

见一个人完成了丰功伟绩也是美好的——由少变成多。人类之完美的表现在于他能劳作，而对此更高的表现在于他必须劳作。①

如果我们的英雄采纳了这种观点，那么他就不会感到【283】有可能希望一种来自睡梦中的运气。他就不会因生活状况而恼怒，他就会感到为了生活而努力劳作中的美，他就会感到自己的人格在其中的尊严。因为植物的伟大不在于它不能纺纱，而在于它不能纺纱的不完美。他不大可能与那种富裕的美学家结成友谊。他将带着心灵的坚定去发现构成伟大的内涵，不让自己被富人所吓倒。非常奇怪的是，我看见过人们满怀高兴地感受着劳动的意义，他们对自己的劳作很满意，对自己满足于一点点东西很愉快，然而看来却没有勇气承认它。如果他们要谈论自己付出了什么，他们始终都显得比自己实际上付出的多得多。他们不想表现出劳作很辛苦，尽管他们实际上很辛苦——那就像是多付出比少付出更伟大，懒散比辛苦更伟大一样。我们很难遇到那样的人，他们带着平静和欢欣的尊严说：我没有做这样那样的事，因为它超出了我的能力。那就像是他心地不善良，就像他害怕狐狸具有的那种答案。② 这样，所有真正的美德都被消除了，或者变成了幻影，因为，那些不需要为一点点感到满足的人为什么要如此呢？而那些需要对一点点感到满足的人确实又把非做不可的事情装成出于好心才做的。这简直就像人们不可能对一点点就感到满足，除非他们有足够的可能性这么做，简直就像渴望对满足于一点点来说并不具有巨大的诱惑力。

我们的英雄大概决心要劳作了，但他仍然不愿意关注生活的各种必需。我从来就不关注生活的各种必需，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必须为了生活而努力劳作，但我始终还是有自己不错的收入。

---

① 参见《旧约·创世记》3：17；《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3：10。

② 大概是指狐狸和葡萄的寓言。参见 *Phaedri Augusti Liberti: fabularum Aesopiarum*，前揭，卷4，页39；《伊索寓言》，前揭，页167－168。

因此，我无法根据经验来谈，但我始终都密切注视着有关的艰辛，却也密切注视着其中的美，其中有教育意义和使人崇高的方面，因为我相信没有什么比这更具有教育意义的了。我了解那些我决不会把他们称为懦夫或笨蛋的人，那些人决不认为生活应当没有奋斗，他们【284】有力量和勇气，渴望在别人放弃的地方投入战斗——我也曾听他们说过：但愿上帝保佑我们不要担心生活的必需，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他们做的那样窒息一个人心中更高尚的生活。在有这样的看法时，经常使我感到震动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像人心那样具有欺骗性，而我自己的生活也给我提供过体验这种真相的机会。我们认为，我们有勇气投入到最危险的斗争之中，但我们并不希望与关注生活之必需进行斗争。然而与此同时，我们想让它成为赢得那场斗争而不是这场斗争的胜利者。那么，这非常容易，我们选择了一场较容易的斗争，对大多数人来说它还是要危险得多。我们设想真相在于：我们胜利了，因而我们成了英雄，这种英雄完全不同于我们在另一场不值得人类进行的不幸斗争中取胜的英雄。确实，除了在关注生活之必需时外，我们也必须同自己内心隐藏着的这种敌人进行战斗，毫不奇怪的是，我们希望摆脱那种战斗。至少我们还是应当对自己足够诚实地承认，我们躲避这场斗争的原因在于，它比其他一切考验都要艰巨得多。但如果情况真的是这样，那么胜利也会更加美好得多。就我们自己没有经受过这种斗争的考验而言，我们要把它归功于承认这种斗争是最危险的每个斗争者，我们要把它归功于使自己承认[Æreserklaering]了它的人。如果有人像这样关注生活的必需，就像在比其他任何斗争都更加严格的意义上为荣誉[Ære]而战一样，那么他就已经向前进了一些。在这里就像在每个地方一样，要正确地确定要点，不要在希望中浪费时间，而要把握住自己的任务。如果这项任务显得很低下和毫无意义，显得很卑微并使人沮丧，那么有人知道那仅仅是使斗争变得更加艰难，使胜利变得更加美。有人被授予了荣誉的头衔，有人被授予了头衔的荣誉。

就让一个人把这一点用于他自己，虽然他感到有精力和渴望冒险投入光荣的战斗，但他也【285】必须以一切最难过的事情为满足，与关注生活之必需进行斗争。

关注生活之必需的斗争具有极大的教育意义的特点，而它的回报却非常少，或者更正确地说，它完全没有回报。斗争者的斗争是要提供能够不断进行斗争的可能性。斗争的回报越大，它对一个人来说就越没有关系，斗争者就越敢于依赖每个人身上所有暧昧的激情。野心、虚荣、傲慢——这些都是具有巨大弹性的力量，可以把人推得很远。与关注生活之必需进行斗争的人很快就看出了，这些激情使他们失望，因为他们怎么可能相信这样的斗争能使人感兴趣或者激起他们的赞美？如果他们没有其他任何力量，那么他们就会放下武器。回报非常小，因为在他们乏味地劳作和做苦工时，他们也许只获得了必需的东西——为了不断维持必需的东西，他们接着就要不断劳作和做苦工。

如你所见，关注生活之必需那么高尚和富有教育意义，因为它们不允许一个人自己欺骗自己。如果他在这种斗争中看不出什么更高的东西，那就很可悲，而他的可悲正在于斗争是为了汗流满面才得以糊口。[①] 然而，这种斗争那么高尚，因为它迫使他从中发现别的东西，迫使他——如果他不希望使自己完全荒废的话——把它看成是一场为了自己荣誉的斗争，回报非常少是为了荣誉更大。诚然，他的斗争是为了过日子，但无论他为之斗争的是什么，首先是要赢得他自己。我们其他的人没有经受过考验，却仍然保持着对真正伟大的情感，将关注他是否会妨碍我们，将给予他社会成员的荣誉。因此，他的斗争具有双重性。他可能在一场斗争中失败，同时又在另一场斗争中得胜。如果要我想象那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即他为了谋生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那么他就肯定失败了。然而在同时，他也许会赢得可能赢得的最美好的胜

① 参见《旧约·创世记》3：19。

利。他将把自己的目光固定在此之上，不要固定在【286】他没有获得的回报之上，因为那样做太可怜。拥有自己眼前回报的人忘却了其他斗争；如果他没有赢得回报，那么他就失去了一切；如果他赢得了一切，那么他所赢得的一切始终都是令人怀疑的。

有什么斗争比关注生活之必需的斗争更有教育意义！为了生活，要耗费多少诚实才能偶尔勉强对不朽的人们一定具有的尘世的辛苦和艰难发出笑声。为了满足于艰难获得的那一点点东西要耗费多少谦卑；为了看见在其生活中天意的支配要耗费多少忠诚。因为很容易说上帝是最微不足道之中最伟大的，但要能看出他在其中需要最强有力的信念。对幸运感到愉快需要人们的多少爱意，能鼓励那些处境同样令人痛苦的人们需要多少爱意！他自己的意识多么深刻和透彻，他所做的全凭自己内心的力量，多么坚忍不拔和机敏，因为那是敌人比这些关注更加精明吗？他并没有凭借一些大胆的举动就避开了他们；他没有凭借吵闹和噪声吓走他们。对他们感到厌恶却不逃避他们需要多大的优雅和高贵！必须经常改换武器——此刻是劳作的问题，接着是等待，然后是坚持，再就是祈祷！改换武器要具有怎样的快乐、高兴、自在和敏捷，否则敌人就会获胜！

在所有这一切期间，时间流逝了。他没有机会看见他美好的计划得以实现，没有看见青春的梦想得以实现。他看见他人获得了成功。他们围绕着聚集起来，获得了人群的掌声；他们热烈地寻欢作乐，而他自己在生活的舞台上像一个孤独的艺人一样伫立着。他没有观众，没有任何人有时间去看他。没有任何人有时间，当然，这需要时间，因为他的表演并非半小时的杂耍表演。他的戏法更加微妙，需要更加有教养的观众才能理解。然而，他也不需要那么做。他也许会说：我在20岁时也梦想过战斗，我想象自己在竞技场上。我看着楼厅，我【287】发现了一群女孩儿，看见她们为我而大惊小怪，看见她们称许我，而我忘却了斗争的艰难。

现在我老了，我的斗争已经变得不同了，但我的心灵却没有失却骄傲。我需要另一名法官，一名专家。我需要能看穿秘密的眼睛，[①] 它不会厌倦观察，它能看见斗争，发现危险。我需要一双能听见思想活动的耳朵，它们能感受到我善良的天性使自身摆脱精神痛苦的折磨。我将看着这个裁决者，我渴望他的赞同，哪怕我配不上这一点。[②] 当把苦酒递给我时，我不会紧盯着那酒杯，而会盯着把酒杯递给我的人，我不会盯着杯底去看我是否可以很快喝干，而是死死盯着把酒杯递给我的那个人。我很高兴手里端着酒杯，在某个节日的场合，我自己在高兴地品尝美酒时，不会为别人的健康而把它喝干。不，我将品尝它的苦味，虽然我要品尝，但我要对自己大喊"为了'我的'健康"，因为我知道并且相信，有了这杯酒，我就换得了一种永恒的健康。

我相信，这就是一个人必须从伦理学上看待那场斗争的方式，进行那场斗争是为了关注生活之必需。与你相比，我不会那么固执地坚持我自己的权利，以至召唤你就那个特殊之处来开导我，即在你自己的美学中去论述这个问题。而我把它完全留给你自己去思考，即使在这场斗争中，如果人们自己不愿意，生活是否会丧失它的美，或者说它是否获得了一种更高的美。当然，要否认存在着这些关注是疯狂的，由于它们忽视了人们自己的家而要忘却它们则是自私的。就人们声称具有一种人生观而言，这是无情的或怯懦的。

很多人都不这样看待关注生活之必需，这一点毫无异议。要希望他们能具有足够高的心性像这样去看待它们，要有足够的抱负不去犯错误，就像《次经》里在某处说到的那些人所做的那样，他们所犯的错误是没有寻找天堂，而是看着苏撒纳（Susan-

---

①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6：4，6，18。

② 有关本节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383（《论文》卷3－A228）。

na)① ——这肯定是一个善良和虔诚的愿望。

【288】因此，每个人的职责就是为了生活而努力劳作的伦理学观点，与美学的观点相比具有两个优点。首先，它与现实性很和谐，解释了其中的某种普遍的东西，而美学的观点则提出了某种偶然的东西，而且什么都没有解释。其次，它按照人的完美性来设想人，按照人真正的美去看他。就这个问题而言，这一点可以被认为是必要的和非常恰当的。如果你想得到一些经验式的评论，我会另外为你提供一些，似乎不是伦理学的观点需要这样的支持，而是由于你也许会从中得到益处。

我曾经认识的一位老者总爱说，一个人最好要懂得为了生活而努力劳作，对成年人和孩子们来说都是如此——必须有充足的时间来引导他们。现在，我并不认为把一个年轻人与关注谋生完全束缚在一起是有益的。然而，要让他懂得为了生活而努力劳作。极力称赞自由经常会成为一个圈套。每种欲望都能得到满足，每种爱好都可以追逐，每种幻想都可以宣扬——直到它们全部都密谋反对那个人本身为止。必须劳作的人不熟悉能够拥有一切所产生的空虚的欢乐，他不懂得在自己的财富中去寻求自信，不懂得用金钱除去各种障碍，不懂得为了自己而获得自由。但那样一来，他的心灵也不会加重痛苦，他不大可能去做很多富有的年轻人都要做的事情，不大可能轻蔑地停留在存在之上，并借朱古达（Jugurtha）的话说：这里有一座城要出售，只要能找到购买者。② 他

① 参见《次经·苏撒纳传》8 - 12。

② 遭放逐的朱古达离开罗马时说的话。参见撒卢斯特《朱古达》（*Jugurtha*），前揭，页213：

> 然而，尽管朱古达显然对罪行负有那么臭名远扬的责任，但他却没有停止要求证据，直到他意识到对那行为的愤慨极为强烈，超过了对他的影响和对金钱的愤慨。因此，虽然他在审判的最初阶段列出了他的50位朋友作为担保人，然而却觊觎着自己的王位而不是

不会在短时间内获得一种对人不公平和使之不愉快的智慧。

因此，我听见人们抱怨说，他们要被迫劳作，被迫关注这样的事情，他们这些心灵高傲的人不应当就这样被剥夺了特权，这时我无法否认，我有时会变得很不耐烦，我希望我们当中仍然有一个拉什德（Harun-al-Raschid）式[①]的人物，对那些不合时令地抱怨的人们实施棍刑。你的处境并不【289】需要为了生活而努力劳作，我也完全无意劝你抛弃自己的财富以便对你来说有必要劳作。那样做毫无益处，一切实验都是愚蠢的，不能产生任何结果。然而，我认为在另一种意义上，你的处境也必须具备生存的各种条件。为了能活下去，你必须注意控制自己天生的压抑。这种情况导致我把那位老者的话也应用于你，这样你才能及时得到引导。这种压抑已经成了你的不幸，但你会发现有个时候会到来，那时你自己会承认那成了你的好运。那么，要获得能使你生活下去的条件。你并不属于那些使我对抱怨感到不耐烦的人，因为我宁愿相信你除了抱怨外还会做其他事情，你完全懂得如何咽下自己的痛苦。但是，要当心自己，那样你就不会陷入相反的极端，不会陷入一种疯狂的对抗，即耗费力量去隐藏痛苦，而不是利用力量去承受和征服痛苦。

因而，我们的英雄愿意劳作，不是因为那对他来说是一种 dura necessitas［艰难的必需］，[②]而是因为他认为那是最美好和最完美的事情。（他不可能这样来看它，因为他仍然是被迫忍受它，正

（接上页）担保人，他派波米尔卡（Bomilcar）悄悄到努米底亚（Numidia）去，担心要是付了罚款，他的其他臣民就害怕服从自己的命令。几天之后，他自己回到家里，元老院命令他离开意大利。走出城门后，据说他不时默默回头看着罗马，最后说道："一座要出售的城市，只要找到一位购买者，就注定要加速自我毁灭！"

① 拉什德是巴格达的哈里发（【译按】伊斯兰教国家政教合一的领袖）（786－809），在传统中，尤其是在《一千零一夜》中备受称赞。参见 *Tausend und eine Nacht*；《一千零一夜的乐趣》，前揭。

② 参见贺拉斯《颂歌》，前揭，页 252－253。

是那种一半愚蠢、一半恶意的误解，把一个人的价值置于他自身之外，置于偶然之中。）然而，正因为他愿意劳作，他的活动才肯定成了劳作，但并不是奴隶般的劳动。因而，他需要对自己的劳作有一种更高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表明了他的活动与他个人和他人活动的关系，这种表达方式可以把它界定为对他来说的快乐，而且也确认了它自身的意义。

沉思在这里再次成了必要的。他大概会发现，与拥有三千块银币的聪明人打交道降低了自己的尊严，但我们的英雄与大多数人一样。事实上，他得到了及时的引导，但他仍然还具有审美地生活的品位。像大多数人一样，他会忘恩负义。因此，尽管伦理学家是帮助他摆脱先前困境的人，但伦理学家【290】并不是他求助的第一个人。也许，他私下相信，在最终求助时，伦理学家将再次帮助他摆脱困境。因为我们的英雄还不那么卑鄙，没有到不愿承认伦理学家的确帮助他摆脱了其困境的地步，哪怕伦理学家没有钱给他。于是，他求助于有一点人情味的美学家。他也许懂得如何描述有关劳作的某种意义：如果没有劳作，生活最终就会变得令人厌烦。“人们的劳作还是不应当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劳作，而应当可以被不断界定为愉悦。一个人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使他有别于大众百姓的某种高贵才能。他并没有粗心大意地发展这种才能，因为他很快就会对此感到厌烦，但却具有美学上全部可能的诚挚。于是，生活对他来说具有了一种新的意义，因为他有了自己的劳作，那种劳作仍然是他的真正快乐。在他独立时，他把它隐藏起来，这样它就可以发展得枝繁叶茂，不为生活所动。不过，他并没有把这种才能变成人们可以靠它勉强度日的一个支撑点，而是变成了人们可以借它在世界上翱翔的翅膀。他没有把它变成一匹下苦力的马，而是变成了一匹检阅的马。”

然而，我们的英雄不具有这样的高贵才能，他与大多数人一样。美学家并不知道任何别的出路，只知道“他必须让自己陷入劳苦百姓平庸的行列之中。不要丧失信心，这也具有其意义，是

体面的和令人尊敬的。要变得很灵巧，然后要勤劳，成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我早就盼望见到你，因为生活越是多变，对观察者来说就越有趣。这就是我和所有美学家都憎恶民族服装的原因，因为看见每个人都穿着相同的服装到处走非常令人厌倦。让每个个体在生活中就那样从事自己的职业，谁以留心观察生活为业，那对我和我的同类来说就越美好”。我希望，我们的英雄将对这样的态度有一些不耐烦，并对这样来划分人们的傲慢很愤慨。此外，在美学家的这种思考中，独立也起了作用，而美学家肯定不是独立的。

也许，他还是无法确定要求助于伦理学家，他【291】却做出了另一种努力。他遇到一个人说：“人们必须为了生活而劳作——这就是生活之道。”他在这里似乎发现了他在寻找的那个人，因为这恰恰也是他所想的。因而，他会注意这些话。“人们必须为了生活而努力劳作以便活下去——这就是生活之道——这就是存在的低劣方面。我们在24小时中睡了7小时，那是浪费了的时间，但必须那样。我们在24小时中工作了5小时，那是浪费了的时间，但必须那样。一个人通过劳作5小时有了自己的生计，当他有了这一点时就开始生活下去。这样，一个人的劳作就更有可能令人厌烦并且毫无意义。正因为如此，他才从中有了自己的生计。如果他具有一种特殊才能，那么他就决不应对它犯下使之成为其收入来源的罪过。不，他珍惜自己的才能，他为了它本身而拥有它，他从中得到的欢乐甚至大于母亲从自己的孩子那里得到的欢乐。他在培养它，他每天花12小时培养它，睡7小时，5小时属于非人，因而生活完全可以接受，甚至相当美好，因为劳作5小时并不那么糟，因为一个人的思想从来都不会在劳作之上，他积蓄了自己的能量去追逐使他高兴的东西。”

我们的英雄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首先，他没有任何特殊才能去填补在家里的12小时；再者，他早已对劳作具备了一种更加美好的看法，那种看法是他不愿意放弃的。因而，他很有可能再次

从美学家那里寻求帮助。美学家说得非常简洁。“每个人的职责就是要有一种天职。”他无法再说什么，因为伦理学本身始终都是抽象的，对所有人来说，不存在任何抽象的天职。相反，他预设了每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天职。召唤我们英雄的应当是选择，伦理学家无法告诉他，因为为此需要对整个人格的美学方面有详细的了解，哪怕伦理学家的确具有这种了解，但他仍然不会为他进行选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确实会否定自己的人生观。伦理学家所能教导他的，就是【292】每个人都有一份天职，当我们的英雄发现了自己的天职时，那就是他要从伦理学上选择它。

美学家就那种高贵才能所说的话，就是使人混淆地和怀疑地谈论着伦理学家已经澄清了的东西。美学家的人生观始终包含着有些人具有才能和有些人没有才能这种差别，然而，把人们区分开来的或多或少是由数量来确定的。因此，停留在某个特定的点上，本身就是一种随意性，而他们人生观的核心恰恰就在这种随意性。因此，他们的人生观在一切存在之中确立了一种差别，那是他们不可能消除的差别。相反，他们鲁莽地和无情地试图把自己武装起来反对它。

不过，伦理学家能使这种人与生活相互协调，因为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一种天职。他没有消灭各种差别，而是宣称在所有差别之中，依然存在着普遍性，那就是一种天职。最突出的才能就是一种天职，拥有这种才能的个体不可能看不见现实。他不会处在普遍的人之外，因为他的才能就是一种天职。最微不足道的个体也具有一种天职，他一定不能受到排挤，一定不能被打发去和动物生活在一个 confinium［疆域］里。他没有处在普遍的人之外，他拥有一种天职。

因而，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天职表达了这个伦理学的主题，即存在着一种合理的事物秩序。只要每个人愿意，都可以照这样在其中占有自己的位置，以至他既代表了普遍的人，又代表了个体。这种观点使存在变得不那么美了吗？其重要性是以偶然性为基础

的，是偶然地以那种偶然性为基础的，没有任何贵族会对有一个诸神的王国而感到高兴。①

一旦不把才能看成是一种天职——如果才能被看成是一种天职，那么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天职——因而才能就是绝对自我中心主义的。因此，每个把自己的生活置于一种才能基础上的人，都确立了一种强盗式生存的最佳能力。除了才能就是一种才能之外，他对才能毫无更好的表达方式。所以，这种才能想在它的所有差异中领先。因此，每种才能都有使自身成为【293】中心的倾向。每种条件都必须为了促进它而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狂野的洪流中，才有对于这种才能的真正审美的享受。如果有一种并存的才能走向了另一个方向，那么它们就会在生死之争中发生冲突，因为它们毫无共同的中心，毫无更高的共同表达方式。②

因而，我们的英雄已经发现了他在寻求的东西，他可以据以生存的一种劳作。他也发现了一种更有意义的对于这种劳作与他的人格之关系的表达方式：那就是他的天职——所以，要实现它就与满足他的整个人格具有密切关系。他也发现了一种更有意义的表达他的劳作与别人之关系的方式，因为他的劳作就是他的天职，因而他在实质上就被置于了与其他一切人相同的层次之上。因此，他通过劳作与其他每个人一样做着同样的事——他要履行自己的天职。他坚持这种看法，他不坚持别的什么，因为这是绝对的。他认为，“如果我的天职很卑微，那么我仍然要忠实于自己的天职，然后按照那种实质性的东西，我就与最伟大者同样伟大，除非我没有一时愚蠢到想忘却这些差异。这样做对我来说最不利，因为我要是忘却那些差异，那么对每个人来说都存在着一种抽象的天职。但一种抽象的天职决不是天职，接着我几乎就会丧失最伟大的东西。如果我的天职很卑微，那么我仍然可能不忠实于它；

①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3，页49。

② 有关本节，参见《增补》，页383－384（《论文》卷3－A135）。

如果我不忠实于它，那么我就犯下了最大的罪过。我还没有愚蠢到要忘却各种差异的地步，或者说还没有愚蠢到要相信自己的不忠会像最伟大者的不忠那样对整体具有败坏性的后果——这样做对我毫无益处，我自己会成为失去得最多的人”。

因而，认为每个人都有一种天职的伦理学观点相对于美学的才能观具有两个优点。首先，它没有说明［forklare］存在中的任何偶然事物，而说明了普遍性；其次，它以普遍性真正的美来表明它。换言之，才能只有被升华［forklaret］为一种天职时才是美的；只有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职时，存在才是美的。由于事实就是如此，【294】所以我请你不要轻视单纯经验式的观察，在与主要的考虑相比时，你很有可能把它看成是多余的。当某个人有自己的天职时，一般来说他就有了自身之外的一种规范，这种规范没有把他变为奴隶，却提示了他必须做什么，为他制定了时间表，经常为他提供开始的机会。如果他某个时候在自己的任务中失败了，那么他就希望下一次做得更好，而这个下一次并不那么遥远。然而，没有天职的人，就他想为自己确立一项任务而言，通常都必须连续 uno tenore［不断地］劳作。他毫不间断，除非他自己想停下来。如果他失败了，那么一切都失败了，他具有一个非常艰难的重新开始的时刻，因为他缺少机会。因而，除非他想成为一个游手好闲者，否则他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空谈家。相当常见的是，那些具有特定职责的人会拒绝成为空谈家。一般来说，这样的人完全不可能成为空谈家。然而，没有特定职责的人很有可能成为空谈家，以便对一切过分的自由施加某种约束性的影响，他们在自由中很容易走上歧途。因此，我们很有可能原谅他的空谈，因为空谈标志着某种不错的东西；但在另一方面，还是必须把它看成是一种惩罚，因为他想把自己从平庸中解放出来。

我们的英雄为自己的劳作与他人劳作的关系找到了一种更有意义的表达方式——那就是天职。因而，他得到了承认，得到了自己的信用状。然而，在他履行自己的天职时——不错，他接着

就从中得到了满足，但他也坚持要表达这种行动与他人的关系，他坚持要“实现”某种东西。在这个问题上，他会再次走上歧途。美学家会向他解释说，才能的满足就是最大的满足，他是否完成了这种或那种事情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他也许会遇到某个实际上心胸狭窄的人，他怀着笨拙的热情相信自己会实现一切，或者会遇到一个势利的美学家，他认为要在世界上完成某种事情属于少数选民的运气，一些非常【295】有天赋的个体才能完成某种东西，其他人都是 numerus［不重要的］,[①] 在生活中是多余者，是多余的造物。但是，这些解释没有哪个有助于我们的英雄，因为他只不过与大多数人一样。

让我们再次求教于伦理学家吧。他认为，每个人所完成的和能够完成的，就是他在生活中能完成的“自己的”任务。如果确实有些人能完成某事而有些人不能完成某事的原因在于他们的偶然性，那么怀疑论就会再次盛行。因此，我们必须说：在实质上，每个人完成的事情都相同。我决不是在鼓吹懒惰，而在另一方面，人们必须谨慎使用“完成”这个词语。它总是成为你的笑柄，因此，如你曾经指出过的，你“研究过积分学、微分学和无限微积分，以便计算海军部的一位打字员为了完成全部工作要做多少事情，整个部门才会认为他是一个不错的工作人员”。把你的嘲弄只针对着那些想使自己在生活中变得很重要的人们吧，但决不要滥用以至造成混淆。

“完成”这个词语表示我的行为与外在于我的其他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现在很容易看出，这种关系并不在我的控制范围内，从这种意义上，说到最有才能的人与说到最谦卑的人一样都是恰当的，即他们什么都没有完成。这并不是指没有对生活的不信任；

① 参见贺拉斯《书信集》，第 1，2，27 封信，前揭，页 264 - 265：“我们都是无关紧要的，生来就是消耗地球上的果实，是珀涅罗珀（Penelope）徒劳的追求者……”

相反，它意味着承认了我自己的微不足道和对别的每个人的意义的尊重。最有才能的人能完成自己的任务，最谦卑的人也能完成。他们都不可能完成得更多。他们是否能完成某件事情，不在他们控制的范围内；不过，他们确实有能力不让自己那么做。因而，我不承认所有那些在生活中经常滥用权势的重要性。我在干自己的活儿，我没有浪费时间去算计我是否能完成什么事情。我所完成的就是由于好运而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我肯定敢于在其中感到高兴，但却不敢完全把它归功于我自己。一株山毛榉树长大了，积聚起了树冠，人们坐在它的树阴下得到了乐趣。【296】如果那棵树会变得不耐烦，如果它会说："很少有什么动物来到我伫立的这个地方。那么，为什么要利用我的生长，利用我伸出的树枝。我这么做又完成了什么？"这只会妨碍它的生长，有一天，一个旅行者前来说道："如果这棵树是枝叶繁茂的山毛榉而不是生长迟缓的矮小树木，那么我就能在它的树阴下歇息。"想象一下那棵树听见这些话的情形吧！

因而，每个人都能完成某件事，他能完成自己的任务。任务可能非常不同，但始终都要坚持这一点，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因此，每个人都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在表达方式方面是完全一致的。我的任务与其他事物或我应当完成（按这个词语通常的用法）的事物的关系，不在我的控制之中。即使有人在生活中的任务是自我发展，即使他所完成的在实质上与别人完成的完全相同。因此，这看起来就像美学家很有道理，他认为人们完全不应当反思完成了什么，而只应享受扩展自己才能的满足感。然而，错误在于他停留在对才能的自我界定之上。他在所选择的事物中看重的是他自己，不愿意实现自己生活中的普遍性，不愿意把自己的才能看成是自己的任务。不过，人们会说，认为自己在生活中的任务就是完全和独自自我发展的人，人性地说，当然是最没有才能的人。例如，有一个年轻女孩儿。她肯定属于人们所说的那种不大可能认为自己能完成某件事的

人。假设她除此之外也经历过一场不幸的恋爱，假设她被剥夺了完成某件事的最后希望——只要她仍然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只要她在发展她自己，那么从实质上看，她所完成的与最伟大的人所完成的一样多。

因而，完成与履行自己的任务是同一的。想象某人具有深刻而诚挚的动机。无论他完成了什么事情都从未在心里想过，在他心里只可能出现要进行下去的念头。设想他成了一个雄辩家，一个牧师，或者成为你所愿意的任何角色。他【297】对人们演说不是为了完成某件事情，但他内心的钟声一定会响起——只有这时，他才感到了幸福。你认为他所完成的，不如那些想到自己将完成什么就自以为很重要、让自己不断想到自己要完成什么的人们所完成的吗？设想一位作家。他从来就没有想去考虑自己是否拥有读者，或者自己是否要用著作去完成什么事情，他只想把握住真理——这本身就是他所追求的目标。你认为这样的作家所完成的，不如那些在要完成什么事情的念头监督和指引下所完成的吗？

非常奇怪的是，你、我、我们的英雄本人和聪明的美学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然而那是事实——我们的英雄拥有一种罕见的才能。一个人的心理能力在悄然成长到某种程度时，就可能令人失望很久，然后又突然以其全部力量让自身显现出来。美学家大概会说：是啊，现在太迟了，他肯定已经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了——这对那个人来说非常糟糕。可是，伦理学家大概会说：这非常幸运，因为他既然发现了真理，那么他的才能肯定不会成为他前进的陷阱，他将发现，人们为了守护它，既不需要独立，也不需要做5小时奴隶般的苦工，而他的才能恰恰就是他的天职。

于是，我们的英雄为了生活而努力劳作，这种劳作也是他的快乐。他在履行自己的天职，他在完成自己的任务。一言以蔽之，那一言会使你陷入焦虑之中——他有自己的生计。不要变得不耐烦，让诗人去说吧，这样它听上去就更加美好：他拥有的不是童

年时金色夏天的梨子，而是“带着自己荣耀的生计”。[①] 然后是什么？你在讥笑，你认为我在恶作剧。你早已对我的平铺直叙不寒而栗，因为“现在与其结束不如让他结婚。好吧，继续吧，为他发布结婚预告，我不会反对他的或者你的虔诚决心。存在之中合理的一致性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生计与妻子。是的，就连诗人也让自己的【298】钟琴和谐地敲响，明确地暗示妻子会带着生计一起来。[②] 有一件事情是我必须反对的，即你把自己的当事人叫做英雄。我很宽容随和，我不愿谴责他。我始终对他抱有希望，但如果我现在走另一条街，再也不听你说什么，那你一定要原谅我。我作为一个从业者和已婚者，对他十分尊敬，但英雄除外——哪怕他自己没有那样声称。

那么，按照你的看法，由于某人被称为英雄，他就需要做出某种超凡的事情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真的具有光明的前景。现在设想要有巨大的勇气去做平凡的事情，表现出巨大勇气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对一个人来说，为了被叫做英雄，就不必按照考虑如何做那样过多考虑要做什么。有人能征服各个王国和国家而没有成为英雄，也有人能控制自己的心情而证明自己是英雄。[③] 有人可以通过做出非凡的事情来展现勇气，有人却通过做平凡的事情来展现勇气。问题始终都是——他如何去做？那么，你并不否认，前述的我们的英雄已经显示出了想做非凡事情的倾向，确实，我还完全不敢向他保证。大概由此会唤起你希望他为真正的英雄，由此唤起我担心他成为——傻瓜。因此，与你一样，我对他表现出了同样的宽大。我从一开始就对他寄予了希望，把他称为“英雄”，尽管他几次开始行动，似乎想使自己配不上那个称号。因此，如果我让他结婚，我就将从容地让他摆脱我的控制，

① 根据巴格森“*Tilegnelse*”（前揭）页 44，47 中的几句话随意合成的。

② 同上，页 48。

③ 参见《旧约·箴言》16：32。

愉快地把他交给他妻子。通过前面表现出来的抗拒，他使自己有资格被置于特殊的监督之下。他妻子将承担这项任务，然后一切都会好起来，因为在他每次可能想成为不同于一般的人时，他妻子就会马上使他改正过来。就这样，他将从容地赢得“英雄”的名分，而他的生活则不会毫无成就。于是，我就与他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除了他会感到【299】被我吸引之外，正如他如果继续自己的英雄事业的话，我也会感到被他吸引一样。因而，他将把我看成是朋友，我们的关系将不会毫无意义。他将能使自己重新恢复你在那时断绝了的与他的相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很容易有点怀疑你是否应当屈尊对他产生兴趣。在这方面，我要祝贺他，同样也要祝贺每个已婚男人。

不过，要达到那一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依然可以继续希望很久——像我需要担心那么久一样。换言之，我们的英雄像大多数人一样，对非凡的事情具有某种爱好。他也有点忘恩负义，因此在再次求教于伦理学家之前，他还想在美学家那里试一下运气。他也懂得如何掩盖自己的忘恩负义，因为他说，伦理学家的确帮助我摆脱了混乱。我对职业的看法要完全归功于他，这种观点很让我满意，它的诚挚使我振作起来。不过，就爱情而言，我在这方面肯定愿意享有自己的自由，要遵循自己内心的激励。爱情并不爱这种诚挚，还需要美学的优美和可爱。

你瞧，我要对付他可能还有很多困难。这看起来差不多就像他并没有完全理解前述的观点。他仍然坚持认为，伦理学外在于美学，即使他自己肯定会承认生活通过伦理学的观点获得了美。我们会看到的。现在只需要煽动一点情绪，然后我就会得到很多错误见解。

尽管你从来就没有书面或口头回复过我的前一封信，大概你仍然还记得它的内容，以及我如何借助伦理学，试图表明婚姻是对爱情的审美表达方式。那么你也许会同意其中提出的看法，相信只要我能使你完全理解它的话，那么我就很容易解释它，如果

有必要，就向我们的英雄解释。

他已经求教过美学家，美学家在他应当做什么的问题上没有什么聪明之处，【300】反倒在他不应当做什么的问题上有点聪明，他把问题留下了。有一会儿，他目睹了一个勾引家的足智多谋，听过他的奉承话，而他学会了藐视他的诡计。他学会了看透他：看出了他是个说谎者，一个说谎者如何欺骗爱情，如何打扮一度真实的情感，因为在那些情感中他自己属于另一个人；看出了他加倍进行欺骗，欺骗他想愚弄的那个人相信他具有那些情感，也欺骗他合法地属于的那个人；看出了他是一个说谎者，他如何愚弄自己相信在自己的色欲中存在着某种美好的东西。他学会了蔑视那种聪明的嘲弄，它想把爱情变成孩子似的戏法，人们只应当讥笑那种戏法。

我们的英雄已经看过你所喜欢的戏剧《初恋》。[①] 他不相信自己具有足够的文化而能从美学上评价那出戏，但他发现作者不公平地让查尔斯隐姓埋名了 8 年。他很容易承认，在生活中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但他认为这并不是我们应当从作者那里学到的东西。他发现剧中有一个矛盾之处，即埃米琳既是一个做作的傻瓜，也是一个很容易讨人喜欢的女孩儿。里恩维耶第一眼看见就断定了这一点，尽管他对她有偏见。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他发现让查尔斯在 8 年中成为一个破落者也是不公平的。在他看来，这出戏应该是悲剧，而不是喜剧。他认为，作者不公平地让埃米琳那么轻率地默认了自己的错误，轻率地原谅了里恩维耶对她的欺骗，轻率地忘却了查尔斯，因而轻率地嘲弄了她自己的情感，轻率地把自己的未来建筑在她自己的轻率之上，建筑在里恩维耶的轻率之上，建筑在查尔斯的轻率之上。诚然，他认为原作中的埃米琳是多愁善感和容易激动的，但在他眼里，改编后的埃米琳是个精明的埃米琳，在她所有的不完美方面却是一个比前者低下得多的

---

①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 3，页 231 - 279。

人物。他发现作者不公平地把爱情描绘成了一种愚蠢的闹剧，人们可以在其中呆上 8 年，在半小时后又变得乱七八糟，没有让这种变化留下任何印象。

【301】我们的英雄高兴地评论说，嘲笑这类戏剧的人们恰恰不是他最看重的。嘲弄会暂时使他扫兴，但他再次感到了涌动在自己心中的情感源泉。他确信，这条动脉就是心灵的生命原理，切断了它的人就死去了，不需要埋葬。他一度麻木得要昏睡过去，因为他不相信生活要告诫他一切都是短暂的，时间会改变一切，人们不敢把希望建立在任何东西之上。因此，人们决不应当为自己的整个生活做什么打算。他的懒惰和怯懦非常容易接受这种说法，那是一场要逐渐消失的使人惬意的合唱，在人们的眼里不会不改变。不过，他已经敏锐地看到了这种说法，看出了那伪君子，看出了谦卑外表下的自我放纵，看出了披着羊皮的狼，[①] 他已经懂得了要藐视这种说法。

他已经看出了，想根据自己存在中的模糊力量而不是明确的意识去爱一个人，就是一种侮辱，结果就是丑陋的。他想象得到，想这样去爱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这种爱会停止，然后他就敢于说：我对此无能为力，情感是人所控制不了的。他已经看出了，想以一部分心灵而不是整个心灵去爱，想把自己的爱变成一种要素，却又想得到另一个人的全部爱，想成为某种谜一样的东西和一种秘密，那就是一种侮辱，结果就是丑陋的。他已经看出了，如果他有一百条手臂，可以一次拥抱很多人，那将是丑陋的；他只有一个胸膛，希望只拥抱一个人。他已经看出了，想按照人们依附于有限和偶然的事物那样有条件地依附于另一个人，如果后来证明有问题就可以摆脱它，那也是一种侮辱。他相信一个在爱着的人不可能改变，除非为了更好的，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么他相信关系的力量会使一切都得到恢复。他懂得了，爱情所需

①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7：15。

要的就像寺庙的赋税一样，是用它自身的创造物缴付的圣贡，[①]人们不会把全世界的财富当作【302】对于最微不足道的要求的补偿来接受，似乎那模印就是伪造的。

你瞧，我们的英雄走上了正路，他不再相信美学家那麻木的常识，不再相信他们盲目地认为模糊的情感被认为微妙得难以表达为职责。他对伦理学家的解释很满意，即结婚是每个人的职责。他已经正确地理解了这一点，即没有结婚的人肯定没有罪过，除了就他自己对婚姻负责而言之外，因为那样的话他就冒犯了普遍的人，那也是指定要他完成的一项任务，但没有结婚的人却实现了普遍性。伦理学家不可能再进一步引导他，因为如前所述，伦理学总是抽象的，它只可能向他表明普遍性。因此，它决不可能告诉他应当与谁结婚。为此要求非常熟悉他的所有美学特质，但伦理学家并不具有这一点，哪怕他具有这一点还是会小心，以免在为自己进行选择时消灭了自己的理论。当他已经选择了时，伦理学接着将认可那选择并提升他的爱情。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将帮助他选择，因为它将把他从迷信偶然中拯救出来，一种纯粹美学的选择实际上是没有止境的选择。伦理学无意识地帮助每个人，但由于它是无意识的，所以伦理学的帮助具有贬低生活的外表，结果是讨厌生活，而不是一种增强，不是生活神圣特征的结果。

你认为，“具有这些显著原则的人可以允许他单独行走，可对他寄予厚望。”我同意，并且相信他的原则那么坚定，以至于不会受到你的嘲弄的影响。然而，在我们进入港湾以前，还是必须做一次更加急剧的掉头。我们的英雄听见一个人（他对他的判断和意见极为尊重）说，一个人由于结婚而使自己为了生活同一个个

---

① 参见《旧约·出埃及记》30：13；《新约·马太福音》21：1，《新约·马可福音》11：15，《新约·约翰福音》2：14－15，在其中，钱币交换者用寺庙银币换取罗马银币。也可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3，页117。

体束缚在一起，所以他在选择时必须小心谨慎，那一定是一个非凡的女孩儿，她的非凡【303】明显能为一个人的整个未来带来安全感。难道你就不希望我们的英雄再多逗留一会儿吗？我，至少为他担心。

让我们彻底审视一下这个问题。当然，你会设想在森林的幽静处住着一位仙女，一个造物，一位少女。那么现在，这位仙女、少女，这个造物，离开了自己的幽居处，出现在哥本哈根，或者像豪瑟尔（Kaspar Hauser）① 一样出现在纽伦堡——毕竟，地点并不重要，重要的问题是她让自己出现了。将有人求爱，相信我！我把它留给你来补充细节。确实，你可以写一部小说，题目是《森林幽静处的仙女、造物、少女》，采用出租图书馆的通俗小说《幽谷里的坟墓》② 的 modum［方式］。她肯定已经出现了，我们的英雄成了她给予自己的爱的幸运儿。我们同意这一点吗？我自己作为已婚者，毫无反对意见。不过，你也许会感有这样一个每天都眷顾你的人是一种侮辱。可是，既然你对我的当事人有兴趣，在你的眼里这是留给他成为英雄的惟一道路，那就同意吧。现在让我们看看他的爱情、他的婚姻是否很美好。他的爱情和他的婚姻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她是整个世界上惟一的女孩儿。所以，显著特点就是她的差异：在整个世界上都找不到这种幸福的相似物，他的幸福正在于此。他完全可以不想娶她，因为那不是把这样一种爱情降低为那么普通和庸俗的婚姻的表现了吗？那不是放肆地要求那样两个恋人加入庞大的结婚行列，这样在某种意义上人们

① 1828 年出现在纽伦堡的一个神秘的德国青年，他不知道自己的过去，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参见 *Kjøbenhavns flyvende Post* 1828 年 8 月 15，18，29 日和 9 月 5，12 日第 65，66，70，71，73 期，前揭。也可参见《诸阶段》，《文集》卷 11。

② L. F. Freiherr v. Bilderbeck, *Die Ume in einsame Thale*, Leipzig: 1799; *Umen i den eensomme Dal*, Ⅰ－Ⅳ, tr. Otto Horrebow and Jacob Carl Frederik Primon, Copenhagen: 1804－1806。

再也不会与说到每对已婚夫妇一样说到他们——他们结婚了吗?你也许会发现这完全正确，你有可能提出的惟一反对意见是，这样一个像我的英雄一样可怜的人带着一个那样的女孩儿逃跑是错误的。然而，例如，如果他是一个像你那样出类拔萃的人，或者说如果像她是个不寻常的女孩儿那样是个不寻常的男人，那么一切都没有问题，可以想象到他们的恋爱是最完美的。

【304】我们的英雄把自己推到了一个关键的情景之中。就那女孩儿而言，只有一种看法：她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女孩儿。我自己，一个已婚男人，用克拉拉（Donna Clara）的话来说谣言在这里没有夸大实情，她是个奇妙的孩子，是美丽的普里茜奥萨。① 忘却平凡，追随非凡的风气是非常诱人的。然而，他确实发现了婚姻中的美。那么，婚姻要做什么？它剥夺了他的一切，夺去了她的美，消除了惟一的差异吗？完全没有。但是，当他处在婚姻之外时，它向他表明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偶然的，直到他把差异赋予对普遍性的表达时，只有那时，他才确实拥有了它们。伦理学告诫他，这种关系是绝对的，即这种关系是普遍的。它从他那里夺走了要出类拔萃的空虚快乐，为的是给予他成为普通人的真正快乐。它使他与一切存在和谐一致，教导他从中获得乐趣，因为作为一个例外，作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处于冲突之中。由于成为出类拔萃之基础的在这里是他的好运，所以他肯定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对普遍性的一种折磨，假如在他的好运中确实存在着本真性的话，如果一个人幸运得连那好运在实质上都不同于其他每个人的好运，那就真的是一种不幸。因而，他获得了偶然的美，失去了真正的美。他将意识到这一点，他将再次求教于伦理学家的观点，即每个人的职责就是结婚。他将发现，婚姻本身之中不仅有真理，也有美。那么，就让他拥有那个奇妙的孩子吧

① 参见沃尔夫《普里茜奥萨》，前揭，卷 4，页 67。该作品（由韦伯作曲）于 1843 年 1 月 5 日在皇家剧院上演。

——他不会被各种差异所迷惑。他热情地为她的美、她的可爱、她心灵的丰富和她具有的热烈情感而感到高兴。他将认为自己很幸运，但他会说：我并非在实质上不同于其他已婚男人，因为这种关系是绝对的。让他拥有一个不那么有天赋的女孩儿，他也会为自己的好运感到幸福，因为他会说：哪怕她比其他人低下得多，但在实质上她同样使我感到幸福，因为这种关系是绝对的。他不会意识不到各种差异的意义，因为正如他发现【305】没有任何抽象的天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职一样，所以他将发现没有任何抽象的婚姻。伦理学只对他说应当结婚，而没有说同谁结婚。伦理学向他解释［forklare］了各种差异中的普遍性，而他则升华［forklare］了普遍性中的各种差异。

因而，伦理学的婚姻观与有关爱情的各种美学观相比具有几个优点。它阐明了普遍性，而不是偶然性。它没有表明非常特殊的一对人由于他们的特殊性如何可能幸福，却表明了每对夫妇如何可能幸福。它认为这种关系是绝对的，没有把各种差异当作保证，而把它们理解为各项任务。它把这种关系看成是绝对的，因而根据它真正的美来看待爱情——那就是说，根据其自由；它理解了它的历史性的美。

因此，我们的英雄靠自己的劳作度日，他的劳作也是他的天职。因此，他带着意志在劳作。既然那是他的天职，它就使他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在履行自己的任务时，他完成了他希望在世界上完成的事情。他结婚了，在自己家里感到很满意，时间悄然流逝。他无法理解时间怎么可能对一个人成为负担，或者说成为自己幸福的敌人。相反，在他看来，时间是一种真正的赐福。他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他要把大部分幸福归功于自己的妻子。

确实——我忘了说出这一点——我误解了来自森林的仙女。他没有成为幸运儿，他必须对一个像大多数女孩儿一样的女孩儿感到满意，在同样的意义上他也像大多数人一样。然而，他非常幸福——确实，他曾经使我相信，他认为没有赢得那个奇妙的孩

子真的很幸运。那项任务对他来说太艰巨，当一切在开始之前都那么完美时，非常容易造成伤害。而现在，他充满了勇气、信心和希望。他非常有活力并热情地说：这种关系依然是绝对的。他比过去更加积极地肯定，这种关系有力量把这个普通女孩儿培养成伟大而美好的一切人。他那谦卑的妻子也有【306】同样的想法。是的，我的年轻朋友，世界上确实发生了令人惊异的事情。我曾经完全相信世界上没有你所说的那种奇妙的孩子，现在我几乎要为自己的不相信而感到羞愧。因为这个具有自己极度忠实的普通女孩儿就是一个奇妙的孩子，她的忠实比绿色的森林和黄金都要宝贵。在某个方面，我一直延续着自己从前的怀疑，即像那样的奇妙孩子要在森林的幽静处才能找到。

我们的英雄（你会否认他有权享有这一称号吗——难道你不认为敢于相信把一个普通女孩儿变成一个奇妙孩子的勇气是一种真正英雄式的勇气吗?）特别感谢自己的妻子，因为时间对他来说获得了这样一种美好的意义。接着他把这一点部分归功于婚姻，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我，我们两个已婚男人，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如果他赢得了那个森林仙女而没有结婚的话，那么他就会担心他们的爱情将在某些美好时刻爆发出来，而这将留下沉闷的间歇。然后，他们也许只有希望在彼此相见似乎真的很重要时才得以相见。如果这种情况有几次没有出现，那么他就会担心整个关系将逐渐消失。然而，使每天彼此相见对他们来说成为一种职责的卑微的婚姻，在他们很富有时，也在他们很贫穷时，就已经在整个关系中注入了一种平等和稳定，这使那种关系对他来说成了非常满意的。在其谦卑的微行中，这种平淡的婚姻隐藏了一位诗人，他不仅在某些特殊场合美化了生活，而且始终都在场，借他的韵律甚至会使较为穷困的时刻激动起来。

我们的英雄对婚姻的看法，就这个方面而言，我也完全有同感，它在这方面确实表现得不仅比单身生活优越，而且也比各种情欲交往优越。我的新朋友已经提出了后一种观点，因此我只简

单地强调前一种观点。人们也许会非常聪明，非常勤勉，对一种观念非常热情，但仍然会有时间拖沓的时刻到来。你经常轻视异性，而我经常告诫你要停止那么做。把一个年轻女孩儿看成是【307】如你所希望的一样不完美，但我想对你说：我的聪明家伙，去蚂蚁那里就能变得聪明。① 向一个女孩儿学习如何度日，因为她在这方面是天生的艺术鉴赏家。她也许不会想到男人拥有的严峻而持久的劳作，但她决不懒散，始终都在忙碌。时间对她来说从不拖沓，我可以根据经验来谈论这一点。

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在我身上——诚然，现在非常罕见，因为我试图抵制它，因为我认为丈夫的职责与年龄差不多相同的妻子是一样的——有时出现的情况是，我坐下来，使自己的内心渐渐平静下来。我照料着自己的活儿，我心无旁骛，我性情中某种忧郁的东西会在我心里占上风。我变得比自己的实际年龄大几岁，对我的家庭生活来说，我实际上成了一个陌生人。我非常清楚它是美好的，但我却以不同寻常的眼光来看待它。在我看来，我自己就像一个老头，我幸福地与之结婚的妻子像妹妹一样与我居住在这个家里。在这样的时刻，时间对我来说几乎就开始拖沓了。

现在，如果我妻子是一个男人的话，那么同样的事情也许会出现在她身上，我们两人可能会暂时停下来，但她是一个女人，与时间很和谐。她与时间有着那种神秘的和谐一致，这在一个女人身上是一种完美吗？这是一种不完美吗？那是因为她与男人相比是更加世俗的造物，还是因为她身上更具有永恒性？请回答我，毕竟，你具有一颗哲学家的心灵。

当我这样坐着时，孤寂而迷茫，然后看着妻子在房间里轻松活泼地到处走动，她总在忙着——她总有要照料的事情——我的目光不自觉地跟随着她的活动。我参与了她在做的一切事情。最后我又在时间中发现了自己，时间对我来说又具有了意义，契机

① 参见《旧约·箴言》6：6。

也接踵而来。她在照料的是什么——是啊，我无法告诉你我是否尝试过，我的生活是否不依赖于它，那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谜。我知道劳作到深夜意味着什么，我累得几乎无法从坐椅上站起来。我知道思考意味着什么，那时思想里一片空白，在我的头脑里几乎不可能出现【308】丝毫想法。我也知道闲散意味着什么，但要像我妻子那样总在忙碌着，对我来说却是一个谜。她从来没有感到过劳累，却也从来没有闲散过。那就像是她在做一场游戏，跳一个舞，游戏似乎就是她的工作。她用什么来填补自己的时间？你肯定能理解，那当然不需要技巧，那不是单身汉一般都擅长的那些诡计。既然我们谈到了单身汉，而且在我的心目中，我看着你走完了自己的青年时代，那么对你来说确实到了要思考如何填补闲散时刻的时候了。你应当学习吹长笛，或者学会领悟某种精巧的乐器，以打发自己的时光。

但是，我宁愿不去想这样的事情，我很快就厌倦了去想它们。我要回到妻子那里——我从来都没有厌倦过注视着她。我无法解释她所做的事情，但她在做事时总是带着魅力和优雅，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轻松，没有任何序幕和仪式，就像鸟儿唱着咏叹调一样。确实，我真的相信她的忙碌完全可以与鸟儿的鸣唱相媲美，而她的技艺在我看来是真正的魔法。在这个方面，她是我的绝对避风港。如果我坐在书房里开始感到厌倦、时间对我来说很漫长时，我就悄悄进入起居室，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担心打扰她的工作，因为哪怕它看上去像一场游戏，但带着高贵和体面去做却会激发起敬重，她远不是你所说的汉森夫人那种样子，那个家伙走到哪里都哼哼唧唧的，使起居室里到处都哼哼响着婚礼音乐。

是的，我的聪明家伙，女人是天生的艺术鉴赏家，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她用最有趣和最美好的方式来解释那个耗费了很多哲学家的理性的问题：时间。人们徒劳地从很多哲学家那里不厌其烦地寻求关于这个问题的启示，而她却在任何时候都可以 ohne weiter［毫不费力地］进行解释。她解释了这个问题，就像她解释

其他很多问题一样，用了一种能唤起最深刻的惊奇的方式。尽管我不是一个年老的已婚男人，但我确实相信我能就它写出整整一本书。不过，我不会那么做，而【309】我确实想给你讲一个故事，它对我来说始终都非常有说服力。

在荷兰的某个地方住着一位学者。他是一个东方学家，已经结婚。有一天，他没有去吃午饭，尽管有人叫过他。他妻子在餐桌旁期待地等着。她知道他在家里，而她等得越久，她就越不能理解他没有来吃饭。最后，她决定亲自去催促他来。他独自坐在书房里，身边没有任何人。他沉浸在他的东方学研究之中。我可以这样来描述：她依偎着他，用胳臂搂着他的脖子，低头看着他的书，然后抬起头看着他说："亲爱的，你为什么不来吃饭呀？"也许，那位学者几乎没有时间去注意说了些什么，但当他看见妻子时，他完全有可能回答说："亲爱的，午饭不是问题。这里有一个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元音符号，我发现这段话被多次引用过，但从来就不是这样引用的，而我的这个版本是极好的荷兰文版本。你看见了这个圆点吗？简直要让人发疯。"我可以这样来描述：妻子看着他，半笑半责备地，这样一个小圆点竟会打扰家里的日常活动，故事说到了她的回答："什么东西那么扰人呀——该死！"说时迟那时快，她一吹，瞧，那个小圆点消失了，因为那个显眼的圆点竟是一个烛花的小颗粒。那位学者愉快地去吃午饭，愉快的是那个元音符号消失了，甚至比对他妻子的感觉还要愉快。

我要为你描述这个故事里的道德吗？如果那位学者没有结婚，那么他就有可能发疯。他也许会把其他几个东方学家叫到他这里来，因为我不怀疑他会对那文献发出可怕的大喊大叫声。这就是我认为人们应当与异性一起和谐生活的原因。因为 unter uns gesagt［在我们之间］，一个年轻女孩儿会解释一切，说出遭受打击的整个事情，如果一个人同她保持着友好关系，那么他就会很高兴听她解释，否则她就会藐视他。然而，这个故事也说出了一个人应当与她一起和谐生活的道理。如果那位学者没有结婚，如果他是

一个控制着一切条件的美学家，【310】也许他就会成为那个奇妙孩子想要归属于他的那个幸运儿。假如他没有结婚——那么他们的情感就远远超出了这一点。他要为她建造一座宫殿，不惜一切精心安排，使她的生活变得富有乐趣。他要去她的别墅拜访她，因为那就是她所希望的方式。他带着充满情欲的轻浮出门亲自步行去她那里，而他的仆人却坐着马车跟着他，带着各种贵重礼物。在他的东方学研究中，假如他也遇见过那个显眼的元音符号。假如他凝视着它却无法解释。与此同时，假如拜访爱人的时间到了。他把那个问题扔到一边，因为去拜访爱人时还想着其他事情而不是她的可爱和他自己的爱情，这合适吗？他尽一切可能使自己具有魅力。假如他比从前更加招人喜欢，那会使她异常高兴，因为在他的声音中有着很多激情的遥远回声，因为他必须在失望中竭力显得欢欣鼓舞。然而，当他在黎明与她分手时，他向她投去了最后一吻，坐在马车里，满脸愁云。他到了家。书房里的百叶窗关上了，灯点亮了。他穿戴整齐地坐着，注视着他无法解释的那个圆点。诚然，他拥有他所爱的女孩儿，是的，也许是爱慕的——他只在自己的心灵丰富强大时才去拜访那女孩儿，但他没有来叫他去吃饭的妻子，他没有可以把那个圆点吹走的妻子。

总的来说，女人在解释有限方面具有一种本能的才能，一种原初的天赋，一种绝对精湛的技巧。当男人被创造出来时，他站在那里像是自然的君主和王子，是自然的宏伟壮丽。有限的一切丰富性都只等着他点头认可，但他并没有领悟到应当用它们全部来做什么。他看着它们，但在这种理智的注视下，一切似乎都消失了。在他看来，如果他要行动，他就会与它们失之交臂。因此，他伫立着，形容庄严，在思想中感到迷茫，却很有喜剧性，因为人们会讥笑这个富有的人不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富有，但这也是悲剧性的，因为他无法利用它们。然后，【311】女人被创造出来了。她没有左右为难，立刻就知道应当如何控制那局势，没有任何忙乱，没有任何准备，她准备好了

马上开始。

这就是赐予男人［Menneske］的第一件安慰品。她走进那男人［Mand］，像孩子一样幸福，像孩子一样谦卑，像孩子一样满怀希望。她只想成为他的一件安慰品，以缓解他的需求——她不理解那种需求，但她认为她也不能满足他的需求——她只希望为他缩短打扰的时间。瞧吧，她谦卑的安慰成了生活最丰富的欢乐；她天真的娱乐成了生活的美；她孩子般的嬉戏成了生活最深刻的意义。女人能理解有限，她能从根本上理解它。这就是她很细腻的原因，每个女人在实质上都是这样；这就是她可爱的原因，没有哪个男人是那样；这就是她幸福的原因，没有哪个男人能够或应该那么幸福；这就是她与存在和谐的原因，而没有哪个男人能够或应该有那种和谐。因此，可以说她的生活比男人更幸福，因为有限大概能使人幸福，无限决不会 per se［如此］。她比男人更完美，因为能解释某件事情的人肯定比追寻解释的人更加完美。女人解释有限，男人追求无限。这就是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因为女人在痛苦中生育孩子，而男人在痛苦中思想，女人不应当懂得怀疑的焦虑或绝望的挣扎。她不应该处在理念之外，但她间接拥有了理念。可是，由于女人就是这样来解释无限，她就成了男人最深刻的生活，但那种生活被认为是隐秘的，正如根本的生活始终都是隐秘的一样。

这就是我讨厌一切关于妇女解放①的可恶言辞的原因。上帝禁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无法告诉你，这种思想可以把我的心灵刺得有多么疼痛；我也无法告诉你，我对敢于表达这些想法的人怀着多么强烈的愤慨，多么大的仇恨。我的安慰是，那些提出这种智慧的人并不比蛇聪明，而像其喋喋不休无法造成任何伤害的笨蛋那么普通。真的，如果蛇能诱骗她围着这一点转，就能用这

---

① 参见《为妇女的伟大能力的另一次辩护》，《早期论文集》，《文集》卷1。

种表面上讨人喜欢的【312】果实引诱她。① 如果这种影响要扩散，如果这种影响甚至要扩散到我所爱的她、我的妻子、我的欢乐、我的避风港、我的生活根源，那么我的勇气就被粉碎了，那么我心灵中自由的激情就被耗尽了。因而，我非常了解我要做什么——我会坐在市场上哭泣，就像艺术家的作品被毁坏了那样哭泣，甚至像艺术家想不起描绘了什么那样哭泣。然而，这事不会发生，一定不会发生，也不可能发生。因而，就让邪恶的人们尝试一下吧，就让愚钝的人们尝试一下吧。那些人不懂得做一个人意味着什么，也不懂得人的伟大或卑贱意味着什么，更不懂得女人的不完美中的完美意味着什么！如果有某个女人单纯、自负，可怜到了相信在男人的定义中她变得比男人更完美，那么她就看不出自己的失败无可挽救吗？没有哪个黑心的勾引家能为女人想出比这更危险的理论了。因为一旦他骗她想到这一点时，她就完全处在了他的控制之中，会陷入他的条件之中。除了成为男人幻想的牺牲品之外，她可能什么都不是。然而作为女人，她对他来说可以成为一切。但是，这个可怜的人并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自己并不那么擅长做男人，他们并不懂得如何做男人，却想腐蚀女人，并且在他们自己仍然是半个男人的条件下团结起来，而女人则走在了这些同样可怜的人们前面。

我想起曾经读到过一种并非不聪明的对妇女解放的嘲笑。作者特别详细地讲述了衣着，他认为，在那种情况下，服装对男人和女人来说应当是完全相同的。想象一下这种暴行。这时，在我看来，作者没有足够深刻地理解自己的任务，他所做的对比不完全与这种看法有关。一会儿我将冒险想象一下某种丑陋的事情，因为我知道美因此将显现出它自身所有的真相。有什么比一个女人茂密的头发更美，有什么比这种茂密的卷发更美？而《圣经》

---

①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10：16；《旧约·创世记》3：6。

上说，这是她不完美的象征，并且为此列举了几条理由。[①] 但这不是真的！注视着她吧，当她向大地低下【313】自己的头时，当她浓密的头发几乎触及到地面时，看上去就像是她逐渐固定在地上的花朵的卷须。与男人相比，她伫立在那里不是一个更加不完美的造物吗，她凝望着上苍，[②] 只触及到大地？然而，这头发就是她的美，是的，更重要的是，那就是她的力量。正因为如此，如诗人所说，她迷惑了男人；正因为如此，她迷惑了男人，使他赌咒发誓。我想对那些鼓吹解放的笨蛋说：看吧！她带着自己的全部不完美伫立在那里，一个比男人更加低下的造物。如果你有勇气，就剪去那些浓密的卷发，切断那些沉重的链条——让她像疯子、罪犯那样奔跑，使人们感到恐惧。

让男人放弃做自然的君主和王子的要求吧，让他把那个地位让给女人吧。她是自然的女主人；它理解她，她也理解它；它对她唯命是从。她对男人来说就是一切的原因所在，她把有限呈现给他；如果没有她，他就是一个动摇不定的人，一个得不到安宁、居无定所的不幸的人。我经常高兴地发现女人在这方面的意义。总的来说，她对我来说就是会众的一种象征，当精神没有生活于其中的会众时，它就处于巨大的悲痛之中；当它生活于会众之中时，它就成了会众的精神。如我在前面指出的，这就是《圣经》不说女人应当离开父母而依靠自己丈夫的原因，[③] 那是因为人们毕竟期望女人是弱者，要向男人寻求保护——不，它认为，男人应当离开父母而依靠自己的妻子，因为在她把有限赋予了他的意义上，她比他更强大。因此，没有什么能提供像女人那样美好的会众形象了。如果人们这样来看它，那么我确实相信，很多美化教会事务的前景都将展现出来。我们的教会拥有的会众多么拙劣，

---

① 参见《新约·哥林多前书》11：5－15。

② 指在那时常见的希腊语 anthropos（人）的词源：一个向上仰望的人。

③ 参见《旧约·创世记》2：24。

假如它没有代表它自己，那就让教区执事或教堂司事来代表。它始终都应当由一个女人来代表。

我总是发现，在我们的教会事务中缺乏【314】一种真正有益的会众印象。然而，在我的生活中有一年，那时我每个礼拜天都非常接近于自己理想化的概念。那是在这座城市中我们的一个教堂里。那个教堂对我很有吸引力。我每个礼拜天去听布道的那个牧师是一个最值得尊敬的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他懂得如何根据丰富的生活经验来描述新的和旧的，① 他在布道坛上完全无拘无束。作为一名牧师，他对我心灵的全部理想要求很满意，他对它作为一种身份、作为一个演说者很满意。当我每个礼拜天想到要去听他布道时都非常高兴，但在这个教堂里有助于增强我的快乐、给我留下完美的神圣崇拜印象的，却是另一个人，——一位老年妇人，她每个礼拜天同样要出现。她习惯于在礼拜开始之前一点到达，而我也一样。对我来说，她的人格就是会众的象征，而一看见她，我就完全忘了教堂门口那个执事造成的纷扰的印象。她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看上去大约60岁，但依然很美。她的特点是很高贵，她的表情充满某种谦卑的高贵，她的面容表现出深沉、纯洁、女性的正派。她看上去历尽沧桑，不只是大风大雨的事件，而且作为母亲，她承担着生活的重担，却保留和赢得了生活的欢乐。当我看见她远远地进入教堂侧廊时，当那个司事在门口见到她又像一个仆人一样恭敬地陪着她走向座位时，我就知道她也要经过我习惯于坐的座位。她经过时，我总会站起来向她点头，或者像《旧约》里说的那样，我向她下拜［neiede］。② 对我来说，这种点头的含义非常多，那就像我要恳求她为我说情。

①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13：52。

② 例如，可参见《旧约·创世记》23：7，24：26；《旧约·出埃及记》18：7。基尔克果时代《圣经》的丹麦文译本用 *neiede*（下拜）一词。《圣经》的标准译本在《创世记》里用“点头”，在《出埃及记》里用“下拜”。

她入了座，优雅地向那个司事点了点头，她仍然站了一会，低下头，很快把手绢拿到眼前准备祈祷——只有作为伟大的传道者，才能像这位庄严和令人尊敬的妇人那样，给人留下强烈和慈善的印象。

我经常想到，也许，就连你都被包括在了她的祈祷之中，因为女人的天性就是要为他人祈祷。想象一下【315】她无论处在你所设想的任何生活境地中，无论在什么年纪，想象她的祷告，一般来说你都会发现她在为别人祷告，为她的父母，为她的爱人，为她的丈夫，为她的孩子们，始终都是为他人。男人在天性上都只为自己祈祷。他有自己的特殊任务，自己的特定地位。因此，他的顺从是不一样的，甚至在祷告时他都在奋斗。他放弃了实现自己的希望，他为之祷告的是能够拒绝它的力量。甚至当他希望某种东西时，这种念头也不断呈现出来。女人的祷告要更加实际得多，她的顺从不一样。她为实现自己的希望而祷告，她放弃了自己，她能够造成任何差异。然而，这也是她比男人更有资格为他人祈祷的原因，因为他如果要为别人祷告，那么他实质上是祈祷会赐予那个人力量，以承受和愉快地克服由于不让自己的希望实现所造成的苦痛。但是，这样一种代人祈祷作为代人祈祷却是不完美的，尽管它作为一种为自己祈祷是真实的和恰当的。在这个方面，可以说，男人和女人形成了两种类型。先说女人和她的代人祈祷；可以说，她以自己的眼泪感动了神。再说男人和他的祈祷；在担心第一种类型要跑掉时，他就停止在了它之上；他还有另一种总会带来胜利的策略。这又是因为男人要追求无限。如果女人打了败仗，那么她就必须向男人学习祈祷。然而，代人祈祷在实质上是她的天性，因而哪怕在这种情况下，她的代替男人祈祷将不同于男人自己的祈祷。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女人比男人更真诚。因为女人相信，为了上帝，一切事情都是可能的；①

① 参见《新约·路加福音》1：37。

男人则相信，为了上帝，有些事情是不可能的。女人在自己谦卑的祈求中变得越来越热情。男人则越来越放弃，直到他发现无法再退的那个不动点为止。这是因为在男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怀疑，他的所有智慧都带着这种印记。

不过，我在那个教堂里为美好的礼拜感到的欢乐很短暂。一年之后，牧师换了人，【316】那位可敬的妇人——我几乎可以把她称为我的虔诚的母亲——我再也没有见过。可是，我经常想到她。后来，我结婚了，她也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如果教会意识到了这些情况，那么我们的礼拜就很有可能具备美好和庄严。想象一下在一个洗礼仪式上，如果这样一位有美德的妇女站在牧师身边说着“阿门”，而不是让那个司事像当时那样发出嘟嘟声；想象一下在一个婚礼仪式上——如果有这样一位妇人的代人祈祷使美的印象变得很崇高，那不是很美好吗！

然而，我坐在这里布道，忘却了我实际上应当谈论的话题，忘却了我应当同你谈话。这是由于我的新朋友而完全忘记了你。你瞧，我愿意与他谈论这样的事情：首先，他不是嘲弄者；其次，他是个已婚男人，只有能鉴赏婚姻之美的人，才能发现我所说的话中的真理。

因而，我要重新提到我们的英雄。他肯定值得有这个称号，但我将来不再把这个称号用于他身上，宁可使用另一个对我来说更加亲切的称呼。当我真诚地把他叫做我的朋友时，就像我把自己叫做他的朋友一样高兴。你瞧，他的生活已经为他提供了“那篇可以叫做朋友的多余的文章”。[①] 你也许会认为，我会在沉默中忽视友谊及其伦理学的效力，或者更正确地说，对我来说，要找到一个机会谈论友谊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毫无伦理学上的意义，却会完全落入美学范畴之中。也许使你感到吃惊的是，假如我要讨论友谊，那就先在这里讨论，因为友谊毕竟是青年们最初的梦

①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3，页295。

想。正是在青春期，心灵才那么容易去寻求友谊。因此，在我让自己的朋友进入婚姻的神圣领地之前，谈论友谊可能更恰当。我会回答说，非常奇怪，按我朋友的情况，碰巧在他结婚之前，他实际上没有感到被任何人吸引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他敢于把他们的关系称为友谊。我要接着说，我对此感到高兴，因为我想【317】最后来讨论友谊，因为我认为，在其中，伦理学不具有在与婚姻相同的意义上的效力，正是在这里，我发现了它的不完美。就这种答案被认为在我朋友那里属于偶然的反常而言，它也许显得不恰当。因此，我愿意更加仔细地讨论这个问题。

你确实是个旁观者，因此你会同意我的意见：如果一个人的友谊出现在青少年时期或者没有延续到更大的年纪，那就表明了独特的个体差异。表面上的本性毫无他们非常熟悉的苦恼感。在开头时，他们的自我就是流通的货币，接着，被称为友谊的交易开始了。更深刻的本性并不那么容易被发现，只要他们没有发现自我，他们就不可能希望有人向他们提供他们无法回报的友谊。这样的本性部分被他们自己所同化，部分成了旁观者，但旁观者并不是朋友。这说明了我朋友的情况就是这样。它并不是什么反常，也不是他的不完美的标志。确实，他结婚了。

现在，问题在于，直到后来也没有出现友谊是否正常，因为我们在前面都认为，友谊在较大的年纪开始才是合适的，但我们没有谈到友谊与婚姻的关系。在这里，让我们再次利用你和我的观察力。在我们的思考中，我们也必须包括与异性的关系。在那些寻求友谊的人们身上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当情欲之爱［Elskov］开始显现出自身的早期，友谊就完全衰退了。他们发现友谊是一种不完美的形式。他们中断了早先的关系，把自己的全部心灵都单独集中在婚姻之上。有些人的情况则相反。那些过早尝试过情欲之爱的甜蜜的人们，在陶醉于青春气息中品尝过它的欢乐的人们，也许对异性有一种错误看法。他们也许会对异性变得不公平。由于他们的轻率，他们也许会花费代价获得各种经验，也许会认

为自己的内心情感被证明了缺乏坚定性，或者认为他人内心的情感【318】像梦幻一样消失了。然后，他们抛弃了爱情，它对他们来说既太多又太少，因为他们已经碰到了情欲之爱中的辩证法，却不能解决它。现在他们选择了友谊。必须认为这两种形式都是不正常的。

我的朋友不属于这两种情况。在他学会了解情欲之爱以前，他没有在青年时代尝试过友谊，但他也没有因为过早沉溺于情欲之爱不成熟的果实之中而伤害自己。在他的恋爱［Kjærlighed］中，他得到了最深刻和最充分的满足，但正因为他自己那么绝对地镇定自若，以至对他来说出现了产生其他关系的可能性。这以另一种方式获得了对他来说深刻而美好的意义，因为对他来说，他依然有更多的东西愿意付出，① 他将拥有极多的东西。在这种关系中，他习惯于想起，有一些树结果之后才开花，果与花也是同时的。他把自己的生活比做这样一棵树。

然而，正因为在他的婚姻之中并且通过婚姻，他才懂得了在拥有一个朋友或一些朋友中去发现美，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对应当如何看待友谊感到过困惑，也没有对于如果不从伦理学上看待友谊它就会失去意义感到过困惑。他的很多生活经验已经有点破坏了他对美学的信念，但在他的心灵中，婚姻已经完全发现了它的各条轨道。因此，他感到没有必要被美学的把戏所迷惑，但他马上又默认了美学家的观点。

如果我的朋友认为不是这样，那么我倒很乐意让他求助于你，以当作一种惩罚，因为你在这个话题上的说法混乱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他很有可能完全被听你的话所迷惑。你对待友谊就像对待一切事情一样。你的心灵那么缺乏伦理学的焦点，以至人们在相同问题上从你那里会得到完全相反的解释，你的看法显然证明了这

①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13：12；《新约·马可福音》4：24－25；《新约·路加福音》8：18，19：26。

个命题的正确性，即多愁善感与冷酷无情是同一的。你对友谊的态度完全可以同“魔画”① 相媲美，而愿意接受它的人一定会变成疯子，正如【319】提出它的人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疯子一样。如果有人听你说话——看来你真的被感动了——你滔滔不绝地讲到热爱年轻人的神圣性、遇见志趣相投者的美好，那么他就很有可能担心你的多愁善感将使你失去自己年轻的生命。有时，你像这样谈话几乎使人相信你是个玩这种游戏的老手，对世界的空虚和虚伪具有丰富的体验。你说：“朋友是个谜，像雾一样，只能从远处去看，因为只有在一个人不愉快时，他才会意识到他‘有’一个朋友。”很容易看出，这样评判友谊的基础不同于你以前提出这种看法的基础。以前你谈到过理智的友谊、精神情欲和对于理念的一般激情中的美；现在你说的则是交往中实际的友谊、世俗生活的烦恼方面的相互帮助。这两种说法中都有某种道理，但如果人们无法为它们找到一个结合点，那么肯定最好的就是赞同你的主要结论，即友谊是愚蠢的举动，这个结论部分出自你的各种命题，部分出自它们两者的彼此争斗。

友谊的绝对条件是人生观的统一性。如果某人具有这个条件，那么他就不大可能把自己友谊的基础建立在模糊的情感或难以言喻的同感之上。结果，他就不会经历这些荒谬可笑的变化，以至某一天他有一个朋友，某一天他又没有了。他不会意识不到难以界定的同感的意义，因为严格说来，一个人肯定不是与他具有共同人生观的每个人的朋友，但他也决不会仅仅停留在同感的神秘性之上。真正的友谊始终都要求有意识，并因此摆脱了迷恋［Svaermeri］。

具有统一性的人生观一定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我的朋友和我，都共同具有这样一种积极的观点。因此，当我们彼此看着时，

① 参见本书第922页注①（页【258】注释⑮）。

我们没有像那些预言家那样开始笑起来;① 相反，我们变得很真挚。这对那些发笑的预言家来说是相当恰当的，因为他们共同具有的人生观是消极的。你非常了解这一点，【320】因为你的过分希望之一就是“要找到一个人，你可以与他一起嘲笑一切，与生活有关的可怕事情，几乎使人感到恐惧的事情，极少有人注意到那有多么可怜。在这些很少的人当中，只有极为罕见的例外，才懂得如何控制住对于一切的幽默和嘲笑”。如果你的渴望没有减退，那么你就懂得如何忍受它，“因为按照那种观点，就只有一个人要笑，那个人是真正的厌世者。如果那种人有很多，那就确实证明了世界并不完全令人讨厌。”现在，你的思想很活跃，不知道有什么边界。因而，你相信，“即使笑声本身，也不过是对生活的真正可笑之处的不完美表达。如果它要完美，那么人们就确实要真挚。如果提出了最深刻真理的人不是空想家而是怀疑者，那就成了对世界的完美嘲笑。② 这并非不可想象，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像怀疑者那样极好地提出积极的真理，除非他自己就不相信它。如果他是个伪君子，那么嘲笑就会损害他自己。如果他是怀疑者，他自己也许要相信自己所呈现的，那么嘲笑就会是完全客观的，存在通过他而嘲笑自身。他将提出一种可以解释一切的学说，全人类都可以相信它，但这种学说不可能解释自己的创造者。如果一个人成了疯子，却又聪明得可以掩盖自己的疯狂，那么他就可以使全世界发疯。”看吧，如果有人具有这样的人生观，那么就很难找到一个与他共同具有这种人生观的朋友。或者说，你也许已经在你有时说到的那个神秘协会Συμπαρανεχρώμενοι③里找到了这样一个朋友？你也许是一个朋友协会的成员，他们在其中非常聪明地彼此提防，以至你懂得如何掩盖自己的疯狂?!

---

①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3，页142和注释。

② 参见《增补》，页384(《论文》卷4-A234)。

③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3，页137。

在希腊曾有一个贤人。[1] 他喜欢在7个贤人中被当作最受尊重的，只要人们认为那个数字是14。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的名字叫迈松。一位古代作家说他是一个厌世者。他说得非常简短："据说迈松【321】是个厌世者，当他独自一人时就会笑。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时，他回答说：就因为我独自一人。"[2] 你瞧，你有一个前辈。你将徒劳地渴望被包括在那7个贤人之中，哪怕那个数字被设定为21，因为迈松挡住了你的路。但这并不重要。不过，你自己会发现，当一个人独处时会发笑的人，不太可能有朋友，原因有二：部分因为只要朋友在场他就无法笑，部分因为朋友一定会担心他只等他离开，他就可以嘲笑他。所以，你瞧，魔鬼都肯定是你的朋友。我差点就要求你从字面上接受这些话，因为据说魔鬼独自一人时也要笑。对我来说，在像那样的孤寂之中有一种非常令人不快的东西。我不可能不想到，当一个那样生活的人在审判日的另一种生活中醒来又独自站在那里时，有多么

---

① 参见《增补》，页385（《论文》卷3－B42：4）。

② 引文的丹麦文本不同于基尔克果时代的通行的丹麦文译文。参见拉尔修《哲人传》，前揭，卷1，页113：

> **希波纳克斯**（Hipponax）提到迈松时这样说：
>
> 还有迈松，阿波罗亲自宣布他是所有人当中最聪明的。
>
> **亚里斯多塞诺斯**（Aristoxenus）在《历史拾遗》中说，他并非不同于**提蒙**（Timon）和**阿珀曼图斯**（Apemantus），因为他是个厌世者。无论如何，人们看见他在**拉斯第蒙**（Lacedaemon）一个人烟稀少的地点对着自己笑。当有人突然出现并问他为什么在四周无人时要笑，他回答说："那就是原因。"亚里斯多塞诺斯说，他之所以一直隐匿的原因在于，他不属于任何城市，而属于一个村子，那是一个不起眼的村子。因此，由于他不为人所知，有些作者，但不是哲学家苏格拉底，把有些恰好属于迈松的东西归因于**僭主皮西斯瑞特斯**（Pisistratus）。由于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中提到过他，所以把他算作了"希腊七贤"之一，而不是**佩里安德**（Periander）。

可怕。

所以，友谊需要一种积极的人生观。然而，一种积极的人生观是无法想象的，除非其中具有一种伦理学的因素。其实，在我们时代，我们经常遇到一些有体系的人，在他们的体系中完全看不见伦理学。假设他们数十次拥有一种体系——他们还是没有一种人生观。在我们时代，这种现象很好解释，因为正如它在很多方面都是乱七八糟的一样，它在这里也是因为人们在被引入不那么重要的隐秘之前，就被引入了更重要的隐秘之中。[①] 因而，人生观中的伦理学要素成了友谊实质性的出发点，直到这样来看友谊时，它才具有意义和美。如果有人停留于作为神秘因素的同感之上，那么友谊就会在那种关系中得到充分表现。那种关系流行于群集的鸟儿之中，它们的和谐是那么炽热，以至死亡一个就是全体死亡。在自然界中，这样一种关系很美好，但在精神世界里，它是不恰当的。人生观中的统一性是友谊中的构成要素。如果存在这一点，那么哪怕朋友去世了，友谊还会延续。因为【322】升华了的友谊活在另一个人身上，如果它不在了，友谊就结束了，哪怕朋友继续活着。

如果这样来看友谊，人们就是从伦理学上来看它，因此，也是根据它的美去看它。于是，它就同时获得了美和意义。我一定要为了自己和反对你而援引权威的话吗？一定要！亚里斯多德是如何看友谊的？他没有把它变成自己整个伦理学人生观和友谊的出发点，他认为，什么是正义的概念被大大扩展了，以至它们全都成了同样的东西。因而，他把正义概念的基础置于友谊的理念之上。[②] 于是，

---

① 参见柏拉图《高尔吉亚》，前揭，页 279。

② 参见亚里斯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1159b，1161a，前揭，卷 9：

> 如我们在讨论开始就已经说过的，友谊和正义似乎涉及同样的

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范畴比现代的范畴优越，它把正义的基础置于职责、抽象的范畴之上；①他把它的基础置于社会之上。由此很

(接上页）对象，并且显现在相同的人们之间。

可以认为每种人格都涉及友谊，正如它涉及正义一样。

① 例如，可参见康德《伦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前揭，页 83－84、122－123：

最后，有一种绝对律令，它没有基础，没有条件，没有凭借某种行为思路获得进一步的目的，直接地命令这种行动。这种绝对律令是"范畴上的"。它所涉及的不是行动的问题及其推测的后果，而是它的形式以及它所遵循的原则。行动在实质上善的东西由心理的意向构成，假如结果就是它们可能成为的东西。这种绝对律令也可以叫做"道德"的绝对律令。

这样，范畴上的绝对律令成了可能的，因为自由的理念使我成了理智世界的一员，如果我只是理智世界的一员，那么情况就是这样，我的所有行动"将"永远符合意志的自主性。但由于我同时又直观到作为感性世界之一员的我自己，它们也"应当"符合这些。这种"范畴上的""应当"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先验"综合的命题，因为对于受到感性欲望影响的我的意志而言，又附加上了相同意志的理念。不过，却被认为是属于理智世界和根据其自身理由行动的纯粹意志——就原因而言，这种意志包含了前一种意志的最高条件。这大约就像解释的概念的方式那样，凭它们本身什么都没有表明，却表明了普遍律法的形式，再加上感性世界的直观，由此构成了"先验"综合的命题，我们对自然的一切认识都可能以它们为基础。

一般人类理性的实际运用确证了这种推论的正确性……道德上的"我应当"对作为理智世界成员的人来说于是就成了"我愿意"；被他认为的"我应当"，仅仅是就他同时认为自己是感性世界的一员而言的。

容易看出，对他来说，国家的概念成了最高概念,[1] 但接着，这也是他的范畴的不完美之处。

不过，我不会那么冒昧地介入对亚里斯多德和康德的伦理观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我提及亚里斯多德只是为了提醒你，他也意识到了友谊有助于一个人从伦理学上达到现实性。

因而，从伦理学上去看友谊的人把它看成是一种职责。因此，我可以说，拥有朋友是每个人的职责。然而，我宁可使用另一种表达方式，它说明了友谊和前面提到的一切之中的伦理学，同时鲜明地强调了伦理学与美学之间的差别，即每个人的职责就是要开放。[2]《圣经》教导说，每个人都注定了要死，然后接受审判，那时一切都将泄露出来。[3] 伦理学认为，一个人要对其开放的，正是生活的意义和现实性。如果他没有这样做，那么泄露就将成为一种惩罚。然而，美学家并不想赋予现实性以意义。他一直处于隐蔽处，因为无论他多么经常和多大程度把自己给予了世界，他在总体上都从来没有这样做，他始终都隐瞒了某些东西。如果他从总体上做到了，那么他会从伦理学上去做。但是，想玩这种捉迷藏的游戏总会【323】遭到报复，并且经常是以一个人对自己成为一个谜的形式。所有的神秘主义者都没有认识到现实的要求，即人们必须逐渐开放，所以，这就是他们会碰到其他人都不了解

---

① 参见亚里斯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1094b，前揭，卷9：

因为即使结果对一个人和一个国家来说是相同的，但国家的结果看来无论如何都是比是否得到或保留下来更重要和更完整的事情。尽管值得获得那结果仅仅是为了一个人，但对一个国家或各个城邦来说，获得它更好，更神圣。因而，这些都是我们的探究作为目标的结果，因为在这个词语的一种意义上，它是政治学。

② 有关本句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384（《论文》卷4-A234）。

③ 参见《新约·希伯来书》9：27；《新约·罗马书》2：16；《新约·哥林多后书》5：10。

的各种困难和精神审判的原因。这就像他们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就像他们的天性处于自我怀疑之中。任何拒绝同现实进行斗争的人，都会得到要与之斗争的各种幽灵。

从现在起我要弃绝这一点。我的目的决不是要提出一种关于职责的学说。我想做的就是要表明，处于各种混杂领域中的伦理学远远没有剥夺生活的美，而是明确地把美赋予了生活。它把和平、安宁和安全感赋予了生活，因为它不断地向我们大声叫道：Quod petis，hic est［你们要在这里寻找什么］。① 它挣脱了一切会使灵魂枯竭的狂热，赋予它健康和力量。它告诫我们不要过高估计偶然性，不要过度崇拜好运。它告诫我们要对好运感到幸福，就连美学家也不会这么做，因为好运本身仅仅是一种无限的相对性，它告诫我们在不幸时也要感到幸福。

把我写下的这些东西看成是微不足道的，把它们看成是为巴勒的教义问答法所做的注释——那没有关系——然而它具有一种权威性，我希望你尊重它。或者说，也许在你看来，我不合法地为自己僭取了这种权威性，我不恰当地把自己的公共地位引进了这种私人争端，表现得像个法官，而不是一个诉讼当事人？我很容易放弃每种要求，我甚至不是一个与你对立的诉讼当事人。因为我虽然愿意承认美学很高兴给予你呈现它的代理权，但我却不敢赋予我自己足够重要的信用，以充分的代理权去呈现伦理学。如果我完全不重要的话，那么我就仅仅是一个证人，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才认为这封信具有某种权威性，因为一个人谈论自己经历的文字始终都具有权威性。我仅仅是个证人，你已经 in optima forma［以完全正确的形式］得到了我的保证。

我在法庭上尽了作为法官的职责。我在自己的天职中感到幸福；我相信它适合我的能力和我的整个人格；【324】我知道它需要我的所有能力。我试图把自己培养得越来越适合于它，我在这

---

① 参见贺拉斯《书信集》，第 1，11，29 封信，前揭，页 324 – 325。

么做时也感到了我在越来越多地培养自己。我热爱我的妻子，我在家里感到很幸福；我聆听妻子的催眠曲，对我来说，它比任何歌曲都美，但我并不因此认为她是一个歌唱家；我聆听小孩哭泣，对我的耳朵来说，它并非不和谐。我看着他哥哥长大和取得进步；我愉快而信任地注视着他的未来，没有不耐烦，因为我有足够的时间等待，对我来说，等待本身也是一种快乐。我的劳作对我来说很有意义，我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对别人也有意义，即便我无法确切地界定和衡量它。我很高兴别人的个人生活对我来说也具有意义，而我的希望对于和我的整个人生观具有同感的人也有意义。我热爱自己的祖国，我无法想象我真的能在其他国家生活得很好。我热爱自己的母语，它解放了我的思想；我发现可以用它来极好地表达我在世界上要说的一切。这样，我的生活对我来说就有了意义，因而我对此感幸福和满足。在所有这一切中，我也过着一种更高的生活。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我在自己世俗的和家庭的生活中呼吸这种更高生活的气息，我认为自己是幸福的，然后艺术和优雅为我而融化。因而，我热爱生活，因为它很美，希望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在这里，你有了我的保证。如果我要怀疑把它给你是否正确的话，那么这是出于对你的关心，因为我很担心使你感到痛苦的是听见单纯的生活竟然会那么美好。可是，请你无论如何都要接受我的证言，让它引起你的一点痛苦，但也让它对你产生一种令人愉快的影响。很抱歉，它具有一种特质，那是你的生活所没有的——忠诚。你可以放心地逐渐把它确立起来。

最近，我经常同妻子谈起你。她确实非常喜欢你，但我无疑不需要这么说，因为只要你愿意，你就会具有多种吸引力，但你还是具有较为明显的能力去观察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她对你的感受得到了我的完全赞同，我不会轻易产生忌妒，但它在我这里【325】也是无法抵御的。不是因为我太骄傲而要那样，不像你认为人们应当的那样，骄傲得“马上就能感激地接受”，而是由于

我妻子在这方面太可爱了。我丝毫没有担心。

在这个方面，我想可以冒险说，斯克里布本人会对我们平凡的婚姻感到绝望，因为我认为即使对他来说，也不可能使它变得富有诗意。我不否认斯克里布有能力和才能，但在我看来，我也不否认他滥用了自己的才能。他是否尽力告诫过年轻妇女，由婚姻作保证的爱情那么少，不可能使生活变得富有诗意，如果不能指望一方不发生风流韵事，那就是不可忍受的?① 他是否向她们表明了，即使女人因为有罪过的爱情而玷污了自己和自己的婚姻，她还是会具有魅力？他是否暗示了，由于那种关系通常都是偶然被发现的，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有希望把自己的风流韵事隐瞒一辈子，只要她从他戏剧中女主角身上学到的东西为她自己增添了狡猾的诡计？他是否尝试了各种办法要使丈夫们感到不安，他是否表现出了对妇女、对那些无人敢怀疑受到隐秘私情玷污的妇女的最大尊重？他是否一再表明了迄今为止被认为是保障婚姻幸福的最好办法是虚荣，丈夫无限信任自己妻子的虚荣，对她的信任超过了其他一切？除了这一切之外，使斯克里布高兴的是，每个已婚男人都被认为是冷漠和懒惰的，是要为妻子的过失负责的不完美的造物。我不知道斯克里布是否会非常谦虚地想到人们从他的戏剧中完全学不到任何东西，否则他就一定会看出，每个丈夫都会很快发现自己的地位再也不是安全和安宁的了。确实，没有任何向警方告密的人能像那样被迫过着急剧变化和懒散的生活，除非他用斯克里布的安慰办法使自己平静下来，自己寻求与妻子相似的转移方式，争论婚姻的存在实际上是为了从与他人私通中去除掉令人讨厌的天真外表，真正使它变得很有趣？

【326】然而，我要让斯克里布走开，我不能同他战斗，但我

① 例如，可参见斯克里布，*To Aar efter Bryllup*，*FamilienRiquebourg*，*Aurelia*，*Enten elskes eller døe*，*Repertoire*（1831）32，（1832）40，（1834）65，（1835）100。

有时会带着某种骄傲感想到，我这个普通的、微不足道的人，通过自己的婚姻，使伟大的诗人斯克里布成了一个说谎者。也许，这种骄傲不过是一个乞丐的骄傲。也许，我获得了成功，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处在诗歌之外的普通人。

所以，我妻子很喜欢你，我在这个问题上与她有同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对你的善意的基础，部分包含了她对你的弱点的意识。她完全看出来了，你缺乏某种女人味儿。你骄傲得无法使自己专心致志。这种骄傲决不能诱惑她，因为她认为真正的伟大是能够使自己专心致志。你也许不相信这一点，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确实会做你的辩护人以反对她。她坚持认为，你的骄傲排斥了每个人。我试图解释说也许情况完全不是那样，你是在无限的意义上排斥他人，你的心灵带着不安在追求使你对人们不公平的无限。她不会理解这一点，但我却非常了解，因为当有人像她那样心满意足时——例如，当她对于与我结合感到那么难以言喻的幸福时，你就能看出她有多么满足——很难避免对你的批评。因此，我的婚姻也有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你也有自己的过错。我们已经完全摆脱了冲突，我只希望你决不要成为他人婚姻冲突的诱因。不过，你在解决我和妻子的冲突方面可能有所帮助。不要以为我想强行闯入你的隐秘之中，但我确实只有一个问题要问你，我相信你能回答而不会侵犯你的权利。就这样非常诚实和毫不脸红心跳地回答我一次：当你独自一人时，你真的会笑吗？你很理解我所说的意思。我并不是指当你独自一人时，你是否有时甚至经常都会笑，而是指你在这种孤寂的笑声中是否得到了满足。如果你没有满足，那么我就赢了，我肯定会使我妻子信服。

现在，当你独自一人时，我不知道你是否真的会【327】把时间用在笑上面，但在我看来，那样有点奇怪。肯定地说，你的生活倾向就是这样，你有时一定会感到急于寻求孤独，就我能了解的而言，那不是为了笑。正如大多数偶然的观察所表明的，你的生活是按照一种不同寻常的标准形成的。看来你在沿着公共大道

行走时完全得不到满足，倒是宁可走自己的路。可以原谅年轻人进行某种冒险，但当冒险大占上风以至要使它本身成为常规和行动时，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把它归结到某个脱离常轨的人，并这样对他大叫道：respice finem［想想结局吧］,[①] 并解释说“结局”这个词语不是指死亡，因为甚至那都不是人最艰难的任务，而是指生活，在现实中会到来一个时刻，那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开始生活，那时很危险的是要变得四分五裂，以至要使自己集中精力就包含着巨大的困难——确实，他被迫匆匆这么去做，以至无法把一切形成为一个整体，结果就成了一个有缺陷的人，而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在中世纪，对待这个问题用的是另一种方式。有人突然中断自己的生活进程，进了修道院。错误肯定不在于他进了修道院，而在于与这一步有关的错误观念。就我而言，我完全可以使自己与一个决定这么做的人达成一致——事实上，我可能真的认为它很美好；但在另一方面，我坚持认为，他意识到了那意味着什么。在中世纪，人们认为，选择修道院就是选择出类拔萃，就是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本身。人们从修道院的高处骄傲地向下俯视，几乎是怜悯地俯视着普通人。难怪当人们按这样的交易条件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时，就成群结队地进了修道院！然而，诸神并没有按照一种荒谬可笑的低价出卖出类拔萃。[②] 如果那些退出生活的人们对自己和他人都是诚实而坦率的；如果他们都喜欢成为超过他人的人；如果他们满怀热情地感到了【328】存在于人类身上的一切美；如果他们的心灵并非不熟悉真正的、深厚的人类情感，那么他们也许会退回到修道院的孤寂之中。但他们不会愚蠢地欺骗自己相信他们已经成了出类拔萃的人，除非在他们比别人更不完美的意义上。他们不会怜悯地俯视普通人，而会同情地看着他

① 例如，可参见《德训篇》7：36。

② 参见赫希俄德《劳作与时日》，行 25。

们，带着那种欢乐的悲哀，那是他们成功地完成了自己无法完成的美好而伟大的事情时的欢乐的悲哀。

在我们时代，修道生活的市场价值已经衰落了。我们很少看见一个人与生存完全决裂，与普遍的人完全决裂。然而，如果有人对于偶尔会在某个个体身上发现异端倾向有所了解的话，那么他就会生动地联想到修道生活的理论。为了有序起见，我将在这里马上说明我对出类拔萃的人是什么的看法。真正出类拔萃的人就是真正普通的人。一个个体在自己的生活中越能成为普遍的人，那么他就越是出类拔萃的人。他越少吸取普遍性，他就越不完美。确实，他可能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但不是在善的意义之上。

因而，如果一个人力图实现这项任务，就像其他每个人都要这么做一样——要表达自己个体生活中的普遍的人——如果他遇到了困难，如果看来明显有某种他无法融入自己生活中的普遍的东西，那么他该怎么办？如果他迷恋上了修道生活的理论或非常类似的美学观点，那么他会很高兴。他从一开始就感到由于自己的孤傲就成了一个例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对此很自负。那种孩子气就像翅膀上长着红色羽毛的夜莺一样高兴，因为没有哪只夜莺的翅膀上有红色羽毛。可是，如果他的心灵由于热爱普遍性而变得高尚了，如果他热爱这个世界上人们的生活，那么他该怎么办？

他在思索这是否正确。一个人自己也许会对【329】这种不完美而内疚；他也许为此没有内疚，但也许他在实际上就不可能实现普遍性。如果人们在总体上就更加有胆量具有自我意识，那么也许就有更多的人会得出这种结论。他也将意识到懒惰和懦弱可以骗人相信这样的事情，使痛苦变得微不足道，因为他把普遍性变成了特殊性，并保持了一种与普遍性有关的抽象的可能性。换言之，到处都找不到普遍性本身，那得看我，看我有胆量的意识，看我是否愿意在特殊性中看出普遍性，或者只看出了特殊性。

也许，这种思考似乎不适合于他，他将尝试一种实验。他很

容易看出，如果那种实验使他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那么事实就将给他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如果他想娇纵自己，他也许最好就别管它，因为他对痛苦比从前更加敏感。他将意识到，没有任何特殊性是普遍性。因而，如果他不希望欺骗自己的话，那么他就会把特殊性变成普遍性。他越加发现特殊性就在本身之中，对他来说，那就是普遍性。他将得到特殊性的帮助，并赋予它作为普遍性的意义。如果他接着发现实验失败了，那么他将安排好一切，这样伤害他的就不是特殊性而是普遍性。他将关注自己，为的是不出现错误，因而不是特殊性伤害了他，因为它的伤害太轻。他将非常真挚地热爱自己，为的是不把发现轻伤看得最为重要。他将非常诚实地热爱普遍性，为的是不想为了它而代之以不露痕迹地逃避它。他将关注自己，以免他讥笑对特殊性无能为力的反应。他将注意使自己不那么轻视这个问题，哪怕特殊性本身会诱使他那么做；他将不让自己因那种奇怪的误解而心烦意乱，即认为特殊性在他身上拥有的朋友，比它在自己身上拥有的朋友【330】更重要。当他这么做了时，他将平静地去接受痛苦，哪怕他的意识受到了震动，它也没有犹豫。

如果出现了他无法实现普遍性这种他非常渴望的事情，如果他很轻率的话，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他在这种情况下将会很高兴。于是，他会说：我在可能最不利的条件下进行斗争；我与特殊性进行斗争；我把自己的欲望转向了敌人一方；为了使它有竞争力，我把特殊性变成了普遍性。所有这一切确实将使获胜对我来说更加艰难，但它也将增强我的意识，赋予它力量和清晰性。

因而，在这个问题上，他把自己从普遍性中解放了出来。对他来说，这样一步的意义绝非不清楚。因为实际上确实就是他，才造成了总体上的失败，赋予了它意义。因为他知道自己在那里和如何脆弱，他使自己遭受了特殊性本身无法使他遭受的伤痛。于是他相信，存在着他无法实现的某种普遍性。然而，他没有断绝这种信念，因为它将在他心灵中产生一种深刻的悲痛。他将对

被允许完成它的其他人感到高兴。也许，他会发现它们比从前更美，但他自己会感到悲痛，不是胆小地和沮丧地，而是深刻地和公开地，因为他会说：尽管如此，我还是热爱普遍性。如果别人幸运地通过实现普遍的人来证明它，那么我就用自己的悲痛来证明它，而我的悲痛越深切，我的证明就越有意义。这种悲痛很美，它本身就是普遍的人的表现，是他内心之中的一种情绪，并将使他与它结合起来。

他带着这种信念赢得了他没有完成的事情，因为他感到自己肩负了巨大的责任。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使自己置身于普遍性之外；我已经剥夺了普遍性赋予我的一切指引、安全感和保证；我独自一人，没有感到有同伴，因为我是一个例外。然而，他不会变得懦弱和忧郁，他将自信地走自己孤寂的路。确实，他已经证实了【331】自己所做的正确性——他有自己的痛苦。他对自己采取的步骤非常清楚，他具有一种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做出的解释。没有任何喧哗能使他混淆，不会没有心眼。如果他在半夜醒来，他也能立刻向自己说明一切。他感到，成为他身心一部分的教育很稳固，因为当人们拥有外在于自己的普遍性时，它就是一个严格的大师。它一直把审判之剑对着他并问道："为什么你想成为一个局外人?"即使他回答说"那不是我的错"，它仍然要为此而责备他，并对他提出要求。他经常返回到同一个问题上，经过一再证实，然后大胆地继续下去。他相信他已经胜利了，并且说："我最终所依赖的就是存在着一种合理性，我将信任它的仁慈，它会非常仁慈地公平行事，因为我如果做错了而应当受到惩罚，那肯定不可怕，而可怕的是我能这样做错事而没有人来惩罚。① 肯定不可怕的是我在内心的欺骗中带着焦虑和恐惧醒来，但可怕的是我如此欺骗了自己的内心而无人能唤醒。"

---

① 有关本句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 385（《论文》卷 10 - A115）。

不过，整个这场斗争就是一个炼狱，我至少能明白它的可怕。人们不应当渴望出类拔萃，因为那样就意味着某种不同于变幻无常地满足人们任意欲望的东西。

然而，处于痛苦中的人会相信自己是出类拔萃的人。他通过自己对它的悲痛又变得与普遍性一致，有时也许会体验到引起他痛苦、在他看来使他变得低下的欢乐，那种欢乐被证明了是使他的存在再次得到提升的原因，在一种更崇高的意义上，是成为一个出类拔萃之人的原因。他在外在失去的东西，就是他在内在赢得的东西。换言之，并不是其生活平庸地表现了普遍性的每个人都因此成了出类拔萃的人，因为那确实是一种【332】对琐屑平庸的崇拜。对他来说，要被合法地说成那样，就必须追问与他那么做的内在活力有关的某些问题。现在，在他能够实现普遍性的那些问题上，有另一些人将具有这种活力。因而，他的悲痛将再次消失，将在和谐中消解，因为他发现自己已经达到了其个体性的限度。他完全意识到了，每个人都在自由中发展，但他也意识到了，一个人不会从虚无中创造自己。他在其具体性中拥有了作为自己任务的他自己，他将再次与存在一致，并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每个人都是一个例外。而同样正确的是，每个人都是普遍的人，也是一个例外。

在这里，你看到了我对于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的看法。我非常热爱生活，愿意成为一个人，以至不相信成为出类拔萃的人很容易或者不受精神审判的道理。然而，即使一个人在更高尚的意义上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但他还是要不断承认，更加完美的是要把整个普遍性纳入自身之中。

所以，请接受我的问候，请接受我的友谊。因为严格说来，虽然我不敢像这样描述我们的关系，但我仍然希望我的年轻朋友有一天会变得非常老迈，以至我敢于合法地使用这个词语。要确信我的同伴情感。请接受来自我所爱的人的问候，他们的思想隐藏在我的思想之中；请接受与我的问候不可分离的问候，但也请

接受来自她的特别问候，它始终都是友好的和诚实的。

几天前，当你在这里与我们在一起时，你也许不知道我又写完了一封冗长的信。我知道，你不会自然而然地让什么人向你谈到你自己的内心历史。因此，我选择了写信，而且决不向你谈到这样的问题。你将收到像这样的一封信，这仍然是一个秘密。我也不想让它对改变你与我以及我的家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任何影响。我知道，只要你愿意，你就有足够的艺术鉴赏力来这么做，这也是我为了你和我而要求这么做的原因。我从来不【333】想让自己干涉你，我也完全能在远处爱着你，尽管我们经常相互见面。对我来说，你在天性上太封闭，以至我无法相信对你说有什么好处，但我确实希望我的文字不会毫无意义。因此，当你按自己人格的封闭方法来设法说服自己时，我要做出我的贡献，并且确信它们将体现在行动之中。

由于我们的书信往来仍然是一个秘密，所以我要遵守一切礼俗，向你道别，就像我们彼此之间相隔遥远一样，尽管我希望像从前一样经常在我家里见到你。①

---

① 有关本节的结尾，参见《增补》，页 385（《论文》卷 3 - B191：15）。

ULTIMATUM [最后的话]

【337】也许，你忘了，正如我忘了一样，忘了我从前书信的大部分内容。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希望你能像我一样，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心情之下都描述一下自己的思想和发展。就像花儿年复一年开放一样，表情、表现、包装都一样，然而又不一样，可是态度、发展、姿态却没有变。如果现在我要给你写信，也许我对自己的表达会很不一样。也许在信里的某个地方，我很雄辩，我肯定没有这样做的权力，我的生活态度也没有要求我那样做。如果我现在就写信的话，也许会照另外的立场来写。我不知道，因为表达是一种天赋，而“每个时代和每一年都有自身繁荣昌盛的时期”。[①] 不过，就所涉及的思想而言，它仍然是相同的，[②] 我希望思想活动总有一天对我来说会变得更加容易并且更加自然，即使它们在沉默时也不会改变，因为表达已经退去了。

然而，我却没有为了给你写新的信而拿起笔来，因为我收到了在吉兰岛当牧师的一位朋友的来信，它偏偏使我非常生动地想起了你。就我所知，你从来都没有见过他。我同他的友谊早在我的学生时代就开始了，尽管我们之间的友谊只有五六年的时间，但却相当亲密。[③] 他是个有点矮胖的人，活泼，快乐，非常令人愉快。虽然他在心灵深处具有深厚的热情，但他的外在生活看来却遵循着“让事情顺其自然”的忠告。学术研究使他入迷，但他

---

① 奥伦施莱格尔，*Ludlams Hule*，Ⅴ，前揭，卷8，页177。

② 参见《增补》，页385（《论文》卷4－A255）。

③ 有关本节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385（《论文》卷3－B183）。

却不擅长参加考试。在他的神学考试中，他却 haud illaudabilis [并非没有值得称赞] 之处。[①] 五年前，他在荒凉的吉兰岛的教区居民中小有名气。除了他外在的【338】品质之外，他具有洪亮的嗓音；除了他的智力和精神品质之外，他具有一种原创性，这使他始终有别于我所认识的他那个小圈子里的其他人。因此，毫不奇怪，开始时他并不十分满足，他认为他的工作对他来说过于没有意义。但是，现在他已经重新获得了自己的满足，读了我刚收到的他的信，真的使我很鼓舞。“吉兰岛的荒凉，”他写道，“对我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游乐场，是一个无可比拟的个人研究室。礼拜天我到户外去，思考我的布道词，并且每次都对我有所启发。我忘却了每个真实的听众，得到的是理想的听众，我完全专注于自己的内心。因此，当我步入布道坛时，就像依然还站在荒凉的户外一样，我的两眼在那里看不见任何人，我的嗓音在那里充满了全部力量，为的是压倒暴风雨的声音。”

然而，这并不是告诉你说我要写信，而是要把随信附上的他的布道词送给你。我并不希望鼓动你发表批评意见，我不希望亲自向你表明这一点。但通过信件把它寄给你，也许可以在宁静中使它给你留下印象。他还没有发布那布道词，打算明年发布，而且相信他将使每个农民都理解它。请不要为此对它不屑一顾，因为正是那普遍的美，才使所有人都能理解它。在这篇布道词里，他领悟了我对你说过的话和我有可能会对你说的话，他把它们表达得比我所能表达的更好。那就收下它吧，阅读它吧。我已读过，自己思考过，读过，并思考过你，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

① 成绩相当于 C 等。

[1]那存在于与上帝有关的思想中的基础：我们总是处于错误之中 [2]

① 有关本文的其余部分，参见《增补》，页 386（《论文》卷 3 - C5）。也可参见《受难的福音》，《有关各种精神的布道词》，《文集》卷 15。

② 参见《增补》，页 386 - 387（《论文》卷 4 - A56，256）。

祈祷词

【341】

圣父在天！教我们正确地祈祷吧，这样我们的心灵就会在祈祷和恳求中向你敞开，不会隐藏任何偷偷摸摸的欲望，我们知道你是不会接受它们的，我们也没有任何隐秘的恐惧，不担心你会拒绝相信我们的任何出于善良的真话。这样，努力的思索，不安的心灵，忧惧的内心，都只会在其中并通过它们所能发现的而获得安宁——我们很高兴坦白地说出那与你有关的话，即我们总是处于错误之中，这时我们始终都要兴高采烈地感激你。阿门。

《新约·路加福音》19：41至最后一句写下了神的福音，[①] 其中写道：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它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作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

【342】圣灵按那预言家的话在梦幻中显现了，预言家们以预言之声向一代又一代人宣告了这一事实——拒绝接受选民，骄傲

① 礼拜天的祷文，1841年8月15日，以及1842年7月31日。

的耶路撒冷遭受了可怕的毁灭——这些都在不断逼近。基督去了耶路撒冷。他不是预言未来的预言家，他所说的话没有引起焦虑的不安，因为他看见的是他眼前仍然隐藏着的东西。他没有预言到——没有时间去预言——他将为耶路撒冷而哀哭。那城市依然光荣地耸立着，那寺庙仍然像过去一样高昂着头，比世界上的所有建筑都高。而基督本人说，即使在今天你们都不知道什么对你们来说是最好的，但也接着说，然而它躲过了你们的眼睛。在上帝的永恒忠告中，它的崩溃已经注定，它的居民看不到拯救。

因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更应比前一时代的人为它带给他们的生活而受到责备？整个民族都退化了？耶路撒冷没有什么正直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抵挡住上帝的愤怒？① 在那些看不到拯救的人们之中，就没有什么虔诚的人？如果有那样一个人，那么在焦虑和苦恼时就没有一扇为他开启的门？当仇敌将那城团团围住，从各个方面向它施压时，就没有一位天使在所有的门关闭之前来拯救他？就没有发出什么代表他的信号吗？然而，它的毁灭被注定了。被围困的城市在焦虑中寻求出路是徒劳的。敌军以强大的力量紧紧围困住那城市，没有人逃脱。天堂之门一直紧闭着，没有派出天使，只有死去的天使，他们向那城挥舞着剑。

由于那个民族犯下了罪过，所以这一代人就得为惩罚买单；由于这代人犯下了罪过，其中的每个成员都必须为惩罚买单。那么，正直的人也必须遭受不公平的痛苦吗？这是上帝所热衷的吗——因父辈们的罪过而惩罚孩子们，直至第三代、第四代。② 因而他不惩罚父辈们却惩罚孩子们？我们该怎样回答？我们应当说：从那些日子以来快要到【343】2000 年了，全世界以前从来就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噩梦，大概再也不会经历。感谢上帝，我们生活在和平安宁之中，从那些日子以来的焦虑的尖叫声听起来离我们

---

① 参见《旧约·创世记》18：20－32。

② 参见《旧约·出埃及记》20：5。

非常遥远。我们希望并且相信，我们的日子和孩子们的日子将在平静中度过，不受生活中的暴风雨触碰！我们没有感到强壮得敢于去思索那样的事情，但我们要感谢上帝，我们在其中经受了考验。

还能想象出比这种谈话更怯懦和忧郁的什么吗？它是否把不可解释之事说成是在世界上只发生过一次？或者说，这并非不可解释——它已经发生过？它已经发生过，这是否有力量使其他一切都成为不可解释的甚至是可以解释的？如果它曾经发生过，人类的状况因而在实质上已经不同于它在别的地方始终存在的那样，那么是什么确保了它在其中不可能重复，是什么确保了那不是真实的，而经常出现的事情是不真实的？或者说，那些最经常发生的事是否显示了真理？在那些年代里实际上经历过的事情，其本身不会经常重现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在很多方面都经历过的事情，那些在更大程度上发生过的相同的事情，也会在较小的程度上被经历吗？你是否认为，基督说过，彼拉多（Pilate）使其流血的那些加利利人（Galileans）比其他加利利人更有罪是因为遭受过这迫害吗？或者说，西罗亚（Siloam）的那座楼倒下来压死了18个人，你认为他们都是比所有那些生活在耶路撒冷的人更糟糕的罪人？结果，那些加利利人却不是比其他人更坏的罪人，那18个人也不比其他生活在耶路撒冷的人们更有罪①——然而，无辜者却与有罪者遭受了相同的命运。你也许会说，那是天意，而不是惩罚。可是，耶路撒冷的毁灭却是一种惩罚，它使无辜者受到了与有罪者同样严厉的惩罚。因此，不要思索这样的事情而使你自己感到惊恐。因为你能够理解，一个人可能遭受苦难和痛苦，这样的事情的降临，就像雨一样，既会降临到良善者身上，同样也会降临到有罪者身上，②【344】但人们却以为那是一种惩

① 参见《新约·路加福音》13：1－4。

②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5：45。

罚……可是，《圣经》就是这么说的。

那么，正直者与邪恶者的命运在同一层次上吗？那么，这种生活就那么毫无神圣性的指望了吗？那么，曾经使你充满勇气和信心的一切使人振奋的念头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戏法，只有小孩子才相信它们，年轻人希冀它们，而年长者在其中找不到任何祝福而只有愚弄和罪过吗？然而，这种想法使你反感，它不可能也一定不会获得欺骗你的力量，一定无法使你的心灵变得阴暗迟钝。你将热爱正义，你迟早将行使正义。即使没有任何回报，你也将行使它。你感到，它具有一种依然必须满足的内在要求。你不会陷入冷漠之中，然后在某个时候领悟到正义确实有前途，但你却把自己排除在外，而不去行使正义。你不会与人类争论；你将与上帝争论，紧紧抓住他不放；如果不赐福于你，他就不会离开你！①

然而，《圣经》说：你不要与上帝争论！② 这不正是你要做的吗？它不是又一种毫无希望的谈话方式吗？那么，把《圣经》赐给人类只是为了羞辱它、毁灭它吗？决不是！当它说不要与上帝争论时，它的意思是说不必坚持有权与上帝相联系。你会同他争论说，只有这样，你才知道自己是错误的一方。确实，那是你想要那样。禁止与上帝争论表明了你的完美，决不表明你对他来说是一个地位低下、毫无意义的人。麻雀掉到了地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恰好与上帝有关；百合花凋谢了——在某种程度上恰好与上帝有关。只有人是错的，只留下了他与其他一切相抵触——相对于上帝来说，他是错的。

如果我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说，我就会提醒你经常听到过的一句名言，那句名言说出了如何轻而易举地解释一切事情，却既不对上帝不公平，也不对人类不公平。它说，人类是脆弱的造物，

---

① 参见《旧约·创世记》32：24－26。

② 参见《旧约·约伯记》40：2。

上帝没有理由【345】要求他们做不可能的事情。人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如果有什么疏忽的话，上帝就决不会忘记我们是软弱的和不完美的造物。我将崇尚神性本质的崇高概念，这种独创性能使人类的心灵显现，或者能深刻洞察人类的心灵，探索仔细考查它自身、得出平易、默契结论的意识：人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吗？我的听众，对你们来说，这是一个在多大程度上能轻而易举确定的问题，什么是人人都力所能及的？你们决不要陷入这样的危险之中，以至你们总是使自己竭尽全力，而这样就无限制地希望做更多的事。也许别人会用一种怀疑和乞求的眼光看你们，你们是否不可能做得更多？或者说，你们是否从来就不为自己而焦虑，那焦虑在你们看来就像没有什么罪过有那么邪恶，没有什么自私有那么可恶，那不可能使你们受到侵蚀，像一种异己的力量能控制住你们吗？你们没有感到这种焦虑？如果你们没有感觉到，那就不要开口回答，因为你们因此无法回答所提的问题。但如果你们感觉到了，那么我的听众，我问你们：你在“人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这句话里找到了安宁吗？

或者说，你们从来就不为别人而焦虑？你们没有看见他们在生活中随波逐流吗，你们这些习惯于寻求诚实和信任的人们？你们没有听见一个柔和的声音对你们悄悄说吗？如果那些人无法完成伟大的业绩，那么那就是生活而不是糟糕的麻烦，是诚实而不是把我们拖入无限的陷阱。我们在其中确实无法生存下去——那么，最好要忘却，要放弃每个要求，你们没有听见这声音吗？如果你们没有听见它，那就不要开口回答，因为你们无法回答所提的问题。但如果你们确实听见了，那么我的听众，我问你们：你们说“人要做力所能及的事”这话时得到了安慰吗？你们不安的真正原因，不就是你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人到底能做多少，有时那在你们看来是那么无限，有时看来又那么有限？你们的焦虑那么使人痛苦，不就是因为你们无法看透自己的意识，因为你们越是热切，就越是强烈地希望【346】行动，就越是发现自己身上可怕

的两重性：你们也许没有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也许实际上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却没有任何人得到了你们的帮助？

所以，每一种更加热切的怀疑，每一种更加深切的关怀，都没有因这句话而平静下来：人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如果人有时正确，有时错误，在某种程度上正确，在某种程度上错误，那么除了自己之外，他就是做出那决定的人。但在那决定之中，他不是又会在某种程度上正确、在某种程度上错误吗？或者说，在他判断自己的行为时而不是在他行动时，他就成了一个不同的人吗？那么，怀疑就是要支配、要不断发现新的困难，关怀就是要陪伴那极度痛苦的灵魂、把过去的经历记入其中吗？或者说，我们更愿意不断地像非理性的动物那样处于正确之中吗？于是，我们的选择就只是在它们之间：要么与上帝毫无关系，要么就完全从每个永恒折磨的时刻开始，但却无法开始。因为，如果我们能明确地确定我们此刻是在正确的一面，那么这个问题就必须根据以前的时刻、因而也根据未来或更早的时刻来明确地确定。

怀疑再次被调动起来了，关怀再次被唤起了，让我们试图通过思索这个问题而使之平息下来：

那存在于与上帝有关的思想中的基础：
我们总是处于错误之中。

要处于错误之中——能想象到还有比这一点更痛苦的情感吗？——我们不是发现，人们宁可忍受一切痛苦，也不愿意承认他们处于错误一方吗？诚然，我们并不认可这样的执拗，无论是我们自己身上的，还是别人身上的。我们认为更明智和更好的行为方式就是要承认，只要我们实际上错了，我们就处于错误的一方。这样我们就会说，伴随着承认而来的痛苦就像良药苦口一样，但我们不能隐瞒那是有错的痛苦，是承认错误的痛苦。我们遭受痛苦是因为我们知道那对我们有好处。我们相信【347】有时我们

将不断进行更加有力的抵抗，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会达到真正犯错误的地步。这个观点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常自然，非常明显。因此，虽然处于错误之中具有某种基础，但我们在承认这一点时，在逐渐使自己相信这一点时，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前景：这种情况将越来越罕见。然而，我们不想用这个观点来平息怀疑，而是要借反思我们总是错的这种思想的基础来平息怀疑。可是，如果第一个观点提供了人总有一天不会处于错误之中的希望，这就是基础，那么相反的观点怎么也能成为基础——那种观点要教导我们：在未来和过去，我们总是处于错误之中？

你们的生活把你们带进了与他人关系的多重性之中。有些人喜欢正义和正直；有些人看来不愿实践它们——他们对你们不公平。你们的心灵还没有坚强到承受他们像这样使你们遭受痛苦的地步，但你们在追寻和考验自己；你们使自己相信你们处于正确一方，你们在这种信念中得到了平静并且坚强起来。你们说，无论他们对我们的伤害有多大，他们都无法剥夺我们的这种平静——我知道我是正确的，我在遭受错误的痛苦。在这种观点中有一种满足，一种快乐，那大概是我们每个人都体验过的。当你们不断遭受错误的痛苦时，你们通过想到自己是正确的而逐渐明白了这一点。这个观点那么自然，那么容易理解，在生活中那么经常地受到检验，然而我们却不想借它来平息怀疑和恢复忧虑，而是借助思考存在于思想中的我们总是处于错误之中的基础。那么，相反的观点能具有相同的效果吗？

你们的生活把你们带进了与他人关系的多重性之中。你们被一种更加热烈的爱引向了某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现在，如果那个成为你爱的对象的人对你不公平的话，那么那真的不使你感到痛苦吗，你不严格认真地检查一切，却接着说：我肯定知道我是对的；【348】这个想法会使我平静下来？啊，如果你爱他，那么那就不会使你平静下来，你会调查一切。你无法觉察到别的什么，只有他是错误的，然而，这种肯定性将给你带来麻烦。你会

希望你处于错误之中，你试图找到某种东西为自己辩护，如果没有找到，你就只有在你处于错误之中这个念头里找到安宁。或者说，如果你被指定对这样一个人的幸福负有责任，那么你会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一切，在另一个人还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只会给你造成麻烦时，你就真的不会算一下账并且说：我知道我为他做得对？——啊，不会！如果你爱他，那么这种念头只会使你惊恐。你会寻求一切可能性，如果找不到，你就会撕掉账本，以便忘却它，你会努力使自己逐渐相信这一想法：你是错误的一方。

因此，令人痛苦的是处于错误之中，越是痛苦，就越是经常处于错误之中；这就是处于错误之中的基础，而越是成为基础，就越是处于错误之中。这确实是一个矛盾！除了认为你在一种情况下被迫承认了，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却希望承认之外，怎样解释这一点呢？但是，不是同样都是承认吗？希望或不希望对此有什么影响吗？除了认为在一种情况下你爱，在另一种情况下你却不爱，又能怎样解释这一点呢——换句话说，在一种情况下你与某人处于一种不确定的关系中，在另一种情况下又处于确定的关系之中？因此，希望处于错误之中表达了一种不确定的关系，而希望处于正确之中或发现处于错误之中令人痛苦，则表达了一种确定的关系！因此，它就始终是处于错误之中的基础——因为逐渐确立的是不确定性，没有确立确定性！

现在，如果那是你所爱的那个人，即使你的爱道貌岸然地欺骗你的思考和你自己，那么你仍然处于一种不断的矛盾之中。因为你知道自己是对的，但你一再希望相信【349】你处于错误之中。然而，如果你所爱的是上帝，那么在这样一种矛盾之中会有什么疑问，除了你希望相信的东西之外，你还能意识到别的一些东西吗？如果那个处在天上的人不比你们这些生活在尘世的人伟大的话；如果他的财富没有你们的丰富的话；如果他的智慧比不上你们的聪明的话；如果他的神圣比不上你们的正直的话，会怎么样？你们没有必要承认这一点——可是，如果你一定要承认的

话，那么在你的承认与你的希望之间就不会存在任何矛盾。

然而，如果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那么在你们总是处于错误之中的思想里就的确没有任何基础。因为这表明，在一种处于错误中的情景里可能成为产生痛苦的原因，在另一种情景里成为基础，正是在第一种情况下，一个人才被迫承认在再另一种情况下希望承认的东西。因此，实际上，在你们与上帝的关系中，你们将摆脱这种矛盾，但你们就丧失了那基础。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思索：在我们总是处于与上帝有关的错误之中的基础。

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为什么你在与一个人的关系中希望处于错误之中？因为你爱他。为什么你发现它是基础？因为你爱他。你越是爱他，就越少有时间思索你是否处于正确之中；你的爱拥有的只是一种欲望，这样你就会不断处于错误之中。在你与上帝的关系中也是如此。你爱上帝，因此你的心灵只有在那里才能得到宁静和快乐，这样你就总是处于错误之中。你不是通过内心的劳苦而达到这种认识的。你不是被迫的，因为当你处于热恋之中时是自由的。在思考使你相信这是对的时，当那不可能是别的什么方式，而是你可能始终处于错误之中，或者上帝总是处于正确的一方时，那么承认就随之产生了。你没有达到这种肯定性：你处于错误之中是由于承认了上帝处于正确的一方，而是根据爱的惟一的和最大的愿望，承认你总是处于错误之中，你达到【350】了这种认识：上帝总是处于正确之中。但是，这种愿望是爱的愿望，结果是自由的问题，你决不是被迫承认你总是处于错误之中。因此，你不是通过思考才肯定了你总是处于错误之中，而那肯定性是由于你逐渐形成起来的。

因此，这是一种逐渐形成的思想，即在与上帝的关系中，我们总是处于错误之中。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如果这种确信在你的全部存在之中没有其根源，那就是说，出自你内心的爱，那么你的观点就具有不同的性质。你会承认，上帝总是处于正确之中；你被迫承认这一点是由于被迫承认你总是处于错误之中。后者已

经更难于做到，因为你实际上可以被迫承认上帝总是处于正确之中，但要把这一点运用于你自己，把这种承认融入你的整个存在——你实际上不可能被迫做到这一点。因而，你承认上帝总是处于正确之中，结果就是你总是处于错误之中。但这种承认并不是你逐渐形成的。在承认上帝总是处于正确之中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逐渐形成的东西，结果在认为由此必然会产生什么的念头之中，没有任何逐渐形成的东西。当你承认上帝总是处于正确之中的时，你就外在于上帝。同样，由此而来的结论是，你承认你总是处于错误之中。但是，当你的看法和确信不是由于先前承认了你总是处于错误之中，那么你就被隐藏在了上帝之中。这就是你的崇拜，你的忠诚，你的虔诚。

你爱上了一个人，你希望在与他的关系中你总是处于错误之中——可是，哎呀，他对你不忠，这无论如何都应当是你所不愿意的，无论如何都会极大地伤害你。你被证明了在与他的关系中是正确的，在那么深深地爱他方面是错误的。然而，你的心灵要求你那样去爱；只有在那爱之中，你才能获得安宁、平静和幸福。然后，你的心灵从有限转向了无限，它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目标，【351】你的爱在那里变得幸福。你说，我将热爱上帝，他把一切都给予那个爱他的人。他实现了我最大的、惟一的希望——即在与他的关系中，我必须总是处于错误之中。决不会有任何使人惊恐的怀疑能使我同他分离，决不会有任何念头恐吓我，使我想到可以证明在与他的关系中我是正确的——在与上帝的关系中，我总是处于错误之中。

或者说，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如果这不是你惟一的希望，不是你最大的希望，如果在那个想法偶然出现在你心灵里时，即你可能处于正确之中。而这时你却没有被一种可怕的焦虑攫住，那么上帝的支配不是智慧而是你的谋划，上帝的想法不正直而是你的功绩，上帝的内心没有爱而是你的情感吗？你决不可能像你被爱那样去爱，这不是你的极乐吗？因此，在与上帝的关系中你总

是处于错误之中，这不是你必须承认的真理，不是减轻你痛苦的安慰。不是对某种更好的东西的补偿，而是一种快乐。是你战胜自我和世界的快乐，是你的愉悦，是你的颂歌，是你的崇拜，是对你的爱很幸福的证明，因为只有那才可能是人对上帝的爱。

因此，这种思想，即在与上帝的关系中我们总是处于错误之中，是一个逐渐形成的思想。它逐渐形成了我们处于错误之中，逐渐形成了我们总是处于错误之中。它以双重方式显示了其逐渐形成的力量，部分是通过结束怀疑和平息怀疑的忧虑，部分是通过激励采取行动。

我的听众，你们还记得前面提到过的那句名言吗？它看上去那么诚实和可靠。它可以轻而易举地解释一切；它愿意在全部生存中拯救每一个人，不为怀疑的暴风雨所动摇。它对迷途者大声叫道："要做力所能及的事。"确实，无可否认，只有那么做才能得救。它没有更多的话要说，它像梦幻一样消失了，或者说它变成了怀疑者耳朵里单调的重复声。然后，当他想利用它时，结果却证明了他无法利用它，它使他陷入了艰难的陷阱之中。他无法找到时间去仔细思考他所能做的，因为与此同时，他【352】应当做他能做之事。或者说，如果他有时间去仔细思考的话，那么考验会或多或少使他接近，但决不会有什么彻底的接近。一个人怎么能靠或多或少接近或对接近的详细说明来衡量他与上帝的关系？因此，他要确定，那句名言是一个背信弃义的朋友，它假借帮助他而使他陷入了怀疑之中，使他受到不断循环的混淆的困扰。以前曾经对他来说很模糊却没有使他感到麻烦的东西，现在并没有变得较为清晰起来，他的思想却在怀疑中变得更加苦恼和忧虑。只有在与上帝的无限的关系之中，才可能使怀疑平息下来；只有在与上帝无限自由的关系之中，他的忧虑才可能变成欢乐。当他承认上帝总是正确的时，他就处在了与上帝的无限关系之中；当他承认他总是错误的时，他就处在了与上帝的无限自由的关系之中。

于是，怀疑结束了，因为怀疑的动机恰恰就在这一点之中：他有时应当处于正确之中，有时又应当处于错误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正确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处于错误之中，而这应当表明了他与上帝的关系。可是，这样一种与上帝的关系并不是关系，而这就是怀疑的支撑物。在他与另一个人的关系中，肯定有可能的是，他可能部分地处于错误之中，部分地处于正确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处于错误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正确之中。因为他本人和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他们的关系是有限的，存在于或多或少之中。因此，只要怀疑使无限的关系变成了有限的，只要智慧用有限填满了无限的关系——正因为如此，他就仍然长期处于怀疑之中。因此，怀疑每一次都要专门来困扰他，告诉他遭受了太多痛苦，对他的考验超过了他的能力，他忘却了无限之中的有限，这样他就总是处于错误之中。怀疑的忧虑每一次都要使他变得很悲哀，他使自己超越有限进入无限，由于他总是处于错误之中这个念头，成了他飞向有限的翅膀。这就是【353】他所怀有的追寻上帝的渴望；这就是他以其寻找上帝的那种爱。

在与上帝的关系中，我们总是处于错误之中。但是，这种思想不是使人麻木吗，无论它是怎样逐渐形成的，它对一个人来说不是很危险吗？它没有把他引诱进沉睡之中，使他在其中梦见与上帝的关系仍然还不是真实的关系吗，它没有使意志的力量和意图的力量失效吗？完全没有！或者说，那些希望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自己总是处于错误之中的人——他们很冷漠呆滞吗，他们没有尽一切努力去处于正确之中却只希望处于错误之中吗？那么，认为在与上帝的关系中我们总是处于错误之中的思想，就不应当是令人振奋的吗，它为什么只表达了上帝的爱总是比我们的爱伟大？这种想法就没有使他想愉快地去行动吗，因为那时他怀疑没有精力去行动了吗，它没有使他的精神变得闪闪发光吗，[1] 因为当他

---

① 参见《新约·罗马书》12：11。

在有限地指望时，精神的火光就只有在这关怀折磨的时刻开始了我从前书信的大部分内容。如果是这被扑灭了，如果你们惟一的希望拒绝了你们，那么我的听众们，你们还很幸福吗？你不会说：上帝总是处于正确之中——因为其中没有任何欢乐；你们说：在与上帝的关系中我总是处于错误之中。如果你自己就是那个必须使自己被自己最大的愿望所拒绝的人，那么你还是很幸福；你不会说：上帝总是处于正确之中，因为那里面没有任何欢乐；你会说：在与上帝的关系中我总是处于错误之中。如果你的愿望就是别人的愿望，你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要求自己的职责；如果你不仅必须拒绝自己的愿望，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背叛了自己的职责；如果你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快乐，而且也丧失了自己的荣誉，那么你就还是幸福的——在与上帝的关系中，你说：我总是处于错误之中。如果你叩门而门没有打门,[①] 如果你寻找却没有找到，如果你劳作却一无所获，如果你耕耘却没有得到赐福,[②] 如果天堂之门关闭了，而摩西十戒也没有出现，你在劳作中还是很幸福；如果父辈们的罪恶招来的惩罚降临到你身上，你还是很幸福——因为在与上帝的关系中，我们总是处于错误之中。

在与上帝的关系中，我们总是处于错误之中——这种思想结束了怀疑，平息了忧虑，它激励和激发起了行动。

【354】现在，你的思想追随着这种讲解的进程，也许在它把你领上熟悉的道路时，你已经匆匆走在了前面，当你不熟悉道路时，也许很慢，很勉强，但你仍然必须承认这一点——那情景正像已经出发了，你的思想却没有找到任何目标。我的听众们，在我们分手之前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希望，你们会希望情景不一样吗？你们希望自己也许在正确一方吗，你们希望一种美好的法则千百年来在生活中经历一代又一代人和一代人中的每个成员，那

①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7：7。

② 参见《新约·哥林多前书》3：7。

美好的法则比使群星在苍穹中运行的法则更加灿烂壮丽，你们希望打破那法则吗，如果自然的法则丧失了力量，一切都分裂为可怕的混乱，那不是一场更加恐怖的灾难吗？你们希望那样吗？我没有用神遣的言语来恐吓你们，你们的希望不必受到为亵渎而焦虑的引诱，担心想到要在与上帝的关系中处于正确之中会是亵渎。[①] 我只问你们：你们希望它不一样吗？也许，我的声音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强度；也许，它无法穿透你们最深处的思想——啊，可是问问你们自己，怀着严肃的疑问去问你们自己，你们会带着那疑问去找你们知道能用一句话决定你们一生幸福的人，甚至更加诚挚地问问你们自己——因为在那真理之中，那是一个拯救的问题。不要打断你们心灵的飞翔；不要使你们身上最好的东西悲痛；不要以半是希望半是思想来使你们的精神衰弱。问问你们自己，不停地追问，直到你们找到答案，因为人们也许要多次认识某种东西才会承认它；人们也许会多次希望某种东西才会尝试它——然而，只有内心深处的活动，只有内心无法描述的情感，只有那种意志，才会使你们相信：你们已经承认了的东西属于你们，没有什么力量能把它从你们那里夺走——因为只有那逐渐形成的真理，才是为了你们的真理。[②]

---

① 有关以上五句，参见《增补》，页 384（《论文》卷 4 - A234）。

② 参见《增补》，页 361、306 - 307（《论文》卷 1 - A75；卷 4 - A42；卷 8 - A465）；《或此或彼》（上部），《增补》，页 505（《论文》卷 4 - A216）；《附言》，《文集》卷 12。

增　补

有关《或此或彼》（下部）的文选
选自基尔克果《日记与论文》

【361】 吉勒雷（Gilleleie），1835年8月1日

正如我在前面的章节里试图表明的，① 这就是事情在我看来的真实情况。但是，当我试图弄清楚自己的生活时，看上去一切都很不相同。正如一个孩子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学会使它本身区别于各种对象一样，因此也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稍微把它本身与其环境分离开来，使它突出客观的一面，并且说，例如，"马儿碰撞了我"，因而，同样的现象也在一个更高的精神领域里被重复。因此，我认为，有可能通过另一种研究思路，通过把自己的精力引向另一个目标而获得更大的安宁。我也许会在暂时排除某种不安方面获得成功，但它很可能会更强烈地重现，就像喝了冷水之后会发烧一样。

我实际上需要弄清楚的是"我要做什么"，② 而不是我必须知道什么，除了因为认识必须先于行动之外。问题在于要找到自己的目标，要看出什么是上帝真正愿意"我"去做的。至关重要的事情是要发现一种"对我来说"是真理的真理，③ 要发现"我愿意为之生和死的那种理念"。就用途而言，对我来说，就是要发现一种所谓的客观真理，如果有人追问的话，就是要努力形成哲学体系，以便我能就它们作出批判的判断，能够指出各个体系中的谬误。【362】就用途而言，对我来说，就是能够提出一种关于国家的理论，从各种来源获取细节，把它们综合成一个整体，建构一个并非我能生活于其中而只是有助于其他人观看的世界。就用

①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增补》，页453－459，《文集》卷3（《论文》卷1－A72）。这两封信显然是写给伦德（Peter Wilhelm Lund，1801－1880）的。希尔斯认为这两封信是虚构的"浮士德的书信"的一部分。

② 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当一个人相信他最能控制住自己时，结果却证明他抱着的是一片云彩，而不是朱诺。——原注

③ 只有那时，人们才有一种内在的体验，但有那么多人都体验过生活中的不同印象，如大海在沙滩上画出的各种图案，然后马上就被冲刷掉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原注。参见本书第1015－1016页（页【354】）。

途而言，对我来说，就是要能够阐明基督教的意义，能够解释很多特定的论点——它们是否“对我和我的生活”毫无更加深刻的意义。我越能更好地处于其中，我就越能看出别人盗用了我心灵的创造，我的处境就更加成为悲剧性的，与那些身处贫穷之中的父母被迫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世上去、使别人为孩子们操心没有什么两样。就用途而言，对我来说，由于真理处于我面前，冷酷无情并且毫不掩饰，不在乎我是否承认它，使我感到心神不安而不是信任地接受。我当然不否认，我还是会接受“认识的绝对必要性”，不否认人们由此会受到影响。但“它接着必须在我身上生动地体现出来”，“这”就是我现在认为的最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我心灵的渴望，正如在非洲沙漠对水的渴望一样。这就是缺少的东西，这就是我何以像一个买了家具、租了公寓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心上人与他分享生活中风风雨雨的人的原因。可是，为了找到那理念——或者更正确地说——找到我自己，依然深陷尘世之中毫无好处。这正像我以前做的那样。我认为，最好使自己投身于“法律”的原因在于，我相信自己能在生活的众多混乱和困境之中培养出自己思想的锋芒。在这方面，也可以提供大量细节表明我在其中丧失了自我。在这方面，我也许可以用各种既定的事实来建构一个整体，一种犯罪生活的有机观，追寻它的所有阴暗面（在这方面，精神的某种博爱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也想成为一名“演员”，这样就可以使我自己扮演另一种角色，可以说，为我自己的生活找到了一个替身，借这种外在的变化去找到某种娱乐消遣。这就是我要求去过的一种“完全的人的生活”，而不只是一种认识，[1] 这样我就可以把自己思想的发展不是奠定在——不错，不是奠定在所谓客观的某种东西的基础之上——那种东西无论如何都不是我自己的，【363】而要建立在与我存在

---

① 参见《日记与论文》卷5，页5101（《论文》卷1－A76）。

[Existents]的最深刻根源密切相关的东西之上,[1] 可以说，我通过它而被嫁接到神圣，我紧紧地抓住它，哪怕全世界都可能崩溃瓦解。“这就是我所需要的，这就是我为之奋斗的。”我在沉思那些伟人们之中得到了欢乐和复苏，他们出卖了一切，甚至出卖了自己的性命而发现了那宝石,[2] 我要么发现他们朝气蓬勃地沉浸在生活中，信心十足并毫不犹豫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前行，要么就发现他们离开了被踏平的小路，沉浸于自我和为自己更高的目标而努力之中。我甚至以离那小路那么近为荣，并敬重上天。正是人们的这种内在行为，人们的这种神圣方面，才是决定性的，而不是一大堆资料，因为后来者无疑将接踵而至，因而不会显得是偶然的集合体或细节的连续，一个接着一个，没有系统，没有一切射线聚集的焦点。我肯定也在寻找这个焦点。我在快乐的无边大海上和知识的深渊里徒劳地寻找一只锚。我感到了一种几乎无法抵抗的力量，一种快乐借它而达到另一种快乐。我感到了它能产生出的那种虚假热情。我也感到了接踵而来的厌烦和散乱。我已品尝到了知识和时间之树的果实，再次喜欢上了它们的美味可口。然而，这种欢乐只存在于认识的瞬间，没有在我身上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记。在我看来，我不是因智慧之酒被醉倒，而是掉进了其中。我力图通过顺从 [Resignation] 来寻找自己的生活原则，因而设想：既然万物都按不可

---

① 尽管人类拥有所有知识，但他们的生活却经常那么接近于疯狂？什么是只为一种理念而活着的真理？当什么都说了和都做了时，一切都是以一种假设为基础的。但是，直到真理再也不是外在于人的，直到人生活于其中之时，真理对人来说才不再是一种假设。(辩证法 - 辩论)　——原注

② 因此，对我们来说很容易的是，一旦我们接受了阿里阿德涅（Ariadne，爱）的纱球，就能经过所有迷宫（生活）的曲径，杀死那怪物。但是，有多少人投入到生活（迷宫）中而没有采取预防措施啊（年轻女孩儿和小伙子们每年都要成为弥诺陶洛斯 [Minotaurus] 的牺牲品）？　——原注

思议的【364】法则运行而不是别的方式，那么我就可以使自己的抱负和虚荣心的触角变得迟钝。由于我不可能使一切都适合于我，所以我就放弃了对自己能力的意识，有点像衰老的牧师带着退休金退休那样。我发现了什么？不是我的自我［Jeg］，那就是我在那条路上力图找到的东西（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想象自己的心灵被关进了一个有弹簧锁的箱子里，按那弹簧箱子就会向外部环境打开）。——结果，追寻和发现天国就成了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但是，正如对人们来说毫无用处的是，首先想确定外在事物，然后确定似乎对宇宙实体来说是根本的东西，要想构成它，首先就要确定其外表的性质，确定应当把光线投在哪些实体之上，投在哪些阴暗面之上，而不是首先让离心力和向心力的和谐意识到［realisere］自身的存在［Existents］，不让它的其他部分出现。人们必须首先学会认识自己，然后才是其他东西（γνῶθι σεαντόν）。人们只有先内在地了解"自己"，然后看清了自己要选择的道路时，他们的生活才能获得安宁和意义。只有这时，他才会摆脱那使人厌烦、阴险的旅途伴侣——对生活的那种嘲讽，① 对生活的那种嘲讽②本身显现在认识的领域之内，

---

① 在某种意义上很可能仍然是这样，但他能够忍受生活的这种动荡，因为一个人越是为理念而生存，他就越容易在全世界面前坐上那张"奇迹凳子"。［编者注1］——情况经常是，在一个人最相信他已认识了自己时，就会受到一种令人不安的感觉侵袭，即他的确只是机械地了解了他人的生活［编者注2］。——原注。［编者注1］：一种游戏（*Forundringsstolen*，但偶尔也称为 *Beundringsstolen*），有时叫做魔凳或魔力游戏，游戏中，一人被蒙上眼睛坐在圆圈中央，另一个人静静地绕着圆圈走，并要其他人猜测那人的"它"是什么。他在得知了其他人猜测的结果后，然后他就猜是谁说的。参见《片断》，《文集》卷7，页52；《致死的痼疾》，《文集》卷19，页5；《致奥尔拉·莱曼先生》，《早期论文集》，《文集》卷1。［编者注2］：参见《摘自一位仍然活着的人的论文》，《文集》卷1。

② 参见《日记与论文》卷5，页5104（《论文》卷1 - A79）。

使真正的认识开始于无知（苏格拉底[1]），[2] 正如上帝凭空创造了世界一样。可是，在道德的大海里，对那些依然没有遇到美德信风的人们来说，尤其要呆在家里。在这方面，它以一种可怕的方式把人们弄得团团转，一会儿让他高兴并满足于自己决心沿着正确道路前行，接着又把他推入绝望的深渊。它经常哄骗人们怀着【365】“事情毕竟不可能是另外的样子”这种念头入睡，只为了突然唤醒他接受严格的质问。它似乎经常让忘却的面纱覆盖着过去，只为了使每一件琐事再次暴露在强烈的光线之下。当他沿着正确的道路奋斗时，当他为战胜了诱惑的力量而欣喜时，几乎就在同时，紧接着完美的胜利之后，出现了一种明显毫无意义的外部情况，[3] 就像西西弗斯一样，把他从悬崖高处往下推。当人们经常全神贯注于某事时，一个微小的却能毁坏一切的外部情况出现了。（正如在这种情景中的某个人一样，他厌倦了生活，准备跳进泰晤士河，在这个关键时刻，蚊子的叮咬却阻止了他。）人们经常自我感觉非常好[4]的时候，却病得最严重，如患肺结核病的情况。他徒劳地试图抵抗，但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对他来说毫无帮助的是他多次经历了相同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所要求的做法却不能用在这里。正如没有任何人在学了很久游泳之后而能在暴风雨中一直漂浮着，但只有那些有强烈信念和有经验的人们才相信自己实际上比水更轻，因而，缺乏这种内在平衡点的人无法在生活的暴风雨中一直漂浮着。——只有当一个人照这样理解了他自

---

① 基尔克果首次提到苏格拉底。他的论文《佯谬的概念》不断提到苏格拉底，该论文发表于 1841 年。

② 还有一个谚语说：“人们从孩子和疯子那里听到了真理。”在这里，这肯定不是一个根据前提和结论才拥有真理的问题，但孩子或疯子的话不是经常震动那些其洞察力一无所成的人们吗？——原注

③ 例如，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 3，页 25；《重复》，《文集》卷 6，页 173；《焦虑》，《文集》卷 8，页 99。

④ 参见《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105（《论文》卷 1 - A80）

己时，他才可能保持独立的存在，并由此避免屈从于他自己的“我”。我们多么经常地看到（在一个时期里，我们赞美那位希腊的历史学家，因为他懂得如何盗用一种人们不熟悉的风格，就像原作者的风格一样使人受骗，但却没有指责他，因为最初的赞美总是要给一个具有自己风格的作者——那就是说，一种具有他自己个性特征的表达和表现方式）——我们多么经常地看到有些人要么由于心理和精神懒散而靠别人桌子上掉下来的面包屑为生，要么就由于更为自私的原因而力图借他人来确证自己，直到自己最终相信了那一切，正如撒谎者靠的是经常重复自己的谎言。虽然我离这种内在的自我理解还很远，对其意义怀着深厚的敬意，但我力图保留自己的个性——为那无名的【366】上帝做礼拜。我怀着一种过早的焦虑，努力避免密切接触那些对我具有太强吸引力的非凡人物。我力图从他们那里多盗用一些东西，研究他们独具的特征以及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与此同时，也防范像飞蛾那样离火焰太近。在与一般人的联系中，我很少赢得什么，也很少失去什么，部分是由于他们所做的——所谓的实际生活[①]——并不使我太感兴趣，部分是因为他们对人身上精神的和更深层的倾向的冷漠无情使我更加疏远他们。很少有例外的是，我的同伴对我完全没有任何特殊的影响。一种没有达到明晰的生活必定会展现出一种参差不齐的侧面。面对某些事实［facta］及其明显的不和谐，他们就在那里完全停止了，因为他们为了在一种更高的和谐之中寻求一种解决办法或认识到它的必要性，就对我没有足够的兴趣。他们对我的看法总是片面的，而我则摇摆于过分重视或过分轻视他们所说的话之间。现在，我已经摆脱了他们的影响，

---

① 这种在整个时代里非常盛行的生活方式，在大事件中也很明显。评论者们面对过去时代创造的作品必须保持沉默，现在，他们在泰晤士河下面建造了一条隧道（既有用也有利）。是的，在小孩子正要赞美一株植物或一种动物的美之前，它就问道：它的用途是什么？——原注

摆脱了由那影响产生的我生活之指南可能的变化。因此，我又站在了必须以另一种方式从头开始的那个起点上。现在，我要冷静地努力审视自己，开始发动内心的行动。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像一个小孩在第一次采取有意识的行动时把自己称为“我”那样，能够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把自己称为“我”。

但是，这需要耐力，刚播下的种不可能马上就有收获。我将记住那位哲学家的方法，他让自己的追随者们一直沉默了三年，①然后我敢说结果就将出现。正如人们不在日出而在日落时开始宴饮一样，因而在精神世界里，在阳光真正照耀着我们并放射出全部光芒之前，人们首先必须劳作，直到那个时刻。因为虽然【367】确实如人们所说，上帝让自己的阳光照耀着好人与恶人，让雨水降落到正义者与非正义者身上，② 但在精神世界里却不是这样。因而，就让事情定下了吧——我要跨过鲁比孔河！毫无疑问，这条路把我带上了“战场”，但我不会放弃。我不会痛惜过去——为什么要痛惜？我要精神饱满地劳作，不在悔恨中荒废时间，就像陷入沼泽中的人先算计自己下沉得有多快，而没有注意到在他花去的那段时间里他仍然在往深处下沉。我要赶快沿着自

---

① 指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6世纪）。参见拉尔修《哲人传》，前揭，卷2，页329：

> 于是，他把人的一生分为四个部分：“二十年是儿童，二十年是青年，二十年是年轻人，二十年是老年；这四个时期对应于四季，儿童对应春天，青年对应夏天，年轻人对应秋天，老年对应冬天”，这意味着青年还没有长成人，年轻人是成熟期的人。根据提麦奥斯（Timaeus）的看法，他第一个说“朋友具有一切共同之处”和“友谊就是平等”。的确，他的门徒确实把他们所有的财产都汇集成共同的财富。他们整整5年都必须保持沉默，只听他说话而不看他，直到他们通过了考试，此后他们才获准进入他的家，被允许见他。

② 参见《新约·马太福音》5：45。

己发现的那条路前行，向我遇到的每个人大声喊道：不要像洛特的妻子那样往回看，而要记住，我们在努力向山上攀登。

——《日记与论文》卷5，页5100（《论文》卷1－A75），
1835年8月1日

摘自《论文》卷1－A75页边注：

这解释了一种并非不常见的现象，与观念有关的某种贪婪。正因为生活是不健全的，而认识又太重要，所以，不能认为观念是生活之树的自然花朵，并不依附于什么，也不能认为只有它们才具有那种意义——但是，它们却被看成是照明的孤单的闪光，可以说，就像生活因为大众、因为这些外在的观念而变得更加丰富（如果我可以用这个说法［sit venia verbo］的话——多用格言）。他们忘却了，观念所发生的事情，同样也对托尔的榔头发生过——它返回到了从那里被扔出去的那个点之上，尽管是以一种修改过的形式。

——《日记与论文》卷5，页5100（《论文》卷1－A76），
无日期

摘自《论文》》卷1－A76附注：

一种相似的现象是对认识的错误看法，其结果与客观结果有关，忘却了真正的哲学家是要最大程度地接近客观。我只需要提及费希特。[①] 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智慧，它并不被认为是密涅瓦，必须出自作家的全部个性和环境，因此，是在某种抒情的意义之上，但如同可以采摘并留着自己用的花朵。（勿忘我在这个领域里有其地位，【368】隐蔽而谦卑，但在公园里看上去却很单调。）

——《日记与论文》卷5，页5102（《论文》卷1－A77），
无日期

---

① 费希特（1762－1814），德国哲学家。基尔克果有《费希特全集》卷1－11（Berlin，Bonn：1834－1836），以及《人的使命》（Berlin：1838）。

摘自《论文》卷1－A77附注：

而这也说明了通常伴随着某种类型的妙语的脸红，使人想到它是自然产生的，新生的。

——《日记与论文》卷5，页5103（《论文》卷1－A78），1836年9月20日

摘自《论文》卷1－A75附注：

在一个阿拉伯故事《驼背莫拉德》里（载《时报》"连环画杂志"1835年第40期）也发现了一种奇怪的嘲讽。一个人拥有了一只戒指，它可以提供他所希望的一切东西，却总要附带一个"但是"——例如，当他希望获得安全时，却发现自己处在监狱里等等。（在 *Riises Bibliothek for Ungdommen* 卷2里可以找到这个故事，1836年，页453。）我也在某个地方听说过或读到过一个人的故事，他站在剧院外面，听见一个女高音那么优美迷人，以至立刻爱上了那声音。他匆匆进了剧院，碰到一个肥胖的男人，在问他是谁唱得那么优美时，他回答说："那就是我"——他是一个被阉割了的人。

——《日记与论文》卷5，页5104（《论文》卷1－A79），无日期

摘自《论文》卷1－A75附注：

Es ist, wie mit den anmuthigen Morgentraümen, aus deren einschläferndem Wirbel man nur mit Gewalt sich herausziehen kann, wenn man nicht in immer drückender Müdigkeit gerathen, und so in krankhafter Erschöpfung nachher den ganzen Tag hinschleppen will［它像带着清晨令人愉快的梦幻，来自人们只有凭强力才能使自己解脱出来的那昏昏欲睡的混乱之中，人们似乎不希望徘徊于不断增长的沉重的疲乏之中，接着在病态的精疲力竭中熬过那一天］。

诺瓦利斯（Novalis）《作品集》，柏林：1826，卷1，页107。[1]

——《日记与论文》卷5，页5105（《论文》卷1－A80），1835年，无日期

【369】摘自草稿：

（1）你想起了，那时你马上就嘲笑了一个评论，肯定是早有意图决不是无法觉察的雄辩的评论，那是一个牧师在真正需要帮助把恳求的双手伸向苍天时所说的。然后云彩分开了，不仅可以看见支配着我们命运的上帝的手指，而且他的手也伸出来抓住那只恳求的手。[2] 你也评论说，你从来就没有注意到云彩里像那样的一只手，只有一次例外。你在那里心满意足地独自骑马，不希望有任何帮助，然后注意到在云彩里有一个暗影，看上去正像一只手，实际上却是水柱［Vandhose］。它以极为危险的方式从云里伸出来，将你从马上卷起来，你发现那种对待方式既不温柔也不像是对待有理性的生命。你接着说，由于那个原因，你发现对你来说绝对正确的是，成为这样一个伟大的蔑视自然的人，因为正是对于所有支配和统治人类的空洞幻想，才被合法地以为支配着自然，因为它认为有理性的生物根本就不是什么，它在很多情况下都证实了这一点。

（2）正像一切恶魔似的人一样，你经常以一种独特的、不自由的方式表露出自己内心最深处的状况。例如，你曾说到过你自己，说你像一支马队一样，骑了很久的马来到了这个国家。那个马夫家里没有其他人，他也不想让你见到他们，因为

---

① 诺瓦利斯（Friedrich v. Hardenberg），《诺瓦利斯作品集》（*Heinrich von Ofterdingen Novalis Schriften*，Ⅰ－Ⅱ，ed. Ludvig Tieck and Friedrich v. Schlegel，Berlin：1826）；*Henry von Ofterdingen*，*tr.* Palmer Hilty，New York：1964，页110。

②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3，页27。

他们都很坏。例如，他们不会安静地站着，但他们被证明了是最好的骑手。你声称在一生中从来没有骑得那么快，你接着说，是否有马队安静地站着或无法跑起来，那确实不重要。像通常一样，你的评论引起了笑声。然而，它不仅没有引起在场人的注意，甚至也没有引起你自己的思考，尽管你很少出现这种情况。据说人的行走是一种不断的下降。[①] 人跑动起来的情形更是如此，他不断以新的下降来防止下降。你也是这样，你缺乏坚定的【370】立场，因此，你不可能站着，但你肯定可以跑。

(3) 如果有个年轻女孩在恋爱中很不幸，你可以同她交谈，以童话形式告诉她自己生活的要义。

(4) 爱情不只是使人盲目，它也能使人看见，我经常都很诧异的是，《费加罗的婚礼》中苏珊娜与费加罗在第四幕里很快就彼此认识了，[②] 这不仅在诗学上是真实的，而且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在诗学上也是真正的秘密，然而伯爵却依然被蒙在鼓里。因此，天真纯洁的爱情始终都是看得见的。

(5) 做一个完整的人确实还是最崇高的。[③] 你也有那种看法，哪怕你有时也可能无耻到了嘲笑它的地步，正如你曾经坚持认为的那样，做一个完整的人也包括要有伤感。

(6) 你具有自己夸张的理想，你在生活中的举止那么古怪，你完全缺乏一种尺度，像个守塔人离开了高高的观察哨位，如陌生人一样在街头漫游！

(7) 想要继续进行实验不可能有任何结果。[④] 你知道鲁贝萨尔（Rübezahl）怎样被那个年轻女孩儿愚弄了，她竟派他去数那

---

① 参见《片断》，《文集》卷 7，页 37。

② 参见《费加罗的婚礼》，前揭，页 445 - 458。

③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 3，页 28。

④ 参见本书第 664 页（页【14】）。

大挂表。① 你知道，他决不会数完——但他就是你的写照，在某种意义上像他一样非常聪明，在另一种意义上却极其愚钝。——你受到了生活的愚弄。

（8）有一种虔诚，它显得对上帝非常忠实，然而却是一种绝望。例如，有人在为祈祷的现实②进行辩护时指出：人们没有必要为祈祷的直接实现而祈祷，只要它没有实现，就要祈祷上帝赋予人以力量去承受它。这可能会隐瞒一种傲慢和对上帝的不信任。可以说，人们把上帝分成了两个；可以说，一个要使我们有罪，而另一个却要帮助我们忍受它。为什么不直接向上帝祈祷以实现我们的欲望？如果没有实现，那么就总有足够的时间去为承受失败的力量而祈祷。

（9）一般来说，这被认为是生存的真正活的智慧，【371】就像一个人要死一样。我认识一个非常不幸的人，原因恰恰在于他一直相信他会死——这使他丧失了活下去的一切耐心。

（10）很好的是，你不可能使自己满足于这样的生活，你对快乐的贪婪渴望也没有得到它的满足——但更加令人满足的是在快乐时刻出现的那种满足，是你在体验快乐的同时所体验到的那种满足？

（11）你谈到了那么多荒谬可笑的对有限范畴的看法，你不愿意用它们去看每一个人，你发现几乎无法容忍的是，人们居然能忍受它。但是，你用来看待快乐消失的观点会更好吗？当你看见一个年轻女孩儿时，你马上就变得非常焦虑，因为在你看来，那似乎就像她的幸福时刻再也不会到来了。

——《论文》卷 3 - B181：1 - 11，1841 - 1842 年，无日期

① Johan August Musäus, "*Legenden von Rübezahl*", *Volksmärchen der Deutschen*, Ⅰ - Ⅴ, Vienna: 1815)，卷 2，页 26；*Musaeus' Folkeaeventyr*, Ⅰ - Ⅲ, tr. Frederik Schaldemose, Copenhagen: 1840)，卷 2，页 24 - 25。

② 关于“现实”一词，参见本书第 663 页和注释①。（页【12】注⑬）

摘自《或此或彼》(下部)抄本前衬页;在页3的分隔页上重复:

在问到他为什么不希望做父亲时,**泰勒斯**(Thales)应该回答说:出于对孩子的爱。在他母亲强迫他结婚时,他说道:据宙斯说,还没有到结婚的时候。在他到了结婚年纪时,她又不停地这么做,他说道:现在再也不是结婚的时候了。

参见拉尔修,卷1,第26段。

克莱奥布罗斯(Kleobulos)说出了格言:当女儿们在年龄上是少女在理解力上是妇女时,她们应当出嫁。

参见拉尔修,卷1,第91段。①

——《日记与论文》卷3,页2592(《论文》卷4-A237),
1843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页边顶端注;参见6:5-13:

《或此或彼》

在序言里,人们当然可能回想起,我曾在B给A的【372】其他文件里发现了这一段[《婚姻的审美效力》]。也许从中摘取了与A可能的处境有关的所有结论——关于订婚、结婚等等。然而,在这里,人们又回想起了A的生活的特征,即人们不知道那是体验,还是情绪。歌德曾经如实地却满怀深意地把自己的生平叫做 *Dichtung und Wahrheit* [《诗与真》],因为,如果人们真的体验过某种东西的话,那么他就不可能完全避免重复。

——《论文》卷3-B182,1841-1842年,无日期

① 拉尔修《哲人传》,前揭,卷1,页95。

摘自草稿；参见3：

从美学上拯救婚姻的努力

——《论文》卷3-B41：1，1841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7：9：

……正如你曾经非常聪明地注意到的，当社会这个理念真正上升时，交流就变得那么紧张，以至在富有经验的人眼里，人类将变成一个汪洋大海。在那里不可能区分那些成群的纤毛虫，他们从前的存在都是独立的。

——《日记与论文》卷4，页4101（《论文》卷3-B41：2），1841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7：17：

……像《费加罗》中的那个小侍从，却是一个成年人。

——《论文》卷3-B41：3，1841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13：7：

……在这时与布劳泽（Brause）[1] 一起说：我不是那种十个银币的命。[2]

——《论文》卷3-B41：4，1841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22：31：

……如黎塞留（Richelieu）公爵所说，[3] ……

——《论文》卷3-B41：5，1841年，无日期

---

① 参见 Christoph Friedrich Bretzner，*Sovedrikken*，奥伦施莱格尔改编（Copenhagen：1808），页19。

② 一个丹麦银币的价值约为1973年时的5美元。

③ 普里（Prie）侯爵夫人语，见大仲马，*Gabrielle de Belle-Isle*，tr. Theodor Overskou，卷1，页1；*Det Kongelige Theaters Repertoire*（1841），第132期，页2。

【373】摘自草稿;参见 34:13:

……或者说,用基尔克果家的家长喜欢的话来说,婚姻就是一种克拉尼图形。

——《论文》卷 3 – B41:6,1841 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页边注;参见 38:2 – 8:

你很有可能知道巫师维吉尔①的故事,他曾想使自己返老还童;要记住这个故事。(注意:为了使读者感到神秘,这个故事一定不能进一步展开。总之,在这方面不必再做什么了。)

——《论文》卷 3 – B41:7,1841 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 45:10:

……对有关的领导人来说,那可能差不多变得很危险……

页边注:*halb Kinderspiel*, *halb Gott im Herzen* [半是孩子的游戏,半是心中的上帝]。②

——《论文》卷 3 – B41:8,1841 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页边注;参见 49:6 – 13:

参见罗森克兰茨,页 308 – 309。③

——《论文》卷 3 – B41:9,1841 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 59:1:

……那是一种更深沉的音调;那是一种低音,插入了更轻柔

---

①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 3,页 27。

② 歌德《浮士德》,卷 1,前揭,页 146。

③ Karl Rosenkrantz, 《对黑格尔学说之解释的批判》 (*Kritische Erläuterungen des Hegel'schen Systems*, Königsberg: 1840)。引用的几页是第四章 *Gunther's und Pabst's Katholische Polemik gegen Hegel* (1831) 里对婚姻的讨论。

的……

——《论文》卷3-B41：10，1841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67：28：

……与烧红的煤块一起来，但请注意，在他的暖锅里是木炭，……

——《论文》卷3-B41：12，1841年，无日期

【374】摘自《或此或彼》（下部）抄本；参见68：35-69：4：

有下划线的部分：或者一个人结婚——“为了有孩子”

页边下端注：芝诺说：聪明人要结婚，使生孩子成为婚姻的目的。参见滕尼曼Ges. d. Ph.，卷4，页145。①

——《论文》卷4-A240，1843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71：9：

……我收到了奥卢夫森的信，他正好处于我们之间，似乎不那么熟悉《新约全书》，因为他必须立刻去查阅重要词语的索引，那些最重要的段落……

——《论文》卷3-B41：13，1841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71：10：

……我相信，这一段是在《以弗所书》或《提摩太前书》里。

——《论文》卷3-B41：14，1841年，无日期

---

① Wilhelm Gottlieb Tennemann，《哲学史》（*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Ⅰ-ⅩⅠ，Leipzig：1798—1819）。

摘自草稿页边注；参见 79：29：

如果我要用一种恰当的表达法来表达你给我留下的喜剧性印象的话，那么我会说你就像一只蜘蛛，具有细长优美的腿，敏锐的眼睛，这就是你匆匆度过一生的方式。——从另一个方面，我会说你像个非人间的人，像个小精灵——英俊却空虚，有诱惑力却腐败。

——《论文》卷 3 – B41：16，1841 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 86：20：

想象一位国王，他统治着一个幸福的国家，居住在那里似乎真的很和平而幸运。想象他在某个孤独的时刻对自己说：我拥有自己臣民的忠诚，他们称赞并祝福我的统治，然而却不称赞我已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情。【375】因而，如果——为了做某事——他没有借助某种毁灭臣民的东西，而是冷静地告诉自己：我负有责任，我的王冠戴在头上并不重，然而责任确实有赖于我——如果他这么说并这么感觉的话，那么这将证明他有权享有感恩的臣民给予他的所有认可。

——《日记与论文》卷 4，页 4102（《论文》卷 3 – B41：18），1841 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 92：4：

但是，正如这在其中有某种令人振奋的东西一样，因而在想到罪恶应当成为其基础时却有某种令人压抑的东西。对此我必须回答说：在婚礼仪式上，教会宣布原罪仅仅是人类的普遍命运。因此，它实际上只是为了反思矛盾表明了自身，但初恋却没有反思，结果我无法反思这一点。

——《论文》卷 3 – B41：19，1841 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92：37－93：2：

这在《圣经》中很明显，因此，更为重要得多的是强调后者。但是，也存在着把女人表现为恰好通过其消极维持的性格来组成家庭。① 男人将抛弃父亲和母亲（这是他的第一个家），固守着自己的妻子（这是她组成的第二个家）。这也在“妻子”［Hustru］这个词里得到了美妙的表达，即在家里的忠实。一个栖居着忠实的家，或者说，爱情在其中找到了自己家的一种忠实。这样一种表达法，那么单纯朴实，却又那么充满了祝福，浪漫的爱情则没有这些。

——《日记与论文》卷2，页1157（《论文》卷3－B41：20），1841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93：18：

基督教并不想消灭肉体；它不想禁止肉欲，或由此而来的极端放荡；它需要的是谦卑，这与爱情可以很好地共存。

——《论文》卷3－B41：21，1841年，无日期

【376】摘自草稿；参见95：15：

后者大概就是那些哲学的领导者们真正想要称赞的，我记得你曾经给我读过一段黑格尔②的文章，在我看来，那段文章清楚地表

---

① 参见《为了自我检验》，《文集》卷21。

②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前揭，页135－136：

自然意识将证明自身仅仅在大体上属于认识，或者说不是真正的认识。然而，由于它立刻把自身当成是真正的认识，这条道路对它来说就具有否定意义。对它来说，对认识概念的意识意味着自身的毁灭和颠覆。因为在这条道路上，它丧失了自身的真理性。所以，可以认为那条路是怀疑之路，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一条绝望的路。因为在这里出现的，并不一般地被怀疑所理解了的东西，接近

明他所介绍的只是对系统真理的科学反思，其中包含了知性的反思。

——《论文》卷3－B41：22，1841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95：19：

……或是说，引起怀疑（因为天才本身也有某种怀疑，即怀疑它自身所具有的授权。实际情况并不是那样，作为一种规则，怀疑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和自私的，用相当一般的话来说，就是反抗上帝）……

——《论文》卷3－B41：23，1841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101：13：

……在"整个世界"面前，这种表达法不可能妨碍即使最爱争辩的天性，因为它要维护一种公开性，但又那么不受限制，以至觉察不到它那令人惊恐的边界，大胆地、抒情般过度地维护它，似乎要使那天性本身成为这个节日的见证人。

——《论文》卷3－B41：24，1841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页边注；参见104：3：

当上帝把夏娃给亚当做他的伴侣时，这决没有使婚姻具备广泛的群体性，因为夏娃并没有带来一大群女朋友。

——《日记与论文》卷2，页2589（《论文》卷3－B41：25），1841年，无日期

（接上页）于同这样或那样的假想真理相反，其结果又在适当的怀疑过程中消失了，返回到了先前的真理，因而问题最终与从前一样。相反，通过那条道路有意识地洞察到了现象性认识的非真理性，因为最真实的现象性认识毕竟不过是没有意识到的概念。也由于这个原因，这种彻底的怀疑论并非执着地追求真理和科学幻想，以它们来武装自己以便对付它们——注意，在科学中，"决心"不是根据自身的惟一权威使自己对他人的思想发言，而是为自身而审视一切，只遵循自己的信念，或者说，自己创造出一切，只相信它自身的行为是真实的。

摘自随笔；参见 104：36－105：13：

“但是，婚姻不可能毫无信心。”

——《日记与论文》卷 2，页 2588（《论文》卷 3－B39），1841 年，无日期

【377】摘自草稿；参见 117：29－30：

但是，实情决不是这样，这样一个人很容易被引诱，即使不是被引诱结婚，也会通过他的接触引诱异性。他也很容易给人留下印象。如果有人问我谁是更为危险的勾引家，是唐璜还是浮士德，那么我会回答说是浮士德。在浮士德身上，一个世界被毁灭了，但由于这个原因，他已经掌握了最具有诱惑性的语气，那种双重语气立刻就在两个世界中颤动起来，与之相比，唐璜最有害的温柔甜蜜都不过是孩子似的唠叨。［页边注］如果有人问我哪个受害者更加悲痛，是被唐璜勾引的女孩儿还是被浮士德勾引的女孩儿，［我将回答说］无法比较——被浮士德勾引的那个女孩儿完全丧失了自我。因此，非常意味深长的是，传奇在唐璜的名单上记下了 1003 个女孩儿；浮士德只有一个，但她也在一种完全不同的程度上被制服了。被唐璜勾引的女孩儿拥有自己眼前的精神世界；被浮士德勾引的女孩儿却受到了毒害。

［页边注］：在浮士德身上，一个世界被毁灭了，但撒在这片废墟上变幻无常的光线却令人惊恐，也很诱惑人。

——《论文》卷 3－B41：26，1841 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参见 118：16：

……噼啪作响，于是，一切都要结束，如果想要完美，就可以送给妻子一本书，其中收集了大量有关婚姻的格言警句。我知道你具有一种以人们的愚昧为乐的天赋，现在我将给你一个这么做的机会，它也许可以证实那句老话的正确性：有哪个德国人不为金钱干活儿？我偶然遇到了一本书。其书名叫做：*Orakel der*

liebe, *Ehe und Freundschaft*, *eine alphabetisch geordnete Samlung gehaltreicher Gedanken über das Wesen*, *die Erfordernisse und den Zweck der Liebe*, *Ehe und Freundschaft*。马格德堡(Magdeburg):1841年，科赫(Gustav Friedrich Koch)著。

【378】其序言写道:“写这本小书的根本目的是要提供一些解释性的评论、规则，以及反思自然、需求、恋爱的目的、婚姻和友情的思路，初步为情人们、配偶们和朋友们提供指南，指导他们在相互交往和与第三者交往中进行社交和生存。为了使整个计划更加容易实施——迅速获得一种合适的思想、警句、诗选或类似的东西供这样那样的人们运用——也部分为了弥补一直缺乏一部有关恋爱的词典。迄今为止这事那么使人感到痛心，所以我给各个特定的段落加上了明确的标题，按照字母顺序来排列它们。”这样，为了未来，我们必须为一种新的爱情做好准备，那是一部百科全书，人们能够凭借字母顺序来确定它所达到的层次和强度。

——《论文》卷3-B41:27，1841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页边注；参见137:

……因此，它又回到了史诗，虽然有史诗的眼界，却没有戏剧抒情性的渴望，但也不是直接的外在性，只是在某一刻是外在的，因此，它是一种更高的史诗。在这方面，每个人都成了自己的抒情诗人，都可以等待着永恒所赋予的解释和理想化。不能以一种幻想的方式来理解这一点，【379】如实际上那样，我怀着一种宗教幻想回想起，我曾经认为末日审判将持续几千年，为的是有时间来恰当地注意一切。

——《论文》卷3-B41:28，1841年，无日期

摘自读书笔记；参见153：20-31：

Erzählungen und Märchen, *herausgegeben v.*, Friedrich Heinrich v. der Hagen，第一版，Prenzlau：1825年。

“本文集卷2（普伦茨劳：1826年），页325以下有一则塞尔维亚故事，名为 *Bärensohn* ”……这个故事与在北方流传的有关托尔及其冒险经历的故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现在他到了一个农夫那里，想再参加一次吃饭比赛，但那农夫提出，在开始吃东西之前，他应当先划十字并说：“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在他划完十字后，他在把自己面前的食物吃掉一半之前就觉得吃多了……

整个故事充满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天真的和幼稚的调子，[页边注] 其特点是大量矛盾确定了诗中出现的各种人物的真实面目。在其他方面，如已经提到的那样，与斯堪的纳维亚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许可以在合适的时候把它保存下来。

[页边注]：参见哈梅里希（Hammerich）在页93有关拉格纳罗克（Ragnarok）的注释。

——《日记与论文》卷5，页5127（《论文》卷1-C82），1836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下面最后一行；参见154：20：

你诚挚的

B

——《论文》卷3-B41：29，1841年，无日期

摘自《或此或彼》（下部）抄本；参见155：3：

希俄斯的阿里斯顿（Ariston of Chios）说：人们不应当使自己受到各种外在环境的打扰：【380】聪明人应该成为优秀演员，能够

扮演阿伽门农（Agamemnon），也能伴演特耳西特斯（Thersites），①都会扮演得很好②（参见滕尼曼《哲学史》卷4，页218，注释23）。

——《论文》卷4－A245，1845年，无日期

摘自《或此或彼》（下部）抄本；参见155：3：

正如人们早已发觉的，“自我选择”并不是什么幸福论。值得注意的是，就连克里西波斯（Chrysippus）也力图把幸福论提升为最高目标，以表明要保存一切事物中的基本动力，并使它们保持原状，快乐和幸福因此就会接踵而来。③

---

① 在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和荷马的《伊利亚特》中，阿伽门农是迈锡尼国王，特洛伊战争中希腊人的首领。在荷马的《伊利亚特》里，特耳西特斯是一个丑陋、庸俗下流的希腊人。

② 参见拉尔修《哲人传》，前揭，卷2，页263－265：

> 希俄斯的光头阿里斯顿也被叫作塞壬（Siren），他宣称行动的目的就是要过一种完全不顾一切的生活，无论那是美德还是恶行；认为无论什么中立事物都毫无差别，要对它们一视同仁。他把聪明人比做一个好演员，如果要求他扮演特耳西特斯还是扮演阿伽门农，都能恰如其分地模仿他们。

③ 参见拉尔修《哲人传》，前揭，卷2，页193－195：

> 斯多葛学派认为，动物的首要冲动就是自我保存，因为自然一开始就使它喜爱它本身，正如克里西波斯在他的第一部著作《论目的》中宣称的：“每一种动物最可贵的事情就是它自身的构成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它的意识”。因为自然不大可能使生物与它自身疏离，或者说，她应当使生物成为本身的样子，而不应使其疏离或影响它自身的存在。因此，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说，自然在创造动物时就已经使它与自身密不可分。因而，它排斥一切有伤害的东西，自由地接近一切有用的和同类的东西。
>
> 有人断言，快乐是各种动物的首要冲动针对的目标，斯多葛派已经表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就快乐而言，如果真的感到了快乐，

参见滕尼曼《哲学史》卷4，页318－319
——《日记与论文》卷5，页5636（《论文》卷4－A246），
1843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166：28：

《或此或彼》

so reit'hin in alle Ferne Über meiner Mütze nur die Sterne ①

片段

“正如我一再对你说过的那样，因而我也给你写信——或此或

（接上页）他们认为只是一种副产品，在自然本身寻找到适合于动物生存或构成的手段时，才会出现快乐；它是一种结果，可以与动物兴旺的条件和盛开的花朵相媲美。

也可参见西塞罗，*De finibus bonorum et malorum*《论至善和极恶》，前揭，页233－235：

他［加图］开始说：“正是我所接受了其体系的那些人的观点认为，生物刚一诞生（因为这是开始的恰当起点）就立刻感到了对自身的依附，以及一种自我保存的冲动，感到关爱自身的构成和那些有可能保存那构成的东西。虽然在另一方面，它怀着对毁灭的憎恶，怀着对有可能毁灭的那些东西的憎恶。为了证明这种观点，他们极力主张：婴儿在感受到快乐或痛苦之前，就渴望有益于自己健康的事物，排斥相反的东西；真相并不是这样，除非他们感到了对自身构成的关爱和惧怕毁灭。但不可能的是，它们完全感觉到了欲望，除非它们具有自我意识，并因此感到了对自身的关爱。这就导致了这个结论：正是对自我的热爱，才提供了行动的原始冲动。相反，按照大多数斯多葛学派学者的看法，不能认为在自然冲动的原始对象中有快乐；我非常赞同他们的观点，因为如果我们坚持认为自然在欲望最早的对象之中安排了快乐的话，那么恐怕就会随之产生很多不道德的后果。”

① 歌德《自由思想》，前揭，卷5，页7。

彼——而一个 aut［或者］不够，因为一种观点无法使自身与另一种观点等同，但它是排斥性的 aut/aut［或此或彼］。因此，无论你现在对我发怒，像与那么多人断交一样和我断交，还是你以一种友好的方式接受它，我都将继续下去：或此或彼——"

——《论文》卷 3 - B31，1841 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参见 167：25 - 27：

因此，即使一个人选择了错误（由此我的确要求你记住，这并不是一个善与恶之间对比的问题，因为在这种选择之中，现实多数时候都最有可能选择正确）……

——《论文》卷 3 - B42：1，1841 年，无日期

【381】摘自草稿；参见 171：23 - 24：

……调和基督教与哲学……

——《论文》卷 3 - B42：2，1841 年，无日期

参见 185：30：

在某种意义上被称为"怨恨"的东西，神秘主义所称的"枯燥无味的时刻"，在中世纪理解为 *acedia*（αχήδια，枯燥无味）。格里高里（Gregory）的 Moralia in Job 卷 13 页 435 有：Virum solitarium ubique comitatur acedia……est animi remisso，mentis enervatio，neglectus religiosae exercitationis，odium professionis，laudatrix rerum secularium［枯燥无味在任何地方都包围着孤独寂寞的人……有一种精神的低落，一种心灵的衰弱，对宗教活动的排拒，憎恨信教，称赞世俗的事物］。

格里高里应当强调的 virum solitarium 指向了体验，因为孤独者在达到其最高峰（幽默）时那就成了一种疾病，那种疾病被最精确地描述为 odium professionis，并得到了正确的强调，如果我们在自我表现的有点一般的意义上（而不是在教会忏悔罪过的意

义上，由此我们就不得不把那些中立的教会成员算作是 solitarius）来考虑这种症状，如果要求例证的话，体验将不会舍弃我们不顾。

1839 年 7 月 20 日

在考虑 septem vitia principalia［七种死罪］中的 tristitia［懒惰，沮丧，乖僻］时，古代的道德家们就表现出了对人类本性的深刻洞察。因此，Isidorus Hisp。参见维特（Wette），沙尔林（Scharling）译，页 139，注释 9，顶部；参见同一注释中的格雷戈尔（Gregor）和忏悔者马克西穆斯（Maximus）。①

——《日记与论文》卷 1，页 739（《论文》卷 2 - A484），1839 年 7 月 20 日

《论文》卷 2 - A484 页边注：

这就是我父亲所称的："一种静静的绝望"。②

——《日记与论文》卷 1，页 740（《论文》卷 2 - A485），1839 年，无日期

【382】参见 99：26；187：35 - 36：

卡利古拉想把所有的头颅都放在一个脖子上的想法不是别的什么，而是有预谋的、怯懦的自杀。那是自杀的对应物。两者都同样是令人绝望的世界观。

——《日记与论文》卷 1，页 738（《论文》卷 2 - A409），1839 年 5 月 4 日

---

① W. M. L. de Wette, *Laerebog i den christelige Saedelaere*, tr. C. E. Scharling, Copenhagen: 1835。

② 参见《诸阶段》，《文集》卷 11；《日记与论文》卷 1，页 745（《论文》卷 5 - A33）。

摘自《或此或彼》(下部)抄本；参见 200：18 - 20：

[有下划线部分]：我相信，这世界上确实有意义，只要我"能发现它"。

[页边注]：卡涅阿德斯（Carneades）表达过自己的怀疑，说存在着某种真实的东西，但却无法知道。

参见滕尼曼《哲学史》卷 4，页 342

——《论文》卷 4 - A249，1843 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页边注；参见 207：19 - 22：

必须用在整部著作的引言里，因为在这方面已婚男人让自己冲昏了头脑，因为根据这种计算法，没有任何人完全迷失了。

——《论文》卷 3 - B42：3，1841 年，无日期

参见 265：8 - 19：

要点依然是，不应当因外部而转移。为了颠覆认为道德有一种绝对性的观点，在求助于各种习俗、用法、野蛮人杀死自己父母这类令人震撼的例子时，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外部之上。那就是说，如果能够证明野蛮人坚持认为应当仇恨自己的父母，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但这并不是他们的想法，他们认为应该爱父母，错误的只是表达爱的方式。然而，确实很清楚的是，野蛮人并不想伤害自己的父母，而是要对他们好。

——《日记与论文》卷 1，页 889（《论文》卷 3 - A202），1842 年，无日期

【383】摘自《或此或彼》(下部)抄本；参见 270：20 - 23：

[有下划线部分]：我的意图并不是要把你引进对"责任的多重性"的思考。

[底部页边注]：希俄斯的阿里斯顿也认为，不应当传授有关

责任的任何特定教义（参见滕尼曼《哲学史》卷4，页212①）。

——《论文》卷4-A252，1843年，无日期

摘自《或此或彼》（下部）抄本前衬页；参见271：33-38：

自怜的怀疑与同情的怀疑是同一的。

——《日记与论文》卷5，页5635（《论文》卷4-A236），1843年，无日期

参见287：10-20：

……如果把苦难的苦酒递给我的话，只要有可能，我将要求把它拿走，如果不可能，我将心甘情愿地把它喝下去，我的目光不会盯住那杯苦酒，而会盯住把酒递给我的那个人，我不会用眼睛去看那杯底是否可以很快喝干，而会看着把酒递给我的那个人，当我深信不疑地举起酒杯时，我不会像自己偏爱的那样对别的任

---

① 滕尼曼提到了塞内加的《书信集》第94封信《论忠告的价值》（*On the Value of Advice*），Seneca ad Lucilium epistulae morales，Ⅰ-Ⅲ，tr. Richard M. Gummere，Loeb，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17-1925，卷3，页11-13：

> 哲学的一个分支为个案提供了恰当的教训，不能普遍把它们用于人类——例如，它劝告说丈夫应当如何对待妻子，父亲应当如何抚养孩子，主人应当如何统治奴隶——我认为，有些人把哲学的这个分支当成了惟一有意义的部分，而排斥了其他哲学分支，理由是它们背离了实际需要的范围——似乎任何人都可以提出有关生活的一个部分的忠告，却没有首先认识到生活的总和是一个整体！
>
> 然而相反，斯多葛派的阿里斯托却认为，上面提到的哲学分支很少有意义：他坚持认为，它没有深入心灵，其中除了年老妻子的教训外什么都没有，最大好处来自哲学的实际教义，来自至善的定义。当人们完全理解了这个定义并彻底学会了它时，他就能形成他自己的教训，以指导在特定情况下应当做什么。

何人说：祝你健康，而我会说：祝我健康，为我的健康干这杯苦酒，因为我知道并且相信，正是为了我的健康，我才干了它，因为我没有剩下一滴。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562（《论文》卷 3 - A228），1842 年，无日期

参见 292：34 - 293：5：

……而把自己的生活基础建立在偶然事物之上的每个人，都过着一种盗贼的日子［Røverexistents］，把它建立在美丽、财富、家庭背景、科学、艺术之上——简言之，建立在一切不可能成为每个人命运的东西之上。即使你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如果那时一个充满自信与特有的青春气息的年轻人求教于你，你却无法否认年轻人特有的问题，即你如何【384】奠定自己生活的基础——你不感到羞愧吗，因为你无法向他透露你的熟练和技巧，对吗？

——《日记与论文》卷 1，页 885（《论文》卷 3 - A135），1841 年，无日期

摘自《或此或彼》（下部）抄本前衬页；参见 320：14 - 16；322：28；354：7 - 18：

页 336，“每个人都应当变得很开放”，这句话实际上说出了整个第一部分所说的反面，正如刚刚援引的几句话实际上所说的一样。美学始终都是隐蔽的：如果它完全表现了自身，那也是卖弄风情。因此，让 A 直接表现自己内在的本质是错误的，的确，甚或在 B 的论文中也是如此。在 A 的论文里，已经提示了他的内心存在；在 B 的论文里，我们看出了他一贯用来骗人的外部存在——这就是 A 能够就存在最终嘲弄的是什么提出看法的原因（页 334）。

说教的目的不是为了哄骗，不是为了获得形而上学的立场，

而是要激发起行动。实际上我在每个时刻都能做到这一点。

调停与和解在实质上要由同情来实现。对一个人来说有幸的是，有一些他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虽然他有那么做的自由。他不可能破坏一切存在。① 枯燥乏味的道德只能教人们学会无能，嘲弄自己的软弱无能；其基础在于看到了他无法做到。

第二部分从婚姻开始，因为它是揭示生活的最深刻的形式。朱庇特和朱诺富有独创性地把婚姻叫做 adultus 和 adulta，τέλειος，τελεία，人们相应地把婚姻追溯到她们。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634（《论文》卷 4 - A234），1843 年，无日期

摘自草稿页边注；参见 320：34：

注意：《序言》

——《论文》卷 3 - B42：4，1841 年，无日期

【385】参见 331：16 - 19：

在《或此或彼》（下部）某个地方发现的那些话可以成为布道的好主题。

并不可怕的是，当我做得很糟时，我必须受到惩罚；而可怕的是，如果我做得很糟——却没有任何惩罚。

——《日记与论文》卷 3，页 3638（《论文》卷 10 - A115），1849 年，无日期

摘自定稿下面最后一行；参见 332：12：

你的朋友。

——（《论文》卷 3 - B191：15），1841 年，无日期

① 参见《日记与论文》，页 1224（《论文》卷 4 - C60）。

摘自《或此或彼》(下部)抄本；参见337：15：

[附加的星号]：相同，然而又不同

[底部页边注]：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① (参见滕尼曼《哲学史》卷1，页220)

——《论文》卷4-A255，1843年，无日期

摘自随笔；参见337：26-338：15：

……一个矮胖的人，脑袋比牛头还大。他从年轻时起就很快活，只是勉强通过了神学考试。他的演讲才能可以使首都也大吃一惊——现在他成了吉兰岛荒凉地区的牧师。然而，这使他心满意足——荒原是一个游乐场——正如对沼泽地的麻鸦来说一样——他发表这番谈话是在歉收的场合下，坚持认为每个农民都能理解他的话；他写信说，他是用纯正的吉兰岛方言逐字逐句布道的。——“每个人在天性上都是哲学家”，每个农民小伙子都懂得这一点，而且还会说，“它给人带来了什么益处等等，不会危害自己的心灵”——那些理解了这一点的人实质上就理解了所有的哲学。

在某个省的一次布道会上。

——《日记与论文》卷3，页3287(《论文》卷3-B183)，1842年，无日期

【386】摘自神学研究笔记本；参见340：1-2：

那存在于与上帝有关的思想中的基础：

我们总是处于错误之中

否则，我们就有可能对天意失去信心。

因为，如果有某个人，一个单个的人，无论他是曾经生活在

① 参见《恐惧与颤栗》，《文集》卷6，页123；《附言》，《文集》卷12。

世界上的最有权势的人还是最低下的人，他都可以在末日审判时正当地说：我不是天意所瞩，我在那个大家庭中被忘却了，或者说，即使他把大部分罪责都归咎于自己，但还是可以正当地说：我承认自己在尘世走入了歧途，我背离了真理之路，但我确实为自己的罪过忏悔过，我真诚地愿意并且尽最大努力向善，我提高自己的嗓门大声向上苍呼救，可是没有任何回应，没有任何建设性的解决办法，甚至也没有丝毫宽慰……如果有这样一个人，那么一切都将是愚蠢的，因而就是有限的。

——然而，任何曾经受到过诱惑的人都必须承认，下一次救助的可能性已经近在咫尺。这是一种观察，而不是一种诡辩，正如一个绝望的心灵很有可能会说：人们始终都可以那么说。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486（《论文》卷 3 - C5），1840 - 1841 年，无日期

参见 306：

一切无限的知识都是否定性的（“总是处于错误之中”也是一种无限的关系），然而，否定高于肯定。[页边注] 因此，毕达哥拉斯也教导说，偶数是不完美的，奇数则是完美的。①

毕达哥拉斯学派也认为有限高于无限，而且比无限更完美。

参见滕尼曼，卷 1，页 115。

[页边注]：一般来说，毕达哥拉斯学派并不认为某物产生于

---

① 参见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986a，前揭，页 10：

那么，很明显，那些思想家［毕达哥拉斯学派］也认为，数既是与万物有关的原理，也是形成其变化和永恒状态的原理，并坚持认为数的各种要素就是奇数与偶数，在其中，后者是有限的，前者是无限的；一就是从这两者开始的（因为它既是偶数，又是奇数），数从这个一开始；如上所说，整个世界就是数。

也可参见《恐惧与颤栗》，《文集》卷 6，页 62、69。

完美，而认为完美产生于某物。

【387】参见滕尼曼，卷1，页119。

——《日记与论文》卷5，页5616（《论文》卷4-A56），1843年，无日期

摘自《或此或彼》（下部）抄本；参见306：

《古兰经》中的第十二章论述到了约瑟。他站了出来，他与波利法妻子的关系被证明了完全是清白的，然而他却说：*Doch will ich mein Herz nicht ganz frei sprechen von Schuld*［然而，我不会说，我的内心完全没有罪过］。

参见乌尔曼的《古兰经》译本，页194。①

如果一个人完全处于正确之中，那么在与上帝的关系中，他就应当有更好的表达法：即他处于错误之中，因为没有任何人能绝对看透自己的意识。

——《论文》卷4-A256，1843年，无日期

参见354：34-35：

当我以"只有逐渐形成的真理对你来说才是真理"这句话来结束《或此或彼》时，很遗憾的是，只有很少的人才会领悟到其中的观点。在希腊的哲学家们当中，对真理的标准曾有过很大的争论②（例如，可参见滕尼曼《哲学史》卷5，页301）；进一步探究这个问题将非常有趣。不过，我十分怀疑能否找到一种更加具体的表达法。也许，人们认为，这句话在《或此或彼》中相当于一个词组，也可以用另一种表示法。确实，那些文字甚至没有使用斜体。老天爷，这样它们就很有可能不那么

---

① *Der Koran. Aus dem Arabischen wortgetreu neu übersetzt, und mit erl? uternden Anmerkungen versehen von Dr. L. Ullmann*, Crefeld：1840。

② 参见《片断》,《文集》卷7。

有意义了。

——《日记与论文》卷4，页48①（《论文》卷4-A42），
1843年，无日期

参见354：34-35：

好极啦！《或此或彼》用来作为结语的（只有逐渐形成［op-bygge］的真理对你来说才是真理）“对你来说”这个范畴是路德自己的话。我确实从来没有读过路德的著作。但是，现在我翻开了他的布道词47——就在基督降临节第一个主日的《福音书》里，【388】他说了“对你来说”，一切都要取决于这一点（参见第二面第一栏和第一面第四栏）。

——《日记与论文》卷2，页2463（《论文》卷8-A465），
1847年，无日期

有可能发表在 *Berlingske Tidendes* 上的一封信：

布道词

无论更夫何时吹响哨声，警察副官就必须到达那个地点，无论警报何时响起，消防队长就必须起床。一旦一个作家的心理活动使他行动起来，新闻审查官就会日夜不得安宁——我也发现，那些人真的是为了在社会上因此获得合适的工资、享受荣耀、受到整个社会的爱戴和尊重。可是，我这个无业者，在自己的生活中混杂了一些看起来很难混杂在一起的东西，既没有事情可做，也没有工资，无论什么样的回报都没有。每次在我安静懒散的时候都一定会受到打扰，那就像一个爱开玩笑的人把事物的署名权归之于我，而没有任何人想当那样的作家——我没有发现这是适宜的，不过就像有人为了开玩笑，在我的门上挂上那警察或那消防队长的标记，或者使

① 参见路德，*En christelig Postille*, tr. Jørgen Thisted, Ⅰ-Ⅱ, Copenhagen：1828，卷1，页17、16。

人认为我就是那个新闻审查官，为的是给我造成不便，使我在白天不时打开门解释说，我既不是这一个，也不是那一个。

大多数读者可能从来就不知道这些事，而有些人却早已忘记了，我自己一度也忘记了，似乎后来的影响依然没有使我痛苦一样，但在此刻它们仍然一直活跃在我的记忆里：6个月以前，受到那报告的声音的极力驱使，它竟宣称我是很多文章的作者，我在一份正式宣言[①]里否认了与那些文章的一切联系，为了确保我自己无忧无虑和不受打扰的未来，我“恳求各位读者决不要认为我是一切不具有我名分的东西的作者”，[②] 这样做的结果是，一直以来我就不断遇到挖苦的【389】目光、嘲笑的眼神、愚弄的表情，它们对我来说是莫名其妙的，除非口头的和书面的表示澄清了一切怀疑，人们才会看穿我，发现正是虚荣心导致我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使自己去关注，实际上只有一个人认为我是那些值得注意的文章的作者。这个错误对我来说很不愉快，屈辱紧接着到来，我力图克服。如果同样的事情没有完全从头开始的话，也许我就成功了。在过去两个星期里，我听说 *Ny Porteuille*[③] 上的一篇文章被强加给我，还有 *Berlingske Tidende*[④] 上的两封信（或者只有一封），*Faedrelandet*[⑤] 上的一封信，以及《或此或彼》[⑥] 这部巨

① 《公开声明》（*Public Confession*, Faedrelandet, 904, 1842年6月12日；参见《〈海盗报〉事件以及与文集相关的文章》,《文集》卷13，页3-12。

② 同上书，页5。

③ 《文学的易变或极度疯狂的冒险》, *Ny Portefeuille* 卷1，第7期，1843年2月12日，行198-216；参见《〈海盗报〉事件》,《文集》卷13，页73-86。

④ 《一封信》,《另一封信》, 第33、35期，1843年2月5日，7日；参见《〈海盗报〉事件》,《文集》卷13，页63-68。

⑤ 1843年2月8日第1143号；参见《〈海盗报〉事件》,《文集》卷13，页69、72。

⑥ 载 *Adresseavisen*, 第43期；1843年2月20日。

著。我的处境与过去一样令人痛苦，甚至更加痛苦，因为这是一种重复。它像过去一样艰难，甚至更加艰难，因为我凭经验知道它使我每走一步都可能有令人痛苦的后果，虽然采取行动看来还是必要的，但那一步的危险对我来说正如对保罗说到过的那个人一样。当他用一条腿站着时，看到一个标志上写着"这里有陷阱"，[1] 就把他的另一只脚放在了地上。如果我宣称，我既没有插手那些文章，也没有插手那部著作，那么随后我就会冒险看到，人们只想要胜过我，他们又会嘲弄我，因为我竟然愚蠢到相信有什么人会认真地以为我能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写出那些文章，写出一本足有 864 页的书，或者说写了其中的一半，如果有人以为有两个作者的话。如果我保持沉默，那么每天的景象本身就会重复，那么我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尽一位作者之谊，接受对一位作者来说合适的礼遇和登门拜访，忍受我可以期望的、给我以一种预感的讥笑，只要我无礼到了不承认著作权的地步。如果可能的话，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我决定做我特此要做的：请求埃雷米塔放弃自己的假名，这样我就可以过得平静而舒适，要求他尽快这么做，这样以后就不会有人说我假装成一位作者，虽然我自己【390】知道，在这个方面，我就像昨天刚出生的孩子一样天真无知。

就有关的报纸文章而言，我但愿作家们能做同样的事，但既然问题看来是由于《或此或彼》而几乎被忘却了，那么我就不要求他们我所做过的事，如果他们做了，就总会被认为证明了是高尚正直的，它具有对他人之不幸的同情。

1843 年 2 月 22 日，哥本哈根

S. 基尔克果

阿尔提乌姆（Magister Artium）

［附言］：我把我的布道词放在了这篇论文中，这样，如果埃

---

[1] 参见让·保尔，*Des Feldpredigers Schmelze Reise nach Flätz*, *Sämmtliche Werke*, I–LX, Berlin: 1827，卷 L，页 33；《诸阶段》，《文集》卷 11。

雷米塔不住在这座城里的话，那么也会尽快收到它，最后，我请求他再也不要拖延，这是绝对必要的。

——《论文》卷4－B19，1843年2月22日

有可能发表在 Faedrelandet 上的一封信：

致基尔克果先生的信

亲爱的先生：

如果我是从云端掉下来的，① 那么我就不可能那么匆忙地在你苦恼之时前来寻求你的帮助。正如你有可能从《序言》② 中注意到的，在我出版《或此或彼》之前，我早已注意到了一种不正常的情况，即一些无名的作者会站出来。我从来就没有想到现在发生的这种事情可能发生。我的坦白承认大概对你没有帮助，但在另一方面，可能仍然对你有所安慰的是，知道我是否想到过我不懂得应当怎样防止这事发生。

我很清楚，你的处境一定令人不快和令人遗憾，可是，马吉斯特先生，如果你让我这么说的话，那么在我看来，你的热心使整个事情变得更糟了。你用那样一种充满激情的语气写出了自己的要求，以至于人们不知道对此是笑还是哭。就你所有的言辞来说，我完全不相信你早就四处遇到了"挖苦的目光"。你完全【391】肯定你没有受到自己心情的欺骗，而那种疑病症在学者们当中很常见？情绪上的反应越强烈，人们就越会取笑他。对有些人来说，当事情变得令人无法容忍时，急于打破和破坏一切的愿望就会变得很强烈。对某人来说错误的是，只促使他孤军奋战，一直到他忘却了什么可能使别人感兴趣。

你要求我放弃自己的假名。你提出的理由不外乎是你卷入了

---

① 嘲弄海伯格评论《或此或彼》文章中的某句话。参见《致海伯格教授的谢辞》，《〈海盗报〉事件》，《文集》卷13，页17和注释。

②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3，页12。

与你周围的人们不和之中。我无法隐瞒，这几乎使我受到了伤害，因为你不由自主地认为每个人都应当对你惟命是从。你以同样不正当的方式把《或此或彼》与某些报纸文章混为一谈，只不过由于它们具有你以为是那作者的共同之处。即使你提出了其他理由，即使你以几个的名义发言，即使你试图以其他一些方式引诱我——假如我有足够的理由使用假名的话，那还是荒谬可笑的，因为那理由将表明这一点；假如我有理由放弃自己的假名的话，那将是对我的愚弄，似乎我表示了激发我的动机的就是你的要求。

也许，你早已使自己觉察到了你举止的鲁莽。在这种情况下，你始终都可以放心，我将做你正确地要求我做的事情。在我的心里，我将同情你的遭遇。我每次想起你时，都会认真地想到悄然顺从，那并不是在这个世界得到的回报，却有它自己固有的回报。像你一样，马吉斯特先生，即使人们有幸没有任何责任，但命运的真实玩笑也是不幸，忍受它们的人也要忍受自己的烦恼。没有任何人认为这样的人很伟大。就你而言，我为敢于钦佩你而骄傲——为了我自己，恳求你相信这一点。

最后，我将让自己向你提出，我在心里也会以另一种方式考虑你的处境。你的要求使我吃惊的是，它正好【392】违背了一条古老的法则，即一个阿尔提乌姆在自己的行为中最不敢不知道或无视：Quod fieri potest per pauca，non debet fieri per plura［可能因一些事情受到影响的东西，就不应该因为很多东西受到影响］。没有要求我放弃自己的假名，毕竟远比要求我解释你不是那作者要简单得多。对我来说不可理解的是，你竟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我也要感谢诸神，他们在这方面使你一无所知。无论你的要求多么合理，我都还是不可能满足它。既然我自己都不知道那些受人尊敬的作者们是谁，我就肯定不可能知道你不是其中之一。尽管如此，老实说，我发现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所显示出来的激情，恰恰不可能使人怀着必要的耐心信任你。如果我在这方面能以什么声明对你有所帮助的话，那么我始终都很乐于真正“尽可能迅

速地”表明，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一直在内心的想法。

马吉斯特先生恭顺的仆人，

埃雷米塔

——《论文》卷 4 - B20，1843 年，无日期

Den Frisindede 抄本中的《〈勾引家日记〉插曲》有下划线的部分，1843 年 2 月 23 日：

人们有可能会呼吁新闻自由协会的道德监督员，将本书作者逐出协会，要求警方的道德小组没收那作品，焚毁那无名作者的模拟像；“但下一次人们也将承认，那些读这本书的人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受到它的伤害。

——《论文》卷 4 - B21，1843 年，无日期

有可能发表的信件草稿：

告诫 *Den Frisindede*

就我所知，Den Frisindede 过了很久平静和单纯的日子。从政治上说，它现在似乎已把【393】自己的时间用来写一些谜语、字谜、字谜游戏、数学难题和双关语，现在使自身以此为乐，Den Frisindede 本身或其他一些下流人物将在下一期里给出谜底。众所周知，它有时在发现了机会时，每次都试图尽可能赶上文学现象的浪头，因此，《或此或彼》的编者必须有所准备，以防这份报纸侵扰这部著作，如果有可能，就牢固地坚守住一会儿。2 月 23 日，星期四，在它的第 23 期上就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人们受到了 Den Frisindede 的这些话的鼓励：“人们必须承认，那些读这本书（《或此或彼》）的人们不可能受到它的伤害”——考虑到事实上在另一方面，那些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们不可能被认为受到了它的伤害，除了他们没有读过的消极伤害之外，可以通过阅读来弥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肯定不会受到它

的伤害——因此，每个热爱人类的人都可以放心，这也是出版商的确信，这本书毫无害处。

当其所做的其他一切表现出来的莫名其妙的草率很明显时，Den Frisindede 有时会非常谨慎地进行辩论——似乎它并没有“在某个有空的时候为了它”而完全不草率地进行辩论。因此，我们要告诫 Den Frisindede，不要发表摘录或复制本，因为这样无疑有可能造成伤害。[注 1] 我们特别希望告诫它，[注 2] 要让疯狂平静下来，[注 3]“不要大胆和毫不让步地疯狂表达，在某个有空的时候为了它，表达它对这部令人惊异之作的诚挚意见”。

[注 1]：的确，我们希望，在 Den Frisindede 没有时间去读那部著作却要找时间评论它时，决不要找时间去读它，以便排除只可想象到的可能性，即阅读它的人们完全会受到伤害。

[注 2]：如果 Den Frisindede 担心会造成伤害的话。

[注 3]：可以把它叫做任务。

——《论文》卷 4 - B22，1843 年，无日期

【394】《论文》卷 4 - B22 附注：

Den Frisindede 很少发表很好的意见，而且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很少发表正确的意见，因此，我们迫切要求出版商再看一下自己说过的话：人们必须承认，那些读了这本书的人们等等。

——《论文》卷 4 - B23，1843 年，无日期

《论文》卷 4 - B22 附注：

——由几个部分构成的 A 的著作，可能是这样构成的：读者可以选择连续阅读，也可以分别阅读各个部分；它可能是这样构成的，即不连续阅读很不得体；它也可能是这样构成的，它使读者有义务和必要连续阅读，如果想完全阅读的话，就要把它读完。在这个方面，我认为不可能提出比《或此或彼》更有说服力的书名了。如果一个人以“或此”开始自己的演说——并在此外不让

听众意识到开头部分将会很长——那么他就应当或者要求他不要开始，或者要求一同听他的“或彼”。人们不可能要求就这样对一部名为《或此或彼》的印好了的著作保持沉默，但问题仍然相同：要么必须完整地阅读，要么就完全不读。

如果在名为《或此或彼》印出来的著作里有一篇叫做《勾引家日记》的文章的话，那就不要先读它，也不要专门去读它；如果专门读了，就不要让自己对这部著作发表什么意见；如果确实有类似意见，就不要表达出来；如果最终必须表达的话，就在自己房间里完全私下表达；如果不得不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意见的话，那就口头表达——首要的是，不要把对它的评论写下来，不要把它们印出来。因为他会出卖自己，或者通过承认那只是读过的一部分，或者想在读过一篇文章之后就评判整部著作——简言之，这是在愚弄自己，要注意，匆匆阅读无疑是完全靠不住的。

公认地，人们一定会以为，为了成为一个名叫《勾引家日记》的故事，就要有一些勾引和淫荡的【395】东西，除非人们认为美学与伦理之间的冲突会迫使作者成为［像那样的人］，他们为了预防把自己丢失了的雨伞说成是棉布雨伞，以防有人在发现那是绸伞时据为己有。很明显，一定要谨慎阅读这样一种小说；很明显，也可以要求编者尽力防止有害的影响。我认为，很明显，真相就是这样；我认为，很明显，没有任何人能够无可指责地被误导。如果有人想进行测试，他可以轻易使自己相信这一点。以一个轻率甚至非常腐败的人为例（对编者来说，像这样的人肯定是最不利的例外），给他一部《或此或彼》的合订本并对他说：这本书除了别的内容之外，有一篇叫做《勾引家日记》的故事。标题也许会引诱他，但如果他对别人的作品还有什么敬意的话，他就会说：为什么不分别出版？为什么在这里的是一个插曲？为什么这本书叫做《或此或彼》？他将那本书带回家，怀着良好的意图把它读完。如果爱好压倒了意图，那么他就先读日记，并且只读日记，他将为自己而羞愧，但他会对这种羞愧保持沉默，不

可能把罪过推到编者身上。

然而，我们从 Den Frisindede 中得知，这样一个人“不会”那么做，虽然他想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不会”以《〈勾引家日记〉的插曲》为题来写评论，不会在注释中使人了解那日记是《或此或彼》中的一个插曲；他会把自己文章的标题叫做《或此或彼》。他“不会”使插曲与整体相脱离，因此在双重的意义上不会使之脱离整体的一致性。我无法确定他是否会写下在各个方面都自相矛盾的注释——我认为这无关紧要。不过，考虑到他的文章要由单纯的阶层来阅读，所以他“不会”选择一个特别使他们烦扰的插曲。最后，他也“不会”带着虚假的热情去做《或此或彼》的编者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事情：他“不会”公开他认为腐败的东西，并借这种公开使之成为以前不可能的东西。他“不会”【396】在注释里特意宣称，与这部著作中的欢闹一道，“立刻加入了最深刻的真挚”——甚至没有援引它的一个例证。

当有人像 Den Frisindede 曾做过的那样去做时，那部著作天然的守卫者会把它归功于他自己，归功于那些不知名作者，归功于读者大众，是他们不让它不接受挑战；他把它归功于那著作，以谴责 Den Frisindede 。不过，由于这份报纸发现自己能够求助于合理的常识，只要在表面上担心“黑格尔、希腊人以及拉丁人都反对其行为”，在这方面就没有别的什么关系，只有让它继续处于它本身必然要选择的自愿放逐的状态之中。我想做的一切就是要告诫 Den Frisindede 的合理的常识，告诫读者不要阅读 Den Frisindede 海盗版的《或此或彼》。

我已经想象到了哪怕是非常腐败的人所能做出的事情；我已解释了 Den Frisindede 所做的事情；为了再次说明它的行为，我将表明它所能做的。首先，它可以给自己以时间，因为肯定没有任何人特别想知道它的看法——如果它相信这一点，那么它就必须很快读完整本书。然后，如果它想告诉自己的读者有关本书的情况，那么它会说，考虑到自己的读者都属于单纯的阶层，“出版这

样一部书的话，一般读者无法理解。但是，在该书的第二部分里，有一种深刻的真挚，一种真诚的对每个人富有同情的爱和兴趣。在这里做出了努力以表明，生活中的一切差异在这种好运面前无论如何都会消失：成为一个人；人们已经表明，这就是人们敢于骄傲的惟一事情；怀着真挚的情感描述了那些没有被赋予财富的人的处境；赞美了生活中每一种崇高的努力。”Den Frisindede 出于对自己读者的爱而会这么做；如果它认为自己能够比那作者做得更好的话，那么它会加上几句友好和劝告的言辞。于是，它就做了一桩好事。于是，它就会赢得那部著作的作者的感激；【397】于是，它就有权得到读者的感激。于是，除了那著作天然的守卫者外，就没有任何人更愿意赏识它的努力。没有任何人更愿意感谢它，假如它能比那守卫者做得更好，那守卫者肯定会说，如果有人要求他解释的话，他会说它给了他那么多的快乐，就像是他亲自去做的一样。

埃雷米塔

——《论文》卷 4 - B24，1843 年，无日期

我对《或此或彼》的看法

有一个像阿尔喀比亚德一样具有优异禀赋的年轻人。他在世上迷了路。他在困难时刻四处寻找一位苏格拉底式的人物，在他的同代人中却没有找到。于是，他恳求诸神把他变成一个苏格拉底。可是，现在——他非常骄傲能成为一位阿尔喀比亚德，但由于诸神的偏爱而受到了羞辱并变得卑微，正当他得到了可以引为自豪的东西时，他却处处感到了低下。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613（《论文》卷 4 - A43），1843 年，无日期

即使我无法通过写作《或此或彼》来证明什么，但我却可以证明，在丹麦文学中，人们可以写书，可以工作，不需要同情的

温暖外套,[1] 不需要期望的激励，即使潮流反对他也可以工作，可以努力工作，不需要在表面上那样；可以悄悄地集中精力，虽然每个笨拙的学生实际上都敢于把他看成是一个游手好闲者。[2] 即使这本书本身没有意义，但写作它，仍然是我就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牢骚满腹的哲学时代而写下的最精辟的警句。

——《日记与论文》卷5，页5614（《论文》卷4－A45），1843年，无日期

在《智慧之剑》[3] 中，我发现海伯格教授认为，我出版这样一部小说是粗率的。他对此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我对此没有疑问，因为，要不是这样，他怎么可能那么说？遗憾的是，在出版之前，我完全没有【398】想到思考海伯格教授先生说了些什么——多么遗憾！

——《论文》卷4－B27，1843年，无日期

海伯格教授认为有必要对我粗鲁。哎呀，哎呀，哎呀，我终于到了这种地步——因为要是海伯格教授都这么说的话，那么我无疑在实际上就是这样了。然而，使我宽慰的是知道了海伯格教

---

① 载《一位依然活着的人的论文》，《文集》卷1，基尔克果曾经批评安德森一篇小说中的观点说："天才是一枚蛋，需要温暖来孵化出好运；否则它就成了一枚没有受精的蛋。"安德森 *Kun en Spillemand*，Ⅰ－Ⅲ，Copenhagen：1837，卷1，页161。参见《惟一一个小提琴家》，无名氏译，Boston：1908，页110。

② 基尔克果，正如他用假名写作的一个封面那样，为了排除权威的出现，提出了这种表达法，不仅成了哥本哈根街头勤奋的徒步游历者、交谈者、咖啡馆和剧院的常客，而且也尽量在他没有参加的一些事件间歇期间让人们看见。参见《观点》，《文集》卷22。

③ 海伯格 *Litteraer Vintersaed*，《智慧之剑》，1843年3月1日，第24期，页290。

授想要粗鲁，因为他关心我暂时的和永远的幸福。啊，那个海伯格教授也许会在足够粗鲁方面成功的！可是，我并不怀疑这一点，因为那可是海伯格教授呀！我对它的怀疑甚至更少，因为这是1843年。在多年当中，H［页边注1］身上已经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他已变得不那么滑稽，更加认真，不那么爱开玩笑，更加严肃，不那么机智，更加粗鲁。［页边注2］13年前对他来说很困难的事情，15年前对他来说不可能的事情，毫无疑问，在所有慈善的神灵的帮助下，现在对他来说都会成功的。

［页边注1］：另一个人

［页边注2］：不那么有趣，更加让人厌烦。

——《论文》卷4－B28，1843年，无日期

批发商纳坦森（Nathanson）有同样的看法。① 如果在我的心灵里有一种得意的念头，在任何时候都敢于起来反抗海伯格教授的权威的话——那么现在它已被压制住了，因为批发商纳坦森也有同样的看法。我徒劳地寻找逃路。如果粗鲁无法做到的话，那么机智就能做到；如果海伯格无法做到的话，那么N就可能做到。

——《论文》卷4－B29，1843年，无日期

海伯格教授认为，我在让自己取笑他。——这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想法。我倒希望教授随着《费加罗的婚礼》中那法官的一连串想法去吧：② 有什么人敢取笑我吗——我在取笑我的恩人！

——《论文》卷4－B30，1843年，无日期

---

① 参见 *Berlingske Tidende*（ed. Mendel Levin Nathanson），1843年3月1日，第56期。

② 参见布鲁恩，*Figaros Givtermaal*，第3幕，第6场，前揭，页93。场景不是在马丁；参见第3幕，第4场，页96－97。

我从D那里了解到，有些学生宣称没有任何人嘲笑我写的作品。这并不使我吃惊，因为我的意图决不是让人嘲弄它。我的【399】心灵却有点怀疑。如果我的意图是要唤起笑声，那么我大概就要防止在某些地方加上“噱头”，就像在古老的喜剧中插入plaudite［掌声］一样；因为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像我最尊敬的comilitones［肩并肩的同志］那样肯定有笑声。

——《论文》卷4－B31，1843年，无日期

海伯格教授一定不会认为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嫉妒他作为权威的尊严。① 确实，我发现极为吸引人的是有一种权威，假如只要把我排除在它之外，因为它始终都有助于复杂性。如果海伯格教授能下定决心接受这个可尊敬的天职，那么我就不必向议会提议必须确立一个权威。② 正如罗马的领事职位那样，那个职位的任期为一年。在24张印刷纸的所有作者当中轮流转，具有这样一种性质，主导的权威在那一年期间所说的话就是，他就是权威。他的话将被丹麦所有地区的国王当作真理，那些不具有这种观点的人必须等到他们自己或他们的一个朋友成为权威的时候。

——《论文》卷4－B32，1843年，无日期

我并不否认有一些印刷错误，很容易接受的是，如果没有那些错误，就会更好——海伯格教授纠缠那些错误并不使我吃惊。他认为适合于确立的古典散文的概念，似乎是学校里合适的模式——事情很快会符合教授的观点，这样我们就会像这位教授教我们吟唱的那样歌颂这位教授：

① 参见霍尔斯特，“*Tuffi－Fruffi*”，*Ny Portefeuille*，1843年2月26日，卷1，第9期，行279。

② 参见《焦虑》，《文集》卷8，页8。

他关注每一种噪音
关注每一道地下室的门
关注天气的每个风向标
在清晰的视域里严格地检查
规定的门铃拉索①

那就是说：要求的问题和惊叹号。

我有一个小侄子在上语法学校。我让【400】他看完了那本书，他指出的问题恰恰与教授一样。有两个这样的权威足够了。

——《论文》卷4-B33，1843年，无日期

我被人们要求宣布那本著作不是我的。这意味着什么？这确实是在丹麦完全闻所未闻的事情！我始终都是各种诉讼和作证的最大敌人，因此是警察和刑事法庭法官的好朋友——可是，这确实是一个可怕的法庭——虽然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回答并因此结束那个问题，我既觉察到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也觉察到了应当认为整个事情是一个原则问题。然而，也许我可怜的毫无意义的生活将为整个事情而获得意义。我以所有作者的名义抗议这样的行为。

但是，不要再用这种方式使我平静的生活烦恼了（正如一个人看起来像另一个人一样）；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论文》卷4-B34，1843年，无日期

令人痛苦的处境（悲痛的信号）②

我在 *Faedrelandet* 报上怀着全部敬重允许自己不再对有关的几件作品的作者身份抱有怀疑，从那以来到现在已有4个月左右了——然而，读者们也许已经忘了这事，我也一样，但事情并没有

① 参见海伯格，*Recensenten og Dyret*，前揭，卷3，页234。

② 参见《增补》，页388-390（《论文》卷4-B19）以及注释。

结束。几天来，我到处都遇到了讥讽的目光，最初我不明白它们的含义，但我很快就懂得了。一封朋友的来信解释了一切。那就是说，那个朋友看透了我的心思，觉察到了那是没有用的，似乎我想使人们相信有人谈论过这类事情。现在我明白了一切，我更加明白了各种偷偷摸摸的声明，那些目光很容易理解。他们为我和我的徒劳感到遗憾，我会想到，有人会想到我就是那个作者，他们为了要加入而同情我。——然而，我敢于坚持认为，正因为有某些指控，我才决定了【401】走出那一步，决定恳求我的同代人不要认为我就是那些并不具有我姓名的什么作品的作者。——现在我正在出发点上——*Ny Portefeuille* 上的一篇文章，*Berlingske* 上的一封信（意见分歧，有人认为那封信包含的观点是我的，有人认为那封信中的观点被删去了①），*Faedrelandet* 上一封类似的信，以及最后一大部《或此或彼》。如果我还没有那么不幸到曾经作出过承认的地步的话，那么我现在就承认。可是，由于这样做曾经失败过，那么现在我的前景又是什么——我不会再次使自己暴露在那些书信和讥讽的目光面前了吗？有什么人相信我的声明吗？我们在市民生活中遇到过一些人，当事情是要做保证人时，他们马上就很愿意，但没有哪个小旅馆老板想要他们，我的解释也是如此——没有任何人愿意相信它。

——《论文》卷 4 - B35，1843 年，无日期

海伯格教授是一个精明的人。

Fa—La—La—da —da

[Vitte—vit—vit—bom—bom]。

——《论文》卷 4 - B36，1843 年，无日期

---

① 参见 *Faedrelandet*，1843 年 2 月 8 日，第 1143 期；*Berlingske Tidende*，1843 年 2 月 7 日，第 35 期；《〈海盗报〉事件》，《文集》卷 13，页 66 - 72。

你，海伯格教授先生，是个文人，我什么都不是。请允许我暂时从马儿的世界里援引我的一些话。一个驯马师可以把一匹不那么有精神的马儿训练成一匹可以夸耀的马，看到它那有节奏的步伐相当令人愉快。当人们没有任何地方可以骑马，只有在很容易发生事故的路堤上骑马时，甚至在非常受限制的地方骑马时，那马儿也会表现得相当好。那些外出溜达、关心自己华丽服饰的女士们，会欣赏两个表演者——马儿和骑手——父母们没有什么理由反对孩子们，哪怕孩子很小，走近去看他们。——不过，一匹年轻的野马却没有那么优美和有节奏的动作。它那暴躁的气质有时近乎荒谬可笑，它的蹦跳有点笨拙。但在所有这一切下面，它仍然具有一种任何驯马师都无法赋予的东西，那就是它那鼻孔里的鼻息声，它那火一样的呼吸声。任何对此有所了解的人都将有勇气去观察它，对它感到高兴。

【402】你完全不了解人的内心，不了解他的激情等等；我不知道你是否完全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或此或彼》所形成的激情对你来说早已过于强烈，如果我有幸与你交谈，那么我会悄悄在你耳边告诉你一些事情，你借此会发现为了解释生活更需要的是什么。

——《论文》卷 4 - B37，1843 年，无日期

一个宁可成为文学上候补职员①的作者，如人们在序言中看到的，决不会在海伯格教授的办公室里谋求任何职位。

——《论文》卷 4 - B38，1843 年，无日期

非常欢迎海伯格教授再进一步，欢迎他把那两卷书扔到那些无名作者们的头上——他那么做是听了我的话，他需要那样做，因为他不那样做的话也许就会有顾虑。他很独特，因为他看来已

① 参见《恐惧与颤栗》，《文集》卷 6，页 7。

被抓住那本书[1]的想法不同寻常地打扰了。如果他碰上了那些念头的话，结果将很可怕。

——《论文》卷 4 - B39，1843 年，无日期

我不希望成为权威，那一定很麻烦。例如，如果我荣幸地和有利可图地被选为美德的楷模，我会加以拒绝，因为成天做美德楷模一定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论文》卷 4 - B40，1843 年，无日期

海伯格教授也有“进行文学的末日审判”的习惯。你忘了薛西斯的事情吗？他曾经让书记员们一起描述他战胜小希腊[2]的故事。

——《论文》卷 4 - B41，1843 年，无日期

他并不孤独，他拥有诗才和优雅——为了安全，他得到了一个新的合作者：“一个人”，[3] 一个精力充沛的合作者，他不要求任何费用，不接受任何待遇。

——《论文》卷 4 - B42，1843 年，无日期

【403】那本赞美诗集说，世界上所有的王子都无法创造出一根稻草——而任何一个蹩脚的空谈家却能创造出“一个人”。[4]

——《论文》卷 4 - B43，1843 年，无日期

---

① 参见海伯格，*Litteraer Vintersaed*，《智慧之剑》，1843 年 3 月 1 日，第 24 期，页 288；《致海伯格教授的谢辞》，《〈海盗报〉事件》，《文集》卷 13，页 17 和注释。

② 参见希罗多德《历史》，前揭，页 403。

③ 参见海伯格，Litteraer Vintersaed，《智慧之剑》，1843 年 3 月 1 日，第 24 期，页 291；《致海伯格教授的谢辞》，《〈海盗报〉事件》，《文集》卷 13，页 17 和注释。

④ 同上。

在《智慧之剑》[1] 的诞辰之际，我代表我妻子、我自己以及几位朋友向海伯格教授表示祝贺，他们都读过我所订阅的那本论文。

诚挚的

马德森（Madsen）

退休邮差

——《论文》卷 4 - B44，1843 年，无日期

根据我们的认识，我们已经描述了“一个人”[2] 如何对待这项工作。——海伯格教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以至无法以任何方式把他归于用红色写成的“一个人”。现在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对待它的。（1）使海伯格教授吃惊的是，那本书如此巨大[3]——确实，那么巨大，以至出版它可能会付费（人们几乎相信该教授对他自己和他所做之事的描述）；（2）引起了……

——《论文》卷 4 - B45；1843 年，无日期

“一个人”如何对待《或此或彼》?

每个人都会发现，相当妥当的是，那个人经常想到，他是这本书天然的守护者，要思考它未来的命运。甚至在他出版它之前，他就想到过这一点，想到过人们只读过那序言就很容易相信这一点，而不必边看《或此》边翻《或彼》。我已经根据那两个部分简要地作出判断，因为 A 说：无论读还是不读它，你都将感到后悔，而 B 则希望那本书不要引起批评家的注意而到达单个人的手里，那本书也许会在一个相当妥当的时刻遇到一位读者。当然，我不敢期望这一点就这样得到证实，因为人们能经常以这种方式

---

① 海伯格的第一期杂志发表于 1842 年 3 月 15 日。

② 参见本书第 1067 页注③（页【402】注⑯）。

③ 参见本书第 1067 页注①（页【402】注⑭）。

使自己的希望实现吗？在那本书出版之后，我偶然再次关注过【404】公众的意见。有时这可能相当困难，由于这个原因，我真的很高兴的是，海伯格教授怀着不同寻常的好意，善意地以一种有预见性的观点启发了阅读那本书的公众，因此也启发了我，有关"一个人"如何对待以及将如何对待《或此或彼》。据我所知，海伯格教授迄今为止肯定还没有尝试过预言，但人们确实会变老，而 H 教授也非常可能臻于完善。［页边注 1］自从教授先生变得不再是那个机智、爱开玩笑、欢闹的轻歌舞剧作家以来，快有两年了，然而他有时似乎［页边注 2］在信仰方面有点偏离正道，这个得胜的善辩者，这个遵循标准的美学家，成为丹麦之但丁（Dante）的人，[①] 这个沉思的天才，在其启示性的诗歌里凝视着永恒生命的奥秘，成了教会顺从的儿子，尊敬的教区主管牧师期望从他那里得到对那"教区"[②] 有利的一切东西。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谁会相信那事会发生，但在事情确实发生之后，谁不会相信 H 教授无所不能呢？

然而，回到眼下的问题来吧。在《智慧之剑》的第 24 期里，有一篇海伯格教授写的短文，名为"*Litteraer Vintersaed*"。[③] 在这篇短文里，教授令人难以置信地讨论了很多问题。第一部分很漂亮；第二部分是对丹麦的各种作家的赞美；第三部分是预言性的；第四部分是怀疑；第五部分是一个读者对《或彼》的意见；第六部分展现了某一天［页边注 3］会出现一个读者，他将阅读两个部分，《或此》与《或彼》这两部分。[④]

---

① 参见马尔滕森对海伯格的评论，*En Sjael efter Døden. En apocalyptisk Comedie*, *Nye Digte*, Copenhagen: 1841, 1841 年 1 月 10 日 *Faedrelandet* 第 398 期，行 3209 – 3211。

② 同上。参见《序言》，《文集》卷 2。

③ 海伯格《智慧之剑》，1843 年 3 月 1 日，第 24 期，页 285 – 292。

④ 同上，页 291 – 292。

第一部分，那个很漂亮的部分，与我无关，因此，我不进一步讨论它，然而使我痛苦的是，我无法详细讲述教授所提出的漂亮、动人的思想，那启发性的思想就是《智慧之剑》现在开始了一个新的年度系列，因为那思想实际上可以使铁石心肠的人掉泪，它是那么动人。它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安慰和鼓励，就像诗人基尔德瓦勒（Kildevalle）的永垂不朽一样。①

[页边注 1]：页边上用铅笔写着：各种新方向

[页边注 2]：为了培育迷途的对信仰的看法

[页边注 3]：有充分时间。

【405】赞美的部分也与我无关，几乎使我痛苦的惟一事情是，当读者读到下一部分时，他们会忘却这个部分，它论述了“一个人”如何对待《或此或彼》。②

因此，这一部分确实与我有关，这篇文章的读者于是将原谅在这一期里缺乏他们通常都要寻求的东西，或者缺乏能吸引他们的东西，而我的希望就是那个孤独的读者在实际上读《或此或彼》时能看到这那几行，也要有足够的耐心去读它们。

——《论文》卷 4 - B46，1843 年，无日期

霍尔斯特（H. P. Holst)③ 不懂风格是什么，只字未提 stil c´est I'homme [风格即人] 这个古老命题的意义。可以理所当然地这么认为，因此并没有否定他作为一位有用的优美诗歌写作教师的资格。他混淆了风格与优美的写作。④ ——我们毫不反对他延续

① 参见巴格森，*Jens Baggesens danske Vaerke*，前揭，卷 1，页 282；《恐惧与颤栗》，《文集》卷 6，页 106。

② 海伯格《智慧之剑》，1843 年 3 月 1 日，第 24 期，页 289 - 291。

③ 霍尔斯特（Hans Peter Holst，1811 - 1893）是 *Ny Portefeuille* 的编者，一直到 1843 年 4 月 1 日。

④ 参见《序言》，《文集》卷 9。

一种谋生手段——他实际上并没有空谈，这说明了很多东西——他继续空谈下去——现在我们不怀疑这一点。由于这种简短的答复，他又开始延长那空洞、过分讲究、脆弱的饶舌思路，他用美学的洗碟水把它沾湿了，他特别想让它成为一幅完整的织物，只要他能显得以一切方式冒险使自己依附于海伯格，他的网能以一切方式被认为是海伯格的《智慧之剑》的皮毛，因为看起来确实不是沉思和优雅激发了他的灵感，与包含在海伯格的脚注里的好运不一样。① 当问题在于把句号放在正确的地方等等时，他正好就在那儿，但当问题涉及观念、思想、奔放的激情和内心火热的情感之时，人们在那里就听见了长而尖的笑声以及内心的深深叹息，霍尔斯特此时总是“在外”，即使他显得是“在家里”。② 我并不打算回答他，除非与期望相反，魔鬼滑向了他身上，使他含有恶意，因为那时有趣的事就开始了。但是，我认为他甚至都没有能力这么做；他的整个生存都是诗人品味苦苦渴望的余味；他的审美【406】能力是一种讨人嫌的骄奢淫逸。

——《论文》卷 4 - B48，1843 年，无日期

……美学写作的教师——文学上的报务员——计算选票的收税人③——虽然他用各种方式试图使《智慧之剑》免于成为半小时读物而使它以两期一起出版，但这毫无帮助——即使马上以三期一起出版，它仍然只是半小时的读物。

——《论文》卷 4 - B51，1843 年，无日期

这几年来，海伯格教授一直坐在打扮得很漂亮的文学的窗前

① 参见海伯格《智慧之剑》，1843 年 3 月 1 日，第 24 期，页 284。

② 暗指霍尔斯特的 *Ude og hjemme. Reise - Erindringer* (Copenhagen: 1842)。

③ 参见《序言》，《文集》卷 9。

向路人招手，尤其是那些外表聪明的人，他从那比邻的街上听到了一点点掌声。

——《论文》卷4-B49，1843年，无日期

《智慧之剑》1843年4月15日第26-27期页50有下划线的部分：

结果，如果有人认为真正的浪漫主义受到了天主教的限制，如果有人像《或此或彼》的作者一样认为在我们时代应当宣告它无效——首先是在美学上，然后是在伦理学上，那将是一个错误……

——《日记与论文》卷3，页3823（《论文》卷4-B50：4），1843年，无日期

海伯格，他从前是文学方面的一个公分母——确实差不多是个普通的公分母——现在却成了一个分子［Taeller］——文学银行的一个出纳员［Taeller］。

——《论文》卷4-B52，1843年，无日期

……很高兴看见海伯格教授先生近来的天文学的、占星术的、手相学的、巫术的、年代学的、地形学的、统计学的、算命的、红外线的研究①不仅有利于他最仁慈的国王陛下，② 而且也有利于朋友。

——《论文》卷4-B53，1843年，无日期

---

① 海伯格（1791-1860）不仅是当时的主要作家、文学评论家、剧作家和丹麦的黑格尔主义者，而且他也是一位具有突出才能的业余天文学家，他在克里斯蒂安哈文（Christianshavn）的住处有一座天文台。

② 海伯格的 *Syvsoverdag*（Copenhagen：1840），是献给克里斯蒂安八世国王和阿米莉（Caroline Amalie）王后的。

海伯格应该知道，一段时间以来，他已经成了一位大叔。当一位大叔懂得【407】如何使自己受到年轻亲戚们的爱戴时，的确很不错，可是，他一定不要脾气不好，① 因为那会因此成为一个灾难性的位置——也许海伯格大叔正在为此而努力。

——《论文》卷 4 - B54，1843 年，无日期

海伯格教授的“嘴里有一个量杯”，正像那个向酒吧小姐索要开胃酒的军士。然后，几乎就在同时，战斗号令响了，她在慌乱中找不到量杯，而那军士抓住酒瓶说：我嘴里有一个量杯——这对那可怜的酒吧小姐完全没有帮助，她很可能是个穷苦女人，她自己让那酿酒者把酒量好了。——因此，我也得不到帮助，我是个穷人。

——《论文》卷 4 - B55，1843 年，无日期

上帝保佑你的收入，海伯格教授先生！至于你的支出，我将适当加以关注。

——《论文》卷 4 - B56，1843 年，无日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癖好，只要有人开始为它备好马鞍，他骑了上去，那么它就：按“吆喝声”飞跑起来。

——《论文》卷 4 - B57，1843 年，无日期

海伯格在对《或此或彼》的强烈不满之中评论说，确实很难说出其中的某些观点是否深刻。② 海伯格教授及其同僚们具有的巨大优势在于，他们所说的东西事先就被人们知道了很深刻。这部分是由于这一事实：在他们那里找不到一种独特的重要思想，或者说至少极其难得找到。他们所知道的是他们从黑格尔那里借

---

① 参见《序言》，《文集》卷 9。

② 参见《智慧之剑》，1843 年 3 月 1 日，第 24 期，页 289。

来的，而黑格尔确实很深刻——因此，海伯格教授所说的也很深刻。在这方面，每一个只把自己的布道词局限于援引《圣经》的神学学生，就成了一切人之中最深刻的，因为《圣经》肯定是一切书之中最深刻的。

——《日记与论文》卷5，页5697（《论文》卷4-A162），1843年，无日期

当我并不是 reus voti［一个受誓言约束的人］时，我不会出什么事。由于这一点，我获得了自己的神学毕业证书；由于【408】这一点，我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① 由于这一点，我在十一个月里一直与《或此或彼》在一起。② 如果有人要找到真正的激励……老天爷，他们无疑在想，这么巨大的一部书一定有一种非常深刻的激励……然而，它只与我自己的生活有关——还有目的——是的，如果人们发现了这一点，一定会宣称我是一个十足的疯子。也许，我会为自己辩解说那是一部很有趣的书，但对我来说要把它看作是一个不错的功绩，对我来说，这也是整个事件最吸引人的方面……

——《日记与论文》卷5，页5626（《论文》卷4-A70），1843年，无日期

阿特奥斯（Theodorus Atheos）说：他用右手说教，而他的听众们却用左手接受。③

参见滕尼曼《哲学史》，卷2，页124，注释39。

——《论文》卷4-A75，1843年，无日期

---

① 《佯谬的概念》，不断提到苏格拉底，发表于1841年9月16日。

② 《剪影》完成于1842年7月25日；《序言》完成于1842年11月。参见《观点》，《文集》卷22。

③ 同上，页527。

我必须再了解我的安提戈涅。[1] 这项任务将是心理学上的一个发展和预感罪过的动机。——我怀着这个念头一直在想所罗门和大卫，[2] 在想所罗门年轻时与大卫的关系，因为所罗门的理智（在那关系中居主导地位）和他的感觉无疑都是大卫之伟大的结果。他具有对大卫的深刻焦虑的早期暗示，却没有意识到在他身上有怎样的罪过，然而，他已经看出了这个对上帝深怀畏惧的人用一种伦理的表达方式来进行自己的忏悔，因为大卫如果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的话，那么情况就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些观念，那些预感，窒息了各种精力（除了以想象的形式之外），唤起了理智，而理智与想象的这种结合，在缺乏意志因素的情况下，就成了恰当的感觉。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669（《论文》卷 4 - A114），1843 年，无日期

我曾半心半意地想写一篇与《勾引家日记》相反的文章。那将是一种女性形象：《名妓日记》。很值得费心去描述这样一个角色。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676（《论文》卷 4 - A128），1843 年，无日期

【409】《勾引家日记》的结局一定有一种妙趣横生的情趣，他与一个年轻的已婚女人的关系。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677（《论文》卷 4 - A129），1843 年，无日期

---

①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 3，页 153 - 164。

② 参见《诸阶段》，《文集》卷 11。

《勾引家日记》

第二部 魔界历险记

梅菲斯特著

注意：正是那个时代，要对那讨厌之物感到头晕目眩，因而幻想自己成为优胜者。他们无法从我这里得到它。

前 言

我非常感激埃雷米塔所提出的那观点，我只有痛惜那作者没有按自己的意愿去追寻那些杰出的观点，却逐渐变成了一个作家。

场景是在柯德丽娅的家里，她嫁给了爱德华——在她家里，有个年轻女孩儿成了目标，实际上正是在柯德丽娅家里，才是精细微妙之处。

他不断坚持这个念头，因而增强了自己的愉快：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冒险，那就是说，把它分配给享乐。此外，他增强了享乐也依靠按照特定情景中的每一种情欲重现对那女孩儿的简要记忆，她后来按照女性味的观念的这一面走向了毁灭。他通过重现自己的全部生活而增强了享乐，他心灵的心理预想显露了出来。

他结识了一个名妓，同她建立了一种心理上的联系，以探索产生于男人的勾引与产生于女人的勾引之间的关系——最终，他决定也把她毁灭掉。

【410】他为了同一个女孩儿而与唐璜冲突。这一点突显了方法，然而，他懂得如何在自己的计划中把唐璜当作一个有用的要素加以好好利用。

——《日记与论文》卷5，页5705（《论文》卷4－A181），1844年，无日期

摘自《或此或彼》(上部)抄本的前衬页:

第一部分包括压抑(自我中心的—同情的)和绝望(在理解和激情方面)。因此,第二部分讲述绝望和选择自我。甚至那篇论唐璜的文章也有压抑,一种使他丧失理解力的热情,一种梦幻的几乎使人精神错乱的沉迷于幻想。因此,第一部分在实质上是悖论性的——那就是说,它没有包含这种或那种悖论性的思想,但它是一种纯粹的激情,而这始终都是悖论性的,无法消除,因为悖论就是思想的激情。格言也说:它在武断时是纯粹的激情。

第一部分不断按时间交织着。这就是第二部分非常强烈地肯定它的原因,因为在第一次讨论里已经表明了,美学在时间上是不完整的,在第二次讨论中则表明了有限和短暂的意义也能成为历史,能达到一种历史。

像这样的幻觉始终都会造成压抑,因此,第一部分是压抑的。

——《日记与论文》卷 1,页 907(《论文》卷 4 - A213),

1843 年,无日期

摘自《或此或彼》(上部)抄本的前衬页:

也许,没有任何人怀疑《或此或彼》具有一个从头至尾的计划,因为序言跟它开了一个玩笑,① 对那种推测只字未提。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627(《论文》卷 4 - A214),

1843 年,无日期

摘自《或此或彼》(上部)抄本的前衬页:

有人认为,《或此或彼》是我书桌上散乱的稿纸的汇集。好极啦!——事实上,正好相反。这部著作惟一缺少的东西就是叙事,我有意把它省略了,就像阿拉丁留下了一扇没有完成的窗户一样。

---

①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 3,页 13。

【411】它应叫做“不幸的爱情”。它要与那勾引家形成一种反差。故事的主角所做的恰恰与那勾引家相同，但在其背后却是压抑。他的不幸不是由于他无法得到他爱的那个女孩儿。这样的主角不值得我去关注。他的能力堪与那勾引家相比，他有把握俘获她。他赢得了她。只要斗争在继续，他就什么都觉察不到。然后，她投降了，他被一个年轻女孩儿以全部热情爱着——于是，他成了不幸的，变得压抑，退缩了；他能与整个世界斗争，却无法与自己斗争。他的爱在那时使他变得难以言喻地幸福，只要他一想到时间，他就很失望。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628（《论文》卷 4 - A215），1843 年，无日期

摘自《或此或彼》(上部）抄本的前衬页（《诗篇》标题页的延续部分）：

第一个Διάψαλμα确实是整个作品的任务，直到最后一篇布道词时，它才得到解决。[1] 设想出了一种巨大的不和谐，于是它说：要解释它。设想出了对现实的完全突破，它的基础不是虚无，而是压抑和它对现实的优势。

最后的διάψ. 告诉我们，这种生活本身如何在笑声中得到令人满意的表现。他用笑声偿还了他对现实欠下的债务，现在一切都在这种矛盾中产生了。他的热情过于强烈，他的同情心过于深厚，他的爱情过于炽热，他的内心过于温暖，以至无法以任何别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只有通过矛盾来表达。因此，他自己从来都下不了决心发表自己的论文。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629（《论文》卷 4 - A216），1843 年，无日期

---

① 参见本书第 1015 至 1016 页（页【354】）。

摘自《或此或彼》(上部)抄本《诗篇》之后:

如果在发表《或此或彼》时我还没有决定不用任何旧材料的话,① 那么我将在自己的整个文章里发现一些运用得非常好的格言警句。今天,我发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以下的话:【412】“我太累了,以至我感到需要永远休息;那么麻烦,以至我感到需要永远忘却自己的悲哀;但愿我能一直睡下去,直到醒来时变成一个老头,然后再躺下去睡到永远。”

——《日记与论文》卷5,页5631(《论文》卷4-A221),1843年3月15日

我拒绝一切评论,因为在我看来,评论家就像街头剃头匠的助手那样讨厌,他不停地搅动着剃须水,那是给所有顾客使用的,而且还用他那粘糊糊的手指在我的脸上摸索。②

——《日记与论文》卷5,页5698(《论文》卷4-A167),1843-1844年,无日期

一种可悲的、可笑的、天真的疯狂

无论谁发现某人
语无伦次或发疯了,都必须把他捆起来。
丹麦法律第1,19,7条

根据海伯格教授《智慧之剑》上的一篇文章(克兹[Kts]③的《基督教会的论战》④)的描述,有个人在Kjøbenhavnsp-

① 参见《观点》,《文集》卷22。

② 参见《序言》,《文集》卷9。

③ Jacob (Jakob) Peter Mynster 主教的化名,由他三个名字中每个名字的中间字母构成。

④ “*Kirkelig Polemik*”,《智慧之剑》,1844年1月1日,第41-42期,第97-114页,尤其是第111页。文章针对科弗德·汉森对《或此或彼》的评论,该评论发表在 *Fyenske Fjerdingaarsskrift for Literatur og Kritik*,1843年第4卷第1期,第384-385页。

osten① 上发疯了。这很悲惨。不过，与此有关的可笑事情是，他的发疯和固执念头是由欺骗自己和别人说他是牧师构成的。文章的署名是对此的最好解释：一名牧师。无论如何，人们都不可避免地会做出很难得无礼、极不可能无礼的解释，说一位牧师竟会如此忘乎所以和丧失理智，以至在写了那样一篇文章之后至少不会避免署上名：一名牧师。

那篇文章的非常受尊敬的作者［注 1］，一定来自这个城市，因为那是克兹就首都参加教会活动引人注目的人数所说的主要内容，而这已经成了他抨击的目标，人们肯定无法设想一位乡村牧师能找到时间那么经常地来哥本哈根，尤其是在礼拜天。他认为，克兹不诚实地（他那么纯洁，以至他不愿意使用“说谎”这个词）把参加首都教会活动的人数说得很多。结果，他求助【413】于自己的亲身经历，那确实也应当值得信任，因为他大概经常［注 2］都只去几个教堂。但当他偶尔路过时，他也到别的教堂去一会儿，以便看看那里有多少人。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自命为牧师的人竟是那样按照自己的职责去完成了每个礼拜日。他通常都去几个教堂（如果要参加完整个礼拜活动的话，就很难再做别的事，除了几个节日之外，那时中午也有圣餐）。他偶尔去别的几个教堂，为的是数人数。这个好人就这样把时间省下来为了布道吗？一个真正的牧师很难像这样粗心大意地写文章。

在另一个方面，足以使作者增光的是，我相信他应当被认为疯了。那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发疯，这本身是一种绝对孤立的情况，即使他代表了参加教会活动的人们的新趋势，那么克兹正在讨论的参加教会活动人数的记录就有了新的增加。克兹肯定没有想到提出这类常去教堂的教徒，他们去那里是为了数参加教会活动的人数。然而，使人去教堂的原因无论是什么，如果这只是一

① 参见 Andreas Frederik Beck，“*Plump Usandhed*”，*Kjøbenhavnsposten*，1844 年 1 月 4 日，第 4 期。

个完全 in abstracto（【译按】拉丁语“抽象的”）次数的问题，那么每个人都会数，甚至有人去那里就只是为了数人数。

现在，如果只有一个人敢于希望 Kjøbenhavnspostens 上的那个疯牧师使自己限于数人数，即使他没有放弃他是牧师的固执观念，那么他的发疯就完全是天真的，他的努力在未来也许对他有益。［注 3］肯定无法设想他【414】因为这篇在 Kjøbenhavnspostens 上的文章就有具备资格的能力，但是，如果在以后过得很好的几年当中，他在公开场合出现，公布了列成表格的这座城市参加教会活动人数的统计数字，那么他就可以恰当地把这项工作称为他参加教会活动的结果，他就肯定占据了适合的位置。无疑，到了任命新的税收官之时，市政当局将给他优先权，［注 4］或者银行行长将在挑选出纳员时考虑他。

一位杂货商

［注 1］：每个人都懂得满足这一点是对某个具有固执观念的人而言的，那种观念是针对进入其中的某人，并在此基础上对他发言的。

［注 2］：“经常”——这个词不必解释为似乎他只去他经常去的少数几个教堂。他的意思要从反面来理解：他偶尔去一会儿是为了数参加活动的人数。那就是说，如果有什么用处的话，进行这样的指责并不是一会儿的问题，因此，他恰恰是在他常去的几个教堂那么做。换言之，如果他一直在他常去的几个教堂做全部礼拜活动的话，那么就有理由说他有时偶尔在那些教堂空着时去那里——为了数那里有多少人。

［注 3］：如果他没有胆量的话，因此就只有指望当一名真正的牧师。

［注 4］：超过了其他一切神职候选人。

——《论文》卷 4 - B58，1844 年，无日期

《或此或彼》的附言

埃雷米塔[①]

一切都有一个结局。"就连莫滕(Jesper Morten)在最近晚祷中的布道词也走向了结束。"[②] 这是一种相当暗淡的观点，尤其是对莫滕来说，这对他来说毫无益处，即使对每个别的人来说这是使人高兴的。[删除：他也不敢把这算做自己的功绩，似乎全体教徒都变得那么独立而不听他结束时的布道，但他们本身在自己牧师的激励下，献上自己热情的祈祷以感谢上苍那看得见的帮助，布道词在它的帮助下行将结束。] 可是，人们不必轻浮地取笑莫滕，或者自私地使自己放心：自己不属于那些开始做某事的人。一方面，这是一种可怜的给自己的颂词，另一方面，事实始终都仍然是每个人都要开始做某事，因而对整个人类来说，这种说法成了一个阴沉的真理。哲学家们以那么【415】多言说和行为表明了其中的艰难——即要开始——在我更简单和流行的观点看来，它从相反的一端来看一切，或者更简洁地说，从结局来看，与各种巨大的困难密切相关。那就是说，如果开端都有结局的话，那么应当如何决定开始？如果开端没有结局，那么谁愿意开始什么事情？如果无法停止，那么这种思索将以这种窘境而告终：一般语言就适合于描述这一说法：人们既不懂得如何开始，也不懂得如何结束。真的懂得如何开始的人，就 eo ipso [恰恰因此] 懂得如何结束；懂得如何结束的人，在这种认识中也懂得如何开始。因此，经常使我吃惊的是，在我们时代，人们那么片面地在开始的艺术方面完善自己，而实际上却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关结局之艺

---

① 原书页边注：致排字工人：像扉页一样印刷

②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3，页27。

术的说法。如果不及时开创这门具有最美好前程的艺术的话，因为结局如果很好的话，那么一切都会很好。然而，开始很艰难，而人们恰好无法在懂得如何结束之前开始。

因为一切都有结局的暗淡的观点，和决没有结局的同样暗淡的观点，都可能阻碍人们开始，关键在于克服由此产生的怀疑，尤其是当人们遵循那古老的忠告之时：respice finem [关注结局]。关键在于自由赋予了存在以灵活性，而容易腐败变成了不易腐败。“人类的一切都有结局”这一命题表明了人类生存中的苦难。自由则用这种说法来表达：一切都一定有结局——它由此表明了自由的个体得到了存在的帮助，或者说抢在了存在之前，通过宽宏大量地结束事情本身而把自己从有限的垂死或拙劣模仿的变形中解救出来。“一切都没有结局”这个命题表达了有限的顽强以及个体对生存的否定性关注。在这里，自由通过大胆使事情结束而再次得到了存在的帮助。怀疑与苦难的双重表达——一切都有结局和【416】一切都没有结局——在使一切结束的自由中被变形了。由于结局像小偷在夜里突然出现一样那么可怕，以至它以反作用力使过去变得苦涩，有多少幸福的时刻才没有被毁灭？由于人们不愿意去理解一切都一定有结局，有多少生气勃勃、响亮、深刻调整过的情绪在没有牙齿的讲闲话者之中告终？由于不懂得如何结束，有多少幸运的星座因为使每个人迷惑的、最为变化多端的力量瞬间的交互作用而终结于相互憎恶之中？由于不懂得如何开始，有多少向往月亮与群星的甜蜜、极乐的晨梦在疲惫状态之中告终？由于不愿意去理解一切都一定有结局，有多少正可以用来使人长久活跃的情欲震颤以麻木的呵欠而告终？

那么，如果有可能，为了贯彻在这里所提出的观点，我通过退却，冒昧地结束我曾经开始了的观点，如果愿意，也冒昧不考虑读者，这是我在开始时就早已期待的某种东西。

5 年来，我一直保留着在《或此或彼》（上部）中冒险献给读

者大众的手稿；从它出版以来已经过去一年了，时机对于我来说似乎适合于开始。有人也许会说，5年等待的时间太短，一年又太长。也许是吧，也许这部书出现得太早，而我的《附言》也许来得 post festum［在喜庆之后，太迟］。如果是这样，我就用 in magnis voluisse［在重要事情中，意志已经足够了］① 来安慰自己，虽然我仍然想指出：结局也可能像突然出现的古怪念头过早来临，而在外部环境中，有时也可能存在着要求关注以及承受对推延时间的直接责备的情景。这里的情景大部分是这样，因为这篇《附言》早在7个月之前就刊出了，似乎是对一种漫不经心的预言有礼貌的尊重，② 如果预言已经实现，那也许会使【417】附带的、更详细的交流变得很有必要，不会月复一月地拖延时间。

生活中有一个没有任何人能理解的古怪大师，前任有权势者，由于行为怪癖而经常作出非常不同的判断：即命运。当人类的伟大事业正以能够想象到的全部精力进行着并伴随着各种最伟大的期望之时，当战士出海航行之时，命运却并不觉得喜欢刮风，看来风已吹走了，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与此同时，它在使一个孩子高兴地在波浪中荡漾着自己的小船中找到了快乐。为了他，它使水面泛起细浪；为了他，它放纵每一个希望，用和顺的风把他的小船带向另一边，又改变风向，把小船送回到他那里；为了他，它掀起波浪，使船上的船员为大海而悲伤，再来拯救他们——简言之，那孩子可以跟着它随心所欲。人们会认为，在处于死寂状态时，没有哪部风车能够动起来，然而，我们从那童话中得知，有一部风车确实会动。童话的主人公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但后来在离磨房很多公里之外，他带着问题碰到了一个胖子，他相当冷

---

① Propertius，Ⅱ，10，6。

② 参见海伯格，“*Litteraer Vintersaed*”，《智慧之剑》，1843年3月1日，第24期，第292页：“……最后，也许有某个人会向公众提出这种看法”(有关《或此或彼》的意义)。

漠地把一根手指放进一个鼻孔里，用另一个鼻孔出气，正好把气吹到了一个风车上①——那就是命运，它并非没有幽默感，也并非没有某种同情心。

与我一样，有几个人无疑很吃惊，即一本像《或此或彼》这样的书造成了某种较为普遍、同情的轰动，人们阅读了——确实，人们购买了。我承认，这使我很吃惊，就我来说，我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命运。因此，我并非不感激地以这种评论作为回报，正如我应当感谢读者大众的好意一样，因为就连命运都无法造成读者阅读这部书，而只能购买它。我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命运，并为此慎重地不从中得出什么结论，因为命运的特点是非常敏感，人们必须极为小心地与之打交道。因此，我始终都试图使自己与它保持牢固的联系。如果它在路上遇到我，如果它关照我，那么我要感谢它，即使我应当【418】感谢人类。然而，我却没有走出一步以便在下一条街上碰到它，在它离开我时也没有紧紧抓住它。如果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关注那本书，没有一个人阅读它，没有一个人购买它——那么它依然要出版。我对它怀有另一个希望：也许在一段时间之后，会有一个年轻人真的使我高兴地为了那部书本身而阅读它。是的，即使我认为应当放弃这个希望，那部书依然还会出版。

人们在阅读那部书，我要感谢命运，仅仅因为她聪明的头脑碰到了引起这一点的各种方式。就阅读本身而言，我还是非常感谢读者，因为我确信这就是那个无名作者的希望。因此，我毫不怀疑读者已经意识到了那部书不合规则：一种不可能至少是没有

---

① 参见本书第774页（页【118】）。《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3，页235。也可参见 Jakob Ludvig Karl 和 Wilhelm Karl Grimm，“*Sechse kommen durch die ganze Welt*”，*Kinder-und Haus-Märchen, gesammelt durch die Brüder Grimm*，Ⅰ－Ⅲ，Berlin：1819－1822），卷1，页379；《格林童话全集》，前揭，页345；《书信》，第195封信，《文集》卷25，页278－279。

以这种方式进行的活动。那法官本人无疑看出了这一点，否则我就不可能相信。由于他的任务只是限制一种伦理观，那么这种不合规则就成了不可避免的，而我倒是相信，就他的观点而言，他试图掩盖这一点。然而，我不必把这一点告诉读者，他们懂得如何检验一个作者怎样模仿自己的活动，人们凭借一种方法立刻就会发现是否没有考虑中间条件。这样一种不合规则能逃脱评论家们武装起来的目光是无法想象的。因此，我按照这种观点把他们的完全沉默理解为宽大，因为我要代表有关的人们就此感谢他们。我所想到的评论家有 *Forposten* 上那位匿名的评论者；[①] *Faedrelandet* 上的哈根先生；[②] 以及 *Fyenske Tidsskrift* 上那位令人尊敬的无名评论家。[③] 我要集体地和个别地感谢他们的好意。要拥有一位心怀好意的评论家是极为难得的，但在评论家当中的这种三位一体，如果不是按照部分来判断的话，至少也是怀着对整体的好意，这是极为难得的，肯定会使那部书无名的作者很高兴。我不敢把海伯格教授叫做评论家；[④] 他的广告，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在《智慧之剑》上的混合短评【419】可能只是意在“定位”，[⑤] 我只能为表现出来的礼貌和帮助而感谢他。

---

① 参见无名氏，“*Fragmenter af en Brevvexling*”，*Forposten*，1843 年 3 月 12，19，26 日，4 月 2，9 日，第 11－15 期，页 41－43，45－48，49－51，57－59。也可参见《或此或彼》（上部），《增补》，《文集》卷 3，页 552－553。

② 哈根，*Faedrelandet*，1843 年 5 月 7，14，21 日，第 1227，1228，1234 期，行 9845－9860，9901－9908，9957－9964。

③ 参见本书第 1079 页注④（【412】注释⑮）。

④ 以下有 8 个词的词组写在海伯格，“*Litteraer Vintersaed*”，《智慧之剑》，1843 年 3 月 1 日第 24 期第 292 页末尾的页边处。

⑤ 暗指海伯格，“*At orientere sig*”，《智慧之剑》，1843 年 7 月 1 日，第 32 期，页 169－192，尤其是页 187。

[删除的页边注]：[注] 为了理解那广告，他的强烈反对并没有使阅读那部书成为多余，反而很有必要；他对本书的贡献超过了所有评论者，因为单是为了理解《智慧之剑》上的几页文字，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热情地从事读完两厚本书的劳动吗？因而，难怪我会在那时匆忙以一种有差别的表达谢意的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感情？① 一半是被迫 [Das half gewaltig]，因为必须读那本书——为了那广告。[划掉了两行，完全难以辨认]

[注]：增加的并被划掉的几行：从善意的公众和大众朋友的观点来看，浸礼教徒 [Gjendøber，rebaptizers] 的努力，没有从教义学的观点来看那么腐败——！②

在我誊抄手稿时，给那本书取了个书名，这么做太冒失，以至影响到了解释，因为我已写完了序言——简言之，当我结束了自己在家里的所有任务时，还剩下一件事情要做：想一下自己的穿着打扮，使它与菜单和谐一致。文学中的名称就是生活中的服饰。正如在家里过节时一样，家里的仆人也会得到一套新衣服，以便一切都和谐，因而我认为，我也应当考虑一个合适的名称。不错，命运像这样为了某人的利益而去做，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完全让自己去命名多么复杂！非常幸运的是作为婴儿接受洗礼，他的父母发现要尽可能早地获得一个要流传下去的名字！政府多么明智和关怀地规定今后不能更改名字！即使被赋予了一个不幸的名字，即使通过牧师的无知而被赋予了一个毫无意义的名字，最好都还是总要把它保留着，而不要变得抑郁，因为人们绝对【420】要选择自己的名字。有人也许会深深陷入抑郁之中，以至

① 参见《致海伯格教授的谢辞》，《〈海盗报〉事件》，《文集》卷 13，页 17－21。

② 例如，可参见马尔滕森，*Den christelige Daab betragtet med Hensyn paa det baptiske Spørgsmaal*，Copenhagen：1843，页 2－3。

在他身上会发生什么事，一般来说那决不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即他到死都没有留下一个名字，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结束选择名字。

在选择一个文学名称时，较受限制——那就是说，如果有人像我那样，有一项与要被选择相关的特殊工作，因为某人如果还没有写完一行字，却要使自己完全致力于思索自己作为作者应当使用什么名字，那么他就非常有可能完不成。编者的麻烦较少，因为作者很可能只为了名称而改变自己的作品，然后又为了作品而改变自己的名称，直到两者最终什么都没有。这种事情不大可能发生在编者身上。对他来说，作品就是一个完成了的整体，在改变名称的整个过程中不敢改变作品，改变名称也不容易大量出现，因为从编者的从属地位来看，他尤其满足于使自己致力于中肯。他必须做的是，要使自己沉浸在作品中，可以这么说，由此屈尊使作品接受自身的洗礼。

我把这部作品叫做《或此或彼》，在序言里试图解释我使用这个标题的旨意。在使自己熟悉了所有细节之后，我就把全部东西一起放到自己面前思索一会儿，我的建议与读者相同。对他们来说，整个东西变得就像一个被分离了的句子。读者由此进入一种同那本书的自主关系之中，这就是我的目的，我试图通过完全不对该书的计划发表任何评论来达到那目的，因为此外，我毕竟不可能比任何读者都更确切地知道是否有这样一个东西。计划就是一项自主活动的任务，要把自己的见解强加于读者，在我看来就是一种无礼的和鲁莽的打扰。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都体验过“或此或彼”（正如《初恋》里的查尔斯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或者有个叔叔，或者没有叔叔①）。这是实质性的东西；非实质性的是句子的长度和【421】分句的多重性，但个人由于自己的发展对那

① 斯克里布，*Den første Kjaerlighed*，前揭，页 12；*Repertoire*（1832），第 43 期，页 9。

计划的理解也不同。这本书没有作者，因为那位受人尊敬的无名者在我看来，大概同样在读者看来，现在是而且过去也是——无名的，这样它也不应有任何书名。因此，它的书名看起来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于那书本身之中。那个说“这本书‘被叫做《或此或彼》’”的人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说，而那个说“这本书‘是’《或此或彼》”的人本身创造了这个书名。当然，每个个别的读者都能像编者一样这么做。这也是序言让读者为这部著作取这个名字的原因，这是很难让编者做到的事情。

那编者现在应当有了一个书名。不说这个名称一定要因为其他人以及与其他人一致才被选中也行。我决定选择一个名称，它并不那么把编者认定为是一个真实的个体，反而描述了一种与作为一个整体的那作品的抽象关系。这种关系于是成了一种真实的关系，那名称也成了真实的名称，因为个人会被赋予丹麦语意义上自己的名称，正如在拉丁语意义上 nomen huic operi dare［赋予这本书一个名称］一样。因此，编者的名称看起来又是内在于［indadskue］那作品本身的。那部书没有作者，没有书名，它也不应有什么编者，而应当在它自身的飞翔中圆满结束，作为一部书，并不处于同个体的任何有限关系之中。因此，那编者把自己的地位看得相当平常，即使只有一个人发狂地设想这一点，他认为自己是那部书的第一位读者——实际上如此。他把自己叫做“埃雷米塔”，在他看来，这名字对那编者来说并不是一个 proprium［恰当的名字］，对“那读者”来说却是一个 apellativum［描述性的名字］，即使他是惟一的读者。如果那读者在自主活动中提出了《或此或彼》的标题，那么他有时也许就偏爱把自己叫做 Eremita［隐士］，因为更为认真的沉思始终都会造成孤独。也许，有时他会把自己叫做 Victor，无论他多么明确地理解了这场胜利。

【422】编者与书之间的关系可能就像他的真实名字那样极为重要。如果一个著名作者出版了一部别人写的书，那么那个著名的名字就是绝对的。如果一部作品包含了书信和属于事实真相的

按语的信息，那么 nomen proprium 就非常重要。这些既不适用于我，也不适用于我的处境。我的名字完全没有名气，那些无名的作者恰恰也没有劝我出版这些论文，它们反过来与真实的文献范畴也毫不相干。照那部著作的特征来看，一个编者也许希望用假名，然而在他使用假名时，也许又宁愿认为他的特定关系是编者并保留这种关系，以便能在出版其他书籍时继续使用假名。就我所知，这并不是我的希望，在我的处境中也没有什么明显的迹象表明充满了一种连续性。把这部手稿交到我手中的巧合那么奇怪，以至任何有关副本的推测都必须被看作是愚蠢的，无论是我本人要把一切都放进从旧货商那里买来的老旧写字台里，还是成立一个公司以便在更大规模上做古董收藏的投机生意。手稿本身是那么复杂微妙，那编者的关系那么可疑，以至他不得不考虑尽可能快地消失，为那部没有作者、没有书名、没有编者的书稿让路，但正是一个完全孤独的读者，他亲自以“埃雷米塔”的名字出版了那部书。

这里提出了我事先思考了很久的问题。如果有必要，我打算迟早要做出这样一种解释，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这是多余的，因为我寄予希望的那个读者正是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它的。

不过，现实证明了完全不同。这本书并非没有引起注意，相反，它造成了某种轰动。“埃雷米塔”商号在邮件截止日以后的几天里提出了几个观点。这对一个可怜愚蠢的心灵来说是多大的诱惑啊！这对某个有幸具有那个名字的人来说是多么光明的前程啊！他可以证实公众的【423】误解——他肯定不应为此而受责备——他就是那个作者。他可以让美丽的阳光、温暖的天气、热情的接待和恳切的好奇心使他脱去假名的伪装，使自己像神秘的隐居者一样羞怯地暴露在同代人的目光之下。我们以前就见过某种像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旅行者诚实地走过匿名者的狭窄小道，抛弃了尘世的偏爱——只要它是含糊暧昧的。然后，他让自己被人发现了，而那 der verschämte［羞愧的］作者脸红得就像徒劳地寻

找藏身之地的阿纳狄奥梅涅（Anadyomene）① 一样。——他会继续使用假名，却很快注意到书写潦草的一本小书，可能是“《或此或彼》的编者埃雷米塔”所作。他可以让朋友在报纸上宣布：“在新年里，我们期待着《或此或彼》的编者 V. E. 的一部新作。”在过去，这种宣言的结果就是一部作品的诞生。在我们时代，这已不那么常见，但对于产生赞助人来说却更加有用。或者说，他可以……如果他本人没有碰到什么东西的话，那么他就可以求助于……

不过，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因此，我没有屈从于诱惑，而是相反，试图以这几句话来表示埃雷米塔的永别。我希望以此去做我欠自己和读者大众的一些事情，这甚至也与那作者有关，更不必说那编者了，如果每个作者都使用假名，如果每一部作品都从头开始，从属于那个外人的一切开始，那么肯定是最适合的。对我的心灵来说，在无所期待之时偶然碰到一本好书的惊异，在所有方面都比重新想起看见同一个天才以退化了的形式写成的天才作品要好。即使以前没有使用过假名，而一旦注意到退步时，也应该停止写作，这是更加值得赞扬的，否则就赶快使用假名。这接近于停止，接近于这个终点，一位作者应该稍微在读者明白之前就发现它。

多么使人想望的是，如果一位作者真的喜欢【424】与读者大众有情欲接触，那么就要拥有力量，使有关它的观念保持活力，使对它的信念保持炽热，使对它的责任在自己心灵中经受磨练，不为现实沉闷的反对所动！因而，他不会完全把自己的存在看作是一种生计，或者渴望建立起一个资历系统，或者使自己像拉努多（Ranudo）那样忙于在自己作品名录上每增加一部新作而快乐。② 但要像这样在变幻无常的存在的痛苦与欢乐之中成熟和高

① 在希腊神话中，阿芙洛狄忒的名称源自大海。

② 参见霍尔堡，*Don Ranudo de Colibrados*, *eller Fattigdom og Hoffaerdighed*，前揭，卷 6，无页码。

尚起来，没有任何可以求助的过去，没有任何可以期待的未来，不要求退休金和预付款。多么使人想望的是，如果每个作者在自己心中都有自己最严格的批评家，他对那批评家的爱和怕超过了女人惧怕自己的镜子！于是，他就有了一位证人，以见证他是否像那理念爱他和降临于他那样忠实于它；于是，他就有一位朋友，不乏勇气去迫使他，看他是否在无能和老弱的任何时刻都自称那理念依然要降临到他身上，看他自己是否允许淫秽的行为，使生活在一种情欲的亲昵之中的年轻诗人具有衰老的迹象。于是，他会体验到一种美好的老年。是的，即使诗人由于他的忠诚而爱他，想引诱他再次尝试，他也会劝告她说：我亲爱的孩子！你能因为使我丢脸或被我羞辱而得到快乐吗，你能爱我到老吗？那么，像孩子使老人感到高兴那样同我嬉戏一下吧。这就是诗人真正为他做的，甚至更加爱他，并且说：人类仍然是造物的奇迹。当他们年轻而强壮时，便恭敬地赞美和崇拜我。既然他们已经衰弱了，就不愿意接受我的宠爱——他们的自由使我威信扫地。

然而，这种评论多半与作者有关，在这种意义上，由读者来做评论也许不公平，因为他不可能懂得自我否定的艰难，当青春依然为人类提供了可能性时，要放弃那可靠的前景多么艰难，要放弃主宰多么艰难。如果那诱惑超过了没有体验和尝试过它的人的想象，那么可以肯定，【425】自由无论如何都将轻易取胜，都将获得更加难以形容的喜悦。然而，在此之外甚至更加肯定的是，这种行为对读者来说将是一种巨大的喜悦和幸福。因此，他不会固守任何被错误投放的期望，更不会投入对占优势者失败、伟大者衰落的失望之中，而会不为所动地产生出特殊的作品，毫不怜悯地拒绝无法使人满意的东西，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拒绝的是谁的作品。他将毫无偏见地怀着原创性使自己出其不意地致力于那特定的作品，除了它自己之外，它并不希望影响别的什么。

这就是读者所能看出的，而一个编者只不过是第一读者，他也能理解这一点，很容易根据他实际上所理解的东西采取行动。

即便我是那本书的作者，我还是要赶快解散“埃雷米塔”商号，因为命运会使很多意外事件出现，读者大众的好意对作者本身来说也可能变得同最初截然不同，在这种变化中，包含了一种对作者来说的标准，与后来的表现有关的是，在读者身上形成了一种要求，它可能对双方都毫无用处。如果在时间过程中读者会想到说：“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不会很快得知有关埃雷米塔的什么消息”，这样一种期待甚至对作者来说也将成为一个焦虑之源。如果这种评论属于编者，那么对他来说无疑会受到很多深刻的嘲笑。他也许会认为：“老天爷，有人听说了我的什么！难怪没有任何人听说过什么，因为我从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可说。一个编者没有多少事可做，他至多能像个女孩儿一样整天坐在家里，等待着看命运是否会向他推荐一部新的手稿。甚至这种方式也十分令人精疲力尽，也是不确定的。”

考虑到这一点，我认为最好是解散那个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的商号。与此同时，我仍然相信，我将用这种解释来做我欠那本书和欠自己职位的事情，尽可能使读者不要误解他们自己的期望，不要让我的【426】人去要求他们保证，他们是否在别的什么联系或关系中碰到过“埃雷米塔”这个名字，除了它作为《或此或彼》的天然守护者之外，[①] 因而，那个写了它的人“并不”是那个在这里十之八九以这种方式最后一次签名的人，那个人在这个永别时刻并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只相信与这一点一致，即一个“善意的读者”有时会友善地回忆起一位被解雇了的编者。

我作为编辑千方百计地在尽力寻找那位无名作者，正是在这个方面，我高兴地发现这部书引起了某种关注，因为毕竟很好的是在浑水摸鱼，我当然不必说，不过，一切都是徒劳。然而，有

---

① 参见本书第 1066 至 1067 页（页【402】）（《论文》卷 4 - B46，页 202）。

一段时间我相信，在哈根先生的帮助下，我已经发现了一条线索。在 *Faedrelandet*（行 9854）里，他指责我曾说到过 A,[①] 说在那本书里没有找到任何东西能使我们领悟到他个人在社会中的生存。（然而，我实际上并没有说过这话。我只说过，如所周知，A 并没有像这样有一个名字，那法官被叫做威廉，由于缺乏这种类比，我宁可把那些尊敬的作者叫做 A 和 B，而不是我自己为 A 发明了一个名字。）哈根先生的看法是，我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特别强调了一个方面——即 A 应该住在城里一个药剂师[②]的附近。当我读到这段话时，最初就谦卑地想到，我 5 年来一直与那手稿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并没有发现一位评论家聪明的头脑迅速发现了的东西。接下来，我很吃惊的是，哈根先生竟然如此随便地做出了评论。在我看来，这条线索可以通往某个地方。人们也许可以用这条信息唤起那个旧家具商的记忆。也许，人们可以从那药剂师那里尤其是从他们的邻居等等那里找到某种证据。在这个方向上走出任何一步之前，我决定要非常仔细地检查一下 A 的论文。已经提到的那个段落【427】无疑是在诗篇之一里发现的，按照他自己的说法，A 在其中从他那昏暗的住所里听见了在隔壁院子里演奏的《唐·乔万尼》中的小步舞曲，那一定是在一个药剂师的院子里，因为那药剂师捣研钵的声音伴随着那召唤的曲调。我用自己的名誉担保，我 omnem lapidem movisse［竭尽了全力］，以寻到那些不知名的作者。因而，如果我有点啰嗦的话，请原谅我。老实说，哈根先生的全部观点并没有像这一小段文字一样占据我的内心，因为其他的部分一定与那些作者有关，但这一点还是触动了我最脆弱之处。按照哈根亲自指出的，A 当过一名助手，后来受雇于一家流浪剧团，据我回忆，他在国外旅行过（参见与《初

---

① 在《或此或彼》（上部）的文本里，A 和 B 都没有注明日期。

②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 3，页 41，530－531（《论文》卷 1－A169）。

恋》有关的那篇文章[1])。所提及的诗篇没有日期，除了援引的那一节之外，没有其他规定的地点。由于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极为重要，我不愿涉及那些没有事实根据的断言。我已经尽了一切可以想象到的努力去找寻一位权威，希望他能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证实我现在要说的一切。我没有成功，地理著作和统计著作都在我危难时弃我于不顾。不过，我相信自己能保证那真相，并要求哈根先生相信我的话。"在大多数丹麦城镇里都有药房；在国外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药房；药房都不在偏远的地点，紧邻每个药房，十之八九都有一个相邻的院子。丹麦城镇的药剂师与外国的药剂师一样，与首都的那些药剂师一样都要在研钵里捣药。"如果人们凭我的诚实或其他更有说服力的理由而相信这一点，那么就会发现这条线索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剩下来惟一确定了的事实是：一旦一个周游过丹麦和外国的人住在一个药剂师附近，那么在药剂师捣研钵时他会感到非常好奇。因此，哈根先生的线索是一个错误，我的一切烦恼也白费了。然而，我准备原谅他，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那么【428】敏感，以至于我毫不犹豫地提出了一切。但是，我无法原谅哈根先生的是，虽然他并不想用这种不公正来鼓励人们，尽管间接提到了那一点并因此把它公布出来，也许还使它变得很有诱惑性，虽然这与他的意图相反，但还是对毁谤处于药房附近的人们起了作用。换句话说，他认为，"男人们已经为没有居住在任何药剂师周围的妻子女儿们流下了欢乐的泪水。"[2] 人们会认为，如果有人有机会流下欢乐的泪水，那一定就是那些居住在药剂师附近而又"没有"使自己的妻子女儿受到其伤害的人们。可是，竟然到了让那些甚至不住在药剂师附近的人们也流下了欢乐泪水的地步，表明有很多人一定对住在药剂师附近有着巨大的敌意和难以克服的癖性。把这一点公布

①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3，页243。

② *Faedrelandet*, 1843年5月7日，第1227-1228期，行9855。

出来并因此有助于扩散这种态度，就伤害了所有那些居住在药剂师附近的人们，这就是那些居住在药剂师附近的人们的祸根。——这就是我无法原谅哈根先生的原因，在我看来，这就是对他的轻薄和中伤。

像其他很多东西一样，这对我来说可能完全是另一个问题，因为哈根先生公开出来的那些流下了欢乐泪水的高贵男人和父亲们，一定希望知道我是谁，那么在我这方面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它：

Ich bin die lebendige Definition eines pragmatischen Geschichtschreibers, habe kein Vaterland, keinen Freund, weder Weib noch Kind, ziehe keinen Sold, erkenne keinen Herrn, binde mich an kein Gesetz und bekenne mich zu keener Kirche; die Welt ist f - ür mich eine Insel Juan Fernandez [我是一个历史作家的活生生的定义，没有祖国，没有朋友，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领不到报酬，不承认大师，不受法律约束，不属于教会。对我来说，这世界只是一座费尔南德斯（Juan Fernandez）岛]。①

我的道德原则就是要服务，我的最高伦理格言就是，把一切存在看成是一部古老的小说或编年史，【429】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那就是无法预料的惊异，以及不断理解自己的绝对惊异。

埃雷米塔

1844 年 3 月

——《论文》卷 4 - B59，1844 年 3 月

① 远离智利海岸的岛屿，有人认为是塞尔扣克（Alexander Selkirk [克鲁索]）失事和获救的地点。

《或此或彼》“附言”注释：

有一条注释没有印出来，因为准备得太晚，尽管它还是草稿，由于某种原因，我并不想在手稿中修改或增添什么，因为它在1845年12月的最后一天就统统交给了卢诺（Luno）。①

注释：这个想象性的结构［Experiment］（“‘有罪？’/‘无罪？’”）② 最初试图全部用假名写作，是对生存辩证法的双重反思。它不是以双重反思的形式进行的交流（因为所有的假名作品都是如此），而是现存的人以这种方式存在着。因此，他没有放弃直接性，而是保持了直接性，然而又放弃它，保持了情欲之爱的欲望，然而又放弃它。从范畴方面来看，这个想象性的结构以这样一种方式与《勾引家日记》有关：它正好从那勾引家结束的地方开始，他就这项任务提出：“使自己因为女孩儿而诗意化”。（参见《或此或彼》（上部），页470）那勾引家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在《重复》中，情感和嘲讽保持了分离，各自以那年轻人和康斯坦丁（Constantin）为代表。这两种要素结合在了一个人身上，即那想象性结构的“无名氏”，他就是同情心。勾引女孩儿表达了男性的优越，使自己因为女孩儿而诗意化也是一种优越性，但必须成为一种“遭受痛苦的”优越性，只要考虑到男权中心论和女权中心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个特定的糊涂女孩儿。男权中心主义的胜利应当成功，而女权中心主义的现实［Readlitet］则应当成为对男人来说受苦受难的历程。【430】正如那想象性结构的“无名氏”在道德上不可能勾引女孩儿一样，因而当问题涉及男权中心主义与女权中心主义的关系、它们各自都有自身的力量而不是某个特定的女孩儿时，对那勾引家来说在形上方面和美学方面都不可能由于一个女孩儿而使自己诗意化。对那勾引家来

---

① 卢诺出版社（Bianco Luno Press）。参见《日记与论文》卷5，页5871（《论文》卷7-A2）。

② 《诸阶段》，《文集》卷11。

说，他的自我中心主义在这几句话里达到了顶点："她是我的，我不会向群星吐露这件事……甚至也不向柯德丽娅吐露，但是要非常轻柔地对自己说。"（参见《或此或彼》（上部），页446）那无名氏的激情也达到了顶点，大声叫道："整个事情看上去就像一个勾引故事"（注120）。对一个人来说是胜利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就是伦理学上的恐怖。

——《日记与论文》卷5，页5865（《论文》卷7-B83），1846年，无日期

《论文》卷7-B83附注：

不过，那想象性的结构正是《或此或彼》中所缺乏的（参见我自己抄本中的注释），[①] 但它在范畴上成为正确的之前，必须走大量弯路。

那想象性的结构是惟一的事情，在将它写完以前，还有大量准备工作。[②] 甚至在我写作《或此或彼》时，我心里也想着它，经常匆匆记下一些抒情性的念头。在准备把它们写出来时，我就提防着不去看那些草草记下的东西，为的是不受打扰。然而，没有一个词逃得过我的注意，虽然它会再次以一种更好的形式出现。现在我已经仔细看完了自己匆匆记下来的东西，没有漏掉什么，但如果我最初读它，我可能就不会写下来。那想象性的结构是我写下的一切作品中最丰富的，但理解起来却很难，因为天生的自私自利反对那么强烈地坚持同情心。

——《日记与论文》卷5，页5866（《论文》卷7-B84），1846年，无日期

---

① 参见《增补》，页410-411（《论文》卷4-A215）。

② 例如，可参见《日记与论文》卷5，页5661，5662，5663（《论文》卷4-A140，141，142），在准备《诸阶段》时写下的片断。

对一部轻歌舞剧来说，可能有一个情节非常可笑，即一个瑞典家庭在一些论文[①]里读到了丹麦人无与伦比的殷勤好客（理发师无偿剃须，妓女免费操作［参见《或此或彼》[②]］等等），他们动身去【431】哥本哈根——两个星期之后坚定地相信，在哥本哈根始终都是这样——然后在各种情景中发展这个情节。为了弥补那误解，那出戏可以用一个愉快的爱情故事来结束，根据对误解情景的同情来发展。

——《日记与论文》卷5，页5830（《论文》卷6-A87），1845年，无日期

《或此或彼》与《诸阶段》之间的关系[③]

在《或此或彼》中，美学的组成部分表现了与伦理学的斗争，而伦理学要由它所产生的人来选择。由于这个原因，只有两个组成部分，而那法官绝对是赢家，虽然那部书的结尾是一篇祷告词以及一段评论：逐渐建立起来的惟一真理才是我的真理（内在本质——我逐渐建立布道词的出发点）。

在《诸阶段》中，有三个组成部分，情景也不同。

1. 美感就像某种过去的东西一样延伸到了背景之中（注125）（因此是“一种追忆”，因为它毕竟不可能变成绝对的无）。

那年轻人（思想抑郁），康斯坦提乌斯（Constantin Constantius）（通过理解而变得坚强）。埃雷米塔，一个再也不可能当编者的人（同情的嘲讽）；那时装设计师（超凡的绝望）；勾引家

① 关于对“哥本哈根斯堪的纳维亚学生联合会的瑞典和挪威学生”的好客的描述，以及有关为手工艺人贷款基金计划的信息，可参见*Kjøbenhavnsposten*，1845年6月14，23日，第135，142期；*Faedrelandet*，1845年6月16，17，23，24，26，27，28，30日，7月1，2日，第1914，1915，1920，1921，1922，1923，1924，1925，1926，1927期。

② 参见《或此或彼》（上部），《文集》卷3，页287。

③ 参见《附言》，《文集》卷12。

约翰尼斯（该死，一个“众所瞩目的”个体）（注125）。他得出结论说，女人不过是一个瞬间。那法官就从这一点开始：女人的美与时俱增，她的现实［*Realitet*］恰恰就在时间之中（注125）。

2. 伦理学的组成部分是论战性的：那法官没有发表友好的讲演，而是在存在之中搏斗，因为他不可能就此结束，即使他可以借怜悯一再战胜每个审美阶段，却在情趣才智方面赶不上审美家（注125）。

3. 宗教进入到存在之中，与幽默具有超凡的近似【432】（那想象性结构中的“无名氏”），成了它的先决条件和隐匿者（Frater Taciturnus）（注125）。

——《日记与论文》卷5，页5804（《论文》卷6－A41），1845年，无日期

摘自《附言》草稿：

一个遭受痛苦的故事，遭受痛苦正是宗教范畴。

在《诸阶段》中，那审美家再也不是一个经常出入于B的客厅的聪明人——一个怀有希望的人等等，因为他仍然只是一种可能性；不，他存在着［existere］。

“那恰恰与《或此或彼》相同。”

康斯坦提乌斯和那年轻人在那想象性结构的“无名氏”身上被合成了一体（高级幽默），成了宗教开始的出发点。——正如悲剧主角被用来表明信仰一样。三个阶段，却只有一个“或此或彼”

——《日记与论文》卷5，页5805（《论文》卷6－B41：10），1845年，无日期

对《海盗报》的要求①

Sing sang resches Tubalcain——译文的意思是：残忍嗜血的“海盗”，高贵而强有力的苏丹，你们掌握着人们的性命，就像你们右手里的玩物，像你们咒骂的暴怒中的恶念，让我鼓动你们去怜悯，削弱那些痛苦——杀死我吧，但不要使我不朽！高贵而强有力的苏丹，用你那敏捷的智慧思考一下你已杀死的那些最微不足道的人们用不着花很长时间看出什么，思考一下变成不朽意味着什么，尤其是通过《海盗报》证明而变成不朽意味着什么。永远被指责为残酷的怪物是多么残忍的恩遇和仁慈，因为《海盗报》残酷地饶恕了他！但首要的不是这个——不是我决不会死去！哦，这样的死刑闻所未闻。我厌倦了生活，正如厌倦了去理解它。没有使任何人被我女人般的恸哭感动是多么残忍的荣耀和荣誉：这将杀死我，这将是我的死期——但每个人都会笑着说：【433】他不可能死。让我鼓动你去怜悯吧，停止你那玄妙的、残忍的仁慈吧，就像杀死其他一切人那样杀死我吧。

埃雷米塔

（这也许是在《或此或彼》附言结尾加上的几句话，② 在靠窗户最近的高橱柜里。）

[页边注]：杀死我吧，这样我就能与你已经杀死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可是，不要因为使我不朽而杀死我。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853（《论文》卷 6 – B192），1845 年，无日期

---

① 有关基尔克果与《海盗报》的关系，参见《〈或此或彼〉成书述略》，《〈海盗报〉事件》，《文集》卷 13，页 7 – 33，以及该文本与《增补》的有关部分。

② 参见《增补》，页 428 – 429（《论文》卷 4 – B59，页 225）。

我的同时代人无法理解我作品的意图。《或此或彼》分成四个部分或六个部分，在六年里分别出版，这很正确。然而，《或此或彼》中的每篇文章都只是整体的一部分，因而《或此或彼》的整体又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毕竟，一想到我的那些资产阶级的同时代人，就足以使人发疯。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905（《论文》卷 7 - A118），
1846 年，无日期

无疑，使《或此或彼》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它是第一部书，因此，可以把它当作耗费了很多年的作品——因而结论是：风格不错，发展得很好。它整整写了 11 个月。在那时之前，至多只有一页（《诗篇》）。就其本身而言，我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后来的所有作品之上。《或此或彼》的大部分都只写了两遍（此外，当然有些是我散步时想到的，但事实总是那样），现在，我一般都要写三遍。[1]

——《日记与论文》卷 5，页 5931（《论文》卷 7 - A92），
1846 年，无日期

人们并没有真正理解辩证法，至少是反向的辩证法。人们对这种辩证法拥有相同的体验，如狗儿学着用两条腿走路：它们会一时获得成功，但接着马上又回到用四条腿走路。[2] 在向他们呈现反向辩证法时，他们能理解，而一旦呈现结束，他们又【434】根据直接辩证法来理解它。——例如，很容易让一个或很少几个读者按照直接辩证法来理解：这对作者等等来说很糟糕，但非常好的是使他充分利用它等等——然而，作者本人自愿按反向辩证法努力造成这一点，只想要一个或几个读者——要知道，这决不

---

① 参见《观点》，《文集》卷 22。

② 参见《爱之作品》，《文集》卷 16。

可能流行起来。——昨天，莫尔贝赫（Molbech）[1] 写信给我（在一条注释里标明的日期是1847年4月29日），说《或此或彼》售罄“是我们时代的文学史上需要研究的一个现象”。为什么？这位参议员并不知道它已经售罄很久了；他并不知道《最后的非科学附言》里的克里马库斯一年前就这个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2] 说赖泽尔（Reitzel）[3] 两年前就谈到过新版本，说我成了障碍。他不知道我在运用反向辩证法时如何同自己作斗争，只要可能，就使之符合真理。现在这个时刻是否能售出我的一本书，我并不知道，但在我开始恼怒之前，我确实真的只能那么做。对这个那个人说几句奉承话，一个作者一般只能将自己的书卖出去不到一半或十分之一——而它们却售罄了。甚至现在，当我使人们变得非常恼怒时，甚至现在一切又将重新开始，只要我稍微停顿下来，变得不那么有创造性（因为真正最使他们反感的是我创造力的程度），写一本小书或更小的书，只有一篇（《各种精神的布道词》——那么一切又重新开始了。我正在玩一种精巧的游戏，我已经完成了一部非常巨大的书，[4] 为了找到一个证人，我把它给乔德瓦德（Giødwad）[5] 看了，同时我们开始校对《布道词》，我

---

① 莫尔贝赫（Christian Molbech，1783－1857），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批评家，1845年6月28日被任命为参议员。

② 参见《文集》卷12。

③ 赖泽尔（Carl Reitzel，1789－1853），当时哥本哈根的主要书商、出版商和印刷商。参见《书信》，第157封信，《文集》卷25。

④ 《论阿德勒之书》，基尔克果没有发表它。参见《论文》卷7－B235。

⑤ 乔德瓦德（Jens Finsteen Giødwad，1811－1891），1837－1839年担任 *Kjøbenhavnsposten* 的编辑，从1839年12月以来任 *Faedrelandet* 的合作出版商之一，1844－1845年任编者。他是基尔克果的经纪人，就那些化名著作与印刷商及书商打交道。

曾期待诱骗穆勒（Møller)① 或别的某个歹徒写一篇有关《布道词》的颂词并且说："显然，只要基尔克果大师愿意花费时间的话，他就能创作出某种伟大的东西等等。这本书所带来的痛苦比一般的书大得多，由于这个原因，他花费了更多的时间等等。"然而，大量谎言已经为人相信了，【435】被认为非常合理，我也对那些大部头著作做了一点拙劣的修补工作。啊，在一个商业城镇里，不同寻常的东西是怎样的命运啊！于是，我带着那本大部头书和乔德瓦德同时完成的证明向前冲去等等。那又怎么样？于是，与我生活在一起的粗野的人们又愤怒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无法容忍那个领域。他们无法理解在那个领域中的工作，无法理解像我那样勤奋地工作：因此，那作者正在做一项拙劣的修补工作。

难怪我不断厌恶必须与乌合之众生活在一起，难怪我可以完全把眼睛闭上一直工作下去。因为当我闭上眼睛时，我就在上帝面前，于是一切都是正确的，于是我自己就没有什么重要性，从人的角度和比较的角度来说，我就是那样，因为我的命运就是在一个小城里与一些无足轻重的人生活在一起。

——《日记与论文》卷5，页5997（《论文》卷8－A84），
1847年，无日期

……我的思想要成为一名牧师。当我开始写《或此或彼》时，后来通过与另一个人不愉快的关系，我生命中根深蒂固的伤痛和苦恼再次被剥开和加深了。结果，从人性角度说，我理解了自己的存在为自己的一生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我成了一个作家的原因。

——《论文》卷8－A422，1847年，无日期

① 有关基尔克果与穆勒（Peter Ludvig Møller）之间的关系，参见《〈或此或彼〉成书述略》，《〈海盗报〉事件》，《文集》卷13，页10－29。

如果目标是要提升整个时期，就必须真正了解它。这就是立刻从正统观念开始的基督教发言人实际上没有多大影响力只能影响少数人的原因。因为基督教世界大为落伍了。必须从异教开始。因而，我从《或此或彼》开始。这样，我就能让时代跟我一道前进，而不用梦想到哪儿去或者我们现在在哪儿。可是，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不可能摆脱我，正因为他们与《或此或彼》在一起是那么愉快。现在，他们也许想抛弃我，他们可以置我于死地，但这些都没有用——他们一直都需要我。如果人们直接从基督教开始，他们就会说：这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并立刻使他们自己处于戒备状态。

【436】但是，正如我最后的布道词所说，我那整部巨大的文学作品只有一个理念，那就是：从背后伤人。①

赞美属于在天的上帝——我再也没有什么可说，人们添加的别的任何东西都是废话。

——《日记与论文》卷5，页6107（《论文》卷8－A548），1848年，无日期

我承认，我作为作家开始自己的工作具有一种优势：被认为是某种坏蛋，却极其才华横溢——那就是说，是一个沙龙的主角，时代的真正宠儿。其中有一些不真实——而是，如果不是那样，我就不会使人们与我在一起。当他们逐渐意识到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时，他们就已消失了，并且要继续消失。如果人们知道我在恐惧与颤栗中设想出了自己的拯救的话，② 那就是对尘世的宠儿说再见。

然而，这里潜伏着那神秘的力量。——他们并不在意这一点。对有些人来说，首先是要成为一个放荡的审美家，一个社交明星，

① 参见《基督的布道词》，《文集》卷17。

② 参见《新约·腓立比书》2：12。

而在多年之后，如他们所说，成了一个圣人，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他们完全不习惯有一个忏悔者，一个忏悔的传道士，他们开始穿上社交明星的服饰，当作一种告诫的尺度。

这也为我提供了近乎惊人的对人的认识。

——《日记与论文》卷6，页6198（《论文》卷9－A155），1848年，无日期

早在《公开忏悔》那篇文章时，① 就有一种信号似的推测（那时我完成了《或此或彼》的手稿，紧接着《或此或彼》之后，那篇文章也是一桩神秘事物：在不承认很多报刊文章的署名权之后，诚然，没有任何人把它们归之于我，我最终要求人们决不要认为那些没有我署名的文章是我的，正在那时，我打算开始使用假名）使人想到：海伯格教授就是我想保护的那种文学人物，其中尽可能清楚明白地提到了他和明斯特两人。但是后来，海伯格本人与他对《或此或彼》不礼貌和浮华的评论一起出现了，也与他从来就没有兑现的漫不经心的承诺一起出现了。然后，他的【437】派系的对立面披上了这样一种小小的文学伪装，他却试图以沉默来对付——所有这些都给了乌合之众的野蛮突现出来以机会。我就是那个可以也应该进行反击的人，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要一直廓清与海伯格可能进行的论战的道路。最终，我向野蛮发起了进攻——海伯格却在危难时弃我于不顾。在此时以前，经常都流传说我赞成或纵容了那次造反。现在，人们看清了事件的真相——但海伯格认为：如果基尔克果现在被骗了，那就是一件好事。呸！

——《日记与论文》卷6，页6201（《论文》卷9－A166），1848年，无日期

① 发表于1842年6月12日。参见《〈海盗报〉事件》，《文集》卷13，页3－12。

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刊登在 *Faedrelandet* 上的那篇小文章《一个女演员生活中的危机》。[①] 这么做的原因有以下几点。有一些较次要的原因，但它们具有说服力，因此，我必须首先让它们接受批判。我认为要把它归于海伯格夫人，[②] 部分也因为从前一篇有关尼尔森（Nielsen）夫人[③]的文章。我想再打击一下海伯格。这样可以明确地说出一些问题，否则我不可能说得这么轻松和健谈。与乔德瓦德[④]开玩笑使我很愉快，他自找麻烦。因此，论证这一点的主要理由是：现在我专注于宗教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然而，人们也许试图证明我已经变了，变得很认真（以前我不是这样），文字上的攻击使我变得假装神圣起来。简言之，他们将证明我的信教是人们在老年时才开始去做的事。我认为，这种左道邪说对于抵抗来说极为重要。我作为一个作者的全部工作的核心实际上就在这里，即我在写《或此或彼》之时，我在实质上是信教的。因此，可能有用的是，要再次表明这种可能性，我认为这正是我的任务，始终都有可能的是，尘世的虚荣与世俗关怀要追逐至上，从这种观点来看，他们会傲慢地轻视宗教，认为它是某种为了衰弱者的东西——始终都有可能，实质上却不愿意有它。说到底，这尘世是那么【438】枯燥乏味，以至当它认为那些公开赞扬宗教的人不可能创造美感之时，它却毫不关注宗教……

——《日记与论文》卷 6，页 6209（《论文》卷 9 - A175），1848 年，无日期

---

① 以假名（*Inter et Inter*）发表在 *Faedrelandet* 上，1848 年 7 月 24 - 27 日，第 188 - 191 期。参见《基督的布道词》，《文集》卷 17。

② Johanne Luise Pätges Heiberg（1812 - 1890），海伯格的妻子，当时丹麦的一流女演员。

③ Anna Helene Brenøe Nielsen（1803 - 1856），丹麦女演员，尤其以扮演奥伦施莱格尔作品中的女主角而著名。参见《诸阶段》，《文集》卷 11；《日记与论文》卷 1，页 152（《论文》卷 6 - A118）。

④ 参见本书第 1103 页注⑤（页【434】注释⑬⑨）。

我不可能过于经常地重复我经常说过的话：我是一个诗人，然而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诗人，因为我天生就是辩证的，一般来说，辩证法恰恰就是诗人的异化。也许很少有人能想象到，从童年到一生所遭受的痛苦就是陷入最深刻的失望之中，从这种失望再陷入绝望，我自己通过写作才终于理解了这一点。正是伦理学唤醒了我——哎呀，我，竟令人痛苦地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我不幸地被置于了普遍的人类之外。如果我能认识到这一点，我无疑会变得极为自豪。因此，我接着就与基督教有了联系。我的计划是，一旦出版了《或此或彼》，就响应感召到乡村教区去，为我的罪过而忏悔。我无法压抑自己的创造力，我追随着它——很自然地转向了宗教。于是我理解了，我的任务就是要像这样通过服务于真理来赎罪。它实际上已经变得难于负担，从人性方面说，成了牺牲一切的徒劳无益的劳作。这就是我为基督教服务的原因——以我所有微不足道的快乐，去思考难以形容的仁慈的上帝为我所做的一切，那远远超出了我的期望。

这种情景要求基督教再次呈现出来，没有缩减与调和，因为那情景就存在于基督教世界中：间接地。我一定是身处其外：醒悟将是最伟大的。人们喜欢直接的交流，因为它有利于安慰，而交流者喜欢它，因为它使生活变得不那么紧张，因为他们总是让一些人参与其中，因而逃避孤独的倾向。

因此，我活着，相信上帝将在我的努力之上打下“支配”的烙印——一旦我死去，不是从前——这就是与忏悔和那计划的重要性的全部联系。我生活于这种信仰之中，希望在其中死后去上帝那里。如果他不愿意【439】这样，他肯定会亲自关心这事，我并不敢做别的什么事情。

——《日记与论文》卷 6，页 6227（《论文》卷 9 - A213），
1848 年，无日期

不错，一定就是这样。我没有成为一个宗教作家，我就是这

样：与《或此或彼》一起同时出现在两篇布道词里——现在，在只写宗教著作两年之后，写了一篇关于一个女演员的小文章。①

现在，有一个时刻，一个休息的时刻，这一步使我学会了了解自己，而且非常具体……

——《日记与论文》卷6，页6229（《论文》卷9-A216），1848年，无日期

注意 注意

是的，发表那篇小文章是一件好事。我从《或此或彼》和两篇布道词开始。现在，在全部布道词系列之后，都结束了——还有一篇美学方面的小文章（注143）。它表达了：正是布道——即宗教——应当推进，美学现在被超越了。它们反而有了联系，或者说它成了某种反面对抗，表明了那个作家并不是一个在时间过程中变老了的美学作家，也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成了宗教家。

然而，我的确不值得赞扬。正是主宰支配了我，使我得到了极端抑郁和受到困扰的良心的帮助。

然而，如果那篇小文章没有出现的话，就还是缺乏某种东西，就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我在实质上随着岁月而改变了，因而丧失了整个创造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

的确，我受到过这种写作的教育，在宗教方面越来越成熟了——但在某种决定性的意义上，我已经体验过了那种压力，它在我开始写作《或此或彼》之前使我对这世界感到厌恶。即使如此，我惟一的希望就是，尽可能决定性地做些好事来弥补，如果可能的话就以另一种方式，因为那是我自己所承担了的。很明显，我在宗教方面越来越成熟，以至我现在要告别美学，因为我

---

① 《危机》。参见《增补》，页437-438（《论文》卷9-A175），以及注释。

【440】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时间使我能够、愿意并敢于完成美学写作方面的工作……

——《日记与论文》卷6，页6238（《论文》卷9－B227），1848年，无日期

现在，为那篇小文章的发表增加一种对死亡的思考（注143）！如果它没有发表我就死了：确实，任何人都可以发表我生前的文章，而尼尔森[1]无论如何都要在场。然而，我在老年之前并不信教，也许是由于某种偶然情况，这种幻觉依然是有可能的。可是现在，辩证的分裂非常明显：《或此或彼》与《布道词两篇》《最后的附言》和两年逐渐写成的一些作品，以及后来的一篇美学小论文。

——《论文》卷9－A228，1848年，无日期

在这个问题上与尼尔森的关系[2]使我在恐惧与颤栗中感到非常不安。我曾经与他做过较为直接的交流。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在哪种程度上真正理解我，他在哪种程度上能为真理而尝试什么，我都完全不清楚。这里有机会做一个测试，而我感到，我把它归于那项事业、他和我自己。有幸的是，他正住在国内。他一直坚持认为，他的理解是要把美学当作一种引诱和隐姓埋名者。他也坚持认为，他理解了那始终都完全取决于复杂的情况。但是，这是否完全是真实的，他从来就没有真正使之接受测试。他几乎

---

① 尼尔森（Rasmus Nielsen，1809－1844），哥本哈根大学哲学教授。看来，尼尔森一度在某种意义上被允许成为基尔克果的后继者。例如，可参见《日记与论文》，页6239，6246，6301，6302，6341，6342，6402－6406，6574（《论文》卷9－A229，258；卷10－A14，15，110，111，343；卷10－B83－86、121）；《书信》，第257封信，《文集》卷25。

② 同上。

不理解《或此或彼》和那两篇布道词的意义……

——《日记与论文》卷6，页6239（《论文》卷9－A229），
1848年，无日期

注意 注意

很奇怪，对那篇小文章感到奇怪①——我几乎近于死亡并忘却了自己。当人们就像我那样过度紧张时，很容易暂时忘却像我的著述活动那样一种巨大结构的辩证大纲。那就是主宰帮助我的原因。

【441】现在，总体性在辩证法方面是那么正确。《或此或彼》和那两篇布道词［页边注］——《最后的附言》——两年来仅有的布道词和后来关于一位女演员的小文章。我碰巧变老和因此成为一个确定的宗教作家的幻觉，已经变得不可能了。如果我提前死了，那么我这两年所写的文章就会变得模棱两可，而那总体性会变得不稳定。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当我考虑到我生存于其中的真实世界时，我的担心就是不必要的——因为在事实上，我并没有发现很多辩证论者。

［页边注］：注释。那两篇布道词相当恰当地没有与《或此或彼》同时出现——正如现在那篇小文章一样。

——《日记与论文》卷6，页6242（《论文》卷9－A241），
1848年，无日期

摘自《观点》“附录”定稿：

……那是一个崩溃的时代，一种审美的、衰弱的崩溃，因此，以前就有可能质疑介绍宗教、美学方面的强化，《或此或彼》必

① 《危机》，参见《增补》，页437－438（《论文》卷9－A175），以及注释。

须在前面，这样就有可能“辩证地”从美学作品（使用假名）开始，以便有可能抓住人们，在能够想到把它们转移到宗教方面之前，这毕竟是首先出现的。这样也可以确信：在反思的意义上，宗教也可以用于辩证法的关注……

——《日记与论文》卷6，页6255（《论文》卷9－B63：7），
1848年，无日期

摘自《观点》“附录”定稿：

……世界上统治者的最初形式就是“暴君”；最后的形式将是“殉道者”。在世界的发展中，这就是运动［页边注：走向日益世俗的精神，因为现世主义是最伟大的，它一定会取得可怕的优势，那时，只有殉道者才能成为统治者。当一个人成为暴君时，大众还没有彻底世俗化，但当“大众”都想成为暴君时，那时【442】世俗精神就成了完全普遍性的，那时只有殉道者才能成为统治者。］无疑，暴君与殉道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然而，他们具有一个共同之处：进行约束的权力。暴君渴望权力，受到强力的制约，殉道者自己无条件地服从于上帝，受到自己遭受苦难的制约。后来暴君死了，其统治就结束了；殉道者死了，其统治才开始。暴君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他非人性地统治着大众，使其他人都成为大众并统治着那些大众。殉道者是遭受苦难的个体，他以自己对人类的热爱教育他人信仰基督教，把大众变成单独的个体——每个单独的个体在天堂里都有欢乐，因此，他拯救了大众，把他们从那使徒本人所称的“动物范畴”中拯救出来。——整本书都只写到了这一点，甚至由我来写，一种诗人和哲学家，完全没有提到将要来临的那个人，那诗人哲学家或哲学家诗人。此外，他将在远处密切注视着我预感的对象，将看到那种东西的实现，即我只有朦胧地想象在遥远的将来的某个时候会实现的那种东西。

“确实”只有在两个方面之间进行选择——或此或彼。不错，

在真实世界中当然有很多方面［页边注：并非实际地而仅仅是“比喻地”存在着“选择”的问题，因为被选择了的东西毫无差别——这一个与另一个一样是错误的。在真实世界中，存在着很多方面］——存在着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等等——以及一切最奇怪的结合，如理性的自由主义者与理性的保守主义者。在英国那个巨大的国家曾经有四个党派，在较小的欧登塞（Odense），这也应当是实情。然而，在最深刻的意义上，确实只有在两个方面进行选择——而在这里存在着“单一个体”的范畴：“要么”服从于上帝，惧怕他和热爱他，站在与人类对立的上帝一边，从而热爱上帝心目中的人类——“要么”站在与上帝对立的人类一边，因而通过扭曲而使上帝人性化，没有“感到什么是上帝和什么是人类”（《新约·马太福音》16：23）。上帝与人类之间一直在进行着一种斗争，一种【443】对生与死的斗争——并不是被处死的上帝与人类！——只与这些事有关：有关什么构成了诚挚和有关“单一的个体”，有关什么构成了恶魔，恶魔是邪恶的还是善良的，有关沉默作为一个因素对邪恶的贡献和沉默作为一个因素对善良的贡献，有关“受真理欺骗”，有关间接交流，这在哪种程度上是对人类的背叛，对上帝的傲慢，有关人们通过思考上帝与人类而懂得了与恶魔相关的是什么——单是有关这些事情就可以写成一大本书，甚至由我来写，一种哲学家，完全不提及即将到来的那个人，那“哲学家”将看出“基督教世界的传教士”，并且首先就懂得所有那些东西，而我却只有逐渐学会至少理解一点点。

——《日记与论文》卷3，页2649（《论文》卷9－B63：13），
1848年，无日期

……［页边注：于是，国王把那本新书给王后看，这事让我说：陛下，请原谅，我没有给王后带一本来。他回答说：啊，可是一本就使我们两个满足了。］

王后说，她认识我，因为她曾在堤岸上见过我（我曾因“特拉德号”［Tryde］在那里搁浅而逃离那里），她曾读过一部分“你的《或此与或彼》，但无法读懂”。我回答道：陛下知道，那对我来说太糟了。可是，那种情景有些特殊。克里斯蒂安八世立刻听出了那个错误，或此“与”或彼，我肯定也听见了。使我吃惊的是，听见王后所说的恰恰就是女裁缝们等等所说的。国王看着我；我避开了他的目光……

——《日记与论文》卷 6，页 6310（《论文》卷 10 - A42），1849 年，无日期

《勾引家日记》必须先出来，以便启发《想象性的心理学结构》。①后者处在兴趣和宗教之间的边缘。如果《勾引家日记》不先出来，结果就可能是读者【444】发现它很有趣。《勾引家日记》是一个助手，现在人们发现它很令人厌烦——完全如此，因为它是宗教。泰西图努斯（Frater Taciturnus）本人也这么解释。

——《日记与论文》卷 6，页 6330（《论文》卷 10 - A88），1849 年，无日期

如果我要谈论它的话，那么整本书都是按照我如何机灵地就我的生活方式而愚弄人们写成的。

在我阅读《或此或彼》的校样和撰写布道词期间，我几乎没时间去街上散步。于是，我使用了另一种方法。每天晚上，当我精疲力尽地离开家去米尼餐馆吃饭时，我就在剧院停留十分钟——一分钟都不超过。由于我为人熟悉，我指望着剧院里有几个爱讲闲话的人，那时他们会说：他每个晚上都到剧院去，他没有做别的事情。啊，你们这些亲爱的搬弄是非的人，感谢你们——如果没有你们，我就决不可能获得我想要的。

---

① 参见《诸阶段》，《文集》卷 11。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从前的订婚者。那就是我忧郁的希望，只要可能被人轻蔑的话，就只为她服务，只帮助她为我提供一种恰当的忍耐力。因此，在我心里完全在所有方面都赞同要损害我的公众形象。

——《日记与论文》卷6，页6332（《论文》卷10-A153），1849年，无日期

注意 注意
注意

《次要的伦理学与宗教论文集》,[①] 如果省略了对阿德勒(Adler)[②] 的论述（肯定必须省略，因为与他的接触完全没有意义，此外，像这样只在心理学上论述一个当代人也是不公平的），具有一个缺点，即作为整体研究的各个部分并没有引起对它们本身的注意（真相原来就是这样），现在将引起对它们本身过多的注意，由此引起对我的注意。尽管原本是一部独立著作，但同样适用于第三篇，最近的一篇著作。

但是，如果有关阿德勒的第二篇和第三篇[③]也被省略了，那么《文集A》就完全不可能出版。

---

① 预期的著作《道德与宗教论文集》最初有以下几个部分（参见《论文》卷9-B1-6）：序言；第一部分《对什么可能被叫做'作者之前提'的看法》；第二部分《辩证关系：普遍性，单一个体，特定个体》；第三部分《人有权使自己为真理而被处死吗》；第四部分《现时代之状况的揭示》；第五部分《对阿德勒大师作为一种现象以及对黑格尔哲学与现时代之讽刺的心理学解释》；第六部分《论天才与使徒之间的差异》。由H. H. 所做的《两篇次要的道德与宗教论文》发表于1849年5月19日，包括序言和上面提到的第三和第六部分。《阿德勒之书》依然是手稿形式，包括序言（基尔克果为此曾写过八篇不同的序言），以及上面提到的第一、第二和第五部分。

② 阿德勒（Adolph Peter Adler，1812-1869），丹麦哲学家和神学家，黑格尔哲学的学生，后来在各种观点的鼓动下，成了一个现代诺斯替教徒。

③ 同本页注①。

此外，应当强调一下《或此或彼》的第二版。【445】因此，也是——如我以前认为的——一个四开本，有最近的所有作品，或者只有它的一个小片断，但请注意，是与《或此或彼》的一个恰当对比。有关我作为一名作者的工作的《三条注释》[①]似乎是为此而作的，这对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如果我完全无法直接确定充分理解了自己的全部著述活动（通过发表《对我作为一名作者之工作的观点》），甚至也没有做出间接的简洁表示（通过发表《文集 A》等等）——那么会怎样？因此，完全就没有什么对我的著述活动的整体性的判断，因为没有任何人对它有充分的信任，或者说没有任何人有充分的时间和能力去寻找一种整个创作中的综合计划［Total-Anlaeg］。结果，判断就是：我不知不觉随着时光改变了。

情况将是如此。这使我很苦恼。我深信，存在着另一种完整的一致性，存在着对整个创作的一种综合（在主宰的特别帮助下），肯定也存在着就此可以说的其他一些东西，而不是这样乏味地评论说那作者已经改变了。

我把这一点深藏于内心之中，其中也有某种对比：我比其他人更有罪过的感觉。

这些部分强烈地吸引了我。我并不愿意被人怀着任何一种同情认为很离奇，不愿意把自己表现得很离奇。

这完全适合于我。因而，我所能选择的最好匿名方式，就是相当简单地接受一种职位。

---

① 参见本书第 1115 页注释①（页【444】注⑮）。《有关我作为一名作者的工作的三条注释》打算作为《观点》的附录，包括：（1）《关于〈单一个体〉的献辞》；（2）《对我作为一名作者的工作与〈单一个体〉之关系进一言》；（3）《〈耶稣受难日的布道词〉序言》。最终，第三篇被删去了。参见《观点》，《文集》卷 22。第三篇的缩略版曾被用作《在耶稣受难日圣餐时的两篇布道词》的序言（1851），《文集》卷 18。

整个创作使人动心的方面（即它是审美的——但也是宗教的），将由《三条注释》非常明白地表示出来。就此而言，如果有什么要使人动心地起作用的话，那么进行解释就错了。渔夫不可能把自己的诱饵告诉鱼，说“这就是诱饵”。最后，如果别的一切都表明适合于就整体的综合性进行交流的话，那么我不可能非常强调主宰实际上就是指引的力量，我在很多方面直到后来都没有理解到。

【446】这是在忏悔日的前一天写下的。一年前的今天，我决定发表《基督的布道词》,[①] 今年我则趋向于完全相反的一面。

有一会儿，我想为整个事情增加一点温和与友好。通过《或此或彼》能够最好地达到这一点,[②] 然后是《三条注释》。实际上，很奇怪的是，现在我想到为了不引起论战而停止写作，我并不希望通过回应而卷入到论战中去（由于《文集 A》中的第一篇和第二篇，那场论战成了不可避免的）。

就我而言，希望让它缓和一下：如果有人想论战的话，那么在这背后，我肯定会全副武装起来。[③]

——《日记与论文》卷 6，页 6346（《论文》卷 10 - A116），

1849 年 2 月 19 日

最初，我打算在《或此或彼》之后马上停笔。这真的是最初的想法。可是，创造性抓住了我。后来，我计划写完《最后的附言》后停笔。可是，出现的情况是，我卷入到了所有那一大堆困扰之中，正是这件事情，使我仍然处于那个点上。现在，我对自己说，那再也不可能是一个放弃各种极好条件的问题，不，现在

---

① 发表于 1848 年 4 月 26 日。

② 参见《书信》，第 154、156、157 封信，《文集》卷 25。

③ 参见《武装起来的中立》，《文集》卷 22（《论文》卷 10 - B106，107）。

那是一个忏悔者的处境。因此，我要以《基督的布道词》作为结束并去旅行，然而我没有去旅行——而1848年成了我的创造力最丰富的一年。① 因此，主宰本身使我受到了约束……

——《日记与论文》卷6，页6356（《论文》卷10-A138），1849年，无日期

注意　注意
注意

如果没有伴随着某种东西，那么就决不要让《或此或彼》的第二版出版。② 由于某种原因，重点一定是：我已经决定了要成为一个宗教作家。

诚然，我对教士职位的追求③也突出了这一点，然而，它可以被解释为后来发生的某件事情。

因此，我确实有权利（部分由于关心以免过多谈论我自己，部分因为不愿使自己面临可能的烦扰）使我所写的东西【447】含糊不清，像某种不确定的东西一样处于暂时搁置状态，因此更不用说它之外的其他东西，尽管它无疑会激怒各种人，使他们意识到那整体［著述活动］之中的这种足智多谋。实际上，很惬意的是把我看成一种半疯狂的天才——那是一种必须意识到更为非凡的气质。

---

① 《基督的布道词》和《危机》发表于4月26日、7月24-27日；《观点》“实际上等于写完”（《日记与论文》卷6，页6258；《论文》卷9-A293）；《武装起来的中立》“写于1848年底到1849年初”（《论文》卷10-B105）；《野地里的百合花和天上的飞鸟》和《基督教教义的实行》卷1的草稿已完成；《作为西皮奥上尉的菲斯特先生》已完成。

② 《或此或彼》第二版出版于1849年5月14日。同一天，《野地里的百合花和天上的飞鸟》也出版了，《两篇次要的道德与宗教论文》5月19日由H. H. 发表。

③ 这个想法没有实现。

所有这些对职位和生计的关注既是忧郁的又是夸张的。还出现了第二个问题：如果我必须向自己承认，我的“行为谨慎”，避免了真理要求我去面对的危险，那么我能忍受生存吗?

此外，其他著作（《致死的痼疾》《结果是我》《保佑没有过错的他》)[1] 都极有价值。[2] 尤其在其中的一篇里，让我在比自己可能梦想到的在更大程度上阐述了基督教的教义，其中直接揭示了一些关键范畴。结果，一定要发表它。可是，如果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发表的话，那么我还有最后一张牌：

《观点》不可能发表。

我一定要去旅行。

然而，《或此或彼》的第二版是一种批判的观点（如我最初在实际上认为的那样，并写下了《观点》与它同时出版，否则就很难急切地出版第二版）——它再也不可能出现了。如果没有利用这次机会，那么我所写下的一切，被看成是一个整体，都将被主要拖入到美学之中。

——《日记与论文》卷 6，页 6361（《论文》卷 10 - A147)，1849 年，无日期

……虽然“假名只期望有几个读者”，但仍然完全可能的是，美学上的创造性“被有助益地用来抓住人们”。首先，人们对审美创造很好奇；其次，假名一定会提出“读者”概念的问题。《或此或彼》拥有多少读者——然而有多少是真正的读者，或者说，到底有几个人“读过”它!

——《日记与论文》卷 6，页 6363（《论文》卷 10 - A152)，1849 年，无日期

---

① 前两个标题成了《基督教教义的实行》（三个部分中）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发表于 1850 年 9 月 25 日。

② 参见《日记与论文》卷 6，页 6337（《论文》卷 10 - A95)。

【448】如果我在《或此或彼》第二版的背面写上这些话会怎么样:

后 记

我特此收回此书。如果有可能,它是一种必要的欺骗,为的是骗人们进入宗教,这一直就是我的任务。有助益的是,它肯定已经产生了影响。然而,我不需要收回它,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声称是它的作者。

——《日记与论文》卷6,页6374(《论文》卷10,192),1849年,无日期

……例如,实际上,当我开始成为一个作者时,我就"在宗教上很坚定",但是,一定要以另一种方式来理解这一点。《或此或彼》,尤其是《勾引家日记》,是为她而写的,为的是使她脱离那关系。① 总的来说,我的才能的特殊标志就是主宰会亲自拓宽与我有关的一切,并使之激进化。我记得一个匿名作家说到过苏格拉底:"他的整个生活都是一个人专注于自己,然后主宰就来为它增添世界历史的意义。"② 再举一个例子——我在天性上就喜欢辩论,我早就理解了"单一个体"[hiin Enkelte]的概念。然而,当我第一次把它写出来时(在《布道词两篇》里),③ 我尤其想到了"我的"读者,因为这本书包含了一点对她的暗示,到后来,正是真正为了我自己,我才只寻求一个单一的读者。这个念头逐渐被接受了。但是,主宰的作用在这里又是那么无限。

① 这里提到的是奥尔森,基尔克果的未婚妻。

② 《附言》,《文集》卷12。

③ 《布道词两篇》发表于1843年5月5日(基尔克果的生日)。参见《布道词十八篇》,《文集》卷5。

写下的东西中的其他部分完全可以发表。但是，没有一个字与我自己有关。

因此，我一定要去旅行。

——《日记与论文》卷6，页6388（《论文》卷10-A266），1849年，无日期

摘自《增补》《有关我作为一个作者的工作》草稿：

……当我开始撰写《或此或彼》时，我就像现在一样最终被宗教深深地打动了，例外的只是【449】那工作对我来说成了第二次培育，我已变得更加成熟了……这种引导性的宗教从一开始就存在；因为1843年的《布道词两篇》与《或此或彼》毕竟是一致的。

——《论文》卷10-B191，1849年5月［变为4月；变为3月］5日

……从人的角度说，在像丹麦这样狭窄的地方要显得非凡独特，的确没有任何愉悦和快乐，那会成为一种折磨。可是，现在，现在，在上帝用仁慈充满了我、那么难以言表地赋予我大大超过我所期望的东西之后，现在，当他（凭借他在过去一年中倾洒在我身上的富饶及其痛苦）引导我理解了自己的命运（千真万确，不同于我最初所想望的，但事情早已像这样进行了，以至我所有的宗教作品，是的，我在《或此或彼》之后所写的一切，都与我最初的计划不一样，大概我无法立刻理解这一切）之时，如果我现在失败了，那么我会机敏地把它们全部收回来，因为理解了量入为出和成为一位诗人——那就是说，从宗教方面来理解，成为一个骗子。不，不，从一开始我就没有这样的想法：要么做一个称职的作者——要么做一个乡村牧师，因此从没有一个字出自于我，但不是诗人，不是兼职作者。

未来看起来很暗淡，然而我却那么平静。

今天，我的生日，对我来说将是无法忘却的一天！

——《日记与论文》卷6，页6394（《论文》卷10－A309），1849年［5月5日］，无日期

摘自《有关我作为一个作者的工作》草稿：

……从其整体上看，整个著述活动是按照心里的这种愿望［成为一名乡村牧师］来打算的。它所描述的变化是：从“诗人”——从美学，从哲学家——从思辨，到宣告对实质上的基督徒最内在的解释：“从”匿名的《或此或彼》，然而马上伴随着它的是以“我的名字”为作者的《布道词两篇》，“通过”《最后的附言》，以我的【450】名字为编者，“到”《在耶稣受难日圣餐上的布道词》［这里有一个用红色铅笔画出的双剑号，在页边有一个双剑号：参见附件］，我所写的最后一部作品，“其中两篇被转交给了基尔克（Frue Kirke）”……

——《论文》卷10－B201，1849年，无日期

H. H. 的整个创作与附带的两篇论文

著述活动被设想为一个整体（如在《有关我作为一个作者的工作的一条注释》《有关我作为一个作者的工作的三条注释》和《有关我作为一个作者的工作的观点》里看到的）明确地指向了《在耶稣受难日圣餐上的布道词》。

同样适用于整个结构。《布道词三篇》出现得较晚，应当伴随着《或此或彼》第二版，表明了左边提供的与右边提供的之间的差异……

——《日记与论文》卷6，页6407（《论文》卷10－A351），1849年，无日期

这里每个在家里的作家都收到了一本《或此或彼》。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我在这时可以做到，因为现在在这方面没有任何

明确的想法试图为那本书创造一个排外的小圈子——因为这本书毕竟是旧的，它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当然，他们从埃雷米塔那里得到了那本书。就奥伦施莱格尔和温特（Winther）而言，我非常乐意送给他们一本，因为我钦佩他们。我也很高兴送一本给赫兹（Hertz），① 因为他很有意义，有某种关于那个人的有魅力的东西。

——《日记与论文》卷 6，页 6413（《论文》卷 10 - A402），1849 年，无日期

［页边注：匿名的意义］

匿名的意义

真理的所有交流都变得很抽象；公众成了权威；办报纸人把自己叫做编辑人员；教授把自己叫做沉思者；牧师成了调解人——没有任何人，一个都没有，敢于说"我"。

【451】但是，既然没有资格，那么交流真理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个性，既然"真理"不可能由口技提供，那么个性就不得不再次出现。

然而，在这些情况下，由于世界因为从来没有听到一个"我"字而变得非常腐败，所以不可能立刻从一个人的"我"开始。因而，我的任务就是要创造作者的个性，让它们进入到生活的真实之中，为的是使人们稍微习惯于听到第一人称的话语。

因此，我的任务无疑只是一个先驱者的工作，直到他出来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说："我。"

可是，为了造成从这种非人的抽象向个性的转变——这就是我的任务。

——《日记与论文》卷 6，页 6440（《论文》卷 10 - A531），1849 年，无日期

① 奥伦施莱格尔（1779 - 1850）；温特（Rasmus Villads Christian Winther，1796 - 1876）；赫兹（Henrik Hertz，1797 - 1870）。

……当我开始作为《或此或彼》的作者时，与这个国家的任何牧师相比，我对基督教的“恐惧”无疑具有远为深刻得多的印象。我所具有的这种恐惧与颤栗，也许是别的任何人都不具有的。并不是说我因此想放弃基督教。不，我对此有另一种解释。首先，我实际上很早就懂得，有些人似乎是被选来遭受苦难的；其次，我意识到了有很大的罪过，因此认为基督教对我就显现为这种恐惧的形式。但是，我认为，如果你用它去恐吓他人，也许扰乱了那么多人的幸福，扰乱了那些也许非常忠实的基督徒，你就非常残忍，非常错误。想恐吓他人可能与我的天性相背离，而我悲哀地也许还有点骄傲地在安慰他人时找到了自己的欢乐，在宽厚待人方面找到自己的欢乐——把那种恐惧隐藏在我自己的内心之中。

因而，我的想法就是要以幽默的形式给我的同代人（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愿意理解）一种暗示（为的是获得一种更轻松的心境）：需要一种更大的压力——但随后就再也没有什么，我的目的使自己保持着沉重的负担，当作我的十字架。我经常对那些人表示反对：他们在最严格的意义上都是罪人，【452】接着却马上忙于恐吓别人。这里正是用得着《最后的附言》的地方……

——《日记与论文》卷6，页6444（《论文》卷10－A541），1849年，无日期

重　复

没有使用自身力量的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等等来有计划地同自己进行“斗争”的努力，在实质上是一种世俗的努力，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无条件的“改革的”努力。

重复意味着在努力的同时也对自己进行努力，它就像加在犁柄上的压力，压力决定了犁沟的深度——而一种并不对自身起作用的努力，只不过是一种表面上的抹平。

对自己努力意味着什么？相当简单。在开始着手的语境中，如果已经建立的、传统的等等都是健全的，完全健全——那么，就“直接”运用要被运用的东西。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谈到或想到改革，因为已经建立的如果是健全的，那么毕竟就没有什么要改革的。

不过，同样，在已经建立的、结果“在那里”开始努力的地方，却存在着腐败，同样，辩证法开始的地方：对自己努力变得越来越有必要，这样，新事物本身不会由于被直接利用而腐败，不会马上取得成功等等，因此也没有被保持在自身的异质性之中。

差异再次存在于直接与反向之间，这就是辩证法。直接的努力或斗争，既努力又斗争。反向的方法则是这样：在努力的同时也对自身努力。

然而，谁会梦想到这样一种标准存在着，谁会梦想到我在这样大的规模上利用它！我从来就没有被人理解。人们认为我卷入了一场直接的斗争——现在他们认为，我已经取得了一种突破！啊，这么愚昧无知！《或此或彼》的出版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我让它在我的力量中延续。毕竟，在我的奋斗中，一切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我不知道它是否存在于我自己身上？人们公【453】认，没有哪个单个的人敢于真正反对我。可是，我已经那样对自己做了。如果我的努力要成为直接的，要在《或此或彼》之后出版《布道词两篇》，那么，怎样的错误转向我这一方，那只可能产生令人不安的影响，而不是让《或此或彼》处于它灿烂辉煌的成功之中，继续朝着时代所要求的方向前行，只在部分方面略有减少。怎样一种对自己的反向努力啊，我，公众的宠儿，介绍这个单一个体，最终，我自己却投入到了辱骂的一切危险之中！

但是，只有那些自己曾经冒过在实质上相似危险的人们，才能理解这样的事情。其他人无法觉察到它，或者不相信它。

尼尔森[1]实际上对此很迷惑，因为他按照直接努力来解释我的努力。

——《日记与论文》卷6，页6593（《论文》卷10－A560），1850年，无日期

摘自《为了自我检验》定稿：

前　言

已经做过的，就是我所理解的著述活动的任务。

那是一种观念，从《或此或彼》到《反克里马库斯》的这种延续，这种反思的宗教的观念。

这项任务完全占据了我，因为它已经从宗教方面征服了我，我把完成这种著述活动理解为我的职责，理解为一种依赖于我的责任。无论什么人想购买或阅读，都很少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有时想过放下自己的笔，如果应当做什么的话，那就用我的声音。

然而，我顺便做了进一步的反思，意识到了对我来说也许更为合适的是，至少用自己的笔再做一次努力，但要用不同的方式，因为我要运用自己的声音，结果是直接对我的同时代人发言，如果有可能，就会赢得人们。

赢得人们的首要条件就是【454】与他们进行交流。因此，我必须自然地要让这本小书能尽可能多地为人们所知道。

如果有人出于对这项事业的兴趣——重复一次，出于对这项事业的兴趣——想为它的传播而努力的话，那么这对我来说就很好。如果他们有助于那本书完全被人理解了的传播的话，那么就更好。

有一个要求，一项对读者的迫切要求：如果有可能，我恳求

① 参见本书第1110页注①（页【440】注释⑮）。

你们大声朗读；我会感谢每一个这么做的人；我会一再感谢每一个在这么做之外还让自己影响他人这么做的人们。

还有一件事。我几乎不需要说，我想要赢得人们的意图，并不是要形成一个党派，不是要创建世俗的、感知的共同体；不，我的希望仅仅是为了基督教而赢得人们，如果有可能，赢得所有的人们（每个个体）。

S. K.，1851 年 6 月

——《日记与论文》卷 6，页 6770（《论文》卷 10 - A4，第 3 行）

……众所周知，我的著述活动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匿名的，另一个是署名的。匿名作者是诗意化的个性，始终保持着诗性，以至他们所说的每件事情都具有他们诗意化的个体性特征。有时，我会在一篇署名的前言里认真解释我自己对那匿名者所说的话的理解。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看出，人们会荒谬可笑地、混淆地把那些诗意化的人物所说的一切都归之于我。然而，为了可靠起见，我要一再特意敦促所有那些援引匿名作品中的人们，不要把那些引述归之于我（参见我的《最后的附言》的附言）。很容易看出，想要玩文字游戏的人们只需要乱七八糟地从《勾引家日记》、然后从克里马库斯、从我这里援引一些文字，把它们放在一起印出来，似乎它们都是我说过的话，显示出它们是如何地互相矛盾，造成一种非常混乱的印象，似乎作者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好哇！可以这么做。在我看来，有人想通过一种混淆的方式援引那些作品以利用我身上的诗意，那么就【455】或多或少是个假充内行的人，或者是个文字上的酒鬼……

——《日记与论文》卷 6，页 6786（《论文》卷 10 - B145），1851 年，无日期

《或此或彼》

每一项不适合于一部《或此或彼》的事业（但也适合于“两者”和其他），eo ipso（【译按】拉丁语“因此”）就不是上帝的事业；然而，因此不能接着说，每项适合于一种或此/或彼的事业，因此就是上帝的事业。

《或此或彼》，那就是说，那项适合于《或此或彼》的事业，是一种类似于“一流服务”的保证。

象征着纯粹的人、平庸的人、世俗精神、精神死亡的，就是：两者，也。

这就是明斯特①实际上公开称赞基督教的方式，那就是说，如果考虑到他自己的个人生活的话。

——《日记与论文》卷6，页6841（《论文》卷10-A119），1853年，无日期

……当我离开“她”② 时，我要恳求上帝一件事，即我也许会在写作方面获得成功，完成《或此或彼》（那也是为了她而写的，因为《勾引家日记》实际上意在引起反感，或者如《恐惧与颤栗》里所说：“当孩子要断奶时，母亲就会把自己的乳房抹黑。”)③ ——然后去找乡村牧师——对我来说，那是表示脱离世界的一种方式。

我因《或此或彼》获得了成功。然而，事情并没有像我期望和打算的那样发展——我将遭人憎恨、厌恶等等——啊，不，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

① 明斯特（Jacob［Jacob］Peter Mynster，1775－1854），吉兰岛主教（1834－1854）。

② 参见本书第1120页注①（【448】注释⑯⑧）。

③ 《文集》卷6，页11。

这样，完成《或此或彼》，我的希望，我的欲求，已经实现了……

——《日记与论文》卷6，页6843（《论文》卷10－A146），1853年，无日期

理想的诚实
或
“或此/或彼”

一个走向品质的方向，始终对品质的关注，为理想的诚实所要求（这就是精神的纯粹性，或者就是精神）——然后是“或此/或彼”。

【456】在另一方面，平庸、下贱、小气、卑鄙等等，都陷入了：“也”之中，那就是说，想在量、近似等等方面来到，而不是诚实地显现品质，赋予它应得之物。

例证。如果有人真有能力演奏一种乐曲，如果他具有提到的理想的诚实，那么在面对一位演奏能手时，他立刻就会显现出那种品质：他是一位演奏能手，而我，不，我不是演奏能手。他将憎恶滥用了自己具有的能力，因为他声称“也”是一位演奏能手，或者声称是演奏能手的同行，或者以任何方式降低了自己的声誉。相反，为了使他人意识到那演奏能手和他自己的艺术鉴赏力，他将在自己能力的基础之上利用自己相对不凡的见识。这就是理想的诚实；然而，普通的东西——小气、下贱、卑鄙——就是说“也”，即使不那么好，仍然还是“也”——“我们这些主人”。

如果这种理想的诚实在世界上更加常见，那么一切都会显得多么不同！出类拔萃需要一种中间立场，具有足够见识来看出那出类拔萃。这世界上的悲剧恰恰在于：这种中间立场一般来说都是不诚实的，并不是公平地使之或此/或彼，把握理想的礼仪，向它表明自身的地位，高兴地接受它，却也想假装成出类拔萃，哪

怕不那么出类拔萃，然而还是“也”。

因而，它进入了所有的关系之中。拿一种最重要的关系来说——与基督教的关系。如果牧师们具有这种理想的诚实，那么基督教的情况就完全不同。然而，他们完全不具有这种诚实。令人厌恶的是，他们已经糟蹋了一切，完全因为他们“也”声称体验过，遭受过痛苦——是的，与上帝的伟大工具所经历过完全不一样，而仍然是“也”。他们本身像每个人一样都遭受过平常的痛苦，而现在，他们却夺走了使徒的性命，说起话来就像他们遭受的痛苦与使徒所遭受的痛苦完全不一样，也许是吧，却仍然是“也”。

我最深刻地反对这种行为。不，即使与人们一般地比较，也可以说我遭受了不同寻常的痛苦，我远没有最大限度地利用【457】这一点来同使徒亲善，或者以我那讨厌的“也”来削弱他的印象。相反，我会立刻指出那种品质，真正利用自己对痛苦的熟悉来向他指出——“因为我只是一个诗人。”

在平庸之辈廉价的不诚实的协助下，基督教已经完全丧失了那些典范［Forbilleder］。我们需要再次引进那些典范，使他们为人所认识，只能通过这一点来做到：“或此/或彼”。你要么具有普通的品质，你要么在另一个品质层次上——但不是这个“也——是的，不完全是，但仍然是——也”。

然而，考虑到品质层次因人而异，对不起，即使最接近那种品质，但实质问题在于，人具有的理想的诚实不是承认近似，而是坚持惟一的品质，因而，人们会在指出什么是更高的品质中找到自己独有的快乐。

这就是《恐惧与颤栗》在表现诗人与英雄之间的关系时的主题。①

——《日记与论文》卷 2，页 1812（《论文》卷 11 - A476），1854 年，无日期

① 《恐惧与颤栗》，页 15 - 16（68 - 69）。

我的计划，
《或此或彼》①
基尔克果作

——《日记与论文》卷6，页6944（《论文》卷11－B54），1854年，无日期

《论文》卷11－B54附注：

必须利用的，就是笑声——因此，《或此或彼》中最后的诗篇中的那一行。

但是，首先必须神圣地奉献出笑声，虔诚地奉献出来。尽可能在最大程度上做到这一点。

一个例证。从一种基督教的观点来看，明斯特是喜剧性的——就像某个要赛跑的人穿上了三件外套一样——有意要显示自己受人嘲弄【458】和藐视，显示被抛弃和自我否定，接着却穿着丝绒拥有世上所有的利益和好处自负地出现了。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喜剧性在基督教中却是要悲叹的某种东西，因为它是要悲叹的某种东西，以至被认为是基督教的诚挚与智慧。

这就是必须运用喜剧的原因。笑声不一定流行，它也不一定要以笑声告终——不，它只是一种力量，要用来照亮那些废话和幻觉，这样，我也许会成功，如果有可能，“就借助各种理想来产生影响”。

——《日记与论文》卷6，页6945（《论文》卷11－B55），1854年，无日期

---

① 这个条目是计划好的基尔克果最后一部著作的标题。基尔克果认为《或此或彼》是有关著述活动中的第一部作品。计划好的标题表明，他把《或此或彼》看成是整个著述活动的恰当标题。参见《日记与论文》，页6945－6947（《论文》卷11，55－57）。

《论文》卷 11 - B54 附注：

《或此或彼》！我们必须检验基督教之要求的含义，基督教的整个那一面在这些日子里都被压抑了。

我们必须检验这一面，然后我们必须——“或此/或彼”——“要么”我们的生活必须表现那要求，然后我们就有理由称自己是基督徒，“要么”我们的生活如果表现了某种全然不同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必须放弃成为所谓的基督徒，我们一定会满足于接近成为基督徒的东西等等……

后者就是我的目的（至少暂时是）。然而，在整个这件事情里，一定存在着真理——这种逃避、压抑、隐瞒和污蔑一定会过去——神圣的礼拜决不是：愚弄上帝。

——《日记与论文》卷 6，页 6946（《论文》卷 11 - B56），1854 年，无日期

……我毫无权威性，只是一个诗人——但在这里到处都很奇怪，甚至在大街上，我都遇到了“或此或彼”这个名称。

启蒙的亮光就是“或此或彼”。在这启蒙的亮光照耀之下，必须检验模仿基督的教义，检验恩典的学说（无论它能为未来赋予恩惠、降低对未来的要求，还是只原谅过去），必须检验教会的学说，【459】无论是不严格的基督教，还是已被确立的基督教，都不是犹太教。

[在铅笔划出的圆括号中：啊，路德，你曾有 95 个命题；在我们当前的情景中，却只有一个命题：基督教完全不存在]……

——《日记与论文》卷 6，页 6947（《论文》卷 11 - B57），1854 年，无日期

敬畏是从一个伟大的心灵所写下的伟大作品中学到教益的必备条件

推进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
使哲学重新成为生活方式的事情
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发展
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HERMES

刘小枫◎主编

神圣与世俗
[罗] 伊利亚德 著

莱辛思想再释——对启蒙运动内在问题的探讨
[美] 维塞尔 著

海德格尔与有限性思想
[德] 海德格尔 著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
[俄] 罗赞诺夫 著

巨人与侏儒——布鲁姆文集
[美] 布鲁姆 著

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斯特劳斯
[德] 迈尔 著

驯服欲望——斯特劳斯笔下的色诺芬撰述
[法] 科耶夫 等著

中世纪的心灵之旅——波纳文图拉神学著作选
[意] 圣·波纳文图拉 著

希腊化世界中的犹太人——斐洛思想引论
[英] 威廉逊 著

弓弦与竖琴——从柏拉图解读《奥德赛》
[美] 波纳德特 著

舍勒思想评述
[美] 弗林斯 著

诗与哲学之争
[美] 罗森 著

墙上的书写——尼采与基督教
[德] 洛维特／沃格林 等著

柏拉图的《会饮》
[古希腊] 柏拉图 等著

第一亚当与第二亚当
[德] 朋霍费尔 著

基督教理论与现代
[德] 特洛尔奇 著

亚历山大的克雷蒙
[意] 塞尔瓦·利拉 著

伊壁鸠鲁主义的政治哲学——卢克莱修的《物性论》
[意] 詹姆斯·尼古拉斯 著

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
[德] 迈尔 著

浪漫派风格——施莱格尔批评文集
[德] 施莱格尔 著

赫西俄德：神话之艺
[法] 居代·德·拉孔波编

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美]约翰·麦考米克 著

神圣的罪业
[美] 伯纳德特 著

论永恒的智慧
[德] 苏索 著

宗教经验种种
[美] 詹姆斯 著

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
[美]列奥·施特劳斯 著

论古人的智慧
[英] 培根 著

俄耳甫斯教辑语
吴雅凌 编译

俄耳甫斯教祷歌
吴雅凌 编译

黑格尔的观念论
[美] 皮平著
双重束缚
[法] 勒内·基拉尔 著
走向古典诗学之路——相遇与反思：与伯纳德特聚谈
[美] 伯格 编
或此或彼（上、下部）
[丹麦] 基尔克果 著
论宗教大法官的传说
[俄] 罗赞诺夫 著
上帝国的信息
[瑞士] 拉加茨 著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HERMES
色诺芬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主编

《论僭政：色诺芬〈希耶罗〉义疏》，施特劳斯著（已出）
《色诺芬的〈会饮〉》，色诺芬著，施特劳斯等疏（已出）
《居鲁士劝学录》（笺注本），色诺芬著
《斯巴达政制》（笺注本），色诺芬著
《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回忆苏格拉底〉义疏》，施特劳斯著
《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言辞：〈齐家〉义疏》，施特劳斯著
《远征记》（笺注本），色诺芬著
《回忆苏格拉底》（附《申辩》，笺注本），色诺芬著
《齐家》（笺注本），色诺芬著
《希腊志》（笺注本），色诺芬著
《阿格西劳斯王》（含其他短篇，笺注本），色诺芬著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HERMES
莱辛注疏集
刘小枫 主编

历史与启示——莱辛神学文选（已出）
论人类的教育——政治哲学文选
剧作七种
智者纳旦（研究版）
关于古代文史的通信
关于悲剧的通信
古人如何描绘死亡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卢梭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主编

卢梭 爱弥尔（笺注本）
卢梭 社会契约论（笺注本）
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笺注本）
卢梭 对治理波兰的思考（笺注本）
卢梭 论科学与艺术 / 论语言的起源（笺注本）
卢梭 致达朗贝尔的信（笺注本）
卢梭 利末人：对话（笺注本）
卢梭 孤独漫步者的沉思（笺注本）
卢梭 忏悔录（笺注本）
卢梭 卢梭评让-雅克（笺注本）
卢梭 剧作选（笺注本）
卢梭 书信选集（笺注本）
吉尔丁 设计论证——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已出）
帕拉特纳 卢梭的自然状态：《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义疏
凯利 榜样人生：卢梭的《忏悔录》对奥古斯丁《忏悔录》的回答
马斯特 卢梭的政治哲学

经典与解释

辑刊系列

刘小枫 陈少明 主编

康德与启蒙（3）
荷尔德林的新神话（4）
卢梭的苏格拉底主义（5）
古典传统与自由教育（6）
赫尔墨斯的计谋（7）
苏格拉底问题（8）
美德可教吗（9）
马基雅维利的喜剧（10）
回忆托克维尔（11）
阅读的德行（12）
色诺芬的品味（13）
政治哲学中的摩西 （14）
诗学解诂（15）
柏拉图的真伪（16）

或此或彼（下部）

我的墓碑上只需刻上四个字：那个个人。

——基尔克果

在这段思想史的摸索过程中，基尔克果（Søren Kierkegaard）始终伴随着我。这位思想家一生下来身体就不怎么好，经历世上的时光不长（1813 生－1855 初冬病逝），却留下了不少卓见高超、才思精微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最令我入迷也最让我费解的，便是这部《或此或彼》。

——刘小枫


ISBN 978-7-5080-4058-5

定价：69.00 元